中華大典

教育典

教育制度分典

地方官學總部

主編：胡金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25-5732-5

Ⅰ. ①中… Ⅱ. ①中… ②中 Ⅲ. ①百科全書—中國②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國 Ⅳ. ①Z227②G5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98963 號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全九册)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二〇)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排版：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五三五 字數：一六四〇〇千字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5732-5/G・510
定價：三八八〇圓

《地方官學總部》提要

地方官學又稱鄉學，是指由各級地方政府直接舉辦甚或管理的各類學校教育機構，諸如西周時期的鄉學，漢代的郡國學校，唐代的府學、州學、縣學與府州醫學，宋代的州（府、軍、監）學、縣學，元代的路學、府學、州學、縣學，明清時期的府學、州學、縣學以及設於鄉間的社學等，均屬此類性質的教育機構，其設置的目的旨在爲朝廷和地方培養各種統治人才、教化地方百姓。古代地方官學一般設在地方行政治所所在地，學生主要來自本地區。地方官學是我國學校教育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且與地方行政區劃有著密切的關聯，但又並非完全對應重合。例如，漢代只有郡、國一級行政有地方學校設立，而縣則無官學設置；宋代地方行政區劃有路、州（府、軍、監）、縣三級，但地方官學只有州（府、軍、監）學和縣學兩級。地方官學對於培養人才、教化地方、傳播文化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總部依次由七個緯目組成：題解、論説、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録。其中題解主要是關於鄉學或郡國學校、州縣學校、社學等各類地方官學學校名稱、義涵、概念、特點的闡釋；論説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目的，其設立對於國家、社會、民衆的價值、作用、意義等的論述、奏章等；綜述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時間、地點、緣由、經過，興衰變遷的脈絡軌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名録、人數及其來源、待遇和出路，學校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教育、教學、考試制度，經費來源及其管理制度，以及各種學校管理規章等，在本緯目下，按歷史順序將不同性質的地方官學作爲其子目分別進行分類編排，依次列有泮宮、路學、州學（府、軍、監學）、縣學、鄉學與社學、醫學、陰陽學、語言學校、軍事學校、實業學堂、師範學堂、普通學堂、其他地方學校；傳記主要收録在地方官學中擔任過教育者、管理者，或者在其中接受過教育的學習者的傳記資料；紀事主要收録地方官學中發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地方官學師生獲得的獎懲，影響地方官學存毀、興亡的事件等的資料；藝文主要是關於稱頌、描繪地方官學建設、發展的詩詞、歌賦、辭聯、箴銘、小説等資料；雜録主要收録未收入以上緯目但又有價值的教育史料，例如有關地方官學發生的重要教育事件、事實的記述、考證，歷代地方官學師生的生活狀況和課餘活動等資料。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九
綜述……一五二
先秦……一五二
泮宮……一五二
稷下學宮……一五五
秦漢……一五七
學室……一五七
郡國學……一五七
三國魏晉南北朝……一六〇
州郡學……一六〇
隋唐五代……一六一
府學……一六一
州學……一六三
縣學……一六九
鄉學……一七六
醫學……一七六
其他學校……一七七
兩宋……一七七
州(府)學……一七七
縣學……二八二
醫學……三五四
小學……三五五
其他學校……三五六
遼金元……三五六
路學……三五六
府學……三七七
州學……三八九
縣學……四一五
醫學……四四六
蒙古字學……四五六
其他學校……四五九
明……四六〇
學政、提學……四六〇
府學……五〇三
州學……五六三
縣學……五八六
都司、宣慰司學……六七二
衛學……六七五
社學……六七九
武學……六九二
醫學、陰陽學……六九三
清前期……六九九
府、州、縣學……六九九
社學、義學……九二三
其他學校……九三〇
清後期……九三三
大學堂……九三三
普通學堂……九六〇
蒙養院(幼稚園)……一〇二七
女學堂……一〇三三
師範學堂……一〇四七
語言學堂……一〇七八
實業學堂……一一〇三
軍事學堂……一一四九
警務學堂……一二〇七
財稅學堂……一二〇九
滿蒙藏漢文學堂……一二一〇
其他學堂……一二一六
傳記……一二一八
紀事……一二六〇
藝文……一三二九
雜録……一三四八
圖表……一四〇八

地方官學總部

主編：胡金平

《地方官學總部》提要

地方官學又稱鄉學，是指由各級地方政府直接舉辦甚或管理的各類學校教育機構，諸如西周時期的鄉學，漢代的郡國學校，唐代的府學、州學、縣學與府州醫學，宋代的州(府、軍、監)學、縣學，元代的路學、府學、州學、縣學，明清時期的府學、州學、縣學以及設於鄉間的社學等，均屬此類性質的教育機構，其設置的目的旨在爲朝廷和地方培養各種統治人才、教化地方百姓。古代地方官學一般設在地方行政治所所在地，學生主要來自本地區。地方官學是我國學校教育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且與地方行政區劃有著密切的關聯，但又並非完全對應重合。例如，漢代只有郡、國一級行政有地方學校設立，而縣則無官學設置；宋代地方行政區劃有路、州(府、軍、監)、縣三級，但地方官學只有州(府、軍、監)學和縣學兩級。地方官學對於培養人才、教化地方、傳播文化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總部依次由七個緯目組成：題解、論説、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録。其中題解主要是關於鄉學或郡國學校、州縣學校、社學等各類地方官學學校名稱、義涵、概念、特點的闡釋；論説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目的，其設立對於國家、社會、民衆的價值、作用、意義等的論述、奏章等；綜述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時間、地點、緣由、經過，興衰變遷的脈絡軌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名録、人數及其來源、待遇和出路，學校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教育、教學、考試制度，經費來源及其管理制度，以及各種學校管理規章等，在本緯目下，按歷史順序將不同性質的地方官學作爲其子目分別進行分類編排，依次列有泮宮、路學、州學(府、軍、監學)、縣學、鄉學與社學、醫學、陰陽學、語言學校、軍事學校、實業學堂、師範學堂、普通學堂、其他地方學校；傳記主要收録在地方官學中擔任過教育者、管理者，或者在其中接受過教育的學習者的傳記資料；紀事主要收録地方官學中發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地方官學師生獲得的獎懲，影響地方官學存毀、興亡的事件等的資料；藝文主要是關於稱頌、描繪地方官學建設、發展的詩詞、歌賦、辭聯、箴銘、小説等資料；雜録主要收録未收入以上緯目但又有價值的教育史料，例如有關地方官學發生的重要教育事件、事實的記述、考證，歷代地方官學師生的生活狀況和課餘活動等資料。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九
綜述……一五二
先秦……一五二
泮宮……一五二
稷下學宮……一五五
秦漢……一五七
學室……一五七
郡國學……一五七
三國魏晉南北朝……一六〇
州郡學……一六〇
隋唐五代……一六一
府學……一六一
州學……一六三
縣學……一六九
鄉學……一七六
醫學……一七六
其他學校……一七七
兩宋……一七七
州(府)學……一七七
縣學……二八二
醫學……三五四
小學……三五五
其他學校……三五六
遼金元……三五六
路學……三五六
府學……三七七
州學……三八九
縣學……四一五
醫學……四四六
蒙古字學……四五六
其他學校……四五九
明……四六〇
學政、提學……四六〇
府學……五〇三
州學……五六三
縣學……五八六
都司、宣慰司學……六七二
衛學……六七五
社學……六七九
武學……六九二
醫學、陰陽學……六九三
清前期……六九九
府、州、縣學……六九九
社學、義學……九二三
其他學校……九三〇
清後期……九三三
大學堂……九三三
普通學堂……九六〇
蒙養院(幼稚園)……一〇二七
女學堂……一〇三三
師範學堂……一〇四七
語言學堂……一〇七八
實業學堂……一一〇三
軍事學堂……一一四九
警務學堂……一二〇七
財税學堂……一二〇九
滿蒙藏漢文學堂……一二一〇
其他學堂……一二一六
傳記……一二一八
紀事……一二六〇
藝文……一三二九
雜録……一三四八
圖表……一四〇八

題解

《尚書・禹貢》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孟子・滕文公上》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

《禮記・王制》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禮記・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漢書・食貨志》 在壁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户也。【略】于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壁，冬則畢入于邑。【略】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携。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咏，各言其傷。

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下窺牖户而知天下。

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唐六典》卷三《尚書户部》 四萬户已上爲上州，三萬户已上爲中州，不滿爲下州。凡三都之縣在城内曰京縣，城外曰畿縣。又望縣有八十五焉，其餘則六千户已上爲上縣，二千户已上爲中縣，一千户已上爲中下縣，不滿一千户皆爲下縣。凡天下之户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一。百户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廓内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爲鄰，五鄰爲保，保有長，以相禁約。

《唐大詔令集・册尊號赦上・天寶七載册尊號赦》 古者鄉有塾，黨有庠。所以明尊卑之儀，正長幼之序，風化之道，義在於茲。先置鄉學，務令敦勸。如聞郡縣之間，不時訓誘，閭巷之内，多虧禮節，致使言詞鄙褻，少長相凌，有玷清猶，何成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

《全宋文》卷二〇九章得一《餘杭縣建學記景德三年》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所以尊師道而崇儒術，厚風俗而正人倫也。

《全宋文》卷一七〇一焦千之《樂清縣建學記》 古人爲政，未有不先庠序之事。蓋教化所由出，而陶染乎風俗，使至於善，有助於政，其功其博，非今所謂科舉之習而世俗之學也。然其所主教導，則有師氏之職，日談乎詩書禮樂之訓，孝悌仁義之行，淬愚勵昏，爲智爲明，勗之於先王之道，而習爲君子之事者也。

《全宋文》卷一二八〇劉敞《上仁宗請州各辟教官疏嘉祐二年十二月》 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僞不雜矣。

《全宋文》卷一〇八三陳襄《杭州勸學文熙寧五年》 某嘗謂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爲辭章，取禄利而已，必將風之以德行道藝之術，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興治美俗也。

洪适《盤洲文集》卷三《虔州重建教授廳記》 國家立天下學校，置教授，即周師氏、漢博士、唐文學之職，所以化民成俗，傳道受業者也。

楊簡《慈湖遺書》卷九《家記三論書秋禮樂》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康成求術之説不獲，乃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此説殊未安。按《周禮》六鄉設官，掌書德行道藝書有學者。六遂設官，修稼政趨稼事。蓋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建學之所。《説文》：術，邑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序之外，不聞别有講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講學，爲宜爲便。則術序爲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又礙。

黃榦《勉齋集》卷三五《帖軍學請孟主簿充學正》 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熾。

王炎《雙溪類稿》卷二〇《上蘇郎中》 然自大體觀之，朝廷開設學校，所以養人才、厚風俗，將於是乎在。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美，爲教官者則亦有罪矣。

《吏學指南・府號》 學，傳業講習之舍也。三代曰校、庠、序，漢文翁始置學。

《明太祖實録》卷四六 〔洪武二年十月〕辛卯，命郡縣立學校。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略】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教者，黜之。」

《明太祖實録》卷四六 〔洪武二年十月〕辛巳，上諭中書省臣曰：【略】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宋訥《西隱集》卷六《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昔孟軻氏論王政於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孰要於此哉！是不可一日廢也。【略】

蓋古之爲學，人材多由庠序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員亦有差。乃知天下爲學者，少長習熟於黨庠遂序之間，培植涵養，殆非一日。有族師以書其孝弟，有黨正以正其齒序。至於禮射行藝，又有察之之官。古人重黨庠遂序也如此，宜乎人材盛於周也。

聖天子以教化原於學校，郡縣之學既設官以教也，又增廣生員，擇國子而分教焉，是即黨庠遂序之學乎！

《女子世界》第九期呂碧城《論某督札幼稚園公文》 學堂者，培養人才之地，賴以強種保國者也。故有國家者，無不以學堂爲立國之本。國者，合男女衆民而成也，則男女之學務必當并重，不可偏廢，此爲東西各國所公認，無待贅述者也。

論説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漢書・文翁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賫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郡國鄉黨之學》 魏明帝時，延壽亭侯高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州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

《册府元龜》卷六〇二《學校部・奏議》 王導，元帝初遷驃騎軍將領中書監。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而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繇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素之業著，浮薄之道息，教始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依，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崇。』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達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饗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服，桓公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復道教，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宋書・禮志一》 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騖之時，以馬上爲家。逮於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

今使三時既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

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全晉文》卷一四〇湛方生《修學校教》　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

《册府元龜》卷六〇三《學校部・奏議》　後魏高允爲中書令，獻文初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中外咸安，稽之舊典，欲置學宫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奇。鄉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宫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無雅誦之聲，京邑絶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儒風，方事尚殷，弗遑克服。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業，萬國咸寧，百揆時序。申祖宗之遺志，興禮樂之絶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縉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勑，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傍究典紀，靡不敦儒以觀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營建學校，以勵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二百人；次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閲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通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進高門，次及中第。」獻文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全後魏文》卷十八中山王英《奏請遣使就郡校練學生》　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于下國，四門之教，方構于京廛，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僞造之流，應問于魏闕，不革之輩，宜返于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猶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蕭繹《請於州置學校表》　臣聞公官之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濩》既舞，羽籥之道行焉；黨塾兹備，離經之志辯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洎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神輪、道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周左張夾。《禮》有《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道九州。容成爲歷，興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黄鐘之宿。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厨，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豈能暴以秋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朱銘盤《南朝陳會要・職官・會議》　天嘉初，沈不害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上書請崇建儒宫。詔付外詳議。

《全唐文》卷一三三李大亮《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　地邇幽燕，境連趙魏，士多剽悍，人尚囊鞬。自戎馬在郊，鳴鼙接響，騎射馳逐，罕習《詩》《書》。公撫教以仁，崇文備武，斌斌雜半，君子道存。開設學校，檢閲庠塾，人如顔閔，俗同鄒魯，公之興學也如此。【略】

《全唐文》卷二六六李乂《對成都令勸學判》　得成都令江延，調縣中子弟二十已上，除其吏徭，各率環刀一密布十，令詣太學。府司科擅賦斂，録事批放，仍舉科諸生謀殺之罪。

郎官上應列星，惟帝稱難，邑宰下宣風化，得人斯委。江延材膺訓俗，功寄臨人，拜職周京，銅章之秩六百，隨班蜀國，劍門之路五千。冀行鄒魯之風，思變彭岷之俗，上琴臺而馴翟，依石鏡而翔鸞。將宏富教之宜，用廣文儒之業，爰調子弟，是蠲徭賦。環刀密布，聚糧求任土之資，裂裳負笈，函席就橫經之道。惜乎英靈莫嗣，曾靡尚於摳衣，剛悍猶傳，遂有歌於剸刃。不漸文翁之化，有逾原壤之愆，擅賦之條，在江延之何負，謀殺之狀，顧諸生而已彰，上藩之斷頗乖，録事之批爲得。

《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肅《崑山縣學記》　學之制，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道汙則政汙。崑山吴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饉薦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而釋奠於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爲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爲？」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宇於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

經學，俾爲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之設教，矯其末不墮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荆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爲《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爲縣之明年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五《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師師弟子者。

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趙德秀才，沉雅專静，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説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全唐文》卷一二九前蜀王建《郊天改元赦文》 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正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

《全宋文》卷五五一張俞《答吴職方書》 俞頓首：二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弊廬，加以人事，久不啓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釋思仰之勞。相示府公謂俞所作《講堂頌》爲叙己之德，於書衙立石，體未便安，俾别爲記。聞之惶恐。俞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爲之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趙先之及諸士大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因念國家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凡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數，爛漫甚矣，古未嘗有也。且蜀郡之學最古，又世傳其文翁講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高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擬。苟欲作記，則土木尚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之義，唯歌頌可以傳於無窮。【略】且郡府之有學校，學校之有講堂，乃刺史爲國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於義可頌乎。【略】况夫《講堂頌》者，始稱國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興勸之由，遂明學者講勸之義。

《全宋文》卷七三九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遍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没，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帝，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全宋文》卷九三〇甯智《創建文廟碑記嘉祐二年》 虞夏商周之政，亘百千

紀，功業章章，號曰天下之盛王也。無他，要一本於學校。故宋廩序鼓樂頖宮之名，星爛簡册，家塾黨庠之制亦繫焉。以而教化完備，風俗純壹，人趨治，若下坂之走丸也，刑罰近於不試。及衰季，孔子毅然有力，斯文未喪。戰國權謀相尚，儒術不絶若綫，絃誦之地，寂寥無聲，獨孟軻潛心古道，始歷聘齊梁之間，重申其教。荀卿繼之於後，皆羽翼六經，世賴以濟。噫，秦乘閏位，欲愚天下之人，燔藝典籍，使學者逃難，重繭遠去。先王正途壅底，可爲於邑。炎劉既奮，大樹成均之法，卿大夫之才之美，由此而出，如公孫、兒寬之徒，高蹈爵位，宜乎文章與三代同風。今天子踐祚越三十年，循治古之迹，不下漢氏。漸仁摩義，冠帶萬里，雄傑豪俊，比肩於朝廷之上，由養之有素也。慶曆中，詔郡縣立學，蓋憂四方耳目未盡開導。曲沃，萬家之封也。當時居上者慮功計費，遂不克有學。逮孫公得邑於此，喟然嘆曰：「今太平在御，濬詩書禮樂之源，守宰當承流潤澤。苟不驅人於善，日遠於罪，聖賢之事，或幾乎息矣。」翌日，太學助教吴昌和遂獻其材，邑中嚮義者相繼而至，不翅若償其願也。因相孔子廟越學舍總六十間，先生弟子，各有攸處。由朝迨夕，幾三十人，聞者號爲希闊。吾知夫百里之地，靡靡然皆入於治。異日復有脱布巾草蹻之賤，翱翔青雲，輔翼當世。不幸而窮，則飽德與義，有士君子之器，閭里矜式。學之誘人如是，不盛哉！與夫鑿池築臺、極遊觀之樂者殊科，其存心積慮，非俗吏淺聞之所能也。進士許岳等神躍氣揚，曰：「道之行也！」請予述其狀，以告來者。

《全宋文》卷一〇二六韓絳《講堂箴》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於理，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説者，必以三才之原未始出乎一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粹德内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忘，則與聖心會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爲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之效耶？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於性理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者宜何如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爲能推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群物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蔑禮義，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咸，矧肯仁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違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金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詞以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於彼，而三者亦兼而有之矣。成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人之衆，四方鮮擬者。其講堂舊卑隘，不足以容，諸生僉謂予曰：「蔣侯嘗建西學，後即毁撤，其基尚存，盍興築焉？」因相其所圖，構廣廈爲十有三筵，度深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成，耆幼縱觀，咸曰時當。於其旦，則先生正衣冠，帥諸生群萃於是，以習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性情以全乎中庸，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老老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誠節於是乎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成。不自德而德隨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盛不其廩廩乎！然則學校之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沉浸先王之澤，盡在是矣，豈曰無用之地、不急之務哉？予慮是堂異時或若西學之廢，輒爲之箴，以告當御。

休哉天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戕賊。聖哀其愚，化奚由默。圖維敷施，明用俊德。學校之興，教育有經。賢率不肖，胥及群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不極，淪以蹈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戕靡正，瀆性之靈。自禽自棄，烏足與齒。師生其難，思迪於禮。在昔有若，去座爲恥。賜不受命，萬世攸鄙。矧過是者，言行之僞。敢登此堂，寧無内愧。斯庭燕閑，斯宇宏邃。揖讓威儀，講聞道義。下士背馳，君子來視。毋或壞隳，永錫爾類。

《全宋文》卷一七〇二黄慶基《論學校奏紹聖元年九月》 立學限以一年，考察無玷，方許應舉。其間行藝爲鄉閭推，考察最優者，自可保明，遣置太學。方今州郡未有學官處，可量士人多寡而增置之，或委長吏選擇郡官之有學問者兼領，庶幾庠序之教遍於天下，以增光盛世之治功，非小補也。

《全宋文》卷三五二夏竦《青州州學後記》 國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東首焉。西起甸服，東漸淮海，南略洙泗，北際河濮。關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復首焉。建隆距明道繼政四十有二，皆巖廟勳舊，臺閣材彦。方重鎮俗，嚴明馭下。信孚惠洽，吏端刑清。潤金石，藹謡誦，固亦多矣。若恢教化之原，崇學校之美，惟丞相太原公有焉。天聖七載，公委遠時柄，來牧故鄉，以平章庶務之心，斟酌元化之手，裁量一郡。豐功懿蹟，不容談矣。其最爲薦紳所稱道者，以公頃奉鄉書，偕郡計，冠多士，長百工，洎偃息作藩，雍容立政，事必敦本，仁不遺舊。忠也欲報朝廷而不已，德也將流里閈而不竭。于是出私俸，起

官學，天子賜圖籍，掾屬制油素。三齊懷筆，千里擔贅。鼓篋于朝，佔畢于夕，敷學在焉。若夫明大道之本，觀三千之奥，將欲佐人主，庇生民，經緯天地，制作禮樂，剗百代之弊，定一王之法者，可以謂之文矣。騁六藝之精，練當時之務，將欲對清閑之問，廣漏刻之聽，高議雲臺，以決安危，約史金匱，以定褒貶者，可以謂之學矣。博貫百氏，并授五業，將欲藻潤謨訓，勸講帷幄，主文以陳諫道，託寓以達下情，箴規庶官，粉澤時政者，可以謂之材矣。記問之師，句讀之學，飾小辨，事空言，誚譟相高，篆刻自嘉，白首弗厎于道，盈編無益于世者，丞相恥之，予亦恥之。東秦奥區，全齊盛府，俗漸鄒魯之教，人多海岱之靈。朝家好文，輔臣善誘。而不能寶寸陰，刻素志，扶名教，訓孝悌，建希世之策，敷及物之德，彼維師賜履于周，平津始封于漢，果何人哉？游于斯者，無自局焉。建學後三載，東土荐饑，予猥奉使指，謬踵前良，且以疇昔政司，陪貳臺鼎，敢勒輿頌，以永德音。《詩》云：「君子能長育人材。」傳云：「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茲學之謂歟！堂皇之建，職次之設，皆備前記，此不復書。時景祐元年正月朔日記。

《宋史・選舉志三》 仁宗時，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即位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曆四年，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説，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敷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全宋文》卷三三一 實充《重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記慶曆四年九月》 服儒之服，讀儒之書，不知儒之道，是猶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履地不知地之厚，亦有異擿填索塗，冥行已矣。我夫子之道文而明，一以貫，布在方策，炳若日星，祖述憲章，顯仁藏用，聖人之備者也。若夫窮神知化，自誠而明，中庸可能，皇猷可復。其聖也天縱，其性也生知，制作素王之道，立三綱五常，總人倫之大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夫婦，以睦兄弟，俾民日遷善而不知，則顯仁藏用之道備矣。子思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然有道之用，有所隱晦。文中子謂：「天地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其與太極合德，神道并行。」誠哉，言之至矣，道之蘊矣！乃知太極權輿一氣，并明二儀。明夫子之道，包乎天地。其道之旨，出乎一而已矣。國家功格窮壤，頌溢金石，書軌咸一，聲教無外，庠序大闡，禮樂大備。使賢不家食，野無遺逸，有以見人文化成天下，墀浮曜之盛烈也。褒城縣隸封漢中，跨據秦隴，控斜谷之巖阻，厥田沃衍，其俗富庶。三堰之美，利在學校之搆。絃誦之業，適爾罕聞。儻祠宇尚隳，人曷知教？先是舊廟僻處山塢，荒庭寥落，鞠成榛莽，梵撩傾陊，風雨弗庇，春秋釋奠，何陋如之。充居治是邑，蒞事之初，乃狀其迹，建白公府。時尚書水部員外郎李公泰雅鎮藩翰，惇意儒宗，既聞矢謀，亟從改作。繇是周爰近署，擇堰之右，得官地一廛，芟穢度址，鳩材僝工，靡踰月而棟宇鼎新，不越時而塑像儼列。堂奥深邃，開閎有嚴，式觀大壯。前以子思之言，但取喻天地，未顯道之爲用；而文中子明成我之意與太極吻合，淵乎探道之賾，邈焉臻道之極。吾是以知庶幾聖人之道者，其《中説》之謂夫！誌諸温珉，辭達無愧。慶曆四年九月四日謹記。

《全宋文》卷二一八二伍詰《新建學宮記元豐四年》 以學處天下之士而教之有序、取之有法，此二帝三王之所同，然而於周爲至備。蓋自塾序達之於天子之學，而養之以道也。小至於射、御、書、數，大至於受成訊馘，故士之自幼及長，其見聞服習，無非可以從政者，此其爲教之之序也。書之以月吉，校之以歲時，興之以大比，而賓之以鄉成，皆行全才美，入可以長而出可以治，非特閱實其一日之長而後用之，此其爲取之之法也。由先王之迹熄，而學之興廢無與於後世之治，徒以釋奠孔子爲之廟，又不能遍舉於四時。而州縣所不敢遂廢者，以應令耳。其詔相薦徹，進退降興，士大夫不能深明禮意，而不知所以舉行之者，皆無其人也。夫釋奠釋采，禮之小者耳，其殘缺若此，則士何賴於學？而所謂絃歌舞象，又吏道之所不先，而籩豆簠簋，亦《詩》、《書》之所不急。故仁宗慶曆中，嘗詔州縣立學，而吏或不能祗順上意，有志之士莫不嘆悲於茲焉。安成之學距令廳東南無百步，其繪塑污滅頹折而不備於彩，其器數缺亡而不足於用。周視其宇，則旁穿上疏，殆不可蔽風雨。每歲春秋祭祀，則人迹有所不及，尚何以盡報本之事哉。縣令李侯之至也，未及他事，即慨然以爲憂。於是邑之學士相與更新而同治之，蓋不踰月而功畢。李侯知士之有志於學，而士方幸令之樂於教養也，遂相率而興於學。而以予得覩其盛也，强使記之。蓋予聞農夫之治田也，時其耘耔而灌溉之，是以有秋。天下之治，固有待於賢且能也。庠序不立，教道不備，

而以士不足取爲患者，是猶不耕而無所穫也。方今主上一新學政，而教養之法未及於縣，縣學之所有者又皆輸之州，則縣之學於興爲難，且令之勢輕矣。夫以難興之事而遇勢輕之令，非有知本信道之篤者持之，而又文致牽其前，俗論劫其後，則斯學也何時而可以復存哉？安成於邑爲事劇，而李侯治之獨有餘裕，其勇於有爲，則不知其勢之輕；樂於行道，則不顧其興之難，故能急當時之所未急。非知本信道之篤者，固不能如是也。夫牧民而導之以善者吏，而學者養才成德之地也，吏不知所以導之，而徒使斯民自養而自學，是豈朝廷立學之意而爲令之所當然哉！故予喜道李侯之所爲，而書以善其後。

《全宋文》卷一七〇二黄慶基《請州郡立學嚴加考察奏紹聖元年》　先朝以經術設爲三舍，以考察其行藝，始自太學，著爲定令，而未及頒於四方。請州郡皆立學，期以一年，考察無玷，乃許應舉。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八九　崇寧四年十二月。尚書省言：「諸路學各已就緒，其所貢人，今來中選，多舊日科舉遺落老成之士。鄉舉里選之效，已見於此。士之在學，月書、季考，苟有成材，理當不俟歲月，便合入貢。今倣《周官》每歲考德行道藝、三年大比之意，爲歲貢之利，俟滿三歲，則赴殿試，第其高下推恩，庶使士益加勉。」詔大司成薛昂等看詳增損，條立條約以聞。

葛勝仲《丹陽集》卷一《乞以學書上御府并藏辟雍劄子》　准大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御筆禮部掌教養之事，學之興，内外協力，今已就緒。而養士之額，舍宇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頃畝，當職之圖籍，掌在有司。續准聖旨，就差禮部長貳郎中編修；并准聖旨，以大觀二年歲終數月供具。本部即不魯乞置專局，糜費廩給。緣大觀四年罷縣學并州縣小學給食及裁減學費，舊所取會，却非的數。遂乞别會政和元年歲終數編纂，未了間承去年五月十七日勑學校之令，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合依元指揮，以大觀三年歲終數編纂。今已成書，總天下二十四路，教養大小學生，以人計之，凡一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二；學舍以楹計之，凡九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學錢以緡計之，歲所入凡三百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所用凡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七百八十七；學糧以斛計之，歲所入凡六十四萬二百九十一，所用凡三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學田以頃計之，凡一十萬五千九百九十；房廊以楹計之，凡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四。既以逐州縣離爲析數，又以天下合爲總數，凡二十有五册，而中都兩學之數不與焉。

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六《文事叙》　古者天子自治畿内，故畿内有王宫，國都比閭黨術之教，而無侯國之學。漢置三輔於京師，學校自辟雍外無聞焉，非闕與？國家運應文明，教養法加備，開封得立學，以守臣領之，寧不以承流宣化，儀倡四方，然後爲首善哉！中興，因杭之舊爲京庠。先皇帝垂意表章，揭以奎畫恩施，遂得視太、武二學。國有大賚，許徑試南宫，歲校藝之優者三百三十人上之禮部，率三十取一，以補監學弟子員。遠方俊乂，負笈來游，春秋二選至萬計，彬彬盛矣。三歲大比，尤號稱得人。竊嘗恭考高宗皇帝紹興二年正月，車駕至自越方，崎嶇跋履，靡所厎定，而求士之急甚於渴飢，三月即講殿臨軒，親擢杭人張公九成以冠多士。夫人文化成之機，一轉移間，而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爲文王作興已如彼，況百四十年泳游菁莪之澤者乎！敍文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八《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説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虚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乎！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

王炎《雙溪類稿》卷二〇《上王右司》　炎聞六經載事之簡嚴而用法之精密者，莫過於《春秋》。《春秋》於城一邑，築一臺一囿，作一觀，新一廄，無不謹而書之。僖公，賢君也，在位三十二年，雖新作南門，亦筆之以示貶，以爲有國者當惜民力節財用也。至於泮宫敝而修之，《春秋》無見焉，則無譏乎爾矣。不惟無譏，《魯頌》四篇皆美僖公，而泮宫之詩居一焉。非不役民力，費財用也，無譏於《春秋》而有美於《頌》何也？天子之學曰辟雍，羣天下之士而教之。諸侯之學曰泮宫，羣一國之士而教之。故學校者，人才所從出，風俗所從始也。學校之廢，則無以養人才，厚風俗。故青衿之譏，見於《鄭風》，而泮宫之美，著於《魯頌》。今

之州郡，古諸侯國也。郡有校官，即侯國之泮宫也。潭，衡湘會府也，使節帥符蒞焉。其學校宜崇麗顯敞，始足以稱價藩之體。今爲屋數百楹，養士滋百人，而先聖之殿、御書之閣、師生之廬寖以頹剥，炎以爲此臺府所宜垂意也。或曰：今之學校文具爾，非實能養人才厚風俗也。方州縣用度告乏，而欲用工於學校，其事緩而不切，其言亦迂而不足知時變矣。炎竊以爲未然。夫因其敝而修之，其爲費尚輕也。少緩歲月，俟其大壞，則必當更造。大壞而不更造，以會府之學校，而鞠爲荆榛，不可也。必更造之，其費視今數倍矣。此不可不修者一也。道宫佛屋，其徒竭力爲之，丹碧相照；而先聖之居，熟視其敝，不過而問焉，可乎？且先聖所爲尊於萬世者，固不在乎屋宇之閎麗，然上漏下濕，生徒肄業者無以庇風雨焉，則青衿散矣。此不可不修者二也。夫告朔之禮雖廢，而餼羊不可不存；教養之法雖壞，而學宫豈得聽其自壞哉！郡文學未必人人不能訓導也，諸生未必人人不能率教也，葺屋廬以待之，則養人才厚風俗者其意尚存。此不可不修者三也。且所修之費，嘗試計之矣。略葺之，度用千緡，加工焉，其費當倍於是。臺府有意爲之，其事亦無甚難者。

《金文最》卷六七傅慎徽《威縣建廟學碑正隆元年》 民受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静無常謂之俗。風本乎天地所稟，然可以移；俗繫乎君上所爲，然可以易。孔子所謂「移風易俗」云者，由上之人觀民設教，示之以好惡，一之以中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教化行而習俗美矣。故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者，守令也。凡爲守令者，民事有大小，政令有先後，莫大於化民，莫先於興學。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天子有太學。士修於家而後升於鄉，修於鄉而後升於國，修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凡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術。苟不可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故其陶冶之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際是也。故其衆職修，萬務舉，尊至於論道經邦之臣，卑至於府史胥徒之屬，莫不得其人，雖微賤兔罝之武夫，莫不好德，可以爲干城，況在位者乎！良由教養有方，知民事之大小，政令之先後而已。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所謂「先進」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時仕進者也；所謂「後進」者，孔子之時仕進者也。先進之於禮樂，并田野之人教之；後進之於禮樂，止教好善君子而已。教野人者，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朝廷至於四海，莫不以禮樂教而化之，使其循於五教，而不失其中。是能盡人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也，雖四海之野人，莫不被聖人禮樂之化。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成康之時，刑措不用，是其效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踵武諸聖，而教天下之野人，使各盡其性。顧其布衣養士而標於四科者，有十哲焉；著名高弟者，有七十二賢焉；通籍門下者，有三千之徒焉。逮項籍之誅，漢高引兵圍魯，諸儒絃誦之聲不絶，其時去聖已二百年，其俗猶尊信其道而不易其守。使吾夫子居周公之位，則化天下之野人爲東周，何疑哉。至於列國之時，吴有季札，楚有子文，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産，衛有蘧伯玉而已，豈非後進於禮樂，止及於好善之君子歟？由是觀之，後世鄉里之學廢，如後漢明、章。唐貞觀、開元之興學，止於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成就如成周、孔子之實也。洪惟聖上，學本生知，聖由天縱，内焉聰明，惟天時憲，外焉制作，與古若稽。鼎新不世之規模，鼓動斯民之視聽，置國子監於中都，設祭酒、博士、司業之員以作新人材。又命天下州縣，許破係省錢修蓋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産，緣兵火没官者，許給還之。其於本行禮教崇儒重道之風，洋洋乎四表矣，然尚罕聞有賢守令推上德意，敦崇五教而化及野人者也。

《金文最》卷六七李晏《京兆府重修府學碑正隆二年》 三代之治，莫隆於周，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後世追仰風猷，常歎其不及者，何耶？非世態淳於前而澆於後也，非人物興於古而衰於今也，蓋以庠序學校之設，成於當時者備，涵濡長養之方，盡於其道也久。故教化有所格，器質有所就，而賢人衆多，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豈以澆淳興衰，有前後古今之異哉？晚周東駕，王室衰微，吾夫子患聖人之道熄，删《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述《春秋》，皇皇然轍環天下，歷聘諸國，以微言大義垂世立教，授三千之徒於洙泗之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蘄帝王之道坦明於時，俾民受其賜於萬世之後。嗚呼，其念天下後世之重如此！至於歎鳳鳥之不至、泣麟出之非時，豈獨爲一身而已哉？暨乎夢奠兩楹，異端並起，繼以秦焚漢濫，得煨燼之餘者不絶如綫。當是時也，微吾夫子之道，其誰與歸！斯所以明君哲后有意帝王之治者，莫不詔郡縣立學，春秋享先聖先師於廟焉。

《金文最》卷六七王堪《清河縣重修廟學碑大定五年》 三代之治，以風教爲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化民成俗，誠太平之原也。夫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習之以時，養之以禮，使知尊師敬老，入孝出弟，其爲君臣、父子、朋友、長幼之節，以之訓導斯民者爲甚備。故成人之有德，小子之有造，此三代風教之本，不可一日而廢也。戰國下衰。《子衿》之詩作。郡縣之學。蓋復於元魏，熾於有唐。且一郡一邑，守令爲之師帥，而又職在承流宣化。則崇學校，美風俗，實爲己任。然風教之行，起於微眇。初若汗漫迂闊，不切於時變。逮乎薰涵浸漬之久，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若簿書獄訟，朝行而夕見其效者也。故吏之急於功名者，鮮以是爲意，殆於先王風教之本，承流宣化之職，有所未究爾。國家崇右儒術，以科舉造士，凡登名天府，接武王宮者，必自鄉貢始。吏於此時，上有以副朝廷敦奬之意，下有以爲諸子作成之計，宜莫先乎學。

《金文最》卷七一姜國器《章丘縣重修宣聖廟碑大定十六年》 學校之設，先王所以興教化，厚風俗，作成士類也。成周之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其教養賓興之法，無一不具。故《采芑》詠於新田，《菁莪》歌於中沚，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號稱譽髦者，藹如也。去古寖遠，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先王之制，幾於埽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宮室，營宗廟，爲臺榭，作門廄者，載在國史，莫不備書之，至於學校之制，獨無紀焉。漢唐以來，而稍稍復古，留意於茲。至永平開元之際，亦不謂之不隆。然當時非特上之人有以倡導，而亦循良之吏如文翁、常袞者，爲之勸率焉。國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年穀屢登，正右文之秋也。有官君子，不於此時主張吾道，增飾儒宮，是使文翁、常袞之徒專美於前也。

《金文最》卷六九王去非《傅州重修廟學碑大定二十一年》 夫有國家者，欲成長久之業，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風俗。厚風俗之道，莫大乎興學校。蓋學校者，教化所由出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之謂矣。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時，乃修六經以詔後人。孔子既沒之後，雖復楊、墨於戰國，火於秦，佛、老於晉、宋、齊、梁，然其道揭日月，卒使天下尊之以爲先聖。自京師至郡縣，咸立廟學，春秋釋奠，與社稷通祀之，至今不能易者，何耶？蓋自暴秦之後二千有餘歲，其間願治之君，有能尊夫子而行其道者，效著於當年，澤流於後裔故也。略以近古治化最隆者明之。漢唐之興，莫不以敦尚經術，開設學校爲先務，而繼體承流者復能守而不失，間得人如文翁、常袞，由是漢、唐之風忠、信、廉、耻，庶幾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後德教，政令因而失敍，水旱緣以爲災。是時，雖有外陵内侮之虞，而國祚猶能綿綿不絶至於三四百年之久者，豈非人被先王之德，情止乎禮義之效與？即是以觀，則崇學校以宣教化，有國者不可緩也。

《金文最》卷七五路伯達《冀州節度使王公名魯重修廟學碑大定二十七年》 夫道德之發有源，教化之興有本，本不固則枝不茂，源不浚則流不澄。必欲植教化之本，疏道德之源，莫先乎學而已。學之所設，自有虞氏始，至於三代尤專尚之。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以繼繼承承，安寧長久踰數百年，豈非道德教化之功歟！由漢而下，繫於吏治，其長民者，但驅民於法令之中，競以威嚴苛刻而取能名。間有崇儒術而導之者，反以爲迂闊，其於疏源植本之意，不亦謬乎？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令旨重真定廟學記》 竊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智，出于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于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于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于施設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民生于其時，出入有教，動静有養，優柔饜飫，于聖賢之化日益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爲井田自戰國以來埽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豈獨厚于周師而薄于世乎？由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于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緜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斲琱爲璞者，乃于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于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于更始。始于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于治，何詳略遲速

之計邪？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啓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説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考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絶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于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理有必至。癃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絶如綫，獨吾賢王爲天下倡，是可爲天下賀也。故樂爲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博州重修學記》 博自唐以來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飫于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臾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堕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爲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爲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册》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書攫金，則衒人于國門之外，取箕帚而誶語，借稷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而後有攸叙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宫爲事，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可也。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豫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概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毁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

《金文最》卷七七李仲略《應州重建廟學碑明昌四年》 嘗聞之：學者學聖人之道者也，豈徒誦説其文而已哉。先王之時，射鄉食饗，養老賓賢，以至獻囚獻馘，無不出於學者。嗚呼！去古遠矣，先王之道所以得傳於後世者，惟學在焉。曩時垣宇蕪廢，鞠爲芻牧，使承學者無所庇，而爲之師帥者，且恬不爲怪，或齷齪細謹，或耽樂宴遊，至於公署頹毁而略不加葺，尚奚及於學校哉！今而後，將見郡之俊秀鼓篋而入者，朝絃夕誦，嚅嘬聖真，明先王之道，其緒餘土苴猶能優取科第，以備朝廷百執事之選，如剖荆璞而得玉，入滄溟而求珠，隨取隨獲而無匱者，皆自二侯始。故喜而爲之書。

《金文最》卷七〇黨懷英《棣州重修廟學碑明昌六年》 郡縣有學，所以講道藝，養人材，美風化也。士知從事於學，則必探討六經，而游意於道德仁義之際。資之深，固可以師表天下。後世摭其華，猶足以立身榮親而庇宗族，自先達而勸

後來，由一士而警一鄉，漸染浸釀，久而成風，鄙薄消而禮讓興焉。此三代之政，承流宣化者所當勉也。而世之喜功利要近效者，方以刑名錢穀爲務，顧教化爲不急。是以州縣學校，多就隳敝。

《金文最》卷七八董師中《雞澤縣重修廟學碑承安四年》 夫國之興，化有本原，吏之爲政有先後。稽之舊令，天下郡邑通得建立廟學，以崇奉先聖，教育人材，庶其遵道德，勸孝弟，變民風而易民俗，化之本原於是出焉。今夫守令，其任是責者歟？而在官者不以屑意，至有宇舍久廢而不復，與夫僅存而不葺，又不以時修祀事，勵生徒。問之則曰：「獄訟或不得其情，賦租不登其數，簿書冗而不治，盜賊發而不得，是吾憂也。學之興廢，蓋有司不責以爲急者，何與吾事？」嗚呼！亦豈足與語爲政先後之序者哉？

《金文最》卷八四段成己《河中府重修廟學碑》 眉山蘇氏嘗舉《益稷》「庶頑讒說」一章，以明舜之學，予乃推其言曰：「頑讒之人雖在所聖，時聖人不忍遽棄，擇其可進者，立射侯之法以明之，撻之以記其過，書之以識其善，欲使並生於天地之間，改過而遷善也。又命掌樂之官，採歌謠之言而飀之，以啓迪其良心。其改者進而用之，不然，而後屏黜之威行焉。」聖人不忍於頑讒之人。委曲作成如此，其樂育天下之材，可知已。夏、商、周因之，有校、序、庠之目，而制尤詳於周。鄉舉里選，以德行、道義賓興之。下而侯國，如魯之泮宮，鄭之鄉校，馘囚獻功，論政取士，皆由是出。三代而後，教日益衰，漢取以四科，魏立九品之法，隋變以科目，唐宋循襲而莫之易，皆因弊改革，雖道與古異，而取材於學則一也。故蘇氏曰：「有學而不論政，不啓志，猶無學也。」

《金文最》卷八四段成己《猗氏縣創建儒學碑》 孔子適衛，見衛人物之繁盛，曰：「庶矣哉！」冉有問：「何加焉？」曰：「富之。」復問：「又何加焉？」曰：「教之。」此夫子一時問對之言，實萬代爲邦之良法也。觀夏、商、周三代之仁政，所以淑諸身者，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求其意，初不外夫子之一言。三代之學，考於經，可見教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培植養育，積久而後教化成，風俗美，太平之基立。培之深，故其成之也大；養之漸，故其傳之也遠。計其效，往往見於數百年之後，有天下者。莫長焉，此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夫子之道也。有國者賴之，猶人之於穀帛，不可無也。故世尊以爲先聖，衿之於學，而以王者禮享之，以門人配之，百世不易，非僭也，宜也。一治一亂，學有弊，而夫子之道無弊。自天地大變，天下之學所存者不十一。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三《通蕭宰書》 伏聞天子有命，以明府宰廬陵。某廬陵人也，前令尹嘗以學事之重，不鄙庸陋，引以白副於明府。此來當用今所謂四六語者通姓名於下執事，而半生學文，雅好莊直，不敢以四六語爲嘗，然未見君子，遽道盛德以爲佞，獨念辭之不可以已。既忝與學校而無辭以自獻，明府其謂某爲何人，斯他日縱不鄙棄，仍位之公堂，而心不預乎，則亦苟焉爲容而已。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貢。是故敬撰其說，而明府擇焉。某聞之，有人民，有社稷，必立之學，此朝家之懿典，而三代之遺意也。夫學重矣，而或者視之爲文具，其謂此告朔之餼羊也，故寧弊弊於斷獄聽訟之末，而俗化厚薄之原在所不計，蚩蚩之民奪攘矯虔以麗於辟，不媿不睦，不弟不孝之事日至於庭，居官者執而撻之戮之，而無憫色，無怍容。其甚至於名爲士者，口誦孔氏之書，而身爲戰國亡秦史傳所諱之習俗。當官者亦曰士行之不美久矣，舉天下皆然，而今有一州一邑者，安能遽以身任教化。人持此說，莫肯扶持，則夫淪胥以敗，將何以善其後？夫俗化有原。士也者，誦詩讀書，知今古，曉義理，上之教化所先及。士習既厚，薰蒸浸灌，漸及齊民。蓋雖十室之聚，亦必有一人爲士，閭巷之人，必於其身觀焉，見其善而忸怩，於不善，縱有冥頑無恥不可化誨者，亦必有良心不泯，天理油然而生者。使此二人者數正相當，則吾民亦已半爲善矣。又況人心同一天理，蔽可使明，而迷可使復乎？有人民，有社稷，不可使士不知學，其重蓋如此。然自近代以來，養士於學，而實不以學教士，口體之外，文藝不廢則已幸矣，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徙，不善不改，誰警策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誰以爲恥？士如此而爲士，則民何則焉？文獻之邦化爲陋風，《詩》《書》之澤轉入市習，日移月改，而天下大壞矣。嗟夫！此正可與識者道爾。有志之士，得百里之地而爲之宰，便應以教化爲第一事，以風化之美惡爲己責。邑而無學，猶當自我創立，況所素有者乎？若之何以文具視之？廬陵爲縣，自宋興未久，即有顯人以故鄉，猶至今有善俗，而士類特衆。學宮之建，自紹興以來百餘年矣。其間賢令慨然有志於斯者，猶可一一數。中間稍失初意，士各取廩食以歸，而堂序齋牖空無一人。比年初革弊陋，差有書聲。永嘉謝公尤以加意，旬有課，月有講。當是時，某歸自在所，謝公實招致之。愚不自揆，亦頗以區區所見諗之同志。曾未數數而謝公去，繼此者非不踵前規，縣事倥傯，或所未暇，課猶十之一二，講則希闊甚矣。某尸素其間，蓋未嘗不赧然內愧也。明府此來，諸生引領以俟訓已。子路所謂「比及三年，可使知方」，子游所謂「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皆在明府一意向間。明府視以爲重，則風厲之下當有自奮拔者。夫尊德性，求放心，學之用工固自有的，而其至切至近，目前易按之理，惟在明辨義利間。今來自學校則相與爲利而已，干進公堂，惟得是競。士不重其身，升合絲毫，在所必較。居官者亦不居重於學，悠悠末習，謂之何哉！夫凋瘵之邑，誠不易爲，簿書期會委至其前，誠不易理，學廩之慳乏，養士之不繼，亦誠不易充拓。獨崇重學校，一意肯以爲一實事，不以爲一虚文，則在有位者深切思之。雖焦熬窘迫中，常使此實意流行乎其間，訓誨諸生，必及義理，文藝之外，間察其操行之可取者而少進之，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始以此風士類，終以此風齊民，此亦仁人君子得位者之所屑爲也。某年且强仕，於道無聞，濫得一官，而親老在念，宦情特薄，閉門讀書，有友生數輩栖於私塾，朝夕所與講論，不敢自畔於聖賢。雖無片長而明善，誠身事親信友，不敢不勉。嘗以爲士生宇宙，苟不能悟成己成物，則已爲乾坤父母之不孝子。若不謹其身，以不善不義爲閭巷先，則履戴間何以自容？故每竊有志焉。而前令尹進之公堂者，亦往往以此。又念戶素之甚，無少益於學校，輒吐所見，以告下執事，抑所謂同主學事云者，特仍此學之久例，一以待次官爲之，而某實非其人也。明府之至，倘不廢罷此例，則別擇德望之可以信服諸生者，延賓之斯席，某何人哉！致書之始，未敢遽及，專俟下車別布懇款，伏惟幸察。

《金文最》卷八〇張獻臣《清豐縣重修宣聖廟碑大安元年》 水出於源，涸其源，則流不長，木出於山，伐其材，則山不茂，物固有所自出也。於其所自出者，而有以缺三字，則取之不竭，用之不窮，尚何流之淺、材之乏哉？學校，人才所自出也。學校之廢，欲人才之多，其可得乎？故學校不可一日廢於天下。自有虞氏有大學、小學之別，上庠、下庠之分，三代以來，雖質文殊尚，損益不同，而學校之設，未之有改。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名雖殊。其實一也。其文見於載籍，其法施於後世者，莫備於成周。家有塾，黨有庠，（郡）〔術〕有序，國有學，重之以師儒，敦之以教化，使衣冠絃誦於其間者，皆得熏陶乎忠信孝弟之風，饜飫乎仁義禮樂之説，以至道德一而風俗同。近自京師，遠及諸夏，無有不被其化者，以學校之設遍於天下，及於四海故也。吾夫子踵武古聖，以《詩》、《書》、《禮》、《樂》之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道，鳴於洙泗之上，溢乎齊魯之間，從之受業者三千餘人。相與講明傳授，有得聖人之一體者，有具聖人之體而微者，其速肖者僅七十人。或入室，或升堂，有以德行、言語、文章、政事著名者，類皆聖人教訓而成之也。而後高祖誅項羽，漢兵圍魯，其中絃誦之音不絶。是時去聖人已三百餘年，尚循循道義，不更所守，豈非素染聖人之遺化者哉！惜吾夫子有德無位，若當周公之位，則天下之化，幾何不爲東周者哉！自漢而下，當塗之君豈無意於上世之隆？然不能發明先王之意。京師雖立學，郡邑則無聞焉。蜀郡之學校，文翁能興之，天下之郡守，安得人人如文翁焉？桂陽之學校，衛颯能修之，天下之郡守，安得人人如衛颯焉？嗟夫！當時之立學，不始於在上，反始於在下，宜乎養士之方，止及於一郡，不遍於天下。爲漢之君臣，其亦可愧也哉！而後，雖隆於貞觀、開元之間，天下之士。烏集於京師，徒炫耀一時而已，又豈有上世聖哲教人之缺二字。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九《磁州廟學記》 過國入境，即其聞見，知政治之得失，教化之淺深。子游宰武城，孔子過而聞絃歌，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以爲然。然則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後世牧民者，己既不學，又不能立學擇師以教人。以致風俗弊壞，抵冒頑鄙，集詬無恥，制訐官府，鬬訟親族鄰里姦宄奪攘，僭侈淫麗，無所不至。秦漢而下，無數世之善治，戕賊而不能庶，庶而不能富，富而不能教也。學則人倫明，知禮義廉恥，耕讓畔，行讓路，以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爲辱，生不如死，雍雍熙熙，皞皞如也。學則易治，不學則易亂。學校之所繫，豈細微哉？爲政之要，莫先乎學校。磁雖中州，山水明秀，世生名士，人知好學。某官等以興舉學校爲己任，聖宇賢庶，師席生齋，補前功之未完，成制度之當補，無一不具，可謂知爲政之先務也歟？餼羊既設，興禮者自有人焉。茲擇良師，集子弟之俊秀者，明經治事，隨其所長，列屋而教養之。一旦有成，或裨大廈一甓一椽之用，使天下稱之曰：是蓋出於至元之澤，賢侯某人某人承宣之力也，顧不偉歟！某年月日某書。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十《泗水縣重建廟學記》 天下之治亂，繫乎人材之賢不肖；人材之賢，不肖，繫乎學校之廢興；學校之廢興，内則繫乎京尹，外則繫乎守令。故曰：守令賢則主德宣。子游之治武城，使君子小人皆知學。故君子知愛人，小人則從化而易使。在位者愛民，市井田畝，雍熙而從化，非太平而何？太平則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學校之所繫豈細事歟？中統建元，遐荒異域，奉表上章，皆成文理。朝廷始重儒學，列位雜以儒者。荒域小邑，皆立孔子廟，興舉學校，尊師重道，人材輩出。泗水縣去

曲阜不兩舍，洙泗遺風，人易從化。廟學荒廢，至元癸未，縣令李某、前令喬某同心協力，即其故基，剪荆棘，拾瓦礫，聖宇講堂，前後具備。邑人僉曰：「二賢宰化民成俗之意，不可不刻石以書其美。」憲司提舉學校，故來徵言，不敢以不敏辭，因勗之曰：「經不云乎：『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味也；雖有至道，不學不知其旨也。』學既立矣，主善者可無人焉。鄉人子弟之俊秀者，惡可使之止於胥史而已耶？即今內外要職之人材，半出於東原府學之生徒，豈非明效大驗歟？」某曰：「唯。謹受教，不敢失墜。請文諸石。」

姚燧《牧庵集》卷九《學稼亭記》　將以聳動觀瞻，振起偷惰。居游於學之士，於是警發而厚於倫，可以端羣下之表儀；而優於才，可以侍公上之選舉焉耳。況崇仁近世之先達，德行則有若尚書何公，事業則有若僉書羅公，博洽則有若侍郎李公，輿學則有四吴，清節則二謝，皆後來之所當晞慕者。進而有聞乎孔道，則又有光於前。夫如是，庶幾不負邑宰作興期望之心。邑之士，其可不自勉哉！

蕭斡《勤齋集》卷一《醴泉縣廟學記》　惟古昔聖神繼天立極，設爲庠序，教以人倫，使之順性命之理，變化氣質之偏，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比屋可封也。四代之學，至周而備，而他術異道不得汩之，故民志正，風俗同，賢材衆而歷世久。兩漢而下，鄉里之舉，風俗雖降，人猶知自修。隋立進士科，專尚文辭。唐、宋、遼、金因之，致多士蒙干澤之辱，載籍爲射利之具，民彝泯亂矣。理極而復，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天縱聖哲，別詔設官劭農，立社擇師，教以《孝經》、《小學》、《大學》、《論》、《孟》經史，敦本抑末。今聖上仰繩祖武，知爲治本乎風俗，而風俗本乎士，以德行明經設科，以孝弟信義爲本，以四書五經、程朱訓傳爲學問，躬行之。要思濟斯民以先王之道，將致成德全才，覩真儒之事業。詔下，主縣簿大同廬侯仲誠來速記，告曰：「吾黨之士，何以仰答皇上譽髦斯士之美意乎？曩以文墨取人，其弊使之喪心，無所歸宿。今也不然，士果充吾良知良能，力行夫聖賢經訓，日就月將，義精仁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用之能行，舍之能藏，尊主芘民，美風俗，壽國脉，無入而不自得，可謂君子儒爲己之學矣。苟不知自愛，徒以綴文辭，饕富貴爲心，即明德已有蔽虧。得之則昏傲矜誇，失之則躁蹙訕訐，卒之斁王化，傷士風，豈所謂德行之舉、經術之教也耶？國家果何所望哉？亦豈三侯經營成就之勤之願哉！吾黨之士，貴慎擇厥初。」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六《宜黄縣學記》　宜黄，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壇，遺址今不可考。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庚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鄰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點、黎簿璹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寀祠邑之先達於左右廡。實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有力者捐貲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密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於石，以與新記並。

鄧文原《巴西集》卷下《處州龍泉縣重修學記》　古之學者，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皆有常制。其教詩、書、禮、樂，其行孝、弟、忠、信，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授受，無有曲學詭論干乎其間，故士多端厚温良，日進於善。後世廣其室閭，豐其稍食，而又設爲選舉之法以淬厲之，視古昔若周密備具，而士乃益舍本競末，趨於文而昧於質也。間有超見特立之士，則曰：「上之人廣其室廬，豐其稍食，所以使吾不累於口體，以專志於學；而選舉則有使學者不恨於遺才，而國家收教養之效。吾其毋溺於飽安，勿誘於禄利，惟古學是師。」而世或詆訕以爲迂遠不切於時用。由是士之堅其所守者，亦寡矣。先儒有憂焉，嘗極陳其弊而莫能拯，至宋季滋甚。廼今聖上詔興大比，務求經術德行之士以佐政理，而黜詞章浮靡之習，士風復古，則俗化以淳。然而守令於民爲近，作興之道，將於是乎觀。

鄧文原《巴西集》卷上《廣德路修建廟學記》　古之學者，不惟詩書禮樂之教，薰濡涵育，習性易融，至於宫室、車馬、器物，奉身之具，皆有品式，以爲世範防，使人日由於善而不知。後世厭古狥俗，去道日遠。夫治莫先於建學，而古制莫之考徵。漢儒摭拾殘缺，若米廩、成均、瞽宗、東膠、虞庠、辟雍、頖宫之異，其説各禀師承，義相抵牾。今郡學猶古鄉庠也，非復如《周官》會民射飲之舊，故堂室之制泯。昔之爲大夫士者，歸老於鄉，道尊而德嫺，廼爲弟子師，非若後世選於有司而授之職也。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自易之以像祠，儀文莫稱。世俗之士

亦鰓鰓然，莫辨其孰爲非是。然聖賢之道布在方册，學者猶可因言而求理，得理而忘言，内以藏器於身，外以施澤於天下，而又汩於膚見剽聞、異端曲學，矜小才者希近名，騖私智者趍末利，斯道幾何而能復古也？今之司民牧者，亦有思乎？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〇《學校》 臣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爲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參之歷代可考也。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邇來晨星寥寥，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何如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蓋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爲國人矜式。優以餼廩，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爲人表儀者，條具聞奏，令有禄可養而不匱，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爲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特予蠲免賦役，依已降詔旨施行，似望國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之歎，天下幸甚。伏取聖裁。

劉敏中《中庵集》卷七《奉使宣撫回奏疏》 九曰勵學校。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才之本也。其勉勵之道，朝廷已有累行條格。頃年以來，各處牧民之官，競以修建文廟爲事，在於政蹟，固爲可佳，然考其師生教授之實，人才作養之功，百無一二，是務其外而遺其内也，是知其標而不知其本也，終亦何益哉？即今所歷府州司縣，首領官吏往往不識字，上司所下文檄，有不會句讀旨意而錯施行者，中間實繫利害，學校不興之過也。今後合令各道廉訪司嚴行督責所屬，凡學校之務，須要用心整治，期於必成。所教生員名數及所業次第，每季申報廉訪司，以備閱試察舉。生員入學者，與免本身雜役；能通一經者，免本身差發；通二經者及成功課者，除免本身差役外，本户雜泛全免；三年無成者，依舊當役。其有學業精熟、才行超異者，廉訪司官體訪是實，保舉量材區用。其學校成否實跡，提調官任滿解由内開寫。如此，庶望學校興行，風俗美而人才衆矣。

大德七年奉使宣撫山北遼東，十月回至宣德奉聖州具呈。

安熙《默庵集》卷三《石州廟學記》 某竊惟古先聖王繼天立極，建學立師，以教天下，後世使皆有以明夫三綱五常之道，而不失乎民生日用彝倫之常。而其爲教，則必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修其孝、弟、忠、信，以立其本，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誠意正心，由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其説具于《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七篇之書，此二帝、三王作爲君師躬行心得之教，吾夫子顔、曾思輿之傳，而近世大儒周、程、朱子之所推明者也。國家稽古崇儒，建立學宫，周遍海内，然而此邦獨至于今乃始克應明詔，則以爲有司者，急于簿書期會之爲功，而不能有以祗承累朝德意之美故耳。然則邦民士子，被賢君侯之化，其幸爲何如哉！雖然，聖人之言，具在方册，學者誠能從事于古者小學之書，而勵志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則學之本立矣。然後先之《大學》，以立其規模；參之《論》、《孟》，以盡其蘊奥；而後會其極于《中庸》于以窮諸經，訂羣史，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無所處而不當，其于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及平天下者，真無以見其難矣！某愚不肖，曷足以與此！顧念先塋所託，獨未克展拜掃修謁之敬，嘗以爲恨。今乃獲因文字託姓名以紀吾邦之盛事，兹誠大幸，矧重以仲舉父之命耶！是以忘其固陋，承命不辭，爲之識其本末如此，因竊并記所聞，示其諸生，俾毋忽其邦郡之教，且又以告夫後之爲師弟子者，使亦皆知所用力焉。

程端禮《畏齋集》卷四《送婁行所歸吉安序》 古者學制，于二十五家之閭節目獨詳。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蓋去民愈近而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下之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如後世違親越鄉，羣居族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也。自學制、田制壞，士貧始出農工商賈下，窮鄉晚學，無書可讀，無師可親，故子游自吴北學，相如東受七經，退之讀書江南。士之有志者，其勢不得不遊且學也。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六《廣州增城縣學記》 學校者，所以明道設教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非有愚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明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棄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

重爲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聖。增城既廟祀夫

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崔公則祀之，況有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二《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予聞字書之學，設教之一事耳。周官保氏教六書，漢尉律試八體，諷籀九千字以上，前代固以是爲重也。且聲出而字，生聲又字之，先聲音之學，則秦漢之前未之有也。夫其鈕攝杳冥，盤旋之寥廓，感通之用神矣。雖皇極之元會運世要不出此。昔人極論華梵音字，謂其或密於字而疏於音，或精於音而略于字，字有限而音無窮，則無窮者，其至乎！愚固昧昧於此，恭惟國書之行，創自神智，源流甚遠，蓋兼音字之原，學者所宜知也。婺源多才俊，於侯既作興之，將有穎悟而傑出者，異時非直潤色鴻猷、彰明治具，而天地運化之微，古今不傳之秘，亦且於此乎得之。侯之功，又豈不大乎！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二《東陽縣修學記》 有地百里，視古諸侯，生齒數萬，服屬徵會，雖時異勢殊，古治寥邈，然有能垂意詩書俎豆間，則其賢於世之吏，亦遠矣。蓋其學道則愛人，而能勸學敦儒，則必知慕夫道。事必有本，而政與教，非二致也。不然，則有倡興作以厲民飾，觀美以要譽者，又不若不爲之愈。人之誠僞賢否，何如哉？

陳旅《安雅堂集》卷九《長洲縣宣聖廟學記》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人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吴縣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爲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嘗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爲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學校，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學。而當時邑令，以浮圖之室既不可久假，遂即長洲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年，始徙麗郡治。明年，移驛材構縣治。故址卑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又無所於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德原顧而歎曰：「長洲爲吴巨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其民同郡，況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而席先世貲産，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具衣食於吾足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重等聞而喜曰：「是能紓吾責者，益以禮勸成之。」於是，筮吉日，除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廣庭穹門，翼以邃廡。後爲講堂，爲兩齋，爲庖庾，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爲之。材必良，工必差，規制嚴壯，而工作堅縝，浙右邑校蓋未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爲先聖四侑十哲之像，而繪羣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再元之三年某月經始，明年某月造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率罄其所有以爲老佛氏之宫，今亦有爲是者乎。德原又以爲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爲是虚器。乃又以田如干畝爲學田，以實之。五年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吴門邑之人士來請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外，而設學於此，無亦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能自達，於耳目所接之近，故必遊通都名域，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蘇爲郡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以善俗，況多士哉！子皆邑之秀士也，能善美其身以歸，表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於田野之間矣，是爲記。德原字静遠，篤慎而通練，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暴，今爲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上都廟學碑陰記》 上京夫子廟學既建六十有八年，尚未勒碑以紀成績。留守賀惟一始爲具石，教授李溥請于朝，中書以聞。勑參知政事許有壬爲之文，卜日樹立。溥復請記其碑陰。天爵曰：聖人之道，昭如日月，不待碑而後著也。獨列聖右文隆儒之盛，可不論載以傳于後歟！夫以國家建黌宫，延師儒，棟宇之隆，籩豆之列，豈徒觀美而已，亦曰崇教以範俗，育材以任官。爲師者思所以作乎人，學者思所以修其業，庶不負朝廷興學養士之美意也。維昔世祖皇帝肇城上京，北帶絶幕，南控中夏，宫室、苑囿、府庫、官署咸備。天子歲一巡幸，朝覲會同，發號布政，罔不在焉。然而地大物衆，民俗浩穰，苟無教化俾知禮義，何以爲四方之極乎！今廟學既崇，教養斯設，將見其民涵濡治化，被服儒術，賢材並出，以爲世用。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謝應芳《龜巢稿》卷一二《上盛教諭論土地夫人書》 常州路學教授盛克明，以文廟先聖殿及門廡等屋漏隘，皆撤而新之，廟前建文昌、土地二祠。其土地舊多淫祀，嘗詢之應芳，悉皆除去。但夫人之像爲或者所沮而存，余盡力請毁之，至書舟上教授，乃白諸郡守賈侯，侯然之，像遂毁。教授名昭，維揚人。侯名禧，字吉甫，真定人也。

自先生之教于常也，講貫之暇，繕修廟學。二三年間，百廢具興。竊嘗與鄉之諸老論之：皇元置郡博士以來，未有如先生用心之勤者也。功其懋哉，功其

懋哉！特有細故一端，尚宜改作，敢以狂瞽之吉，輒賁清聽，惟先生察之。伏覩本學重建地靈祠于儀門之外，其神有無，姑置幻論，使誠有之，是豈不知廉恥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乎裙釵之飾，盈盈乎珠珍之粧。侍從旁立，男女雜處，儼然坐聖人清廟之下，能無恥乎？《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之敝，亦未嘗無男女之別也。於如閭閻細民之家，人或過之，其妻猶避嫌不出，豈有身爲神靈，而爲之配者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饗士大夫籩豆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而能避嫌乎？吁！幽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理也。明矣！比聞吾先生以此爲細微之故，不欲矯世違俗，而姑從衆也。先生之心固然矣，但學校者，風化所出之地。凡有作爲，人所矜式。愚恐四方來觀，將謂理或宜然。轉相倣效，又而卒莫知其非，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生初見之明，如彼其後從衆之意如此耶？

謝應芳《龜巢稿》卷一二《與林掌教論請建先賢祠書》 夫學校，以明倫爲本，育才爲風化之所由出也。如追慕前賢，褒嘉忠孝、節義等事，樹之風聲，使化行俗美，則于學校之教豈小補哉！汝今所職，不可不知此先務也。

李祁《雲陽集》卷四《送易玉田之龍陽學正序》 龍陽爲湖北善地，居洞庭上游，其山川遼廓平曠，幽迴演迤，無窮林大谷層巖峻嶺之限，故其俗厚以淳。其地多腴田沃壤、湖地藪澤，藕根菱芡於是乎產，黿鼉龜鼈，鴛鵝鵁鶄於是乎聚，而細氓得取之以爲利，故其民富以饒。南宋時，蜀之賢士大夫居官避難者，多家焉。今其故家巨室，率多蜀人，故其士皆丈以雅。夫惟其如是也，故爲政於是邦者，其政易以行，而爲教於是邦者，其教亦易以入。余往年客是邦，是邦之賢士大夫多予所舊友，是邦之學者多出予館下。今別其地四三年矣，而未嘗一日忘焉。玉田易君由縣教官再轉而陞郡之博士，予嘉其得善地，故爲叙其山川風俗人士之美以道之。雖然，予豈徒以是爲君幸哉，予將又有望焉。凡學校與科目相盛衰，科目行，取士多由學校，則科目、學校皆士氣所由關也。科目廢，而學校獨存，則斯文之脉所恃以不絶者，惟學校已耳。舍是他奚望哉？苟職教者於此而不加之意，則學校雖不廢，猶廢也。君之是行也，爲我告龍陽之大夫士，其勿以科目之廢，而輕學校。爲我語龍陽之學者，其勿以科目之廢，而忘學校。公以處之，勤以厲之，則科目雖廢，斯丈固無恙也。非君，吾誰望哉？明年，當買扁舟上滄水，以觀君爲教之績，君其無負予言。

趙偕《寶峰文集》卷一《常下士無倦講明》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堯舜大聖尚稽于衆，舍己從人；周公大聖尚握髮吐哺，下白屋之士。矧以吾末世之學，處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又況上下左右夙夜惟以利用爲念，無非陷吾於不義者。若不謙恭下訪遺逸，求其切磋琢磨，則何以繩愆糾繆？所幸山林間幽人貞士不乏，通今達古者亦不少。今宜每日平明到縣治事，命各吏以必合吾理落者，從早理落。其可任知理識事里正主首，及可任各吏者，悉分任之。每汲汲於抽暇特往學院，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定議。仍會坊隅主社，稽考各都隅社教行否，各都主社亦時會之，嘉其有功，勉其未至。其有太過，不及損益裁制，條畫其事，責其奉行。庶幾學校有資於政事，政事實出於學校，不致虛文。吾果能常到學院以會賢者不倦，則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庭，其功何止十倍，此誠當今守令爲政之根本，是宜常會賢士爲急。若師古訓，當以貴下賤，適門請益而發政。施德之初，人未信服，於今薄俗有所未可。今且請會於學院公堂，庶免外議。吾果至公無私，足以契天地、感鬼神，雖日下訪至微賤，而有德有謀之人，亦何妨嫌之有？

余闕《青陽集》卷三《穆縣學記》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天命者，諸生遏予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此性之體然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爲殘賊；禮讓也，而流爲爭奪；文理也，而流爲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人之綦隆也。是故爲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心而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曰：「殘賊、爭奪、淫慝者，性也。必賴聖人爲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人之道立。」是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觳也，飛而逐其雌；獸之生也，走而軼其羣，然止於飛走而已也。惟人之性，其天命者也。是故充其知可以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推其才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曰性無善也，必聖人爲之教而後善，則鼠鳥獸以由于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爲忠信禮讓之理也。其可乎？是故梧棬、棟宇，聖人所以盡木之性也。引重、致遠，聖人所以盡馬牛之性也。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教已立，其化以行，其道以成之後，於是忠信立而殘賊息，禮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也神，其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可與爲治，可與爲亂。夫豈奪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誘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哉？亦

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於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爲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爲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霸，咸無焉而亡。其道有大小，而其教有淺深如此。自先王之迹息，而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治而不知教。而其甚者遂至亂亡相尋，終莫能勝民之棼棼者，皆不考乎此。

汪克寬《環谷集》卷五《重建祁門縣儒學記》　余惟先聖之道位天地，植綱常，亘萬古，而無斁。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惟是而已。其遊息在于庠序學塾之間，其度數寓乎簠簋籩豆鐘鼓管絃之器，其文字則存乎《易》、《書》、《詩》、三《禮》之所紀載，故爲之官師以聚天下之俊秀，期會辨説，絃誦歌舞，使之深知其意，以徵成己成物之功。秦毀學宫、燔典籍、坑儒生、廢綱常之道，而遂無以立國。蘄兵之暴，視秦爲甚，然綱常之理具於人心者，未嘗泯也。矧兹邑密邇朱夫子之闕里，今得賢大夫爲之師帥，吾黨之士宜日相與勗其子若弟，講劘綱常之道，以淑諸身，小則足以作式而善俗，大則推其用施於天下國家，庶無負賢大夫之志，而亦無忝乎生於朱夫子父母之邦矣。

徐明善《芳谷集》卷下《德興儒學記》　曠百世無真儒善治者，官不知政，而士不知學也。學所以修己也，學爲己事，則講學之所，士者自圖焉可也。而古聖人，必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學校不修，國人以刺其上，蓋官之政有在於是，不可諉之士也。官知政，而士不知學，則士有愧矣。士知學，而官不知政，甚者役士以就其一切之政，可乎？欽惟有元，宇亘坤載，甫棨干戈，即興學校，聖聖相承，一是以作成存恤繕完爲先，此唐虞三代之政也。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歷惠、文、景三君至帝武，始令天下立學校。夫漢承秦弊，學校所當汲汲者，乃後之如此，烏在其知政也。然則今之士，非千載一遇歟？德興號稱多士，而今佐蒞兹土者，罔不欽承上旨。大德九年，主簿錢處人既新禮殿，而講堂獨以歲月久，書閣以枘鑿舛蠹圮斜傾，聚辨弗宜。至大二年，丞東平陳得新環視慨然曰：「是豈不在我！」即捐俸肇役，士歡趨之。工良材攻，腐更朽易，於是圮者崇，傾者正矣。仰視上覆，斯翼斯飛，壯好若新成焉。役始於至大二年正月戊申，畢於九月乙巳。又明年正月，綸言洊頒，勸飭彌渥，而德興之士之學，則已存恤繕完應書。若陳均者，其不謂之知政已乎？然士之知學，有當勉焉。自統絶學散，一轉而尚游説，再轉而矜辭章，王肅註「學而時習之」曰：「學者以時誦習之。」行儒嘗歎今學校僅有直誦而已，周、程繼孟，朱子翼承，然後人知效先覺之所爲之謂學。覺者，體之所以立也；爲者，用所以行也。此善治之本也。老莊言理而不及事，覺而無爲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爲而無覺也。是皆不足以善治。至於一以誦辭習藝爲事，則體用俱廢，又老莊、管商之下爾，是弊天下也。凡此象服蘊之，儼然臨之在上，曷匪先覺，其所爲可考而知也。覺如先覺，所爲如先覺，真儒善治，舍我其誰哉！此古聖人設庠序學校，而聖朝作成本意也。士既扑舞上恩，來謁記，以無忘丞之勤。明善嘉陳均能知政於先，乃著學之名義，與士之所當知者於後。

皇慶《通制條格》卷五《學令・廟學》　皇慶二年六月，御史臺伯忽大夫等官奏：俺省得的題奏有，自古到今天下政事要治呵，不過是用人才。不揀使誰交説呵，他離不了這句言語。所謂人材者，不教養呵，無處得。古人亦曾説：珠玉不爲寶，人材以爲寶。世祖皇帝於這事上初立了臺察呵，便交勉勵學校來。蓋學校是國家有益的勾當，俺爲這事不輕的上頭題奏有。如今大都見設着蒙古漢人國子兩學，都破着錢物，每日與茶飯有。如今的生員比唐太宗時雖是不多呵，終是破用着官司錢物有。端的養出人材呵，於國家有益多有。若不檢舉呵，錢糧也費了，人材也養不出，恐不副聖上的意。俺商量來，監察内時復教壹員下學照察勉勵着行呵，宜的一般。監官學官，自今以始，都教在意教訓生員，所據茶飯並應用物色休教缺少。監官學官壹考之内，驗其教養出格生員多寡以憑陞遷。博士、教授、助教之類有缺呵，並從監官選保，不稱職任者黜退，併及保官。這般激勸着呵，得人去也者。教這般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一三《學校考上》　家塾黨序廢所來久矣。文翁立博士弟子，後世規制深髣之。朱用隋、唐法，取士率出於學校。法雖有弊，賢德碩輔皆由是出。世祖皇帝平海隅，首復儒役，諄諄然勸勉至矣。先帝崇文尚儒，慨然復立科舉，學者宜益自奮勵。郡學教養，論者以四明爲先。今而日游惰，抑盛衰使然歟。觀昔時得人之盛，見於科目。皇朝建蒙古學，復立醫學、陰陽學。四學足，作《學校考》。

魯貞《桐山老農集》卷一《江水修學復田記》　天生斯民，不能以自治也，故生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以獨治也，故設官以養而教之建。后稷教之稼穡，以養其生，而升其俊秀於學。建學校以明人倫，使復其性，而貢其賢能於王，當是之時，升於學者，不使耕也，而凡庸不與焉，則養之得其人也。教之於學者，必先王之道而異端不與焉，則教之得其道也。由是大道明焉，異端息焉，風化成焉，人材出焉，三代聖王所以盡夫代天子民之責者，其在此矣。自秦以來，若漢之

文、景，海内富庶，屢賜民租，知養民矣，而不知養士也。若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知養士矣，而不知教也。迨宋河南二程子倡明正學，紫陽朱子又發揮之，然後聖人之道晦而復明，昭若日月，知所教矣，而當時不知用也。是以大道泯而異端起，風俗薄而人材靡。迨及我朝，上自京師，下至州縣，莫不有學。學有生徒，有廩膳，而又表章程朱之學以爲教於天下，則其養與教，豈不超乎唐宋而追蹤三代歟！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六《彭州學記》 惟蜀與宋終始，聲教淪洽，民心固結，故國朝用兵積數十年，乃克有定。士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爲賓主，治者狃聞襲見，以遺風舊俗爲可鄙，前言往行爲可陋，至有鴻儒宿學，林潛谷逝，其道莫聞，況復有知學校哉！故學校與道興廢，上不知學則失其教，下不知學則失其政。學校廢，政教失，治道微矣。而彭前守克興，後守克承，繼善趾美，作民父母，諸生其有思乎？

夫蜀，學有揚雄，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諸葛，下迨唐、宋，羣儒迭興，徽言懿行，著在簡册。舍疵取醇，使合孔子之道，父以教子，兄以教弟，朋友相講，里巷相習，以翼聖人之治，則蜀之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劍閣無所用其關，瞿塘無所用其險，必自彭始。諸生勗之，毋負諸守之意與聖天子之望。元統二年八月日記。

危素《説學齋稿》卷一《興學頌有序 辛巳》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嚕噶齊喀喇公伯嘉努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三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亟達諸禮部，部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之在官者爲之。又言學設教諭，而無廩食，非所以尊敬師道，中書亦從之。嗚呼！古之立學，所以作成人材，備國家之任使，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五方之人咸聚焉。雖有長才秀民，猶必待教而後明，況於蚩蚩之氓乎？二縣者在畿内，教之尤弗可以闕然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國學京學規制已修，顧於五廟學，未遑有作，而作於公尹京之日，則公之於政可謂知本，以能成昔人未成之志，何其盛歟！抑亦遭逢聖人垂意斯道，故公之言得以取信於朝廷，而無或沮止之者。五學之師弟子，其亦思無負公之志哉。

劉仁本《羽庭集》卷六《定海縣興修儒學記》 昔者王政之施，所以移風俗、美教化、審法度者，有學校存焉。雖治亂興衰，歷千百世，而學校之政不可一日廢也。矧茲攘擾之餘，人心既壞，禮度不明，激勵奮起，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舍詩書弦誦之教、衣冠俎豆之習，將何以爲？感發之機哉。汪侯者，其知所本乎！其能以文事爲武備乎？始定海人言侯旦望，深衣幅巾，升堂行禮，率逢掖士召諸生，親爲講論道德性命禮樂之懿，申以孝悌揖讓之義，及政刑法度之詳，未嘗少懈。或暇日，亦然。噫！興修作養之本，其在是歟！豈丹臒塗墍樸斲梓材之足云。

吴海《聞過齋集》卷四《阜林鄉學記》 惟古先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本，民朝夕出入，動作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爲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爲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爲師者，夫自孟子没，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横流於天下，洋溢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三才若肇建焉。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於書，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顧學莫先於立志，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爲利近名之心，則非爲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之也。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下風。

羅玘《圭峰集》卷下《重修永春縣學記》 余聞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夫人倫有五，而君臣爲五倫之一，所繫爲尤重。聖人教人爲學，亦不過明此而已。永春承平日久，民不習鬬，寇始乘其無備而掠之。邑大夫士且忿而起，慨然興義兵爲國家出死力，其細民亦往往用命於鋒鏑之下，而不暇顧其身，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寇分道闖吾境大小三十餘戰，而竟不能入尺寸，蓋民心惟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一日廢。故其臨危捨命有不待勉而爲之者，豈非平昔服習聖人之教而然哉！然則學校之設，其有功于世大矣。今百里寧謐，吾與君等得相安於無事，其可忘所自耶？

《明太祖實録》卷四六 〔洪武二年十月〕辛卯，命群縣立學校。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馳，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鬥争，鮮知禮義。今朕一統天下，復

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内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教者，黜之。」

《明太祖實録》卷四六　〔洪武二年十月〕辛巳，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主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鬥，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陳謨《海桑集》卷四《興國重修孔子廟碑》　洛陽賈侯思復，繇明恕廉勤擢知興國縣，視篆既月，爲吴元年。永惟將隆化本，必厚教基，惟是獲上信下，悦近來遠，形之而動，神之而宜，惟聖訓焉依。乃相廟學，有其廢莫或舉者，有其敝莫或改者，有其違莫或正者，大懼無以尊明祀，示永久。舊制，靈星門孔道抵城濠，端直平豁。宋元間，民侵没，且百年。望宫牆者，窘仄由徑，不良於履視。前尹屢規復，屢沮。侯力復之。會部使者至，民復有沮者。侯指陳益力，使者周觀，大是之，肆得以闢。乃加甃焉，夾樹仞墻，雜植佳木，參差蔽虧。外伉摠門，丹碧翬騫。内浚泮池，芙蕖槐柳，停蔭清漪。壓以飛梁，俯以亭檻，觀者改觀。兩廡從祀，棟宇震凌者易，粉墨蕭瑟者奂。禮殿冕服，采色彰施，削去不度，章數等威，折從禮典。舊有二程祠，伯子、叔子立侍，倣先師位，改侍坐焉。舊闕文昌祠，規講堂左，築宫闕像設焉，勒曲阜司寇像於貞石，復兵毁佑文像於廡東。籩篚俎豆，尊雷坫爵，百爾器備。肄習有齋，燕坐有席，庖饌有舍，祭器有所。垣庫者崇，甍壓者植，甃闕者補，渠壅者通。自一瓦一桷，罔或疏圮。此一役也，侯倡之。次年，主簿王君繼先寔來，聰敏練達，併力一心。贊幕胡君德中相協厥成，致完致美。邑人聳嘖，歎所未覩。每朔望，從僚佐，引儒彦，談經訂史，坐堂上。既乃人賦詩一，躬校工拙，厲其不逮，以爲常。聘禮碩師，增弟子員，復其身，勖其業，時與揖讓降升，飲食談詠，人艷其榮焉。及是，校官趙炫、耆儒李士俊等合辭來謁文刻於石。

惟夫子身雖素王，而賢於堯舜。位雖大夫，而師表百王。雖不有天下，而以萬世爲土。秦滅棄以覆，漢表章以興，聖曷故焉？其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有民人社稷者，斷斷乎斯其的也已。惟賈侯不鄙夷其民，陶以愷弟，動以禮樂，均賦役也，制役必緣稅，制稅必緣畝。護善良也，坐彊梁讎殺者，盡殺不恕。躬化理也，訟庭自清。竭誠感也，甘澤屢降。斯可云形愛人之實矣。是邑故産英碩，最其尤者唐鍾紹京、宋李先之輩，蔚爲名臣，騰耀史册，罔辱聖門。今兹濟濟祁祁，不尚有繼先哲者乎？邑長貳大興廟學，茂育菁莪，如是厥效必將表著方來，是皆在所宜頌。頌曰：

有文斯廟，表兹平川。鄒魯是承，洙泗是源。有倬其道，坦坦平平。率履以達，階之聖垣。淪囂没溷，孰清以汰。復古之規，侯功是賴。抑抑賈侯，民懷其愛。毋爾斯爾，靡厭靡怠。聖門之役，羣歡輩趨。材良工哲，巧殫力輸。巍巍煌煌，素王之居。泮水樂只，奚斯頌諸。衮裳劍履，瑶琚玉藻。不愆以式，其暐肆好。八埏流虹，垂光講堂。孝友張仲，來降文昌。文翁漢代，栖筠唐室。邁勖旂常，興學殊蹟。有美平川，章甫深衣。時節春秋，蚤夜競持。聖訓丕融，侯德不替。刻石廟庭，欽於世世。

宋訥《西隱集》卷九《清豐縣學彝訓堂銘并序》　三代風俗厚，人材美，以有家塾黨庠之教，況國有學乎？後世郡邑，視一家一黨，其教宜何如哉？清豐舊有廟學，煨燼於兵。皇上建極之初，天下郡縣承制以立學官，佐其教者，訓導是設，咸給禄爲養。弟子員亦有差等。又立部使者稽考之法，以伸賞罰。其學六藝，學武學律，爲一代典。莅是縣者，往往簿書期會爲先務，視學校未暇也。臨安金侯子肅來知縣事，嘆廟學卑陋，改作新之。有殿有廡，有堂有齋，宏麗甲乎鄰邑。侯爲記，既刻諸石，惟講授之堂名曰彝訓，遣邑士竇潛持書請銘於訥。訥惟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書之内，皆天理民彝，自然物則之所在，不可一日而不學也，捨此又奚學哉！侯名堂於學，取「九疇」之言，蓋有志於以吾君爲皇極之君，以吾民爲皇極之民，俾風俗人材無愧於三代學校之教而後已。凡登兹堂者，貴乎踐彝訓之實，不以記誦剽掠爲功，而貴乎以窮理修身爲要，以近天子之光，此又侯有望於清豐之士云。銘曰：

嗚呼九疇，皇極中分。上天錫禹，洛書呈文。箕子傳周，敷言始陳。妙矣敷言，萬世是尊。曰彝伊何？在物在人。在物在人，常理曷泯！曰訓伊何？維師

維君。維師維君，大訓孰湮！彝訓名堂，明道修身。以立大本，以序彝倫。孝以訓子，忠以訓臣。降衷不昧，天理常循。道德光華，庶幾可親。維皇建極，斂福錫民。維皇作極，感化無垠。惟民保極，五福重臻。奥闡宏綱，淺學莫聞。敢曰作銘，以僞亂真？侯惟縉紳，志在經綸。書事貞石，永播英芬。登堂勵學，訓告諄諄。繼侯來者，毋怠咨詢。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三《中都稿・學校論》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道。剛者矯而巽，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憨者變而通。入焉有孝弟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由於教而然邪？然所以教人者，非强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爲教也。性之出於天者本一，則無不可學而至，惡有過不及之相遠哉！苟棄而不教，則剛也、邪也、鈍也、昏也、憨也，囿於氣質之偏，一定而不移也。此聖人之所深憂，而學校之設，其亦有所不能已，豈非爲政之急且重者乎！故天子之都則有辟廱，諸侯之國則有泮宫，下至一鄉一遂，莫不有庠序之制。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其導之也有方，其選之也有序，可謂至精至密矣。漢之學校興於孝武，唐之學校盛於太宗，雖未及乎三代，而一時之效，有可論者。奈何後世視爲弁髦，勢恒屈於有司，遂岐政教爲二，人才風俗，益不逮古。嗚呼！制乎外，曷若全乎内？治其末，曷若求其本？而有國者，或未之思歟？

洪惟國朝混一之初，首及學校。府置教授，弟子四十員。縣置教諭，弟子二十員。兩京之地，則立國子學，有官有師，教之既勤，廩之既豐，將陶一世之人復於虞夏商周之盛，非徒苟且以徇名也。然或懼而不樂，何邪？蓋天下兵争久矣，禮樂廢而弗講，中原數千里無弦歌聲，而耳目濡染，不過操弓矢、事鋤耰而已。夫安肆放逸之餘，一旦束之使誦詩讀書，往來有禁，出入有時，此仁之以爲禍之，勸之以爲强之，亦其情也。雖然，吾既因其性而爲教，辟之於水，導之則行，不患其塞而爲害，疏之則下，不憂其激而反流，亦惟寬以俟其成，和以使之復耳。而復誘其勤以懲其怠，進其能以恥其愚，則皆奮然用力而不懈矣。

抑聞之，子弟之趨向在於師，師不尊則教不行，教不行則道不明。必擇博學潔修之士，以爲儀表焉。余承乏助教五年，睹其得失，故爲説以責其下，而重於得師如此。作而新之，正在於今日。

謝肅《密庵集》卷六《送翁好古序》 洪武八年夏，中書以廣州府缺教授，署会稽翁好古氏往補其處。既道過鄉郡，遭所生父之喪，不果行。明年秋，將之官，絶江東來告行於吾邑嘗所與游。以往年出京師時所得贈言若干篇，俾予屬讀之。學士宋公則謂「師儒之任，每難其人」，而喜得好古。晉相陶公則謂「好古有師友淵源，足以典教」，二公之言至矣，肅又何以贈之耶？然好古當内附初，以前鄉貢進士例赴南京，以目眚放歸。及是，又以薦試於天官，以明《詩》得上考。將上聞而超用之，好古復以目眚辭，乞歸甚力。上之人不忍奪其志，而且愛其材也，故有文學之選焉。而或者曰：「朝廷以不次爵位待多士，士知好古者，處翰林則馳騁文辭，可以華於國；處成均講説經典，可以授業於高材生。是之不處，而出試冷官於嶺海間，其不可惜乎？」噫！彼蓋不知國家用士之意者也。且以好古之才，踐歷清華，固無不可。然玉堂宵監，官不虚位，而島居卉服，民方向學，國家亦何靳一士以掌千里之教事哉！千里教事掌於一士，是固秩雖卑，而其道甚尊者也，非好古，則誰宜兹選？吾因是以知國家不鄙夷裔士，擇賢者以爲之師，使其俊秀通經學古，足備登崇，與上國齒，則文治之洽也，無間遠邇，不亦有賴於掌教事者之助乎？好古宜有以自效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好古能副國家作人之意，是亦作人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南海諸生能受教於好古，豈不有德而有造哉！於其行，書以贈之。

楊榮《文敏集》卷一四《送何先生赴松江教授詩序》 予曩居建寧郡學時，雷陽何先生來爲教授，毅然以師道自任。其德性之美，學問之懿，操守之確，皆非尋常士流之可及。方是時，吾郡鄉先生趙公友士、蘇公伯厚、李公振道亦皆以老成宿望職掌分教，與先生志同氣合，相與講論切磋，以訓諸生，諸生亦相率樂從之遊。故當時稱師儒之盡職、生徒之造就者，八閩之中，以吾郡爲首稱焉。厥後予忝以科目官翰林，且三年，先生始至京師以俟闕，援例歸省丘墓。永樂初，始除廣西之太平。太平地僻遠，蠻夷荒徼之區，人鮮知學。先生教九年，諸生卒不能以其所業厠一名於科貢，復援例教三年，誘掖開導，無所不至。於是得薦於鄉貢者凡四人。既而復以秩滿謁選，歷事地官，幾一年，乃改雲間郡學。將行，凡吾僚友，皆賦詩以送之。予以師生舊好，序不可辭。

夫學校之職，其滿也，以其徒科貢之多寡爲黜陟，多則遷，寡則降，甚者有罰焉。故儒者之受斯職，不得善地，輒不樂，此何其見之謬也！且無地不生材，苟學問不足以淑諸人，訓誨不能以盡其方，而欲諸生有所取法而得以有成，是猶不種而求穫，弗樵而待薪者矣，奚可得乎？及夫生徒無所造就，而遂蒙其罰，則往往不責於躬，而責歸於其地，是豈理也哉？先生教於吾郡，移於太平，皆已有明

效矣。今而復移其教於二郡者教於雲間，予知其所成，又必有加於前矣。異時東南之間，俊秀之士成德達材，彬彬然出應時需，以見用於當時者，必多先生之徒也。所謂「得英材而教育之」，先生之樂，不既富乎！予之言雖不足爲先生重輕，然區區之情，有弗能已者，是爲序。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五《送彭僉事詩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夏四月，意謂治天下必本於賢才，賢才之出，必本於學校。學校之教不興，而望賢才之出也難矣。乃詔在廷大臣，各舉學術明正、操履端恪者，爲按察副使、僉事、監察御史，命往各方岳及畿内之地，專督學校，作興賢才，以圖至治。於是得十三人，而吾翰林編修彭琉毓敬與焉，授廣東按察僉事以行。同鄉之士各賦詩贈，屬予序。

竊嘗以爲：學校之政，在乎隆師道，作士氣，簡賢俊。此三者，其要也。《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此隆師道之謂也。皮弁祭菜以示敬道，小雅肄三以官其始，此作士氣之謂也。「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簡賢俊之謂也。古之爲此者，所以誘掖賢才以進於善，而無須臾離於學之中，故賢才之出，濟濟然其盛，惟國家所用而無不足者焉。後世尊師重道之意衰，釋菜歌詩之禮廢，朋比邪辟之行作，凡學校之教，所以修己治人之方，相繼而盡壞。以至於今，抑又甚焉。其爲師者不知所以爲教，爲弟子者不知所以爲學，雖其素習已久，然亦由乎作興之者無其人也。郡縣之吏惟簿書期會之爲務，而有不暇及焉，無足責也。至於藩臬大臣與夫朝廷之使之至也，不知視學激勸之方，不計其人之賢否，不考其學之疏密，惟以其衣冠容貌、進退應對之庸偉綏給，以爲吾禮之輕重，拜伏跪起，瞻望頫仰，與隶卒無以異。出迎遠郊，伏於道左，以俟車騎之過，而後敢起。小不如其意，輒怒罵而退斥之。怒罵不足，而施之以鞭扑。鞭扑不已，而加以罪戾。吁！道德仁義、廉恥禮節，果安在哉！是故無賢者也。果有如胡瑗其人，何蕃之才，將潛深伏隩之不暇，肯從事乎其間以自取辱哉！此師道所以不尊，士氣之所以日卑，而粗鄙暴横、輕浮薄惡之徒相與游從乎其中，詩書不足以變其習，德義不足以求其心，驕侈怠惰，自肆於規矩之外，其才之不成也固然。此賢俊之所以無聞，而儒效之所以疏闊者，有由然也。不一大振作之，不可以有成也。宜乎朝廷汲汲於簡拔才行之士，以專督責之任。而吾特以此三者爲要務，與諸公一言之，果何如也？倘以爲可而致行之，則三者之中，又當以隆師道爲先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夫學校所繫之大如此，而以屬之十三人者，其任不亦重矣乎？毓敬可不加之意耶！雖然，此非旦暮事也，勤慎以率之，鼓舞以進之，從容以待之，務期其效之大成，以副所望，慎無速於近效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彭御史序》 學校，治天下之本也。何謂治天下之本？蓋治天下必本於賢才，而賢才者，學校之所由出也。學校之政修，然後有以成其德，達其才，舉而用之，則治具張，治功盛矣。故曰：學校，治天下之本也。國家建學校將百年，董其事者，藩憲大臣、郡縣守令之職也，亦既得人以爲用矣。先皇帝加意學校，諸道皆設風憲官一員，俾專理焉。勉其德業之進，示以聖賢之準，制其過，引其不及，使必底於成而足以興治然後已。於乎！今之學，乃昔之學也。昔既有其效矣，今又若是焉，豈所以期其成者，尤欲有加於昔也歟？然則今之風憲官以專理學校爲務者，又所以爲成賢才之本也。

君子之於道，固當以身任之，而治天下之本又繫於其身，豈不尤重也哉！然君子所以勝重者，無他，亦務道而已。聖人之道，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細，莫不有焉，體之於身而達之於用，言其言也，行其行也，小大不違而表裏無間，則風之所及，自有不令而從、不言而喻者。蓋君子之身，又所以爲教之本也。如是，則其成可幾矣。彼從事於法制之嚴、拘檢之密，德則未著而刑數加焉，欲以興其亹亹之勤，收其翼翼之功，蓋難矣。

予郡彭君勖爲監察御史，專理南京畿内諸學事。彭君初爲教官，有成績，蓋能以身爲教者。及當是任，莫不推君爲善教。其教之成，亦有加於昔。君子謂其無愧於是官。今考績而歸，翰林編修江寧倪謙輩嘗受教於君，求予言贈之。予故爲言其所繫之重如此，或者其尚可取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八《送姪鍔歸贛序》 予從兄高要丞善學欲樹表於其祖教授公之墓，使子鍔來北京取予文刻焉。予既爲文授之，鍔將歸，拜曰：「鍔由贛而來，凡七八千里，至茲得一見叔父，幸矣。今即歸故鄉，思復受教於左右，未可以歲月計也，願賜一言以自勖。」嗟夫鍔也！子之父兄以詩書爲業，而亦以此道教人，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而何取於予言哉！然予亦何可愛於子？

予聞聖人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必以孝爲本。孝，善事父母之謂也。謂之善者，豈徒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哉？身也者，親之枝也，傷其支，則傷其本，故尤以愛身爲大。愛其身，則又自言行始焉。言必謹於禮，行必謹於義，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然後不辱其身而可以悦其親。由是推之，弟於長，睦於宗族，厚於姻戚朋友，泛愛衆人以及於庶物，蓋無所不通。故曰：孝，德之本也。世之妄子弟

多昧於此，言非其所當言，行非其所當行，輕用其身以陷於刑辟，使爲親者至於辱且殆焉，則惡在其爲孝也？而又有甚者，拂逆其親之心，使得以兇暴加焉，上失其慈，下失其孝，君子皆無取也。子歸，思所謂善事之義而勉盡其心，予之告子，止於此矣。若漢馬援告其兄子嚴敦，宋范質之告從子杲，其言具在，晦庵先生載之《小學》之書，以教天下後世，熟讀深思而力行之，人將謂子君子之子，是與其親爲君子也。此之謂成親，孝之大者也。子其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三《贈徐孟隆序》 國家之待士厚矣，其學於府州縣者，業成而貢之太學，所以教之之法甚備。既三年，則歸省其親，親亡則致祀焉。蓋謂教之以仁義，將使措之天下，以爲化民成俗之本。然而遺其親，則惡在其爲仁義也？仁義，君子之道也。以仁義願天下之士矣，意豈不厚哉？夫自三代立學，皆以人倫爲本，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此其大者也。士之未仕，雖未能盡君臣之義，而當盡其道於親，事君之忠即事親之孝也。今於其未仕而教之以此，則所以期其效可知。故曰待士厚矣，豈虛也哉？予嘗讀柳子《與太學諸生書》，謂其嘗有志於太學，以聞善植身，既而以其習之陋也，過太學而不敢跼顧。未嘗不駭其言。及讀韓子《何蕃傳》，知太學之士所以不果於從賊者，以蕃斥之也。蕃，純孝人也，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如此。然後信韓子之言，而知三代之所以教者，雖百世可行也。

國家倣古立教，待士以君子之道，士亦當以此待其身。然不爲柳子之所鄙者，亦未見其必無也。於是有欲榮其身而反辱焉者，蓋奉法循理之意少，而詭欺薄惡之習勝也。夫能修之於未達之時，然後能有爲於既達之日，是故非道不言，非理不行。如是而可以事親，斯亦可以事君矣。夫能以此自修，則其爲君子孰禦哉？

建安徐盛孟隆爲太學生三年，得告歸祀其親。其友禮部主事蘇鎰良金求予言贈之。予推其意，豈特榮其歸而已哉？蓋以君子之道相勉也。夫朋友之能相勉以道者少矣，予故爲之喜，而樂道夫待士之意以贈之，孟隆其益思所以無負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陳學正序》 吾邑陳穀仲旦今年會試於有司，以科額之拘也，止得爲教官，吏部奏授晉寧州學正。初，仲旦與其兄仲仁同領鄉薦，而仲旦年最少，吾邑之士誇羨以爲難。既而病，不克會試，遂偃蹇數科。仲仁歷忠州學正九年，又往教松江。而仲旦亦典教一州。陳氏產此二人，前後皆得爲學正，兩州之士賴之以成其才，此陳氏之盛而亦儒者之榮也。仲旦將行，謁予告曰：「晉寧距京師萬里，穀之去先生遠矣，願得一言以自勖，庶幾其不辱也。」

予曰：國家之立學校，所以成賢才，而天下之治繫焉。教之之方，必始於讀書求道。道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也。修於身，行於家，推而至於忠君弟長、仁民愛物，仁義不可勝用矣。如是而考其言，觀其實，列之庶僚之位，天下豈有不治哉？教官之職，其重可知矣。晉寧固遠，然天之生才，蓋無處無之。子之往也，日進諸生而以是教焉，動之以誠而持之以久，其才之成可必矣。

然試思之：官以正爲名，學者之所取正也，惟先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譬之規矩，必極其方圓，而後爲方圓者得以法焉。然則爲師者，固當以身爲教。子宜慎於其身哉！晉寧雖遠，無以遠自怠，則無負國家建學育才之意矣。

仲旦喜曰：「先生之教是也，穀敢不勉！」於是書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槐雲書舍詩序》 《槐雲書舍詩》若干首，士大夫爲新喻王立魁作也。立魁之祖雲高，年七十餘，隱德弗耀，鄉里皆稱爲長者。見立魁聰敏好學，則曰：「是庶幾能立者乎！」故取王晉公之事，以名其讀書之所，而使力學焉。泗水縣丞陳君仲器，其邑人也，於予有同年之好，而與王氏相往來，思勉立魁於善以成其祖之志，今年來京師，求諸公爲賦詩，而請予序。

夫士之爲學，蓋必有藏修之所，燕休之居，以寧其身、樂其志，然後能肆力於學而不厭，此書舍所宜有也。聖人之道，載於書，自修身正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小大精粗，無不備也。讀之而後能知，知之而體於身，見於行事而無不善焉，則君子之道得矣。此人之所以貴於學也。晉公之事偉矣，蓋可謂仁也。苟其心不違於仁，而行合天下之公，則身雖不至於顯榮，而子孫享其福祿於後，此天之所以報也。雲高名其書舍如此，抑喜其事而特表之邪？抑將使立魁勉而至於此邪？若喜其事而特表之，則固王氏之偉然者也。若將使立魁勉而至於此也，則有其說矣。夫槐非德也，蘇子所謂德之符者也。蓋惟其德積於己，及於人，而施於其子孫，故物之萃夫和氣者，亦皆鬱然而長茂，而君子於此觀德矣。若以爲魏公之盛而特由槐焉，則種樹於郤者皆可以爲稷，植檜於闕里者皆足以繼聖人，奚可哉？故予之所願於立魁者，讀書以窮理，修德以及人，則今日之視槐雲書舍，與昔之所謂三槐堂者等矣。

予未識立魁，因陳君之請而爲序其詩，且道予之所願者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送蕭訓導序》 學校育才之地，治天下之本在

焉，朝廷注意也久矣。限弟子員，嚴科舉之額，蓋欲所教者皆真才而所用者皆實學，此豈輕視而按抑之哉？今又置風憲官一員課勵之，必使讀書明理，求其所以修己治人者而躬踐焉，然後發之於文辭，措之於事業，待之愈嚴，責之愈備，欲使其人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則治天下之本立矣。此明天子之意也。然又以爲弟子必有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模範不正，而欲其器之良，蓋難矣。是以師儒之選加嚴焉。六卿近臣、憲臺之長相與羣試於禁中，其不能者往往斥去，必文學之優然後得之。其嚴如是，非以其爲成賢才之本歟？

吾邑蕭士高，以教官舉至京師，羣而試之，在優等，遂授贛榆訓導以去。贛榆，南京畿内地，而僻在海濱，其人之素習，予不得而知也。然天之生人，其所受氣雖有清濁厚薄之殊，而賦性則同。因其所明者而導之，馴習之久，磨治浸灌之深，蓋無有不善者，此誠繫於師。士高之去，宜謹其所以爲教之道哉！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蓋身有之，則其下化之。苟身不行道，而徒以言強聒焉，未見其能從矣。誦聖賢之言，行聖賢之道，士高之所以爲教也，持之以誠而待之以久，贛榆學者將不可備公卿大夫之選乎？在士高勉之而已。故書以贈其去，且使其人得予言而觀之，亦當有所感發矣。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一《送吴知州赴任序》　教與治之名不同，而同欲推己道以匡人之入於善也。舉詩書禮樂之訓、仁義道德之説以開人之蒙，去人之惑，使其氣質隨以變而才器有所成，教固足以善夫人矣。詳於德刑之施，明於政令之布，督民以職業，勸民以孝弟，使頳連者有所賴以爲養，暴横者有所畏而不敢肆，淳良者有所恃以自安，治又足以善乎人焉。然今之典教者，雖有治人之才，而或無由展。爲治者雖有教人之術，而或無由施，得爲民牧於師表之餘，如吴君方振，其治教將並著於世乎？方振嘗由鄉貢士起爲教諭荆山，繼以喪故，改香河。兩邑學者服其化，而興於德，成於業也不少。其教既有以及於人矣，年滿當遷秩，用知者薦，擢知廣西賓州事。治之下於民也，又當自兹始焉。或者乃以賓爲邊夷之郡，毒瘴之鄉，方振儒者，非所宜居。予則以爲善治邊郡，莫儒者若也。九真昔在漢世，人惟射獵是習，罔知農作。駱越之民又無男女之辯，其俗固夷於今之賓矣。任延以時名儒守之，能歸民於農，教以嫁娶之禮，由是民食足而彝倫叙，風雨順其節，瘴癘不爲害，嶺表之習俗風氣，幡然與中國並佳。儒者之善變夫風俗也如此。方振往而平心以處之，善其道以理之，自足爲賓之任延，豈可謂儒者不宜於居彼耶？

方振吾江右新喻人，刑部主事方大之兄也。士大夫與其弟交者，來屬予文贈其行，予因其教之有成而知其治之必效，故敢以任延之績望之，方振亦不可不自勖！

徐有貞《武功集》卷三《史館稿・題彭御史教官箴》　右《教官箴》，監察御史彭勖祖期之所作也。祖期以建寧府學教授舉爲御史，奉敕提督學校於南直隸，因作箴以貽部内諸教官。長洲教諭蕭欒彦清得而裝潢之，揭於座右，請予爲之題識。

其箴大意主乎嚴與勤爲教之則焉。余覽而歎曰：祖期其能奉承朝廷之意哉！彦清其能奉承使者之意哉！能奉承朝廷之意，斯得使者之職矣。能奉承使者之意，斯得教官之職矣。雖然，余聞舜之命契爲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朱子《白鹿洞學規》亦曰「嚴立課程，寬著工夫」。夫敬與嚴之於施教，亦既至矣，又何寬之云乎？蓋聖賢之教人，固將以成其德而達其才也。成德而達才，豈急切之能爲哉？故必從容誘掖而漸摩薰陶之，不求其近功而求其遠效，不責其小就而責其大成。夫然後有以變化其氣質，而深造乎道義，上才既得極其所至，中才以下亦可自勉而進。是故教之者不以爲易，而學之者不以爲難。然則寬也實所以濟夫嚴與敬也，施教者必其嚴敬以立法，而寬以濟之，使學者有所持循而進可也。不然，吾恐其用心雖勤而造就之不廣也。國家之於學校，其立法嚴矣。然士由總角而入，學必至於冠，至於强壯始責之，學成而仕以用焉。此其教育之意，固未嘗不寬也。彦清於是尚其兼而體之。

然斯言也，豈特爲彦清告哉？雖以告夫使者與凡爲教官者可也。

徐有貞《武功集》卷三《史館稿・送王教諭之建陽序》　王氏，蘇之世儒也。由宋歷元，以至於今，逾三百年，而詩書之澤不衰。前代之人固已稱其門之多賢，在國朝，則有若故春坊贊善文靖公汝玉、翰林侍講槜庵先生汝嘉伯仲，相繼以文學登侍從，名顯天下，人以眉山蘇氏兄弟方之。文靖才高氣邁，若龍淵太阿，莫與争鋒。槜庵行純志潔，如南金荆璞，自有可寶。然其學皆足以爲後進師法，其文皆足以鳴一代之盛，可謂偉然不常出者矣。應良，槜庵之子也，其才敏以贍，其行端以實，其問學充以肆，蓋能世其家者也。以明經登乙科，初爲教諭遂平，德清，丁母憂去官。今兹起復赴闕，而調建陽。其行也，大理寺副仰宗泰率蘇人之仕於朝者餞之，而屬筆於余。

夫世將之子，不待教之以戰而善將；世醫之子，不待教之以方而善醫。蓋自其生而習見，無非將與醫之事也。其得之目而了之心，有不煩父兄之誨諭，而復待他人之教哉？如猶有待於人之教之者，則必不能世其家者也。應良之於

儒，世其家而有餘，矧其二父之初，皆自教官升侍從，其家之風範，固有可跡而踵也，應良豈終於爲教官哉？余故爲道其家世之美，使之有所感發而踵夫二父之跡焉。若其敷學之事，非不之告，蓋不必告也。

李賢《古穰集》卷一《上中興正本策》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政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略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絶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略】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也。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子，不與孤寒並進，録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争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絶諂佞之輩，俾我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頤之義，養也。天地養萬物，而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聖人則萬人中之一人也。天地養萬物，而人與聖人皆在天地所養之中。聖人於人之中，乃其首出者也，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必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不能給，而亦勢之所不能及也。是以於衆人之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釐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注之於其心而寄之於其目，而使之代吾之視，一以仁之也。然非養之以廩食，則彼不暇而爲；非養之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爲。故必豫有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義，以貞正爲道。苟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蓋《頤》之道，養正則吉，養而不正，其凶必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舜既命契爲司徒，敷五教，而又於命伯夷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胄子。蓋司徒之所敷者，布其教於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教於國學也。胄子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無豫教之法。然所以教之者，在因其資質而輔翼防範之，使皆適其中而無或偏焉。然化之以其形，不若化之以其聲。於是專命典樂之官，以司教導之任，蓋興起之於比興賦詠之間，調和之於聲音節奏之外，血脈於是乎動盪，精神於是乎流通，邪穢於是乎滌蕩，查滓於是乎消融，真積力久，自然和順於道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向也氣質之美者，於是而益美，偏者於是而不偏。他日承天而踐祚，君國而子民，修政而立事，皆得成德全才之人而用之矣。帝世以樂教人之意如此。後世不復知此意，學校之設，其知以禮爲教也固鮮矣，況樂乎？方其受教之初也，不知禮樂爲何物。及其臨用之際，一視禮樂爲虛文，而欲人才之復古，治道之隆盛，難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學校之設，所以明倫兼育養也。蓋倫理之在人，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於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宮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決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爲臣則忠，爲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爲，平居則犯顔敢諫，臨難則仗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責，其基本於是乎積累，其機括由是乎轉移也。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於其道，愷以強教之，而張之當其機；弟以説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通之志，則其得之於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不餒矣。然非有以作其氣於平日，安能得其用於異日哉！《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而國家以寧者，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先儒謂《靈臺》一詩，辟廱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

辟廱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可見先王盛時，本樂以爲教，所以鼓舞作興乎賢才者，隨所在而有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廱靡之學，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有天下，始專以爲天子之學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治世未有不修學校者，學校之廢，必見於末季之世。

【略】然《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才，可見世道之治亂，繫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也。然則修學宮，育賢才，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佻達之失，豈非王政之大務歟！【略】

泮宮之作，不書於《春秋》，說者多以爲疑，而朱熹以爲頌禱之辭。蓋《春秋》常事不書，學校之修，乃有國之常事故也。然因此《詩》以考見古人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然亦可見三代盛時學校之事，其關繫有如項氏所推究者。後世設學，乃顓顓以爲教讀學生之所，其於讀書作課之外，一無所事，雖謂之名存實亡，不爲過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國家不可一日弛學校之教。本儒以設教，立師以明道，會友以講學，所以繫邦國者在是，所以安萬民者在是，毋徒視以爲虛文，苟應故事，以爲不急之務。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成周盛時，設爲師氏，以教國子。所以教之之法，曰德曰行而已。非但以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貴遊子弟，無不與焉。德者行之本原，行者德之實跡。有德以爲之本，隨事而著其行，在父母則親之，在賢良則尊之，在師長則事之。凡若此者，無非以充其孝德而已。既有孝德，則知順善之可爲而逆惡之不可爲，彊志力行，以求至乎至極之地也。教國子而使之竭力親親以盡其孝，而又尊賢良、事師長，以友以順焉，則德之得於心者極其至，而道之原於天者於是乎生矣。此成周學校所養之譽髦，所以成人有德而得全才之用也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保氏以六藝教國子，而朱熹《大學序》謂人生八歲則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何也？蓋六藝之事，非八歲之童所能者，特使之知其名物耳，故謂之文。必至十有五歲入大學，然後教之以其事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成均者，五帝之樂。周人備前代之樂，而大司樂所掌之法，即五帝之法也。五帝者，顓頊、高辛、帝嚳、堯、舜也。彼三帝者，其教法無可考。舜紹堯治，而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所謂「直而溫」，以至「八音克諧」者，即其法也。二帝之法如此，安知其非承三帝之餘烈哉？先儒謂古人教人，惟陶冶之功最深，是以五帝三王之世，學校之中，士之所得於心者無非樂之德，出於口者無非樂之語，動其容者無非樂之舞。自幼以至於長，由中以達於外，皆此物也，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德所以易咸。自成周之學政不傳，後世所以教人者，不過章句訓詁而已，作無益之文，習非禮之禮，人才日卑，風俗日下，其以此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學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撻之，罰之以酒也；重則撻之，罰之以撲也。蓋人之資稟不同，性情亦異，中人以上，固有不待教而自循於理者。若夫中人以下之資，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聽，故先王制爲教刑以愧恥之，雖帝世以德化民，有不免焉，《虞書》所謂「撲作教刑」是已。而《學記》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則教之有刑，其來尚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於《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於《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者焉。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而教之以灑掃應對之類；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類。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先儒有言：聖人以學校爲朝廷之大政，使太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雖王子亦屏遠方。公於教化而不私，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觀此，可見先王之世，其立教以化人也，極其情文之備，盡其恩義之詳。其有教而不化也，養之以久，待之以寬，親臨而觀感之，責己以竦動之，其不輕以絶人也如此，非至於甚不得已而不齒焉，此先王之世所以無棄人，而人亦不輕自棄也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

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胄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嘗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修窳無所乎考。至其設教，以琢辭鏤句爲巧，詭聖僻説爲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士著教人則一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學記》此章，可見古人教學者，無一時一處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者，本末兼該，精粗通貫，無一而或遺焉者也。雖然，一弛一張，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學，固不可無藏修之處，亦不可無遊息之時。蓋喜説生於時習，自得由於深造，成其功於進德修業之際，養其心於玩物適情之餘，學者如此，則未得之而不苦其難，既得之而去之不速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隋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己，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爲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於前，政由於此。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併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墮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遍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爲：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内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爲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先考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爲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教之所由興者有四，先儒謂三屬於師，一屬於友。臣則以爲所由廢者有六，其前三者屬於師，其後三者屬於友也。由是觀之，可見師之爲教，止於大綱。若夫切磋琢磨，薰陶漸染，而朋友有講習之益，觀感之化尤爲多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人之生也，性無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氣禀所拘，物欲所蔽，不能無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無而今有者拯救補塞之。如是，則師之教道立，而天下無不成之才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説者謂八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期。臣竊以爲：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爲期限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有不同，而國學之名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大，壹是皆以明倫爲本焉。所謂養老、教民、習射，其義雖殊，而同歸於闡明倫理以爲教本，養育人才以爲治具而已。蓋今日教之於學校，俾其講明義理，異日則將用之於政治，使其推平日學校之所講明者，以施政行教而輔君善俗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説者謂武帝未嘗築宫以居之。然考《三輔黄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於此。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立學建師，非但以教誨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備四代之學，後世既有太學、國子監，而又有四門學，似不爲過。而又置書算等博士，書算乃六藝之一，成周敘之於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不備，何以爲學？豈可顓顓設官而教以藝哉？若夫屯營之士、蕃夷之子弟，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於多士之中，從師講解，使之薰陶漸染，相觀而善，不必各給以博士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天下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史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已。我朝於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聖人之於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勢有所不能盡也，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人才止於此也。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養之，至於大成，而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爲養士之額。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惟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爲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爲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爲，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並其州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爲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禄薄矣。仍敕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國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脈，此其基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頤尚以爲教之使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内科詔誥章表一，季月

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内外諸司，俾其習爲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趨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遊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肄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場無事，儲蓄日充，請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關繫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税，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責罰，三罰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吏不嚴，重加責罰。嗚呼！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況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修舉。政事修舉，由乎人才衆多。人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人，必須推訪延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爲多。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於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虚其職而攝之爲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德業充備、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會試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問其願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肄業，遇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前代學制不定，屢下學官看詳。本朝學規，蓋自國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頤《看詳學制》，請改試爲課。臣竊以爲，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課，以爲常程，每季合試，以爲激勸，恐不爲過。但須如頤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未至，又於其中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而爲鉤棘之語者，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習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程氏此言，見得古人教人及其爲學，志專一而不分。後世一切誘之以利，而學者亦是因利而爲學，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趨於下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所謂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朱熹謂：「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臣竊以爲，仁義未嘗不利，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大學也，或以歲貢，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遊太學者，養之餼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爲而來哉？固將以希禄食、干爵位，以爲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於客遊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爲學莫大於明經，立身莫先於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資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遊於吾之學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自古論小學、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由是觀之，可見學校之教，根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不過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修之以爲教，非本無是理而彊以之而率民也。後世不知教事之爲重，而往往從事於政治刑法之間。間有爲之者，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立人以爲師，徒充其位；聚人以爲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實在於是。有志於三代之隆者，必自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學校始。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辯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開設學校之本意，呂氏言之盡矣。教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立教；學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爲學。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常州府廟學重修記》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道行，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爲天下，蓋未有去學校而能爲治者。我國家自祖宗之世崇重學政，皇上纘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奉承，有祇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

常有學，數百年中，歷兵革，屢毀屢復。洪武初，廟學一新，加於舊觀。歲久而敝。永樂初，撤而再新，益加其舊。既二十年，廟學復敝。時郡守貳咸闕，推官楊誼自監察御史來，獨署郡事。進謁先師，退就學館，顧瞻嗟咨，曰：「是可後乎！」即謀修葺。而計費甚鉅，方事營度，郡之好義咸願有助，出貨市材，諏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工善材良，既堅既好。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遊藝四齋，及賓客之位、會饌之舍，至於庖廩，靡不具完。彩繪煥然，不浮於度。是役也，費不出公，顧爲之有道，民争勸義。經始於某年月，成於某年月。蓋始終皆誼之勤，而後知府於文自山西按察僉事來，同知張宗璉自大理寺丞來，同志協贊，用克訖事。時大理寺卿胡公概奉命巡撫蘇常諸郡，亦勤助相。蓋政之張弛存乎人，郡縣吏有不知究大體，祇德意，而旦暮弊弊案牘期會以爲能，趨走迎餞以爲賢者，固不能知養民爲何事，其能知學校教化之爲重哉！之數君子，皆起家進士，知所先務，宜其克協於斯舉也。

常自太伯、延陵相繼讓大利，其人至於今，知捐利爲義也。自子遊親承孔子之教，而率人於學道，其遺化猶在鄉也。矧今爲畿内郡，涵濡聖化之密且久，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則遊學於斯，必有仰惟聖朝之德意，及諸君子之用心、鄉人長老之勞勤，而作其自勵之志，將見教化益行，賢才不乏，鄉閭禮遜，駸駸乎治平之盛者，皆自茲始。

於是府學教授余學奭等謀記其成，而屬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求文。而能道修學之詳者，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郡人之助義者衆，周孟敬、朱善慶，其巨擘歟！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蘇爲東南都會，學校人才，實爲諸郡先。昔宋景定間，范文正公仲淹請於朝，始建先聖廟學於吴，蓋割錢氏南園之地而爲之者也。荏苒三百餘禩，荐歷兵燹，屢興屢廢。而比年以來，其文廟學舍傾圮，漸不可支。永樂甲辰秋，臨江陳孟浩來典教是郡，顧而嘆曰：「學校風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稱崇仰以作興士類？」適監察御史李立按臨吴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爲裒大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協助焉。孟浩復與司訓馬壽、錢紳、韓暘各捐己俸以爲之倡。於是鳩工庀材，首新大成殿，增塑像。次新明倫堂，傍飾齋廡室廬。次及池橋亭檻、階陛垣墉，靡不完繕。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出官，而歸然更新於一旦之頃。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辭，則爲之言曰：

學所以明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耶？士游於其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託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密察於幾微，致謹於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於廣大，此則學之之要，所以成己成物者不外乎是矣。吴素稱禮義之鄉，宗工鉅儒後先相望。他未暇論，有若吾文正公之清修博雅，文章事業，光明俊偉，至今爲天下重。士生於斯，游於斯，必取法於公。無眩於邪説，無奪於利誘，充其内以達夫外。他日出而臨民，則思爲良吏，立朝則思爲名臣，真履實踐，以求無負於所學，無愧於先達，則孟浩所以拳拳於斯文者，豈空言而已哉！因悉記其事，并書其説如此，俾歸而刻諸，且以示後之典教事者，尚思自勉，以繼於無窮焉。是爲記。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長沙府重修儒學記》　昔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即建國學於京師，尋詔諸郡縣皆立學，以教其人，蓋謂致治之本在是也。時長沙舊學久毀於兵，乃因其址而作焉。於是郡之人士有所歸依，講聖人之道，以淑其身而用

於世。於今五六十年，繕修不繼，日入於弊。宣德二年，太守鄒侯始至，謁先聖於廟。退覽學舍，大懼無以稱朝廷建學興治之意。既一年，政化大行，民用胥悦，乃謀撤而新之，首捐俸資以給費。而長沙衛指揮使楊侯福、指揮同知武侯安、王侯成、指揮僉事汪侯旺，及府衛寮屬與十二邑之令佐，皆忻然出俸以助。侯命教授清江裴侃董之。市良材，命衆工，經始於宣德三年春二月，以四年秋八月訖工。殿堂門廡、齋舍庖庫，靡不畢具。皆高明堅致，軼乎舊觀。侯既告成於廟，暇則與諸生講論乎其中。

古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考之三代可見已。當是時，非獨天子有學也，雖諸侯亦有之。長沙大郡，蓋古諸侯之邦，豈可弗稱？宜侯爲之汲汲也。侯其知本之君子哉！而諸君亦能盡力以相成，皆可謂賢也已。

予嘗聞之，學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本於心而著於書。學者讀書以明道，自倫誼之大，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施於天下，而治道盛矣。然有志者蓋鮮也。故讀書而不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束書不觀而僥倖於一切者又有矣。此流俗之通患也。爲士者蒙教育之厚，而顧以流俗自處焉，則亦奚貴於士哉？國家列聖相承，銳意學校，今天子又慮賢否之無別也，簡厥修而退其無良者，又限以定員，激勸而誘進之，所以待之者甚至，其安可負哉！況長沙乃晦庵朱子過化之地，而南軒張氏亦嘗於此講學焉。二公之所謂道，即聖人之道也。流風餘韻，宜有存者。苟循序而進，持之以誠而積之以久，其底於成必矣。夫然後有以稱朝廷興學與鄒侯修學之意。

鄒侯，湖陰人，智足以明理，才足以立事。及是舉也，長沙令廖謨尤克相其志，知其用意之篤而成功之勞也，謂不可無紀，乃來求予文刻諸石。因爲道其所以然，以告學者。

楊榮《文敏集》卷九《山西大同府重修儒學記》 學校王政之先務，教化之本原，自古帝王，莫不興學育賢，以隆治道。故學校興，賢才盛，而教化行。我朝混一以來，尊崇文教，自京師達於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教育賢才，登貢以時，選用有法，五六十年之間，髦俊彬彬，布列中外，擩才效能，以輔成太平雍熙之化者，何莫不本於學校之教也？其盛矣哉！

山西大同，即古之雲中，爲西北名郡。永樂癸卯冬，予以扈從車駕北征，因奉命出使大同。留寓旬日，時躬謁先聖，周覽殿堂，圮壞弗堪。退見諸生，濟濟在列，有揖讓禮義之風。因憮然興歎，以爲群公鎮戍於茲者，當有以作興之。且以凡物之興廢，蓋自有時，然亦必遇其人之賢達，而後可以有成也。去之又二三年，乃有明詔修舉學校，而山東參政丹陽沈公固，適以練達之才承命往贊邊務，因詣廟學，遂言於征西前將軍武安侯合肥鄭公亨、參將都指揮含山曹公儉暨山西都行二司都指揮滁陽羅公文等，各捐貲聚材以爲倡，並召所部兵民，各輸其力。悉撤其舊，建大成殿暨兩廡、櫺星門。崇峻宏敞，偉然有加。重塑聖賢像，鐫刻神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塗徑階除，甓甃端好。並修明倫堂，齋室神廚、庫房庖湢之所，棲息之舍，無不完具。丹漆黝堊，煜然一新。經始於洪熙元年之秋九月，落成於宣德二年之夏五月。乃奉書幣，請予文以爲記。

惟國家列聖相承，其於學校之政，皆惓惓致謹。賢才之興，日新月益。爰自唐虞三代以降，莫此爲盛。矧斯郡密邇畿甸，文物之富，與他郡異。況師範得人，生徒務學，而又幸際諸賢相聚於茲，皆能潔己奉公，以祗承朝廷德意。然則學校之教，其有不興者乎？予既念昔遊之慨歎，樂茲學之重新，而又喜諸公雖當邊務之繁，知聖道之尊與學之重，可謂知爲治之本，而識慮過於人遠矣，因備書其本末，俾刻於石，以示四方來遊來觀之士，皆知所勸焉。

羅倫《一峰文集》卷四《寶慶府學記》 君子所以異宵小，人心所以異禽獸，學也。學之爲道，何也？其性仁、義、禮、智也，其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學之則，視聽言貌動靜無違也。其施之序，家、鄉、國、天下無不準也。其教，詩、書、禮、樂也。皆所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也。先王治天下，上是道已。井天下之田以養之，羣天下之明秀，立學以教之，擇其道成德尊，已試於事而退者以師之，設鄉舉里選之法，賓興以取之。士生斯世，無仰事俯育之煩，無科舉爵禄之累，無百家衆說異端之咻。目其見焉，耳其聞焉，心其惟焉，口其言焉，身其行焉，惟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焉。舉而備諸公卿大夫之位，百執事之列，則功被社稷，澤及生民。此先王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周衰，井田廢而學校之政息矣，雖闆里之教，親炙吾夫子之化，沂水之詠，陋巷之樂，汶上之辭，二三子而已，其餘以干禄爲學，以聚斂爲仕，以正名爲迂，以短喪爲安，皆當時速消之徒也，況後世乎？繼周而治，維漢近古。夏侯勝以明經拾青紫，桓榮以稽古誇車服，戴聖之貪鄙，馬融之奢淫，揚雄、王肅之仕簒僞，皆當時名儒也，況後世乎？道之不行也，千五百年而後濂溪周子出焉。周子之道，孔子、孟子之所傳也。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以盡其性於內而無慕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爲伊尹，不用爲顏淵，銖軒冕而塵金玉矣。今

之學者，去周子未遠也，其志伊尹之志，其學顏子之學，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嗚呼！善學者以其身爲聖賢，不善學者以其身爲禽夷。自聖賢而去禽夷也遠矣，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寶慶，古邵州，周子遺化之地也。黄巖謝侯世修來守是邦，革弊政，斥淫祀，疏老佛之徒，興禮俗以正人心，期年而政成。視學宫陋圮以隘，迺出官錢廣地而新之。爲大成殿，殿後爲尊經閣。旁爲兩廡，外爲戟門。泮池環之，石梁其上。池外爲三門，南爲欞星門，欞星西爲學門，門斗。入外曲爲司訓之舍，四區。内爲生徒之舍，二區，區十五楹。惟明倫堂兩翼爲毁文昌祠。學西百步，爲周元公祠。若侯之爲其徒新學已乎，將庶幾周子之遺化也。庠生李鑑禹謙來曰：「司訓危純氏曰：傳侯之美，邦人之心也。夫子知侯者，毋使其無傳焉。」乃原學以告於邵人，有聞周子之風而興者，曰：此謝侯之功也。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寄張廷祥》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爲者。」看來今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可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教養之法，主考者反摘奇搜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倉卒之間無所措詞。學者亦終日搜截奇巧隱僻，以應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惜不知察。近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自，皆由搜截奇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經義賊中之賊，文詞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乖違。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絶，獨立不懼者，安能保其不移耶？況欲挽回世教，移變士習乎？此居仁之愚不能不以爲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

令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幸甚。

鄭紀《東園文集》卷九《臺頖留行詩序》　成化丁未春，今福建提學憲副韋君同予校文南宫，方出簾，遂偕有提學之命。是日同拜者七人，三副四僉。職銜雖重，而與吏部都臺體統有關。舊規，參謁皆屈膝爲容。君時瑣幃，予翰苑，迺曰：「禮貴得中。今我輩以風化爲職，而先枉己，可乎？」君曰：「然。」遂得免詘。予嘗私幸與公之志同也。既領敕，予往兩浙，南北屢遷。君之東廣，繼遷閩南，訊候不相通者十有數年。予乞恩歸掃，始得邂逅於臬司。翊日郊餞，小叙契闊而已。抵家未幾，聞公有自陳之疏，八閩師生合章懇留，君之去意益堅，群情莫申，迺形於詩章，寄贈别之名而示挽留之意。蓋欲諷詠之間，或有所歆動而解公志也。仙頖教尹佑等既裝成帙，顙一生奉獻，題之曰《臺頖留行》，請序於予。予用是而奉叩曰：

君作士於閩，師生恩義，正爾浹洽。今日之去，或有所激而然乎？或比於義而然乎？有所激，則出處之機由乎人。比於義，則休致之期尚未至。無一可者。方今外服大僚，惟提學之官以道德性命爲心，以禮樂詩書爲業。執經而來者，非良民之俊秀，則京貴之子孫，高者欲探羲黄之闡奥，窺孔氏之門墻，下者騁文詞以媒科目，又其下者，則敝貢譽廉，得則喜，失則怒，而毁譽隨之。非淵源之學、洞鑒之明、鐵石之堅，鮮不爲所困矣。公之去，志豈有激於此耶？然公向既不詘於大，則今不詘於此，從可知矣。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仕途之律令也。國制，年七十許致仕。今合閩師生挽留之切如是，則聖天子崇儒惜才之意又可知矣，此公之去志似未可決也。姑書之，以爲《臺頖留行》詩序。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八《原教一首贈程元英司訓青城》　天下未有不資於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

甚哉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於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灑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修己治人之教。受教而至於修己治人，則爲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爲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於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爲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修己治人之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於人哉？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爲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修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猶有先王之遺意而未盡。至周、程、張、朱五賢者出，而後孔孟之教復興。

甚哉教之難也！教之爲説，備六經而切於《大學》之書，自孔氏者世守之。而今之學校，則古之所以教修己治人者也。且爲教與受教者，亦孰不以之爲首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耳、釣利禄，歛之不足以修己，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經師猶相萬萬，而況所謂人師者乎？

甚哉教之難也！古者政教合於一，而責成於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已。降及後世，輿圖既廣，民僞滋興，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政付之羣有司，而以教付之學官。則今之爲學官者，雖禄之卑，而責之重矣。任是責者，豈不甚可

畏哉？惜乎其知畏者鮮矣。

程元英，新安歙西人，與予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後，性敏而好修，爲諸生，邃於《禮》學，成而試於鄉，弗偶。既入太學，遂願領教事，得濟南之青城。然則元英亦庶幾知所謂教之難者乎？食天子之祿而師其人，不知其所以爲教，不可也。教則多術矣，而人師其上也，經師其次也，今之爲師者不足以爲訓矣。元英能不知所畏哉？知所畏而後有所謂大過人者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能盡人之性而已。予與同鄉諸君子喜元英之教將大行於青濟之間也，作《原教》以贈之。

張吉《古城集補遺・張南軒先生諸州學記解》 有是物，必有是用。舍其用以爲言，非善言者也。簣而寢，几而憑，釜鬻而炊，杵臼而鑿，天下之物，未有無用虛設者也。今有童子於此，指簣而問何爲，必告之寢。指几而問何爲，必告之憑。至於指釜鬻、指杵臼爲問，亦必明言以告之，烏有宛曲譎張，依違失義，忍以愚弄其兒而可爲乎？況堂堂士君子麗澤之區，實道術隆污、風化盛衰之所關繫，而借重於我之一言，又可不究其爲用之實，俾燦如繁星，人人仰見，得以相師相勖，同臻於斯道乎？予觀張南軒先生所作諸州學記，未有不援學所以明人倫及三綱五常爲說者，因陳襲朽，不以爲嫌。讀者往往未及終篇，已欠伸思睡，或竊笑其雖不作可也。嗚呼，此南軒之所以爲南軒，非後學所敢輕議也與！

先生學校之制甚詳，其政甚備，豈直聳人觀瞻，而驅諸少年者聚謀資身之策耶？固使學者各明人倫，復其天性而已。使是記出於宋諸文士之手，必思篇立一說，變化鼓舞，而黼黻笙鏞，鏘鍠焜燿，良可娛人耳目忘倦。然譬諸朝霞夕靄，千態萬狀，倏忽有無，非不爛然可觀，而隨風蕩滅，不震不霖，則其澤物之功微矣。況文勝質敝者，自然之理，而臧三耳之說雖工，終不如兩耳之坦明易曉也。今爲文勒諸金石，垂耀將來，徒取膾炙人口，以賈聲稱於我與？抑欲風厲士心，使之正其趨歸與？苟欲風厲士心，正其趨歸，則遺棄本用，別爲一種艱深恍惚之說，紿誑豎孺以爲工者，未見其可也。肆觀先生他作，率能別出意見，推陳致新，夫豈獨拙於此耶？其用在是，君子立言垂範，固不可舍重趨輕，徒滋無益而已。

今見操罟握醫者，不談取漁之術，見荷鍤秉耒者，不道力穡之方，而姑與之箕踞危坐，歷舉古諸無稽連鼇雨粟之說，以相蠱媚，將使之蕩然遊心汗漫，不至盡喪其業而敗其生不已也。然則力慕神奇、不究物用以爲說，非徒無益，乃種禍於人者也，曾謂南軒爲之乎？

余嘗歷觀宋諸文士之文，弘舒暢沛，雖或不能盡協於道，而議論淵源，抑揚開合，節奏疾徐，自中程度，非苟作者。故能各名其家，可傳於後。近見有操筆執牘，傲然以能文自負者，夷考其歸，不過追琢辭華，以泄其胸臆之私見。或剽竊老佛之緒餘，甘心自俛於聖人之道，而不知恤，此固宋諸文士之罪人。設遇先生，請備驅使猶或麾斥不容，而彼方且自珍其說，以爲腹誹先生之計，嗚呼，可謂愚哉！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三《南安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於學。故古之王者建學居民，以教學爲先務，觀諸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之設可知矣。自元入中國，學校未盡備，聖道榛塞。肆國家誕啓文運，四方萬里，海隅塞徼，莫不建學立師，以迪民彝，作士氣。迄今治平幾百年，風俗還醇，賢才足用，蓋已追復隆古之盛矣。然而奉宣教化，作新學事，則有賴於守令焉。及觀郡國之間，民俗有美有惡，士風有盛有衰，相去倍蓰，不啻何哉？良由爲守令者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視爲簿書所不責，漫不加省，以致然也。若南安郡守金公伯玉，其知祇順者乎！南安舊有學，歲久屋敝。景泰三年秋，公受命來知郡事，甫下車，祇謁孔子廟，顧瞻殿廡荒陋，弗足揭虔妥靈，堂舍傾圮，弗足講學行禮，以爲端本澄源之地摧壞若此，容可後乎？即圖撤而新之。乃捐俸貲爲倡，寮友及郡縣慕義者咸樂助之。於是鳩工庀材，並手偕作，廟殿講堂、饌戟門廡，以次完告。壯偉閎耀，煥然改觀。自經始至落成，以月計者若干。何其用心勤而成功速也！公述職來朝，徵言爲記，將勒石以示久遠。

予聞君子之治民也，有政有教，政則導民使不爲惡，教則化民使入於善也。教民必始於學，而學有儒師之教，爲之守者，蓋亦提撕策厲而已。公治南安，首新學校，以策厲多士，將成善教以爲善政之本焉。其視文翁之治蜀、韓子之治潮，誠不異也。諸士子弦歌俎豆揖讓於其間，可不勉於學乎？學之爲道，在窮經考古，而經者堯舜姬孔之道所由寓也。於此講求佩服，得於心而守於身，使才之成皆能任天下國家之事而無難，德之立皆能臨禍福死生而不變，則士氣自茲而盛，風俗自是而美，一郡之人咸歸於道德禮義之域，而治功成矣。夫如是，則居於是者不惟不負國家建學之意，抑亦不負賢守修學之意。苟徒誇記覽，騁文辭，以釣名干祿而已，是豈上之所望哉？

故爲記之，以告其郡人，且以爲他郡勸。

蔡清《虛齋集》卷二《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生自拜違來，私門多故，非

所宜瀆。然拳拳戀德之心，未始暫忘也。向恩門內艱，生僅得拜一慰帖及小奠儀，洎後遂不能嗣音，罪負自知，實賴臺慈照宥。

生違教後，亦只如舊日碌碌耳。況齒益長，學益荒，兼才力素劣弱，又以是永感之人，自甘枯老林下，與草木同腐矣。乃辱老先生平時齒録，當途綆汲，使得供事江西學校間。第此任甚不輕，而不肖生甚弗克負荷，旦夕凜凜，正自不知將何以報塞朝廷任使之萬分，以不負我老先生教愛造就之盛德耳。生今年五十有四，而早衰有甚於六七十者，雖曰不忘學，然所進其能幾何，惟旦夕勉强，自清其心，自平其氣，凡於學校一切事務，一聽於道理之所役使耳。所願務其實而不徇其名，要其成而不刻近效，不敢以文章爲人才之實事，而必使學者反復思惟古先聖賢所以著書垂世之意，與我國家之所以教人讀書而以文章取之者，究竟其意之所歸宿果安在。此則生今日之所以汲汲，而未敢多語於人者也。老先生恩同父師，故敢及之。夫民至愚而神也，況民間俊秀，清敢欺之乎？抑能欺之乎？清之所以期不得罪於朝廷，期不得罪於老先生，期不得罪於斯文者，概在此也。生恃恩厚，偶爾及此，不覺繁絮惶恐。

時序寒暖數易，惟吾老先生年尊任重，當爲國爲蒼生倍加保愛。至祝。

蔡清《虛齋集》卷四《永春縣重修文廟記》　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大成於夫子。夫子之功，不見於治而見於教，教行而治舉矣。是故六經未作之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六經既作之後，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此後世之教者所以一宗乎夫子，而天下學校所以通祀乎夫子而無間也。

吾泉永春邑於萬山間，其樸俗可愛，秀民可教者多。考誌，宋世登進士第及特奏名者七十餘人，不可謂其地不生材矣。中間如留公正、莊公夏、黃公偉輩，其所樹立，又不止一邑之望也。而二百年來，寥哉闃焉，豈其氣運之往而未復歟？抑亦司教者與學者之未盡其道也？

學宮故在縣治西五里之官田市，其興修因改始末，前誌備矣。歷年既久，撓敗殊甚。間或時有所修治者，又僅知急於師生之所居止，至於大聖人及羣賢所棲神之地，吾人所日夜瞻依以萃其敬心者，顧乃視以爲後焉。嗚呼，是獨可後也乎哉！

弘治某年，武進周侯魯以名進士來爲宰。顧廟貌敝甚，慨然曰：「夫子者，吾人所天也，其不嚴如是，何以聳風教耶？」亟捐俸以倡其士民，爲更新之計。士民戴侯之仁而樂趨之，選延耆老顏朝督其工，遂改建大成殿五間，高深各四十尺，而廣倍之。建兩廡，各五間，視殿制高減十尺，深減十五尺，而廣減其四十有一尺。戟門，高廣與兩廡並。櫺星門，高二十尺，而廣與戟門並。殿中從俗，塑夫子像，四配十哲次於傍，各以其封爵之服。兩廡諸賢，止置木主。自夫子以下主，皆侯盥潔親書之。殿下堦庭，甃以石，中爲正道。櫺星門外，闢舊小道而廣之。門之內，東建景賢堂三間，以祀鄉先生及名宦。西建省牲所及庖厨，亦三間。自殿及堂，咸彰五彩焉。又改制神案及香爐，各十有五。籩豆簠簋、牲匣帛箱之類，各如數。爵以銅鑄，凡百三十有八。衆手偕作，始於甲寅歲之五月，至乙卯歲臘月而成。侯乃盛禮樂以落之，永春文廟之規模，於是乎一新，器數於是乎大備，觀聽於是乎改嚴，聖道於是乎增輝，士心於是乎益振起。而周侯之所以崇聖道、作人士之志，亦於是乎其少伸矣。

教諭吳君某等以書囑清爲之記，且述侯之言曰：「此吾職分內一事耳。然吾之所以得就是者，實督學憲副韋公、分守少參熊公、郡太守李公主張維持力也。不然，職所當爲心所欲爲，而以掣肘不得爲者，天下何限也？」噫！當爲欲爲而不得爲者，諉之人可矣。若大學者之事，則有欲爲而必得爲。且上之人常懸賞以勸其爲者，而顧或不爲焉，亦何以學聖人爲哉？此蓋周侯所以拳拳廟學之本指歸趣所在也，併以諗吾鄉諸俊彥云。

邵寶《容春堂別集》卷五《送郡博王先生赴湖學序》　王先生，洛人也。以進士乙科來教江之南，由江陰，遷艱。再起至吾錫。居若干年，擢掌湖州府教。論者謂先生在錫，得寬柔以教之道。

夫地有南北，而風氣隨之。士生其間，俗以習成，往往喜同惡異。故南士吏於北，則强其俗以南。北士吏於南，則强其俗以北。甚至易巾帽，變聲稱，改體數，極其力而未已。不知君子之爲政固不在是，而況教乎？

教之道，莫大於彝倫綱常，莫先於詩書訓典。先生於是二者，尊之崇之，罔敢怠遑。且濟之以華博，成之以忠朴，是以言而聽之，行而效之，不勞夏楚，翕然無後者。若夫小節細故，則惟俗是因，不强焉。故凡在庠序者，咸慶得賢師。而邑之大夫士，又以得賢友慶，亦固其宜哉！

今年夏，先生將報最天官，適被茲命。大夫士若某官某公者，須贈言於子。夫湖之學，宋安定胡先生嘗是蒞矣，其法始於一方，終於天下，至於今猶稱之不衰，是誠所謂中正之教，固無南北之偏也。先生行，其將以錫之教教湖士邪？抑將起而尋安定之遺規邪？諸公必有以告先生者。諸公曰：「是在先生。」請書以

贈之。

《明憲宗實録》卷四〇〔成化三年三月〕甲申，禮部尚書姚夔等奏修明學政十事，請榜諭天下學校，永爲遵守。

一、國家設學校，陳教條，本末具而體用周。是即三代六德六行六藝教人之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師道不立，教法不行，學者因循苟且，不知用力於身心性命之學，惟務口耳文字之習，此人才所以不古若也。自今各處提調學校官，務須躬親遍歷，督率教官，化導諸生。選擇子弟年十五六以下資質聰明俊秀者，方許入學。先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俾存其心，養其性，語言端謹，容止整肅。次教之以《四書》、本經，熟讀玩味，講解精詳，俾義理透徹。徐博之以歷代史鑒，究知夫古今治亂之迹。又次教之以律令筭法、兵法射藝與夫農桑水利等事。仍置三等簿籍，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經義，有德行經義而欠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欠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驗其所進，循次而陞之。非上等、二等，不許科貢。如有放肆妄誕，嗜酒挾妓，賭博竊盜，出入官府，起滅詞訟，説事過錢，包攬物料，挾制師長，不守學規者，悉皆黜退，照例充吏爲民。若提調學校官不行躬親遍歷，嚴加考選，審置等第，勉勵成效者，聽巡按御史糾舉拏問，奏請降罰。

一、舊制選民間俊秀子弟入學，而倡優隸卒不與焉。所以別賢愚、明貴賤也。近年以來，有司不加精選，教官務求多得，豪猾大户營充以避役，鄙猥庸流泛收以備數，用致賢不肖混爲一區，雖有聰明特達之才，溺於見聞，無蓬麻相扶之益，有苗莠相亂之病。比者本部已嘗奏准，量郡縣大小，依額存留，裁減冗陋。而提督官不行嚴加考選，姑容不肖者尚多。請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逐一查考學校，如有不依本部原擬裁革事例，仍縱容不肖生員冗濫在學隱射户役者，即將提調學校官參奏拏問如例，有司學官一體究治。

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所以《大學》拳拳於正心誠意之學，《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米、納草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可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一、衛學之設，蓋欲令武士習讀《武經七書》，俾知古人坐作進退之方，尊君死長之義。然中間亦有聰明拔倫之士，能通經書有志科目者，聽於科目出身，不使其有遺才。近大學士李賢奏准，各處衛學軍生，照縣學例歲貢。彼見歲貢易得，行伍難當，將紛然舍彼就此，則行伍缺而武備弛矣。況又有以原籍弟侄親族冒作舍餘投入衛學者。宜定與則例，除兩京武學外，在外衛學，四衛以上軍生不得過八十名，三衛不得過六十名，二衛、一衛不得過四十名。若所在舍餘無堪教養，不及額數者不必足數。其生員二十五歲以下，考通文理者存留，二十五歲以上，不通文理者，悉皆退回營伍。仍聽巡按御史並提調學校官嚴加考選，精別去留。若果無堪貢之人，不必起貢。原無衛學之處，不許添設。有司儒學軍生寄名讀書者，聽與民生一體考選食廩，挨次歲貢，亦不得過二十名。

一、各處府州縣官，中間留意學校者固多，漫意不加省者不少。差徭不如例優免，廩膳不如法供給，學舍不加修理，廟祀不加明潔。朔望行香，陞堂而退。生徒勤惰，略不究心。教官奉承者禮貌，違忤者折辱。以致學校不興，人才艱就。是皆有司提調不得其人故也。宜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凡按臨之地，首先巡視學校。遇有前項弊政，輕則從宜懲治，省令修舉。重則拏問如例，應奏請者奏請。今後有司官務要用心整理學校，勉勵生徒，用圖成效。

一、各處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二司官，凡學校之政，法當提督整治。近年以來，爲有提調學校官職專其事，遂皆置之不問。其提調學校官有一年巡歷一遍者，有三二年一遍者，所以教官、生員肆無忌憚，學校之政廢於往時，欲人才成就愈難矣。今後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所在學校，俱要用心提督整理。其進退科貢等項，仍從提調學校官主之。若提調學校官苟延歲月，有荒學政，及布按二司官推調不理者，聽巡按監察御史糾舉拏問。

一、教官例於副榜舉人除授，近年皆不肯就，以拘例太窄故也，一就教職，終身不展，人豈肯樂爲之？夫人才相去不遠，教官中豈無宏才碩學、奇傑異能之士？苟拔而用之，得其道，人將鼓勵而興，爭趨而赴矣。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教官有學行者，多簡任京職。如胡儼、陳山、張瑛、魏驥、年富、王來等，皆其選人。今後教官考滿，宜命吏部嚴加考選。如有年貌相應、功迹不虧、學行超越者，内而風憲近侍等官，外而有司衙門，照例量才擢用。若在任有奇才異能，卓出群表九年將滿者，聽巡按御史會同布按二司具實奏聞，吏部行取，一

體考驗擢用。如此，則師道光榮而人人樂就，模範可以得人矣。

一、雲南、貴州等處選貢生員，國初以其遠方，特示優容之意。其後宣德、正統年間，已嘗考貢。天順年來，又復選貢。今國家文運，百年於茲，道化旁洽，豈遠近有間？比年雲南、貴州科舉進士，往往連名，有足徵者。宜自成化四年爲始，仍照正統年例，一體考貢。若他處人冒籍邊方學校歲貢科舉者，械繫解京治罪。所司縱容者以贓論。

一、各處歲貢生員，以廩膳食糧數多者起送，其食廩月日，除考科貢准作實在，其餘開除月日，俱作虛曠，係見行事例。近該給事中劉昊奏稱：丁憂人子大節，不與准作食糧日期，於情未安。除會議外，宜令今後廩膳生員丁憂，除二十七個月正服准作食糧之數，如已服闋，在家無故遷延，及養病侍親，一切並作虛曠。其該年歲貢，除到部外，若已行起送，不分在家、中途，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並不許補貢。如有營充補貢，所司經該官吏俱治以罪。

一、南北直隸，舊例御史二員，提調學校。近各保陞按察司副使，仍前提調。緣按察司官於直隸府州縣，上下既不統攝，行事未免乖舛。宜令吏部將二副使於別按察司銓用，另行會官推舉有學行政事御史二員，照例請敕提調南北直隸學校爲便。

是時學教廢弛，生徒苟容幸進者多。夔上此奏，上是之，皆准行。

孫緒《沙溪集》卷一〇《古今仕學辨送胡生南歸》　古之君子，其學也將以用世。今之君子，其學也將以罔世。志在用世，故其學也爲己，而其仕也爲人。志在罔世，故其學也爲人，而其仕也爲己。本源既岐，薰蕕遂遠。今古之不相及，有由然也。

嘗觀之古人矣。培六經以爲之根，達百氏以究於用，質諸史牒以盡其變，融諸歌詠以成其德，澹於中無累於外，睟於形不逐於欲，蓬蒿琴瑟，聊以自娛，巖壑泉石，謂可畢世。鄉閭以之矜式，學者於焉成就。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夫豈必於仕哉！長往非時中之宜，援手思天下之溺，或親老志切於顯揚，而家貧養須於禄入，非科目不能表見，故售藝棘闈；非進士不足大行，故對策楓陛。合有司之法程，答天子之聖製，吐胸中之一奇，燦日下之五色，皆平生之素負者，非有待於外也。及夫甲第登名，中外列職，廟廊館閣則憂在江湖，絶徼邊陲則心存魏闕，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蹙然未寧，一政一令之稍失於平，義形於色。終身殫慮，無復已時，窮谷深山，常恐未及。是其仕也，爲人乎？爲己乎？故建白於上，皆鑿鑿可行，發施於外，皆永永可傳。

今則不然，剽竊爲博，險怪爲奇，艷媚爲工，晦澀爲古，身心漫無所得，藉口於濂洛之門牆，句讀尚或未諳，騰説於秦漢之簡奥，詆鍾王爲俗書，笑蘇黄爲卑格，呶呶於市衢，喋喋於廣衆，蓋惟恐人之不我知也。甚者慕羅吴於西江，跂陳張於東廣，折雨中之角巾，輓花外之小轂，坐南郭以噓嗒，效慈湖之匍匐。羣居方咻，瞑目而休，曰：「吾專氣以致柔。」衆論未平，趺坐而凝，曰：「吾主一以存誠。」苦人情以不堪，離親族而不顧，膠固偪側，動輒有違。恍惚遼邈，莫可致詰。夫科舉之業，彼曰未學也，至於計偕上進，患得情真，乃俛首就試，曾不肯少失時文之尺度，盡背其所以爲學。應試之文，彼所自爲也。幸而得第授官，索價心切，乃拂衣長往，又不肯少狥世故之萬一，復背其所以爲仕。徑捷終南，隱充江左，擁被高臥，則名重里閭，隱幾不言，則光生藩臬。薦揚奏疏，無歲無之。徵聘璽書，惟虔惟慎。假高論以罔利，論者莫敢嗤其貪；藉舊譽以欺人，舉世莫能覺其詐。躬跼蹐之行，而身膺賢聖之名；富陶猗之藏，而風被夷齊之節。上之人非不知矯詐之可惡、貪黷之有誅也，顧其所拾者道學之殘唾，所竊者聖澤之遺膏，清世不可以苦摧，名教或恐於得罪，任其所爲，禁不敢問。高據省臺，遍躋華要，身名俱泰，孫子襲芳。利禄之士，孰不欣於衷愫？故從之者如雲。郡邑之吏，孰不畏其雌黄？故候之者如市。彼見人之畏且服也，以爲其學真足以率天下，而其術真足以誘人心，先哲高躅，不過如斯，簡册所存，可以概見。斯道之重任，披胸以當；山斗之尊崇，弛然而負。慘風虐燄，既殃毒無窮，蜕骨餘醒，尚奔走未已。士風何時而正？民生何計而安也？悲夫！顧才力弱者有所畏而不敢肆，其害小；才力勝者無所忌而莫敢攖，其害大。才也者，人難得於天者也。天畀我以才，誠厚我矣，不善用之，乃爲世之大害，曾無才者之不若，獨不負於天哉？

今之君子非盡然也，古之君子非盡不然也，多寡從違之間耳。古人、今人，降才果爾殊乎？隔錙銖於丈尋，差毫釐於千里，謹獨之功，君子所以不敢忽也。

嘉興胡生逢，才俊氣清，篤實以爲學，而學必欲見於實用。既登名鄉書矣，兹以南省不利，將歸益實於學以需。余恐習俗之易溺，邪説之易誘，因辨古今之所以爲學者，以爲生贈。生從余遊十五年，於兹德性既已堅定，行業既已成矣，持此以往，詞林甲科、名臣碩輔垂休光，照後世，磊落奇偉，胥此焉出，何必秘戾崖異，窅深黯晦，如鬼如蜮，而後著聞於時哉！若夫嘉興之富盛，足以移人心，里

閒之趨承，足以喪所守，擅利以自污，招權以自大，攘奪非所宜有以自便，生審知其非久矣。東晉之世尚虛無，廣苞苴，君子是以有《崇有論》、《錢神論》。有宋諸賢樹黨與，崇異行，君子是以有《朋黨論》、《辨姦論》。蓋雖力所不能救，而心亦有所不能已者。然則鄙人之情可知也，抑豈敢公言於人乎？潛致其説於吾黨之士而已，其勿務爲高論而卑視吾言也哉！

崔銑《洹詞》卷三《明倫堂記》 正德庚辰秋九月庚午，丁侯懲作明倫堂成，高五仞有奇，堂凡五間，間闊丈有三尺，深倍四焉。樹卧碑於堂東北隅，每晨夕，學官及諸生揖遜其間，稽業析理。丁侯質疑發難，且資其費。丁侯之治平鄉，築城也，練卒也，教民孝弟修先祀也，而勸之以歌。夫民者，待上而興也。苟上之責於我者賦焉爾、力焉爾，非廣田則賦亡所於辦，而逋矣，非雄於資則力或不給矣。民惟皇皇於利，既競且淩，雖叛可爲，故教不可緩也。夫家喻之，勢難得而遍也。人人而告之，其受才異區，棘之敗也。故擇秀民焉，聚之宫也，學以表乎民。夫學必志於聖，猶登者之巔也，雖逸足止於及巔，故雖上才，毋敢叛聖。帝命曰：「教之人倫，敬敷在寬。」子曰：「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學之道，取諸此而已矣。故易者愛之失也，疏者敬之弊也。人情戚斯惻，惻斯恪，恪斯久，節之禮生焉，暢之樂生焉。尊卑貴賤，維固而會安，永而亨矣。窮於游者迷其源，繁枝者，其本必易摇。是故騰譽廣延，親或可疏，甘榮利權，義則可棄。泛覽荒聞，約則可陋。趨徑數常，行或可毁。精故訓而華辭，或至於離經。故曰：君子之學也，不務多，必審其真。既見之，則必言之，言之則必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改。

丁侯字啓善，杞人。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〇《天文便覽叙》 天地人之道，均學者之所當知也，而有精粗緩急焉。天地之化育，烝民之秉彝，形而上者也。七政羣曜之在天，山川草木之在地，禮樂文物之在人，形而下者也。兹不有精粗之别邪？儒者之學，凡皆所當知，語其序，必先從事於禮樂文物之間，而求明其所秉之彝。天然後，始可擬議化育之妙。此急彼緩，蓋有秩乎不可紊者。是以聖賢之垂訓也，恒諄諄乎其所急，而所緩者或略焉。乃如曆象之説，固非以爲儒者之諱談也。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謂孟子而不知曆象之事，則其所謂故者何也？孔子嘗删定矣，月離於畢之雅，好風好雨之範，至今而並存。孔子不以曆象爲異端之説，可知矣。後世之師孔孟者，多委是於星官卜史之微伎，蓋自陸子之時而已然，非曰孔孟未嘗明以示人哉？《論語》有之矣：「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夫草木鳥獸則其識之也欲多，故《爾雅》不足，後儒又從而埤之，成象於天者反不如鳥獸草木之有取乎，而顧不得比於蟲魚之譜盛行於天下者，豈以天道之遠，雖專門如裨竈，不驗於鄭之復火，儒雅若仲舒，而卒詒災異之譏乎？是固有然者。而卒并其名象忽之，則已甚矣。故泥其徵應而不務民之義者，惑也。謂其幽微而遂比諸仇毒者，亦惑也。講其所當知而不溺於所難知，縱不得夫化育之妙，獨不足以資多識邪？

或謂法有所不得，爲故儒者不語。吁，豈知立法之意者哉！我聖祖患人狃於推步之説，有至妄談禍福而憒亂黔首者，是以禁之。若儒者窮理博物之資，而曰亦其所禁，則《洪範》、《周易》不得列於學官，而諸史天文之志尤在所宜刊去也。率天下之士而趨於淺陋固滯，必是説夫！

柳塘楊先生，釐正宋人天文圖，鑱石以遍學者。吾友東洲居士以有圖有書，觀者乃可得其詳，於是垣宿以經之，名象以緯之，貫之以度數會辰，既不削夫古之分野，至每七宿之後，復以本朝之地志分而隸之，且晝土圭之法，附於末簡。若夫占候之説，半辭不録，可謂得是書之體矣。學者由柳塘之圖，可以見天象之全體，由東洲之書，可以識二圖之判合。窮經之餘晷，則俯察於圖書；朗霽之良宵，則仰觀乎懸象。吾見瑶空文物之美聊可粗識，而推步之事則有司存焉。雖然，天下無無理之器。子在川上，而斯道之體躍如也。況萬象昭然，天之至教，常以示人者，由是而契上天之載，睿智者自有得於圖書之外。至於博雅之助，東洲是册之行，夫豈少哉？

書成寄示，俾叙之。余不足以知天之文，而得其意於三復之後，於是乎贅言之。其書名《天文便覽》云。正德庚午除夕之前夕，行齋謹叙。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一《政議・議開例》 天下多故，諸司不得已而建救時之策，或曰預處馬匹，或曰接濟工程，或曰急缺軍餉，或曰賑濟饑荒。其間若吏員、承差、知印及王府等官無大關係，亦各有區别處分。獨生員遇例入監一節，每當議處，在諸司則取給一時，以便國計，在吏部則計慮久遠，恐妨正途。先年故事，有即時執奏，嫌隙竟張。近年數舉，迺隨地定額，奔競肆起。開例本非良法，裁制更生弊端。今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等處俱被水灾，方萬里無有秋之望，連數省懷艱食之憂。欲請於上，而内帑不足以備軍興；欲處於官，而外府不足以供上用。前項事例，必復有議行之者。既不能禁之不行，亦須用

蚤爲之所。竊意今國子監撥歷，先該户部題准舉人、監生、納粟四六分撥，事體最爲處置得宜，抑且等級自辨。若今選簿，除先次既定外，此後若援例生員上選，另作一簿，待十餘年以後，作搭選事例。如每選以十分爲率，舉人、歲貢作六分，舊例納銀等項監生與新例納銀等項監生通作四分入選。縱使開例，以十年爲期，以數十萬爲率，終不能爲選法之病。仍行各處提學官，凡生員考居一等者，不許小就此例。蓋恐兩京解額或有妨礙，又不免有紛更之議者。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一《政議・議學政》　國家以人才爲首務，故學政所當深講也。近年以來，提學官往往招尤啓謗，被論被逮，甚於他官，斯文大辱。推其本原，皆因官自爲政，人自爲教。未歷地方事宜，預定教條名目。或以稍更前令而嫌於尚同，或欲斷自己出而果於立異，委的教出多門，士無定守。而易書翻刻，重費徒勞，又非所謂一道同風之意。兹欲禮部通行天下提學官，將所行學規各呈到部，取其於勅諭有所發明補益，會官公議經久可行者，刻板送國子監印行。每遇陞除，提學官員在京者親領，在外者連勅諭齎付一部，如給領《須知》事體。若謂隨地所宜，又在各官酌量審處。今天下文教久敷，邊境漸易。監規定於國初，學士率知遵守，使或因時而設教，已先限人於匪才。若使教統於尊，政出於一，非惟足昭聖治同文之化，亦可預止學徒異議之端。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四《送某御史提學校序》　嘉靖丙申，御史某君以天子之命督學於某，過予而告之行。予因止而觴之，既而慨然謂曰：

夫古之所以爲治者四，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今亡矣，獨學校僅存焉耳。古之所以爲學校者三，曰養老、用師、興賢能，今亡矣，獨興其賢能而已。故賢能之盛衰者，學校興廢之所繇也。然賢能之盛衰者存乎教，教之隆污存乎人。國家稽古建學，師儒有專設之官，守令有提調之職。而又特簡御史以提督之，責諸人也。然位下者弗尊，事兼者罔功，則御史之責於是爲重，以其秩崇而職專耳。夫以其崇秩與其專職，宜遂有以風一方，甄異材，彰化而底績，以無負於聖天子所以育才命官之意，而御史乃或有不然者。

自予爲諸生時，歷數御史，方其未至也，諸生率羣聚稱曰「是某也，某藩之名士也，朝之賢御史也」，誠屈服之矣。至則其賢而可稱者二三耳，而其揚揚出入，美食安坐，徒以呼唱震眩市里者比比也。言教而威惕，馭諸生若束濕然，使豪傑扼擘，志士喪氣，即有異能，不能自表見。而若人者，又何以能得異能也？則學校雖名存，不其廢乎？

今子之簡而爲御史也，名士也，其又簡而督學也，賢御史也。諸生他日稱賢而可師者，子真其人矣。然予竊有説焉：夫以御史督學校，其責誠重，然其業則文章也，其相與從事，則諸儒生也。無簿書之勞，無錢穀、甲兵、獄市之擾，故其治順矣。責重者化易究，治順者勢易行，而職是者猶或難之，夫亦未加之意而已。大抵正躬以立其範，故士無辟衷；審好以定其趨，故士無詭習；精鑒以程其才，故士無惰修；隆禮以養其氣，故士無卑節。如此而復崇之以寬大，待之以優游，則所以成一方之賢能，以爲他日之用者，其功不亦偉乎？

某曰：「然。是忠告也，可書。」遂書以爲贈。

張羽《東田遺稿》卷下《地震疏正德六年》　四、廣學校以變夷風。臣切惟雲南古荒服之地，人性桀驁，前代以來，竊據無常。至我國家，始襲華夏之風，被禮儀之教，漸變夷俗。邇來農務於耕稼，士勤於詩書，土官夷人亦知有學，蓋前古所未嘗有也。然先是學制未廣，民間子弟與夫各該官生名在學官者，或連數郡而萃於一處，或總數衛而聚於一方，以故教化未大行，民風未至於丕變。臣奉命南來，行歷雲貴二省之地，見其所屬衙門未有學校之處，其人皆囚首垢面，裸身徒跣，服弓矢而仗干盾，性狀獰惡，不通語言。間或設有學校，則亦遵義循禮，衣冠文物，悉如中州。臣是以知變夷莫先於建學，而禮義之衛人，雖之蠻貊之邦可行也。臣節據六凉、平夷等衛所、霑益等州各申呈彼處官生人等，各因附名別學，道里隔涉，不便肄業，軍官生員皆願出貲捐俸，助建學舍，以便講習，又可以見人心之向化，樂於爲善如此也。況其欲爲建學之意，祇資教育，不圖廩食，揆之事勢，無難爲者。臣愚伏望陛下特敕該部計議，合無撫從其意，聽令臣等從宜相度，將六凉、平夷等衛所相應建學之處，即與區畫料理，具實奏請建立學校，增廣生徒，選除教官，鑄降印記。其師生員名，悉照各該府州衛所事例，量爲多寡。生員既無廩膳，亦得以常例優免。科貢之年，聽令赴考應試，使有進身之階。如此，行之數年，庶幾禮讓興行，蠻夷感化，固亦可以美風俗而固人心，一時之勞，萬世之利也。

《明神宗實録》卷三六　〔萬曆三年三月癸丑〕兵部覆奏巡按直隸御史陳文燧條陳備邊五事：【略】又有建武學以儲將材、禁科扣以恤貧軍二議。上俱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一九四　〔萬曆十六年正月丁亥〕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奇謀條上留都營政切要四事：一、明教法以儲才。謂武弁恐其不學，故設式學以教

之。今不在學者未嘗不官，不成材者未嘗不用，則學謂綴龐矣。欲將一切應襲盡查送學，非繇提督武學主事考選起送者，兵部不許襲替推用。【略】疏下兵部。

《明神宗實録》卷四九六（萬曆四十年六月戊子）給事中麻僖上言：臣生於邊方，密邇虜穴，熟察時弊，探揣要領，慨於中者得六事焉：

一曰重科目之選。宜令會舉三年之内必須盡推，三科武舉亦照計偕諸生需次用之，必不可使老於蓬門。至武學尤爲育才之地。今天下武生寥落，並其學而廢之，亦宜查復故址，令分教一人專掌其事。諸願入武學者，勤督而肄習之，將人人思自奮矣。

一曰酌比試之法。按比試之制，二祖初年未常少假，後稍優容。至弘治中，始令不中者悉照永樂十年令行，而至今猶一意寬假也。請將每選官舍，分文學、年貌、騎射三款，三者俱優爲一等，即行咨用。或文優而貌與射劣，或貌射俱優而少文者爲二等，亦行文本衛管事。三者俱劣爲三等，止准食禄，不許管事。如此，則驕怠之習庶有瘳乎。

一曰清納級之途。原額軍民俊秀身家無過者，方准授職銜。劄内明注，不許管事。萬曆初年，始開推用之端，至十三年盡行題革。會有倭變，兼肇舉大工，復開前例，亦權宜計耳。後乃不論出身下隸劣轉王官，已選有司問革爲民者，一概援納。一入營伍，百計索求。或有未納而先已納者，營求管事，正途俱壅。今後查無違礙，方許納授給劄。凡遇委任，查驗真劄，方准管事。三年内果有奇績，方許薦推。有仍前冒送者參革。

一曰汰家丁之濫。家丁設立，原與軍士不同。凡招募必選膂力驍健、弓馬嫻熟，方得收用。今各邊將領藉此名色，過額濫收，苦累驛站，隱占營軍，欲行伍不虚，胡可得乎？今後各營路額設家丁，遇缺募補，不得濫收。仍嚴加約束，如有故違，從重參處。

一曰恤操班之苦。中都、河南、山東各有京操班軍，臣省如西安、漢中、鳳翔亦各有邊操班軍，所以衛神京，固邊圉也。然法久弊生，其間道途之苦，侵牟之害，凌侮之辱，工作之勞，有不勝言者。自京班言之，春秋分二班矣，然皆具其名而無其人也。本户醵金包折於領班之官，軍便於家居，官便於厚利，稍出其金，以爲雇點之資，上下各以文具相欺，實數何有？所謂衛神京者安在耶？自臣省邊班言之，戒行之始，領班官先有見面之例，不者百計責辱，或克其行糧。及至邊庭，資糧竭矣，而營伍之所欺凌者此軍也，工作之所苦累者此軍也，一遇虜警，編居陣前，素不知兵，有捐糜耳。故有浄山軍覩馬蹄之號，所謂固邊圉者安在耶？宜令各該司道嚴加查核，盡反前弊，斯班軍可少蘇矣。

一曰急邊軍之餉。九邊何地？軍餉動缺數萬。即有輸發，已過時日。太倉若洗，邊庾可懸，何以爲國？空匱至此，亦大可寒心。爲今之計，凡一切經費，俱可稍緩，先將九邊所欠軍餉速發以救一時之急，然後司農從長經畫，變苟且之政爲常贍之策，則九邊安，天下俱安矣。

《明熹宗實録》卷四（泰昌元年十二月壬申）山東道御史田珍言：「武備積弱，武士當養。宜立武學於省直各郡，收人之有勇力及善技藝者教訓之。其考試出入，司之兵道。其巾服優免，仿之青衿。又非此必不以與武科之選，而豪士一網盡矣。但開設武學，或慮其創始之難，優免之多，竊以爲各郡公所之餘者，似可改用，而青衿冒濫無窮，稍捐有餘以補不足，是亦通變之一術也。」章下所司。

《明熹宗實録》卷五（天啓三年六月初二日）巡按山西道御史徐揚先疏題三晉要務，内稱：【略】

一、三關設武學。臣巡歷中東西三路，材官善射者固有，而武生武童體貌魁梧、拳勇奮躍、弧矢擅長者，往往不乏。又每擁前請試，以博衣巾之榮。乃詢此中俱無武學，督學道臣經年不得一至，待試者如望河清，已選者謾無課督，灰取進之心而沮豪傑之氣。誠各建一學，聽各道較武童技藝之優者，給與衣巾，充爲武生，月有課，季有分别殿最，以行賞罰，異材輩出，將來必有堪應大將之選者。

汪楫《崇禎長編》卷四四「（崇禎三年三月）甲申，原任浙江按察司副使林銘鼎疏奏：

從來創業垂統，無萬世可行之法，而恃有補偏救敝之術，以維其法於不墜。我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垂二百六十餘年。其間即有釁孽，旋就芟夷。兼以神祖四十八年強半，端拱穆清，昇平日久，法弛人玩，雖金甌晏然，而元氣漸以索薄，封疆漸以多故。第見文法空懸而精神不屬，蠹竊滋多而養癰愈甚，積成極重之勢，迄於今日，不得不出於課功核實，信賞必罰，以振積玩之人心。然而因循猶未破，庶績猶未熙，撻伐猶未張，輯寧猶未奏，則臣請仍以用人理財兩者爲采時之砭可乎？

蓋人才惟上之所養，不必品皆曾史，才皆伊吕，惟用人者任之而責以成功。譬之歐冶之於劍，試之剸截而知其利鈍。伯樂之於馬，試之御轡而知其駑良。

人主之用人，課其職業之修舉而知其效不效，其餘可不問也。然今天下群育於膠庠者，大率皆呫嗶之士。自制舉業外，不識古今治亂之故，疆域安危之端，孰肯究心於兵農禮樂、刑名財賦之事哉！臣以爲，宜飭天下學臣，頒立教條，進考古通今者於帖括之前，有能淹貫六經、博通諸史，條對詳悉、留心兵制者，拔之高等。仍於每科遺才大收之內，專以此爲殿最。則數年之後，真才輩出，斌斌乎崇實學而薄浮華，經術可以經世務矣。乃若甲科觀政之日，各部院亦如館課之法，日省而月試之，拔其宏辭博學，以備詞林之選，而志切請纓、留心邊計者，另置一儲才之署，督以樞部之卿貳，教習三年，拔其俊異，徑授兵垣、西台及樞曹之選，需次邊方節鉞，不猶愈夫臨淵結網，漫然無以應乎？

至於武弁一途，紈褲既目不識丁，狙儈亦佹於說劍。又且謬作雅歌投壺之度、敦詩說禮之容，遇警則匆惶失措，鼠竄狼奔，此近來之通套也。則何不令武學提督之臣，課以騎射方略，掄其優者以應武科。而又於武闈得售之後，分隸京營樞部，磨礪拂拭，盡其所長。然後分別其才略技藝，任以中外邊腹之寄，不猶愈於納杓以鑿、茫然失所措乎？

夫文士不教，則當官多以繭絲爲保障。武人不練，則臨戎多以債帥爲韓白。此兩途之相需而不可偏廢者也。至於有司職司牧民，不離學問政事，見其經濟才猷。世不乏清慎自愛者，而或以勞怨掩其苦心。亦有奔競巧營者，而每以鋪張滋其虛美。則何不令撫按分核其地之繁簡沖僻，勞逸安危，而劑量官評輕重布之，勿令賢士或蒙瘢索之嫌，不肖亦徼瓦全之幸。則勤瘁者自可立見褒陞，平常者不得濫竿上考，而中材皆知奮勵矣。【略】章下所司。

《崇禎長編》卷六二　〔崇禎五年八月丙寅〕山東道御史劉令譽上言：「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巧力俱用之鉛槧以取功名，而天文地理、戰陣騎射、火器戰車、進退攻守之妙，曾未有專門習之者。誠敕吏兵二部條定規則，不必另建學宮，即令郡邑長吏協同教官董司其事，兵巡道嚴以黜陟之權，凡武學之進取、武闈之取送，皆兵道主之。由武童而武生，由武舉而武進士，必智勇俱優、膽識交勝者爲上，幼學壯行，此物此志，韓白頗牧，皆從此出矣。又樞部一席，當遴長才雄略、饒有膽識者充其選，使之練習久而壯猷出，揚歷備兵，需次督撫，即中外多韓范矣。頃因東事決裂，皇上立逮督臣劉宇烈，行勘樞臣熊明遇，一時人心稱快，俱以爲應得之罪。但中樞重任，必得開誠佈公，集思廣益，極一時之人望，而後勝其任而愉快，則會推必公必慎，勿似平日格套，如冢臣閔洪學之用逆督、用罪樞，其庶幾乎！」章下所司。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八《蘇州府重修學志序》　今上甲子，蘇郡續修學志成，司教劉君某、司訓劉君某後先董其事，而文太史文起實爲其序。兩劉君以爲謙益少游于學宮，應博士弟子選，亦宜有言序諸首。學志之修，昉于蔡司理昂，而王文恪公序之。文恪亦學之博士弟子也，故以人才之出，如范文正者望諸鄉之子弟焉。而文起之序，則以鄉賢之籍，人物之考，推明作者風勵作成之意，而愾歎于吾蘇之所以重者，亦猶文恪之志也。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而兩劉君之請不可以已，則姑述其謏聞，以告于鄉之子弟，其亦可乎？

宋景祐初，范文正來典鄉郡，始請立學，而安定胡先生爲之師。當是時，安定之門人稱于海內，而滕甫、錢藻、范純佑輩，則學之弟子也。自時厥後，居師席者如王逢之、朱伯原、陳唐卿之徒，相率推明安定之教，師嚴道尊，英才輩出。逮于我明，蘇人士爲極盛，則夫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其亦有可得而言者乎？安定嘗患隋唐以來仕進者苟趨利禄，尚文辭，而遺經業，其教授諸生一以經術爲本。學者之於經術也，譬如晝行之就白日，而夜行之光燈燭也，非是則倀倀乎何所之矣。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註疏以爲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説，必求其淹通服習而後已焉。經術既熟，然後從事于子史典志之學，泛覽博採，皆還而中其章程，槩其繩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備，而後胥出而爲名卿材大夫，以效國家之用。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豈獨安定之于吾蘇也哉！自儒林道學之岐分，而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國國初之儒者，其舊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餘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勦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爲迂。萬曆之季，以繆妄無稽相誇，而士以讀書爲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爲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國俗巫，士志淫，民風厲，生心而發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出。使安定諸公而在，有扼腕痛哭而已矣！嗚呼，又豈獨吾蘇爲然也哉！雖然，吾蘇士風清嘉，文學精華，海內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有宋時，天下之立學自吾蘇始，而安定之教條所謂傳經誼、信師説者，五蘇士實先被之。近世以來，勦襲繆妄之學流傳四方者，吾蘇士應和之最捷，蘇之于海內，蓋所謂得氣之先者也。溯流而窮源，數典而尊祖，郵文詞而返經術，禰安定而宗周、孔，吾蘇之人士能不首任其責矣乎！朱伯原之文曰：「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其緒言具在也。自唐陸中允、宋王魏國二十五賢以下，其芳規具在也。以會文定之文章，而六經閣之一記，不能不屈服于浙帥。古之人，其明經而窮理如

此其深且篤也，反而求之，吾鄉之子弟其有餘師也矣。不然，斯制之修也，探採遺文，考見陳迹，以爲是學之文學掌故而已。先之以文恪，重之以文起，不啻錞于申之，而兩劉君又諄複于余之贅言，何爲也哉！是志也成，鄉人子弟來游來觀，因余之言，有所考問而興起焉，奮乎百世之下，文定之風烈，與安定之教思，若將旦暮遇焉。余少應博士弟子選，今且老矣，庶幾有辭于鄉之子弟，而兩劉君風勵作成之意，亦不徒也哉！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上》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騖，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於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

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陞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

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茠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浚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户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敝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茠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户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鬨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勦之而不可勦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户，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侄；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托遍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户之習除也。

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註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下》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廉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爲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較，以蘄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論也。」

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中國州縣宜廣設中西學堂論》　夫父母養子，人君養民理固然也，然所謂養者，不惟保家室裕衣食謀生息而已，將以鍊其才以底于實用，策其心以造於有成，考其技藝別其精粗，以應國家多事之會，孔亟之求。出不愧于城之選，處亦不失爲後進之師，以一成十，十成百，百成千萬，輾轉相授，循環無窮。雖曰人才難得，鍾靈毓秀，代不過數人，而以數人者爲旋乾轉坤之用，以千萬者任疏附奔走之使，或天文，或輿地，或格致，或製造，或算數，或測繪，船政、礦政、農政，以及理學、法學、化學、武學、醫學等，分門別類，量能授職。如是儒無非工，工無非儒。即無非行伍農商，無偏長之患，而有專門之學。出其餘緒得其禄養，用以保家室，裕衣食，謀生息不難矣。朝廷設立文武二科，原爲造就人才起見，原爲後來有用起見，乃拘守于制藝，束縛于功令，舍科目無以爲學，非正途不得出身，而承平日久，士羞談兵，武備廢而不講，有武生武舉而落魄無依者。傭工自給者窩娼窩賭，色糧色訟、貽害地方者，幸而得進士殿元，而無錢不放差，無勢不簡缺，必多方借貸賄其部，吏賂于督辦而後有幾句爛保語四字通考話，蓋至仕宦之籍通而經營之路已竭矣。于此欲其不尅剥兵丁、私減口糧，練習射騎、講究戰守也得乎！而彼銅臭者方且高車駟馬，揚揚自得，今日遷某官，明日升某職，同僚畏之而不言，上官待之而若素，盜賊充斥而妄謂安謐無驚，百姓顛連而謬曰豐亨有象，以視文章憎命告身易醉者爲何如乎？非虚行無實，亦豈至於斯極乎！兩江制軍張香帥，老成碩望英名素播，前年曾設自强新軍，今又于省城創設陸路學堂及鐵路學堂，觀其籌擬經費一疏，勤勤懇懇，謀爲萬全，其言曰整軍禦侮，將材爲先，設法推行經久爲要。德國陸軍所以甲於泰西者，由其全國無一不兵之人，即無一不由學堂出身，故將才稱盛。今欲仿照德制，練成勁旅，非廣設學堂、實力教練，不足以造將才，儲異日備禦之用。查江南省城原設有水師學堂，今于儀鳳門外更創陸軍學堂。電託出使大臣許景澄延請德國精通式事五人爲教習，慎選年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聰穎子弟文理通順，能知大義者一百五十人爲學生，分馬隊、步隊、炮隊、工程、炮臺各門研習兵法，行陣、地理、測量、繪圖、術算、營壘、橋路各種學問，操練馬步炮各種陣法。統以三年爲期，二年應習各門，略識德國語言文字，一年專習炮法，期滿考試，分別甲乙，仿照同文館章程請准擇尤保獎，並選其學業貫通、秉性忠正者分派各營任用，不使已成之材坐談閑散，庶肄業者以勤學爲勸，聞風者以來學爲榮。其經費以各關認捐各處勸辦項下奏派動用，以重永久云云。香帥之用心如此，其忠君憂國亦可謂至且盡矣，惜爲數不多。陸路須之，鐵路須之，炮臺各門又須之。即使人人有成，亦僅足軍國之用，若多招生徒，則多費國帑。況乎世禄之家子弟，鮮肯跋涉重洋，遠遊異地，東南之民猶易。以爲若西北數省於西學新法格格不通，固非變通之長策。爲今之計，莫若先就大者若閩浙等處，諭令官紳勸募殷

富相寥闊僧寺，仿行江南條法使自立學堂，延請西人嚴加訓教，三年之後再行考試，或分行小省，或更習精藝，不過五六年，可以士盡知兵法無賸義，中國之財可不流於外洋，而洋人亦無可秘其訣矣。是或富强之一道也，弟未知區區之意，有合當道聞見否。

顧炎武《日知録集釋》卷一七《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原注：「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爲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原注：《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準，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禮考送應試。」按：《實録》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廩、增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寄名，此則準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程課易密。沈氏曰：《元史・選舉志學校篇》：仁宗延祐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俱優者爲上等，理優辭平者爲中等。每歲終通計，其多積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人爲額。是時蓋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也。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成化初，禮部奏準革去附學生員，原注：四年五月庚申旨下。已而不果行。原注：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廣考試不中生員廩膳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寧家。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膳納米六十石，增廣四十石。以後餉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爲民，奉旨準行，仍追其所食廩米。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爲民。原注：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原注：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自設提調學校官以來，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爲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考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學，考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某條例曰：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原注：當時生員有闕方補。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繇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之患切，其有不亟爲之所乎？楊氏曰：人仕之途易，則徼倖之人多，而讀書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員也。

其中之劣惡者，一爲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譟。原注：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輕罪充吏，免追廩米。若犯受贓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示警。廩膳仍追廩米。」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僞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間汗潢池」。原注：時舉人亦有從賊者，故云。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民、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

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秕政，遂循之二百年。趙氏曰：「《湧幢小品》云：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峰以七試不録，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既有此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即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黄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册，將取後世作俑之譏。」部議倉廒稍實，即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行，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禮之士起于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于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于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于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生員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于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横行于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斷至于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于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顧炎武《日知録集釋》卷一七《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原注：周子《通書》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願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糜廩禄，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鴞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儇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黄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原注：《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王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並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志》曰：原注：縣人張淑譽譔。「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録天下歲貢之士爲之，間有縣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録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汪氏曰：史稱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撝，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王給事曰：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一《清學校培真才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題爲嚴清學校以培真才事。臣竊惟古今人才，全視學校之作養。故經學重而兩漢治，清談盛而晉業衰，元有太極書院之建，明有《性理大全》之修，所以人才輩出，治登於古也。然教之之法固貴詳明，而又在司鐸者之得其人，講求實學，使士子理明業治，處則爲醇儒，出則爲名世，庶可望長久之治矣。今自明季以來，學校大壞，爲之師長者率皆學問疏淺，日暮途窮之人，又志趣齷齪，行止卑鄙，不知德行爲根本，其稍課以文詞者，便可謂勤於業矣，甚非國家崇勵學官之意也。臣聞歲貢考中教職者，尚有二千餘人，闔選無日，而廷試之卷吏部諸臣云，有不通之極者。以此教士，徒爲士子之蠹而已。臣請勅下督學，將見在教官每年嚴考一次，文藝上等者，再察其德行，開送備薦；文藝中等者，如德行不虧，准照舊；其文藝下等，而德行無稱者，送撫按題請罷斥回籍，庶教職稍爲澄清乎。進學童生名數雖經題定，尚覺太多，大縣四十人，再請減去十人；中縣二十五人，減去五人；小縣十二人，減去二人。總期收取真才，不致冒濫。至於坊刻時文，屢經禁止，刊賣如故。請勅在京巡城御史及江浙撫按再加嚴禁，如有刻賣者，定行究治。前代大儒，如河津薛瑄、餘姚王守仁，闡明良知復性之學，實爲孔孟嫡傳，宜令禮部取其全書，删繁就約，發學臣刊布各學，觀覽講究。我朝作人之雅化行，且比隆古昔，又何至臨事有乏才之嘆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睿鑒施行。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旨：「禮部知道。」

王夫之《船山遺書・讀通鑑論》卷一七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爲教，而師儒皆喻於道，未嘗畫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之内，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弘博，而不以登天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禄，歆之以利而使學，故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傲名利。則學雖統於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爲學焉而已也。

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圮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説曰：先王以學域天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桎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桎梏，而其後愈焉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忌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既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弘獎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胄教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既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胤受業，知教之下移，而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

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溯其所始，則孫明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由，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張居正亟起而陻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

或曰教出於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爲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即如何胤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爲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弒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即如何胤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傲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宫之教，柙虎而傅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施閏章《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一一《章丘學記》　自京師至天下郡縣皆立學，祀孔子，師儒無缺，既廩周給，經史之籍具在，可不謂大備者乎。教化之不興，士習之不淳美，其故何也？古者士出於學，師儒董戒，教學相長，先以祭菜鼓篋之文，詔以絃誦干羽之事，董以夏楚之威，臨以天子養老乞言之典，重以世子齒讓之禮，歷以三年、九年之期，考校以小成、大成之學，其士畏敬而不敢悖，服習而不遷，優游漸被，以幾於化，學之入人深也。三代以下，惟漢爲近古。高帝過魯，祠孔子太牢，漢之文治，實始基之。其後置博士弟子，辨五經同異，石渠、白虎之議，天子親臨決焉。於時士多厲廉恥，起自薦辟，用經術爲政事，文章其季也，亦矜尚節義，太學諸生與漢相爲終始。魏晉以下，遞興遞廢。唐太宗立學，召名儒，廣生從，頒註疏，一時稱盛。及宋仁宗詔天下州縣立學，親謁孔子，始行再拜禮，《綱目》特書之。而濂洛關閩諸儒後先輩出，聚徒講學，修明孔子之道，以庶幾不墜。經學莫盛於漢，理學莫盛於宋，蓋春秋以來，所再見也。學之效章章如是。自元而明，建學立廟，祀孔子，封爵典，禮蔑以復加。至於今，修舊舉廢，著爲令，於乎何其盛也！今之學，蓋難言之。其以教爲職者，名存實廢，無所董戒，非臺使及學使者詣學行禮，則諸生不至。使者以講書爲故事，下務記誦塞責，上益厭不聽，或顧左右言它，漫無可否，畢則拂衣去。諸生遠且貧者，奔走於館餐，其富貴子弟紈綺相尚，睥睨先生長者。召以俎豆之事，不應亦不敢校。甚矣學之衰，教之不行也。齊魯列郡首濟南，而章丘又岩邑，土高壤沃，多山川人物之美，而學廢不治。前學使戴君咨於縣令劉君，僉謀於諸生，分任厥役，有差廟學修舉，會劉君擢去未竣。逾年，閏章至，亟進諸生，踐宿諾，而新令張君先之，余又少助之。先是，兩廡無木主，置則旋毀。爲横版書姓氏其上，享禮畢備。

諸生請記之。嗟乎！道衰久矣，聞人言聖賢大笑之。閭章未得爲聖人之徒，而不敢自外聖人之教。夫以輕裘肥馬酒食徵逐之餘力，出什一治學校，罔不治。以佔畢記誦時文之力治經史，罔不該。以求富貴利禄之心求聖賢之道，罔不進。以茲山川風土人物之美，麟麟炳炳，以日以年，必有軼漢宋而追三代之隆者。敬書之以竢其有事斯役者，具載碑陰。

汪琬《鈍翁文録》卷八《送陸蔚文序》 古人之爲學也，始於家塾里序，而後登於天子之辟雍。及其仕宦而歸也，則又皆以教人爲職。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董率其里中之子弟，蓋終身於學也如此，故能砥躬修行，羣焉推一國之望，而復能出其緒餘以立教，此俊民髦士所以彬彬而興也。後世道術分裂，士各自名一師，而國家所設之官，奉天子之命，來教於學宫者，其生徒多至數百，而爲之師者，於諸生一切行誼之不修。學術之不正，文藝之不優不粹，概無所問。不啻越人之視秦人，豈不大可慨哉！

夫是官也，既無簿書期會之責，見督於上，而上之人又以儒官優容之是宜，與諸生日夜講肄於《詩》《書》《禮》《樂》之間，使皆蹈繩墨，躬學問，彬彬如古之俊民髦士，然後爲稱。而顧曠其職，則是上負天子之命，下負國中諸子弟也，蓋其相治習久矣，獨吾友陸子蔚文，其人耿介而有立，明敏而多聞，以文行知名吴中，故當蒞官松學也，舉諸生脯脩贄具、他師所苛責不已者，悉蠲除之；貧乏不具膏火者，加賜恤之。其學行過人，可爲諸生法者，又加奬勞而勸勉之。歲時又大課其文藝，月必一舉，既次第其甲乙，而遴擇其尤秀異者，從容分别，備陳於學使者之前，其奬勸董率之法，有加無已。前之所云兩負者，在蔚文則兩皆無愧，可謂克稱其職矣。於是上官莫不嘉歎，遂以卓異入薦，剡爲大江南北七府一州吏治之最，蔚文亦榮矣哉！

今方擢令廬陵，行有日矣。予聞班孟堅之論循吏也，必曰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其傳蜀文翁，獨述其興學校，好教化，稱西漢治行第一。由今觀之，蔚文其能爲文翁之治決矣，予故於蔚文之行也，贈斯言以竢。

湯斌《湯潛庵集》卷上《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宫，頒賜御書，海内蒸蒸，罔不從义。斌時奉命撫吴，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弛，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從事。宋棟櫨桷礎之殘缺者易之，丹臒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

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宫之命，濒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説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删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虚無寂滅之説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虚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絶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杜史而户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駭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願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即誦説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横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爲本，當時太學取以爲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爲鄉邦後進，來游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在佐成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

諸生請書其言爲記。

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爲多。司學事者，教授吴世恒、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陸隴其《三魚堂外集》卷二《養士》　士之氣擊乎上之所養也。上之養士又貴因乎其氣。蓋士之氣不能有正而無偏，有純而無雜，惟上之人因其氣之所在而有以養之，使偏者皆歸於正，雜者皆歸於純，此虞周所以盛也。苟不知所以養之其始也，任其偏且雜焉，及其弊則從而盡矯之，故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是，則又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彼，士氣愈變而愈下，此戰國、兩漢、晉、魏所以不振也。虞周之養士也，教之於未用之日，而策之於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於中而止。使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尚奇謀，而以凌鑠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京之弊，崇獎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弊又甚於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於正，何如養之使漸歸於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於雜，何如養之使漸底於純也。

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日趨於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刓方爲圓者比比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虚名爲尚者，今且以貪鄙爲尚矣。生竊以爲前之矯之者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於今也。養之之道其原在學校，其要在銓選，而尤在皇上之一心。學校者，士之所從出也。學校之所重在篤行，而無取乎浮文，則士必以節操爲尚矣。銓選者，士之所自集也，銓選之所重在端方，而無取乎奔競，則士必以卑污爲恥矣。而皇上於正直忠厚之士時有以愛惜而保全之，略其小過而取其大節，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誇而止，而勿過爲摧折，使士之方嚴者常進，依阿者常退，則士氣日振，士風日古，而禮義廉恥以勸懲維之有餘矣。雖然，勸懲者可以維其外，未足維其内。天下之士因勸懲而丕變，雖能自納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則養之以勸懲，又不若養之以教化乎。誠端權於上，而又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勉爲正直，而恥爲苟容，則雖虞周之化，無以加兹矣！

陸隴其《三魚堂外集》卷五《申直隸學院文》　爲申送講義事。照得士子學問，莫先於講明書理。文風卑下，皆由書理不明。士習不端，亦由書理不深。卑職自蒞任以來，每於簿書之暇，到學命諸生講書，疑者開之，舛者正之，一則欲端其舉業之根本，一則欲引入聖賢之門路，冀稍有補於學政。積有講義百餘篇，所見淺陋，未能盡發聖賢之精蘊，合行上呈憲覽，乞賜裁之。

又

爲申送書籍事。照得今之士子窮年累月，止知用力時文，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所以學無根本，而士風日陋。故選先正制義數十篇，名曰《一隅集》，爲之指點其開闔虚實之法，使之略知時文路徑，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年讀書日程》肆力於經史，庶幾學有本原，而真才可出，或稍補士風之萬一。除《一隅集》先經申送外，其《程氏分年讀書日程》舊板多訛，今爲校定付梓，分給諸生，合將樣本上呈，伏侯憲裁。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七八《新城縣重修儒學記》　康熙二十一年，崔明府黍谷以明經高等來知新城縣事，廉平通敏，百度具舉。既政成，報最，因以其歷歲俸廩，修葺縣之學宫，未嘗費公帑，用民力，而門廡齋庖、榱桷堵墉，咸改舊觀，邑人樂明府之有是舉也，因承明府命，屬余記之。

吾邑新城，本長山縣地也，有長白山，縣以是名，《抱朴子》所謂泰山之副岳者也。至元元統中，始置新城縣，其地故齊故都之郊畿也。昔孔子以六藝教授弟子，弟子散遊諸侯，復相教授。子張居陳，子游居吴，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齊，於是列國皆有孔氏之學，而齊獨得其師承，故言《易》者稱田何，言《書》者稱伏生，言《詩》者稱轅固，言《禮》者稱孟卿，言《公羊春秋》者稱胡母生，皆齊人也。所著《六經章句》，或傳或不傳，然各仍其師説，相爲辨難，以發明孔子六藝之旨，視諸儒之功爲多。

吾邑固齊地，而轅固實生是鄉，以是父兄之訓，子弟之率，多原本於經術，而興起於學。明三百年間，名公鉅卿，前後相望。入本朝順治以來，科名接踵，甲於濟東諸邑。而自頃數年來，稍稍不振，鄉舉明經者，詣公車，輒報罷。豈諸儒之學，至此而失其傳歟？抑先後盛衰之數，固自有時而盛者，遂難爲繼歟？史稱漢興之初，諸儒抱遺經，守師説，無由知名。及叔孫通作漢儀爲奉常，舉弟子爲選首，然後田何、伏生諸儒出。建元初，公孫弘白丞相，置郡文學掌故，然後諸儒之學大顯於世。由是觀之，人材之盛衰，經學之興廢，胥視有司爲轉移。若明府

者豈非循良治行之最者哉！守賢令之築誨，紹先儒之絶學，在吾邑弟子勉之而已。轅固之誡平津侯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吾輩幸生轅公之里，而誦法其緒言，他日出爲世用，其於正學曲學之辨，非旦夕之故矣。此明府以經術望人之旨，又不在曲曲科名仕宦之間也。

往予承乏成均，值學宮頹壞，師徒倚席不講，常疏請修葺，又欲漸復三舍之規，會遷詹事去，遂不果。今明府是舉，犁然有當於心，爰爲之記。庶幾吾邑中子弟有慨然興起者，俾歸而鑱之石以俟焉。

田雯《古歡堂集》卷三〇《重修安平縣學碑記》 安平之有學，自前明崇禎庚午始，越今康熙庚午，蓋六十年矣。夫以六十年之久，其間兵燹多故，茂草丘墟者幾何年。學興而人才以成，學廢而人才以壞，泥是説者，果信而有徵歟？竊考十五國之風，鄭在周畿之内，非無學校也，《子衿》三章，城闕佻達之刺，詩人傷焉。子産爲政，輿人誦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而當時有毁學校之説，無禁其非者。魯，禮義之邦也，泮宫之作，猶待僖公，則從前闕略可知。然士之生其時者，概不乏弘通俊偉之英，足以從政而顯於當世，此其故何也？若是，則人才之成壞似無與於學校之興廢。吾儒反覆不得其説，舛謬遊移，而申、韓、莊、老之習，詭言邪行，蜂談涌辯，無惑乎紛紛日啓，世道人心不亦大可慮耶？余嘗論之。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爲民之愚者言之也，民之秀則可使知者，惟其知可以行其教，則士爲貴，而學之所關爲最大。先王之教，知、仁、聖、義、中、和曰六德，孝、友、睦、婣、任、恤曰六行，禮、樂、射、御、書、數曰六藝。士之蕩檢踰閑、率循罔謹者，必敺之於學，以約結而感發之，則學者所以行其教之地也。夫士自束髮受書，冠儒冠衣儒衣，爲學官弟子，進退揖讓，曰「我仲尼之徒也」，人見之亦曰「仲尼之徒也」，冥冥然仲尼之徒已耳。一日挾詩書，歷山川，東遊吾鄉闕里，流連洙泗之間，登其堂而肅然以敬，觀其車服禮器而悠然以思，遂莫不奮起其文章道德之心，而恨不得厠名於七十二人之列，則郡縣之必立聖人之宫，以俎豆聖人，職此故也。有學而後教可以行，有行其教之地而後人才有所從出，余是以深爲安平幸也。己巳，嘉平奉朝命往滇，治蜀叛番獄過其地，正經營之始，相其形勢，面對五峰，天馬、金鰲諸山環拱左右，規模粗定，視前庚午加廣。詢其捐俸從事，則廣文張君之珮之力居多云。諸生之美秀文采可觀者，羣擁焉首而前曰：「學之興也，丐公一言爲記。」遲歲餘落成，復來請，故書此以示之，使勒諸石。

熊賜履《經義齋集》卷一〇《復王藻如》 接手翰，具悉關注之雅，但僕廢棄久矣，青巖碧巘，頗足自了，即何敢復作春明夢也。

方今聖主加意作人，敦崇文教，特簡高賢視學兩浙，海内争傳爲盛舉，將菁莪棫樸之化，再見於具區天目間矣。考前代學使一席，最稱得人，如薛德温首重《白鹿洞規》，陳士賢宿居泮宫，巡行課誦，蔡介夫去鄱方朝寧藩，魏莊渠焚燬曹溪衣鉢。之數子者，壁立千仞，卓然爲斯道干城，以此風厲後進，何衰不起。三百年間，人文炳蔚，固其宜也。

國家學憲科條，未嘗不與程氏《監規》、朱子《貢舉私議》相彷彿，而奉行不實，至等爲虚文，振而舉之，其在今日。且二浙尤才藪也，在昔安定教授之法，昉自湖洲，遺跡可考；而紫陽一脉，亦惟金華四子，得其正宗。自姚江新學提唱，而宗傳始晦。惟足下毅然倡明，盡祛天泉證道之謬，則閑距之功，當不在河津餘干諸君子下矣。若區區如趙孟頫、黄溍輩，提舉儒學，僅以詩文鳴世，是豈足爲足下道哉。

僕疴卧空山，亦何敢言天下事。第蒙下問之及，遂自忘愚謬，猥效一得。惟足下鑒而擇之，幸甚，主臣。

李光地《榕村集》卷二六《條議學校科場疏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遵旨議奏事。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據户部筆帖式德明齎到禮部轉遞内閣文，開大學士伊桑阿等奉上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河道總督張鵬翮、湖廣總督郭琇、廣西巡撫彭鵬，此四人處著將部院揀選筆帖式各遣一員，限期前往，將郭琇條陳學道事務，鄭惟孜條陳鄉試之處，經九卿會議事宜，及禮部議覆滿普條奏科場事件，俱令抄齎往，令看九卿禮部所議者得其當否，若何施行方得無弊，永遠稱善。著各殫心詳議，務期歸於盡善，即具本付遣去人員齎回啓奏。伊等皆居官素好，行已清廉之人，此事若瞻徇諸臣情面，不務求盡善，殫竭乃心，從公議奏，則伊等一生讀書制行俱有忝矣。欽此。」欽遵并禮部抄疏到。臣仰惟皇上加意作人，澄清士路，既嚴主考、同考之處分，又重學院、學道之差遣。今復因督臣及滿漢言官條奏學校科場之事，九卿、禮部業經議覆，仍特諭臣等俾各殫心詳議，務期歸於盡善，此誠堯舜清問之盛心也。愧臣所見凡近，不足以窮利弊之源，求至當之歸，贊裨文明，增光大典，獨念今日遭逢聖代之盛，實由昔時草茅佔畢而來，學校、科場是臣等進身之階，若有知不言，則爲上負聖明，下忘所自。敬將督臣、科臣、臺臣條陳及九卿、禮部覆奏，分學校、科場兩項，一一議明。有未盡者，仍列臣愚昧之見於後，仰候皇上裁鑒施行。

遵查，學校弊端，如督撫司道之需索陋規，知府之要挾包攬，以至情面書札、乞恩討賞之類，誠如督臣郭琇所陳，業經九卿議定處分督撫、司道、知府及該學院道等嚴例。此時正當天下歲考，百弊叢集之際，誠宜作速通行直隸各省，嚴飭督撫、司道、知府及學院道等官實心奉行，以除積弊者也。臣愚又謹推廣四條，以備採擇：

一則學臣宜經考試也。學臣職司文教，不但考校之日務須秉執清公，而教養三年尤宜竭盡誠悃。近來得此差者不能盡教士之職，以仰贊育材之化，揆厥所由，雖因人品之未樹，亦緣學植之久荒，欲推所業以及于人而不可得也。今皇上方簡任清端之士，而人之心術操行或難遽見，仰請于點用學差之時，自翰林官以下俱令到內廷考試，窮日之力，試以一書一經一論一策，擇其文理最優、議論有本者，欽點差遣，則學醇者行必不悖，且教士衡文取諸素業，自不至漫不關心，迄無成效矣。仍乞于試日皇上臨軒，親命題目，以杜預擬。及陛辭之際，仍加天語訓飭，庶幾自愛。

則教職宜稍清汰也。學臣之有教官，猶督撫之有府州縣官，所賴以宣教承流者也。闔冗庸陋，則學校日以頹廢，而斯文無從興起。臣請嗣後選授教職，其應選前一年，宜令各省督撫會同學臣查明，挨次將選。之人若歲貢年甚老耄，眼目昏眊，不能動履者，給以職銜，令其休致。捐納人員年未三十，稱幼輕佻，難以服衆者，且令需次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有全無文理，不能成篇者，亦應考驗，令其休致。造册先期咨明吏部，按所存扣，以次銓除。至於現在教職，亦令督撫會同學臣，按此三款詳慎虛公酌行澄汰，庶幾司鐸之席可以漸清。

一則士習宜正也。自賄買風盛，文武生員多不識字。無行義之人，其購買衿頂之意，不過以爲護身之具，故保官、告官、抗糧、包糧、興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罪惡甚衆。其讀書識字者，所行便不如此。是賄買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漸壞也。今除學臣納賄處分，經九卿議覆郭琇條奏，已定嚴例外，臣愚請申禁：直省文武生員，敬遵現在頒行《學政全書》條約，雖有切己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出入衙署，上書陳言保留；官長包攬錢糧、唆證詞訟者，悉犯明條，地方官立行詳革。仍乞勅下禮部，撮取學政要語，推廣舊時卧碑，詳明剴切，作爲誡條，更立新碑各學明倫堂上，務令學臣、地方官及學校師生恪謹遵守，庶幾閉户讀書安分守己之人衆，而習俗日變，人才日出矣。

一、經學宜崇也。皇上表章經術，以正學養天下士，而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以致士子荒經蔑古，自《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其能者不過讀時文百篇，剿習雷同，僥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意。前歲皇上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穉見聞一新，胸中頓明古義，此則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己得，宜令學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將經書、《小學》講誦精熟者，文理粗成便與録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仍與補廩，以示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聖世文明之化。

李塨《恕谷後集》卷三《重修通州學宮記》　《文王世子》云：春入學宮，釋奠於其先師。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周禮》：大司樂樂祖祭於瞽宗。《註疏》謂禮詩書，皆有先師，然並非專廟，但於其學設位祭菜，則古有學而無廟。唐武德間，詔國子監立孔子廟。抵貞觀，詔州縣皆作孔子廟。邇迤宋明，制愈備，廟後有啓聖祠，東西兩廡，從祀先賢及儒，再下列名宦鄉賢祠，其旁則學署，爲教職所居。出涖明倫堂，藏書尊經閣，而諸士傳習之所多闕焉。所謂學干戈羽籥於東序，詔《禮》於瞽宗，詔《書》於上庠者無有也。則今幾有廟而無學。嗟乎，紺宫琳宇遍天下，而集大成之聖如孔子，若僅同古之先師，暫設薄獻，固爲不可；而原立學之典，興人才，輔政治，今博士倚席不講，弟子散處，私肄於家，聖道之分歧而蔑略，或亦由此。

通州南倚會通河，東扼榆關，北嶄古北、黄花諸險塞，匯吴越楚豫齊魯漕糧，灌輸京師，爲環海要區，無慮珊瑚、木難、粤紵、蜀紈、蘭桂、橘荔、楩楠、豫章、沉檀，安息，殊方廣洋，奇怪珍錯，罔不積貯。於是而後達之天府，布之四方，光怪陸離之氣鍾毓於人，多雄闊而沉深，易可大成，乃漸豐儲厚，藏垢其間，而又井里駐牧，擲本崇末，雄闊流爲浮華，沉深變以機械，其須陶而淑之，非可咨咨視也。

今江寧巡撫吴公，以康熙三十六年守是州，建明倫堂五間，擬前立齋房課士，未及陟去，然心終不忘。自吴齎百金，且囑坐糧廳吴公竣其事。客歲遂同通永道張公、州刺王公各捐金，並糾閘運諸文武官，以及紳士，共得若干。移戟門磚木，修學署大門，翬飛鳥革，泮池，濬深砌高，頓焕舊觀。今年又改名宦鄉賢而恢壯之，以故材令修學署住室。如夏，遂於明倫堂下，左右各建齋房五間，爲生童游息所，功其偉矣。禮聖造士，各殫厥制。語云：合之則雙美，非斯之謂歟！

塨幸覩其成，當事者留之講學訓士，而以疲癃不揣乞去，乃王公亦陞任將行。後之君子上有教，下有學，勿負盛舉，或亦有心者之所同也。至州判汪君，吏目李君，董監有力，例當備書。

李紱《穆堂初稿》卷三〇《修全州學記》　州縣之學宜修亟矣！就州縣論，有尤亟者焉，則文學最盛之區是也。六書之義，學訓斆，《書》亦曰「惟斆學半」，蓋表立焉而人從而斆之，故謂之學。其表甚大，則斆之者益衆。天下之州縣多矣，一布政司所蒞，或逾百，或六七十。其中有文學尤盛者，踔厲振迅，諸州縣從而效之，因同臻於盛，是所謂百城之表也。廣西州縣六十，土、府、州、縣、司、峒、寨又幾五十，地可謂廣。然指數文學之盛者，必首全州。全之爲州，當南徼大山五嶺初奮起，峰巒磅礴，清湘之源出焉，秀靈含鬱。蓋僻在南荒，而科名爵秩衣冠文物之盛，雖鄒魯吴越名州縣莫能過，信乎爲廣西百城之表。其學宫之所繫，尤當亟爲崇飾，務極其盛，以表率他州縣，使同臻於盛者也。余撫廣西之明年，知州張君以全學不修來告，余即令亟圖之。會聖天子德音布告，令天下修學以崇孔子之宫，有司首其事，其鄉之士大夫願助者聽。於是張君首捐銀若干，州之賢士大夫，若副都御史謝公、翰林學士蔣公等，各視其力所能以助，是歲冬告成事，廟貌有嚴，門廡整飭，禮樂之庫，講誦之所，莫不咸具。張君列狀來請爲碑記，余喜而歎曰，全之學，廣西諸州縣之學所視爲盛衰者也，今既修矣，他學環而效焉，吾見廣西之學並進於盛矣！有安於不全若者，是司牧之官不張君若，其士大夫亦不謝蔣諸公若也，其果可安乎哉？全非猶是廣西所屬乎？其令全獨抗衡於中土也。雖然，學修矣，顧先王所以設學教民者，近世寖失其初意。學之教，不徒爲科名爵秩之階梯也，何以修於身，何以見於世，出何以爲名臣，處何以爲良士，載在《大學》、《小學》之教者可考也，諸生能實而踐焉，乃無悖於設學之初意，即無負聖天子崇獎學宫之盛心矣。余既記其事，又因以勉諸生，使進於古焉。張君名學林，江南丹徒人。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二《諭督學》　朕惟自古帝王皆以興賢育才爲務，我國家自太祖、太宗肇造鴻圖，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學校，加意人才，開國規模超越前古。至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培養教育，怙冒涵濡，深仁厚澤，有加無已。《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布學宫，東西南朔，海澨山陬，户習詩書，家敦禮樂，遐邇無不嚮風，文教之隆無過於此矣。朕纘承大統，遵守舊章，寤寐求賢，惟恐或失，念學校爲士子進身之階，督學一官，尤人倫風化所繫，遴選各省學臣倍加鄭重。爾等清廉潔持身，精勤集事，實行、文風兩者所當並重。若徒事文華而不敦崇實行，猶未爲盡職也。表揚忠孝節義，崇祀先聖先賢，訪求山林隱逸，搜羅名蹟藏書，而衡文一道，專以理明學正、典雅醇潔爲主。古人云：「言乃心聲，氣由夙養。」必士品端而後文風正，他日爲國家柱石，爲朝廟羽儀，不綦重歟？勿私納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輕視武途，勿濫取祠蔭，勿矯激沽名，勿昏庸廢事，勿卑污貶節，勿驕暴凌人。胥吏必謹關防，幕客尤宜選擇。如此則内外交懲，本末兼修，上不負朝廷，下不愧多士。朕耳目所及，必有見聞，若罔顧聲名，廉隅不飭，國有常憲，罰必隨之，尚其勉旃，毋忽。特諭。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五《諸羅縣學記》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啓聖祠。乙未遭颶風，屋瓦門墻皆圮。今令君貴陽周侯憮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庀，破壞大成殿、啓聖祠則易故而新之。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迤西爲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墻，榜曰「禮門義路」。墻之外爲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峰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教之也。」

世遠寡陋何知，爰即鼇峰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幾以審於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静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爲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爲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没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

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爲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爲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爲國爲民胥於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盛也。

陳君爲我言，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人於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二《江蘇學約序》　國家建立學校，置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蓋所以教天下之士講明義理，以修其身，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甚盛典也。乃今之教職知此意者蓋鮮，其所以課督士子者時藝而外，竟若無事者然。爲師者不知所以教，爲弟子者亦不知所以學，是以名雖曰士，而立心制行、語言氣象實無異於凡民。其傑出者，不過務博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禄而已，至所謂義理之學，則茫乎其未有聞焉，是豈立學教人之本意哉！使者督學江蘇，面聆聖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視事之始，即表章朱子《小學》，以勖多士。又作《秀才樣子》一通，指示門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諸生罕能興於正學，此非盡學者罪也，亦所以教之之法未備耳。夫教法莫備於成周，故當時辟雍化行，人才之盛，後莫與京。今法古已遠，古制雖難遽復，而後世大儒，如胡安定公教蘇、湖二州遺法，明道先生熙寧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子歷任同安、南康、漳州、潭州教士遺規，未始不可仿而行也。兹特會通其意，酌以今法，定爲條約十則，初非矜一己之臆見，亦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各學董率諸生實力遵行，毋惑於浮議，毋視爲具文，以聖賢爲必可學，以性善爲必可復，以義理悦其心，以規矩約其外，漸摩之久，將必有學成德尊、明體達用之儒出於其間，而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士，於以共襄國家興賢育才之盛典，豈不美哉！

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三《江蘇校士録序》　在昔吴文恪公視學京畿，公明之聲徹於朝野。時余爲諸生，三試胥叩首列，引之入幕，親侍誨言。通籍後，典試四粤，分校南宫，稟承有自，差幸得人。嗣淞荆襄，移揚州，五載三遷，未離邗上。修安定書院，延吾友已山太史爲諸生模範，每論文於心莫逆也。已由豫入都，乞身終養，益信《小學》是做人樣子，不可須臾違。參之《近思録》諸書，沉潛玩味，微窺理奥，無意辭章矣。兹復視學江蘇，欽承帝訓，以教士求賢爲務，冀得真儒，匪獨衡文也。然觀於文，而士之行可見，文中子固嘗云爾。發春首校常郡，爰憶乎生師友所嘗討論，暨邇年研尋正學，切己體察，微言要旨，持衡無敢或苟焉。夫法從理出，氣以神行，諸生産文盛之鄉，講求帖括，使者亦奚以多言爲，惟是因文砥行，毋役於聲華，毋囿於風氣，端本澄源，體明用達，以仰副聖天子作人至意，此則使者所厚望於諸生。故因《校士録》之刻，弁數言於首。

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四《重修博野縣學碑記》　吾博文廟失修久矣，方余初籍諸生，猶及見其規模略備，而氣象固已黯然。通籍後，不獲趨拜宫牆十有五年，每逢鄉人，詢日就殘頹之狀，無不以有基勿壞諄切爲言。雍正十二年，邑侯李君專使赴揚，告以聖殿業爲風雨所侵，時捐俸二百金，以助鳩工。不敢後。去年夏陛見如都，簡撫中州，以便道過里。拜瞻之下，見正殿雖經修葺，而丹堊未加，不稱文明之觀。自明倫堂及兩廡俱已不支，櫺星門傾，泮池塞，牆垣不足禦牛羊之踐履，而名宦鄉賢各祠遺址且湮没於茂草間矣。伏念夫子廟遍天下，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在天之靈故無所不之，矧吾博自昔號燕趙名區，今且地近首善，而堂廡殘闕至此，能無慨然！我邑人士相對歔欷，苦於衆心之不萃，而協力爲難。余以末學幸沐皇恩，封疆是任，禄糈爲優，用是節縮千金有奇，輪奐規撫，毁者完，闕者補，傾者起，洿者新，焕然改觀，所以假居歆，亦以昭君賜也。至於入廟而思敬，本敬以誠身，明體達用，無負聖教而忝門牆，願與吾鄉有志之士共勉焉。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年冬，落成於三年秋，督工者鄭君廷灼也。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三六《從祀録序》　郡縣學廟之廡，皆有所謂鄉賢者，其果有益於教術治理乎哉？先王設學教士，重師儒之職，其有道德之所歸，而民之興行可視以爲法者歟，而祭於瞽宗，以爲樂祖。蓋自舜之命夔也，有胄子之教，其法在乎絃歌蹈舞，講誦辨説，以節文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泳陶乎親、義、别、序、信之實，故周之盛，既以大司徒掌鄉三物之教，而又以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蓋不獨以教其國子，而邦國之教準是法焉。士生其間，其有爲道德之所歸，而民視以爲法者，是以有瞽宗之祀。《記》曰：「釋奠必有合。」凡以助合成成均之法，所以使民觀感奮興，以爲吾之所取法者，且得列於豆籩几筵秩祀之中，上之不忘乎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如此其至也。故相勉於學，而爲凡民之倡，則凡淫陂邪誦殄行驁師之習不接於民之耳目心思，而流風善俗足以詠歌興起於無窮。夫是以教術之美，治理隆也。今之所謂鄉賢，古之所謂瞽宗之祀也，豈果無其益哉！自俗之偷也，舉先王立教造士、鼓舞振興之方，皆以爲榮身競名之階，傭奴市販之子暴起里閭，苟可以騁其力不難，使先聖之廊廡同於士寢，牢醴勺冪之品物等於麥飯紙錢，於是乎鄉賢之設果不足以爲教術治理之益

矣。而華州之風獨猶有先王之遺焉，蓋后稷、公劉、太王、文武之所開基也，故其君子有禮樂文物之習，其小人有稼穡憂勤之業，奇衺之行不齒於其鄉，而孝友忠信、廉正碩大之士乃得從祀於孔子之廟庭，其民之欲之也則然，非其家之所能强而致也。中允陳先生官兵馬指揮，以子貴封文林郎。林縣知縣先生以理學爲關中正傳，民之所稱孝友忠信、廉正碩大之士也，自四方之賢人君子過必式其廬。士上其事，民誦其行，僉曰瞽宗之祀，惟先生允宜。其家不得辭，從士民之望也。夫師儒之於古重矣，關中之人獨能原本先王之意，以求益於教術治理之隆，豈非有志於斯世者所樂道而稱述之者哉！余因序其所謂從祀之録者如此，以華州之風可以風世，不獨爲陳氏一家之榮已也。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三六《祀學録序》　《禮》：「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鄭康成謂：「先聖，周公若孔子也。」《禮》又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康成引《周禮》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列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今天下學祀孔子，稱至聖先師，則是直以先聖先師爲一人矣。考之《禮》意，多未合。孔子之下，有先賢，有先儒，若高堂生、毛公之徒，並稱先儒，此皆古之所師者也。《禮》所云釋「奠於其先師」者，專謂此也。今則不然，蓋以孔子爲先師，則不得不以高堂生、毛公之徒爲先儒。又以別於鄒魯之賢，亦其勢使然也。又其下曰鄉賢，蓋鄉先生之祀於學者。康成解「國故」，謂即其國之先聖先師，言國故有此人也。今鄉之賢者猶國之故有此人耳。夫高堂生、毛公之徒，不得稱先師，而謂國故反可稱先聖先師者，其誰敢與？先聖先師之名必不敢居，則當旁通其義，於《禮》而不失先王制作之意而已矣。

又，《禮》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終之。古者天子視學，養老同重並舉，而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世之老，故吾謂今之鄉賢可比於古者。釋奠其先老之義，雖不盡合於《禮》意，而以世變推之，猶爲可受，庶幾行之久而不至廢絶也。蓋古者釋奠先老之禮亦已重矣，凡養老、適饌、省醴、具珍，天子親袒割牲，執醬執爵，養老之禮其重如此，則其於先世之老曰「釋奠」云者，視先聖先師文既同，而禮之重可知也。養老之禮，親袒割，執醬執爵，則其釋奠於先世之老，其禮之重於養老又可知也。郡縣之學，使其長吏行事，雖其節文儀則有異，而其於天子敬學養老之意貴，於無失其義則一也。故吾遂謂今之鄉賢猶古者，釋奠其先老之意云爾。或曰：「先老祀世之曾爲三老五更者，今鄉賢之祀惟取其德行，不能必其皆老而没也。韓子不云乎：『聞道無先後。』今使顔淵、子奇雖得壽，當不僅在先老之列；孔光、桓榮之流，雖爲老更，終有愧焉。」故其祀於鄉者，亦惟其賢焉而已耳。惟其賢，則未有不賢而可祀以先老者。且古者釋奠先老，又不惟以謂養老而已。學者所習之業既以取法於先聖先師，而先民之可則傚者，亦往往而有焉。故釋奠先老同於視學，使學者有所興感也。後世聖師之名既不可居，而先賢、先儒之得通祀於天下學者，必請於朝，久之議定而後行焉，蓋亦難矣。吾恐責名起議，而使先民之可以則傚者不得亟列於祀，且久之而廢是禮也，故原先王視學養老之義而爲之説焉，蓋有感於我鄉真翁蔣公之爲賢也。《禮》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公其人也。公歿，而宰木已拱矣，其流風遺徽之傳於後者，故老稱之，後進思之，搢紳先生交頌如一，遂聞之郡邑，聞之大吏，僉曰允宜檄學官從祀如常儀，後生小子有所興感則傚。由是鄉賢因公而益重，然後益知先王釋奠之意，其示學者所習之業有所取法，其義至深遠也。輒推本《禮經》遺意，而旁通其説，爲《祀學録序》。

《清實録・高宗實録・乾隆六年辛酉十一月》　古者黨有庠，術有序。民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不獨秀而爲士者羣居樂業，天下實無不教之民，是以教化興而風俗厚。後世設立教官，專以課士，已非先王有教無類之意。而近來教職多係衰老庸劣之輩，不但不能以道德禮義化導齊民，並其課士之職，亦不克舉，亦安用此一官爲也。朕御極之初，念其俸薄不足自贍，特命增給，乃望其修舉職業，助興教化，非以廩餼爲養老之具，各員亦不當以司鐸爲養老之官也。著該督撫會同學政，嚴飭屬教官，務以實心實力，勤學興文，恪盡課士之責。其有年力衰頽，貪念禄位及庸劣無能，不稱師儒之席者，秉公甄别，咨部罷斥。庶訓迪得人，而於造士育才之道，庶幾其有裨益。各督撫學政，仍當時刻留心，永久奉行，不可苟且塞責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三《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歐公爲安定墓表，王偁《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尚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鮮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職以人重之證乎？夫宋世重館

閣之選，教授職清事簡，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有社，禄養優裕，而師儒之擁皋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厪以文貌相羈縻，任滿考績高第者，纔擢縣令，宜世之舍此而趨彼也。

楠園以名進士，才力且富强，顧厭簿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乎此者矣。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每榜以百人爲率，其真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稍通無大疵類者，亦什不得二三；其餘皆勦襲稗販之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爲勦襲稗販之作。人自爲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名無實，而教授遂爲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自任以重。而吴士之衆，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人才興，於以助國家壽考作人之治。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宜必有辨，而或者徒以恐富愛閑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蔣士銓《白華前稿》卷九《湖北學院堂壁題名記》　國家之設官，教與養而已。養之政，雖一渠堰，利且數十百世，吏之賢者優爲之。至提學之所以爲教，惟是評隲高下，去取乎應試者之文，而其他不暇以爲。即其所以爲評隲，亦不能偏及，三年受代，而應試者之祈嚮固已異焉。凡向之高下去取之法，什不奉五，故學之政不易言。史兆斗之語汪氏琬曰：「子之文章，必傳於後，顧前時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俱用學使者著稱，子當爲是官否？」夫三人者之著稱，固不以學使而以文章，即以吾所聞提學湖廣者言，如前明吾郡王氏圻、董氏其昌，其人皆不必以學使著。淺之者不求之於人師經師，而第求之文章，並不求之文章，而求之學使之官，以是爲名，名亦僅矣。

湖廣學道駐武昌，而湖南各府縣隸之。雍正四年，晉學道爲學院，置湖南學政，而湖北遂爲專使。於時廣東之分肇高，陝西之分甘肅，皆以江南之分安徽者例之。其後肇高、甘肅復併舊制，而湖南北分置至今。蓋由我世宗憲皇帝，軫念湖南士子，越洞庭而鄉試於武昌，各置以闈，因各提其學。至制藝大家如熊氏伯龍、劉氏子壯，皆産湖北，宗風不遠，於文易有稟承，矧天子久道化成，譽髦無斁，所以勵士風，正文體，訓示學臣者，日星丕著矣。

比因縣令改教職之例，疑於重吏而輕學校，御製改教詩篇，示疆吏以勉求德化，庠序之教，孰敢不先。學政一官，循其名百不能既其實耳。院署題名碑，今少司空胡公所建，以僻在艮隅，無有過焉者。予既請於朝，改湖廣學政印文曰「湖北學政」，因詳舉里貫官閥，書之堂壁，使舉證不遺，備湖北之掌故云。雍正年，吴江吴家騏晉綺、金壇于振鶴泉、海鹽管式龍、上海淩如煥琢成、睢州蔣蔚永年、乾隆年正黄旗滿州開泰兆新、錢塘張映辰星指、錢塘吴嗣爵樹屏、長洲宋邦綏軼才、安邑葛德潤述齋、漂陽陳大綸紫山、昌平陳浩紫瀾、大興毛永燮理齋、撫寧温如玉尹亭、海鹽朱丕烈繡叔、汝陽胡紹南祇聞、大庾戴第元正宇、任邱邊繼祖佩文，仁和胡高望希吕，歙縣洪朴伯初、南滙吴省欽沖之。

蔣士銓《白華前稿》卷九《四川學院題名記》　古之時，養與教合。自黨正州長鄉大夫鄉師，皆掌其所治，而服屬於大司徒；大司徒以士會之法，辨五士之物生，因其常而施十有二教。其時之學者耕且養，以游六藝之中，學不必有專士，教不必有專官，風俗成而人材出，胥是道也。迨其後，士與民異，而國家不得不設之官，漢京師置五經博士，郡國置文學椽。至宋崇寧初，每路設提舉學士一人。元各省設儒學提舉二人。明宣德間，敕遣各省提學官，以重其任。循及我朝，凡提督學政之官，於直隸、江南、浙江曰學院，以翰林院侍讀、侍講等官充之；餘曰學道，並繫以按察司副使僉事之名，由六部郎及知府之有資望者推用。其後遇缺，則請特簡。

蜀之稱學院也，自雍正五年宋少卿始也；其有題名碑也，自康熙三十三年周僉事始也。予觀蜀之人之始，率來自四方，其野沃衍，其耕穫貪天之功，其執卷集試之徒，無百金之産者蓋寡。若是乎教之易以施，而風俗之易以成，人材之易以出矣。乃其所以爲學者，於古無以至焉，於今之人又無以勝焉。昔班氏《儒林傳》，無一蜀人，而王褒、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學，何武、莊遵、李業、譙元、王皓、王嘉、費貽、任永、馮信之志行，非他郡國所可抗美者，文翁之教爲之也。翁之官不專於教，而教之澤若此其遠，則夫其士足以養，其官專以教，而無澤以貽之，將何以副聖天子作育之盛心，而佐人文化成之治於萬一也。予謁下，承乏且五年，深冀夫蜀學之進於古，而舉其職者之會有其人，爰記其姓名里貫，並到官之年，壽諸碑石，垂示無斁云爾。

唐鑒《唐慎確公集》卷二《贈賀藕耕太史提學山西序並九條》　師道不立則教化不宣，教化不宣則人材日少。學政者，士子之所趨向，人材之所由成就者也。而非道德充於己，誠敬符於人，講之甚明而施之皆當者，則不能稱是職。駕藕耕

太史，余講習切磋之友也。自余與之交，未嘗見其有過言而不悔，有過行而不改也；未嘗見其硜硜然不能容物，而自以爲信果也；未嘗見其亟亟焉求名於外，而少有一毫之驕吝以接於人也。是足以立師道而宣教化明矣。今者提學山西，山西之士聞之，其何如欣喜而跂望也。余於其行也，謹擬九條，以備採知，無益於大方之一二，抑亦愚者之千慮云爾。

一曰治身。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身者所以出令，人所瞻仰者也。故欲正人必自身始。身何以正？則在治之力與不力耳。治之之功有四：窮理、主敬、克治、擴充是也。執事即事講求，凡遇一事，未嘗不問於人，未嘗不舉其至纖至悉者而剖析之，以求其當，則可謂窮理矣。然非涵泳於六經，浸灌於義理，得聖賢之指歸爲吾心之指歸，將求理於外，不如求理於心之爲切至也。執事不矜才，不使氣，未嘗以輕侮加人，未嘗以疏狂任事，則可謂主敬矣。然而幾微之間，不可放過；倦怠之際，尤宜提撕。張子所謂「瞬有養息，有存其是」之謂與？執事澹泊之志，堅毅之操，徒步不以爲勞，粗糲不以爲苦，則可謂能克治矣。然而一言之失，終身悔之有餘，一念之差，百病因之而起。古人所謂「訟過改過」者，幾甚微而功甚密也。執事有所不忍，未嘗不爲之周全而曲護之，有所不安，未嘗不爲之奮興而決處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欣欣然稱道之不已也。不自爲是，不自爲非，斷斷焉辨論之必明也，則可謂能擴充矣。然而曲之致，不如誠之通，性之存，不如道之貫。以忠守之，以恕施之，庶幾和順積中者，自能推行盡利也。此四者治身之要，執事之所已能而不難進而求之者也，故首述之。

二曰取友。友所以輔仁，所以善事者也。而非直則無以懲吾過，無以懲吾過則吾之氣驕矣。施之於己，必不免於盈溢；施之於人，必不免於縱肆，過而惡矣。非諒則無以孚吾心，無以孚吾心則吾之志疑矣。置之左右，而以攜貳待之，必不免於乖戾；委之負荷，而以防閑處之，必不免於欺罔。乖戾欺罔，腹心而寇讐矣。非多聞則無以致吾知，解吾惑。無以致吾知，解吾惑，是吾之於事窒而不能通矣。疑似於取與之間，未能定其廉惠，則因循者多；迷離於聞見之中，未能酌其輕重，則將就者多。因循將就，知日淺而惑日深矣。是取友以直、諒、多聞爲主，而取之之道，則必自治身始，故以取友次之。

三曰立教。小學之教，備於「弟子入則孝」一章，而朱子《小學》一書，足以發明此章之義。他如周子《太極圖說》、《通書》，程明道先生《定性書》，張橫渠先生東西銘，皆可以輔翼六經而爲弟子所當致力者也。提學倡之於上，士子應之於下，程、朱之教立，孔、孟之學傳矣。至於先事爲後事之師，前賢爲後賢之表，地方有名儒哲士、孝子忠臣淹沒，未彰顯揚，有待表而出之，崇而祀之，亦足以挽頹波而勵流俗矣。而尤望於執事者，言足爲典型，行足爲法則，衣冠瞻視足起人畏敬之心，舉措云爲足示人趨向之道，則無往而非教矣。然非親賢取友，使其身無絲毫悔吝，何以致此？故立教又次之。

四曰毓才。士未嘗無才，在所以養之何如耳。養之之地，莫重於書院。誠使書院山長守《白鹿洞學規》以爲教，守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以爲功課，則賢者不過數年而底於大成，不賢者亦不過數年而進於賢。書院之士皆賢，天下之人才將不可勝用矣。執事以提學之重，興起而樂成之，其誰不從？然非以身立教，則無源之泉易竭，無本之木易僵，欲教澤之無窮，其可得乎？故毓才又次之。

五曰端士習。《詩》《書》《禮》《樂》之文，孝弟忠信之行，此士之所當習者。而乃立心則囿於浮澆，讀書則工於剽竊。與之言聖賢之道，則以爲高遠而難行；與之言心性之學，則以爲迂緩而非急。視得失利害之計較爲要圖，以好惡取舍之揣摩爲捷徑。知有文詞而不知有道德，知有機巧而不知有廉恥。淑慝有所不辨，高下有所不分。往往互相標榜，共推名宿，而龐薄之行所在流傳。亦或貌爲誠樸，號稱正人，而欺罔之心隨時敗露。他若武斷鄉曲，把持官府，則又甚之又甚者也。此數者，皆習之過也。執事素以教育人材爲心，必於此加意焉乃可。故端士習又次之。

六曰作士氣。士子讀書考道，涵濡聖澤，未嘗無興起之心，而鼓之舞之，則提學之責也。平生攻苦克治，思得一知己者，以取其長而救其過，而乃一黜再黜，則此士之氣沮矣。一邑之中所仰望者，不過一二人。此一二人者，衆所延頸而冀其見賞於有司者也。而乃鬱而抑之，則一邑之士氣沮矣。知其不可沮而爲之振興焉，則有精於義理者，即義理以發其蘊；有長於經濟者，即經濟以大其成；有講求於河防邊略者，即河防邊略以策其用；有用力於考據訓詁者，即考據訓詁以示之本。文以宣之，策論以證之，而尤必與之討究，以吐其平生之學，加之砥礪，以助其切磋之功。親之若子弟，重之若手足，以通其愛敬之誠，成其向往之志。其有文詞不甚著，而孝弟忠信稱於一鄉者，則特舉之以出於衆，優待之以勸於人，於是相觀而善。前此之薄者，將由此而進於厚；前此之僞者，將由此而歸於誠。尚何習之不端乎？而士之蒸蒸日上，有不可遏之勢矣。故作士氣又次之。

七曰慎採訪。知人最難，而採訪亦一事也。然吾之所可信者，不過數人，此數人之以欺待我，不足慮，而此數人之不見欺於人，不失其分寸，正未可知也。意在沉潛，則庸腐者或逡巡而藉其推引；意在高明，則放縱者或慷慨以資其介紹。喜之而溢於情，則私好所加，即將登之上坐；憎之而過其實，則微瑕可拾，即將墜之深淵。此數人雖誠以待我，而或限於不知，或拘於意見，亦所不免也。故吾之所未深信者，察之不可不密；吾之所深信者，擇之亦不可不精。能於此致謹焉，則採訪亦知人之一事，未必非鼓舞作興者之所賴以進退者也。故慎採訪又次之。

八曰審取舍。提學之職在教化，而教化之權在取舍。舍其僞而取其真，舍其淺而取其深，舍其庸惡而取其超出之才，此取舍之大略也。而談名理者，非徒取其辨論之詳，必體認以得之，而後不失爲真學。談經術者，非徒取其援據之博，必融會以出之，而後不失爲通儒。以爲孝子，則求其所以孝者何如；以爲悌弟，則求其所以悌者何如；以爲端人正士，則求其所以治己者何如，所以接物者何如。取舍之道果能審之又審，斯明眼獨具，正非特寄之於採訪而已也。故審取舍又次之。

九曰窮弊竇。考試之弊如山，而自外入者，曰傳遞，曰頂替，曰拖籤。一蟻之穴，消息以之而通；一雀之鳴，號召因之而起，此傳遞之最譎者也。以牛易馬，問之則祖考無稽；爲鬼爲蜮，察之則情形畢露，此頂替之最顯者也。藏頭露尾，皇皇然不知所之；妝啞妝聾，冒冒焉若有所失，此拖籤之易見者也。其自內出者，曰漏洩命題，曰偷打紅號，曰指官撞騙。此則鼠竊狗偷，左右近習之人最爲捷足。彼來我往，偶然疏略之處，或起波瀾。考試之弊，大概如此。而防之於未然者，貴約而明；治之於已然者，貴嚴而恕。所謂約而明者，究其源委，制其要害，使之無隙可乘而已。所謂嚴而恕者，以懲創之意行其仁，以惻怛之心治其罪，使之知所改勉而已。然非主敬則不能約，非窮理則不能明，非克治則嚴非所當嚴，非擴充則恕非所當恕。治已而後可以治人，故治身始而窮弊竇終之。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六《送程中允春海之任貴州學政序》　古者施教之方，不因地異。成周造士以《詩》、《書》、《禮》、《樂》，而比閭族黨之所書，不曰德行道藝，則曰敬敏有學，無異教也，無殊俗也。後世科學之法屢變，明驅天下士習爲制藝，我朝功令仍之。蓋欲士子因文求道，沉潛乎經訓，參究乎載籍，以得夫聖賢所以立言之旨，以淑其身心，而發揮於事業。而陋者乃徒於制藝中求制藝，雷同勦説，師師傳效，甚至六經子史終其身不一寓目者，所在皆有。矧黔去京師遠，見聞所囿，其能窺《四庫》之美富者，不亦鮮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其對魯公言擇執之目，亦以博學爲先；顔子曰「博我以文」，子夏曰「博學篤志」，學不博則無以擴所知，而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聖門之教莫急於是。中允其以向所肄習者爲黔士勖，使且蘭、夜郎之國文學比於鄒、魯，是則上所以嚮用君之意也夫。

王元啓《祇平居士集》卷八《贈張世賢授醫學訓科序》　余少好讀歸震川書。震川早歲發解南都，使其屈首就選，不失爲郡推官、縣令，而其時先達貴人知己者林立，循資而進，亦可以坐躋通顯。終不屑意，至九試於禮部，垂老而其氣不衰，必以得成進士爲榮，蓋非苟於仕者。顧其族之諸弟，有奉部牒官尚醫者，震川爲文以賀，至自引爲族屬之榮。竊疑震川薄鄉貢而重一尚醫之官，其取舍殊不近於人情，及觀其《贈楊司儀序》，乃知爵之足以爲榮也如是。蘇子曰：「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而無自棄之意。故一介之賤吏皆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息。」震川以爲天下之患在於不知爵之爲榮，誠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爲，而中國可以無事。震川之言，其即蘇子之意也與？《周禮》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以孟子所言周室之制推之，天子之元士，其禄秩蓋與外子男等，其寵任爲不輕矣。馬遷爲《史記》，扁鵲、倉公皆著之列傳。而後世太醫院官有使，有判，有御醫，而外省亦皆有醫學，其在縣者其官曰訓科。往時諸縣多有醫學公署，在縣署左右，與丞簿尉署並設，近世漸以頽廢，其官亦遂爲流俗之所輕。不知古聖人所以盡人物之性，而致經綸參贊之功者，其設官分職，無一事不切於民生，又況神農、黄帝之傳神聖之道，豈可易爲！而得是官者，豈得視爲閑冗閑散之吏也哉！

張生世賢幼讀書，去而爲醫，至是奉行省之檄，爲其官生之業，其所得於神農、黄帝之傳者，我誠不知其何如。顧今世多以其官爲無與於天下國家之務，我謂今之爲官者，惟人人自以爲無與於天下國家之務，故苟且眥窳，而吏治遂以不古。誠思所以盡其職，則雖牛羊之吏，古聖人尚不肯苟冒爲之，況於醫乎！震川之贈醫士有言：「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張生其尚思所以自勵其職，而特爲一雪此言也哉！

錢維城《錢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鈔》卷六《江山縣重修儒學記》　天下事，其適然而得之者，非其所必得者也。非其所必得，則其得之也易，而其視之也輕，

已以爲不甚愛惜而忽之，人亦以爲不足貴重而忽之，則雖以至美之物，而失其所以爲矣。故曰物以罕而見珍，事以難能而可貴也。

朝廷設學校以養天下之士，優其禮貌，厚其廩餼，懸爵禄以招之，開科目以進之，其所以待士者重矣。故四民之中士爲貴。然而窮鄉僻壤，目不見古人之書，耳不聞聖賢之事，朝釋耒耜，暮操管而求之，貿貿然争勝於數十百人之中。此數十百人者，皆此類也，得之則亦得之矣，回視不得而操耒耜者，猶吾類也。於是士無以表異於民，而民亦不以士故異之，由其求之者無道，而得之太易易也。夫人才不甚相遠，其循循而日上也有其漸，其循循而日下也亦有其漸。彼見如是而能得，則必求其如是矣；必如是而猶不得，則必求更進於是矣，此其所以日上也。彼見如是而已得，則僅爲其如是矣，即不如是，而亦可得，則不必務及於是矣，此其所以日下也。衢州凡五縣，江山介閩省，稱劇邑。其應童子試者千餘人，多能文者，故稱文士之盛，在衢必首江山。而弟子員額獨少，乃不得比龍游。前學使晉寧李公以爲言，欲割龍邑之額以益之，事下覆議。時撫軍南昌熊公及余上言：人文多少，盛衰不可定，設他日各有進退，勢且紛更，不如仍舊，議乃寢。及余歲試江山，諸生猶以爲言。余曰：「諸生知江山人文之所以獨盛乎？惟其人多而額少，故難得，而人争自奮以求勝也。苟增額如他邑，則亦將循循日下如他邑矣。昔孔子之論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是天下莫易於求仁也。其告子夏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何難易之不同歟？言其易所以誘凡民也，言其難所以勉賢者也。學問然，即科目何獨不然？語初學以難則畏而廢學矣，語成材以易則玩而廢學矣。安於易者不可驟進以難，習爲難者不可驟更以易。難易之權，教者之所以鼓羣材也。且江山應童子試者千餘人，其得補弟子員者纔十二人，是以百人而得一也。科舉之數，每八十人而得舉者一人，是不及百人也。今弟子員歲科有之，而或數十年無一舉於鄉者，諸生尚不能争其所易，而先畏其所難，抑亦惑矣！將所謂易者未必易，而所謂難者有未盡耶？」既以告諸生，越明年，邑將修學宫。自雍正十年修葺以來，三十餘年矣，邑令及司教偕紳士協力而新之，縻白金三千餘，期年而成。告於余，因書之碑，願諸生勉爲其難者。邑令者，某某也。司教者，某某也。紳士不遍書，董其事者某某也。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三九《送顧南雅侍讀督學雲南序》 國家棫樸作人，首重科目，懋簡使臣以司文柄，於是乎有學臣，有考官。考官以科目攬人才者也，學臣以人才奉科目者也，二者皆膺特命京朝之臣，以爲榮寵。然考官不過司去取於一時，披覽而外無餘事，而學臣則綜理内外，綱紀始終，有跋涉之勞，有校閱之瘁，有關防舉劾之責，往返三年，其任特重於考官。蓋嘗論之，士爲秀才時，則子弟之職也，及其入官，則父兄之事也。爲子弟時，目不覩詩書之教，耳不聞孝悌之言，傾家蕩産顛覆是虞，一旦責以成人之事，謂可以爲父爲兄而長養其子弟也，勢必不能。學臣之任猶是也，去取無方，教導無法，則人材日詘，異日任之以事而不勝，處之以位而不稱，甚者勢利痼於中，苞苴潰於外，怨毒之不卹，刑戮之不威，雖從而爲之制業，已無及矣，此生民之大命，而有國之通患也。明其爲患，而學臣之任不獨重於考官也，乃直先於督撫矣。同年友顧子南雅立心制行以古人自期，自其爲秀才時，則已慨然有四方之志。壬申春大考，翰詹名在一等，天子嘉之，由編修超擢侍讀。其年六月，命督學雲南。陛辭之日，天子雍容召見，語以「雲南雖邊徼，其民惇且文，一切培養之法宜立。」蓋天子所以徯顧子者厚矣，顧子亦可藉是以報特達之知，而造士於雲南。吾聞昆明有錢南園先生灃者，嘗督學吾楚，前後六年，其去弊以嚴，而待士則寬，其法制有恒，而立事必豫，至今人猶思之，歷數前後學臣，無出其右者。顧子之是邦，其不患無所取法也。翌歲有爲考官於雲南者，方將憑軾以觀顧子之教焉。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卷一《説士上》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爲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爲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也。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争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論者憫焉。或曰教之無其具也，或曰養先於教，今士無以養，雖善教若之何。是二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原本。今夫士之爲物也，其名甚貴，而其品甚尊。其名貴則其實不得以多，其品尊則其選不可以濫。三代以前兹不具論，考諸漢史，太學之士及所謂郡文學博士弟子員者，合海内而計之，其爲人蓋無幾，是以士風之美莫如漢世。至唐太宗增廣生員，沿及宋元，其人益衆，循至有明，遂開以貲入監之例。迄今日，而府州縣學間歲所入，少者十餘人，多者至二三十人，蓋不待十年而一縣之號稱爲士者數百十人矣。嗚乎，何其多也！山有金，水有珠，其爲物不可卒致也，逐日而取之，定數而求之，不問精粗，不論真僞，則砂石之來心百倍於金玉。今取士者間歲之間，一縣輒增數十，夫一縣之大，安得間歲輒有數十人足以當士名，而無慚士品者？上昧昧而求之，則下混混而應之，士之所以雜出不倫，無所不至者，由此故也。

而世之人不深維其原本，輒切齒痛恨歸咎於士習之衰。嗚呼，取砂石以爲金珠，不中用則曰金珠非寶，彼金珠其負屈矣！取非類以當真士，既爲惡則曰士習之衰，彼真士抑含冤矣！故爲今之計，莫若寡取士，裁其額，遠其期，使一學不過數十人，則士尊貴而其風必變。士風變而益於國家者多矣。古之名臣有言曰：「願陛下十年不行科舉，則天下太平。」曩嘗疑其過言，以今思之蓋信。或曰：「今取士者，考之以無用之言，定之於一日之際，雖裁其額而遠其期，彼賢不肖亦何由知耶？」應之曰：誠不敢知也。雖然，有國家者多獲一賢，不若少收一不肖。故取士者與其廣額而賢不肖之皆多，不若減額而賢不肖之皆少。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卷一《説士下》　廣士之額，不惟多收不肖，而教養皆虚，減士之額不惟少收不肖，而教養皆實。教之虚實，愚當別論，請先以養言之：今夫爲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争訟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然則爲士者，舍童子之師蓋無可爲者乎？童子之師一縣至數千，有非士而爲之者，有士爲之而不足自給者，然則爲士者將使閉門而凍餓乎？士固有守死之道，而聖王不以守死責人，且守死者可以得之賢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之人。國家知之，是以養士之法有廩膳，有學租，有書院之膏火，恩德至渥，不可復議，而天下之士則猶汲汲營貨財，無所不爲。如前之論，若是者何哉？曰人衆故也。一縣之士，得廩膳、學租者二十人，得書院膏火者七八十人，合之僅及百人，而號稱爲士者則多至千人。彼百人或生矣，而八九百人者何以自給？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今之諸生號稱爲士，而其實十九皆民耳。以民之實冒士之名，而使無恒産以自給，是以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争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放僻邪侈一如孟子之論也。嗚乎，分五人之食以飼十人，而十人皆餓，不若減去五人，而使五人皆得飽。廩膳、膏火、學租之屬養千人數百人則不遍，併而養數十人則可當中人之産也。然則養士者與其廣額而人人使不足，不若減額而人人使有餘。人人使有餘，斯養歸於實，可以責其不爲非矣。周之時，士有士田，蓋盡人而養之，故其時士貴而多賢。至於戰國，而士有無恒産者，縱横捭闔之流遂蜂起而不可復禁，孟子以爲有恒心，指其賢者言之耳。沿及後世，士額益多，則擇人而養。夫擇人而養，不惟無以敦士風，而實足以壞士習。蓋宋胡瑗在太學，舊制士每月有試，瑗曰：「學校禮讓之地，而月使之争，非所以成就人才也。」於是改試爲課，更不差别高下，有不率教者召而教之而已。夫有試猶恐其争，況於廩膳膏火或予或不予，而使之争利乎哉！鄧志宏言：「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别人材，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學校之壞自崇寧始。」嗚乎，是法也，蔡京爲之也。

《道咸同光奏議》卷四二黄德濂《請飭學政整飭士習疏》　竊惟治民之道教化爲先，而欲興教化，必先端士習。各省督撫、司道以及守令固皆有訓課士子之責，然或簿書錢穀鞅掌未遑，至於各省學政則專司教化之事，自宜董率各學教官盡心化導，以風俗人心爲己任。臣恭查嘉慶二十一年欽奉上諭：「各省學政皆慎簡儒臣，畀以教化之責，且按試州郡，遠邇必周，於該省風土人情無難察訪周知。奸民倡爲邪説，顓蒙從而習之，或誘於財利，或溺於淫邪，各有受蔽之由。著該學政各就按試之地，察其人民所易惑者，作爲論説，剴切化道。至士爲四民之首，該學政於接見士子之時，尤當諄切訓誨，使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倡率其鄉閭，身以先之，言以喻之，由寡以及衆，由親以及疏。蚩蚩者氓，耳濡目染，有所觀感而興，將日周飲食，群黎遍德。久之，遷善遠惡，翕然成風，斯邪説不足誘之矣。等因。欽此。」仰見聖諭煌煌，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且切。各省學政果能敬謹遵行，自可收經正民興之效。乃近日愚民之惑於邪説者，如山東之大乘教，兩廣之添弟會，及白陽、天主等教，雖法律森嚴，猶復轉相傳習，且漸蔓延於鄰境省分。此等匪徒左道惑衆，法所不宽，但與其懲之於既犯之後，而莫浄根株，不若導之於未犯之前，而使之悔悟。

夫鄉愚縱屬無知，然各有身家，當其傳習之初，若該處士子有能明斥其非，怵之禍福者，亦必惕然改悔。蓋士者民之表率，與民復相近，雖窮鄉僻壤，亦自有一二青衿，果能敦品勵學，以式化其鄰里親戚，自較之官長之禁令尤爲親切。無如近日士子能表率其鄉里者少，不自檢束者多，或武斷鄉曲，或把持官府，架詞上控者有之，相率罷考者有之，甚至如山東省所辦周添明案内，貢生劉島於孫文治等傳習邪教，猶爲之書寫綾額，懵然不知其非。士習如此，愚民復何所觀感？其爲累風俗人心者不小。相應請旨，飭下各省學政，於按試州郡時實力整飭。如生童中有不守覺規，武斷把持等項情弊者，一經訪聞，立加懲戒。其束修自好者，即文理平通亦列之優等，以昭獎勸。併於接見之時，將尊親之大義明白開示，俾各知束身名教，以轉導其鄉里，期於比户可封，奸邪悉化。且飭各學教官，平日實心迪牖，不得視考課爲故套，尤宜自端模範，以身設教，使諸生無可議其短長。如此則勸懲既彰，坊表復植，庶賢良蔚起，而民俗日淳矣。臣更有請者：

道光五年即係選拔，乃十二年始一舉行之大典，各州縣皆例得拔取一人，非同鄉試之通省合校可比。且不糊名易書，正可將文章、品行二者並衡。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州一縣之衆豈無行誼敦篤、素爲鄉里矜式之人？乃近來取士者往往比較文詞之高下，與字畫之工拙，而不以器識爲先，甚非所以勵士習也。況選拔貢生一經朝考，取入二等者，即得以小京官，及知縣、教諭等官分別録用，其登進之階視他途爲最捷，尤當核其猷守，不得專憑文藝。亦應請旨飭該學政等，屆期慎重考取，務求經明行修，才能出衆者，以充是選。即於現在舉行歲科兩試時頂爲察訪，亦不得輕聽教官之言，致啓奔競營求之漸。所拔取者果得其人，則各學之士有所激勸而入於善，各屬之民亦有所觀感而恥爲非，於士習民風均有裨益。

《道咸同光奏議》卷四二卞寶第《整頓士習疏》 再，湖南士習，臣兩充科試監臨，考生均極安静。惟哄生每遇府縣考試，肆無忌憚，自恃人衆，滋擾街市，考之日不服點名，給卷入場後任意喧嘩，官署内外隨步行走，一經禁阻便即聚衆童堂，聲言罷考。府縣官輒疑罷考處分綦重，敷衍調停，以致日益恣肆。本年沅州府有毆傷知府之案，長沙縣有滋鬧衙署之案，均經臣飭拿懲辦，分别奏咨在案。參查《學政全書》内載：雍正十一年奉上諭：「各省生童往往有因與地方有司争競齟齬，而相率罷考者。或經教官勸諭，或同城武弁排解，然後寢息其事。此風最爲惡劣。士爲四民之首，讀書明理，尤當祇遵法度，恪守憲章，化氣質之偏，祛囂凌之習。況國家之設考試也，原以優待士子，與以上進之階。掄秀書升，遭逢令典，凡爾生童不知感戴國恩，鼓舞奮勉，而乃以私心之忿，借罷考爲挾制官長之具，何市井無賴至於此乎？蓋因庸懦之督撫、學臣希圖省事，草草完結，不知嚴懲，以致相習成風。士氣一驕，士品日流於下，關繫非淺。各省士童等，如果該地方官有不公不法、凌辱士子等情，生童等自應赴該地方上司衙門控告，秉公剖斷。嗣後倘不行控告，而邀約罷考，即將罷考之人停其考試。若合邑合學俱罷考，亦將全停考試。天下人才衆多，何須此浮薄乖張之輩？是乃伊等自甘暴棄，外於教育，生成即擯棄亦何足憫惜！如此定例，亦整飭士習之一端，着該部妥議通行。特諭。欽此。」欽遵頒行各省。惟有司衙門多無是書，官吏、士民鮮有知者，以故文武童生動輒以罷考挾制官長。此風不獨湖南爲然，近聞江、浙、川、廣亦有考童滋事之案，可否仰懇特頒諭旨，申明前訓，通飭各省督撫、學政遍行曉諭，責成童生父兄師保嚴爲約束，毋蹈前轍，以挽澆風。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二七《中國創設學堂宜先除流弊説》 學堂美事也，今且奉旨創興矣。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原以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苟無學堂之設，民且蠢蠢如鹿豕，無復知孝弟忠信禮樂詩書也，安所得指爲流弊？且泰西諸大國學堂之多而且巨，誠有悉數難終者。試以英國計之，小學堂多至二萬八千所，中學堂多至一千四百三十所，大學堂多至一十一所；法國則官民所設公私學塾共計七萬五千數百所，用能使人才輩出，智慧大開。我國唐虞三代之制無存，術序黨庠空談舊典，童子勝衣就傅類皆人自爲師，亦何怪貧賤孤寒者無力讀書以至終其身不能識一丁字哉邇？來皇上新猷丕煥，綸音迭降，令各都邑將書院改爲學堂，凡在少年類得絃誦鼓歌同沾化雨，從此入堂肄業者以中學爲體，以西學爲用，知識日啓，學業日精，行之數十年不特足與泰西並駕齊驅，即三代上術序黨庠之宏規，亦何難復見於今日。雖然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惟先去其弊之甚者，斯利乃由漸而振興。今者中國各郡邑所設新學堂已無異星羅棋布，或中西兼教，或偏重西文或謂和文與我華最合宜，因先以和文課子弟，楊鑣分道，蔚然秩然。然問之個中人，則謂弊竇之多，亦有言之而未易盡者，弊何在？一在創辦之人，原若輩之創辦學堂也，豈真思啓迪我華人子弟哉？不過欲於中取利耳。當歲在戊戌皇上詔令，將各省菴觀寺院改爲學堂，若輩遂魚肉僧尼，輒藉口於詔令之難違責，令將産業交出，僧尼迫於勢燄罔敢不遵，而試問學堂果名實相符乎？果能以僧尼之香火錢樂育後進乎？亦維假公濟私，有名無實已耳。及今歲旨下，將書院改學堂，則又垂涎書院經費，千方百計禀諸有司，其題目甚堂皇，其章程彌周至。説者謂若輩即使涎之不得而每一學生入學肄業有膳費有脩金有紙筆書籍價，而招既足額，僅延一二教習閱數日一課文藝，每日午後一二時練體操，座有卑比虚張門面，而經理者已私橐充盈矣。一在來學之人，朝廷既銳意維新，凡父兄之屬望殷勤者，莫不欲以新學訓其子弟，乃子弟入堂誦習，不肖者祇面戴金邊眼鏡，身穿短窄短衣，不中不西，日在花天酒地中游蕩。間有心存向上者，又以悞信康梁逆説，動稱易中國爲民主，人人皆得操自主之權，甚且訕謗聖慈，阿附巨逆無知妄作。聞者幾爲之怒髮衝冠，嘗見某學堂將次畢業之某學生所撰挽袁太常聯語，首云「繼六君子而流血」，其意蓋以太常擬康廣仁、譚嗣同諸逆，臣噫！太常之被戮忠也，豈得與謀逆不遂肆諸市朝者同年而語，在某學生固漫無知識，而爲之師長者奈何亦充耳若不聞乎？又聞某學堂教習夙喜扑責生徒，一日生徒竟群擁至總辦前請易他人主講，總辦斥其妄，

則曰我儕皆有自主之權，不特師長不能管我儕即爾總辦亦豈能約束。其狂妄若此，其紕繆若此。雖極學問鴻博，亦必以乘戾恣睢儥厥事。矧其生平志向，惟以國民黃種歷史愛力團體等惡俗不堪之字炫異矜奇，而學堂尚得爲美事乎？彼入學者尚能知有孝弟忠信禮樂詩書乎？今欲痛除其弊必先由朝廷簡一管學大臣，如學政之職，以時赴各省巡行，而以府學教授監察郡治學堂，州縣學學正教諭訓導監察州縣治學堂經費，則責成地方官以時給發，俾創辦者不得染指於其間，教習則先由管學大臣試之，必試可而後准其設教，學生於入堂時取具不得沾染逆說之結，有誤染者立時斥出，以示之懲。如是則弊既除而利自興，庶足副皇上降旨創興之美意乎，不禁而跋望之。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廣學校議》　古者黨庠州序之制凡所以陶育人材者無所不至，此所以三代以上無游民，亦三代以上無粃政也。降及後世，雖有學官之設，而一盤苜蓿興味蕭然，從無有進諸生而教以文行者，亦何怪士習日媮而國家亦因以不振哉。若泰西各國則不然，泰西學校大抵由國家設立，民間孩子甫勝衣即入小學，學有心得，試而後升入中學，迨中學既卒業，則擇其尤者升入大學，至由大學出身，則凡天文、地理、經學、史學、格致、算學、醫術、製造，無不淹貫精通，而可以策名筮仕矣。考各國學校規制微有不同，而綜其大綱，要不外是試得而考核之，按英國學校章程，民間自五歲至十三歲，無貧富，悉令赴學塾讀書，計小學塾通國有二萬八千數百處，可容幼童五百二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七人，歲需金一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零三磅。阿爾蘭一省另需三十一萬磅。中學校一千四百三十處，可容生徒二十一萬餘人。大學校十一處，可容生徒一萬三千四百人。其費頗難。查悉德國有書院二十處，教師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學生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人。內法律館學生三千一百六十五人，格致館學生四千五百四十七人，醫學館學生三千九百八十三人。法國開蒙館八萬二千一百三十五處，小學生三百七十七萬一千五百九十人；義學四萬一千四百三十五處，學生二百六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八人；女學校十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二處，女師一萬三千一百餘人，女學生一百六十萬九千二百十三人。義國教會大書院二十二處，學生一萬零五百三十四人。俄國格致大書院八處，學生七千二百七十五人，賴細恒書院二處，學生二百六十二人；獸醫學校二處，學生一百五十四人，文理格物書館男一百五十三處，女一百七十三處，學生共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人；師範書院三十九處，學生一千二百七十四人；縣堂四百十九處，學生二萬七千五百零八人；初學塾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七處，學生八十三萬一千四百零二人。葡國初學公塾一千七百八十八處，幼童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二人，大書院一處，學生約八九百人；中書院一百八十三處，學生之額未經詳考。西班牙國館塾二萬四千零六十處，學生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人。和蘭國初學公塾二千六百零八處，塾師男六千五百三十八人，女四百七十四人，幼童三十九萬零一百二十人；另有私設學校一千一百十九處，塾師男二千三百三十二人，女一千五百六十一人，幼童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二人；中學堂八十一處，學徒七千零四十七人；古文精舍五十五處，學徒一千一百二十八人；大書院三處，學生一千一百三十九人。說者每謂泰西以經商爲要務，其於文學不甚講求，不似我中國摘句句摛詞力求工美，而不知其學校之制實有既多且精者，國勢之强，實亦肇基於此，豈中國所能並駕齊驅哉！抑又聞之英儒李提摩太君謂中國民人多至四百兆，若以英、德、法、俄、美、日六國規制推之，小學生宜有四千萬人，中學生宜有一百一十八萬四千餘人，大學生宜有十六萬五千餘人；其費小學每年需洋銀二百六十兆元，中學每年需五十九兆餘元，大學每年需七十一兆餘元，計共需三百五十六兆餘元。若就日本規制推之，則其數較少，計小學每年祇需八千萬元，中學每年祇需三百萬元，大學每年祇需三百六十二萬元；若欲添設陸軍、海軍、農商務、海外游歷四種學校，則每年宜增一千數百萬元。乃中國雖自命爲聲名文物之邦，而廣文先生則從不與諸生講貫書院，則朔望課試祇圖數千文膏火之資。義學雖有其名並無其實，惟收頑童數十輩延一村學究作猢猻王。民間子弟中縱有聰穎絶倫者，苟其無力從師，惟是終身埋沒，而欲人皆識字士盡知書不誠戛戛乎！其難之哉！今試以一言敬告當軸者，曰欲望富强，當自廣設學校始。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七《湘陰縣圖志序》　學校至宋而始盛，方志之紀學校亦至宋而始詳。然宋時科舉、學校猶分二途，歷元、明至今，而後盡斂天下之人才，彬然一出於學校。《史記・儒林傳》敘論稱：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其端肇始西漢盛時，其時縣有學，鄉有校，斯云盛矣。而使天下之人奔走功令以希進取，則亦學校之所由衰也。南宋太學之囂，至於劫持朝政，以議論簧鼓一世，其害延及數百年。明興，優儒重士，厚其餼，崇其禮，獨禁使不得上書言事，以臥碑鈐束之，而後士習乃徐軌於正，三代禮樂涵濡，教化之功歷久而不敝，所以爲不可及也。自宋立學，垂至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事蹟繁矣。彙而記之，盛衰得失之原，蓋可覩也。故又次以《學校志》。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侯方域《重學校》 今與古之相反，名與實之不相副，蓋未有如學校之甚者也。古之學校所以養才，而今以收不才，名徇其舊，似甚貴而實失其據，則甚辱，久之穢濫而無可別。并其名亦不足貴，則何以興天下之學而成天下之材也。天下之學不興，天下之材不成，雖聖人無以致治，欲反其道，必自重學校始。夫設學校於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以才者有以自見，而不才者無所容，倘其雜然并進，是才與不才混也。才與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無以勝不才也，才無以勝不才，其勢必盡化爲不才而後止。嗚呼！舉天下之學校盡化爲不才，朝廷猶曰：吾養士於此，而他日將有大用之也。豈不悞哉！然則重學校者必清其非學校者，而後可也，清其非學校者必嚴其督學校者而後可也。往者士之游於校者，方年五年之積累，視其學而其一日之短長，視其文進之者慎，而退之者嚴，蓋有公卿之子弟望泮宫而不得入，既入而不免於黜革者矣。今之游於校亦視其積累與其短長，然而昔之所積者才，而今之所積者財也。昔之短長才有一定之優劣，而今之短長財有適然之厚薄也。才茂於人謂之茂才，才秀於人謂之秀才，古之制也。今則謂之請託熟於人，賄賂先於人而已。自明之中葉而督學者患在請託，明之末季患在賄賂。苟有其爲之之具，則以卿大夫之奴郡縣之隸爲之，而無以禁，且既爲之而猶不除役也。牙狙市獪之徒戎卒之伍爲之，而無以禁，且既爲之而猶不徙業也。然以其非此數者而指而擯之而彼有所不服，何也？以爲我之所不能者爾亦不能，而爾之所爲有其具者，我亦得而有之也。嗚呼！學校之積弊，至不可以盡言，而猶欲以姑息爲有恩，寬假爲有禮，則是天下之穢者，終無時而清天下之濫者，終無時而裁也。故慎之而又慎，所以明異也；嚴之而又嚴，所以示尊也。盡去天下之不才，而後真才見，雖得一真才而不以爲不足也，雖去數百千之不才，而不以爲過也。今者大縣之弟子殆不下二千人，中小縣亦各千餘人，此可爲者也，且也有進而無退，其進也無論試士與不試士；寸檄尺符隨手而下，其退也無幾，又不終朝提撥，而復之攀附貪緣浹歲不絶。彼督學者非不知也，因循之見狃於前，而貪利之心横於後，前人之教後人若貽以規矩，後人之守前人若奉爲律令。吁！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必如何而後可也，曰舉明臣張居正之舊令，而力行之，其進也有制，大縣必四十人，中縣必二十五人，小縣必十五人；其退也有制，百人不稱則退百人，千人不稱則退千人。無容僞，容僞者視不旋踵，無姑徇，姑徇者罰不移，刻以作養之意而寓澄汰之權，以文章之事而行軍旅之法，庶乎其可也，而其要則尤在勿以文藝爲浮華，而以德行爲借口，蓋其所可飾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飾者文也。今使恃其才力以亂其名實，而使人保而舉之，曰此德行者也。則督學者必俟論定於歲月而無由，一旦以知其然否，設使人保而舉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試之，閱其數語不終卷而瞭然矣。夫然後察之曰之子也，得無佻達者乎？而士行亦可以飭矣。故舍文而論其行者奔競之端也，既論文而後察其行者齊一之術也。天下固有文學而無德行者，未聞不文不學而有德行者。道德發聞之謂德，百行卓越之謂行，是文學之所不及也，非謂其遺文學也。且有人於此策之以經，而不對考之以文，而不能問之以字，而不識無論其實不長者即果然矣，亦不過市井之願耨鋤之老耳，朔望讀法舉而旌之，里正之事邑宰之職也；而奈何冒之以學校之名也，或曰學校所以養士也，居正刻覈之法，非先王寬大之澤，夫士苟才而賢，即居之以夏屋，而享之以大烹，古之人不以爲泰，不然育才之地，而今沿以爲惠濟之局，豈不亦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也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興學校論》 自古教學之盛，三代而下無過於周官，分大學小學，士別進秀造選。其在王國則有壁水圜橋，其在諸侯則有黨庠州序，無論王子之貴，凡民之賤，共樂追隨，咸歸陶淑，故多士濟濟，楨幹出焉。其立法之善、收效之隆，後世莫之與京矣。繼周而後，諸子百家紛然錯出，文章詞賦遞變更新。究之詞藻雖工，無關實義，徒然得其糟粕，曷嘗達乎精微。識者於以歎學校之日衰，知古今人之不相及也。至於今日世之論學者，身列膠庠，名登科第。五言八韻，自命雄長詞壇；三比八股，亦已蜚聲翰苑。本不切於事情，并無俾於日用。或侈談宋學，語不外乎程朱；考究漢文，言皆本乎馬鄭。坐而言，曷嘗起而行，口授之詞耳；食之學，遂凌夷以至於今，而學校愈不可問矣。夫學校之不興豈盡關作君作師之不力哉？亦爲士者之不能自振拔耳。昔日本當孱弱之候，其前相伊藤博文微時憤强鄰之逼處、難舊黨之無能，與其同志者五人西遊於英國，取其書而讀焉，或虚衷採訪，或刻志研求，歸而教其國人，去守舊爲維新。商以是而通，工以是而惠，國以是而富，兵以是而强，爲歐洲之勁敵，作亞洲之雄邦，非能好學而善變國俗者，何以有此？今中國時事多艱，四郊多壘，創鉅痛深，懲前毖後，急與變通，必須取各國之言語文字學之，其説多格致之功，其書皆富强之效，而迂拘之士，目西學爲妖言而阻於向往，遂令黨援攻擊議論，水火迷惑之甚無補時艱。詎知向者閉關自處，即士習庸陋亦可支持，今各國通商，華洋雜處，事變難知，豈制藝之工、吟咏之富，其能折衝樽俎乎？抑能決勝疆場

乎？以是知世運一大變遷，學校亦一大變局，爲能握其勝算也。嘗查英國僅倫敦京城一區，有學堂四百八十八所，學師十萬七百零三人，坐徒五十一萬一千人。生徒養贍之費，共一百二十一萬磅，學堂常年經費共二百三十三萬七千一百五十六磅，其諸生育火每年或至六十磅，獎賞有多至三十磅者。通國以敷斯佛、堪比立兩大學院爲首，肄業者歲各二三千人，經費每歲各三百五十六萬圓，其餘著名大學院二十九所，中書院五百七十所，小書院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五所，皆爲國家所設。其費亦爲國家所供，學校之盛經費之鉅令人聞而生慕。中國果能法此良規，又何患不與之並駕哉！豈知中國學宮遍郡邑，所設學官徒爲尸位徒守具文，漫無督責，雖欲造就人材，培植多士，勢必不能。近聞張香帥總督兩湖設自强學堂於武昌城，分爲四齋，曰方言，曰格致，曰商務，曰算學，與京師同文館分設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館大略相同。惟必資性穎悟，身家清白，先通華文，挑取年富義理明晰、志趨端方，乃許入選，亦分英、法、德、俄語言文字四門，每門學生以三十名爲額，四門共一百二十名。該生飯食書籍紙筆均由學堂備辦，每名每月給膏火銀五圓以資安心學習。五年業畢留堂以後即爲官。學生下屆另新招考，其酌中善法以華文爲根柢，以聖道爲準繩，儒書既通，則指授西文可得，本末兼備之益如此，立法之善則必能造就通材，期以遠大，毋令迂拘者恐以西學妨中國學也。誠使各省踵而行之，則學校大興拭目而俟將見。以中學纂前聖之緒，爲萬世正人心，以西學宏富强之謨，爲中邦保大局，所以培國脉、裕人材，厚民生，禦外侮，皆於是乎在。不且見媲美成周，多士濟濟，而我王以寧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鄉學篇》　古之教者，二十五家而有塾，五百家而有庠，萬二千五百家而有序，耰鋤已藏，祈樂已入，里胥鄰長分爲之師，中年考校，課其殿最，三年大比則彙其賢能，貢於國學朝廷，釐爲經制，歲一行之，無或敢廢。故均是人也，役之則爲民，官之則爲吏，教之則爲士。文學盛於上，才智生於下，三古之隆，皆由是也。後世制爲郡國學，黨庠術序聽民自處，先王牖民之典，蓋厪有存焉矣。《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置孝經師一人，然是時政由王氏《徒擬・周官》，無裨實際。泰西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國無論大小，民無分男女，地無論城鄉，有煙户三十家，例設小學堂一，國家更嚴不入塾之科條，議罰之條列國通例，以英、德、奧爲最嚴。設文學部之專官，文學部猶我國國子監祭酒，其權視禮部。雖以甚小之國，啓蒙之塾，往往二三千所，著録之徒，三四十萬人。公家之撥帑學徒之脩脯力不能者免，紳富之輸，將綜而計之，不下數十百萬，或數百千萬，而不稍愒惜。此外瞽聾瘋瘖孤子罪童，無人不有學，禮拜夜會無時不有學。嗚呼！何其盛也。又聞西人入塾，期率六歲至八歲，出塾期率十三至十六，中數每人尚多學八年，貧甚者計其半日在家以助父母，而已例期既滿教者，選其俊秀升於大書院，國家需才此焉，皆備，其不願仕者，亦仕其肄習專門，擇途自處。夫以八年向學之人，無論出而爲兵農，爲工商，以與一丁勿識數行未讀者相遇，孰智孰愚，孰强孰弱，蓋斷然矣。我不敢知曰今中國郡縣非盡無書院也，鄉村非無私塾也，然瀏攬四千三百萬方里内之書院有幾，四百萬，萬人中之能肄業於書院者有幾！私家之力能延師并能得善導之師者有幾？而窮陬僻澨蠢如鹿豕，姓名不能書，條教不能讀者，吾反見其如林如鄙也。夫我黄種四千年來素以文物甲它族，今核十歲以上識字之數，百分中不足十分，較諸歐美差六十至八十分，讀書寫字算學勤敏之學僅竟不能比數，豈昔文明而今愚獷邪？導之無其人也。孔子曰：「其有所譽，必有所試。」遠鑒殷周，近覽泰西，已試之效者也。乃者京師内外推見隱微，亦以推廣學校爲自强第一義，視彼齦齦於海艦鐵軌者何如矣，然所議者國學也，郡學也，議鄉學者何寥寥也！夫郡國學爲育才也，而其原則在於鄉學，鄉學盛而郡國學盛矣。此之不講坐使彼之所謂教堂得廣設義塾，施其異教於吾民，吾民之無依者爭暱就之，習與性成，將以龍荒易桑梓，十誡爲六經。嗚呼，父母流水之歸，螟蛉類我之祝，則不患棄材，而尤患棄民。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一《擬各城鄉宜添設義塾論》　嘗思士爲四民之首，欲正人心，先培士氣。我朝二百餘年，聖聖相承，時和世泰，皆緣設科舉，重人才，詩書之雅化遍乎寰區，故得歷久承平，使濟濟多士，皆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也。然欲得人才於頃刻，必先涵育於平時。古人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者，固非可倉猝求之也。所謂讀書十年，養氣十年者，尤非可囫圇期之也。此三代上所以必使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者，其於樂育英才無不周且至也。《禮記》中所定，始則入學而舞勺，繼則成童而舞象者，其於培植始基必使循序以進也。蓋誠以作聖之基始於蒙養，欲使大器之克成，必使之童而習之，以涵濡其詩書禮樂之氣，庶不致隨風氣以遷移也。然而培植一道又難言矣，在素封之家固可延請名儒爲之訓迪，所苦者貧户編氓，或謀衣食之不遑，或不知詩書爲何物，何能造就其子弟以上進乎？殊不知彼蒼之鍾毓原非域地，以生才草茅市井之中，詎乏英奇之特出，獨奈何無以琢磨而切磋之，則雖美質天生亦徒歸於無用而已矣。申地人物繁富，爲天下首屈一指。嘗聞地靈者人必傑，自古昌豐之地人才蔚起，

惟於培植子弟之道未能講究，此義塾之所以不可不添設也。每見人之附學於外者，其師於書理句讀尚在未明，輒日濫竽文墨坐擁皋比，或則藉舌耕以爲生，一館子弟或二三十人多多益善，凡此二端功課既難於周顧講究，亦何能精詳？是徒使束脯之虛糜，而子弟之耽誤也。爲當道者倘能體國家好士之心，爲閭里普作人之化爲之，首先創舉勸論捐輸，於城鄉內外，添設義塾，仿西人教堂設立義塾之義，而更推廣之。每一書院必擇鄉里中之公正端方者爲之經理，延儒士中之有學問品行者爲之講求。其先生於經蒙中分爲三等，每一書院限以額數，不得多收一人，尤必一月一考，嚴定賞罰，俾使實惠均沾，莫致有名無實，將不數年而人才崛起，菁莪之雅化復見於今，茲芹藻之休風方興於未艾，不共欽爲聲明文物之邦哉！果能好義而創行之，較之設龍門書院以維持道脈，設鄉約各局以宣講聖言，其功不更偉且切歟！說馬橋有吳會書院之設，是成材者固宜培植，而蒙養者尤貴涵濡，可不加之意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一《論義塾宜嚴定塾規》 古制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此鄉學之制，即後世社塾所由昉也。今郡縣各設義塾，則又本黨庠閭塾之制而變通之也，古者教始於比閭，繼之以黨庠州序，以達於王國，萃俊秀之子弟而教焉。今之義塾則惟選貧民之子弟力不能負笈從師者，俾教之養之以底於有成，意至美、法至良也。近來義塾之設日益多，故人家子弟之願入塾讀書者亦日益盛，非獨城中義塾無不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即鄉鎮極荒僻之處，亦無地廣人稀之患，瞻寒畯而培人才其所以爲貧民計者，可謂至周且密矣，但義塾之設於善堂者居多，董事偶不認真即難免諸弊叢生，此塾規之所以不能不嚴定也。筆墨多暇，請爲義塾諸董事詳哉言之。一收學徒不可不察也。塾中須立報名簿一册，凡學徒報名，須將該徒姓名、年貌、籍貫、住址及父兄生業，經報人姓名登記入册，總宜挨次收補，不得稍有攙越，如有力能從師及娼優隸卒之子概不准入。一課程不可不立也。爲師者宜以造就人才爲要，幸勿干預外務，如有頑鈍學徒至晚不完功課者，塾師必得嚴責，然後放回。倘父兄溺愛有煩言者，不妨立即汰之。一舉業不可不習也，凡塾中讀五經學徒稟資聰敏願習舉業者，應即准之，由塾備辦被褥牀帳，令其住塾。衣服不完全者應隨時量爲添補，臨考時應用考費亦宜由塾給發，至外來報名入塾諸徒，察看時令作一起講或後比如院試提覆，然文理清通、楷書端正者方得住塾留膳，文理欠貫者仍令歸家自膳，俟通貫後再行留膳。一講書不可不勤也。塾中日暮功課既畢，當爲蒙童恭講《聖論廣訓》一段及學堂日記一則，或半段讀經者當逐日爲講解《四子書》數章，總須令其明白曉暢而後已，不得稍有含糊，一察課不可不嚴也。每月訂定日期，延請績學之士數人赴塾察課，屆期風雨無辭。察課之法，習舉業完篇者令其作破承題及八韻詩一首，次令默寫經書數章，約以二百餘字爲則。未完篇者作文同作詩，隨出五經《四書》每部約背七百字，讀書者先將帶書背七百字以下，每經一部各背七百字，《四子書》作兩部算。能默書者默書一二節，以六十字爲率，不能默書者寫書中難字若干，令其逐字想出在何書何句，另擇讀經書聰明各徒面試對偶一兩句。一花紅不可不給也。習舉業之徒文筆完善者作上取，給花紅錢若干；文理清通者作中取，給花紅錢若干；詩句秀潤者作上取，詩句妥順者作中取，默經書者二百數十字內，一字無誤者作上取，誤二字內者作中取，誤五字內者作次取；背書各徒一字無誤、默書內亦一字無誤者作上取，默書無誤或背書無誤均作中取，或背書誤十字內或默書誤十字內者作次取，其不能默書之徒背書無誤所識之字均知出處者作中取，或每部統扯誤五字內取識兩字均知出處者作附取，至於還講經書文理貫通者作上取，還講《聖諭廣訓》學堂日記并摘講透澈者作中取。以上均照等次之高下定花紅之多寡。一責罰不可不嚴也，作詩文默書有夾帶傳遞，作對偶有代倩，背書每卷誤至二十字外，默書六十字脫誤至十五字外，所識兩字均不識者，概罰跪炷香兩過，并記罰跪後責手掌十下；凡遇察課避不到塾連至三次者，每旬到塾不及五天，三旬皆然者，察課日跪責連至三次，託故不到在外私作賤役者，住塾徒酗酒毆鬧，並未經告假私自出外三天者，均即扣除。以上謹就管見約略如此，倘義塾諸君子采而行焉，貧民幸甚。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一《西學宜增義塾論》 中外通商，歷年既久，華洋雜處，漸習自然。爲今之計，自以互習語言、講求文理爲第一關鍵，大都中國而外以英文爲首重。目下華商及華人之在洋行者，如經辦翻譯書記司帳等友固已諳習英文，即下此之傭於洋行者，亦無不講習討論。推而求諸德意志、俄羅斯、法蘭西、米利堅諸國，凡文士之肄業於書院者，亦皆誦習英文。橫覽天下五洲，凡有通商口岸蓋無不以英文爲重者，則流行之廣遠較他國爲尤易矣。昔嘗聞諸西人謂華人雖習英文，而日用事物之常猶有多所未諳者，又安得不及時誦讀以擴見聞哉？顧西人肄習中學求師良易，而華人肄習西學求師良難。是宜亟籌良法引而進之。法當設立義學，不論城鄉市鎮，各設一區，使隨地有志之士得以專

心致志習業其中，凡文字語言、公法禁律，與夫時政之得失，民俗之貞淫，物産之精粗，輿圖之沿革，兵額民數之多寡，風尚政教之異同，格致星算之精微，機器製造之成法，在在皆資其講求，任其學習。復取各國之史乘而誦讀之，使借鏡於存亡興廢之端，其所以益人神智實非淺鮮。昔香港已有中環書院，而京都復設同文館，以滬上之繁盛直可鼎足而三，即他處亦何不可踵而行之哉！若滬上英華書院之設，來學者月脩五兩，以二十五人爲率，較之大書院課習二三百人而僅延二三英師者成材已略容易，然皆就富家兒而設，而窶人子或不能辦焉。孰若仿照義學成例隨處建置，歲脩略從節省，每幼童四十人延一西人之積學者爲之師，復選華人之湛深西學者以輔之，又延華師之淵博者使課中學，而以門徒之首選者助之；使午前習西學，午後習中學，日有常課，善誘循循，歲有例考，嚴爲甄別，其未成材者既能簡練揣摩，循序漸進，其已成材者即可選派通商各口岸襄辦交涉事宜。中西各師歲脩務使從豐，塾中規矩章程務宜從嚴，其經費所需則宜仿照西例，由工部局捐項擬撥。夫中國之各善堂即可作工部局觀也。蓋其捐項不相上下，而其支銷則半屬虛糜也。與其行善於虛無恍惚之鄉，何如育材於真實有爲之處。議者嘗謂工部局宜選深文積學之士爲之紳董，蓋亦欲其提倡後學耳，吾則謂各善堂亦宜選深文積學之士爲之董率，庶可或免浪擲金錢，誠能廣立義塾，遍傳西學，吾決不十年，蒸蒸日上，定臻同文之盛軌，而其裨益，豈得曰小補之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一《擬改義塾爲時務學堂説》　自來國家之興替，視乎人才；而人才之興替，視乎學術。生今之時，處今之世，欲轉弱而爲强，轉貧而爲富，非振興人才不可。欲振興人才，非先振興學術不可。夫國家以文章取士。亦謂經濟必本於學問耳。故漢唐以下有進士，明經之目，若乃有探討半生，而問以格致之功，生財之道，反茫無所對者，是皆分文章、經濟爲兩途耳。方今時事多艱，需才孔急，朝廷允貴州學使嚴太史修之請，特開經濟科目，此固因時制宜之極則也。余嘗徵諸典籍矣，《周禮》一書非周公之經濟耶，職方形、方紀，方輿也，司戈盾、司弓矢，紀經武也，卄人一官掌金玉錫石之類，猶今之礦務也。《春秋》一編爲孔子手訂，是皆孔子之經濟也，其間朝聘、會盟、禮樂、征伐，無一不可爲後世法。然處今之時而欲挾周孔之書以抒外患，則尚有未盡然者，何也？古者限於方隅，交鄰尚易，而今則天下通商變端百出，交涉愈繁。古之戰陣平陸居多，而今則各國戰艦星羅棋布。一旦有警，非僅折衝於内地可比。吾知周孔而不生於今則已。周孔而生於今也，凡外洋之風土人情、器械利弊，亦必一一講求，製造不遺毫末。然則生周孔後讀周孔書而不能通達時務、一變所習，當亦非周孔所取，蓋學問者古今一理，經濟者今昔異宜。今日之時務不能治周孔之世，宜乎周孔之書至今日而猶嫌其未備也。我朝神武開基，自順治丁酉開科迄今二百數十年，歲科試、鄉試、會試沿明舊制，皆以制藝取士。讀書之士咸以舍此無以爲學問，窮年莫究，累世莫殫，而卒至出而問世無所取效，於是有志之士躍躍欲思變計，薄八股而不爲，然究爲功令所在，即思變計而無進身之路，仍不能不守舊法，志氣爲之銷磨，精神爲之不振，此人才之乏所由來也。矧今外侮頻乘，事端百出，當需才之際而無通才以濟世，國將誰與立哉？於是朝廷破格求才特設專科以取士，不可謂非用意之深且遠也。然士人雖有變通之志，而究爲八股所囿，能通達事務者恐仍百不得一。凡天文地理以及一切格致之學似非倉猝可辦，西人沉潛於學塾中亦非一朝一夕之事，若不遍設學堂使之學習，雖應試時未必無人，竊恐真才依舊難得耳。現在各省雖設有中西各塾，惟在通都大邑之間，且更限於額數，無論窮鄉僻壤之士欲學無從，即在省會之中亦徒抱廣厦萬間之想，在華人之習中學，爲師者既多，脩脯亦輕而易舉，故學者皆可入學。今欲兼習西學，爲師者既少而脩脯不啻倍蓰，在富有之家欲栽培子弟或延請或附學原不難從事，且不難畢業，而貧乏者心雖有餘力皆不足，或因無力從師，致負子弟子資質，或因籌款不繼，半途中止，於是稍習語言，即欲使之謀生。故今之習西學者大抵僅足藉以餬口而已。欲其磨勵人才能爲國家膺重任者殊不多覯，此皆不能遍設學堂之故。然欲遍設學堂，經費亦頗難籌，不若將各處之義塾一律改爲時務學堂，添籌經費，較之始創似易爲力。夫各州縣義塾多則十餘處，至少亦有數處。大抵入義塾者皆係傭工之子，不求甚解，有名無實。不如改而整頓之，俾貧家子弟皆有成就，且學問必須書籍士人宜立購書之會，存儲書院，庶寒素之不能購書者，皆可就學堂中翻閱見識既多，則人才自出；至人才輩出，自能漸漸推廣。教者多學者愈多，教習一途至無須借材異地，則經費亦可稍節。今之論人才者必曰時務，著論説者必曰時務，抑思時務之必有本原乎？則學堂之遍設其可緩乎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一《論富人宜創設中西義塾》　噫吁嚱！居今日而談靖内難禦外侮誠戛戛乎！其難矣，然而無難也，在行以公理而已。公理者，無貴賤、無親疏、無大小、無遠近，若鑑之空，若衡之平。指當於理，不必其爲義；

相愛以德，不必其爲仁；實心任事，不必其爲忠；誠意交乎，不必其爲信。使天下人咸皞皞然遊於化日光天，怨毒不生，疵癘不作，獷民消歸於無何有之鄉，就敵化爲友邦，氣象休和，蒸蒸日上，太平之世，其庶幾乎？設有不幸，如堯災湯旱，與夫蚩尤之無道者，則亦一舉手間已安内攘外而無所事，此無他公理之效也。方今中國事事倣西法而行之，海濱之民隱户澄觀，不禁爲四百兆人額手慶曰中國治矣，民困蘇矣。第其美中不足，爲鄙人所致意於黄種族類者，則以西法之精，首在公理。公理未明，恐天下禍端自此而種，大難自此而開。何以言之？夫治國之要，以作育人材爲根本，尤以涵育萬類爲根本之最先。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此據亂世談經濟家口頭禪，詎識以人才治天下，不如以天下治天下，以人才治天下，天下非不治而迹，仍近於私，以天下治天下天下，乃大治而理，遂屬於公。中東和議告成後，樞臣懲前毖後，改弦更張，各省創設學堂，大開風氣，耳目爲之一新。然考其章程，其選入學堂子弟大抵不離乎門户之見者。近是按泰西學堂貧富貴賤不同塾，恐其氣習相梁，不得不類聚而羣分之，立法初心至善至美。中國學堂勿乃類是，第泰西公理昭然，無我相無人相，國家既立上、中、下三等學堂以樂育人材，其貧賤下户與夫無父無母之孤孩幼子，其富人好行其德，遂羅致而教養之，或設義塾，或立水師，其制度與國家同，其學成而後與國學堂諸子弟同與考試，同入仕途，此何爲耶？則以泰西君臣上下明乎公理之故也。老子曰：「當善救人，則無棄人。當善救物，則無棄物。」嗟乎！老子所云，其公理乎？其萬世治平之要略乎？鄙人近驗於泰西，遠稽諸老子道德之旨，悃悃款款，願效愚衷，期與我黄種四百兆人相進於公理，則方今富人以好行其德，鳴於鄉、鳴於國、鳴於天下者，盍創設中西義塾以福吾貧舊孤弱之子弟乎？且中國貧苦孤弱子弟與紳宦子弟，較其數則不可以什百千萬計，困於飢寒，囿於風俗，迷於異教，淪於下流，習於盜賊會匪，獷悍變其性，怨戾生於心，國家深仁厚澤卵翼伏育之恩，自彼視之，幾淡如水，冷如冰矣。有桀黠者流，因勢而煽惑之，私恩惠以結之，則赴湯蹈火惟所命，犯上作亂爲固然，大局何堪設想。彼時縱有學堂人材相與補救，然決隄之勢壅遏維艱，雖有智勇，亦將坐困其間，則挽救之已遲也。倘及今時而創設中西義塾，有館糈以養其身，有學術以牖其心，有泰西之工藝農礦諸方作以事其業，有泰西格致醫算諸實學以成其名，則異日流爲亂賊以禍中原者，當十人而去其七八矣。良民多，亂民少，日漸一日，化莠爲良，本固邦寧之要圖，不外是矣。當道諸公策今日大勢，殆未嘗不欲天下之民俾之咸入學堂，以治平無事也，特力有未逮，又事須推行以漸，故未暇計及此與，然以公理言之，則中西義塾之設，非富人之任而誰之任耶！《語》曰「富者贈人以財，貧者贈人以言」，贈人以財之公普，孰有過於建立中西義塾者耶？倘在上盡如南皮尚書合肥相國之力爲提倡，而以山東撫臣之仇視西法撓阻新學爲炯戒，行見頭等二等學堂遍布於各直省，窮鄉僻壤，户誦家絃，而格致天算光學重學汽學視爲身心性命之圖，則人材輩出，國勢浸强，而富者亦得常保其富矣。事有視爲迂而收效遠者，此類是也。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二《論女學堂》 嘗讀《國語・至敬姜論勞逸》一篇，而嘆古之婦女固無人而不操作也。古者養民之道首重耕織，耕之事男任之，織之事女任之，故《禮》之《月令》，《詩》之《邠風》於農桑諸務皆三致意。漢詔猶謂雕文刻鏤爲傷農事，錦繡纂組爲害女紅，知古人以耕織爲重而不偏重。夫男者並不輕視夫女，若夫入學諷誦，博覽圖書，則固男女之所同習而未嘗獨擯夫巾幗也。是以《詩》三百篇婦人女子之作，遂居其半。沿及兩漢而唐山夫人手定雅樂，曹大家續成《漢書》，蓋其時中國女學猶未廢耳。後世女學既廢，彼不學無術之輩，遂謂婦女之職僅在酒漿絲枲，此外非所當預，而爲婦女者亦習聞其説，信爲固然。於是苟免操勞，即安處淫佚。稍知翰墨，便共詫通才。遷流至於今日，而中國之婦女已大半成爲廢棄矣。蓋婦女無所事事而徒知食粟，則幾與罷癃殘疾者等。今者寓滬諸君鑒泰西女學堂造就人材之盛，欲倣西法創立中西女學堂，爲中國二百兆坐食無能之婦女特開風氣，誠善舉也。然鄙人雖身居局外，有不能已於言者焉。竊謂西學分門别類，至繁且頤；中學旨遠，詞文實緩而迂。爲今之計，彼緑窗貧户之婦女，汲汲操作，無暇入學，并無力入學者固無論已，若夫大家閨秀，閥閱名媛其有志附學者，於中學似宜僅教以訓詁，俾收大義而已，彼經史百家詞章考據之學可不必講，而亦無暇於講也，至於西學，則凡算學、格致、光學、電汽學、化學、重學、聲學以及測量、繪圖、醫理、蠶績，凡婦女可以安坐一室以行其所好學者，皆宜各就其性之所近，使造爲專門名家，以爲他日見諸實用之地。他如兵法、刑律、輪船、鐵軌、風濤、沙線諸學，可毋庸議，何則？中國男女之别綦嚴，非泰西諸國可比之數者，皆非婦女所得與也。顧其尤要者，莫如各種工藝，試思西國之所以强者，由商務之盛也，商務之盛，由工藝之精也。中國之病，既坐視二百兆婦女之坐食無能，不能廣闢利源，則爲中國廣闢初源者，舍工藝其誰屬耶？或謂蠶織之事於女子爲尤重，奈何忽近而圖遠，殊不知蠶織之

利本吾華所固有，不過參以西法使之精益求精焉斯已耳。若夫工藝，則凡土不宜桑之所，候不當蠶之時，皆得勤其四體而居爲恒業者也。不是之學而奚學哉！或又謂婦女之學既重在工藝，則凡算學、格致及光電、汽化諸學可以無事，獨致力於工藝焉斯可矣，曰是不然。西人工藝之學，莫不由算學、格致、光電、汽化諸學而來也，飲水而不窮源，其可乎？而況算學、格致、光電、汽化諸學若能專精一事，其利益固自無窮而奈何概置之也。查今年西報所載美國女子學成卒業而爲工程首事者二十五人，善繪畫者一十二百人，精測繪者一百一十一人，工樂律者三萬四千五百十八人，司會計者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甚至製造廠之教習亦用婦人，可想見該國女學大抵以工藝爲首務。客歲厦門女子鄭綺梅亦有中國宜振興女塾以造就人材之説，其間議論亦以工藝一端爲不可廢。要之西人女學舍讀書識字而外，概以工藝爲重，且不特女學爲然，即其國男子之學亦何獨不然。吾中國誠欲大興女學，使此二百兆之裙釵慨焉奮發，以爲今日自强之計，以爲他日争雄競爽之圖，則莫如首重工藝，而後更習其餘。特不知鄙人之言，有當於諸君之意否耶？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二《論中國宜設立女學校》　上古之時，教育女子之法已無所考，然由今思之，古者教養之道最爲精密，當必自有至善之法，惜書缺有間，不能深詳。三代以來，始略有可知者，如《内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衽組訓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醬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周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其散見於各書者亦大略如此。故古時女子無不端莊而静一，敦厚而温柔，其高明者至能歌詩論禮，嘉言懿行，文義燦然。及春秋戰國之時，淫風流行，女子多踰閑蕩檢風氣，是似已不逮於古，然而通曉詩書、深明大義者，猶不絶於紀傳。即兩漢之時，亦多有可取者，讀劉中壘《列女傳》，固班班可考也。自三國六朝，天下大亂，風氣益不如古，奢淫浮靡之習波及於閨閣。于是婦女之學幾於不講，積漸以至今日。婦女皆茫然無知，昏昏然若枉生於世者，雖其間不乏貞烈節孝之輩，要皆出於天性之本美，而絶無學問之潤色，故通曉詩書、深明大義者竟不多覯。間有世家巨族，幼時亦復延師訓課，不過吟風弄月、彈棋品畫之事，苟能作五七言詩，寫通候信札，已共驚爲才女，而此外則不問也。用是風氣益薄，近時女子大半只知講求衣服之華麗，首飾之精美，至於孝順父母、敬事翁姑、和睦妯娌、主持中饋之道，一概不解。當其在家，則爭多論少，但計粧奩之厚薄，及其出嫁，則貪吃懶做，不識夫家之艱難，甚或廉恥蕩然，幾於不可救藥。凡此皆女學之法失傳之故也。竊以爲天地定位，陰陽化生，萬物皆以相偶而成，故女子實爲男子之輔，男子之教固當精益加精，女子之學亦宜實力講求。嘗晤一西友談及謂中國女子但曉吃着睡覺，一切道理都不曉得，自己既無學問，生下女兒亦不知教訓，代復一代以致風氣長爲不好，我西國則不然，女子當學語之時，即有教導之法，八九歲時已無不能寫字作信者，及其長也，各就資性所近，任學一藝。迄今西國女子之司天文臺者、管賀輪船者、爲狀師者、爲醫生者、爲報館主筆者，無不有之。至教中之女牧師，且能越重洋萬里而各處傳道，試問中國女子能乎？不能。西友之言雖似夸大，其實情形極確非虚言也。中國女子即不能望此，似亦嘗稍令讀書，使略知世間一切道理。宜於省會大郡先行設立女學校幾處，凡女子自五六歲以上，准其送入塾中肄業。凡女子職分應爲之事，皆撰成簡明易曉之本，逐漸教導，或即就向來所傳之《女訓》《女四書》等，再加淺顯註解，以便講説，一切琴棋書畫之類，概不必教，但期稍去從前固蔽陋惡之習，略曉大義已遠，於尋常世俗之婦女至於天文、地理、醫算等學，雖于中國女子無甚大用，然資質聰明者，似亦不妨就淺近易知之事，稍加指點，若果能習成一藝，專門名家，亦大足爲中國閨秀生色也。其餘烹飪、刺繡諸般女工，均延勤慎明幹老婦，隨時教導。大約半日讀書，半日可爲習藝及游玩之用。女子之性情静而多巧，六七年後，年已十二三歲即可學成出院。蓋中國婦女究不比西人年長者，不宜長在學校也。似此行之十年二二年，逐漸推廣，潛移默化，必有絶大效驗，可以操券而得。所難者開創之始，籌費延師頗非易事，倘得地方紳富捐款創行，以次推廣，效驗既著，自易於開風興起。惟此種大經濟、大功德，非具大力量、大智慧者，決不能辦，姑作此論以待之，苟有其人，則中國女子之福也。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二《中國宜廣建女塾議》　今統中國二十二行省之大，四百兆人口之衆，約言之女子得其四，此四份女子中雖紡織縫紉以存活者不乏其人，然其知識淺狹者多信從僧佛，以因果爲準繩，以懺修爲常事，雖不失其向善之心，而騖虚如實，終其生身可以視骨肉如途人，倚土木爲性命。推原其故，皆自幼時父母無所教誨，祇衍説輪迴，以冀開其覺悟，殊不知爾何時之病已漸入膏肓，及其長成，烏可救藥。試聽巾幗中人爲人咒詛祝頌，無不合掌喃喃，曰「阿彌陀佛」。其入魔之深，不言可喻。甚且結盟入廟，趕會宿出，爲父夫者不可約束，徐而聽任。此中之害，決西江之水不能洗，磐南山之竹不能書。而庸庸

之輩，亦從未有爲之痛下針砭、勤施藥石者。風頹俗壞，狂瀾滔天。若欲挽而救之，非建女塾不爲功，非廣建女塾亦不爲功。城中建之，離城分建之，鄉鎮則責令團董設村塾，或設家塾。延博古通今識時達務者，授其學，每月由各塾師輪流比較弟子之學，每季由地方官或團董莅塾考試，並細察塾師勤惰以定去留，擇弟子之優者奬之，劣者責之，塾規則不憚甚嚴，塾課則不可太簡，每日定例自某時起至某時止，習何項學，不可令其疏忽，餘則酌而行之。由一邑一郡漸推而至於通國，則不櫛才人可遍寰宇。或以爲中國女子素無學塾，一旦舉行，恐嬌生慣養者不能受教，反增其病，則應之曰，子不見耶穌教中人耶！教中女子無論大家小家，皆從師受學，雖不能十分淹博，亦可一洗脂粉氣。即其日誦天父耶穌等經，迥彼學所宜然者並不爲大害，夫彼等猶異國之人也，有循循善誘者耳提面命，遂令碔砆生色，不與頑石同光輝，豈有使之受教而反益其病者乎！中國女子之聰穎秀慧過於男子，安有不可教訓之理。惟既廣設學塾，其弊端亦不得不先申論及之。其一曰父母溺愛，中國教子嚴而教女寬。大家女子雖可延師授學者，類皆以溺愛之故，不欲其師嚴加督課，故雖曾經讀書，亦不過略識之無而已，求其能寫信賦詩者已不多見，又何深論邃之學。吾願爲父母者宜視子女如一律，勿曠其功課，勿縱其懈怠，則未有學之不成者，此父母之愛不可溺也。其一曰師友之嫌，中國女子讀書者既少，所延之師必係男子，男女之嫌中國最重，而況更欲取聲應氣求切磋砥礪之友乎？然守經者必濟以行權。現今初設學塾，不得不延男子教授，數年之後學有進益，便可以女授女，久而久之，則絳帳之中，青燈之側，釵光鬢影，爛其如雲矣。此師友之嫌不必拘也。其一曰服役之難，中國女子所有飲食在在不便，若使入公塾，則掣肘頗多。然中西女塾自執炊而外，皆係女傭服役，外言固不入在內也。中國既設女塾，則仿而行之，此服役之難又不必慮也。其一曰嬌羞之習，中國女子雅不欲見生人，偶令見之，必遷延退避，以別嫌疑。然入塾讀書係幼女，終即使年已長大，情殷向學，而不惜拋頭露面，則視燒香禮佛觀燈看會之益何啻止百倍，執而化之，則嬌羞之習悉以去矣。其一曰身體之弱，女子秉賦陰之氣，强健者少，嬌弱者多，殊不知因逸生懶，因懶生病，使其終日有所事事，或反能轉怯以爲强，則身體之弱，亦無足慮矣。其一曰心境之窄，中國婦女纏足，禁令出門，其氣鬱而不舒，最易致疾。若能先嚴裹足之令，復使日游於書城藝苑之中，則心地拓開，眼界大擴，不惟去其外疾，並可去其內疾，則心境之窄亦可以化矣。有此數弊而一舉悉可以化，惜乎無人能行之，亦無人能言之，坐使百餘兆有用之材棄同朽木，豈不冤哉！余雖不敏，竊嘗有鑒於斯，故發爲此議，敢以質之天下有心人。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二《中國宜廣建女塾議》 天地有陰陽，人有男女，上古之世渾渾噩噩無所區別，有聖人出，見人之無異於禽獸也，迺定五倫，厥有夫婦之別，制禮以遠嫌，結繩制字，教以記載之法，使天下後世有所考据：筆之於書，欲使男女並讀之，非獨爲男子設也。從來聖后賢母、名媛淑女未有不讀書者，奈何今日中國竟無女塾之設，而使羣雌粥粥盡成盲瞽哉！興言及此，不禁大聲疾呼矣。夫女子無才便是德，此係三家村老學究之言，雖箝其口而摑其頰，不足開其茅塞之胸也。彼以謂女子讀書，其性之聰穎過於男子，舉凡纖微體要易爲所悟，迨知識漸開，年華漸長，讀《摽梅》之什，動懷春之心，或則晨窗染翰，假風月以遣愁魔，或則夜榻微吟，卜燈花而占好夢，情關不固，情竇大開，勢必至敗俗傷風，踰閑蕩檢而後已。噫！爲此言者何其見之鄙而小耶！夫貞淫之性秉之於天，人力不得而予奪，況色食爲人之大欲，豈能閉塞陰陽乎！古制男子十六至三十皆可取，女子十四至二十皆可嫁，逾其時則傷天地之和，乖陰陽之氣，鮮有不爲害者。鄭衛以前淫亂之事絶少，此實證也。降及後世，世風不古，婚嫁逾時，以致私期桑濮，中冓貽羞，異心一萌，不可收拾。此非婦女之罪，乃父母之過也。若天下女子皆自幼便入學塾，揣摩於聖傳賢經，兼授以紡織針黹諸學，十一歲後使佐母操作，以學中饋，及時而醮之，宜家宜室，鼓瑟鼓琴，樂怡如也。即使讀書不甚明通，而以之相夫子、式閭里，亦綽乎有餘裕矣。若「淫」之一字，直可不煩過慮也。試觀西國婦女，無論貴賤貧富，皆自幼入塾讀書，及其長也有爲醫生者，有爲狀師者，有爲經師者，有爲報館主筆者，有爲銀行司會計者，有游歷各國者，無不具有實學，出而問世，未嘗聞有所避嫌也。昔余在中西女塾授女弟子學時，見其中章程妥善，心竊羡之。其學雖不過華文、西文，針黹、算學、輿地、天文等項，然每日時刻功課，絶無錯誤。休息之暇，更教以音樂之節奏，以曠其心胸，並爲蹴踘、鞦韆等戲，以勤其筋骨。其法皆中國之緒餘，而中國不能行之，反爲航海東來者大施其春風化雨于閨中之秀。中國之愚，誠不可及也。即如及門巴傅輩，亦皆講求根蒂，與觚顔擁皋比者互相問難，必使無毫髮之遺恨而後已。考據今昔如數家珍，縱論五洲，如在庭户，若求之於中國研究括帖者，尚不可得又何論裙釵巾幗中耶！況徒輩皆年將三旬，較師爲長，尚未適人，間亦以陰陽奇偶爲之開説，彼等尚以學術未精，不能存求偶之念爲答。夫猶是人也，豈有不知

情欲哉！而其謙退能如此，吾知中國婦女之害，皆在不讀書也。廣東順德等縣之女子，皆有十姊妹之名目，同誓不嫁人，即使父母强而醮之，則夫妻反目，脱輻屢占，甚至夫家因而絶嗣者。此等事官司既不能繩之以法，戚鄰又反而目之以貞。竊恐久而久之，則該處無夫婦之一倫，而氓之蚩蚩者將無樵類矣。蓋彼處女子鮮有能識字讀書沐浴聖人之教，故執而不化。若於彼處建設女塾，凡係女子，皆令入塾，延名師教授之，不及十年，可使此風泯於烏有。順德等處可以化，豈他處不能振興？況創設女塾，非僅使讀書識字工詞染翰已也，天文、地輿、醫學、算學無不可學。設使一旦鄰國有警，男子則衝鋒執銳，女子在家仍可日用無虧，並可佐理國家，調度一切。則女塾之設，豈僅有益于女子之家、女子之身？即於國計，亦大有關係，其便益爲何如耶？吾故曰中國宜廣建女塾也。奈何當軸者反不籌及之，是誠不可解已。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二一《興女學議》　古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噫！斯言也，其真出諸一孔之士，迂謬鮮通者哉！夫古者《葛覃》、《澣衣》、《河洲》、《流荇》，宫闈雅化播諸詩章。迨《禮記・内則》篇，亦以姆教婉娩聽從，箴規女子，由是而漢則有曹大家之修史，宋則有歐陽母之畫荻。名門淑媛佳話流傳。使非幼習詩書，烏能敦敏徇齊若此哉！亦越我朝順治十有三年，皇太后製爲内則衍義一書，女教昌明，儀型邦國，誠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無不起於閨房，是以女學之興爲有國家者所必不容緩也。然則彼言女子貴乎無才者，亦有説乎！曰有之。彼蓋見世之女子往往吟風，弄月，贈芍貽香，舉凡蕩檢踰閑，未嘗不由識字知書始。故爲是痛心疾首，幾欲使靈心慧質，窒塞不通，庶幾根本未漓，澆風無自而習染。僕則以爲古今女子之踰閑蕩檢者，由於粗知文義，不嫻德禮之教使然。果有才也，則如《内則衍義》所言，一孝、二敬、三教、四禮、五讓、六慈、七勤，宜無不融會貫通而事事不踰矩矱，即不能如后妃之化行南國游。女思歸，亦何至放誕風流，自溢於禮法之外哉！或有送難者曰，允若兹，則前歲滬上所創女學堂子宜訢合於心力爲贊助矣，顧何以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且時或微詞諷刺，一若不願其有成者？然豈非與今日所言自相矛盾乎！則應之曰否。不然滬上女學堂創之者經蓮珊元善，而陰助其成者則康梁諸首逆，及隨風而靡之，各省官紳也。推康梁之意，豈真欲女子皆讀書明理，蔚爲閨房之秀，使免逸居無教之譏哉！彼蓋見婦女之言易使丈夫動聽而寧馨之子又時時依戀其母，不能須臾離，以故設爲學堂，陰導以悖逆之詞，使之入耳會心，牢牢在念，庶他日長而遣嫁，得於枕邊傳播，俾詖詞邪説流衍無窮，而官紳之隨風而靡者。又以寵其豔妾之故，欲使居堂中提調教習之席以媚之，彼用心雖各不同，而其敗壞綱常則一。經惟暮年昏耄，是以誤入其彀，以致末路頓隳耳。且彼之所以爲教者，即無悖逆之語，亦非女子所應爲。彼所以教女子者，西文也，西語也，音樂也，體操也，醫術也，算學也。其中惟醫與算二者尚可用以衛身而操家。至於西語、西文，男子習之圖當今之急務，假女子謹守内言不出於閫之義，即使學極淹博，亦曷能與西人應對周旋？若夫音樂、體操，男子且無所用之，而何事用以教女子？誠何怪憤世嫉俗者謂中國必先盡棄禮義廉恥，而後可望此女學堂之振興也。難者曰：然則子又何以中國宜興女學？曰我所謂女子之宜學者，即《内則衍義》中所謂孝耳，敬耳，教耳，禮耳，讓耳，慈耳，勤耳。外此則書畫詩文爲閨房消遣之具，縫級酒食爲中饋操作之常，彼夫院本傳奇、盲詞小説，已不足污女子之耳目，更無論康梁逆説而可用以訓廸小嬌生乎？然則泰西女子有學爲醫生者矣，有學爲船主者矣，有學爲律師者矣，有學爲主計者矣，何獨中國而不可學！則正告之曰：學之安有不可者，特西人不甚重男女之别，男子所事之事，女子皆得事之。中國則禮教森嚴，萬不能使女子而與男子參錯，雖學有成就，亦安能出而應世，更何必敝精勞神以訓之歟？於是作爲《興女學議》以告世之闡明陰教者。

《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一四下何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敬稟者竊嘗推究國家盛衰之故，亦曰人才而已矣。人才既衰，則雖朝野清泰，一旦事患颺起，土崩瓦解，無復枝柱。若漢、明之殄瘁黨錮，遂以失國者是矣。人才既盛，則雖境地削弱，一旦發憤爲雄，雷砰電射，各奮智勇。若德意志之振興學校，遂以崛起者是矣。恭讀憲皇帝諭，鄂爾泰曰治天下以人才爲本，其餘皆枝葉事耳。又讀曾文正與胡文忠書曰，吾輩今日，惟當多布種子，以爲異日發生之地，聖君賢相，厝意深遠，蓋如是其亟亟也。願欲用才必先培才，百尺之木，經雨露而始滋；再熟之禾，失灌溉而損秀。培之無素，才不可得而用也。欲培才，必先擇才。習轡勒於駑驥易以成功，施雕鏤於碔砆勞而無益。擇之不精，方不可得而培也。往者朝廷懲前毖後，因時制宜，知成法之難拘，思養才之宜豫。於是開圖繪之館，設練習之船，創水陸師之堂，肇於福建，大於北洋，流衍於各行省。知理之生乎器也，則爲外場以操演之；知技之近於道也，則設内堂以講肄之；知中西之不可偏倚也，則分延洋漢教習以督課之。牧牧砢砢，維日不遑。蓋將以建自强之基，拓積衰之勢。進可以龍驤虎步，蹈藉强鄰；退可爲金城湯池，完

固疆宇。英才偉略，皆於是乎在。然而倭人一島夷耳，校其地則大小相懸也，計其兵則多寡殊絶也，乃一敗而失藩封，再敗而蹙土地。陸師望風而逃，水師束手待斃。費數十年之力，擲千百萬之帑，求其一戰之效，竟不可得。遂至資兵齎糧，殃民辱國，和局之成，古今罕見。此則海内之士所爲拊心而長歎息者也。夫一代之才，足供一代之用，今乃聚生徒以教之，懸爵禄以餌之，而其效卒至於是，是豈中國之無才耶，抑西學之無益於中國耶？熙年往以漢文教習供差北洋，其水師學堂員友往來，尤爲耳目所及，蓋嘗深究其得失，覘考其效驗，未嘗不歎。意則美矣，而擇取收録之法未善，其及此不足怪也。夫所謂法之未善者何也？自漢武開利禄之途而經術始重，歷代爲科舉之具，而文藝愈尊。上既懸的以爲招，下自殫精以相赴，聰明智慧，略盡於斯此而不成，他將何望？彼西人者以戰立國，肄兵最精，用槍炮者必諳測量，爲探謀者必諳圖繪，司藥彈者必諳化分。各學專門之事，義蘊閎深，非第以步伐整齊，手足靈捷爲止境也。今乃以武夫庸竪究之，是猶説生公之法而欲頑石點其頭，彈雲和之瑟而冀聾蟲用其耳。指授雖切，領會終難，此一弊也。人之難馭，兵爲最甚。德意足以撫循之者，上也；聲望足以填壓之者，次也。自古名將或甘苦與共而湯火争趨，或號令一下而旌旗變色，惟克愛而克威，故可勝而可敗。今學生出身寒賤，不識詩書頗多，心性浮囂，資望淺薄，一旦遽以略通西學躐司兵柄，既爲士論所羞稱，又爲兵丁所薄視。驅市人以戰，非韓信其誰能其從政者？新爲伍參所預料，此二弊也。然此猶曰學之不精，人之不服也。精矣服矣，將遂足折衝而禦侮乎！曰未也。夫兵者凶器，必志足以勝之，戰考危事，必氣足以舉之。故裴令公有三光不共之志，卒滅蔡賊；曾文正有百折不撓之氣，終清逋寇。今學生之於洋人，尊之若神明，奉之若徒隸，羨其服食之精，則見獵心喜；誇其器械之利，則談虎色變。其於中國志士仁人，奇謀壯節，概乎未之聞也。郭筠仙中丞曰，崇厚號爲知洋務者知其可畏而已，未戰之先，志已餒氣已索矣。見弓疑蛇，浸成虚怯；聞弦落雁，是爲孽餘。此三弊也。夫人必有敦詩説禮之風，而後篤愛國忠君之義；必有仗節死綏之志，而後成殺敵致果之才。張巡著睢陽之節，而《漢書》極熟；武穆建中興之功，而章表殊健。仁乃有勇，儒不負國，由來舊矣。故自三代以來，英君誼辟崇儒右文，豈真飾爲耳目之觀，倚爲潤色之具哉！蓋欲由藝文以求義理，由義理而興節概，耳濡目染，蔚成風俗矣。安可以消磨智力，而禍釁不萌；危則可以羈勒名義，而叛亂不作。恭讀太宗文皇帝諭，令貝勒子弟就學聖訓，曰上年我兵棄灤州，遂至永平、遵化等城相繼而失，皆由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上年明國築大凌河，援兵盡敗，猶以死守，而錦州、杏山等處，亦不忍委棄，由讀書明道理，知爲朝廷盡忠也，聖謨洋洋，囊括萬禩。今北洋學生除各營咨送外大抵仕宦落勢之家，讀書無成之輩，近來收録尤雜，輿臺廝養溷迹其中者，頗不乏人。而總辦堂務者，又均粗知洋語，毫無遠略。彼固以既崇西學，安用漢文，此中奥折非所能識也，於是讀書功課則删減之，能文學生則斥革之，遂至肄武之堂，浸成濟貧之院。靡衣愉食，此外何求；請安叩頭，應聲即是。節義之不講，廉恥之不知，而欲其忠勇奮發、淩厲無前，有斷脰決腹、一瞑不視之志，豈可得乎！此四弊也，雖然此四弊者，究其實害不過歲縻數十萬帑，養千百游惰之民，虚文故事，與宋元郡縣學流弊相似，於國家無大損也，而豈但已哉？夫國家創一制、立一法，必當究其始終，與夫利害之所在，流弊之所歸，輕心掉之，鮮不失當。往者廣方言館學生逃爲買辦細崽，出洋學生背離儒教，見於邸抄者數矣。北洋有以道府大員閑居宴處，衣食悉效洋人，熙年實親見之，以此等不知大體之人，縱使西學精深，一旦或以事廢，則有北走湖、南走越耳。張元入夏，而宋廷旰食中；行説入匈奴，而漢邊虚耗。其患一也，即曰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伊魯謀燕，必非素志，此不足慮也。然言先入者爲主，事偏重則致争。方今學堂林立，人數既多，其中亦必有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朝廷求才若渴，將來破格録用，以風示海内。或内躋槐棘，或外綰封疆，咸在意計之中。夫贊皇由任子，則薄進士；史肇由行伍，則訾毛錐。該學生等既不由科目進身，其於文人學士既存各執一是之心，必有兩不相下之勢。牛李一分，蠻觸交閧。英國之公黨保黨流弊已滋，朝鮮之開化守舊貽禍尤甚。來車可鑒，覆轍方道。其患二也。夫國家培才，當爲萬全無弊之道，達而在上，相與宏濟於艱難；窮而在下，亦各自安於義命。立法創制，斯爲美耳。今之學堂，歲縻巨萬，學者牛毛，成者麟角。揆諸始事者創設之心已稍戾矣。幸而淘沙揀金，披榛覓路，拔千得一，厘有成者，乃不用而其患如彼，用之而其患又如此，原始要終，獨不爲之深思而審處乎？故熙年居常思發狂議，以爲今曰爲治之道，非以核名實、明賞罰爲先不可；今日培木之道，非以綜中西、合文武爲務不可。若第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即使功課之例悉仿西人，水陸各堂遍布行省，要其無纖毫之益，有邱山之損者可豫。必也，而欲倚爲干城以備一朝緩急之用，是猶望蚊負山、責盲人以萬里也，蓋其難哉。區區之心，懷之久矣。乃本月於《申報》中獲讀帥台設立湖北武備學堂招考告示，舉熙年夙所私憂，而竊計

與夫識見之所未及者，悉愷切言之，而津貼貧員、收録攙越兩端，於學堂積弊尤如燭照，計數纖微畢見。仰見規畫宏遠，釐剔無遺之至意，伏讀之下，歡喜贊歎，以爲中國風氣之開，羣才之奮，其在斯乎。夫帥臺以經緯天地之才，而爲培植人才之計，宏綱既舉，細目自張，此豈待下士之擬議者。顧廣集思益者，大臣之心，而摭説得失者，書生之習。熙年從事學堂，綿歷年載，愧廣給之虚縻，睹弊端之重積，囁嚅自守，歎息彌襟。今者堂務肇興，無所用其忌諱，敢不遠千里，上謁鈴轅，彙爲八條，瀆陳鈞鑒。敢云壤土細流之助，聊效獻芹負曝之忱。伏惟帥臺道合古人，而濟以遠識；才蓋當世，而處以冲襟。敬聽下風，久深傾仰。倘蒙不棄微賤，訓示一二，俾得仰藉當代偉人一言之賜，以爲生平榮幸。翹企之私，曷其有既。

附呈條陳八則

一曰派大員以資督率。三代育才興能，悉由學校。自學校之法敝，而書院之事起；因書院之規隘，而學堂之議興。然則今之學堂，蓋即宋元郡直省書院之制。今之學堂總辦，亦即國子祭酒、省會山長之任。然南學之制額數無多，經費有限，今則歲縻巨萬矣。山長之權，給以膏火，加之獎假，今則例有保案矣。況此次名稱仍舊，而法制更新，舉文墨之士、縉紳之流，而收取教督之非，第如各省之取具而已。當規模之肇，建實關係之匪輕，果使辦理得法，著有成效，從此一可倡十，十可倡百，轉衍流布，授受無窮。中國自强之機，未必不寓於此，此中消息甚微，樞紐甚大，雖係一省培植之計，實有關天下消長之基。往者各省堂務，多以通知洋文、洋語，道府主之固，謂量才器使之義也。不知洋語、西學迥然兩途，該員特知語文之粗淺者耳，通學問者固須以文字爲階，而能語言者或未盡文字之奥，地殊中西，理無二致。於是洋人窺其底蕴，既視之甚輕，學生稍有才能，亦置不爲意。功課則奉行故事，規矩則視若虚文，熙年目擊之久矣，方今湖北人才，天下推爲極盛，擬請帥台於科甲出身，監司大員擇其貫通中西、綜覈名實者爲總會辦，其通知洋語者祇供翻譯之用，而主持堂務不與焉。庶可撫生徒，既免開輕侮之漸，而考求利弊，亦藉藉核實之功。

二曰收儒生以挽時習。中國之所以爲國者，儒而已矣，故廿四史中、十八省内，凡聲名赫曜之人，皆學問湛深之士。有明一代士氣尤盛，以一諸生建復社，遂奔走天下者，張溥是也。以一諸生起義兵，遂連克名城者，謝陛是也。沿及我朝，頗懲明弊，然粤捻之亂，湘軍初起，殊勳偉績，多出章句之儒。而東豫諸省，以一舉貢完圩保寨者往往而有。即至今日，凡士論之所是者，鄉愚亦從而是之；士論之所非者，鄉愚亦從而非之。蓋科名積重乎人心，議論悉由於鄉校，積習生常，有自來矣。夫善爲川者，決之使導；善治民者，順之使行。今廟堂之議，一則曰開風氣，二則曰開風氣，而於讀書之士，漫不訾省，是猶欲前行而却步也。抑熙年更有進者，大抵朝廷用舍恒視功效爲轉移，不敢遠引，請以近事明之：往者同治初元，博採清議，重用儒臣，台諫無不達之情，京朝多外簡之事，無他，因曾、左諸公以儒生立大勳也。自法、越之事起，徐中丞敗於粤，張侍講覆於閩，朝端懲艾前規，於是儒臣結舌，言官短氣者，殆十餘年。今營口之役不戰而潰，又蹈覆轍矣，竊恐將來之矯枉過其正也。夫當今之世，守成法、泥古方、膠柱鼓瑟，固中國之大患也，然使一旦幡然決然，崇尚西學，拔用洋員，舉科目之士，文藝之説而屏除之，摧抑之，因噎廢食，尤中國之隱憂也。何則？固以儒爲國也。竊計帥台深心遠識，豈不欲合書院學堂爲一事，而裁成陶鑄之哉？特以畛域未化，慮始維艱，未便遽以横經之舍變而兼肄，雜家言震駭流俗，故不爲也。然積習雖難於强化，而風氣則可以漸開。伏乞宏此遠謨，别開生面，堂中定制，京外各官上自五品爲止，學校諸生下至附生爲止，文理精通方與取録，非此數也不在收例，俾鄭重以相須，自英才之羣集，庶幾異日科第連翩，國家既免乏才之患；而勳猷炳著儒術，亦雪寡效之羞。

三曰盡變通以廣招徠。夫用夏變夷經説可據，重文輕武錮習已深，招之而不應則奈何？曰楚王愛細腰，羣臣多約食；宫中愛高髻，城中高一尺。上有士者，下必有甚焉，安有招之不應者乎？特患招之未盡其情耳。夫中國之重流品久矣，昔淮陰差與樊噲爲伍，袁宏恥與伏滔同列，本屬同功一體之人，尚有高視闊步之意，一或良楛不分，薰蕕共器，則志士有龍東而退走耳。查本籍聰穎子弟，若其文理清通，必已列名庠序，至於武生武弁，大率觔律敦署名，金迷其製，庫狄干押，字雖逆以書。間有承襲世職，通曉漢文者，然亦僅矣。伏惟帥台智周萬變，豈其見不及此，特以整軍經武之圖，不得不示博採兼收之意。惟是衆品淆雜，情僞滋多，倘考核之稍疏，必弊端之叢出。伏乞帥台飭考官嚴密閱校，無論何項功名，均以「文理精通」四字爲本。俟録取後，其子弟武生令取同鄉官及本省紳耆身家清白、品行端方，並無槍冒頂替切結，方準來堂一體學習，庶聚處無亂羣之懼，而聞風免裹足之心，則流品宜清也。北洋學生習氣頗深，爲人詬病久矣。南洋開創伊始，聞定章每月膏火二兩，告假過年按日核扣。法頗苛細，必無

奇偉之士應之。頃者皖省獲見湖北招考告示，宦途及書院中均有欲往鄂投考者，顧躊躇曰某某根基汙下，今爲北洋學生列上考矣；某某僅識之無，今往南洋報考得名字矣；我與并列何如哉？揆其隱念，特恐識者與他省一例視之，故趑趄而不前也。雖拘執不通，然其意亦可念矣。伏乞帥台俯體人情略變制，或本儲將練武之意，另錫名稱，即援高才上舍之規，一新耳目，雖屬暮四朝三之術，聊示涇清渭濁之分，則名目宜殊也。

四曰厚培養以留俊異。夫流品淆則害馬去，名目殊則髦士來。講舍鴻開，魚鱗雜襲，可謂極一時之盛矣。然僅示虛名，未盡實事，猶恐始勤而終怠也。實事者何，廩餼、禮貌、保薦三者而已。夫無所爲而爲之者，一人而已。北洋授課大率三人到堂，洋人言之，翻譯述之，漢教習録之，每日不過三四百字。臨事倉猝，多所牴牾，故除毛瑟槍圖説、氣球述略稍有條理，餘均未足編纂也。由是易一教習，而所講如前；易一學生，而所講又如前。曠時費日，獲益幾何，適以縻帑項耳。擬請帥台諭該總辦，俟洋教習來華，命將該國所有兵學諸書，略仿目録提要詳著，所言何事，所載何學，彼此商考，擇其有裨中國實用者，派員翻譯，叙述詳明，發與學生，人置一編，以備誦習。如有不解，再向該教習問難，庶世時原始要終既易得會通之益，在異日學成名立，可持爲教授之資，何必費重貲聘洋人，始爲得乎？此内堂功課之宜辨者也。至於外場，則非手與器習、耳目與號令習不爲功，此非書所能盡也。然觀北洋操練步伐，不過大排隊、小排隊。年終派員校閱，則爲兩軍相攻之狀，而旁以奇兵抄之，熙年見之數矣。千篇雷同，如出一轍。竊思中國兵書所載陣法極夥，若爲三復張兩翼、圓陣、方陣、散星陣之類，用諸古人頗著成效。西人肄兵最精，此等法制必有相吻合者，何不肄業及之，夫兵猶水也，因地成形，勝宜何追，敗宜何救，平原何施，險阻何用，均須講習於平時，乃有把握於臨事，若只循例操演，非所以盡兵家之變而成大將之才也。此外場功課之宜辨者也。

六曰拓規模以期美備，夫辨功課者，求實效耳。然在我之規模稍隘，則在彼之力量難施，不足以期美備。美備之效，管見有三：一曰選翻譯。北洋翻譯均例調取同文館學生，該員於武備名目多未通曉，傳述不備，致漢教習無從叙録。嗣乃歸會辦蔭道昌一人辦理，該道深通德文，而拘於洋文語氣，又於上海譯成諸書未曾寓目，於是名目互異，文法倒裝，諸弊時所不免。此次擬請帥台擇派精通德語之員專司其事，但以傳譯詳明爲功，漢文則有執筆者主政而彼無與焉，庶免俚俗混淆之弊，足爲刊刻宣布之資。一曰購器械，北洋步隊用毛瑟，炮隊用克虜伯，馬隊用哈吃開士。然熙年竊以軍營所用宜歸一律，學堂除專習一種外，其新出谷種均宜購置一二，考其機簧之繁簡，率度之遲速，詳加考究，瞭然胸中，庶時勢之變遷無定，而學問之應自餘常情必無憂，仰事俯蓄之資，乃可勵搏心壹志之氣。北洋諸生由堂中招考者月薪三兩，考試僅屬虛文，拔擢多由情面，尚不免身家之慮，安能無馳騖之心？然膏火之太優，又經費之難繼，請擬帥台於定制四兩外，月課季課列前十名者優給獎賞，如因學問優長拔爲本堂教習，雖難仿照乎洋人，亦當優異乎漢士，庶於節省之中，俾收鼓舞之效，是曰厚廩餼。廩餼之外，儒生所斤斤計較者禮貌耳，故汲黯揖將軍載之前史，鄭公禮寒士傳爲美談，苟非介胄之儀，皆貴謙和之德。今雖名曰武備，其實與郡縣學無殊，意在樹人，何宜苟禮。北洋舊章諸生見總辦者無坐。見教習者請安，蓋以待武夫蹶張之徒。今既概收文人，擬請帥台定制，無論何項功名，均照學校中謁師之制，見總辦者以揖，仿中興後文員帶兵之制，見督憲者無坐，庶於期望遠大之中，略寓軍營階級之意。是曰隆禮貌。北洋堂務初開，經李傅相特奏二年期滿，照異常勞績奏保，奉懿旨允準。朝廷求才之意與疆吏造士之心，可謂殷矣。然一屆開保堂中之員友得之堂外，以禽緣得之，而學生所保不過二三人，又係千把，咨案與初意相逕庭焉。保獎雖優於堂務，無裨也。故例保常開僥倖之門，不如特保足盡鼓舞之實。鄂省雖以格於部議不得援保衛畿輔之例，然此在帥台加之意耳。擬請帥台於開堂後曉諭諸生，候三年期滿，如有出類拔萃之才總貫中西，準予專摺薦舉，俾特賞迴出於尋常，斯羣士共深其奮勵，是曰專保薦。

五曰辨功課以便講求。培養既盡，諸生之氣奮矣。夫講習以得師爲主。聞德國世家入仕較易，寒族藝能遠過宦僅及之，故有微員而裕實學者，其教習中國也貪戀薪水。合同期滿，或賞以寶星，或獎以虛銜，頗以爲榮，往往循規蹈矩，不敢桀傲。官尊者則反是，往在北洋驗之審矣。此次帥台電託星使，延請自能擇取品學之士，此固無庸置議者也。特是功課則有不可不辨者，夫洋教習所講授彼國具有成書，皆非出自心得者也，中國既立學堂，必遂永爲定制，此時借才異地，不得已耳，自當取其書而譯之，以爲異日轉相授受之具，查用不窮。至於測量有器，化分有器，考驗槍炮有器，平治道路有器，蓋庫橋梁有器，學堂均宜全數購備，講求用法，俾公得盡踏乎實地，而議論不託於空談。一曰購馬匹。私嘗謂中西强弱之分，觀於游戲可以得之。洋人無論士商，馳馬拋球均所諳練，中國士

大夫閑居則以弈棋、蒲塞爲事，能馳馬者殊不多見。古之豪傑謂讀書人爲奄奄無氣息者此也。北洋學堂額設馬三千餘匹，然總辦之厮養乘之，督操之委員乘之，所餘馬既駑下又無專精。馬隊教習，教練僅擇十餘騎，間數日巡操場馳騁數周而已，故至今猶未能馬上放槍也。其他學生固無論矣。此次係爲培植將才起見，全堂學生均當學習乘馬，要以撒轡馳驅放槍靈捷爲功，擬請帥台飭該總辦購馬六十餘匹，俾諸生得分班練習，庶此日安居既有活動筋骸之效，即他年臨陣亦獲倡先督率之功。

七曰重考試以資鼓勵。夫考試者，鼓舞之實際，拔擢之先聲。一有不當則有志者懷懈心，而無才者生倖望，此後培植之事盡屬虛文矣。北洋定章無月課，祇有季考、歲考，嗣總堂務者憚其煩也。每歲只考二次，而莫甚於洋人攙越之害。凡遇考期，除試漢文一日外，洋教習必命題考試或三日或四日，雖總辦亦不知何日竣事，於是而章程紊亂矣。學生不能洋文，洋人不知漢文，校閱之際，翻譯讀之，洋人聽之，以定甲乙，於是而去取刺謬矣。夫延洋人者，延之教習耳，惟有操練步伐一事，大衆歸隊，進止齊一，司校閱者無從分其優劣，自宜由該教習考其平日勤惰，開具分數，呈總會辦及特派之考官綜計，以定名次高下。其餘考試之權，豈宜攙越？既貽喧賓奪主之譏，復蹈任意徇情之弊，擬請帥台定制，月課以一日外場由洋教習開呈，內堂由總會辦考試，不監場、不糊名。季考以三日，內外均由總會辦校試，俟出榜後將前十名卷封送督轅請核。歲考亦三日，由督憲派監司大員看操，監場命題閱卷，俟閱竣後拆彌封送督轅覆核，即由督憲銜印發榜。三年大考，則由帥節蒞堂校試一日，以重其事。此考章之大略也。至其末節細務，亦有不可不嚴者。學堂功課，惟繪圖、算學必須確有心得，始無乖誤。其餘各種有書備查，即可敷衍成篇。漢文優者文優焉，漢文劣者文亦劣焉，故夾帶不可不禁也。算題言理者少，用法者多，一題常有數法御之。往者北洋考期能者畏人求替代之煩擾也，每豫演一草，來則示之，遂至一堂之卷雷同大半。然數應如是，閱卷者亦無以詰也，故規矩不可不肅也。至於獎勵之法，請俟該總辦考官呈上前列各卷，帥台政躬閑暇略一瀏覽，其中果有可取，或量賜傳見，或酌賞微物，此在帥台數語褒嘉，一時錫賚，不過偶爾應接之常。而該生躬逢其盛，自必異常感激奮免圖功。昔路文貞之在清河也，校閱三軍，手觴勞士，人人感泣。蓋賞止於言辭而殉以性命，罰徵於色而嚴若刀鋸，古之閔達君子，有行之者矣。況我帥台負天下之重望，片言之賞，榮若登仙；一物之頒，珍逾拱璧。有不企踵喁喁，焠掌自勵者乎？

八曰講中學以免偏倚。往者北洋額設漢文教習數員，嗣以洋漢在堂屢起齟齬，乃歸一二人在寓辦理，餘則到堂録授，於是洋人目爲書手，學生視若鈔胥，懸疣附贅，誠不足取。此次收取均須已有功名，精通文理之士，擬請帥台但擇熟諳著作體例、略通西人情事者，專任翻譯，其餘均可裁減，以節糜費，然漢文教習雖可以不設，而經濟學問決不可不講。考中國兵家言，《漢書》著録凡七百餘篇，後人又附益之，遂至汗牛充棟。其中王相孤虛之説，風雲氣候之占，不獨今日外洋以爲不經，即從古識者亦所弗道。然權謀、形勢兩家多有可取，熙年偶爾涉獵，大抵書愈古者，微言精意包掃一切，而不免迂腐之談。時愈近者庀分殊事，纖微畢備，而漸乏精深之論。洋人之書預備精詳，防維周密，深得聖人慎戰之意。至其器械精利，亦較中國伎巧一門遠過，而宏深之義，變化之端，時有不逮。故欲熟審彼己之道，必須兼綜中西之長，則中國兵書不可不講也。用兵之道，地利爲先。然方今練習武備，亦聊以固吾圉耳，談輿地者自宜由近及遠，先己後人，今學者未知十八省，先言五大洲，是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夫時事之變遷無定，斯地利之險易攸分，粵自泰西通市以來輪舟颶馳，鐵軌密布。昔日之沙洲海島，今爲巖疆重鎮矣；昔日之野店荒村，今爲同行孔道矣。古人謂地無定形，視帝皇建都之所以爲控制設險之宜，熙年亦謂地無定形，苟商賈會萃之區即爲形勢必爭之地。故往古一切戰守之規在今日半屬筌蹄之具，竊觀西人以開方計里，以天度准望，圖繪之法，極爲精審。擬請帥台飭諸生俟功課閑暇，詳考古今之沿革，推究山川之形勢，分省分府，繪圖帖説，庶胸臆悉羅乎全局，斯指揮無誤於臨時。知馬陵之險，而龐涓以覆；棄大峴之隘，而慕容以亡。成敗攸關，考求宜素，則中國輿地不可不講也。至於將兵必籌餉，崔浩預決河西有水草，而魏師以出；鄺生勸據敖倉之積粟，而漢高以興。將兵必和衆，李抱真結王武俊，而朱泚以覆；曹景宗尊韋叡，而梁師以和。將兵必愛民，岳少保部兵，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折屋；趙良棟克滇，子女無所幸，玉帛無所取。凡兹在昔名勝之規，皆屬有關學問之故。伏惟帥台創制立法，規模至爲宏遠。此次係爲培將才起見，自必廣購書籍以備講求。擬請飭該堂總辦，悉心體察所有中西學業應如何分別肄習，詳議章程，呈鑒核辦。夫叠變者，勢也；不窮者，才也。熙年亦知六經之外自有經綸，四裔之中間生豪傑。而必諄諄以中學爲請者，非敢拘泥成見也，誠以漢文爲舉世所積重，西學乃國家所必須。惟兼擅其長而後俗儒無以資口

實，亦惟不膠者卓而後流弊不致於叢生，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推本治原莫斯爲亟，異日巍科大第接踵於肄武之堂，偉業豐功奮跡於能文之彦，視師慷慨，虞允文本，是書生臨陣指揮，諸葛君不愧名士，俾外夷仰中國之有人，而夫子鑒儒臣之足重。豈惟足慰，帥台以人事君之義，仰國脈靈長之效，聖道洋溢之機，終必賴之。此非帥台之責，而誰任之乎？

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卷五《勸士條約》 士爲風化之原，敦本勵學，一日不容緩。滇自有明以來，如蘭延秀、楊存誠、胡左衛、艾鄧川諸先生，皆潛心理道，淹貫經史。本朝如劉復、吾景傳諸子，亦皆積學砥行，節義著聞。今日英賢間出，追蹤往哲者固不乏人，而不自樹立以貧爲病者亦不免焉。使者奉天子命視學此邦，多士之責使者之責也，士習稍不端，文風稍不純，其何以自安。今取其最切近者，揭爲十條，示之學校爲諸生勗，諸生其各勉强力行，毋自期，毋自怠，毋以爲迂闊而忽之焉，則幸甚，幸甚。

一曰立志。非徒志於科目揣摩墨卷而已，必振奮淬厲以聖賢爲必可爲，以不爲聖賢決不可以爲人。不惑於勢利，不牽於境遇，不間於時日，夫而後謂之立，非謂晝夜攻苦孜孜於八股也。且即以八股論，亦必有志者期法聖賢，存養此心，使義理充然，方有佳文。否則浮光掠影，終無是處。

一曰明理。夫人之脉爲理，木之文爲理，有條不紊，此理之所由。名聖人以一心之理通天下之理，學者必以事物之理擴一心之理。如人各有耳目手足，人各有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其所以然之理安在。又如讀一卷書，此一卷書之理安在。讀一句書，此一句書之理安在。其他日用往來，至纖至悉，莫不有理。隨事窮究，日積月累，以至通達無滯，則處事庶可鮮失。

一曰博學。夫博非徒夸多鬥靡侈，無書不讀之名也。不特淫詞小説不可觀，凡無益於學問身心者，皆不宜枉費精神。窮經爲要，讀史次之。蓋事物之理皆具於經，反復詳繹以求其體要，但經之言渾而奥，史之事博而詳，故練識必於史，其餘子集及名臣大儒之著述，皆可取讀。雖或家貧無書，或僻壤難購，若誠不安於固陋，則親友藏書及學校中有藏書者，皆可借觀。但總須著實理會，不可徒摭拾爲時文資也。

一曰反己。蓋學皆所以明理，而理非徒明焉已也。既明乎耳目手足父子兄弟夫婦之理，而己之耳目手足與所以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果盡此理否？既明乎所讀之書之理，而吾之日用身心果能體此理否？即知即行必時時檢點省察，懸以爲的而勉力赴之，方爲有益。一曰安貧。古人有云：咬得菜根則百事皆可做得，安貧之謂也。今之諸生，或至干預詞訟，包攬錢糧，不憚國法而爲之者，亦大半貧之所迫。然試思我輩讀書不貧者幾，以貧之故至於以身試法，或斥革功名，幽囚囹圄，貽羞父母，見笑鄉黨，所遇輒窮，較之向日之貧有更甚者縱不至此，亦不免爲有司之所輕，否則受其憐而已。清夜自思，何以自立，諸生切宜猛省，忍一時之貧而專攻本業，則禄在學中，自有不貧時。即使終貧而積學好古，修身砥行，卓然爲衆望所歸，與其營營多事而貧日益甚，尤悔叢集者，孰得孰失，亦大可知矣。

一曰能忍。治氣之功，莫要於忍；息事之法，莫切於忍。近有身列膠庠以田産細故不忍，小忿遂至失兄弟骨肉之歡，互相控詰卒乃傾家蕩産者，睹此等事實爲痛心。夫兄弟同生同育，少同乳，長同室，如手足之不能相離，其親何如，而乃以一時之不忍致爾決裂，窺之父母之心必有愀然不樂者，爲子而令父母之心不樂則非但不友不悌，而且不孝，且己亦有子，己之子兄弟相争，己心必不安，而己之兄弟先相争又何以訓子？不爲兄弟計，獨不爲己之子計乎?!至鄉里朋友之間，皆不可以小忿貽後悔。其或爲勢豪之所凌，僕隸之所侮，總當反己自修，忍之於始，用力既久，漸歸自然，此處世之要，養心之本也。

一曰敬容。制外所以養中，聖人之告。顔子尚兢兢於視聽言動，何況其餘。凡箕踞跛倚，手足動摇之類，皆當敬以戒之，出入起居，事上接下之間，須時時檢點以禮，自閑至應試之時，茶坊酒肆中斷不可輕入，以致意外之侮。每出寓，總當衣冠整肅，自別於衆，不得以酒食徵逐，容止張皇失其身，以至失其心，此皆容之粗者。然於此致謹，亦大段無失。

一曰虚心。凡天下之器，惟虚者能載物，滿則無可增矣。學問之道，最戒「滿」字，天下之自滿者，直妄而已，不特有志聖賢者，沉潛反復，理境無窮，無可自滿。即如書籍，我輩目前所見，尚不及萬分之一，其他有關於日用身心國計民生之書尚多，皆所未見，何得自滿？故必持之以虚，無論勝己者與不如己者，皆可取益。即農工商賈之事，亦可旁參互通，隨地留心，隨地自反，進境未有涯也。

一曰敦鄰。一里之中，必有讀書入庠爲衆人所尊者，士所以爲民之表也。若愚民無知，或口角細故忿争鬬毆，不知刑律敢作非法，以致比鄰之誼翻如仇讐，此則賴爲士者勸化之。凡歲時伏臘，日用往來之間，間取《聖諭廣訓》意思以俗言解之，婉言導之，使知利害禍福，由於善惡積之既久，善者益勉，不善者漸改，則

鄉里敦睦種德無窮矣。又滇南近多疾疫，聞有一人病而家人皆避去者，夫病不必遂至死，而一切無人照料，雖欲不死，不可得。袖手而聽其死，即路人亦有不忍，何況家人骨肉，竟忍心至此，實傷風化。此在讀書稍明白者，固斷不至此，然亦當剴切婉轉，勸諭鄉里，以革此風，亦可稍挽厄運。因說敦鄰之義，附録於此，然在今實爲至要，諸生毋忽。

一曰有恒。以上諸條，皆宜以恒。所謂不惑於勢利，不牽於境遇，不間於時日，立定此志，時時提醒此心反躬自省，偶有懈時，即痛自刻責，則敦本勵行，日有進境，端其始進之基，儲爲有用之材，他日爲國家倡明正學，維持世道，於諸生有厚望焉。至作文之法，前人論之詳矣，依法研究，自可得力。況日濬其性靈，日培其根柢，如以上諸條之事，亦何患文之不佳哉？

郭松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一三《答黄性田論學校三變》　三代學校之留貽，更歷春秋、戰國而蕩然無復存矣。孔、孟於其時急起修明之，是以三代學校，至孔子而一變。爲其道不能行之天下，則與其門弟子私相討論。太史公言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三代法物具備。及《戴記》所載，論三代禮教甚詳，而一納之於學，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中庸》所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此孔、孟之所以爲學也。至漢而又一變。太史公言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爲之廢書而歎。但懸學校之名，導之仕進而已，無所謂學也。學校之變，盡此二者。章句之儒，各有發明。宋儒出而言理獨精，培養人才亦獨盛，其功在學校，而於學校不足言變也。孔子實始以身任師道，無與爲敵者。孟子興，而有楊墨；宋儒出，而有朱陸異同。顯樹之敵以争勝，至今日而標立漢學、宋學之名。假實事求是之説，推求度數，訓詁，以攻擊程朱，而宋學亦微矣，并不能與爲敵。要其實，則所謂記問之學也，亦不足言變也。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下《上海設立同文館議》　今通商爲時政之一，既不能不與洋人交，則必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虚實情僞，而後能收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類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國政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絶無其人。宋聾鄭昭固已相形見絀，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於所謂通事者，而其人遂爲洋務之大害。上海通事人數甚多，獲利甚厚，遂於士農工商之外，别成一業，廣州寧波人居多。其人不外兩種：一爲無業商賈，凡市井中游閑跅弛，不齒鄉里，無復轉移執事之路者，以學習通事爲逋逃藪；一爲義學生徒，英法兩國設立義學，廣招貧苦童穉，與以衣食而教督之，市兒村豎流品甚雜，不特易於漸染洋涇習氣，且多傳習天主教，更出無業商賈之下。此兩種人者，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惟藉洋人勢力，狐假虎威，欺壓平民，蔑視官長，以求其所欲。即如會辦防堵一舉，間與能作漢語之大酋議論，未嘗遠於事理。而局中米鹽瑣屑，勢不能與大酋言，往往需索之無厭，挑斥之無理，開銷之無藝，無非通事勾結洋兵爲分肥之計，欺我聾瘖，逞其簧鼓，顛倒簸弄，惟所欲爲，實法所必誅而不勝誅，且不能誅；又其人質性中下，識見淺陋，叩其所能，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二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銀數與俚淺文理，不特於彼中致治張弛之故瞢焉無知，即間有小事交涉，一言一字，輕重緩亟，輾轉傳述，往往影響附會，失其本指，幾何不以小嫌釀大釁。洋務爲國家招攜懷遠一大政，乃以樞紐付之若輩，遂致彼已之不知，真僞之莫辨，宜與宜拒汔不得其要領，其關係非淺鮮也。夫通習西語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勢所不可少，與其使市井無賴獨能之，不若使讀書明理之人共能之。前見總理衙門文，新設同文館，招八旗學生，聘西人教習諸國語言文字，與漢教習相輔而行，此舉最爲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異敏之資出於其中，然後得西人之要領而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是。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州二口爲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凡語言文字之淺者，一教習已足，其深者務在博采周咨，集思廣益，則非上海，廣州二口不可，行之他處，猶是一齊人傅之之説也，行之上海、廣東，則置諸莊嶽之間之説也。況通商綱領雖在總理衙門，而中外交涉事件則二海口尤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習之人兼顧海口，惟有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取資既廣，人才斯出。愚以爲莫如推廣同文館之法，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各爲一館，募近郡年十五歲以下之穎悟誠實文童，聘西人如法教習，仍兼聘品學兼優之舉貢生監兼課經史文藝，不礙其上進之路，三年爲期，學習有成，調京考試，量予録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可以咨訪，可以介紹，即從前通事無所施其伎倆，而洋務之大害去矣。至西人之擅長者，曆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二三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方能探賾索隱，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於水，青出於藍，輪船火器等製盡羿之道，似亦無難於洋務，豈曰小補之哉。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卷三《上李伯相覆議何學士如璋奏設水師書》辛己冬》　竊惟中國自籌辦水師以來，統計大小兵輪自製與購成者已有四十餘號，徒

以分省設防，畫疆而守，遇有事變，撥調他省師艦以爲接濟，而號令不齊，衣械不一，平日既無統屬之分，臨時難收臂指之效。朝鮮之役，南北洋師艦相遇，且不能以旗號通語，更何望其合操布陣。南北洋不能一律已如此，而他省可知矣。論者方且祖述前明戚繼光、俞大猷所論海防之緒餘，以爲南北沿海設立水師提督，分三鎮守防，以時會哨，爲海防上策。是徒知風颶之利，而不知輪船之捷也。伏查國家經制，凡一事關繫數省者，則責成一人以督理之，故各省漕務則立有漕督，長江五省水師則立有長江水師提督。擬援此例，如原奏所言，請旨特設水師衙門，以知兵重臣領之，職掌機要，總決庶務，凡各省之大小兵輪及沿海之機器、船政各局皆歸統轄。衙門既設，更立五司以經理庶務：一軍政司，二典選司，三廣儲司，四糧糈司，五會計司，先遴選練達正直之員領其事；俟水師人才輩出，擇其尤者以輪補之。並擬設立議事處、稽察使，凡事大而不能遽決者則詢議事處，以獻替可否；地遠而不能猝至者，則派稽察使以廉知得失。夫然後綱舉目張，水師之能事畢矣。

伏惟我中堂殫精竭慮，整備水師，立有機器、支應、船塢各局，規模亦已略具。然問途必於已經，立法貴求至善。英法創立水師百有餘年，至於今舉數十萬水師之將士而人皆自愛，事盡稱職，舉數萬萬之帑金而無絲縷之虛糜，無分毫之浮報者，夫豈以外洋之人賢於中國哉，亦法制使然也。以中堂之才力、威望，整理海防，挈領提綱，原無取拘泥成法。惟中國水師，創制伊始，非得一大有力者將一切制度爲之釐定，俾得張弛因革，悉協機宜，以垂百世令典，將繼起者何以爲蕭規曹隨哉？水師衙門既設，然後何舉士所陳六事可以貫行，謹次第其先後，權衡其緩急，分條覼縷，爲我中堂陳之：

一、原奏勤訓練一條，以儲人才、勤教練爲水師第一急務，至當不易之論。蓋水師莫急於製船，莫難於選士。師船之值最巨者多則二三百萬，小者亦不下數十萬，價值雖昂，使有款項，尅期亦可蔵事。若水師將士，非召募可集，非立談可至，自入學至管駕，竭力以求，少則十年，多至十餘年，方可稱職，此人才當儲之說也。歐、美水師之分强弱，不在船而在兵。以俄國之大，船富兵多，乃黑海之戰，戰艦四十五號，英法師船未及其半，而俄卒不敢犯之。其攻土爾基也，以鐵甲巨艦五十餘艘闖入黑海海口，英遣師船偵之僅十餘艘，俄遂未敢跬步離海澳。何哉？俄兵多而未練，將少而未教，此教練當勤之說也。

查英、法師船數足相埒，法之官員學問每優於英，而英反甲於法者，以法兵之精者無逾十萬，英兵之精者乃可四十萬，其教練然也。美國之師船少於歐洲各國，而濱東西太平兩洋之間，居民勝兵者數十萬，指願可集，精銳實不亞於英，故南北花旗之戰，卒收水師之效，至今談水師者莫能軒輊英、美。此將宜練而兵尤宜多鍊之說也。練將之法自學院始，練兵之法自練船始。其目有五：

一曰分設小學以廣收羅。現在天津已有水師學堂矣，沿海各省不乏俊英子弟，或因路途間隔以致裹足不前，誠如摺內所慮造就之途太隘，成材或恐不多。若各口設一水師學院，經費既慮不支，而日後各學造就之士，志趣未能一律，則共事難望和衷。擬請仿照西國章程，於沿海省分，如廣州、福州、上海、天津等處設立水師小學，學內選取十四五歲幼童，以五十人爲額，專取身家清白、五官無病、漢文稍通者充之。入學一年，課以英語九事，并用華語課以算學，先取幾何之淺近立數十題試之，旁及經書中之言兵事者課以論說；每歲由水師衙門派員臨學按程考試，中程者送入大學院。每學院取送十五名，四學所取歲計六十名。各學由水師衙門添監督一，派洋文兼算學教習各一，派漢文教習二。幼童年及十五歲考不取者黜之，未及十五歲可留學再考。幼童入學，由監督選補。歲中取者不及十五，責在監督；濫取者責在考官。

二曰設立大學院以專造就。水師所需人材至不一矣，然今日聚之一學之中，他日即分爲各舟之用，故宜齊其心思，一其志趣，方可收同舟共濟之效。擬仿西國章程，於水師衙門左近設一大學院，定爲年限，分立各科。凡由小學送入幼童，即教以英國文字，以華語教以幾何、八線、審面、重力、流熱、光電以至天文、輿圖及格致諸學之淺近者，圈讀中國史鑑以博其識趣，誦覽外國史書以廣其見聞。如是者二年而後考，考六十取五十，以軀幹魁偉、心静膽壯者三十名送入學生練船專學駕駛，以精於算理者十名專學製造，又以五名學醫事，五名學會計。學製造、醫事、會計者仍留大學院，分門而課。如是者又二年，各以所學比校，其入格者，習製造則爲考工生，派入各廠以執藝事；習會計則爲支應生，派入各艦稽核兼習公法，以司文案；習醫事則爲醫學生，派入醫院以資閱歷。以上各科，宜先請外洋專門教習各一，初入學院之幼童約派教習六人以教之。學院必課英文者，欲其異日通曉外洋專門新舊書籍，不至故步自封也；必以華語講解各種學問者，取其口耳熟習，易於進境並易於化俗也。外洋諸國學院皆以本國語言講解各種學問，現在總署同文館所課算學亦用漢文，此其明驗確證。惟專門之學，如製造醫事等項，初創學院，中國人才未出，故擬先請洋教習以英

語教之，此時學生已讀英文三年，可無扞格不通之病矣。但外洋重力、格致諸學，名目繁多，邇年所翻譯者，義理未能明晰，名目尤無畫一。擬乘立學之時，令各院教習採取古今書籍內相當名目釐定成書，奉爲典則，庶無泥古背今、同名異義之虞。至船上各色口令，尤宜準定，頒諸練船、師船，奉爲定式。此雖細事，然一或不慎，貽害匪淺。數年前，德國甲艦二艘駛近英法峽海，口令不一，舵工誤聽，以致二船相擊，人船俱沉，可爲殷鑒。外附水雷學堂一，由水師之佐領，應選專習製造、演放各種水雷，一一使之明體達用。計入學六月可竣事，再更番選充，所儲益廣。

三曰設學生練船以知駕駛。水師人員依船爲命，必須衽席風濤，方可任駕駛之選。英國水師學生年十三歲即入練船，法國學生年十六歲，他國學生至遲亦無過十七歲者。若如以上所擬幼童年十五歲入大學院，二年後考送練船，則已十七歲矣。擬請於旅順口置一大練船，艙可容八十餘人，歲由大學院考送三十名，簡派專門教習。初次開辦，似宜專用洋員，教以測量星象、推算經緯、運用儀器、演習帆篷、運舵、掉艇、結繩、升桅、探水、演炮、試槍、舞劍之法，爲之口講指畫，不厭不倦。其穎異者，進以講解汽機、炮火之體用，測繪海圖之淺深，旁採各史所載用兵制勝之條，以水戰爲主，而海防及外國各史所記載事爲尤重，反復而辨難之。暇則令之溫習學院所課各學，如是者二年而考，考取者派入各艦爲少從，若額外外委之屬，再派帆船二艘附於練船，使學生輪班出洋自行駕駛。外附管輪練船一，凡各小學與大學院未經錄取，其有富簪力、擅巧思者，再嚴汰而妙選之，使專習拆配機輪、布繪圖式之事，其輪機製作之精，亦稍稍與之論及。如是者歲取二十人，年終考取者派入各艦爲管輪生。至各項練船，可由水師衙門調取他省木身輪船以改之，而經費可省矣。

四曰分設練船以練兵卒。中國沿海七省之民，雖風氣各殊，剛柔不一，而募爲水師兵卒，適可相濟爲用。擬於粵之南澳、閩之北館、浙之定海，奉之旅順，設練船各一艘，就近招募十五歲以上約身高五尺一寸、胸圍二尺六寸者歲四百人，派入練船，教以操演步伐、槍炮、刀劍、量水、羅經、盪槳、鳧水、捲篷、運舵、結繩、接索、縫紉各事，口令皆用北音，以便他日南北各船互調不致有隔閡之病，年終由水師衙門派員考演，技藝全者錄取，取額每艘不過三百，練船四艘歲取千二百名，派入各艦充當下卒，若古之羨卒。管火、管輪亦由練船分年挑選，教習技藝，歲取二十人，共八十人，派入各艦充當下等火夫、輪夫，若今之長夫。如是行之，九年後可練勁卒萬餘人。

五曰設卒長練船以精技藝。一船之內，號令者將領也，奔走者兵卒也，而承上啓下厥有卒長，卒長得人，則一船理矣。擬請於旅順設一卒長練船，派入各船充當下卒者以次考升上卒、中卒後，即由各艦管領拔其尤者，歲送若干名，分門教演準炮、操作、帆舵、傳語、繪圖、工作日記各事，統計各艦選送無過百名。越六閱月而考，考取者分派各艦充當炮長、隊長、藝長之副，歲約八十名。其技藝精到者，即挑作兵卒練船之教習。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又曰：「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故卒長多多益善也。

考之英國水師，督領五十人，管領一百五十人，佐領六百人；英國戰艦既多，需材自夥。中國初設水師，但得督領十人，管領五十人，佐領二百人，已可應用不匱。約計督領之材至少養至十五年可成；管領之材養至十二年可成，佐領之材養至九年可成。若按照以上擬請各條辦理，九年之後，約可得佐領二百人；而今之爲佐領，爲管領者，再加淘練淬勵之功，已可升爲管領、督領矣。再以九年之中，各練船踐更遞換，新舊相參，則可練兵卒萬餘人，可練卒長五六百人。此中國水師之根本也。

《洋務運動》（二）《黎兆棠致張樹聲函光緒八年》　西學館之設，所以儲備將材，如廣方言館之專習詩賦策論固非，即專習算學亦未爲得也。查閩省駕駛學堂所讀者曰智環啓蒙，曰文法譜，曰第一書以至第五書，皆言語文字及講習文義之學也；曰數學入門，曰幾何，曰代數，曰平三角、弧三角，皆數理之學也；曰地輿圖說，曰航海全書，則駕駛之學也。大抵管駕之材，學堂之教居其半，練船之教居其半，而學堂功課算學又居三分之一。其所習算學，洋教習皆能教授，所以船政學堂開設數年，并無漢文算學之教習。追吳春翁至，始有算學漢幫教之設。

王之春《籌測危言》第一三篇《廣學校篇光緒八年》　西學規例極爲詳備，國中男女老幼，無論貴賤，自王子以至於庶人，至七八歲皆入學。在鄉爲鄉學，每人七日內出學費一本納。在城爲城學，每人一月出學費一喜林。如或不足，地方官捐補。其曰鄉曰城者，特就地而言之，其實即鄉塾也。塾中分十余班，考勤惰以爲升降；其不能超升首班者，不得出塾學藝。鄉塾之上有羣學院，再上有實學院，再進爲仕學院，然後入大學院。學分四科：曰經學，法學，智學，醫學。經學者，第論其教中之事，各學所學，道其所道，無足羨也。法學者，考論古今政事利弊，及出使通商之事。智學者，講求格物性理，各國言語文學之事。醫學

者，先考周身內外部位，次論經絡表里功用，然後論病源制藥品以至於胎產等事。更有技藝院，格物院，均學習汽機電報織造採礦等事。又有算學、化學，考驗極精。算學兼天文地球勾股測量之法，化學則格金石植物動胎涇卵化之理。再有船政院，武學院，通商院，農政院，丹青院，律樂院，師道院，宣道院，女學院，訓瞽院，訓聾喑院，訓孤子院，養廢疾院，訓罪童院。餘有文會，印書會。別有大書院數處，書籍甚富，任人進觀。總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長，無論何學，必期實事求是，誠法之至善者也。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稟醇賢親王、督辦粵防彭宮保、兩廣督憲張制軍、北洋大臣李傅相設水陸軍學堂節略光緒癸未年稿》 竊惟國家自强之道首重武備，人才之興在於學校。然必有自然之利、不竭之源，始足以日引月長，兼收并蓄。三者相因，闕一不可。蠡見所及，請縷述焉。

泰西各國皆以武備爲先，而英、德、美、法、俄五國爲尤勝。五國之法，凡爲水、陸軍官者，皆從水、陸軍學堂出身。陸軍人員不能充當水師，非老於駕駛戰船者不能升授水師提督。

學堂之設分爲四等：學徒常數百人，延師至數十人。此數十人者非徒讀一卷之舊書，執百年之成法，遂可抗顏南面而爲人師也。必其功臣，宿將老而退歸者，帷幄韜略昔所身親，今以教人儼如臨敵。凡夫戰守攻取、步騎進退、槍炮水雷、輪檣駕駛、營壘炮臺、飛橋電信等事，以及天文、地理、推算、制造等書，皆有師以教之，而學徒分學之。學之一年大考一次，果有進益，則自四等提至三等。又學之一年，有進益者則自三等提至二等。又學之一年，有進益者則自二等提至一等，則本國之各部大臣及各路之總帶兵官俱來會考：學者何人？所學何事？果屬精能可資運用者，然後許爲第一等學徒，而又未遽授以官也。

習陸軍者置之陸路，習水軍者置之水路，使各在軍中親其勞苦，審其利害，知其險要，窮其變化，又二、三年，則其人識定學成，可以用矣。於是軍官有缺，按次以補之；行軍需人，擇尤以遣之。爲國效力，好謀而成，國無乏才之嗟，人有願學之志。此泰西儲才之良法，而實中國所當則效者也。

夫中國之武備，不可謂不急矣！中國武備之欲兼用西法，不可謂不專矣！然以各處制造局之船械與歷年所購採於外洋者，其物雖多，不足於用。且中國之人未嘗不就學於西國，而試之以行軍之道，未必其可用也。今誠用泰西儲才之法，於沿海適中之地設一水師大學堂，各省皆設一陸軍學堂，多延英、德、美、法等國有名宿將年老歸田有熱心於我國願盡心教授者以爲之師。選各府、州、縣俊秀之子弟年二十歲內、已通中外文法字義、驗其身體合格者，不論貴賤貧富，皆聽入學。師必厚其廩禄，徒必豐其養贍。軍中之事，無一事不備；軍中之物，無一物不周。各就其性之所近而習之，各專其所執之業而勤之。亦分四等以爲高下，比年而一試，試優進一等。其得進者無倖邀，則不得進者自加勉。縱或質有敏鈍之殊，功有難易之別，不必皆能四年至於一等。要之六、七年爲期，當無不學成者。學成之後，次第補以軍官，即以西法之教軍者翻譯漢文，皆以漢文語教其軍，務使一軍之士皆通曉西軍之法。一軍如此，衆軍皆然。海上有事，掃境而出，雖無以加於西軍，而西軍亦無以加於我，安在不可與泰西爭勝於一戰哉？若夫無事之日，一等學徒已爲軍官者，各教其軍，其未爲軍官與爲軍官而退者，仍可遞延爲師，輾轉以漢文教授，不二十年，中國水、陸二軍學堂可以不用再延外國之師矣。

顧或者曰：「善則善矣，統計學堂之費每年非數十萬金不可。目前庫儲之艱，海防之急，何處可籌？」則嘗聞日本人云，其海軍現能與俄國爭雄，豈中國之大尚不能籌？查從前擇選學生出洋經費亦屬不貲，皆從關稅抽撥。前日出洋之費未免虛糜，今日學堂之費可資實效。如謂海關稅項必不可增，則又有説焉。嘗觀海關之稅烟、酒二物，指爲洋人常食，與家私什物、船上器用等件一概免稅。此因定約之初，不諳洋稅則例，所以從寬。其實西人烟、酒謂爲害人之物，各國收稅皆從重科，入口、出口絶無寬免者。日本烟、酒收稅一律從同，收者不覺其苛，出者不嫌其刻。何以中國獨留此漏卮？殊非公法，現在中國自可仿照洋例，增收烟、酒二稅，據理直争，各國即欲梗議，無辭可對。且洋人近來所載烟、酒，非僅洋人自用，多有轉售於華人者。若得收此二物之稅，每年約計可出一百萬元以充學堂經費。經費足，學堂成，可以言人才，可以言武備，而各强鄰不敢輕視矣。

至學堂之外，亦當如各國兼設技藝院，使所需船械等件不待外求，且可日出新式，互相觀摩，不獨富國，并可强兵，胥賴乎是。昔三代盛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孔仲尼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孟子輿云：「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西士萊博尼德云：「將來世界惟在教育者掌中。」福斐的曰：「振興我國勢者，惟有教育一事而已。」教育之關乎家國，實非淺鮮。

狂瞽之言，謹陳大概，如蒙采擇，再將英、美水陸軍學堂技藝院章程譯呈。

《光緒朝東華録》(二)《光緒九年四月甲子》 陳啓泰奏：竊惟吏治壞於冗員，自特旨飭停捐輸以清積弊，近復議停分發以遏其流，從此仕路疏通，各省漸有起色。然本之亂者。未必不治，未有儒術壞於先而治術獨能善於其後者也，故講求吏治，當自整飭學校始。謹就管見所及，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一學額宜酌留也，府州縣學原設定額最爲適中，然尚有不敷取進之時，故條例有「任缺毋濫」之語。捐輸增廣以來，冒濫無等，往往一縣取至七八十名，次亦五六十名，較正額加多過倍。學臣蹈常襲故。惟務見好士林，甚則利其規費之多。罔顧名器之褻，兼收並蓄。冗濫實多，庠序之間，幾不可問。今議予以限制。學臣按試，按照各處録送人數，以州縣之大小，定入學之多寡，或百名，或八十名，或六十名，始准取進一名，人不及數，即留其額，將來文風漸盛，應試人多，再爲補足。如係兵燹之餘，災荒之處，則由學政臨時酌定，奏明辦理。其録送人數，概由各督撫彙齊咨部以備查核。瞬屆選拔之期。舊例廩增附過百餘名始准拔取一名，如荒僻州縣實無可貢成均者，即無須勉强充數。庶幾取材核實，真品可以見重矣。

一教官宜澄叙也，廣文職司訓迪，關繫士風最重。近來尸禄之員，但知需索印卷，争較錙銖，常有抑勒鬨鬧之事，上下交失，廉恥蕩然。尚望其講明學規，薰陶士類乎。況自捐納一開，品流甚雜，教官中竟有目不識書之人，入學食餼，本由槍替而得，納資選缺，勢必取盈，庇縱劣生，干預詞訟，皆意計中事，應請飭部將教職捐納一班以巡檢主簿對品佐雜各官改選，其有大挑五貢例應銓選，但加捐本班先等名目花樣者，改爲加級紀録，已得缺者，督撫學政隨時認真察看，不職者概予沙汰。如實有經明行修之儒，准學政題請補缺。從前惠士奇督學廣東，將翁延資題補韶州府教授，曾奉世宗憲皇帝特旨允准。士論榮之。今若稍予變通，將學官無慚博士之才。多士亦交修學行矣。

一書院宜核實也，山林主講，實與膠庠之設教相輔而行，教官月選而來不能定其品學，書院山長則皆地方官商同紳士聘請，必衆論交孚，然後延主講席，故最宜得人。近日請託干求，頗滋流弊，勒提公項，分送乾修，以士人膏火之資，供長吏應酬之費，課程規則概置不修，徒有書院之名，並無作育之實，無怪乎人才消乏，習俗卑污。今欲革此陋風，實意培植，莫若掌教之人悉聽地方官紳自行延訪，各該上司不准壓薦私人，垂爲厲禁，庶幾名實相副，師道立而善人多，益廣聖主作人之治矣。

一學政宜慎簡也，士子風尚。惟視學政爲轉移，學政得人，則凡文教所關，在在均收實效。邇來膺是選者固不乏崇尚實學整頓士習之人，然弇鄙庸陋之徒亦時或忝膺簡任，甚至短喪虧行痼疾極深者均濫厠其間，幾何不敗壞士風，玷辱使命。以後學臣更替，年滿到京，擬請朝廷逐加考察，如果聲名平常，量予懲處一二以警其餘，庶乎師表克端，文風丕振，黌序無虞廢弛矣。

以上四條，似皆與吏事無涉，然今日之士子，即異日之長官，不杜其僥倖之途，則真才無由自見。不慎乎師儒之選，則學術先已不端，猶冀其砥礪廉隅，有裨政事，無是理也。故曰講求吏治當自整飭學校始。

上諭。御史陳啓泰奏請整飭學校以端吏治之本一摺，各省書院爲培植人材而設，必須院長得人方足以資模楷，若如所奏，請託干求，流弊滋多，以致有名無實。嗣後書院院長，均著由地方官紳自行延訪品學兼優之人，各該上司概不准徇情壓薦，以杜弊端。學政職司文教，士子風尚，視爲轉移。膺是選者必能束身砥行，振興實學，方爲無忝厥職，各省學政向由該省督撫於年終密陳考語，嗣後各省督撫務當認真察查，出具切實考語具奏，倘有聲名平常不能稱職之員並不據實奏聞，一經發覺，定惟該督撫是問。至該御史所陳酌留學額、澄叙教官兩條，著該部議奏。

《光緒朝東華録》(二)《光緒九年十二月》 左宗棠奏：臣前接江蘇學政臣黄體芳緘稱，江陰創建經古書院，名曰南菁，仿詁經精舍之例，專課通省經古，惟經費不敷，落成有待，請撥款接濟，並請籌常年膏火之資等因。臣以學臣倡建書院，係爲嘉惠士林起見，用意深遠，通省士子如願入院讀書，就正經史之學，概予收録，將來積學之士，發名成業者必多。黄體芳夙負文名，劬學攻苦，一時人望攸歸，尤宜量爲佽助，以慰士情。臣比捐廉一千兩，佐書院工料之費，並札兩淮運司淮北票費項下提銀二萬兩，解由學臣飭交江陰縣發商生息，以爲每年膏火之資，官爲經理，年終結算，申報學臣衙門，仍移咨臣署備案，以專責成而備稽考，一面咨會凡有書局省分將局刻官備一部，解發書院存儲，俾學者得資翻閱，下部知之。

《光緒朝東華録》(二)《光緒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諭：現在和局雖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實籌辦善後，爲久遠可恃之計。前據左宗棠奏，請旨敕議拓增船炮大廠，昨據李鴻章奏，仿照西法創設武備學堂各一折，規劃周詳，均爲當務之急。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横行無忌。我之籌劃備御，亦嘗開立船廠，創立水師；而造船不堅，制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上年法人尋

費，迭次開仗，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處處牽制。當此事定之時，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爲主。船廠應如何增拓？炮台應如何安設？槍械應如何精造？均須破除常格，實力講求。至於遴選將才、籌劃經費，尤應謀之于豫，庶臨事確有把握。著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圖善、曾國荃、張之洞、楊昌浚各抒所見，確切籌議，迅速具奏。江蘇、廣東本有機器局，福建本有船廠；然當時僅就一隅創建，未合全局通籌。現應如何變通措置，或扼要設總匯之所，或擇地添設分局，以期互相策應，呼應靈通，并著李鴻章等妥議奏辦。總之，海防籌辦多年，糜費業已不資，迄今尚無實濟，由於奉行不力，事過輒忘，幾成錮習。該督等俱爲朝廷倚任之人，務當廣籌方略，行之以漸，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襲故，摭拾以前敷衍之詞，一奏塞責。

《洋務運動》(三)《陝西道監察御史朱一新奏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竊臣伏讀五月初一日懿旨，以物色將才，認真練習，諄諄訓諭，反復周詳，仰見慎重海防實事求是之至意。微臣管窺所及，庸備刍蕘，不揣擣昧，敬爲皇太后、皇上陳之。【略】

閩粵宜添置水陸學堂，并永停出洋肄業也。海軍始自北洋，余猶有待者，力不足也。臣竊謂購鐵艦，造石隄，動需巨萬，誠不能不待擴充；至儲養人才，則非先事講求不可。兵興以來，平「粵匪」用湘勇，平「捻匪」用淮軍，因地取材，事半功倍。閩、粵風氣强悍，人狎波濤，募爲海軍，易成勁旅；而至今猶未聞將才出於其間，夫非以提倡之無人歟？

查閩省舊有水師學堂，絀於經費，久恐廢弛。粵省聞擬創設而尚未成。應請飭該督撫，精心經理，逐漸擴充以收實效。從古有治人無治法，學堂中教習之賢否，生徒之勤惰，皆提調之責成也。聞天津學堂，章程可觀，奉行不力，習業之時甚暫，嬉游之事恒多，提調不知，教習不問，無惑乎論者謂中國事多敷衍，不如出洋學習之較有實際也。然臣竊以爲出洋一途，流弊滋大。黠者多染夷風，甚或私習洋教，浸假海疆多故，其不爲漢奸者幾希。夫戰事以膽識爲上，技藝次之，巧猾奸僞之徒斷難得力。與使技藝優而鮮忠誠之意，不若技藝絀而有勇往之風。選將練兵，其必於此加之意矣。此後出洋學習之例，擬請普行停止，專以實力整頓學堂。如生徒學業已成，有志精進者，令其駕駛兵輪，巡行各國，以資歷練，以廣見聞。無論水手、弁兵，敢染夷風，即按軍法，嚴懲一二，以厲其餘，人心既正，人才自出矣。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備學第二》 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監二代以爲文，凡四代之學皆並設之，三百六十之官皆兼張之，天人之道咸備，其守官舉職皆有專學，以範人工，理物曲，各專其業，傳其事。若太卜掌《易》，太師掌《詩》，外史掌《書》，宗伯掌《禮》，其餘農、工之事皆然。官司之所守，即師資之所在。秦人以吏爲師，猶是古法。蓋黃帝相傳之制，至周公而極其美備，制度、典章集大成而範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舉。蓋經緯人天，絶無遺憾，而無事於師儒學校之矜矜言道也。

然察其爲政，雖六官皆學，而有公學、私學之分。公學者，天下凡人所共學者也；私學者，官司一人一家所傳守者也。公學者，幼壯之學；私學者，長老之學。公學者，身心之虚學；私學者，世事之實學。公私必相兼，私與私不相通。

《康有爲全集》(一)《教學通義・私學第四》 人之少也，既有幼學，習《爾雅》，肄《少儀》矣。及其稍長，教以「六藝」，崇德厲行。至二十之年，博學不出，然猶未任男事也。至壯而有室，其不預賓興者，則爲民受田，給役，受司徒所頒十二之職事：或爲農、圃；或爲虞、衡、藪、牧；或爲商、賈、百工；或學他藝及世事，若醫、巫、祝、卜之屬；或習服事，如府、史、胥、徒之倫。其下者爲閑民，蓋棄材矣。數者各擇一業，視志所好，博學而致其精，無有方所焉。如爲農、圃，則博極農、圃之學；爲百工，則博極百工之學；若厭其業，則又捨去。《荀子》曰：「天下之爲矢多矣，而垂獨稱焉者。垂之爲弓，一也，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爲私學致精言之。然垂亦自兼通「六藝」來也。其士大夫之庶子及賢能賓興於王者，及雖不預賓興而以曲藝進第者，司馬論辨其材，司士以能詔事，必視其志之所好，學之所博而詔也，如「六藝」之有專門精業者。

《康有爲全集》(一)《教學通義・私學第四》 譬如禮官則講禮學也，如子游之習於禮，公西赤之學宗廟會同，徐生之善爲頌，使爲禮官。自宗伯之屬，肆師、典祀、司尊彝、司几筵、天府、鬱人、鬯人諸官，皆選授之。掌儀之司士、射人、司祿、朝士皆由此用焉。冢人、墓大夫、職喪、夏採及宗人、神仕之類，皆同是選。蓋爲伯夷典禮之專官，以官爲師，上而爲府、史、胥、徒者業焉，終身遷轉不改。

樂官則有樂學，如師曠、師乙、師襄之審音，制民之通，其鏗鏘鼓舞，使爲樂官。自司樂以下，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選授焉。鼓人、舞師，由

此其選。蓋爲後夔典樂之專官，以官爲師，上而爲官，下而府、史、胥、徒業焉，終身遷轉不改。

射爲兵事，則講兵學，若養由基，顔高之善射者，使爲兵官。自司馬而下，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勳、環人、挈壺氏、司右、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槁人，由此其選。以官爲師，上而官，下而府、史、胥、徒學焉，終身遷轉不改。

〔御〕爲御官，則講御學，自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太僕、小臣、齊右、戎右、道右選焉。以官爲師，上而官，下而府、史、胥、役學焉。虎賁、旅賁、祭僕、御僕、隶僕、條狼、銜枚通其業，終身遷轉不改。祭僕、隶僕與職喪、守祧，通其業。

餘若小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則以精於書學者選之。而太史、内史、外史、御史皆以官爲師。漢制，童子諷書九千字以上得補令史，故爲史之專學焉。數學以測天，製器爲極至。測天則馮相、保章，測地則量人、匠人選焉。製器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塼埴，百工選焉。各有其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其不以「六藝」專精，而别精他藝者，若農則有司稼、草人、稻人掌及農學，囿人、場人掌園圃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山虞、澤虞、川衡、林衡、山師、川師、遠師、柞氏、薙氏掌山澤材之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牛人、牧人、充人、獸人、獸人、鱉人、跡人、犬人、羊人、小子、馬質、服不、射鳥、羅氏、掌畜、冥氏、穴氏、翨氏掌養繁鳥獸之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蠻隶「掌役校人養馬」，閩隶「掌役畜鳥」，夷隶「掌役僕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隶「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與獸言」，同其選也，皆有專學。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人、圉師通其業，自司市而下，則爲阜通貸賄之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自考工諸官以外，掌皮、典絲、典枲、縫人、染人、追師、屨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則爲化材之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有卯學，卯人掌之。有醫學，醫師、食師、疾師、瘍醫、獸〔醫〕業之。有養學，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臘人、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監人業之。皆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至卜官，則卜師、龜人、菙人、占人、筮人、占夢、眡祲之屬，厥爲卜學。祝官，則太祝、喪祝、甸祝、詛祝，厥爲祝學。巫官，則司巫、男巫、女巫、方相、庶氏、碁族氏、翦氏、壺涿氏、庭氏、赤友氏，厥爲巫學。皆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地輿之官，則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掌節、掌固、掌疆、封人、司險、司門、司關，則爲地輿方物之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民官自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鄉遂之官外，則有載師、縣師、閭師、土均、均人、稍人、委人、倉人、廩人、調人、媒氏、司民、司約、司盟、伊耆氏、蠟氏、萍氏、司寤氏、修閭氏，則有親民之學。野廬氏、雍氏、遺人，掌道路溝瀆者，同其選，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教化之官則爲教學，自鄉官外，師氏、保氏、司樂諸子、司諫、司救，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刑法之官，則爲名學，自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司刑、司刺、司厲、司圜、司囚、掌戮、布憲、禁殺戮、禁暴，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行人之官，則爲使學，自大行人、掌客、司儀、行夫、環人、掌交、象胥選焉，象胥主同文翻譯者，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士訓、誦訓、冷方、訓方、匡人、撢人掌察四方，聯其業也。

會計之官，則爲計學，大府、内府、外府、職内、職歲、職幣、職金、掌貨賄選焉，以官爲師，終身遷轉不改。

其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幼年既習德行、道藝，皆有專學矣。其宰夫、内宰、宫正、宫伯以下，舍人、中車、典路、車僕、司常、弁師、節服、司裘、掌次、掌舍、宫人、内司服、幕人、幂人，皆使諸子爲之，以爲親衛，既世其官，世其業，皆有專學也。

既各有專官，各有專學，則各致其精，各不相知，如耳、目、鼻、口各不相通，而皆有專長。其他不能，不以爲愧，不知，不以爲耻。材智並騖，皆足以致君國之用。

善哉！劉向之論諸子，以爲皆出於先王之官。信其能知先王之道也。惜其考求「六藝」，而不知原本先王之官，如《易》生於太卜，《書》、《春秋》出於外史，《詩》出於太師，《論語》、《孝經》出於師氏。非學官所宜並立者，蓋猶惑於漢儒傳經之習，而不知先王「六藝」之本，公學、私學之分也。

《康有爲全集》（一）《教學通義・大學第六上》　大學者，國學之大者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國學有二：有大學，有小學。其地，則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鄭君以爲殷制，余别有考。其教之之人，則小學以師

氏、保氏掌之。師氏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司王闈，即《王制》所謂「宮南之左」也。大學則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詩・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闢雍；於論鼓鍾，於樂闢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闢雍在靈臺，靈囿之間，則在郊也。所論者鼓鍾，所奏者矇瞍，則大司樂之學。王國則曰闢雍，諸侯則曰頖宮也。

所教之人，小學則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大學則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鄉學之俊秀學焉。小學與大學俱教國子，但小學無俊秀，與大學異，故知師、保但教貴遊，樂正兼教俊秀也。

其入學之年，則《尚書大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案：鄭君《王制注》引《書傳》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當是誤文。《書傳・略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然無餘子反早年入學之理，疑有誤。鄭君約二說而言之也。《內則》：「二十而冠，始習禮。」鄭君注《王制》云：「能習禮，則爲成士。」是入大學必年二十之據。《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以「十歲，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白虎通》云：「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與《大戴》之說略近。案：《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古人有冠禮，重成人，嘉有德，別長幼，爲人道之至重。《詩》：「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成人即冠者，入大學者也。小子即童子，入小學者也。《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鄭君所謂「幼者教於小學，長者教於大學」。故《內則》十五成童，禮於未冠者，雖十九猶謂之童子，不備成人之禮。其死也，曰上殤。其喪也，無緦服。綿緣布衣，不喪不帛。其殺禮如此，安能班之大學之中？《曲禮》：「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所謂「能從樂人之事」，正謂二十入大學，能受樂正之教也。幼則曰「能正於樂人」，十五成童，舞《勺》、舞《象》也。「未能正於樂人」，十歲幼學之時也。

綜而論之，《曲禮》、《內則》之小學有童、幼之分。十年則爲幼學，則學書計、幼儀，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未能正於樂人也。十五則爲成童之學，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學射、御，能正於樂人也。二十而冠，爲成人之學，學禮、舞《夏》，博學不出，能從樂人之事也。《書傳》：「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蓋爲士大夫子弟言之也。若《保傅篇》之說，蓋爲世子言。《白虎通》亦緣《保傅》之說也。蓋王公世子其爲學與常人殊，其幼時不學灑掃之節，即有師、保教以「六藝」、「六儀」、「三德」、「三行」矣。其冠亦早於常人，十五而冠，齒於大學，與羣士遊，以廣其見聞，熟其才俊，蓋王子固宜早成，不可以尋常論也。太子既與國子習於司樂，諸子又辨其等，正其位，有事則帥致於太子，兵甲、祭祀、會同、賓客、政事，羣子皆從。是國子雖日在學，而於國之大禮、大政無不預聞，蓋古者國子之尊重，與近世翰林吉士同，今翰林又與太子詹事同官，皆古義也。以在鄉學、小學中學問略成，但當以樂養其身心，以禮習其容節，以政習其見聞，然後舉而授之以政，莫不綽裕也。夫修德學道，既非幼學可強，聞政習禮，亦非童子所能。自非王子，其爲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無可疑也。

程子不細考古義，誤從《白虎通》、《保傅》之說，以王子之學例施之士人。朱子誤從之，其爲《大學章句》序，曰：「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既與《內則》十五學樂、射、御，二十學禮之義不合。又云：「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子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考後夔教胄子，司樂教國子，皆曰樂德、樂言、樂舞，未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條目之精詳，而八條皆爲虛義。家、國、天下，既未有之物，身、心、知、意，非日課之功。而於後夔、司樂相傳之教誦詩習樂，似以爲粗器，而非關大道，無一言及之。則《大學》一篇，殆後儒論學之精言，而非先王學規之明制，微妙精深，尤非十五歲之童子所能肄業也。

學之師既以典樂、司樂、樂正、樂師名，官死，則以樂祖名神，無之而非也。典樂既著於今文《虞書》，《大司樂》一篇又爲魏文侯樂人竇公所傳，最可傳信者也。《王制》則兼崇四術矣。而官曰樂正、大胥、小胥，仍以樂爲主也。《文王世子》有典書執禮之官，而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則小樂正、大胥學之，籥則籥師、籥師烝學之，南則胥鼓之，語說則大司樂授之，皆樂也。《學記》、《大學》之教，操縵安弦，博依安詩，雜服安禮，亦以樂爲事，咸無八條目之虛妙精深，故謂《大學》非先王之學制也。

然則《大學》何書也？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近是也。先王創法立制，公卿世官，士庶世業，皆以粗跡實器相傳。德義之精微，經緯之宏大，則惟卿士之賢

者講求辨析之，不遽以責天下之學子也。儒者不用於世，無官師可藉，故捨器而言道。又從學之士多英才，講學日精，亦不能以尋常官學之科條爲限。於是儒學規模闊大，條目精詳，專爲任道之學，此真王、公、卿、士、師、儒之大學。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固非童子所能。」即古之大學，蓋未能至於是矣。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八《書皖撫王中丞奏請各省廣設算學專門學堂摺後》 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學者無不童而習之。蓋以九章之法，其淺焉者如粟米方田，皆有益於尋常日用，而極其精微之詣則量天測地，亦不能越其範圍。故學人束髮受書，類皆研究於此。自唐而後，其術益精，明算一門，至列於六科之中，同爲選舉之準式，有元一代，疇人之學，尤霞蔚雲興，迄今留傳各書，後人每以其過於精微，竟至不能盡解，亦可見所造之深矣。明代取士，一以帖括爲尚，此外不復研求，以是算學幾不絶如縷。

本朝列聖相承，咸以曆算爲當務之急，讀《欽定數理精蘊》《儀》象考成諸書，皆融貫中西，爲萬世學算準的。京師國子監又額設算學肄業生，滿蒙漢各若干人，分年教授，培植人材之意，可謂至周且詳。屬在上之求者甚殷，而在下之應者甚少，豈膠庠之彦以算學爲足重輕而不願專心研究？與夫亦以習舉業者有不盡之榮名，工數學者僅空言之獎誘，故人咸觀望徘徊而不肯踴躍從事耳。嘗考道光朝兩廣督臣祁墳奏開奇才異能五科。内有製造通算一門，咸豐初年，御史王茂蔭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閩浙總督英桂復奏開算學科，先後皆格於部議中止。至光緒十三年御史陳琇瑩又奏請將明習學算人員量予科甲出身，經總署王大臣議定，請旨飭各省學政於歲科試時，就經古場内另出算學題，諸生有能通曉算法者，即將原卷咨送總署復勘，註册，俟鄉試之年按册録送順天鄉試，别編字號準於二十人内取中一名，惟卷數雖多，仍不得過三名以示限制，似於慎重科名之内已寓變通成例之權。然習算之士應試者，仍屬寥寥。推原其故，蓋因九數之學，義蘊無窮，一人之身，精神有限，究心算學者，未必能兼精時文。今考試之時，雖另編字號，而校閱優劣，仍以時藝爲定評，彼自揣算術雖極精深，而時藝並非奇警，已未免知難而退，裹足不前。即或文與算均優，又以定額過嚴，反恐因者算而轉受珠遺之累，是以此例雖創已十餘年，從未聞有因其學而登科第者。是朝廷雖有其名，而士人仍未受其益也。今者皖撫王芍棠中丞既奏請飭令各省廣設算學專門學堂，所有書院亦一律兼習，又以欲致專精之絶詣，宜先加鼓勵之微權，爰請就變通科舉條内，俟鄉會試時令精通算學者獨占一門，加增中額數名，如從前考取專經之意。似此竭力提倡，凡海内之習算者，當無不聞風興起，盡力研求，中國明算之風，自此可蒸蒸日上矣。抑嘗思之西國於天文、地輿、格致、製造之事，其初誠無不探源於算術，而究其深造有得，實另有精奥之理，以自闢其逕途，並非能明三角八綫之端，與代數幾何之理，即謂已入西學之堂奥，可以裨實用而濟時艱也。今朝廷既欲行新政，非大興西學不足以臻富强，而臣工條奏，又多趨重測算諸藝，爲肇興西學之權輿，倘各省能於此時廣開工藝各學堂，多譯西書研究天文、地輿、製造、行軍諸學，則是各省人士之既明算術者，可以施諸實用，而不徒托諸空言，將來於製器練軍通商各事宜，庶可大有裨益，不然雖中丞之説即行，亦不過令習算者多一進身之階，而於國事仍未必有濟，揆之國家殷殷求才之意，不仍大相剌謬哉。

《洋務運動》（一）《翰林院掌院學士麟書等奏光緒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據臣衙門編修丁立鈞敬陳管見一件，呈請代奏前來。查原呈内稱：「伏惟因時之政，今昔異宜，致治之方，終古不變。竊見近年條陳時政者，多欲棄中國數千年成法改從外國。嘗求其説，大率皆曰中國近患在於貧弱，不如外國富强，故欲捨己從人，革積弊之政，求自强之效。夫此種論議，始特倡之一二人，近今以來，幾於人習其説，雖有守正之人，心知其非，亦皆牽就依違，無敢直斥其謬。而不知其説若行，病國殃民，無所不至。故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獸，春秋患亂臣賊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談洋務之大者也。【略】

伏惟近年以來，正學不明，人心思動，讀書通籍之士，以立品爲迂談，以放言爲曉事，以聖賢書爲無所用，以禮教事爲不必拘，以先王之政法爲萬不可行，以祖宗之章程爲奉行故事。由是一倡百和，浸成風氣，故讒回罔利之徒，得以肆厥譸張，妄興大議。彼知中朝士夫之不我瑕疵也，今且饞邪之焰久而愈熾，幾有不可復遏之勢。夫自同治初年蓄此邪議，浸淫醞釀以至於今，垂三十年而不得一逞者，皆以我皇太后主持堅定，抑而不行。今者恭遇皇上初政，彼奸人之心必且妄事覬覦，巧爲嘗試。竊以爲及今不斷，則讒焰遂張，及今斷之，則邪説亦漸息，舉措之幾不可不慎。謹披瀝愚忱，伏祈皇太后、皇上採納刍言，宸衷獨斷，則天下幸甚」等語。臣等查閱原呈，尚無違悖字句，因關時事，未敢壅於上聞，謹據呈代奏。

宋恕《六齋卑議・變通篇・開化章第四光緒十七年》 白種之國，男女識字者多乃過十之九，少亦幾十之二。黄種之民，識字者日本最多，印度經英人馳平

民及女子識字之禁後，識字者今亦得百分之四。赤縣，秦前學校最盛，男女無不知書，秦後頻遭慘劫，劫余之族，日以昏愚。計今識字者，男約百分之一，女約四萬得一，去印度尚遠，況日本與白種乎？識字者之少如此，民之積困，安有解期？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民男女六歲至十三歲，皆須入學，不者罰其父母。每縣鄉聚連（鄉聚別章）均置男女校各一區，校費派捐於本縣鄉聚連，校師公舉於本縣鄉聚連，課程酌集外國之長，讀本專用赤縣之字（按：今日本小學教法，先授和文，後授漢文。若師其意，江淮以南須創造切音文字多種，以便幼學。茲事體大，未敢議及）。民生六歲，入連校，連校中優者，升入聚校，聚升鄉，鄉升縣，如是遞升，以至京校。依日本科舉法，某學有成，給某學士某學博士號，女子一體給與。男女滿十三歲，願出學者任便。創辦時，本鄉聚連無可舉之師，暫許外延。女師難求，女校暫許延男師（人之生也，得母氣居多，其動也，在母側居多，故女不可不學，尤甚於男）。愚民之主皆以絕女學爲要義，故秦一統，漢繼之，而赤縣女學遂絕。彼印度之禁女識字，其尤甚者耳。

《康有爲全集》（一）《論幼學》《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古者言幼學，莫詳於此。曰教以「方名」、「數」，曰「書計」，則《爾雅》、《倉頡》、《九章》之學也。曰「後長者」、「教之讓」、「學幼儀」，則《曲禮》、《少儀》、《弟子職》之學也。其事至切實，一則爲學世事之基，使長不失職；一則爲人義之始，使長可爲人。乃人道之必然，理勢之至順者也。

秦、漢之後，經學以虛名相傳，人道之宜，則未有留意者。於是二千年來，竟無一書爲養蒙計者。故後世童子誦《詩》、《書》、《論語》、《孝經》，文義高遠，不周於用，而外之不能通世事，內之不能益情性。至於《易》者，藏於太卜，韓宣子至於魯，乃能見之。當時士夫殆寡見，而今童子莫不誦讀。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捨宜學之幼儀，而教以陰陽之秘籍，享爰居以鐘鼓，被犧牲以文綉，責其有效，豈不慎乎？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誠哉！

嘗見通學數人，羣坐皆知名於時，吾偶舉里數幾何相質，無人能舉丈尺相當者，況知律尺、工部民尺及累朝尺度之異哉？此無它故，幼學無書，故人才難成也。稱有文學者，猶如是；鄉曲之士，豈不難哉？後世學問不實，無以爲用，在此。蓋幼學無善書頒行天下故也。

朱子晚年編《小學》，分立教、明倫、修身三例，引古嘉言善事明之，所以養德性，立人倫，於先王立教之道，誠爲近矣。但其所編，規模未善，不失於深，則失於雜，於先王蒙養之義，幼子切近之學，考以古《少儀》、《弟子職》之意，未爲當也。即如《立教》第一章，引《列女傳·胎教》，義則高矣；第二章引《內則》，義則古矣。然《胎教》是婦學之嘉言，《內則》但古經之遺訓，試問五十服官，七十致事，於童子何與耶？皆所講不切近之陳言也。《學記》則爲古立學之制，《命契》則爲古立教之制。夔之典樂，孔子《詩》、《禮》、《樂》之制，四術之教，皆爲古大學制。司徒三物，則爲萬民公共之教。凡引此於幼子之爲學不切，於《內則》教飲食、教讓、學幼儀之義，皆無關。餘如《嘉言篇》，引濂溪希天之說，明道□佛之論，皆於幼學無與。惟《立敬篇》，《曲禮》「幼子常視無誑」，及《修身篇》引《曲禮》「無側聽無噭應」，《少儀》「不窺密不旁狎」，《明倫篇》父子長幼，所引《曲禮》、《孟子》、《少儀》諸條，爲童子切近之學，乃爲古之小學。然條理不明，採摭未備。蓋朱子之書，名雖《小學》，實爲人譜，近於古六德、六行之書，不爲幼學計也。至於《爾雅》之學，更所不及。朱子思慮精密，而忘爲幼學計，亦其疏也。若朱子於幼學留意，爲編一書，五百年人才必不止是也。

呂東萊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下學而上達，自然有得。不如此，是躐等，終不可。」成公此論，深合《內則》之法也。

朱子曰：《曲禮》「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皆韻語。按：古人教小兒之法，編成韻語，俾易記誦，此易得古人之遺法也。大抵古人之教務實，必親切明著，條理極析，務爲有用；後世之教務名，若爲尊古，牽文拘義，務爲無用。買櫝還珠，不師其意而師其破壞之法，百學敗壞。治教人才，皆遠遜於古。職是之故，幼學，亦其一也。今用成公之法，分幼儀爲一書，多爲韻語，以便諷誦，庶幾幼學有基，進而講德行道藝，乃有序爾。

幼學之教，古今無一全書。《曲禮》至古，義亦周浹。然自「君天下曰天子」下，皆國禮；首則通論中，多士人通行之禮。其可取爲幼儀者，自「凡爲人子之禮」下十餘章耳。《內則》、《少儀》，更復無幾。且飲食、席坐、登車之節，古制皆與今不同，亦不可用。如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

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還屨，俯而納屨。主人延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遍祭之，如是諸條，既無可用，删之可也。

今修《幼儀》，擬分三十類：事親、事長、處衆、使下、見客、執業、讀書、侍疾、居喪、祭祀、坐立、起居、行遊、灑掃、應對、進退、問饋、衣服、飲食、舟車。各以古經冠首，次採後儒之説。其人事日新，前儒未及者，亦取今時禮節，附之隸條下。其於古者幼儀之法，當不盡失其意，而蒙士德性，庶有助焉。

幼雅之例尊，以通今爲義。蓋《爾雅》明周，《急就》稱漢，取諭蒙僮，無取博古，酌採《爾雅》、《廣雅》、《急就》、《釋名》之例，分天文、地理、人倫、王制、族姓、度量權衡、干支時日、宫室器用、藝業、鬼神、鳥獸、蟲魚、草木凡十五類。造之成句，以便誦讀；畫之成圖，取易審諦；注古今之異，使知遷革；皆取實物、舉目可識，湊耳易了。由今通古，由淺識深，進而講「六藝」羣書，通世事，當不復閡隔。豈猶有成學而不知里度之患哉？

《内則》誦《詩》，學《樂》，舞《勺》，《詩》本樂章，學《樂》，自當誦之《詩》。且《詩》有章句，語皆成韻，便於童子之諷誦。又緣情體物，草木、鳥獸足以資多識，人倫孝敬，足以資觀感。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故《詩》亦幼學也。今自三百篇外，凡漢、魏以下詩歌樂府暨方今樂府，皆當選其厚人倫、美風化、養性情者，俾之諷誦，和以琴弦，以養其心，其於蒙養，亦不爲無益也。

康有爲《大同書・去亂界治太平》　第十三章　學校　太平世以開人智爲主，最重學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學、中學、大學，人人皆自幼而學，人人皆學至二十歲，人人皆無家累，人人皆無惡習，圖書器物既備，語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養生又備，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學人之進化過今不止千萬倍矣。其時學校所教，時時公議改良，固非今日所能預議。若其公理乎，則德教、智教、體教之外，以實用教爲最重，故大學科專行之。至於古史，則略備博學者之温故而已，爲用甚少，如今人之視徭、蠻、生番，聊資進化之考驗或爲笑柄而已。若名理之奥，靈魂之虚，則聽學者自爲之，或開學會而講求之，非公學之所急，即不待公學之教之也。公政府有學部以統之，各度小政府亦立學曹以司學務，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以司其事。當太平之世，地地相等，無有都會、鄉邑之殊，但以擇善地爲養生之宜耳。故除非洲、印度、南洋熱帶及近冰海處不設十院、不立學校外，其温帶近海之地則多設之無據，亂世學校全聚京都，而鄉邑則皆横傖不文之俗，此不平不同也，太平世地地相同，地地平等，不待裹糧遠學焉。其學官皆自各學校教習出，轉推至學部長，若學部長欲議改良學制，則合各度學校而公議之，公議皆以電話從其多數而行之。其學官如父兄，其學生皆如子弟，蓋以大地爲一家，而鞠育後進以負荷家業也，其疇不勉焉！

康有爲《大同書・去家界爲天民》　第三章　育嬰院慈幼院同。慈幼者，自三歲至五歲入焉，如不設慈幼院，則總歸於育嬰院可也。

一、凡嬰兒斷乳後，産母出院，即移送入此院。

一、此院看護者皆女子，以男子心粗性動而少有耐性，不若女子之静細慈和而有耐性也，其名曰保。凡女保皆由本人自願，而由總醫生選其德性慈祥、身體强健、資稟敏慧、有恒性而無倦心、有弄性而非方品者，乃許充選。蓋孺子既離産母，則女保有代母之任，其責最大，人類所關，不可不重其選也。

一、女保皆懸有「女保」字於冠服，見者不論貴賤，皆加敬禮，以其代爲衆母，非其子而撫之如子，人類所託命，其事至仁，其行至難。蓋數月之嬰兒，體弱無知，事事皆待於女保，抱持，擁臥，哺食，失溺，提攜，嬉弄，無晨無夕；稍一不慎，即致疾病，竟夜哭啼，終日襁褓，勞苦尤甚。而長大或不能相識，不能知報，無所爲而爲之，其事尤難。孔子之爲子報父母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罔極之恩，不在一日之生而在三年之懷。然則保母劬勞，人類賴以育成，其有大公德於公衆，豈可言哉！故宜有殊榮異禮以待之。

一、育嬰院擇地之精，當與人本院同，或與人本院接近，尤易移送。若地狹難容二院，則可少次於人本院者。然不得在山谷狹隘傾壓、粗石犖确、水土旱濕之地，又不得近市場，製造廠及污穢之處。

一、育嬰院結構，當擇與嬰兒最相宜之式，大約樓居少而草地多，務令爽塏而通風，日臨池水以得清氣，多植花木，多蓄魚鳥，畫圖雛形之事物，皆用仁愛慈祥之事以養嬰兒之仁心。凡争殺、偷盗、奸詐種種惡物，皆當屏除，無使入嬰兒心目中。其爲歌樂及教嬰兒歌樂者亦然。

一、本院凡弄兒之物，無不具備，務令養兒體，樂兒魂，開兒知識爲主。

一、管院事者皆以醫生充之，由衆公舉，在選仁質最厚、養生學最明者。

一、本院嬰兒，早暮有醫生診視二次，其衣服若何而宜兒體，飲食如何而適兒度，嬉戲安息如何而合兒神，務令得宜以壯兒體，一切皆由醫者節度而女保受命奉行。若幾兒歲月無疾則得賞，幾兒有疾則得罰。其女保不慎者罰女保。

一、小兒有病，每日醫生診視三次，分別其輕重。其重者有常醫視無次數，且歸大醫診視，以康泰復愈，然後如常。

一、嬰兒數月以上者，一人專撫之；其兩年以上者，或以一人而看護二三人，隨時酌議。

一、子能言時教以言，凡百物皆備，制雛形或爲圖畫，俾其知識日增。

一、嬰兒能歌，則教仁慈愛物之旨以爲歌，使之浸漬心耳中。

一、嬰兒入院後，人口官全集各院行定名禮，爲嬰兒立名。惟嬰兒既經公養，人爲全地之公物，非父母所得私有之，不過藉父母以生之耳。公家有寶星以賞其胎產之勞，足償之矣，既不必從太古之母姓；不須父養，亦不必同後世之父姓也。且凡有姓則有所私親，各私其親，勢必如廣東各姓之互爭而相戰，此在太古人類自立則賴之，大同之時最忌別異，必當去之矣。

一、知識稍開時，將世界有形各物，自國家至農工商務，皆爲雛形，教之制作，則習慣若性。及其長也，貧而謀生，貴而監督，皆熟悉工藝，多能鄙事，行之自然矣！

一、嬰兒知識日開，感染不可不慎。故設院之地不可近戲院聲伎之地，葬墳火化之旁，作廠、市場、車場譁囂之所，以慎外感之染而保清明純固之神。

一、嬰幼身體穉弱，不能當祁寒盛熱，且魂體未定，感非時之氣，既足以變人體貌，又足以奪人神魂，觀印度、馬來、非洲之人可見。故今冷帶五十度、熱帶二十度以外，皆不設院。

一、女保以二年滿任，任滿時，若公察看其仁慈盡職，嬰兒健長，公贈以仁人慈保寶星，此寶星爲第一等者。蓋嬰兒無母，即以女保代爲母而育之，非其所生而愛撫如子，其功德大過於生母也。凡有此第一等仁人寶星出身者，足爲仁愛之實據，凡有各上職即當推升。其慈幼院之女保，一年爲期，則降生母寶星一等，以兒長易撫也。其有願再任者，任滿再贈仁人慈保寶星。凡仁人寶星愈多者，尊榮愈至，他職推選愈速。

第四章　小學院　凡人自六歲即離育嬰院而入於此，至十歲而止。或人智愈開，人腦愈濬，則自五歲至九歲，亦可隨時議定。

一、此院司理及教者皆爲女子，號曰女傅。所以用女子而不用男子者，以女子靜細慈和，愛撫嬰兒，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而男子粗强好動，撫嬰之性不如女子，又耐性、弄性皆不如女子也。故中國古者教子十年乃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則十歲以前必用女傅而不用男傅也，今用其義。

一、女傅當選德性仁慈、威儀端正、學問通達、誨誘不倦者爲之。以兒童性情未定，小學乃其知識甫開之時，舉動、顰笑、言語、行爲，入耳寓目，皆以女傅爲轉移。熏陶濡染，其氣最深，人情先入爲主，則終身有不能化者。況人道蒙養之始，以育德爲先，令其童幼熏德善良，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入蘭室則香，居鮑肆則臭。故人生終身之德性，皆於童幼數年預爲印模，童幼習於善良則終身善良，童幼習於邪惡則終身邪惡。有童幼善良而長大變易者矣，未有童幼習於惡而長大能改者矣。故欲造世界於善良，則選女傅最要矣。

一、女傅非止教誨也，實兼慈母之任。以人方幼童，尤重養身，少年身體强健則長亦强健，少年腦氣舒展則長大益舒展。又童幼之性尤好跳動，易有失誤，蓋未至自立自由之時，故嫩穉也，當養之。臥起，行遊，提攜，保持，衣服，飲食，照料節度，其事極瑣，其行極繁，非有至慈好弄之耐心，不能令童兒之身安而體强也。以至出入、嬉遊、跳舞、戲弄，固不可多束縛以苦其魂，亦不可全縱肆以陷於惡。大概是時專以養體爲主，而開智次之；令功課稍少而遊嬉較多，以動盪其血氣，發揚其身體，而又須時刻監督，勿貢非幾。故女傅之任至重，其管理人數亦不能過多也。

一、學地當擇山水佳處、爽塏廣原之地，以資衛生，以發明悟；不得在林暗谷幽、岩洞崎嶇、水澤沮洳之處。蓋林谷幽暗，不通風氣，則養生不宜；岩谷崎嶇，則於童子之跳動恐有損墜之患，水澤沮洳，則濕氣過感，精神不爽也。兒童當知識甫開之時，尤易感染學習，故孟子之聖，而近學宮則陳俎豆，近墓地則效葬埋，近市則爲買賣，故所鄰染不可不慎也。故學舍之地宜遠闤闠。第一當遠戲館、聲伎、酒宴之地，第二當遠墳墓葬所，第三當遠作廠、車場、市場喧嘩之地，庶使非禮不祥之事不接於耳目，譁囂雜亂之物不擾於神思，保其靜正之原，乃可廣其知識之學。至於學室之式，務便養身，多其容率以得氣，慎其光射以宜目，酌其户牖以通風，多植花木以娛遊。既人無私家，皆出於公，財力既厚，布置合宜，無有今村舍之陋陋塵囂，無有今城市之穢污惡習，無有家庭之牽累分半，其於蒙以養正之功，進益之大，相去豈啻天壤哉！

一、體操場、遊步場無不廣大適宜，秋千、跳木、沿竿無不具備，花木、水草無不茂美，足以適生人之體。

一、圖畫雛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備，既使開其知識，而須多爲仁愛之事

以感動其心，且以編入學課中，使之學習。若夫金工、木工、範器、築場，既合童性之嬉，即資長大之業，童而熟習，長大忘形，尤於工藝易精也。

一、兒童好歌，當編古今仁智之事，令爲歌詩，俾其習與性成。

一、大同世文字語言皆歸於一，學之自事簡而功倍，自修身、習算、地理、歷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學皆當學習，其學類、學級隨時議定。

一、學貴以養身健樂爲主，蓋人生壽命基於童穉也。其時物備課明，一時可抵今人數時矣，故學時可減。其有安息、記念、嘉時、吉日，可肆其遊覽跳舞，沿樹水嬉，無所不可。惟不許爲非禮不正之事，見非禮不詳之人。

一、小學之數，以人數多寡隨時增設。然盛熱之地，人多發汗，使人筋骨緩弱，神思散越，盛寒之地，使人墮指裂膚，瑟縮戰栗，血氣不流，功課減少，皆於童幼不宜。故冷帶六十度以上，熱帶一十餘度以內，皆不宜設學。若瑞典、那威之和暖當別論。

第五章　中學院

一、凡人自十一歲即離小學而入此學，至十五歲而出學。此時純爲學齡，一生之學根本於是。

一、此學可習高等普通學，各視其人資稟之敏鈍好尚以爲學級學類，隨時增議。

一、入此院時，知識日開，當大同教化美備之時，人類當此，可以比古人十五歲以後，漸有自由自立之志。但身體稚弱，故養體開智以外，又以育德爲重，可以學禮習樂矣。禮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節，人世相交之道，公家法律之宜；樂以涵養其性情，調和其氣血，節文其身體，發越其神思。

一、入此學時，腦氣未充，身體尚弱，不能專事於智思，故德性當令養之益熟，知識當令導之益開，有節有度以養其正可也。

一、此學年齡已長，衣服飲食皆可自理，可純用禮律以繩之，不須再用保傅。故不論男女皆得爲師，惟才德是視。導之以正義，廣之以通學，繩之以禮法，雖於慈惠之中，而多用嚴正之氣。

一、人生學問之通否，德性之成否，皆視此學齡。中學不通，則無由上達於上學及爲專門之學，而終身受其害矣；德性不習定，至長大後氣質堅強，習行慣熟，終身不能化矣。及夫時過乃悔而欲學，則勤苦而難成，年長乃變而化性，則倔强而難屈。故中學之師，尤當妙選賢達之士，行誼方正，德性仁明，文學廣博，思悟通妙，而又誨人不倦、慈幼有恒者，方當此任。全世界之人類才能德性皆繫之，豈不重哉！

一、管學總理之人皆由公推，須學行並高，經驗甚深，慈愛普被者，方許充之。其分理、助教略同。

一、中學院舍當擇廣原爽塏近海近沙之地，令基宇極廣，可容萬數，自食室、藏書樓、體操場、遊步園、操舟渚莫不畢備。其專門之學，則自農、工、商、礦凡百實驗之事，莫不備具，以備學者遊觀，玩摩，摹學，故體裁當極偉大，乃足備用；其院舍皆當令與人體相宜。

一、中學之童，年少血氣未定，易於感染，凡劇場聲伎之所，葬墓、市場、作廠、車場不淨譁囂之地，院舍皆不得近，此以絶邪緣而正思感。

一、中學之童，年少體弱，在寒帶則患以祁寒而減功課，在熱帶則患以盛熱而損身體。除冬夏各有所宜外，餘月皆在温帶設學。

一、中學之藏書樓，凡中學應用之書器、圖畫、古物、雛形應皆具備，令學者可一見而博物會通。

一、中學雜列各學，並延羣師以資講習。其最高級者，與今各國大學、專門學殆過之；以其時教洽化明，物備時節，又無家累，故人之智慧比今倍蓰也。

一、中學每所可藏萬人或數萬人。食堂及起居出入，皆有部位，分班序列，儼如軍隊，大師如將帥，分教如偏裨，小教習如陰長。坐作、進退、講習、息遊皆有時限，衣服如一，望之有荼火之觀。人愈多則觀摩愈大，衆愈積則激勵愈深，道德易一，風化易同。其有過失者，終身不容於衆，以爲愧恥，故亦寡矣。

第六章　大學院

凡人自十六歲離中學而入此，至二十歲而出學，生人之學於是終焉。凡大學皆專門之學，實驗之學。蓋自十五歲前，於普通之學皆已通曉，至此時則腦髓已通，不待束縛，不事防檢，精粗高下，惟志所之，聰敏鈍塞，惟人自受。從古貧人，至是時皆不得爲學之候，惟大同之世，天下爲公，欲成就同類，俾其大成，故令人人有此五年之學。此時之學，於育德强體之後，專以開智爲主，人人各從其志，各認專門之學以就專科之師。其學政治、法律則爲君、爲長，學教育、哲理則爲傅、爲師，學貿易、種植則爲農、爲商，學一技、一能則爲工、爲匠，雖貴賤攸殊，高下迥異，而各稟天賦，各極人官，各聽自由，各從所好，分業成能，通力合作，其於利物前民以供公衆之用則一也。

一、大同之時，無一業不設專門，無一人不有專學，世愈文明，分業愈衆，研求愈細，究辨愈精。故大學分科之多，備極萬有，又於一科之中擘爲諸門，一門之中分爲諸目，皆各有專門之師以爲教焉而聽人自擇。其門目之多，與時遞增，不須今日爲之預定，至千萬年後，其門目之多，牛毛繭絲不能比數。五年之中，强敏者既聽兼通數學，中才者亦得妙解一門；雖極愚下之資，篤守一業，亦足以下之自養其身，上之足贍公用，此乃大同仁覆衆生之意也。蓋自有生以來，十五年中，同爲世界之人，無一人之或富，或貧，或貴，或賤，同育公家，同學公學，無家可恃，無私可戀，無累可牽，無德可感，無遊非學，無羣非學，齊驅並進，無卻無前，萬千並頭，偶偶向上。雖欲不學乎，有引於前，有鞭於後，無由有失學者矣，人固無不德性齊一，學識通明矣。及其入大學也，資格五年。重念二十出學之後，上無公家之養，下無父母之畜，欲不發憤而成學業，將立爲餓莩矣，否則入恤貧院而爲苦工，名譽全削，終身不齒於人類矣，此又中人以下所不甘者也。況導以善誘之良師，夾以萬千之儕輩，恥心既激，循序可升，雖極頑鈍之資，無有不成之材矣。今天下子弟之無賴，人才之不成，至於老無一能，終身窮餓，寡廉鮮恥，或爲盜賊而就刑戮，此固其人之愚不肖，亦由治教未備之所至也。或其少失父母，無人教化；或因窮不得學，不識之無；或學僅歲月，不能通藝；或父兄椎魯，鄉曲愚鄙，不知所教。假有家富能學，父兄爲都士，知所教，教學能至弱冠；然其間濡染家庭市井都邑之惡習，費去家事，疾病，送死，吉凶，祭祀之間日多，有貧賤，死喪，困苦，哀傷之感情，而無公家園舍，園囿之精潔廣大，無歌樂，圖畫，書器，雜形之美備歡樂，無萬千齊驅並進之策勵，無學級，學類，良師，益友之教導觀摩，其間相去，何啻天淵。故必行大同之道，而後人人爲有用之美才，人人爲有德之成人也。

一、大學分科五年之中，雖有事於虛文，而必從事於實驗，若學農必從事於田野，學工必從事於作場，學礦必入於礦山，學律則講於審判之所，學醫則講於醫病之室。故雖講極虛之文字，亦寄之實驗場，試於經用而後可信，百科皆然。故學成皆有用之才，無不效之業，惟其所分門目愈細，故試之實驗愈周，不似統括大概之學得以虛文高論也。

一、大學院舍，不能統一並置一地。譬如農學設於田野，商學設於市肆，工學設於作廠，礦學設於山巔，漁學設於水濱，政學設於官府，醫學設於病院，植物學設於植物院，動物學設於動物院，文學設於藏書樓，乃至冰海學設於近冰海之地，熱帶學設於熱帶之地。蓋大學專爲世界有用之學而設預備之方，考求之用，故其學舍不在内而在外，不統一而分居，乃所以親切而有用，徵實而可信也。

一、大學之師，不論男女，擇其專學精深奥妙實驗有得者爲之。大學之教，既以智爲主，此人生學終之事，不於此時盡其知識，不可得也。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强筋骸；大學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詩説教，以輔翼其德，涵養其性，而所重則尤在智慧也。

一、各大學皆有遊園，備設花木，亭池，舟楫，以聽學者之遊觀，安息，舞蹈。

一、大學衣服皆同式，飲食皆同時，人數萬千，部署整肅，當若軍法。自食室至講堂，操場，進退出入皆有部伍；有大師爲司理人，統之如將帥，分教如偏裨，小分教如隊長。大同之世，每一院如一小國，學者即其人民，教習司理即其公，卿，士夫也。

一、二十歲學成，給卒業證書而出學，聽其就業。其至是資鈍未卒業者，不給卒業證書，亦令出學，公家不能養之，聽其就業。

一、大學各師及有司人，於學生成材者，開其學行，薦於各業公所，而各業公所擇而聘用之。

一、大學卒業後，其尤高才者，或有精奇之思，博綜之學，或著新書有成，或創新學獨出者，由大師幾人公同保薦，除就業一年外，公家特給學士榮銜，别給俸禄三年，以成其絶學。

一、二十出學後，若無人延用，則俛就賤業；若賤業亦不可得，則就恤貧院，以苦工代食，爲人不齒。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學校》 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誦，舒其性情，故其時博學者多，成材者衆也。比及後世，學校之制廢，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罔知天地古今爲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

今泰西各國猶有古風，其學校規制大略相同，而德國尤爲明備。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鄉塾散置民間，由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五歲以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即下至聾瞽喑啞殘疾之人，

亦莫不有學，使習一藝，以自養其天刑之軀。立學之法，可謂無微不至矣。）

初訓以幼學，間附數學入門，本國地理等書，生徒百數以內者，一師訓之；百數以外至千數，則分數班。每班必有一師，此班學滿，乃遷彼班，依次遞升，不容躐等。察其貧者，免出脩脯，稍贍者半之。郡院學者之脩脯，亦不過一錢至半元而止。院中生徒，亦分數班。班有專師，有專教算學之師，有專教格物之師，有專教理學、重學、史鑒、地輿、繪畫、各國語言文字之師。期滿考列上等，則各就其藝能，或入實學院，或入技藝院。其實學分上、下兩院，皆以實學爲主。約分十三班，初入院在末班，每班留學一年，閱十三年，編歷諸班，方能出院。上院考出，入大學院，免三年軍籍。下院雖列首班，仍充軍籍，三年可入技藝等院。大學之掌教，必名望出衆，才識兼優者，方膺此任。院中書籍、圖畫、儀器，無一不備。

一經學，二法學，三智學，四醫學。經學者，教中之學（即是耶穌、天主之類）；法學者，考古今政事利弊異同，及奉使外國，修辭通商，有關國例之事；智學者，格物、性理、文字語言之類；醫學者，統核全身內外諸部位，經絡表里，功用病源，制配藥品，胎産接生諸法。技藝院者，汽機、電報、採礦、陶冶、制煉、織造等事物。格物院與技藝院略同，大抵多原於數學，數學則以幾何原本爲宗。其次力學，力學者，考究各物之力量。化學者，考核金石、植物、胎卵、濕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爲天學，測步、五星、七政之交會伏留。其次爲航海之學，必嫻於地理，測量、駕駛者，方能知船行何度，水性何宜，臺颶沙礁若何趨避。武學院課與實學院同，但多武藝、兵法、御馬諸務。通商院則以數學、銀學、文字三者爲宗，其於各國方言土産、水路陸程、稅則和約以及錢幣銀單條規則例，公司保險各事，無不傳習。農政院、丹青院、律樂院、師道院、宣道院、女學院、訓瞽院、訓聾喑院、訓孤子院、訓罪童院、養廢疾院，更有文會、夜學、印書會、新聞館，別有大書院九處，書籍甚富，聽人觀覽借鈔，但不能携之出院。每歲發國帑以贍生徒。其教法之詳，教思之廣如此。

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而學校又有三等：一初學，以七歲至十五歲爲度，求粗通文算，淺略地球、史志爲准，聰穎者可兼學他國語言文字。中學以十五歲至二十一歲爲度，窮究各學，分門別類，無一不賅。上學以二十一歲二十六歲上下爲度，至此則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創一事，爲絶無僅有者。

夫欲制勝於人，必盡知其成法而後能變通，而後能克敵。彼萃數十國人材，窮數百年智力，擲億萬兆資財而後得之，勒爲成書，公諸人而不私諸己，廣其學而不秘其傳者，何也？彼實竊我中國古聖之緒余，精益求精，以還之中國，雖欲自私自秘焉，而天有所不許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彼泥古不化，詆爲異學，甘守固陋，以受制於人者，皆未之思耳。

今中國既設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各堂，歷有年所，而諸學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聞有別出心裁，創一奇器者，技藝未專，而授受之道未得也。誠能將西國有用之書，條分縷析，譯出華文，頒行天下各書院，俾人人得而學之。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材之衆，竭其聰明才力，何難駕西人而上之哉！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三《女教光緒十八年》 中古女學諸書，失傳已久。自片語單文散見六經諸子外，以班昭《女誡》爲最先，劉向《列女傳》，鄭氏《女孝經》，《女訓》，《閨範》，《女範》各有發明。近世藍鹿洲採輯經史子集中爲婦人法式者，謂之《女學》，頗稱詳贍。所惜者朝野上下間拘於無才便是德之俗諺，女子獨不就學，婦工亦無專師，其賢者而稍講求女紅中饋之間而已。於古人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者，有其名無其實，禮教之不講，政化之所由日衰也。

泰西女學與男丁并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以讀書、識字、算數等事，塾規與男塾略同。有學實學者，有學師道者，學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有學仕學者，有入大學院肄業以廣其聞見者。雖平民婦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書文，明道理，守規矩，達事情，參以書數、繪畫、紡織、烹調之事，而女紅中饋附之，乃能佐子相夫，爲賢內助矣。瑞士國有大書院，准女子入內習醫，如果精通，亦可給憑行道。而收生一端，關係尤重，俄國特設教女收生院，凡胎前産後一切要症，必須明白透徹，體恤入微，既講求婦科，即內外各科，皆可兼習也。

中國之人生齒繁昌，心思靈巧，女範雖肅，女學多疏。誠能廣籌經費，增設女塾，參仿西法，譯以華文，仍將中國諸經列傳訓誡女子之書，別類分門，因材施教，而女紅、紡織、書數各事繼之，富者出貲，貧者就學。由地方官吏命婦歲月稽查，獎其勤而懲其惰，美而賢者，官吏妥爲擇配，以示褒嘉。至於女塾章程，必須參仿泰西，整齊嚴肅，庶他日爲賢女，爲賢婦，爲賢母，三從四德。童而習之，久而化之，紡綉精妙，書算通明，復能相子佐夫，不致虛糜坐食。愚賤皆知禮義，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

至婦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萬國九萬余里，僅有中國而已。國朝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夫父母之愛子也，無所不至，而鍾愛女子，尤甚於男兒，獨此事酷虐殘忍，殆無人理。或四五歲，或七八歲，嚴詞厲色，凌逼百端，必使骨斷筋摧，其心乃快。以爲如此，而後他日適人，可矜可貴。苟膚圓六寸，則戚里咸以爲羞。此種澆風，城市倍於鄉曲，世家巨室尤而效之。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爲中國之女子，戕賊肢體，迫束筋骸，血肉淋灘，如膺大戮，如負重疾，如覩沉災，稚年罹剥膚之凶，畢世嬰刖足之罪，氣質虚弱者，因以傷生，雖父母愛憐，而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即倖全性命，而終日需人扶掖，井臼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盜賊之災，則步履艱難，坐以待斃。戕伐生質，以爲美觀，作無益以爲有益，是爲誨淫之尤。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學，罄十年之力率以讀書，則天下女子之才力聰明，豈果出男子下哉？

所望有轉移風化之責者，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故仍其舊，而書「裹足」二字表其額，懸其門楣，嗣後一律禁止。故違者罪其家長，富貴者停給誥封。通飭各省，廣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讀書，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贈物贈匾以獎榮之。各塾女師，如能教化賢才，卓有成效，咨請旌獎，以勸將來。一轉移間，而道一風同，利興弊去，成周之雅化，《關雎》、《麟趾》之休風，無難復見於今日矣。

《康有爲全集》(二)《上清帝第三書》 吾將才不足，宜令各州、縣皆立武備學堂，選士肄業，天文、地理、布陣、繪圖、測量、算法，選其高等，乃授兵官。其近支王公少年英邁者，宜皆令入堂學習，以備統帥。自餘舊弁，不通文義韜畧者，除勛望大臣及剽悍勁將外，皆予沙汰。規模既變，精神一新，既無賤武之風，自收干城之用。是謂廣學堂以練將才。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三一《培養人才疏光緒二十一年五月》 一、水軍陸軍急需文武兼通之才，宜破格鼓勵也。天津閩粵設立水陸師學堂。本係因時制宜，而臣工猶或泥《海國圖志》舊説，謂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以學習船炮爲多事，如果船炮不必習，敵人果何恃而横行海上乎？夫沿海萬里防不勝防，必有海軍數大枝，海口方能聯絡。各岸防軍亦可酌減。惟駕駛兵輪法至精密，海道沙綫固應熟悉，尤須知算學，汽學乃可司機，能測七政恒星乃可司舵。非獨武夫不足任，即才智之士亦罕臻此詣。擬請敕各督撫督。令水師學堂學生，勤習天文海道、御風布陣、修造汽機、演放水雷諸法，期於能言能行。每若干年奏派海軍提鎮率領學生駕駛練船遊歷外洋，途中親試各生所學專門之技是否純熟，分記等第，到外洋時，由駐洋大臣按名試以水軍兵法各論，果能清通，奏明作爲水軍秀才；送辦理海軍南北大臣再加考試，擇其優者爲水軍舉人，並請敕各督撫督令武備學堂學生勤習西國整散陣法，測算遥擊、挖溝交轟、馬步起伏及明暗臺塹、測繪地圖、管理軍械各事，每若干年奏派司道分内外場校閱技藝，條對兵法，果能精熟，作爲陸軍秀才，送南北洋大臣再加考試擇其優者爲陸軍舉人，仍欽派王大臣覆校水軍陸軍各舉人，擇最優者作爲進士，如文理較長、明白治體，量授文職，與文進士一體優待，上下毋欺，真才自出。臣又查武備水師學堂章程本尚周密，近聞有將少年不能讀書者濫行送入，何能確收實效，應由該管大臣嚴行遴選。無論旗漢文武官員及士民子弟，須明白謹慎、文理清楚方准留學。凡文字算學等擇關繫武備者設課，其餘概勿教學，免致分心。沿海沿邊各省擇要增設水師武備學堂，一律辦理，以時宣講淺近切要各書啓發忠愛之忱至，舊有武科得人本少，若輩恃有頂戴，往往武斷鄉曲，轉難約束，儻謂弓矢無益，而改習火器，則家家可置槍炮，流弊尤甚。似應將舊例武科一律停止。

《皇朝經世文新編》第六册《總理衙門議復左侍郎推廣學校摺光緒二十二年五月》 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才一摺，本日奉上諭：著該衙門議奏。欽此。

臣等查該侍郎原奏所陳各節，大抵以時事多艱，人才凋乏，朝廷之旁求雖切，薦剡之奇杰罕聞。因推原於立學之方，育才之術，蘄以樹風聲而開趨向。淺學擴其聞見，通才益便精研，其在於今，誠爲切要。綜觀環球各國三十年來，莫不以興教勸學爲安内攘外之基；崇學者積治以富强，虚僞者積衰以貧弱，事如操券，成效炳然。則今日廣勵學官，誠屬自强本計。惟是施行宜爲之次第，條理必致極精詳。近日風氣大開，士崇新學，詞林郎署，願就同文館肄業者頗不乏人。外間各省書院，亦多有斟酌時宜，於肄業經古以外，增加算學制造諸課者。臣衙門於去年十二月議復御史陳其璋推廣學堂奏内，請旨飭下沿江沿海將軍督撫，於已設學堂者量爲展拓，未設學堂者擇要仿行，聽令官紳集資奏明辦理，亦即該侍郎所謂推廣學校勵人才而資御侮之意，業經奉旨通行各省遵辦在案。如内地各府縣紳耆聞風向慕，自可由督撫酌擬辦法，或就原有書院量加程課，或另建書院肄習專門。果使業有可觀，三年後由督撫奏明該衙門，再行議定章程，請旨考試録用，以昭激勸。其藏書樓、儀器院、譯書館三節，均可於新立學堂中兼舉并行。西人報例，有專談時務者，有專談藝學者，時務之報，譯者尚多，藝學之

報，譯者寥寥而爲用甚廣，亦不妨令學堂中選擇譯之，以收知新之助。凡此皆朝廷所樂爲鼓舞，惟在地方官之勸導有方，而興學校以嘉惠士林，要仍視人士之樂於向學。若地方自安僻固，無意講求，雖加提倡，固亦無益也。該侍郎所請選派游歷一節，與臣衙門奏派同文館學生出洋學習所議章程大意略同。游歷誠多多益善，而過多亦慮經費之難支。應請嗣後游歷諸學生由學堂選派者，即由學堂籌給資斧；由商局選派者，即由商局籌給資斧；出洋時仍由督撫給與文憑，到洋後仍由出使大臣一體照料。推廣之中，仍存限制，庶幾事無窒礙，可以經久常行。以上各節，均係就臣衙門奏定成案，量與擴充，如蒙俞允，恭候命下，即由臣衙門行各省，責令實力奉行，以期得收實效。至該侍郎所請於京師建設大學堂係爲擴充官書局起見，應請旨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

《光緒政要》卷二一《順天府府尹胡燏棻條陳變法自强疏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　一、設立學堂以儲人材也。泰西各國人材輩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廣設學堂。商有學堂，則操奇計贏之術日娴。工有學堂，則創造利用之智日辟。農桑有學堂，則樹藝飼畜之利日溥。礦務有學堂，則寶藏之富日興。醫有學堂，則生養之道日進。聲光化電各項格致有學堂，則新理新物日出而不窮。水師陸師各項武備有學堂，則戰守攻取日習而益熟。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聾啞亦有教法，以故國無棄民，地無廢材，富强之基，由斯而立。至其學堂之制，不必盡由官設，民間紳富，亦共集資舉辦，但國家設大書院以考取之。今中國各省書院義塾，制亦大備，乃於八股試帖詞賦經義而外，一無講求，又明知其無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材消耗，實由於此。

擬請特旨通飭各直省督撫，務必破除成見，設法變更，棄章句小儒之習，求經濟匡世之材，應先舉省會書院，歸并裁改，創立各項學堂。將現在京師總署、上海制造局已譯各種西學之書，分印頒發，一面仍廣譯格致新聞，及近年新出西史，延積學之西士及中國久於西學有成之人，爲之教習。尤必朝廷妥定考取章程，垂爲令典，務使民間有一種之學，國家即有一途之用，數年以後，民智漸開，然後由省而府而縣，遞爲推廣。將大小各書院，一律裁改，開設各項學堂，即民間亦必有自行集資設立者，將見海內人士喁喁向風，而謂一切工商制造方法，貨財之利，水陸之軍，不能媲美歐洲，臣不信也。

日本自維新以來，不過二十年，而國富民强，爲泰西所推服，是廣興學校、力行西法之明驗。今日中國關鍵，全繫乎此，蓋人材爲國家根本，盛衰之機，互相倚仗，正不得謂功效之迂遠也。

《光緒朝東華録》(四)《光緒二十二年五月》　李端棻奏：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言人才之多寡，係國勢之强弱也。去歲軍事既定，皇上順窮變通久之義，將新庶政，以圖自强，恐辦理無人，百廢莫舉。特降明詔，求通達内外能周時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薦，以備擢用，綸綍一下，海内想望，以爲豪杰雲集，富强立致。然數月以來，應者寥寥；即有一二，或僅束身自好之輩，罕有濟難瑰瑋之才，於側席盛懷，未能盡副。夫以中國民衆數萬萬，其爲士者十數萬，而人才乏絶，至於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盡也。

夫二十年來，都中設同文館，各省立實學館、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自强學堂，皆合中外學術相與講習，所在皆有。而臣顧謂教之之道未盡何也？諸館皆徒習西學西語西文，而於治國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書，多未肄及，其未盡一也。格致制造諸學，非終身執業，聚衆講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學堂外，其余諸館，學業不分齋院，生徒不重專門，其未盡二也。諸學或非試驗測繪不能精，或非游歷察勘不能確。今之諸館，未備器圖，未遣游歷，則日求之於故紙堆中，終成空談，自無實用，其未盡三也。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從事帖括，以取富貴，及既得科第，遂與學絶，終爲棄材。今諸館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雖或向學，欲從末由，其未盡四也。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獨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變之亟，必求多士，始濟艱難。今十八行省祇有數館，每館生徒祇有數十，士之欲學者，或以地僻而不能達，或以額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館學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於治天下之才萬不足一。況於功課不精，成就無幾，其未盡五也。

此諸館所以設立二十余年，而國家不一收奇才異能之用者，惟此之故。曰：然則巖穴之間，好學之士，豈無能自績學以待驅策者？曰：格致、制造、農、商、兵、礦諸學，非若考據、詞章、帖括之可以閉户獺祭而得也。書必待翻譯而後得讀，一人之學能翻羣籍乎？業必待測驗而後致精。一人之力，能購羣器乎？學必待游歷而後征實。一人之身能履羣地乎？此所以雖有一二倜儻有志之士，或學焉而不能成，或成矣而不能大也。乃者欽奉明詔設官書局於都畿，領以大臣以重其事。伏讀之下，仰見聖神措慮，洞見本原。臣於局中一切章程雖未具悉，然知必有良法美意，以宣達聖意闡揚風化者也。他日奇才異能由斯而出，不可勝數也。

惟育才之法匪限於一途，作人之風當偏於率土。臣請推廣此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府州縣學，選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學，其諸生以上欲學者聽之。學中課程，誦《四書》、《通鑒》、《小學》等書，而輔之以各國語言文字，及算學天文地理之粗淺者，萬國古史近事之簡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爲期。省學選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學，其舉人以上欲學者聽之。學中課程，誦經史子及國朝掌故諸書，而輔之以天文、輿地、算學、格致、制造、農桑、兵礦、時事、交涉等書，以三年爲期。京師大學，選舉貢監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學中課程，一如省學，惟益加專精，各執一門，不遷其業，以三年爲期。其省學大學所課，門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經義、治事之例，分齋講習，等其榮途，一歸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則人爭濯磨，士知向往，風氣自開，技能自成，才不可勝用矣。

或疑似此興作，所費必多。今國家正值患貧，何處籌此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縣率有書院，歲調生徒入院肄業，聘師講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積習日深，多課帖括，難育異才。今可令每省每縣各改其一院，增廣功課，變通章程，以爲學堂。書院舊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撥官款補之。因舊增廣，則事順而易行；就近分籌，則需少而易集。惟京師爲首善之區，不宜因陋就簡，示天下以樸，似當酌動帑藏以崇體制。每歲得十餘萬，規模已可大成，中國之大，豈以此十餘萬爲貧富哉。或又疑所立學堂既多，所需教習亦衆，竊恐乏人堪任此職。臣以爲事屬創始，學者當起於淺近，教者亦無取精深。今宜令中外大吏各舉才任教習之士，悉以名聞，或就地聘延，或考試選補，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學堂既立，遠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採西人廠院之長，興賢教能之道思過半矣。然勤其記誦而不廓其見聞，非所以造異才也。就學者有日進之功，其不能就學者無講習之助，非所以廣風氣也。今推而廣之，厥有與學校之益相須而成者蓋數端焉。

一曰設藏書樓。好學之士，半屬寒畯，購書既苦無力，借書又難其人，坐此孤陋寡聞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高宗純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設文宗、文匯、文瀾三閣，備庋秘籍，恣人借觀。嘉慶間大學士阮元推廣此意，在焦山靈隱起立書藏，津逮後學。自此以往，江浙文風甲於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諸國頗得此道，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入觀，成學之衆，自由於此。今請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廣。自京師及十八行省省會，咸設大書樓，調殿板及各官書局所刻書籍，暨同文館制造局所譯西書，按部分送各省以實之。其或有切用之書，爲民間刻本官局所無者，開列清單，訪明價值，徐行購補。其西學書陸續譯出者，譯局隨時咨送，妥定章程，許入入樓看讀，由地方公擇好學解事之人經理其事。如此，則向之無書可讀者，皆得以自勉於學，無爲棄才矣。古今中外有用之書，官書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數部分送各省，其費至省，其事至順。一奉明詔，事即立辦，而餉遺學者，增益人才，其益蓋非淺鮮也。

二曰創儀器院也。格致實學，咸藉試驗。無遠視之鏡，不足言天學。無測繪之儀，不足言地學。不多見礦質，不足言礦學。不習覩汽機，不足言工程之學。其餘諸學，率皆類是。然此等新器，所費不資，家即素封，亦難備購。學何從進，業焉能成。今請於所立諸學堂咸別設一院，購藏儀器，令諸學徒皆就試習，則實事求是，自易專精，各器擇要而購，每省撥萬金以上，已可粗備。此後陸續添置，漸成大觀，則其費尚易措籌，而學徒所成，視昔日紙上空談，相去遠矣。

三曰開譯書局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與西人交涉而不能盡知其情僞，此見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譯書。近年以來，制造局、同文館等處譯出，刻成已百余種，可謂知所務也。然所譯之書，詳於術藝而略於政事，於彼中治國之本末，時局之變遷，言之未盡。至於學校、農政、商務、鐵路、郵政諸事，今日所亟宜講求者，一切章程條理，彼國咸有專書，詳哉言之。今此等書，悉無譯本。又泰西格致新學，制造新法，月異歲殊，後來居上。今所已譯出者，率十年以前之書，且數亦甚少，未能盡其所長。今請於京師設大譯書館，廣集西書之言政治者，論時局者，言學校農商工礦者，及新法新學近年所增者，分類譯出，不厭詳博，隨時刻布，廉值發售，則可以增益見聞，開廣才智矣。

四曰廣立報館也。知今而不知古則爲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則爲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讀書，欲通今者莫若閱報，二者相須而成，缺一不可。泰西每國報館，多至數百所，每館每日出報多至數萬張。凡時局、政要、商務、兵機、新藝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閱報之人，上自君後，下自婦孺，皆足不出户，而於天下事瞭然也。故在上者能措辦庶務而無壅蔽，在下者能通達政體以待上之用，富强之原，厥由於是。今中國邸鈔之外，其報館僅有上海、漢口、廣州、香港十餘所，主筆之人不學無術，所言率皆淺陋不足省覽。總署海關近譯西報，然所譯甚少，又未經印行，外間未由得見。今請於京師及各省會并通商口岸繁盛鎮埠，咸

立大報館。擇購西報之尤善者，分而譯之。譯成，除恭繕進呈御覽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門外，即廣印廉售，布之海内。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館派人查驗，隨時報聞，則識時之俊日多，干國之才日出矣。

五曰選派游歷也。學徒既受學數年，考試及格者，當選高才以充游歷。游歷之道有二：一游歷各國，肄業於彼之學校，縱覽乎彼之工廠，精益求精，以期大成。一游歷各省，察驗礦質，鈎核商務，測繪輿地，查閱物宜，皆限以年期，厚給薪俸，隨時著書歸呈有司。察其切實有用者，爲之刊布，優加獎勵。其游惰而無狀者，官則立予黜退，士則奪其出身。數年之後，則輶軒絶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國利病之書備哉燦爛矣。或疑近年兩次所派游歷學生未收大效，不知前者所派游歷，乃職官而非學童。在中國既未經講求，至外洋亦未嘗受學，故事涉空衍，寡有所成。其所派學生又血氣未定，讀中國書太少，游歷絶域，易染洋風，雖薄有技能，亦不適於用。今若由學堂選充，兩弊俱免，其所成就，必非前此之所能例也。夫既有官書局大學堂以爲之經，復有此五者以爲之緯，則中人以上皆可自勵於學，而奇才異能之士，其所成就益遠且大。十年以後，賢俊盈廷，不可勝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舉？以雪舊恥，何恥不除？上以恢列聖之遠猷，下以懾强鄰之狡啓，道未有急於是者。若抑蒙採擇，乞飭下中外大臣妥議章程，遵旨施行。

陳熾《續富國策》卷四《分建學堂説光緒二十二年》　西人之治兵與商也，如腹背之相倚，兵以護商，商亦爲兵，故其開疆拓土之初，大半由於商會。商會之所以能舉大事者，一曰財，二曰人。其財力之富萃於公司，數千萬金咄嗟立辦，每舉一事，闢一地，以必得爲期，不得不已。其人才之衆多，則皆出於商學。滅印度之阿蘇飛乃商學中一少年司筆札者，而深明大略，文武兼資，遂能萬衆一心，禽其王，而滅其國，拓數萬里之土地，收八十兆之人民，談笑指揮，不逾數月，可不謂鬼偉絶特矣乎！而固無他謬巧也，亦非别有神奇也，一言以蔽之，曰學而已矣。西人於通商辟埠之區，皆安家業，長子孫，設商學。其學之淺者，本國語言文字、外國語言文字、算數會計而已矣。其深者，則天文、地輿、測量、繪畫、文事武備、光、重、化、電諸學，無不循序漸進，深思力索，務底於成，略視其天資之高下以爲斷，此總學也。至日後專習何業，則又分設學堂。如輪船公司則有管輪學堂也，駕駛學堂也。必由管輪學堂考驗給憑，而後汽機之利弊周知，始可以爲大副矣。必由駕駛學堂考驗給憑，而後海道之情形熟悉，始可以充船主矣。輪車則有鐵路學堂也，電報則有電報學堂也，絲業則有蠶桑學堂也，制茶、制糖、制磁、制酒、制一切食用各物，無不有學堂。開煤、煉鋼，則有煤鐵學堂也。紡紗、織布則有織作學堂也。每創一業，必立學堂，是以造詣宏深，人才輩出，凡一材一藝之微，萬事萬物之賾，無不考求整頓，精益求精，遂能創開大利之源，盡奇華民之業。而外國輪舟、輪車、電報、火器以及機器制作之屬入中國者，永須用西人管理，華人瞠目直視束手而無可如何。輪船商局之開，二十有餘載矣，各船船主大副仍用西人，歲費薪資六十餘萬，局中每歲贏利亦不過數十萬金，是名曰收回利權，而此項利權實永與西人共之，而無日可以收復者也。欲徑將西人辭退改用華人，則全船數十萬之金資，數百人之性命，又誰敢操刀學制，輕試波臣，西人駕之，固亦間有失事者，而華人之失事，則若早在意中，而不必期之意外者也。日本通商後於中國，仿行西法僅三十年，今其國兵輪商輪皆自行管駕，遍歷五洲，無一西人羼雜，即此一事論之，其優劣巧拙之相去遠矣。無他，一學一不學故也。今中國商業資本數十萬，數百萬，或數千萬金者，自宜各提公積，倡立學堂。如絲業則宜設蠶桑學堂，茶業則宜設制茶學堂，輪船江海通行關係尤巨，宜分設管輪、駕駛兩學堂。其餘紡紗、織布、煉鋼、開煤以及鐵道、電報、中西制造各事，每創一業，開一廠，設一局，均應附設一學堂，或獨立創興，或數家合辦。學成後，入船入廠習練有成，愚拙者爲工人，聰穎者爲總管。嗣後無論擴充何事，推廣何業，分布何地，制造何工，需用何人，取之宫中而皆備。華人工價一切皆廉，即使上等英資，不甘小就，工值與西人相等，而所贏之利，終在中華。免致守候稽延，且所訂合同，動以十年五年相挾。天下事固未有不學而能者，亦即未有學而不能者。謂華人不若西人，妄也！謂華人不若倭人，則斷無是理。不過人皆學而我獨不學，因循頹廢，聽客所爲耳。噫！中國之受害也深矣，華民之受困也亦劇矣。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二編《新政論議光緒二十二年》　捐納廢矣，冗員裁矣，而所以陶育良材爲我使用，其法安在？曰：是宜宏學校也。一國之人才，視乎學校，學校隘則人才乏，學校廣則人才多。中國學校之設，獨有文字一途。夫文字固爲學之根本，然不過學中之一藝耳。非文字之學通，則萬事之學皆通也。凡事之可以理推者，則由己之心以推人之心，無不見其同然，一室可能達天下，此不須學者也。凡事之向迹而求者，必以己之手摹乎人之手，乃以見其得失，絶不容以仿佛幾，此必須學者也。爲冶之不可以爲陶，事亦明矣。使爲冶者而爲

陶，陶非不可爲也，而必不能如爲陶者之爲陶之善。況并未嘗爲夫冶，而欲爲夫陶也，況并未嘗爲夫冶，而欲出而與爲陶者，較其爲陶之精粗，此必敗之理也。攻石之不可以攻木，人所知矣。使攻石者而攻木，木非不可攻也，而必不能如攻木者之攻木之巧；況并未嘗攻夫石而欲攻夫木也，況并未嘗攻夫石，而欲出而與攻木者，角其攻木之工拙，此必失之數也。

今中國以文員而當武職，以武員而當文職者，所在皆有，此由學校不分明，以故用人無把握也。夫文而能爲武，武而能爲文，是必其人文武兼優，才非世出，使以佐治。夫何間然獨惜其未嘗一試，未經一考，內先無以取信於己，外究無以取信於人耳。夫未經考試，而遽授以職，其不敗事者幸。既經考試，然後授以職，其不敗事者常。常者可以爲國，幸者不可以爲國也。今之改革，將以常勝之道爲國，而立中國於不敗之地；立中國於不敗之地，則必先有能立中國於不敗之人乃可。此非宏學校不能也。

是宜下令國中各府州縣俱立學校，每省發一大臣爲學政，以總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諸册簿，以記其才學，人數，所學先以中國文字爲一科，凡欲學以下各科者，必先學此。此後則以外國文字爲一科，以萬國公法爲一科，以中外律例爲一科，以中外醫道爲一科，以地圖數學爲一科，以步天測海爲一科，以格物化學爲一科，以機器工務爲一科，以建造工務爲一科，以輪船建法爲一科，以輪船駕駛爲一科，以鐵路建法爲一科，以鐵路辦理爲一科，以電綫傳法爲一科，以電氣制用爲一科，以開礦理法爲一科，以農務樹畜爲一科，以陸軍練法爲一科，以水師練法爲一科，以上各科，凡願學者得二十五人之數，則爲之設一師，其有兼學數科者聽之。中國人有曾學得其事，經外國考試，得隽有執照爲憑者，則延以爲師，如無其人，則延外國人暫爲之師，例以有考取之執照爲憑，方能居此師席也。

凡欲爲議員議公事者，其資格最下亦須文學秀才，其說詳於下。凡欲爲官員辦公事者，資格最下亦須技藝秀才，其說詳於此。學者每年兩考試，題目由其師出，以答問之法爲之，如問十而能答其五者，是謂通才，其師給以執照，問十而不能答五者，謂之未通，再學再考。由縣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秀才，進之於府；由府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舉人，進之於省；由省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進士，至進士而止矣。大抵縣三年、府三年、省三年，積九年之功，除下愚而外，無有不通者。國家有公事，則選此等人以辦之，故曰人人皆可以爲官也。夫何須乎捐納爲也，吾故次捐納之廢而繼之曰：宏學校以育真才。

陳熾《庸書・內篇》卷上《學校光緒二十二年》 古之時，有家學，有鄉學，有國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雖有世子庶子之貴，猶復下伍於齊民，雖以至愚極賤之人，亦得自達於天子。故學也者，非止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省刑罰，偃兵戎，亦所以聯上下爲一心，合君民爲一體也。士非學無以興禮樂，立制度，開太平；農非學無以辨菽麥，別肥磽，盡地力；工非學無以區美惡，審良楛，制械用；商非學無以察時變，精榷算，殖貨財，由是而游惰之民多矣。彼異端邪說，乃得乘虛而入，惑世誣民，甚則流爲盜賊，暴桀恣睢，白晝橫行，掠人於市。故今之幅員廣於古，今之生齒繁於古，而其民則古智而今愚，其世則古治而今亂者，豈果今不古若哉？學不學之分耳。通商六十年矣，泰西各國之文物制度，厘然秩然，有先王遺意，奉使游歷者衆口一辭。即以工商二事論之，工則彼巧而我拙，商則彼富而我貧，相校相形，而優絀立見，豈果中不若西哉？亦學不學之分耳。

夫今不若古，猶可言也；中不若西，不可言也。近日各省學官，有名無實，惟書院一席，樂羣敬業，成就較多，然所教時文帖括而已。僻陋之州縣并書院而無之，欲求教化之興，人才之衆也，其可得乎？宜由督撫分飭所屬，仿書院之意，廣設學校。或集民捐，或提官款，其規制必整，其廩餼必豐，其生徒至少必逾百數。始於城邑，而後分及於四鄉。至於商埠海疆，人情浮動，尤宜急建書院，廣儲經籍，延聘師儒，以正人心，以維風俗。其同文方言、水師武備各館，即可并入其中，并請洋師兼攻西學；庶幾體用兼備，蔚爲有用之才，不至覆轍重尋，徒糜巨款矣。

其各省叢林道院，藏垢納汙，坐擁厚貲，徒爲濟惡之具。有犯案者，宜將田宅一律查封，改爲學校，僧道還俗，願入學者亦聽之。一轉移間，而正學興，異端絀，宏治化，毓賢才，不必有沙汰禁革之文，而已收經正民興之效。此根本之要圖，治平之首務；即因宜制變，馭夷狄朝萬國之先聲。不此之務，徒汲汲然購器練兵，欲以爭雄海外，恐有器無人，將有一蹶而不可復振者，所以逐末而忘其本也。

陳熾《庸書》外篇《婦學光緒二十二年》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名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古人立教，男女并重，未嘗有所偏倚於其間也。我中國婦學之不講也久矣！古者女史女祝，各有職業，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至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謂通方之學也。蓋自編户之民以上達於天子，莫不習於禮

容，而冠婚喪祭諸儀，則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非平日肄習，臨事何以成文。是言，容二端，實兼詩禮。其婦功所職，如女紅、中饋、蠶桑、紡織之類，所包尤廣，三者具備，而德寓其中矣。劉向言：古人生子，擇於諸母之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夫阿保於女職最下，必臣妾以下始得爲之，而以上所稱，則世所推仁人有道之容者也。古阿保之賢，乃至於此，豈生而然哉？其所以教之，必有道矣。是故《書》稱厘降，《詩》首《關雎》，夏之興也以涂山，商之興也以有莘，作彼周京，儕諸十亂，太姜太妊開其化，太姒邑姜嗣其徽。《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婦職教九卿，自宮壺之閒以至委巷之內，莫不受學，亦莫不有師。故在家爲賢女，既嫁爲賢婦，生子又爲賢母，此三代以上所由大化翔洽，而賢哲篤生也。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知文者，或轉爲女德之累，遂乃因噎廢食，禁不令讀書識字，寖至驕佚偏僻，任性妄爲。自南宋以還，裹足之風遍於天下。及四五歲，即加束縛，終身蹇弱，有如廢人。不及格者，父母國人引爲深恥。苟推是心以爲學，則皆才達之選也。泰西風俗，凡女子紡綉、工作、藝術，皆有女塾，與男子略同，法制井然，具存古意。故女子既嫁之後，皆能相夫佐子，以治國而齊家，是富國強兵之本計也。中國四萬萬人，婦女約居其半，安居飽食，無所用心。無論游惰之民充塞天下，即一家論之，而已半爲棄民矣。而況弱齡失教，習與性成，始以淫賤妖蠱爲長，終爲暴戾奸食爲事。夫承其弊，子效其尤，人心日瀉，風俗日壞，其害之中於深微隱暗之閒者，永無底止也。謂宜嚴禁纏足，治以象刑。令各省郡縣之閒，就近籌捐，廣增女塾，分門別類，延聘女師。女子自四歲以上，至十二歲爲期，皆得就學。才而賢者，立法賜物，準終身佩服以旌之，貧者爲擇賢配以獎之。俾朝野上下閒，蔚然蒸爲風俗，此正本清源之要術，久安長治之初基。王道不外人情，中庸造端夫婦，幸勿疑其迂疏而寡效也。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一《變法通議・論幼學》　西人每歲創新法製新器者，以十萬計，著新書得新理者，以萬計，而中國無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識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國不逮三十人。頂同圓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懸絶若此，嗚呼！殆天之降才爾殊哉。顧吾嘗聞西人之言矣，震旦之人，學於彼土者，才力智慧，無一事弱於彼，其居學數歲，裒然試舉首者，往往不絶，人之度量相越，蓋不遠也，而若是者何也？梁啓超曰：春秋萬法託於始，幾何萬象起於點，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吾嚮者觀吾鄉塾，接語其學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不可嚮邇，退而傷焉憂，愀然思，無惑乎鄉人之終身爲鄉人也。既而遊於它鄉，而它縣，而它道，而它省，觀其塾，接語其學究，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舉無以異於嚮者之所見。退而瞠然芒然皇然曰，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志氣，其消磨於此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人之手者，何可勝道！其幸而獲免焉者，蓋萬億中不得一二也，顧炎武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梁啓超曰，强敵權奸流寇舉無足以亡國，惟吏胥可以亡國；外教左道鄉願，舉無足以亡天下，惟學究足以亡天下。欲救天下，自學究始。

古之教學者不可得見矣。顧其爲道散見於七十子後學所記者，若《曲禮》，若《少儀》，若《保傅》，若《學記》，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職》，何其詳也。吾未克遊西域，觀於其塾與其學究，顧嘗求之於其書，聞之於其人。其與今日之中國，何相反也。其爲道也，先識字，次辯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學淺理，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必教以數國語言，童子舌本未强易於學也。必教以算，百業所必用也，多爲歌謡易於上口也。多爲俗語易於索解也。必習音樂，使無厭苦，且和其血氣也。必習體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爲兵也。日授學不過三時，使無太勞致畏難也。不妄施扑教，使無傷腦氣，且養其廉恥也。父母不得溺愛荒學，使無棄材也。學究必由師範學堂，使習於教術，深知其意也。故西童出就外傅，四年之閒，其欲爲士者，即可以入中學，仞專門以名其家，其欲爲農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略識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跡。其學足以爲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閱歷而即可以致富貴，故用力少而畜德多，數歲之功，而畢世受其用也。

中國則不然，未嘗識字而即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即强之爲文，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夫記者明揭之曰「大學之道」，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何爲也？「明德」二字，漢儒據《爾雅》，宋賢襲佛典，動數千言未能懸解。今執負牀之孫而語之，彼烏知其作何狀也。夫《大學》之道，至於平天下，《中庸》之德，極於無聲臭，此豈數齡之學童所克有事也，今之教者，其姑以授之，而希冀其萬一能解也，則是大愚也。知其必不能解，而猶然授之，是毆其子弟，使以學爲苦而疾其師也。學究之言曰，童子入學之始，必使誦經，俾知聖教。如梁氏言，是蔑經也，非聖也。吾姑弗與辨，吾但冀天下之學究，與黨於學究者而誓之，任千人中求一人能以經以教爲心者有

諸乎？則非吾之所敢云也。其誦經也，試題之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來耳。假使以佛教取士，吾恐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假使以耶教取士，吾恐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闐溢於贅序，而《四書》六經無過問者矣。此非吾深文之言也。彼《儀禮》者，亦六經之一，先聖之所雅言，問今之學子，曾卒業者，幾何人也。同一《禮記》而《喪服》諸篇，誦者幾絶，豈不以應試之無取乎此哉？夫以先聖制作之精，經緯之詳，乃僅供此輩賤儒竊取甲第，武斷鄉曲之用，夫誰爲蔑經而誰爲非聖矣。古人之爲教也，由淺而深，由粗而精。今則不然，先後倒置，進退逆行。故《四書》六經者，大道之所在，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而麥菽始辨，即以授之，及其長也，而授之以八股試帖，則文士之餘耳。又其長也，而授之以大卷白摺，則鈔胥之役耳。荀卿曰：「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今則不然，始於爲聖人，而終於爲鈔胥，豈不恫哉？然持此以責賤儒，賤儒必不伏受，吾但如其意，爲其科第計，而必授學之始，責其子弟以必不能解之學，而反於其所能解者而撥置之，其操術何其拙也，而取途何其迂也。人之生也，有大腦有小腦即魂魄也。西人爲全體學者魂譯言大腦，魄譯言小腦。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佛氏言八識以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意爲第六識，意根爲第七識，第六識即小腦也，第七識即大腦也。小腦一成而難變，大腦屢濬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導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記性甚難。何以故？悟性主往以銳入爲主，其事順，其道通，通故靈。記性主回如返照然，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鈍。是故生而二性備者上也，若不得兼，則與其强記，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異於物者，爲其有大腦也，故能悟爲人道之極，凡有記也亦求悟也，爲其無所記，則無以爲悟也，悟贏而記絀者，其所記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謂善悟者，指此非盡棄記性也，然其所記者實多從求悟得來耳，不可誤會記贏而悟絀者，蓄積雖多，皆爲棄材，惟其順也通也靈也。故專以悟性導人者，其記性亦必隨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鈍也，故專以記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隨之而減。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覩烹水而悟汽機，覩引芥而悟重力，侯失勒約翰近譯《談天》一書即其所著疇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樹葉石子之喻見《談天》首侯失勒約翰傳中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宫室古訓詁古名物，纖悉考據，字字有來歷。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所得非不堅定也。雖然，人之姿禀英異，而不善記誦者，蓋有之矣。吾以爲如其善記也，則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能成誦者也，若過此以往而不能，則督之至百回，亦無益也。試變其法，或示之以卷中之事物，或告之以篇中之義理，待其懸解，助其默識，則未有不能記者也。人生五六年，腦顱初合思從囟心從囟象腦初合形腦筋初動，宜因而導之無從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隨手指點，日教數事，數年之間，於尋常天地人物之理，可以盡識其崖略矣，而其勢甚順，童子之所甚樂。今舍此不爲，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而逼之以强記，此正《學記》所謂「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説，謂之導腦，由後之説，謂之窒腦。導腦者腦日强，窒腦者腦日傷。此西人之創新法製新器者，所以車載斗量而中國殆幾絶也。雖然，近世之專以記誦教人者，亦有故焉，彼其讀書固爲科第也，誦經固爲題目也，自考試扃院搜檢之例定，而塾中咿嚘占畢之聲繁，懼其一二字之遺忘而畢生之所顧望者將大受其害也，此亦非吾之深文也，吾觀學子得第之後，曾無一人復以記誦爲事者，故知其初意專爲如是也。曰：然則彼胡不示以事物，告以義理，以助其記也？曰：彼其所誦之書之事物義理，非數齡之童子所解喻也。然則彼胡不易一書而教之？曰：凡書而非考試所有事者，可無讀也，故窒腦之禍，自考試始。

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成，有固然矣。故學綴文者，必先造句，造句者，以古言易今言也。今之爲教者，未授訓詁，未授文法，闖然使代聖賢立言，朝甫聽講，夕即操觚，顧野王之記建安，李長吉之賦高軒，自非夙根，寧容躐進？又限其格式，詭其題目，連上犯下以鈐之，擒鈞渡挽以鑿之，意已盡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進也，意未盡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書不必讀，懼其用僻書也。當世之務不必講，懼其觸時事也，以此道教人，此所以學文數年，而下筆不能成一字者，比比然也。

《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孟子》曰：「教亦多術矣，故夫師也者，以道得民，非以力服人也。」今之教者，毀齒執業，鞭笞觸撻。或破頭顱，或潰血肉，飢不得食，寒不得息。國家立法，七年曰悼，罪且減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是故中國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纏足，毀其肢體，男者扑頭，傷其腦氣，導之不以道，撫之不以術，地非理室，日聞榜楊，教匪宗風，但憑棒喝。遂使視黌舍如豚芷之苦，對師長若獄吏之尊。《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夫豈特疾焉苦焉而已，古之聽訟，猶禁笞楚，所以養廉遠恥，無令自棄。今於鼓篋之始，而日以囚虜之事待之，無惑乎世之妾婦其容，奴隸其膝，以應科第求富貴者，日出而不可止也。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又曰：「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西人讀書執業，皆有定時。當其時也，雖有重客要事，不以廢也。逾其時也，則相從而嬉，飲酒蹴踘，所弗禁也。西人比較每歲户口生死之數，每百人中英國死者恒逾於美國二人，醫者推極其理曰：美之操工者日三時，英之操工者日四時，其率之差，實起於此。然則執業時刻之多寡，其與人身之相關，如此其重也。中國之人不講斯義，其惰者旦夕嬉逸，甘爲遊民，其勤者終日勤動，罔知節制，來往宴會，曾靡定晷，酬應無度，叢脞是憂，斯固然矣。若夫學童者，腦實未充，幹肉未强，操業之時，益當減少。《論語》曰：「學而時習」。《記》曰：「蛾子時術之。」但使教之有方，每日伏案一二時，所學抑已不少，自餘暇晷，或遊苑囿以觀生物，或習體操以强筋骨，或演音樂以調神魂，何事非學，何學非用，其宏多矣。而必立監佐史以莅之，正襟危坐以圄之，庭内湫隘，養氣不足，圈禁拘管，有如重囚，對卷茫然，更無生趣，以此而求其成學，所以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也。

《記》曰：「凡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一志趣，定嚮往，崇教而善道也。」今之學塾於孔子之外，乃兼祀文昌魁星等，吾粵則文昌魁星，專席奪食，而祀孔子者殆絶矣。夫文昌者，櫰燎司命，或稱爲天神，張仲孝友，或指爲人鬼，魁星者，襲奎宿之號，依魁字之形，造爲幻相，狀彼奇鬼，矯誣荒誕，不可窮詰。倡而尊之者，當從左道惑衆之條，沿而奉之者，亦在淫祀無福之例。乃入學之始，奉爲神明，而反於垂世立教大成至聖之孔子，薪火絶續，俎豆蕭條，生卒月日，幾無知者，是故父兄之相詔，師長之相督，朋友之相勉，語以求科第，博青紫，則恬然固然不以爲怪，語以學聖人救天下，則色然驚，竊然笑，以爲此妄人也。《孟子》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今又甚焉。明目張膽，以細人自居，其不如是者，且從而非笑之，流失敗壞，一至此極，非人之性惡也，彼其受學之始，其所以薔龜之而矜式之者，固在彼而不在此，彼其不如是，則是改其初服，而倍其師也。嗟夫！以視佛氏之日念佛號，耶氏之七日禮拜者，其相去抑何遠矣。

凡此數端，其積習在千年以前，其流毒遍九州以内，或安焉而不知非，或知矣而憚於改，或思改而不得其道，或知道而難乎其人，坐是謬種流傳，日敝一日，而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若夫其欲爲農若工若商若兵者，其意既非爲科第也，青紫也，而其勢又不能終身肆力於此間，盡經閱其所謂帖括考據詞章者，而以求大道也，七八齡間，力貧就傅，發蒙益慧。恃此數年，過此以往，與學絶矣。爲之師者，當如何悉心善誘，導其捷徑。去其阻力，以求其有成，乃亦舍天命謂性無聲無臭之外，無所謂讀本也，舍破承起講對偶聲病之外，無所謂文法也。夫賤儒之學此也，雖云無用，然能藉以竊甲第，武斷鄉曲，一生喫著不盡，彼固自以爲受用莫大也。若夫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之學，此其於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更顯而易見也。而歷數百千年數萬萬人，因沿蹈其覆轍而不知變，迨至弱冠以後，始以不學無術。自怨自艾，而此數年之功，若有若無，如煙如夢，曾無秋毫能受其益，蓋莫不自咎其向者之惰於學也，而不知皆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學究禍天下也，此所以識字之人，不及西國之半，而農而士工而士商而士兵而士者，千萬中不得一二也。……

《記》曰：「少成若性。」謂其耳目未雜，習氣未入，質地瑩潔，受教易易也。故《曲禮》《少儀》《弟子職》等篇，謹其灑掃應對，導以忠信篤敬，大抵薰陶其德性之事，十居八九焉。朱子曰：小學是做人的樣子，陸子曰：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人而無教，則做人之道，尚不自知，雖謂之非人，可矣。今之學童，其生長雖綺叢中者，每聽其驕侈淫佚，日與燕朋狎客相逐，而莫之禁，其三家村子，則又聽其跳野頑劣，蠻俗襤褸，而莫之教。學舍如溷圂，學童如丐兒。及其稍長也，則授之以高頭講章，翰苑楷格。語之曰，如是則可以攫青紫，如是則可以摟黄白。學者自幼至壯，舍僥倖苟且誕詐污賤之外，更無所聞，則以爲是固宜然矣。善夫吾友嚴又陵之言曰：「八股之害，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當其做秀才之日，務使之習爲勦竊詭隨之事，致令羞惡是非之心，旦暮梏亡。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虚驕，昏人神智。嗚呼！幾何其不率四萬萬之人，以盡入於無恥也。吾聞泰西諸國，雖皇子之貴，亦入兵船，充水手，循循率教，事其師如長官，以視吾之驕侈淫佚者何如矣！又聞諸國雖孤兒罪童，亦設校以教之，無不衣服整潔，禮儀彬洽，其視吾之蠻俗頑劣者何如矣！又聞美國學童，跬步必肅，言笑不苟，詢其故，則曰：他日吾將爲總統長國家，恐有失德，聲名敗裂，爲衆所擯也美國例凡經人告訟者不得舉總統。其視吾之哦講章，摹楷格，以僥倖於富貴，武斷於鄉曲者，又何如矣！

古人有言曰：「人不昏宦，情欲失半。」此至言也，《記》曰：「男子三十而娶。」又曰：「三十曰壯，有室。」今西俗亦然。弱冠以後，父母則不之養，使其自謀衣食，足資俯畜，然後敢及昏事。蓋人生十五至三十，力强年富，正受學之時，苟以此十餘年之功，殫以向學，其高才可以通徹今古，經營四方，其中人以下，亦

能治生干禄，無憂饑寒矣。今也不然，口尚乳臭，即懷昏媚，蚤作夜思，寤寐反側，雖或展卷，寧復厝心，年十七八，居然有室，日夕纏綿歌泣，疲精敝魂於牀第之側，未及三十，兒女成行，家累日重，於是忽焉捐棄其疇昔之所欲學者，而持籌握算，作家人語矣。是故早婚之大害有三：縱欲溺志，一也，伐性天年，二也，重累廢學，三也，舉國人才，其潛銷暗蝕於此間者，何可勝道，積重難返，習焉莫怪，非細故矣。《傳》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爲人父母者，宜何擇焉？今之爲教也，欲其子弟之長而爲士者，與欲其子弟之長而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則其教之之法大異，此最可笑之事也。彼其爲士者，舍八股試帖律賦白摺之外，無所謂爲學也，其不習八股試帖律賦白摺者，則亦不能目之爲士也，以故教之之法，畫然兩途。今夫爲士者，而不教之明庶物，達世情，故逢掖累億，動如木偶，其坐此躋顯位致厚實者，千人中不過一二人，其小得志榮於鄉里者，不過十人。其青一衿，差足自養者，亦不過數十人。自餘九百，無以自給，欲農則不能舉耜，欲商則不能握算，即不轉溝壑亦無人趣矣。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而不教之以識大義，通文法，則愚者若海絨，悍者若野兕，算百十之數，艱於演微積，聞孔孟之名，詫若說鬼狐，名非野蠻，其實不能以寸矣。故善爲教者，必使舉國之人，無貴賤無不學。學焉者，自十二歲以下，其教法無不同，入學之始，教以識字，慧者及八歲，鈍者及十歲，中西有用之字皆識矣蘇州彭君新三，擬創教議字法爲方格書字於其上，字之下注西字，其旁加圈，識字有一義者識一圈，有數義者識數圈。師爲授其音解其義，今學童按圈覆述之，中文既識則及西文，洵簡易之法也。然後按前者所列之功課表，而以授之，慧者及十二歲，鈍者及十五歲，則一切學問，大綱節目，略有所聞矣。自此以往，其有欲習專門者，可更入中學大學，孳精數載，以求大成。其欲改就他業者，亦既飫道義，濡文教，大之必不爲作奸犯科之事，小之亦能爲仰事俯畜之謀，於此而猶有爲盜賊爲奸細者乎？無有也。猶有爲游手爲餓殍者乎？無有也。衣食足，禮義興，以此導民，何民不智！以此保國，何國不强！《孟子》不云乎：「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今夫舉一國之子弟，而委諸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學究之手，欲不謂之無教焉，不可得也。夫以數千年文明之中國，人民之衆甲大地，而不免近於禽獸，其誰之恥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人人以爲吾無責也。其亡忽焉也，人人以爲吾有責也，其興浡然也。今與天下論變法，唇焦舌敝，聞者必曰：此肉食者之事，吾雖有志焉而莫能逮也。若夫吾有子弟，吾自誨者，肉食曰可，不能助我，肉食曰否，不能阻我，轉圜之間，天下改觀，夫孰爲無責而孰爲有責矣乎。《康誥》曰：「作新民，國者民之積也。」未有其民不新，而其國能立者。彼法國、日本維新之治，其本原所自，昭昭然矣。《詩》曰：「惟彼哲人，告之話言。慎德之行，其惟愚人。覆謂我讒，人各有心。」是則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論師範光緒二十三年》

善矣哉，日人之興學也。明治八年國中普設大學校，而三年之前，爲師範學校以先之。師範學校與小學校併立，小學校之教習，即師範學校之生徒也。數年以後，小學之生徒，升爲中學大學之生徒，小學之教習，即可升爲中學大學之教習。故師範學校立，而羣學之基悉定。

《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記》曰：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是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重之也如此。非苟焉而已。古者學校皆國家所立，教師皆朝廷所庸，故《大戴》七屬，言學則任師；《周官》九兩，言以賢得民；而《學記》一篇，乃專標誨人之術，以告天下之爲人師者。然則師範學校之制，徵之三代，雖書闕有間，若乃其意則可推而見矣。後世學校既廢，天子不復養士，於是教師之權散於下，岩穴巨子，各以其學倡焉。及其衰也，乃至如叔孫通之講學，教以面諛。徐遵明之授徒，利其脩脯，師道之弊，極於時矣。坐是謬種流傳，每下愈況。風氣日以下，學術日以壞，人才日以亡。故夫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獲者也。

今之府州縣學官，號稱冷宦，不復事事，固無論矣。此外握風氣之權者，爲書院山長，爲蒙館學究，車載斗量，趾踵相接，其六藝未卒業，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殆十而八九也。然而此百數十萬之學子，方將帝之、天之、圭之、臬之，以是爲學問之極則，相率而踵裘之。今夫山木有擇，必待大匠。美錦在御，不使學制。俱其有棄才也。中人之家，聘師誨子，周詳審慎，必擇其良，懼子弟之失學也。若夫士人者，帝王之所與共天下也，其貴也，匪直大木美錦，其重大過於中人之家之子弟萬萬也。今乃一舉而付之不通六藝、不讀四史、不知五洲、不識八星之人，使之圭之、臬之、剁琢之，欲於此間焉求人才，烏可得也。是故先王患人才之寡，後世患人才之多。患才寡，故立爲學校，定其教法以成就之。患才多，故設爲不待學不待教之帖括，以籠絡天下士。而士之教焉學焉於其間者，亦終身盤旋於胯下，而不復知有天地之大，師範之不立，自數百年以來矣。

今天下之變日亟，教學之法亦日新，於是立爲同文館、水師學堂等。皆略效西制，思講實學，然一切教習，多用西人。西人言語不通，每發一言，必俟翻譯展轉口述，强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幼學，異於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華文二語可明，而西人衍至數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爲明曉，而華文猶不能解者，其不相宜二也。西人於中土學問，向無所知，其所以爲教者，專在西學，故吾國之就學其間者，亦每撥棄本原，幾成左衽，其不相宜三也。所聘西人，不專一國，各用所習，事雜言龐，嘗見某水師學堂之教習，其操兵所用口號，英將官教者用英語，法將官教者用法語，德將官教者用德語，徒視其一隊，非不號令嚴肅，步伐整齊也。不知溝而通之，各不相習。且臨陣之號令隨時變化，萬有不齊者也。今惟尋常操練之數口號，習聞之而習知之，一旦前敵，或進退起伏，偶有一二事爲平時所未習者，則統帥雖大聲疾呼，而士卒且罔聞知，則安往而不僨事也，其不相宜四也。西人教習，既不適於用，而所領薪俸，又恒倍於華人，其不相宜五也。夫有此五端，而此諸館諸學堂，猶然用之。若有重不得已者，則豈不以中國之人，克任此職者之寡也。夫以四萬萬之大衆，方領成帷，逢掖如鯽，而才任教習者，乃至乏人。天下事之可傷可耻，孰過此矣。

今之識時務者，其策中國也，必曰興學校。雖然，若同文館、水陸師學堂等，固不得謂之非學校焉矣！然其成效也若彼。今使但如論者之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遍設學校，復古法，採西制，以教多士。則其總教習當以數百，分教習當以數千。試問海内之士，其足以與斯選者，爲何等人也。欲求之今日所謂耆學名宿，則彼方衮其所學，率天下士而爲蠹魚爲文鳥，是欲開民智而適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適以弱之也。若一如今日諸館諸學堂之舊例，則爲之師者，固不知聖教之爲何物；六籍之爲何言，是驅人而焚毀詩書，閣束傳記，率天下士而爲一至粗極陋之西人。夫國家歲費巨萬之帑，而養無量數至粗極陋之西人，果何取也？今夫由前之説，此吾國數百年積弱之根原，由後之説，則數十年來變法之所以無效也。

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爲第一義。日本尋常師範學校之制（日本凡學校皆分二種，一高等，二尋常），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國語（謂日本文語），四漢文，五史志，六地理，七數學，八物理、化學（兼聲光熱力等），九博物（指全體學動植物學），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十四西文，十五農業，十六商業，十七工藝，今請略依其制而損益之。一須通習六經大義，二須講求歷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流，四須周知列國情狀，五須分學格致專門，六須仞習諸國言語，以上諸事，皆以深知其意，能以授人爲主義。至其所以爲教之道，則微言妙義，略具於《學記》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幾矣。

是故居今日而言變法，其無遽立大學堂而已，其必自小學堂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小學，而輔之以師範學堂。以師範學堂之生徒，爲小學之教習，而別設師範學堂之教習，使課之以教術，即以小學堂生徒之成就，驗師範學堂生徒之成就。三年之後，其可以中教習之選者，每縣必有一人。於是薈而大試之，擇其尤異者爲大學堂、中學堂總教習，其稍次者爲分教習，或小學堂教習。則天下之士，必爭自鼓舞。而後起之秀，有所禀式，以底於成。十年之間，奇才異能，遍行省矣。不由此道，時曰無本，本之既拔，而日灌溉其枝葉以求華實，時曰下愚。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論女學 光緒二十三年》　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痛哉斯言乎，執一人而目之曰禽獸，未有不色然怒者，然信如子輿氏之言也，則今日之近於禽獸者，何其多也。海内之大，圓其首方其足之種，蓋四萬萬。其名之爲農，爲工，爲商，爲兵，終身未嘗讀書者，殆一萬九千萬有奇；其名之爲官，爲士，號稱讀書，而實未讀書者，殆數百萬；其圓其首而纖其足，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自古迄今，未嘗一讀書者，凡二萬萬。不寧惟是，彼之官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而近於禽獸者，猶或以禽獸爲耻也。此之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近於禽獸者，豈直不耻，乃羣天下之人以爲是固宜然耳。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梁啓超曰：居今日之中國而與人言婦學，聞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於是者，不知凡幾，百舉未興，而汲汲論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請備陳其義以告天下。

一義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則以無業之民之多寡，爲强弱比例差。何以故？無業之人，必待養於有業之人。不養之則無業者殆，養之則有業者殆。斯義也，西人譯者謂之「生利分利」。即吾《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之義。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蓋合一國之人民物産，而以決疑數術，盈虚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實如此也。中國即以男子而論，分利之人，將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視之，已不可爲國矣。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

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惟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故終歲勤動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極苦。以予所見，上而官，中而士，下而農工商兵，無論爲何等人，則無時不皇然愀然，若重憂貧者，其受凍餓，轉死溝壑者，更不知凡幾也。其實以比例淺理論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業，爲一身衣食計，必無可以貧之理。今中國之無人不憂貧也，則以一人須養數人也。所以釀成此一人養數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婦人無業，實爲最初之起點。雖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業或無業？蓋凡天下任取一業，則必有此業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當行之事，非經學問不能達也。故即以男子而論，大率明達事理之人，謀業甚易，反是者謀業較難。然則學也者，業之母也。婦人之無業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據亂之世，專尚力爭，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婦人之所能也，於是以婦人爲不足輕重，而不復教之。既不教矣，其無從執業，有固然也。積之既久，漸忘其本來，則以爲是固當生而不事事，而嗷然待哺於人者也。是以男子貴而婦人賤，婦人逸而男子勞。逸而賤，非人情所樂也；貴而勞，亦非人情所樂也。則何如均其貴賤？亦均其勞逸之爲得也。論公理則如此，考事勢則如彼。故曰國何以强？民富斯國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國之內，而執業之人，驟增一倍，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亦必驟增一倍，凡所增之數，皆昔日棄地之貨也。取棄地之貨而藏之民間，其事甚順，而其益甚宏，若此者，舍學未由也。

二義曰人有恒言曰：婦人無才即是德。此讐言也。世之沓儒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爲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爲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爲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爲學，其爲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能指爲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獲數善，未見其於婦德之能爲害也。如曰「無才即是德」云爾，則夫鄉僻婦嫗不識一字者，不啻千百億萬，未嘗聞坐此之故，而賢淑有加；而惟聞取帚之誶，反唇之稽，視宦學家之婦人，殆益甚焉。則又何也？凡人之鄙吝也，忿争也，必其所見極小，目光心力，盡日營營於此極小之圈限中，以生此蔽也。使其人而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强弱之理，則其心也，方憂天下憫衆生之不暇，而必無餘力以計較於家人婦子事也。今夫婦人之所以多蔽於彼者，則以其於天地間之事物，一無所聞，而竭其終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講交涉於筐篋之間，故其醜習不學而皆能，不約而盡同也。是以海內之大，爲人數萬萬，爲户數千萬，求其家庭內外相處熙睦，形迹言語終身無間然者，萬不得一焉。而其發端，罔不起於姑嫜姒娣之間，憤時者至謂婦人爲盡可殺。夫婦人豈性惡耶！羣塊然未經教化之軀殼若干具，而鍵之於一室，欲其能相處焉，不可得也。彼婦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養，而仰人之給其求也，是猶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間，終日不安，入室則愀，靜居斯嘆，此其損人靈魂，短人志氣，有非可以常率推者。故雖有豪杰倜儻之士，苟終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篋之側，更歷數歲，則必志量局瑣，才氣消磨。若是乎婦人之果爲鴆而不可近也。夫與其飲鴆而甘之，則盍於療鴆之術少留意矣。

三義曰西人分教學童之事爲百課，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親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顔氏家訓》曰「教兒嬰孩」，就傅以前，性質志量，皆已略定，少成若性，長則因之。此實言教育學一切之始基也。苟爲人母者，通於學本，達於教法，則孩童十歲以前，於一切學問之淺理，與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今中國小學未興，出就外傅以後，其所以爲教者，亦既猥陋滅裂，無所取材。若其髫齡嬉戲之時，習安房闥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耳目之間，所日與爲緣者，舍床笫筐篋至猥極瑣之事，概乎無所聞見。其上焉者，歆之以得科第，保禄利，誨之以嗣産業，長子孫，斯爲至矣。故其長也，心中目中，以爲天下之事，更無有大於此者。萬方億室，同病相憐，冥冥之中，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耻，固陋蠻野之天下，而莫知所自始。豈惟莫知所自始而已，且恬然不以爲怪。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挈，其志趣學積，必有非吾此間此輩之所能望者。豈其種之特異哉！無亦少而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四義曰胎教之道，《大戴禮》、《論衡》詳哉言之，後世此義不講蓋久，今之西人則斷斷留意焉。西國公理家，考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以爲凡有官之物（人禽蟲介草木爲有官之物，金石水土爲無官之物），荄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如一草木根荄支干果實花葉，其死者也。而常有不死者，離母而附

於其子，綿綿延延，相續不斷，是曰傳種。惟人亦然。雖然兩種化合之間，有浸淫而變者，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由猩猴而進爲人也，由野番賤族而進爲文明貴種也，其作始甚微，而將畢至巨也。故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爲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强兵爲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爲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强壯也，如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今之有積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必使其國强，而後能保也。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爲忠，進私而爲公，進渙而爲羣，進愚而爲智，進野而爲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爲保種之權輿也。今與人言此義，鮮不謂以耕救饑，掘井消渴，迂遠而無當也，而不知此蓋古先哲王與泰西通儒所講之極熟，推之至盡，而汲汲焉以爲要圖者也（《胎教篇》曰：《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食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其言極深切著明。又曰：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蓋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無故也。候官嚴君又陵譯《天演論》云：無官者不死，以其未嘗有生也。而有官者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兩物。如草木之根荄支干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附子，代可微變，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以盡死。此動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託生於其身。蓋自得生受形以來，遞嬗迤降以至於今，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嚴君與余書又云：生學公例，言一人之生，其心思、材力、形體、氣習，前則本數十百代祖父母之形神閱歷積委而成，後則依乎見聞師友與所遭之時與地而化。其論極精。欲言保種者，非措意於此二義不可。欲措意於前一義，則胎教爲之根原；欲措意於後一義，則胎教尤爲根原之根原。此學數十年後必大明於天下，今日則鮮不以爲迂遠無用矣）。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學、格致等虛理，婦人恒不如男子；由此等虛理而施諸實事，以成爲醫學、制造等專門之業，則男子恒不如婦人。然則男女之於學，各有所長，非有軒輊。論者或疑數千年來，男子之成絶學、立大功者，方策不絶，而婦人無聞焉。若是乎雖興婦學，其所成亦僅矣。抑吾又聞生學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負氣之物，倒生者最愚，橫生者次愚。若夫軀體峙立、首函清陽者，其聰明必不甚相遠，所以生差別者，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昔乾嘉間，漢學彬彬於江浙，而吾粵靡一人焉。咸同以後，口馬、鄭手《説文》者如鯽矣，非粵民愚於乾嘉而智於咸同也。日本明治以前，民智儇塞，工藝窳劣，翻然維新，遂有今日，非日人拙於曩而巧於今也。其腦筋伏而未動，其靈竅塞而未通，從而導之，機捩一撥，萬綫俱動矣。彼婦人之數千年莫或以學名也，未有以導之也。婦人苟從事於學，有過於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應之繁，二曰免考試之難。其居静，其心細，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之法，而婦人創之。西史所載，若摩哈默德之母，以伯南之女，侯失勒約翰之姑，其學業成就，視男子未或讓。而吾中國之女子游學異國，成學而歸者，若吾向者所聞康愛德氏、石美玉氏，雖西域耆宿，猶歆譽之。然則婦人豈生而不能學耶！夫以二萬萬戴天履地、首函清陽之人類，而必夷而棄之，謂與倒生橫生之物相等，欲不謂爲不仁，不可得也。

善夫諸教之言平等也（南海先生有孔教平等義）。不平等惡乎起？起於尚力；平等惡乎起？起於尚仁。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則爲君者從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則爲男者從而奴隸之。臣妾奴隸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縛其手足，凍其腦筋，塞其學問之涂，絶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於此强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於臣妾，安於奴隸，習爲固然，而不自知。於其中有人焉，稍稍自疑於爲臣妾、爲奴隸之不當者，反羣起而譁之。以故數千年來之男子，無或以婦學爲治天下所當有事；而數千年之婦人，益無有奮然自張其軍，以提倡其同類者也。非不才也，壓力使然也。

今語人曰，欲强國必由學校，人多信之。語人曰，欲强國必由女學，人多疑之。其受蔽之原，尚有在焉。今日之攘臂奮舌，以譚强國，震驚於西人，而思效其長者，則惟是船艦之雄也，槍炮之利也，鐵路之速也，礦務之盛也，若此者皆非婦人所能有事也。故謀國者曰，教婦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强在此，其所以强者不在此。農業也，工作也，醫學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婦人所共能也。其學焉而可以成爲有用之材，一也。今夫言治國而必推本於學校，豈不以人才者，國之所與立哉；豈不以中國自有之才，必待教而始成哉；夫必謂彼二萬萬爲人才，而謂此二萬萬爲非人才；此何説也？

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男女平權之論，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日本之女學，約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養

之法）；三國語（謂日本文）；四漢文；五歷史（兼外國史）；六地理；七數學；八理科（謂格致）；九家事；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其與男學相出入者，不過數事而已。此數事者，大率與兵政相關，亦尚力之世所當有事者也。彼西人之立國，猶未能至太平世也。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無國界，無種界，故無兵事，無兵器，無兵制，國中所宜講者，惟農、商、醫、律、格致、制造等事，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今之美國，殆將近之矣。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衆，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若是夫中國之宜興婦學，如此其急也。雖然，今日之中國，烏足以言婦學，學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封卷伊吾而已。師友講習，以開其智，中外游歷，以增其才，數者相輔，然後學乃成。今中國之婦女，深居閨閣，足不出户，終身未嘗見一通人，履一都會，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以此從事於批風抹月、拈花弄草之學，猶未見其可，況於講求實學，以期致用，雖有異質，吾猶知其難矣。不寧惟是，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爲廢疾，一以人爲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嗟夫！國家定鼎之始，下令剃發，率土底定，順治末葉，懸禁纏足，而奉行未久，積習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羣盲之心；强男之頭，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謬種孳乳流衍歷數百年，日盛一日。内違聖明之制，外遺異族之笑，顯罹楚毒之苦，陰貽種族之傷。嗚呼！豈蒼蒼者天，故厄我四萬萬生靈，而留此孽業以爲之窒歟？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於是也。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倡設女學堂啓光緒二十三年》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勤勤於母儀；七十後學之記，睠睠於胎教。宫中宗室，古經釐其規綱；德言容工，昏義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陽秋》之賢伯姬；言告師氏，《周南》之歌淑女。聖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勸學，匪有歧矣。去聖彌遠，古義浸墜，勿道學問，惟議酒食。等此同類之體，智男而愚婦；猶是天倫之愛，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芸芸億室，曾不一事生人之業，一被古聖之教！寧惟不業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體，蔀其耳目，黜其聰慧，絶其學業。閨闥禁錮，例俗束縛，惰爲游民，頑若土番。烏乎！聚二萬萬之游民土番，國幾何而不弊也。泰西女學，駢闐都鄙，業醫課蒙，專於女師，雖在絶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遺，女學之功，盛於時矣。彼士來游，憫吾窘溺，倡建義學，求我童蒙。教會所至，女塾接軌。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壓，譬猶有子弗鞠，乃仰哺於鄰室，有田弗芸，乃假手於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國之羞也！甲午受創，漸知興學，學校之議，騰於朝廡；學堂之址，踵於都會。然中朝大議，弗及庶媛；衿纓良規，靡逮巾幗，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瑣屑之事邪？無亦守扶陽抑陰之舊習，昧育才善種之遠圖耶。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糾衆程課，共襄美舉，建堂海上，爲天下倡。區區一學，萬不裨一，獨掌堙河，吾亦知其難矣，然振二千年之頹風，拯二兆人之籲命，力雖孤微，烏可以已。夫男女平權，美國斯盛。女學布濩，日本以强。興國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學之盛，寧必遜於美日哉？遺制綿綿，流風未沫，復前代之遺規，採泰西之美制，儀先聖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海内魁傑，豈無恫游民土番之害者歟？傀傀窘溺，寧忍張目坐視而不一援手歟？仁而種族，私而孫子，其亦仁人之所樂爲有事者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廣之。烏乎，是在吾黨也矣！

張謇《張季子九録・實業録》卷一《請興農會光緒二十三年》 竊自中日事定以來，海内之士，識時務者，無不以練兵通商爲急務。朝廷於中外臣工條陳事件，凡關係二事有可採擇者，無不舉而行之。究以兩年以來，實力奉行者幾人，成效可睹者幾事？臣竊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而農爲尤要。

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相因之勢，理有固然，經史所陳，無待覼舉。我朝列祖列宗務本重農，歷垂聖訓，考之泰西各國，近百年來，講求農學，務臻便利，亦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其見於近來西報中者，謂以中國今日所由之土田，行西國農學所得之新法，歲增入款可六十九萬一千二百萬兩，然則地寶自在，人事可爲。國家今日不必二百兆賠款之憂，而二十三省山林川澤田野不治之可憂；不必開捐加厘陸師海軍之亟，而究行蠶桑樹藝畜牧制造之宜亟。

前御史華輝奏請講求務本至計，既蒙皇上採納施行，臣愚以爲華輝所云廣植興水利固矣，然必先之以專責成，征實事，寬民力。不專責成，則督撫奉行上諭，付之司道，司道付之府廳州縣，府廳州縣付之紳董胥役，苟且含糊，相率推諉。及其層遞上報，所以塞責，一紙空文而已，無由知其果辦否也。不征實事，不特西人新法之與中土宜否，無從真知。即中國舊法之與今日宜否，亦無從真

知，而且天度温帶、寒帶、熱帶之不同，土地爲堉爲壚爲壤之各異，非先以化學之法，分辨土宜物性，一一著明，無從消息。尤非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諸省，求新漲之灘，未墾之地，分別以試之，無從下手也。

不寬民力，則每試一法，每植一物，須占田畝，須費人工，須用資本，須懸時日。而且試辦之事，未必遂無弊也，初植之物，未必遂有利也。而州縣書差厘捐局員，尤能百計劫持而訛索之，故必先以此三者爲振興農務之要領。

臣查英國從前設立務農會，由其君主特頒詔旨許爲保護，許以自由之權，除關係國是者，概不聞問外，凡會中應爲之事，一切聽之，不予阻擋。美國農會大旨與此相同，收效尤盛。中國有志農學者，頗不乏人，近日上海設立農學會，專譯東西洋農報農書，未始非中國農政大興之兆。臣擬請皇上各省專派一人，主持其事，設立學堂，講求土宜物性，該一省之閑地荒灘，悉歸經劃，分別興辦樹藝畜牧制造諸事，以爲鄉民倡導，仍請明降諭旨。凡此等農會創辦及新生之物，本不與向來正賦雜稅厘捐相涉，一概寬免捐稅十年，以爲鄉民示勸。會中應辦相宜有理之事，飭令督撫護持，地方官協同料理，以爲鄉民增志而長氣。每年年終將察得何物，辦成何事，詳列一表，系之以説，即由專派之人，會同督撫咨部復考，如此十年，臣不敢必謂遂如西人所推歲入可增六十九萬一千二百萬兩，即有其十之二三，亦復何事不濟，是今日標本兼治，無以踰此者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施行。

《國聞報・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嚴復《論滬上創興女學堂事》

中國四百兆人，婦女居其半；婦女不識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書者，亦不過以其餘力，粗解詞章。物以罕而見珍，遂以通人自命。初不知所謂學問者，即人所以異於禽獸之處。名既爲人，即當學問，不以男女而異也。區區識數字，何足奇乎？

自學問之道不修，男子作八股，工摺卷，於兵、農、禮、樂之事，絲毫不相涉。士夫如此，農商可知；男子如此，婦人可知。婦人既無學問，致歷來婦人畢生之事，不過敷粉纏足，坐食待斃而已。一家數口，恃男子以爲養，女子無由分任。遷流既極，男子亦不能自養，而又仰給於他人。展轉無窮，相煦(呴)以沫，蓋皆分利之人也。故無論男子女人，當其冠笄之歲，尚有雄心，中年以往，精神志量，逐漸消磨於衣食之中。夫壯年之人，意氣擴充，正宜勝於少年者，而反不及之，則其故可知矣。國弱民貧，實階於是。即常此千古，亦復不難。

自中日議和之後，憂世之人，競言學校，近更於滬上創興女學堂。此後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於西人。一家無坐食之人，則家累輕；家累輕，而後人有餘力以事其事。或者可以挽回頹俗，轉弱爲强乎？雖然人之學問，非僅讀書，尤宜閱世。蓋讀書者，閱古人之世，閱世者，即讀今人之書，事本相需，不可廢一。

中國婦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傳》、《女誡》以來，壓制婦人，待之以奴隸，防之以盜賊，責之以聖賢。爲男子者，以此爲自强之勝算。不知婦人既不齒於人，積漸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獷悍無知，無復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飽食，禁錮終身，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泰西婦女皆能遠涉重洋，自去自來，故能與男子平權。我國則苦於政教之不明，雖有天資，無能爲役。蓋婦人之不見天日者久矣。今日既興女學，效法泰西，然猶不使之增廣見聞，則有學堂與無學堂等。不見村學究之日事咿唔，而一無所用乎？讀書而不閱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獨排衆議，自立一會，發明婦人應出門之故，庶幾風氣漸開矣。若謂既無限制，難保無越禮之事。則且無論西人，即以中國論之，大家婦女，其防閑出矣，豈絶無越禮之事乎？小家婦女，其防閑又疏矣，豈盡人皆越禮乎？則此言不足辯也。

故使國中之婦女自强，爲國政至深之根本；而婦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與以可强之權，與不得不强之勢。禁纏足，立學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變，買妾之例不除，則婦女仍無自立之日也。

雖然，此事難言之矣。翻《大清律例》而觀之，所引成案，禍之原於男女而起者，幾及大半。而窮凶極丑，非復人情，亦較他事爲獨多。今日之縣案，亦每如此。上海會審公堂之瑣案，每日見於《申報》者，更無論矣。西人之紀各國娼妓之數者，以中國爲至多，乃過於法國。蓋法國女閭雖盛，然皆在大都會之處，非若中國窮鄉僻壤，凡有人迹之地，幾無不有之也。合此二者觀之，則中國教化之壞，百口無以自白也。

夫中國之禮俗，固以嚴男女之防爲一大事者也。六經之中，諄諄教誨，百家諸子，罔不如一，乃何爲而至至斯乎？則其故即由於辨之太嚴而已。天下之事，大約隔之愈遠，愈不可即，則愈以其事爲可樂；若日日見之，則以爲常情，而不以措意。今者讀《士禮》、《小戴記》言禮諸文，謂中國三代時，男女之辨不嚴，不可得也。又讀《春秋》内外傳，《國風》之詩，謂中國三代時，男女之防不亂，亦不

可得也。然則禮亦何益於事乎？説者又謂《士禮》、《小戴記》爲紀其盛時，而《左》、《國風》詩則言其衰時，不可執其末流，以病其本源之非也。然若果如此，則嚴定範圍，即可持世，禮法既立，應無衰時，何爲而有始亂之人乎？故以名學之理言之，則此義不能立也。此義不立，則防之愈嚴，啓亂愈多之義立矣。然而此義，不過證古説之非，而仍不能救今世之俗。今我國律法，其嚴十倍於歐人。其無事也，防之若此其周；其既事也，刑之若此其酷，而猶冒白刃以試之。設一旦寬其殺戮，則愚俗之傾頹，將更不知伊於胡底矣。此萬萬不能行者也。

又如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擇配，亦爲事之最善者。中國守舊之人聞之，必以爲怪。然可設一事以喻之：譬如有人或造一物，置一衣，使成本稍大，亦必自爲省度而後可，設無別故，無他人代決之，絶不關白本人者也。小事尚然，豈有伉儷之大，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發端之始，乃以探籌抓鬮之法行之乎？此理必不可通者也。然若以我國今日之俗，即行之，則流弊亦不可勝言，何也？嘗謂中國之婦人，固無自主之權者也。而中國婦人之爲娼者，則未嘗無自主之權。無論其平日所爲也，即以擇配一事觀之，彼固明明自行擇配矣，乃其愚者每爲客所誑，而黠者則又能謊客。情僞相攻，機械百出，倏去倏來，終返故轍。使天下之婦人盡若此，則此世界不能一日居矣。是故婦女之出門晉接，與自行擇配二事，實爲天理之所宜，而又爲將來必至之俗。而以今日之俗論之，則皆無能行之理。然則此俗又何以行乎？仍不外向所言，讀書，閱世二者而已。大家婦人非不知書，而所以不能與男子等者，不閱世也。娼家之女，日事宴游，而行事又若此其狼藉者，不讀書也。二者兼全，則知天下之變，觀古今之通，有美俗而無流弊矣。

雖然，男女平權之説，創自西人，而自今日觀之，則此説之行，不知何日？我國暨突厥、印度、波斯諸國之婦女，其煩冤紆抑不待言矣。即歐洲之婦女，惟無妾一事，實勝泰東，其餘則仍與男子不平等也。上不爲伯里璽天德，中不爲議員，下不爲軍士，不過起居飲食，威儀進止之間，男子均優待之耳。蓋同一不平等之待法，不開化之國，則欺凌弱者；而開化之國，則保護弱者也。嗟呼！雌雄牝牡之不齊，人及非人，莫不若此，其由來遠矣，豈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改哉！

《戊戌變法》(二)《康有爲上清帝第六書光緒二十四年正月》 既立制度局總其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一曰法律局【略】，二曰度支局【略】，三曰學校局，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若海陸醫律師範各學，編譯西書，分定課級，非禮部所能辦，宜立局而責成焉。四曰農局【略】，五曰工局【略】，六曰商局【略】，七曰鐵路局【略】，八曰郵政局【略】，九曰礦務局【略】，十曰游會局【略】，十一曰陸軍局【略】，十二曰海軍局【略】。

十二局設，庶政可得而舉矣。然國政之立，皆以爲民，民政不舉，等於具文而已。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片光緒二十四年三月》 再：人才之興，由於學校，三代已然，不獨泰西可鑒也。近年條陳時務者，多以爲言。現議經濟歲科，專就學堂録送；而各省學堂，除直隸、湖南、安徽等省外，尚未推行。至武備學堂，南北洋雖早經創立，章程亦未盡完備。本年議改武科，復飭各省一律設立武備學堂，以資肄習。轉瞬鄉科即屆，若尚因循未立，則多士進取何資。方今朝廷需才如是之殷，求才如是之急。各省大吏，當念宵旰憂勞，汲汲於造就人才，上備國家任使，方合以人事君之義。應請飭下各督撫會同地方紳士，籌備經費，將省會大學堂及武備學堂克日興辦，限六個月內，一律告成。倘集款需時，應準其於地方現行善舉發商生息款內，酌提數萬金，爲起造房屋、聘請教習之用。俟款項充足，陸續撥還，以期早一日集事，即早收一日之效。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片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 再：本年三月十九日，准軍機處片交，御史李盛鐸奏請飭各督撫將省會大學堂及武備學堂克日興辦一片，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略】

臣等查立國之要，首重人才；人才之興，端資學校。是以臣衙門於光緒二十二年七月議復侍郎李端棻條奏各折内，迭經請旨飭下沿江沿海將軍督撫，於已設學堂者，量爲展拓，未設學堂者，擇要仿行，均奉准通行。嗣直隸、湖南、安徽、四川、陝西、浙江等省，先後請設學堂，均已由臣衙門核復，四川、安徽兩省，均酌派同文館學生前往充當教習各在案。現在經濟特科，既議專就學堂録送，自應如該御史所請，請旨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會同地方紳士，各於省會建立學堂，克日興辦，於六個月限内告成。其武備學堂，亦各就地方情形，次第籌辦，均先妥議章程，咨明臣衙門查核。所需經費，能否就地方現行善舉生息項下酌量提用，抑另行籌撥，亦由各該將軍督撫通盤籌劃，奏明辦理。

《康有爲政論集》(上)《請開學校摺光緒二十四年五月》 竊臣以狂愚，請廢八

股，荷蒙聖明嘉納，立下明詔施行，薄海回風，洗濯固陋，咸更新歷學，以贊休明。夫以千年之弊俗，而一旦掃除之，非皇上之神武英斷，何能致此？豈愚臣之夢寐思所能及也。天下回首面內，想望更化之善治，肇應千載之昌期，在我皇上矣。其鼓蕩國民，振厲維新，精神至大，豈止區區科舉一事已哉？雖然，譬諸治病，既以吐下而去其宿痾，即宜急補養以培其中氣，則今者廣開學校爲最要矣。

吾國周時，國有大學、國學，小學之等，鄉有黨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詩書、禮樂、戈版、羽籥、言說、射御、書數、方名之繁，人自八歲至十五歲，皆入大小學。萬國立學，莫我之先且備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文王於人才作而致之，非賴自然生而有之也。故兔罝野人，可爲干城腹心；介胄武夫，能說詩書禮樂。人才既多，則國命延洪，故作人則能壽考也。後世不立學校，但設科舉，是徒因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鮮少，不周於用也。臣不引遠古，請近校於今歐、美各國，而知其故矣。

歐、美之作其國民爲人才也，當吾明世，乃始立學，僅從僧侶，但教貴族，至不足道。及近百年間，文學大興，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館法名士裔多於其生蘇詩宮而師之，聘柏羅斯其於瑞士，而創國民學，令鄉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縣立中學，十四歲而入，增教諸科尤深，兼各國文，務爲應用之學。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學必應卒業者也。自是而入專門學者聽之，專門者，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爲專門也。凡中學專門學卒業者皆可入大學，其教凡經學、哲學、律學、醫學四科。自是各國，以普之國民學爲師，皆效法焉。

英大學分文、史、算、印度學、阿喇伯學、遠東學，於哲學中別自爲科。美則加農、工、商於大學，日本從之。夫學至於專門止矣，其所謂大學者，不過合各專門之高等學多數爲之，大聚天下之書圖儀器，以博其見聞，廣延各國之鴻博碩學專門名家，以得其指導，而羣一國之學者，優游漸漬，講求激厲，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備此者，皆可謂爲大學，非徒在國都而已。總而言之，小學中學者，教所以爲國民，以爲己國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學也。高等專門學者，教人民之應用，以爲執業者也。大學者，猶高等學也，磨之礱之，精之深之，以爲長爲師，爲士大夫者也。其條理至詳，科學至繁，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以蕞爾國而能獨立者，以諸學并立，大學嶄然，人才不可勝用故也。普勝法後，俾士麥指學生語之曰：「我之勝法，在學生而不在兵。」以百業千器萬技，皆出於學，作而成之故也。彼分途教成國民之才，如此其繁詳也。我乃鞭一國之民以從事於八股枯困搭截之題，斷人才而絕之，故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國也。

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吾國任舉一政一藝，無人通之。蓋先未嘗教養以作成之，天下豈有石田而能慶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見矣，不可不亟設學以育成之矣。今各國之學，莫精於德，國民之義，亦倡於德，日本同文比鄰，亦可採擇。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乞下明詔，遍令省府縣鄉興學，鄉立小學，令民七歲以上皆入學，縣立中學，其省府能立專門高等學大學，各量其力皆立圖書儀器館。京師議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觀萬國。夫養人才，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蔭，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若其設師範，分科學，撰課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專立學部，妙選人才，不能致效也。惟聖明留意幸察，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湖北巡撫譚繼洵摺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竊惟三代以上學校與選舉合，三代以下學校與選舉歧，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亦中西政法所自判也。伏讀五月初五日上諭，考試廢八股改策論，仰見宸衷獨斷，崇實黜浮，莫名欽佩。特是人才不出於學校，專恃科舉以較文字之短長，凡士子應試於內政、外政、法律、輿算諸學，尚可見諸策論，他若化電制造及有關實事之工藝，必陳圖列器，親手運用，非命題一試，即可詳悉淺深。況品行心術，養之有素，乃察之易審，尤非倉猝所能辨別。上以實求，下以虛應，所取策論，縱極淵雅，究與八股時文同屬空談，揆諸聖明旁求俊乂之心，轉覺相違而鮮實效。臣不揣冒昧，妄擬以學校立科舉之體，以科舉成學校之用，謹劃二策，曰立學校之規模，曰籌科舉即出於學校，敬爲我皇上陳之：

今各省亦競言學堂矣。然而章程不同，則無其法，款項支絀，則無其費，教習難聘，則無其師。以臣觀之，此三者，皆非所難也，難在規模未定耳。擬請於京師設立學部，總管各省學校事務，議定辦理學校之章程，處分之則例，與教習之程式，生徒之功課，以及學成考試之法，分門別類，綱舉目張，以之頒行天下，使其一律遵辦，則法整齊矣。自宋以後，因學官不足以造士，而後書院之制興，今各省府廳州縣，莫不有書院，雖多寡大小不一，皆宜一律改爲學堂。而今之所謂學官者，但襄事丁祭，伺應學政，號爲學校之官。究無與於教育之事。而又歧

之爲教諭訓導，臨之以府學教授，終歲學田所入，亦頗不資。計惟有酌裁學官，而總其職事於學堂，即責成地方官管理。是學校即屬於學堂之內，則凡養學官之費，如學田等類，酌量撥歸學堂。竊意合書院學官之費以辦學堂，則費當無不足矣。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後世師範一學，闕焉不講，此亦失治之一端也。明臣王守仁曰：教之大端，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而其節目，則舜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又曰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臣竊以綱常性理之本，原不出乎《四書》五經，當此人心錮蔽之時，賴此提撕，使天下曉然知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則親上死長忠義自奮。各州縣既立學堂，擬請於京師及各省城設立師範學堂，擇年長行優而根柢孔孟之學者，入爲生徒，學習三年，使粗知內政、外政、法律、輿算各學之門徑。果其品學均足爲人師表，即予以憑單，發往各府廳州縣，充爲學堂教習。其已聘得教習者，即毋庸發往。創辦之時，應請先由京師同文館挑選生徒之高才者，發往各省師範學堂爲教習，不足則如廣東、上海廣方言館之學生成材者，補充其選。其他化電制造方言武備各專門學堂，暫宜聘請西人爲師，俟學生學成，然後自相傳習，則師亦不難得矣。所謂立學校之規模者此也。

學校既已林立，人才亦必輩出，則當籌所以用之之道。使仍以科舉考試之法求之，則所取者，未必出於學校，而學校轉不如科舉之可貴，是墮學者之志，而分其趨向也。此後考試，擬請以學堂中之功課分數爲憑。先由學部明定章程，各學功課必須滿至若干分，方爲及格，及格者始給予憑單，注明所學何學，現已滿足分數，及品行修飭，并無過犯等語。其縣學堂，則由該縣知縣會同該學堂教習，出具切實考語，匯册賫府轉詳學政，再由該學生親賫憑單投驗收考。學政面試所學，果與憑單相符，即作爲生員，准入府學堂肄習稍深之學。府學堂肄業期滿功課及格者，如前給予憑單，由該府知府會同該學堂教習，出具切實考語，匯册賫省，詳送督撫，再由該學生親賫憑單投驗收考。督撫面試所學，果與憑單相符，即作爲舉人，准入省學堂肄習精深之學。省學堂肄業期滿功課及格者，如前給予憑單，由該省督撫學政會同教習，出具切實考語，匯册咨送京師學部，再由該學生親賫憑單投驗收考。學部大臣面試所學，果與憑單相符，即作爲進士，准入京師大學堂肄業，以待皇上臨軒而策之。其有所學與憑單不符者，即將該地方官及各教習嚴定處分，予以降革之罪，督撫學政亦加嚴議。

至於學成録用之法，則視其學某學，然後用於某部。如學內政者則用於吏部，學理財者則用於户部，學法律者則用於刑部，學兵學者則用於兵部及軍營，學工藝制造者，則用於工部及各省機器局，學外政者則用於總理衙門及各使館之參贊隨員，各因其材而用之，使之終身遷轉，不出於本部本衙門。則學者學其所用，用者用其所學，人無曠官，官無曠事，科舉無倖進而學校亦不虛設矣，所謂籌科舉即出於學校者此也。

臣聞之絜裘者振其領，舉網者提其綱，以言凡事統之於上，則其勢順而易也。故學校科舉合一之制，又必視學部爲轉移。苟學部大臣能舉其職，并翻譯西國學部章程，仿照辦理，則强學康時成效自速。故臣愚以爲變法自强莫先於變通學校，變通學校又莫先於設立學部也。謹就管見所及，恭折具陳，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湘報》第一五三號楊昌濟《論湖南遵旨設立商務局宜先振興農工之學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 東事既平之後，中國積弱之情形，曉然大著於天下，於是上自九重，下迄韋布，皆務爲變法自强之計。二三年來，內而京師，外而直省，新政新學，紛紛見告矣。然而爲焉而不力，力焉而無效，效焉而未能擴充者，何也？則財力殫屈，而經費不足之故也。西人之立國也以商，其困我也亦以商，我而不大興商學以與之力爭，將何以自立於强大之間乎。近者上諭各省設立商務局，此振興商務之機也。然愚以爲振興商務，固爲今日之要圖，而商務之本源，尤在於農工之學，其必先振興夫二者，而後商務可得而言也。今中國之患在貧矣，余嘗穆然深思，而嘆吾中國之貧有由然也。農以生物者也，工以成物者也，商則轉而運之，而羣天下之人，則皆食而用之者也。今試取生物成物之人數與食物用物之人數比而較之，其多寡懸殊，不待悉數而知之矣。生物成物之數少，而食物用物之數多，宜乎天下嗷嗷，常苦不足也。又況東西各國之食貨精美而新奇，而吾之民皆爭售之，則食之用之之數益多，吾地之農工銷售滯而價值微，折閱而銷磨，則生之成之之數益少。夫然則地上之物有棄而不用者矣，有用而不盡者矣，用之不盡，則生之亦不盡，夫然則失其地上之富，地上之富猶且失之，更何論乎地中之富也。夫中國地處温帶，物產之富，甲於天下，而積貧若此，是何異無米爲炊，曾不知倉谷之可舂，而閉門槁餓也，則皆由政治之學未明，士大夫惟務防弊，而不務興利，聽農工之自爲之，而不稍加之意也。夫聽其自爲而不加之意，

彼蚩蚩之民，其不浸荒浸廢而愈趨愈下者，幾何哉！故中國而不欲自强也則已，誠欲自强也，固未有急於振興商務者也。湖南而不設立商務局也則已，誠設立商務局也，抑未有急於振興農工之學者也，振興農工之法約有三端：一曰學堂，一曰學會，一曰學報。而三者之中又以學會爲最先，請言學會之辦法，必先有通達大局、慷慨任事而又富有田産者三數人，同心合力爲之主持號召，此學會之第一義也。既有此三數人者爲之主持號召，則哀集捐貲，置買公所，廣邀同志，聚會講論，皆可次第行之，而無不克舉之患矣。以專門之義言之，則宜農工各立一學會，如其任事之人少，即合立一學會可也，又不然而皆以商務局總其成亦可也。學會之經費既裕矣，公所既立矣，會友既集矣，則亦必有總理之人，亦必有坐辦之人，亦必有議事之會友，亦必有講論之會友，亦必有通信之會友，亦必有主講之人，亦必有會講之期，亦必有問答之事，而會友所以振興。夫農工之學者其致力之處，約有數端，一曰考察，一曰聯絡，一曰化導。所謂考察者何也，一曰考察人數也，一境之内若農若工必詳考之，類别而書之籍，其中稼穡修治技藝精善者若干人，農而任田千畝以上、役屬十人以上者若干人，工而授徒衆多者若干人，家稍殷實者若干人，現在執業者若干人，幼而學習者若干人，老而休息者若干人，不肖者若干人，其有和平服衆忠信不欺而頗能解事者，尤必特著明之，如是而後，聯絡化導之，方可得而施也，此一事也。一曰考察公費也，凡農之與工，無不有公所，無不有公費，如木工之魯班，廟鄉間之社谷是也，悉心訪察，具知其數，然後可徐爲勸導，使出其無用之積貯，以興無窮之美利也。此一事也。一曰考察物産也，一境之内，地面之物共有若干種，初考其名，次考其用，次考其價，次考其大小短長之度，次考其根干枝葉之異，次考其色味氣臭之别，次考其生産之時，次考其所宜之地，次考其種植栽培之法，次考其收獲配制之方，次考其供本地之用者若干，次考其出口之數目若干，次考其銷行者何地，次考他地價值與本地價值之比較，類别爲表，系以圖説，則有用之物，不至有見遺之患，而經營推廣之功，可以漸而施也，此一事也。一曰考察水利也，一境之内，池塘井壩共有若干，凡應添設者應擴充者應修治者與夫工程之難易，經費之多寡，一一訪聞的實，而著之札記，以徐圖之，則旱荒之患可滅，此一事也。所謂聯絡者何也，一曰聯絡讀書明理之人，使與會中之人同心協力，以振興農工爲事，先取之宗族，次取之親戚，次取之鄰里，次取之世交，以類及類，展轉牽引，但使主持號召之人，堅忍不懈，以感動羣倫爲己任，無不日引而日衆者。夫猝以振興農工之事，責之士人，似亦難能而不暇矣，然迫於謀生而不暇以爲者，固多有之，而有暇以爲者亦甚多也。特倡之無其人耳，誠使讀書明理之人，咸慨然以振興農工爲己任，則隨處聚會，隨處講論，而振興之策，自日出而不窮矣。此一事也。一曰聯絡農工之人，夫農工之樸鈍者性也抑習也，苟無士人爲之聯絡，則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不能相通則無鼓舞奮興之意，無講求變化之方，而業不加精，獲不加厚，雖有新法亦苟安怠惰而不屑以求矣。聯絡之次第亦先取之宗族，次取之鄰里，次取之親戚，而前所謂農而任田千畝以上者，工而授徒衆多者，和平服衆，忠信不欺，而頗能解事者，與夫經理公費之人，尤當加意與之聯絡，於是而化導可以漸施，即考察亦易於措手。此一事也。所謂化導者何也，一曰加意於村塾蒙學也，農之子恒爲農，工之子恒爲工，大抵然也。今之爲農工者，方其幼也，無不入小學矣，然而多不識字者，是有名而無實也，今之教村童者，當以解目前通用之字義爲主，而教以説部之文法，凡農工專門應知之事與爲人之大義，皆著成專書，盡變從前無益之教法，要於三年四年無不識之通用字義，無不解之粗淺文法，則將來可以看淺近之書，可以閱演義之報，終身賴之矣。力不足以多備束脩從名師游，則以會中之人任其教事，而以會中之捐貲足之可也，此一事也。一曰審定章程也，凡農與農之交涉，工與工之交涉，與凡應有之交涉，皆爲酌定則例，使得所遵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其不肖者衆不之齒，則惰者有所畏，而良者有所勸矣。此一事也。綜此數端，學會最初之辦法，略具於此矣。夫學堂者主也，學會者輔也，始之創興學會者，所以爲學堂之基礎也。繼之擴充學會者，所以補學堂之不及也。夫學堂之事則甚難矣，一難於任事之人，二難於經費之裕，三難於聘請良師，四難於精選子弟。故非學會大興之後，未能開辦也。誠使四者備矣，則大購化學之材料與應用之機器，即農工之業以爲教，而即農工之業以爲學，學成之後，給予憑單，使爲異地之教習，則風氣漸開矣。於是而更出專門之報，以互相資益，則轉移甚速矣。夫如是而農工之學尚不振興者，未之有也。生物成物之數既多，而商務猶不可興者亦未之有也。余故曰：必先振興農工之學，而後商務乃可得而言也。

《曾廉元書》卷一〇二上《應詔上封事光緒二十四年六月》　其三曰留正學：我國家之有學，五帝三王之所貽，列聖之所植也。伏讀開設學堂上諭，謂當以中國聖賢之學爲根本，大哉皇上之心，一列聖之心也。其在道光時，唐鑒倡學京師，而倭仁、曾國藩、何桂珍之徒相從講學，歷有年數。羅澤南與其弟子王鑫、李

續宜亦講學窮廬，孜孜不倦。其後內之贊機務，外之握兵柄，遂以轉移天下，至今稱之。則不可謂非正學之效也。然今立大學堂於京師，而自直省府縣以下則改書院爲之，不知其改書院有以異乎，而學者遂大進乎？臣謂學堂之與書院，猶多之與夥，小之與鮮，名殊而實一也。

夫果徵實事，何必盡改學堂？如何屬虛名，何必盡廢書院？若此者，臣亦知其故也。書院不廢，學堂不行，不足以標異新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學鼓簧天下也。臣愚以爲今天下之患，莫大於以西學亂聖人之道，壞忠孝之常經，趨功利之小得，嘵嘵乎爲西人導其先路，而率中國以迎之，此臣所尤夙夜怵心者也。然此輩輒敢大言，儼然自以爲識時務之杰也。君子不齒，則雜取老墨釋耶之支說，非堯舜，薄湯武，陋周孔，肆其雄談以驚庸衆。臣又於古求之，古之人，未有不通時務而可以爲學者。漢之諸葛亮，未嘗一出隆中；唐之李泌，未嘗親學方技，然而深明天下興亡之故。運籌決勝，厥功爛焉，亦未聞以時務名也。

《知新報》第六三册《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爲學堂摺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奏爲請改直省書院爲中學堂，鄉邑淫祠爲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入學，以廣教育，以成人才，恭折仰祈聖鑒事：

竊頃迭奉上諭，開辦大學堂，停止八股，舉行經濟常科，仰見我皇上除舊布新，興學堂育才至意。臣惟古者國學之下，有鄉塾黨庠術序。泰西各國，尤崇鄉學，其中等學校小學校遍地，學校以數十萬，生徒數萬萬，舉國男女，無不知書識字，解圖繪，通算學，知歷史，粗諳天文地理之人，中學以上，咸有天文地輿、光化電重、公法律例、農工商礦、各國語言文學師範之學。故非獨其爲士者知學也。其農工商皆有專門之學，即其被選爲兵者，亦皆童幼出自學堂，咸粗知天文、地理、圖算，格致；婦女亦皆有學，近多爲醫師、律師，及爲師範蒙師者，蓋有一民即得一民之用。美國學堂，乃至百萬所，學堂歲費八千萬，生徒乃至二千萬人，故人才至盛，歲出新書二萬，新器三千，民智而國富以强，故養兵僅二萬，兵費不及學費十之一，而萬國咸畏之。近者敗日斯巴尼亞，其明效也。

丹麥男子八十萬，庚寅俄、英失和，將交兵丹國海峽，丹國不允，俄、英逡巡而退。我中國民四萬萬，冠於地球，倍於全歐十六國，地當温帶，人民智慧，徒以學校不設，愚而無學，坐受凌辱，是遵何故哉？蓋泰西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吾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故也。故欲富强之自立，教學之見效，不當僅及於士，而當下逮於民，不當僅立於國，而當遍及於鄉，臣爲我皇上籌之。

泰西變法三百年而强，日本變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國之地大民衆，若能大變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國四萬萬之民，皆出於學，而後智開而才足，我皇上若辨之既明，審之既定，行之以勇，則與二三大臣，聚精會神於興鄉學而開民智之事，晝夜課功，以全力赴之，其效之大小，必有與皇上心力之多寡以相應者。臣爲我皇上思興學至速之法，凡有二焉：我各直省及府州縣，咸有書院，多者十數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間亦有公立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有師生，皆有經費。惜所課皆八股試帖之業，所延多庸陋之師，或擁席不講，坐受脩脯者，其省會間有及考據詞章之學者，天下數所而已，師徒萬千，日相率爲無用之學，故經費雖少，虛糜則多。今既罷棄八股，而大學堂經濟常科，皆須小學、中學之升擢，而中學、小學直省無之，莫若因省府州縣鄉邑，公私現有之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改爲兼習中西之學校，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府州縣之書院爲中等學，義學、社學爲小學。

方今創辦伊始，亦無高等學，凡有諸學略備者爲中等學，粗知圖算、輿象、語言、文字、政律者爲小學，但以學規經費爲等級，不論郡邑鄉落，不論公私官民，皆頒發大學堂章程，令仿照辦理。其力有不足，略減規模，請旨先電飭各直省督撫，督率道府州縣，各將所屬書院、義學、社學、學塾處所多少，教習人才高下，經費數目，限兩月内報明。各書院、義學，皆本有經費，但有明詔，改變章程，別延教習，因其已成之基，轉移間而直省郡邑僻壤窮鄉，祈祈學子，千數百萬，皆知通經史而講時務矣。事之效順，未有逾此。然觀美國學費十倍兵費之故，則我直省書院，區區經費不足言矣。皇上若欲速收成效，非大增學費，不能奏功。

臣聞各省陋規，及廣東闈姓規，皆溢款百數十萬。剛毅嘗撫廣東，清聲頗著，皇上試詰問之，必得其詳。夫各省督撫，累經嚴旨飭辦學堂，則委以支絀無款，而應酬舉動雜費，乃濫浪無數。方當國事艱危，非復侈供張飾繁文之日，乃使皇上獨憂社稷，而疆臣但安富尊榮，濫用民脂，而置國是不問，視嚴旨猶爲有人心者乎？請嚴旨戒飭各疆臣，清查善後局及電報、招商局各溢款、陋規、濫費，盡撥爲各學堂經費，除貴州等極瘠苦省分外，必可每省得數十萬金，以爲養士之用。庶幾各學堂延師購書置器，皆有所資。并鼓動紳民，捐創學堂，其能自捐萬金，廣募地方經費者，賞御書匾額，給以學銜，以資鼓勵。其有獨捐十萬巨款創建學堂者，請特旨獎以世職。其院師學長多八股之士，或以京秩清班，以空名領之者，宜皆更易，別聘通才。其中學小學所讀之書，所辦之章程，皆特設書局，編

輯中外要書，頒發誦讀遵行，然猶慮不能遍及窮鄉也。

查中國民俗，惑於鬼神，淫祠遍於天下，以臣廣東論之，鄉必有數廟，廟必有公産。若改諸廟爲學堂，以公産爲工費，上法三代，旁採泰西，責令民人子弟，年至六歲者，皆必入小學讀書，而教之以圖算、器藝、語言、文字，其不入學者，罪其父母。若此則人人知學，學堂遍地，非獨教化易成，士人之才衆多，亦且風氣遍開，農工商兵之學亦盛。《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逵，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以兔罝之野人，猶足爲干城腹心之寄，人才之衆可想矣。如蒙採擇，伏乞明降諭旨，飭下各省督撫施行，嚴課地方官以爲殿最，違者劾其一二，以警其餘，庶幾風化可廣，人才大成，而國勢日强矣。臣愚昧之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翰林院編修夏壽田片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再，臣伏見皇上創立學堂，以求有用之才，而通中外之治，并飭直省均立中小學堂，又以事屬創始，首在得人，令督撫各選品學兼優之士管理學堂，仰見皇上廣育人才先務爲急。臣愚以爲宜速派管理，而後開辦有期也。選用管理之法有二：一由京官保薦，一由督撫選充。管理之責有二：一在籌經費，一在延教習。考成之法有三，一在開辦學堂之遲速，一在籌備經費之盈虧，一在造就人才之多寡。伏請皇上先飭部院大臣，於三月内各舉所知才能辦事之編檢司員，奏請派回原籍，充當管理，不扣其資，以風天下。其不敷用，則督撫飭令各處紳士，公舉致仕之官，及舉人貢生鄉望素優者，稟之州縣，州縣稟之督撫，選擇派充，亦統於三月内匯齊奏明。至所需經費，則管理與地方官同力籌辦；所需教習，則管理與官紳公議聘請，其有能通中西之學者，則并兼之。至籌款之盈虧，則以學生教習之名額束脩膏火之重輕爲等。人才之多寡，則以學使歲科取士出於學堂之數爲憑。而開辦之遲速，尤顯然而可稽。三年之後，督撫甄別分等奏聞，其列上等者，已仕則特旨升擢，未仕則賜以出身；列中等者，再留辦三年，以觀後效；下等則加以嚴懲。地方各官與管理同其賞罰，以免推諉掣肘。如此，則三月而天下皆興辦學堂，一年而規模略具，三年而人才可以待國有矣。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總理江西巡撫翁曾桂摺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奏爲創設吏治學堂，以勵人才而開風氣，仰祈聖鑒事。

伏思中國教養，其責在官，官與民最親者，莫如牧令。蓋牧令爲民所瞻仰，地方治否，恒視爲轉移。臣以爲令欲教民，必先自教牧令始。查江西牧令，不乏通才，每聞新政之頒，莫不歡欣鼓舞，臣因勢利導，於省城城隍廟設立吏治學堂。謹照經濟科，分内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門，視其性之所近，或專研，或兼習，各從其便。凡中西書籍器具之要者，由臣籌備，并令就學之牧令等捐集。自開辦以來，互相討論，已聚至四五十人，有志吏治潛心肄習者，尚復接踵而至。現委南昌府知府江毓昌認真督課，臣與藩臬兩司，按月面試一次，分别等第，其屢列上等者，優予獎勵，列下等者，酌予記過，於造就人才之中，仍寓甄别屬吏之意。俟學業有成，委以差缺，興養立教，自能措置裕如，與紳士所立各學堂相輔而行，收效必當倍速。

至佐貳等未職，雖無地方之責，然佐治攸資，亦（不）宜令不學無術之人濫竽充數。現亦設立奮志學堂，專爲佐貳肄業之所，其課程以及考試之法，一如牧令。他如官員子弟，以及在江游幕之人，既不便附入本省學堂，又不能遠回籍就學，此中不無可造之材，獨令向隅，殊爲可惜，擬即仿照京師小學堂辦法，爲之另立一學，一切肄業及學成咨送章程，均仿照小學堂章程辦理。總期廣攬英賢，勤加作育，但能多成一材，將來多收一材之用。未仕者可冀明通，已任者無虞暗陋，以仰副朝廷培植人材開導風氣之至意。

所有創設吏治學堂緣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吏治乃地方官分内之事，所議著毋庸議。欽此。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愧，上副聖心者，蓋不多覯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籌辦學堂，爲日未久，經費未集，興辦者無多。夫學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游學外洋之舉，所費既巨，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有學，京師省會爲大學堂，道府爲中學堂，州縣爲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略，算數繪畫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益以習五經，習通鑑，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博焉。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爲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内，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爲？或曰：府縣書院經費甚薄，屋

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爲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爲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爲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産，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産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十之七以改學堂，留十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爲學堂之田産，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産所值，奏明朝廷旌獎，僧道不願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爲基，然後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會昌五年，皆嘗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爲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爲本縣育才，又有旌獎，公也。若各省薦紳先生以興起其鄉學堂爲急者，當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名上請於朝，詔旨宜無不允也。其學堂之法約有六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最於兵事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致化學制造須質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難於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時文：新學既可以應科目，是與時文無異矣。況既習經書，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學，亦必於時文有益，諸生自可於家習之，何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類》卷一百九）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於堂，以爲火食束脩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爲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爲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頹廢無志，紊亂學規，剽襲冒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一曰師不苛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後，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師範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葉戲，動輒有會，何獨於關係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尚可聽講通經，豈必橫舍千間、載書兼兩而後爲學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應之於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勾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皇朝經世文三編》卷四《富强當求本源論》 泰西各國於格致之學事事考求，槍炮火藥亦從格致中出，又復精益求精，是以無堅不摧，無擊不中。中國慮其窺伺也，欲事事效法之，不惜重價聘請西人，於是南北洋均設立機器局，同文武備先後并舉，電綫兵輪次第添設。所有同文武備考取肄業各生，數年後技藝嫻熟，即令出洋。閱歷既深，薰陶既久，復加考試，授以官職，遂爲洋務出身以爲干城之寄，法至善也。

國家費數百萬之帑項，數聚千人之精力，竭數十載之經營，不得謂謀之不深，慮之不遠。乃一旦與倭人對敵，將不知兵，士不用命，師徒撓敗，陵寢震驚，失地喪師，槍炮輪船全爲敵有。所謂洋務出身者或逃避伏法，或戰敗降倭，或潛亡內地，前功盡棄，莫可挽回。中國遂不得不力主和議。是役也，辦理洋務之員實有難逃之罪。

《經元善集・論上海創設女學堂之善》 客有見女學堂章程而論之者曰，泰西之俗，女重於男，筵宴行坐一切俱以女爲上，故女可以操男政，必使之讀書焉，游藝焉。中國則不然，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生女稍長，即訓以謹守閨門不逾閾閫之義。世俗又言女子無才便是德，古來若薛濤、李易安輩，大半以多才累其大節。故明理之父母教女針黹，教女織紝，而獨不教女詩書，蓋限其才者正以完其節。識字且不可，何論其他。甚矣！巾幗之無取乎多能也。鄙人蓄此疑久矣，質之高明，諒不河漢。余曰唯唯否否，子未嘗讀禮乎，何以有此論也？按《昏義》云，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

工者何？婦女之業也。使謂婦女之業可略，凡嫁女者只教以德、言、容三項足矣，何必終籌及此。此以見古之婦女，未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也。至謂婦女不宜有才，故婦女不宜識字，則尤不可。歐母之賢也，不識字何以畫荻；緹縈之孝也，不識字何以上書。他若通經學者有人，著論説者有人，奉詔續書、隔帷受業者有人，凡茲諸姝分見史傳，類皆樹絳紗之望，標彤管之芬。至今仰清才、欽令德，其足爲巾幗中人揚眉而吐氣矣，識字曾何捐於婦女哉！自世俗泥於地道無成之説，復拘於酒食是議之訓，於是視婦女如瘤贅無用之廢物。未出閨前既閑之、防之，不使妄行一步，既適人後復禁之錮之，不使與聞諸端，間有聰慧負才思者，競謂此非婦人事，父若夫將誡其弗爲，否則且目之爲不祥。嗚呼！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男子飽暖無業，動輒呼朋引類，征逐酒食，漸至爲其所不當爲。婦女獨非人情乎哉？既無經營以勞其形，并無瑣屑以勞其心，其免於匪僻之念也幾何。且夫婦女之中，有貧有富，厥類至不一矣。近世風氣，争務奢靡，始於冠履之儔，沿於閨閣之地。吾觀繩樞瓮牖中，其蓬首椎髻荆釵布裙者，尚能操井臼習縫紉分任家務，以補日用之不足；或且受厘列肆躬親交易，孜孜焉無失朝作夜息之常。獨至巨族大家，由禮者鮮，閨門以内恣爲奢樂，所求工者衣飾，語以紡織之勞而不知也；所求精者饕飧，語以稼穡之艱而不知也。日則評珠論翠，夜則别旨分甘，此外若一切不干己事。不識字者無論已，略識字者又莫不取盲詞曲本爲排悶計，致琴挑瑟逗、求凰賺鳳之説有以感其逸志，助其淫思。故富室之女不如貧賤；富室女之讀書每不如不讀書。雖然，此非讀書之咎也，不善讀書故也。苟知循分，則主中饋、勤内則，處蓬户可，處華腴亦可；苟知好學，則茂滴簪花之格、衛母周官之義，藉此以自給可，非藉此以自給亦可。總以一言繼之，曰不可無業而已。今滬上諸君子女學堂之設，正欲女子之有業也。或曰婦功之與德言容并重，固已顧謂之爲業，毋乃未可應之日。在昔敬姜有言，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婦工可以績稱，何獨不可以業稱。或無詞而退，余遂書其語如右，不獨爲天下之婦女説法，抑告天下之男子云爾。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五篇《勸學篇書後・設學篇辯光緒二十五年》　爲學之法在乎興起，不在乎脅從，泰西凡幼童不入學堂，則罪及其父母，脅之至矣，而民無怨者，以教子之功，官司力任，教育既成，國家分用，從無棄才也。中國未明其事，而《設學》篇之論，乃急欲設學堂萬間，緩急失調，雖善亦惡。夫我國家苟能取現在西學已成之士，授以厚禄高官，則興感者深，發憤者衆，官府雖不設西學，民間亦必設之，觀於向日之八股私塾可見矣。立言者何不反求實濟，而徒欲博其虚名也哉！且西學有人而不用，則學堂雖設而何爲？乃竟謂宜以善堂祠堂甚至以寺觀爲之。其言曰「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皆有田産，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産悉具。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云云。嗚呼，其言若此，其爲政豈復有公平之望哉！使佛道兩家耳，食其言，疑彼教之不行，乃爲外國教所蹙之故。由妒生争，由争生殺，則中國必亂。索地索價作《設學》篇者，何以處置？且猶引北魏李唐故事，以證其廢僧寺之説爲可行，不知此以兼學西文爲公事，則彼之慈悲渡世者，獨非公事乎？不平而已，何得爲公。讀經讀史而不求之於情理，其不爲書所累者幾希。

經元善《居易初集》卷三《勸女子讀書説光緒二十五年》　兩儀之大，乾坤對待，五倫之中，夫婦同體。是以文章有奇偶，神智有圓方，均是戴高履厚、負陰抱陽，必以男子讀書爲有用，女子讀書爲無用，不亦異哉。上古無不讀書之女子也，三百篇，閭巷婦人之作居半也。是以中壘列傳，有取於静女，蘭臺續史，特進乎大家。前徽不沫，可按而稽。自後世以文章取士，仍謂無女狀元科，遂至沉痼之疾，無目砭箴，迄於今日，民志日愚，國勢日蹙。以歐美相比例，亦可以憬然悟矣。然而持是説也，疑者多，信者少，或目笑而心非之，甚至力排而痛辟之。謂女子當務之急，不過主持中饋，酒食是議已耳，針黹縫紉，料量瑣屑已耳，安用讀書？不知人字兩畫，具左右陰陽之義，非男子名人，而女子不得名人也。男女既同爲人，即可以同參天地，同立三才。何以男子束發之後，即令讀書，雖販夫牧豎，亦恐以不識一丁爲終身累。至於女子，惟知洞其耳、棓其足、涂飾其面目，一若僅供天地間玩好之用。揆諸一視同仁之旨，當不其然。而世之論者，且曰女子無才便是德，假令女子盡能讀書，不將智識日深，靈明日辟，鑿破混沌，愈引其邪僻之心，而肆其無等之欲，非大可畏之事乎？嗟乎！聖賢之吉，詩書之教，豈長人邪僻之具耶？且即謂女子治内，然其當盡之道，當爲之事，何減男子。相夫教子，迎賓送舅，在在皆有學問焉。考之乎忠孝節烈之本原，著之於日用行爲之事實，斯身修而家齊矣。《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天下者，家之積，家者，夫婦之積。吾未見家道不正，天下可得而治也。世徒知男子不讀書爲無學，不可以齊家，而烏知女子關係爲尤重耶。世之爲是言者多矣。余特

爲此淺顯之說，舉其涉於世道人心之大者，著於篇，知言君子，當不以爲河漢也。

附：書蓮山先生勸女子讀書説後

女子不可不讀書，自是不磨之論。惟愚嘗以今世男子作比例，《四書》、五經家絃户誦，高才博學，日新月異，而賢達之士，卒不多見何耶。先生爲中國昌言女學，特舉數千年已廢之典，毅然行之，事雖不成，志則偉矣。雖然吾尚慮有讀書之名，無讀書之實，徒爲世間添許多女學士，其無用與男子等，此則辨之不可不早也。先生痛恨時文，或者以爲女子不學時文，自不與男子一例，此則得之矣，而猶不盡然也。主持風教者，自能言之，余無庸贅。辛丑夏五北市志傭校讀謹識。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五二《變通政治人才爲先遵旨籌議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 臣等謹參酌中外情形，酌擬今日設學堂辦法，擬令州縣設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童子八歲以上入蒙學，習識字，正語音，讀蒙學歌訣諸書，除《四書》必讀外，五經可擇讀一二部，家塾義塾悉聽其便，由紳董自辦，官勸導而稽其數，每年報聞上司可也。十二歲以上入小學校，習普通學，兼習五經，先講解，後記誦，但解經書淺顯義理，兼看中外簡略地圖，學粗淺算法，至開立方止，學粗淺繪圖法，至畫出地面平形止，習中國歷代史事大略，本朝制度大略，習柔軟體操，三年而畢業。紳董司之，官考察之。十五歲以上入高等小學校，解經書較深之義理，學行文法，學爲策論詞章，看中外詳細地圖，學較深算法，至代數幾何止，學較深繪圖法，至畫出地上平剖面、立剖面、水底平剖面止，習中國歷史大事、外國政治學術大略，習器具體操，兼習外國一國語言文字之較淺者。此學必設兵隊操場。三年而畢業。官司之，紳董佐之。畢業後，本管府考之，分數及格者給予憑照，作爲附生，送入府學校，分數欠者留學。府設中學校，十八歲高等小學校畢業取爲附生者，入中學校習普通學。其有監生世職職銜願入普通學者亦聽，但須酌捐學費，與附生一律教課。其有營弁營兵文理通暢能解算法繪圖考驗有據者，亦準收入。此學温習經史地理，仍兼習策論詞章，并習公牘書記文字，學精深算法，至弧三角航海駛船法止，學精深繪圖法至測算經緯度行軍圖目揣遠近斜度止，習中國歷史、兵事，習外國歷史、律法、格致等學，外國政治條約即附於律法之内，并講明農工商等學之大略。習兵式體操，兼習外國一國語言文字之較深者，詞章一門亦設教習，學生願習與否均聽其便；弁兵入學者專學策論，免習詞章。此學亦必設兵隊操場。三年而畢業。學政考之，給予憑照作爲廩生，送入省城高等學校。省城應設高等學校一區，大省容二三百人，中小省容百餘人，屋舍不便者，分設兩三處亦可，但教法必須一律，非由中學校普通學畢業者不能收入。擬參酌東西學制分爲七專門：一經學，中國經學文學皆屬焉；二史學，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皆屬焉；三格致學，中外天文學、外國物理學、化學、電學、力學、光學皆屬焉；四政治學，中外政治學、外國律法學、財政學、交涉學皆屬焉；五兵學，外國戰法學、軍械學、經理學、軍醫學皆屬焉；六農學；七工學，凡測算學、繪圖學、道路、河渠、營壘、制造、軍械火藥等事皆屬焉。共七門，各認習一門，惟人人皆須兼習一國語言文字，此學亦必設兵隊操場。至醫學一門，以衛生爲義，本爲養民强國之一大端。然西醫不習風土，中醫又鮮真傳，止可從緩。惟軍醫必不可緩，故附於兵學之内。并另設農工商礦四專門學校各一區，專以考驗實事爲主，機器藥料試驗場皆備，亦三年而畢業。其普通學成願入此四學者聽。入此四學者，中國經學文學，皆令温習。無論何學，皆有兵隊操場。其習武者專設一武備學校，擇普通畢業之廩生願習武者送入，《四書》、中國歷史、策論、人人兼習。其餘悉依外國教課之法，并專習一國語言文字。或仿日本并設一炮工學校，專學制造槍炮之法，均三年而畢業。文學生高等學校畢業後，除農、工、商、礦專門四學另爲章程外；此七門學生學律法者派入交涉局學習實事，名曰練習學生；學兵法者，派入各營學習實事，亦名曰練習學生。其餘五門學生，均隨其所願，派入農、工、商、礦等局兼習實事，名曰兼習學生，均以實在局、在營一年爲度。農、工、商、礦四專門學，三年畢業後，農學派赴本省外縣山鄉水鄉考驗農業；工學派赴本省外省華洋工廠考驗制造；商學派赴南北繁盛口岸考驗商務；礦學派赴本省外省開礦之山煉礦之廠考驗採煉，均名曰練習學生，亦均以實在出外游歷練習一年爲度。其武學生武備學校畢業後，令入營學習操練一年，半年充兵，半年充弁，以實在營一年爲度。合計在學肄業，及出外練習，文官各門均四年學成。先由督撫學政考之，再由主考考之，取中者，除送入京師大學校外，或即授以官職，令其效用。大學校學業又益加精，門目與省城所設高等專門學校同，三年學成，會試總裁考之，取中者授以官。此大中小學教法門目等級年限之大略也。其考用之法，高等小學學成者，本管知府考之；普通中學學成者，學政考之，均不彌封。縣送府考，府送學院考，均須詳注分數；知府學政考取榜示，亦須注明分數，不準渾淪取進。高等專門學成者，督撫學政分文武兩途考之，應分幾場臨時酌定，取者作爲優貢，武者作爲武優貢。其文事由他途經入

普通中學，洊送農、工、商、礦四專門學，非由生員者及由普通中學畢業徑入四門專學，非由高等學畢業者，其武事由弁兵徑送入普通學，非由生員者，一并準其與考。其優貢所取人數，視本省中額加倍。欽派考官會同督撫學政亦分文武兩途考之，應分幾場臨時酌定。考其專門之學及各國語言文字，非優貢不得與考。大率督撫學政所取優貢，即係録送鄉試之意。應試人少，且諸學有須面試者，勿庸糊名易書，考中者作爲舉人；其非由生員出身及非由高等出身者作爲副榜，擇其中式前半若干名分别送入京城文武大學校。所以止送一半入大學校者，一爲京師大學，若欲全容天下舉人，費用過多，故減半送京以節經費；一爲分半就職，俾得及時效用，以應目前急需。其有未獲送入大學校者及已經送京而不願入大學校願就職者聽。其未送大學校而不願就職自願留學以待下科者亦聽。就職者，文授以七品小京官及六七品佐貳首領分部分省候補或充各局委員；武授以守備千總等官發營差委。考官照學政例，準帶幕友二三人；同考官由外省酌量訪求聘委，不拘官階，亦不必本省人員。京城設文事大學校，水軍陸軍大學校各一，學業又益加精，門目略與省城專門學校同；學成者欽派總裁大臣考之，作爲進士，經廷試後，文授以部屬知縣等官，武授以都司守備等官，均令分部分省分標候補；優其序補班次，勿庸歸選。如朝廷需用編書、修史、應奉文字之詞臣，宿衛禁廷之侍衛，應隨時聽候諭旨考選，不在科舉常例之内。統計自八歲入小學起，至大學校畢業止，共十七年——計十八歲爲附生，二十一歲爲廩生，二十五歲爲優貢舉人，二十八歲爲進士——除去出學入學程途考選日期外，亦不過三十歲内外，較之向來得科第者并不爲遲，此大中小學層遞考取録用之大略也。其取中之額，即分舊日歲科考取進學額，以爲學堂所取生員之額；分鄉會試中額，以爲學堂所中舉人進士之額。優貢應請新定學堂之額，大率比本省中額加倍而略多，初開辦數年，學堂未廣，取中尚少。前兩科每科分減舊日中額學額三成，第三科，每科分減舊額四成，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生員舉人進士皆出於學堂矣。至日久才多以後，應仿各國章程，視其學業分數以爲中額之多少，并可不拘定額以昭核實而資策勵，總須較舊額之數有增無減，此學堂取中額數移撥舊額日後并不限以定額之大略也。【略】論外國設學之定法，自宜先由小學校辦起；層累而上以至中學高等學大學；方爲切實有序。惟經費太絀，師範難求，只可剴切勸諭，竭力陸續籌辦，若必待天下遍設數萬小學，數百中學，然後升之高等學大學而教之用之，至速亦須十年。時事日棘，人不我待。刻舟膠柱，必致空言誤事。今日爲救時計，惟有權宜變通，先自多設中學及高等學始。選年力少壯通敏有志之生員迅速教之，先學普通，緩習專門。應各就省城及大府酌量情形，迅速籌辦，以資目前之用。取才由粗入精，立法由疏入密，凡事何莫不然。將來小學林立，中學亦多，則循序漸進，取才既裕，而教法亦不勞矣。查三十歲而入官，科名不得爲晚；自初學以至學成，十七年而成文武兼備之人才，造就不得爲遲。惟事急需才，恐難久待。查日本文武各種學校，皆有速成教法，於各項功課擇要加功，於稍緩者量加省減，刻期畢業；應請旨飭出使大臣李盛鐸切托日本文部參謀部陸軍省代我籌計，酌擬大中小學各種速成教法以應急需，此權宜救急先設普通中學暨採訪速成教法之大略也。惟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學校，宋人始有「書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設學，分經義治事兩齋，人稱爲湖學，并未嘗名爲書院。今日書院積習過深，假借姓名希圖膏獎，不守規矩，動滋事端，必須正其名曰學，乃可鼓舞人心，滌除習氣。如謂學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種學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實相符。總之：中華所以立教，我朝所以立國者，不過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學術。今宗旨則不悖經書，學業則兼通文武，特以世變日多，故多設門類以教士，取其周知四國博學無方，正與經傳所載三代教士取人之法相合，看似無事非新，實則無法非舊。且經史詞章，仍設專門，學人文人皆有自見之路。何得以唐人專考詞章之下策，前明八股之俳體視爲儒者正宗哉？臣等所擬以上辦法，不過明宗旨，標門類，分等級，計年限，籌出路，除妨礙，舉其大略如此。至於詳細章程究應如何斟酌損益之處，應候敕議裁定。此一事爲救時首務振作大端，伏望我皇上思危慮患，飭取日本學校章程迅速詳議，乾斷施行，收人心以固國基，四海瞻仰首在此舉矣。

《光緒朝東華録》（四）《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諭：人才爲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歷代以來學校之隆，皆以躬行道藝爲重。故其時體用兼備，人才衆多。近日士學，或空疏無用，或浮薄不實，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爲輔，務使心術純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學，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才，用副朕圖治作人之至意。著各該督撫學政，切實通飭，認真興辦。所有禮延師長，妥定教規，及學生畢業，應如何選舉鼓勵，一切詳細章程，著政務處咨行

各省悉心酌議，會同禮部復核具奏。

《光緒政要》卷二七《政務處禮部會議興學事宜摺光緒二十七年十月》 爲遵旨會議具奏事，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諭，各省設立學堂，所有延請師長，妥定教規，及學生卒業應如何選舉鼓勵一切詳細章程，著政務處咨行各省，悉心酌議，會同禮部覆核具奏，欽此。迄今數月，除升署直隸總督袁世凱，將開辦山東學堂章程奏到外，其餘各省均尚未奏覆。前據劉坤一、張之洞電奏，請將學堂各生分別鼓勵，明降諭旨。奉旨著政務處妥議具奏，欽此。本月十五日復奉諭旨，將袁世凱原奏暨單開章程，通行各省仿照舉辦，著政務處會同禮部將選舉鼓勵章程速行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臣等竊惟學堂之設，固宜宏獎，以鼓舞士氣，尤貴核實，以作育真才。不可不優其進取之途，亦不可不防其登選之濫。即以東西各國學堂章程而論，皆係由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以次遞升，畢業後始予出咨，自可按照辦理。擬請將各省小學堂畢業學生，嚴加考試，功課合格者選入中學堂，畢業後考取合格，再送入大學堂。畢業後，考取合格，準發給憑照，作爲優等學生，由該督撫學政，按其功課，嚴密扃試，拔其尤者，分別擬取等第，咨送京師大學堂覆試，候旨欽定，作爲舉人貢生仍留下屆應考，願應鄉試者聽。舉人積有成數，由京師大學堂嚴加考試，拔其尤者，擬取等第，咨送禮部，奏請特派大臣考試，候旨欽定，作爲進士一體殿試，恭候欽定名次引見，量加擢用，因材器使，優予官階，不拘庶吉士部屬中書等項成例，庶多士觀感奮興，爭自濯磨，而通才將輩出矣。查袁世凱辦法，以通省學堂一時未能遍舉，先於省城建立學堂，分齋督課。其備齋、正齋即隱寓小學堂、中學堂之規制，意在循序漸進，而成效可期。現經欽奉明諭，令各省仿造舉辦，所有此項肄業各生，自應酌照將來選舉章程，以示鼓勵。擬請俟專齋畢業後，即由該督撫學政嚴加考試，拔尤擬取等第，咨送京師大學堂覆試，候旨欽定，作爲舉人貢生。其取定之人，仍俟積有成數，由京師大學堂嚴加考試，拔尤擬取等第，咨送禮部，奏請特派大臣考試，候旨欽定，作爲進士，聽候殿試録用。其餘未盡事宜，應俟各省學堂奏明開辦後，隨時酌定，請旨遵行，以期仰副朝廷勸學育才實事求是之至意。

《教育世界》一二羅振玉《設師範急就科議光緒二十七年》 今日各行省興學以立小學堂爲最亟，而養成小學堂之教習則爲尤亟，考東西洋各國立尋常師範學堂以爲小學堂教師，立高等師範學堂爲中學堂教師，其卒業之期，概三年之久。今中國興學將待師範生卒業，而後令開小學校，抑令不必受師範學者而充教習乎，既必待師範生卒業，則三年內將不得立小學堂，使不受師範學者充教習，則又不能勝任，無已其仿日本速成科之例，立師範急就科乎，粗訂章程約爲十端，爲設師範急就科議，揭之如左：

一、定校地　一縣當立小學堂約百所或數十所，則一縣所須教習亦百人或數十人，法宜每縣先立師範急就學堂一所，其地即借原有之書院或公所爲之，以省經費。

二、招學生　學生宜取本地生員之品行端正，學問略知門徑，文筆調暢者充之，少則四五十人，多或百人，又年紀約在四十以內二十以外，令在教官處報名，試以文藝，擇尤録取，入堂受業，免其束脩，令自備食。

三、定學期　正當之師範學堂須三年卒業，茲縮其期爲一周歲，以濟急需，預定學科表俾得從事。

四、定學科　日本師範學科凡十有三目：曰修身，曰教育，曰國語，曰漢文，曰歷史，曰地理，曰數學，曰理化，曰博物，曰習字，曰畫圖，曰音樂，曰體操。茲省爲六端：曰教育，曰歷史，曰地理，曰數學，曰理化，曰博物，以歸簡易。

五、選課書　科目既定，宜選課書，茲就近日已譯之書合用者開列於此，曰學校管理法，曰教授學，曰學校衛生學，曰內外教育史，曰教育學，曰博物教科書，曰理化示教，曰東洋史要，曰西洋史綱（近譯本改名《歐羅巴通史》），曰萬國地志，曰地理學講義，曰筆算數學。宜取此數書訂爲一表，以便遵守。

六、聘教習　本科授業宜改教習講授爲學生研究，令學生各備以上書籍案課程表修業，每校聘教師二三人選，通知各學者充之，每日講師上堂一次，約一二小時，以便諸生質疑問難，而不講授，以省時日。惟理化等科須實習者，則每月由教習實演二三次，以資實驗（小學堂學科中關理化學説極少，理化學即略淺涉亦可，但必備此科）。

七、行考試　每畢一學科。由教習行小試驗一次，卒業後及行大試驗，每試驗時，就已習之書設問題以征答，中程者爲卒業，由地方官給文憑，不中程者落第。

八、購圖器　講學非圖器不明，校中宜購動植物標本、地理模型、天文地理各圖及理化器具等，以資應用。

九、籌經費　聘師購器及每年用費規模稍大者，二千元可敷，次則千餘元，至少非千元不可。

十、定年限　此學堂乃暫時設立，俟將來正當之師範學校設立時，即行裁去。至本學堂之卒業生充當教習後，仍當隨時考求師範術，俾學問漸臻完全，得與正當師範學堂之卒業生一律看待，以示獎勵。

張謇《張季子九録・政聞録》卷二《變法平議》　一、普興學校。　國待人而治，人待學而成。必無人不學，而後有可用之人；必無學不專，而後有可用之學。東西各國，學校如林，析其專家，無慮百數。前導後繼，推求益精。但能擇善而從，皆足資我師法。端其基礎，首在正蒙。日本普通以及高等小學校，即各國鄉塾；其尋常中學校及尋常與高等師範學校，即各國郡學院；陸軍及各專門學校，即各國實學仕學院；大學校即太學院。其學分法學、理學、文學，其章程有初定，有改定。爲中國今日計，不獨當師其改定之法，亦當深知其初定之意。知其初定之意，而後我無操切率易之心；師其改定之法，而後我無苟簡紛歧之弊。較其次第，宜各府州縣先立一小學堂於城，小學堂中先特立尋常師範一班，選各府州縣學諸生，年二十至四十，束脩自愛，文理通暢者，四五十至七八十人，視學大小爲人數多寡，延師範師教之，三月後試令分教小學堂學生。由地方視學官，每月會同師範師，試其學業教法之進退，而第其優絀。第二年四鄉分立小學堂，府州縣大者四十區，中三十區，小二十區，酌分地段，有寺廟者先借爲之，分師範生優者爲教習，其優而願留堂力學者聽。第一年師範生不納膳金，試而優者，分三等給獎，最優者五圓，優者四圓，次優三圓。第二年學生納膳金。第三年即以先立之小學堂爲中學堂，仍並尋常師範學堂於內，兼教西文，而別立高等師範學堂。凡學生皆納膳金，數各隨地酌定。是爲官學。若紳富私立或官立者聽便。建設之始，報明視學官轉報文部，給予準據。學堂教育章程及課本書與官學同，考試給憑出身亦同。第四年各省城立專門高等學堂。第五年而京師大學堂可立矣。凡第一次官立者，書籍由學堂置備，其餘無論公立私立，皆學生置備。有人捐備者，由官給獎。凡各府州縣公立私立之學堂，初設及設後費用不足，由官補助。此由各府州縣小學中學循序而至高等學堂大學堂之序也。其應特立者，仿日本學習院，於京師五城擴官學堂十區。凡宗室八旗王公大臣子弟年二十以上或屆學齡者自六歲至十二歲，日本謂之學齡，無人不入學。入焉。其功課普通及高等小學堂程級，與各小學堂同。畢業後以次入中學堂大學堂，與漢高才生同學。異之者崇以特絶之禮，而動分外向上之心。同之者平其挾貴之心，而化顯分畛域之見。其應分立者，各府州縣警察法理農業工藝學堂、高等商業學堂、女子師範學堂。其可稍緩者，高等師範、音樂學堂、盲啞學堂。凡學堂官立及補助公立私立之費，皆入豫計，各省學堂以府州縣税支辦。官學堂則以停止八旗兵丁口糧支辦，以奪之者予之而平其怨，即以教之者養之而當於施。聞之普之勝法也，羣臣相賀，其相卑士麥執小學校夏楚以示人曰：撻伐者此也。大哉斯言！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張謇《張季子九録・政聞録》卷二《變法平議》　一、明定學生出身。　南北洋近三十年以來，方言館、武備、水師、陸師學堂日益矣。就學之生，大抵中才及以下者耳，其高秀者或悔焉。學成而上不用，世不見重，不足比舉人進士之榮故也。其貧無聊者，乃往往挾其學，得重貲於他族。然則欲鼓舞天下之俊雄，使其家人父子，咸願其家有一人焉，入學堂以發名成業，其必自明定學生登進之路始。凡歷小學校至府州縣尋常中學校畢業者，宜給憑證，作爲生員。其中學校之師範高等分數多者，作爲貢生。由是而文者歷專門學校文法、理工、農醫科畢業者，宜給憑證，作爲舉人。又歷大學院文法、理、農、工、醫科畢業者，宜給憑證，作爲進士。其專科中之專科分數至多者，爲學士。其武者由貢生而歷士官學校畢業者，宜給憑證，作爲守備。又歷陸軍大學校畢業者，宜給憑證，作爲都司。其內堂外場各學分數至多者爲遊擊。蓋學生入學至早，而稟賦聰强者，自六七歲至成進士都司，已二十餘歲。統計十七八年中，學生所費於脩脯衣食住房書籍者，多寡約計，每年六十圓，數已逾千。況專門學校在省，大學在京，又有舟車之費乎？士之希生員、舉人、進士也，爲其榮於邦，而他日足以贍其家。而魚魚而就試，得者僅數千百之一，而不得者屢喪其資斧，至於皓首黄齒而不悛悔。每人而計之，其數亦豈少哉！出身定則溺於彼者又將移於此，風氣所扇，雲合景從，吾未見必待官爲普立而學堂始盛也。

張謇《張季子九録・政聞録》卷二《變法平議》　一、設課吏館。　立法之地以治人生治法，行法之地以治法生治人。今議變法而鰓鰓患人才之不足用，過計也，然遂如往者之不擇人而畀，在京則尚書侍郎六部任調，在外則户禮刑工一縣兼司，則亦有虚名而無實效。議者謂政事本於人才，人才本於學堂，學堂無專家，故人才無專長，信已。然科舉將變，學堂未興之際，又必不可停政而待人也，惟有設課吏館一法。先取《中國文獻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皇清奏議》《經世文編》及已譯各國政書，分門別類，令在京之翰林院國子監六部司員，在外之候補道以下，各占一門，呈明願學，內由堂官，外由督撫，每門各派一長，月一

課之，課以章程，不以議論，籍其等第，與其原卷存之以待取用，其未譯之各國政治、文學、史法、經濟學、倫理學、博物學、教育、農工商業諸史，與夫日本法科、理科、文科、工科、農科、醫科各專家學業之書，另由譯書館隨時譯成，送館備課。凡行一政，即取專習此一政之人屢試高等者用之，以覘其能否而進退之。十年後學堂漸興，專家日衆，可賡續爲用矣。

張謇《張季子九録・政聞録》卷二《變法平議》 一曰宜廣開學堂也。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豈可倖致。惟敵愈强，則人才愈不易言。泰西諸大國之用人皆取之專門學校，故無所用非所習之弊。今外洋各國與我交涉日深，機局日逼，若我仍持此因循之習，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藝，斷不足以禦之。應請各省廣設學堂，自各國語言文字以及種植、製造、商務、水師、陸軍、開鑛、修路、律例各項專門名家之學，博延外洋各師教習，三年小成；乃擇其才識較優者遣令出洋肄業，如陸師則肄業於德，水師則肄業於英，其他工藝各途皆就最精之國從而取法。惟待此項學生三年以後，再令出洋，收效過遲，而今時勢斷不能待。惟有一面選募粗通洋語洋文者，即令分赴各國學之，此時洋文不必甚深，到彼以後朝夕相習，自然能通，庶免曠時失機。此臣歷訪之出洋學生而深知之者。惟出洋者，須擇其理路較爲明白、志氣尚不鄙瑣者，學成方爲有益。查日本之制，出洋歸國後，分歸各都省，考列其高下，即任以實官，入任以後再由積勞升擢。是以各途需人，取之不缺。日本赴德國學兵事之學生，回國即充本國兵官。前次船政水師製造學生亦曾辦有成案。今宜令各出使大臣重與商辦，外洋無不樂從。大抵向來各省所設學堂及出洋學習之學生，視之皆不甚重，國家縻無數經費，教育累年，追學成返國，又更未嘗予以出身，收其實用，聽其去就，實爲可惜。蓋培之於先，必思所以用之於後。如能預定章程，則人心鼓舞，必有人才出於其中矣。

張謇《張季子九録・政聞録》卷二《變法平議》 一爲武科將領設武備外院。自西學西政之説傳於中國，而牢守舊習併爲一談，雖臨以朝廷之命，疆帥之令，而卒不可破者，莫如各營統兵之官。其人自以曾從咸同間將帥，見削平巨寇之功，遂爾夜郎自大，輕外人爲小敵，重以攢差扣餉。後者師前，立功之念本虚，拚命之言亦僞。而武科習用弓刀，掇取科第，施之行政，正如制藝之無當於服官，較之行伍尤在其下。論者謂民窮財盡，海内焦然，何必以拮據難得之資財，供緩急難資之兵備，去兵節餉事在宜先。然彈壓内匪，豈容無備，爲斟酌變通之計，謂宜停止武科，大汰營數，就各省水師陸師武備學堂置學習外院，各限定數名額，抽選武舉人進士之曾受職，及參遊都守之年力尚强能識字者，另立簡要課程，隨班學習，第其高下。一二年後以屢試高等者，次第派充各留防營哨官。所換之營哨官，有願就外院習學者，驗如合格，列作新班。營哨之官亦三年而更調，令其漸知他人之長，兼顧自存之地。夫更番入學改良進步，固日本陸軍户山學校之規模，可則而效之也。

《光緒朝東華録》(四)《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 許祐身奏。本月初一日召見科道，臣跪聆天語感激涕零。竊以人才之興基於學校。恭讀本年八月初二日上諭，令各省書院改設學堂。十月間升任山東撫臣袁世凱陳奏東省學堂章程，欽奏諭旨通行，仰見皇太后、皇上勵精國治，深維國家作人之計，必先儲之於學堂，執兩用中，莫名欽佩。惟各省自奉旨後，辦理如何，尚未據次第奏報，實緣籌費爲難，未能同時推廣。查東西各國學堂之費，多者每年至千萬餘兩，少者數百萬兩。日本海島之國，亦八九百萬兩，其籌款之法，除由公家發帑外，半由民間捐助而成。中國風氣初開，學堂成效未著，不有鼓舞，安能振興。溯歷年籌餉海防河工賑捐等事例，皆緣經費無出，爲一時權宜之計，援例舉行。本年七月間欽奉懿旨永遠停止，澄清仕路，正所以振拔真才。惟值此帑藏支絀，學堂經費籌撥無從，無米之炊勢難責之疆吏。臣愚以爲籌款稽時，徒切喁喁之望，何如變通事例，爲尅期興辦之資。擬請以學堂捐輸給予獎敘。似與疊次詔書及停捐懿旨實有並行不悖者，蓋此項出資人員皆仰體朝廷振興學術、教育人才之盛心，其急公好義固屬可嘉，而明白事理知所當務，尤宜激勵之，以爲方來之勸。且以民間自有之財力，聽民間自行舉辦，歸地方官就近核明確數，不必由藩庫上兑，及派員設局，致多糜費，庶有一分之財即得一分之用，國家推大公無私之意，而成敬教勸學之規。官吏有稽察核助之權，而絶耗折侵挪之弊。揆之情勢當易集事。謹擬獎敘章程五條，以備聖明採擇。

一、凡紳商士庶能獨力創建學堂，輸資至十萬兩以上者，應由該省督撫奏明請旨破格録用，以示優異，藉以甄拔人才。其不及十萬者，準照例定十成銀數，給獎實官及十成貢監若干人，已有官階不願邀獎者，許移獎子弟，以免向隅。

一、查封典銜翎，本在常捐不停之例，此項捐輸學堂人員，如已經得有實官願得封典銜翎，應請即準部定新章核獎。

一、凡現任候補各官捐資學堂者，應請照例定十成銀數給以升階花樣，若資非己出，係由勸募而來，應視款之多寡，分別尋常異常勞績，給予獎敘，庶効力者不至偏枯。

一、凡捐助房屋書籍器具及學堂應用格致化學儀器等項，請準照市價折合銀數，給予以上獎敘。

一、凡興辦學堂之處，所捐銀數及已用數目，均令隨時呈明該管地方官立案。其在省城者，應由該督撫核明具奏。其在府廳州縣及鄉鎮市者，應由該地方官核明詳報督撫奏獎。

以上籌款各條，係於無可設法之中，爲援例變通之計，良以舉行新政，中外觀瞻，非有人才無以興辦。名器雖重，較之於國脈則輕；創始甚難，任之以衆擎則易。他日英才輩出，共策富强，截止之期，計之可待，固非其他事例可得援請準行。

上諭。御史許祐身奏勸立學堂懇請獎勵一摺。各項捐輸請獎實官業經諭令永遠停止。該御史請變通事例，擬以學堂捐輸給予獎敘，實屬自紊其例，所請著不準行。

《教育世界》卷二四《羅振玉學制私議光緒二十八年》　第一條　教育宗旨其目凡三，列之如下：

一、守教育普及之主義，先教道德教育、國民教育之基礎及人生必須之知識技能（即小學教育）。馴而進之以高等普通教育（即中等教育）。再進之以國家必要之學術技能之理論與精奧（即大學教育）。循序漸進，勿紊其序。定小學前四年爲義務教育。

二、守儒教主義，使學與教合一。（他宗教皆主神道福利之說，故宜教與學分。儒教主倫理致用，故宜學與教合）

三、以本國語言文字爲主，而輔之以外國文字。小學教育全用本國文字語言，至中學校始授外國語，爲受專門學科之預備，專門教育然後以外國文字語言教授，但不得專尚外國語言。

第二條　定六歲至十二歲七年間爲義務教育年限，於此期內必授尋常小學教育四年，不得違犯。

第三條　教育之階級列下：

一、由六歲至九歲受尋常小學（亦稱蒙學）四年，十歲至十二歲受高等小學三年。（將來必立幼稚園，以三歲至五歲爲保育年限，此刻女學未興，無保姆，姑緩之。）

二、由十三歲至十六歲受中等學四年，或受尋常師範學四年。

三、由十七歲至十九歲受高等學三年，或受專門學三年或受高等師範學四年。

四、由二十歲至二十二歲，入分科大學三年。

五、由二十三歲至二十七歲，入大學院，凡五年。

以上所陳，爲將來正當辦法，現爲權宜之計，先立小學、中學、專門學校。令十歲上下者入小學校，二十歲內外者入中學校，尋常師範學校。但照以上所定年限增補習科一年，令補習高等小學校應修之普通學，而後入本科。三十歲內外，中學校優普通學略有門徑者，令受高等學及高等師範及專門學，但須照前列年限加補習科二年，令補習中學校應修之學科，而後入本科，修學三年，至大學校，則宜稍待，再圖之。

第四條　教育設置之事，分四端，分列如下：

一、學區　於京師立大學校外，以每一省爲一大學區，立高等學校一（亦稱各省大學堂），武備學校一，高等師範學校一（將來更須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姑從緩），高等農工學校各一，方言學校一，更於各府廳州縣每一處立師範學校一，又分每府廳州縣之地，約五百家立尋常小學校一，一千家立女子尋常小學校一，二千家立高等小學校一（鄉間則每一二村落共立尋常小學一所，不問户口之疏密，將來學事盛，再設立高等小學校，今姑緩），萬家立中學校一。先須預劃定學區，逐漸興辦。至商埠附近之處，則須立商業學校（先立商埠，後及內地）。礦產盛處，則立礦務學校。警察商船等學校，則將來相宜立之。

二、校地及校舍【略】

三、用具【略】

四、學生及班數　小學校人數以五百人爲滿額，分爲十教室，每五十人爲一班，每班設正教長一人。中學校以上之學校人數、班數略同小學校，相宜定之。

第五條　各學校之教科及每日教授時數，定之如下：

一、尋常小學校之教科八：曰修身，曰讀書，曰作文，曰算法，曰習字，曰體操，曰地理，曰歷史。每日教授時間四點鐘。

二、高等小學校之教科十：曰修身，曰讀書，曰算術，曰作文，曰圖畫，曰地理，曰歷史，曰習字，曰體操，曰理科。每日教授時間五點鐘。

三、尋常中學校之教科十一：曰讀書，曰作文，曰倫理，曰外國語（宜定用一國語或曰或英或德，但不得一校中用數國語），曰數學，曰歷史，曰地理，曰理科，曰圖畫，曰體操，曰習字。其每日教授時間五點鐘內外。

四、尋常師範之學科與尋常中學校同，而增入教育一科（中賅教育、教授、管理、行政等學），其每日教授時間五點鐘內外。

五、高等師範分文、理兩科。文科分四門：曰教育，曰文學，曰外國語，曰歷史地理。理科分爲理科數學、博物學二門，其細目臨時定之。

六、高等學校爲分科大學之預科，分類六：曰理，曰醫，曰農，曰工，曰法，曰文。其各科細目，臨時定之。（日本高等學校六，第一第二第四爲醫學預科，第三爲法學醫學工學預科，第五爲醫學工學預科，今各省所設高等學或僅一科或兼數科，相宜爲之。又日本近來教育家有裁去高等學校由尋常中學卒業即宜入分科大學，以省歲月之說，則中國此時裁去高等學校亦可。）

七、分科大學分六門：曰法，曰醫，曰工，曰文，曰理，曰農。其各科細目等，臨時定之。

八、大學院之門類如前，乃研究科而非講授科，此刻姑緩，俟分科大學開辦後，再議定之。

第六條　關教科書之事列下：

一、奉《聖諭廣訓》爲修身道德之綱領，令全國學校一律遵守。

二、將五經、四子書分配大、中、小各學校，定尋常小學第四年授《孝經》、《弟子職》，高等小學校授《論語》、《曲禮》、《少儀》、《內則》，尋常中學校授《孟子》、《大學》、《中庸》，并仿漢儒專經之例，專修一經，其餘諸經爲高等及大學研究科，不得荒棄，以立修身道德之基礎。

三、依前列之教科目，編譯各教科書，悉以日本教科書爲藍本（以國體相近故，若西洋各國，則國體與中國頗異，不能仿用），或譯用全書（如算術、圖畫、體操、理科之類），或依其體例編譯（如本國歷史地理之類），或譯日本書而修改用之（如博物之類，宜改其與中國不合者）。徹爲定本，頒行各處，以期一律，仍隨其教育之程度，而時時修改，以謀改良，民間編教科書善本，得由官鑒定，一律行用。

第七條　關教員之事列下：

一、培養　培養教員分三法：一尋常師範本科，二速成科，三講習科。今定本科三年卒業，速成科二年卒業，講習科五月至一年卒業。講習科雖短期，然必全修教育各學，至普通學則選三科以下一科以上習之。本科爲將來正教員，速成科爲現在權教員。權教員之任用期，講習科爲五年，速成科爲十年。

二、禮遇　教員所受禮遇，一在校時國家爲任學費，二教育有功，得相其勞績而加俸金（外國優禮教員，凡供職十五年以上，年六十者，有退隱費，身後有遺族贍助費，今中國暫未能仿行，姑緩之），但必定教授年限爲十年，十年內不得事他業。

三、特別教員　普通教員外更須養成特別教員，如農工商業學校，必附設農工商教員養成所之類。現在體操一門，爲中小學必修科，宜立體操傳習所，以養成之（三年至半年可卒業），此爲急務。

第八條　學校管理之事：【略】

第九條　關考試及卒業任用等項列下：

一、考試　考試分三項：曰臨時考試（隨教習之意行之，無定期），曰定期考試（每年末行之），曰卒業考試，皆由教習主之，由校長核驗。其考試之法，就其已授之普通學課書中發題征問，以試其學。

二、卒業　卒業考試及第者，在各地方小學、中學、專門高等各學，由校長向督撫請文憑給之。在京師大學及高等專業各學，則由管學大臣及禮部給以文憑。

三、名位　小學中學高等及師範各學校卒業者，依東西各國例，無授以名位者，但稱某學校卒業生，至大學校卒業者，始授學士（農科稱農學士，法科稱法學士，其他工、理、醫、文各科仿此）。卒大學院業者，或於學務有功者，授博士，今宜仿行（在東西洋各國小其學卒業生，階段視中國之秀才；卒中學業者，視舉人；卒高等師範及高等學校業者，視進士，卒大學業者視翰林；今宜示天下以階級，不必襲用秀才、舉人之名，以別於科舉之制）。

四、任用　卒中學業者得爲地方紳士，卒師範業者得爲小學校教習，卒高等師範業者得爲中學校師範學校教習（教習有功者得升校長及地方學務紳士），卒大學業者由禮部考驗文憑，就其所習授以官職。

第十條　關圖書館及博物館等事：【略】

第十一條　謀教育之普及必須立簡易學校、廢人學校，其事項列下：

一、簡易學校　此校所以教貧民及工人，其種類：曰半日學校、曰夜學、曰七日學校（以教日曜日停工之各工匠等），可相地方之宜立之。

二、廢人學校　如教育啞者以音樂按摩及手工之類，令殘疾之民亦得自食其力，以免凍餒。此校雖未能即辦，然亟宜經始，以救無告之民。

第十二條　關學會及實業陳列所各事項：【略】

以上所陳，乃通國教育通制，本現在之程度立之，隨後逐漸更改，至各學校設立時，當再擬細則，此不備述。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尺牘》卷四《與張尚書九月十一日》　某頓首上書野秋尚書閣下：辱承尊命，渡海東遊，視察學制，居此三月有餘，仍未得其要領。緣到時適各學已放暑假，教育家亦多避暑他往，及入秋開學，又因文部聽講，不能四出遊覽。惟學校規模，日本全國一律，得見數處，可以推知其餘。謹將文部所講及閱視各學日記鈔呈台覽。竊謂吾國開辦學堂苦乏教員，又壯年入官諸人不得不粗明新學，尚書先開師範學校、仕學院，實爲扼要辦法。所延服部、巖谷二君，此邦上下皆賀我得人，皆望能盡其用。某素持私論，謂救急辦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學，數年之間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時，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學謂之貢進生，意亦如此。今所開師範學校適與符契，即明年開大學堂恐仍須扼定此恉。此等學徒，中國文學業已成就，入學功課宜專主西學，俾可速成。其中學不復過事督責，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鼫鼠以五技而窮，正此類也。但此乃一時權宜之策，欲令後起之士與外國人才競美，則必由中小學校循序而進，乃無欲速不達之患。而小學校不惟養成大中學基本，乃是普國人而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各國所以能强者，全賴有此。今日本車馬夫役、旅舍傭婢，人人能讀書閱報，是其證也。中國書文淵懿，幼童不能通曉，不似外國言文一致，若小學盡教國人，似宜爲求捷速塗徑。近天津有省筆字書，自編修嚴範孫家傳出，其法用「支」、「微」、「魚」、「虞」等字爲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損筆寫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婦孺學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畫，彼此通書，此音盡是京城聲口，尤可使天下語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謂，一國之民不可使語言參差不通，此爲國民團體最要之義。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吾若效之，則省筆字不可不仿辦矣。至於將求成學，則必教讀華歐文字，此是造就成材，與普教全國人民當分爲二事。而中學校普通科學爲之階梯，某竊疑日本科學太多，每日教肄時刻太少，學徒無甚進益，而論者並謂此乃歐美所同，不可缺少。昨詢之文部菊池君，君謂此事尚無善法，今天下各國學校皆師法德國，德國之中學亦未完善。此學於教育爲第三義，中國尚可緩辦。其第一義，以造就辦事人才爲要，政法一也，實業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即小學校，所以教育全國男女者是也。至文化漸進，再立中學校。各國初行教育，先建大學，次立小學，次立中學。菊池之言如此，某竊深服其言。又久從事教學，知學人才力不能泛騖。今約計西學程度非十五六年不能卒業，吾國文學又非十五年不能卒業，合此二學，需用卅餘年之日力。今各國教育家皆以爲學年限過久爲患，羣議縮短學期，今我又增年限一倍，此乃教育之大忌。然則欲教育之得實效，非大減功課不可。減課之法，於西學則宜以博物、理化、算術爲要，而外國語文從緩；中學則國朝史爲要，古文次之，經又次之，經先《論語》，次《孟子》，次《左傳》，他經從緩。每人每日止學五六時，至多止能學五六科，餘則無暇及矣，此中學之辦法。私意如此，其效約在十餘年之後，非救急之用。若初辦大學堂之專科，前聞尊議，延師西國，未審所聘何等師。以私意測之，政治、法律之外，則鑛山、鐵道、稅關、郵政數事爲最急，海陸軍法、炮工、船廠次之，此皆數年卒業，即可應用者也。

凡某所欲上言者，大略如此，其尤要者，教育與政治有密切關繫，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終望鼎力主持。至於學成之後，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等空銜可以鼓勵。伊藤相國謂，中國事勢危急，教育人才已恐迫不及待，必四五年可學成者，乃可收效。菊池文相言，外省學堂宜爲專門教育，學成即令辦事，不必再令入京師大學，此皆斟酌時勢，力求速效之辦法，并以奉聞。【略】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尺牘》卷四《答王繹如》　來示問學堂辦法，此自是各省有各省章程，今大學堂奏定章程亦自言隨時改定，初辦殆難遽善。尊詢小學堂，此是吾當道者不明，議事未精。外國小學堂不過識字、讀書、修身、算術三四事，皆教十歲以內之幼童，而議者謂一縣立一小學堂，豈可以一縣之大，盡教十歲以內之幼童，其稍長者，盡送入府學乎？西國學制略與吾國古時閭合。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今西國但多一中學此黨里庠術之制，其云諸侯立少學，天子立大學，此別論天子諸侯之制，此兩大學截然不同。今論者但言縣立小學而不能分別其制之不同，豈古人十五歲後皆入天子之大學乎？必不然矣！然則以今時西國所謂大、中、小學言之，必皆有此三等之學，乃能造就成才。惟大學程度

既高，一時無師無課本，不能到處設立。至中、小二學，縣中不能不并立。而中學校外國設科太多，中國亦苦無師，不能仿辦。鄙意小學堂教幼童者，一鄉一村必應勸令廣設，即用向來秀才即可爲師。其算術即用小九九歸除等珠算，高者加山東所出之筆算、心算等法，尚不難覓師。其中學堂則取向來年少才俊者教之，讀中西已譯之書，其師即用本地之有名者，半日講中學，半日講西學，漸開風氣。俟衆知西學之有用，或并求能作西語，則覓師難得，即可就內地傳教之西人學之。此事必地方已稍開化乃不驚怪，初起時不如但讀譯書，廣閱報紙之爲善也。鄙見如此，尚希卓裁。不具。

劉光蕡《劉古愚先生全書・遺書十五・改設學堂規制》 知朝廷改設學堂之本意，在振救貧弱而非粉飾承平也，則當注意于爲富强之事之人，而不必拘于文士，然後可與言學制。今朝廷欲定學校章程，由蒙學以至大學，其等級有五：蒙學設于鄉；小學設于縣；中學設于府；高等學設于省垣；而大學堂設于京師。今日中國不患不能爲富强之謀，而患不能實爲富强之事。吏、兵、農、工、商窳敗不能治事，雖有一二才俊之士出于學校，豈能率此窳敗不能治事之吏、兵、農、工、商以爲富强？文王之治岐也，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管仲之霸齊也，軌里連鄉以爲内政；子産之相鄭也，使民義，養民惠；勾踐强越，孤寡親巡；商鞅富秦，阡陌悉辟。當衰弱不振之秋，有志奮興，未有不從教鄉民入手者也。故今日爲學制，注意于吏、兵、農、工、商，當以設于鄉之蒙學爲基礎。吏、兵、農、工、商者之事，非童幼之事，然壯而爲吏、兵、農、工、商，窳敗不能治事者，幼而失學也。今不能使幼失學之壯者，輟業以反于學；要能使未壯之幼者，及時以自勉其學。能使幼者兼學，三五年後，吾國無不學之壯者矣。況村村有學，并可仿「冬民既入，余子亦在于序室」之意（語見《前漢書・食貨志》），壯者亦不難略知學問矣。

注意鄉設蒙學者，以今之鄉不惟不可與古并言，并不可與日本并言。古以國統鄉，鄉學之士，即升于國學，是古之鄉學，即今省會之高等學也。日本之蒙學、小學、中學、高等學、大學，與今中國所頒各學略同，然日本郡、縣、町、村，自廢府後，以親王知縣，縣即徑達于國，其縣學亦于中國之省會學無異。中國之縣大于古諸侯之國，鄉大于日本之郡，此不能不變通辦理者也。日本五等學校，以所辦之規模、教法大小分，不以藩府、郡、縣、町、村分。故欽頒學堂章程，亦有鄉間財力充裕，能如縣學規制教法，準爲小學，與縣學同。外府繁富之區及通商口岸，財力充裕，能如省會規制，教法，準爲高等學。亦知吾國疆域廣大，有不能盡泥古法與東、西國之法制者矣。注意于化民成俗，而今之縣大與古之國，則教法當全備于縣，以兵刑、禮樂、錢谷治天下之具，即一邑而已略備也。士固有一日千里者，賈生洛陽少年即舉爲天下第一。鄉間不必無中學、高等學、大學之材，即縣鄉學不能不備高等學之教法。今日改設學堂規模、教法須全備于縣，特視省、京師爲具體而微耳。

今據一縣言之，其規制當如古之一國。據《學記》古者建學之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如今之蒙學，則庠如小學，序如中學，學如高等學，由序塾至國學，凡歷三級。今改設學堂，縣爲小學，入縣小學者必與向之縣學生員同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若以古之小學爲今之小學，則今之縣學皆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之蒙童，成何體統？而今之鄉村僻遠，有在縣城百里外者，八歲童蒙何能遠游爲學？故知今頒定縣之小學，乃具體之大學堂，而小學蒙學之間，必有一成童之學，以爲入縣學之階級，不如是則決有窒礙不能通行也。今之縣小學，如古國學，下設一階級，即古之黨庠、術序。則今之蒙學，即古之家塾，閭巷之小學，一里二十五家，里之左右塾也。

「王化始于閨門」。「閨」，女學也；「門」，即里門之塾。以善政爲治者霸，以善教爲治者王。重女學，蒙學，意主于教，故爲王化也。封建之世其爲治也詳，設學密也。郡縣之治，其爲治也略，設學疏也。古者置官師皆以户口計，至漢猶然，今長之分，以户口多寡定之是也。詳，故人心團聚而朝野之情通；略，故民志乖離而上下之勢阨隔。今欲去其隔而使之通，改設學堂，下及閭巷之蒙學，知本計矣。故今學堂之急宜議者，莫先于蒙學之規制也，教法也。規制立，然後教法可行。今請先言規制。蒙學之設，當以户計，古之家塾、黨庠、州序，即亦户計也。古之里，即今北省之小村落，以二十五家爲中數，多不過三十家，少不過二十家，必設一蒙學堂，延一蒙師。此師不拘本籍外縣，必須由官考定，給與文憑，方許延請，主教二十五家之幼童讀書識字及冠昏喪祭之儀，孝弟忠信之行，朔望集一村人宣講聖諭及經史嘉言懿行有益于村民風化者。次設一村正，此人必須本村人，心地純正，能書算，主教幼童學算及一村田産、租税、工商、生業、水利、社倉、户籍、地圖之類，如古鄉官之酋夫，今之糧長。次設一村副，此人亦必須本村人，心地明白，身體强健者，主教童蒙體操，村民團練，稽察盜賊，拘拿罪犯，一切守望之事，如古鄉官之游徼，今之練長。蒙學須兼男女，今女學不修，婦人無仕進之事，故皆不學，識字習算者少，無從得女師，擬以蒙師兼之，蒙童學舍之後

爲女學舍。女子知識不如男子宏大而早于男子，擬以六歲入學，十歲出學，自學于家，俟數年後，女學大明，再延女師，則出學當以十二三歲爲期，以女師能教針黹、織紡、酒食操作也。

二十至三十村落爲一鄉，立一鄉童學，統各村之政教。延童師、鄉正副各一人，此三人均不論本鄉外縣，準各村人延請，但必須小學卒業，有文憑，任蒙師有功績者。童師掌一鄉之教化，人情厚薄，禮教污隆，風俗奢儉，皆時察其端而預勸戒之；收各村所教之成童，與講論道義，研求經史；有孝子、悌弟、貞婦、信友急爲表揚；其不順教之子弟，則密爲戒飭之；各村有不息之詞訟，爲和解之；每朔望匯各村之事故以報縣。鄉正掌一鄉之食貨，物産之豐耗，人事之勤惰，器用之利鈍，時察其宜而告戒之；教成童之算術；督促農、工、商各敬其業；鰥、寡、孤、獨、殘疾之民，設法收恤之。鄉副掌一鄉之刑禁，盜賊，奸宄，凶暴之徒，游惰之民，時巡察而懲警之；教成童之操練，每歲農隙，合各村壯丁而操練之；境有惡蟲猛獸，合各村壯丁驅而殺之；境有深山，各率壯者以出獵。凡蒙學內灑掃應對，幼者爲之。能爲報事之文，或有用力之事，蒙學不能任，則村之壯丁代爲之。鄉學之成童無役不任，惟追捕盜賊，驅逐猛獸須視其材藝。

二三十村爲一鄉，陝西大縣未聞有至五百村者。敝縣咸陽二百一十餘村，則一縣所統之鄉，多亦不過二十餘。縣設小學經師一人，術師一人，武師一人，仍三老、嗇夫、游徼，或即以今儒學教諭，訓導爲之。此三人亦無論本縣外籍，合縣鄉學師請延，但必須高等學堂卒業者。經師掌一縣禮俗教化，與士子講論經史，聖賢道德，中外政治得失。術師掌一縣財貨，農、工、商賈各業，倉庫收發，工匠營造各事。武師掌一縣兵刑，刑名，訟詞，團練，追捕，監獄等事。均設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鄉學之卒業者人之，治事齋縣學之卒業者人之。事繁則人數多，減則少。

學制規模已備，于縣府設中學，亦延三師，所掌與縣略同。其學徒視所統縣之多寡，惟團練之壯丁，宜立三百人爲一營，方足弭內亂。問三百人足以弭內亂乎？曰「足以弭之」。大亂之成，精兵良將不能平者，一賢有司足以平之，況有三百營勇乎？鄉治果修，化行俗美，亂源已清，日報、旬報、月報，苟有萌芽，縣府省會均已聞知，即設法以爲消弭，亂萌又何自成？故吾謂先足弭鬧教之案者此也，以教案之成其釁端，非一朝一夕也。

或曰：觀於所言規制，是以學師治官府之事矣，學師能治官府之事乎？曰：「學師不能治官事，是後世詞章取科第之學，非自古聖賢經世之學。」《學記》固以學爲化民成俗之事矣，且即以造士成材言，成材之後，非將以入官治事乎？爲師者不能治官事，所造成之弟子反能治事乎？則自相矛盾矣。

學師治一縣之事，縣令無事不爲贅員乎？曰「非贅也」。縣令督其上，與今之居官無異也。特昔委之奸猾胥役，家丁，今取純樸之士人代之，官欲行善政善教，學師士人代爲敷布，不較勝于胥役家丁？朝旨裁汰胥吏，在改設學堂之前，蓋欲變吏胥之治爲師儒之治也。秦制，民欲學者，以吏爲師。秦欲以吏變師，今則以師變吏。天降下民，作君作師，并言其權位爲民君者，其道德學問皆爲民師者也。天子一日萬機，而道統始于堯、舜、傳于禹、湯、文武、周公，終以孔、孟，是君相不兼師，吏不教民，自春秋始也。教之權不統于上，故紛于下，自戰國時，人自爲說，家自爲教，派流爲九，子名有百，出入主奴，囂然不靖。秦人患之，虐以刀鋸，威以焚坑，能抑其氣，不能服其心也。曰「以吏爲師」，吏固爲民師矣，秦吏之法律，遂足爲民師乎？故自秦漢以後，爲吏者知持法而不知敷教，自棄其教之權。而以吏制天下，桀黠者，益收其所棄之權，則倡爲教，以惑衆而爲亂。……蓋民之主也，有教則人，無則禽獸。人未有甘居禽獸之名者，則國之有教，民心固有之理，官職應盡之責也。惟國教不立，奸人得竊之以爲亂。今遍立學堂，爲政于一邑，即修教于一邑。棄一邑之事權于吏役，而官非贅；收一邑之事權于士民，而官反贅乎？故王者建學曰「國學」，生徒爲「國子」，成材爲「國士」，其地爲君之「路寢」（見惠氏《明堂大道録》）講論在其「東序」。而今京師之學，亦曰「國子監」。天子內廷有大學士、內閣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三公三孤，雖不常置，要有其意，是有天下者，固以一身居師保之中，治天下之事而非贅，所謂王者與師處也。治一邑者，反以爲贅，則真亡國之君與役處矣。故以學師兼官事，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傳于孔、孟之道。本自如是，非吾之私言也。

士入縣小學，即以治事，豈不荒廢其學乎？曰：「記誦詞章之學，治事則荒廢；德行道藝之學，治事愈以實驗所學，不得爲荒廢也。」古者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小學、大學，當以年歲分，不以國與鄉分。據《周禮》，國都有大學亦有小學，則鄉亦必備大、小二學。其材質駑下與家貧寒不願操士、吏、兵、工、商之業者，則爲農之餘夫，受田二十五畝，其餘士入大學，吏、兵、工、商入專門學。以農例之，十五後，人人當學治事。西人各學之成，必實行試驗。蓋自八歲至

十五識字、習算，人生應讀之書，應習之藝，已各粗通，自此身親其事，業乃愈精。故西人有政治學館，專爲成人之學，其分五等。今以詞章取士，子弟聰穎，弱冠即入仕籍者多矣。詞章之士，不慮廢學，今改變學堂，專爲實學，而反慮其廢學乎？成童以後，即當治事，是爲古法。孔子十六喪母，季氏饗士，要絰而往，蓋從力役之徵也；十七爲委吏，爲乘田，即正今之吏役事（見《史記·世家》），而自叙學問，則自十五至七十，未嘗一日或間也。學時雜以吏事，正吾夫子之身教。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五《復孫介眉邑令書》 前十月秒蕡約會同人，擬借公留任一年，俾大有造於咸陽。蕡往省中，則聞公以創設女學蒙詬，以蕡之瞽説累賢父母，私心愧悔，無地自容。然謂女學爲起於外洋，則非也。師氏之説見於《葛覃》。《内則》云：「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女子十年不出」。則十年以内，男女同學可知也。同學必同師，其師或男或女，然蕡斷其爲婦人。古者，人生八歲無不入學，則不必富貴家始有學塾也。一夫受田百畝，耕耘收斂，一歲之中能常在家者幾日？百畝之人，仰事俯畜，尚能供脩脯以延師乎？不能延師，不能自教，其爲婦人自教其子也，明矣！其或不能自教，亦必數家共爲一内塾，推一家之婦人深於學問者教之。女學遍於中國，故一國之婦人無不識字知文義，十五《國風》所以多婦人女子之作也。惟婦人無不識字知文義，故五十無子使宣女教於國中採風詩。夫宣教採詩，不開塾提倡而能之乎？此即中國婦人有學堂之證。

婦人識字知文義，其子之成學也必易，所謂「王化起於閨門」也。王化行，人才出。世以《二南》爲文王之化，文王之化豈以此數十婦人之能詩爲盛哉？誠以鄉僻之婦人無不識字知文義，即童蒙無不識字知文義，而王化無不及之區矣。母教其子成材，既易且廣，其賢者固供朝廷之用，而收效之大，則尤在天下無不識字知文義之人，則農、工、商、賈皆智，而易精其業，武夫兵將皆智，而易精其技。周世有狄患，文王始基王化，周公卒收兼之功，而其端始於閨門廣設女學之所致也。

創設女學爲非爲斯民父母之道，將秦之愚黔首爲民父母之道哉？日之强也，以仿西國之學校；德之報法也，以學校之修明；美之兵數，不如通國學舍之多；越王報吴，亦曰「十年教訓」。不設女學，欲中國窮鄉僻壤無人不學而知「教訓」，必無之事也。中國經義僅供口説，不能見之行事，有能悟及親試爲之，小民駭異無足怪也，而大人先生見亦如是，則真可爲痛哭流涕者矣！此事既經駁斥，不能不作罷論。

蕡以鄉民本無斯世之責，議即不行，何足介意？又復嘵嘵致辯者，不忍使中國良法美意盡被外人攘去也。蕡於是不敢復見各憲同人。未來省，悵然而返，固不僅吾咸之不幸也。惟願賢父母此心不可自沮，不能行於吾咸者，他日或有機行於他邑也。蕡一息苟存，必來取法，復行於吾咸，則咸邑仍受我公之賜矣。

紡綫機器何日能歸？此間仿造軋花機器已有端倪，輥軸業已造成，出花無異於日本造者，而味經無螺絲板，父臺前曾購歸，許借一用，今特着院夫來取，祈擲令持歸。此器能成，以漸推之紡織，則取途雖迂，獲效實鉅也。

再西人「平等」之説，原以壞吾三綱，萬不可從。此中國他日勝五大洲之本，當力持之。然其説有可參者，夫婦不可平等，陰必統於陽，家必統於夫也。男女則可平等，人之視其子女，其心本同陰陽之義也。故未婚嫁以前，則男先女而下女；既婚娶以後，則女順男而從男，皆經義也。男女平等，專指父母愛子女教之之心而言，何疑於經義？設立女學堂，於夫婦之義無損也。或謂中國貧弱，無關婦人，設女學似非急務，此又不然矣。英以紡織而商務興，日以女工修而出口之貨日多，富不由於婦女乎？中國人數四萬萬，欲二萬萬之男子皆知學，約以一師教十人，則須二千萬人。若以婦人代其半（十二以後始從男師），則有一千萬人可別營他業，爲富爲强，何施不可？美國蒙師所以專用婦人，必曰「此外俗不可施之中國」，則請以中國之經史證之，齊以婦人修其業而富，秦以婦人知大義而强，不教訓烏能如是乎？意有未盡，故復繁聒。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上孫燮臣師相寄呈日本文部省教育時務書》 謹將時事急務管見二十五條附録於左：

一、設立大、中、小學堂，籌有常年經費可以持久者，宜分别奬勵也。今朝庭諭飭各省設立學堂，而各省所設之學堂不及日本百分之一，且專門學堂尚未設立，亦因國帑支絀不能開辦之故。請通飭各省官紳設法籌辦。凡有捐資設立一專門學堂，或一師範學堂，籌有常年經費可以持久者，國家必須分别重賞，給予爵秩，以示優寵而資鼓勵。蓋人材之多寡視乎學校，即國家之强弱基之。京都管學大臣宜奏請朝廷，先由國家籌款，并委員分往各省，會同自治局設立公塾，實業學堂，無論貧富，年七歲均須入學，學費從廉。惟窮民半夜公塾學費不收。

二、各省宜急設師範學堂、專門學堂，廣育師資以備充各學堂教授也。雖有學堂讀本，仍要有好教員。今各處設立小學堂、中學堂，需才頗多，應先設師範學堂，考取深通華文、年二十左右者百人，入堂肄業。延日本人由師範學堂出身、已考有執照者充當教授，三年後有畢業生可代，無需借才。又於直隸、江蘇、福建、廣東等省，先設專門學堂，如政學、藝學、兵學分門別類，考取已曉普通中學畢業生若干人，入學專門，畢業後擇通西文者派往游學外國，以資歷練，則各藝無需借材異域矣。

三、東西洋大、中、小學堂課本宜即選譯參定發刊，頒行各省，以備小學、中學、大學堂概以華文教授也。查各省學校章程不一，大抵從西文入手，非童年不可。嘗考日本小、中、大學堂，皆以日文教授生徒。聞由通華文者學日文數月即可譯書，是以小學、中學、普通師範學堂之書不必假手外人可以自譯。惟大學堂專門之書，非專門之學不能譯。且專門之學東人不如西人之精，所以大學專門之書宜選英、美新出課本，及專門報聘西人與華人對譯，均歸京師大學堂，參以經史經世之書，編定後頒行各省，一律以華文教授，無論老幼皆可從學，而且不失國體，經費又省，誠事半而功倍也。若專以西人教授，非但費巨效遲，成材者少，即使西學諸生成材，譯書傳授非五、六年不可，猶恐緩不濟急。如中學畢業生欲肄業專門，亦須先入預備科習學一、二年，然後方習專門之學。凡爲商、爲醫、出使及駕駛、交涉等員，必須通東、西洋兩國言語文字，庶幾與各國教法相同。

四、鄉、會試宜一律停止也。大抵考試弊端百出，人懷僥幸之心。即所試之策論類皆剿襲譯本類書，雷同者多，況主考亦未必盡通中、外政藝之學。非停科舉不足以令士子專用其心。既將東文普通、專門等書譯出，頒行各省，俾小學、中學、師範、預備、高等大學堂諸生循序教授，三年一考，由該學堂總教習，會同地方官考取畢業。小學、普通師範、高等專門學生，一律優予出身，分別生員、舉人、進士之類。惟未專精一門，只曉普通之學，不過給予生員獎照。若在外國肄業，已考取普通專門各執照返國者，亦准其赴考，一律給獎，較於現在科舉取材似有實際也。【略】

六、專門畢業生宜分別位置學習，以昭鼓勵也。查外國畢業生，朝廷必設法位置。宜分送各省督撫，振興農工。如駕駛、管輪須效德國例：德國船須用德人，以免利權外溢。凡閱歷已深、才識俱優、爲國人敬重者，始由該省督撫或學部奏給進士、翰林，如歐洲之博士，如日本之學生給予文憑，不必春闈再試。然亟宜改良者有兩事：一考生學機器者亦拘於舊例，給予知縣出身，名不稱實，用非所學，貽譏中外，故宜給與相當之名號，或學士、或博士名目，不必沿襲舊例也；一前輩之學擅專門者，其技藝、其經驗，往往新取中之進士、翰林亦萬不能及，然或以現有差使，或以未曾出洋之故，不能與考，而王大臣復以其非科甲而輕之，是重科舉而輕實學也，故遇有奇材異能之士，雖未出洋游學，亦應格外優獎。【略】

八、法政學堂宜速開，律法宜參定，以收回洽外之權也。國初所定之律法雖善，無如今日海禁大開，中外律法不同，非但交涉之事皆避重就輕，或强地方官壓制我民吃虧結案，且在我國設立公司貿易，往來輪船皆不肯具稟地方官報名注册，亦不受地方官管治，事事取巧。因我國無憲法、無商律，動輒爲外人要挾欺陵，使我商民遇事受虧，以致人心外向。爲今之計，急宜變法挽回。查泰西富强，莫如英、德；變法見效之速，莫如日本。其國皆有憲法、民法、士、農、工、商亦無不有律法。宜速開法政學堂，并聘熟悉中、外法律之士酌量纂定，恭呈御覽，頒行各省，一律遵守。治外之權或可收回。【略】

十三、商輪駕駛學堂宜急開辦也。查中外通商數十年，尚無商輪駕駛學堂，今又准輪船推廣，往來內地各口，需材日多。若不設駕駛學堂，所有內、外輪船悉用洋人，非但交涉事繁，漏卮更重。急仿各國開商輪駕駛學堂教育人材，并設法鼓勵商人多創輪船公司，往來各口，與外人爭利。此抵御外人第一良法也。各國往來中國之郵船，及日本往來長江、蘇、杭等處內河輪船，其國家論其船噸位之多少而津貼之，故東洋郵船會社之船現已有五十六萬噸，駕駛者皆係本國人。我中國只得招商局船，計共不過三萬噸，駕駛者皆係外國人。此由於無學堂，無獎勵法也。【略】

孫詒讓《周禮政要》卷上《廣學》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云：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其遺禮可法者。《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明堂位》云：瞽宗，殷學者；泮宮，周學也。

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

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云：序，州黨之學也。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謹案：周時有國學，有郊學，有鄉遂之學。五學：中辟雍，南成均，東東序，西瞽宗，北上庠，是爲大學，大司樂教焉。其小學則師氏、保氏教焉，自王子以下及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以逮宿衛士庶子，咸學於是，是爲國中之學。其郊外之學，則自五百家之黨始。依鄭《注》賈《疏》，鄉之學曰庠，州黨之學曰序。王國遠郊百里内設六鄉，則有鄉庠六，州序三十，黨序百有五十。又有四郊之虞庠，郊外爲甸，設六遂，制如六鄉，則有遂、庠六，縣序三十，鄙序百有五十。蓋郊甸之内距王城不過二百里，校其廣輪不及今一大郡，而有學三百七十有奇。至《學記》所謂家有塾。何休《公羊注》所謂里有校室者，尚不在此數。推之甸稍縣都四等公邑，三等采邑，其學當數倍於鄉遂。大率邦畿千里，必當有學數千，推之畿外九州邦國，當有學數萬，其教典之詳可見矣。

今西國定制，無論城鄉，三十户而設小學堂一，公私學堂，每國率以萬計；民自六七歲以上，無不入學者，不入學者，責其父母。美國學校經費歲至八千萬，每歲著書至萬餘種。英國大學生徒至一萬餘，其民智之開可見。日本步武西法，學校如林，其教之也先普通以游其藝，後分科以致其精。所設尋常及高等小學校，即周之家塾、里校，今西國之鄉塾也。其尋常高等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即周之鄉庠州序，西國之郡學院也。海軍陸軍及各專門學校，即周之小學，西國之實學仕學院也。大學校即周之成均，西國之太學院也。小學中學皆爲普通之學，大學則以法、理、文、醫、工、農六科分習兼綜。而其由小學畢業，而分習專門之學，若商學、工學、農桑學、礦學、動植物學、化學、聲學、光學、電學之等，無慮百家。男女平等，咸得入學。下至盲聾啞，亦皆有學。國勢大興，人才輩出，其大本大原全在於此。

我國士不學而民無教，以四百兆之衆而識字者不及百之一二，取士專重科目，以時文試帖之庸陋腐濫爲多士進身之階，是率天下而趨於不學也。京師國子監爲古之大學，而祭酒、司業徒擁虚位並無肄業之生。各府州縣學，雖立教諭訓導諸官，而無教士之法。書院院長，僅課文藝，於學無與，問以聲光化電諸學，則老師宿儒，懵然不能舉其名。以四千年聲名文物之邦，而荒陋如是，可恥孰甚焉。往者京師嘗立大學堂，教以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十科，綜舉精要，約略賅備。而北洋亦設中學堂，先由二等學堂，四年學成入頭等學堂，四年學成入專門學堂，以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分課，亦能體用兼賅，惜旋燬於兵燹。惟江鄂各省及上海尚有武備及中西學堂，而規模未廣，經費未充，撮壤涓流，亦恐無補時局。竊謂今既更定科舉之法，宜遠法成周，近采西制，盡改府州縣學及書院爲小學堂，而設總學堂於各省會，重開大學堂於京師。凡高才生自小學堂升入省學堂，又自省學堂升入大學堂，更甄拔其學成者，予以官職，與進士出身同。民間或有集資公立學堂者，準其呈報立案，給與文憑，與小學堂同，學成亦準其送入省學堂、大學堂，一律用之。則學藝日昌，奇傑間出，儲材致用，其效可券矣。

《女報》一九〇二年第五期董壽《興女學議》 同具萬物中至靈之性，同爲天下興亡與有責任之身，而不齒於立人之公例，爲千古男人之奴隸服役，斯吾大惑不解於中國之女子也。以公理論，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以性靈論，大小腦筋，有生同具。且女子靈淑性質，更優於男子。觀歷代《列女傳》所紀，或以才德稱，或以貞烈著，其操行堅苦，明達有爲，恒較男子爲難能。至若崛起農家，恢復全國，爲千古奇女子，如法蘭西約翰。其人者，雖古今奇男子罕有其比。此女人文明程度，高於男人之確證也。乃歷代以來，帝王聖賢創制興學，獨不爲婦女立教育之科。而野蠻之徒，竟倡爲扶陽抑陰之偏論。女子無才爲德之謬説，務務使女子不讀一書，不明一理，畜之如奴婢，玩之如花草。使數千載聰明靈秀之才，無學無教無權，畢身如處羅網中。惡習流傳，惟纏小其兩足以爲閨範。每值世界兵劫，逃生無力，坐罹慘酷。幸世際清晏，無貧富貴賤，咸以飾金珠，披綺綉爲至榮。嗚呼！豈生而已然耶，毋亦未嘗讀書明理之故也。

大學之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用足。即西人生利分利之算法也。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而女子居其半，皆不能生利自立，而仰食於男人。其仰食於未嘗讀書明理之男人，蓋十有七八焉。夫未嘗讀書明理之男子，謀業不易，習藝難精，謀生之道，已苦難矣。而又爲無學無業之婦女所累，雖習藝而不能精，雖向學而不能專，皇皇然以終歲經營之所得，贍其家人而不暇。即少年讀書有志者，有室以後，無不志量卑鄙，專營衣食。故二萬萬男子罕有造就藝學堪爲世用，是婦女不學無業，幾使通國男子皆受妻孥耗食之累。每一人必兼養數人，食

之者衆，生之者寡，國安得而不貧乎！夫財何以足？民皆有業則財足。國何以富？業無不盛則國富。使婦女人人有學有業，非特通國之學藝興作，倍增其盛，而男子亦無家累失學之苦，人人可以學專門之業，造有用之才，立國之本在是，非特生利分利之有□而已也。五倫之中，夫婦其最親昵矣。雖强悍頑鞏之徒，父師朋友不能教誨，若内有讀書明理之人，時於夙興夜寐之際，開導久之，未有不痛悟者。蓋凡人之性情，惟至親愛者，乃肯平情虚心以受其言，閨房議論，尤易入男子腦筋中。惟女子無學，故男子心靈不開，智識不進，釀成一頑鈍窒塞之中國，此男女極大之關係也。

由是知世界開化之理，第爲男子開化進步甚遲，并爲男女開化進步極速。蓋女學既昌，一則孩童七歲以下，一切學問之理，立身處世之道，皆由母教定其始基而善誘之。少成若性，及長而見識志趣迥乎不凡，入學校者無不成材，此造就人才之根源也。一則格致制造之業，婦女用心勝於男子，由其性質疑静，善運巧思。一切專門之學，男子未遑深思者，婦女能别出心思，研求新理新法，興大利，成大業，此富强之根源也。一則王化之原，起於閨房。平天下之本，始於齊家。育才之道，根於胎教。女子讀書明理，就有用之藝，學經世之術，志量廓然，能知大體，斷無有婦姑詬詈娣姒起釁之丑。夫婦之間，互相勉勵學業，有文明思想，則生子聰明壽考，種類愈優，此進化進種之微旨也。

善夫劉君銘之論曰：國以民爲本，女子居其半；治國自齊家始，家中女子約居其半。今中國生齒之衆四百兆，已成人者男女二百兆，未成人者，男女亦二百兆。二百兆未成人之男女，全賴百兆女子撫養啓迪成此世界。試思此百兆女子，事何等繁，責何等重，功何等偉。此古今至公至平之論也。女子一身，責任似輕於男子，而實重於男子。泰西農業、商理、法律、格致、醫理諸學，無論男女，皆各執一業以自養。而教授科及蒙養科在女學中尤持重。是通國人材皆以女教爲之根，婦女之職重大如是。有國者，欲轉弱爲强，以争存於萬智學奮之世界，其毋輕棄此二百兆人也。

今使中國但立大小學堂，而不設女學，吾不敢謂成效之難觀也。但國民之有志入學者，不過數千人。而其餘數百兆者，外雖有風氣變通之觀感，内不免有家人綢繆之苦累。壯志銷於兒女，局量束於方寸，自壯而老，不過轉瞬，有用之才，半歸墮廢，其何能使通國風氣咸與維新，通國人才皆務實藝，通國男女皆生利源。竊慮大小學堂之成效尚遲，而蠻野習氣終不可革，不知强於何日也。

總之開智强國之策，在乎廣設大小學堂以立之基。尤宜廣設女學，以正其本，使通國之人耳目一新，無論男女皆奮然向學，有特立之志。父母以是教其兒女，兄弟以是勉其姊妹，夫婦以是互相策勵。一家之中，有婦女讀書明理，則其子弟易受觀感之力，發憤勵學。一家如是，一國如是，文明之象，可拭目俟之矣。今使朝廷下明詔，令女子八歲以上皆入小學，其令郡縣各立女學校，此千載未有之舉動，固四萬萬人所禱祀而求者也。顧風氣之開，自上而下，亦必自下而上，乃有相應之效驗。然提倡斯義，以爲自强之起點，非吾人力任其事，其誰與任茲。

《光緒朝東華録》(五)《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丁巳》 馬亮奏：伊犂自承平後，士風譁陋，師道寖微，滿營辦事人員，通曉滿漢蒙回文義者，固不乏人，然兼通俄國語言文字，熟習交涉事務者，究難其選。現設義學，所教子弟，亦徒粗知滿漢文義，未能會通中外文學，若不開通風氣，培養才能，誠恐繼起無人，邊遠旗僕，近接俄鄰，平時既未備通才，臨事更何資肆應。上年索倫營領隊大臣志鋭，於會辦司牙牧時，曾與俄參議官潘特索福商擬，派生出洋肄業，雖據覆文照辦，旋因前任將軍長庚交卸，尚未奏請舉行。奴才到任後，察度諮詢，愈以肄業洋學，開設學堂，事可並行，勢難再緩。當飭滿漢營務處妥議舉行。

《女子世界》第七期亞廬《論鑄造國民母》 衣冠涂炭，臣妾腥膻，吾黄帝神明之統裔，經十日三屠之慘毒，種之不滅僅矣。積今三百年來，惟茲亡國孑遺。呻吟婉轉於異族鐵蹄之下，日受種種束縛，種種賤戮，種種剥削，至此而民愚矣，財盡矣。老弱病溝壑，强壯習跳梁，而外界風潮又浸淫澎湃，將卷東大陸而去。國一亡不足而再亡，人一奴不足而再奴。如此黑暗，如此陸沉，愛國之士呼號奔走，泪竭唇焦，曰吾國民曷歸乎來，曰吾國民曷歸乎來。夫國無國民之不能生存久矣。然亦知國民果孰生之而孰支配之乎。斯巴達女子有言：「惟斯巴達女子能生男兒，亦惟斯巴達女子能支配男兒。」國民果若何以生，若何以支配，其果偉且大，其因遠且長。國無國民母，則國民安生，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始。

高尚潔白，坦坦落落，此國民之道德也；心思出入，九天九淵，此國民之智識也；强毅勇敢，百折不回，此國民之軀干也。今乃猥鄙齷齪，愚鈍頑固，渙散嫚嫚，無一可爲國民之資格。可憐哉今日之國民，可厭哉我國之國民。試還思吾國民之半部分，則憂愁慘淡，家庭被壓制，嬌軀弱質，身體被戕賊，得永遠監禁

之罰，以三從七出而終。而且讒婦煽動之，淫婢引誘之，三姑六婆相左右之，僧道妖蠱乃間入以搖惑之，塞聰墮明，棄聖絶智。或流爲人奴，或轉爲人妖。種種惡孽，種種謬因，種種惡果，吾言所不能殫述。乃相因相仍相熏陶相掩飾，積成今日不知不識之女界。嗚呼！以此今日孱弱污賤之女子，而欲其生偉大高尚之國民，是將化鐵而爲金，養鷇而成鳳也。可得乎，不可得乎。

由是言之，我國女界腐敗之原因，蓋導源於千百年以前，延蔓傳染之久，而造成今日無窮之孽報來。苟非從根本之地摧陷而廓清之，則種必不能變。種不變，則不能戰優而勝劣，而國亦無以自保。

然則鑄造國民母之方法其何如？蓋必斷絶其劣根性，而後回復其固有性；跳出於舊風氣，而後接近於新風氣；排除其依賴心，而後養成其獨立心。

曷言乎斷絶其劣根性，而回復其固有性？夫慈悲善良爲女子固有之特性也。試考察世界文明國中，無論王黨、政黨、温和黨、進步黨、革命黨、虚無黨、無政府黨，一切社會人物無不有驚天動地之女杰，以扶助於其間，至其所設之事業，則有施食所、施醫所，有貧苦投泊所，有罪人保護所，有萬國矯風會，有普救赤十字會。今者俄事警起，日本下等娼寮，有典簪釵質衣飾，以輸納政府而爲軍糈資者。可知犧牲現在，犧牲一己，以普渡衆生一切事，凡女子無不欣然樂從之。而何以吾中國女子，日本下等娼寮之不若也。聞中國富家女子，有揮霍鉅金，用之於放生齋醮、施幡裝金、納粟封典之舉者，未聞有爲吾國民一臂助者也。是豈吾中國女子之獨禀異性乎。蓋彼居常自守，足不出户庭，斷斷於錙珠，瑣瑣於筐篋，不知身與國家之關係，僅以此身爲男子之附屬物，一任乾坤顛覆，世事反常，但使低首下心，獻媚求悦，終不失寵於男子，則其生平希望已極圓滿矣。故舍實務於今世，而轉種福田於來生。其先天的遺傳，習慣的動作，養成根性，如是如是，嗚呼！「商婦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此我二萬萬同胞姊妹特性之代表。吾中國救世軍國民，其崩山倒海而來，一洗此舊污染，而相見於高尚潔白之天也。

曷言乎跳出於舊風氣，而接近於新風氣？凡人生得享精神上無限快樂者，以其有新鮮空氣相呼吸相調劑也。否則必困頓抑鬱，無以自適而自存。故風氣無百年不變。新風氣者，所以爲文明之導綫也。女子得乎風氣之先，陽和一轉，萬象皆春，奇花初胎，春草又緑，絶爽心，絶快意，高尚潔白，不可侵犯。夫而後文明種子傳播於無量數中，莊嚴璀燦美麗光輝之新世界，即於此胚胎矣。而吾中國之女界，乃圄困於數千年來舊風氣中。蠶之縛繭，吐絲自斃。蛛之牽絲，一網而盡。足使纖耳使貫，面目使姣好，身體使孱弱，以確守舊訓爲無上法門，以服從家主爲第一要義。以女才爲天所忌嫉，而禽獸其行；以女質爲人所輕賤，而奴隸其心。拜天爲神，拜巫爲仙；拜蛇爲祖宗，拜泥塑木雕爲種種佛，女子之自卑自賤既如是，於是俘於韋毳，淫於湩酪，臣於異種，妾於膻族，恬然不以爲恥。夫而後蓄婢置妾之家十居八九，乞憐賣笑之生活舉國成風矣。嗚呼！吾中國女子社會之現象乃若是。英國傅蒦紗德夫人曰：「處女子於萬重壓制之下，養成其奴隸根性，則全國民皆奴隸之分子。」今中國一切種種社會，一奴隸世界也。吾欲洗除奴性，劃除奴根，不得不撼雷霆萬鈞之全力，以與舊社會爭勝。夫十九世紀，如彌勒約翰、斯賓塞爾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學説，既風馳雲涌於歐西，今乃挾其潮流，經太平洋汩汩而來。西方新空氣行將滲漏於我女子世界，溉灌自由苗，培澤愛之花，則我女子世界發達之一日，即爲我國民母發達之一日。

曷言乎排除其依賴心，而養成其獨立心？夫天生男女，各有義務，即各有應享之權利。歐美諸國，女學校林立於都會，女學生絡繹於道途。及其卒業，或爲美術家，或爲哲學家，或爲文豪家，或爲悲劇家，或參予夫政治，或從事於偵探，或投身看護婦，或組織救世軍，莫不有一種靈敏活潑，獨立不羈之精神，以造成一種有功國家社會之事業。而何以吾中國女子，不名譽，不道德，無一言一行之表見，終身放棄其義務，以從其夫其子終，則依賴心重也。試推其原因，其故有二。一中於家主專制之毒。出入無自由，交友無自由，婚姻無自由，非順前家主，不得其所欲。故甘以高尚潔白之身，先意承旨於須眉麾下，至於爲奴爲隸，爲牛爲馬，爲花爲鳥而俱不辭者。夫今日中國女子，即使一旦得脱家主羈絆，尚與吾二萬萬男子呻吟痛苦於專制政府下。況呼今日男子，猶倚着第二獨夫椅而作威福也。則是對於家庭，受直接純一之壓制；對於國家，受間接雙料之壓制。因是女子一生不復知有所權利，有終生仰望而已矣。一苦於無自營生計之力。吾聞盎格魯撒克遜人之子女，其父母有舍鉅萬財産於公衆事業，絶不遺傳於子若女；而子若女知父母之不能代謀生活，常汲汲自造獨立自營之能力，以依賴人爲大耻者。今我中國女子，有分利，無生利。少則待食於其父，長則待食於其夫，老則待食於其子。貧窶之家，男子一人出謀生，而家中坐食之流，自二三人至五六人以上。交謫之聲，殆比户相聞者。而巧黠者流，又惟知盤利奪産，肆其利己之欲念而已。否則勞心女紅，制一履，綉一襦，旬日之所入，不能敷一日所

用。女子生計之拙如此，不倚賴男子而又誰歸乎。有此二大因，而又以腦力不足，無特別思想，風氣不開，無普及教育，故適以積成其平日之依賴心，而消磨其一切之萬能力。吾今願二萬萬同胞，猛自省，急自治，發其大願力，大慈悲，大感情，抖擻精神，改造性質，使千百年前已失之權利，一旦競爭而恢復之。於是對於男子，而不卑不亢；對於國家，而盡勞盡愛。推倒獨夫椅，珍重千金軀。二十世紀大好之女兒國，莫謂雌風不競焉。

《女子世界》第九期亞盧《哀女界》　莽莽塵球，蓁蓁萬類，中有一怪物也，顱一而肢四，自翹於動植間，無以名之，名之曰人。人也者，其天之驕子乎。雖然弱肉强食之丑態，吾未見其愈於禽獸也。以螻蛄朝菌之數十寒暑，夢夢以生，夢夢以死，又夢夢以有競爭，夢夢以有壓制。甲爲壓制者，即乙爲被壓制者，未必甲爲正，而乙爲負也。目論之士，欲自文其種性之劣，則造爲優勝劣敗之談，掩耳盜鈴，夫復何益？夫華嚴天國之不能以夢見，而五濁人世，長此終古，則必有受其弊者。獨羅瑟女士之言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何事罪惡，而乃組織不平等之世界。」傳萼紗德夫人之言曰：「女子者，文明之母也，凡處女子於萬重壓制之下，教成其奴隸根性既深，則全國民皆奴隸之分子而已。大抵女權不昌之國，其鄰於亡也近。」何其言之有隱痛也。陽當扶而陰當抑，男當尊而女當卑，則不平等之毒，壓制之毒，順風揚波，必將以女界爲尾閭矣。吾哀衆生，吾又哀女界。

「蒼天何事太朦朧，一任傷心不管儂。粉面黛眉成傀儡，畫樓雕閣是牢籠。并刀夜映膚如雪，翠被朝看淚染紅。姊妹同胞二萬萬，江山正好夕陽中。」嗟嗟抱此痛者，豈獨我二萬萬女子哉。豺狼當道，荆棘漫天，横刀出門，税駕何地。茫茫寰宇之中，法律一致，言論一致，安有一片干净土，爲女子仰首伸眉之新世界乎？彼西方大陸與東海島國，固以女權自號於衆者，自我支那民族之眼光視之，亦必嘖嘖稱羨，以爲彼天堂而我地獄矣。雖然，彼所謂女權者又安在也？選舉無權矣，議政無權矣，有靦面目爲半部分之國民，而政治上之價值乃與黑奴無異。雖有彌勒約翰、斯賓塞爾，其如羣盲之反對乎。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煮鶴焚琴，毒流奕祀。吾言及此，吾欲置鈴木刀於查里斯第一之斷頭臺，吾欲贈伯倫知理以亞歷山大第二之爆裂丸，則女界革命，庶幾其興乎。不然，則亦壓制耳，奴隸耳，滄海桑田，變遷瞬息，此恥其終不可湔哉。

僞學横行，自由終死，悲歌慷慨，無涕可揮。嗚呼！吾今且勿大言高論，以澄清五洲女界爲己任矣。「取鏡照人，回面而發現自己之丑」。彼歐美扶桑，剥削女子之公權，不使有一毫勢力於政界，是誠可恥，顧私權猶完全而無缺。試一觀吾祖國之女界，則固日日香花祈祝，求爲歐美扶桑之一足趾而不可得者也。遍翻上古之典籍，近察流俗之輿論，豈以人類待女子者，而女子亦遂靦然受之。大抵三從七出，所以禁錮女子之體魄；無才是德，所以遏絶女子之靈魂。蓋蹂躪女權，實以此二大諦爲本營，而餘皆其偏師小隊。夫中國倫理政治皆以壓制爲要義。而人人爲壓制者，亦即人人爲被壓制者，其利害猶可互劑而相平。獨施於女子則不然。準三從之義，女子之權力猶不能與其自孕育之子平等，烏論他人。而無才是德之言，則古今女杰木蘭、紅玉之流，皆不免爲名教之罪人矣。束縛馳驟，致全國女界皆成冢中枯骨，絶無生氣。變本加厲，有所謂穿耳削足之俗，遂由奴隸而爲玩物。譚嗣同曰：「世俗之待女子，忍爲蜂蟻豺虎之所不爲。中國雖亡，而罪當有餘。」吾讀其言，而不知泪涔涔之何自來也。誰非我至尊至貴，可親可愛之同胞，而何至於此。

廿紀風塵，盤渦東下，漫漫長夜，漸露光明。女權！女權之聲，始發現於中國人之耳膜。女界怪杰方發憤興起以圖之，而同胞志士亦祛負心之辱，深同病之憐，著書立説，鼓吹一世，欲恢復私權，漸進而開參預政治之幕。兒女英雄，提携互誓，此亦人心之未死者矣。乃返顧世俗，阻力方堅。獨夫民賊，創之於上，鯫生狗曲和之於下。邑犬狂吠，信吠所怪哉。夫以恢復權利之着手，固不得不忍氣吞聲以求學問。而羣魔之阻撓即因之以起。裴景福、丁仁長之禁廣東女學，德某之禁常州女學，近則湖北已成之女學校且爲張之洞所解散。彼固以二千年慘酷野蠻待女子之手段，爲神聖不可侵犯，而不使女子有冲決羅網之一日也。雖然，彼異族走狗故何足罵。我獨悲堂堂華夏之胄，亦爲此喪心病狂之逆行。有權力者實行其破壞女學、阻遏女權之政策；無權力者則冷嘲熱罵，以播謠諑於社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與女界爲直接之公敵，與祖國爲間接之公敵也。世無張獻忠，誰能行擇種留良之手段。勿使此輩蟊賊遺孽於新社會哉。

吾惡真野蠻，抑吾尤惡僞文明。吾見今日温和派之以狡獪手段侵犯女界者矣。彼之言曰，女權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國之女子則必不能有權。苟實行之，則待諸數十年後。嗚呼！是何其助桀輔桀之甚，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夫權利者，與有生俱來。苟非被人剥奪，即終身無一日之可離。必曰如何而後可以有權，

如何即無權，此豈有量裁之玉尺，而比較至累黍不差乎。中國女子，即學問不足，抑豈不可與男子平等。必如論者所言，將中國男子亦在不能有權之列。而翻怪獨夫民賊，僅奪國民之公權，而不奪其私權，爲放任太過矣。夫女子之無學，豈女子之罪哉？奴隸視之，玩物待之，女權既喪，學焉將安用之。況如無才是德所云，且明禁女子之求學乎。昔以女權之亡，而女學遂湮。今日欲復女權，又曰女學不興不能有權。則女界其終無自由獨立之一日矣。欲光復中國於已亡以後，不能不言女學。而女權不昌，則種種壓制、種種束縛，必不能達其求學之目的。今乃曰女權之行，必待數十年後，大好江山又不知幾易主矣。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更迂緩時日以阻之，其將索我國民於枯魚之肆哉。牛山之木，萌孽初生，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焉。際女權幼稚之秋，而摧之折之，温和派其勿以牛羊自命也。

吾敢披發裂喉大聲疾呼，以告我二萬萬同胞男子曰：咄咄，公等日匍匐於曼殊賤種之下，受其壓制，受其戮辱，受其鞭笞，受其愚弄二百六十一年。國仇民賊，而父母事之，帝天待之，不敢有一毫抵抗力。奴性既深，奴風日煽，時至今日，猶欲以己所身受之狀，反而施壓力於女界。女界誠何辜而爲公等奴隸，爲異種重臺哉。公等雖不肖，非所謂黄帝之子孫耶！彼二萬萬女子非他，固亦軒轅之遺胤，而公等之諸姑伯姊也。公等於異族則媚之，於同胞則排之，靦顔事仇，不知廉耻。雖擢公等之發，不能數公等之罪。特恐虜運既終，販賣方始，中原大陸將演第二次亡國之慘劇。公等乃與平日所奴視之女子，同盡於槍烟炮雨之中。而公等之特權卒歸於烏有也。夫豈如及今可爲之日，好自圖之。扶植女子，共謀進步，以造福於女界，即以造福於中國。他日義旗北指，羽檄西馳，革命軍中必有瑪尼他、蘇菲亞爲之馬前卒者。巾幗須眉，相將携手，以上二十世紀之舞臺，而演驅除異族光復河山、推倒舊政府、建設新中國之活劇。而公等亦得享自由獨立之幸福以去。公等其願就死亡乎，其願享幸福乎。造因於今，結果於後，公等其自擇之。

吾更敢披發裂喉大聲疾呼，以告我二萬萬同胞女子曰：嗟嗟，公等之束縛馳驟二千年於茲矣。奴隸於禮法，奴隸於學説，奴隸於風俗，奴隸於社會，奴隸於宗教，奴隸於家庭，如飲狂泉，如入黑獄。公等之抱異質，懷大志，而不堪誹謗，不堪箝束，鬱鬱以去，不知幾千萬人哉。天命方新，無往不復，洪濤東簸，劫灰忽燃。公等何幸而遇今日，公等又何不幸而僅僅遇今日。今日何日？此公等沉九淵，飛九天，千鈞一發之界綫也。公等而不甘以三重奴隸終乎？則請自奮發，請自鼓勵，請自提倡，請自團結。實力既充，自足以推倒魔障。彼獨夫民賊與鄙生狗曲，爲公等敵者，豈足當公等劍頭之一快也。非然者，落花飛絮，飄泊堪憐，笈鳳囚鸞，鞭笞誰惜。亡國滅種，淪胥以盡。公等之末路，我悲從中來，又豈能爲公等説哉，抑吾又有進言於公等者。當某氏之興，滿珠寶氣，漸消沉矣。湘淮諸將甘爲胡奴，竭力以覆義軍，而中國覆滅。公等其知之否耶。今英雄女杰欲恢復女界之權利者不乏其人。顧出一言，行一事，他人猶未置可否，而公等團體中之蟊賊先反對之、誹謗之。其頑固野蠻、自暴自棄，或有更甚於男子者。他日大功終敗，又豈能專責男子之負心也。嗚呼？公等其慎之。

金一有言曰：「凡身領壓制之況味，受壓制之痛苦之人，必痛心切齒於壓制政體，不願世間有此等惡現象。」旨哉斯言，其傷心語哉。吾非女子，而壓制之慘亦身受之矣。神州陸沉，胡騎如織，身爲亡國遺民，抱魯仲連之遺恨，坐視腥膻賤族之殺我同胞，賣我祖國，而赤手空拳，徒呼負負。頭顱大好，撫影自豪，我亦劫餘之身哉。

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國人。而中國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睹斯慘狀，同病之感，我又烏能已於言。我獨怪奴顔婢膝於大廷，而歸驕其妻妾者之尚有人也。世界無公理，國民有鐵血。人以强權侵我之自由，吾即以强權自擁護其自由。而嘵嘵奚爲，鐵乎血乎！汝爲文明之敵，抑亦文明之母乎。吾以是二者自贈，勉達我前途之希望。吾更以是二者贈女界，使勉達其前途之希望。擺倫乎，樂歡脱乎，哥修士孤乎？吾以是自期，吾又不願女界之以是期我也。嗚呼！近彈棋之局，心最難平；撫寶劍之鞘，壺真欲缺。吾懸是文於十年以後，待女子世界之成立，選舉代議，一切平等。而吾《哀女界》之名詞，乃有銷滅之一日。

《女子世界》第四期丹忱《論復女權必以教育爲預備》 天下凡百事業，皆先有預備而後有實效。預備者，因也；實效者，果也。女權之復，果也，非因也。欲期復權之果，不可不先求預備之因。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固根本、浚泉源，因也，即預備也。木之長，流之遠，果也，即實效也。木也，流也，欲求長與遠之實效，其不可無預備且如是，而況數千年不復、環球人共震之女權乎。

善乎蔣氏竹莊之論女權曰：「夫惟有自治之學識之道德之女子，而後可以

言女權。」嗚呼！欲女子之有學識與道德，舍教育其奚從。蓋教育者，女權之復之預備也。教育與女權之關係有六：

（一）先興教育，而後女子之能力强。雖有凶悍專制之男子，不能束縛之、箝制之，而女權張矣。

（二）先興教育，而後女子之見解深。雖有委靡柔弱之男子，亦不牽制之、侮慢之，而女權平矣。

（三）先興教育，而後女子善於交際。姑嫂妯娌，相親相愛，各無猜嫌，而女權無誤用矣。

（四）先興教育，而後女子富於公德。和其顏色，平其心氣，親族卑幼，撫如己出。無狠戾行，無專制事，而女權永堅固矣。

（五）先興教育，而後女子明於大義。同室分餐，非所計較。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緹縈、木蘭，於今再見，而女權發達臻極點矣。

（六）先興教育，而後女子善於抉擇。知己訂約，結婚自由。才子佳人，一朝遇合，家庭快樂，媲美歐西，而女權昌明，無缺憾矣。

具此六德，擅此六長，其爲學識高矣，其爲道德深矣，而後可以母國民，而後可以參國是。方之我祖國之女豪杰，孟母、賈母之賢淑，紅玉、良玉之忠勇，隱娘、紅綫之才技，何多讓焉。即泰西各國文明之女豪杰，瑪利儂之英明，蘇菲亞之勇敢，批茶、韋露之義俠，亦無以過兹。

何則？能力不强，則無獨立之資格；見解不深，不知自由之界限，不善交際，不足以感化家庭；不富公德，不足以擔任教育；昧於大義，不足以參國政；暗於抉擇，不足以交吉士。之數者，皆女權墮落之病根。惟興教育，而此女權墮落之病根可以洗除净盡。病根去而元氣復，以言女權，庶幾近之。不然，女權勢力尚待擴張，而女權病根先機暗伏，吾只見有女權之害，而未見有女權之利也。

一言以斷決之曰，中國女子不患無權，患無馭權之資格；不患無馭權之資格，患無馭權之預備。預備惟何？曰教育而已。是故對無教育之女子而語以女權，是猶對三尺童子而語以自由；對田夫野老而語以民權，其有不紊亂敗壞者鮮矣。嗚呼！吾哀中國之女子，吾不暇哀中國女子之無權，吾先懼中國女子無女權之預備。

《時報》第一七七號光緒三十年十月《論中國成就師範之難》　今日中國之言革新者，不論保守黨、進步黨、急激黨，莫不公認教育爲當今唯一之問題矣。即就教育而論，不論官立學堂、民立學堂，莫不公認師範爲當今唯一之急務矣。而吾獨不解終日言教育，言師範，而求一實能從事於完備師範者，卒寥寥其人。所謂完備師範者何，高等師範是已。合計我國之留學東京者，不下二、三千人，非學政法則學武備，非學武備則學實業，鮮聞有入高等師範者。目下所有學師範者，不過速成科而已。夫速成師範只可以救目下之急，不能備將來之用，我國豈不知之。第知之而竟無人願學者，則以師範一科，其普通學比之政法、武備、實業諸科較難，故也。竊嘗論之，學政法者，重歷史地理，雖理科略遜者，亦可優爲之。學實業者，重博物理化，雖文科略遜者亦可優爲之。學武備者，其預備已近於專門，故其普通學亦較諸科爲略簡。凡此皆我國留學東京者所易於從事者也。故觀目下現象，年長者多學政法，爲其多有歷史地理根底也；年輕者多學實業、武備，爲其多有英文、算學根底也，即間有未會英文、算學，抵東後始行就學者，其目的亦多注於是。獨至師範一科，則幾無有過而問者，雖曰學成之後，於個人經濟不及前數者之優，而實則就學之先，均不便於年少與年長者，故多裹足而不前也。夫高等師範分科有二：一文科，二理科。而文科中又分歷史地理門、語言文學門，理科中又分博物學門、理化學門。就兩科而論，似與政法之需文科，實業之需理科相類，而實則相去甚遠。蓋政法之文科與實業之理科各有所偏注。而師範之文科與理科，雖名分科，而實則牽涉者甚多，故有謂高等師範爲普通學程度之最高者，洵不誣也。且就表面上觀之，師範之理科似難於文科，然自實際上觀之適成反對，何也？理科者，各國所同者也，故學成之後，可翻譯外國教科書，以教授國民。文科者，一國所獨者也，雖學成之後，非自編輯歷史、地理、倫理等教科書，必不足以養成國民資格，又況文科中之所謂語言文字一門，實兼外國而言之。今日中國之宜編纂國文文法與改良英文讀本，亦已亟矣。國文文法一日未編纂，則教育斷無普及之理；英文讀本一日未改良，則學界斷無進步之理。吾聞日本之習國文也，卒業小學者即可以通通俗之文，卒業中學者即可以通普通之文。又聞日本習英文也，有謂專攻三年，可以讀普通之書者，更有謂專攻一年，可以讀普通之書者。試以吾國之習國文與習英文者較之，其相去不啻倍蓰，是豈腦筋之遜人，實讀本之善與不善，有以致之耳。嗚呼！今日中國需師範之亟如此，師範需文科之亟又如彼。我國官吏之熱心遣派學生，與學生之熱心向學者曾無一留意焉。前路茫茫，吾不禁爲教育界憂矣。

王國維《靜庵文集・論平凡之教育主義》 天下事，有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實無當於今日之急務者，則流行之平凡教育主義是已。彼等之言曰：「不立小學，不能立中學；不立中學，不能立大學。故今日當務之急，在多立小學。而中學、大學，圖之小學盡立之後，未爲晚也。」此其言固常識之所易知，而亦苟安之政治家之所樂聞也。不知爲此說者，謂今日之教育，但當限於六七齡之兒童歟？抑將聚成童以上未學之人，而悉以教六七齡之兒童者教之歟？由前之說，則十餘歲以上，人無就學之地，而二十年以內，國無可用之人，使國家棄數百萬之人才，而阻數十年之進步，其害無甚於此矣。由後之說，則使成人之爲學者，必蹈小學、中學、大學之次序，比其材之成，至少亦須俟諸十數年之後，其害與前說等。夫學專門學者，因不可無普通學之豫備，六七齡之童子，自斷無授以專門之理。然年齒稍長，知力已熟者，則加以二三年之補習，而授以專門之學，微論足濟國家需才之亟，亦對今日少年之教育，其理固宜如此也。故今日大學、中學之弊，不在於有其名，而在於其無其實；不舉其實，而欲降其格以就之，抑亦不思之甚者也。

論爲學之次第，固宜循小中大學之序。亦思歐洲學校之歷史，固有大不然者乎？大學之立，遠在中世之頃，而主張小學之普及者，則僅近百年之事耳。大學之立之先於中小學，專門教育之先於普通教育，此學校發達史上不可拒之事實也。即在今日，如俄羅斯，科學、文學、政治之大家，幾與德、法並駕，而普通教育之設備，尚不逮義大利、西班牙諸國，然所以屢敗於日本而尚不屈者，則豈非以國尚有人哉？日本之興學也，亦中小學與大學同時並舉，今日當國之元老，與夫於政治社會陸海軍中占重要之地位者，皆當日未受完全之普通教育，而躐等以學專門之學者也。德之勝法也，大將毛奇以其功歸之小學校教師。吾人不敢不謂普之强大，半歸於普通教育之力，然毛氏之語，乃出於功成不居者之自道，則又不可忘也。天下大事，多出於英雄天才之手，蚩蚩者直從風而靡耳。教育不足以造英雄與天才，而英雄與天才自不可無陶冶之教育。高等教育之責任，在使英雄與天才得其陶冶之地，而無天閼之虞。今以國事之亟，而人才之乏，則亟興高等之教育，以蘄有一二英雄天才於其間；而其次者，亦足以供驅策之用。茲事體大，固不可一日緩矣，而議者猶曰無爲，此則可大息者也。

此平凡主義之教育，我國上下一般之所贊成也。如南京之陸師學堂，其程度雖不足當外國陸軍之專門學校，然以之比外國之陸軍中學，如日本之幼年學校，固未爲劣也。即令稍有所劣，則高其程度可耳。夫生徒年在十五六以上，有漢文之素養，而其材質非下下者，則施以中等之教育，何所不可？而必欲改爲陸軍小學，固無怪學生之不能默爾也。以二十以上之人，而使降受小學之教育，無論非國家育才之本旨，即以教育學之理法言之，亦豈合也哉？此皆平凡主義誤之也。由此平凡主義，即使小學遍立於全國，愚民之知識，當稍勝於前日，至於經國體野，扶危定傾之人才，又何從得之哉？且欲興小學，則不可無小學之教師；而小學之教師，非受中等之教育者不能爲也。欲興中學，不可無中學之教師，而中學之教師，又非受高等之教育者不能爲也。故初等、中等、高等之教育，三者當並行，而不當偏廢。今日之要務，在一面興普通教育，一面招集年長才秀之生徒，先與以必要之預備，而授以專門之學術，庶足以理萬端之新政，而供中學之教員，事無亟於此者矣。余以平凡主義之近理而亂真也，故爲之破其惑如左。

《時報》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初九日《論滬商各業宜興學育才以防御商戰》

近世紀商業舞臺之中心點在美國之紐約。全世界商戰舞臺之中心點則在中國之上海。故自紐約產生商界大怪物曰托拉斯，繼又產出商界大王曰摩爾根（美人稱爲現今生計界之拿破侖者是也）。其勢力突飛雄躍，遂越太平洋沿岸而遍於全世界，凡今世界之大資本家歸其掌握之中，支配之下者殆將半焉。其受害最劇者惟我華商，而滬商爲尤甚。何則？滬商者猶華商之先鋒，當其冲者也。處此商戰恐慌之時代而不思所以防御之，將我商家皆爲其所奴，資本亦皆爲其所吸，其何以立足於經濟競爭之世界耶？況商約有內地制造之條，奪我權利，制我死命，而我商人徒嘵嘵責望政府，曾不思自責而爲自計，何其識之昏也。嗚呼！吾爲此懼。

然則我滬商當知所警矣。胡研究此絕大問題者竟寥寥若晨星也，豈商智之未開歟？抑商學之不興耶？夫羣數百千萬無智無學之商，日奔走於西商財力之下，冀稍沾其餘瀝以爲榮，甚或倚恃西商，出其操奇計贏之術，壟斷而罔市利。乃至爲虎作倀，教猱升木，亦忍而爲之，以希圖依賴，而西商乃利用之。卒至爲西商所愚而不自知，故其視西商之雄於資者若嚴父而不敢違其命，薄於資者若驕兒而不使拂其意。是豈華商之性質使然歟？曷以故？以無商學故，以無商智故。嗚呼！此吾不能爲滬商諱者也。

然則我滬商當思雪此恥矣。然欲雪恥，非羣策羣力、自勵教育以收後效不

可。今滬商各業各有分所會館，其常年所費金額或以千計或以萬計，總核之數亦屬不資。自其表面觀之，不可謂非不團體也，及觀其內容，大率公議同行價目等事而已，求其有關公益及商業進步者則鮮所聞。雖然此非羣商之不樂爲，蓋無人提倡耳。致羣情渙散，團力不堅，無所事事，亦何貴有此公所會館之名耶。嗚呼！此吾不能不專責於滬商者也。

然則我滬商當奮然興矣。講求商學，開發商智，以造成商界人人爲振興工藝、組織實業之導綫，誠商戰預備之要素也。近以我國整厘學務，凡官立民立諸學堂一時尚難完備，即教育未能普及，亟宜輔以商立，設法釀金，急謀進步，以補官立民立之不足。爲商界培一人才，即爲國家挽一利權；爲商界創一工藝，即爲國家增一實業。況滬上爲華商總匯之區，即爲萬商視綫注集之點，通商各處必有仿而行之者，將吾國商務之發達，以滬商爲第一大關鍵，此吾不能不屬望於滬商者也。

吾今大聲疾呼爲滬商告曰：商戰之劇日甚一日，亟宜深謀深慮以防御之，防御之策維何？曰聯絡商情，開大議會曉之以時勢，激之以公義，惕之以前途之危險，戒之以利源之外溢，使商界同志積懼生恥，積恥生憤，積憤生勵。然後衆謀僉同，以各業中熱心干練者舉爲董事，各擔任興學育才之義務，籌集的款，設立各業小學堂，以開普通知識。再擇聰穎子弟，資遣東西洋各國，分習商學工藝專門之科，卒業回國，即由各該業糾資創辦公司，以卒業生以資傳習。則人才輩出，可以免借材異地之議，且以免楚材晉用之誚。況近者金業已設公立小學堂，即區區整容之公所亦將創立小學，已見報端，自當踵行，急此先務。不數年間，中國商學漸盛，商務漸興，利路日辟，再設工商大學校，以冀擴張實業於內地。庶足以急存於生計界，而不爲托(拉)斯大王所吞噬也。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一《學堂論上》　今學堂遍天下矣，宜吾國學者中西兼習，本末賅貫，雄五洲而冠列國矣。乃起視中國之人，其所謂西學吾不知何如，而中學已漸然其欲盡，噫！可懼也。夫國家需才如此其亟，朝廷勸學如此其殷，將變中國數千年之教術，以固我朝億萬載之邦基，雖有賢能大臣，創制盡美，亦當試辦數年，以實驗其離合通塞之故。顧貿焉請頒定章程，設立轄部，奉行諸臣，或不能無責與？昔賢論學，以深造自得爲宗。今聽講日數科，上學日數次，聞鈴而趨，執策而諷，不能深造，何由自得？《禮・大學》云：「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今堂既勤動，室又羣居，語言紛紜，人氣淆雜，不能靜安，遑問其慮？小學堂不讀經，諸學堂讀經年限非廿餘歲不能畢，羣經義理之鑰不開，靈明之府皆錮，而欲中學不絕，其道末由。然則若何而可？曰：是不難，輟講於堂，返士於家，策論舊改者也姑仍之，學使見設者也更試之，則中學存矣。凡舉常行之政，必有豫定之款。目前學堂經費，視初時何如；將來經費盈絀，視目前又將何如。天下皆知之矣，豈部臣而不知？處必窮之勢，而無轉圜之機，不可謂智。立羣策之朝，而無大匡之志，不可謂賢。及今盡發其覆，條舉所宜，僉謀於衆，受裁於上，而留此煩費之餘財，以備精求實業之用，庶幾猶可爲也。非然，如斯民何，如斯世何！

《東方雜誌》第三年第六期《論女學宜注重德育》　自彌勒約翰、斯賓塞輩創爲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說，風馳雲涌於歐西。於是彼國之中，無論王黨、政黨以及進步、保守、激烈、温和各種黨派，幾無不有驚天動地之女杰，厠乎須眉之列，以扶翼而左右之。其所設慈善之事業，不可枚舉，何其壯也！(歐美慈善事業均有益於公衆，非若吾國之誦經惜字、施衣戒殺也。)今歐人已挾其潮流，航太平洋而來。吾國之膠柱鼓瑟者，或詫爲奇譚，瞠目結舌，甚且詆毀而排斥之。其嗜新癖奇者，又不加深察，矯揉仿效，而進銳退速，莫底於成。二者均非正理，厥失惟均也。

章實齋《文史通義》云：《周官》有女祝女師，《漢書》有內起居注。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工，所包者廣，非如後世僅以文藝爲學問也。又云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於宮壺，內而臣採，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婉娩姆教，垂於內則。他如《女誡》、《胎教》諸篇，經史所載，條系難窮。由此觀之，則女學乃吾中國所固有，匪曰師外，實復古也。沿及近世，風教衰微，戕賊其足，桎梏其心，奪其權利，錮其智識。母道日墜，而孩提之訓迪無基；體育不究，而國民之種類漸弱。影響所及，國勢隨之。西人有言，泰西人一人得一人之用，中國號稱四萬萬人，而無用者過半。不必問其政教何如，即以此比例，而强弱貧富勝負之率，已灼然可睹矣，豈不恫哉。

女學之宗旨，固不外乎智育、體育、德育三大端。而三者之中，尤以德育爲最宜注重。欲講德育，必分倫理與義務爲二綱。此外瑣屑之條目，悉可以此包括之也。吾國迂儒舊訓，每以爲婦人女子，無與於國家。不知積家乃能成國。家庭之間，若無國家思想，則男子出而任事，必薄於愛國之感情。東瀛自歐化主義一變而爲日本帝國主義，雖弱質裙釵，悉有愛國之念。故國勢之强，一日千

里，其明證也。美國議會，近許女子有參政權。澳洲女子，亦欲求入議會。彼惟動於愛國之誠，故羣相吁乞耳。吾國政體與彼大異，今日教育初胎，亦不必驟思學步，惟國家思想則萬不可無。要在轉移風化者，徐徐養成之而已。且論女子倫理，不必詡新奇，馳高遠也，仍不外孝舅姑，和妯娌，相夫教子數端。夫中人之家，再傳以內，聚居者多，非此孝慈順義諸美德，不能合吾國之社會。天演之理，適宜爲貴。凡人處一社會，能合其政教風俗者謂之適宜。女子倫理，不能外此數境，則求其適宜，豈能外此諸德乎。日本下田歌子著家政學，亦以和愛慈善爲主。任女教之責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上論倫理）

天地之生人也，有營養排泄之機關，即有勞動思想之機關，享生人之樂利者，即當盡生人之義務。無中外，無男女，一也。今世俗沿重男輕女之習，故不以義務責女子，而爲女子者，遂自處於無用之地。然則幸生今日過渡時代，婦女欲求自高其品地，自尊其人格，必先自盡其義務矣。惟義務亦當析而爲二，一爲髫齡之義務，一爲年長之義務。女子當髫齡之時，必習普通之學。一曰文字。文字爲無聲之語言，記事達情，爲用至廣。惟文以理明詞達，能作函牘爲及格，字以整齊勻净，能習行草爲及格，不必求深奧也。二曰算數。珠算筆算，均取其適用者，擇要研究。凡此二端，皆治家必不可少之事，亦世界凡事之根本也。二端既通，尤宜習工藝專業，以爲自立之基礎。英美各國婦女，操工程測量、樂律諸事者，多至數十萬人。比利時於敖斯得唐地方，開博覽女工大會，合全球女子工業羅列比較，進步改良。吾國女工拘於紡織針黹，獲利纖微，卑無足道，坐令二百餘兆人之精力消磨於無用之地。倘能效法歐美，使女子不爲分利之人，富國裕民，可跂足待，裨益非淺鮮也。（上論義務　此節係髫齡女子之義務）

若夫年長已嫁，孕育嬰孩，保抱幼稚者，則以家庭教育爲義務。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超出毛角之倫，贊化育而配乾坤者賴有教育耳。而家庭教育，尤爲萬化之原，必先於髫齡之時。以自治之能力，大公無我之理想，浸潤熔冶於幼兒腦筋之中。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異日入學校而修業，其進德固自易易。且所謂家庭教育，亦不必深求也。但使寢息有時，飲食有節，衣服去其污穢，便溺禁於街衢，凡有礙於公衆之衛生、善良之德性者，咸勸導之，曉譬之而已。此等瑣屑之事，惟爲人母者，與其幼兒處於最密切之地位，得以從容誘啓，實施其教育之方。故西人稱母爲童稚之天然良教師，洵確論也。尤要者，鬼神禍福之譚，隱怪駭俗之論，勿使聽聞，以淆雜其腦筋。即欲偶示勸懲，亦宜曉以正理。《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設教者烏可先自誑乎。此爲社會通弊，尤宜杜絶。幾何萬象起於點，人壽百歲始於胎。爲母者能以此爲應盡之義務，何患人種日趨於羸弱，國運漸即於凌夷哉。

福澤諭吉之論女學也，謂女子苟無學問上之心得，治炊爨且不能，況主持家政乎。諒哉斯言。惟其言振興女學，宜注意於童年之女子。若結婚後之婦人，以治家養子爲分內事，斷不暇兼顧學問。竊謂此說未免稍偏。婦女於結婚前後，無時無地不當研究學問，不可始勤而終怠也。且即治家養子，亦無非試驗學問之具。流水不腐，户樞不蠹。人生精力，不用則萎。治家之事，分用腦與用力爲二端。定適當之時刻，相間爲之，秩然有序，非富於識力者，不能得當也。至家庭教育之關係重大，前已備言之矣。惟專門優勝之學問，其願習與否，則不妨任其自由。苟有質美材高、家資豐裕、不願以淺學自封而欲研求高尚術業者，獎勵而造就之。若尋常婦女，但使受普通教育而已。吾非於福澤之言有所不滿也，特恐此言流播於學界，凡結婚後之婦人，將借以爲藏身之窟宅，因以增女學之大阻力，而中國文明之萌芽絶矣，故不得不辨。（上論年長女子之義務）

由前之說，則倫理與義務二者，洵爲德育之大綱矣。夫吾國舊日之女學，本亦注重於德育，而數千年之政教風俗日趨於頹敝，致釀成重男輕女之習，自創無才爲德之謬論，而女學遂蕩然無存矣。惟世俗所創見之事，往往當局者艱苦卓絶，而旁觀者投間抵隙以訾之。稍有罅漏，議論蜂起。日本民情治法，其程度高於吾國數倍，而初興女學之時，猶不免激而生變（見成瀨仁藏氏《女子教育論》）。故發軔之始，必蘄合於吾國政教風俗，而後可行之無弊。僕嘗私心憂之，爰採近人學說，俱以己意疏通證明之，以發表注重德育之理與德育之二大綱。論不求新，理皆征實。負提倡女學之任者，循吾說而行之，或不致顛踣覆敗，廢半途而招物議乎。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七《考查學務擇要上陳摺 光緒三十二年》　一、請定學堂爲模範辦法以端始基也。模範辦法者，西人行政法學之名稱，所以別於流通辦法者也。西國政法家之說，曰凡事名義雖屬重大而内容仍爲簡單，雖以改制度、易曆法、更權量諸大事。一、言朝出萬姓夕遵，此屬於流通辦法者也。至於條理密緻、義蘊複繁，則必先立楷模，再求仿傚，然後推廣，如母子之遞生不能驟然蕃衍，此屬於模範辦法者也。又曰：或謂初開風氣暫用流通，迨其發生歸諸模範，其言近似而大亂真，何也？作事之功基於謀始，始基一誤或經破壞而始

能改良，或雖破壞而不能改良，若以模範辦法之事而誤以流通之法，施之弊害之烈，有不可勝言者，故流通、模範兩等辦法劃然分途，不容强混也。其言如此，可見西國政理研究之精。今考各國學制莫不星羅棋布，無美不臻，當其締構經營，固必經幾許之預備，蓄儲始能臻此。中國現在仿辦，顧可漫焉從事，徒求其形似而已乎？夫以近數年間，稍有志識之士熟聞維廉畢思，君臣雪恥自强歸功學校，共相趨慕，頗著信從，於是內自京師，外而行省，官立民立，先後相望，要之，普及之功千百未得什一，弊害之著，秦、越如在一堂。苛求者謂中國之社會殆窮於法治，恕論者曰過渡之時代應有此風潮，孰知法治之未得，其宜而風潮將永與終古耶！究其致病之原，實由不諳行政之法，蓋以屬於模範之事而誤用流通，誠所謂雖經破壞不能改良者矣。臣等查東西學校之辦法，重師範以裕各科教師之材，急女學以立家庭教育之本，然後有幼稚園兩等小學、中學、高等預備科、大學專科、大學研究科以次遞行，此秩序上之模範也。教科之精、管理之善，密如繭絲，細如牛毛。若何研究，若何設備，立法以何者爲楷程，用人以何者爲資格，此制度上之模範也。我國自興學以來機關不立，法令未行，各省大吏賢者提倡虛聲，否者熟視無睹，即其興辦之處，大學、高等師範，實業速成，永久爲時無幾，而紛然並陳，各府州縣中小各學，官立、民立一時備舉，秩序既已失當矣。興校既多，需材彌衆，監督教習、管理諸事懸席待人，校員之賢否督撫既不能周知，而所謂學務處者，自總辦之司道，以迄員紳大抵皆不諳學務，校員中即有略知時務，亦或勦襲書報浮誕之說，自命開通，官長既信爲學界之人才，而新奇偏激之談，又往往爲無識之生徒所怖服，實則抄撮譯籍以爲講義，而尚不能盡通，遷就衆見以爲管理，而猶不免衝突。蓋以未受教育之人，强之行教育之事，支離蔓衍，謬種流傳，其弊殆不能悉數。論者謂教育之功必基師範，其言誠是，雖然各省辦理師範學堂，其校員執事取材所在又不出以上之人，弊與無師範同，抑不如無師範。何以言之，因其不良之教科，不善之管理，不完全之知識，不規法之論議，託於師範之名，以濟其流布之術者，借官力助其波瀾，益無畔岸，不至爲風俗之大憂，不止也。擬請敕下學部速於京師設立完全之師範學堂，先從初級以至優級。凡不勝任之教員概屏勿用，惟中國文、中國輿地、歷史則姑取通才明識者任之，其餘各科悉聘日本高等師範教員以主其席，命譯人輔助高材生徒，就所講授編輯完備教科書，寬其畢業之時期，務使所編之書極其精詳，適於實用，而後止。一面由學部通行各省一律仿辦。將來學生功課之深淺、程度之高下，與夫編輯之書精粗浮切，均由學部考試審訂，即以優劣爲各提學司黜陟之考成，以此立定根基，然後俾之孳乳，三五年後，庶幾可議擴充，十年之後，或者可談普及。否則浮慕西人已成之效，而不先定中國創始之方，謬誤紛歧，是興天下最大之政，而貽天下最大之患。臣等竊不勝鰓鰓過慮，蓋與其辦七八分模糊影響之事，而全局皆非，誠不如辦一二分真實切當之事，而本源易正，或謂時機已迫，爲此似近迂圖，不知我國創興學堂已及十年，若使當時注力師範蒙小，以迄於今校員當有取材，高等亦已具階級，惟其雜糅紛營，遂致囂張凌亂，及今不圖而慕普及之空名，聽羣流之妄作，更歷十年，天下皆似是而非之學堂，遂使天下成似是而非之人格，教育之途效力絶大可爲長慮。或謂興學至急，必俟師範畢業始有教員得毋遲誤。竊謂速成、補習兩端，此時自宜並舉，要之須審定各門科學，輯有定本成書，初班畢業再予推行，萬不宜任其參差，自爲風氣，其他若女學、若手工實業諸科並關急要，皆宜立定模範，再令展轉滋生，固非謂一切閣置以待師範之告成，然決不能一時遍設，致使宗旨之殊異，譬之絶大機廠製造之品甚多，然各有模型，均歸一律，所謂模範辦法者如此。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二《論通州鄉鎮初等小學事寄勸學所教育會函》　下走前在自治公所議本州教育兩年未有進步，其本在教育未能普及，鎮鄉小學太少，無以供高等小學之取材。由是而上影響遂及於師範中學。故議州境方一萬里，合有初等小學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縱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計距校最遠之學童爲二里半，每日上學散學行走十里，兼亦以是令學童練習勤勞也。而昨自崇明久隆鎮至墾牧公司，是日小雨，鄉僻道路泥濘非常，念如十歲以内之學童，必不能勝此十里之行走，勢有不便則事必難通。擬改爲每十六方里設一初等小學，是爲縱横四方里，以州境計須六百所。六百所中以五百所作爲單級，用三年級，每校八十人，分三年計每年二十七人，以一百所爲合級用四年級每校多寡通計約一百二十人，分四年計每年三十人，三四年後每年可得初等小學畢業兒童一萬六千五百人，此應變通初等小學之設置者也。以一萬六千五百人之一成，入高等小學計，亦有一千六百五十人，須有高等小學校十所乃能容之。今師範附屬者不計，自第一高等小學及金沙外尚須增設八所，乃爲適當之配置，此八所自應俟輿圖大定乃能規度，今姑按鎮略計，則東路金沙外四甲餘東吕四應三所，西路三十里白蒲應兩所，南路小海一所，北路石港劉橋或西亭或騎岸鎮三所，而此高等小學十所之外尚應有與高等小學同等之農工商學校，約須農小學

宜五所，東二、西南北各一，工小學兩所，商小學一所，凡八所。以此十八所分受一千六百五十初等小學畢業之兒童，平均計尚應每校每年之額九十人，乃能約略相當。而高等小學教室之設置則九十已爲踰量，姑以八十人爲一級，四年即是三百二十人在校舍之建設已巨，而按之初等小學每年畢業升學一成之數，則尚是八八折弱，亦無可再少矣。而層遞而上之，中學師範不與焉，此應計畫高等小學及同等農工商小學之設置者也。綜以上之初等單級小學五百所，每所建築草屋廬障紙窗五間，至省以三百圓計須銀十五萬圓，合級小學一百所每所建築瓦屋單牆廬障紙窗七間，至省以八百圓須銀八萬元，高等小學十八所，每所建築教室一級兩間，八間特別教室，合級三間，器具一間，接待室、預備另課室各一間，教員寢室兩間，食堂、厨浴室共五間，過道三間，又表門厠所等四間，共屋三十間。無學生宿所，此爲必不可少之屋。及校具須銀六千圓，計須銀六萬圓，總計需銀二十九萬圓，而女子高等小學不與焉，此在今日應籌畫者也。下走初議鄉鎮初等單級小學合二十五方里一所；建築及常年費均限三百圓。計二十五方里合有田一萬三千五百畝；畝出教育費二分五；歲可得三百三十七圓五角；供給所需；有盈無絀。是十五萬圓之費可就各鄉出之；而初等合級小學百所建築費八萬及高等十八所之建築費六萬；設不敢之於鄉，又何所取？試合通州一州之地一萬方里計，爲畝五百四十萬，城郭道路河渠約去四十萬畝。以五百萬畝計，畝一角則五十萬圓，畝六分亦三十萬圓。以鄙見論之，此事有兩方面：一教育。自宣統二年起至五年，第一年配定學區，養成單級教員，編訂單級課本。第二年按學區疏密次第增設，除已有之七十校，應增五百三十校。如分三年，則每年增一百七十七校；分四年，則每年增一百三十二三校。而高等小學可在第四年設置，其初等設置之多寡，視養成教員之多寡也。一財政。必每年每處設校，每年每處勸捐，枝枝節節，無此辦法。即高等小學之建築，若至臨時加捐，亦易於徒亂視聽。鄙意須即從明年下忙起，帶收每畝六分之半，亦得十五萬圓。此十五萬圓，即存廠生息，以後每年有三十萬，陸續生息，陸續支用。所生之息，裨益不少。收款應統歸地方自治局教育費專款，某鄉應第一次增設者，則按訂定之數發於各鄉，以後常年費亦按數由自治局交勸學所轉給各鄉。凡初等小學之兒童，然後可以概免學費。五七年後，可以漸及於强迫矣。然此事之先，有兩大要：一須先開地方大會，議定如何收法，如何存法，如何用法。公呈立案，一立案後，應即以議定教育案及呈批及立憲預備案，由官按支配之學區示諭，並分派宣講員布告大衆。此事又有二難：一錢漕及釐捐，皆國家稅也，約計通州每年不過三十餘萬圓，而教育費一項之預備，數幾與之相埒，與今部章所訂附加稅則相去太遠。名不足以折民聽，數又足以生官慾。一江岸大工如果發生，約非四十萬圓不可，是否加入并收，抑另案加收，而鄉鎮警察費尚不預焉。解前之一難者，應按輿圖支配學區，明訂建築及常年費及各種關連之教育費，作正當議案。正名爲地方稅，比照積穀及他義捐帶收之例，作爲附收，但言每畝帶收若干文而已。解後之一難者，或即以江岸工程并入，每畝加一分，立説較易。以上諸説，皆須豫先通盤計畫，若至明年枝枝節節爲之，則朝朝除夕，未有一事能成者也。謹申鄙意，請屠蘇酒罷，一計及之。

《中國新女界雜誌》第一期《女德論》 男子倡剛柔内外之説，欲以錮女子。不知男德因是而失者多矣。其説大抵出於《周易》。《周易》言：乾，父道也，夫道也；坤，母道也，妻道也。乾爲天，坤爲地，天尊地卑，乾坤是位。今者地球爲一行星之説既明，天地既不成對待，男女之道德豈有異同哉！歐西學理精深，亦有男性女性之别，以男代剛性，以女代柔性，不知剛柔因人而異，不因男女而異。男子亦多女性，女子亦多男性。吾國男子大率傴僂瘁容，文弱畏事，遠愧於歐美巾幗，豈得謂歐美女子當儀型於我國男子，我國男子當内助於歐美女子哉。

《光緒朝東華録》(五)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 張鳴岐奏：臣愚以爲今日整頓土屬，必先造就土官。而造就土官必先被以教育。擬飭各該管府廳州督同承審州縣，就土官兄弟子姪中，擇其年齡資質，略合高等小學程度者，按年選送四人或六人來省就學。近支無人，再擇旁支。所需學費，即責成土官籌解。並飭提學司特立一學堂，專教土族。小學畢業升入中學，中學畢業，授以法政一科，課程分别釐訂，擇其最要者教之，不急者略之。其要旨在使有普通之知識，有政治之思想，有道德之觀念。各級畢業年限較定章稍短，每日教授鐘點較定章稍多。以期從速得人。將來各屬土官，即以畢業最優等者分别承襲，其支派之嫡庶，服屬之親疏，皆請勿論。應否明定任期，以及遞年畢業各土生應如何分派職事，届時再妥擬章程奏咨辦理，總期任賢使能，俾土屬有大治之時，土民有復蘇之日。

《時報》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對師範教育的評論》 以吾國小學教員之缺乏，而興辦師範之聲乃益騰達，以教員之缺乏，而借材異國之事乃起。然培成師範生不在物質上之用功，而在精神上之陶冶，聘外國人擔任科目則有餘，而觀察行

檢、訓練品性，惟吾國人不能也。不幸而各省所立師範學堂，除聘請洋師外，校中職員求能以縝密之思想，灼巨之眼光，務陶成真正師範生者，卒十不得一。監督一職，幾爲名譽上資望上之關係而非學問上職務上之關係，監督不常駐堂，校員無所統屬，學生惟聞鐘上課，退則宿舍聚談耳。師範生漢文通者，則鄙夷科學，漢文劣者，則徒有技能，不數年或不數閱月而均畢業矣。雖簡易科、本科、選科，所立之名目殊，而程度淺深、品性高下，不甚懸絶也。尤可異者，有萬口同聲願擔義務之一説出，曩者嘗疑日本以各府縣年年所培植之師範畢業生，且定服務年限及恩給之方法，猶不足以應全國小學之需用。吾國以曾設師範學堂之省計之，不及一二年，而員額已浮，舉皇皇然争得一席面，何其兩相反耶，蓋觀其培之於始者，彼何其難，此何其易，善之於後者，彼何其厚，此何其薄。有以知彼之所陶冶者，皆非真師範生。而其所維係者，多爲良教員，良教員不易得而易失，故年年培植而彌形其不足。吾國則凡老師宿儒以及黄口孺子，皆可爲師範生，師範生類無不可以畢業，而所以待小學校員者，無論良否，其道惟均，真師範生寥寥，而謀席面者充塞，且無以辨其果否能爲教員也。吾之持此言，必有詆予之輕量天下士者顧在理。吾國近年所培植之真師範生，必不遠過於日本，所培植者，斷斷然也。土地且二十七倍於日本，小學校數亦漸增多，而校員猶或艱於位置，其故可思矣。師範乎其真具有爲人師之模範乎？

《光緒朝東華録》(四)《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諭：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學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省會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覆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階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闈姓捐，頗有溢款，此外陋規濫費當亦不少。著該督撫盡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能捐建學堂或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獨力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遍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張謇《張季子九録・政聞録》卷三《代蘇撫條陳規復海軍疏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竊自環海交通，五洲萬國非海陸軍相輔而强，不能立國，而海軍與敵相見尤先，其關係視陸軍爲尤重，籌辦亦視陸軍爲尤難。邇來外交益棘，國勢益危，聖明有鑒於海軍之復不可以已，迭諭樞臣議籌的款規畫大綱，又特簡親賢閱擇軍港，薄海人民亦莫不知朝廷視兹事爲當務之急矣。而造端閎大，又莫不視爲艱鉅之問題，夫所謂艱鉅者，將士之人才、艦炮之製造、籌備之經費三者而已。將猶心膽也，士猶手足也。心膽失效無以當手足之設施；手足不强無以表心膽之作用。臣見報載海軍大臣之分年計畫，亦自條分縷析，然以三者之事實計之，尚慮其陵節而施，終於欲速不達也，請爲我皇上次第陳之。我國前此南北洋所轄，亦嘗有完全之軍港，堅固之軍艦，造艦有廠，造槍炮有廠矣。歲養數萬人，糜款數百萬，占軍政之一大部。督其事者，著有戰績之故大學士李鴻章，分其任者，出洋曾學海軍畢業之學生劉步蟾、鄧世昌輩。乃甲午一役一敗塗地，堅艦利械轉爲敵資，推求其故，則李鴻章誤用一浮滑不學之同鄉丁汝昌爲提督，而在艦之士卒不盡學生，是正犯兵法所謂「將不得人，以兵予敵；兵不夙習，以國予敵」之戒也。風雲渤海，念我國殤，防禦奥區淪彼異族，事雖往矣，至可痛心。將圖亡羊而補牢；得不徹土於未雨？今議規復海軍，而三者無一備，是治病而不蓄艾，助長而事揠苗。臣誠愚，未見其可。請先言將士，勿論大將矣。上中各級尚無相當之材，勿論佐尉矣。編列成軍，亦少養成之卒，借材既不足訓，招募又豈盡宜。根本之圖教育爲亟。爲海軍教育計，宜分三等，一沿海七省先設海軍中學。從前水師學堂止南北洋兩處，教科不備成材不多。今未設之省宜即建設，已設之省宜更擴充。選各高等小學畢業者爲學生，酌參高等學功課而延長其學期，俾畢業後得入海軍大學，此以移植樹木之法，養成將領之用。沿海七省廣設初高兩等小學，蓋將弁之數少而士卒之數多。日本及他國海軍人人知兵，乃能人人尚武。使將弁有學而士卒無學，必不能收指臂之效，是非使士卒同受教育不可。然漫無階級安所得合格之學生，與之講戰守之方略，是非多設初等小學不可。然軍事雖可訓練而成，海軍究以習慣爲便。以内地人民與海濱子弟較，其狎習風濤海濱必勝於内地。可以斷言，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是非就奉直東江浙閩粤七省瀕海之地，多設初高兩等小學不可。然海濱居户，生計惟漁，人情瞢於遠圖，狃於近利，以子弟入學肄業，求不可必得之報於將來，而先失其目前治

生之佐，必非所願。昔故大學士左宗棠奏請編沿海漁團，彼不識字之漁人且以爲有用矣，況更令驅之使學乎？是宜變通各國成例，此初高兩等均行義務教育，於初等則强迫漁户子弟人人入學，於高等則必以初等畢業人數之三成入學，此以播種植苗之法爲養成士卒之用。一沿海七省酌設商船專學。蓋并初高兩等小學六年或七年畢業，雖有中學爲遞升之階，如其資性體格不宜軍學而不爲之所，於人民父兄遣子弟就學之心理勢必有所妨礙，且其人即不習軍學，但於駕駛管理諸法稍有根柢，亦足供將來之需。故商船專學，其程度宜兼高等小學及中學，其學科宜與海軍中學略有不同。海軍中學須兼注重於游弋攻守，商船專學但須注重於駕駛管理，三年畢業，覆加考察。如是則進可令爲兵，退亦可聽爲商，亦猶陸軍之後備矣。臣請更陳其辦法，夫初等小學視内地普通小學例，每學約額六十至八十名，建設費每所約須銀八百圓，每省百區，三年平均計，每年約得學生七千人，三年後每省得畢業生二萬一千人。合七省計，歲得四萬九千人，三年後七省得畢業生十四萬七千人。需建設費五十六萬，常年經費每一所約須三百圓，合七省計歲需二十一萬圓。此項學校即就沿海七省責成督撫籌備的款，督率各地方限年分設，爲官立之校。其中學兼高等小學之豫備，每省一所，建築設備費約銀十五萬圓。商船專學兼高等小學者或先合閩粤爲一所，江浙爲一所，奉直東爲一所，建築設備費須二十萬餘圓，合計十校建築設備費約銀一百七八十萬圓。歲費每校十五萬，約一百五十萬圓。此十校者商船專學可於辦成初等小學後第三學年建設，海軍中學可於商船專學成立後建設，海軍大學期於中學畢業前二年建設，南北洋各一區，北洋須能容三省中學畢業升入之學生，南洋須能容四省中學畢業升入之學生。規制宜閎教科宜備。每區建築設備殆非五十萬圓不可，歲費殆非二十餘萬圓不可。約計資性明敏體格强健之學生，自初等小學三年高等小學三年中學四年大學豫備一年大學三年層遞而升。十四年而畢業，更出洋游歷或留學一二年，凡十六七年而將弁之才成。其人自八歲至十歲就學學成年壯正可有爲，此爲將士人才之計也。近世論中日强弱之根原者曰：日之所以强，變法從工入，中之所以弱，變法從兵入。本末易位，緩急失宜，始謀不臧，終效乃判，識政治者以爲知言。中國初亦於福建設船廠，江蘇湖北先後設槍炮廠矣。無論沿用舊法，工藝不精，即使能精，而以一船廠兩槍炮廠供全國海陸軍之用，恐日夜製造，積以十年尚不足成一隊之艦，備十年之戰。爲速成計，必仍主船炮買自外洋之説。查日本變法圖强，興練海軍，在我之後，自其大興工學，獎設工廠，艦炮悉能自造，戰鬥巨艦間有購自英國者，然每定造一艦必派正科大學曾習造船科之學生前往監視，非徒防人之以下駟充數也。亦藉以增造船之經驗，歸餉其後來之學生，使工學自得其師資，國財不至於濫溢。今我國從前海軍購艦購炮所輸於歐洲各國者，已不下數千百萬，未嘗一謀自主之方。今規復海軍而仍不自爲計，是欲憑藉以建固圉之威者，長此仰息於他人，而締構以善利器之工者終古絶望於本國。西人論海陸軍爲一國實業教育發達之代表，今謀海軍，而艦炮所資唯倚外人，是竭本國人民之資財爲他國工業之代價，巨竊痛之。臣愚謂宜一面飭福建船政專重造船，慎用名師，廣教學生，講求新法；一面飭照前兩江督臣端方所擬設之工科大學先設豫備科，後設本科，注重軍工，即就上海製造局爲實習之地。一面飭擴充湖北上海槍廠，一面獎勵凡能造船之商廠，指令分任精造兵艦所需之機械，授圖定式，驗力程功，人苟各專一藝之長，我即可集衆長之效。即炮身炮彈槍筒槍彈亦可分令承造，按其所有機械每日能出之數，由官授式，監督驗收。工獲競争之利，即懲勸有所施，官嚴約束之方即流弊無所出。一面飭於各省産鐵地方興鍊鐵廠，江蘇徐州利國監之鐵，宋已著名，産同大冶。臣嘗訪求諸湖北鐵廠經理人，亦云利國鐵質至佳，誠得貨本三四百萬即可開鍊鋼鐵，何況山西煤鐵富甲天下，但得農工商部實行提倡保護補助獎勵鼓舞衆商，又爲之酌税則之宜，謀交通之便，工商之業豈有不蹶然而興者。如是則料爲中國之料，工爲中國之工，造成之艦炮爲中國之艦炮矣。此爲艦炮製造之計也。綜計以上兩端教育費分十五年規畫，第一年沿海初等小學七百所，約須建設費五十六萬，第二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二十一萬，十五年凡三百十五萬；第三年建設商船學校三所，約須六七十萬，第四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三十萬，十二年凡三百六十萬；第四年建設中學，約須一百五萬，第五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七十萬，十一年凡七百七十萬；第八年建設大學，約須一百萬，第九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五十萬，七年凡三百五十萬。總凡十五年建設費三百三十一萬，常年經費一千七百九十五萬，統凡二千餘萬。製造費分十五年規畫，凡福建船廠湖北上海槍廠擴充費約須二三百萬，擴充所須常年費未能豫計，約二百萬；工科大學設備費約須三十萬，每年經費約須十餘萬，十五年約須一百六七十萬；徐州山西開礦以提倡補助法行之，約須二三百萬，計亦達一千萬之外，合共須三千數百萬圓。以數論，則三千數百萬圓，視今日籌備所須一千八百萬兩，幾增十分之四，以力論，則今所籌備者九年，以十

八行省平均計，每省歲籌不及二百萬圓，力以分多而見輕，事以豫久而益立，此籌備經費之計也。抑臣更有請者，則親貴子弟必相其年齡，使歷京師高等小學，而海軍中學，而入大學。庶平日儕伍士庶，共競長於學問之途，臨時任用將弁得不謬於臂指之使。歐洲各國太子無不習海軍者，此與中國三代時元子入國學之制正同。而俄之大彼得圖創海軍，且投身他國船廠，練習工藝讀歐史者，至今以爲美談。朝廷誠銳意圖强，尤不可不注重於此。顧或者謂外侮之來日劇，協謀之患孔多，不有海軍不可爲國，十五年之豫備爲時太迂。臣之愚則以爲惟其劇也，尤不可不鞏其基，惟其多也尤不可不厚其備，使以爲劇，以爲多，而急遽張皇，猝求速效，恐將士以非所習而不精，艦炮以非己有而易竭，計慮不密適以長强鄰玩視之心，防守未完詎足折彼族方張之勢，昔勾踐報吴，謀之二十二年，普魯報法，且歷六十餘年。彼陰鷙梟桀之君相，豈伈伈倪倪甘爲人屈哉？范蠡有言，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完不可强成。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也。古語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臣伏願我皇上廑敵國外患之憂，勵卧薪嘗膽之志，勖戒海軍大臣重慎圖之，若教育未興人才闕乏，即有堅艦利炮，誰能用之，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經傳所言，良足爲戒。不僅民力已窮撙節而用之爲可念也。臣世受國恩，涓埃未報，方深君憂臣辱之恥，豈有畏難苟安之心，唯審量時局，粗有見聞，曷敢不以千慮之愚，供邇言之察。是否有當，伏候聖明采擇施行。臣不勝戰栗屏營之至。

《教育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五期《論簡易識字宜先定爲義務教育》　嗚呼！中國全國教育，其惟望此簡易識字學塾爲一綫之轉機乎？由今日教育現象默許教育前途，竊疑普及之説，雖期以百年而不可必矣。微特不能普及，即欲推廣，亦智盡能索，微特不能推廣，即欲保持，亦瞻顧徬徨而覺其不可恃。若是者，不能不咎興辦之始，一切未審思熟慮，統籌預算，而遂趨此斷徑絶港，窮無復之之一途也。

言一國之教育，必以一國之社會爲本位。社會程度高下，教育爲之；教育程度高下，何嘗非社會爲之。譬如鳥之兩翼，并奮迭起，遂具冲天之勢；若只翼獨張，未有不墜地者也。慕他國學制之美備，而忘其國社會之程度，遂貿貿焉以例吾國，可乎？曩嘗與某公論學制，頗持減短年限之説。某公作色曰：他國六年八年而不足，我國五年而猶以爲多乎。某公者，於教育法令頒布之始，亦嘗與聞其事者也。

吾國社會駸駸日上，安知無受六年教育而猶以爲未足之時。若在當日，學制雖極單簡，而果能實行，果能普及，吾知中國教育進步，有欲遏抑而不能者。學制雖極美備而不能實行，不能普及，吾知中國教育退步，有立見其顛蹶者。先普及而後加高其程度，其勢也順。先高其程度以謀普及，其機必窒。今日之現象，固顯然可睹矣。

曩者學制曷嘗爲普及計乎，曷嘗有普及之觀念乎。姑就現有之學堂而統計之，知興學者心目之中，但有莠民，無愚民也；但有城市，無鄉村也；但有世家士族之子弟，無斯養走卒之孥息也。噫！亦知此爲同國人類、同入國家户籍民數者乎。今籌備立憲，始有人民識字幾分之幾之令。此鄉村愚民、斯養走卒將入分數而并計之乎，抑仍屏之於不齒乎！將重其負擔，必受教育五年六年乎，抑使知人民有受國家教育之義務，而先之以至簡極易者乎。

法令者，皆合强迫之意者也。强迫者，就義務言之，非就權利言之也。惟人民不能盡之義務，不可定爲法令；有義務無權利者，不可定爲法令。若所盡義務，至少者一年而止。而趨法令識字之義務，即得社會識字之權利。固與五年六年而成效不可必者，不可同日語矣。

舊社會心理，所以使子弟就學者不過兩端：一曰科舉仕進，一曰稍識字義而已。惟人不能盡趨於科舉仕進，故以科舉仕進創者，必不普及，以此爲人民之權利，而自由趨赴者也。人不能不稍識字義，故以稍識字義創者，可以普及，以此爲人民之義務，而可用强迫者也。强迫之令，必曰某人不就學即罪某人之父兄，是固難行矣。若先正其名曰：此國家之義務教育，人民之盡此義務，與其納租税等，是未見爲不可也。

事苟令二十二行省四萬萬人民而一之者，必先使人民確認此事之爲義務而後可。事雖簡易，至合衆多之數，即非簡易。七年籌備，而有二千萬人之事，此非全國人民之心志齊一，必不能舉也。正其名曰義務，則上以是令，下以是勸，皆爲有力。庶急起直追，或竟以此七年，而使普及教育之基礎鞏固而可恃乎。是故昔之教育，普通人材之教育也。今之簡易識字，普通人民之教育也。無普通人民，則普通人材之受社會牽制，至於顛倒偃側而無可爲力者，亦今日之已事矣。

或謂一國人民而僅僅識字，不可謂之有教育；識字者僅二十分之一，不可

謂之普及教育。然吾之爲是說者，豈謂一國教育，識字之外無餘事乎，又豈謂九年籌備之後，更不必言教育乎？且僅僅識字，固不可言教育，若并不識字，又何以言教育。持論過高，而使社會不能相應，此正我國受病之總因，小學五年學制之所由來也。

或又謂憲政無取乎識字。英國大憲章之頒布，當時與議者，固有不能自署其名者矣。此其說吾固無以難之。曩者請速開國會，僕亦嘗自署其名也。然欲問開國會後，人民當識字乎，永不必識字乎？九年籌備之令未下，即謬爲不識字者代表，充議員之數，亦竭忠盡能焉可已。籌備之令下而復創此說，則是利不識字者多數。而吾以少數之人，據全國多數人民所應共享之權利，又必不敢也。

要之，簡易識字必於憲政有益無損，於教育有益無損。故吾願揭簡易之旗，以奔告全國之人民曰：識字者，世界人民所必要也；識字者，吾國憲政之代價，人民應盡之義務也。又揭簡易識字之旗以奔告全國之教育界曰：此非教育，而教育之始基也，此與現行之教育必不相妨，而以相成也。此期於十年之後，與現行學制漸趨漸近，而入共同之一途也。又揭簡易識字之旗以奔告全國之政法家曰：此至簡極易，教育，惟此一途，冀有成效之可睹爲人民所信用也，此人民義務將於此發其端也；此人民法政思想之導機，充補之者，公等之責也。嗚呼！熱心憲政，熱心教育者謂何如耶。

陸費逵《教育文存》卷四《男女同學問題》 男女共學之利害，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就種種方面觀之，則分校爲正則，共學爲權宜，二者當兼採之，不可拘泥也。

主張分校之理由：男女有別，不可混爲一處，一也；男女性質不同，教科當隨之而異，二也；男女處世地位不同，所需之知識技能亦應各異，三也；男女體力腦力有强弱之分，共學不免有仰企俯就之弊，四也。

主張共學之理由：十二歲以下之兒童，腦力體力，男女無大差異；情竇未開，決無嫌疑；況男女性質不同，正可藉此調和，男受女之感化，可變温和；女受男之感化，可期活潑；交際既慣，成人之後，可無羞澀退縮之患；此學理上共學之理由也。分校則人才經濟諸多困難，共學則無此弊；貧僻之區設一小學已屬勉强，斷不能再設女校，若不令共學，女子必無可肄業之所；强之分立，不惟女校不克成立，男校亦必受其影響；況極貧之區，并一校而不能設立者，比比然乎，欲不令男女共學，是無異不令女子受教育也。此事實上尤必共學之理由也。各文明國，中學以上多不共學，小學則未有絕對不共學者。風俗固有不同，而事實上亦有不得不然者在也。（歐洲古代宗教教育係絕對不共學）

今之反對男女共學者，多以男女有別爲詞。不知髫亂之年，有何妨礙。吾國社會風氣，小學堂男女共學，固未嘗絕對的反抗。即科舉時代言之，十二歲以內之女子，出外就傅者，亦數見不鮮。惟講道學者，泥於古訓，女學已聽不欲，男女共學，更視爲有傷風化。故部章訂明「女子小學堂與男子小學分別設立，不得混合」（女子小學堂章程立學總義章第二節）。然欲普及教育，則事實上決不能行，徒令辦學務者困難而已。

雖然男女共學，固非絕對的無弊害也。十二、三歲以上，情竇漸開，色情感動在所不免，不惟道德上可慮，亦衛生上之大問題也。主張共學者，不可不知。任共學之學堂堂長教員者，尤其注意。

余固反對絕對的分校說者，亦非主張絕對的共學說者。竊以爲初等小學學生，以十二歲以下爲限，應不分男女一律收納（近見男女共學之小學堂，限女生年齡而不限男生，頗非善法。余意男女均應限制。萬不得已，寧限男生而不限女生）。高小以上，自應分校，然若十分貧僻之處只能設一單級高等小學者，仍當共學，免令女子失學（力能設二級，即可設男女各一單級）。蓋即十二歲以上之男女共學，苟管理得宜，其害甚小。若坐視女子失學，則其害百倍於共學也。

男女所需之知識技能固不相同，然其不同者，特女子之家事、裁縫而已。此二者，可特別另課女生，并無困難也。

《教育雜誌》卷二·一期《論今日學堂之通弊》 教育得道，則其國强盛；教育不得道，則其國衰弱而滅亡。此一定之理也。蓋教育得道，則民智開，民德進，民體强，而國勢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則民智塞，民德退，民體弱，而國勢衰亡矣。然則欲救危亡而期强盛，無他，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

三代教育，頗稱美備，文化日進，國勢日昌。秦漢以還，愚民之政興，教育之道失。近數百年，重以帖括之毒，民智、民德、民體胥不堪問，而國勢日蹙矣。辛壬之間，創巨痛深。明詔興學，設專部，明考成，上下協力經營，十年於茲，成效仍未大著，而風潮迭起，學風日瀉。社會之人，恒視學堂爲畏途，目學堂爲無用；承學之子，學不足以應用，力不能以治生，則相率而去之。普及既不可期，人材亦難輩出。此弊之顯見者也。而體力日弱，道德不振，勤儉之風漸泯，即此數事，已足使民智、民德、民體日以退化，靡所底止，更何望以教育救危亡耶？說者以爲此立法之未善也，行政之不當也，社會之信用未孚，阻力多而助力小也。

此數者，余非不表同情，然即今日之行政、之法令、之社會，苟主持學務者，辦理得宜，未嘗不可有所爲，雖不能與諸先進國頡頏，亦當成效漸著，樹民智，民德、民體之基，何至呈今日之現狀，如上所云云也。

記者愚見，以爲今日教育之無成效，由於學堂辦理之不善，非盡出於立法、行政之不善也。而學堂辦理之不善，有設備不合者，有管理不合者，有教授不合者。而其不合之原因，則辦事者學力不足，熱心不足，因循敷衍，誤會失當爲之也。今姑就所聞見，分別述之。主持學堂者，其察焉。已校有之，則請不棄刍蕘，速圖改良；已校無之，則請用爲殷鑒，勿蹈覆轍。余固望所言之非事實，尤望任事學堂者更有勝此之改良也。

一、設備上之不合　無論興辦何種事業，設備不可不完全。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教育者，制造國民之工場也。先利其器，顧非至急之務乎？教育上之設備，不外三端：選校地一也，築校舍二也，置校具三也。三者不完善，則事未由舉，而管理、教授無所施矣。

今之學堂，除一二經濟寬裕、辦事人深明教育及具熱心毅力者外，設備完全，不可多見。言乎校地，則湫下卑濕者有之；設於戲園酒館之旁者有之；設於公所會館及丙舍之中者有之；面積狹小，不能與學生數比例者有之；無操場，或有而不敷用設備，又不完全者有之；溝渠不治，雨後積潦多日者有之。言乎校舍，則力不能建築者，實居多數。此爲經濟所限，無可如何，不能責其建築也。然即改用舊屋，獨不能多開窗牖乎？不能略行改修乎？讀各省視學報告，校舍之光綫不足用，空氣欠流通者，實居多數。如此之校地，如此之校舍，竊恐不能養成國民，適足以制造無數近視眼，增傳染病之流行而已。至於特別教室，屋內操場，雖非萬不可少，然有之而效用實大。今之學堂，備此者果有幾校乎？更無論學校園矣。夫校地不適，校舍不備，非惟影響於學生之身心，管理教授，窒礙殊多。講學務者，盍注意焉。

校地校舍之不適用，猶得委之曰：財力不及，無如何也。若校具不完，裝置不備，主其事者，實尸其咎，所費有限，安能盡諉之財力哉？況常用簡單之校具，尚可自制乎？校地校舍之害，猶間接而不易見；校具不完，裝置不備，則將直接影響於教授。學生學識之確實與否，技能之能用與否，胥賴乎是。如教授博物而無標本，教授理化而無器械，教授地理而無地圖，教員教授之法雖精，學生決不能領會無疑。然標本、器械、地圖，猶得曰，費款稍巨，不能必致也。吾見夫授地理者，地圖非不備也，然不以張示學生。細詢其故，則以未備挂圖之釘，張圖之杆，故不能懸之耳。嗚呼！一釘一杆，豈亦非巨款不能致乎？征之事實，則無博物標本者尚鮮，無本地生物之標本者實多；無理化器械者尚鮮，無自制之藥品者實多；無地圖者尚鮮，無張圖之杆若釘者實多。豈果財力不及哉？實不知其術，或知其術而不肯措意耳。

二、管理上之不合　管理之術多矣，小學與中學異，中學又與高等大學異。欲說明之，更僕不能盡也。今就近日學堂之通弊言之，避縷述之繁，列表如下。

甲　對於校務

1. 表簿不備。
2. 編制不善，科目時間不合教育原理及該地情況。
3. 經濟濫支，預算不明。
4. 教具不善保存。
5. 分任職掌不當。
6. 職員會無實際。
7. 監督、校長不常在校，或不勝任事，權不統一，或任其廢馳。
8. 選任教員或徇私，或慕名，不能勝任愉快，且招學生之輕視。
9. 職員學識太低，舉動不合，招學生之輕視。
10. 放假太多，或太少。

乙　對於生徒

1. 無訓練。
2. 過於嚴厲，或過於放任，不能寬猛適中。
3. 飲食求豐潔，衣履期雅觀，校役供使任，致學生無勤儉之風，更或恥於操作。
4. 舍監不勝任，或宿舍分散，管理不周，釀成種種惡習。
5. 賞罰不當，甚至因賞而啓學生驕傲之心，因罰而令學生廉恥墜地，安於爲非。
6. 小學校不措意於監護兒童及校外管理。
7. 濫施體罰。

丙　對於衛生

1. 採光換氣之不注意。

2．不注意清潔，掃除不得法。

3．飲食不合衛生，不知監察厨房，任其以腐敗之物充數，更或任會計舞弊。

4．不預防傳染病，不慎選校醫。

5．不注意生徒坐立之姿勢。

6．几椅不合生徒之身長。

三、教授上之不合　教授功課，以教員之學識輸入學生腦中。苟教員有學識可授，宜若簡易而無所難也。然遍觀我國大小學校，其教授得道者，寥若晨星，貽誤學生，騰笑外人。推其不合之由，則半由於校長、監督措施之不當，半由於教員學識經驗注意之不足，而視學堂如傳舍，盲管理焉，盲教授焉，不肯研究其理法，不肯措意其誤謬，則其不合之主因也。

何言乎校長、監督措施之不當也？教員之教授，不能無所秉承，無所遵循。而爲一校之主者，厥爲校長、監督，章程之訂改，行政之從違，無一不惟校長、監督之命是聽。今學堂最爲教授之礙者有五：無教授細目，則教授之進行不能預定，不能依學期而卒業，或未及期而甲科已完，或已及期，而乙科課未及半，升學固多不便，知識尤難完全。一也。無教授周録，則教授進行之迹，無由得見，細目適用與否，亦未可知。二也。選擇教科書不知注意，或一任教員之便，或震驚審定之名，新出之良書，不知採用，抱舊本爲無上鴻寶。上海之學堂，尚有用《地球韵言》、《普通學歌訣》者，内地更可知已。夫學堂用不良之教科書，無異軍隊用窳朽之軍器，始基一誤，遺害終身。三也。一人之知識有限，教授之統一尤難。集思廣益，莫善於教員會，觀感研究，莫善於教授批評會。今之學堂，有教員會而認真行之者，百不獲一，批評會更闃無聞焉。此教科所以不統一，而教授所以鮮進步也。四也。中小學校，濫用講義，勞而寡效，爲害甚大。然用否之權，操之校長、監督。苟校長、監督主用教科書，教員亦必不能强用講義。蓋編講義，大率成於倉卒，不及著書者之審慎，而善寫印刷，又不及書肆印刷之工。無論何處講義，鮮有不内容訛誤，刷印模糊，誤己以誤人者。五也。蓋教授之事，待於管理者半，校長、監督實尸其責；待於學識教法者半，則教員之務也。

教員之於教授，爲其職所宜盡。教授不善，直教員之素餐，無可諱也。而其不合之由，有其不能者，有其不爲者。學識不足，教法不合，所謂不能也。然自揣不能，即勿厚顔擁皋比，以誤青年而誤國家，不能以不能自諉也。預備不足，修養不善，不肯研究，不肯參考，所謂不爲也。不爲者直有心誤人子弟，其罪尤不可逭。余嘗參觀上海日本小學校，其教員之周密懇切，令人敬服。每參觀一教室，輒覺若有所失。而反觀我國學校，則佳者固非絶無，而教員敷衍者，實居多數。選材之不適當，程度之不適合，注意之疏，應用之缺，未嘗不廢然而掃興也。

嗚呼！教育之關係國家如彼，我國教育之現狀如此，豈我國人爲天賦之劣種乎？何他人之良法美意，一經易地，則橘變爲枳哉？蓋草創之始，濫竽者多，而指引無人，監督無人。其呈此現狀，又何足怪！記者屬稿之際，適見學部有檢定教員章程之頒布，苟實行之，則吾國教育庶有豸乎！

《教育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三期《論簡易識字學塾》　國家以其民知識之不足，乃設教育；又以其民不能受同等之教育，乃分小學、中學、高等、專門種種等級。論其目的，關於知識者大抵皆同；關於造就者，各類各異。惟各類之等級既定，則何類之教育，當受何種之知識，井然畫然，不可混淆。後進之國，以其國勢之急，民智之陋，不能驟得井然畫然之成效，或於種種等級之外，別設補習科及特別機關，以促進國民之程度，要當不亂種種之等級，俾得殊途而同歸。何則，其目的各有在也。

小學者，普通知識發生之地也。無論士農工商，貧富貴賤，忝有子弟，莫不當受此教育，所謂國民教育者非歟。國家既設此小學，以爲國民教育，則其爲全國教育之基礎，關係重要，不當更有類此之教育，以妨阻其進行。即以今日之國勢民情，有非僅此小學足以盡國民教育，則當於小學之外，別設補助機關，不當別設與小學類似之學堂，以淆亂此重要之基礎也。

歐美各國皆以小學校爲國民教育，人無男女，必畢業於此。月納學費極廉，其多者亦不過當華幣二、三角，故無論何人，罔以學費艱困而失學者。若德國則爲寒畯子弟計，特設貧民小學，使及齡兒童無力就學者不致有失學之虞。其目的程度與尋常小學同等，故其收效，不特於國民教育毫無妨礙，且相得而益善。日本之國民教育大抵與各國同。第以教育革新，力圖普及，多設補習之校，若半日學堂、夜學堂或補習學堂之類，多編補習課本，若壯丁讀本、少年讀本或補習讀本之類，以爲年長失學及小學畢業後改業他務者補習之用。其法至善，其效至宏。吾國事事效法日本，獨於此制不之襲，而有簡易識字學塾之籌備，異哉！吾挾此制以求之日本，日本固無之；求之歐美各國，歐美各國亦無之。試就其重要之點，一論利弊，或亦教育家所許我也。

（一）目的　奏定簡易識字學塾章程第一條，簡易識字學塾專爲年長失學及貧寒子弟無力就學者而設。學部奏折内稱，欲以輔小學教育之不及，而期以無人不學爲歸。又云，庶貧寒子弟及年長失學之人，皆可節縮其操作之光陰，以從事於修業，庶無就學困難之弊。夫國以民立，民以國存。則同是國民，不應有貧富貴賤之歧視。國家之設小學教育也，凡及齡之子弟皆當受此教育，即有無力讀書者，國家一時雖不能强迫就學，亦當籌設與小學同等之學校，以教育此項國民。若今日各國之貧民小學，其用意猶我國舊日之義塾，免其學費，改其課程，寒畯子弟自然奔集。要之國民縱有貧富之不同，教育不能因貧富而異視；學校可有貧富之不同，知識不能因貧富而異程。今乃大聲疾呼曰：貧寒子弟只能受簡易識字之教育，不當與富家子弟同受完全小學之教育。試問此貧寒子弟，同此圓顱方趾，同此五官百骸，僅以貧故，不令其有普通知識；僅以貧故，不能與他國民同受應有之普通知識；僅以貧故，終其身不能與富家子弟列於平等地位。嗚呼！人生何不幸而生於貧家，又何不幸而有貧父母乎。章程又言，三年畢業後，可升入初等小學。則此項學生在三年之前，貧寒無力，只能入簡易識字學塾。三年以後，何以忽能入初等小學。今昔貧富之不同，固如是其易變乎，此目的之問題也。文明各國本無所謂年長失學之人，獨我國數千年來爲科舉貽毒，一般絶望於科舉者并區區識字而棄之，遂致今日所謂年長失學之人居大多數。丁此預備立憲時代，誠不能不急謀補救，以維國本。則宜廣設半日學堂、夜學堂、星期學堂、夏期講習會、冬期講習會及各種補習所，俾各地之人就近肄習。乃學部不提倡此項學堂，而斤斤於簡易識字學塾，今日一通飭，明日一嚴札，抑若此學塾之緊要，尤在於小學教育之上，他學校可從緩，此學塾斷斷不可從緩者。殊不知年長人之心理與兒童迥乎不同；年長人之失學與兒童之未嘗就學，亦迥乎不同。强率年長失學之人，與貧寒子弟，同習於簡易識字學塾，其不能融洽也可知矣。況以半日學堂、夜學堂諸名詞，號召年長失學之人，名義上適合其心理，尚易收聞風興起之效。若簡易，若識字，彼年長者必曰此簡易，此僅僅識字，吾優爲之。轉致自撫須眉，因慚生阻，則當局者又將何以勸之。無怪乎已設之簡易學塾，類以學齡兒童充塞其間，教育年長失學之目的未達，小學教育反生種種窒礙矣。當學部立法之初，欲以簡易識字學塾輔小學教育之不及，今則應小學教育之國民，圖目前之簡易，甘爲貧寒子弟，投入簡易識字學塾。欲以「簡易識字」四字招徠年長失學之人，今則年長失學之人，轉因此四字而裹足。此目的之又一問題也。

（二）程度　奏定簡易識字學塾章程第一條，年長失學，急於謀生，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畢業，均可聽便。家貧年幼，自以三年畢業爲宜。第二條，三年畢業者得升入初等小學第四年。查我國教育制度，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循序而進，行之有年。往歲有變通小學章程，將初等小學分爲三年簡易科、四年簡易科、五年完全科，改良舊制，薄海便利。夫貧寒子弟入簡易識字學塾，定章既云，以三年爲宜，則此項學生明明可令入三年簡易科，何必又設此簡易識字學塾。既入此簡易識字學塾，則其程度明明與小學三年簡易科不同，何以畢業後又得升入初等小學第四年。小學三年簡易科以修身、國文、算術、體操爲主課。簡易識字學塾既無修身、體操兩科，算術則每星期止一二小時，何以畢業後遽可與初等小學生同升四年級。豈貧寒子弟，資産雖不及初等小學生，而腦力識力固優於初等小學生萬萬耶。他科姑勿論，如從未練習之體操科，遽令躐等三年，而從事於四年級之教授，於理合乎不合，於事能乎不能，非敢知也。至於年長失學之人，知識之優劣，往往因閱歷之深淺，異其程度。集無數異程度之人，同坐一堂，授以同程度之教科，則必程度較高者，伏案思倦，或且望望以去，程度較低者，因之生種種牽掣。部章雖定分班教授，或用單級教授法合班教授，吾恐此中艱困，有非可預知者在。此程度之問題也。

（三）課本　奏定簡易識字學塾章程第五條，課本分三種，一種三年畢業，一種二年畢業，一種一年畢業。學部奏折内稱，第一種六册，以教家貧年幼之兒童，以識字爲主；第二、三種則稍重文法，以教年長失學及粗能識字之人。學部咨京師督學局文，此項課本爲國民教育之本源，關係至爲重大。竊嘗取部編第一種課本讀之，由單字起，遞進於短句、短文，純乎爲初等小學前數年之課本。第二、三種，則自單句以至短文，與第一種之後數册相類。而第一種例言，稱爲簡易識字學塾及三年簡易科初等小學堂之用，與奏折内所稱教家貧年幼者之語不符。第二種例言，稱以教年長失學之民，與寒畯之家力不能入初等小學者之子弟，又與奏折内所稱第二、三種以教年長失學及粗能識字者之語不符。同一法令而彼與此異，前與後異。互異之點，又無取消之明文。試問奉令籌辦者，將何所適從耶。況三年簡易科，明明爲初等小學之一種，則其課本，何不名爲初等小學三年簡易科國文教科書，而必借用此簡易識字課本。揆其内容，明明與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相同，又何必以「簡易識字」四字以炫人。其第二、三種，在編

者已盡力迎合年長失學及貧寒子弟之心理，故其文字，似俗非俗，似古非古，似深非深，似淺非淺，顧猶詡詡然曰頗稱合宜，曰士林稱便。是殆記者昏憒，否則亦妄言誣人耳。據咨文所言，此項課本，爲國民教育之本源。既曰本源，則一切教育，皆將由此發生。不特奏折內「輔小學教育之不及」一語互相矛盾，深恐自今而後，小學教育不得爲國民教育矣。小學國文教科書，不得爲國民必讀之書矣。入簡易識字學塾，讀簡易識字課本者，即謂之已受國民教育，可乎不可。此間得失關係，誠爲重大。立法諸公，尚有以善其後乎，此課本之問題也。

嗟乎，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賢者所難能。合羣策羣力以研究之，改良之，自足以適時用。記者管見，以爲簡易識字學塾未嘗不可籌辦，惟其辦法當參仿半日學堂夜學堂之例。第一種尤足妨礙初等小學，宜收回成命，以保全國民教育之基礎。至於課本之編纂，宜以日本之仕丁讀本、少年讀本、補習讀本等書以爲模範，其目的當注重於年長失學及小學校畢業後不復入正當學校者。刍蕘之獻，願世之教育家共與討論之。

《教育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二期《論改良私塾》　往者學校未興，舉國兒童就學之地，皆私塾也。其課本則四子五經，其成效則背誦章句。父兄以是詔其子弟，國家以是勖其人民，成法相沿，牢固不拔，人莫能知其非，亦莫敢斥其非也。自興學之說流溢全國，而私塾之弊亦漸爲當世所詬病。自好之士，身處其間，恐無以爭存於世，欲勉與興論相周旋，於是改良私塾一說，亦漸爲學者所稱道。本年學部更明定章程，爲之董勸。此其事之利害得失，固漸有一研究之價值者矣。在主張改良私塾之說者，不出二端：（甲）學堂未能遍設，是迫於財政之困難也。有私塾補其不足，是公家無毫毛之費，而學堂之數驟增。（乙）私塾之設備，誠不及學堂，然在學堂未遍設以前，私塾之教育雖未完具，究勝於無教育也。茲二者，類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使私塾冒學堂之名，而不必有學堂之實，則皆此二說階之厲也。

夫國家之大政大法，非以齊一國民，使共出於一途者歟。是以億兆民庶之從令，當使如五官百體之從心。今之爲政者，既無確定之政見，又鮮號召之能力，故政施而效不至，法定而令不行。吾國興學十年，而受教育之國民，猶不及百分之一，此其故由於疆土之廣，人民之衆，風氣之殊，財政之艱。主持教育長官，既憂教育之現象，未有以進於前，又不知從根本求之，於是自相矛盾之政策，支支節節之法令，乃如牛毛而起。完全小學之不足，而益以簡易科；簡易科之不足，而益以簡易識字；簡易識字之不足，今又益以改良私塾。其責效之心愈急，其遷就之法愈多。窺其意，豈不曰吾固有甲乙二說，爲改良私塾之後盾乎。然所謂國民教育者，當必有一定之限。國民受同等之教育，如獲享同等之權利。故義務教育之年限，五年可也，四年、三年可也。如以國力未充，即縮短至於二年、一年，亦無不可也。惟必有一定不可逾之恒軌者。既同爲一國之民，當使受同等之國民教育。今小學有五年、四年、三年之制，而未嘗明定孰爲義務年限，已不足以齊一國民，使共出於一途矣，況又重之以簡易識字，而淆之以改良私塾。處此絕續之交，簡易識字一說，或有可以成立之理由。若改良私塾，謂足以輔助學堂所不逮，竊期期以爲未可。而其足爲教育前途大梗者，尤莫如部定章程。

查癸卯奏定學堂章程，其初等小學總義章第六節，認爲私立初等小學堂者，計分三項：

（甲）一人出資，獨力設一小學堂者。

（乙）家塾，招集鄰近兒童附就課讀，人數在三十人以外者。

（丙）塾師設館，招集兒童在館授業，人數在三十人以外者。

以上三項，如乙、如丙，皆改良之私塾耳。定章者恐其有妨於學堂之進行，既限定其人數，又必責令遵官定章程辦理，而始與以學堂之名。是以通變之中，仍寓制裁之意。今之改良私塾章程則不然，名曰私塾，而許與學堂享受同等權利，設爲集驗之說，開其升學之途。然其實不得與學堂等類齊觀，則有如下所述者：

（甲）小學堂體操爲重要科目，改良私塾無體操（章程十一條初等課程爲修身、國文、讀經講經、算術四科；高等課程增歷史、地理，其屬於高等改良第二級，始命酌增體操、格致）。

（乙）小學堂教授管理諸法及小學規則，施諸第二級，而不必施諸第一級（章程第十一條初等改良第二級第二項參用初等小學教授管理法，并施行初等小學規則；高等改良第二級第二項參用高等小學教授管理法，并施行高等小學規則）。

（丙）小學堂雖有數等，其畢業期限要不能與定章相背，改良私塾，以各科課本教授完竣爲畢業期限（初等改良第一級第四項；高等改良第一級第四項）。

有此三異，而准考試、准其升學則同，於理論已不可通矣，且其所謂畢業考

試者，欲按照小學學科程度舉行（章程第十七條）。平時課程既未完具（如甲），吾不知羌無故實之私塾學生，將何所憑藉以勉副省視學、若勸學總董、縣視學之責望也。且議者獨未悉吾國教育之現象歟。學堂以限於經費，誠未能遍設於窮鄉僻壤。然即已設之學堂試一視察焉，則知教育之濡滯不進，關於學堂之少者半，關於學生之少者亦半。蓋各屬所主辦之學堂，其每級人數以定章六十人爲例，多者十僅七八，或才五六，少者乃不足十之二三焉。欲單級編制，則教員爲難；欲多級編制，則經費有限。所望者生徒日衆，可稍減事實上之困難耳。今日令私塾與學堂同受法令支配，國人愚昧者多，各挾其鄙視學堂之成見，而幸有私塾一說，爲舊時所深印於腦紋中者，至此忽湧現於目前，與學堂處同等之地位，即令其子弟已入學堂，亦將舍學堂而就私塾。如此，即已成立之學堂，猶且以學生日少，無以支持，欲更行推廣，是却行而求前也。且教育爲籌備憲政之一，自有改良私塾一說，地方人士固不妨持此以涂飾觀聽，凡一切應行興舉之學務，反將藉口款絀遷延不辦，懈國人學業之心，開官吏邀功之路。當此百度維新，誠不宜有此游移之政策。我聞日本有所謂代用小學校者，凡市町村中已有私立小學校，則市町村立小學校之建設，或其一部分之建設，可以暫緩，而以私立學校代用之，此亦爲民力不足計也，而其科目，其教授管理，決不容與學堂異制。吾國窮鄉僻壤，縱一時未能用地方名義遍設學堂，亦應師日本成規，參用代用小學之制。今之所謂改良私塾者，乃蒙馬以虎皮，沐猴而人冠之類，而欲加以法令，使生效力，其如莠草足以亂苗，鄭聲足以亂樂何哉？且事之不可以一蹴几者，宜莫如我國今日之教育矣。然苟專力經營，不容旁騖，十年之後，成效可期。蓋憲政成立，實行强迫教育，則全國之民自同負興學之責任，誠能遵章於五年之內，每四百家設小學堂一所，十年之內每二百家設小學堂一所（初等小學立學總義第三節），以單級小學年費三百圓計（此按江浙情形約計，內地尚可遞減），則五年之內每户所負擔之教育費不逾一圓，十年之內每户所負擔之教育費不逾二圓。如國力、民力與時俱增，則此區區者，不難計日而圖功。今不專循此轍進行，乃復定此非驢非馬之改良私塾章程，徒使學務多生枝節，殊非當世士林之所望也。

雖然吾非主張今日之私塾不必改良也。塾師守其十年前腐舊故智，而喜冒用學堂之名（每過私塾之門，見有懸牌作標識者，或云「四書經訓速成學堂」，或云「中西論孟學堂」，其他類此者，尚不勝枚舉），愚固者不識內容，亦往往送其子弟就學。然而入其室，則几案縱橫，視其書，則講章數册，涕洟滿地，作輟不時。目前强迫教育猶未實行，而使此類私塾與學堂同操教育國民之柄，謬種流傳，遺毒無盡。有教育之責者，固不能坐視而不加干涉也。惟其事當視爲蠲除教育之障礙，非輔助學堂之不足；且應視爲暫行政策，及全國學堂林立，則向之私塾將不待干涉而日見停閉。無所謂私塾，即無所用改良，不亦快歟。

《教育雜誌》一九一一年第五期《論各省可不設存古堂》　古者，今之對待詞也，已往曰古，現在曰今。存者，亡之對待詞也，已往曰亡，現在曰存，時也，人也，屬於已往，雖欲存之而不可得。屬於現在，則其存也，無待他求，太初以逮三代，往也久矣。孰能追而存之？堯舜禹湯文武，往也久矣，孰能起而存之，學術之於世也，亦何獨不然？

雖然，時之往也，紛紛無已，今日之所謂現在者，即他日之所謂已往也。人之往也，生生不絶，今日之所謂現在者，亦即他日之所謂已往也。惟學術之存亡，又與時與人有反切之關係，其適用於時與人也，雖至今存可也。其不適用於時與人也，雖現在不能存也。嗟乎古之學術，非不博碩精微，無如後之能者，日新而月異之，使古之所謂博碩精微者，天然處乎淘汰之列。我國之學術，非不自居先進，無如例之各國，有人什已一人作已伯之隱痛，使吾猶挾此以自夸，以相競，其不能存於現在也，明矣。乃有大聲疾呼，冒舉世不韙之論，抱萬世不移之旨，曰存古存古者，其心大可憐，其事實難以圖成也。

國家之興學也，所以培養一般國民，使適於國家之用也。今日何日，一武裝之和平世界也，一優勝之競争世界也，人今而我古，人存而我亡，有心人方戚戚憂之，乃不知并力圖維，以與人抗，而欲存人之所亡者，以求幸存於斯世，是非悖時，即爲頑固，有進無退之學術，而可如是乎？不意今日各省尚有存古學堂之發現也。

存古學堂之作俑者，爲張文襄，爲湖北省。文襄以三朝元老之資，初督兩湖，繼長樞府，目擊新學之日進，大懼舊學之淪亡，故於湖北倡辦存古學堂，以爲各省之先導，不數年而繼之起者，有江蘇、安徽、廣東、福建等省，甚且規定於學制。學部爲之定章程，頒行各省。初次學部所定之憲政籌備事宜清單，宣統二年有頒行各省一律設存古學堂一項。由是觀之，存古學堂，誠有不能不設之道乎。茲就近日之章程法令，及各省時事，參互研求，竊謂各省於此項學堂，可以不設，請引證而列論之。

一、學部無必設之命令　學堂爲培養國民造就人才之地，應設者設，不應

設者不設。學部爲主持教育之處，不宜有模棱兩可之條。命令爲全國從同之的，不宜有苟且遷延之語。查學部修訂存古學堂章程第五條云：存古學堂每省以設一所爲限，如財力實有不足，暫准緩設。交通便利之處，可聯合鄰省合設一所。夫既曰一所爲限，則他項學堂以多爲貴，存古學堂則一省得一所已足，其非今日急務可想見矣。既曰暫准緩設，則此「暫」字、「緩」字無一定時日之可言，數月可謂之暫，數年亦可謂之暫也。今歲可謂之緩，來歲亦可謂之緩，即至數年數十年後，亦同是緩也。既曰可以合設一所，則并上文，所謂每省一所，亦非必設之説，皎然大明。而所謂聯合省分，一省亦可，二省三省以上皆無不可，是學部明明語人以此項學堂，可設亦可不設也。學部既無意於此項學堂，而又修訂章程以炫惑國民之觀聽者，其爲數衍頑舊學子之計乎？抑牽室於少數主張保存國粹之大老？不得不爲此亡羊告朔之舉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二、各省無可設之財力　風氣初開之際，甲曰興學，而累累之經費已集。乙曰興學，而累累之經費已集，其提倡於官場者，籌募提撥，尤易如反掌。近年各事迭起，庫款支出，雖爲至重要之教育經費，亦盡力裁節。各項學堂不特不能擴充，且有歸并者，有停輟者，有縮小規模者，財政之現狀如是，謂有餘力以建設不急之存古學堂，通國中未之見也。湖北之倡辦存古學堂也，開存古學堂之新紀元，今且以財力不足，經諮議局議決停辦矣。雖有王提學唱維持之説，卒不能敵，瑞督之實行議案，始倡者湖北，始滅者亦湖北，則各省之效尤者，其亦可以廢然近矣。江蘇教育費之缺乏，不忍明論，而存古學堂亦儼然後湖北而成立，其歷史固別有在，今亦以諮議局之議決，將次停辦。雖有樊提學之熱心援救，徒使苟延殘喘而已。湖北、江蘇非所謂文化發達之省乎，各省既因湖北設存古學堂而相率效尤之，則今日之停辦，奚不相率而樂從之。湖北爲東南巨省，江蘇以殷富稱於國中，今且不能維持區區一存古學堂，各省之財力，其果優於湖北、江蘇者乎？苟於無可設法之中，猶得羅掘以濟之，則蓋不移其有用之金錢，以改辦他種專門學堂之爲愈也。

三、各省有不設之機會　學堂之倡辦也，必幾經慘淡，而後有成。後之人苟非萬不能已，而遽起顛覆之，容有所未忍。故其成也，必有可成之機會，其廢也，亦必有可廢之機會。存古學堂至於今日，其可不設之機會，實已熟矣。諮議局爲代表輿論之機關，議員必皆明達時勢之士子，苟援湖北、江蘇之例，以一議決案而消滅之。亦議員所優爲之事也。向者各省督撫，尚尼於提倡者之情誼，不敢有意反對，今則提倡者之墓木已拱，學部之命令又如是遲回，各省之財政又萬分拮據，則已辦者停止，未辦者不復發生，亦督撫所優爲之事也。況去年學部改定之籌備事宜清單，不已將催設存古學堂一項，悉行删除乎？（清單載於本雜志第三年第二期）學部已具如是之決心，各省猶不乘此機會決定不設，夫亦大愚也已。

四、各省無合格之學生　學堂之分初小、高小、中等、高等以及大學，循序漸進，不能躐越也。獨存古學堂無適相銜接之學級，學部新頒之修訂章程第八條，中等科學生，以高等小學堂四年畢業生考取升入，如人數不敷，准甄録讀完五經之高才生，其舊日之貢生生員舉人中文優長者，准考入。夫今日學生畢業於高小，已歷八年，有志者方亟亟謀入中學及師範專門，以期大成，無力者且戛然而止，以遂謀生，欲其考入存古學堂，誠加學部所謂人數不敷，可預知也。況改訂兩等小學堂新章，高小讀經科爲《學》、《庸》、《孟子》、《詩經》、《禮記》節本，充其修業所得，至微至簡，與存古之中學科，不能相承。此學生之無合格者，一也。讀完五經之高才生，當科舉時代，可以車載斗量，今則科舉停止將十年矣，此類高才生非改習有用學科，亦舊學有蕪落之嘆矣。意者其求之私塾間乎，而私塾改良之説，輿論倡於下，學部應於上，以致各私塾亦仿效學堂，參用教科書，鮮有讀完五經者矣。此學生之無合格者，二也。至於舊日之貢生生員舉人，以其年齡推測之，大抵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占多數，至少亦必三十左右，非皤皤老者，即堂堂壯夫，試問此輩士子，孰不有家室之累，衣食之困，衰邁之感，欲其排斥一切阻礙，而修業於存古，必如舊日書院之例，優其膏火，厚其津貼，而各省財力既有未逮，揆之時勢，又決難恢復書院之舊觀，則應考者，自必寥落無幾，況更越數十年，枯朽凋斃，將絶迹矣。此學生之無合格者，三也。聞者有疑吾言乎？蓋就今日社會之情態一研究之。

嗟乎！存古學堂之所以能發現者，以期「保存國粹」四字，足炫惑一般人之觀感也。記者亦科舉餘生，詩書子弟，非不願從二三子之後，提倡保存國粹，無如時異勢遷，國衰民魯，保存國粹，不足以補救大局，安全身家，況乎保存國粹之策，固別有在，無用此特殊之學堂，以淆亂教育之統序也。世多賢達，幸勿河漢斯言。

《知新報》第五二册康同薇《女學利弊説》　凡物無能外陰陽者矣，光有白黑，形有方圓，質有流凝，力有吸拒，數有奇偶，物有雌雄，人有男女，未有軒輊者也。形質不同，而爲人道則一也。夫學者學爲人所必需也，一飲一啄，一言一行，非生而已然，則皆謂之學。是故扶床之孩，即挾之以步履；盈尺之孩，即訓

之以稱謂。其有咿啞而不能成聲，翹企而不免却步者，鮮不以廢疾憂之。夫廢疾於語言動作，則亟亟然以憂，廢疾於知識學問，則安焉習焉，恬不爲怪者何哉？豈女子寧非人，固天生之戮尼而親之棄體哉？毋亦未加之意焉耳。

不寧惟是，學也者，固文教野蠻之所攸分也。國也而野蠻半其數，家也而野蠻共其事，不亡何待？不亂何俟？同薇居常想念，以爲天之生斯民也，既有男女之分，即有智愚之別。雖有巧婦，不及拙夫；雖有賢姬，不如莽漢。天所興廢，人無能爲。及今思之，乃知有大謬不然者。何言之？波斯、印度，恥其國之有女也，不敢以示人，美利堅睹其女之多也，羣喜而賀之。夫亦猶是人也，而輕重若此，乃知男女之軒輊，良有所因，而國家之盛衰，亦非無故也。

夫歐美之强，度越前古，而考其制度之美備，人才之衆多，智慧之浚發，風俗之敦實，泱泱乎雄視萬國者，胥成於學校。其學校之制，凡男女八歲不入學者，罪其父母，幼學處所，男女并同。及其長也，別爲女學以教之。學分三等，循序而升，高等師範，下及百藝，視其性近，乃入專門。由是輔之以女紅場，廣之以女學會，上以蓄德，下及藝事。其教之也，分聖教、閨範、修身、教育、天文、地輿、律法、家政、醫算、格致、音樂、書畫、女紅，各有專門，學成者同得優第。故美、法之女，有爲臬司者，英、美之女，有爲天文生者，典史者，有爲傳電報、司文案、醫師、律師、教授、傳教者，類皆與男無異。

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學。其女學之制，約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國語；四漢文；五歷史；六地理；七數學；八理科；九家事；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其所以異於男學者，不過數事。蓋德足以自輔，才足以自養，相礪以廉節，相信以德義，而不爲嚴密之防，不興猜疑之心，內顧既寡，而工業得力，既無坐食蠹國之民，即收興業植產之益，此西方所以致富强，而王道之成，治外必先乎治內也。

且夫福興有基，邦亂有胎，國之强弱視乎人才，才之良窳視乎幼學。西人蒙塾，多用女師，蓋以其專精靜細也。然尚不若賢母之益，何則？初生之赤子，天性純一，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其勢而利導之。且孩提之童，狎母而畏父，習於父者寡，成於母者多，幼之所學，壯而行焉，引綫之差，視乎起點，九層之臺，立於初基。故諺有之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記》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根本之地，顧不重哉！

夫女學者所以端本也，本端則萬事理，故太姙胎教，厥産聖子，孟母三遷，乃成大賢，此又人才之關係也。夫孝以事父，賢以相夫，義以訓子，大義弗明，三從之道阻矣。修身立志，言動作爲，聖道不聞，則舉措乖方矣。今女學廢馳，流弊無既，不得已乃嚴其防範，密其扃鑰，擁其面，刖其足，惴然歉然，恐尚有失，而名節日下，世風愈頹，雖曰刑於之化，防其未萌，而疑間斯存，人道益苦，猶之防盜，嚴刑峻法，以爲得計，而盜風之熾，日甚一日，蓋不窮本溯源，去害興利，使遂其生，且浚其智，譬猶止沸而加薪，不絶之於此，而絶之於彼，豈可得哉！

夫女學不講，而幾以防盜之法防之，日望天下之賢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女事其父，使家庭雍睦，閭里熙攘，仁義之風播於國，敦厚之化遍於都，人人皆修其身，齊其家，以致平治，不亦難乎？《語》云：「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蓋福之興莫不本乎家室，道之衰莫不始於閨內，往乘所紀，言之綦詳。今而欲爲起化之漸，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故古者內政修明，爲之官公保傅，以正其趨，爲之典禮訓言，以迪其志，是以教成於內，而順成於外，所以佐婦德，善風俗，而上古風化之厚，亦由於此也。

春秋之際，內習漸蔽矣，然而秉禮者貞而難犯，稱古者辯而有辭，蓋其時師保之訓，宮廟之教，殆未盡廢，而先王遺澤，浸灌已深也。若夫老榮之婦，黔婁之妻，豈獨嫻於禮節，習於古訓哉！觀其所論，殆與聞聖人之大道者也。及至末世澆瀉，重才華而輕德行，女教益衰，士夫既無實學之足法，而女子日習於邪僻，以文詞自炫，以才藻相矜，而先王所以立教，君子所以端化者，亦鮮能明其旨，乃因噎廢食，爲詞以號於天下，曰「女子以無才爲德」。其尤甚者，倡僞古文之說曰：「牝鷄司晨，非家之祥。」於是無非無儀，酒食是議。父若兄，夫若弟，相戒惟恐其妻女之識一字，解一理，以敗閨範。舉中國二萬萬之人，有目而暗，有耳而充，有腦而閉，有心而蓬，以成此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外國嗤爲半教，視爲野蠻，豈不哀哉，豈不痛哉！

雖然，由上之說，則不學之爲害矣，然今日之號於大衆，而自以爲讀書者，卒未睹厥效，何哉？夫海內淑秀，知書識字者非無其人也，然其上者，則沉溺於詞賦，研悅於筆札。嘆老嗟悲之字，充斥乎閨房，春花秋月之辭，賓紛於楮墨。其尤下者，且以小說彈詞之事，陸沉於其間，而爲父兄者，不能因其道而導之，反以爲無所用而禁之，夫若此等事誠無用也，然短視而并去其目，跛步而并斷其足，掩耳盜鈴，自爲得計，寧不哀哉！

學非所用，用非所學，雖男子亦知其無益也，而奚論婦人耶？彼班姬續史，

伏女傳經，韋母下帷以講學，二宋繼軌而授教，觀古之賢女，類能引經據義，以決禍難，苟非讀書，誰復能此！是故泰西各國深通古義，昌明女學，即小如瑞典、挪威，女子百人中不識字者一人耳。日本新樹小邦，前十年間，女學生徒二百餘萬，教習千餘員，學校三百餘所。而我文明之邦，聖教之澤，神明之裔，山川之秀，二萬里之地，二百兆之女，曾未有一女學以教育婦女，此何故耶？且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設學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於人，彼所以示辱我也，無志甚矣。

聞之海不擇細流，而百物被其澤；聖人輔相天地，而有生賴其拯；未有澤及草木，仁被禽獸，而教不逮於婦女者。是故孔佛之道，男女平等，孔子編《詩》，則首《關雎》，傳《禮》則詳《內則》，大義昭然，至可信據，而無知妄作之吳培，乃復禁婦女謁聖廟，一若此二百兆之人，無與於教化之事也者。嗚呼，不以示敬彌甚，而去道彌遠乎？竊嘗觀大地奉教圖矣，舉中國之大，而惟佛教之從，蓋於孔子無與焉者。雖然，其又奚怪也。

夫中國婦女所拜者菩薩，至聖列賢之名未聞也，所禮者經懺，傳記大義不知也。吝於爲善，而侈於飯僧，愚於醫藥，而智於祈禳，篤於事佛者，莫婦女若也，莫婦女衆也。四百兆之衆，聞聖教者僅十之一二，而事佛者乃半之，其曰佛教，何足怪哉！若不早圖，安其故習，一任此圓膚纖趾之輩，自生自滅於高天厚地之中，吾恐不歸釋，必歸耶，奉彼教者日益多，歸吾道者日益寡，靡獨國家之危，繫於眉睫，即吾教之亡，亦弗遠矣。且纏足之害無人不知，而受斯害者，舉天下而皆是。蓋皆婦女惑於禍福，不明大義之所致也。

今纏足之禍，雖或稍戢，然開會者不過通商數區，入會者不過通人數輩，行省之大，充耳不聞，毋亦知此理者尚少也。若欲擴其球人之心，非先遍開女學以警醒之啓發之不可。曰：女學如此其亟亟也，然神州之大，行省之遠，流風所被，未易遍及，有其舉之，務理奚在？曰：遍立小學校於鄉，使舉國之女，粗知禮義，略通書札，則節目舉矣。分立中學校於邑，講求有用之學，大去邪僻之習，則道德立矣。特立大學校於會城，羣其聰明智慧，廣其材藝心思，務平其權，無枉其力，則規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起二萬萬沉埋之囚獄，革千餘年無理之陋風，昌我聖道，復我大同，於嗟中國，其毋才壅智而自窮。

《女報》第六期論說杜清池《廣東移風女學校序言》 將欲振我二百兆爲玩物、爲傀儡、圓顱方趾之腦髓，還我廿世紀若英若美自由平等之文明，則有道乎？持壓制之說者則曰：男尊而女卑，女子之主義，服從而已；若使之結社會以明公理，讀書史以增知識，則難制矣，浸而習俗相安，視爲固然。爲自棄之說者亦曰：人各有分，婺婦恤緯，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家以外弗敢知也。由是精神所貫注，思想所凝積，曰靚妝也，艷服也。以讀書爲皮相，識字爲非福，即有願學者，亦不過求解荒誕無稽之小說，坊刻淫瀆之俚言，靈神吉凶之簽語，公理大義，絶口不談，玩物之不顧，傀儡之不恤，如盲如聾，如夢如醉。噫，愚人之愚，何其慘哉！意者腦筋之不及男歟？權力之不及男歟？則猶是飲其飲，食其食，衣其衣，居其居。以言才乎？則有漢之曹大家；以言德乎？則有周之太姒；以言英雄乎？則有英之維多利亞。之數人者，不獨巾幗所杰出，抑亦鬚眉所罕有，是非天獨才力之智慧之，而玩物我傀儡我也，惟在不甘放棄而已。故今日我二百兆之養成如盲如聾如夢如醉者，咎不在男之壓制，而在女之放棄自由。往者康薇君女史曾著論纏足之害，女子亟宜自革，余亦嘗著論女子亟宜自立。蓋皆憤女權之不振，發我類之精神。然欲振女權，先興女學。女學興而後有知識，有精神，有才力。顧女學之興，比男學爲尤難而尤亟。下則風氣未開，人安固陋；上則大局多故，未遑議及。而坊曲之女館所教，不過習三二字之諧聯，讀五六行循例之《四書》，大義也不知，時事也不知，其教者習者自視亦曰，將以求解荒誕無稽之小說，坊刻淫瀆之俚言，靈神吉凶之簽語焉耳。嗚呼！不仍使我二百兆有精神、有腦髓之閨秀，爲玩物、爲傀儡哉！況復强鄰睒睒，牛馬奴隸之辱，日轟於耳，我同類之圓顱方趾者，猶夢然瞑然若無聞然，不知瓜分之日，其果能免人之牛馬否？免人之奴隸否？是故男女之於國家一也，論其理則相夫教子爲小，而愛國爲大。西人惟不論男女，各思自立，故其强也事半而功倍。我國惟重男輕女，故雖有四萬萬之衆，而只用其半，我二百兆惟是莫知自主，人辱隨辱，人亡隨亡，可不痛歟！可不憫歟！余幼讀書粵西，比長喜閱日報及新譯西書，得以稍解時事，哀神州之陸沉，慨女流之禁錮，熱血所發，間見詩詞。因思開智必先閱報，閱報必先興學，而尤必先興蒙學。用是不揣愚昧，竊取愛惜同類之義，自課餘暇，轉以課人，自顏曰移風，蓋取移易禁錮之腦筋，而首開改良之風氣也。設爲課章數條，首以明大義達時變爲主，蓋余素志也。或有諷余「移風」二字爲誇者，噫！是豈知余心哉？余自視亦曰，盡吾之原力責任精神焉耳，知我罪我，弗屑計焉。

綜述

先秦

泮宮

設置

《詩・魯頌・泮水》 思樂泮水，薄採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思樂泮水，薄採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丑。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於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於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左傳・隱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國語・晉語四》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則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讙蔭不可使府，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闇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於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鉅槃修聲，聾聵司火。童昏、闇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卯浦而後大。」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略】

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聖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左傳・昭公二年》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左傳・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略】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略】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昭公十八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説學。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大夫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左傳・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略】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略】

《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

教師

《論語・微子》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説苑・立節》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左傳・閔公二年》 初，公傅奪卜齒田，公不禁。

《左傳・僖公九年》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董説《七國考》卷一《秦職官》 《秦別記》云：「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伯。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寧。著即寧也，門屏之間曰寧。謂學於寧（屏）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楊慎曰：「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於佇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著人之禍也。」

《國語・楚語上》 昔者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

《國語・楚語上》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

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咏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后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

《左傳・成公九年》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人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如何？」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

《左傳・成公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略】荀家、荀會、奕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左傳・襄公十九年》 （齊靈公）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

《國語・晉語七》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聖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國語・晉語七》 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略】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遍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

《晏子春秋・内篇・諫上》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韓非子・説林上》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適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襄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莊子・人間世》 顔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韓嬰《韓詩外傳》卷八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略】於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人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

《史記・商君列傳》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戰國策・趙策二》 （趙武靈）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之，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

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

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丑。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禄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黄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劉向《説苑・尊賢》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由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董説《六國考》卷一《田齊職官》 《五經異義》曰：「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班固亦云：「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

稷下學宫

設置

《戰國策・齊策一》 蘇秦爲趙合縱，説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略】臨淄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略】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鷄、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略】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桓寬《盐鐵論・論儒》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

桓寬《盐鐵論・論儒》 齊威、宣之時，顯賢進士，國家富强，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却强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予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内無良臣，故諸侯合諸而伐之。王建聽流説，信反間，用後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

徐幹《中論・亡國》 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游於齊。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録》 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説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引《齊地記》 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司馬貞索隱 稷下，齊之城門也。或云：稷下，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司馬貞索隱 劉向《別録》曰：「齊有稷門，齊城門也。談説之士期會於其下。」《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堂，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説也。《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於稷門。」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十八引劉向《別録》 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外有學堂，即齊宣王立學所也，故稱爲稷下之學。

董説《七國考》卷四《田齊宫室》 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名曰『稷山館』。【略】稷山館一名講堂。《郡國志》云：「齊桓公宫城西門外

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爲『稷下學』。」即稷山館也。

教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强記，學無所主。

《呂氏春秋・壅塞》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

劉向《新序・雜事》 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圓鈂，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

《太平御覽》卷四三七引劉向《新序》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之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酒。

《太平寰宇記》卷十九引《史記》 髡死，諸弟子三千人爲縗絰。

《戰國策・齊策四》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

《太平御覽》卷四六四引《魯連子》 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邱，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駒也，願得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往謂田巴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今楚軍南陽，趙氏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耳，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衆，爲所貴談，談者其若此。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聞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騎乃飛兔、腰褭也，豈待千里駒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鄒奭者，齊諸騶子，亦頗採騶衍之術以紀文。【略】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錄》 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鄒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荀子・非十二子》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則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

《荀子・正論》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

《莊子・天下》成玄英疏 姓宋，名鈃，姓尹，名文，并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兩篇，咸師於黔首而爲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韓非子・外儲説左上》 兒説，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藉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莊子・則陽》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莊子・則陽》成玄英疏 季真、接子，并齊之賢人，俱游稷下。

《戰國策・齊策四》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莊子・天下》成玄英疏 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并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

《莊子・天下》郭慶藩集釋 田駢，齊人也，游稷下，著書十五篇。《慎子》云：名廣。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略】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應劭《風俗通義・窮通》 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

馬總《意林》卷四引《風俗通》 《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師老，故三稱祭酒。

學規學則

《管子・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虚，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顔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汛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顔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挾坐則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漿。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虚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奉挃，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饋，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户側。凡拚之紀，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户内，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横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疋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秦漢

學室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内史雜》 令敖史毋從事官府。非史子殿(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 當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審，皆耐爲侯(候)。使其弟子贏律，及治(笞)之，貲一甲；決革，二甲。除弟子律。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 故大夫斬首者，署(遷)。分以爲二甲蒐者，耐。縣毋敢包卒爲弟子，尉貲二甲，免；令，二甲。

郡國學

設置

《漢書・循吏傳・文翁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

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魏了翁《鶴山集》卷一〇八《師友雅言上》 三代國子教於大司樂，初無大學之文，亦無大學之所。漢初寓於曲臺，亦大司徒之意。至景帝世，文翁爲蜀守，首建學於成都市中，創博士弟子員，遣張叔等授業於京師。孝武又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大學終無文可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官，武帝推廣而令郡縣建學云。

《漢書・平帝紀》 （元始三年夏）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書・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黄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略】（建武）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内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後漢書・循吏列傳・任延傳》 延視事四年，【略】拜武威太守，【略】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後漢書・鮑德傳》 （昱）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悦，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備俎豆敲冕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後漢書・欒巴傳》 欒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黄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校），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後漢書・應奉傳》 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

《後漢書・文苑列傳下・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略】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庾桑瑣隸，風移碾磟。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七》 漢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遣博士。數歲郡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全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謀利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按：武帝始爲博士、學官置弟子員，前此所謂博士者，雖有弟子，要皆京師自授其徒，其徒自願受業，朝廷未嘗有舉用之法，郡國亦無薦送之例。而蜀地僻陋，非齊魯諸儒風聲教化之所被，故文翁遣其民就學，必以物遣博士，而使教之。及武帝既興學校，則令郡國縣官謹察可者，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則郡縣皆有以應詔，而博士弟子始爲國家選舉之公法也。

元帝時，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略】

世祖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娱嘉賓。

寇恂爲汝南太守，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衛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秦彭爲泰山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鄉祀，輒修升降揖遜之儀。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饗舍，備俎豆簨虡，行禮奏樂。又尊鄉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魯丕爲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稍住學官，丕止不聽。曰：「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遊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宋書・百官志下》 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漸重矣。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部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録閣下衆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一一郡文書。此漢制也。

《後漢書・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温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

（建安）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略】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三國會要》卷十五《州郡學》 劉璋以王商爲蜀郡太守，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建安八年秋七月，魏公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户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三國會要》卷十五《太學》 建安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宮。

教師

《漢書・雋不疑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

《漢書・諸葛豐傳》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

《漢書・王尊傳》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七》 西漢以郡文學入官：梅福　雋不疑　韓延壽　王章　蓋寬饒　諸葛豐　鄭崇　張禹

《後漢書・崔篆傳》 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

《後漢書・文苑列傳上・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略】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

《後漢書・方術列傳上・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

《漢書・路温舒傳》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略】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內史舉温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温舒上

書，願給冢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

學生

《全宋文》卷七二〇歐陽修《後漢文翁學生題名跋》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三國魏晉南北朝

州郡學

《三國會要》卷一五《州郡學》《高柔傳》：太祖在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復開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今博士皆一國清選，而遷除限不過長，非所以崇儒術、勵怠惰也。以爲博士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以勸學者。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郡國鄉黨之學》　穆帝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束脩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太平御覽・禮儀部・學校》《晉令》曰：諸縣率千餘户置一小學，不滿千户亦立。

《晉書・范汪傳》〔范〕寧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佚學用，改革舊制，不拘長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動用彌廣。

《晉書・姚萇載記》　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

《十六國春秋輯補・西涼録・李暠》　五年正月，立泮宫，增高門學生五百人。

《魏書・顯祖記》　己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北史・魏本紀・獻文帝》〔天安元年〕秋九月己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南朝宋會要・文學・州郡學》　武帝永初中，杜慧度爲輔國將軍，崇修學校。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閭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沈亮爲南陽太守，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序，訓授生徒。孝武即位，普責百官讜言，中軍録事參軍周朗上書言，「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書奏忤旨。

虞愿出爲晉平太守，在郡立學堂教授。

《南史・齊高帝諸子・蕭嶷傳》　會魏軍動，詔以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

《南朝齊會要・文學・學館》　州郡學館

高帝建元二年夏，南蠻校尉、荆湘刺史豫章王嶷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太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

武帝永明二年，劉悛轉司州刺史，於州治下立學校。

劉瓛博通五經，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

始安王遥光、右衛江祏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

《南史・王秀之傳》　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

《南朝梁會要・選舉・徵聘》　天監七年，安成王秀遷荆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

《南朝梁會要・文學・州郡學》　天監四年，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七年，安成王秀遷荆州刺史，立學校。

九年，始興王憺遷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

大同五年，張綰出爲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

元帝爲荆州刺史，太清中。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

賀革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

諸葛璩，琅邪陽都人，博涉經史。後生就學者日至，太守張友爲起講舍。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郡國鄉黨之學》 後魏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北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被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梁書・賀瑒傳》 〔賀〕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遍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略】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

《陳書・儒林傳・顧越傳》 顧越，字思南，吴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黄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

《南史・顧越傳》 顧越字允南，吴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黄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

《北齊書・杜弼傳》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驚，晉散騎常侍，因使没趙，遂家焉。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畤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

《周書・異域傳下》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於此。【略】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

隋唐五代

府學

《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護州縣官吏》

京兆、河南、太原府【略】

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二人。（魏晉已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任，並皇朝置）學生八十人。（皇朝置）

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開元初置）醫學生二十人。（貞觀初置）

大都督府【略】

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都督府【略】

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下都督府【略】

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若邊遠僻小州不滿五千户者，四分減一）

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舊唐書・職官志三》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

大都督府，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中都督府，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下都督府，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

經學博士掌五經教授諸生。

獨孤及《毗陵集》卷九《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　世與道，交相興喪，宏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峴嶁大壤向化，微文翁，蜀學不崇。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民賴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嘆堂室湫狹，教學荒墜，懼鼓篋之道寢，《子衿》之詩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教必精，弦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户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大曆十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公薨于位。於是群吏庶民耆儒諸生，雨泣廟門之外，若有望而不至。號曰：豈天大欲斯文之漸漬于東甌之人歟？不然，何錫厥教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黨瞠然，嗚呼！曷歸。判官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史潁川韓贄、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州佐縣尹相與議，以公之功績，明示後世，謂及嘗同司諫之列，宜備知盛德善政，見託論譔，以實録刻石，曰：公諱椅，字某，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寬裕愷悌，孝慈忠敬，莊而成式，文而强力。治《王氏易》、《左氏春秋》，酌其精義，以輔儒行。故居處執事，著書屬詞，非周孔軌躅不踐也。天寶三載，應選部辯論，爲安陽尉。中興之後，歷御史、尚書郎、諫議大夫、給事中，十餘年間，周歷三臺，言中彝倫，動中大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家貧不樂清近，求爲京兆少尹。無何，出守宏農。宏農人和，移典華陰，兼御史中丞。華陰之近者，安遠者來，天子以爲才，任四岳十二牧之職。大曆七年冬十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軍事領觀察處置都團練等使。八年夏四月，龍旂六轡，至自京師。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資貨産利，與巴蜀埒富，猶有無諸餘善之遺俗，號爲難治。公將治之也，考禮正刑，節用愛人，頒賦遣役，必齊其勞逸，視年豐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煩苛，法之掊克者。吏不奉職，民不帥教，則懲以薄刑，俾浸遷善，由是人知方矣，公將安之也。初哥舒晃反書至，公履及於門，遽命上將帥戈船下瀨之師，西與鍾陵軍會，先拔循、潮二州，以援番禺，推誠誓衆，士皆奮勇。既而大憝就戮，五嶺底定，民是以康，繄我師是賴，人無奸宄寇賊之虞矣。公將教之也，頖宫之制，作爲此學而寓政焉。躬率群吏之稍食，與贖刑之餘羨，以備經營之費，而不溷於民也。先師寢廟七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于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先三日，公齋戒肄禮，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陳祭典。釋菜之日，罍器用幣，籩豆在堂，樽罍在阼，公元端赤舄，正詞陳信，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於公，歛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于宗伯。將進，必以鄉飲酒禮禮之，賓主三揖，受爵于兩壺之間，堂下樂作，歌以發德，《鹿鳴》、《南陔》、《由庚》、《嘉魚》、《南山》、《有臺》，以將其厚意。由是海濱榮之，人以不學爲恥，州縣之教，達於鄉黨，鄉黨之教，達於衆庶矣。公薨之明年，太常議，按公叔發修衛國之班制以交四鄰，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于公家，夙夜不懈，衛人銘其彝鼎。以公尊教而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詔贈禮部尚書。而刻金石之禮，則闕而未備，今也敢播德馨，貽之無窮，其銘曰：

公之文，肅恭且仁，宣力事君。潤飾經術，底綏斯民。公之武，鰥寡不侮，剛亦不吐。率師勤王，戡厥醜虜。公之移風，經始頖宫。百堵皆興，孔堂崇崇。四科以班，乃侯乃公。秩秩祀典，鏘鏘禮容。大昕鼓徵，學士萃止。褒衣方屨，登降以齒。從公于邁，樂我泮水。我廛我里，講誦資始。比屋爲儒，俊選如林。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公宜難老，爲學者司南，板日告凶，實天罪忱。翩翩和鸞兮，不聞遺音，願言思公兮，如玉如金。鏤餘烈于此石，以塞罷市者之心。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景龍〇一六・大唐故齊州祝阿縣丞張（弘）府君墓誌銘》　君諱弘，字泰，其先清河人也。【略】起家國子學生，中第，任長州麻陽縣主簿。立年彊仕，述職蠻荆，退食自公，夷歌成詠。伏膺舊業，温故知新，任揚州大都督府博士。孔丘之道，暨闡儒風，子産之才，還聞利用。任齊祝阿縣丞。

《全唐文》卷五三一常仲儒《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元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删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絶，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静；遵其廣大，宏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

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醨。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於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於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誼闕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於城，得南端安焉。出退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衅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囂薄，師之閔習，吏之譏訶，寂寥於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勳，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異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元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元，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浡洞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宏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州學

設置

《文苑英華》卷八四五李治《營造孔子廟及學館詔》 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唯寢廟，義在欽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茸。（咸亨元年五月丙戌）

《舊唐書·職官志三》 親王國，學官長一人。學官教授内人。

王勃《王子安集》卷一三《益州夫子廟碑》 述夫帝車南指，遯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月照，紫泉清而萬物覩。粤若皇靈草昧，風驅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没，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禋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鐘鼓衰而頌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之召。三徽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終喪，彝倫不可以遂絶，繇是山河朕兆，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氲，玄聖舉乘時之策。興九圍之廢典，振大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遥馳於汶上。禮樂繇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搆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據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暖月，恒星知太紫之宫；八柱衡霄，羣嶺辨中黄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衡；滄浪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郯子叙青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撰訓，録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黄於下邑。湛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宫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栖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温良，授手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拆旋洙泗之間，探頤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上達，援神叙教，降赤製於南宫，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法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

化，應萬一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贊《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窌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羶羊之井。嵇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鑑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脱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虚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勿宰，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絶，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争《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輻。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户牖而同歸；萬匹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虚，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黄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繇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而罔絶。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豈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帝，以黄旗問罪；杖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皇帝，以朱翟承天，穆玉衡而正區宇。皇上宣祖宗之累洽，奉文武之重光，稽曆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太廟。八神齊饗，佇旒太史之官；大辨同和，駐蹕華胥之野。文物隱地，聲名動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所，書軌八紘，閭閻兼匝之鄉，煙火四極。竭河追日，夸父力盡於楓間；越海陵山，竪亥塗窮於燕下。薰腴廣被，景貺潛周，乾象著而常文清，坤靈滋而衆寶用。溢金膏於紫洞，雨露均華；栖玉燭於玄都，風雷順軌。丹蓂翠茵，藻繪軒庭；鳳彩龍姿，激揚池御。殊徵胙禩，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幽而不洽。雖復帝臣南面，降衢室而無爲；岱畤東臨，陟名山而有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繇是六戎宵警，横紫殿而摐金；五校晨驅，蹴玄雲而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渟，登碧墀而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册，益睿算於無疆；玳簪銀繩，署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矣。歷先王之舊國，懷列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雲亭，吟翠虬而望鄒魯。泗濱休駕，杏疑汾水之陽；尼岫凝鑾，暫似峒山之典。乃下詔曰：「可追贈太師。託鹽梅於異代，鼎路生光，寄舟楫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禮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唯寢廟，義在欽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隴縣學廟堂者，大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分化鳥，境狥鷁鵁，縈錦室於中區，託銅梁於古地。玉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遥臨，寶牒秘禹山之影。天帝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英靈，秀出之鄉，傍清地絡。庠序繇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翁之景化不渝，智士之風猷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獎而翹心；三蜀名儒，想成均而變色。探周規於舊宅，詢漢制於成都；開基於四會之躔，授矩於三農之隙。土階無級，就擊壤於新歡；茅茨不剪，易層巢於故事。莊壇文杏，即架椽欒，夾谷幽蘭，爰疏户牖。儀形莞爾，似聞沂水之歌；列侍闇如，若奉農山之對。緇帷曉闢，横紐帶於西河；絳帳宵懸，聚青衿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於齊人，而宣風觀俗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禄大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大王之長子。高秋九月，振玉贊於唐丘；寶算千齡，躍璇虬於大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裘冕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重。折玄元之胤緒，擁朱虚之禄位，拜玉節於秦京，輝金璋於蜀郡。玄機應物，潜銷水怪之災；丹筆申冤，俯絶山精之訟。魏文侯之擁彗，道在而兼尊；董相國之垂帷，風行而俗易。司馬宇文公，諱純，河南洛陽人也。皇根帝緒，列五鼎於三朝；青鎖丹梯，跨千尋於十紀。仲舉澄清之轡，未極夷塗；士元卿相之材，先登上佐。冰壺精鑒，遥清玉壘之郊；霜鏡懸明，下映金城之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也。梁岳之英，長河之靈。沐雲漢之精粹，荷天衢之元亨。旌旗赫奕於中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擢層秀於龍門；驪穴騰姿，吐榮光於貝闕。自朱絲就列，光膺令宰之榮；墨綬馳芬，高踐郎官之右。仙鳧旦舉，影入銅章；乳翟朝飛，聲含玉軫。臨邛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猶主壺觴之境。曠懷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人。重泉之惠訓大行，單父之謳謡遂遠。猶爲夏絃春誦，俗化之樞機；西序東膠，政刑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摻複廟之儀，載闡重欄之制。三門四表，煥矣惟新，上哲宗師，肅焉如在。將使圓冠方領，再行鄒魯之風；鋭氣英聲，一變賓渝之俗。於是，侍郎幽思，摛鳳藻於瓊林；丞相高材，排龍姿於璧沼。遺榮處士，開簾詮孝悌之機；頌德賢臣，持節聽中和之樂。其爲政也可久，其爲志也可大。方當變化臺極，儀刑萬宇，豈徒偃仰聽事，風教一同而已哉！勃幼乏逸才，

少有奇志。虛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謳，踐詞場之閫閾。觀質文之否泰衆矣，考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嗟乎！今古代絶，江湖路遠，恨不得親承妙旨，攝齊於游夏之間；躬奉德音，攘袂於天人之際。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爲銘曰：

五帝既没，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陽亂飛。山崩海竭，月缺星圍。禮樂無主，宗禋遂微。

大哉神聖，與時迴薄。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蕩，鵬飛寥廓。奄有人宗，遂荒天爵。

尼山降彩，泗濱騰氣。志匡六合，神經萬類。夾谷登庸，中都歷試。睿情貫一，玄猷絶四。

栖遑教跡，寂寞河圖。違齊出宋，歷楚辭吴。風衰俗毁，禮去朝無。麟書已卷，鳳德終孤。

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行，斯文易失。式宣六藝，裁成四術。虛往實歸，外堂内室。

邈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羣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燦，蟬聯茅土。涉海輕河，登山小魯。

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撿玉題祥，繩金署德。聿懷聖跡，同亨天則。迺眷台庭，爰昇袞職。

玉津同派，金堤茂版。智士高風，文翁澤遠。甿淳壤沃，聲和俗愿。載啟仁祠，遂光儒苑。

沉沉壺奥，肅肅扃除。靈儀若在，列配如初。槐新市密，杏古壇疏。楹疑置奠，壁似藏書。

泛泛寰中，悠悠天下。狗名則衆，知音蓋寡。碩石參瓊，迷風亂雅。仲尼既没，夫何爲者！

《全唐文》卷四三四蕭定《袁州文宣王廟記》 於戲！大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大資于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則禮樂墜于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于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君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天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爲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于羣物，而況于人乎！大化行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夫天運之陵夷，下人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晝也。故夫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未窮，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乎千載，觀乎有國有家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刑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於上下。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没，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矣。夫子官爲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結，同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之，尊爲人君，惟開元御曆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人君之化矣。大曆元祀，定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祕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祇膺典禮，式展誠敬，入夫子之庭廡，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半落，俎豆斯在，楹桷全朽，靈像頹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修，府寮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匠，祇敬蔵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七十二子之容。江鄉士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圬。廊廡庭除，四顧交葺，籩豆簠簋，罔不畢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夫袁江之上，將宏洙泗之風；袁山之人，能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化而爲俗矣。非曰能之也，冀能者賡之，述而不作，識之可已。時大曆二年疆圉協洽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蕭定記。

《劉禹錫集》卷三《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曰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于兑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嘆，乃詢黄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捽，率無寧歲。耳悦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

我言既從，乃卜新宫。潩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載堅載塗，翬焉陵虚。寢廟弘敞，齋宫嚴閟。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餙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覩奥，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青黄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于重

檐，斂器于庋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禦備；捨己俸爲子錢，榷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户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縣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胄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

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宫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之，刑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名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鬥嚾嚾。亦有儒宫，軋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于門墻，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颺淑聲。風于閭閻，浹于郊坰。途讓斑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垢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敷，民説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柳宗元集》卷五《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遍於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鎛俎旂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毁墜，曾不及浮圖外説，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

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宫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顔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顔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

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譬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宫，《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難，侔於蜀。盍銘兹德，以告於史氏而刊之兹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於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頖宫。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遍於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欸，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昀昀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兹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宫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於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於魯風，祇以詠歌。公錫於天，眉壽來加。公賚於王，休命是荷。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宗元集》卷五《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儆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去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

碑，刻在廟門。

吴任臣《十國春秋・南漢・高祖本紀》 南漢乾亨四年春三月，從兵部侍郎楊洞潛之請，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

《册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 吕或休爲左補闕。天成四年五月，上書請勑諸道興崇學校。

教師

《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護州縣官吏》

上州（凡户滿四萬已上爲上州）【略】

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州（户三萬已上）【略】

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

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下州（户不滿一萬者爲下州）

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學生一十人。【略】

經學博士，以五經教授諸生。

醫學博士，以百藥救療平人有疾者。

《通典》卷三三《職官十五》 司功參軍：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歷代皆同。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及罷郡置州，以曹爲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大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員、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通典》卷三三《職官十五》 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爲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闕。隋潘徽爲州博士。大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爲之。助教、學生各有差。

醫博士：一人，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同録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撰《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者長堪效用乾，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準恒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元〇二四・鄉正馬（惲）君墓誌》 君諱惲，字海通，扶風人也。【略】父暉，隋任遼州博士。乃祖乃父，簪纓門傳；紹武嗣文，鹽梅助化。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載初〇〇三・大唐故蘇州吴縣主簿劉（壽）君墓誌銘》 公諱壽，東城人也。【略】君器宇幽深，神姿鬱起，乘羊之歲，次浮出處之途；救蟻之年，去來忠孝之地。白鳳應《太玄》之論，蛟龍感《繫露》之書。代實須材，材爲代出。麟德二年，三經應舉，射策擢第，授常州博士。絳帳宣風，青衿是仰，質疑斯屬，師範攸歸，轉遷魏州臨黄縣尉、潤州句容縣主簿、蘇州吴縣主簿。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元〇二一・大唐故内侍省内僕局令費（智海）府君墓誌銘》 公諱智海，□□□，□郡犍爲人也。【略】因宦攸居，今爲邛州安仁縣人也。【略】父朗，皇朝本州博士，緇林□□，□司馬之餘風，絳帳談經，闡文翁之舊業。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垂拱〇一六・唐故清漳令劉（珍）君墓誌》 君諱珍，字金寶。【略】君屬隋皇失統，避地棲居，流離此縣，爲元氏人也。【略】父彪，學殖優敏，恭儉肅清，風采外融，襟情内湛，任本州博士。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一《儒教》 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職，唯主教授。多以醇儒處之。衣冠俊乂（一作俊人）耻居此任。元宗時，兩京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絶無舉人。於是勑停鄉貢，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爲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弘教本。吏部尚書顔真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

學生

《舊唐書・職官志三》 上州，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中州，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

下州，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經學博士掌五經教授諸生。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元〇二五・大唐故陳（則）君墓誌銘》 君諱則，字去甚，其先潁川人也。有隋之季，因官徙於相州鄴縣，因以家焉。【略】年十八，任相州學生。絳帳離經，青衿敬業，既表鄰幾之目，還題通理之名。搴秋實於談叢，摭春華於文苑。固以才優入室，學贍升堂，墻奧邈其難窺，瀕涯淼其不謝。年廿一，州貢入京。公運否當年，命屯筮仕，空韞兼城之價，猶疲十上之書，爰屈廊廟之材，俯就輿臺之列，蒙補中臺司川令史，後□丁憂去職。

學規學則

《大唐開元禮》卷六九《州學生行束脩禮》 束帛一篚三疋酒一壺五斗脯一案十五脡其日平明，各生青衿服，至學門。博士公服，若儒服，立于學堂東階上，西面。贊禮者引學生立于門東，西面。不自同于賓客。陳束帛篚酒脯案于學生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于門西，東面，曰：「敢請事？」學生少進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子無辱。」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爲儀。」「敢固以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敢不從命！」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學生，博士降俟于東階下，西面。贊禮者引學生，執酒脯者從，學生入門而左，立于西階之南，東面，執酒脯者立于學生西南，東面北上。學生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學生還避，遂進跪取篚，贊禮者引學生進博士前，東面授，執酒脯者從奠于博士前。博士受幣，贊禮者取酒脯幣以束，執酒脯者出，贊禮者引學生立于階間近南，北面再拜，訖，引出。

《大唐開元禮》卷六九《諸州釋奠於孔宣父》 前享三日，刺史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與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以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刺史上佐有故並以次差攝，博士有故，次取參軍事以上攝。散齋理事如舊，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惟享事得行，其餘悉斷。其享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爲瘞坎于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本司設刺史以下次于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于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向，設掌事位于三獻東南，西向北上，設望瘞位于堂之東北當瘞坎西南，設助教位于西階西，當掌事位，學生位于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于瘞坎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于道東，每等異位，西向，掌事位于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每坐樽二，籩豆各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腊各一且。掌事者以樽坫升，設于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俱西上，皆加勺冪，先聖爵一，配坐爵四，各置于坫。設幣篚于樽所，設洗置東榮南北，以堂深疊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于篚加冪。執樽罍洗篚者，各就位于樽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于厨。祝以豆二取毛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脚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横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黍稷，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葅醢醢，菁葅鹿醢，芹葅兔醢，筍葅魚醢。若土無者以其類充之。本司率掌事者，設先聖神席于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席東北，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實樽罍及幣，各坐尊二，一實玄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用白，各長一丈八尺。祝版各置于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樽罍篚者入立于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樽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就位。刺史將至，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升自東階，各立于樽後。刺史停于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立于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逶迤。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退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于篚，興，各立于樽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于門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坐前，西向立。祝以幣北面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于先聖神坐，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聖神坐前，北面立，又祝以幣西向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進，北向跪奠于先師神坐，興少退，北向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于階上，各設于神坐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于下。籩居左，豆居右，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于右，腊特于左。設訖，本司引執饌者降出祝還樽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

者跪取巾于篚，興，進刺史悅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于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于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執篚者受巾，跪奠于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樽所，執樽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坐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坐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坐，興，還樽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樽所，取爵于坫。執樽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坐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坐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闡奧。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坐，興，還樽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刺史之左，北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進饌者進俎，跪減先聖神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興，祝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又以俎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于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皆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不受胙。訖，降復位。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洗升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祝各進神坐前，跪徹豆，興，還樽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于故處。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北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就瘞坎，東北位。初在位者將拜，祝各以篚進神坐前，跪取幣，降自西階，詣埋坎，以幣置于坎，訖，贊唱者曰：「可瘞坎。」東西廂各二人實土半坎，埋訖，實土者以篚出。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畢。」遂引刺史出。贊禮者各引享官以下以次出。初禮畢，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樽罍篚者，俱復掌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次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教學與考試

《隋書・禮儀志四》 隋制，【略】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學生皆乙日試書，丙日給假焉。

《文苑英華》卷七三七梁肅《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爲政一年，儒術大行，與洙泗同風。公以爲使民悅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華，使夫子微言不絶，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視政，與二三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公用儒變蜀，蜀至於魯。當大曆初元，新被兵饉之苦，今御史大夫贊皇李公爲是邦，愍學道圮闕，開此庠序，自後俊秀并興，與計偕者歲數十人。《子衿》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禮，廢而復興，至于今風俗遂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摳衣之徒承其波流，得不勉歟！既誨而厲之文，悅以動之，朱輪遲遲，逮暮而歸。士有獲在左右，睹公之施教，退謂人曰：夫四時繼氣而成物，仁賢繼功而成化，是學校也，非贊皇不啟，非我公不大。鼓之以經書，潤之以仁義，君子得之以修詞立誠，小人仰之以遷善遠罪。泱泱乎不知所以然，以至夫政和而人泰。舊史記前召後杜而南陽移風，民到于今稱之，矧贊皇植學之本與我公道之以德，德則有成而未播於叙述，後人謂之何哉？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或傳諸好事者云爾。

縣學

設置

《舊唐書・職官志三》 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

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諸縣，謂之畿縣。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諸州上縣，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諸州中縣，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

諸州中下縣，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

諸州下縣，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

楊炯《楊盈川集》卷四《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龜龍負讖，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璧。五十二戰，權輿驟帝之基；二十七征，草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隧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星廻，曆數不還，謳謠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再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氳，灑休徵於闕里。龍峻而龜背，月角而雷聲，有軒帝之殊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遁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巫咸，鈎鈐墜於蒼陸。淨光童子，來遊姬旦之郊；乾象明靈，下俯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屈帝師於郯子。天爲木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國有來蘇之望。嘗登委吏，稍踐中都，天下可臨，諸侯取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平，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訟於秋官，人忘其死。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執權，即問三雍之罪。强公室，弱私家，叙君臣，明長幼。用能使犧牲秬鬯，不登闕闈之庭；羽戟旌旄，不列壇場之位。

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君，中華無禮。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蔑聞；魯國巖巖，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吾道不行，周流八方，經營四海。治亂運也，窮通命也，荷天下之至聖，仍逢盜跖之軍；伏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而無懼。使仁者必信，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千擊水，牛蹄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鷄羽不能扇垂天之翼。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或屈伸於季孟之間，或動静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達，將聖而多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察殷周之禮樂，損益可知；觀杞宋之文章，賢才不足。數年學《易》，伏羲龍馬之圖；三月聞《韶》，嬀帝鳳凰之典。信存乎德，術數貫於神明；意見乎時，制作侔於造化。己所不欲，則一言可以終身；人之莫違，則一言可以亡國。惡鄭衛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榮辱定於樞機，褒貶存乎簡牘。精誠密召，北門開紫掖之星；福應全來，中極敷玄雲之氣。乃若知幽明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通，不行而克至。年當甲子，潛知啟漢之萌；音協宮商，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責天司；月入純陽，無勞兩備。季桓子羶羊之井，推木石之禎祥；陳惠公集隼之庭，驗變夷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金聲，坐於緇帷之林，浮於亶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宮墻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乎兩曜，不能稽有常之動。南遊楚國，遂聞衰鳳之歌；西狩魯郊，獨有傷麟之泣。夫子周靈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享年七十二，于今一千餘歲。泰山頹而梁木壞，微言絶而大義乖，傳饗祀於百家，奉琴書於十代。秦始皇見登床之識，始亂衣裳；魯恭王看壞壁之書，猶聞絲竹。漢圖起於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十年，刻石之風未泯。述文武者，皆憲章於聖人；修學校者，僉折衷於夫子。自革鞹玉曆，毳幕瑶圖，皇天無阜白之徵，戎狄起豺狼之釁。摧六律，絶笙竽，塞師曠之耳，天下之人廢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離朱之目，天下之人黜其明矣。

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靈之寶曆，藉萬國之歡心，風起北方，月行中道。削平宇宙，戢干戈於羊馬之年；殫壓華夷，照文物於龍蛇之代。太宗文武聖皇帝昇瑶壇於曲洛，受玉版於平河，經天緯地，盪海夷嶽。坐玄宮而密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黄屋以深居，赤縣列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虚行，馭六氣而平太階，乘八風而制羣動。星連月合，層臺有觀羽之勞；海晏河移，直筆有書祥之倦。封太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敞衢室而築明堂，百靈咸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聲而一變。環林拂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鯤池而涵象浦。粤以乾封元年，有詔追贈夫子爲太師。咸亨元年，又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異代，照日月於殊塗，死者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於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敬。

長江令楊公，弘農華陰人也，即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宫帶地，明河一葦之西；黄闕中天，神嶽千花之北。山川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内。齊九龍而闢步，一門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祉。出忠入孝，誕秀興賢，冠蓋城邑，池臺鐘鼓。英靈輻輳，鏘鏘萬玉之門；嘉瑞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士，太一壯其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其端雅。椅桐可仰，丹漆兼施，照明月於胸懷，吐清風於襟袖，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可以爲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發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聞魯邑之絃聲；解劍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人號無雙；河内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柏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

客，常嚴鉅野之兵；絶磴奸豪，每縱潢池之釁。數州常以爲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爲之聚衆，耕父由其釋耒。公英謀獨斷，銳氣無前，奮一劍以戮元凶，馳單車而蹶遺噍，道旁牛馬，並屬羅衡，縣内神明，皆稱傅琰。若乃山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江漢貙虓，鼓風颸而作氣。城門六閉，未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暴。公雄心烈皆，壯髮衝冠，按東海之金刀，飛北斗之石箭。岡巒不擾，有符劉孟之城；坑穽無虞，更似童君之邑。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凶渠，親除災害，與夫青繩不用，道被於瑕丘，桴鼓希聞，化移於京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憑三時之閑暇，興役鳩工；視四野之川原，依城負郭。青泥險蹬，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黄牛之峽。縣四刀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上錯而關梁州，絶岷嶓於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膏腴；望日占星，採公宫之法度。丹墻數仞，吐納雲霞，椽柱三間，蔽虧風雨。瑠璃曉闢，東宫雀目之窗；玳瑁朝懸，西漢蛇鱗之桷。圖光芒於北斗，聖質猶生；赫符彩於連珠，宏姿可想。至於月衡月犯，山額山庭，侔侔星文，堂堂日角，莫不向之如在，疑遊北上之山，望之儼然，似矚東流之水。

博士助教某等，西州聞望，南國英靈，駭飛兔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揚雄博識，神遊象繫之端；李郃幽通，思入璣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爽氣高天，玄龜送曆。瓊籩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磬金鐘，南面習諸侯之禮。華陽曾子，鼓篋來遊，蜀國顔生，摳衣請學。絃歌在側，還昇武騎之臺；禮樂居前，重覩文翁之室。祁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者一都之會。丞主簿尉某等，青田戒露，望華蓋而長鳴；緑地生風，下仙閣而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内史之丞；文學明經，猶歷南昌之尉。鄉望某等，王孫獵騎，騁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體勢。符偉明以都官謝職，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淑以郡吏從班，見司徒而不拜。僉以鄉閭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臺，就門人於相圃。冬禮春詩之化，再造雙川；淹中稷下之風，一匡三蜀。若夫平南壯烈，沉流水於裁碑；逐北勳庸，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新亭之墓，尚有黄金；鄭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瓦。況乎功苞大象，績被蒼生，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用雕墻峻宇，列冠蓋於宜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夫子文章，今可得而言也。詞曰：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九土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降及軒頊，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德千載，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青光。識協金匱，兵符玉潢。化隆文武，澤盛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謝，宗社危亡。帝典垂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天地興祥。禮樂三變，文明一匡。原承少典，祚啓成湯。吹律丹鳳，鉤符白狼。三仁去國，再命循墻。不有積善，其何以昌？降靈鄒邑，誕哲平鄉。月角擒彩，星鈐吐芒。文行忠信，恭儉温良。或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常。通禮明德，尊賢毁方。古之君子，昔者明王。道協公旦，神交帝唐。攝官從事，冕服端章。示之以德，臨之以莊。澤如春雨，威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版蕩，運屬悽遑。入齊損味，居陳絶糧。登山極目，臨水徜徉。無道斯隱，舍之則藏。季孫大賚，叔敬揄揚。問官郯子，受樂師襄。神明協贊，雅頌鏗鏘。紫麟遥集，丹烏遠翔。生靈水火，家國舟航。功符日用，德協天長。倏嗟崩嶽，奄歎摧梁。昧昧神道，悠悠彼蒼。書開懷宅，讖識登床。與代輕重，因時弛張。鶱裘黼黻，沙漠壇場。璣衡慘慘，載籍膏肓。汾河水白，晉野星黄。軒電臨斗，殷雷入房。九圍臣妾，八極城隍。東序西序，上庠下庠。粤惟銅墨，實號金箱，靈山地輔，德水天潢。芝蘭秀出，羔鴈成行。玉匣孤劍，瑶臺驌驦。懲奸摇右，濟猛移蝗。風傳積石，道被滄浪。絲言渙汗，經葺相望。夏井蓮植，秋窗桂芳。綉楹文琰，綺綴明璫。四注飛閣，三休步廊。禮行釋菜，敬盡明蘋。圖非有若，地異空桑。伏羲書契，女媧笙簧。匏土金石，珪琮璧璋。高門程鄭，碩學王楊。威儀秩秩，宫徵琅琅。山棲烏鳥，水宿鴛鴦。蜀門荷戟，江津濫觴。落星高堰，明月回塘。丹碑不朽，清廟無疆。

楊炯《楊盈川集》卷四《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并序》

叙曰：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北之荒；銅蓋虚三，地户拆東南之野。迴七星於上列，太清不能潛混茫之機；環四海於中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行其曲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而不知；神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横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爰皇之宅。五龍乘正，按天讖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謡而汗漫。洎乎尊廬赫胥之代，驪連栗陸之君。皇圖始於中葉，莫不憑三靈之寶位，鼓舞陰陽；藉六合之尊名，財成宇宙。未有貴而無位，博而無名，大禮由其再造，大樂出其一變。蕩蕩乎人無得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若夫司徒立勳於天地，還承帝嚳之家；微子開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玄禽歷數，推移於景亳之都，而白馬旗裳，赫奕於風丘之國。由是千年有屬，萬物知歸，乾坤合而至德

生，日月會而明靈降。奎婁胃昴，風駈白虎之精；角亢房心，雲鬱青龍之祉。君王異表，儀石紐而法丹陵；輔相宏資，狀臯陶而圖子産。豈止鑿執玄象，摛光芒於北斗之宫；括成地形，騰瑞氣於東山之曲。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神宴造化，德合陶鈞，獲冲用於生知，運幽機於性道，窮庶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覩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三光於太極，照曜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明萬國。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道尊德貴，挫銳同塵，始於中都宰，終於大司寇，能使長幼異節，男女别途，路無遺亡，器不雕僞。奸雄獨立，初明兩觀之誅；正教未行，仍赦同猶之罪。盟齊侯而歸四邑，夷不亂華；黜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與於此？青光歇滅，赤籙衰微，一注爲海岱之尊，一戰有河防之霸。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寇戎；五帝不相沿，樂入於河海。是以哀生靈之版蕩，痛寓縣之分崩，歷聘諸侯，栖遑異國。其爲大也，法象莫之能容；其爲高也，黎元莫之能覩。時非我與，遂厄宋而圍陳；道不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下之至柔，其孰能與於此？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季孫之賜我也，交益親矣；自敬叔之乘我也，道彌尊矣。於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右對，仍觀太祖之階；斧扆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删《詩》《書》而續《易》象，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户牖。是故雷精日角，聞道德而摳衣；月頰山庭，奉琴書而撰杖。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通；神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於帝輔，潛觀大暐之先；揆七廟於天災，預察釐王之過。星流十月，徵曆象於衰周；日汎三江，採謳謡於霸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化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悟興亡之兆。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極天蟠地之禮，周旋揖讓之規，百神於是會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别父子兄弟親疏之序，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於元氣，徵之於太古，定足以法於九圍，道足以周於八極。服先王之制度，黼紅紫而無施；斂上帝之明威，感風雷而有變。非天下之至恭，其孰能與於此？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至音將簡易同和，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中國，還陳武像之容；奄有四方，自得文王之操。南風奏雅，知大舜之温；北里宣淫，體殷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與於此？

悲夫！日中則昃，動静之常也；月滿則虧，虚盈之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翰於芳年；禮義霸臣，摧獸文於華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道之將廢也。雖頹山壞木，兆悲歌於兩楹；夏棟周墻，陳盛則於用禮。猶使文明炤爛，百王知察變之機；鍾石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失統，九州之寶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祆日浸，乾象暗而恒文乖；禮壞樂崩，彝倫斁而舊章缺。洎夫碭山休氣，潛膺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召黄星之録。尊褒成之厚級，殷崇聖之榮班，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當晉、宋，運距周、隋，泰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絶。三重赤暈，還開争戰之端；千里黄埃，薦有干戈之務。亂罹瘼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閭閻匝地，今來爲講武之場；荆棘參天，昔日作談經之市。

皇家撥亂返正，應天順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馳擾槍而掃穢，上廓鵬雲；決河海以澄奸，下清鼇極。今天子握大象，運洪鑪，星重輝，海重潤。乾迴北列，垂衣裳於太紫之垣；日出東方，備法駕於中黄之道。混沌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陽之有物有象，咸乘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符；中極四遊，法祥光於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丘，國號陶唐，家成鄒魯。遂使西山童子，陳歌謡於璧水之前；南國老人，受几杖於環林之下。乾坤之大德行矣，皇王之盛節明矣。江茆鄙黍，晨昏薦帝之祥；鳳穴麟洲，晷刻因天之瑞。乘輿乃選吉日，協靈辰，詔風伯以行觀，促雷師而出豫。房爲天駟，仍施列缺之鞭；斗爲帝車，即動招摇之柄。奠玉帛，奏金絲，登介丘，下梁甫。擁禪休而尊明號，莫之與京；按玉册而考銀繩，於斯爲盛。於是廻輿轉旆，臨曲阜之郊畿；駐蹕停鑾，訪雲壇之軌跡。若使九原可作，大君得廊廟之才；千載有知，夫子記風雲之會。即以乾封元年，追贈太師，禮也。

咸亨元年又詔：「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義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惟寢廟，義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尊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奉詔之所立也。因三農之暇，陳複道之規，考幃帳於西京，訪埃塵於東魯。梅梁桂柱，深沉風雨之津；鏤檻文軒，曠望江山之表。納流雲於上棟，白日非遥；披濁霧於中階，青天在矚。雕鐫暐曄，窮妙飾於重欄；山海高深，盡靈姿於反宇。門生侹侹，如培文杏之壇；胄子鏘鏘，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二月，草樹華滋，北陸三秋，風烟摇落，莫不列蘋蘩於上席，行禮敬於質明，奠椒桂於中罇，敬神明於如在。爾其邑居重複，原野平蕪，出江干之萬里，入參星之七度。龜城藹藹，煥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澄澄，洗明月於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

年歸；劉禪平堂，烟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士蛇崩，仍辨五丁之石。左巴右獠之勝域，陸海三江之奧壤。

大都督周王，天皇第八子也，玄元繼天而作，降仙才於玉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於金城之域。五嶺高映，流滋液於咸池；十日旁羅，散光華於若木。星懸帝子，遥澄井絡之郊；岳列天孫，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寶化於周南；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北。通議大夫行長史南陽來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榮國公之元子，申侯太岳，鎮其靈襟；傅説長河，昭其神彩。龐士元蓄西申之逸羽，始踐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臨別乘。朝議大夫守司馬宇文紀，左衛將軍靈州都督之次子，台門鼎族，傳呼榮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河宗之寶。庾冰清識，得嚴令而非常；桓温貴遊，無君公而不樂。縣令鄭玄嘉，滎陽人也。東周玉裔，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蒨蒨。尺兵不用，瑕丘有上德之君；枹鼓希聞，洛陽有神明之宰。丞京兆韋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明、北地傅懷愛等，荆藍灼爍，鄧杞扶疏，許玄度入風月之清關，郭林宗獲神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梅福而齊衡；左部韜真，與喬玄而等列。博士張玄鑒、助教費仁敬等，碧鷄雄辯，則滄海沸騰；白鳳宏辭，則烟霞噴薄。一州聞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乘風，來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扈於西階；大帶諸生，受詩書於北面。泮宫之上，更聞通德之門；小學之前，復見華陰之市。鄉望等魚文驥子，震耀於平原；漢女巴姬，駢羅於甲第。杜陵亭長，終成輔相之才；桐鄉嗇夫，且著廉平之號。莫不公私務隙，即聽絃歌，陰雨時閑，仍觀俎豆。逍遥城郭，拜夫子之靈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機衡莫測，下問書生，遠近未知，來求小子。當仁不讓，思齊於上古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銘曰：

太虚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三宫，旁清八絡。玄津獨化，聖人攸作。鼇柱爲居，龍門是託。爰清爰净，惟寂惟寞。其一

龜讖韜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禮制，宇宙輝明。文武既没，成康遂行。羣飛海水，若羽天星。其二

王筐曾裔，金符遠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降德，陰陽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三元載佇，萬方攸濟。其三

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禄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謙而彌尊。聽之也厲，即之也温。義責齊國，刑徵季孫。其四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是國，必聞其政。仁義立身，温恭成性。不徒爲樂，終悲擊磬。其五

九野八方，栖栖遑遑。從周返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夫子文章。可久可大，爲龍爲光。星衡入室，月準昇堂。其六

智周通塞，神兼語默。幾然而長，黯然而息。漢承周運，胡亡秦國。察往知來，研精茂德。無必無我，自南自北。其七

萬象皆尊，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知命，匪我求蒙。北辰之北，東海之東。百王遺訓，萬世餘風。其八

時亡玉斗，運鍾陽九。周井龍沉，秦原鹿走。生人卷舌，道路鉗口。禮樂崩頹，曲章殘朽。萬邦請命，三靈授手。其九

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規模。數遷三國，年當五胡。星芒夜指，日暈朝枯。環林摧折，壁沼荒蕪。其十

赫矣高祖，越若稽古。丕哉文皇，照臨下土。地維旁綴，乾紘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有列聖，重規襲矩。其十一

我君文思，念兹在兹。金鏡八海，珠囊四時。三雍九室，秋禮冬詩。絳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涣，廣創靈祠。其十二

丕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烟開，金牕雨闢。啐儀侔侔，雲居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席。階列蔗蓝，庭羅絲石。其十三

地接臨邛，山横劍峰。滇池躍馬，沮澤蟠龍。中望擊節，高門扣鍾。陰靈肹蠁，文雅雍容。書池必變，坐席常重。其十四

今還古往，寂寥無尚。太山既頹，吾將安仰。梁木斯壞，吾將安倣。異代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徵聖，冀得意而忘象。其十五

獨孤及《毗陵集》卷七《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并序》 唐天寶十有一載，歲次壽星，陳留郡守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元彦沖□□□□，所以崇德樹風，敬教勸學。初，公以三務之隙，分命有司，修廢功，舉墜禮。而此堂也，舊規傾陋，下宇將壞，我是以有經始之制。冬十月，丙午，新宫成。凡天下有道，則文教大洽，爲政者克廣舊典，以尊先聖，禮也。浚儀令河東裴勝、叶恭大猷，祇奉成績，乃立石於廟庭，以旌盛德。所庇云：

「有三才然後有剛柔，剛柔交而利害作乎其中，於是横目蚩蚩，天不能節。黄帝、堯、舜氏，始以仁義拯溺其流。及乎夏商，而周監二代，有明堂之禮樂，教

之首也。逮德下衰，王室卑而五霸起，彝倫墜而六學缺，天將持其木鐸以授後聖，繇是周公歿五百歲而夫子生。雲從龍，風從虎，大道既作，天下化成。故夫子修《詩》《書》，以酌虞、夏、殷、周之損益，而國風、帝典備。約魯史記，以書二百四十二年之廢興，而亂臣賊子懼。烏戲！不大壞，何以見聖人之全功乎！粤若中都之制，立民極也，以匡頹風，防不爲曲。兩觀之法，用重典也，以去姦宄，政不爲苛。夾谷之會，誅無禮也，以尊兩君，刑不爲僭。三預是邦之政，而魯至於道。向使鳳鳥來，河圖出，東周之化，其在魯乎！嗚呼！明王未興亢龍無輔，運匪我與，德兮何衰。蓋宏其道以救物，處其順以安時，行藏屈伸，與化推移也。其世衰也，揭仁義於天下，其大來也，啓土宇於身後，出入百代，波流萬方。孰不日用聖猷，欽若祀典，然後知素王之德與天地並。或曰：夫子栖栖魯衛陳蔡之間，或者其未智歟？君子曰：是智也，聖人與時消息，同彼憂患，不有匡蒲之難、麟鳳之感，何以試苟合、安蒙求，使達者順時，窮者知命？然則卷舒之跡，其可究乎？奕奕新廟，庶人成之，有以見誕敷之德，勿亟之化，蓋黝堊其楹，元端其服，加籩器之等，正當宁之位，王命所以寵舊章也。兩楹之下，四科以班，兗公，東序西嚮；費侯、齊侯、黎侯、吳侯、衛侯，西序東嚮。其餘未入於室者，畫衣冠於西牖，配祭所以辯等威也。議者謂我邦君，於是乎建宏規而播新命，修令典而崇明祀，講義以度公，懋功以從時，訓人以成德，昭德以合禮。六者禮之善物，而時有遷，邑有改，不銘考父之鼎，紀奚斯之功，是廢名也，何以示後嗣，遂命客卿前封丘縣丞泗上陳兼志之。

《唐文續拾》卷九□捨《涿州范陽縣文宣廟碑》 天下郡縣，悉有文宣王廟，而范陽□無何。范陽本幽之屬，右碣石，左督亢，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至於閭閻井肆之大，州梁襟帶之固，自河達燕，其比不過一二□，朝次列縣之級第爲望，領户萬，流庸附占者如之，兵興人折，茲又獨異。且陪□□南百里而遥，居鄭之陰二百里而近，磅礴周廣，隱然名區，控扼蕃戎，凡五六所。大曆初，詔剖幽之范陽歸議□知爲州□涿郡之地□爲涿第爲上，以范陽爲□所縣遂□州□矣。後此爲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釋奠，蓋伺州之已事，□籩豆寄升降於故階。迨今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彭城劉公，建中初假道州縣，操□是邑，覩茲遺闕，喟然嘆息，顧其寮老曰：學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義者。昔在三代，皆鄉里有教。兩漢已降，罔不述用三德。矧今朝廷頒宗予之詔，郡縣早置清廟，溥崇明祠。今州迮大張，縣署□陳，而至聖先師，時饗無所，豈導八□□□意乎！彼劉昆創祭器爲禮，范寧養生徒興化，皆所講達萬類，而朝宗至理也。吾宰主百里，作人父母，權輿斯廟，以爲人紀。乃視縣前近里之爽塏，心規其制，□劃其地，度廣狹之量，平廬舍之□，□彼居人，直以官俸□□，瓦□舟鐵之費，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財□之，人不之知。廟倏之構，聖賢之象備，□奠之器見，庭除肅如，黎元翕如，□不待施而□，□□□教而變。於是置食錢二百萬，生徒三十員，洙泗之風，集於期月。時公年始弱冠，方剛之日，克明古□，君子是以知公奉若典謨，有將來之大矣。今廣平守□□介□之□也，倚法不削，憂公如私，以能名自薊縣而來遷，政率由舊。履公之躅，守而勿失，覩公之爲，□而不及。學舍異文翁之後，岡□繕修，琴堂抱子賤之風，恒餘跼蹐。歌詠不足，願言發揚，見求微詞，以載貞石。其所□者正於創州置廟之實，即夫子□□□□蓋存諸史册。且謚□今人之□豈余頑童，敢紀頌焉。銘曰：振頹周室，警寐殷楹，曠千百年，炯作□程。聖唐御極，治致昇平，□□□三，□□□□。明王既興，夫子乃貴，苴茅列爵，建廟崇□。蘋蘩截海，聾瞶□思。春誦夏絃，於焉辨志。惟范□陽，於□□邑。朝命有作，州廷乃立。廟革新題，堂昇故級。縣宋寄奠，生徒罷習。崇崇大賢，昔歲臨茲。區頒勞役，克就□祠。□矣像設，森然其儀。風化之源，一至□熙。斷斷伊人，恪居所職，食蘗苦志，戴星任□。瞻我宏規，聞我明德。□琢琬琰，阼階之側。貞元五年歲次己巳二月□□日建。石刻

《大唐開元禮》卷七二《諸縣釋奠於孔宣父》 前享三日，縣令散齋于別寢二日，致齋于廳事一日；亞獻以下與祭之官散齋二日各于正寢，致齋一日于享所。丞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若縣令以下有故，並以次差攝。縣官不足，以州官判佐以下及比縣官充。散齋理事如舊，惟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惟享事得行，其餘悉斷。其享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學官及諸學生皆清齋于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内外，又爲瘞坎于院内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本司設縣令以下次于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于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向。設掌事者位于三獻東南，西向北上。設望瘞位于堂之東北，當瘞坎西南。設學官位于西階西南，當掌事位。學生位于學官之後，俱東向北上。設贊禮者位于三獻西南，西向北上。又設贊唱者位于瘞坎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于道東，每等異位，俱西向。掌事位于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每坐樽二，籩八，豆

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腊各一俎。掌事者以樽坫升設于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俱西上，皆力勺冪。先聖爵一，配坐爵四，各置于坫。設幣篚于樽所，設洗置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于篚加冪，執樽罍洗篚者，各于樽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于厨。祝以豆二取毛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脚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横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黍稷，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棆菱芡鹿脯，豆實韲菹酸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設先聖神席于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坐東北，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學官儒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樽罍及幣。每坐尊二，一實玄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用白，各長一丈八尺。祝版各置于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樽罍篚者入，立于庭，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贊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樽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陛以出，還齋所。縣令將至，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官學生並入就門内位，縣令至，贊禮者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升自東階，各立于樽後。縣令停于次，少頃服祭服出次，贊禮者引縣令入就位，西向立，贊禮退立于左，贊唱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几引導者每曲一遠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縣令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少進縣令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于篚，興，各立于樽所。几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于門外。贊禮者引縣令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坐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縣令受幣贊禮者引縣令西向，跪奠于先聖神坐，興少退，西向，再拜訖。贊禮者引縣令當先師神坐前，北向立，祝又以幣西向授縣令受幣，贊禮者引縣令北向，跪奠于先師神坐，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者引縣令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于階上，各設于神坐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于下，籩右豆左，簋簠居其間，羊豕二俎横而重于右腊特于左。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祝還樽所。贊禮者引縣令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縣令盥手，執篚者跪取巾于篚，興，進縣令悦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于篚遂取爵，興，以進縣令，受爵，執罍者，酌水，縣令洗爵，執篚者跪取巾于篚，興，進縣令，拭爵訖，受巾，跪奠于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縣令升自東階，詣先聖酒樽所執樽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先聖神坐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坐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顔子配。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坐，還樽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先師酒樽所，取爵于坫，執樽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先師神坐前，北面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先師顔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典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壺奥。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坐，興，還樽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祝持爵進縣令之左，北向立，縣令再拜，受爵，跪奠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俎，跪減先聖神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進，縣令受以授執饌者，又以俎進縣令受以授執饌者。縣令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于坫，縣令興，再拜，贊禮者引縣令降，復位。初縣令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縣令之儀。惟不讀祝版不受胙。訖，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祝各進神坐前，跪徹豆，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于故處。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縣令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少進白請就望瘞位。贊禮者引縣令就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就瘞坎東北位。初在位者將拜，祝各以篚進神坐前，跪取幣，降自西階，詣瘞坎，以幣置于坎訖，贊唱者曰：可瘞坎東西廂各二人實土半坎瘞訖，實土者以篚出。贊禮者進縣令之左北面白「禮畢」。遂引縣令出，贊禮者各引享官以次出，初白：「禮畢。」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樽罍洗篚者，俱復掌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教師

《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護州縣官吏》

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略】

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略】

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諸州上縣【略】

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諸州中縣【略】

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

諸州中下縣【略】

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

諸州下縣【略】

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略】

博士專以經術教授諸生，二分之月釋尊于先聖先師。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萬歲通天〇一一・大周故陝州桃林縣博士楊（政）君墓誌銘》 君諱政，字武，弘農華陰人也。【略】幼而好學，長則多奇。唐顯慶年中，明經擢第。拂衣高蹈，習前代之風，每有常調，皆無赴集。遂隱於中條山道士郭雅舊修道所，溪壑庭院，煙雲左右，一絃之上，召山水而多娛；十步之中，擿岑衡而自足。其時本縣令韋綱、長史崔知温並嘉其高尚，歎其隱逸，俱將俸禄以濟衣糧。五載之間，九經遊刃。至麟德二年，被本州刺史史盧承業追召補桃林縣博士，談聖人之至理，即此康莊；議夫子之遺文，依然户牖。慕之者成市，奔之者如雲。雖北海西河，豈能過此。至調露年中，復被刺史譙國公李崇義準制，舉君爲學綜古今，送至都。乃丁内憂，哀毁過禮，遂寢疾，終於芮城私第，春秋五十有五。

學生

《通典・禮十三・大學》 大唐【略】，州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都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

學規學則

《大唐開元禮》七二《縣學生行束脩禮》 束帛一篚一疋酒一壺二斗脯一案五挺其日平明，學生青衿服，至學門。博士公服，若儒服，立于學堂東階上，西面。贊禮者引學生立于門東，西面。不自同于賓客。陳束帛篚酒壺脯案于學生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于門西，東面，曰：「敢請事？」學生少進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子無辱。」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爲儀。」「敢固以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敢不從命。」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學生，博士降俟于東階下，西面，贊禮者引學生，執酒脯者從之，學生入門而左，立于西階之南，東面，執脯者立于學生西南，東面，北上。學生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學生還辟，遂跪取篚，贊禮者引學生進博士前，東面授幣，贊禮者取酒脯幣以東，執酒脯者出，贊禮者引學生立于階間近南，北面再拜，訖，引出。

馬令《南唐書・朱弼傳》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規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吴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揖睦，君臣尊位，監于他國，最爲無事，此好儒之效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鄉學

《太平廣記》卷四四七《張簡》 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爲鄉學講《文選》。

《舊唐書・玄宗紀下》 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制，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口試。内外八品已下及草澤有博學文辭之士，各委本司本州聞薦。

醫學

《舊唐書・太宗紀上》 貞觀三年，九月癸丑，諸州置醫學。

《舊唐書・職官志三》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醫藥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

大都督府，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都督府，醫藥博士一人，學生十五人。

下都督府，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上州，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州，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下州，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學生十人。

醫藥博士以百藥救民疾病。

《唐大詔令集・醫方・諸州置醫學博士敕》 敕：神農鞭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銓覽古方，永念黎庶。或營衛内擁，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歎息。自今遠路僻州，醫術全少，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于録事。每州寫《本草》，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諸州于録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勘散官充。（開元十一年七月）

《舊唐書・玄宗紀上》 開元十一年九月己巳，頒上撰《廣濟方》於天下，仍令諸州各置醫學博士一人。

《唐會要》卷八二《醫術》 貞觀三年九月十六日，設諸州治醫學。至開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詔曰：「遠路僻州，醫術全無，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於録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勅：「十萬户已上州置醫生二十人，十萬户以下置十二人，各於當界巡療。」

《唐會要》卷八二《醫術》 貞元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親製《貞元廣利方》五卷，頒于州府。至三月十五日，勅：「貞觀初，諸州各置醫博士，開元中兼置助教，簡試醫術之士，申明巡療之法。比來有司補擬，雖存職員，藝非專精，少堪施用，緬思牧守，實爲分憂，委之採擇，當悉朕意。自今已後，諸州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藝業優長堪效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入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全唐文》卷八五九和凝《請置醫學奏》 當貞觀之朝，則廣開醫學。及開元之代，則親制方書。爰在明朝，宜遵故事。方今暄熇在近，疫癘是虞，言念軍民，宜加軫閔。其邊遠戍卒及貧下農人，既難息於苦辛，宜偶縈於疾患，地僻既無藥物，家貧難召醫師，遂致疾深，多罹物故，荷戈執耒，皆展力於當年，問疾賜醫，宜覃恩於此日。其諸處屯戍兵士，令太醫署修合傷寒時氣瘧痢等藥，量事給付大軍主掌，以給有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准醫疾令，合和藥物，救其貧户，兼請依本朝州置醫博士令，考尋醫方，合和藥物，以濟部人，其御製《廣濟》、《廣利》等方書，亦請翰林醫官重校定，頒行天下。

其他學校

譯語學

《册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譯》 文宗開成元年五月勅：應邊州令置譯語學官，掌令教習，以達異意。

兩宋

州（府）學

設置

《全宋文》卷四六九胡宿《宋故朝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樂安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吏部侍郎蔣公神道碑》 公曩官於眉，習知敝俗。常曰：「國家承平百年，聲教萬國，蜀士學尚，不減鄒魯，惟此習俗，尚安餘風。二千石恬而不怪，豈承流宣化意耶！」乃興學校，省廚傳，凡過泰無名之費，姑息不正之事，多所裁革，未始顧慮。耆舊有識者，竊喜公所爲，咸言庶幾數年，吾俗且變。貪吏醜正，惡不利己。復有肺腑舊族，逋責列肆，累政不敢治，公裁之以法，遂入訴近習，且造險語，飛聞於上，謂公變亂舊制，蜀土且搖，遽移公知河中府。迄今蜀人歌思之不已。【略】治蜀日，常召高才碩生，會試府寺，親校才等，勸成學者。於府學之側，别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訖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使毀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舊趾，建文翁祠祠之，内圖嚴君平、鄭子真、司馬相如、揚子雲，蜀土

先賢凡九，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略云：「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迹其風德，從可知耳。

《全宋文》卷四八〇張伯玉《英郡州學六經閣記》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吴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脱，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吴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儥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衡築棁，圩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黄，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説，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驅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於外，弦誦之聲格於内，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第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説云：「布在方册，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由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全宋文》卷二〇九青陽楷《改建信州州學記》 景德三年春二月，詔修天下夫子廟祀，今上樞八座太原公之請也。信州前距閩，北抵越，其土沃，其民阜，其東南之巨屏乎！茂才高第，嘗預計偕。然而學校雖存，廡楹太陋，門墻既侈，堂奥甚卑。知郡事司禮大夫楊公以府無留事，人有餘力，爰議改作。擇爽塏之地而徙之，約廣袤之制而授之。水香而土沃，僦工日至而梓人畢技。先是，至聖遺像傳之或失，乃稽乎載籍，按之圖畫，環姿其表，悉無所疑。至是從祀七十餘人，以道不以位也。後則爲講堂，爲書樓，爲學舍，聚書千卷，三代禮樂之名器，又盡繪于堂中，何其備哉！

《全宋文》卷二一一楊大雅《重修先聖廟并建講堂記景德四年八月》 今皇帝嗣位之初，嘗幸大學，召博士諸儒設講榻，當御座之前，執經釋義，賜帛有差。自是大學之制一變，復古邊豆干戚之容，粲然大備。大學士王公欽若上言：「王者化民，由中及外。古之立學，自國而達鄉。今釋菜之禮獨盛于上庠，函丈之教未洽于四海。興文之代，而闕禮若斯！」上以其言下之有司。去年詔天下諸郡咸修先聖之廟。又詔廟中起講堂，聚學徒，擇儒雅可爲人師者以教焉。侃叨蒞方州，親承詔命，出公錢，市良材，計日程工，庀徒興事。翬然廟堂，增舊基也；燦然聖像，加繪飾也。築室于東，祀官致齋者居焉；立學于西，生徒受業者集焉。抑師道久廢，方倚席而不講；儒風一勸，盡横經而請益。絳紗前垂，束脩次列，方領矩步之容，春誦夏絃之聲，濟濟焉，洋洋焉，與古同風矣。昔文翁守蜀，始立學宫而教其民，于是巴蜀大化，有齊魯之風。今江表素重文，宜春古多奇士，矧天子爲之勸學，長吏爲之擇師，豈風俗難教，不若文翁以一郡守，自化其民哉！諸生其勉之！時景德四年協洽歲林鍾月吉日記。

《全宋文》卷八五四韓琦《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飾，冀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爲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佑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爲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宇垣墉，頹壞垂盡，由閾以内，鞠爲污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禮

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僎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厨井圂，生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爲儒而不知兵，爲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内充於己以待用。故或取之爲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於海内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爲。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己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全宋文》卷三六〇吴師孟《清陰館記》 誠之爲道也，其至矣乎！存之於心，則爲百行之根；施之於事，則爲可大之業。推而上之，則爲忠義，以尊朝廷、治百官；等而下之，則爲政事，以擾郡國、安庶民。非道純德粹之人，其孰能與於此乎！師孟嘗聞蔣公之治蜀也，承刑政之敝，民孱而脆，殆不勝其嚴。故先德後刑，專以移風易俗爲意。下車之始，興修學校，聽政餘暇，日與生員講肄道藝，躬親課式，考覈等第。延耆儒碩生，開諭爲學之要，宜先經術。霽威嚴，忘位貌，若父兄之訓子弟，如朋儕之相博約。諸路後進士慕義沓至，常有五六百員。是年鄉舉進士第者數倍於前，由敦遣詣太學策名者亦復如是。曾未期月，風俗丕變，細民遷善而遠罪，偷兒衰熄而遁去。治行高第，轉而上聞，由是朝廷深知，遂欲大用。會爲同時作藩鎮者所忌，釀成飛語，熒惑上聽，尋遷公守河東郡。蜀民大失望，而公訖無愠色。然孜孜嘗有念蜀之心，故蜀民德公之深，淪于骨髓。逮今四紀，化民成俗，猶文翁之倡其教；歌雍詠詩，如武子之德在民。先是，公自府學植楩楠至大廳東齋，其後所植之木多不存，東齋亦已廢圮，唯府學前餘木尚茂盛焉。今兹右丞胡公出鎮西蜀，布政宣化，恢恢然綽有餘地。紹復文、蔣二公之遺烈，大葺學宫，誘進士類，數與士大夫講道問俗。聞薦紳先生稱道蔣公之風績，而冤其去之罔幸，既闢府學西門以臨大路，復爲之重修東齋於顯齋之東偏，鐫公之詩而爲之記。由府學植楠木，接公之舊木，而達於西門，直抵於東齋之前。以公之詩有「留得清陰與後人」句，復於東齋之前作清陰館，而俾師孟書其事，以慰蜀民追懷之情。將使蔽芾甘棠，若周人之歌召伯；思樂泮水，如魯史之頌僖公。不獨發明賢者之心，抑心閒執讒夫之口云耳。

《全宋文》卷二八一王隨《通州學記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禮樂興行，化成文物，聖人之爲教，不其大矣乎？上自朝廷之始，下暨郡縣之教，用之則庶績凝，弛之則五常紊。我夫子憲章祖述，垂萬代法，經緯制度，百王師表。文炳乎三宸，道包乎衆聖，比堯舜以居上，同天地而不朽。我國家開帝運，一海内，千歲接統，四業繼聖。莫不訪延才雅，崇尚經術，内建圖書之府，外闢龍鳳之署。興四門之教，齒胄駢臻；舞兩階之羽，戎夷懷來。三代同風，萬邦咸乂。景仰先聖，親饗闕里，乃加謚曰至聖文宣王，復詔屬縣，俾嚴廟貌。褒崇之典，莫斯爲盛。崇川居淮甸之左，臨海沂之右，江山控于吴越，風俗鄰乎洙泗。魚鹽之利，商賈多集，絃誦之學，章甫亦衆。先是，立孔子之像于城中之西南隅。巷有雜居，地外勝壤，牆垣圮壞，傍通汙萊，正位低狹，不庇風雨。因寮寀之議，獲坦夷之地，惟新是圖，揀日協吉。于是鳩材計工，兼用兵役，乃命静海縣令梁惟寧以主之，軍校衛以董之。峻以重門，環以仞牆，殿宇峨峨，軒廡翼翼，前設齋宿之次，後立講誦之宇。而又茂才、碩望與諸秀士，備緡錢給匠，以塑先師之容，洎亞聖、曾、閔而下，侍坐左右。山龍藻繡，威儀儼列，籩簋俎豆，明祀成禮。斯可謂名郡煥彩，儒林生輝，聳動士民之瞻，恢大政教之本。宜刻金石，以永歲月云。時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

《全宋文》卷九三五祖無擇《蔡州新建學記》 孔子生中國，中國人帥其教者十之二三；而佛生西方，中國之人帥其教者十之八九。四海之内，華面而夷心，寖以成俗者，於今百世。而況都邑村落之下，横衣髡首之伍，所居如市，至使庶民終身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愛、師友之禮。待其淫亂悖逆之禍生，然後寘於刑戮，是王道往往而絶也。嗚呼，不教而殺，君子所不爲也！三代之民，歡然以孝悌相養，以禮義相守，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學校之化行乎州里也。兩漢以降，或張或弛，何常之有！化之不常，則民之所守不固。所守不固，則去而爲佛。去而爲佛，則君雖有政，不得臣而使；父雖有慈，不爲子而蓄；師雖有教，不得友而接。欲其如三代之盛，其可得耶？今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太原王公質，以清才卓識爲上器使，來長蔡人。爲此蔡人作新學於孔子廟，近市而陋，地且甚狹，遷之，乃表

請郡治前官舍居焉。突然而高者爲之講堂。次後如講堂者，師所仰息。翼然而夾於兩旁者，生徒列室而處之。又有亭以習射，有庫以藏書，有厨以具饌，有莊以出粟，有圃以樹蔬，有什物以備用，有耕牛以墾田。使居是學者，有求而足也。且命軍事推官楚秦、汝陽縣主簿劉丙掌其局事。既成，公親領僚屬與其生徒落之。蔡人於是知孔子之教，非西方佛類，皆欲澡刷前日所爲夷狄行，靡然胥歸，莫不悦懌。辱在學徒，乃率其衆拜公之賜。遂以是辭刻於石，用識所始。其生徒、書吏、屋宇、什物、莊、牛之數籍於學者，悉第列於石陰云。時景祐二年秋九月日謹記。

《全宋文》卷五六九余靖《洪州新置州學記景祐三年十月》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宫，黨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黄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爲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焉，固宜興學校以龍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概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翦弊擿蠹，樹立群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垂白耆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豫章介在江左，爲支郡準的，援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爲比，即其祠宫，願建黌舍。詔從之。縣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墝垣，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橈爲隆，變蔀爲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袞珠旒，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於堂於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閑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總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俾設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椣俎、彝斝之器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斂於衆，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宫之制闕焉，其或著理效，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鈎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爲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爲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鼎科，以器識居宦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爲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徼福於神、盛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爲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全宋文》卷五六九余靖《興國軍重修文宣王廟記景祐三年》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學校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乃大。在漢四葉，始建郡國之學而進儒術。在唐六帝，乃克用王禮而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羽籥絃頌之音蓋寢矣。聖宋在宥，七紀於兹，今上纂三聖之丕烈，綜御大器，息武行文，澤浸八荒。常以隻日視朝，雙日講學，間歲程文擢多士，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大府劇部能以營葺黌舍爲請，率報聞從之，餘或專於督獄賦政而未遑暇，朝廷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興國軍者，本隸武昌，以摘山鼓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草創而不完。景祐受册之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知軍事，剛斷柔惠，敷和於下，剔去蠹螫，民懷其生。柅車期年，簡肅成政，乃謂其僚曰：「古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黨庠，職在鄉老。況今領縣立社，以有兹土，人不知學，何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淫昏之鬼，何以示德？二者皆爲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西，風隤雨隙，不自撐梧，先生弟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祀，俯仰其間，實所病焉。」於是度費飭材以萃百工，罷不急之用而用之，不瘡於民，不割於公，而霈然餘力，以克有成。露寢奕奕，負陰嚮明，龍卷玉璨，顒昂其象。廉陛嚴峻，庭序閎廓。凡爵於唐、讚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圖形太學者，塑坐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筵開黌堂，以登師儒，局列校室，以來雋秀，是焉者，處於東偏。又爲二庫藏賜書以昷生徒之業，櫝禮器以謹春秋之祀，是焉者，居於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代車旂器服，圖之屋壁，使來者觀之，煥然在前。祀之有齋，致其虔恭，復築齋室於宫之南，湖光上照，山翠欲滴，太虚之庭，垢慮可滌，事神誨人之道備矣。新宫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之所以爲教也。賓僚以書來俾爲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其壽年。昔魯人美僖公遵伯禽之法，能修泮宫，播在《詩・頌》，蓋以能修其宫，又修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有飲酒養老之儀，兵有受成告克之事，咸在泮焉，則化民成俗之道，捨此宜何先哉？王君能尊仲尼無窮之教，宣當世所宜之治，修祠宫，建學館，知爲政之本，故不敢讓而記。

《全宋文》卷一〇一八蔡襄《福州修廟學記》 七閩濱海，其地險而壯，福州之治尤據其勝勢，爲東南一都會。其風俗尊嚮儒術，唐之文盛，間有重人。薰漬劘揉，日以滋衆，然庠校之興，前無著者。自五代錢吴越王專制甌冶，分子弟以

莅之，乃作新宫，號爲使學。本朝太平興國中，轉運使楊公克讓始立孔子廟，以奠春秋。景祐四年，通判謝君居微權職郡治，遂表建州學，仍請賜田五頃，以久衆處。詔書報下，謝適罷去。逮范公亢、許公宗壽更守此邦，參擇曹掾之能者蔡黄中、方嶠繼任其事，商工度材，歷五載而大備。公帑之泉，計費千萬；植宇之楹，總數六十。中設孔子與其徒高第者十人像，又繪六十子及先儒以業傳於世者，皆傳之壁。曰九經閣，以藏舊所賜書；曰三禮堂，以圖輿服之制、祭享之器。翼舍齋廬，旁翼兩序；庖次井飲，百用資給。今尚書都官員外郎沈公之來，入而拜，出而歎曰：「學成，空不居，無以育賢才而起風化。」乃與監郡太常博士陳君議增美田，充所賜數。迎延舊儒，敷解經術，又立比業準程，群居約束，揭爲衆則，以侯官尉吴及兼總之。於是遠近學者靡然從慕。初，公至，精究疾弊，繩治强豪，人用震栗。既而譬曉士民，教之六藝。以是知公摧兇枿而培善本，威惠并施。有所歸賴，更口騰道，厲戒幼小，無或失業。咸願刻文於石，垂延久後，遂相與來請襄爲之記。已又作詩曰：於戲生民，角翼者群。上聖有作，財治人文。執道之中，立世之紀。厥後迷謬，乖離本始。躬服儒方，偶媲言詞。專用干禄，乃文之疵。入齒王官，習之法令。不失有罪，乃政之病。然於當時，咸著能名。使二者矣，由學弗明。學斯謂何，忠義悌孝。政斯謂何，禮讓風教。譬如大鼎，量入千鐘。俞石百數，罔不兼容。在學於政，先其大者。言詞法令，進治之假。唯州有學，邦君實謀。驅汝閩民，來處來遊。象圖嚴嚴，記書整整。衣冠肅雍，室廬閟静。孰爲人父，敕戒而子。往焉問聞，弗往攸恥。孰爲人師，啟率其徒。開陳統要，罷詘巧誣。學後廢興，屬於繼承。益完勿圮，惟賢者能。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〇《寶元元年三月》 己酉，許潁州立學。潁，非藩鎮也，於近詔不當立學，知州蔡齊有請，特從之。

《全宋文》卷一九五李昉《丹邱州學記》 學之時義大矣哉！人不學不知道，道者非他道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能研味古訓，鑽仰聖經，將以演潤性識，革去蒙吝。究先儒教化之術，貯乎胸中；頤君子仁義之説，裁諸筆下。引而伸之，利而用之，發爲德元，蓄爲政本，求其治也，又何艱哉？倘舍其學，從其政，有若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豈辨民哉？噫！三代之所以明人倫、厚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兩漢之所以昌王業、永帝圖者，興儒學之驗也。且人文肇生，《易》其首焉，則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孔聖答問，著成《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禮》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春秋》曰：「學然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揚子》曰：「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荀子》曰：「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唯學乎？學者，大富之器也。」舉是論之，歷代聖賢，垂諸典訓，未始不以勸學爲先。蓋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立身，立身然後從政，從政然後致主。非其學，則仁、義、忠、信、孝、弟、禮、法，從何入焉？既不以聖賢之道入乎心，潤乎性，則空空焉縱其心，放其志，事親則昧其孝，事君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教。由是而言，學者生民立身事主之大本，爲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景祐二禩秋八月，防自澶移宋。宋有府學久矣，生徒實繁，規模大備，風教日盛，詩禮日聞。以是出名流、取等甲者多矣，歷公卿，居富貴者亦多矣，得非興學明道之顯效歟？防，俚人也，遭遇明主，坐真周行。每以爲學之初，涉道甚淺，入官之後，立政無聞，不能探聖人文章之奥，稽賢者政事之本，徒竊厚禄，以爲尸素之臣。故常有志勸人之爲學，贖己之不學；欲人之多聞，贖己之寡聞。寶元元祀冬十有二月，自宋移台。台之亞尹宗明晉卿，真端方純懿，好古愛公之士也，暨從事會稽肅之、隴西泰符及臨海長著作高平貫之，皆清謹有文之流。官聯之間，道義相得，寅緣幸會，有若舊交，凡所建議，躍然一心。因相謂曰：「涉海則方丈、蓬萊，跨陸則四明、天台。以知天台者，山水之秀甲天下也，可無清氣以生奇人？況趨走之吏，尚弄翰墨。而詢諸郡人，則曰近世以來，鮮登科者。吁！豈非出守者不以儒爲意乎？反以儒爲鄙乎？致學者鮮而士之寂寥乎？」又相謂曰：「士不以勸，勸不以道，則舍此而適彼者有之矣，道聽而途説者有之矣，爲西北之流而忘反者有之矣。且尚文之世，素風四發，普天率土，咸建儒宫。山奇水靈之地，何獨未建耶？」晉卿曰：「久有是心，而力不足也。」今日之事，同志相符，躍焉而喜，濟焉而謀。政之暇日，遂卜方所。郡署東南隅凡百步，有隙屋十餘間，揆而度之，默而識之。又相會曰：「兹地也，密邇郡署，若建學館，則有位之人，易爲領袖，可計隙屋，益而就之。矧材甚省，功無多，苟見義不爲，是無勇也。」莫不亟召占吉日，風斤騶運，虹梁乍申，制作有經，簡質爲尚，止增十間舍，遽成一畝宫。自仲春十有一日起工，至仲夏十有一日畢力，高門穹崇，峻宇瀟灑，靡踰百日，衆心樂成。《詩》曰：「不日成之。」吾今得之矣。學既成，會八使葉公清臣戾止是郡，首登是學，延與諸生從容論道，謂防與晉卿曰：「既興庠序，將變風雅，不顯不敞，何以勸人？」因而又建小樓以貯羣籍。生徒怡怡，郡人躍躍。復有好事者願出書糧共三百石，其助也翕焉，其興也

勃焉。噫！學校斯設，縫掖有光，而今而後，越變至魯，豈難也哉！仍命宿儒，將爲主者，詩書禮樂不得不興矣，忠信孝弟不得不增矣。愚者可以智，賤者可以貴，貧者可以富，善者可以顯。蓋學有所歸，俗有所化，自然時習而日益矣。吾故曰：學之時義大矣哉！有君子與吾同志者，諒無誚焉。

《全宋文》卷二二〇一彭汝礪《南安軍學記》 南安地阻隘，其民貧多訟，學者不滿百人。程侯敏叔嘗爲屬邑令，未十年，以秘書丞出守。始至，見吏民，道上之德意，訪問利病，興廢以時。既獲豐年，乃因餘財改作學宫而侈大之。軍民父老，瞻望嘆息，謂其子弟曰：「自五代之亂，五鄉皆役於賦，壯者軍旅，老稚溝壑。宋興百餘年，恩德茀覆厚矣，少懷老安，無憾於養生送死之際。今程侯不我鄙夷，又貽我以遷善之所，可謂幸哉。」遂求文以志侯之功。汝礪曰：「先王盛時，自京師達天下，自鄉達于家，莫不有學。民不致力於耕桑，則致其知於詩書，不在其家，則在庠序。師有德，朋友有信，冠婚喪祭有禮，飲食衣服有政，而邪僻無所自入也。有道則承之，有能則庸之，而不肖者無所僥倖也。後世學校廢，教養之具闕，民始不見先王之法，淫辭無禁，詖行不誅，於是民不能見其性矣。忠信不勸而浮僞者取，道德不尊而庸邪者進，於是民不知命矣。漢迄唐，更盛迭衰，而其始終不及三代者，以此也。主上紹天稽古，始革去養材之弊，京立博士，州設學官，法度雖具，而吏或因循，未知所以奉承明詔。侯在小邦，乃能以學校爲先，豈不賢哉！然學之道甚易知，而人莫能之者，未得其本故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人莫不有親也，而知事之，莫不有兄也，而知從之，則所謂仁義之實已先得矣，文章誦説皆其末流也。侯誠能因其性而導之，又告之以先後之序，隨申之以天子勸勉之法，則慕爲學者宜多成材，民雖有争心，亦何敢焉！然則侯之爲學校者，豈曰小補之哉？

汪藻《浮溪集》卷一九《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争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争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争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説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説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没，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宫壞爲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宫佛剎圮于戎馬之餘纔歲日耳，已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争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于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于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宫室、臺榭、門厩，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頖宫、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昺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簠簋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爲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兹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全宋文》卷三八六范仲淹《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于類者，曾不減于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于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并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曆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豳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于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

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宫，優生員也。談經于堂，藏書于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厦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兑》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説之道，必利乎正，莫大于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全宋文》卷五二六宋祁《楚州新建學碑銘并序》 學校尚矣，周以來訖於唐，創命廢治，儒家流多能言之，予不復敘。五代殘弊，彝倫殲滅，大盜嚾嚾，相閔以兵，旦移暮檄，僅識文字，藝圃儒林，蕩爲戎區。天祖受命，肖天明德，乃眷四方，是剔是攘。創民痍旅，益去愁毒，始修太學於京師。太宗、真宗已同車文，則幸成均，開露門，集中祕書，擁圖講道，喟而興學。雲章在天，萬物光明。聲陶教冶，鎔爲豪俊。然猶州郡吏未能稱上意，興庠塾之事也。逮今上纘承，焞燀先烈，右文變風，與三代侔。於是人人知帝嚮儒，而天下學官畢修飭矣。噫，教化之難也！閱四聖，垂九十年，事鉅績遲，不其然乎！楚州學者，今轉運使七兵外郎魏君之建也。景祐初年，君以田曹來爲州，甚宜其官，不苛不競，政克用乂。一日與其屬會孔子祠下，頓壓陋荒，不能爲禮，簡無蘊編，生無見員。君愀不懌，以爲天子育才勸學如不及，今楚近郡，身二千石，助朝廷美風俗爲職，是不能興，且得罪。因上言孔祠壞缺，黌肆未立，願得如律令，官爲繕完。書聞，有詔報可。我素既從，鳩工僦工，用謀新宫，斥地而南，築爲壇堂。裁審舊址，更作州序。攻位既成，墁墍畢興。扉樹顯儼，廂宇華煥。墀潔塗平，房内異宜。絺牕敞中，治飭睟容。四科十字，凛如侑坐。緩玦裨裳，具有等威。然後複閣焉以櫃經，次庫焉以庋器。堂有講位，博士尸之；舍有燕處，弟子安之。桃簟篚几，有史焉是供；浩汎掃除，有幹焉是隸。横廡爲亭，邃然而清，須齋者以居；庫北爲池，頮如其漪，待息焉以遊。爨樵汲匽，罔不備具。考室凡七十有八，楹地縱四十八尋，横十有二常。南揭廟題，西署學榜。廟尊神，學便人也。明年上丁，君率官儒參釋菜禮，豆登俎彝，跽進俯伏。畏與虔并，猶鄹魯然。又命諸生群居比藝，日月弟課，教必名儒，習必秀民。誨者灌灌以温，請者拳拳以敬。幼幕壯歆，語墮相斬。裒衣著緑者頻然成帷，其來未止。化之易易，由君優爲者耶。先時君市取書三千卷，以實廚櫃。奏割山陽、淮陰、苅場三區，立爲學田。歲貲四十餘萬，簿所出入，檄州從事掌焉。君既去州，或奪二區，以畀他用，逮沓弗還。復七年，君持節以來，吏則大懼，乃悉取以歸於我。君亦移文鐫喻，顯爲永制。由是學之陋闕，益彌文而就諸焉。君名兼，字介之，敏而文，在進士爲聞人，立朝爲名郎，臨部爲能吏。凡百施爲，知所先後。裕神勸學，實有德於楚，故楚人刻樂石以旌成勞，予得次第其狀，屬之辭。銘曰：

翼翼孔廟，大逵之東。魏侯爲州，乃新此宫。耽耽州學，魏侯所作。得請於上，是治是度。始時楚人，挑達里閭。誶語相訾，無師與徒。乃侯崇建，匪怒伊教。顯聖嚴師，神降其勞。講有博士，業有弟子。居相切劘，出相長弟。楚人有俗，侯實化之。楚人有材，侯實育之。在魯僖公，思樂頖芹。在漢文翁，不變蜀人。侯克慕賢，參訂厥美。鑱識完青，以謹攸始。

慶曆二年歲次壬午中秋日立。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州學教授許遵，承奉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闕唐□，淮南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賜紫闕。

《全宋文》卷八一七張方平《湖州新建州學記康定元年六月》 寶元二年，上命尚書祠部員外郎滕君守吴興郡。始至，見吏民，問疾苦，披圖牒，考風俗。顧謂僚屬曰：「古書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四代之道，起於黨遂。漢氏繼周而王，懲秦非聖人之法以敗，稍復遵用儒術。循吏文翁興學蜀郡，變巴夷如鄒魯。漢廷多武人，莫或贊上褒廣其道。以孝文之盛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猶能富庶而不能教也。東都中興，儒雅寖隆，公卿大臣咸門有諸生横經受業。三分多難，微言僅絶，小雅盡廢，文獻不足。唐雖禮典甚講，蓋文具而實喪。是以後王研究理要，終莫致於三代者，顧所以化民成俗之道，育才官人之法，隳其根本矣。惟我治朝，丕冒出日。鳥言鴂舌，知誦簡册之言；髽首卉裳，競襲端甫之服。而庠序俶落乎睢澳，嗣音乎郯鄫，規摹大於齊魏，絃誦聞乎荆吴，且遍諸郡矣。矧是吴興，南國之奥，有佳山水，發爲秀人，自江左而清流美士，餘風遺韻相續也。凡爲郡者，用民之力於署，於觀，於諸不急，而學校不建，豈守臣布宣王家風教之意歟？」僚屬曰「唯」。吏民聞君子弟畜其人，將驅而之善也，相與輸金，願遂建學。乃十二月，考景營基，鳩材類工，且以命教請於上。越明年，夏四月敕書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夫。六月，新學成。重門沉沉，廣殿耽耽，論堂邃如也，書閣屹如也，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治業者群居焉。入門而右，爲學

官之署；入門而左，有齋宿之館。又爲窄道，距闉挾閣，構二亭，凡溪山之勝，眺望悉會。庖圃有次，膚藏備設。復立小學於東南隅，童子離經肄簡諒者聚焉。凡爲屋百有二十楹。既費器用幣，釋菜成禮，客有興於座曰：美哉學也！若稽田，既勤敷菑，在所播植；惟學，敏厥修，念終始，在其所志。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舉而措諸，可以成天下之務，斯得唐之士矣。若其拘文牽義，齪齪近思，誦焉不通其變，習焉不達於用，此辟儒之大患也。師乎師乎，記問云乎哉？能開達學者之志慮，使廣大深實，知道之所以爲用，茲可以爲師矣。學乎學乎，藝文云乎哉？彼先生之糟粕，後世且得其味而嘗諸，苟知道之所用，何學而非道者？茲可以爲學矣。士充其業，上使其器，則致理之本，不在學校乎？以是而觀滕志，其已遠哉！某不敏，豈足以語道之大？命紀經始，不獲讓云。時康定元年六月日記。

《全宋文》卷五九八晁仲約《文廟記》　古之言治道者，黄帝而下，無先於三代之法。其所以勵世礪俗，育天下英才而納之善者，莫大於學。盛朝家塾黨庠、鄉序國學之制，載於盛典，厥迹著矣。周末秦亂，洙泗之教墜地而不舉。漢氏以馬上得天下，孝文始垂意經籍，武帝初命郡國皆立學校，歷元始而大備，郡曰學，國曰校，鄉曰庠。由晉而下，惟元魏獻祖、南朝梁氏，中外立學之制最爲之詳。李唐著令，自通郡大府至十户之邑，皆設博士、助教，下逮弟子員，率有定制。迨我朝慶曆中，天子持循光顯，尊顯儒術，以爲京師首善之地，學則舊矣。方國之下，頗忽而不立，豈朝廷待士意有厚薄内外耶？爰詔列郡咸建庠序，命官典掌，規制纖悉。而議不一，制已行而遽止。曩之會藩名郡，聚徒講道，亦或從之而怠矣。矧僻陋遐荒之地，守土者不啻如客寄，蒞職未幾，即屈指歲月，延頸以俟代者，肯復留意於學也哉？嘉祐壬寅，尚書員外郎皮公弼守壁江，明年建學於郡之西北。太常博士俞君琬嗣而緝之，功遂以成。先是郡獨有孔子祠，既卑且隘，春秋釋菜寓於堂上，殆不能容足。君玉恥之，獻臣病之，思改易而爲之。果能擇勝壤，破頑石，平近堑，民不勞而力有餘，斬險砌窪，化爲平敞。廟室既就，學舍隨備，聖賢像貌與總綱圖治，更焕然一新。君玉戾止，樂於成事，且曰：「棟宇既立，不有師範，何以示誘掖而來後進？」於是擇人以崇講訓學。且徒集不肅之禮，則升降揖讓之禮無以致其嚴，於是俎豆簠簋之器一如祭法。暇日與二三僚友即席見諸生，談仁義道德之蘊，君臣父子之要，開端發蒙，日漸月磨，薰然油然，使自趨之。巴嗆之俗翕然丕變，絃歌之聲幾與鄒魯侔矣。噫，郡縣之政，視其人之賢否，出一令，舉一事，利不百則不爲之。故昔人慎所注措者，蓋懼其利未形而害隨之。且黌塾之利，本以聳動賢才，助宣風化之意，三尺童子皆知陶染浸潤，無毫髮之害。爲政者不能勇爲之，甚足惜也。昔之良吏，如蜀郡之文翁，潁川之韓延壽，荆州之劉表，未嘗不振興頹敝，招延俊秀。至有開除厩舍，或執經以躬受訓導者，載在史册，爲守宰政事之最。則知吾道之污隆，與時上下，不得其人則不興，從古然也。今二君之才皆精明强幹，以飭吏事，彼作我繼，一意於學而始終之。僕知壁山之人，自是而往，策榮名，都貴仕者，連袂而出矣。二君之惠之美，其爲可量耶！君玉與僕同年友，一日遣价揭圖以示僕，既喜獻臣誨民樂善之道如此其著，又喜君玉能推美前人，不有其功。二者皆可書，故執筆而不讓。其學舍大小之制，來者可觀，茲不復記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五《慶曆三年十二月》　庚申，許廣州立學。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寶元元年，詔許潁州立學，特從知州户部侍郎蔡齊之請也。自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賜田給書，學校相繼而興。近制惟藩鎮立學，潁爲支郡，齊以爲而特許之，故有是命。又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詔諸路州府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

沈括《長興集》卷一二《杭州新作州學記》　古之處民者，其業雖有分，而其教之以禮義德術則無貴賤，必出于一道。所以用之於朝廷者，則前日修之於其家者；所以服于畎畝者，則異日用之於朝廷者。非若擾獸者，不使以搏埴游裕者，不任以服焉也。賢有才者理之，不能者由之，而莫敢廢焉而已耳。少而學，長而習焉，安之若天性，資之如寒衣，而饑食一日，五家之比不由之，不棄且夷膚矣，不待有所徇而後爲也。自五家之比，則已教之以所當學，過而至於五比之閭，則又揭之以書而瀆告之，其教養之具益衆則益詳。其相與而居弗與其畔也，則親之以閭黨。相與往還弗與其狎也，則肅之以賓祭。合而用之，欲其和理也，則齊之以卒，乘矯强弗率前，其敗亂也，則威之以刑，誅撻罰，朝操其所任以出，夕相從以歸。仰而觀其上，則宫廟室廬，莫非先王之法象也。俯而履其下，則疆井徑術，莫非先王之經理也。居而閱其身，則簪屨服冕，莫非先王之名物也。散而察其起居出處，老老而稚幼，瞻生而哭死，莫非先王之禮義節文也。非能有羽毛鱗喙以馳騖乎，山林没於淵而天遊者，捨此其何適哉？

至諸侯自爲政，所以措其國家者，出於多道，而民始習於幸，忌分抵義屈力，以贍其欲，偲然不厭也。立而觀其朝夕之相與，非譁然覆其人而兵其頸，則操勢

挾數以籠天下，至於詐窮勇奪强者，僨諸侯而并負之。然而不數十年，復起而亡秦人。人欲爲秦之所爲，則秦尚安得晏然獨有其利哉！其勢雖欲無至此，豈可得也。至漢有天下，願治之主間起，乃始知尊先王黜百家，異時得古人之稿刓簡振其埃熏而誦說之，然獨爲士者出於此，而民之忸於舊俗，猶固浩然也，非刑名法令不足以撼之。故吏常以法用，而學者羞言之，至於治天下之實，其勝負未能甚異也。道既出於二，則勢之所在者，常執天下之勝，而區區之空文，何益於不勝哉！至陳蕃、李膺輩出，以義節相奮勵，抗志力行，欲以移天下之習，掀椐血皆帚驅而奔運之，未爲快也，然卒不能振一步杭一横草，以抶凌遲之禮樂，何哉？由養之不廣，教之不以漸故也。百年弊習，使可以俯仰咄嗟而致頌聲嘉瑞，則先王之爲法不苟如是，其煩且詳矣。

國朝郡邑皆立學校，春秋長吏親用弊於廟，自三尺之衣者，悉聽入學，廩食於縣官，又賜以百家之書，設經師爲之講教，其施設條目，皆天子稱制以命之，朝廷之於學無遺重矣。而吏或不以爲意，彼固非敢倦天子之令，以爲不當先，然誅罰期會，闕鹽之細務，一事不至，則知有所廢闕，儒者履仁蹈信不救急，故其效力乃在數十年之後，急近而急遠，此人情之常，至於任政教之本原，以身先士民，此大儒公卿之事，未可以他長吏比也。杭爲大州，當東南百粤之會，地大民衆，人物之盛爲天下第一。元豐八年，邦伯滿公自尚書左丞拜資政殿學士，來牧是州，凡政之僵弛敗剞不綱者，一切振去而更置之。未明，衣冠而坐，設庭燎以聽事，大听一府，皆空無一人，蹟庭下者，四方之賓客，已肩相摩於門矣。公悉與之酌酢，燕勞嘯咏終日，府寺癐廩亭傳杠梁柢籍抄揭，凡有司之務，不期月赫然一新，殆無遺役矣。公曰此未足以副朝廷求治之意也。養材勸德，爲天下得人，莫先於學校，前日雖有其具，未能博延四方之學者，吗然若大瓢無所適於容，則若勿置之愈也。乃率僚屬親往視，學者所居，則坦隤屋陊，神主暴露，諸生不免沐霧雨，喟然曰養士患無有具，既有以進之，則士之不勸，非所患也，具如是，不可以不新。部刺吏朝請大夫韓公敦善樂勸，與公協謀發弊轉材，百工毛會不踰時，則前日之隤垣陊屋，蓬居而蠋宿者，悉已丹雘繪刻上室而下堂矣。廊陛繹舒，殿像孔嚴，褒德崇配，則圖其周廬以七十二門弟子與二十五大儒之像，考古議禮則狀其堂序，以三代車輿器服之容飾尊經嚴師，則翼然在上者講論之堂也。勸藝禮士則環而可居者，肄業之室也。工致其巧，史督其度，巨細委曲，規鈞矩折，物盡其法者，暴揚爨滌，儿席楯牲，凡生養之具也。元祐二年，朱鳥戒夕，日次上丁，百工告休。公將釁考位神展物體性於庭，公乃端委造洗，實觴以進，博士弟子，贊幣承飪，登降興伏，珮環鏘鳴，禮數備具，不汰不簡。受爵既徹，乃升公堂，西向以禮學者，於是諸生牆立請質所疑，横經挾簡交進，牙退各獲所求。既而陳豆觴班，爵齒德席，工興俎賡，歌迭賦酣詠儒史嚴夕而罷。州人相攜，遮道擁觀，旂纛踕跲，途不容跬，排蹋争進，襁提相先，莫不嗟咨垂洟，知先王之道尊重崇顯，禮義可慕，貨利可恥，父以告其子，長者歸以告其少者，兒童羣戲，羅列豆籩，纓冠秉枚，效其拜俯，道之以善，其順且易入，由此可見矣，況其有以勸之也。慶曆中，公嘗講學于此。今乃爲邦伯，建浙西鼓旗，垂封，君之印，饗諸生，見故老閱，芹茆之舊蹟，此其爲勸，豈待他哉。公以《道德經》術相天子，出擁東方諸侯路刺史，以文雅方重康撫吴會，合志一心，茂明先王所勉，使絃誦之聲，芽蘖肆長，收效于異時者，實自今日。某邦人也。今將以多君子惠賚於我邦，豈可使經始之蹟寂寥無聞於後世耶？既以論次其始末，又將記邦人之言，揭之碑碣，以告後世焉。其詞曰：政孰自本，必圖其綱。摘隱鈎堅，非政之良。我有大柄，匪震匪威，彼侗弗昭，發爲神徵。孰忸惰淫，覿狂以嬉。我拔其萌，投以禮詩。青領垂縷，斃其故武，移之如天，子見斤斧。凡此有爲，由莫非學。我邦我庠，自公爰作。公伯新庠，考度揆律。挾桶跟超，其徒坌出。蓊然雲興，後堂左室。重欒藻題，昔之圮垣。鳶梟所嗥，今也誦絃。匪徒器之，公教諄諄。匪徒教之，公先以身。孰謂虎兕，牙之以手。爲政之難，擾虎何有。不艱不疚，唯公之厚。其在慶曆，公官於此。赫然有聞，遂相天子。以我之先，以期爾後。公惠我邦，豈不既富。浙水如瀉，青山之下。蹟誰與論，猗歟昔者。

《全宋文》卷七三九歐陽修《吉州學記慶曆四年》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

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五《慶曆五年三月》 辛未，詔曰：「頃者嘗詔方州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閭，浸不可止。自今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入居聽習。」

《全宋文》卷五六九余靖《饒州新建州學記慶曆六年》 漢襲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刊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俊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褒然稱爲循吏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教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剗僭薙偪，祖功宗德，翱翔四裔。今上興其治本，二紀於茲，乃詔郡縣立學，詳延褒博。是歲，都官副郎清河張君自南海倅車移守鄱陽，舉遺修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得賢俊，基固太平，詔啟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爲本，卿佐修之於國，父老修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於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爲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幹隳剥，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搆也。君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聞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宗堯、屬城之良曰朱琬籍而司之，得資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畚築，購楩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墨之督，一本規矩。遠枕城闉，取乎居國之陽；傍睨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王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群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期年而有成。凡爲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宿儒胡寧以爲其表率，真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意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范侯不得獨擅美於前史矣。

《全宋文》卷五八七尹洙《岳州學記慶曆六年八月》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於學而已。自漢而下，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皆緣於吏治。吏之治，大抵尚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毆之。若是之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號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持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爲治之具盡在於是，顧崇儒術，本王化者爲闊疏，不切於世。噫，其甚哉！滕公凡爲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爲爲政先。慶曆四年守巴陵，以郡學俯於通道，地迫制卑，講肄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廣生員，公承詔，忭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宜無大於此，庸敢不虔？」於是大其制度以營之。廟儀既成，乃建閣以聚書，闢堂以授經，兩序列齋，以休諸生。掌事司儀，差以等制；饘爨滌洗，悉嚴其所；小學賓次，皆列於外。大總作室之數，爲楹八十有九，祭器行具，稱於禮，資於用，罔有不備。巴陵之服儒者畢登於學，公延見必禮，獎其勤以勵其游，尚其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率者，皆革頑爲恭，磨鈍爲良，出入里閭，務自修飭。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皆本於學也。公之樹教及人，豈不切於近、通於久乎？先是，公領邠寧、環慶兵，扞戎爲帥臣，守巴陵乃下遷。凡山大而適小，必易其治，或陰憤陽悗，事弛官廢，下不勝弊者有之；或慎微慮危，修舊保常，無所設施者有之。若夫用捨不殊，勇其所樹立，不以險夷自疑於時，如公心之所存，非愛君之深，信道之篤，烏及是哉！今年，録其事來告，且曰：「予嘗守玉山，吴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必時聞人，子其次之。」某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承公命，小子奚敢以辭？慶曆六年八月日記。

《全宋文》卷五六九余靖《潭州新成州學記慶曆七年》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潭爲善地。鬱江東注，上無氛惡，蠻溪獠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題期敷佑，丕冒嶺海，偃革櫜弓，七紀於茲。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厲賢爲本，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然。慶曆紀元之七祀，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宮。既而笏立周視，見其庭堂卑隘，像設墮剥，冕皇服章，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雜常用，攝齊摳衣，居無容席。乃喟然

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蓋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宮，卜郛之東，龜則食焉，肆命從事刁君紓以董其勞。鳩屋衰服，正厥王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爲堂乎東，尊師教也；築宮於西，潔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爲校舍，旦坐塾門，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爵坫俎房，罍雲洗海，丹綵矩矱，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韠，陪列終事。越翌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啟憤發惟。州人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爲政先，與夫東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玘等聚而議曰：「君之丕訓於我，而廣其聲，樂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已事，俾以狀來謁記。予謂杜君上以宣朝廷嚮學之意，下以成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全宋文》卷一二七五章望之《州學記皇祐二年》 宋一中國而文教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生知鄉風教而大講儒雅，斯道開明矣。及慶曆癸未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太學師生是非時政，上懲橫議，學事中弛。越明年戊子，又命四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詳舉送。時執事者失朝廷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尚不爲立師生，矧復能興棟宇期以教人歟？自非知道識王化之本者，孰敢尸其事！台州之學，在子城中之東，實前守李君防再徙之。歲久，卑敝僅存。皇祐二年，通判江執中攝州政，謀盡革之。會衛尉少卿吕侯來守郡，嘉協斯議，遂毀舊圖新，倍隆前制。逾月而役休，有殿以春秋釋奠，有堂以揖讓講論，閣以儲書，齋以居處，門廡庖廚，既周既飭，凡爲屋五十楹，嚴然而高，沖然而粹。復有百物之用，備以養官民子弟於其中。異日台人道立而行明，身寵而家昌，且有魁偉特傑之才，自致聖賢之地，是惟興學之賜哉！斯役也，大理寺丞、知臨海縣崔黄臣，司理參軍王景實董之，莅事有方，故費鮮而功逸，宫室壯好焉。已而不鄙非才，見託紀述。百年學如不葺，來者其愧斯文。

《全宋文》卷九三五祖無擇《郴州學記》 皇祐五年七月，郴州新作夫子廟。學成，太守陳君藻移書，俾無擇識其始。夫惟聖人者人道之規矩，學者王化之本原。人道非規矩不成，王化非本原不立。我國家因唐制，天下州縣置夫子廟與學，用古道也。郴於湘南，介要荒之地，向之爲州者，往往陋其俗而不教之使知其方，故舊祠圮毀，而絃誦之音未之聞焉。前年陳君通判是州，與太守李君初平始謀撤故而新之。因上其事，朝廷嘉之，賜錢三千萬，以助其費用。承制再拜喜抃，黄髮稚齒，莫不聞知明天子崇儒尊道之如此，闔境歡聲，蒸爲太和。衆工效能，曉昏劬劬，事以亟集。謀雖肇於李，而成功者陳也。其制寬敞尊顯，爲一州壯觀。偶夫子與十哲于殿者，若王若公若侯，各視其冕服。圖六十子於廡，皆有次序，儼然如攝乎威儀，優然如聞乎聲音。左之右之，有經有史。學者有能用力於斯不懈，可以變冥爲昭，言具齊聖。陳君之是舉也，郴人戴其德，曷有窮乎？矧君之自通判遷知州事，凡四年矣，思惠入民心也深矣。金石之刻，以詒後人，無擇不宜辭，乃繫以詩云：

天下有道兮，庶人不議。王澤旁流兮，海寓萬里。化莫先兮，吾儒崛起。德莫盛兮，斯文遐被。惟郴之人兮，亦材而美。可揉爲轅兮，可矯爲矢。孰絶其津兮，孰梗其隧？今我邦侯兮，戚然以悲。興墜補漏兮，靡艱厥爲。廟學既成兮，不愆舊儀。生徒既集兮，率用新規。勤道在己兮，廣業及時。入聖之域兮，爲帝之師。無曰苟取富貴兮，内以自欺。遺我邦侯之羞兮，汝顔曷施！誰踵其武兮，善繼勿隳。惟郴之人兮，無忘此詩。

《全宋文》卷八五四韓琦《并州新修廟學記至和元年》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乎天，萬物大生主乎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乎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僞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户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偪隘。其後生員寖廣，至圬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

生執事者不能遍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遑改作，始奏隰州司户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義使、并代州管内兵馬鈐轄張僎，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巍然而雄，睟容儼然而尊。顔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候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艧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禄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禄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勸於藝，而内志於道，一旦由兹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氏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某月某日記。

《全宋文》卷九一四李覯《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宫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爲，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旰江李覯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慶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考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擅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全宋文》卷一四七九鄭獬《安州重修學記》　慶曆初，仁宗皇帝欲以人文陶一世，乃下書俾郡邑立學。藩守之臣震慄奔走，以經以度，罔敢不虔。督工伐材，斲之削之，其聲肱肱，繇京師而薄四海，於是天下蓋多學矣。而安陸瀕大湖之北，去京師才千里而遠，當時守臣獨恬安而不立學，長老先生抱經而歎息，里巷之童不聞絃誦之聲，邦人恥焉。於後六年，得秘閣校理孫君甫且將作之，下隨漢之材，匠者執繩以待。奮未及程功而孫君去，環梁桀棟，散而爲粟廩、馬廐、吏胥之舍，不復有遺材矣。嘉祐初，司農少卿魏君琰慨然圖之，乃於州城之南門外東偏作夫子殿及東西二堂、八齋室。安陸之民始欣然相與環聚而觀之，而喜我邦之有學也，而猶未覩教育之盛。及職方郎中張君先始集諸生鼓篋而升堂，講明六經之奥。今虞部郎中司馬君旦又絶壕爲梁，通朔望廳入於學，徹其舊講堂而新之，挾以兩廊，門之右爲藏書之室，其左爲泉穀之府，庖厨、沐浴皆具焉，凡增七十五楹。昕鼓作，先生登坐，抗首而談經學者侁侁恂恂，相與揖讓乎丈席之間，發疑解難，虚來而實歸，安陸之學於此而大備。夫庠序之不修，長民者之過也。既修而不能教，鄉先生之過也。教而不能入，學者之過也。上焉者有以道之，下焉者有以從之，日劘月鍊，至於有所成就，則高才軼足，於是轢群豪而出焉。遂而進之天子，小用之則小利，大用之則大利，以其所學措之於事業而施澤乎當世，則吾刺史之功，豈不博哉？

《全宋文》卷一六二七沈遘《丹州新學記》　古之學者，學道與藝。道與藝必出於師，而師在庠序，故學者亦必在焉。後之學者，學利而已。利不待師而能也，故學者不在乎庠序，而在乎家焉。夫先王之所以必用庠序者，士之所在也，教之所出也。後世之所以無用庠序者，士不在也，教何有焉？蓋三代亡，而庠序之法亡矣，漢以來不能及也。然其間願治之主，當塗之士，有志乎先王之治者甚衆，欲近而反遠，欲厚而反薄，陵夷以至乎大壞，若不可復者。豈固不可復與？亦失其術而已。夫不究其本而末是圖，不知其可也。故雖有庠序之制，師弟子之禮，亦非先王之意矣。宋興既百年，當慶曆間，海内晏靖，民趣於治。天子休之，以謂禮樂可興，而三代之治可放而致也。於是遂登群材，修法度，始詔天下更立學制而增大之。延師儒，先經藝，使學者務進於道，變文之弊以近古，使學者不獨爲利而已。當是時，天下之士不誡而勸，不率而趨，惟恐其後。雖天下之

人亦舉相慶，以望教化之行，太平之成也。而執事者不能稱上意，其所以注措皆甚誖謬。始失於太學，而天下從以壞。於今十餘年，莫復有言治學者。甚哉！道之難行也。孟子有言：「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夫慶曆之詔，可謂王者之舉矣，而莫克終，使天下之士失所望。然聖人之心豈遂杳哉？執事者未能及爾。此天下之士，所以卷卷而有待者也。然則今之郡縣有能治學以待於士者，豈非忠哉？丹州，直雍之北，近邊郡也。其俗尚武，不知學文，常以武人守之，益不以學爲事。雖慶曆之詔，亦不能奉行。今供備庫副使梁侯鑑之來，始謀興學。州故有孔子廟，因即其旁而爲學舍。既甚備，又爲聚書迎師，所以教與養者莫不盡於是。丹之民始知有學，來者源源。已而有詔，使天下貢士於京師。初，丹當貢三人，而州之民既無有應詔者，乃一取於它州。及是，所貢三人皆州之秀也。於是丹之民益知學之可貴。長者悅，少者慕，來者亦愈衆。或謂梁侯：「教化由上出者也。發乎朝廷，達乎天下。三代之法起於井田，成於庠序，茲謂有本。本不立，而區區其末非過歟？」梁侯曰：「教化固由上出也。然吾爲刺史，不可以不本詔書。詔書不曰勸學乎？且吾之道民以學，而來者靡然。豈我之能毆之也？亦民之樂於善耳。吾將以樂爲善之民，以待上之教化。豈謂過歟？」於是士大夫知梁侯爲吏之有方，而其材果可爲朝廷用也。梁侯既喜其民之樂於學，又懼後之人或嫚而不顧，使丹之民不得卒焉善而遷於惡也，將以其事銘之石，以示後之人，乃來求文於余。余既感夫學之廢久，而慶曆之詔不克終，又嘉梁侯之用心者遠，可以風乎四方，故爲著其本末而不辭。嘉祐二年六月庚午記。

《全宋文》卷五六九余靖《雷州新修郡學記嘉祐八年九月》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爲先。閭有塾堂，巷有校室，矧於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繼聖，夷落之外，威無不讋；海寓之內，澤無不浸。先皇帝頻詔郡縣謹貢條，精里選，廣生員，敞黌舍，講經藝，崇儒術。然而州邑之吏，或迷於簿領，或急於進取，故於承流宣化有不至者。海康郡，瀕海之樂郊也，地域雖遠，風俗頗淳，聖訓涵濡，人多嚮學。頒條者怠於誘導，無乃上格明詔，下辜群望乎？殿省丞揭陽林君，奕世儒家，被服文翰，既奉休命，出守是邦，樂得材賢而教育之，乃援前詔，廣學宮而新之。相地考古，必就少陽之位。春秋釋菜，則先聖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夕講誦，則函丈接武之堂，不可不廣也。群翔博習，則居處不可不莊也；勸勤黜惰，則號令不可不肅也。將俾其稽古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矣。今天子紹堯舜之明，內修曾閔之行，總攬權綱，旁求俊乂，固應弛弓旌、空巖穴以收四方秀茂之傑，益闡先王夷易之道也；諸生當體賢太守之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詔也。書來丐詞，敢以此規。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全宋文》卷一四〇七王安石《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天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議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

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全宋文》卷七四四歐陽修《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速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家之術則糅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美，又争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説。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游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回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已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往往好之。故習其説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事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即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者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哉！今漢今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流，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太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故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以今之士於人之所難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吾之所嚮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絶。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儀。董乃與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就亢爽之地，築宫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厨庫厩，各以立焉。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之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以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全宋文》卷一七二一吕惠卿《杭州學記治平三年十月》　學之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也久矣。自唐虞三代之所以爲治，其跡見於書者莫不然，而法之存而詳者莫如周。周以鄉、州、黨、族居其民，而居於其中者莫不有學，以教之德行道藝。而爲之師者，則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官，皆時之所謂公卿大夫者也。方是之時，其德行道藝不合於先王之法，不得爲公卿大夫，不得爲民之師。則民之所聞，有不出於先王之法，亦不得而繆之矣。故出長入治，須以爲材，則興於學之所養；發政議事，操以爲術，則取於學之所習。學之所出者如此，則爲天下者果可以一日而廢哉？自秦滅先王之禮樂，而師用其私智，由漢以來不及見其全。間雖有聞風而慕之，而所以爲天下之實者，未能異秦也。故朝廷高位有其智，以適當世之務，而嘗困於無術。而立家守儒名，傳先王之道者，多得於蒙瞶魯國之餘，而不可以經世。是以博士弟子以經術相授，而吏獨以法令爲師。所養則非所用，所習非所施，則學之興廢，亦何預於治亂哉！嗟乎，道之不復於世也可知矣。宋有天下百有餘年，而上之求治，尤劇於慶曆之間。論者以爲教化之發，實首於學，於是學校之設，周於天下矣。然其所以教之與其所以爲之師，不改乎後世之舊，則雖侈其居，猶爲虚器而已矣。而世之迫於名實者，遂以爲無益而後之，於是州縣之學，有廢而不省矣。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不可，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學雖異於先王之實，然由聚天下之藝文，以養一鄉之材智，其爲不可廢，豈特餼羊之比哉？乃一切不省，是亦慮者之過也。杭爲吴越之會，其物之庶爲天下劇，則學校之廢而不省，比他州爲甚。豈亦所謂慮者之過邪？抑爲政者務先其所責，而有所不暇邪？樞密直學士

王公之爲州也，至則謀於其屬，得浮屠氏之羨財，爲錢四百萬，因其舊地而斥大之，以幕府章君爲學官，以典教育而治其家，未及成而去。轉運使、集賢校理王公攝州事，繼以賦之不隸於度支者，爲錢一百三十萬以補其費，而以其餘爲待學者之資。今知軍州事、端明殿學士蔡公之來，實終成之。蓋營於治平二年正月甲子，而其既乃三年之十月壬辰也。土木之役，工之以日計者凡五十有四，齋祠次舍、講習遊居，咸各有所。州之民教子弟以往，而四方之游學者歸，蓋不絶焉。挾疑有問，勸葉有程，於是杭之學校蔚然爲盛矣。學官章君與其徒請於州，使某以文記之。某以爲王公者，其位皆朝之議人，而天下之士想望其風采，以爲宜與天下出教化、造法度者也。今其爲一州，固未能盡其所欲爲。然王公者既以其政善於州之民，又以其餘篤於學校，凡文章議論，身爲之式，而又爲之擇人以長之，以開發其蒙暗，則豈若後世一於虚名之悦哉？雖然，王公者豈特苟以是施之杭而已？使一日得行其所知，必將使先王之法修飾完具，陳於當世，以作天下之才而新之，是乃王公者之任，而士之所以望於王公者也。某於是原先王所以立學之意，與後世之所以異者，而卒之以兹學作治之終始，使識之石以待焉。

《全宋文》卷一八二七吴孝宗《重修撫州學記》 錢公暄以司農少卿蒞部郡，而都官員外郎何公延世佐之。二公既同僚，又同時下車，而所取捨又同也，是以其政不苛而行。其明年冬，乃相與謀曰：「民稍康矣，誨之何如？」於是出材於藉没之家，命工於冗閑之卒，算佛舍之贏米，貸公廩之儥直，以葺城東之舊學。而革祭器之腐敗，具什物之乏闕，廚庫以嚴羞膳，湢屏以便居處。蓋表裏高下，所以築甓塗甃者，乃至於一刀之用，一匕之設，莫不完緻。又明年夏，以金谿主簿曹君登爲學官，嘗敦遣者胡君豪爲先生，而黄瑄、黄耀卿、俞應求、熊茂、何介、黄固、黄百源、吕才，凡執事其間，罔有不擇。而繩墨之著，其肅若律。每昧爽而起，間無一人，及奏鼓一聲，行滿於廊，坐滿於席。學門之内，則曩之傲者皆恭，而嬉者皆謹，昔之爭者皆讓，而惰者皆勤。學門之外，則老者相呴於廬，以賀其子孫，少者相揖於路，以譽其兄弟也。而是冬，不幸胡君以卒，則强其野人吴孝宗使居之。孝宗始至，見其如此用，大駭焉。而二公猶以爲未也，則又敞其後而爲録行之室，陟其左而爲文昌之亭。自此屋室之增，視前殆半，若初見而駭者，亦稱是也。吴孝宗曰：夫醫方通傳於世者，無不能歐病而卻老，然人每忽之，以其見之熟，熟之而未嘗試，試而不踈理也。故縱有扁鵲、倉公之禁方盈几溢篋，亦塵蠹而無所用。三代雖遠，而所以致治者，其方具存也，獨無人試之，試之又不踈理。未嘗試而疑其無效，不踈理而罪其迂濶。噫，可怪也歟！學校特方中之一方，而古之教者必久乃成。今二公所爲，於三代方中姑試其一，其方之曰某曰某者未盡試也；又纔期年耳，非有古者之久，而驗已若是。使得盡試而且久之，則其驗可勝計哉！吾以二公直知其方者，遂不辭而爲之記。治平三年二月望日，吴孝宗記。

《全宋文》卷一四〇七王安石《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静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餔於斯，而余説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全宋文》卷一五八七王安國《常州學記》 爲治不能心服於民者，不足以爲先王之治。服民必自修身，而不能格物者，不足以盡修身之道。故致誠以格物，則内極於神，而外之爲王者之事。教天下之性以己，而德有餘於行，養天下之欲以人，而利不勝於義。雖然，不寓之政則無以致其教，此學之所以作也。先王之學，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考其德行道藝，而糾之以五刑，防之以五禮、六樂。士之得於心者雖有異，而行於身者未嘗不同。諸侯鼓舞天子之命，而爲於其國者，無毫末詩此，而海隅萬里，粲然如出一家之習。制其田里，人畢以受，而使之相賙相賓，士有以尊於民而外之司徒者，不征於鄉，既不怵於養，而學盡得其時。上之人諰諰然致譽於下，雖豪傑不誘於譽，而所以馭世之意不得不然。君師親友於臣而王世子入必以齒，士之未命，獻焉曰餽，所以見貴賤之勢不設於道德，而進退之節宜得於燕閑。一日賓於朝則寵利不足以屑其

意，而能必其守於位。百工得以其技諫，而人主衽席玩好，一之以法度。於是元元俯仰以聽君臣聲咳之餘，以夫役於德者有命，貴賤無所亂，受而教之，合否爲其榮辱。於是消觖望之志於冥冥，而刑賞能信於不可見之際，熏蒸其俗。至於小子以土物愛牛羊，不忍踐履乎草木，其效豈不美歟？而《卷阿》之詩戒以求賢用吉士，夫治於成王之時，可以無爲矣，而猶不忘此，蓋先王所以遺天下之法。而人不能深通其意，則法絀於後世，宜乎應物之變不一，而思其法至於無窮。《詩》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以是而知治不可以無法而有其人，則法不可以無思。譬車之設也，而御非其人與人存而志不役，則孰能無覆轍之患哉！此先王所以仁後世之子孫，而不敢一日忽於求賢。陵夷乎亂世之民，而猶能刺學校之不修，則知先王之澤入人之久，而所以制天下之變者，何其微也。孟子曰：「不信人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蓋禮義、政事待仁賢而出，宜乎以學校之廢而爲天下之憂。嗟夫！道散於世而人不能原老氏絶聖棄智之意，而其流入於督責之術，彼徒以爲聖智之蔽而有誇奮以相勝，一人之聰明無有給四海之視聽，故不用聖智，而懲天下以法。安知夫法能使人恐畏於外，而不能馴其無欲於內，所以民失性於桁楊斧鉞，而車服玉帛之不能爲之勸，則刑賞何恃而有於己哉！漢未能易其俗，而董仲舒欲折一年之異道異師，而誘之以學，其論似是也。而以武帝之德、仲舒之智，其能服民如先王之治哉！然則，先王之治其終不可以見乎？蓋地不改路，民不改聚，聖人以爲行政之易。而自唐裂四海於廣明之後，中國五易而正朔始一於宋。民沐浴祖宗六聖之德於里閭畎畝，百年之中，可謂極盛之時，而吏能體朝廷尚文之意而以學養士者，不其賢乎。嘉祐六年，長樂陳侯襄以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來治常州。既居數月，一新其學，而得從事丹陽邵君奇者果爲之謀。蓋陳君好古，德望於世，而邵君有濟劇之才，故成之以不勞。而祠有殿，講有堂，齋廬庖湢列以其序，而又爲藏書之閣、議道之堂。於東南爲絶美之觀，而州人願刻陳侯之績久矣。治平四年，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州河南陸侯，與其佐尚書駕部員外郎、鄱陽黃侯本始以諉安國。而安國乃謂之言曰：《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何古人舉德之易，而後之勵於德者，奚猶難邪？以文王之多士，而迄宣王之時，維仲山甫一人，而患乎其莫助，卒能惻怛以新天下之士，而《采芑》之詩作。然則材不乏於時，而在乎上能以篤好之心爲之長育而已。常故多賢士大夫稱於世，而余得其人於學之中，與夫四方之遊者，有俊傑之才，而其議論藹藹乎有聞矣。方極盛之時而君臣相與以講先王之教，則奚患乎無助於上而士不興於下哉！今陳侯作之於始，而二侯欲告來者，使不廢以爲之助，二侯於是有愷悌君子之風，而予故樂爲之書。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上《學校》　吳郡昔未有學，以文請解者不過數人。景祐中，范文正公以內閣典藩，而歎庠序之未立。我先君光禄率州人請建學，文正公請于朝，奏可，迺割南園之一隅以創焉。既成，或以爲太廣，范公曰：「吾恐異時患時隘耳。」乃置學錢，命師儒。其後爲守者繼成其事。富郎中（嚴）又建六經閣。自安定先生翼之首居於此，而博洽有道之士如王會之（逢）、張聖民（芻）、張公達（伯玉）之儔繼處其任，學者甚衆，登科者不絶，有若滕正議元發、錢翰林醇老諸公稍稍以出。熙寧之際，朝廷選置學官，更問大義，士之來者甚盛矣。頃時李校理（綖）又割南園地以廣其垣。然饌舍未多，今猶以爲隘也。宣聖殿旁舊有文正公祠，以安定先生配。歲時釋奠者，皆焚香拜首。學中有十題，曰辛夷、百幹黃楊、公堂槐、鼎足松、雙桐、石楠、龍頭檜、醮水檜、泮池、玲瓏石。或云蘇子美嘗掌學命名也。

《全宋文》卷一〇三三孔延之《邵州新遷州學記》　先王知天下之士不可不養，常欲濬其淵源，培其根本，故不憚爲之高堂大室，以便其講習，俎豆《詩》、《書》以實其內，清池修梁以環其外，大抵欲後進之士，得以優游燕息，專其思慮，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故曰「處士就閑燕」，此之謂也。三代之時，學校最盛，故其政理風化，後世莫及。兩漢以來，雖亂多治少，然歷千餘載，而理義綱紀未至息滅者，以夫學校猶有存焉。宋承五代兵火之後，補苴漏缺，翦鋤荒穢，至於百年，民大休息。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而守令不能揚德音，廣上意，因循故習，以至於復壞。其後有能奮然興之者鮮矣。何先王之所重，而時人輕之甚也！其弊在不知道德之所由出，風化之所由成故爾。非好古不倦者，安能汲汲於此？吾友周君惇頤茂叔，以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來攝邵事，患其學舍弊隘，乃擇地於牙門之東南，因故學之材，徙而新之。郡民悦喜，荷鍤簞食，來助其役，逾月而成。有殿以事先聖，有堂以集諸生，栖士有齋，藏書有閣。遠而望之，儼乎其可觀而法也，即而趨之，靚乎其可居而樂也。於是邵之士交相告語，其各奮勵修飭，以無負吾周侯教育之意，而爲鄉閭之羞。嗚呼！邵雖小邦，然亦古荆楚之地，《左氏》所謂楩楠杞梓，名卿之材，多由楚出，夫豈無豪傑之士，可束帶而立於朝廷者耶？然而近歲未有顯者，非上之罪，乃教化之不素也。今周君能知先王之本務，而勇於敢爲；邵之士能知周君之用心，而鋭於進學。吾將見才

冠天下，名聞京師者，多邵人也，惟在勉之而已。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設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爲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爲先。延之既聞命，遂爲之記，治平五年正月三日也。

《全宋文》卷一六九四沈括《故尚書水部郎中致仕孫君墓誌銘》熙寧四年 循州故蠻夷地，無學者。君爲之築宮，延經師，使州子弟從之遊。久之，循之俗遂變，而循之有學者自君始。

《全宋文》卷一六一〇吕陶《府學經史閣落成記》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毀廢，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爲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爲除更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嚮勸，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絶，儒俗不振。興平中，郡將陳留高朕修舊補廢，作爲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説也，考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奥，下視衆屋，匪隘即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輒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吴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弟子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雩壇之下，詠歌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旗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顔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夫！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者也，某於是推明公義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賅於經；鑑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蹟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爲之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吴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全宋文》卷一七〇八李堯臣《保州重建州學之記》 六經與世上下，世與六經薄厚。教化與學通塞，學與教化廢興。知此則知所以治民矣。熙寧改元之三年秋，夏賊不庭，朝廷以征西先備北，以唐末至景德，蕃漢戰衝在保塞。保之兵且素驕，時守將復已將逕，上思別得威重者以鎮守之。九月迺命東上閤門使王公來治，公下車之次年仲春，天子有詔至，曰：「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此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耦對之文，使學者專意於經義，則庶幾可復古矣。」公左捧詔書，右顧僚屬而語曰：「誠哉，德音也。夫天下之事，無大小莫不有法，法莫不源於古，根於學，予三世爲將，居以業文爲事，況國家取士乎？夫人心爲君，心鳴爲言，心可以爲善惡，言亦可以爲善惡，苟志於學，深造而自得之，則心也，言也，可以爲善，不以爲不善。不然，如冥行而無所之，雖有智識，必化而爲邪矣。故剛者不學爲暴不爲斷，柔者不學爲懦不爲仁。富貴者、貧賤者不學則失之驕，失之不知分。德行如顔、閔，文學如游、夏，言語如宰我、子貢，非天生然，是皆學之然後能之也。今學之用如此，詔革詩賦錦心繡口、抽黄對白之敝，欲人專經復古文，如此苟庠序之廢，六藝之不講，不惟諸生郡民無所矜式，是亦不能上宣朝廷勸善之意也。」公素欲廣學，至是將立修之而度材，材不足，遂心計而陰爲備。後會秋上丁，躬釋奠於先聖廟，事訖，顧堂殿門廡皆老甚，有棟撓之虞，且默度所積材已具，即日促令所司，特創講堂六楹，門兩楹，即殿廡之舊者新之。所司遽承公之命，而不知公之心非一日也，則以所乏告公。公曰：堂之材取於彼，門之材取於此，凡必用而不可遽求者，雖一木一石，予皆先計之矣。俄而彼者輦之，此者運之，大小之木不一日而集。匠之斤者斤、斧者斧、繩墨者彈畫之功，不兩月而搆具。堂之制與黄堂爭雄，殿之輸奐，門廡之次第，甲一郡佛宇，覩之者必實言之者。於是鼜龕石，鏤學規，筆儒行於屏，繪三代衣冠車器、吉凶百禮制度於壁，書之不完者完之，什物不足者補之。雖魯僖、文翁，亦何以加此？先是，郡下豪族百餘户，財力聚散與籍異，公以術等之立定，豪胥退耦語曰：「公所爲有别智，吾寧死，無犯我公法。」由是人皆神視公，而未深信之。及學興，其土功非小也，而人知其成，不知其役，木石瓦甓，無一煩於民，然後郡之人大信公德。公意保之所急者，邊備也。公之來，首閲步騎，葺弩廩，峻城壁，完樓櫓，奏罷牧馬名號，威械既然後及學，是真知邊庭内外緩急之體也。蓋聞君子立教不立功，立教者治天下有餘，立功者治一身不足，此其立教者乎？夫仲尼之功，與天地覆載之功等，人日用而不知耳，非通

天地人者，其誰能爲民明之？保古全燕地，古今與虞鄰，其風俗便騎射，尚武學，舉武而仕於朝者，前後相望也。今承公樂育訓誨而能喜明聖人之經，則而後安知不爲鄒魯，卿相不出此乎？初殿新堂成，公率僚佐霽落之，命堯臣記年月以示後來。堯臣職卑學荒，不敢辭，不能文，遂直書而已。時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記。

黄裳《演山集》卷一八《重修澶州學記》　熙寧十年之仲春，韓公由三司副使拜諫議大夫請爲澶州，天子與之，下車三日，走隸人持儀物致裳於闕下，權教授事，澶州之學廢置久矣。公未來時，士在城闕，草登於堂，墉復於溝，齋扉不開，鼠市於書，幾年於此矣。及公至，止役人徒指工師整次舍，備什物，危者扶之，仆者起之，弊者修晝，缺者具之，塹茨丹臒，顧瞻一新，鄉往之儒，不日來至。北方之學，多在口耳之間，若夫緒餘倫類，意致神遇，則得之鮮矣。裳之來，公親爲卜日，盛以講筵，嚴以師席，諸生鼓篋而進，難疑答問，發明先王之遺意，稍厭誦數，俱嗜精義。公日視學，接之之恭，待之之厚，如見敵者。澶之民又知一介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忘其勢，是可尚也。往往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昔時列國之君，天子皆命之教然後爲學，魯侯以修泮宫而見頌，鄭國以廢學校而見刺。蓋雖衰世，學校之教無敢輒廢者，嘗怪淫亂之衛，國俗傷敗之中，時有孝子仁人忠臣賢者，興廢有命，動静有理，去就有義。至於婦人女子，其情有節，其言有序，不失禮義之所在，詩人稱之，何其盛也，豈非學校之遺教猶有存者。澶淵，衛地也，今之説者，多言北方之俗鄙野不文，無足觀者，澶淵之士，三歲一舉，於禮部輒見，罷歸不及，論而官之，且三十年矣，是何此時王教之盛，而士之可稱道者，未能若衛之世乎，非其才性之罪也。嘗謂朴野之質，尤近於道，更易引而進之，是故北方之士，有出爲公卿大夫者，渾厚中正，建功立行，往往天下豪傑不敢先焉。但意其不及耳，當衛之亂，政散民流，不可及止，楚邱之文，公一起而化之，淫奔之俗遂不見齒於國人，以公之達，適丁於斯時樂爲文，公之道化，豈難爲哉？將賀長材秀民，出爲天子器使，後世不稱，長材秀民之可愛而稱公。闕

《全宋文》卷一六七八劉摯《壽州學記》　今上臨御四年，詔有司始以經義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既十年，閔學者之未大成，法雖立而教養之意未盡宣，乃慨然更新之。自太學始，其法損益可論定者著之書，曰敕，曰令，曰式，選建官推之，其弗可者使輒言上。天下之士於是益曉識上指，至者輻湊，視舊所增，蓋以千數。方是時，膠西韓君晉卿守壽州一年矣，君材强敏，至州閱月，視州之學，歎其庫隘，無以承明詔，乃得轉運判官廢廨，請於朝遷焉。日與通判州事新昌石君麟之躬自臨治，經地度材，新故相參，公無調費，人不知力，凡爲屋百一十楹。孔子廟居其中，師堂、生舍列其旁。賓有次，射有圃，樓廡庖湢罔不具。邦人既享學之成，皆大説喜。君曰「未也」，爲具道天子所以養士意，勸掖率厲，使及時進於學。又請建官爲之師，遂以其事屬余記之。蓋吏不得良法而行，法立而淺聞，弗能究宣，皆甚所悼也。以上所建立且十年，而太學猶以故未就緒，郡國尤闊不聞問，私嘗疑其説。今太學更令，幸親睹其始，而壽州之請亦適至，故樂道其實，記二君首能不失職，以告凡吏之忽此者。嘗聞之：天下之事有甚盛極利，特以施設黭其本而效不著者，可以條數，而其一學校是也。學之論曰，置生欲多，賦廩欲豐，課業欲勤，糾禁欲嚴，如是以爲盛。此言可爾，尚所謂見其末而忘其本也。恭惟上之教士，始於一好惡，明是非，嚮經術，俾士知所趨，而後申法令以輔焉。其法之詳，又使論者無不厭。此所謂末與本稱，本末具有猶曰效不著，則尚誰任其咎？是惟吏不奉宣故也。抑聞之：道可言而不盡可言也。故六經而下，傳載不可盡，則古人固以待後世之自得也。今士以經進，裒然待舉，聞其言矣，卓然有得乎古人之所待者，豈嘗有人乎？而未之見也。夫本所求者士，士志於道，而不加力乎所自得，則雖侈廟學，嚴法令，坐聖賢而師之，猶爲觀美而已，豈上所望者耶？然則咎非特在吏，而學者其可以不思？是故并以告焉。元豐三年十月記。

晁补之《雞肋集》卷二九《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爲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爲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效，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禓襲之文而籩豆之器，鍾磬柷敔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爲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爲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説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在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内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爲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

誦，所以干有司者爲師，儲粟闢屋而竢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斂目前之所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爲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爲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爲，乃斂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籍其圃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逌以書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晻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效，何適而不可！龔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人，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全宋文》卷二一一九三孔武仲《信州學記》 信州新學，作於元豐五年十一月之庚寅，成於明年三月之乙未。既成，州之學者相與造余而言，請爲之記。惟聖宋剗五代之敝，合併四海。仁義禮樂之澤洽於民心者，百有餘年。而熙寧以來，學校最盛，內自京師，旁達邊郡，聚士有舍，講業有師，課試誦說與夫嘗罰陞黜之法日增月長，以至大備。四方之士幸遇太平君子長養人材之時，贏糧束書，爭集黌舍，惟恐在後。信爲江東之遠州，南屬閩，東被浙，士之待舉者七百餘人，而例不除學官。前此三年，天子從使者之請，以州官兼治學事。余適爲幕中吏，得以承乏庠序。其地在子城之東，形勢庫窄，民廬挾其旁，山林蔽其後，居處無夏屋，出入無高門。而士之來者，猶相望不絕。何也？彼相招以講習論辨之益，而於居處之安則未暇議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分也。上之所以待士者，豈當若此乎？《傳》曰：「處士就閑燕。」蓋教之不以其道，與居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有位者，孰不欲有爲，以饜滿人心之所願。然文書有上下之稟，議論有同異之爭。或財局于府庫而不可出，力隱於兵民而不可用，此事之所以常廢，而人不被其澤也。竊爲學者憂之。會轉運判官郟公亶知州事，楊公仲孺相與謀議，以招學者爲先急，乃發庫錢五十萬以付有司。而余實與二三聯事之人，升降險阻，擬度廣輪。凡地之在民者勸以貿易，良材堅甓出于諸縣。然後隳山發石，剪剔草木，高者損以爲平，狹者培以爲廣。旁積步道以屬于舊學之北，而營其上爲經史之閣，教授之堂，諸生之舍。環起參出，整若棋局，視舊之廣加倍，以增高丈有三尺。諸山森然，若翔若踴，出于三面。使士之來者去湫底而即亢爽，脫卑闇而登高明。又爲之大其正門，高其牆垣。庖湢之所皆易新之，而飲食燕息之具滋設。此余與二三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勸相學者之萬一也。夫學之道，先後有倫，始卒有漸。不得其端，雖强力不可以至也。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于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于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樂詩書，其聲簫鼓琴瑟。士之志于道者，不憚歲月以游心于其間，至于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謂不惑之時也。廓之益廣，濬之益深，又十年焉，則性命之理較然于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是以行應規矩，智揆萬變，處焉可以爲子弟師法，出焉足以有功烈于民。蓋道德在己，則其成物爲不難也。今學者既得朋友以相與處矣，則學之序可以不知哉？按舊學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遠，而棟梁有敗折者，甓瓦有斷缺者。物之興壞不可久，其勢如此。後數十年間，則今日之新，豈特爲故耶？意必有更而大之者。不爲之記，則懼無以知今所以興作之詳也。乃爲之書，使來者稽焉。

張耒《柯山集》卷四二《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

可以傳久遠。又爲買良田治市舍，藉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餼，學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材從其先生長者皆往遊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某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强也，强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强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予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絶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强授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爲章甫，騎者之不爲駟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强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爲無事于學而不爲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亦深矣。

《全宋文》卷一七〇六蔣之奇《廣州州學記元祐三年》　元祐元年，番禺缺守，有詔以命臣之奇來治州事。始至下車，既見吏民，即謁先聖。明年仲春上丁，復行釋奠之禮，陟降廷陛。顧瞻學宮，多歷年所，堂廡庫陬，隅奧側陋，師生所廬，曾莫攸處，講肄之次，寢以毀廢，怵然於心，思所以完葺之。會得鄉亭餘材，悉輦置以充用，先治兩廡，次作講堂。悦徒勸工，不出旬月，而兩廡翼如，講堂眈如。還顧夫子之殿，益卑圮不稱，議道之堂，亦復摧撓，乃規廣其基，而大新其構。然計費甚鉅，遂以謀於漕司，欣然聽許，增與之金，益市材用，伐山浮海，不期而集。而番禺、南海二屬邑令實分董其事，專精畢力，日督月趣。乃斲乃治，乃塗乃墍，勞徠勸嚮，功緒就畢。越明年夏，學成，爲殿南嚮，横六楹，縱四楹，講堂、議道堂及於兩序，總四百二十有四楹。於是典學之官與其正録，及凡在學之有職掌者牆立而進曰：「學已完矣，願有紀述，以紹於後。」余曰：「此固學士大夫之職也，其何敢辭？然愚嘗竊觀古今綴文之士，紀郡縣之學者蓋亦多矣，其言率未嘗及於夫子之道，以開學者之聽明，而止叙其營作之近功，與夫教學之淺事，非所先也。古人所謂因事以陳辭者，庶幾以是寄余之言焉。余以謂夫子之道廣而大，故極天地而不能以蓋載；夫子之道變而通，故亘古今而不能以終窮。彼其妙體存乎神，而人莫之能原；妙用藏乎《易》，而人莫之能測。蓋自體而出焉，則始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其應也，至於感而遂通。自用而入焉，則見於有爲有行，問焉以言；而其極也，至於不行而至。化而裁之存乎變，則一闔一闢之謂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則往來不窮之謂也。積焉而不已，以至於日新，是之謂盛德；運焉而不窮，以至於富有，是之謂大業。是以其言則爲《詩》、《書》，其行則爲《禮》、《樂》，其法則爲《春秋》，其燕閑談説、造次踐履，則爲《孝經》、《論語》，而其妙則總之於《易》焉。自子貢，門人之高第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所以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顔淵，幾於聖者也，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則卓爾而難從，奔軼絶塵，則瞠若乎其後矣。彼顔淵、子貢之徒親見聖人，而猶若是，又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故自夫子之没，學而得其傳，傳而得其意者，孟軻氏、揚雄氏而止耳，至於荀況氏、韓愈氏，則擇焉而不精，造焉而不醇，吾未見其無疵也。抑余又聞之，有教無類，立賢無方。蓋上之行教也，無華蠻之限；天之生賢也，無遠近之間。韶之曲江，越在荒服，愛之日南，介於外夷，而猶有張九齡、姜公輔之儒出焉；豈以番禺之盛，而獨無昂霄聳壑之材見於世哉！殆所以教養之道未盡其方耳。番禺，自古一都會也。五嶺峙其北，大海環其東，衆水匯於前，群峰擁於後，氣象雄偉，非它州比。繇漢以來，實爲南越，屈强一方，最爲强國。自高后、武帝時，雖力征經營，而兵鋒之出，嘗輒挫衄。漢之名臣如陸賈、嚴助、終軍之徒，皆嘗奉使而諭意焉。彼椎結之尉佗，方以蠻夷大長老夫自處，傳國五世九十餘，終以滅亡。逮唐季之亂，劉氏隱、玢、晟、鋹，四世竊據，亦五十餘年。窮奢侈，酷刑罰，誅近世，戮群弟，以至失國。其治蹇淺，不足稱列，夫豈暇遑庠序之事哉？此其所以歷年之久，而未有魁偉卓越之士聞於時者，亦理然也。庠序者，固育材之地，爲政者舍此而不務，非知治者也。夫謹簿書，弊獄訟，趣辦於目前，而收功淺；崇師儒，興學校，初雖若迂遲闊緩，而其效嘗見於千百年之後，雖至於衰亂之世，而餘風遺烈猶未泯也。務其近小而忽其遠大，不可謂智。是以衛颯下車，必修庠序；何武行部，先即學宮。彼蓋知所本云。自斯學之成，會朝廷適除教官，專誨導之任。隆棟梃桷，屹其山立，褒衣峨冠，坌其雲至。繇今以往，將見人倫益以明，禮義益以起，而士之秀異者

亦益以出，則豈惟中州之人哉！雖卉裳夏衣，胡夷蜑蠻，猶將竭蹷而趨風，鼓舞而嚮化，永綏南邦，同底大道，然後爲斯學之成也。余既爲之記，又繫以詩曰：

諸侯之學，是謂泮水。詩人所頌，魯侯戾止。獻馘於是，獻囚於是。采芹則美，飲酒維旨。淮夷來服，鮽弓搜矢。其摯維何，元龜象齒。區區魯邦，陋無足紀。維泮之興，功烈如彼。下逮鄭國，學校不修。青青子矜，莫肯來游。誰欲毀之，僑告厥猶。視其所召，藥之則瘳。我得吾師，實獲所求。首善於京，其速置郵。矧在守長，宣化承流。德音不昭，維職之憂。番禺之學，莫原所作。歲月其綿，棟楹腐惡。藩級板夷，屋垣圮剥。圖像之威，弗丹弗艧。聖經不談，束寘高閣。講席其虛，維塵漠漠。譬彼弗殖，萎其將落。于嗟斯民，誰啟誰覺。釋老二氏，尚能尊師。豈伊吾儒，曾是弗爲。道廢若此，莫或恥之。振而起諸，豈不在茲。爰命鳩材，僝工以時。肇新兩序，翼如翬飛。載闢祠庭，奐其輪奐。頤指而化，鬼設神施。乃延師生，來燕來處，匪怒伊教，載笑載語。籩豆有踐，殽核維旅。以妥以侑，禮儀具舉。濟濟多士，進退規矩。夏絃春誦，各得其所。相彼錯薪，有擢維楚。遐不作人，成是才譽。在漢循吏，時則文翁。修起學宮，成都市中。常衮在閩，講導從容。士比內州，歲貢以充。賢不天成，有養自蒙。誰謂越遠，齊魯同風。憬彼夷蠻，來順來從。南交底寧，猗學之功。

陳師道《後山集》卷一二《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於樂祭龍於社，祭棄於稷，祭皐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犧，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顏及今，元豐繼以鄒、孟，其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承相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爲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之始興於學，而仕者衆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通六達之郊，南北之亢頸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爲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當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恃氣尚力，易爲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於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爲詩，以侈後觀。其詞曰：獲一作洙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爲俗，雄桀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兩公。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僂而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鼓于于。成則有毀，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劉跂《學易集》卷六《曹州重修學記》 仁宗皇帝慶曆四年詔書下取士教養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學。郡縣之吏頓首奉詔，庠序並興。而曹實近藩，久之缺然。皇祐中，錢明逸爲州，始以令從事，學成郡之東南隅，其事具錢公所記語中。及熙寧初，以經考士，立教授官，事益衆多，而此學不以時繕治，歲月披靡浸陋，至不可支，來者徘徊引去。學以狀言州，州言監司，累章數十，莫肯應者。元祐三年，轉運判官張公景先以錢二十八萬畀州使新之，轉運副使胡公宗回益給二十萬，州乃選屬官綱紀葺事。以故址卑下，雨輒注室中，則盡撤屋，隱以瓦甓，增崇三尺有奇。度屋以尋，其崇不能二尋，深亦如之，則五分其崇深而益一。故門在西北，由大衢益折而南，如入陔中，則廟前冀張兩門，門有巷以達于衢。後庖在東，與學官比舍。廩廩顧在其後，則改卜于西寬饒下地，車重易至，滌濯出焉。惟廟及兩堂，可以因舊則苴補塗朡之，其弗可者輒更之如此。先是召人計之直百萬，因怠者數矣。會王公子韶、韓公宗古皆以儒館久次，相踵爲郡，下車攬政，以學爲急，而所選屬官與學生之執事者，通事務，有心計，商略調度，轉材儲貨，新故相足，物物經意，役徒雖髡鉗胥靡然，劇易番休，飲食豐泆，勤者別賞以金錢，無不畢日而作。故財力雖薄，而功遂倍。或言大姓子出入學舍，宜有助者，衆謝不然，曰徒擾之耳，無益也。一毫不干人，人亦不知。凡爲費四十八萬，踰三時而學成。周以重階，表爲兩序，中奠廟室，環列生舍，夏有夾窻，冬則重箔，會講說于橫經，決疑難于主善，禮器之藏，經籍之府，賓客之次，煬爨委積，諸所宜有，皆備無缺。又哀美材構亭沼上，淪沼而疏之，藝木以爲陰，氣象肅遠，得閑燕之勝。明年春，釋奠于廟，用幣，庭宇明邃，儀物大稱，登降興復之節不加舊而肅敬自新，靡不感勸。已而序賓席，齒飲食，堂上獻酬，拜揖禮成而罷，退就次舍，絃歌讀誦，于于愉愉，以學爲樂，誠不如暴慢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謂爲善易，爲不善難，于是乎在。鄉人長老乃始太息出涕曰：生無益于縣官，而所以教毓成就其子弟至深甚厚，不有紀刻，何以示不忘？某備員學官，雖微人言，固願

列之。按曹地房心之分野，堯作成陽，舜漁雷澤，皆在其地。而溝澮之潤，接乎洙泗，粤有聖人之遺風焉。故史家稱其人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以致畜藏。然他日號爲事劇，選將必以精急趣辦，而其人亦習爲懻忮以抵法禁，痛乎風俗之所移，豈其本然哉！昔文翁化蜀，學者至比齊、魯。朱博大改齊俗，則禮節如楚、趙。匹夫自行其志，爲效如此，況以天子詔令勸學教士于聖人風化之地，又王城百里而近者乎！往時濟陰之士蓋有授徒數千如曹伯山者，定著六經之文如張子僊者，遠人從學執經壟畔如孫仲彧者，後來人物輩出，不減前日，其以位顯者，人人能言之，不復論著。其餘學行自勵，尚多有之，世未之聞爾。今學成，士萃禮行一鄉，此固學士大夫知名之時，勉之哉！何遽不如二三子者。某雖且終更而去，異時過境而問，庶幾親以身見之，惟日望之。元祐四年二月一日記。

朱長文《樂圃餘稿》卷六《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　兩儀定位，禮義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爲先務。內則王庶子、羣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于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爲庠序，其法詳矣。故始于直寬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爲之德，孝友、睦婣、任恤爲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爲之藝，此周大司徒、卿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于下，下之所以應于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爲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爲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咸入于善。置兔而不忘敬，敦詩音徒端切。葦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于心，奸宄害于事者哉。此建學之效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囚馘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終闊而不用，習大亂。迄于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蜂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爲大夫，文翁者爲守吏，皆尚儒術，迺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于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于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爲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六典，六學寖明。是以時政雖亂于上，而義士交起于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廋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詞科以出。神宋受命，遏亂興治，乘興嘗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于吳，又創于潤，滕子京建于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豫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爲封，于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執未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禄？哀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于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于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皆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及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矚，乃割其巽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爲小也。」于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遝，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由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于當時，而居不加闢也。某適忝命掌學，周視黌舍，傾陊褊迫，寒薄暑煩，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諗于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過鄉上冢，迺以學舍之微白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人久不葺，而齋室不庇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爲請。有詔給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户部劉公瑾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之栽築，填汙立基，如請之素。益以闕賦之財，助以亡命之卒，完舊創新，累工逾邁，期歲而告成，不以一分取于民。公堂廓如也，廊廡翼如此也。齋室凡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爲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于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庖池澡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于人

而隱没者，爲之括而實之；屋之傾于市而已壞者，爲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儒者，蚤暮孜孜從事典籍，苟居處不佚，餱糧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宫，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吴爲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遜天下，延陵脱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躐科等哉，必也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立于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于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爲哉。君子爲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于教育，可謂之仁。唯孝與仁，于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貞不回。其治吴朝月，吏民威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閣，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吴人莫不欣悦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繫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于後世云。詩曰：

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兹，惟孝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保神宋，七聖繼德，右儒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維吴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丞然髦士。將圮其隘，士罔能止。翼翼膚使，繼述其先。建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闢羣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孰居是堂，勿尸厥職。亶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

《全宋文》卷二二二七王巖叟《信州學記元祐五年》 天子即位，于兹六年，日奉慈訓，更弊就善，褒大祖考之功烈，著見天下。退朝則召碩學耆英進講帝王之圖籍，以輔成聖德。又思所以垂精政本，教養人材，爲萬世法。乃勑從官，博士刺舊文，考新議，更定料詔，而詞賦經術於時並用。限資格以擇教官，分布郡國，所以宣明聖化而致異才。天下之士聞德音無不傾心，接踵去巖野以就庠序。信守侯君臨，奉承天子所以寵進儒雅之意，欲易其州之學而增大焉。士民樂輸財力，以成其志。郡上其事，未報，會君以憂去。今守韓君烜至，始報可，乃命上饒令董其役。崇宣聖殿，高揖南山，以肅瞻仰；諸生齋於兩廊者十有二室。起仲秋，歷孟冬，人不告勞，而屹然以成。束帶曳裾，周列群史，詳釋講説，相與傳道於其師者莫不有法。自遠方以來者凡數百人，由是江東諸郡視信爲齊魯，可謂盛哉。自井田廢，而學校之教隨以亡，守令安於簿書期會，闊略禮義。今二君規摹趣操，庶幾古之所謂循吏者歟。異時邦之士子有英妙奇偉能自建立於時，以副明天子教養之意，爲鄉閭不朽之傳，自二君之賜也。元祐五年月日記。

《全宋文》卷二二三二張商英《洪州學記》 江西自徐孺子以來，人物班班，雖五代亂離，干戈擾攘間，猶有宋齊丘、徐鉉輩名動中原，隱居敵國。本朝文物全盛，則有若晏元獻、歐陽文忠公、王文公燦然特起，爲一代工。蓋其江山藏蓄之美，衣冠流寓之日久，是以嵓穴之晦，朝廷之隱，布衣之未偶，青紫之未貴，濟濟峨峨，摩肩並興。謂方州庠序，如魯泮宫，如蜀石室，重楹列廡，修廊大廡。先生横經升堂，弟子以次傳授，圓冠知天，方屨知地，弦誦之聲，洋洋盈耳。元祐五六年間，向公宗旦來知州事，李公茂直、黄公隱領漕運，相繼進謁于文宣王廟，顧瞻釁舍摧弊，卑陋，几榻器用不具，籩豆不嚴，異乎其所聞，乃議庫金營繕。會某至自河朔，即其議而加斥。既宫成，教授劉芹率諸生三百人以請曰：「計司不急于金穀，而急於教化，甚盛事也。公其記本末，以永洪人無窮之觀。」某惟仲尼之道，如天不可贊其高，如地不可贊其厚，如陰陽不可贊其神，老儒先生未有能知夫子者，某淺陋，又何足以知之？雖然，昔者切聞之：尊仲尼者莫如莊周，小仲尼者莫如孔安國。周之言横深放肆，至精極於無形，至大極于不可圍，雖古有天后、力牧、天老之聖，皋陶、益稷、伊尹之賢，曾不足以崖略其談端。及乎語道之妙，寓之于黄帝、孔子。而孔安國方且區區曰《三墳》言大道，五帝言常道，先君言討論典墳，斷自唐虞。遂使學者謂孔子删去《三墳》，無取大道。嗚呼，孔子修六經，垂世立教，《書》始二《典》，猶《春秋》始隱公也。隱於之前，周法猶存；隱公之後，則蕩然無法矣，此所以始于隱公也。堯之爲君，舜之爲臣，後之君臣，雖有作者，弗可及也。此《書》所以始于堯舜。今三皇之書，不傳于世，而三皇之言，往往可見。莊周之談夫子，必與黄帝若是共班，則周者真知夫子哉！後世議周者，排斥周爲詭辭，而索吾夫子于形器度數之内，其小吾夫子，未有若是之甚也。今某與二三公既興庠序而尊夫子矣，夫子之道，其道見莊周之書，而其理隱於六經。十四州之士子因吾之言試嘗講之，及予之至也，視前所謂徐、宋諸公，猶有進焉耳，予將抵掌而笑，知子之果不予欺也。

黄裳《演山集》卷一八《重修興國軍學記》 昔有學在城之西北隅，跨危巔，俯重湖，環之以衆峰，流行者趨，峙立者顧。是時，乃有學士大夫能以才德鳴於江表。熙寧中，或者以爲居險之制爲量甚微，不足以容來學之士，始遷於東南，

捨高明就下濕，山馳而水注，春之漲暴集遽至，遂有墊溺之患。士在城闕，行二十年，不登仕籍。元祐七年之仲冬，夷仲朝散得麾出守，以謂學者爲己以致道，必志於仕，則非教者爲君，而育才期於有用，則是仕不仕有義，用不用有數，然則學之所寓，前瞻後顧，五行休王之說，教者實任其責，豈可廢耶？而況太守承流宣化，必能使民知禮義成孝欽，然後其功可稱，知禮義成孝欽，必出於隆學校、延儒生，講明先王之道教，發揚天子之德澤，然後其俗可變，教育之地苟非學之所安，地理之所宜，何以稱太守之任哉。遂出養士之餘財，推我圭田數千頃，還學於故山，以爲昔日之所病在山之絶頂，今置其腹焉，流行者趨，峙立者顧，其利過之，于是太守時與諸生爲賓主禮，講釋有師，博約有朋，檢束之有規，勸沮之有試，各就其才，以待一日詔下，獻書王庭，上備天子之器使，如是而爲太守，不亦賢乎！古之循吏，爲事業雖不同，及其建立學校，率其縣邑子弟而教之，不可多得。文翁之化，遂冠羣吏，前比齊魯，後及武帝之世，天下郡國乃立學官，茂異輩出，興造功業，制度後世莫及，文翁實啟之。然則循吏之名，能盡文翁之德乎，蓋未之盡也。夷仲之爲興國，其務及此，雖不求予文猶書之，況其求之乎？元祐甲戌之孟春記。

鄒浩《道鄉集》卷二五《襄州遷學記》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于城中，至是蓋五十年矣。襄陽自古爲鎮，重山擁其西南，長江繚其東北，物象蕭爽冠絶，荆楚鍾其氣以生者。世有特立不羣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宫，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湫溢卑濕，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者歎焉。今直秘閣知荆南府吕公嘉問守襄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於鄧，委舊宇久弗居，議請以爲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提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志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司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其役，又委知襄陽縣右通直郎田衍總其事。因以基址，革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乙未，凡一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有八楹，煒然一新矣。縣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爲閣以藏書籍，分廡爲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厨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爲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爲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故施於學者，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黨庠，遂叙書考賢能之制，今天子灼見本原，遹追前列，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久踐臺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曾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袞以部使者成七閩之俗，凛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雖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當如顔淵，不以環堵謂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既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持養之，以盡夫修身之道，以達乎閨門鄉黨之間，縣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勳業者出焉，縣此就閑，必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蓋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國，於是乎無愧。

《全宋文》卷二一〇八黄詰《歙州新學記紹聖二年十月》 州學自唐至於本朝，在城之東北隅，太平興國三年、熙寧四年兩遷於烏聊山。山高地狹，不足以容衆，嘉祐四年、元祐元年兩遷於南園。瀕江地卑，常有泛溢之患，紹聖二年復遷東北隅。既足以容衆，且無水患，蓋其勢不得不遷，非好異也。有客謂余：「新學據山川形勢之勝，得陰陽向背之宜，自今以往，取高科，登顯仕者比比相望，盍亦志之，以觀來效？」余應之曰：「君子慕其在己者，任其在物者。詩書禮樂之文，仁義道德性命之理，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此其在己者，故君子慕之。窮通得喪之幾，富貴貧賤死生之數，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此其在物者，故君子任之。今歙之父老不愛其財力，而愛其子弟不違庠序之教。子弟亦能欽承父老之意，孜孜匪懈，始於窮理，而終於至命，粗自可欲之善，精入不可知之神。無惡於貧賤而貧賤自去，無欲於富貴而富貴自來，夫豈汲汲然、戚戚然於其間邪？彼山川形勢、陰陽向背，有無之説，非所損益，姑置之可也。」客於是恍然驚，憮然自失。父老聞之，莫不嗟歎，請以斯言鐫之石云。紹聖二年孟冬丙戌，假守新安岳陽黄詰記。

《全宋文》卷一五六九章粲《廣州府移學記紹聖三年七月六日》 我宋統一海寓，百有三十七年於兹矣。崇文嚮儒，聖聖相繼，其禮義之教、道德之化，薰陶漸染，萬里一俗。雖在窮荒之裔，僻邦陋邑，畎畝閭閻之人，皆知誦《詩》《書》，窮義理，潔身砥礪，以待鄉里之選。躐高科，取顯名者，比比有之。嗚呼，盛矣哉！二廣據五嶺之南，凡四十餘州，而番禺爲鉅鎮。至於士人之知名者獨少，而業文擢第，及劣於他州，其故何哉？按州圖，去京師四千七百里，帶山并海，依險阻以爲固，秦、漢以來，常爲姦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爲郡，置吏統治，至者彈擊豪强，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蓋水陸之道四達，而蕃商海舶之所湊也；群象珠玉，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市井，輕身射利，出没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死且無悔。彼既殖貨浩博，而其效且速，好義之心不能勝於欲利，豈其勢之使然歟？又其俗喜游樂，不耻爭鬥，婦代其夫訴

訟，足蹂公庭，如在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巨室父子或異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少犯長、老欺幼，而不知以爲非也。嫁娶間有無媒妁者，而父母弗之禁也。喪葬送終之禮，犯分過厚，蕩然無制。朝富暮貧，常甘心焉。豈習俗之積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歟？抑長上之人，不能廉己正身以先百姓，使百姓無所視效歟？此窶所以日夜責躬自咎，又痛爲廣人惜之也。古者鄉黨都鄙莫不有學，學者賢人之所止而禮義之所自出也。故余始領職，即以庠序爲先，思與學士講論六經之言，修飭五典之教，明人倫，親小民，以風示境內。漸摩礲錯，期以歲月。顧學舍在中城之西，與尼寺相北，迫近市廛，喧譁冗雜，殆非弦誦之所，度地辨方，又不合古制。而轉運使傅公志康、轉運判官馮公彥信，亦嘗以是爲言。一日諸生百有五十一人以狀來請，極道郡學遷置非宜，條其所以然之狀，願輸金於官擇地而徙焉。總會所輸之錢，凡百有二十餘萬，漕臺所助者半之，於是爲之相攸經畫。參考陰陽家之說，咸曰牙城東南隅，有駐泊都監官廨，直番山之前，而風水且順，建學聚徒，此其吉地也。若夫三代之學，其略不可得而見，孟軻氏去聖未遠，止能道其命名之意爾。《禮記》著四代養老之學，有東西、左右之辨，而賈誼亦陳五學之說。然所言者，天子之學不及諸侯之制也。是說疑漢儒穿鑿，無所考證，獨記小學在公宮南之在，大學在郊，與今京師郡國建學之方無所乖戾。然則位必東南，理無疑矣。於是爲之請於部使者。既得報，乃揆日聚土，且辟且築，募工分領而新之，規摹無所變更也，廣輪無所益損也。先之以夫子之殿，次之以義道之堂，兩廡及門，先後有序。講堂最後，爲其梁棟未具爾。舊門之外，隙地猶廣，因作重門焉。兩門之間，又增建屋十四楹，東西相向，以爲客次。小學直學之廬舍，以乙亥十一月丁巳鳩工，明年六月辛巳告成。諸生求爲文以紀始末，余勉從其請云。嘗稽考載籍，自晉、唐以來，守茲土者，名臣鉅公不爲少矣，治效偉蹟班班見於方策，大抵多以清白稱。至於勸學育材，作新人物，則寂然無聞。考尋學校之迹，宜其無覩也。惟西城蕃市有夫子廟址，慶曆中，仁宗詔天下興學，當時郡守奉行苟且，即夫子廟以爲之，而其制度迫陋，不足以容生徒。皇祐二年，知州事田瑜徙於州之東南，始斥大之。熙寧元年，張田爲州，懲艾儂知高之寇，請增築東城，而學爲城所侵，因徙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其後郡人劉富納貲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始將完矣。轉運陳安道鄙其庳陋，止富勿修，盡以官錢市良材而樸斲焉，始構東屋四十楹有畸，以爲生員廬舍。太守程師孟繼成其在西者。今開封尹蔣公穎叔初下車，謁先聖，憫棟宇之化壞，懼廟貌之不嚴，而議道講堂反卑於廊廡，規圖經畫，銳意於興作。於是兩廡翼然植其旁，大殿巍然起其中。工告休，而穎叔領六路漕輓之寄，親爲譔記，又繫之以詩。而二堂未甚宏偉，乃以遺執政右丞蔡公。公至未閱歲，又改鎮東之命，議道既建，而講堂獨弗克就，將去，寓意於辭廟之祭文，諉後人以成其緒。自庚午迄今七年矣，歲月不謂不遠，竟未如公之志。甚哉，事之難成也如此！始余欲從諸生之請，或者曰：前日欲構一堂，淹久尚爾，今築基徙學，成無期矣。余以謂天下之事無難易，顧爲之何如爾。萬鈞之重，可以并力舉也；九仞之山，可以累土成也。不合衆智，不能資聞見之廣；不因人心，豈足建長久之利哉。是舉也，微外臺倡其端，別乘揆其策，賓幕軍佐樂事而赴功，則區區白髮之太守，安能致其力哉！雖然，太守之於廣人可謂無負矣，其欲成就諸生之才，亦以勤矣。因學之成，告於諸生曰：夫學不力，不足以成德；善不明，不足以充擴其性。誦孔、孟之書，學先王之道，苟無至誠好善之實，而不知性命死生之說，外禍福，輕富貴，則何足以謂之君子儒哉。文章可學而工也，議論可講而到也，巍科殊級，可以力取也，富貴利達，可以苟得也，此皆世俗之所貴。彼所謂貴者，非良貴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存心，心之所存，四端而已。不誠其意，不足以正心，不正其心，不足以修身，不修其身，不足以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之道，一本諸心而已矣，諸生其勉焉。若夫喪良心而逐外物，君子謂之惑；徇虛名而忘實行，君子謂之盜。盜可爲乎哉！惑可久乎哉！前日穎叔爲記，論夫子之道，以開諸生之聰明。余今又陳正心誠意之方，以破重外之惑，諸生其與師友朝夕講論德誼，寧心以明善，琢磨言行，使廣之內外如一。暇日還家，其長者當以是諄諄告於子弟，其少者當以是反復陳於父兄之前。日切月劘，使廣之風俗丕變如齊、魯之國，是太守之所望也。雖然豈止於是而已哉。異日諸生有能傑然獨立，不以富貴介於心，都高位，據顯塗，推廣所學以及天下之生靈，使薦紳大夫傾心竦慕曰「此番禺郡國生員也」，如是則太守亦有餘榮，諸生其勉焉。而無忘譚公經始之勤。紹聖丙子七月六日記。

《全宋文》卷一六三三丁璉《徙南恩州學記紹聖四年十二月》 古之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出於上之風化，然其本實始於一國一鄉。今朝廷崇尚儒術，作興人才，四方一視，不異遠邇，庠序之興，彌滿天下，絃歌講習，洋洋盈耳，嗚呼盛哉！恩平古郡，漢屬合蒲，舊學去城南幾三里，荒汀敝廢，廊室不支，垣墉傾圮，士人患之。會漕使大夫溥公按部至此，偕曹判馮公登望海臺，周覽形勝，因

指城隅之東曰：「此山水川回合，風水之佳，宜徙學以就焉。」僉悅而從之。乃命出泉於公，僦力於民，鳩工掄材，徙舊增新，不日而就。蔽守有門，步趨有廊，聖師有殿，齋祠有廳，經籍、祭器有庫，講義有堂，正録有位，生徒胄子有齋，庖湢有舍。基隆宇壯，不華不陋，垣堵屹立，翕然皆具。經始於孟秋，落成於季冬，用不匱而工不勞。璉嘗謂禮義由賢者出，庠序者禮義之地。恩平士子朝夕游息於茲，朋磋友磨，講學勸藝，樂得其所，有嗣音之子衿，而挑撻之誨，不習於城闕。千里之内，觀風親化，俾聾者良，悍者願，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異日登臺仕，擢朝用，不負於庠序之教，庶幾髣髴洙水杏壇之化焉。璉忝守是邦，於其成也，諸生請爲之記，而樂書之。紹聖四年季冬吉日。

胡寅《斐然集》卷二〇《岳州學記》 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蓋自書契已來至於今，上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號卷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焉，則有囿於訓詁者焉，則有役於記誦者焉，則有耽於文詞者焉，則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士慨然自拔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奥也，豈是五者之謂哉！」索之以私志，廣之以辯言，言之成文，而持之有故，材出其下者，滔滔是也，則和而從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奥矣。」今迹其言曰：「天道高遠，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未由矣。」終於惑異端，迷義利，舉外夷，雜霸偏，駁之具參亂正教，談高語妙，係風拾瀋，而使人紀人綱淪胥於無父與君之極，其勢然也。故學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知正當，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自漢、唐已來，取士之制，不本乎先王。夏侯勝明經，則希望青紫之拾；桓榮稽古，則夸侈車馬之賜。跋於五失而寔於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聖先師大學之道幾於熄矣。天子閔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罷三傳，出問目，以尊經世之書；退詩賦，厭彫篆，以隆六籍之訓。著爲邪説者，毁其板，黜其人，示道術之統於一，德意美矣。巴陵古郡，地挾湖山之勝，長材秀民多出其間。太守趙侯尚之，通判董君時敏，教授齊君稷奉承詔旨，曾未閱時，黌宇一新，屬某經從見委爲記，而諸生之請抑又勤焉。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某雖固陋，敢不竭所聞語之。或問：「然則何以去二難而離五失耶？」將應之曰：孟氏所受於子思，至於今不絶者，子思得之曾子，曾子傳之仲尼，其言在《語》、《孟》、《中庸》之中，其則不遠也。造之得門，進之得序，游而泳之有樂，積而久之有成，視形名度數之詳，箋注釋文之精，聞見誦習之多，語言辭采之利，猶冥鴻之過矰弋，巨魚之睨數罟也。支離穿穴而配合撰作者無之，口筆尹旦而施設申、商者無之，蘧廬孔、孟而歸宿老、釋者無之。必信趨汶之辭，異乎出兕毁玉者矣；必信莫春詠歸，異乎夫子哂之者矣；必信可仕不仕，異乎學爲干禄者矣；必信潔己辭粟，異乎爲人聚斂者。以《詩》理情而養性，以《書》監古而決今，以《易》從道而隨時，以《春秋》正己而正物。心日廣，體日胖，德日進，業日修。用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舍則獨善其身，不願乎外。非此族也，夫亦何足道於闕里之前哉！

《全宋文》卷一九六八蘇軾《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説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候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謡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棲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候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敘點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毁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産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斯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湖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閭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

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産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眉山蘇軾書。

黄裳《演山集》卷一八《青州學記》 惟宋有天下，天以子愛之，而所以愛，視民人以父懷之，而所以懷，視士祖宗之世，皆好古尚志，喜名節，慕忠厚，有三代風趣，考其所自，蓋出於教學。其説有二：有示而教之者，則以學校，考察行藝，發明其才德，學校之士，理義已育於胸中，故其趨行，遂能顧瞻，朝廷之向背，恬淡者進，則爲之戒奔馳，信實者進，則爲之戒僞妄，蹇諤者進，則爲之戒諂諛，廉勤者進，則爲之戒貪惰，仁孝者進，則爲之戒悖逆，觀化之速，有如置郵之傳命，其類不可勝道也，得此術者，已自有學，養才之妙，雖賴乎此，然而學校之教，未能發明其才德，雖有外入之者，在中不止彼，又烏能受哉？是故祖宗養才，二説並行而交作之，嗣至神考，則以學校人才之所成，始前未之詳。嘉與儒宗講明道德之蘊，發散微妙推於六經，著爲新説以浚淺智，使人不溺於博會，歸於性分，設三試以陟多士，譬之由門而升堂，由堂而入室，勤莫知勞，積善尤長，行之上庠矣，未及推行於天下，崇寧改元，皇帝慨然有感，將欲盡述神考興學之遺意，乃詔有司講議以聞，凡自郡縣皆得以爲學，有學者使修，無學者使置，乃用三舍，稍復鄉舉里選之法，青在東夏實總八郡士，以千數額當養士三百。昔雖有學，制度殊陋，不足以副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意，適丁斯時而弗之爲，是卒乎不可爲也。故具以奏，繼而得旨，舊學在郡之東北隅，郡人素欲移置文明之方，恨未之逮，因慰其欲，營於城南，得地百畝而治之，固已有書，其兆於壁間者，豈特人之欲哉！雖弗之移，不可得也，堂貴宏，延多士也；殿貴麗，奉先聖也。翼堂有閣，以藏六經；環殿有齋，以備三舍。饌有厨，浴有室，客至有館，物入有庫，求我之蒙，自訟之士，役於人之胥徒，皆有以處之，嘗謂王道盛時，四方諸侯承流宣化，不敢私出，道德以善風俗，故命之教，然後爲學，教法皆資於天子。周衰，先王之澤既不下流，諸侯之賢者無命可待，故魯欽明其德，而有泮宫之頌，諸侯之不賢者無德可明，故鄭學不修，而有子衿之變風，性命之理類爲異端所蔽，流入偏見，不得古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以從事則害政，以長民則壞俗。漢、唐之世，未有能攻之者，其學失真故耳。道益不明，歷千餘歲，朝廷法度，士人名節，四方風俗，由是不足以望三代。雖有孟子出，周之季欲救其弊，環轍而攻之，竟以無位，與時遂老以死可勝惜哉！今之學士，乃自神考，發明六經之要妙，感悟其固有者，猶之醉夢中，俄聞帝所九奏，自太虚而下灑然以興，方苦沉痾彌年，偶獲真人，金砂霧散，五内釋然而去體，類能解蔽，脱去淺陋，直行而前，誰輒汝畫有妙道之行者，足以爲老莊，有明道之德者，足以爲揚雄，然則神考之相乎，道真爲萬世之澤也。若夫才性之下者，與聞性理之高明，意未克會，猖狂而趨，猶新生之犢耳，提而正之，則教官之任也。嗚呼！人君所以爲天下者，其道有五，其權有三，何則？一曰祖宗德澤，二曰朝廷法度，三曰士人名節，四曰四方風俗，五曰天下公論，所謂「五道」也；一曰兵，二曰刑，三曰財用，所謂「三權」也。先王以是八者相須而行，維持天下之形勢牢不可破，唯其上下有學，能造義理，故其愛足以積德澤，明足以給法度，清足以植名節，厚足以移風俗，正足以立公論，由是弼教而後有刑，輔德而後有兵，行禮立義而後有財用。夫魯一侯國耳，欽明其德且能得才，有勇如虎臣，有淑問如皋陶，而況天子之教乎。當見成德之士，如先王時，竟立名節，能爲朝廷修法度，移風俗，立公論，顯相天子之德澤，上下一心，本末相貫，不容邪説異端存乎其間，此其所以維持天下至於牢不可破者邪，然則學校之效，豈特要於文辭誦數之間哉，宜書其説，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所歸，而志於學。

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八《詠歸亭記》 古者學必臨水，故天子曰辟廱，謂其圜如璧，而壅以水也；諸侯曰泮宫，水在東西而南通之也。吉爲大邦，文風盛于江右，而學亦閎大顯敞，稱公侯之國。獨門臺庫下，不與學稱，且泮水之制甚戾于古。蓋舉武二三，已觸闤闠，闤闠之外，繞以編户，無所容其疏鑿，識者病焉。隆興改元冬，直寶文閣王公佐之鎮兹土也一年矣，令修而政成，教明而化行，始命撤門臺而新之，高明嚴正，過者固已改觀。越二年春，公率郡丞黄公墍，教授林君仲熊暨諸生臨廷而望焉，知江流之邇，而民氓一族之蔽之也，厚歸以直，使擇閑壤徙焉。氓既欣然，則毁垣斥墓，夷邱平窪，築亭于其上重門洞開，直若引繩，沂泗之風宛然在目。既落成，公榜曰「詠歸」而屬諸生，告之曰：昔吾夫子周流四方，惟恐無所用，而于門弟子之願仕者，每抑之。有異乎此者，則與之。曾晳是也。雖然，顔淵問爲邦，則又許之，何也？夫聖人之道猶海也，顔淵學海而到焉者也，故仕與毋仕，惟其遇而已矣。若曾晳者，方循涯而未至，故聖人因其審己樂道而與之，以勵學者。後世不考乎造道之淺深，而謂善點之知時，不迹過乎？諸生晞顔者也，要必循聖涯而入，則水哉學哉，學哉水哉，其將有所感發矣。」林君賢師儒也，聞而歎曰：「太守期諸生厚矣，不可以不記。」相帥命某記

之。某曰：記必有辭也，將以斯亭之作而記之與？則太守善政多矣，舍其大而書其細，不可也。將因命名之意而記之與？太守既言之矣，又何加焉。林君不然：「自有此學，百二十年于茲，不知閱幾太守矣，而今乃髣髴舞雩之遺意，豈不足以見公之復古？前之日，人病其通衢也，而莫之知議。今之日，無擾于改爲，無費于徒役，而偉觀出焉，豈不足以見公之膽智？臨江面山，風雲百變，公不以是景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勸學？思樂芹藻，有魯侯之頌，候望城闕，異鄭國之廢，公又不以是義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能謙？合是四者而記其歲月，使後之君子有考焉，茲非辭乎？」某曰「諾」，遂書之。是年五月十九日。

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八《吉州改修學記》　廬陵守朱君希顔以書言曰：「吉之學故南嚮也，郡人蕭序辰轉輸本道，與其守方時可規徙東方，據依弗安，徙取城之門相直耳。學之次舍以礙盡易。吉之人，雖未嘗爲士者，無不議其非也。昔之以科目起者衆矣，今不幸而劣于舊，吉之人又曰：『此東嚮之咎也。』夫仕有顯晦，未知其學之東向果能爲之？與而夫子、顔、孟不得正位，則失之大者。希顔之至，與教授練文謀所以正之，令既出，而士民相勸以成。蓋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熙之戊申，而學始南嚮，其役之大，費之多，復而從舊與創而爲新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余聞慶曆中詔天下立學，是時吉學之成最早，游于學者最盛，而他郡猶未克盡如詔，學制亦隨弛。熙寧以後，至於宣和，天子始屢垂意，置教授員，立提學官，分常平以儲廩食，行三舍貢士而罷科舉，下州遠障無不有學，而學法大備，不可復加矣。吏于斯時，不推明道術之極至，以訓啟學者，而徒易其嚮，以致非議，重煩後來之改作，何哉？夫豈以學校美其文而不加之實意，不能安其道于悠久，而苟務興役以爲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歟？昔文翁興蜀郡之學，蜀人由是以僻陋自恥，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蓋文翁之故宫猶有存者。然則人心之不可磨滅，雖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賴以永久也。夫自孔子没而大義分裂，豪傑之士迭出講貫，罕有得其統紀，而學道之興廢，亦隨世不同，互計勝負，苟務于蹇淺，而精力不能獨造于深微，役其外之可慕，而忘其内之可樂，喜于其始之以學校爲政，而弗便于其終之禮義成俗也，名日隆而實不究之患也。則是學也，雖幸而復南嚮矣，烏能保異日之不重變乎？況舍其學之邪正，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論學之得失哉？余家于吉三世矣，追觀前人立朝，多名公卿，臨大節則忠義挺挺；而居于鄉者，又皆能以文行自勉，未嘗不歎人性之善，而思來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請，而併著之，以相期夫遠者大者。

《嘉泰會稽志》卷一《學校》　宋興，學校之制皆因前代，惟州郡自唐末五代喪亂，學官盡廢，有司廟祭先聖而已，猶有廢而不舉者。仁宗皇帝天聖初，賜兖州學田，又命藩郡皆得立學。其後列郡多亦有請，悉可之，稍增賜之田如兖州。由是學校殆遍天下，然法制猶未具也。慶曆中，范仲淹輔政，議興學校，本行實以取士。於是宋祁等合議，請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下詔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爲教授，三年而代。官不足，取於鄉里有學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凡隱匿喪服，或嘗犯刑，或虧孝弟有狀，或兩犯法經贖，或爲鄉里害，或假户籍，或父祖犯十惡，或工商雜類，或嘗爲僧及道士，皆不得與士齒。有司方奉行，會仲淹罷，於是學校之令皆弛。然州郡多自置學，聘名儒主之，若李覯、孫復、石介、姜潛、王令輩，其尤著者也。

神宗熙寧四年，罷詩賦貼經墨義，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義，而論策如故。然亦未遑學校也。終神宗一朝，三舍之法止行於太學而已。崇寧初，始議頒太學三舍之法於天下，京師置辟雍，諸路置提舉學事，州並置教授。提學歲中遍行諸路，通判歲中遍行諸縣。貢士皆給驛券，然猶止以科舉三分之一爲貢士。大觀末，始盡罷科舉，悉由學校陞選辟雍，備置長貳以下如太學。引惠民河以爲璧水，植木森茂，爲舍千八百間。然當時議者以謂學制太嚴，士失私養。故相張商英以爲利近不利遠，利富不利貧，利少不利老。又因詔有司講求元豐學法，中書舍人蔡肇言於衆中曰：「既行元豐，安用辟雍？」肇雖以此被絀，然議者皆然之。至宣和三年，始罷辟雍，省其司成以下官，天下舍法皆罷，復科舉取士。然齋課，以八日試經義，十八日試論，二十八日試策。鼓之節，昕三、昏四、講五、食六、陞堂七、還齋八、集九。學門以昕鼓啓，昏鼓闔。學之列職，以學正舉行學規，學録佐正糾不如規者，齋諭佐長導諭諸生。及學規齋規行罰各五等，今尚有遵行者。若釋奠之制則有六：一曰時日，（謂春秋上丁日。）二曰齋戒，（謂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三曰陳設，（謂前三日設次，前一日掃除之類。）四曰省饌，五曰行事，六曰樂。（請行事，《凝安》之樂作。三成止，詣罍洗，《同安》之樂作。詣文宣王神位前，《明安》之樂作。洗爵畢，再詣神位前，《成安》之樂作。）今尚不廢，惟樂多闕矣。議者謂方三舍之法行，士子無敢以禿巾短後之服行道上者，遇長上無敢不避道拱揖者，茶肆酒壚無敢輒游者，市人不逞者醉者或凌嫚之，士子皆避去，無與較者，則亦不可以爲無補於教養。惟痛禁元祐學術，凡曾上書直言在籍者，皆入自訟齋，非自陳改過，不許預舍選，賢者至恥於入學。又學規以謗

訓朝政爲第一等罰之首，非古者不毀鄉校之義，天下至今歎息云。

學在府南五里三十六步，教授直舍在學之東。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四《通州重修學記》 通州固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廈屋，雨風空穿，杗桷蕞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無所取貲，忽寤曰：「四鄰束脩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若用之於横舍其可。」乃斷乃度，乃陶乃斲，乃墐乃塓，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牆，有户有楹，有霤有唐，於是舍菜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誦弦鏘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闚集。邦之士民，靡不闚怿。公移書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曰：「爲我謝通州之士。公之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内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内，古乎？故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修身而入，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内外之詳略何如哉！今有琢玉於此，弗琢焉雕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雕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纇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故修身在正心。理端矣，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磋也。』則表肖而裏不核。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磋也，而主人懵焉莫之識，則亦或毁於埴，或捐諸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爲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者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者若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乎聖，達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

張嵲《紫微集》卷三一《修房州大成殿記》 國家自崇寧間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毁折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毁神位，太守王公凛然，乃命都監趙侯更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治之東，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有頖宫之制，遂面勢而改築焉。以某月日告成。公乃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優劣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豈孔子之道有過於堯、舜、禹、湯、文、武哉？大抵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易，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衰，王綱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絶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走於宋、衛、齊、鄭之郊，皇皇然既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立教，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聖人之意，豈有他哉？懼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粟而不得食之也。晚歸自衛，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以成一王之法，誅趙盾於討賊而君臣之義愈嚴，責許止以嘗藥而父子之恩彌篤，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既閟而復張，人倫之大既梦而復理，孔子之力也。譬猶洪水方割，而禹導川澮；黎民阻飢，而稷教播種。惟昏墊而後知禹之勤，惟艱食而後知稷之力。不然，冥亦勤其官而水死者也，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禹；厲山氏之子柱亦爲稷者也，而後世不稱柱而稱稷。然則生民之奉，不于堯、舜、禹、湯、文、武，而于孔子者，其以是耶。生乎孔子之前者固有人矣，生乎孔子之後者亦有人矣。如虞仲、夷逸、長沮、桀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狉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不足以明孔子之教，而皆恝然無意於生民。向非孔子者出，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已失其傳。人倫之火，莫與興理者矣，然則孔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而成事者，豈不宜哉！然當兹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事軍旅。而小夫之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爲不亟於救亂；否者，則又自放于山林之間，莫肯以濟世導民爲意，皆得罪於聖人者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之祀以示民，有足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使世之爲士者苟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世導民，則救亂之術有急於此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小人而至於難使，則其亂有不可勝言者；若其易使，顧有犯上而作亂者耶！余既美王公之舉事得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肅給能輔太守以成行化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道，所以急於救亂者如此。

張孝祥《于湖集》卷一三《宣州新建御書閣記》 臣前年客宛陵間，出城東門，望喬林中有屋餘百楹，問知其爲學宫也。即其後有出於衆屋之上，欹傾支拄，若樓觀，云者御書閣也。私念宣大郡民業於儒十五，守多貴卿名人，惟聖人之經，天子所書，於此乎藏之，弗稱顧若是，非政之闕耶！今年秋，臣自撫來吴，舟行過江上。解后宣之士大夫，則已雄詫其鄉之所謂御書閣者，謂「江而南環數十州，莫若吾州之閣麗且壯，而吾經營之功，民蓋不之知焉。」臣心竊喜快，謂前日方嘆其庳陋，而今果有新之者，恨未得一至其下也。冬十一月，宣之守集英殿修撰臣許尹以書謂臣，使記其成，臣頓首不辭。竊惟我祖宗以聖繼聖，所以出治一於道德仁義之實，雖未嘗求工翰墨，而英華之發越，精神之運動，心手相忘，道藝一貫，得於自然，超冠古昔。臣在秘閣，嘗竊窺累朝雲漢之章。蓋以太祖皇帝

艱難草昧，日不暇給之際，重之劫火散亡之餘，其書之存猶數十百卷。自太宗至于徽祖，所藏益多。然後知聖人所以遺其子孫，謂雖極天下之貴，而退朝燕息，從容娛樂者，獨在於是，狗馬聲色技巧之奉，不皇及也。我太上皇帝天縱聖學，通追先猷，身濟多虞，同於創業，萬機餘力，一寓之書。六經、諸子，史官之所記，寫之琬琰，頒於天下者，無慮數千萬字，特書密賚，登牀所取，散於羣臣之家者不與焉。於乎可謂盛矣。主上富於春秋，稽古重華，心畫之妙，其則不遠。臣知宣城之閣不足以盡藏所賜，繼是又將闢而增之也。昔者尹嘗爲工部侍郎，以耆儒被上眷，知上之德意志慮，其來宣城，百廢具舉，農勸于耕，士興于學，廩有積粟，帑有餘布。既新是閣，甿俗呼舞，整整愉愉，邦用綏和。蓋相其役者，宣城知縣臣李端彦，而教授於其學者臣豐至。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建州重修學記》　建州守張侯銖仵來，以書繪示泮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廢缺頹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銖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徐公、馬公、范公請於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爲建人書之否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士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於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爲多。蓋自唐常袞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警動後進，至於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於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掃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摧擊漂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二公圖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十月。爲一堂十二齋，閱無庖庫成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之風，昭回薰播，作新多士，摳衣負笈來遊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甌粵，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奠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訾病後世，以爲無足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謂何，則瞠莫置對，豈不忤於事師之名，而歉夫爲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氏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爲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寧足道耶？一日，問爲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弛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烝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徑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闕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長短而靡忒，其舍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效。譬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荏菽麻麥之實決也。河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於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指記誦詞藻爲事業，一也；用於覓舉干禄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歎儒冠誤身，棄而他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兔蹄蟬蛻焉，一也；效官庀職，以柱後惠，又支梧一切，謂政材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幾，《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奧，則取遁辭小道兀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厲遠，晞顏苦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爲師，何不可之有！寅既爲侯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以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爲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

張扶《嘉定鎮江志》卷一〇《重修鎮江府學記》　鎮江有學，始於太平興國五年冬，柳開自常移潤，八年秋，乃發舊創新，告遷夫子之廟。其顏子、孟子以下門人大儒之像，各塑繪，配享於坐。既成，刻石紀之，且言：「潤在江南爲上郡，有孔子廟，當僭僞時闕法，莫或崇葺之。」則知五代以前固有之也。寶元中，范文正公仲淹載新廟學，置田養士，迨今賴之。因立祠殿庭之後，左丞王存爲記。元祐中，文節林希既建講堂，乃於其後復建三鱣堂，爲教官退食之所。舍法行，士日益衆，繼以增置。宣和間，延康毛友又一新之，仍舊者廟及二堂而已。建炎初，學舍盡廢，而爲倉困，獨留廟宇以處士。雖經兵火，幸不及焚。已而又爲屯兵所據，倉官又撤其餘以營廨舍。紹興三年，端明胡世將復取之，因陋就簡，稍加補葺，以來學者。然舊學仍爲倉，諸生所舍者廟廊而已。又五年，寶文李謨請於朝，取講堂於倉，兩廡之屋，十亡六七，其所存者又皆頹圮。又二年，廟厄於兵火，講堂亦焚撤幾半。直閣程邁即日先治堂舍，以處諸生，倉卒趣辦，僅庇風雨。次作大成殿，未及成而趨朝，乃度所用，舉而畀之學。閱二政，雖各以羨餘助修費，而財力弗支，終不克集。待制劉子羽視學之初，即有意興復，會南北兵寢，乃

興役。凡廟宇學舍之未立，與雖立而未及成者，下至庖湢之所皆具。惟是講堂之弊，三鑪堂之廢，未及修建。越數月，悉告備焉。爲堂皇屋架大小若干間，費役一出於公，而邦畛之民弗之知也。（先是守臣閣學毛友嘗撰學記，止及宣和以前，扶登載雖詳，然未嘗立石。）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三《又與朱編修書》 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如高旨。甚可惜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爲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曆所取則今學規與夫作院制器之法，故府焚於延火，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耆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館與伸道、義勝、澡德、誠明四齋爲安定舊名，餘不可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尚存，泮池之旁猶有樂齋之目。門人之盛，後皆鐫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軼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無傳，可爲傷歎。爲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耶？然與朋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哉？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校之近歲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耶？昧者盍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於古之洒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有立於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緒餘耳。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於一方，要爲徒法。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於政在方册，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辨而章矣。民之秉彝，向也明於西洛，今焉泯泯，舍門下其誰取正。傾園自獻，庶幾擊而發之，毋惜鑪錘，痛加橐籥，尚祈階以有立，免爲小人之歸。此區區所望於下執者，萬丐哀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録》，《范淳夫集》，謾備藏史，輕瀆至愧。程《易》胡《易》，郡有模板。

李璜《乾道四明圖經》卷九《重建州學記》 四明據會稽之東，抱負滄海，枕山臂江，重阜崇嶺，連亘數千里，其浸不淫於海，而瀦以爲湖，山川之勝，雄傑茂異，所以人材英拔，比他郡爲甲。至於後進縫掖，往往冰玉秀整，廉利好學。蓋自祖宗以來，名公碩儒，文詞爲諸儒倡者，搢紳至今誦之。郡舊有學，制度甚偉，建炎胡虜之禍，鞠爲茂草，而先聖之殿僅存。扶持傾欹，不庇風雨，荒榛斷址，使人愴然懷舊而悲焉。今新昌石君延慶光錫學問淵博，連中三科，四方望風欽矚，願得執經席下，以丐餘論。紹興五年，實掌是邦之教事，居無贏舍，食無粱肉，水火器皿之用凡百不備，學者猶且負笈而來棲於敗屋之下，絃誦之聲不絶。蓋其風俗好學如此。會太守仇公以次對出鎮，恭致天子崇儒右文之意。歲時嚴奉牲幣，盛服搢笏，祠於庭下。將事既畢，延見諸生，酌以酒體，每病饘廩不充，以爲公私之患。明年政成，迺斥公帑百六十萬，又丐於耆舊鄉老，得錢八十萬，始益賦入助其供給，復以估榷廢材瓦木竹杆，凡十萬九千六百有奇，益以調度之餘四百萬錢，以爲梓匠丹堊之費。初立重門兩序，敞其後以爲講議之堂，蓋其東以爲庖湢之舍。閈閎深麗，翼瓦飛甍，神位像設，籩豆俎簋，煥爛一新。於是泮宫之制，具體克備。既落成，率諸生行舍奠之禮。是日，鼓舞歌詠，莫不稱頌仇公之德。又以石君超詣之材，屑於細故，針抽縷積，以至於斯也。竊嘗謂古者有國有鄉，必立學校，蓋非苟然而已。以爲君子之居，而禮義之所從出也。爲諸侯者，於此虚受成遣師，以服遠人。爲士大夫者，於此虚游燕休息，以議政事。執政者又從而究其言善否，因以改行。下至遊士冑子，編户庶民，莫不雍容進退於斯，講求先王之道，皆得興於禮義。及其秀傑穎脱，則又論而升之，俾之爲天子之政事之臣。此所以學校官府初無二體，而三代之上家塾、黨庠、遂序、國學如是之設也。後世先王之道不明，武吏以殺伐暴悍爲能，文吏以簿書期會爲重。其間深文刻害，便法自營者，則悠悠之譚指爲廉正，怙其鷙忍以投時好，如蟲食木中，傷敗冲氣，卒至穿穴侵漏，與本俱顛，而莫之知也。大抵自漢以下，承暴秦之緒，維持固結之道，一切主於法令，劫持天下，使不能去，無復父子君臣之愛。一旦潰敗，不可鈐柅，誠以平昔用法便文之積也。今承漢、唐之後，去古益遠，爲吏者視斯民如仇讎，居官者指公府爲傳舍，朝夕從事米鹽刀錐之末，爲治之道追胥箕斂耳，非復有文學禮義之説也。至尊憂勤於上，隆師重傅以明先王之道，而六經之旨不行於士大夫之間。處心積慮，官遷留滯而止。士之游於庠序者，裁決經史，取青媲白，以待有司之問。更相告語，惟恐趨赴功名之後。此道之所以不明，而先王之跡幾於熄也。如是而望風俗之醇厚，億兆之孝悌忠信，難矣。郡之有學，始曰禮義，而先王遺風餘訓標準在是，爲政者尚指以爲不急之務，亦已甚矣。四明環地千里，浮屠、老子之宫無慮數百區，窮極土木，以享侯王之奉。然以州郡之力，學校之事，求數十楹以庇其徒，而艱難勤勤，積歲十數，不克有成，良可歎也。今仇公適丁搶攘之際，撫臨一方，未及報政，而公私便利，風化醇厚，無厨傳過客之事，而有恭儉率循之益。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懼，姦宄小人知所畏

憚而不敢自肆。是以風颿海舶，夷商越賈，利原楸化，紛至遝來，波濤讋伏，山谷休靖，盲風怪雨，不敢輒作。迺能於此之時，以其餘力及于學校，養育人材，用爲異時興起太平之資。其所以忠於國家、惠其儒類之意深矣。又能斥其帑藏之積，勉勵郡寮，上下協同，以濟登茲，其用心可謂知所先後，不忘其本者哉！雖然，善始者未必善終，能作者未必能述。今公於此可謂勤矣，若夫因卑爲高，積微至著，使之日增月益，以至熙盛，則又有待於後之君子賡繼存愛之而已。此則仇公之意，亦郡人所望於來者也，故併書之以告。紹興七年季冬閏十月甲申謹記。

胡宏《五峰集》卷三《邵州學記》 延平陳公正同天資忠信，克世其家，作守于邵，小心恭畏，布詔行令，以明倫爲先務。歎郡産庳下，褻于囂塵，考按厥始，乃元符中因皇華館之舊也。公曰：「嘻！此豈尊師重道之禮，其何以明施天子德政乎？」士子合詞曰：「神霄廢宫，地勢高明，棟宇宏麗，今爲戒壇寺，其徒二三人，坐視廢頹，而加之拆毁。請更以奉先聖。」公大悦，從之。咸以勸，以金穀給力役，民不知而學宇一新。既告成蔵事，移書某曰：「子爲我記之。」某以樸學無文辭，不獲命，敢援《春秋》不書修泮宫之義，敬爲公書。夫爲是學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從事詞藻，倖覬名第，蓋將使之修身也。身修然後人倫明，小民親而人道立。故學在天下，不可一日廢。愚嘗遠探鴻荒，天地方開闢，未有文字，而黄帝已學于太真矣。至唐虞始設官作命，建教人之所。三代興王，肇修人紀，乃新其名。迨周之季，人不説學，諸夏衰落，天生孔子，發憤忘食，講學成經，然後人知所立。後世人主，欲保大其業，未有不尊崇師道者也。今天子臨御，萬幾之餘，手寫諸經，不厭不倦，至誠無息，風動天下，内興太學，外詔郡邑，咸崇庠序。夫子被王者服，巍然當坐，羣弟子以公侯環列，春秋二時，受天下盛禮。在昔黄帝、堯、舜、禹、湯、文、武，真居天位之君也，乃有所不如，其故何哉？成一時之勳業有限，而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也。若直守流行于世數卷紙上語，而不得其與天地同體、鬼神同功之妙，則非善學矣。其合于天地、通于鬼神者何也？曰仁也。人而克仁，乃能乘天運，卸六氣，贊化工，生萬物，與天地，參正名。爲人若徒掇拾章句，馳騖爲文采，藉之取富貴，緣飾以儒雅，汲汲計升沉，領光景以快情，遂欲誇妻妄而耀鄉里者，是吾棄我經天緯地、建三才、備萬物、至大至妙不貲之身于一物之小也。其不仁孰甚焉！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之道，非便僞矯厲、耳剽口誦之所可得，必剛毅篤實、主忠行恕而後可至。君子平居尚論，莫不有效古人横身濟世之願，而莫能致知用力于仁，一旦得仕，所行非所志，所習非所棄，勢利誘于前，風俗驅于後，患害生于左，咻尼起于右，則必倀倀然冥行而陷于荆棘，雖功高當代，智足以謀，勇足以決。譬猶杞梓連抱而心朽蠹，良工掄材，必不敢以柱六寢，梁五門，棟明堂太室矣。又況初無志願，而游冶于詞藝，縻爛于富貴，雖侏儒店楔，亦孰敢倚而用之。故孟子論「人而不仁，則不能保其業而全其軀。」此天下之大戒也。有能懌斯言而知味，悟俗學之失真乎，廓然大觀解其膠固，蹇然高舉拔于卑陋，潛心夫子之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棄，親師求性初，取友資器利，情欲之妨于理義者消忘之，氣質之戾于中和者矯正之，無須臾不敬，無毫忽自欺，則庶幾可以言仁矣。人仁則道立，廣大無疆，變通莫測，作絶世真儒于百代之下，續孟氏不傳之學以待有司之舉，發六經精微，論百家得失，陳當世之要務，何施而不可？雖然，此特導其源，開其端耳。譬諸卉木培擁發生，凌雲照日，則在乎人焉。游于斯，食于斯，惟爲己之學是務，然後識公修崇是學，期望于士子者遠矣，大矣。斯道也，與天地相並，造化相關，亘萬世而長存。視石上之蕪詞，又何足爲不朽。

葉夢得《建康集》卷四《紬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一日不學也。故傳記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而譬學于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爲守官大兵之後，屯戍連營，城郭鬱爲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易》無從得於是凛然懼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刊六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諸史尚未也。顧余老且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時尚未遠，一更秦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盡亡，經且如是，而況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餘，其至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持傳習之效也。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稍鏤板漸多，好事者宜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公厨適有羨錢二百萬，不敢他費，乃用遍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爲重屋，以遠卑濕，爲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紬書閣，而列其藏之目於左右。後有同志日增月益之，愈久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仕不可不勉于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思讀書，無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葉夢得《建康集》卷四《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其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至於末，乃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治道，豈不有本末乎。衛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爲不足學哉！以爲知所以爲俎豆，則軍旅無不可爲，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高帝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絶，遂不敢加，而待其服。大道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能折高帝。推而上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無足怪者。蓋禮義之在人心，莫不皆有，苟未至于絶滅，不幸喪失，雖至于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悔而知變。善爲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絶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于天下乎！學校固禮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于東南爲大都會，異時文獻甲于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爲丘墟，獨學宫巋然僅存頹垣敗壁，毁壓相藉，生徒奔散，博士倚席不講。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撫大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裂爲盜區，蜂屯豕處，鼙鼓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詔以建康爲留都，蒙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亡稍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乃命其屬因舊址盡徹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五月，爲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秦淮，增斥講肄，列置齋廬，高明爽塏，固有加于前，不侈不陋，下及庖湢，罔不畢具。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簿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覈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爲米，若豆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爲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爲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各爲圖籍，以時輸之。凡廩給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辛釋奠于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齋于兩序，蓋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惟謹。昧旦夙興，籩豆在列，肴酒静嘉，幣篚潔嚴，史告時至，以次就位，具笏垂紳，珮玉鏗鏘，降登伏興，卒事無違。禮成，受釐齊爵于阼觀者，數百人皆駭其所未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所與祭者而告曰：嗚呼，《子衿》之作，鄭人之所恥也。是不知在鄭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毁鄉校，子産不可。則當子産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廢，有子産則能興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列于郡國者，其亡與存我不敢知，惟天子以仁義勤儉治天下，克復大業，願與中外休息，還之承平者，蓋終食不忘也。上帝監觀，亦能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周宣王之德，於兹將興。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郟鄏，實爲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産之爲鄭，以求先聖眷眷俎豆之意，相與先後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于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共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爲記，刻之石，後來者其有考焉。

張九成《橫浦集》卷一七《重建贛州學記》　天下之可恥者，莫大於爲盜，而好訟其次焉。贛在江西爲大郡，山澤細民，乃甘心於天下之可恥者，獨何歟？余嘗考其所以然矣。見利而忘義，則盜心生。好勝而無禮，則爭心起。昔吾嘗聞弭盜之術於吾夫子矣，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抑嘗聞告子路止訟之説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欲、無訟，繫其上，不繫其民。文王服事商，而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宓子賤治其邑，使漁者於夜半無人時，不忘其教令。此不欲、無訟之效也歟！嗚呼，此豈率爾而得哉！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學者以格物爲先。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窮一事之理以通萬事之理。舞干羽而有苗格，奏簫韶而鳳凰來，高宗思而傅説夢，泮宫作而淮夷服。格物之學如此，是天下之至樂也。惜乎聖學不傳，而有爲者徒爲是紛紛也。右朝奉大夫趙公善繼，紹興甲戌來守是邦。當叛兵方定，攘敉滿郊。或者勸以威刑，又或勉以智術。公一切謝之，曰：「殺伐傷和，詞訟亂政，非吾志也。」又曰：「民，吾民也，其所以至此者，以見利而好勝也。曷求無欲、止訟之道乎！」學有舊基，榛蕪之所蒙，蛇虺之所宅，狐嗥鬼嘯，過者悲焉。乃獨喟然作而新之。體制宏偉，規模深遠。建殿以尊夫子，立堂以萃講説。生徒有齋，掌教有室，御書有閣，庖湢井廄，各有其所。意將使學者體格物之説，以無欲，以無訟以求夫子之用心，而誕布於四境，消見得好勝之風，去忘義無禮之弊，其大矣哉！凡厥諸生當體公意，以是正心誠意，以是修身齊家，以是治國平天下，以盡《大學》之歸，以求夫子之用心，使不欲、無訟之説行，斯無負於公之志矣。建學未幾，而四野清净，訟牒稀簡，閭閻乎有洙泗之風，而合泮宫之詩焉，可謂盛矣！若夫版築之工，土木之役，歲月之終始，皆非學之先務，兹得以略云。

葛勝仲《丹陽集》卷八《軍學記》　桐川學，故棲城北。治平三年，知制誥錢公公輔知軍事，病其湫隘，相城東南，得寬閒亢爽、面山背市、秀氣磅礴之地，徙焉。後歷歲三十，軍守右正言孫公諤復新而大之，穿池瀦水，以毓芹藻，賴林之盛，稱雄江東。自是邦人賜第于庭者踵相躡。建炎己酉兵火，學不燼者十三。歲在戊午，丹陽洪侯自臺郎出守，始用幣先聖，視荆棘瓦礫之墟，愀然弗怡，慷慨自念。古之學，凡蕆禮、閱樂、習射、考藝、養老、受成、獻囚、告馘，無不即焉，政治不可以一日弛，則學宜亦如之，豈當計時之險夷，而爲緩急崇替哉！故魯頌修

泮宮，而鄭剌廢學校，吾其可諱勞愛費，以毀墉傾屋累後人邪！明年正月，發羨財，調冗卒，募衆工，約舊制而興役，七月乙未告成，肅賓佐生師耆老，行鄉飲禮，落之。會先聖四十八世孫尚書副郎端朝來省廟，實預在席。儀門正殿，授經之堂，肄業之舍，若齋廩膳饔之所，莫不雄深巨麗。以文正范公嘗爲掾曹初，迎師加惠學者，因增置房祠祀之；倣闕里廟，繪伯魚、子思二侯像于堂東西殿；故位十哲而無羣弟子像，侯諏《家語》、《史記》諸書，定爲七十子，又古今儒先二十有六人，皆繪于壁，俾從命祀。凡樽爵豆登篚洗之屬，傳經考古更製而簿正者，無慮數百器。斥閑田之在官者爲永業，以食來學者；聚古今墳籍且萬卷，以廸多聞之益；季課月試，親論辨而升黜之，旁郡學子鼓笥而謹趨者相屬也。郡人欲刻石紀其事，以無忘侯之德，猥以屬予。予謂自艱難用武以來，仕者以墉壑賦箕爲急，或嬰意庠序類，指爲左計，故茲學廢且十年；至以論堂貯麴，而教官之舍更處他官。及侯鼎來事，不謀於僚屬，費不資於士民，奮然改築，則厦屋百區，不旬歲而訖工。蓋天下事，因循苟且，則雖小不立；先定其志，而持以不息之誠，則雖大必就。惟吾黨之學道者亦然，非特是役也。後之絃歌饘鬻於是者，能不因常人之廢墜而潛心聖道，拳拳鑽仰！則由聖人牆仞而升堂覩奧，不難也，功業之炳煥，特餘事耳。嗚呼！大學之道，豈謂摛章繪句，登場覓舉而已哉！侯意儻在，是故予樂書以告焉。侯名興祖，字應善，由分教吴興，召見登館閣，於書無不讀，尤邃於《春秋》、二《禮》皆署爲《義説》。推其素學而施有政，宜不紊於次第也。使所涖者大其見效，將如何哉！紹興十年三月丙子記。

張九成《橫浦集》卷一七《袁州學記》 紹興己未，建安陳侯來守是邦，得祀先聖先師於學宫，乃顧瞻廟貌，翱翔廊廡，喟然歎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叙彝倫，膺夷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吾甚不取。」乃命教授劉瑜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余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自念平時起居食息，不敢忘吾夫子，輒秉心一意，整冠肅容，擁笏以入，再拜而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黄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文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記厥實，以爲不朽之傳。」余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既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余再辭而弗獲也，乃爲之説曰：學乎學乎，利禄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妙，自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管，即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顔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顔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顔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要。學乎果利禄云乎哉？諸生其勉之。紹興十一年正月日記。

《至順鎮江志》卷一一《鎮江府儒學》 儒學在府治東南朱方門裏，經始于宋太平興國八年。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見汪藻《修學記》，碑不存。寶元初，郡守范仲淹新而廣之。寶元初，文正范公仲淹守潤，新學宫，請賜以閑田，具經史傳疏諸子書，聘江南處士李覯，使講説以教養其州之子弟。率五日一視學，躬教以文，間設飲食，延勞奬進之。士翕然興于學，民相勸趨于善。邦之人士深德之，立祠于學，莊定王公有記，教官袁孚爲之廣其祠。宣和間，郡守毛友又一新之。宣和間，毛友守鎮江，一新學宫，仍舊者惟廟及二堂而已。友并爲之記，今不存。建炎初，盡廢爲倉困。建炎初，學舍盡廢而爲倉困，其倉官又撤其餘，以營廨舍。紹興三年，郡守胡世將復之，稍加補葺。紹興三年，端明胡世將復之，因陋就簡，稍加補葺，以來學者。然舊學仍爲倉，諸生所舍者廟廊而已。九年，厄于兵火，郡守程邁實昉營治。紹興己未，廟厄于兵火，講堂亦焚撤幾半。程邁守潤，即日先治堂舍，以處諸生，倉卒趣辦，僅庇風雨。次作大成殿，未及成而趣朝，乃度所用而畀之學。閱二政，雖各以羨餘助修費，而財力支絀，終不克集。十一年，郡守劉子羽乃大興復。

胡寅《斐然集》卷二〇《桂陽監學記》 紹興十二年五月，制詔郡邑崇復庠序。知桂陽監左朝奉大夫無棣張侯修以書抵某曰：「修不敏，守蕞爾國，而饗序一新，永惟德意所覃，興廢舉墜，不可無述。敢請書之。」某曰：鋪張彌文，爲太平盛觀，乃朝廷大典，非一邦專美。後世尚論且將以其時考之，豈當率爾而形容也。若夫教與學之多術，志士固思其上者，試爲子矜誦之。蓋三代之於人才，自幼童而教養加焉，皆輔成德行之具，薰陶漸漬，歷數十年，德立行修，可以仕矣。然後在上者舉而用之，士未嘗有求也。世遠道喪，科舉之法設，父詔其子，兄詔其弟，鼓篋摳衣，登門投牒而覓舉，於是洙泗之風掃地盡矣。方其讀聖人書，顧知編綴附會，以待場屋之問，惟不中夫程式是慮。有司問之，又豈皆道德之意，仁義之説，養心修身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務。往往蔽正而徇己道，諛而誨諂，行

之浸久，皆曰取士如是足矣。大學堙微，炎火消膏，利欲肆行，洪波稽天。間有資稟開明，厭此紛糾，望道而不見，則又輕忽經訓，淺簿周、孔，溺於鼓淫邪遁，泯然無覺，寄名清高，實有貪覬，其趨愈下。所以然者，忘義趨利之習也。義者，天理之公也，華夏聖賢之教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小人蠻貊之所喻也。學而不本於義，惟利是圖，其患可勝言乎？未得之，惟恐不得也；既得之，惟恐不多也；既多矣，惟恐不久也。相貴以等，不尤則悲；相覿以貨，不積則憂。必放此而行，懷此以相接，是謂失其本心，亦何往而不失耶？故善學者，擇義而已矣。今夫慈孝忠順，交際辭受，語默動止，出處久速，各有不可易之理。處之當夫理，是義也。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者，有欲蔽之。今而後二三子窮理期於精，由義期於熟。必也不惑，然後智益明；必也不離，然後仁益敦。以古之制自居而不爲在彼者，是則鄒魯之所以貽後人，天子之所以望多士。名第云乎哉？青紫云乎哉？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新州州學御書閣記》 皇帝臨御之十有二年，至德既孚，聿修文教，首善賢関，覃及外學，廢墜之具，罔不興振，遴選儒臣，典司訓廸。於是長材秀民自藏於畔者，摳衣鼓篋，來遊來居，濟濟乎衿佩之盛，洋洋乎絃誦之富，而賢能俊傑，將不勝用矣。聖心猶以爲未也，乃於清閑之燕，自《易》、《詩》、《書》、《春秋》、《孝經》、《語》、《孟》、《中庸篇》、《左氏傳》、《周六官》之籍，悉經宸筆，刊諸琬琰，而以墨本普賜學校。歷考前代留神治要，以善養人之君，未有此舉，亶乎懿哉！眷茲新昌，百粵陋郡，煙嵐蒸漬，瘴氣蒙濁，車馬舟楫，奏集艱隔，平時士子欲見書籍之善者，其道無由，於是抃舞流傳，矜戴上賜，而未知所以處之也。先是黌宇傾漏，茂草延堂，饔飧缺供，士散城闕。前郡守臣張棣嘗捐布緡，俾加繕修。繩板經端，棣以擢去。教授臣劉德驥，疏剔弊本，會計出內，給用有羨，即謹儲之，日累月滋，載營載作，蠱壞汙萊，革爲大壯，荒蔽椎鄙，粲爲文物，遂建重屋於戟門之上，直大成殿，丌承御書，起十九年之十一月，迄十二年之孟冬，檐宇騫翔，丹碧華爛，雄傑之勢，冠壓嶺海。攝郡事臣黃齊效陽冰書恭題榜揭，涓良日率寮寀藏事奉安，萬目咸覩，陳迹遺編，於焉增重。臣德驥以臣寅嘗習詞命，見屬爲記。臣寅拜手稽首而言曰：凡州若縣，與浮屠、老子之家各有勅札御書舊矣。學校之有御書，而專以經術詔多士也，乃自皇帝始。今夫鋟板，賈貲捐金即得，尚或怠而不觀，甚肯勤勤抄録能終卷帙者固以鮮矣，何況天子之尊，富貴之奉，一日萬微，弗敢皇暇，乃能游意筆硯，遍寫羣經，爲燈牕韋布之所難，以激勸人材爲急務，而又天縱聖智，妙解書法，跳龍卧虎，不足擬倫，心畫所形，顯道章德，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如日如星，如雲如漢，文明在上，煥飾在下。故使爾諸生雖生遐服，與七十二子追逐乎闕里而親炙夫子之文章無以異也。是宜服膺至教，母善口耳，母趨利勢，力求忠孝大端見於行事，以不負聖主樂育之化，然後爲稱，可不勉哉！

王之望《漢濱集》卷一四《增修處州學記》 處居閩、浙之郊，地偏而土瘠，視他郡爲陋，前世聞人鮮焉。百年以來，衣冠盛於東南，名儒鉅公磊磊相望。三歲詔下，以進士試有司者，無慮數千人，取甲乙走聲名於時，踵相接也。雖其溪山秀絶，精華磅礴之氣，實鍾乎人物，然閟於古而發於今，豈適然也哉？殆由近世承流宣化，時得其人，克敦學校之風，以作成而勸勵之也。唐以前尚矣，自鄴侯李繁新夫子廟，養士其中，韓文公文之于碑，杜牧之書其碑陰，處州之學聞天下。五代割據，廢徹掃地。宋興，至康定中，孫威敏公首請于朝，創立黌舍，在鄴侯故址之東南一里而近，其制加侈焉。士始喟然興於學，其後或因或革，不可概考。要以一時二千石之賢否而爲其盛衰。宣和中，盜起睦州，隳于兵火。故侍御史黃公葆光，乘殘剽掇拾之餘，更造今學，殿堂環廡，齋庖翼外，總爲屋九十間有奇，而缺其三分之一。後來者欲有所加，顧力不給，則熟視罷去。歷二十年，當紹興壬戌，天子垂意儒術，詔諸郡葺學宮，而華陽王公禔屬守是州。公達於政理，以良能稱當世。其爲郡，如津人之操舟，縱横曲折，心諳手習，弗遽弗留，暇而必濟，故承上之命，敏有餘力。通守陳公大節，君子儒也，實佐佑之。越來相視，孰弊宜理，孰闕宜增，條其所宜用，下之六邑。六邑之長皆善士，樂聞其役，而勸趣之。秋九月丁未，麗水至，起教授廳于講堂之東。辛丑，縉雲、青田至，起執事位中門之左。己酉，松陽、遂昌至，起齋于殿廊之右。斤築雲集，恥陋矜先，于新既成，亦舊是飭，端傾除腐，暗昧載彰，周邦嚮風，多士滋至。乃增弟子員，益本錢百萬，出廩米以贍給之。生徒欣繪公像而祠焉。俄解印綬去，而毘陵徐公汲實來。公老於儒學，早以德行經術爲後學師表。其治民如圃者之藝，木根深本，遼養以風雨，勿震勿撓，用觀其天，庶幾於教化。視事之始，即詣泮宮，周覽舍宇，問興造之本末，曰：「七尺之軀，風骨之貴賤，視其面目。千里之地，人材之盛衰，占乎庠序。今學之門，絶居西偏，面勢不端，襟抱虧缺，恐不利乎學者，盍從而新之？」諸生合辭而進曰：「噫！前人病此久矣，而其地舊錯民居，營求百方，靳不可得。王公易而獲之，方遷是圖，去弗及舉。用有遺恨，留錢二十萬以備其費，曰後有賢者，成吾志焉。其有待於公也。於是龍泉之材適至，乃規

屋七楹，爲南北嚮。屬之雨廡，闢三門。其間所須而未具者，一瓦一釘一椽，市以其直，無擾于民。經始於十月之乙酉，而成於季冬之甲申。宏正顯敞，裏外軒新，棟聯宇匝，其氣弗漏。山迎水赴，天置神設。他日車馬從人，靡限降登，旁徑殿門，中貫講舍，喧閧雜躁，人用弗嚴。及門斯成，始有闌閾。明年元日，公率僚吏謁拜聖師，下車鞠躬，屏騎從于大門外，儼儼秩秩，至者肅然。父老嗟歎，謂自有此學，門庭幾更，而氣象可觀，莫與今比。吾邦殆其興乎！請書其事，俾後人知所從來。嘗聞古之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直患不得爲耳，曷嘗得爲而不爲也。後世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雖有天子之命，鮮或能奉承之。幸此邦繼有賢侯，以克紹前烈，布宣上之德澤，惟恐弗逮，遂濟厥功，可書也已。書不書，於二公何有。雖然，使天下郡守皆如二公之賢，則聖主之德可以覃乎無外。使此邦之後來者能繼二公之迹，則國家之澤可以垂於無窮。誠不可使無傳也，於是乎書。紹興十三年二月九日記。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永州重修學記甲子春》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洽九流，攝貫百氏，或有問焉，其應如響，强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雄奇妙麗，不專一長，工文者能之。莅官賦政，以吏爲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充府實庫，流錢地上，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仗，將鉞指縱，授略戰勝攻取，有智勇者能之。是皆秦、漢而後時所必用，人所鮮能者。試考諸仲尼之教於門弟子，嘗以此品目之矣，而未之詔也。仲尼豈不通世務，固使門弟子爲椎朴無用之器，以見誚於便僻佞諂之俗哉？蓋治其難，則振領而裘舉，澄源而流清。安於所易，則耳目鼻口不可相借。官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爲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末趨，人所共騖，無與乎我者，一不留於太靈之舍。顧且囂囂然誦詩書，親師友，反躬內省，若不皇暇，惟思知所當知而未知者，勉所宜能而未能者，如飢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誠然寐，今者蘧然覺。天高則著明，動氣必麗焉。地厚則流形，賦生必託焉。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吾宗，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效一能，才周一事，區區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老身童齔而不悔哉？至於此必也，釋然而笑曰：鄒魯垂訓，固不使我爲覓舉干禄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較利害，戚戚而不欣欣也。蓋飯疏飲水，敝褐縕袍，曳履而歌，商頌鼓琴，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矣。余曩者假守零陵郡，嘗與士人講此，又時作問目，以求起予之益。愛其勤勸者衆，往往固窮，恥爲非義。大抵遺風餘韻，自三國以來，人物表見於世，理亦宜然也。紹興十二年六月，予奉祠，垂去官，有詔旨令郡邑修復黌宇，交代羅侯適至，即因舊而增新之。數數致書，述二三子之請，欲余一言以記本末。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誚，廢毀爲異，則建置爲常。《春秋》之法，凡文章制度克合典禮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樂泮之觀，不復薰諛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者，爲青衿申言之。夫道德有本，而非殄彝倫也。性命有正，而非趨空寂也。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死生有說，而非受形輪轉，人獸同區也。鬼神有情狀，而非居處姓氏言語主掌之可名可接也。不溺於此而得之，可謂善學也已。必於此求之，適越而北轅歟！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療饑歟！

張嵲《紫微集》卷三二《襄陽府重修州學記》 襄陽自兵火廢亂，邑屋蕩爲蛇豕之囿，重以吏治不良，民俗蠹壞，禮義科旨之事不復聞耳矣。紹興十二年九月，詔書下諸郡修學宮，於是權知府事淮安蔡南公念茲邦學校久廢，即歡以承命，因學故基。以是某月某甲子，庀徒興作，於某月某甲子告成。爲屋若干楹，凡學之所宜有畢具。中爲殿以奉先聖十哲，繪從事之賢於兩廡，下屋皆因俗以竹爲瓦，獨殿宇土木雄傑，視承平所爲無甚愧。嚴先聖之居不敢視陋也。材物用度一皆省嗇諸用而取其餘，又會歲饑，儆民之無食業者，厚其直而用其力，故自始至終人不知有役事焉。學成，以其役之餘嘗廩，稍以食學者。既乃以圖上於朝，請復教授員，有詔許之。遂以書走嘉禾，屬余爲記。按襄陽屬荆豫之地，在漢隸南陽郡，其人物之美，處士之節，見於傳記者甚衆，而又嘗爲羊叔子、杜元凱經緯，其民風流猶未泯也。且承本朝累聖之德，薰陶仁義之統，其民俗之善固宜。中更兵火盜賊之厄，向時遺風餘烈耗矣。悲夫！後生所見，非兵戈殺伐之業，則奪攘背誕之事也。今復風之以學校，習之以禮，遜春秋時祀，使州閭子弟得觀俎豆之盛，識鄉飲之儀，固可使父老感激而出涕，暴戾愧悔而遷善矣。今又拔取州之秀民羣聚而教之，擇其德齒可厲衆者爲之表率，使之出則修之學，入則修之家，鄰里親戚希冀慕仰，則雖有暴桀子弟猶將變而之善也。或以爲江漢之民，久不率一，旦駈而從，教其難乎！是將不然。昔潁川之民，趙廣漢治之則尚告訐，韓延壽治之則興禮遜，夫彼豈有異民哉！猶之水與顧所以導之何如耳，如茲，固無疑也。余少入郡庠，中遭喪亂去鄉里，往時遊射處尚皆識之。今侵尋老

矣，他日歸從衆賓之後，觀鄉射之禮於學，退而詢於閭井，必有竦然興道而遷義者，則其風化之所自可以考而知也。南公其先洛陽人，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姪，曾孫遷居淮安，今再世矣。昔常往來襄漢間，習熟其士大夫，視之不異鄉里，初以京西轉運判官權知府事，至則惠卹其民，不忍以法繩之，二年而後，去者歸，居者樂。於是朝廷采其治狀，於某年某月詔以爲直秘閣且正方面之任焉。夫爲吏一用恩信，不尚苛察，固善矣，而又能慕古教化，以接邦人於道，是其可稱也。南公既與予遊舊，且爲鄉里載述盛事，義不得辭。紹興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記。

《淳熙新安志》卷一《廟學》 先聖廟及學，自唐至國朝，在城之東北隅。太平興國三年，知州蘇補闕遷羅城東門之內街之南烏聊山上。景德三年，嘗修之。嘉祐四年，以山高地狹，不足容衆，徙於南園。熙寧四年，又以南園瀕江地卑，常有泛溢之患，復遷烏聊。元祐初，再徙南園。紹聖二年，黄朝散還之於東北隅，米禮部芾爲書所爲記，世所傳《歙州新學記》是也。宣和中，焚于睦寇。紹興十一年，汪內相始復營建，左廟右學，規制雄麗，愈於他郡。中設知新堂，闢八齋以處學者，曰殖齋、懋齋、益齋、裕齋、毓齋、定齋、覺齋、浩齋。紹興中，藏御書《周易》、《尚書》、《毛詩》、《周官》、《中庸》、《春秋左氏傳》、《論語》、《孝經》、《孟子》、《樂毅論》、《羊祜傳》并法帖、御製《文宣王贊》、《七十二子贊》、《損齋記》，凡四十八卷。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下《興化軍重建軍學記》 閩、蜀相望，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爲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莆之爲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滋，有司病其隘，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腐蠹漫漶，摧壓略盡。紹興十有九年，永嘉徐居士龍來居師席。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諸生告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飾學校之意，復白其狀于部使者鮑公延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閱月六告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生之館。今茲東廟西學，俾祇祠肄業異焉。凡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閟御書，後有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礱石瀦水，約諸侯頖宫之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傅以廩藏庖湢。爲屋凡四百八十間，復其餘爲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既乃合三縣生員，筮日迎賓陳饌介，百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文於某，以識其成。某曰：昔吾夫子一旅人耳，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宫而無愧者，以斯文所託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畔於吾夫子者，則羣居於此，亦庶乎其無愧矣。新而敝，敝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烏知久而不復敝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己者遺人，行於今者遺於後，其可也。西京文翁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下視趙、張、龔、黄輩，平盜賊，理訟獄，課農桑，未免爲俗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猶以居冷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爲如文翁，詎可量哉！左承議郎新差通判肇慶軍府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緋黄某記。

李光《莊簡集》卷一六《昌化軍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三代至治之世，未嘗無學，皆所以明人倫，崇教本，長育人材，而化成天下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大國，晏嬰、叔向之賢，未嘗一及於此。魯獨僖公能修泮宫，而詩人歌詠其德；鄭惟子産不毁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蓋古之學者，以聖王爲師，而專師孔子，則自鄒魯始。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千難疑問答，其略見於《論語》，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絶，無他學故也。故孟軻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過論哉！自漢以來，其道益隆，雖天子之尊，躬執蔫裸，非道師萬世，言法天下，疇克留之。我宋之興，崇儒重道，聖聖相承。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問以治天下之道，當時條對，咸以學校爲請。熙寧、元豐以來，繼志述事，弗替益隆，乃闢成均，乃建辟廱，黨庠術序，達於海隅，可謂盛矣。逮主上中興，和戎偃兵，天下寖以無事，乃詔中外，謹庠序之教，復太學之制，旁達郡國，靡然嚮風。唯海南地處遐裔，雖屢更俶擾，而是邦蜀不見兵革，里閭之間，晏如承平，人知教子，家習儒事，青衿之秀，日以增盛，每詔下，羣試於有司者至三百餘人。然舊學庫陋，傍迫居民，人士每病之也。先是城之東南隅，郊原迤邐，氣象軒豁，黎阜拱揖，昌江映帶，實占一郡之勝，至是人謀龜筮，實協實從，諸生獻謀，工徒輸力，富者效其貲，貧者尸者勞，郡守陳侯適亦樂從之，期年而新學落成，且於民家得古肖像，華冠象佩，遠合鄒魯，群賢從祀，取法上庠，御書有閣，講説有堂，齋祭有室，誦讀有舍，賓客之位，附於三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下至庖湢，莫不畢具，固足以激奮士心，作新後學。士之周旋其間者，且將磨揉遷革，日趨於善，變島夷卉服之陋，爲絃誦禮樂之鄉，喪祭冠婚，無悖禮之失；禨祥巫覡，祛習俗之蔽。使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將必由是啟之。昔蘇公端明謫居此邦，有《遊學舍》詩云：「攝衣造兩塾，窺户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闕，弟子散莫臻。」蓋歎之也。今相去五六十年間，文學彬彬，不異閩浙。予以放

逐至此，時得與其士子相從文字間，而王霄諸生又多及見前輩，喜與遷客游，一日，摳衣踵門，以學記爲請，念方衰病，久廢筆硯，屢辭不獲，因書其經始大略如此。異時，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膴仕者，繼踵而出，則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十月庚子，上虞李某記。

晁公遡《嵩山集》卷五〇《眉州州學藏書記》 郡於益部，以蓋藏則不足焉，以文則富矣。子始至郡，見學宮諸生，誠皆彬彬，然徐問諸學官，其食有田而無書也。郡之富於文，不獨諸生之言辭爲然，蓋文籍於是乎出。至布於其部，而溢於四方，顧學官無書，甚不稱也。予既爲之市諸書以遺學者，不俟求諸其家，以取於左右而足，豈但使之誦説而止歟？夫書之效，修於家則齊，修於國則治，修其身可以爲成人，其大如此。或者好之，有謂之癡，謂之貪，謂之淫者，非書之罪也。今夫博觀而彊記，盡天下所有無不知焉。及與之語道理，論當世事可爲不可爲，後所以利害者，則昏塞而不通。置諸其位，臨事如毫髮比，皆荒憒而皇惑，不幾於癡乎？其志惟欲天下之書萃於其家，見或有之，則必取之，而記覽實不能周，矜多衒得，横陳於前後，目愉而心悦，謂之貪且淫，其亦可也。學而至於此，已於書有負，況挾其説上下馳騁，以文其姦而欺其君，惟其所爲，如戰國縱横之徒，秦疾其然，并其書焚之。夫秦敢遽蔑棄吾書哉？挾書以爲資者累之也。夫子爲斯文，生以口相傳，歿則壁而藏之，抑有望於後世以羽翼夫道也。縱不能羽翼焉，其無負之可也，而乃累之，可勝恨耶？郡人張文紀在漢末建安間，有高節，蓋可奮乎百世之下，其被於學官諸生爲近，其風宜有存者焉。今知予遺之以書，必不肯負之，其尚有累之也耶？乾道年月日郡守晁某記。

張孝祥《于湖集》卷一三《太平州學記》 學，古也。廟于學以祀孔子，後世之制也。閣于學以藏天子之書，古今之通義，臣子之恭也。當塗於江淮爲名郡，有學也，無誦説之所，有廟也，無薦享之地，有天子之書，坎而寘之屋壁。甲申秋，直秘閣王侯秬來領太守事，於是方有水灾，盡壞堤防，民不粒食，及冬，則有邊事，當塗兵之衝，上下震摇。侯下車，救灾之政，備敵之略，皆有次叙。飢者飽，壞者築，赤白囊，晝夜至，侯一以静填之。明年春，和議成，改元乾道，將釋奠于學，侯語教授沈瀛曰：「學如是，今吾州内外之事略定，孰先於此者。」命其掾蔣暉、吕濱中撤而新之。先是郡將欲樓居，材既具，侯命取以爲閣，闢其門而重之，凡學之所宜有，無一不備。客有過而嘆曰：「賢之不可已也，如是夫。」今之當塗，昔之當塗也。來爲守者，孰不知學之宜葺，而獨忘之者，豈真忘之哉，力不贍耳。始王侯之來，民嘗以水爲憂，已又以兵爲憂，王侯易民之憂，納之安樂之地，以其餘力大新兹學，役不及民，頤指而辦，賢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客於是又有歎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天下，傳之至今，天地之位，日月之明，江河之流，萬世無敝者也。時治時亂，時强時弱，豈有他哉！人而已耳。財用之不給，甲兵之不强，人才之不多，寧真不可爲耶。詩曰「無競維人」，謂予不信，請視新學。夏四月既望，歷陽張某記。

張孝祥《于湖集》卷一四《衡州新學記》 先王之時，以學爲政。學者，政之出；政者，學之施。學無異習，政無異術，自朝廷達之郡國，自郡國達之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故士不於學則爲奇言異行，政不於學則無道揆法守。君臣上下視吾之有學，猶農之有田，朝斯夕斯，不耕不耘，則無所得食，而有卒歲之憂。此人倫所以明，教化所以成，道德一而風俗同，惟是故也。後世之學，蓋盛於先王之時矣。居處之安，飲食之豐，訓約之嚴，先王之時未必有此。然學自爲學，政自爲政，羣居玩歲，自好者不過能通經緝文以取科第，既得之，則昔之所習者旋以廢忘，一視簿書期會之事，則曰我方爲政，學於何有？嗟夫！後世言治者，常不敢望先王之時，其學與政之分與？國家之學至矣，十室之邑有師弟子，州縣之吏以學名官，凡豈爲是觀美而已？蓋欲還先王之舊，求政於學，顧卒未有以當上意者，則士大夫與學者之罪也。衡之學曰「石鼓書院」云者，其來已久，中遷之城南，士不爲便，而還其故，則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之學，據瀟湘之會，挾山嶽之勝。其還也，新室屋未具，提點刑獄王君彦洪、提舉常平鄭君丙、知州事張君松，皆以乾道乙酉至官下，於是方有兵事，三君任不同而責均，雖日不遑暇，然知夫學所以爲政，兵其細也，則謂教授蘇君總龜使遂葺之，居無何而學成，兵事亦已環。三君之巡屬，整整稱治。夫兵之已而治之效，未必遽由是學也，而余獨表而出之，蓋樂夫三君識先王所以爲學之意，於羽檄交馳之際，不敢忘學，學成而兵有功，治有績，則余安得不爲之言，以勸夫爲政而不知學者耶？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則居是學也，不專章句之務，而亦習夫他日所以爲政，不但爲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澤民之業，使政之與學復而爲一，不惟三君之望如此，抑國家將於是而有獲與！明年八月旦，歷陽張某記。

張栻《南軒集》卷九《静江府學記》 國朝學校遍天下，秦、漢以來所未見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宫，實故始安郡治，請

于朝而還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某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爲之書。

鄭耕老《乾道四明圖經》卷九《重修州學記》 國朝慶曆中，詔天下皆立學。按唐貞觀詔州縣作九子廟。四明學區，暨建炎火於胡，僅存先聖祠貌，有斷碣三。考唐開元封交宣王，大和七年始立石紀所封遺製。廟經寇毀。貞元四年，刺史琅琊公重建刊石文，有追贊明皇者。大和四年修廟，六年亦誌於石。今《登科記》述天禧中李侯夷庚崇庠序，父老傳移學於州治東北即李也。邈乎罔究經始之日，至改作續修竟與貞觀、慶曆相先後。紹興七年，郡將仇公徽學憫建炎之戹，乃建門結堂，翼以齋館，蕩穢披榛，未遑宏固。更二、三紀，新故等敝。耕老辱典教具，聞於府君趙公閣學，力欲興之，未及而去。越明年，直閣張公下車，復疏曲折以請。公嗜學樂儒，隨假之資，鳩匠市材，惟恐後。蠹者撤，撓者易，支傾墁罅，蓋翻欄植。有儼其新，使人生敬。以乾道三年六月辛巳始事，閱月既望訖工。率諸生釋菜奉安，啐容畢禮，歷階升堂，行揖遜，講《中庸》，申以泮水，士儒歡喜，芹藻生春。耕老職乃事，不敢不謹書以詔將來云。謹記。

張栻《南軒集》卷九《郴州學記》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才衆多，風俗醇厚，至於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爲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爲士者果爲何事也哉？郴故有學，迫于城隅，湫隘不治。知州事薛彦博、通判州事盧遄、教授吴鎰始議遷改，因得浮屠廢宫，江山在前，高明爽塏，廼徙而一新之。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資役。甫踰時而迄成焉，來屬某，願有記。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叙也，降衷于民，誰獨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禀，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爲憂，而爲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尚友，講論問辯，而於人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雍睦之行興，居鄉則禮遜廉耻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張栻《南軒集》卷九《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洞貙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嘗爲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

也。蓋自異端之説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蹇淺。又況乎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詭，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禄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遍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静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學之成，乾道己丑歲三月也。爲之者，知軍事趙公瀚，教授劉允迪也。

張栻《南軒集》卷九《雷州學記》 廬陵戴君爲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某曰：「雷之爲州，窮服嶺而並南海，士生其間，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見爲寡，而其風聲氣習亦有未能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頹然在榛莽中，用不敢遑寧。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宫，撤其地，少下而得山川之勝，殿堂齋廡，輪奐爽塏，凡所以爲學宫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千萬。既成，則延其長老，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幾其廑者。願不鄙爲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悌爲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然則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盍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忽舍而已。今使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則雷之俗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善其鄉，充此志也，放諸四海而準可也。然則戴君之所以教者，宜莫越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王質《雪山集》卷六《興國軍學記》 學在郡之北，西附而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而南鄉，新者也。其新者，今太守縉雲葉公之爲也。請論昔，自紹興二十年寖毁，歷二十年大毁。奚以寖毁？吏無政也。奚以大毁？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今，自乾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二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仁人長者之心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速亦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者之心何也？請論志，人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憎相搏，不撓者寡矣，而不撓者志健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則咫尺不加進，毫毛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歡，敬上而弗之愛，心不交也。我與民爲親，則勞佚同；民與我爲親，則緩急同，蹶然動之，趯然其趨我也，此略也。請論詳，公始至，有事于先聖之庭，悼先聖之失其居，而懼己之弗虔其職也。公之言曰：「佛老之宫嚴且麗，率與皇居相侔，而先聖所庇乃弗及中下之廬。先聖，吾天也。慢天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違制者當論如律。」於是公之志立也。既稽諸有司，則負上之逋以萬計，負下之逋亦以萬計，上以峻督，下以哀斬。公之言曰：「峻不已則怒，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交相憤也，志將何之？」于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戢姦整慢，嚴藏嗇出，而平時飛揚滅没之財並集，峻者夷，哀者怡矣。又推而應公上之羨，征滿既往之宿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于是公之志行也。此迹也，請論理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者所以爲行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收，微失所控則肆，故仁人長者之心所以爲御才之器也。志健而才不足，則事弗濟；才充而仁人長者之心弗篤，則事雖濟而多傷。事且濟而無傷，非三者相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名也，請論實，凡物木章計，若竹、若石、若瓦、若甓個計，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堊斤計，取具爲物三十二萬三千有奇；地爲官者，積弗取多，閑材不足，則定其價而後市，賦其資而後輸，視其願則徇而從之，餘須皆如之。凡工爲廬事常，廩爲土事常，廩有差不時，而撫其勞而扶其疾也，餘須又有差，既役爲工二萬二千有奇。凡用以材事之質劑，命掌比之治者主之。凡掌比之治，皆民之有力自重，善持家，恥犯法者也。以役事之稍食，命掌學之政者主之。凡掌學之政，皆士之秀且賢，遵法度，可蹤跡者也。民之良者勞于外，士之彦者持于内，姦者有以寓目而無以措手也。靡錢貫計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無一而不至于民也。凡民受役要者咸喜，弗受役要者咸慕相勸，而至不忍舍而歸，此其情非有感乎利也。凡室自殿若堂，達于門，皆序

而兩之；自殿若堂衍于旁，皆挾而兩之。暨他室，楹計二百五十有奇。昔之所有，必具而有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模，字叔範，其考是爲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

王十朋《梅溪後集》卷二六《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内外，初無華夷邇遐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盟吾道，樂育人才爲己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詆以爲陋。嗚呼！使夫子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魋結爲冠裳，變鴂舌爲絃歌，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炎漢、李唐之君，尚文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爲郡，咸能興學官，登諸生，授以《詩》《書》，丕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粤去王都爲最遠，至仁如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爲一統，然德薄化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吴隱之，剛正如宋廣平，咸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衰衣博帶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妾僭僞南海四世之讎，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汙染之俗爲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學于郡之東南隅。熙寧初，徙於西。紹聖初，守臣章粲改創新學，然規模未宏，不足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公茂良自憲臺爲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顧瞻祠宇庳陋，楹桷頹圮，繪像不如禮，豆籩簠簋無餘地可陳，廊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喟然謂諸生曰：「治孰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址以爲堂閣，御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縣學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侈於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横其前，協泮水之制。費出給賞公庫撙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斂不及民。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温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爲我記其略。」其與公嘗同事史館，稔知其爲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爲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憸甚力，視棄官爵如脱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宫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日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爲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册，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興化人，今爲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王某記。

張栻《南軒集》卷九《邵州復舊學記》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都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庫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數顧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也。惟侯唱明絶學于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狗尋常利便之説，徙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黄侯洧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知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禄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宫，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虚設矣。學故有

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廷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某不敏，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

張栻《南軒集》卷九《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頹壞，今焉嘗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爲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魯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題名具存，故李侯援以爲請。然某幸得備帥事于此，所當以風教爲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逵，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逵，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爲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己，臨事狥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狥於便安，而志夫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間視其所爲，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爲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爲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後之爲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繫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爲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説告之，使不迷其所趨。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辨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名茆，字叔茂，長沙人。

張栻《南軒集》卷九《宜州學記》　淳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壁聞于朝曰：「壁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牧遠民。」詔爲宜州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之，蓋積累而後成。廟宮既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仰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某獨以爲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虚言也。建學於此，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具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肌膚，其孰有不順？況於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邇！遠方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爲之書。

張栻《南軒集》卷九《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庳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俾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爲邦，僻在海隅，地近鹽而俗尚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繫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與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廸，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爲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于學以俟。淳熙四年甲午。

《淳熙三山志》卷八《廟學》　廟學，舊州西北一里。唐大曆七年，觀察使李錡移城南，始補生徒三十。（獨孤及記成公始至，禮先聖先師，嘆其湫隘，乃易其地而大之。）貞元、元和間，學者益盛。乾寧元年，王鴻於州四門置義學。梁龍德元年，忠懿置四門學，以招狹四方之秀。吴越時，作新宫，號四學。逮皇朝，學制廢壞。

太平興國中，轉運使楊克讓始作孔子廟。景祐四年，權州事謝微表請於廟立爲府學，從之。（是年八月二十九日，勑：福州奏據試助教黃洵武及進士鄭洙等一百一十三人狀，伏見節鎮舊規，許將宣聖廟立爲府學，須國監之墳史，給官籍之田疇，雖廟貌攸存，尚虧工葺，乞修門宇，陳請監書。許從建立，當州體量。所管一十二縣，僅二十萬餘户，文物彌盛，仕進實繁，雖嚴宣聖之學堂，未興府學之制度。伏望特頒芝檢，許復杏壇，建立儒宫，恢張聖域，頒勑旨牒。奉勑許將文宣王廟立爲府學，所乞經書，仰依近降旨揮，備錢於國子監贖置。五年二月一日，勑令本州勘會於遠年係官荒閑逃田内，量撥五頃充州學支用。）詔下，微適罷去，范都官元、許駕部宗壽踵其事，歷五載乃成。靡公帑錢千萬，植宇六十楹，中設孔子與其徒高弟者十人像，又繪六十子及先儒以業傳世者於壁。有九經閣、三禮堂，饌舍齋廬旁翼兩序，庖次井飲，百用皆給。康定二年，沈都官邈增賜田，延舊儒敷講經術，乃立課程要束，以示學者。（是年，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館閣校勘蔡公襄撰《廟學記》并書。治平，圖進德坊内之北，有文宣王殿，今與賢坊是也。熙寧二年，圖進德坊之北又州學坊，坊内之北爲文宣王廟。是時廟學皆從西出也。元祐外門直中門之南，於是南出。）熙寧三年，災，郡人韓昌國、劉康夫等二百人以狀言于府，請自創，蓋無費縣官一錢。程太卿師孟許之。既而十二縣之士各以狀請于令，如昌國等。不一月，集錢三百萬，爲門，爲殿，爲公堂，環列十齋，以居學者，如其舊。公堂之後，人別爲室以藏書，爲堂以講議，爲齋以處師長。蓋合百有二十間。自孔子以下至十哲塑像冕服，更請制度，自朝廷頒降。（熙寧四年五月，中書批送下提點福建刑獄沈郎中狀，福州文宣王廟、州學爲火延燒净盡，及百姓人家一百三十七間，州司見將本學官物收買材植蓋造次。伏見至聖文宣王及亞聖十哲從祀之人，諸州塑像冕服之制多有不同，蓋是朝廷未曾頒降制度，乞明降旨揮。後批送太常禮院檢，坐牒報學成之數。是年，編修林希爲記。）然自是以前養士，歲纔十數人。元豐初，始增至數十。（時孫公覺奏增安福寺籍没田，范擴爲記。）元祐八年，王秘監祖道始至，顧視狹隘，不足以處多士，乃斥東西序之北二百四十尺，增爲齋十，合舊齋十，而小學在中門外之左，客次在中門外之右，外門直中門之南，歲補生員五百。（紹聖改元，王公祖道自爲記。）崇寧元年，舍法行，始自朝廷選擇教授，增養士之額，益廣爲三百五十一區。（是年十一月，准轉運衙牒准勑，罷開封府解額，除量留五十名取士著人外，餘並改充天下貢士之數，約度所在應舉人數多寡，别立定額。所有諸州軍額，各取三分之一添充貢士。郡大或應舉人多，則度地之宜，或因舊增廣，量合教養人數置立舍屋。自朝廷選擇教授分教天下，以太學三舍校試法剛立頒降。其升補上舍者，聽每二年貢入太學。每州知通依發解條管勾，每路選委監司二人提舉。知通每十日一詣學，監司一歲巡遍所部州學。）有御書、稽古閣二。（即舊九經閣也，後改各經史。大觀二年，御筆批聞諸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名者，方今崇八行以廸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而史何足云。應已置閣處，可賜名稽古。今書閣。）一養源、議道、駕説堂三。（今養源堂一。）齋二十有八：審禮、由智、祖義、隆仁、崇德、事道、興能、賓賢、尚志、逢原、愛日、譽髦、久中、端身、通理、嗣音、明善、拔萃、遜志、依仁、養浩、育英、致道、烝髦、壯猷、制勝、小學、自訟。其後舍法罷，尋省爲十二齋，養士二百人。（興能、事道、崇德、時習、祖義、由智在東廡，明善、嗣音、通理、端身、隆仁、譽髦在西廡。外臟事位四，祭器、樂器庫各一，印書庫一。）有先賢堂。（慶曆、皇祐間，陳先生襄、鄭先生穆、劉先生彝皆已登仕籍，鄉人尊師之，與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同號「五先生」。紹聖初，賢良陳賜始與提舉陳敦夫請置祠于學，郡守温公益從之，遂立五先生祠。政和中，黄尚書裳復以閩清校勘陳公祥道解經以悟學者。宣和中，余太宰深復以候官劉公康夫教授諸生爲多，其後又以福清鄭公使節義著聞，並圖像于學。先是，唐觀察使常衮配享學宫。政和中，柯陽爲漕，自試院還其父龍圖述生祠于學，遂並稱爲「十先生」。又其後，王端明祖道亦以有功於學，祀焉。紹興九年，張丞相後言常公首倡儒風，不可與後來者並列，乃位常公于中，益以歐陽詹與諸公列左右。乾道間，有言陸公沽亦鄉先生宜祠者，於是爲十三人。陳襄字述古，候官古靈人，氣古行高，與鄭先生穆、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爲友。時學者方溺于彫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説，皆指以爲迂，而莫之講。四人者，獨以斯道鳴，聞者笑之，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于其家，而達于州閭。皇祐初，知河陽縣。富鄭公弼移鎮河陽，厚遇之。會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召試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權貴人乞奏寺觀名額，且度僧道士。先生踐，雖御童僕，如對大賓。慶曆中，蔡公襄爲守，下車之始，以書問閭俗利病，先生條利害二十篇獻之。嘗謁襄，留建溪灘，詩以諷之，襄爲霽威。嚴先生通三代之禮，凡婚冠喪祭悉遵行之。雖博學，陳先生襄、劉先生彝皆問禮焉。皇祐五年，周先生希孟及鄉老相懷祚等舉先生文行，太守以聞，詔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本州教授。三表辭，不許。復授守安州司户參軍，充國子監直講，又辭。元祐元年，授宣德郎致仕。其後監司復薦，落致仕，爲州學教授，改京秩，凡六考，不願磨勘，不受廩禄，敝衣糲食，裕如也。卒，年七十六。有《孝報經》三卷，授其子丞。彝字執中，少師事安定胡先生，初爲朐山縣令，恤孤寡，平賦斂，作城池，教種藝，振游惰。或類其事爲一書曰《治範》。熙寧二年，召對，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取文不以體用而尚聲律浮華，則風俗偷薄，上悦。遷都水監，除兩浙運判，移知虔州。歲饑，民多不舉子，俗尚巫，獄訟尤多，彝爲三勸以諭之。在任四年，奏課連最，加直史館，知桂林。以元祐六年卒，年七十。先生著書以皇極爲本，述七經中義，有文集三百二十卷。俠字介夫，嘗從王安石學，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師，會安石秉政，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不答。復數以書論之，不報。久之，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會大旱，河東、北、陝西流民入京師，先生畫圖爲書，勾馬遞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首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劾擅發馬遞。上覽奏嘆息，終夕不寐，翌日詔韓維等體量，發常平倉，放商税務及諸

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利市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歡呼相慶。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七日大雨。上出圖示宰執，且責之，安石遂力求去，薦吕惠卿執政。先生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今復相拔援，以邃前非，不爲宗社計。又疏切諫用兵，它語譏大臣其衆，并詆臺諫如芻靈木偶。惠卿怒，以爲謗訕，編置汀州，移英州。先生徒步赴貶所，居十年。陳先生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最後言先生忠直。哲宗登極，放還，用蘇軾、孫覺等薦，除泉州教授。秩滿，諸生借留，州奏得再任。元符元年，再貶英州。徽宗登極，遇赦東歸，復爲泉州教授。崇寧初，又勒停，尋復將仕郎。卒，年七十八。建炎間，詔録熙寧、元祐忠讜于孫，中書舍人林遹以聞，紹興初，贈朝奉郎，授孫嘉正官。嘉正終朝散郎、知建昌軍。祥道字用之，博學，尤精於《禮》。嘗著禮書，王安石以聞，詔尚書給筆札以進。除國子監直講，還館閣校勘，兼太常博士。卒，年五十二。有《論語解》行于世。康夫字公南，從周先生希孟學，知州張公伯玉、元公絳、程公師孟皆慕重之。熙寧中，五路置學官，有請以康夫主番禺學。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詩》《書》，根柢仁義。元祐三年，以六舉皆恩，先唱名二日卒，年五十三。鄭先生俠表其墓。祐字亦顔，刻意學問，爲莆田簿、荆湖、廣南路宣撫司准備差遣，福建茶事司幹辦公事，所至有惠愛，察識冤枉，於茶法講究猶不苟。每謂「摧無良法，能以仁恕存心，寬其禁網，使公家不失大利之源足矣。」與使者論辨不屈。泉南當海舶運輸之衝，使者欲復市易，公曰：「此漁奪之術。言之切至，乃出盡心職事，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笑不答。讀《論語》《尚書》《中庸》《大學》，反覆玩味，究其旨歸。居母憂，終喪不忍去墳墓。不隨俗之好尚，示不顧人之是非，率以禮經從事。既老，里居士大夫狀其質德，乞添差教授本州，帥葉公夢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紹興十年，張丞相浚增養士爲二百四十人。（紹興九年十月，張丞相浚奏：據州學學生陳備中等三百三十八人狀，竊見本州科場赴試至七千餘人，補試終場二千五百五十五人，今繁籍學生五百餘人，本學養士止二百人額，每人食錢止一十九文，餘皆供給不到。乞别給田五、七頃，仍以五百人爲額。不報。明年，奏以寧德芹溪院籍没田入學，許之，遂增養二百四十人，教授張栻爲記。）乾道改元，王參政之望定三百人爲額。（教授馮摠爲《增田廣士額記》。）淳熙四年，陳丞相俊卿始創射圃，南北十三步，東西五十步有奇，仍創亭以序賓。今歲春秋補終場各五千餘人，取五百人，養士三百人。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八《静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佛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虚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宫，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静江守臣廣漢張侯拭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虚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静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生斁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

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説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張栻《南軒集》卷九《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

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考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景定建康志》卷二八《重修府學記》 化民成俗之由學古矣，而《王制》之興學，乃在於無曠土游民，食節事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後，豈庶富而教三代之制度施置大略然邪？人倫之不明，聖人不能一日以爲治，則學豈緩事也哉？凡《王制》之云云者，皆所以爲教，必如是而後，學可興，教可成，不得以陵節而施之也。建康學故在府之西北隅，景祐元年，天章閣待制陳公執中重建茲地。中厄兵燼，紹興九年，左丞葉公夢得實新之。距今裁四十年，而椽棟陊橈，瓦飄壁摧，殆無以尊聖祀，宏教基者。淳熙二年，今觀文殿學士建安劉公珙來填茲土，謁奠之始，視學圮陋，心拳拳焉。時適以旱告，公視飢由己，惟荒政是力。既民被實惠若更生，則凡所以教民者次第修舉。以春秋釋奠，所以事先聖先師者率不終敬，公已事益虔，必視徹乃退。以明道先生實傳孔、孟之統，而仁民愛物之政，著於爲上元簿時，乃祠之學宮，以示尊尚。民有與猶子訟至庭者，公占辭自責，部析天理，民至感以泣，爭心兩絶。由是家傳户誦，閭閻興輯睦之風。公一日詣學，顧謂文學掾汝楫、黼曰：「學宇之弊若此，葺其時乎！」乃捐公帑三百萬，命知上元縣薛裴董其役。學亦傾積歲所儲，得錢百三十餘萬以佐費。僦工市材，易壓之圮腐而峻整之，飾象之黑晻而采章之，堂廡禘廬，廉廚庖湢，弊者修，壞者創，計以堅久，不爲苟美。竈處所須，凡用嚴具。以淳熙五年二月戊寅始事，四月晦日訖功。公臨觀，延見諸生，因講明爲學之要，而誨之以義利之説，莫不感厲懷來，弦誦相屬。乃卜日之吉，躬率寮宋行釋菜禮，且肅鄉老而燕饗焉。耆艾嘆嗟，睹禮知古，請伐石以紀不朽。汝楫等曰：「公爲政三年於此，而始修學，豈諱勞惜費而後姑爲之哉？是公不在修學，修其教也。土木之功易壞，而金石之壽有紀。國家敦崇學校過於漢、唐，所以壽斯文之脉者，養士力也。上不得不以科第取士，士不當止以科第自期。自士之溺意於進取而道學廢，自進取不在郡學而鄉校衰。凡公之所以留意於此邦，拳拳焉而教之，而新之，而告之者，既聞耳矣。修其身，以善於其鄉；修於鄉，以善其國人。則其傳也，視土木之功，金石之壽，寧有既耶！若夫重違耆艾，操筆紀事，則汝楫等職也，敢辭。」淳熙五年六月甲子，迪功郎充建康府府學教授黄黼，承議郎充建康府府學教授章汝楫記，從事郎監建康府户部大軍庫門許及之書。

《嘉定赤城志》卷四唐仲友《廟學記》 本朝以恢儒爲家法，自慶曆訖紹興，命教益廣。太上皇帝首善肇轂，款謁臨幸，親勒石經，以風厲學者。聖主服慈訓，復舉褒，典橋門，觀聽益盛。肇建華閣，嚴奉奎畫，增飾黌舍，輪奐一新。風教所被，無問幽遠。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世以諸生受國恩，淳熙庚子，奉命假守。歲丁大祲，夙駕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宫將就傾圮，惕然念非宣化所宜，顧民艱食事有敘。既登麥，命臨海令葺大成殿，易腐苴罅，堅緻可久。至秋中熟，乃議修學，闢庭高門，崇垣修廡，論堂書閣，因舊而葺，鳩工度材，慮吏並緣。乃集鄉之搢紳，推其賢能者三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助之，以吏卒謹飭者行文書，給呼召。如作私室，官不卸役。始作於壬寅，孟春，畢於首夏。庭宇夷直，規制宏壯，悉過於舊。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明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俗，使人知有禮義。以胥訓胥，保於平康輯眡之地，乃王道之本，生民之命，不可一朝緩。養薄則不足移體，居陋則不足移氣，青衿挑達而不孫業，則風俗之苟簡熟爛，至於扞格而難入，無怪也。茲郡邇辟雍之流，而以水火風旱之相仍，補敗不給，顧視嗟咨，以迄於今，又因循而不修，守之罪大。今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然鄉之賢士大夫勞其心力，而守蒙成，此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歟！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永歌詩，其可無作。詩曰：有學之宫，既久斯圮。非鄉之英，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爲我勞。辟雍之化，其流滔滔。有廡斯修，有門斯閎。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流逶迤。有學之宫，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鼓爾篋。青青子衿，盍邇爾業。我風斯移，我

俗斯美。詔爾多士，毋負天子。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聰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强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黓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秘閣朱熹記。

袁燮《絜齋集》卷一〇《韶州重修學記》 唐人有言中州清淑之氣，至嶺而窮。信斯説也，踰嶺而南，氣皆昏濁而乖戾耶？鍾而爲人，不若中州之可貴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人之所以爲人也。人無有不善，清淑之氣宜凋流而不窮，而截然爲之疆界可乎？韶爲州，貌在嶺表，士生其間，亦有奇偉逸羣者焉。故在唐則有若名宰相張公九齡，在本朝則有若名侍從余公靖。今猶昔爾，豈獨無其人哉？毗陵張君篤典教此邦，知長才秀民之不乏也，思成就之，而學宫陋甚，朽蠹攲傾，若將壓焉，蓋建立於慶曆，備具於元祐，葺治於紹興，闕焉不修者五十有三年矣。欲撤而新之，役大費廣，力不能支，則擇其最急者，告於郡，請由大成殿始。方侯信儒亟捐金倡率之。越兩月，殿翬然如初。經略廖公德明聞而餽之。明年將營葺其餘，率諸生重請於郡，張侯思惠然助竟其役，學宫成，復益以餼廩之贏。於是自講堂及兩廡，至於師生之所舍，重門垣墉，倉廩庖湢，關於養士者咸具。爲屋八十餘間，材良工堅，規制奕奕，非直爲士觀美，抑將使學者羣居於斯，講切磨勵，求日新之功焉。夫道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諸難，規矩有自然之方圓，準繩有自然之平直。上帝降衷，有自然之粹精，保而勿失，大本立矣。萬善皆由是出，不根於此，而自外求之，似是而實非。直躬之直，申棖之剛，仲子之廉，鄉原之忠信，楊墨之仁義，皆不免於君子之譏，惟不根諸心而已。天下無心外之道，安有不根於心而可以言道者乎？是故儒者當汲汲於學，學如不及，本心著明，庶無負於聖天子設學校、修人紀之意。是則賢師儒所望於諸生者，而屬余識其事，故因以告之。

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晙繪兩廡像，創講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丘密造直廬。淳熙二年，韓彦古創采芹、卬高二亭。十六年，趙彦操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從玉、從爰)朱長文也。

六經閣舊有之。吴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而此閣成於冨嚴郎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於伯玉，伯玉令參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秘閣修撰趙彦操即六經閣舊址爲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累政欲作弗果，彦操始克立，遂爲郡庠壯觀焉。

補注：吴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吴潛作《修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併附于後。

葉適《水心集》卷九《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荆之雜爾，自虞夏時治之略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洎南服，至能使江沱之媵，躬無怨之勞，漢

廣之女，息游者之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橫吞滅，君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爲天下師，則怒峽之巔，絶汚之涯，蘭芷芳潔，寶璐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臺，秉内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終爲楚人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荆楚之習，而不克自振，可不哀歟！今吴、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册，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漢陽，昔鄖子國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閩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静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剥墊壞。知軍事吴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宫，既成而堂廡隆崇，百楹相扶，牆甓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實爲學官。夫以鞏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於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禄之學，枝葉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愧也。故爲記之，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六《邵州重修復舊學記》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繫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造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鬻湫，獄左庚右。用遷於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汩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公華侯始也。地則復矣，而庳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磽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習之堂，或造或因，棨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湢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黄侯沃始也。經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於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君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後。萬里復於侯曰：「侯之再復學宫，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也？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其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於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廢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矣。」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四三《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 某竊嘗謂負高明正大之才者，然後有以立高明正大之功，立高明正大之功者，必先有以定高明正大之見。恭惟判府寺丞，以天潢源派之秀，來典此邦，下車以來，擿姦發伏，有巨猾爲民蠹，積年不能去者，一旦悉剔清之。崇儒重道，有越繩檢行，訟庭累政，無敢誰何者，一旦悉釣制之，可謂負高明正大之才矣。邇者悼此邦士風之一厄，以爲實原於學校作成之地規模之不端正，奮然爲之更改，期以振作而汎刷之，是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矣。以高明正大之才，而立高明正大之功，漳之士子幸也。然其所以爲規模者大有可議，未可以尋常淺見議之，而奉承者以尋常淺見左牽而右拘，則失其旨矣。蓋向者晦庵先生朱侯之在此邦，首務明教化，崇學校，以侍郎李侯始創規模之已善，自大成殿及池與尊道堂爲不可更移，而深病夫東西兩廡齋舍之迫穿晻曖，不足以容人物清講磨思，一開廣而明爽之，東欲移貢院於他所，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齋，西欲移行衙於他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齋，其齋相枕悉南面，每齋中間爲廳，廳之左右各爲四大牕，而各裝截爲四闥間，廳之後爲爐亭，爐亭之左右爲小庖及浴室與囿舍，其外則以崇墉包之，後齋之面則對前齋之墉，一如太學之制。時紹熙辛亥春也，擬秋月興工，不謂入夏，忽以喪嫡奉祠，而竟不果。繼以司諫鄧侯，承其有改學之名，不復考其所以爲規模之實，遽毁東廡諸齋及填池之左邊，悉以與貢院，又毁西廡諸齋及填池之右邊，別爲學於西偏，以與先聖廟相並。然其所以爲齋之間架，則反變大而就小，抑又狹於李侯之舊。邦人至以俚語目之曰「十八家」，以其局蹙不足副學校之名云耳。今吾君侯病鄧侯規模之不善，而欲復李侯規模之舊，誠善矣。然東迫於貢院之西廊，不敢以侵入，則在東諸齋必不能以寬廣；西拘於鄧侯之故迹，不欲以盡毁，則在西諸齋亦不能以從容；而池之塞者不復鑿，則又不能以爽塏，雖視鄧侯學爲差勝，而終未免於五十步之視百步，較之李侯規模之舊，未足以增光，則亦何以集吾高明正大之功哉？必欲稱此邦方面之體制，則須定吾高明正大之見，一遵晦庵先生規模之盛，然後爲可耳。若夫貢院，奉天子明詔賓興之地，在此邦關係尤爲重，而視學校爲尤急，尤不可不擇形勝之最者處之。前年之厄，説者皆

以爲南橋之激。南橋之造，特出于鄉大夫林寺丞聽一庸僧之臆見，不僉謀諸善陰陽者，漳水本安静，而聚石以激之，衝突怒號，一如建劍湍險之聲，將何以自寧？南橋之造，盍造於出雲館，以漳水自此而下，爲翻弓之勢，不純腰帶之繞，正陰陽家所忌。橋造於此，則下流有鈐束不足忌，而上流有關鑰風氣，藏聚盤礴，自足以爲雄勝。然此事已失，重大難整，更不必深論。惟是貢院正居其衝，有前年之變，則恐難於不移，而其中迫窄不足以容衆，則又不容於不移。而此邦所謂形勝之聚者，又有久虚而未及舉，則益不可以不亟移。何謂此邦形勝之最？蓋此邦行龍自天寶山發脉而來至，欲結聚爲州，則湧起昂頭，而爲登高山，然後左臂分枝而下，寬平廣厚，而爲郡治，實坐坎山，視登高在乾，爲貪狼魁。然其形雄偉秀傑爲諸山之冠，惜其下以浮屠鎮之。浮屠無父無君之教，非聖世之所宜容，而所謂開元寺者，又非聖朝之所創建，特有唐之陋俗，而五代之所沿襲，至聖朝網漏，尚爲未斷之案，固非有司所得專廢。然移之他所，有何不可？若出一札之喻，許僧家自移，僧人無不樂於效命。吾因度其故地，廣輪若干，擬容萬人之坐，爲後進日增之計，創新貢院，以爲吾君選取忠義孝友之士，使行所學於斯世，以佐國家、理民物，誠大公至正之舉，非燕私亭榭之比，亦豈法之所制。其中經畫既定，其在兩旁諸小院之不相礙者，爲崇墉以障之。左視光孝、浄衆及郡治諸山爲龍臂，右視湖内諸山爲虎臂，天融地結，氣象環合，前朝之水，實在南橋之内，則南橋關鑰尤爲有力，乃復轉凶而爲吉，所謂地靈人傑，亦將理勢之不容已者。自非卓然有高明正大之見，亦何以照識之而定？吾高明正大之見，確然不爲浮論摇奪，以立漳民萬古之遺愛者，非吾君侯其誰？比數詔掛坐圖於此所，邦人私竊相慶，以爲天啓之兆矣。則待其人而舉之者，端有在於今日歟？或者曰：改學校，移貢院，大役也，寧無擾民費財之病乎？愚以爲善於區處，則不擾民，不費財而自集，區處之不得其策，則雖擾民費財而無成。大抵官司創造，始必發公帑以市屋材，而責胥吏以行文引四散鄉村，與民户交易。於是乎假託行姦，而擾民者百出焉。凡用若干竹木，若干瓦石，若干甎墼，釘若干頭，灰若干斛，朱漆若干斤，引之所載者百，不知賣弄其幾百而後百者始至官，引之所具者千，不知賣弄其幾千，而後千者始至官。及其既至官，直一緡者只估五百，直十緡者只估五千，較之民間私價已虧其半。至請其半價之直，則又有董修造職事之員，總修造都匠之員，交領貨物吏之員，估物價牙儈之員，與夫廩支發吏之員，出庫吏之員，經由諸門吏之員，實錢歸家，能復幾何？名曰見錢和買而實白奪，況又易堅以瑕，代美以惡。胥輩於中種種情弊，故其所萃集之物則徒爾駁雜備數，而不復能以精良。至於工匠，所謂工師者止用一人，而小小諸匠亦各有定數，乃闔境賣弄無寧居，卒之趁供工而赴執役者，特其羸鈍無錢計嘱者耳。官或時支雇錢，復爲監吏所得，不過索手而歸。故其所制造之功，則徒爾草率應命，而不復能以固緻。是則公家雖不欲擾民，而民實不能逃其擾。雖不吝於費財，而絶不得其財之力。朝植而暮欲頹，春落成而秋告圮焉，所謂區處之不得其策者也。善於區處者如之何？舉漳州之産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於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歲穀以千斛計者絶少，其次數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見，類皆三、五十斛，無擔石之家，終歲營營，爲仰事俯育之計，且不能以自給。則爲漳之民户者甚貧，在官司絶不可更有絲毫之擾。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歲入以數萬斛，其次亦餘萬斛或數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雖窮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視民户極爲富衍。以滅倫敗教，不耕不蠶，塊然一無用之僧，獨無故竊據而奄有之，閑居以安享之，所與坐食之衆，上寺不過百人，其次不及百人或數十人，其下僅五、六人，或止孤僧而已，則歲費類皆不能十之一。所謂九分者，直不過恣爲主僧花酒不肖之資。是果何爲也哉？故今公家凡有創造，無求諸他，惟盡第彼僧門産業之高下，而畫吾屋宇界分之大小之財付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財爲之開端，而後取辦責成焉耳，絶無出一引，絶無差一吏，凡竹木甎瓦之類，任其以市價私自貿易，而吾不之問焉，則其所聚者皆精良，凡工匠人夫之輩，聽其以鄉例私自傭雇，而吾不之繩焉，則其所就者皆固緻。假使有陪貼不貲之費，實皆吾公家之財也。移吾公家之財爲吾公家之用，彼特爲吾幹之耳，非尅彼父母錢本也，非括彼房廒中物也，吾不可復爲之恤也，但時施其犒勞之惠耳。若是則吾民不知擾，吾財不甚費，而無不如吾志之所欲爲。往者判院趙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責辦於諸僧，而民絶無所擾，即今之廳事是也。司諫鄧侯之架州學，亦大役也，每齋惟支百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學成，即前所謂西偏是也。都運趙侯之造通濟橋，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橋成，即今柳營江之所跨是也。凡此諸名公，蓋有高識明見，燭破風土民俗輕重弛張之所宜，而隨宜區處，所以爲至當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爲如何？某素不預學校教養，又已該恩免，不預貢院之選，皆非有所覬望，又不曾足躡貴人之門，惟以鄉邦此事久爲闕典，自創州以來，至于今五百餘年，未遇一賢刺史覺其然而整頓之，今幸遇君侯負高明正大之才，秉高明正大之見，而又能立高明正大

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於此不爲州間出而一陳之，則進爲有隱於邦君之賢，而失事機之會，退爲得罪於鄉人子弟，而抱無補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勝僭越皇汗之至。

陸游《渭南文集》卷一九《紹興府修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累簡，棲以巨輪，象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寢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黝堊粲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既並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得無任得責邪？會稽拱行在所，爲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括蒼王公信來爲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奥殿崇閣，邃宇修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曰訖事，以其饗飧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爲慊，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爲之新冕弁衣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迺齋心修容，來宿於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跽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我處於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强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陸游《渭南文集》卷二〇《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於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顏。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桌來爲郡。閣之役尚未既也，於是窗户闌楯瓦甓粲丹粲然皆備。又爲兩廡達於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莫獻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庳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會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敘，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録，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皋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皋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新見虙羲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皋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愠，期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免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録用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八《梅州重修學記》 南海屬郡，潮爲大。潮之屬邑，程鄉爲大，五季僞劉升其地曰敬州，國避今祧廟諱，以梅易敬。熙寧癸丑，嘗歸潮，後十年復初。紹興丁巳如纔，三年又復，甲子適周矣。雖曰僻在嶺表，而自唐元和末韓文公守潮，首置鄉校，謂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命趙德督生徒，程鄉秀民固在其中。至元符初，垂三百年，劉忠定公又謫於梅，每謂「語不妄，然後可入於誠」，諄諄誨學者。蓋天以兩賢加惠茲土舊矣，故其士醇，其民樸，其學校以教之，尤不可已。異時二千石自四遐相易而至，土風未遽知，政事未易修，凡所設施多在累月之後，幸無移徙牽制，安意營職亦不過期月，已迫合符正，使心乎教養，而爲之也難。今劉侯則不然。侯，潮人也，梅治程鄉，猶本郡也，初仕即尉此，習知其風俗，周知其財用，況大父、伯父再世登科，故崇儒之心切，而爲政之力易，下車以慶元五年之仲冬，越明年閏春之朔，即增飾學宫，新十哲像，遍繢從祀，凡齋舍、職事位、下職庖湢之屬，悉加於舊，廣學田，增生員，別創小學、四齋，絃誦之聲日聞。前守陳自修始以忠定公配享文公，至是各爲之祠，以瞻以儀。厥仲夏告朔，合僚佐衿佩二百人慶其成。於是教授林陶、掾曹姚得明、程鄉令李

昌齡歌詩三章，章十句以美之：一章頌侯之來榮也，二章樂庠序之新也，三章欲人才之興也。其歌曰：「孰不爲邦？孰守其鄉？如被錦衣，晝行煇煌。」侯曰：「上恩曷敢弭忘，何以報之？俾民向方，言葺泮宮，于鄉有光。」載歌曰：「宣聖南面，珠旒衮章。十哲修坐，郡賢繢廊。六齋分列，小學峙傍。談經議道，春祠秋嘗。我侯戾止，率由典常。」又歌曰：「閭閻諸生，振鷺來翔。詩書禮樂，游息修藏。勉爾行業，爲時俊良。毋毀於隨，毋嬉以荒。三歲大比，用賓于王。」歌既闋，僉曰：「允哉！仰來視予，嘉其有美而有勸也。併紀歲遺之，它日與計偕者依《鹿鳴》歌是詩，轉而上聞，非此邦之盛事歟？」侯名渙，字伯順，今官朝散郎。十月日具位。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〇《撫州學記》　晉、唐以來，撫守多名臣，至本朝，則儒宗鉅公相繼而生。學校之盛，固不待言。歲久或敝，敝又圖新，理也。雖然，羣守主盟爲易，教官任責也難。慶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來臨師席，文風既振，復懷永圖，乃大議葺治，適學糧贏錢百二十萬，太守陳侯研首捐千緡，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後守魯侯楷各助十之三，漕憲繼之，總錢又百三十萬，米不在焉。以六月中寅興工，明年八月訖事。凡大成殿、御書閣、講堂、倉廩，皆飾其舊，內外門墻廊廡及正録職事之位、東西序之六齋、文昌之軒、庖湢之所，悉鼎新之。或謂記其成，太守曰：「教官力也。」弗許。教官曰：「二千石功也，當書。」會入官上庠，亦復不果，今數年矣。先日學政鄉貢進士嚴滋以書遺某：「前不求文，教官謙也。歲月雖久，公論故存。敢敬以請。」昔孟子論傳道之序，由堯、舜至湯、文，皆五百餘歲，由文王至孔子，適及其期，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蓋自任也。惜乎！無時無位，不得見諸行事，退修六藝，以傳萬世。今學者幸居學校，讀六藝之書，旦旦而來，望數仞之墻，盍興及肩之嘆，既升其堂，盍想聞金石絲竹之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當希顔子若孔子卓夫。如是晝而思之，夜復思之，則於道也，其庶矣乎！墨池文祥，姑存故事足矣。嘉泰四年六月。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〇《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

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如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禄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

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玨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劉爚《雲莊集》卷四《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建寧郡學，實維本原風化之地，由慶元初曠弗克修。括蒼葉公以顯謨閣學士來牧，清心劬躬，以治以教，固將爲國毓材以竢舉選，寶璧玉而護椅桐，奠厥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

鄉邦爲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不獲終辭，則誦所聞而告曰：諸君所以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而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然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然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而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汩焉，邪説滑焉，猶其漂摇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敝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之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丹臒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致，而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問思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自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耳口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説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力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政府可覆，此不書。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六《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詞移書於予曰：「豫章學宮，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於建炎，而復於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後，始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堇堇草創時則甚而未周。後人承之，歲增年培，於是面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横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賁。歲在乙丑，侍郎李公乃新殿宇。歲在庚午，侍郎張公乃立都門。既屋老而圮，講堂最久則最先圮。新斯堂者，極使王公之爲也。齋房久則又圮，新斯齋者，樞密黄公之爲也。殿宇久則又圮，重門久則人圮，新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爲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顧瞻踟躕，則見殿宇將壓，兩序窘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於是喟曰：『曾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誕置之隘巷乎？』於是市地斥壖，召匠屬役。殿宇腐矣，乃撤乃新；櫺星福矣，乃拓乃擴；戟門隘陋矣，乃易乃崇。翼以二門，凡其出入，廣厥一序，增之四楹，端委戾左，犧象戾右。費不於官於學之庾，工不於甿於市之庸，執朴不於吏於學之職，厥市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千有奇者厥瓴甋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歲之暮春。高明爽塏，美輿孔碩，可百年不騫不崩也，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余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之政，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所以新斯學之指乎？二三子入自櫺星，若至闕里；趾於戟門，若覿孔子；瞻彼睟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若聆喟歎。去聖人之門若此其遠也，近聖人之訓若此其甚也。盍退而日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身充者，家蹈而國達者，孝歟忠歟，仁歟義歟，得之心矣。充於其身者，反否焉而謂得於心也可乎？不可也。充之身矣，蹈於而家達於而國者，仄戾焉而謂充於身也可乎？不可也。去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負於公！不然，公何負於二三子？公名戡，字定夫，莆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焉。

談鑰《嘉泰吳興志》卷一一《學校》 府學在府治西一里。唐初有孔子廟，在霅谿南，學附焉。《統記》云：郡初有孔子廟，武德中，李孝恭遷於霅谿南。《唐志》：高祖初制郡學，縣各置生員。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又《舊圖經》孔子廟在子城南一百一十步，州學亦曰在州城南一百一十步，乃知祥符以前，學附於廟。

學置經學博士、助教，生員六十員。《唐志》：武德初，郡置縣學博士、助教，學生。又曰：上郡學置生六十員。湖爲上郡。天寶中，州助教、博士及學徒會食師資詔廢，惟留州補助教一人，學生二人，備春秋二社，歲賦，鄉飲酒而已。（見《舊圖經》）大曆五年，刺史蕭定加助教二人，學生二十員，後又廢。（見《舊圖經》）本朝寶元二年，知州事滕宗諒表請於朝，建學今廢處。明年四月，敕書至，錫名州學，仍錫田五夫。六月學成，重門廣殿，講堂，書閣，齋舍，庖湢皆具，爲屋百二十楹。張方平爲記，蔡襄大書勒石，石曼卿又書敕建州學額揭於儀門。延安定胡瑗主學，四方之士雲集受業。學初爲十八環，建有亭曰觀德。時朝旨令賜第進士習射，上親閱於殿廷，賞賜有差，故郡置圃，取孔子矍相之義。

祠堂始立，曰三先生祠，安定胡瑗、太守滕宗諒、秘丞朱臨也。後教授趙臨以樞密胡宿墓誌言治湖郡，時立祠於學，教授沈揆以知州事鮑軻增置學田，圖形附焉，曰五先生祠。後又以知州事顔真卿、蘇軾、王十朋豫其間，凡八人。紹熙元年，始以安定自爲祠，塑像於倫堂左偏，其右爲七賢祠。（見《紀事》）。學中有官書。淳化二年二月敕賜九經，其六十一卷，他書莫知。淳化年月歲久，散失不全。知州事張澈置書四百二十四卷，又補寫不全書，合新舊書凡二百六十五部，一千四百四十八卷，司書掌

之，有籍以嚴出納。）

齋館　在學之左，郡守釋奠齋宿之所。

贍學田記：寶元間建學，朝旨賜田五百畝。後以其田瀕湖多潦，歲入無幾，養士不給。嘉祐七年，知州事鮑軻聞秀州松楊涇有民訟田連年不決者，官將兩奪之，乃貽書懇轉運使貨錢六十萬得之，計七頃一十九畝有奇。是歲秋成，得租米三百二石。田當沃壤，無旱潦患。其後又箱益僦屋，緡錢歲入倍增。歲久，屋多摧毀，田亦多湮沒。舊有經界寬賸田僅二頃，隸歲崇德者，紹興中，黠胥詭獻爲營田，乾道即廟旁用學廩售辟氏余氏地爲之。後七年罷舍法，日就頹毀。自是而後，詔下興賢，莫有定所。乾道三年，知州事王十朋率卿大夫出財重建，爲屋百十六楹。狀元張孝祥書額，郡人大諫劉度爲記，司業芮燁書。（宣和五年後，進士舉與計偕者八百人，時終場舉人八百有三，石刻在廣化寺齋堂。紹興三十六年，朝旨均諸郡，皆額增二人，後并流寓又增一人。自是解發十一名，而終場進士四、五倍於宣和間矣。）慶元六年，知州事李景和又闢銅官廟後堂地，添屋二十五間，別爲一門，以鄉邦士子日盛，舊屋窄狹，每遇科舉，旋搭席屋且布，有風雨霑濕之患，又入院擁併，有踩踐之慮故也。

樓鑰《攻媿集》卷五四《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羣舒之地，于今最爲佳郡，濱皖之勝，欲游而不遂，見從宦擁麾而之焉者，輒企慕如登仙然。嘉泰二年，嚴陵詹侯下車，以寬明之資，臨淳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幾坐以無事，顧謂僚屬曰：「官府俱飭，而黌舍不稱，茲不可。」後乃即其舊而增葺之。學始建于紹興八年，中更繕修，歲久圮壞。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訖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不及我而躋登，茲願有以紀之。教授王君君玉度以書來，余與詹侯俱壻王氏，而侯爲尊行，知其賢有年矣。以西樞之子，謙厚廉介，所至有聲績，而飾以儒雅，澄江既以政最，舶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興學于蜀，變巴夷如鄒魯，翁實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他事，而首屬意于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何以報之？侯非有望于報也，惟爾父兄相與率其子弟，益進于學，亦因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爲輕重。文翁既祠于學，如漢大司農朱邑以一嗇夫而遺愛傳于千載，周瑜以文武才略獨步江湖間，其名尤高，皆郡人也。誠使異能之士間出爲國家用，如前數公，豈非侯之望于斯郡者！尚勉之哉！

魏了翁《鶴山集》卷三八《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吴公獵論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成都典治爲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絶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遍天下，況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仕大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著録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而屬某爲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禀陰陽五行之秀，以位乎兩間，静虚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智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既墜厥命，周誓衆于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而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變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既歿，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沉痼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虚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馳于世，而倀倀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于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天運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交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與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聖，開

來學，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來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寖盛，氣數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吴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此比齊、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吴公，且以自勵云。

陳元晉《漁墅類稿》卷五《廣州州學序賢亭記》 淳熙初元，詔州縣學立射圃，獨嶠南以荒遠無應令。越五十年，而南海郡博士許君巨川始克爲之，相地番山之趾，散蕪蕞穢，增庫夷高，抗侯於西，締亭於東，凡費錢十萬，出於君所捐與帥守應純之所佐者各半之。亭成，扁曰「序賢」，侯又以弓矢贈。君乃率諸生合射，非籍於學，非齒於鄉，而徒以藝進者不與其寮。陳元晉適以校文聯事觀其成，諸生進而以記請，辭不獲，則爲之誦所聞曰：《周官》六藝，射次禮樂，澤宫所差，諸侯由此其選，必射教士尚矣。而羿之善，稱於天下，卒不爲孔、孟所予，何哉？古之射禮，釋耦爲先，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延堵觀之衆，不肖者却，而未純於善者恧不敢進，惟執德信道之篤者在焉。故吾夫子所與揖升下飲者皆賢也，而弓矢云乎哉。苟夸藝而不貴德，則號猿貫虱，折翼附膚者控弦而登，而洙泗及門或羣形其絀矣，而可乎？許君飾己以先物，康色以誘善，吾黨浩然歸重而臺闈敬信之，由是聲應氣合，學政畢舉，創小學，廣弟子員，增歲廩之租，補庋藏之籍，講鄉飲之禮，飾丁祭之服矣，而又以餘力及此，且表亭示訓爲諸生勸。其用力勤，其存心忠，諸生其何以稱？繼自今日修身爲弓，矯思爲矢，立義爲的，定而後發，春秋游藝，借之以驗行事，曰：「凡吾平日所爲，果若賢歟？果足稱先生所序歟？」若是而面正鵠布武此亭，可無愧色。行有不慊於心則望矍相而返者，心誠求之，益求所以稱所序，雖不中不遠矣。諸生曰：「諾，請以是爲記。」嘉定昭陽協洽歲除月望日，文林郎廣州增城縣丞臨川陳元晉記。

魏了翁《鶴山集》卷三九《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爲軍，而學未之有改也。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某始撤而大之。越六十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辯來爲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瞻其殿室堂序已壞漏弗支，則慮材鳩庸，乃復興之。凡百貲用，率仰奉賜，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金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焉。始於嘉定四年夏月，成於明年春月。侯以書抵余曰：「願有紀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杰叙其事而來諗，余爲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降秦、漢而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王宫國都，宫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若弟，八歲則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厥十有五，則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士生斯時，藏修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材也易。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來所及者。蓋自嵩陽、廬阜、嶽麓、睢陽各有師徒錫之經傳，至乾興元年而兖州立學，景祐四年則藩鎮皆立學，寶元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曆三年以後，則郡縣無大小咸得立學焉。此既爲前代所未有，而職之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令丞，則又昔之所無。降周而來，亦庶幾無遺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極於治化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業，顧或有不逮周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容有今昔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肄簡諒，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强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焉耳。今之爲教者獨何如哉？利禄之誘梏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潰於大成，其父兄之所訓迪，師友之所切劘，大抵務記覽，爲詞章，所求合於自司之程爲規取利禄計耳。自始童習以躋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進既若是，隨事麾麾，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已。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爲公爲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不逮古人者，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矣。嗚呼！爲士者盍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嘗於是而加之意乎？今李侯之爲是役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侯之爲教可得而聞之與？古者教人之目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不能行之習之，而患不著察耳。《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願以是復于侯，將告諸郡人相與切瑳究之，期其興起者以無負建學立師之意云。

袁燮《絜齋集》一〇《建寧府重修學記》 嘉定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命開藩建寧，始至謁先聖，周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

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一心，至貴至靈，超然異於羣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途，正邪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爲二者，原於此而已。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秉彝之懿，若揭日月，而人心豈有不存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真有助於風教。因循弗葺，頹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懲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勵俗？此學校之修所以不可緩也。建爲今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詞林之傑，作牧於茲，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豐其財，擇官僚以莅其役。役於官者日與之庸，鬻於官者隨給其直。費廣不靳，無擾於民。自奎畫所藏及先師之祠至於兩廡重門，自講堂及直廬至於諸生所居，傾攲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瓦斷絶者撤而新之。既甃十二齋，又爲几與案與榻，皆百餘計。既修其祭器，又爲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諸書，齋必真焉，所以便翻閱也。築圃及亭，教之射藝，所以觀德行也。粗立小學，訓飭重稱，又所以謹其初也。糜金錢四百餘萬，而關於教養，切於人心者，咸具規模，既恢拓矣。公於是數詣焉，延諸生教督之，程其藝業，束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篤於躬行，以古純儒爲法。又作《勸學詩》，勉以誠慤忠孝，堅素守，辨義利者。其説甚備，惓惓之心，庸有既乎！儒學隆於上，善教達於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强弗友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争，白晝大都之中，猝然交鬬，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然遷革，延及齊民，迄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桀暴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覩矣。久而益深，又將有進於此者。昔魯僖公既修泮宫，風化所覃，羣醜屈焉。時則有懷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於以仰其高躅然。則今日學校之修，感格之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某爲諸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觀其善政，急於先務，卓乎爲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字正甫，吴興人。莅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鄭君侑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

黄榦《勉齋集》卷一九《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内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内外之間哉！龍舒爲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域距天下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澄演迤，爲兩淮絶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累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爲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考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創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宫，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歎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創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凡屬於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兖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爲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爲游息之地，其外爲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模之壯，東南諸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于在學之佃夫，邑之寓公間遣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贍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累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贍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繹其典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義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静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南之爲盛哉！公名嗣古，直寧人，蚤以實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爲先務，未期年，政成令孚，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郡爲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屬榦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

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千餘年間，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侈公之惠以厲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日，具位黃幹記。

家鉉翁《則堂集》卷四《安州修學疏》 漢道隆儒，行復承平之舊觀；周畿首善，益隆講學之新功。念非得上棟下宇之安，無以爲左誦右絃之所，況一聖二大賢之衮敝久已魏煌，而四科七十子之儀章迫今曠闕。每當上丁藏事之際，莫舉從祀薦羞之彝，雖道德之容瞻之在前，而品物之儀設之無所。幸賢太守明風化之本，而郡同寮皆詩書之朋，以黃潁川撫循之心，行漢文翁勸獎之事，蘇醒山川之清淑，陶成井邑之温良，能定能静能安，將見佩衿之駢集；升俊升造升秀，竚觀科第之蟬聯。凡在同盟，各垂光贊。

《嘉定鎮江志》卷一六《學職》 潤學始於太平興國八年，景祐三年有旨立學。寶元己卯文正范公仲淹爲守，聘江南處士李覯使講説，以教養其州之子弟。此時，雖未建官，然設教於潤，當自李始，繼李之後，得數人，壁記所缺。

葉適《水心集》卷十《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峙飾廬廩，苟厚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叔首聞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儒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絶，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與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毁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具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騖者粗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袁甫《蒙齋集》卷一三《寧國府修學記》 古之學也粹，後之學也駁；古之學也實，後之學也虚；古之學也務本，後之學也趨末。古其可復乎？道與天地準，萬世如一日也。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學奚取于樂也？正聲日接于耳，邪僻不入于心，鼓舞動盪，善端興起，虞周之教深矣。去古既遠，雅音息而教化衰。然六經所載，聖賢所述，後世猶可考焉。有能傳先王之正統，而與學者共之，陶冶作成，一歸于正，親正人，見正行，習正論，磨礱既久，日充日明，秉彝之良，油然感發，孰得而禦之！故曰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鄒君之典教于宣城也，其有志于斯乎！憫俗學之横流，懼斯道之湮鬱，始至日，與諸生講習，以求正人之心，環視學宫，歲久滋圮，慨然歎曰：「吾以教爲職，固陋如是，心誠恧焉。」于是葺而新之，惟殿及堂，材素堅良，用工差省。奎畫所藏，生徒所居，頹敝已甚，故規制加詳。以至先賢有祠，次舍有所，帑庾有儲。朽者易之，敧者正之，陋者飾之，未備者廣之。厥費多出于學，又請于郡子部使者，欣然咸佐其役。經始于丙申之孟冬，告成于丁丑之仲秋。繼自今邦之俊秀游于斯，息于斯，絃誦于斯，洋洋濟濟，視昔有光。凡鄒君之所以篤意于學者，豈徒欲諸生事佔畢、玩華藻已哉？蓋將以求斯道焉。道若大路，坦然甚明，根諸吾心，不勞外索，以此正身，以此正家，以此正君，其致一也。雖然，邪説易熾，正道難明，克念與否，聖狂分焉。蚤夜以思之，戰兢以持之，此心純明，無有間斷，實德在我，萬變莫奪。鄒君期望學者之心，其大本在是。某嘉其有志于古，且欲學者相勉以成斯志也，于是乎書。鄒君名應博，昭武人。

袁甫《蒙齋集》卷一四《黃州重建學記》 齊安郡博士馮君去病興崇學校，以書請記于某，且曰：「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實生黃陂，邦之人士祠之至今。某深惟二先生以正學爲天下倡，我宋儒道繇是大明，上接洙泗統緒。顧晚學無似正，願與學子茂明之。明道先生嘗與横渠先生論性矣，其言曰：『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嗚呼，至哉！言乎學者不識性，或溺虚空，或膠意見，譊譊焉騰口説，而于切己之實了無相關。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後人所爲，

動多于聖人，然乃無用之贅言，雖真失正，反害于道。』某三復斯言，惕然内省。夫以己性爲有内外，拘牽固滯，大本不明，而顧以言語誦説爲能正，使充棟汗牛，祇以爲損，實有何益？某自懼不能免斯病也，學子亦嘗深省密察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神用昭昭，倫理井井，動静一，内外融，何以多言爲？上帝臨女，果見其臨乎？見者孰見？神之聽之，果知其聽乎？知者孰知？學子毋謂此道爲高遠，《易》存存，《詩》《書》兢兢，《禮》洞洞屬屬，存此而已，敬此而已，躬行實踐，自成自道。不能存，不能敬，罪實在我，何可自恕！果能是，卓然真知，性無内外，不墮拘牽之失，而誦《詩》讀《書》，確然真如耒耜陶冶之適于實用，則于學道其庶矣乎！」齊安，淮名郡，俗淳朴有古風，當邊事繹騷之日，遑恤庠序，馮君勇不顧謂忠孝正于多事見，興學其可緩諸！請記之書，歉然不有己功，歷敘經始及佐費，皆前任人與長官力。噫！斯足以見馮君之言近道矣，其庶不負二先生之遺訓矣。是宜書。

葉適《水心集》卷一一《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大學》爲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悦，有躍於心，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剥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君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葛褒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大於舊，偃植之敝，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磚，楹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籩冠珮章甫，無不新設。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弟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孔子歎才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亦言繇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爲《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也。何孔、孟所稱稀闊而不多歟？繇孔、孟至於今，又加久矣。其可稱者，何寥沉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類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袁燮《絜齋集》卷一〇《盱眙軍新學記》　當邊烽未息之時，而興崇學校，可謂知務乎？曰：此乃知時務之要者也。夫人生天地間，所以自別於禽獸者，惟此心之靈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之在人也，甚於饑渴。饑渴之害，不過傷其生爾，義理之忘，將無以爲人，害孰大於此乎？學校之設，所以明此義理也。如是而爲忠爲孝，如是而爲姦爲慝，判然殊塗，不啻黑白，此天地之大閑也。軍事雖殷閑不可廢，人道之所由立也，豈可謂不急之務哉！盱眙之學，創於紹熙之癸亥歲，迫今辛巳，代馬南牧，墟焉。乾道二年再建，再開禧以兵燬。嘉定二年更造，既累歲矣，會太守葛侯洪徙郡治於山城，學宫亦將從之。於是校官陳君德林求可爲新基者，得諸玻璃門之内，其廣五十畝。高君熙績繼之，始營殿址。余君元龔又繼之，鋭欲圖新，而力未能也，始即舊學教育諸生。己卯之春，捍禦北敵，諸軍攘之，狼籍滋甚。統帥劉侯琯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既攝事，奠謁之始，顧瞻咨嗟，亟命專官董新學之役。面勢正平，殿宇崇敞，重門複廊，一堂四齋，有職掌之舍，有儲峙之所。夏季經始，孟秋告具。資於郡計者寡，取諸軍帑者多，廩無餘粟，又助之。諸生脱墊隘而由高明，弦誦不輟，叢履日新，所居所養，固有移其氣體者矣。侯於是自慰曰：「吾道其昌乎！」古者受成於學，獻馘於泮，軍旅之設學，實始終之脈理，固相關也。矧韋布之彦，生長邊陲，天資慷慨，習知軍旅事情，足以爲折衝禦侮之助，正庠序中所當收拾者乎！且三代之學，惟以明倫。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集俊彦以磨勵之，昭揭大倫，俾皆竭忠致死以衛君父，尤今日守封固疆之臣所不可緩者，宜乎侯之亟爲是舉也。嗚呼！其真時務之要也。

《嘉定赤城志》卷四《廟學》　廟在州東南一百步。康定二年，李守防即廟建學。初廟在州治後，景祐二年，范守説徙東城之維，時未建學也。李守既建學，於其東得故版椽舍，遂以錢易之，復遷廟焉。自是廟學一新矣。皇祐二年，吕守士宗創屋五十楹，尋壞。紹興十九年宗守穎，三十一年黄守章，乾道元年黄守然，七年朱守江，皆重修之。淳熙七年，唐守仲友始大修，更戟門兩廡及齋舍。紹熙元年，江守乙祖闢縣學、宗學。（先是趙守汝愚欲建學，未果，至江始成之。）慶元五年，葉守籀奉旨闢武學。惟大成殿久欲壓，歷三政不果造，造於開禧元年葉守箋。殿之後有明道堂，堂之上有稽古閣。閣之後有直舍，有上執事位七，諸生齋六，（伸道、敏行、潛心、居仁、尚友、育英。）有肅儀位，祭器、司計二庫，而庖湢之屬不預焉。蓋大綱略具矣。嘉定四年，黄守營作靈星門，又爲兩挾屋，易州學額，創小

學，（以三十人爲額，置教諭一員，食減半。）增太學生食，又捐錢買田，造祭服祭器。先是尤守袤立思賢堂，（祠畢文簡公士安、章文簡公得象、元章簡公絳，皆舊侯有惠政，後至宰輔者也。）三老堂，（祠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長翰，皆鄉之名德，後進尊慕者也。）後有頌禧堂，（祠宗守穎、黃守章、朱守江、唐守仲友、江守乙祖，皆有功於學者也。）有謝丞相祠。至是復建四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光宗御諱）頤、明道程先生顥、伊川程先生頤、晦庵朱先生熹。）謝上蔡祠，（因上蔡子孫流落於此，召至給冠帶，月廩其母子四人有差，仍買田俾奉祭祀，遂又立此祠。）於思賢、頌禧益二位。（趙忠定公汝愚、黃守然。）諸祠多遷徙。嘉定十三年，趙守彥紓合建於明道堂之東偏，仍更造直舍。十五年，齊守碩重造櫺星門，葺衆齋，新祭器一千二百。學之庶務，可謂畢舉矣。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七《夔州重建州學記》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修學官，成，以書抵某曰：「夔故有學，自淳熙之季，帥守某、侯某嘗撤而新之，僅歷三紀，蟲壞弗治。今軍器監丁侯繡與轉運判官王君觀之，嘗議更葺，且病其門衖弗正也，爲審端焉，各捐錢貳千萬，市材於恭、涪、黔，市竹於雲安、大寧。既賦丈鳩功，會丁侯召去，余實來，乃與王君卒其事，各增錢千萬。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訖寶慶元年之五月。禮殿講堂，齋館門序，次第一新，而雲章有閣，從祀有象，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氏五桂樓，今復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庖湢筐庫，黝堊陶甓，率視舊加隆。役成，帥士者修舍菜之禮。余又念堂曰明倫，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孟》切於倫理者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寘之。士謂是役不可無紀也，以惟子也請。」顧某不佞，何足以與乎此？雖然嘗聞之斯民也，三代之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則亦有幸不幸焉。三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爲詳。今《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之法，師氏王宮之教，鄉遂屬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參之諸書，則自二十五家之閭爲塾，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所以合國人弟子，道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由是升之黨庠，升之術序，升之國學，不特王公大夫士之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小樂正教以威儀也，大樂正廸之以義禮，不特鹵及賓介也。郊人之疏賤，亦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案比也，中年而校其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降，至三等之國，亦如鄉制。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民所同有也，而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故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建之學校庠序，則所以爲之耳目，導其所嚮，使充是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而無不盡其分焉，是先覺先知者之責至重而不輕也。又慮其篤近而遺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聯以井牧，書以比閭，合以射鄉，考以節授，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動息有養，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虛語也。自上失其道，莫知所以君之師之，上以權謀利禄爲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爲取寵之資，於是小有才者捷出，居近利者速化，至科目之設，則士自童習已有計功求獲之志，而俗日以卑。其間豈無不待文王而興者，然不能皆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五年矣。

《寶慶四明志》卷二《學校》 太守，民之師帥也，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而《洪範》八政，則以祀先司徒。故祀典之後，學校次之。

唐州縣皆有學，開元二十六年，明始置州，學宜隨州立矣。寶應、廣德間，州燬于袁晁之亂。王密謂裴儆殿邦而茨塾興，（見《紀德碑》）豈兵革搶攘之後，姑以茨屋爲學乎？貞元四年，守王沐始建夫子廟。大和七年，守于季友以開元褒封文宣王册文刻之石。（貞元大和碑碣具在）聖朝天禧二年，守李夷庚移學于子城之東北一里半。建炎兵燬，先聖殿巋然獨存，治平中所鑄鐵香爐及殿之前後古柏六皆無恙。前韶州司户曹事林暐郡人也，首捐金錢數十萬，草創黌宇。紹興七年，守仇悆成之。直殿之後爲明倫堂，（林楠書）翊以兩廡。東廡之東齋曰上達，曰廣譽，曰造道，西廡之西齋曰登賢，曰成己，曰時升。三門之外，會于一門以出。于是講肄有所矣。十九年，守徐琛即明倫堂之後建稽古堂，（徐琛篆書）亦舊址也。堂之上舊有五經閣，（郡人樓郁有「五經高閣倚雲開」之句。）閣毀經亡。高宗皇帝累頒御書經史，乃崇奉于新堂之上，則曰御書閣。二十七年，守姜師仲重修。七年所建，守張津乾道三年重修。六年，守趙伯圭又修之。久益圮。淳熙十三年，岳甫守郡，周粹中領校官協謀改貫，郡捐錢二百萬，鄉之達尊尚書汪大猷、侍郎史彌大勸激士類，鳩材效功，自閣之外，堂廡重門，皆爲一新。增置成德齋于上達之後。（林士衡命名）越二年，林士衡繼周董職，又撤新其六齋，創泠齋于稽古堂之西。（後改曰養正齋，以處小學，諸生則分隸諸齋矣。）嘉定十六年，守趙師岳復修御書閣，且捐緡錢七百修諸齋。寶慶元年，校官方萬里猶以泮橋湢室公廚，未新爲恨，謁之守倅，攝守齊碩給緡錢千，石米百，倅蔡範亦以舶務之贏助緡錢如州之數，今守胡榘又給緡錢一千，黌宇輪奐，遂甲東諸州郡之上。先進楊公適、杜公醇、王公致、樓公郁、王公説，以義理之學淑士風者也。忠肅陳公瓘始攝郡倅，晚著《尊堯集》于此，以忠節著聞天下者也。清敏豐公稷、侍郎高公閌、侍郎林公

保、尚書汪公大猷，皆此邦之顯者也。郡守李公夷庚、仇公悆、趙公伯圭、岳公甫、程公覃、趙公師嶓、校官周公粹中，皆有功于儒宫者也。士咸宗之，故列祠焉。

嘉熙間，奉旨升濂溪、横渠、明道、伊川、晦庵諸先生從祀于先聖。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龍溪顔公頤仲祠南軒張宣公、東萊吕成公、象山陸文安公于明倫堂之左，復以郡人有得三先生之傳者曰廣平舒公璘、定川端憲沈公煥、慈湖文元楊公簡、絜齋正獻袁公燮又列祠于堂之右。（按曰：嘉熙間以下，後守續增。）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六《建寧府重修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於里。顧瞻頖宫，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予奉天子命實來，固將爲國毓材以竢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於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爲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之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汩焉，邪説滑焉，猶其漂摇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餘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丹臒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説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失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趙蕃《章泉稿》卷五《重修廣信郡學記》　衡湘陶侯崇自將作少監兼崇政殿説書補外得信州，以寶慶丙戌八月二十八日視印謁學，嘆其弊陋，欲更新之，慨然捐錢三百萬爲之費，謂教授李直介曰：「是不可以溷君。」乃命監贍軍酒庫楊均董其役。未幾而侯亡，權州事通判陳侯夢建捐錢六十萬續其費。轉運使丘侯壽邁聞之，亦以錢十萬來。知上饒陶木、知鉛山史夏卿及諸生有請於教授，亦各有助。越明年四月，天台陳侯章自毗陵易守，下車首以未畢工爲念，復助錢二十萬，遂以八月旦日落成。舊諸生之舍，必由夫子殿前，憧憧往來，弗肅爲甚。今别以廊，且繪從祀於其上，規模大略擬國學焉，於是視昔加嚴矣。惟祀典之外，既祠周、張、程四先生矣，今又祠朱、吕、二陸四先生。如魯國陳公、玉山汪公，昔亦有祠。是皆一代師法，百年文獻。諸生誦於斯，習於斯，朝夕俯仰於斯，其慕用當何如哉！端平二年，趙侯與懃郡政既修，迺及學政，一新教養，剗除宿蠹，選招儒先，以爲領袖。於是嘉熙鄉舉學校之得人最盛，南宫奏名登第者尤多於昔。（添差通判何處恬記曰：信之有學，其來尚矣。《上饒志》謂創于景祐，非也。按《青陽縣學修夫子廟記》，知信之遷學在景德二年，廟貌雖嚴，爨舍未修。迨元豐增闢，始有藏書之閣，職教之廬，肄業之室。元祐再葺，徒其門輿清流秀峰對峙，孔武仲、周彦明記之悉矣。端平初，史侯彌志以學門頹圮，撤而新之，齋荀成而未備，器僅有而多闕，圃迫于近，學者病焉。越明年，寺丞趙侯與懃分符是邦，下車未幾，鋤强梗，蠲虐征，治河梁，新驛舍，講武有所，登眺有亭，靡廢不興，亦云盛矣。侯曰：「未也，此政爾，非化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于是一新教養，剗除宿蠹，捐金鳩工，興修爨館，命録事江鎧董其役。舊祠濂溪、二程、横渠四先生於西序，魯國陳公、端明汪公于術業齋之左齋，陳公肄業所也。後合於一，或燕服而立，或端委而坐，位置失倫。侯復二祠于舊，加粉飾焉。裨器之闕，修室之弊，曲欄横檻，焕然改觀。厚直以市民産，徒圃以置其所。增饍廩以豐士膳，饌儒先以師後學。于是士習丕變，儒風藹如。）舊釋奠禮器循用聶氏弊式，嘉熙四年，郡守蔡侯仲龍病之，迺命學校考典故，依紹熙頒降朱文公申明制度而更造之。仲秋上丁，教授張君洙一遵紹熙儀式而行事焉。

（聘君陳克齋先生記曰：文公朱先生初官同安，因縣學釋奠，嘗欲考遠豆簠簋之制，登降跪起之節，請諸朝而行之。及守南康，廬命于天子，天子下之禮官，禮官討論不詳而下之四方，文公申乞改正。天子曰：「俞文公移帥長沙。」有司爲檢會行下長沙，而有大故，不果遍諸路。今文公釋奠儀已梓，流于世，而天下郡縣學猶多襲故陋，識者病之。文公門八陳孔碩之分教括蒼也，嘗以文公所申明者行之括蒼矣。蔡侯仲龍，括蒼人也，俎豆之事聞之已熟，及其位廟著，則于太常又得夫同文同軌之所自出，來牧吾邦，庚我芹頖制既不經，器且苦窳，甚非所以奉先聖，乃捐緡錢，準式更造，擇幕掾施君退翁董其事，郡博士張君洙因與學者詳稽歷代之沿革而參訂焉，益知文公之申明，昭乎孝廟一朝之定制，確乎萬世不易之正典。焕舊而新，

籩豆以竹，俎豆以木，簠簋爵玷罍洗之屬，悉以錫代銅，聲明具審，度數具精。丁祭，張君帥諸生舉文公釋奠儀而行事焉。既正其器，又正其禮，祀事孔明，洋洋在上，若親周旋于杏壇之間。張君謂余嘗受教於文公，命之記。文蔚竊惟先師文公于夫子之道，終其身孳孳焉，故于尊事夫子之禮，終其身拳拳焉。籩豆之事，登降之文，末爾，所以歷考備述而不遺者，非屑也。理無精粗，小子之灑掃應對，有下學上達之道存；孩提之愛親敬兄，有治國平天下之道寓。釋奠之爲禮也，小子之灑掃應對云乎哉！釋奠之爲尊夫子也，孩提之愛親敬兄云乎哉！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道外無器，器外無道。以天地萬物之理而立聲明度數之制。器之用，酒道之行，即聲明度數之制，以會天地萬物之理；器之通，乃道之悟，體用一原在人默識，因尊事夫子之禮而有得于夫子之道。則下學上達，治國平天下，其全體大用，當不誣于仰鑽瞻忽間矣。是文公先生所望於後學之深意。按教授林至之重親大成殿也，先聖先師諸賢之位次、冠冕、服載，既一如頒降朱文公申明之制矣，而籩豆簠簋之度，登降跪起之文，猶不如禮。至祭侯吏製祭器，而後籩豆簠簋之度正。張教更定釋奠儀，而後登降跪起之文正。首尾垂五十年。噫，古禮之難復若是耶！）

近歲以來，大比終場，幾六千卷，名公鉅卿，前後相望而來者方盛。淳祐初，天子幸太學，詔升五先生于從祀。（濂溪周先生曰汝南伯，明道程先生曰河南伯，伊川程先生曰伊陽伯，橫渠張先生曰郿伯，晦庵朱先生曰徽國公。）前教授趙君必袗既奉詔，繪五先生于殿下兩廡矣，而講堂西偏先儒之祠猶存五先生舊繪像者，所以寓尊慕之深意也。兩賢堂舊趾祠魯國陳文正公、端明汪玉山先生，歲且周甲子矣。比增祠大參余公堯弼、施公師點，謂其爲郡之顯宦也。因更名曰鄉賢堂。繼又增祠忠愍鄭公驤，謂其能捐軀而殉國也。夷險兩途，而與魯國陳公事業相表裏。六年冬，衆謂舊祠隘陋，得請於郡，乃闢一室而遷之，益以文昌韓公元吉，存南渡之文獻，示不忘中原也。處士王公時敏，聘君陳克齋先生文蔚亦與祠焉。伊洛、考亭之源流，道之所存，富貴功名又所不論，且上以承聖主升五先生從祀之意，下以啟後儒紹先聖先師道統之傳也。講堂。（名成化堂，兩旁要奉《聖作之碑》及御書《孝經》。）稽古閣。（上安奉御書，在講堂後。）直舍。（在稽古閣下。）祭器庫，書庫。（在直舍東。）學舍。（在直舍西。）土地祠。（在直舍西。）錢庫。（在講堂東。）學廚。（在東廊外。）先儒堂。（在講堂西。）鄉賢堂。（在講堂西。）東廊五齋。（達善、貫道、興賢、成德、建德。）西廊五齋。（炳文、明道、術業、明德、志行。）十齋之名，舊多不同。今齋牌，多是陶少監崇所扁。炳文齋，舊名昭德，又名輔文，以教《武學七書》義，久已廢，遂改今名。小學。小學之立，其來已久，率爲具文而已。嘉定初，教授顏師皐立爲程度，嚴於訓導。一時後進爲之作興，而大魁徐元杰、詞科韓禾輩出。然學無常所，繼者不能常興。今淳祐丙午，郡守監丞章公鑄留意作人。郡博士張玘之請於直舍之東立爲小學，撥設官田爲小學莊，而教法視前爲加詳。常請講書一員提其綱，逐月輪請。經賦學輪各一員，分任教導。早經，次史，次古文，次時文，講習之程爲甚嚴云。（古者教法通行於黨庠術序家塾之間，而小學之教尤其所先務。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所從來尚矣。廣信舊有小學，義方之家子弟來游，薰陶既久，穎異自見，他日奮身立名，類能有大成。就如首唱大庭，獨步詞科，表裏一世，皆繇此選也。中間典學者非必咸有誨人不倦之志，或忽略而廢罷之者，無責爾矣。修舊起廢，間不乏人。靡不有初，旋亦休止。今廣文張君某以天台之秀，來掌學事。其律己廉，其奉職勤。其待士愛，而公嚴課試，以勵實才。杜冗濫以省虛廢，滌弊刷蠹以豐餼廩，采芹詠歌，視昔有加。尚恐遺才，羅以混試。其嘉惠大學者至矣，誘掖復進之心則未已也。慨小學之久廢，一日而謀復之，試選生徒至五十員，命經賦論，月司講課，規畫之力，茲惟難哉！然昔之廢者，幸今而復興；今之興者，安保後日之不廢。於是爲經久計，以二年添給之合請於學帑者，悉椿留爲置田畝，計其租入而別之，以爲職小學者俸札之費。又慮生徒肄習之無定所，而講授之無定位也，會郡侯章公監丞鑄尊禮學校，一日覩御書閣之摧圮，命葺而新之。張君相地視宜，於是閣之旁，因得書庫舊址白之，侯以新小學之宮，委學職以董其成。東西兩齋曰果行、曰育德，爲諸生肄習之地。齋廳燼亭曰極高明，職講授者涖焉。良材堅甓，興工役費廩，多出於積稍之餘，而非盡取辦於公帑，其加惠小學者亦至矣。列職友朋泳張君之德以諗崇尚，崇尚東髮游鄉校，知其廢興爲詳，不敢以踈陋辭。然嘗深念古之教者莫謹於童蒙，而果行、育德雖作聖之功，不外此。人之行莫大於孝，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信夫，啟初篋之蒙，王少成之性於此，最爲切要。誠使孝敬之端不失於良知、良能之始，而惟賚曰以開明，天資曰以豁悟，要其成也，雖未能皆至聖賢之間奧，亦不失其善人君子之歸。張君培植之功，於是爲大。景行前修，蓋嘗從事於斯，敢以尚職教者告云。淳祐八年戊申二月日，浚儀趙崇淌記。郡人穎川鍾國秀書。）一學糧錢一千六百六十八貫，九百二十四文。一學糧米穀共三千八十二石三斗五升。學田舊額歲入止三百斛。至乾道三年，知州事趙師嚴撥下北莊。乾道六年，知州事洪遵又以靈溪莊贍學，有翰林學士洪邁記。紹熙五年，知州事石畫問又以玉山縣靈湖、南潭兩莊贍學。舊有靈溪河溪一十四處，歲入錢一千三百餘貫文，知州事趙汝諧以其地非通行之地，奏罷之。未幾，知州事秀翔續以上饒縣東門外官田入學。淳熙五年，提刑高公泗以貴溪縣桂鎬莊入學，有省劄石刻。淳熙十二年，知州事鄭汝諧再撥下新收莊。嘉泰二年，知州事何潤再撥下青巖太平莊。紹定元年，知州事陳章再撥下宴望莊。五年，知州事吳旂再撥下黃柏莊。六年，知州事王伯大再撥下萬祥、板橋兩莊。淳祐三年，提刑王瓚以費家田牒學承買。七年，知州事章鑄撥下永豐縣田及玉虹

橋屋業并胡德權田産入學，爲小學莊，並有額在籍。貢士莊，嘉定九年内前判府章監簿良朋籍永豐徐自强、祝楠并上饒趙龍圖等没官田創貢士莊，而隸于學，命教授董其要擇諸生可任者爲司貢以治。其凡别委郡糾掾視其出納，教授施應龍爲區畫，積三年，租課所入，貯於庠廡，以爲六邑賓興東上之贐。凡預鄉貢及免舉，并太學、諸路漕、宗子監舉，其子免差。若歲之上下不齊，員之多寡不等，則又視其數而贏縮焉。歲管早租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晚租一百八十二石七斗三升五合。晚園池地四十一貫文，有石刻，文昌余鑄記。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重建六齋記》　寶慶二年秋七月，宫教東陽馮公特卿守南安。始至，環四封之内，屬耳以聽令。公百未暇問，既祇謁先聖先師，則進誨之，顧視齋廡卑敝，喟然太息，以爲待士之道有所未稱，即捐錢廿萬，繼之以粟，俾儀更造。鹿卿禀命而退，以事聞于繡衣户部永嘉陳公畏。公亦曰：「此宣風化者事也，況吾故治，其可無助？」予錢如郡之數。時左史撰太師三山鄭公性之攝漕事，聞之亦助十萬。度費浸具，則經營鳩工，掄材給直，與民間等。委職生分董其事，悉撤故而新之，不足則益以學糧錢七十萬有奇，采石百，又不足，郡帑再益錢十萬，而鹿卿亦稍出俸廩以佐費。對列六齋，齋建爐亭，爲位廿四，總一百六十楹。百爾器具，罔不飭。齋之扁曰進學、近思、貫道、尚德、時升、上達。以九月經始，越四月告成。已乃外創櫺星門，外葺養賢堂，庖廩向背，各易其所，規模雄偉，視昔加倍。士喜且奮，請爲記。鹿卿不得辭。惟昔周、程先生講道是邦，軌範森然，可敬可仰，而養士之宫因循，日入于壞，頹簷老屋，弗支雨風，講明切磋之功爲希闊，其責宜有在也。維時良二千石以學校爲重，部使者又相與出力主張之，豈真爲觀美哉？古者上自天子之國都，以達於術於黨於家，莫不有學，使之羣居族處，相觀而善，會異而同之，故士之爲善者衆也。王教不行，人自爲説，家自爲學，無師友以講會其文義，開廣其心胸，下者爲儀、秦，高者爲楊、墨，波蕩流溢，泯泯棼棼，其閑居窮守獨，以自力于善者，宜若有人，然亦有安之而不變者，緣有司無以興起之耳。今六齋既建，廊榭靚深，牖户明敞，硯席之味隔於塵坌，饔餼之供愈於簞瓢，傳道有師，考古有籍，於是藏修，於是遊息，一叩擊間有圓機焉，一領悟間有神化焉，夫亦可以自勉矣。學者其毋負朝廷作成之賜歟？夫伊洛開端肇始之意，異時卓然自立如古人，以經義治事名齋，而勳名節行與齋俱傳，是則士之職也，亦三君子之望也。明年春正望記。

王邁《臞軒集》卷五《昌化軍修軍學記》　儋去京師萬里，聖宋承平時，蒙被文教，得與郡國俱立學。學在州東南隅，南渡初遷之城西。紹興辛未，太守陳侯適復於舊址，參政上虞李公嘗記之。又四十年，葉侯元璘從邦人之欲，即蘇文忠故居斥大之，爲新學，樞密莆陽鄭公復記之。是時，試于有司纔三四百人耳。既逾三紀，士風日衍。屬永嘉潘侯來領郡，簿書細故不暇省，首以疇昔所得諸老先生之緒言，進諸生而教之，先之以孝悌之義，申之以禮樂詩書，餘力則及於課試之文，視其業之精進者，時加賞異。州民以家無絃誦聲爲恥，黎洞亦遣子來學，每季考不下二千人。侯樂其教之成，顧屋老若壓，慨然更新之。御書有閣，三賢有祠，外儀門，内講堂，旁直舍齋序，下至廩庖溷湢，百圮俱舉，增光前規。經始於戊子之春，越六月告成，糜緡錢若干，命郡從事陶君高董其役。學職鄭振龍、許震以書述顛末，求某爲記。某復之曰：韓昌黎不以十室之邑鄙潮人，而爲之立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爲之新先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儋人，而人亦以鄒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潮、柳經二公品題，文物得與中州齒。儋雖海外郡，泉石草木，一蒙文忠公藻黼，所謂「我本儋耳民，寄身西蜀州」之句，邦人至今誇詡之，風流醞藉，多所沾丐。大觀、宣和間，已有登名春官、官至二千石如符確、趙荆者。霜鐘氣類，隨感輒應。自今藏修息游之士，誦公之文章，可以當制誥而潤皇猷；慕公之名節，可以重朝廷而垂來世，豈非侯所以期望爾儋人之意歟？侯名子順，儒雅好修，一以惠養爲政。郡舊有歲發銀綱，官以半强鬻之吏，吏轉以病民，侯悉以官錢輸送，聞之諸臺，永爲定式。力行好事類此，而修學之役尤闕雅道之大者，是以喜而爲之書，仍繫以詩曰：曲江九齡，日南公輔。天之生才，豈限鄒魯！昔蘇長公，戴道而南。至今奎宿，猶照於儋。儋之學宫，惟以舊宅。誰其新之？潘侯之力。新學之遷，垂四十年。昔四百士，今焉二千。斯文之脉，如地出泉。愈浚愈有，儋人勉旃。書田有秋，爰耕爰播。藝圃有芳，爰采爰苦。龍躍雲從，鶴鳴子和。我歌此詩，爲儋人賀。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五《瀘州重修學記》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迨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贏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訖嘉泰，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術，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罍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爲之，凡二百一十，爲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

某以君命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率不與事儷。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于比閭，教于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爲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大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爲矜式』者，故于射飲則爲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于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曆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命于朝廷，命于吏部，則皆聽之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謗訕朝政，如造爲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之改也。雖然，是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聞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祭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于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載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册，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迨貞觀定爲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也，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累謚爲重，王封爲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尚亦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丘諸儒，從祀大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爲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從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至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灕，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六射、六事、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于奇器異物，不僥于淫辭詖行，不蕩于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梁壞田制，吕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鼠草木，皆爲宫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使于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爲禽也！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繁，其殆起于異端日熾，大道寖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間也。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堵廟之儀曰庠序，以梵唄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末之間也，是孰爲有益乎？」乃次第其説，勒諸學官，以諗同志，相與敷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爲萬里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周端朝《修學增廩記》 都邑有學，輯四方之遺儁，號曰外雍，非他郡國比也。太學眡古樂正，教養已備，都邑具體也，毋已多乎。昔者周都豐鎬，王化流行，自上而下，既繫之《周南》，召公食畿采爲方伯，明教以正俗，下國化之，又繫之《召南》。夫國有太學，而方伯無承流宣化之倡，是有《周南》無《召南》而可乎？自秦、漢内史分治，不復知古方伯之誼，至其事權日益繁重，獄訟彈壓外無所訾省，奚暇於學！中興建上庠，重廣游學之路。京府亦命教立師，顧田入素狹，生員用稀，董董餘百數，絶少以均來者，旁擬太學月廒歲困不可望，而士著自居都養充足，且不得與近輔郡學比。上養尊而下就簡，數年間，爲尹嘗議此矣，未及裕也。紹定四年，四明余公以户部侍郎行大尹事，賜梦爲平，轉劇爲整，始涖政，首趨學宫，舍奠如禮，會諸生於論堂，詢其豐約逸煩之故。未幾，遂頒公藏，斥絶産，通萬緡，買田贍士，俾食無拘員，庖有增膳，油油翼翼，惟課業是程。於是教授季君胂顔、葉君應輔實紀其政，而諸生咸願伐石以永余公之德。蓋自昔仁義禮樂之教，寄於上，制於公侯牧伯。公侯牧伯務貴其士，而士則務貴其身，所以紀倫類而通道德也，非居且食之謂也。建國設官，文法吏治之外，上有廟堂之論，次有文館之聚，中有學校之教，不以通功易事，而誦習游息其間，日用飲食，體察警省，以見義理之復，欲擇善者相觀而善，未成材者觀德而成，所以致用而不窮之道也。學校下不與百執有司列，而上與廟堂等，然則豈曰養之而已乎！今公以霧隱之舊，惟養不給是謀，將秬秠厥成，以觀其會通。而二

君精敷典學，迎受善意，以迪其士，聲熏氣炙，被於百城，人節儉正直如《召南》《羔羊》之行，斯則都邑流化之方也。余懼世俗不察，徒見招徠滋廣，廩稍益豐，概之曰養士。養士。故爲敍其所以然之故，而命教者考焉。

《景定嚴州續志》卷三《學校》 州學在城西北隅。始學門屈折東出，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始闢南向。直北爲櫺星門，又北爲泮水，爲大成殿門。殿於一學爲中，殿廡爲從。祀爲前廊位，兩廡有俠廊，錢糧庫在其東。由殿門而東，爲肅儀位，爲魁星樓。西爲公廚。大成殿之北爲明倫堂，堂之東爲名俠祠，（宋廣平、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張宣公、胡致堂、潘養空）西爲先賢祠。（嚴先生、方元英、皇甫吏部、李都官、江諫議、詹光祿、喻玉泉、趙復齋、錢融堂）即堂廡爲四齋，東曰時習，曰近思，西曰克己、曰篤志。明倫堂之北爲敕書樓，下爲南軒、東萊二先生祠。東爲世美祠，以祠郡侯之世守者。西爲直舍。學計病不給，每有弊壞，必州郡捐帑葺治。初雍熙二年卜今址，更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三大賢，然後棟宇之制，教養之具悉備。自雍熙至大觀一新之，自大觀至紹興又一新之，蓋百五十年間三改作矣。自紹興至今百二十年，補苴支吾，僅免頹壓，撤故就新，未易議也。今侯錢可則廉知學有樵山一段，宦家以薄租專其利滋久，命奪以還學，專以地利給修造費，美意爲作繼云，諸生立石於學。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李路儒學》 開元二十六年，明始治州，學宜隨州立矣。寶應、廣德間，州毀於袁晁之亂。貞元四年，王沐始建夫子廟。大和七年，于季友以開元褒封文宣王册文刻石。天禧二年，李夷庚移學於子城之東北。建炎兵燬，先聖殿獨存。郡人林暐首捐金錢數十萬，紹興七年，仇愈卒成，後爲明倫堂。東齋曰上達，廣譽，造道，西齋曰登賢，成已，時升。十九年，徐琛即明倫堂之後建稽古堂，堂之上舊有五經閣。閣燬經亡，後以藏宋御書。岳甫守郡，復置。成德齋後以置養正齋。皇朝至元十九年火，僅存外門。二十九年，本道廉訪副使陳祥即閣基立尊經閣，有記。二十年，鄉之儒士袁力新明倫堂。至大二年，舊殿以民居爲之，弗稱，副使趙宏偉勸士重建，有記。復新儀門泮水東。教授吴宗彦建賓序。養蒙堂在廊東，史復伯、吴宗彦等建。先賢祠堂，舊有五先生祠，（楊、杜、王、樓、王。）後增陳忠肅、豐清敏、高憲敏、林侍郎（保）、汪尚書（大猷），復增郡守六人（李夷庚、仇愈、趙伯圭、岳甫、程覃、趙師嵓），教授一人（周粹中）。淳祐中，顔頤仲復祠張宣公、吕成公、陸文安、舒文靖、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是後立祠冗雜，今不復著，而九先生祠迄不敢廢。王尚書應麟始立傳爲記。以奉聖旨崇祀，復設二亭在外門東西。公廚、土祠、廳舍，凡學所當備具者，略弗書。射圃，以宋孝宗頒射義，魏王判郡立，今爲教授廳。

《景定建康志》志二八《宋朝興崇府學》 雍熙中，有文宣王廟在府西北三里冶城故基。天聖七年，丞相張公士遜出爲太守，奏徙廟於浮橋東北建府學，給田十頃，賜書一監。景祐中，陳公執中又徙于府治之東南，即今學基。建炎兵燬，紹興九年，葉公夢得更造學，援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員。淳熙四年，劉公珙重修。慶元二年，張公杓建閣以奉御書。閣下爲議道堂，稍重釋奠禮儀，儲典籍，增既廩，文風大振。淳祐初年，別公之傑增修學宇。六年，趙公以夫即命教堂更名明德，增造兩廊，以妥從祀。十年，吴公淵列祠先賢，增學廩，創義莊。寶祐中，馬公光祖興學校，舉孝廉，集周、漢以來名賢贊而祠之，士氣興焉。

陽枋《字溪集》卷八《重修夔州明倫堂記》 淳祐十二年春，蜀閫華明余公以李侯守夔，始右文也。夔自嘉熙徙治白帝，率武臣鎮焉。郡當衝要，夙夜究懷守禦，視學校爲緩。歲丙午，帥環衛俞公興治，創大成殿于卧龍山之陽，奉祀僅庇風雨，青衿絃誦亡所適依。侯至，慨然以興學育才爲先。時郡賦鑿空罅漏，補苴不暇，或曰：「繡藻文事，容可徐圖。」侯獨以俎豆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舉，教化行則禍患於以潛消。是年秋，鼎而新之，劃峻爲夷，平險爲安，建講堂三楹，廡廣如堂。兩旁六齋，東曰志道，據德，依仁，西曰興詩，立禮，成樂。齋各一楹，左右廊凡六楹。墁覆黝堊，渠周於宫墻，廩庾庖湢皆具，率皆不苟。再閱月考成，不煩齊民，不捐經賦。於是講肄有堂，息游有所，高明爽豁，龍山聳而屏，白帝俯而憑，瀼水瞿唐，左右逢原，象須羊石，登秀几格，巾山白鹽，領衆碧以拱於前者不知其幾百里。觀山而襟宇豁，瞰水而涵泳深，斯文窟宅，毖於昔而開於今，蓋有待也。侯於是備彝器以昭文物，厚餼廩以復公養，儲不足則給以秩粟，遴擇精考，廣延俊茂，表德行以厲俗，侯之志其可尚矣。教授涪城楊萬合夔士屬予記。某投閑養拙，安足以發揚修泮盛事，惟嘉侯之志，得《春秋》善復古之義，不敢以固陋辭。竊聞帝王爲治，學校其大務也。學校之設，明倫其大端也。欲明倫，先明德，講學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有五，天所序也；仁、義、禮、智，性之德有四，天之命也。天倫天德，聖王必建學校以明之，天人相因成也。帝俗熙熙，五教敷焉。王民嘽嘽，庠序建焉。不聽其所以天而盡其所以人，使明者益明，而闇者復其所明，講學之功可以一日無於天下哉！國朝學校遍天下，漢以來所未有也。其始蓋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由仁、

義、禮、智之性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修諸身，行諸家，而措諸天下之事業也。文勝利汩，士寖失其本真，學校之所進退，惟辭章工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與講明於是焉者，亦惟呫嗶編綴，吐芳漱華以獵富貴，至於人倫之本行而不著，是豈皆士焉者之過哉？上下之所講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則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誘於前，盪耳目而動心志，七情失其所止，雜出而應之，理慾交戰，正邪轇轕，得失判於呼吸毫釐而逕庭霄壤矣。士所以貴乎講學也。講明乎《論》《孟》，一貫盡心，皆人倫之統會也。講明乎《中庸》《大學》，至善時中，皆人倫之準的也。明乎《易》而倫著於潔靜精微，明乎《書》而倫妙於精一執中，明乎三千三百之禮則肌膚固、筋骸束而倫安矣，明乎《國風》《雅頌》之樂則性情正、思無邪而倫正矣，明乎《春秋》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王伯、夷夏之大倫大分，天冠地屨，燦然於心目矣。倫即理也，散於百行萬善，著於六經，明於學校，而根極於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貫萬理、治萬事，而爲天地萬物之主宰，皆不出乎是倫之外，講學豈可不是之先乎？嗚呼！倫之在人未嘗亡，而學之於時有廢興。夫視廢興爲明晦，衆鄙且笑，矧茲堂音沉響絶，而侯於人倫又身率焉，有以揭之，孰不昭之，有以道之，孰不趍之？爲士者於此，誰肯自待菲薄哉？將見升堂入室，皆德行道藝之風，而閭里田畝寖寖乎孝悌忠信之俗矣。奚止大學彬彬而已邪！此侯所以望於多士，多士不負於侯作成之至心也，不可不書。侯名卓，字和父，臨邛人，登紹定壬辰進士第。季冬月吉，巴川陽某記。

《壽昌乘・學校》 文武並用尚矣。或謂吴都古用武之國爾，文非所宜急。豈知文以經之，而復武以緯之，施之有次第哉。我朝列聖右文，光被四表，而建置郡邑，又興起作新之一機也。是故教養備而文之本以立，選舉精而文之用以行。俎豆冕服，禮之文也。載籍簡册，道之文也。瞻鸞翔鳳翥之新訂，辭剥苔封之舊文，無今古隨窮而隨著，愈久而彌章也。嗚乎至矣，作文事考。

郡縣立學，自我朝慶曆始。而壽昌學，則縣而郡者也。規模之狹而廣，氣象之鬱而舒，生徒之寡而衆，亦豈氣數然歟？以湖右最小壘，而兩翼對峙，絃誦之音相聞，夫豈曰美觀而已。《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秦、楚之堅甲利兵，直可制梃而撻之耳。噫！孰謂恃武果可以立國乎，爲政而知所先後則幾矣。軍學：未升郡時，邑庠也，初在市心。（今其地爲兵馬司。）崇寧五年，以市西宣聖廟爲之。（今嶽廟及張祠。）淳熙間，令周復遷於市東一百八十步，直南湖，占山水之勝。（遷學之始，陰陽家識云：「土水二人先應之，更兼火木最爲奇。欲知此地梅花發，直待單于畫角吹。」升郡之後，譙樓置鼓角，而邵應豹、方泰來、張銳、張應金連第。以納音言之，正應此讖。）嘉定升軍，即以爲侯類，亡所增益。寶慶三年，守陳允迪撤而新之，爲屋五十間，視舊頗宏敞。嘉熙丁酉，再復軍額，校官王禹圭更加營葺，益以完備。南臨湖爲戟門，跨池爲橋，至殿門内列兩廡，繪從祀先賢，隆其中爲大成殿，像祀先聖先師十哲。殿後爲講堂曰明倫，前東西序位置職事員及四齋。堂後直舍，規制如爐亭曰遵道。堂東屋六楹爲會食之所，曰觀養。庖湢倉廩，皆居東偏。後有射圃，周遭宫牆可三百丈。淳祐十一年，校官李峻於南隄大街所從入之塗築臺，揭扁曰學宫。寶祐元年春，守段震午始至，首整葺講堂，既又以泮橋地勢窪下，比歲湖水泛溢，朽壞不可支，奠謁出入，率由射圃便門，殊不足以稱觀瞻，明年復捐郡帑鳩工，伐石爲輿梁，培兩岸加壯，翼而隆之，以捍衝齧之患，由是半水游歌之地，益尊嚴矣。（修學并泮橋記，並見記詠。）

齋舍：率性，服膺，誠身，明善，輔文。（東輔之後，以處習武者。）

學職：先是職員汎冗，正録皆雙員，又增置講書，非令也。淳祐庚戌，漕使蕭逢辰始建臺，校官李峻申白盡汰冗員，今立爲定額云。

學正、學録（各一員。）直學，（二員。）司計，學諭，教諭，經諭，司書，司器，齋長，齋諭。

學賦：學户，歲納米一百九十八石八斗八升五合。佃户，歲納穀六百五十四石九斗六升。學户，歲納麥三十八石五斗一合六勺。佃户，歲納麥一十一石五斗。養士錢，二十七貫四百文。（錢會中半京交準納。）桑絲錢，六十三貫二百文。（内見錢一貫八百文足，餘係十八陌，並用京交準。）蓮荷錢，二貫文足。荻租錢，一貫五百文足。房屋共二十三間，魚湖二所，白地，歲收租錢一十七貫六百文足。桂華館一所，太守趙崇濤置。壕一所。

《開慶四明續志》卷一《學校》 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蓋漳以財計之豐裕言，明以舍館之宏偉言也。巍堂修廡，廣序環廬，槐竹森森，氣象嚴整。舊額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後比屋詩禮，冠帶雲如，春秋鼓篋者率三數千，童丱執經者亦以百計，著録浸倍，而帑庾則不差多於昔。大使丞相吴公加惠序庠，篤意教養，正講席以闡理學，新儀門以肅宫牆，且謂學供日繁，庖膳不足，始自寶祐五年四月十五日，除本府元日撥一百貫外，更於大府每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以助公廚之費。六年秋，公又欲革並緣弊復，俾分齋造食，官給天平秤，俾八齋僕隸各以時直取於市，而販者益相安矣。又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鈞製《存悔齋箴》

凡二百餘軸，遍惠前廡以下，鸞旂戾止，匪怒伊教，一話一言，聞者書紳。凡學計不續，支移那輟，有請必俞。諸生感公之德，於是相與肖公之象，爲石室之祠云。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歷代學制沿革》　前志稱泰伯以至德立吳，後有季子，聖門子游始北學焉。里人也。《漢史》刺史黄霸爲揚州三載，所至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已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亡重罪。吏民鄉教化，興行誼。何武行部所至，先即學宫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傅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光武時，李忠爲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吴主草昧披攘，猶覽書史子籍，勸武將讀書。吕蒙。其臣貴登輔相，猶樂教誨。步騭。景帝詔置學官，首立五經博士。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禄。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晉都江左以來，朝臣皆儒雅，風流篤厚，學益興矣。永嘉初，王導上書元帝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方今羽檄交馳，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四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宫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納其言。建武初，征南軍司戴邈復上疏，請篤道崇儒，以勸風化，帝從之，始立太學。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虚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奬儒官，以新治化。」大興三年，皇太子釋奠于大學。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於秦淮水南廢丹陽郡城東南，徵集生徒，而士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請復興國學於太廟之南。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宫苑記》：儒學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爲北學，今草堂是也。玄學在雞籠山東，今棲玄寺側。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爲士林館。西邸在雞籠山。梁大同六年，於臺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武帝初好儒術，其後尊信佛法，講譯内典，而士林輕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今鎮淮橋北御街東舊比較務即其地，里俗呼爲國子監巷。宋雍熙中，有文宣王廟在府西北三里冶城故基。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爲太守，奏徙廟於浮橋東北，建府學，給田十頃，賜書一監。景祐中，陳執中又徙于府治之東南，即今學基。建炎兵燬。紹興九年，葉夢得更造學，援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員，作《重修府學記》，見前志。淳熙四年，劉珙重修。慶元二年，張栻建閣以奉御書，閣下建議道堂，稍重釋奠禮儀，儲典籍，增既廩，文風大振。淳祐初年，別之傑增修學宇。六年，趙以夫即命教堂更名明德，增造兩廊以妥從祀。十年，吴淵列祠先賢，增學廩，創義莊。寶祐中，馬光祖興學校，舉孝廉，集周、漢以來名賢，贊而祠之，士氣興焉。今學規模率倣前制。大成殿在靈星門北戟門内，從祀位在兩廊，御書閣在明德堂後，講堂即今明德堂，議道堂在御書閣下。齋舍東序三，曰守中，曰進德，曰説禮；西序三，曰常德，曰育材，曰興賢。祭器庫二，一在大成殿前東廊之南，一在御書閣東偏。公厨在東序後，射圃在義莊倉西，有亭名繹志，後改正己堂。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置經籍》　宋天聖中，賜監書。紹興初，賜石經。宋末，帥閫師儒收置其所藏，有御書石經、經書、史書、子書、理學書、文集、圖志、類書、字書、法書、醫書、書板石刻，卷帙以數千計歸附。兵火散失，蕩無一存，詳見前志。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增學計》　天聖七年，始建學，朝廷給田十頃。其後續有增撥，至靖康增至三十八頃五十七畝，房廊七十一間，及酒坊三處，歲收錢一千八百二十四貫有奇。至紹興二十八年，以秦申王所送錢一萬貫，續置到田一千八百九十畝。其後本府又有增撥，至于景定，田地之所隸者共九千三百八十畝一角六十步，坊場之所隸者三歲入錢二萬四千餘貫，銅井坊在江寧縣，銀林坊、鍾山坊皆在溧水縣。蘆場之所隸者二歲入錢四千三百餘貫，白鷺洲一所計一十五頃三十八畝有奇，木瓜洲一所計六百畝有奇。通而計之，歲入米三千八百八十餘石，菽麥四百石，錢四萬一千餘貫，柴薪絲麻之入不與焉。會計有籍，記載有碑，皆掌于學。提督錢糧，則通判東廳之職也。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府學》　舊有先聖廟，在通越門外。宣和中，本路廉訪使降御書殿榜曰大成之殿，有閣曰稽古，以奉御書。其後遷徙不常。紹興元年，始以淩家橋西慧安寺故基建，士猶病其湫隘。嘉定九年，教授袁肅、黄灏以

告於府，上之朝，拓而大之，略倣成均規制，楊文元公簡爲記。淳祐六年，理宗皇帝賜御書二扁。十一年，趙安撫與篈又一新之，且增學廩，養弟子員二百人。咸淳七年，安撫潛説友買民地，議增闢。八年，安撫吴益踵成之。

大成殿：在學之西，理宗皇帝御書扁。

養源堂：理宗皇帝御書扁。

御書閣：在。

先賢祠堂：東（八行崔公，諫院錢公，和靖處士林公，太師文忠張公，知制誥謝公。）西（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横渠先生張獻公，康節先生邵公，涑水先生司馬文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東萊先生吕成公，象山先生陸文安公。）

齋舍：舊學有六經齋十二。（經德、進德、炳文、兑習、頤正、貫文、蒙養、時升、益朋、履信、復古、賓賢。）紹興重建，爲齋六。（升俊、經德、敦厚、彌新、貫文、富文。）今齋八。（安撫吴益又增其二，今爲齋十。進德、興能、登俊、賓賢、持正、崇禮、致道、尚志、率性、養心。）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卷一《慶元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天子初郊見之歲，法駕視學，謁款先聖，隮曾子，子思，侑饗建首，善風四方，罔不丕式彝訓。越百歲，吏部尚書洪公以敷文閣學士來牧四明，秋舍奠於學，顧瞻禮殿梁桷陊剥，喟然曰：「大哉！聖人之道，於穆不已，惠我無疆。矧東漸于海，遠溯洙泗，簪紱之盛儗鄒、魯。職在宣化，弗惟道原是崇，曷克稱明詔，若稽郡乘。舊夫子廟肇自唐正元四年，至今四百八十餘歲矣。元氣回復，理若有待。明年嘉咸淳紀號之六年，迺鳩工飾材而鼎新之，屬通判府事陳君宗，觀察推官汪君大有庀其事。二月庚寅經始，七月庚戌告成。穹棟碩楹，奐奕嚴敞，視昔有加焉。己未，虔妥用幣，衿佩雲會，相與端拜而議曰：「吾邦自慶曆諸老淑艾後進，乾淳大儒闡繹正學，孝弟修於家而仁遜興，德齒尚於鄉而風俗厚，理義明於心而賢才盛，善信充於己而事業顯。成我者夫子也，聖天子立教於上，而夫子之道益尊。賢師帥迪教於下，而夫子之道益彰。夫道者治之本，其功與天地並。世之言治者謂古道不可以御今，先政刑後教化，道寖微而俗滋薄，獨我公眇覩天衷民彝之統紀，急衆人之所緩，可謂知本矣。昔魯僖公能修泮宫，威德所被，至于海邦。夫子刊其詩於《頌》，而先儒傳《春秋》則曰：「學校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故不與新作南門，概書之策。今公兹舉，合《詩》、《春秋》之義，蓋有魯侯文武之德，而本之寬儉，用能豐道扶教，作新數百年幾墜之緒，盛德至善，百世不忘也。」於是郡博士沈君德初、鄭君信甫請書成事於石，應麟世家鄞，幸得從先生長者後升堂而聞金石之音，入宫牆而見宗廟之美，惟遊於聖人之門難爲言，曷敢贊一辭？竊惟聞之《論語》，始之以君子，終之以君子，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也。凡我同志，服膺聖訓，陟降庭止，昭格不違，上以承天子之休德，下以篤師帥之獸教，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尚其懋哉！公名（闕）於潛人，端平文忠公之仲子，學問政事得於文獻之傳，宅牧期年，治理效彬彬可紀，特書其大者以詔無斁。八月望日朝散郎秘閣同修撰知徽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王某撰。

教師

《全宋文》卷六六七歐陽修《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敕具官某：古之教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説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於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禄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全宋文》卷一〇八五陳襄《常州請顧臨祕校主學書》 某竊以東南之學，廢而不振也已久。安定先生之去吴興，蓋十餘年矣。天下學者之興，較之當時，固已寖盛，而東南之士，又常倍之。然而魁奇特起之才，禮樂愷悌之風，反不如吴興昔時之盛，何也？豈非庠序之教，所由廢興也歟？某之不肖，領郡於兹，雖不敢以斯道爲己任，然常患近世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辭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而士之榮辱亦從而應之。以是天下之士習非舍是，固已塗瞶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涖事以來，惟日孜孜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其心如是，直將以待夫有志之士焉耳。彼州人之子弟，與夫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至，其亦有望於兹也。雖然，德薄任重，知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老成之士爲之表率而未能也。伏惟足下才足以宰制於人，義足以矯厲於時，其所爲文，又有以驚動時人之耳目，今將表一學之生徒，而教之以德行道藝之術，所宜無讓也。謹遣諸生，躬詣門下以請。

《全宋文》卷一〇〇六蔡襄《舉留柯述充州學教授狀》 具銜臣蔡某右，具如前。伏以教育人材，先由學校；訓導之職，實難其材。臣本州進士歲趨貢舉嘗及七百餘人，州學生徒相聚講議，日亦不減數十百人。昨以新授虔州贛縣尉柯

述在州待闕，權請教授，將及半年。考校文詞，動有程準。諸生惜其罷去，詣臣乞留。臣欲望朝廷特除本州州學教授，不理資考。俾之在學訓勵生徒，興明儒術，其於助治，亦可尚也。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全宋文》卷一四九四劉攽《濟寧總管府敦請武子先生主善本路學校疏》

竊以化民成俗，舍學校以奚先？以善及人，惟賢哲之自任。某等叨寄茲土，俯愧菲才，顧惟郡邑之氓，素乏絃歌之教，雖泮宮之攸宇，虛絳帳而無人。幸遇良師，克堪主善。武子先生德望足以服鄉里，文藝足以爲模範，雅重足以鎮輕浮，安恬足以化僥倖。有叩即應，無問不知。超然天爵之尊，允矣國人之式。某等敢據悃愊，仰瀆高明。珠在淵而淵光，玉處石而石潤。物且乃爾，人益能然。與其獨樂乎一身，曷若兼善於萬衆？謹同願學之諸子，不勝延竚乎清光。願薰陶禮義之鄉，謹佩服文明之訓。異日而爲天下之名士，不言而知先生之門人。爲國儲材，有教無類。贊襄唐虞得賢之盛，再清洙泗絶學之源。千載流芳，一時稱慶。在後學多感多幸，於先生不爲不光。罔敢多言，敬備奔迓。謹疏。

程珌《洺水集》卷八《金陵校官録序》 學舊在冶城，景祐中徙今所。大凡山川清淑之氣，惟水所鍾。今清溪般薄其左，而秦淮源不啻二百里，茫洋瀠洑，帶横其前，與清溪相照映，瀦而爲回瀾，放而爲奔濤，蹙而爲奇文，涵而爲太虛，而學峙其中，故建立以來，衿佩日盛，每三歲一大比，則舉鄉書選春官多繇弟子員，而比年特盛。惟其盛也，故舍講説課試之外，師生之相見也日常少。某不學，謬當講席日，因檄文至宛陵，有兩生候道旁，眡其刺曰學生，挹其人則不識，徐叩之則言：「游泮且期矣。」因念朝夕與居至于三年，亦非偶然者，顧涣然若是，豈人情哉？且甚愧不能朝夕見，相觀而善，重愧不能強識，一至于此。乃歸而爲巨編，屬學録韋君悉記其名氏，然去來無常，惟其所值，當以代去之日爲斷，他時征涂官轍邂逅相遇，咸得以有考，并序其所昉，而列之右簡，庶幾來者知所昉焉。雖然，在邦在家必聞者，不關諸富貴利達，而在吾名教中人，能務自植立卓然，有以表見一世，則暗中摸索之語，固爲陋甚然。果若是，則亦何藉此編以備遺忘邪？是説也不惟規諸友也，抑以自警焉。嗚呼！倚席三載，無所發明，乃強聒於代去之日，得無重愧乎？在某固以爲愧也，抑諸友則無以爲強聒也幸甚。

《全宋文》卷一〇八四陳襄《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才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略】殿中丞胡瑗門人高第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

《全宋文》卷一二八〇劉敞《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疏嘉祐二年十二月》 臣伏見近敕，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絶濫進之弊，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僞不雜矣。今州郡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爲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史各奏辟教授一員，於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爲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爲一任，學理考數，官資俸禄同之掾曹，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子競勸矣，於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士歸鄉，而不爲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爲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興廉讓，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七《嘉祐三年七月》 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爲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爲鄉里所推也。襄世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産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至于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敕之。及襄去，閩人爲立德政碑。襄，穆，皆福州人也。

《全宋文》卷一〇一九文同《奏爲乞置興元府府學教授狀》 右，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其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遍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并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修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效，便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無秀

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霑浹。寥然一方，遂絶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爲之講説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奬訓勵。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考第，并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悦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兼體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依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士人相侔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全宋文》卷一〇八一陳襄《知杭州薦吴師仁劄子》 新制已前，嘗選請到本州進士吴師仁在學充教授。體訪得本人履行淳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歸田里，甘貧守道，專治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説。自充教授以來，夙夜孜孜，誨誘不倦，曾未數月，學者翕然向風，知所勸激。使之久處，必有成就人材，美厚風俗。伏望聖慈特賜收采，令充本州州學教授。取進止。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三《熙寧六年三月》 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朝官、選人或舉人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委國子監詢考通經品官，及新及第出身進士，可爲諸路學官，即具所著事業以聞。《新》、《舊紀》於已未書置諸州學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〇《熙寧七年二月》 又詔以新鄆州左司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爲諸路教授。國子監言看詳濤等所業堪充教授故也。葉濤，處州人，史逸其事迹。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八《熙寧九年十月》 甲辰，提點湖南刑獄朱初平言：「誠府楊光僭及子日儼乞請名士教子孫。伏見潭州長史朴成累在邵州教授，乞除一官，往教子弟。」詔：「成與試監主簿，支縣主簿，尉俸，爲徽、誠等州教授，候二年教誨子弟習知義理，馴伏王化，及勸諭授官人出漢勾當數多，與免試注官。仍毋得侵撓溪峒。令朱初平覺察之。」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元豐〕六年七月十三日，國子司業朱服言：諸州學或不置教授，乞委長吏選現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禮部，從本監體驗可爲教授，即依所乞。其逐州舊補差教授，悉乞放罷。既而禮部言：乞令本監具如何體驗，外官學行堪充教授及杜絶狥私請託舊弊，然後立法。見爲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罷。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〇《元豐七年十一月》 禮部乞諸州不置學官處，委轉運司選官，及生員多可置教授，申本部下國子監審察。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五《紹聖四年四月》 知兖州温益言：「孔子廟宅，元祐中置教授一員，本家子弟在學不過一二十人，欲乞罷置。」從之。

洪适《盤洲文集》卷三〇《虔州重建教授廳記》 國家立天下學校，置教授，即周師氏、漢博士、唐文學之職，所以化民成俗，傳道受業者也。然或以官冷吏責所不加，嗜閑狃嫚漫弗訾，省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郡邑從事掾，雞三嘑，率治冠理笏，奔伺太守，賓舍守出黄堂上，謁者導之，進乃僂而趨前，屏氣危坐，以其職次起白請。守借之色辭，則舒舒自賀，否則背芒股弁，且受譙問。惟郡教授泊然家居，間一造詣坐上，坐衆皆並廡羅出。（缺）教授呼。（缺）退各庀其局，弄刀筆，了錢穀獄訟之事，林林綜綜，終酉未休。教授乃對諸生，泳周、孔之道，稽治忽，商文章，凡塵坌俗猥，一不我濁。禮之優，職之清如此。故咨擇不歸吏部，歸宰相。虔在江西爲一都會，舊有學，泯於兵火，閱數年，始克像先聖先師而殿之，齋房以列，而校官僑處，生師風馬不接。時胞人之共羞，則連衽占位。庠聲序音，不絶如綫。永嘉薛君甫至，疚然念之，二千石其從兄也，一日召匠慮材，作崇閣以閎宸奎，遂飭其餘爲廨於學之左門牆，言言曰廳曰寢，不翊不陋。君乃啓便户，日抵學廬，合疑祛蔽，不殆益奮。朝廷嘉之，再命使留。其秋郡貢士二十有二人，隸學者居什九，邦人譁言薛先生誘掖成效，如醫起疾，如卜斷休咎，各少長相勵，願爲薛門弟子。君既久於官，秀民長才，益孚其教，酌道廸德，風變習俗，遂之者又將輩出，異時名章貢爲多士之地者，實基薛君。

王洋《東牟集》卷一二《答王教授啟》 蓬飄易遠，久疏奉於音容；柏義後凋，獨靡忘於繾綣。華緘敦好，蔀屋增輝。某官學苑名流，清時望士。辱久蟠於泥跡，亨合會於雲衢。折成均俊造之鋒，莫余毒也；掇春官科第之品，自我得之。郡博士固未免於左官，儒先生宜遂升乎右治。某粗親規範，莫究淵源。觀相如成賦之時，恨驚珠玉；拜齊侯投瓜之賜，報匪瓊琚。

王洋《東牟集》卷一一《謝張令有啓招掌學》 學者化之本原，治當先務；師

者人之模範，患在好爲。擁塗傳車騎之臨，盈軸出珠璣之賜。仰承嘉命，深負愧悚。竊以國步多艱，師干膺試。旌旗滿目，寢忘俎豆之儀；鐃鼓諠空，久亂絃歌之聽。青衿逸在城闕，學舍鞠爲園蔬。每聞用大劍而笑毛錐，未見輕石弓而重丁字。念養士於承平之日，尚或罕焉；欲崇儒於倥傯之時，尤其難者。伏承知縣能高施設，識造幾微，爲吾道之主盟，收人材而樂育。下車即修庠序，聲邁文翁；行部先見生徒，禮隆何武。庀事而一新邊豆，馳文而四諭布韋。風動閭閻，譽流鄰鄙。蓋三年之學不至穀，力覬有成；然一卷之書必立師，曲加敦請。旌旆俯臨於顏巷，文辭就賜於郇雲。輒及非才，實疑過聽。念秋之弈而良之御，夫豈無從；況革爲鞠而木爲棋，亦皆有法。欲當傳道受業之任，必得温故知新之賢。某也學愧面墻，識拘窺管。博習既已不與，記問亦奚能爲。自愧小知，豈若大知之貴；慚非先覺，寧能後覺之明。趨隅敢辱於摳衣，外户豈能於滿屨。難咈過勤之命，但虞不職之愆。雖盡技以授人，寧憂羿罪；當讀書而飾已，何畏邊嘲。誓在激昂，辱居題品。其於愧怍，曷具敷陳。

張守《毗陵集》卷九《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採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變，二聖播遷，鑾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陝，尚爲敵據；邊亭無卧鼓之期，黌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闕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祕，四方萬里，不能户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嘗置教授矣，饔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愈於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於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爲官擇人，未有爲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懵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爲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爲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候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張守《毗陵集》卷九《再論增置教授狀》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爲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於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不遍愛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爲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扞外治内，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頸而引其足邪！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爲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爲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於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爲然也，又況所不及者邪！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於僥求；及其有闕而不及，則人必懷於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強敵内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爲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煩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

樓鑰《攻媿集》卷五八《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爲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甥永嘉盧申之祖皐力學繼世科，爲郡博士，其行也，求贈以言。申之俊而好文，進學不待勸勉，特以其少立而自立，將爲人師，盧鮮琢磨之益，大書「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之官未幾，則聞教育有序，衿佩向風，以書來求壁記。告之曰：余嘗客授子之鄉矣。學無止法，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真知學者，自以爲足，非篤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敎學半」，傳説之説，本以勉其君，而《學記》以爲教學相長，此又一説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説，又所從事惟舉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於學，當自知其不足，用力於教，當知其困。不足與困，子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銘坐右，且將以告後來者。

樓鑰《攻媿集》卷六一《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啟》　就試棘闈，復售綴文之技；庀司槐市，誤叨分教之官。慚無黄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望表，

愧溢情涯。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皆立王化。尤先僖公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士；子産不毀鄉校，蓋千載以爲美談。在西漢、李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袞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而爲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賞以勵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學宮于四海，延師席于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考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觀其材。人寡鑒精，禮優選遴。欲中有司之意，必兼舉子之長。如鑰者術業空疏，詞章骫骳。受過庭之教，敢言匡弼之解頤；習雕蟲之工，難及温生之乂手。比幸登名于蘭省，夫何困迹于銓曹。念舊學之未蕪，幾此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斂板趨風，咸望非常之遇。顧如孱質，乃預英游。方期六鷁之退飛，敢謂雙鵰之連中。獲離場屋之餘習，復逃州縣之徒勞。載維永嘉，實名東浙。鼇頭屢占，在紛紛白袍之間；黌舍宏開，無青青子衿之廢。苟非儒匠，難主文盟。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機。念得寵之過優，復去家之不遠。無非僥倖，端有貪緑。茲蓋伏遇某官旋斡化權，主張吾道。内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蹤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欲收置于門下；茲試不龜之藥，偶獲預于選中。亟畀除書，實由大造。鑰敢不益堅素履，無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顧敢忘于自强。庶上副于眷知，以少圖于報效。

吕祖謙《東萊集》卷四《通嚴州鄭教授啟》 宦牒推移，闕然覿德。郡庠誦説，幸矣親仁。敢憑竿牘之傳，先效門闌之敬。竊以營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治之謂僚。惟此兩端，難乎共貫。尊罍嘯詠，每多離合之嗟；几案鞭笞，豈復漸摩之暇。至若有編簡討論之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并，厥惟至願。恭惟某官閎材英發，奥學精微。心追游、夏之淵源，筆掞卿、雲之黼黻。詞林藝圃，擷百氏之菁華；雋軌英躔，冠諸儒之領袖。小淹泮水，行踐石渠。及召駟之未驅，尚均茵之少遂。某甫兹奉檄，行即升階。渴聞教載之餘，滌去顓蒙之蔽。坐縻廩稍，預懷駢拇枝指之慚；日接官曹，將丐補劓息黥之賜。

劉爚《雲莊集》卷六《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書》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啟廸之，于是深于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立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之地，而虚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爲善人之歸。某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允聽，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袁燮《絜齋集》卷一〇《通州州學直舍記》 士患無美質耳。質既美，學以充之，其孰能禦？余往者承乏成均，日延四方俊秀，與之款語，質美者甚衆，乃知人才之生，何世蔑有？惟先王盛時訓迪有方，良心著明，所以人有士君子之行。今雖教養不至，日以淪胥，而美質猶在，未有不可啓發者。矧長淮奥壤，密邇神皋，風聲氣習，大抵直諒而醇厚，其質尤美，豈可不益自砥礪、求日新之功哉！鄉友王君典教通州，以長育爲己任，營葺學宫，郡太守林侯實助成之，遂得與諸生朝夕從容，磨切以道義。夫郡之有學，風化之原也。學之有直舍，師生講習之所也。其講習者果何事？亦惟曰成就其美質而已。天之賦人，英靈純粹，本無一毫之雜，良知良能，形於日用，亦無一毫之僞。見所尊者，不期而自恭；見可憫者，不約而興念。合於義者，人皆以爲當；悖於理者，人皆以爲非。若此之類，何所從來，美在其中，故自如是爾。其生稟也，昭然無疑，其積習也，昧然無辨。道心惟微，我與聖人同一本根，是可慶也。人心惟危，少不克治，僭於下流，亦可懼也。然則學其可已乎？雖曰務學而未至於自得，猶弗學也。精思密察，跬步不忘道心，豁然全體著見，非智巧所能揣摩，口耳所能傳授，是之謂自得。諧頑闇，友傲象，難處之極，而忘其爲難。三過其門而弗顧其子，手足胼胝而不知其勞。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絶，此豈揣摩傳授之所可得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渾然無間，内外兩忘，此自得之功也。執玉捧盈，罔敢失墜，改過遷善，毫釐不差，全吾所自得也。嗚呼休哉！嗚呼偉哉！

袁燮《絜齋集》卷一〇《四明教授廳續壁記》 國朝庠序之設遍於寓内，自慶曆始。由隆建以來，迄於康定，獨有所謂書院者，若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之類是也。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潁二州有之，餘無聞焉。及慶曆興學之後，雖陋邦小邑，亦弦誦相聞，而課其績效。

乃有愧於私淑諸人者何耶？道義相與根於中心之誠，而法令從事則與有司無異，本未固不侔也。雖然，當法嚴令具之時，能以道義爲本，而不規模乎有司之所爲，則亦不大戾於古人矣。中興以來，四方校官廳壁有記，其間名氏焯煜迄今稱贊者，必以道義爲本，皆君子也。前碑既窮，不可復書，今郡博士李君又從而新之。李君乃名侍從忠肅公之曾孫，力行古道，不墜家聲，勤於職業，而不可干以私，其亦以道義爲本者歟！人品既高，冠於新碑之首，似非偶然者，故因作記而並及之。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紹興) 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詔：試諸州教授自來春爲始，除第二場仍舊詩賦，其第一場於六經中臨時取二經，各出兩題，試以講解，不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爲合格。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六月十三日詔：諸路教授尚多闕員，曠職廢事非便。令尚書省置籍，每季左右司剗刷半年以上闕，從本省榜示許合格人投狀指射，左右司勘會，合格人具名呈禀，訖送中書省，限二日差充。以曾試中或曾經兩任教授人、次充教授一年以上、次曾充兩學正録、次曾充兩學大職事半年以上、次曾充兩學長諭、次曾爲貢首、次曾在公試十人名內，於格內中二事以上者爲合格，即無中格人願就者，但一中格聽選。無一事中格人者，以曾補內舍人選充，即非上舍登科，不在選限。以中格多者爲上，同者以格內一事先後爲上。俱同者具名禀宰丞選一名。尚書省吏房那撥手分二名專一注行，左右司增置手分二名，貼書二名，專一行遣。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紹興十六年)八月六日詔：廣內諸郡見闕教官去處，令於本州并倚郭縣內差見任有出身官兼充。如無，即於特奏名補官人內選差未昏耄有術業之人。又無，即選差攝官術業行義衆所推服者充。教諭如已供職，後來見任官內却有出身之人，其攝官教諭即令罷去。

劉宰《漫塘集》卷三〇《故通判滁州朝散郎大夫墓誌銘》 【略】公諱將之，字仲山。曾祖順，祖父某皆隱，父久累贈奉直大夫，喜教子。紹興十八年，公以鄉舉，與兄由太學，皆試禮部，公獨擢第，授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軍當南北之衝，時方議和，中貴人賓餞使客，郡將常率僚屬迎候，公不往曰：「我與彼不相及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公訓迪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調泰州教授。當辛巳、壬午，敵退，而守用武人，學廢不治，亟請於部使者，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咸謂盍苟就見次滿考以應銓格。公笑曰：「淹速有度，固可以人力計耶？」再調常州教授，遲次者七年。常故多士，而校官失職，善士以入學爲恥。公取之以文，厲之以行，而懲其不率者。未幾，士習一變。學田占於巨室，累政不敢問，公極力歸之。

黃榦《勉齋集》卷三五《帖軍學請孟主簿充學正》 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媺。漢陽爲郡，湖山之勝，奇秀清絶，江北之俗，質實渾厚，當必有環偉傑異之才彬彬輩出，歷考圖志，未有聞焉，則亦司宣化之任者曠其職耳。漢陽知縣暫攝教官，固知以教導爲急，然邑事叢委，不得朝夕與士友講貫，故士友之來學者聞鼓而集，會食而散，絃誦之聲終歲寂寥，如此而望人才之成就，亦難矣。竊見前漢陽孟主簿老成耆學，直諒多聞，帖請充軍學有官學正，專一在學，兼教導職事。仍請條具學中合行事宜，與教官商議，自新年爲始，日請在學生員赴學習讀，遇夜宿齋，日書所習課程以俟稽考，庶幾日益月進，業廣德崇，以成一郡風俗之美。案帖請仍闕軍學照會。

黃榦《勉齋集》卷三五《行下軍學罷職事二員帖》 學校則有禮義，官府則有法守，二者常相爲用而不可廢。農處於田，工處於肆，士處於學，理也。今職事之額甚衆，而學校之絃誦寂然，此於理已有未安。況又捨而他之，但月費俸錢而已，於理安乎？理所不安，學校、官府皆坐視而不問，則非所以遵禮義而顧法守也。假令爲職事者皆援此例，皆捨學校，而虛請俸錢，又豈設學養士本意哉？劉、王皆此邦士類之秀者，教官尤宜護惜，毋使之受此非理之俸，是乃愛之以德也。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七日詔：諸路州軍教授不許差兼它職，令提舉學事司常切遵守。

《宋史・職官志七》 教授。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始置教授，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未盡置。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無教授官州、軍，令吏部申尚書省選差。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他職，令提舉司常切遵守。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

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三五《吉州新修教授廳記》 江西學校之盛，異時獨三州得置教官，而盧陵居其一焉。崇寧中，始詔天下州郡皆立學官，其職專以詩書禮樂漸揉訓導其民之秀者，使轉以教其鄉之子弟。故民皆興於禮義，而其政易以成。長吏知爲政之本在於是，故於教授異於常僚，每加禮而賓客之。惟數十年以來，廨舍徙置不常，比來復居城東雄勝樓，雜闤闠，且迂遠。先生晨入泮宮，揖諸生而進之，執經登堂，頌禮甚嚴，講罷摳衣而退。先生不能終日坐堂上，日既昃，歸其舍，弦誦之聲不接於學官，非所以稱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之意。學者欲遷而近之，有司終以爲不急而姑置，亦誠有所未暇也。紹興戊寅八月，鄱陽魏侯來守廬陵，物大事業，疑未遑庠序之事，下車謁先聖於學，首詢學官之舍，知其晨昏往來之艱也，病之。或議毀學旁編氓之居以遷之。侯謂不宜有所騷動，乃環視學門之外，得隙地，延袤可築，經工度材，命廬陵宰朱君宋董其役。錢出於官，工不病於民，閱月而崇成。人見其成，而莫知其所以成也。棟宇明麗，門臨通衢，泮宮在其左，興賢之門出其右，嚴嚴翼翼，若有神物爲之轉徙。州人父老見而讙舞，知侯之爲是舉，將以教吾民，使興於學也。昔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蜀人大化。是時郡國未有學，文翁所修起者，即學之官舍也。魏侯知以學爲政，豈於其所當急者反徐之耶？故先徙學之官舍，使學者日近教官，親熏而炙之，以成就其材。時福唐陳君禾典教事，秩將滿，而魏侯始至，見侯之臨事若閑暇而衆務悉舉，乃力陳舍宇不便之所以然。古之人於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則陳君亦可謂賢者也。夫魏侯不以始至力未暇而緩其所當急，陳君不以將去而怠於其職，侯其成而落之，以遺後人，是皆宜書也。魏侯命記之。己卯三月望日盧溪王某記。

李石《方舟集》卷一五《馮主簿墓誌銘》 己卯冬，石以太學博士罷，宰相憐其無罪，俾典成都學，且寄聲曰：「此小司業也。」到官，喻以朝廷養育意，示以成均舊規，生徒負笈至千人以上，諸司大吏與一二大將相與贊喜出金助成。時吾友馮懋適爲錢糧官，曰：「此盛事也，吾黨可以餔餟來。」傾廩以給無難事，比之囊橐鼠雀斬斬者有間。

李石《方舟集》卷七《學校劄子己卯上殿》 臣聞學校者，長育人材之地也。如有美材，必資之於良匠；欲求人材之美，而不爲擇師，雖有材，而無所用矣。教官者，學校之師，材之匠也，祖宗之法，率以科甲高者爲之，又以試中學官者爲之，不輕付也。頃歲以來，凡有出身官，不問可否，皆得爲學官。作爲文字語言，求丐廟堂，往往得之。至有甚庸繆者，僅曉句讀、竊科目者，亦得爲之。服儿襲裳，竊師長之寄，爲士子所侮笑。有不登講席，不説題目，書考遷秩以去。且師之不擇至此，欲望人材之美，可得乎？陛下比年以來，取藩府學之大者爲堂除，其餘則舉以付吏部，依法差注，是亦作新學校之意矣。蜀遠萬里，大郡所得堂除者不過三、四人，其餘方州，則科甲當得者然後赴部。今蜀士三歲一舉，十名中所得者無幾人，且一郡必得一教官，蜀之餘郡安能盡得科甲高者與應格之人，且安能人人裹糧萬里，取一教官闕於部中乎？不若略爲之權衡，以比其輕重高下而進退之。今欲乞令侍從以上歲薦才可爲教官者，各舉一、二人，籍記於吏部，以俟堂除。又三歲類試，亦得試學官，嚴其所取之目，合格者登其名於吏部，以次授之，則濫吹之師不容簉迹矣。

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二七《鬱林州教授毛嵩老墓誌銘》 授鬱林州學教授，以上登極恩加左文林郎。鬱林，瘴癘地，士不知學，嵩老曰：「人謂教官無職事，育人材非職事耶？」日入黌宮，爲諸生講古今聖經賢傳，口授指畫，士得所宗，始競於學，中州文風，五嶺不隔。

王炎《雙溪類稿》卷二〇《上蘇郎中》 炎聞仕於州縣者，雖微官小吏，莫不各有其職。不稱其職而居其位，竊位也，而食其禄，竊禄也。郡文學不聽獄訟，不治金穀，仕者類曰：「是其職簡静而易爲。」而其才不足以趣辦一切者，亦樂於居之，人往往指目之曰：「是職大抵不才者之委也。」然自大體觀之，朝廷開設學校，所以養人才、厚風俗，將於是乎在。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美，爲教官者則亦有罪矣。炎不肖備員庠序，方其始至，不能有所建明，有所更革，是則猶有可諉者，曰：「當路之人未能通也，諸生之能鄙賢不肖未能辨也，是以姑徐徐云爾。」今將一年矣，猶默默在此，視學校之弊，不能舉手一有所爲，啓口一有所言，不謂之竊位、竊禄可乎？故其職有不可不爲，不可不言者，請試陳之，惟郎中聽焉。其一曰，本學聚生員溢於百人，所恃以爲倡率者，其大則正、録、直學、經諭，其小則齋長、諭也，而法度不立，升黜不正。爲大職事者，多以請託經營而得之，其人非有行義可觀，文學可取，足以爲諸生之法者也。而諸生之中因春秋二補而入學者，又不能無假手之弊，故雖市井庸流，或得以竄名寄籍於其間聚而食者。賢者常少，不肖者滋多，欲以法度繩之，則謗議起矣。不然，則牒愬興矣。玩習爲常，恬不知怪，而士風掃地無遺。故父老之愛其子弟、與夫鄉曲之善士自愛其身者，視學校望望然去之，招之且不肯來，況欲其以補試而住學破供乎！今者秋試

之後，請告而歸者十且六七。炎以爲於此時招致士類之賢者，而使充大小職事之闕員，以倡率諸生，則庶幾喧躁浮競鄙薄之風可以一變。今采諸公論而得之者，無慮二十餘人，或志氣堅正，或操守淳篤，或聞識淹博，或文采秀麗，雖不能盡識其面目，然公論所與，則與夫請託經營以求爲職事者，固萬萬不侔矣。此事在炎雖可以專行，然有所甄別，黑白分明，則不肖者有所不樂，必臺府主張其説，不爲浮議所摇，而後士人修潔博習者可以使之朋來矣。其二曰，仕之在官者，士之在學者，凡有禄，必有職也。無職而有禄，不可以與而與之，傷惠矣；不可以取而取之，傷廉矣。今潭之學，有學賓者二、三人，在外而請俸者也，有養老者十人，無職事而得俸者也。夫此十餘人者，率之以事，則曰：「吾老者也，不當以事相凌。」裁之以規矩，則曰：「吾老者也，不得以法相繩。」甚者倨傲簡誕，無所不至，而月取俸錢三緡。總而計之，月費近四十緡。使一學之財用有餘，捐此四十緡以與之，猶可以不計，今財用已竭矣。以生徒百員爲率，則俸雇供給之類，月俸四百餘緡，歲度用五千餘緡，而雜有支費不與焉。而所得於府者與所歛於白地者，近三千緡爾，其餘則取給於所收之米，舊米之可糶者。倉廩既空，而此十數人者無職事而月取俸焉，如執券以責償，莫敢少緩其期，此誠不可不削也。雖然是十數人者，或孤老可憐，或利吻可畏，或險薄可猜，若決於削去其俸，則謗詈不旋踵而騰踴矣，此誠不可以遽削也。然朝廷近旨，凡職事在學令所無者皆罷焉。學賓、養老俱非著於學令者也，苟隱默而不言，臺府廉而知之，炎則有不奉條令之罪矣。且以職事論之，直學掌一學之出入，經諭分一六之講説，而月得兩緡，齋長、諭主一齋之事務，而月得一緡。彼十餘人者，爲其老而優之，許其住學破供，是豈不可，乃月以三緡與之，雖直學、經諭反有所不若，不已過乎！況又有年未七十，實未嘗老，粗有生理，實未嘗貧，而因緣在學，規圖三緡之獲，則尤鮮廉寡耻矣，是又不可不削者也。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怒則怨，人情大抵然也。今一旦削其俸給，則此數老者之怨怒萃焉，炎固不敢避也。事無細大，使人人俱欲避怨而市恩，則僥倖之門不窒矣。惟臺府主炎此議，斷在必行，則庶幾節冗食，減虚費，可以少寬一學財用之急矣。其三曰，本學自湘西遷于郡城者逾四十年，而殿堂門廡，至于齋舍，往往損弊，不可不修，使學之錢穀有餘，猶難於興工，況匱乏乎！故熟視其弊，元如之何。夫道宫佛廬，金碧相映，而先聖之殿，御書之閣，書生之室，頹敝不支，此炎所以有感也。然計其用度，欲略葺之，非千緡不可，少加工焉，其費又再倍於是，此炎所以不得不有所請而難於遽言也。曩者侍郎李公在此，炎乘間一言之，李公曰：「方修郡治，復修貢闈，俟二役既畢，則次修郡庠。」炎由是不敢再有所請。在今日，則不可以復默也。炎寒鄉之晚出也，家世中衰，爲貧而仕，非敢激昂奮發，趍赴事功，然汩汩隨俗，備員素餐，心亦耻之。近者望見郎中之顔色，温然以和，侍坐聽言，又諄諄然不倦，是亦可以有言矣。故其事目具之公牘，而其情曲折見於此書，惟少垂頃刻之暇，俯賜采覽，察其區區之懷，而不拒其僭瀆之罪，不勝幸甚。干冒威嚴，無任戰慄。

崔敦禮《宫教集》卷六《平江府教授廳壁記》　鄉里必有學，學必有師儒，古之制也。周之黨庠術序之法行，仕焉而歸老，則教於其鄉。大夫爲士師，士爲少師。由漢至唐，州郡興學，文學博士之員列於僚佐。國朝慶曆間，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論治所先務，慨然詔天下皆得立學。於是設教之職，有可充選者，部使者郡守許以名聞。熙寧以來，簡置悉由於朝，清其選，號爲外道館閣。姑蘇大郡，先自范文正公出守，割南園之地以創學宫。繼以前輩名儒相承講道，文風之盛，濟濟乎，洋洋乎，爲江浙冠。吁，其盛哉！余掌學之明年，諸生合辭以請曰：「學舊無題名，前人名氏將湮没不傳。今稽之圖籍，自樂圃先生朱伯原而上所可見者五人，又訪之耆老，自林元孚而下繼之三十有五人。雖官資歲月不能盡省，而先後之次皆可考識，願刻諸石，以圖永久。」余曰：子可謂知本矣。仕於郡者，分職而治，夜漏未盡已起，纓弁束衽，詣長官白事，退則困吏牘，埋没不得出氣，其所可否，闕民休戚，甚則繫人之生死。教官抱塵編，對青衿，空談其間，課程無補於簿書，絃歌不應於期會，真若緩不急者，而天下之治亂，風俗之厚薄，其原蓋出乎此！諸儒教導，余不得優劣，獨考其次，安定先生翼之實首居其任。先生所至，務以體用之學訓學者，東南之士出其門無慮二千人，其徒劉執中奏事熙寧間，謂：「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由師之力。今門人在朝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在外明體適用以教於民，逮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出於時，不可勝數。」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内之風化醇，百姓安，外之威靈宣，四夷服，治道運行，諸産得宜，恩肥土瘠，遠近咸撫，固曰上之德，亦一時人材出於先生之門者與有力也。余生乎後時，不獲親而炙之，幸與二、三子搜次名氏，因書其事以示後之人，庶乎爲典教之丕式，且亦知教事之爲重云。乾道壬辰冬至日記。

葉適《水心集》卷一五《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易耳，欺場屋難也。」君兄

弟益自力，鄉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禄不逮親矣，求仕何爲！」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强起之，調温州法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女真焚蕩，士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説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區，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明辨，孝宗悦，親筆用爲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執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應舉，已厭聲律浮靡，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默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也。常撫書語其子曰：「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陂上而已。」榮利澹無與，既喪母，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遲，習險履巇，余所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沂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楫琴書，晴光月夕，不從賓御，夷猶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擊鼓送迎之。莆多大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其間相踵爲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

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八《贛州州學教授題名記》 贛立校官在慶曆中，號登元祐，始與濟南、廬江等七郡俱置博士，紹聖改元，又歸其□于丞相府。是時郡人李朴先之首被兹選，距今踰八十年，而士言行義者，必曰「吾師先之」，言經術者亦曰「先之」，言文章者又曰「先之」，此豈一時私毁譽，一己私好惡哉！公也，清江劉君靖之，少嘗奉親學于贛，已而去，登高第，來主教事，正身以率下，傳道以解惑，士謹曰：「此異時先之也。」官舍故有洪丞相、胡武卿所作記，爲閱國史登載本末，因略計元祐迄紹聖凡八年間，至者當三、四人，然不可考矣。可考者自先之始。由先之迄紹興之初，復三十餘年，至者又當數十，僅得一江峰而止，然亦托先之之文乃傳。士欲没世而名可稱，觀此其知自勉矣。若焦惟一而下，則老生可問，案牘可稽，故歲月稍備云。淳熙元年十二月一日，東里周某子充書。

《鄭忠肅奏議遺集》卷上《薦舉陳造狀》 臣伏見高郵陳造，明經修行，幼居鄉曲，早有時譽，淳熙二年，第進士甲科，以詞賦聲震藝苑。調太平州繁昌尉，摘伏發姦，不畏强禦，政成報最。除平江教授，啟迪生徒，亹亹不倦，撰芹宫講古，闡明經義，士子服其論議，憾師承之不早，至有「淮南夫子」之稱。每孤高自守，不欲取容當途。然臣竊觀其問學閎深，藝文優贍，恭值國家右文，似此之人，不宜置之冷曹，伏乞睿察，特賜簡用，必有以副旁求之意。臣無任冒昧，應詔舉奏以聞。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八《東西廳總題名記》 學以明倫，而建官以傳道，而設厥任，豈輕也哉！建業巨麗，視上都多秀民，異時冠倫魁、秉鈞樞者，皆繇是乎出。分教于兹，亦一時選。舊止獨員，至紹興初，石林葉公居守，纔建議增置。列廨于學之東西，其西惟舊，莫詳所始，其東則自葉創，而以盛光祖始焉。廳故無記，前政沈元肖與同僚孫才翁實講求之，得三十有二人，未暇刻而沈代。汝楫乃後之，與才翁一見而契，喜二廳可跬步，日相從不虚，有講習樂，不知官之冷也。於是欲刊之石，才翁老於文學，宜記，乃以屬汝楫，辭不可，遂書。庶繼今相與盡心於斯道，俾學者有所興起，以追美于前聞人。它日明秀雋偉出而爲名公卿，則將推其教之所自，顧豈不預有榮耀，是記豈特列名氏而已哉！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城章汝楫記，晉陵孫滌書，開封趙善珏題。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五《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略】君少入太學，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有得於絜矩之一言，故其教授旰江，視士之無所乎館也，則首闢講堂，既又闢諸齋，增廩生徒至五、六十人。其在豫章亦然。御書閣久圮，白于郡一新之，鄰壤之士亦相與負笈從君遊，弟子員溢幾數百。

魏了翁《鶴山集》卷七四《朝奉郎新知邛州何君墓誌銘》 【略】君諱悫方，字元方，一字伯直。【略】陞從事郎，教授龍州、永康軍。永康未上，改隆州。又以舉將改宣教郎，知飛烏縣，制置使辟通判簡州，堂授通判成都府，擢知懷安軍、邛州。邛未及上。【略】龍爲州，地僻士鮮，君孜孜教養，不遺餘力，士習競勸。自南渡後無舉進士者，至是趙楙以詞賦冠蜀。隆雖士鄉，會校官不修，且歲入薄，不足以養士，徒恃粥井之利，又爲轉運司所搉，不以時給。君白漕使者趙君善宣，即郡截撥廩粟用。繼知飛烏，有姦民比而撓法，君疏其尤者，聞諸方伯監司而竄徙之，餘則楬櫫於宅里，咸惕毋犯。纍歲之出入，凡浮於用者節之，期歲間，賑始至倍蓰。於是條其賦役之病民者代之輸，爲錢以鉅萬計。又以十之八籍爲水旱之備，又以修學宫，市養士田。成都爲西南劇，而府公率崇位貌，胥吏倚爲姦。吏視貳蔑如也，君繩以法，人始知有貳。成都學宫，凡四蜀之士咸在。自比歲挑達不檢，孰何之則鼓衆詬詈，羣去以持其長。君曰：「苟避怨謗，將何事可爲？」慨然以身任之，汰冗濫，嚴課試，謹出入，學校肅然。通判分東西廳，君之

父子兄弟前後爲西廳，劉文節公爲記其事。其爲懷安也，鄰邦以幣交則以其幣報焉，約已裔用，得餘財數萬緡，籍爲備荒若干，義濟若干，贍學若干，餘以代民賦，視飛烏倍之。又爲浮梁以濟人渡，且蓄歲修之費，居不知役，涉不告病。

程珌《洺水集》卷一一《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公再調饒州番易簿，【略】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校不肅，有宗姓爲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不恕。職掌無小大，陞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至者，皆不內，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略】初縣有學，無以爲資，塵封講席。公爲具緡，廼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庵先生遊者，爲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顓爲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偕郡計者浸多。學宮隳毀，遍爲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公慶胄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

葉適《水心集》卷一〇《信州教授廳記》　閱《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廨署，必與學接，別在城之東，於叩請也難。且其處卑，下雨淖甚，則往來絶，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盡學地也，民實僦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頗餘錢，士得屬蹇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爲餒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挾鄭漢儒，余鳳分事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頒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户達，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售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爲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衿》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兮。」言師不能捨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諸乎責之也。擁彗而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修其牆屋，不毀傷其薪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至於室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授之，師不以自累也。今吏部按格注擬，或特命爲堂差，贏數千里至，終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遇，反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毫髮，謗論山積矣。蓋君所爲喜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繼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背鄉，一旦住好宅，地利近，縣君德也。」復自喜，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奉法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善也。

曹彦約《昌谷集》卷一三《代臨安教官求壁記於楊誠齋劄子》　某等竊惟臨安之有學官，自中興以來所關事體特爲甚重。四方之士雲會於輦轂之下者，於此乎處天子之學，所以爲賢士之關者此爲之貳，則夫執經分教，領袖乎其上者，其於責任非特一州一郡之職而已也。數十年間，老師宿儒項背相望，學問之所沾濡，事業之所權輿，炳炳在人，昭不可掩，壁宜有記，可以比櫛先後。顧闕而不作，將何以示來世？今歲月益遠，名氏益繁，枚數老成，未有先於門下者。仰惟道崇德重，耆艾本朝，立言垂訓，金石百代，後生晚出，幸得官於是學，方且旌門下以徇於國，則肆筆以紀其事，可以取信，可以傳遠，舍門下將安之也？昔者丞廳滿天下，而藍田獨傳；節度均有書記，而宣州獨不朽，秉筆之重，固足以大其官。然未有身更是職，手書其事，德足以服天下之望，而文足以任斯世之責者。此其爲重，又非特若彼而已耳。某等么麼晚進，不自揣量，知其不足以厠先生長者之後，而輒言之，亦以見其慕用之意如此。進之退之，俯伏俟命。

李劉《四六標準》卷三一《教官》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嶽麓，應天府，未建州學也。乾道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立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吏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其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差選，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

方大琮《鐵菴集》卷四《舉連州教授周梅叟乞旌擢奏狀》　臣竊惟國朝人物輩出，品樣俱高，然在前代亦有之。軻死千五六百年間，斯文之脉若存若亡，漢舒、唐愈不足以當。而創明理學，上接統緒，世運會通，始有伊洛之學出，則歷代所未有而本朝之所獨有者。孰啓其秘授之二程氏，則春陵周敦頤也，不由師傳自得於天，濂溪千古風月如存，封域之名廣矣。縣唐以來，「道」之一字獨以名州，至是而斯人生焉，端豈偶然？節惠之名多矣，凡謚儒臣者，「元」之一字擬議

不到，獨若留以待斯人焉，又豈偶然？可謂吾道之中興元氣之資始，天勷相我國家，於此時此地見之。來爲守者既崇其祠，又即其地爲書院，選其族諸孫之有學行者以長斯堂。吏部侍郎李韶比以太學博士至郡，采諸旦評，得今迪功郎、連州州學教授周梅叟，而以書院事付之。梅叟闡明家學，以淑其鄉，人皆曰「周氏有人矣」。對策大廷，陛下拔之稠中，實之甲科，又皆曰「周氏復興矣」。蓋自敦頤二子壽、燾好學承家，相繼登元豐、元祐進士第，一爲郎曹，一陞法從，其後浸微。梅叟乃能續響於百五、六十年之後，不以高科自居，汲汲焉惟學不足是憂，惟羞先世是恐，掌泮連山，得熙寧中行部過郡之大雲留題，既刻於巖，又取《太極圖》、《通書》、《大成集》刊於學宮，進諸生而語之。此先元公之所以抽闢啟鑰者，朱文公熹解說條分縷析，殆無餘蘊，真知實踐，則在乎人？每講義出，聽者咸有感發。校士羊城，衡鑒尤精。臣與之語，其踐修醞藉，議論風旨，不忝厥宗。今儒先之家，其存而能自立者絶鮮。嘉定中嘗訪求程氏後而官之，識者疑於遺其師。自言偃以吳人從食先聖庭，東南儒者得俎豆，其後自我朝春陵周敦頤始。先一年，其族人有夢其故居光焰上屬，元公冕服東嚮立，移書至連，與梅叟言之，梅叟又與郡士言之，皆曰：「此何祥？」既而爲祀典之應。事雖近迂，然升堂聞絲竹聲，孔氏子孫亦自載之。乃知其精神之在天者，未嘗不在其故鄉。然則家於其地而不肯去，世於其學而不使墜，如梅叟者可不因其能自立而遂褒表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擢，或稍進之師儒之列，使四方學者知焉，非徒爲科目得人之驗，亦見聖朝扶植先賢故家之盛美，實儒道幸甚。

《景定建康志》卷二八《西廳續題名記》 六經不作，史法代興。世謂漢辭類經，唐辭類史。然辭學之盛，莫盛有唐。攷之當代，人自爲家類，皆春容嚴，密雄視千古。繼是而降，世教浸舛，口耳授受，日談苦空，以言語之録而爲經，以課試之辭而爲史，沉冥没溺，莫能自脱。往往理亂不閑，臨事失據，不止腸枯思涸、筆膏不流而已也。抑嘗觀諸銓笥，尤有感焉。縣令者，百里之宅主也。獄掾者，千里之司命也。博士者，一郡之統學也。勝任與否，懵不孰問。一吏倡呼，如格即注。今日以是取士，它日以是教人，由前而論，則學者之敝，由後而言，則教者之責。教明於上則人興於下，故曰古之爲師者由下而宗之，後之爲師者自上而擇之。宗者以道，擇者以官。然守官則亦守道矣，顧擇官易乎哉？金陵，陪京也。典教，重任也。景温由廟朝推擇而來，研精教事，逢掖歸心。其爲教也，求之經以浚其源，貫之史以沃其膏，則胸中汪洋渾灝，用世有餘，奚有於辭章乎！夔秦淮之地爲鄒魯之鄉，可必也。顧予鄙也嘗懷倚席之愧，今亦一洗矣，獨此邦之幸哉！且登名之石已滿，復更植之，使來者有考焉，是又大易教思亡窮之義也。景温范氏，名兖，鄱江人。其元嘉定，其歲壬午，月無射，日甲子，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程珌記。

李昴英《文溪集》卷四《跋西山真先生送李教桂高序》 士生遐陬，學無名師，誦無全書，得於氣禀，或秀而文，職教者復不屑誨，士習日降而庳，豈顓士之咎哉？莫遠於蒼梧，有陳欽明《左氏》爲博士。眡閩歐陽詹始舉進士，且先數百年，而恩人士至今湮晦其間，豈無瑰奇，不模不範，無以玉而成也。温陵李君茂先繇膠庠登雋科，以先正嘗教授於恩，勇踐前志達尊，真先生有言侈其行，勉其以實理淑諸人，以實學充諸己，蓋厚於其偏方之士而周於望當世之賢，皆樂教英才盛心也。茂先可爲師者而温知不廢，青衿叩請，洪鐘應之，學者能心契意領，矩步規趨，固無異登西山之堂而親承謦欬也，異日卓然以道鳴世，淵源蓋有自來者。番禺子弟遠從胡安定游，恩之士坐聞長者之餘論，幸矣，亦可見先生之言之教所被者遠矣。敬書詔後，俟摳趨墻仞而質正焉。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九《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今一百二十有九年矣。方爲誠州，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朴成爲之。逮大觀二年，又改作于州之北，賜田賜書，教養咸備。自淳熙三年，姚明敷之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平廖遂請修廢官，以崇化美俗，乃以命三衢祝禹圭。縣是爲守者嗣修弗怠，廟室廬舘，田租府實，視舊有加。獨教官氏名自廢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故參知政事蕭照隣燧嘗爲此官。唯淳熙興學後，始歷歷可考，而皆未之識也。天台張君先之始至，愀然曰：「兹不謂闕典與？」士亦合詞以請。張君乃爲大書深刻，而屬予記其首。予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惡自見者。今官寺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予奪也，而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習其讀而識其人，必曰：某賢有行，某好學，某爲名進士，某善其職。不則曰：是不肖不學，濫於進而怠其事者也。居是官者，自修自明，固不爲人作輟，而前瞻後慮，不亦脩省之一助乎！矧又考諸故典，以子衿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繫而復修之，則朝廷之拳拳，是州所以望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纂言以譁衆取寵爲足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當先者奚事？則興是學而立之師也，亦庶幾爲無負矣。是又張君記往籍以望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七《奏爲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狀六月十一日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申知軍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奉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爲人，素自修飭，其掌學政又皆可觀，峴遽劾聞，深可驚駭。蓋緣與聞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誰與言者？竊惟去歲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聖恩優賜廩粟，明詔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與權帥胡槻共議，以爲此郡之民凋瘵爲甚振，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榷佽助，不可無人，博采羣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及民，臣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臣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坐視而不知救，強之再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遂使千里赤子，均被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悉能言之。臣方賴庠得以逃責，而庠乃用是以獲罪。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爲，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庠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爲欺，終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峴未至，已有瞽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望峴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是美意，不虞峴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峴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兌提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樁留在軍，接續賑糶。峴以郡計窘乏，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遣吏勇椁傳道指意，諷令作出剩獻納。庠具陳其不可，峴之怒庠，至是益甚。臣雖未見峴章，采諸道塗，咸謂劾庠之疏，緣此而上。峴雖庸騃，寧不稍知是非，何至率然妄發？蓋以廣德敝壞，未易支吾，故爲脱去之計，以圖善地。情狀本末，暴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陛下不鄙臣愚，使分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庠乃以宣力捄荒，横遭媢疾，臣寧冒昧一言，同受譴責，無寧畏罪泯默，上負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犯宸嚴，具陳事實，伏望聖明察庠居官本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庠既罷黜，於臣之義，尤難苟免，欲乞明詔有司，議臣之自卒，併賜鐫斥，施行須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

魏了翁《鶴山集》卷七〇《教授彭君子遠墓誌銘》 子遠名運成，【略】明年賜第，調榮州應靈縣主簿。秩滿，調嘉定府府學教授。秩滿，又調雅州州學教授。雅之學宫頗修，而士廩稍不給，則請於州，授田分財以助之。秩滿，調隆川仁壽縣丞。既而堂差潼川府府學教授，築高里堂、續《進士題名記》以激勵後進。郡有江磧，歲久化爲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訴於訟庭，有司奪鬻焉。子遠讎以學廩之餘用，以其租穀增置弟子員。田既入于學，則相與淆亂疆理，以售其欺。子遠躬行阡陌，敗其邪謀。秩滿，又教授長寧。學故湫隘，士肄業無所。於是營宫室，設筵几，以妥安之。郡有淯井鹽，舊以鹵水弊餘資養士之費，郡將掩以自封。子遠白諸提舉學事司，復歸於學。郡將反以是敬禮之，致之幕下。郡事多所裨益，舉者及格。

魏了翁《鶴山集》卷七六《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 余與仲甫居相鄰，學相友。余既仕達，仲甫不苟於隨，奉使潼川，虚射洪尉闕以候之，將倚爲助，辭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敢遺之，仲甫不欲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履踐，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録也。語録，一時門弟子所傳抄。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紿取之爾。且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會余以論事待譴，未及有言，而心是其説。亡何，仲甫又以書求致爲臣而歸，余亦以罪流於靖。仲甫爲詩三章見詒，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其子埏赴曰：「吾父既遂隱居之志，起居由時，血氣循軌，謂當省疾以永命。乃寶慶元年七月己丑，不幸齎志以卒，年五十有九。」嗚呼！夫子我之所自出，而吾先子所畏也，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爲誌而銘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之大邑徙蒲江。曾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陞朝贈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惟文籍圖書是好。承事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斷爛，校讎脱誤，忘其日之旰。貢士嘗爲《易解》，以水患散佚，君得其稿，字半磨滅，即隨所得抄録。其幼志已卓卓不凡。少長，與伯氏肄舉子業，學校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潜經史百氏，謂三代而下惟先漢近古，故於馬、班氏書尤加意焉。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略】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廩素薄。仲甫以廉致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眚辭，使者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傳得仲甫所爲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舉之，謝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正月，遂請致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於朝，請加旌異，以激競頹，宇文侯紹武亦言於朝，且皆爲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九《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温陵李茂先遊天子學

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涖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廉，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廉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歎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聲悅其技以干禄於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脉」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耶？特患未知所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户庭，以《中庸》爲閫奥，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別筆之以贈。

牟巘《陵陽集》卷一三《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仕，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俛仰千古，亦足以樂而無求矣。然吾不蘄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爲親捧檄而動色也。節孝徐公，後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母是養，此豈有意於世？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節孝由望江簿教授山陽，後山起布衣教授潁川。節孝家山陽，後山家徐。徐、潁相望也，所以處兩公者如其所自處，故能内全其性分之樂，外忘其富貴之誘，時爲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崛奇，後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温，學博而約，詩雅而麗，衆譽翕然，而予深敬其事親有篤行，自其慈幃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護，寒燠之適節，寢興之掖扶，悉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謝不往，甘貧教學以助甘旨，而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節孝、後山者如此。他日，諸友相與言如剛甫之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可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爲廣德學正，距家最近，不減山陽、潁川，而皆有位於學，待剛甫不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賚其行，親爲喜，强加餐，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剛甫是行親意也，況葯房翁屢薦不售，發聞宜在子，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薰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尋於桐汭之間，親悦而友信，怡然其春盡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一三《給事丁先生奏議跋》 公早以賦鳴，莆之言賦者宗焉。既而他文漸出，人始得而誦之，此僕學於莆時也。及公登朝，首傳火後一疏，兩學同舍皆曰：「簡到而深切，猶勝於習庵。」公之名於是大矣。俄而改紀，公始峨豸，彈文諫稿，遂與洪、王二公角立，此僕爲諸生時也。甲午公督監闈，僕以詞賦爲公所許。常時造榜上三名必諸經，公問何故，吏曰：「是爲一色教官。」公曰：「教官非斯人，予誰予？」寘之第三，至今以爲例。開院，僕以門生見，始知公爲世偉人也。僕既誤竊虚名，公每見必喜曰：「余於兄大，不愧此眼。」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二《代人爲教官求職書》 某讀《易》至於艮之上九曰：「敦艮吉。」艮，止也。居止之終，卦極則變，而猶止焉，其自處則甚厚矣。聖人於象，特以厚終稱之。今夫不可以行，而行不可以言，而言輕舉妄動自取悔咎者，固不足言矣。非其地不行，非其時不言，以所負自重而不果決於進取，世固豈無其人？然而不見可欲而止者，見可欲而動；止於其初，不止於其終。故静久者躁必甚，恬極者競必果，此厚終之所以難，而非終則無以見厚之至也。某之無似自處於恬且静者素矣。恬之爲競，静之爲躁，豈惟顧義理而不敢，抑競且躁非愚性之所能，是以自先生分考以來，幸衡鑒之分明，雖屢以區區之文辱知遇，而學舍陞陟之常法，未嘗輕有所請。今者先生得代而趨朝，雖於某未嘗有一級一階之進，而夙昔文字間之受教，所得爲多，且某受教之心，與先生作成之心，固皆不在夫區區陞陟之間也。雖然，恬静，人之所自處而進退行止則時實爲之，以上九之敦艮終於艮矣，而繼艮爲漸非艮之欲漸也，時乎漸則固無害於艮也。聖人序之曰：「物不可以終止。」先儒亦曰：「山之所生與所反皆進也。」近日試，先生置之首列，竊以爲有漸之幾焉。漸進不極也，名之曰漸，序之不越次者也。夫惟序不越次而後無害於艮，不然則静久者躁甚，恬極者競果，前日之所自守者皆非矣。區區之意以爲先生三載於此，某爲諸生辱知既屢，則自諸生而進之以一小職，序之不越次者也。《易》所謂「漸」也，三載未嘗有所請，倘可庶幾所漸之始乎？且漸之象曰「山上有木」，木之高有所因也。先生爲後學所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雖無聳壑昂霄之質，涵濡善教，差有生意，且自幸其不爲不才之樗，先生更栽培之，若自是而條達暢茂，以大有所成，則一柯一幹稍有益於人用者，皆先生之造。漸之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請以自此而往者爲先生終，望先生亦終進之。

學生

《全宋文》卷三六九范仲淹《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于薦紳，乃助成于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緜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于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爲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厦。面勢顯敞，允爲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迥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隳，方俗可厚。顔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樓鑰《攻媿集》卷七七《跋袁光禄（毅）與東坡同官事迹》 慶曆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纔數處，多延致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袁公轂、羅公適曰：「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于是舒試于鄉，袁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選，實爲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名于時，而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

《續資治通鑑》卷九一 （政和三年夏四月甲申）宣義郎黄冠言欲令天下士自鄉而升之縣學，自縣學而升之州學，通謂之「選士」，其自稱則曰「外舍生」；才之向成升于内舍，則謂之「俊士」，自稱「内舍生」；又其才之已成而貢之辟雍，然後謂之「貢士」，其自稱亦以是。從之。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政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詔：蔭補入官人隨處入所在州學，仍别爲齋，公私試附州學生，别作號考校。歲終校定不通作在學人數，餘並依國子生法。若請特給假，通計及三日已上，不理爲在學月日。候及年，本州給公據，參部日照使。年未及十五人願入學者聽。曾犯第三等已上罰之人，自犯罰後别理一年，如入學後故犯第一等規矩，情重者，教授申州，取勘施行。

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三六《送黄秀才序》 余宣和庚子秋至郴考試貢士，見其山川之美，實然又見州之傑士何民師宏文博學，今四十三年矣。近纔爲復州守，其鬱積之氣尚未發見，豈其抱材隱而不出者耶？黄子，郴人也，不遠數千里遊學吾邑，民師以書先之，道其有志於學。夫自郴陽崎嶇數千里至江西，誠有志於學者也。

周南《山房集》卷四《同舍小録序》 予至池學之明年始作《同舍小録》，以識州里邑居，離歲月之久近，其式參用《雲萍録》而加詳焉。池瀕淮，故多淮、舒人。間歲鄰郡歉，學或不能多贍士，士亦有至者，然不過五、七人，或不十餘人，皆往來不常。其間有浙水它郡，則皆隨侍子弟，非爲來學而至者也。予年四十，學於四方師友，猶未知其方，何敢言教學之益？且是邦之士方不屑與之遊，或幸得與之處矣，而又無以琢磨而滋長之，則是録之作，毋乃爲諸兄浼乎？然自惟始終與友朋相期之志，以惟是之求異時思同堂合席之不可得，而展卷以觀其人之孰進孰否，則區區所望也。

學規學則

《全宋文》卷一二一六司馬光《并州學規後序》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兹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既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太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爲新規。今牧龐公懼學者寖久而寖忘之也，乃命刻著於石。嗚呼！是規也存，雖屋不加美，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糗糧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與！年月日，具官司馬光序。

《全宋文》卷六一〇富弼《范純佑墓誌銘》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間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即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尚未冠，輒白於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

《宋史・范仲淹傳》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

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

《全宋文》卷一四九四劉攽《曉示州學榜》 據州學教授狀，諸生不遵規矩，及侮玩師長，毀壞曉示者。蓋聞入孝出弟，鄉黨之常節；恭業樂群，庠序之要道。諸生秀才結髮從學，屈首受書，大則希揚名而顯親，次亦將干禄而筮仕。何乃甘心佻達，極意慢游，以侮玩老成爲高，以抹摋箴規爲達？負固不服，過涉至凶，不足成名，祇其敗德。古者大學之教，嚴師爲先，或收撻楚之威，或重寄棘之謫。非不能道德而齊禮，蓋將以糾繆而繩愆。興言及茲，良弗獲已。爲學至此，不亦恧哉！然而朝過夕改，君子所予；先迷後得，大《易》攸尚。畏罪可以强仁，克己而後復禮。特願勉親弦誦，恪居朝夕，勿重前咎，以貽後悔。告示，各令知悉者。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政和學規》 政和三年六月庚申，尚書省言：學校養士以待天下賢能，可以作人材，敦士行，興教化，自縣學升之州，自州升之辟雍，自辟雍升之太學，然後命官，則縣學爲升貢之本。今天下佐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學爲不急，不加察治，縱其犯法。庸吏則廢法容姦，漫不加省，有罪不治。以故學生近來在學歐鬬爭訟，至或殺人。蓋令佐不加治訓，州縣不切舉察，提舉官失於提按，以致如此。不惟士失其行，亦官廢其職。令具下項：一、州縣學生有犯，在學杖以下從學規徒以上，若在外有犯，並依法斷罪。一、州縣學生有犯，教授令佐職事人不糾舉與同罪，知通失按減一等，提舉官又減一等，若故縱並加二等。欲令轉運提舉司契勘，諸縣官對移。上內舍登科人隨資序到任二年以下充，令佐於學事，司錢內支食錢三貫，如不足，吏部注人替滿。兩考人其被替人理一任減一考政官。詔從。

黃榦《勉齋集》卷六《復江西漕楊逋老（楫）》 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以爲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爲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説，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爲規程，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爲世用，此其爲益大矣。今之爲運使者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創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實，義者大相遼絶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榦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

魏了翁《鶴山集》卷一〇八《師友雅言上》 鶴山因讀《瀘州學記》説學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件，此規自蔡京創爲之，專以禁大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後檢法册，乃大觀頒行條令，因以宰相拜罷年表對之，正是京罷在京充太一宫使次年宰相時事。

徐元傑《楳埜集》卷一一《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某學不知禮，才不逮心，謬守此邦，動息懷懼，固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爲憚。然爲政先後緩急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爲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目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爲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倣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復初。此子朱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爲善也孰禦？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寧！比見士友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知，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愜，皆未敢以爲善。及扣交代，則知泮宫生員尚且增育，堂職陞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怠於教事之爲不善矣，蓋亦與諸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率而出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宫之生員又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扣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救者論之，不孝不悌之事頻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性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己，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爲仁之本」。爲仁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亂，常費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捨君子之道而或爲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閱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

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勵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末流之弊。前日榜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廩失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固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爲講經一職，合與備榜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爲日習常式。一，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爲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釋與經解參看。一，早飯後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一，午後本經論策，輪日自爲常程。一，晚讀《通鑑綱目》，須每日爲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册待索上看，作者供賞。一，學職與堂職陞黜，必□守倅。

教學與考試

《全宋文》卷一〇二〇蔡襄《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 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趣利禄。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日刮靡，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説，敦尚行實。

李新《跨鼇集》卷一三《乞禁州縣學濫進之弊劄子》 臣伏覩大觀學令，斷自聖裁，制爲成書，頒降郡國，知所遵守者，累年於兹矣。昔游、夏不能贊孔子一辭，則學令之設，詎容擬議者耶？自三代已來，未有如此之詳且明也。如挾書代筆之禁，奉行者失於不嚴，州學季試已不能杜絶其弊，而縣學補試歲升假手尤甚。轉透題目出外，終日塊坐，撫弄筆硯，以待文字之來。其間翻録，至句語字畫錯謬，雖差官監門，例不敢搜索，稍加誰何，則必紛争詬詈，公肆抵突。傳出送入，傍若無人。一隸名學籍，便以保庇門户。有繫空名行食，身未嘗一躡學圃者；有假故逾限，已經除籍，再託人補試者。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歲升入州學，許教授當面試經一道。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試，如文義不通，字札不同，全然踈繆，根究元試之弊。則學者知所畏，而州縣學無濫進叨冒之人矣。

《續資治通鑑》卷八六《元符二年十一月》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生徒，升補悉如太學三舍法。州許補上舍一人，内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内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内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學生依太學三舍法考選陞補，内上舍生每歲貢一人，内舍生每歲貢二人。上舍生限當年十二月到京，隨太學補試，合格者與充内舍生，不合格許再試，三經試不中者遣還。内舍生不候試與充外舍。諸州貢上舍生到京，並權破外舍生食。諸路各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仍令知、通專管勾諸州試。内舍、上舍，並監司選差有出身官一員與教官同考試，仍彌封謄録。合用條貫，令于國子監取索行下，其外州不可行者，比類條具申尚書省。

《宋史・選舉三》 崇寧五年，著令：凡縣學生隸學已及三月，不犯上二等罰，聽次年試補州學外舍，是名「歲升」。開封祥符生員，即辟雍别爲齋，教養、升進如縣學法。願入鄰縣學者聽。惟赤縣校試，主以博士。每歲正月，州以公試上舍及歲升員，一院鎖宿，分爲三試。其公試，上舍率十取其六爲中格；中格已，以其名第自上而下參考察之籍；既在籍，又中選，即六人之中取其四，以差升舍，其歲升中選者，得補外舍生。開封屬縣附辟雍别試，中者入辟雍充外舍，隸學三年，經兩試不預升貢，即除其籍，法涉太嚴。今令三年内三經公試不預選，兩經補内舍，貢上舍不及格，且曾犯三等以上罰，若外舍，即除籍罷歸縣，内舍降外舍，已嘗降而私試不入等，若曾犯罰，亦除籍，再赴歲升試。凡州學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貢入辟雍，長吏集闔郡官及提學官，具宴設以禮敦遣，限歲終悉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職券，過二千里給大將券，續其路食，皆以學錢給之。如有孝弟、睦姻、任恤、忠和，若行能尤異爲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若教授詢審無謬，即保任入貢，具實以聞，不實者坐罪有差。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薛士龍季宣》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説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虚實淳瀉、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録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九《招學者入郡學榜》 惟此邦江山奇秀

如此，俊茂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寥曠絶，此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敦請新臨江軍新淦縣尉□□就軍學傳道堂主盟文社教授，總司教條，每日講書，次日覆，三八出題，四九日納課。擇精勤者書考以示勸，無籍者給食，有籍者以次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則有規請賢父老勉其子弟，努力從事於學，尚庶幾以見其成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二《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黄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小學教諭見無職事可掌，使任其責，似亦兩便）。試推此類，多爲之塗，以收拾教養之，則人情感悦，當無扞格之患矣。

張栻《南軒集》卷一九《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論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一三《春秋講義（乾道庚寅嚴州）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邪？生同世，居同里，榮悴戚休，尚有旁觀平睨，茫然如不見者，况用賞罰于冢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耶？通古今爲一時，合彼己爲一體，前和後應，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爲他人設。苟尚有絲髮之蔽，判然已爲二物矣。經非疏我，而我則疏經，蓋内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某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問津焉。

陳文蔚《克齋集》卷八《饒州州學講義》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在當時，齊、梁之君非不知其爲賢也，未嘗委國以聽其教。滕雖小國，文公方爲世子，因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見之之意必不苟，而又受教之誠，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夫人之爲不善者，以不知性之本善故也。性善之説，孟子七篇之綱領。孔子固不甚言性，雖或言之，而亦未嘗直指其善。性善之説，自孟子發之。蓋人之爲性，實天之所命，其理則爲仁、義、禮、智，其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之事親從兄，以之忠君弟長，以之應事接物，無往而不得其當，則性之本善可知也。然天命之性固無不善，而氣禀之質不能皆齊，故或清而或濁，或厚而或薄。或者徒見清濁厚薄之不齊，遂以爲性不能皆善。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嘗不善，而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者，雜於氣質而然也。荀子言性惡，固不識性。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是皆以氣質言，或以其才言，而非性之本也。故孟子既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觀堯、舜，則性善可知。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稱堯、舜也。蓋道無古今，人無智愚，爲之則是性善故也。文公方以爲疑，孟子遂援成覸之言，顔子之論，公明儀之説，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文王，我師也」，皆不以彼爲高，而己爲卑，謂聖賢與我同類，苟爲聖賢之事，是亦聖賢而已。雖然果如是也，何後世聖賢之不多得哉？蓋資禀既不同，而用力有勇怯，苟以鹵莽滅裂之功，而欲以變卑污不美之質，謂質之不可變也，則亦自誣甚矣。故《中庸》於學、問、思、辨、篤行之五者，必欲加弗指之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孟子亦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蓋賦性雖出於天，而成功則在乎人，可爲而不爲，與爲之而不勇，其爲自棄一也。然自本然氣質之辨不明，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遂不知所以爲善。我朝濂溪先生以無極、太極、明性之體，以陰陽五行、萬物化生言性之氣，其説固已明矣。至程先生發爲「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論，尤爲深切，於是孟子之言始大彰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學者於此必知講論切磋以明其理，勇决果斷以行其事，

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本然之善可也，奈何志趣卑陋者則視性理之説爲迂闊，而求勝於言語者又不能真體而實踐之，以可爲堯、舜之性，反甘心與禽獸無別，亦可哀也已。判府侍郎識爲政之本，以建學立師爲重，以尊賢育材爲急，廣七賢之祠以示表範，蓋將使士之學於此者，推七先生之學以續孔、孟之傳，因孔、孟之傳而得堯、舜之心，意至厚也。文蔚衰晚無聞，誤蒙進之講席，辭不獲已，敢摭孟子道性善一章，以求教於先達及諸同志，其當其否，未能自信，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竊有望焉。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四《答趙司直季仁一》　某八月初三日抵此，即見寺丞，蒙出劄子相留在學講説，而士人新第余尉者力贊之。次日陳宰權教又以學中衆人之狀來請，勢不能却，遂爲之留。因慨念江西禪學一派苗脈，頗張旺于此山峽之間，指人心爲道心，使人終日默坐，以想像形氣之虚靈知覺者以爲大本，而不復致道問學一段工夫以求理氣之實，於是舉其宏綱大旨作講義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序，明爲之剖析，以爲後學一定之準，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説，距詖行。講義既成，請使車初八下學，不期寺丞又值私忌，并祭社，遷延到十三開講，置酒百位，與諸官及諸生均洽，蓋重其事，欲諸生留意。不期忽值補試不行，令諸生四散，又空兩旬閑坐，此月十一方再集講起。大抵今世士習顛迷於舉業一段骨董，殊不知聖門有大壇場、大境界，而此間尤陋，無一人置得晦翁《大學解》，間或一有焉，亦只是久年未定之本。如喻、顧二人資質粹美，却落在江西窠臼中，亦極口爲之剖析，而其受病已深，立意已堅，無可轉回者。有一二後生可喜，又却平日與相往來陶染薰習，正茲朝夕爲之解釋，未必其果能改聽易慮。外此却有一二後生志向未雜，儘可與語，頗樂聽受。其他則在學習舉業。諸生朝夕且拘令聽講，多於背後更相告語，以爲説得明白，皆平生耳所未聞。更俟其積累通曉看如何？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四三《辭謝陳教廷傑延入學》　某伏蒙公堂特有寵命，延入賓賢齋者。顧惟是齋本以賓禮賢者而肅後進，於儀範其所繫蓋不淺。區區愚陋，何足爲輕重，而乃蒙蒐録，甚感甚愧。但自春首已在隆興村寺訓集童蒙，既不可中輟，而入學又不可姑以共命而往來乎二者之間，又不可姑寄虚籍而惟月廩之請，又不能靦顔隨例，日提攜於庖人之側，飽深獲罪深矣。然嚴命又不可以虚辱，竊有所欲言者，敢盡愚於左右可乎？蓋自教授先生下車以來，最篤意於學校，既誦史以訓之，又考課以勸之，又命宿學以鎮之，又不測巡齋以察之，又申月書季考以激之，而文之魁者又列之職以率之，而又采鄉評、訪人物，欲儲爲有學之光，可謂卓犖振拔，有志於盡職，而非尋常苟簡爲學校者比也。然以愚觀之，恐未得其所以作成教育之方，將徒勤而無補歟。蓋昔者聖王立學教民，以民之秉彝有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與生俱生，不能以一日離故，使之羣聚而講明服習之，而其所以爲教之條序，則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教之成則自鄉人可至於聖人，而閭閻之薰其德者亦皆有士行。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莫不一由於此。而其説則具於孔、孟，周、程羣聖賢之書，昭如日星，不我誣也。今之郡庠，即古之鄉學也。一郡人才風俗，於此焉繫，亦不可謂不重也。雖今之法取人以文，而聖賢之學則與法未嘗相戾，而法亦未嘗是禁也。故有志者亦可以有行矣。内以是自治，而外以是治諸人矣。奈何世之士，類皆志卑識凡，斷然判古今爲兩途，截上達通衢以爲決不可行，而甘心於時流，蹊徑自限，爲師者之所以教，爲弟子者之所以學，舍科文之外無爲也。夫止於科文猶可矣，今則左呼紅，右喝幺，前淫歌，後偶唱，亂頭倮體，俳言穢語，争簞競豆，踰墻穿穴，靡不有之，遂使聖賢明倫之重地，反爲市廛烏合之淵藪，蕩無繩檢，壞人子弟，使之至於棄人倫、賊天理而胥爲禽獸者，常必由之滔滔皆是。蓋不特兹地爲然矣，士之稍自愛重者恥入焉，而況乎嚴於自律而密於自省者，其肯輕棄規矩繩墨，俛焉自相追隨於放蕩無檢之地，而取玷明倫之罪於聖賢哉！此樂育英才之具，所以常爲饕利亡恥者之世利，而端人雅士則惟願結環堵之茅於茂林之下，清泉之濱，與一二同志疏食飲水，詠先王之風，以樂吾趣，而亦無來學之念也。如執事以卓犖振拔之資，二年於此，勤勤於舉其職者，殆恐亦未免作學者以緝時文、釣利禄之具，而聖人教人之法，則遺漏而未舉歟。夫緝時文、釣利禄之具，彼自急之，不待作也，作之者，賈儒也。聖賢教人之法，一郡民彝人極之綱紀，則當一郡師儒之職者不可以不正也。執事如卓然有志，不狥流俗之私情，欲一變而新之，則學宫郡縣中見有近日所刊孔、孟、周、程諸書在，而仙里有陳君厚之者，又執事之鄰學古君子也，試一訪焉，彼必有以忠復矣。而又蒐集此郡之學明行修者，肅然在列，朋而翼之，是乃率一郡均爲君子之道也。則某雖僻處，竊其餘潤以自補，克免爲郡之愚氓，則受賜亦大矣。區區敘此，拜謝厚意，非敢爲瀆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而教之。

洪諮夔《平齋集》卷一一《饒州堂試十》　問：大江以東，衣冠之盛，饒爲最，螺州地識，異人出焉。冠大廷，世殊科，班班可數，皆學校作成之功也。漢之番

君，唐之顔魯公，德澤在人至深，而獨不聞垂意興學何邪？晉虞公爲内史，大修庠序，是前此嘗有學矣。誰實基之，移告屬縣，廣招生徒，至七百餘人，教養之盛若此，今所養僅能三之一，而鹽鹽之態常患不足，不知當時雲會輻輳何以爲養？先正范文正公相攸於東湖上，繼者始築儒宫以據水光山色之會，公之詩文胡不及之？買田三頃以贍士，大書特書，詫以爲盛，然所入其能幾何？今膏腴歲增，數凡幾倍，而倉廩之積不見有餘，抑尾閭之泄無以窒其源耶？高堂顯敞，不改舊觀，硯湖平遠，尤覺增明，二公所以淑艾後人者，雖百世聞風而亦起。諸君藏修其間，講明正心誠意之學，涵養致君澤民之業，以求無負於教育之素，盍各爲我言爾志。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二《湯武康墓誌銘》 君名于，字升伯。【略】教授南劍、嘉興二郡學。【略】及爲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啓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饍舍中，爲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

葉適《水心集》卷一七《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略】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不赴，教授台州。【略】君方至台州。故例博士撰解訓二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喜，來學日衆。

吴泳《鶴林集》卷二八《與魏鶴山書》 某自承侍郎建棁，書櫝之禮未嘗曠絶。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成都月遞以往，不審魯洞徹穹檻否？詹叔近方到脩門，已再胥會，且知體況甚悉，邊聲不驚，軍務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址重與修築，羣鄉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萬民之意，是固侍郎之所樂爲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乎事物，爲學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俗流失世敗壞，而今之爲士者猶務爲空談以長華競。侍郎欲築堂，某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治兵、治民、水利、算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如朱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以爲表率，庶使後生少知尊賢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爲之。如此則聚辨有益而精粗不遺，向背既明而趨舍自定，興民心，出治道，此其基矣。某登朝六載，三對清光，每當書思之時，必自盟其心，不敢妄有一詞以諛悦其上，近所陳二劄，首篇粗述無田甫田之旨，二篇略陳大風有隧之戒，而主議者已不樂，臺中論事之課已有疏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録呈，仍乞警誨，幸甚。瞻望旌棨，惟冀爲廟社保重。

袁甫《蒙齋集》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 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實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疏庸，蒙恩假守，寸長蔑有，下考將書，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貢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即乞頒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臣近者恭覩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爲急，以涵養未充，薰陶或闕爲憂，申飭中外，俾加訓廸，猗歟休哉，可謂深明治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謦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朔講之外，立爲旬講，擇通經者敷繹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廩給素薄，衿佩蕭疎，遂那撥郡帑及議歲捐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焕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辰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纖悉，考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假館于外者，既俾入學，則每月致餽，以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勵，則不時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爲足。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爲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于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于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宫，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在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劄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袁甫《蒙齋集》卷一一《贈錢融堂詩序》 融堂自淳安來歙，某延入郡庠講書。首論立志，乃講顔子問仁一章，敷繹斯義，最爲的切。夫志非他志，于仁而

已。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於耳目，著於日用，何往非仁之本心？渾全通貫，此心即仁，不勞外索，人患志不立耳。某不敏，請融堂入學講書，志於仁也。融堂爲學者闡明大旨，志於仁也。某帥官僚詣學以聽，教授帥諸友咸聽，志於仁也。諸邑宰各勉邑之士子，融堂之賢弟子自遠方來聽，濟濟洋洋，有風雩氣象，志於仁也。某又欲帥邑士之繼至者與同僚之子若弟，屈融堂入學再講，志於仁也。融堂訓誘不倦，復留以從茲請，志於仁也。融堂不但以言啓發之，又將與諸友磨礱以求輝光日新之實，言行相副無歉昔賢，志於仁也。他郡之聞風者將曰校官作成士類，又能求廣其學問，郡僚不以此事爲迂闊，又能助成其教化，遂使淳安之師友相從，以至于歙，歙之官若士相與慕而問辨講貫焉，二邦人士藹然以道義爲樂，異時人才由此而盛，志於仁也。某違離膝下假守於茲，自是以往，孳孳勤求，一念在民，益勉其所未至，庶以不辱朝廷之命而少慰老親之懷，志於仁也。同僚自是修乃事，敬乃職，內不欺心，外不虐民，上不負君，志於仁也。士習既善，推以化民，凡爾父兄、子弟、鄉黨、鄰里轉相講授，更相勸勉，俾歙之民自是知學道之爲急，孝悌之當先，頓革舊習，還其本心，禮義可興，風俗可美，志於仁也。故曰：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於耳目，著於日用，何往非仁？學者勉之。本心虛明，常如講書諦聽之時，則庶幾有志矣。不動於意，不累於欲，兢兢以守之，時時以習之，無終食之間有違，則仁常在我矣。某嘉融堂善于發明聖人之旨，于是詩以歌之。

陳文蔚《克齋集》卷八《袁州州學講義乙未八月十五日》　《大學》之書，古先聖賢之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此。其規模廣大，節目詳備。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學之理未明，則無以爲士，而終身之事業亦可窺矣。故始於一身，而終於國家天下，皆吾身分內事也。孔門傳授無非此理。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不得其傳，湮晦幾二千年。至於我宋，二程夫子始出而表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密，且補其缺漏，書始渾備，吾輩因是而竊有聞焉，豈不幸哉！但世之儒者所見卑陋，平居暇日，略無天下國家之志，相與游談聚議，自榮身肥家之外，無他說也，繇是《大學》之書，古人所以期望於後世者，不幾於無用矣哉！雖然，《大學》之道，其用甚博，其功甚約，不過始於格物致知，而終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秉彝好德，無智愚賢不肖皆然也，繇其不能格物致知，雖天之所以予我者，未嘗不清明純粹，而拘於氣禀之偏，喪於物欲之累，遂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聖賢之生本與我同類，乃甘心與草木俱腐，而自以爲當然。嗚呼！使其皆若人，則天下國家何賴焉。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謂「格物致知」者，乃修身之要。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格物則窮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則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惟物格知致，然後意乃可誠。傳於「誠意」一條，示人以入德之門，必嚴於「謹」、「獨」二字。蓋非謹獨，雖欲誠意，意不可得而誠矣。故傳又於此丁寧而再言之也。於「正心」一條，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存其心，心苟不存，則視聽無所聞見，飲食且不知味，心其能正乎？修身將以接物也。身與物接，不能無厚薄之間，好惡之異，情一狥於所偏，則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其本既立，推之於國家天下，特舉而措之耳。然則學者於誠意正心修身，其可不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學者所當爲之事，而能爲之者何寥寥如是？蓋根於性識之不明，而內無所知，聞有知之而知之不真。必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以自快，足於其心，則豈有不爲聖賢之事哉？或曰：「修身固士子之所當爲，治國平天下乃達而在上之事，爲士者豈能皆有天下國家哉？」殊不知士之爲學，正以天下國家爲志，（伊尹居畎畝之中，已有堯、舜其君民之志。）豈平日素無此志，不爲此學，而能以一日爲之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行義所達之道，即隱居所求之志也，豈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與民繇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士之爲學，豈以窮達而異其心哉？士君子無志於天下國家則已，有志於天下國家，則講明誠意正心之學，其可已乎！某老矣，不足進於是也，惟諸君勉之。

訓導

《全宋文》卷六一八石介《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本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養賢也。」又曰：「頤貞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末之謂也。聖人置禄以待百官，禄充而後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禄豈素出者也？君子崇養以居衆材，養優而後責之以道，故道至而教化行矣。然則養豈空具者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忠

信而忠信立，志於孝悌而孝悌成，志之謂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夏公。大諫爲建學宫，學之有取無不給，唯養士之具未稱；留守從天子請田千畝，以食於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道重器也，舉之不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諸生識之。

《全宋文》卷五六九余靖《康州重修文宣王廟記》慶曆五年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天子、諸侯皆親臨之。周人祀周公，魯人祀孔子爲先聖，自漢已來，遂採用魯禮。蓋三王之道備於周，堯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世無以易之而加崇焉。孔子之教，與天子正朔相左右，以被四海，雖庠序廢興靡常，而廟食不絶者，教之存焉耳。康州在嶠南千里，北人踰嶠而至者，率以南方暑濕，憂畏疾癘隕穫於内，尅日月以計歸，宜乎政之或未暇緝也。殿省丞李君仲求被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委用，得守土宇，不復計遠邇若向之爲者，凡可以濟當世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黌舍，纔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畝，棟幹庳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瀦匯浸淫，毁民廬舍。率走高以避江怒，携細擁弱坌入廟下，瀆慢神宇，非嚴師尊教之意也。乃相爽塏，去郡東五里而近，得紫極宫之故基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者，皆扶土爲像於殿以致恭；七十子而下，又設色肖形於廡以存制。仍齒博士弟子之位於堂以肄經，凡廟學之式參備焉。既卒工，抨圖來京師以謁記。屬予有出疆之役，而不克書。其明年，得罪爲郡，又明年，乃閱舊訊而誌之。廟之成，以慶曆癸未歲。董其役者，端溪尉王該，進士樂其成而來居者百餘人云。

《全宋文》卷五二六宋祁《成都府新建漢文公祠碑》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絶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鬬，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必侍祠，奔走鼓舞，以娱悦神，祝以傳嘏，而後敢安。公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刷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釃酹薦之於前。虔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宫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庭，疏牖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寧間，繪相如等於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昳，本今學之盛莫若故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宦漏，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於神，揖而升，簠簋果酒脯脩紛羅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罍罇巾洗席燎并施而不愚，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於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於朝。先帝時，巨盜再作亂，弄庫兵，争劍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群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峨峨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神來徙兮此其家。儼群賢兮并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冤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全宋文》卷一〇八三陳襄《杭州勸學文熙寧五年》 某嘗謂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爲辭章，取禄利而已，必將風之以德行道藝之術，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興治美俗也。杭，東南之會藩也。其山川清麗，人物秀穎，宜有美才生於其間，然自建學以來，絃歌之聲蕭然，士之卓然有稱於時者蓋鮮，反不逮於支郡，何也？豈非渤海之民，罕傳聖人之學，習俗浮泊，趨利而逐末？顧雖有良子弟，或淪於工商釋老之業，曾不知師儒之道尊，而仁義之術勝也。某之至是邦也，固當以教育爲先務，而必致學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於心而形於事業，然後可以言仕。此所謂學之序也。雖然，自以爲愚蔽弗明，而力不足，且勝其任責不逮，思得明誠篤行之士，相與講議其道而推行之。

周行己《浮沚集》卷六《齋揖文》　學校者禮義之所起，羣居不以禮則慢，慢則善心日喪，不善之心日滋，君子小人于是乎分，不可不念也。故禮義之所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立身之要節。而學有齋揖，近或因循以爲末節，遂置而弗講，謂徒拂人之情，而無益于學者之事，此甚不思也。夫正者一歲之始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朝者一日之始也。今吾徒羣居，正必拜，朔必賀，而朝獨不相揖乎？于其朝焉，相揖以致敬，問安否以致愛，羣居之道也。推此于朝，則一日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朔，則一月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正，則一歲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以終其身，則一身之敬愛不可勝用矣。嗚呼！孰謂其無益于學也？學也者，學爲人者也。思爲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日月逝矣，一折枝之易，猶或憚而弗爲，則任重道遠，終身其能勝舉乎？此齋揖之禮所以不可廢也。

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一〇《理會學校劄子》　臣竊謂諸路學校，州有正録，縣有長諭，乃至其餘掌事之人，皆奉行貢士法令，書考陞選之詳，蓋根本於此，而遠方諸生猶循積習之弊，乃或持其短長，糾率學衆，輒興訴訟，以至發其舊愆，以快私忿。以此職掌類多畏默求全，鮮克振職。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編修學制所嚴立法禁，不惟整肅學政，亦以敦厚士風，取進止。

李流謙《澹齋集》卷一八《雅安榜州學文》　雅於西南未爲下州，蘇氏三先生大名蓋宇宙，而皆濫觴於此。或者乃藐之甚者，以爲鮮士，學校之官可廢。噫！雅何以得此聲於搢紳大夫士哉！僕來備員，雖固陋，頗願爲邦人湔此羞。且學宫亢壯甲兩蜀，士游其間，講習磨礱，亦天下之至樂，比觀堂試程文，有足嘉者。特几案之功踈，師友之博約未至爾。繼自今，願與諸君進於是，日新又新，異時人物粲然一變，而與通都大邑等，使藐之者内慚曰，衆不可蓋。則諸君所以起蔡蒙之頹，當在此。僕以教名官，而實諸生也，諸君有善願受教，愚幸一得，亦無隱乎爾。況賢使君在垂意學校，諸君之藝能不患不達，曷爲而不勉。若夫舍是不爲，而但倡爲不根之論，講無益之是非，則所謂不心競而力争，雖有銳意於學，然不知求見聞以自廣，亦恐有孤陋之嘲。至於惰游不勤，徒數晨昏之撾以待哺，使人指學舍爲逋歇之地，則諸公必不其然，然亦非僕之所望云。

劉一止《苕溪集》卷二二《吴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禮，而國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非，總爲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學圖於宣聖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圮剥，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乎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狃於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廢，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吴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説爲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學問之成，爲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概舉。初，郡學求先生，乃以三禮儀物，黜其於古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遵故事也。於是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皆污鏝，學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相，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以丹雘。而掌學開君某與歸安丞胡君某，抉剔故壁，得所謂三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學者將因是加習焉。異時鳴珮執玉於朝廷之上，討論故實，裨補教化，苟不愧於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闕君之請，貽書屬某爲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於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於鄉校爲老諸生，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歷官，見於國史與墓隧之文，其聞學精識，見於著書者固多。其藏於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蒐索編次，罔有逸遺，俾鏤板而行於世，則闕君之力也。闕嗜學若饑渴，行則誨人，以先哲爲師，不拘時好，嘗曰：「我先父學於先生，敢有二事。」故於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劉某記。

吕祖謙《東萊集》卷六《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他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學官，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贄，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吴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吕侯正已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爲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爲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内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犄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貞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温乎其不懟，亹亹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

耶？晚節爲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尚可覆也。既貶忠州，閽户，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閑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刻，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邪？彼謂避謗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彦林立，公之精蘊，列於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七《與朱侍講元晦》 某官次粗安，學宫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撥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説，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温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鑾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説固無害，出於後説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末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緼，多未曉處，已疏於别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録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絶，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絶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廼爲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堂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朴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灑門墻，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一〇《答潘叔度》 某官次粗遣，近日思得内外相應，不差毫髮，外有齟齬，即内有室礙，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别法也。學校間事，所以有一、二中變者，止是初到，據法宿假，必令簽歷，日到諸齋教導，（皆令甲所載。）既而僚寀皆大不安，若不小爲通融，則不復可相處。以小事立同異而去，又似輕發。故今宿假但呈簿，（簽歷必先經正録，故甚以爲煩。本所以欲簽歷者，蓋要知諸生出入之疏數而已。今止呈簿，則亦自無所逃。）諸齋教導亦時復一往。緣永亦已參學矣。王子合爲學録，甚舉職。以此知人略有志，隨分量便得力。文潛近復差湛。挺之爲學録方三日，而遭憂歸閩，亦可惜也。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九《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蓋自漢儒始有先聖、先師之説。然而西京太學僅寓曲臺，郡國雖立學校官，而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考諸史，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禮者何從受之？永平二年，始詔郡縣道行鄉飲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祠有出闕里者矣。然猶未有作廟之文也。至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廟。則廟制至是遍乎州縣矣。至我仁宗景祐、寶元、慶曆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翬然其中。則州縣間廟學之備，實此乎昉。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哉？古之爲庠序，歲時以屬鄉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竣事則反閭塾，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姻。其幼而學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而學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學，越鄉違親，羣居聚食，詞章之尚，利禄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可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夫自孔子時而既然矣，何責乎今之又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謂王制既壞，人心之澆訛已久，生斯世也，爲斯世也，而可矣。抑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遠稽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之制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而降之德焉，非有佗謬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倫之中而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閱千古如一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所以行乎倫類者。有能内反諸心，則安有彼能是而我不能？顧口誦於此，而志鄉在彼。所謂天敘天秩，昭昭乎宫庭屋漏，洋洋乎日用飲食者，非視爲空談，則習矣不察。士滿天下，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于載溺者乎？國初未有學，天下惟書院，而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曆四年始建學于定王臺之北，治平二年以地卑且

居西北偏，吴侯中復更實于東南隅，祠宇齋廬既備，又爲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吕忠穆公發少府餘財復之，會君命召。至十四年，攝守勾侯光祖徙建于甘泉之上，嗣守劉侯昉始以忠穆所儲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禮殿之後，仍以稽古名閣，更堂曰明倫。堂之東西齋廬凡八。閱三年而成。由乾道元年劉忠肅公以後，歷數賢牧，隨宜繕修，迄于比歲，參知政事曾公爲禮殿，爲大門，若無復餘憾矣。而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弗治，復更新之。其費取於節縮浮蠹之餘，爲錢七百萬，米四百石，屬郡教授梁子强、長沙縣尉陳純仁、學録舒高尤其事。事已，則以張應楫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且曰：「昔者吾建學於夔，子嘗爲記之。今獨無以告于潭之士乎？」夫曰稽古曰明倫，公所以語人者亦切至矣，況是邦昔號多士，而又誠使因名思義，顧瞻傑閣宸翰昭回，必思古先聖賢所傳者何事？執經講席堂扁昭揭，必思庠序學校所申者何義？相與朝益莫習，以循其分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成俗是賴，推而致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爲士之分也。公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其在乎？公名鼎，豫章人。（闕）年進士。嘗歷宗正丞，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庸甚茂，所去見思云。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八《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程子從之游。蓋昉此，横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爵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固始祠元公于春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跡所蒇皆有祠，而横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公、宣公既各賜謚，某奉使潼川，遂以四先生易名爲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某雖不佞，猥嗣記載爲文者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瞻叔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告之以人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太涼，其未勉之，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人嘆師道之不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朱、張二子配焉。移書某，令敘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而憂益深，記益多而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爲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白首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傅者之説，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考。或聞而笑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益深、疑益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愈遠耳。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没，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以爲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没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釋經之士，習見其事，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爲儒者之巨擘，以取科第爲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爲用世之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虚，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秘，不有周、程諸子爲圖爲書，披豐發蔀，如是而爲極，爲儀，爲性命，爲仁義禮知，爲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久，猶賴諸儒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亦扶世覺民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爲規取利禄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盍相與共惟斯義，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於吾邨者，併儆言之。

黄榦《勉齋集》卷三五《行下軍學申嚴釋奠事》　釋奠大祀，禮當嚴整。本軍循襲蕩無規矩，行禮之際，吏卒頻來笑語，略無忌憚。行禮方畢，搶奪蘆蓆及祭餘果子之屬。本軍失於禁戢，學中亦不申舉。今已無及，來春釋奠，須備榜約束，仍先關閉後門，不得往來，專帖都監門學守把，吏卒不得無故入學。帖軍學照應施行。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三《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粤産，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粤産亦盛矣。蓋自唐以後，於今五百有餘歲，粤産二人而止耳，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禄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

所先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斁，慶曆之隆，豈適然哉！雖然，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爲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耳。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斁。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爲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説，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然悟、慨然嘆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庀職數月，謂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厲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予記之，則招諸生而諗之曰：「二三子廬於斯，饗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光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兩公曰莫予云磋，跂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徂，可乎不可乎？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記。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九《漳州延郡士入學牒見臨漳語録》 契勘州縣兩學講説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今睹新汀州知録黄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録之任，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施學正允壽、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强毅方正，衆所嚴憚。林貢士易簡、李進士唐咨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齒雖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修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紹熙二年正月初二日牒。

劉爚《雲莊集》卷四《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慶元間，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没，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董生、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説，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爲性，亦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虚無爲道，而不知天道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虚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之資，廸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於此。然陳君之所望於學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凛然淵冰，没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有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焉。敬所以中，不敬其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静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趍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吴泳《鶴林集》卷三九《勸士文》 先王之制禄爵，率以國之大小爲差。然試考其制禄之法，則殺於上卿而優於下士，何也？蓋卿之禄已厚，若更以小國而受次國之廩，則地之所出抑不足以供，士之禄浸薄。若不以下士而視上農夫之食，則身之所養愈不能自給。此廩禄之所以優於小吏，自昔以來則然矣，況仕於窮邊荒絶之地耶？況仕於戎馬蹂踐之區耶？夫以益、梓、夔而視利之東、西路，則地之相去若此其甚邈也。以利、劒、閬而視闕表之五州，則禄之所班若此其弗侔

也。五縣吏之俸不及中州之二、三，曹官之請僅當内郡之一，重之以庫帑之壓支，加之以銀會之折閱，小官之所得厪厪無幾矣。夫俸所以養廉也。既廉厚然後可以激其赴功，稍食優然後可以責其守節。今禄既不足以代耕，而平日之所以任使者又無至誠樂與之意，至有荷戈共守而一紙之書不相及，襆硯自隨而十年之官不得代，萬一邊符告警，而欲望其仗節死義，豈不難哉？昔王文公上書言事，有曰：「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今財用匱乏而復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荆公此説未爲不是，然欲求理財以益之，則非也。賦斂有定數而不可以求贏，仕禄有定品而不可以加益，討其源流而稽其功緒，斯得之矣。大率邊吏之俸薄，起於折會之太輕，若使闕外一券之楮，亦如内郡一券之用，優加供給以養其志，時有匪躬以繫其心，忠信重禄而士之不勸者，吾未之信也。

陳元晉《漁墅類稿》卷五《潭州州學先賢堂記》 濂溪先生上承孟氏之傳，傳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於學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峰二胡先生、晦庵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附之祠，則潭其所游居云爾。祠寓稽古閣之翼室，余來眡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湫隘，面勢黜昧，大懼不足以竭虔教，敬規易置之，多事未皇也。越明年五月，上印將行，會帑有羡，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縱十丈，横半之，草莽蘩翳，下爲污池，然嚮南明敞，平治而埤益之，作祠爲宜，遂出錢緡三千、米石二百，委善化令趙君汝淑、文學雷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廼七月朔肇役庀徒，焚蕪翦蕪，疏洳決污，築贏千夫，厥基砥如，立堂三楹，延宇垂阿，繚以修廡，屏以崇閎，工堅材良，鉅麗宏壯，可百年不壞也。余方歸憩武夷山中，士友岔集，客有詰余者曰：「潭非昔康裕比，城復於隍，戎復於莽，托裏捍表，裏有慮無，是所急也。苟力之紓，釋此不虞，而顧彼之圖，子非迂乎？」余曰：「邇謀若切，遠猷若迂，其來尚矣。雖然，艱難危急之秋，衆心成城，以理義之強也；無競維人，以衆善之助也。學術明則人心正，師道立則善人多。潭之民以淳古稱，士以節義著，其質厚，其志美，牖之以學，而表儒先以風之，俾民若士，以瞻以儀，良心興起，而知人之所以貴於物，中國之所以别於外夷者，必尊君，必親上，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爲亂，出而立乎人之本朝，有陳義秉法之風，有首公犯難之操，誠死社稷，誠死封疆，使姦邪閉息，而緩急有所怙，其關繫顧不重乎？是則師帥之事，區區所爲作祠之意。」客乃謝不及。因書以遺趙君，俾刻之石，以諗學者焉。

方大琮《鐵庵集》卷二九《南劍州學造祭器記》 後三代千餘歲，古禮廢，文物不與耳目接，後儒模倣其形，製圖而出之，故器僅存。然太常舊府之所藏，士庶不易見，郡邑幸有社稷風雷之祀，臨期滅裂，以吏從事，見者殆焉。惟中春秋先聖丁祀，先期之三日，掃學舍，滌器具，羅而陳之堂上下，俾衿佩肄習。士生千載後，獲識先王彝器，獨賴有此。所在多襲聶氏禮圖，安于陋而莫知其非。古豈獨延乎哉？此朱文公紹興申請之書所爲作也。屢請而後可，既頒而未遍，學者未之盡睹，長吏疇肯留意？所謂僅存而幸或識者，又未必中程否？嘉定壬申三月晦，某來倚席，益深病之。越再歲甲戌，三衢晉侯應祖視郡事三日，既謁先聖，出示此書，則公之子司農丞所授也。某捧歸直廬，斂衽竦觀，制度精密，氣象淳古，則不接於耳目者已宛然在前，回視舊所藏器，舛駁庞雜，若有所失，亟請更之。得四十萬緡，按書制造，如是而豆邊，如是而簠簋，爲俎爲尊，爲爵爲坫，爲罍爲洗，爲鼏爲登，爲盤勺巾篚，大略已具。先是得請于今庾使天台劉公允濟，未解郡綬日，捐俸亦四十萬，撤新殿宇，及是甫畢役，而器亦成，則乙亥二月丁前也。行事禮文，前此循習有畔於書者，咸爲正之，罔敢不如儀。祭服書所不載，謹按淳熙類編式，敝者新，缺者補，金費前之半。又逾月成而獻官，執事始備。諸生敬喜曰：「俎豆之事，吾嘗聞之矣。蓋而今而後得見之也。」侯聞而語某曰：「器末也，後世視爲古物，而想像其典型，自當時觀之，俎豆直飲食具耳，夫子戲而陳之，何謂軍旅？諉以未學，而以是對，則器用之末，而學寓焉。諸生其勿忽。」某退而申言之。祭以教敬，器以藏禮，折旋進退之頃，名物度數之微，非直爲是觀美也，目覩先王之器，神往古人之境，由粗達精，自微知妙，以此成德，以此通性命之理，侯之所謂學者，其在是乎？咸曰然。抑又有慮焉。愛羊所以愛禮，自不愛者而言，則歲兩丁日用耳，又爲芻狗。然則洗濯之不潔，收出之不時，甚傳而不歸者，往尚可鑒，今幸漸備，而制作之功，允宜久存。此固人所甚愛者。然去是矣，有職于學者宜相與愛之，俾勿壞。若夫修益之，則在後來者。

黄榦《勉齋集》卷二〇《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長樂黄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謁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殁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遊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遊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爲郡，訪之於學，常

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媺，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黄陂，爲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睟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況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脱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强毅之志，剖析毫釐，張皇幽眇，著之圖書，炳如日月。後學者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遊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爲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於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

曹彦約《昌谷集》卷一五《普州四賢堂記》 劍南之東，有州名普，冠帶之盛，與西眉並稱，名藩大府或不敢望。然一郡纔三邑，地方廣纔三百里，其博物洽聞，絺章繪句，獨嶄然露頭角，士類之所歆艷，文之以禮樂，其來未已。郡有學校，由祖宗盛時以迄於今，其廢其葺不可盡考。若其大成殿之東，從祀堂之對楹，闢而三室，闔而一繪像，而名之謂之四賢堂，則自今嘉定乙亥，貢士黄盈進之請，寓公馮俠之助，使君虞方簡之力也。昔濂溪周先生闡性命之理，閩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横渠張先生祖述其道，發明其説，使孔、孟未言之教顯然於天下，曾子、子思親傳之懿隱然於人心，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雖載祀千萬，斯世者罔敢失墜，可以無愧。有堂而設諸學宫，使夫郡之爲士者望焉而起敬，慕焉而取則，有益焉而知樂，不及焉而知懼，豈不足以移風易俗，還文物於三代之際！然質諸他郡，昔固有以義起者矣。夫以四先生者，或足跡之所嘗至，或宗族之所嘗居，聲教之相關，則心志之所趨者有漸，師友之相傳，則口耳之所聞者有據，是豈歲時祭祀之足以言其禮，而廟貌尊嚴之足以象其德哉！普之爲郡，地介巴、蜀，聞濂溪之風不若江湖舊治之爲審，誦程、張之學不若關洛前輩之爲詳，顧乃正其位於學宫，列其名於祀典，本本原原，其於尊德樂道之意可謂勇矣。抑嘗思四賢之所以皇皇汲汲，與後世之學者所以尊之重之而不敢怠，亦何意乎？天生烝民，授五常之性以立於天下，非以其力大之足以奪，爪剛之足以決也。無父子之親，則不足以聚族而居；無君臣之義，則不足以同文而治。隱於道心者爲甚微，而攻於人心者爲可畏。爲是之故，而思所以一天下，不可無學。則夫學者事業，非以其涉獵經傳，知人之所不知以爲富也，又非以其綺麗言語，能人之所不能以爲華也。有善而不知所擇，不可以言致知；擇善而不知所執，不可以言力行。及其積之以誠，持之以敬，然後知致知之所以爲力行，力行之所以爲致知。以言修身，則德盛而仁熟；以言及物，則海涵而春育。兹非四賢垂世立教之本意，而後世君子所以表章四賢之盛心哉？繼自今步趨於堂廡，凛然四賢之論説參於前，偃息於屋漏，犖然四賢之踐履關於中，從容於學校科舉之間，而安行於富貴貧賤患難之際，誠實於事親從兄之始，而善推其所爲於四方萬里之外。兹堂之作，其有功於名教多矣。如其義利之不辨，而決擇於得失之境，操舍之不察，而顛冥於利害之塗，誦其言而不惟其義，信其迹而不求其心，終日摳衣乎四賢之側，而常若與四賢隔乎宇宙，此則鄉黨自好者不爲，於四賢乎何有！余不敏，敢以誠告。嘉定丁丑二月朔日記。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〇《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啟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説、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絶，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説》、《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於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墻承謦欬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説》，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

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詠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温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説，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脈，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於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疏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九《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南隅。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宫。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少城之西，舊址荒芜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學，而僅寘諸堂隈。士英請于趙侯善淇，以舊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紳韋布，各捐金以潰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廬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概乎有聞。且學之始違而用幣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峰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没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爲之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静，不知陰不一於静、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迫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説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紿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禄，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没，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目擊而心維，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者。予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

劉克莊《後村集》卷二一《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宏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未之變，燔官寺幾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珏來爲尹漕，先教而後政，緩辭而急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具存，於經尚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爲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矣。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晳、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耄而隳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愧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爲學者角詞藝、媒利禄之地哉？羣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是斯堂始；斯堂之新，是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一三《州學三賢祠堂記》 廬陵郡學有唐顔文忠公祠舊矣，今太守金華倪侯普附以建中宰相姜公、我朝余襄公，號三賢祠。顔公大曆中别駕，姜公永真中刺史，余公慶曆間知州事也。廬陵稱文獻之邦，蓋歐陽文忠公而下，皆鄉先生。故事，學祠之合於有道德者祀於瞽宗之義。顔公京兆人，姜公曰南人，余公曲江人，吾郡其仕國也，祠之何？漢蜀祠文翁、南陽九江祠召父，其比也。而三賢之高風大節，宜表章之，爲賢者勸，則關於風化又大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郡守，古

諸侯，別駕其貳，如古命卿，此天子所使承流宣化者。雖三君子皆以謫至，然實風化所繇出。其人而賢，境内人士固將則象之，兹不謂之源與？廬陵故屬豫章太守，如東漢仲舉，既以名節師表海内，所蒞之地宜有聞風而興者然尚矣。三國、六朝守廬陵者名氏皆可考，風流蔑如也。唐中世顔公始辱臨之，而無君長之權。姜公以故相來，而新、舊史不同，蓋莫詳其是否。獨余公留期月而去之。蓋邦人利賴其福澤亦淺也，然高風大節皆當時之所素傳，則夫一日之親炙與未見而想望之者，宜其可以使人没世而不忘也。顔公之來此也，與詩人文士倡酬爲樂，世傳其《廬陵集》十卷。今溪山深處，猶有公手自題名刻石如新。蓋遷客放浪自適之常，而其力抗禄山而折元載之勁氣，亦必有得之於容貌詞色間者。姜公未必果來，就使其來，起家一刺史耳，閭巷小民安得盡知是嘗策朱泚之必反、諫唐安之厚葬者？然而爲國忠謀，觸人主不測之怒，未有爲士而不講聞之也。余公世近，郡人紀其居官如詢細民之疾苦，疾健吏之刻削，往往踐其表謝之言而力行之。此求牧與芻者之職，公之可敬不在是也。爲館職救忠賢，爲諫官排姦倖，皆前日事，公又非以自多而期人知者。然其歸也，士有間闕千里，涉江逾嶺而從之。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動者哉！之三賢者，功在朝野，吾廬陵尚論其世，以爲猶有君子之澤存焉，夫固不待以其立身事君者教人，而秉彝好德自興起於不言之表。今居而逢掖，出而縉紳，皆知以前修自期，是可以推其所自來矣。倪侯，我先皇帝親擢御史也，論諫之外，密侍經帷，其所開陳與凡欲言而未竟者，予時忝同朝，得竊聞之。去國之三年，詔爲吾州。予里居之暇，時時奉候從容，意未嘗不在風化也。曰：「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寄於士，士之人品高下，即與世道爲重輕。志士仁人儻自任，必自養，挾書遊學，皆當端居深念之矣。」士亦知侯有素，信嚮翕然。三賢祠之成也，侯屬予記。噫！此盛心也，予敬諾而重其事。比侯將去，乃克爲之，屬之權州事孫洙刻石焉。夫三賢皆吾州師表，侯又表章之，使拜於堂下者皆有動乎其心，退而又瞻鄉先生之像，次第相承，以至今日，源委皆可睹已。先聖有訓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侯今再入爲秘書少監，兼侍講，予與二三子又將於侯觀焉。姜公刺州在大用而不得志之後，余公晚年驅馳四方，以功業終，惟顔公再入，忠信讜議不衰於前，而嶷然一節，落逆賊之膽而奪之氣，蓋尤光明之最。君子所不願者其時，而久遠相期爲國元老。昔在文武不貳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於上帝，顔公有焉。可以爲侯願之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咸淳四年二月壬午朔，歐陽守道記。

熊禾《勿軒集》卷一《送詹君履學正序》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奬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於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奮身者胥引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遊，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録，曰詹某，皆武夷舊遊也。某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常掃蕩，前修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教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然後渙然不逆；漢上米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一部《論語》盡説與賢矣。夫仁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于樵者，自二公始乾盛矣。端明黄公道德之慤，師表宇内，以文公之行之學至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尚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待其身，勤敏不怠以進于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政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淳。君履其重勉之。

熊禾《勿軒集》卷二《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僕于雲谷之陽，鰲峰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顔、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廟，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大學，達于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吕諸賢，固已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傅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擬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

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黄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説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人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于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面，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于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吕諸賢自有從祀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劍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顔、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義，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宋屬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横渠于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于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横渠之學得於二程，卓比之徹與夫平居論議，歷歷可考，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于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繫，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後，莫不倒指于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嘆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於此。自可忘辨，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倘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一，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見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闕于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顔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絶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游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于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揚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辨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顔、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一，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見于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于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則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于《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于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晳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顔、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一，或謂：邵、馬與張，吕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别立祠庭，自爲專享，得不傷于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從祀秩，然學校各别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即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

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祐《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脉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册之間，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胷懷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于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適、宓子賤、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于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絶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辭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寬作奏章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于《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揚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揚輩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溯其淵源，豈無尚有考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爲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爲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黄氏獨接其傳，學問操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爲大，三山郡泮亦爲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一，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于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愧。嘗記荆公配享廟廷，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内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鏤，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夤緣，益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學問，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泮爲然者。

一，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然則顔、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顔路、曾晳、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别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于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一，或問：顔、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于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固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顔、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顔、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于顔、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王安石配位，而顔、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曾襲不暇改。至今宜改爲東西向。北上神道尊在，兖國公顔氏西一，郕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

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執鎮圭，遷爲南向之坐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爲快哉！

一，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吴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嫌？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溯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衮，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能恝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此比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録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表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一，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典祀，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考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尚有當考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説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于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祇在王宫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意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人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説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太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歲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于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于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虚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用于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間嘗以此求正于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歷》，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温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寧德陳子芳謂此説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温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併識於此，以俟來者。

經費

《續資治通鑑》卷三五《乾興元年十一月》 庚辰，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兖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乞給田十頃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全宋文》卷一六三三顧臨《湖學田記》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粟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産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爲心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也。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吴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録，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俊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乃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

喜曰：「吾謀得矣。」乃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之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曠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霑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没其美者，乃强不敏，著於記云。

《全宋文》卷七八七張方平《睦州請州學名額及公田奏》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庶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爲先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澹，民風順睦，以得州名，邑有俊選之材，野有名節之士。先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今至聖文宣王廟，及上請九經書於朝，蒙恩給賜，今見收管。至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諫范仲淹拓廟西垣，建置學舍，樹立講堂。至寶元元年，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構嚴敞，及臣到任，塗墍茨以畢工焉。伏望陛下崇導德教之源，廣勵學官之路，俾是遠方之俗，仰霑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并乞於管内荒逃係官田内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糧，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游學之士獲安肄業之所，使郡爲鄒魯，家爲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美。

《全宋文》卷六三二石介《青州州學公田紀》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於學。公患田少不足，又傍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於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八十三室，别爲鈞盾六十二間。歲入於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於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易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臼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沿三代明王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於青，立其本也。集賢申《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晏樂」、《兑》「朋友講習」之義，立寬於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强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爲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爲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秩，勞有休，怠有養，所以息焉、游焉，是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鈞盾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説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既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陳傅良《止齋集》卷三九《温州淹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惠學校之道備矣。崇寧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費廣不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苛斂以贍之。中間多故，輒一切弛去。往往所在，凡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司諫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修墜緒，平滯訟，人用乂和。乃以其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爲利而不應令者，歸於學有司，闔郡驚歎。方爲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固樂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灌培埴，斯已勤矣。雖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爲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厭薄而銷沮之之説滋甚。吾州（闕）生長旁郡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況李君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田若干畝，著之碑陰。

《全宋文》卷六三九徐正夫《州學房錢記慶曆六年正月》 正夫自少聞袁學爲江西冠，意其士風盛、饔廩足，教者易爲力也。僥倖一官，不自意得命以來，始至，帑朽甑塵，百爾不備。詰其故，謹曰，學非舊比也。曩歲入四千餘石，今奪於豪右，且大半猶恃房儥以補其不足；州家又以水旱癘疫屢蠲焉，出多入寡，可若

何？正夫環視亡策，假貨以贍。兩越月，而鉅野李公訣蒞守是邦。下車之明日，以正夫有職於學宮，屈己問事。正夫具以所聞告。公愀然曰：「是獨非政所宜先耶？」於是遇蠲則公錢償，且以爲例。歲全其入，庖饌併充，爰集多士，文風大闡。雖然，房儲之蠲由水旱癘疫，公蒞事幾年，兩陽孔時，民亡他患，官不數蠲，則亦無幾償焉。夫欲償焉而亡償焉，則公之政術在於便民，無水旱癘疫耳，豈區區好行小惠者之爲謹正夫既與諸生拜公賜，因識顛末，以俟後之問政者。慶曆六年正月日記。

《全宋文》卷九一四李覯《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慶曆七年春三月幾望，武陽假守宋公以治學宮成，識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奇，教授龔君與其學子授使者以幣，走三百里謁於余曰：「敝邑得天，故吾公來。昔昏以旦，昔寒以燠。視人如其身，視學如有神。言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盈庭，簡墨在前，而與士大夫講解對問，猶燕居時。故自庠門開，不幾月，慕焉而來者不絶。將恐褊小弗能容，又翼中門築兩齋矣。鄉之善良喜公之爲子弟之有屬也，不愛其貲，願易土田以備糧用。凡出泉若干萬，得田若干頃，歲食若干人。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書，吾惟子之望。」覯聞命，竊商之曰：儒者詬釋氏，爲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內雖不韙而外彊焉。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異，孳孳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於淫辟，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庠序者不一邦，踵其地而問之：「棟宇脩歟？」或曰：「爲去官之舍館矣。」「委積完歟？」曰：「充郡府之庖廚矣。」「刺史在歟？」曰：「某院參禪，某寺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戎人前邪？蚩蚩之氓，尚克有夫婦、父子，不盡拔髮爲寺奴則幸矣，何暇彼之詬哉？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應其誠，優爲之備，教化之效也。如此，吾所謂學，非若釋誇莊嚴，吾所謂田，非與釋埒供養。誠以今茲學者，或自遠來，居處不寧則愁，飲食外取則勞。去愁與勞，人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況其卓者哉？厲文之津，茁道之芽，入可以正其家，出可以表天下。爲民教子，爲國養材，莫之尚已。龔君以道藝立其中，又欲揚公之美於無窮，皆應於義，敢不書？公之學問無不該，而其是非一之聖人，故文辭可法。施於吏道，民之悅。蓋將揮之廟朝，一郡一學乃其桷。聞命後三日，十月辛酉書云。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熙寧四年三月五日，詔諸路轉運司應朝廷選差學官州軍發田十頃充學粮，元有田不及者益之，多者聽如故。凡在學有職事，於學粮內優定請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熙寧四年三月》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爲學糧，元有學田不及者益之，多者聽如故？仍置小學教授，凡在學有職事，以學糧優定請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二《熙寧七年四月》 詔州學已差教授處，管下有書院并縣學舊有錢糧者，並撥入本學，補試生員，選差職掌，餘官毋得干預。從國子監請也。

《全宋文》卷一七四九程矩《廣州學田記》 熙寧四年春三月，廣平程公以光禄卿、直昭文館知州事，兼經略安撫、市舶、勸農等使。六月，詔寵治效，遷右諫議大夫，再居是任，不奪民惠也。初，公下車，延問諸生，講究風俗所宜去取者，默而可否之。教條警勸，若屈指而挈裘領也。公識略精給，舉無遺畫，以控制荒服，廣爲都會。治府西偏，異俗雜處，貨積不可訾計，而無城郭以居。且創賊儂之毒，血肉煨燼，殆無孑遺。乃經始栽築，而上可其奏。周環二十里，五十六日而土工畢，人樂安處焉。昔不逞輩嘯集剽暴，必急於捕索，則泛諸海而逝矣。故有刳裂之刑，期於懲止。公晏若鎮輯，奪攘衰息，此經略安撫得其任也。遠人貿易，琛貨之歸，舳艫相銜，按籍較舊，爲戚計之倍，此又市舶得其職也。公建議計丁出粟，不以貧富爲差，是用驅游手率趨南畝，窒詭避之狡穴，固安土之常業，此又勸農得其理也。況復宣諭內志，使殊絶之域知有聖人之化，以是注輦國酋長來新天慶道館，無慮數百楹，用祝天子壽。然則厲威以制人，而闔門有違者，況其遠者乎？懋德以從政，而棨有驚循者，況其柔良者乎？習尚美惡，由教之廢興也。一人篤善，則及於家而至於鄉，豈以提封而止焉。故曰俗之不刑，師帥之過也。公之聽斷，雖訟競紛委，唯一言折之，而日不移數刻，庭間以寂。故優游多暇，闢視事之堂，巾卷在列，切劘講解，其弗帥者視之而知鄉道也。郡人、試將作監主簿劉富居一日趨拜墀下曰：「富有負郭不腆之土，而廉庚居舍卒嘗改治之，總其直與廢爲錢百五十萬，乞資於學官。」懷化將軍卒押陀羅，亦捐貲以完齋宇，復售田以增多之，其數亦埒富之入。且願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群處講學，庶太平德澤無遠邇之限也。夫厚藏之人，錐刀之末何嘗憚而不爭之，至有以死生

罪福夸説脇誘，則胠篋探囊，未嘗爲之憾恨，豈有意於儒者之聚歟？然於是也，非狃陶教化而輒寤者哉。夫聖賢之道，雖充足於己，而油然樂於胸中，必恃食以生。始公以圭田之收繼生員之給，今有不待戒告而願瞻其用，是可語於善也。噫！子産爲鄭三年，輿人以田疇之殖，子弟之誨誦之。然其初也，怨怒亦至。公則不然，繇庚止而久之，民畏民愛，一之而已矣，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耶？矩嚮承乏簽書判官事，實詳其所謂，因得以記之。若頃畝場畔、租賦之計，悉識諸碑陰。七年四月十六日記。

《全宋文》卷一八七三蘇軾《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督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饑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净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净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全宋文》卷二一一〇尹遘《鄆州州學新田記元祐五年九月》 鄆有學，其盛始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空，儒雅缺然。王文正公以故相爲吾州，以爲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作學，買田聚書，所成就士爲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寵厲士學，然學舍之不治則久矣。能慨然悲其廢，復廣而新之者，自澶淵井公季能之爲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既作新學，閎碩邃麗，居者悦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吴郡滕公爲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侍讀學士來爲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爲文章，拔孝秀之民一人曰王大臨，爲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得士人心。去且十年，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爲鄆。公下車即入學，延見其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儒生争言新學成，顧苦其貧，有田磽瘠，食不能養，故游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因厚爲廩，饋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齎金錢、衣物，載酒從之，勞饗爲禮，相與周旋。士更感勸，貧無歸者得卒學，忻忻紓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書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粲然興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弊根深牢，旁小民歲歲訟不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即爲奏請，得田二千五百畝有奇，與民耕，民歲輸錢百萬，是爲新田。諸生言，凡新田之入，實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書散亡，昧不可究，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亦開治豐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嘗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概，新田之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止可爲齋祠釋菜、鄉射飲酒、投壺絃歌、閒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郤，而士不知，其後詔可，諸生德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爲名也。公以文章忠孝爲天下第一，兩爲吾州，學是以大興。既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幾百萬口，急農事，務德原，屏盜賊，輕刑辟，哀貧窮，褒詔亟下。其大功傑美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遷方記新田，得略而不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謹記，趙郡李伉書。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六《上傅寺丞論學糧》 某伏以判府寺丞下車首先篤意學校，風化本原，以教與養不可偏廢，謙謙訪及利病，因竊博采内外僉言，參贊者老公論，皆以本州學糧，古來號爲天下豐羨，大觀、政和間教養五百額，後減殺至二百員，淳熙甲辰、乙巳間田教全年破供無旬休節暇，及堂試日並皆造食，常綽然有餘。及有學糧官後，一年二補，每補僅破一百日食，況又累政撥田入學，乃常告匱，至有今日之極，其故何邪？大抵始者非天雨鬼輸而來，今又非冰融雪消而去，皆繫乎其人。若非監官之耗蠹，則庫子之盜竊，非催科吏之蔽欺，則輸納户之欠折，今惟先考究府庫失陷之弊，以清學糧所聚之地，則日下便可以蘇醒有濟，繼又兼整理田畝失陷之弊，以豐學糧所出之原，則日後益可以久遠無壞。謹畫一開具于後，少裨采訪之末，幸賜台覽。

一、學糧庫不在學之弊。

本學倉庫元皆在學，見有舊所存在。因癸酉詔通貢院引試，黄推官桂遂搬出錢糧，權寄軍資庫，試後因循不復搬回。然在軍資庫，與學隔越，易生情弊。湯推官政内嘗爾士子有請搬回，在學未及一年，復爲胥輩轉移而之軍資庫。今莫若仍舊在學，此乃十目之地，庶幾諸弊不生。

一、庫子兼官他庫之弊。

學糧今在軍資庫内，與歲計共一庫，與增鹽庫相接聯見，是吴深一名充三庫子。軍人或借請歲計錢，吴深常將學糧錢代支，及或用鹽錢，又將學糧錢借撥，擅於移易如此，所以致滲漏消折。今若移學糧庫在學，則免與諸庫混雜，只差吏人一名專掌，而無兼他庫事，則可杜移易借撥之弊矣。

一、催科不嚴之弊。

村民佃租爲數不多，其欠亦少。惟在城抱佃之人，自五緡、十緡至三、四十緡者，或以假儒，或以勢族，或正官户，或宗室僞名，多方計囑司吏，如今年秋收已畢，却遷延不輸，至明年新租之起，尚納未盡，新租既起催，則舊欠不復督，更拖一、二年，便望赦恩蠲放矣。此學糧所由欠折。今革其弊，所爲催科之限，須如州司納子斜錢，責之正額，典貼一年，拘催一年，以取足爲了，當不許過期拖欠，有賞有罰，如此則承行者無不效力，而欠户難隱蔽矣。

一、學糧典貼盜用之弊。

本學催租只差齋僕，蓋懲吏卒下鄉之擾也。用之既久，弊所由生。村民居遠，或以租錢付齋僕，齋僕不爲輸納，典司吏通同使用，遂免點檢違限。書吏亦往往兜攬在脚盜用。監官稍緩比校期會，則積欠愈多。設若監官令典貼劄出欠户，彼既嘗用過佃户之錢，却將欠户姓名隱匿。遠鄉村民但知有齋僕、司吏手寫領榜爲憑，而劄欠又不及之。其在城抱佃之人，每月以錢賂司吏，名曰帳脚，覆護不催，或以一半租錢私付司吏，遂不復責之全納。此皆監官無比校而程限不嚴之故。今革其弊，須逐年全録佃户姓名作三册子，其一監官所，其一學官所，其一在學，常嚴程限比校，如有懶催不登數者，監官或不糾，則學官當徑申州，如此則催科一一分明，可無漏落倖免者矣。

一、納米之弊。

本學輸納被佃户作弊，米變爲穀，穀變爲錢，大斗變爲小斗，百足變爲百省，其來已久。向者白米之納，倉厥盈溢，陳陳相因。近來不過年納二百餘石，僅可以周一補造飯，繼後一補則官庫支錢就米鋪糴。錢既不時給，鋪户皆臨時供惡濕之米。蓋由納米之日，斜子與典貼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費六百文，佃户苦之，遂計囑減落米數祇作錢納。如遊洋一莊租來納白米，米又精良，去年湯推官臨替却計會納錢，是致學糧米數又須減少。外有合納本色之户，多遷延不納，至來春却圖折價。折價既行，又不鋪錢。此皆在城抱佃之人百端計囑司吏通同作弊，遂至學厨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今革其弊，須覈實一年合用若干米，取元納米精良處籍定其數，俾永輸本色，仍減輕裹足，立爲定制，而嚴禁胥徒之横取，然後人户樂輸，而年間可以足用矣。

一、庫子受納之弊。

舊學中受納，監官給一到庫印與職事收，每日有人户納錢到庫，庫子交收訖，即批上都歷職事，遂將庫狀就都歷上合同打到庫印，付人户去。及人户取鈔時，將庫狀比都歷上合同，方給鈔與之，此更無可容弊處。後來庫子爲見其中無所取，乃轉移監官，毁職事印，只給一印與庫子自打庫狀，從此遂無稽考。如有一日或十户鈔到，皆是自印庫狀付佃户去，其實只將五户納入附都歷，而餘五户别作小草簿私記姓名爲盜用計，官司無從而知，但云鼓門下抄附納錢有總歷，皆本人自抄附，已有登帶。然鼓門抄附所納佃户姓名錢數不曾申學糧官，學糧官亦不曾就門頭取會一日有若干人錢數，是致庫子公然盜用，一半不入都歷，誰敢詰其端？由此觀之，庫子私記小簿最是作弊要處，藏之甚秘，如去年春，庫子楊茂冬則、陳起一年首尾盜用數百緡，或下獄，或逃竄，皆以私領佃户錢不入歷之故，亦獄司不測打開私櫃，攫取私記小簿鞫之，乃獲知其狀情，然其錢竟無復追補。今若移庫在學，并依舊差職事於受納時親就都歷打到庫印，則此等盜用諸弊無容作矣。

一、庫口椿錢之弊。

納錢權椿庫口至晚，監官須入庫收藏，或請職事監收，今多閲日不曾搬入收藏，吏人垂涎，無不潜移盜用，則是官司以錢付盜手，而非盜者之盜用官錢也。

一、驅磨且從近年。

主學糧前後亦多美惡不常，如甲子年間，在黄判官景淵手，多有計校減下租數，然未到無支梧處。至癸酉、甲戌間，在敖教政内，俸錢猶依舊例定於本月初六日支，食錢定於旬日給，歲暮又預出來春兩月錢，與人爲歲節之用，亦未聞以賈告。及丙子後，入湯推官政，便支遣不行，或春季錢至秋而後支，或秋季錢次

年而後給，緣是湯推官不了胥輩多作姦弊，不曾知覺，且時受其蕉布、吉布厚貢，每以十疋爲束，因遂鉗口無復檢點矣，豈知蕉布、吉布等物即是學糧錢換名邪？至任滿之末，有人户錢被吏人領去在已以百貫爲率而不到庫者，有欠在人户分上只厚賂吏人庇蓋而不復納者。葉檢院見學糧大欠闕，不與批書，責其填補。未幾而權要之書至，復與批書去。新官交印，乃曰「前事吾不理。」於是諸作弊老姦巨猾網漏矣。今幸遇天開日明，若未能從遠年驅磨，且近從湯推政内丙子年以來，委清明官驅磨其出納之數，年間所納若干，所出若干，一一嚴核其實，則諸般滲漏侵盜情弊，皆瞭然不能逃矣。

一、主學糧時擇清明官不可拘在一司。

學糧專在一司掌管，則官無常人，有公清者，有不公清者；有明曉者，有不明曉者。幸而遇公清明曉者，則才有樂育之喜，士無不飽之嗟，不幸所遇非人，則其中姦弊紛拏膠轕。惟隨時選擇曹職中清明者主之，至或滿去，則又聽學中公論推薦曹職中清明者代之，而不拘定在一司，此窮則變、變則通之常道。果如是，則管學糧常得人，而士子常沾國家教養實惠矣。

一、教官與錢糧官通知出入之數。

學糧收支出入，固當責之監官，而稽考參驗權當在學官。若學糧官主錢糧，而教官只知教導，各不相通，財則已匱而教官增額太濫，錢當給而學糧官反以窘乏爲辭。前此教官亦嘗檢點學糧同簽押，似乎通融而權實不在教官。及湯推官稟白州郡，復不令教官與檢點，而錢糧官始專其權以自恣矣。

一、學糧典貼及庫子須擇人充。

舊來典貼及庫子，皆都副吏保明選差正額手分、貼司謹畏、有家地底保人充，後來所差不擇，多用會子數百求之，緣其中可以作弊大有所獲之故。老姦世猾一入其中，肆行盜用，無所顧忌，寒士更莫敢誰何。必欲選差，宜從舊例。

一、虛豁學糧之弊。

舊未有錢糧官，差龍溪縣尉受納，有茶湯錢。舊置武生員，以兵官爲教導，有教導錢。今尉司無與受納，而供茶湯錢者如故。武生員廢已久，而供兵官教導錢者猶昔。果何爲乎？

右關府庫失陷條件大概，其間情弊頗多，未能悉知，更在委清明官以類推究，先且從湯推官内三年來驅磨其出内之數，復移庫置學中，擇謹畏人吏專掌，然即諸宿弊一併洗清之，則府庫之失陷者可以立振矣。

一、學田圖籍有《青册子》可按爲準。

本學田元租有大觀年間圖籍，傳之既久，頗有遺亡不具在。淳熙戊申間，黄推官渥主學糧，注意覈實，爲久遠計，申州重造圖籍，每莊保田各差職事一員，副以官牙一名，書吏一名，畫匠一名，前去地頭打量步畝，圖畫田段，紐定租數，類爲簿籍，名曰《青册》，已公平明允，可按以爲準。一正本藏學糧司，一副本寄軍資庫。及黄推官滿去，諸姦弊即復旋生。今已三十餘年，田租數數更變，未委此《青册》尚無恙與否？恐有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者。今宜速契勘此《青册》，果儼然無變動，必按其圖以覈今見在之田，按其數以覈今見在之租，則凡今之不如舊者，皆可從而整理矣。如其無足憑，則重差人造圖帳，亦不容廢。

一、累政撥田添學糧。

前郡守自傳樞、傳侍郎、俞監簿、莊侍郎、趙寺丞諸公屢撥廢院田添助學糧，或二百斛，或三百斛，又在《青册》租數之外，具載碑記分明，年間用度宜有寬羨，而乃日甚焦熬何也？此等田若例遭作弊曖昧，則方近接耳目，未至無稽考處，不可不覈定數，附《青册子》爲傳遠計。

一、田租減落之弊。

本州學糧元號萬餘，今年間所入僅止七、八千而已。蓋緣三十年來累被姦猾佃户計囑司吏於錢糧官臨替之日，假作拋荒逃亡詭名入狀，計較減落田租，承佃依舊只是元佃本人，然租簿所批附減落之數，不過只是司吏自注，有何勘會憑據？有何經官印押？大抵都是作弊奔鹵，所以大至失陷。今欲一一整理，須先多散榜諸莊保内，許人户告首其隱没之數者與賞佃，或自首其元數者亦與元佃。及趁春工未動，許人增租改佃，務以《青册》元業爲率，則學糧庶乎可復舊矣。

一、田租瞞減之證。

湧口莊元係莊氏捐百斛租田以助學糧，具載學碑。始者每台桶斜納錢一百五十足，中間將貳桶斜析爲三官斜，納錢三伯足，有舊鈔可憑。後來佃户郝謙之、蔡恭叔、林容等計較將每斜壹伯足作七十價輸納。今元佃見在無恙，而租錢乃至三變。然其間亦有人户分佃，如陳高、黄進者，目今尚每斜作壹伯足納官，比郝謙之等瞞官頗多，豈有一項租田却有兩價？按庫鈔相校爲弊灼然。上項本末，莊氏子弟備知端的。其他莊田情弊，亦多類此。舉此一端，則他田情弊可以類推。

一、學田有偷賣者。

村民有世佃學田。上世祖父立闕書遺後人，載所佃學田與諸子分佃，至再易世後，又再至分佃，闕書而不聲説，是學田又易數世後，子孫不復知其由，以爲祖父産業，遂立赤契與人户交關，而無可奈何矣。若明皇莊田是也。

一、學田有偷占者。

本學田有一段在城東之村七里曰赤嶺，《圖記》分明而無有的知疆界之所在，遣職事出地頭訪之居民，皆曰無之。又以《圖記》細考而物色之，乃覺其爲武斷鄉村者所盜據，居民蓋畏憚而不敢言。然此段竟亦無如之何。

一、學田有偷入帳請買者。

本學官洲庄田有三洲，年科占穩穀一千五百斛，其中大者曰北洲，該納九百六十斛，次二洲共五百四十斛。今北爲洪水流崩，未有拄應。淳熙間，趙師洽捨田入學，其田下沿生泥淤學中，歲收蒿草錢一百九十一貫，殆未足以裨補北洲所崩地位。近緣謝念二、念九盜刈蒿草斷罪，挾怨欺罔顔知縣宅，唆令幹人計較入帳請買。顔宰最是潔白之官，一時爲村人所誤，納錢請買。豈有本學沿生泥白而可以入帳請買乎？近又計較林廷秀詭名增三百石租摻佃，彼官洲佃户父祖世居在彼，或有海濤衝突，隨即補治，久而輸納無欠，豈應爲謝念三計較詭名摻佃乎？

右關田畝失陷條件，大概其間情弊頗多，未能悉知，亦在委清明官以類推究，於府庫既有倫序之後，必又相繼按《青册子》田圖租數，從根本處整理，若明白易見者先與之正，定其經界，或曖昧難知者徐爲之爬梳，其條緒務要如《青册子》元業，則田畝之失陷者可以復還矣。

洪适《盤洲文集》卷四九《荆門軍奏便民五事狀》　一臣所謂官田以附種爲名而不稼納租者，其一曰營田，其一曰學糧田。【略】臣所謂學糧田者，蓋湖北兵戈之後，沃壤彌望，人力不給，凡請佃逃絶荒田，官司初不打量畝步，若人力有餘，則逐歲四旁增墾。其有没官田産，即是酒户抵當，或公吏等人犯罪没納者。田既籍没，則所種之客隨其地主又復他出。頃年再興學校，郡縣奉承括到没官田，便名學糧，初無耕夫，遂勒本保人户分畝認米，謂之附種學糧，皆是與本户田土不相連接，農人不便耕墾，例皆荒閑，不免依數填納租課。臣稽考縣籍，長林之安西鄉納學糧人一百二十三户，其一户有田。通計長林九鄉納學糧者共二百三十三户，其有田者纔三十五户。臣今若受人户之訴，除其無田之租，則學糧遂空，無以養士；若循舊不恤，勒令認租，則細民苦之，無時而已。緣本軍並無承平案牘，即不見得舊管贍學錢糧之數，兼並無寺觀絶産可充贍學，臣以愚見相度本軍長林縣歲催學糧没官田米麥二百石有畸，而兩縣歲催常平户絶田米麥八百石有畸，臣竊計本軍目今之數，除累年秋夏未接間出糴常平米接濟小民，椿到錢一萬二千貫有畸。糴補未足外，其見管米一萬一千石有畸，義倉所儲又在外。本軍人户稀寡，設有水旱，所費賑濟之數不多，每年老疾乞丐之人亦甚少，臣愚欲望聖慈許令本軍於長林縣户絶田租内，歲撥米麥各一百石以充學糧，其附種之數并賜除免，自後没官田如人户願耕，即以其所佃隸之常平。二者既行，則聖澤亟於阡陌，遂見頌聲並作，無田里愁嘆之心矣。

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二五《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銘》　公諱朗，字元敏。【略】除監察御史。【略】公受詔監秋試，有國子生江元者，陳牒願與太學生同試朝。元，殿中侍御史宰掾溥之猶子也。溥以文書諷有司，公不答。又爲時宰所不悦，遂除濟南西路提點刑獄。【略】改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公所至，政必先學校。去西路日，盡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百六十畝，以廩成都之府學。彭州郡文學劉大臨來告曰：「生員滋衆，而食不足，將散矣。」公曰：「此吾職也。」於是捐其州榷酤之錢四百萬，及官所没入民田數百畝以給之。公凡再奉詔監護蜀之類省試，其場屋之弊，至預泄試題。及是夜半鎖板已定，公盡易之，宿弊頓革，所得皆儒先。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别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爲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兹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説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説哉！熹已具公狀申禀，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

而考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皇恐。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紹興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詔：「諸州軍將，舊贍學錢粮撥還養士，令監司常切覺察，不得輒將他用。仍令逐州軍，各開其養士并見標撥錢糧數目，申尚書省。」以知信州劉子翼言學糧至微，無以資給故也。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紹興十四年）十月三日詔：昨降指揮，令諸州軍將，舊贍學錢粮撥還養士，委監司常切覺察，不得輒將它用。可令諸州守臣，限一月標撥定，委提舉官檢察，開具奉行加意并弛慢去處、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旨賞罰。

李石《方舟集》卷一三《跋王金州送贍學錢書》 學以養爲義，校以教爲義。養當有食，而教當有書。二者皆先王之成憲，學官所資以立焉者也。頃歲學校往往有養無教，食而廢書多矣。故學校所至不復藏書，雖曾經朝廷賜書，亦復散漫不收，他可知也。每三歲取士，考官所要書，率科之書肆，文具而已。至學校兩季補試，或旬日發題，多隨意摸索，不復檢閱，無幽遠靖深之意，間有粗淺凡俗，傳笑士子者。或曰：「此非學官之過。學無書之過也。」石罪放爲成都教授，始因試諸生日，援上庠例求觀書，至無可得，則以學力所及，自市書，既得數千卷，而所闕甚多。會金州帥節使王公送五百貫贍學，則以二百貫補書數之缺，而經史子集大藏稍富於巾篋矣。先是學有韓退之文板本，獨缺《柳子厚集》板，因以三百貫刻板，并韓文並行。豐其本息，以給膳養不足之用。竊聞公典方面，所至多爲學官市書，今成都學自此有書，庶乎公之心所霑丐甚遠，豈特五百貫而已哉！惟公倥傯戰陣，以恢復中原爲己任，而能玩意儒術，文武並用，勳名竹帛，宜與國垂於無窮。士子筆端，但知贊美，以飽公之惠於學校間也。謹勒公手墨於翠琰，永爲學宮光寵。

《續資治通鑑》卷一三〇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楊政嘗葺學舍，府學教授青神唐廸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饋軍，廸言：「大軍歲費四千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啻九牛一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邪！」論者乃止。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五《答卓廷瑞二》 林仲載歸，出示二書，甚感勤拳之意。傳守仁賢，頗相親，向詢民間利病，其謙虛無我，極不易得。始見便囑以學糧事，因上利病二十條，皆學中僉謀公論，非一己私說。緣漳學糧號爲天下豐羨，數極萬餘，又累政撥田添至千餘，二三十年來，因推官掌管，無清白吏，彼人户計弊減落租數，今不登七千，又累被姦胥盜用，庾庫焦枯，諸生月分錢，隔三、四季無可支者。寺丞之來，邦人望之，真如大旱之望雨。始謁學日，謂教與養不可偏闕，甚有意爲之整理，因而採訪利病及集劄子上，將謂便一一施行，立見其效，可以快邦人之望。既而閱旬月後恬然悄然，無一語信用。大概近弊只在庫子吳深推、廳司屈寧二胥盜用，而監官受賂力爲蔽護。然至此而情態暴露，昭昭不可揜，此用剛斷之時，吏當即就鞫，官當即改司，庶可整理還復，而依然待之如初，纖毫不少動著，意者姿性慈祥之太過而剛斷之不足歟？大抵恤民當以慈祥寬厚爲本，馭吏當以剛明果斷爲先，非所恤而恤則爲惠姦而傷仁，當爲而不爲則爲昧理而害義，亦準擬旦夕更入一劄，少爲裨贊萬一，亦未知其從違之累如何？未信而言，聖人弗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自反亦不能，無此咎也。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二《贍學田》 舊管田七十六頃七十八畝一角一十四步，園地山林屋基埕池塘坂等一百二十五頃四十五畝二角三十二步，房廊屋六十八間，屋地基一十二所。續添田園沙洲地一十七頃五十畝三角三十八，屋一十八所，庵基地一所。租課錢，四千二百七十七貫六百二十九文足；房廊屋基地錢，四百二十九貫二百六十文足。白米，二千四十三石五合；糙米，二百九十九石八斗八升九合；豆麥雜子，一百三十四石五斗八升。

景祐四年，通判謝微攝州事，始表建州學，仍請賜田五頃。詔下，微連罷去。康定二年，沈都官邈遂增田充所賜數。熙寧三年，詔例郡修闢學館，其都府置學官者給公田十頃，著爲令。元豐初，孫司諫覺守是邦，會安福寺僧犯法，籍沒其田，請于田以資養士。凡田占閩、候官、懷安、永福、長樂五縣，收租凡一千二百解緡。崇寧三年，行三舍法，合一千二百餘人，詔撥諸繫官田宅，常平户絶等田以充學費。五年，罷。尋復。政和中，田一千三頃三十畝，房廊三百一十四區，錢一萬七千四十四貫一百二十五文，米四千九百二十九石五斗八升。宣和二年，復科舉取士，除舊贍學出產存留外，餘增置者並拘入常平。紹興九年，張丞相浚始至，以福唐儒學最盛之地，三應詔蓋八千餘人，而以春秋求補入學者幾半，所給生員乃不滿二百人，舊所賜田多濱海，往往數爲崩漂，不足以稱朝廷加惠學者之意，願以田之在官者增給之。疏入，未報。明年，復上言：寧德有浮屠氏田十三頃六十二畝，籍没歲久，乞以其田爲賜。詔從之。會朝廷用兵，有旨鬻

官田以給軍食，復以帥司錢二百萬，易閩縣鼓山里洲田二頃九十畝有奇入于學。於是增養生員二百四十人。歲月兹久，學田寖虧，庖廩不繼。乾道改元，有以侵田二十三條告王參政之望者。公按圖籍，復舊彊，許民實封增歲佃，獲租三千緡。以公帑之餘，復貿閩、候、懷三邑官田六頃，屋一十八所。閩之邑，有盜買舊學田一頃六畝者，檄於學，以其直取之。及先籍黃冠私田幾六十畝，歲獲通千緡，併歸于學。乃益養士至三百人。教授馮摠以新舊産若租之數，總爲一籍上于郡，而以其副一留於學，一藏之以授代者，使相授受。又疏其記，刻于碑陰云。

陳公亮《淳熙嚴州圖經》卷一《學校》　至聖文宣王廟，舊在城東南隅。國朝雍熙二年，知州田錫遷于城西北隅，即廟建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景祐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宇齋廡。慶曆中，知州向侯奉詔增廣。嘉祐中，知州趙抃營置田租養士，作詩以勉諸生，且有「莫將榮悴汨於中」之句。（石刻見存。）大觀中，知州李陞奉詔重新廟學。宣和中，頒降御書殿榜曰「大成」。紹興七年，知州胡寅盡徹舊屋，自殿堂廊廡齋舍煥然一新，但門徑屈折而東出。乾道五年，知州張栻悒然不滿，屬學之南有志真廢尼寺故址，悉舉以廣學宫，於是學門南開。門内有屋二十餘間，僦與民居，日收賃錢，添助養士。續因寓公欲廣其居，强將他處賃屋換易，本學告于州，紹定元年，知州陸子遹於是撤去賃屋，起造二亭，東曰采芹，西曰擢桂，杏壇在焉。先是從祀列繪殿上壁間，淳祐改元，知州王佖謂無等差，廼命工繪從祀于兩廡，且前設柘檻，以肅廟貌。增創東西夾廊，共二十四間，俾歸齋升堂者毋褻殿廡而出入。是三年，知州何處信以殿廡繪像距庭砌猶覺逼隘，又展拓近裏，由是嚴之學宫改觀矣。有郡博士桂錫孫爲之記。

州學養士，自舊以七十人爲額，學田以畝步計，所收租米四百三十五石三斗五升九合。（建德縣一百八十九石八斗二升一合，遂安縣二百六石一斗二升，桐廬縣一十五石八斗一升八合，壽昌縣二十三石六斗。）又六月内，州倉支接濟米二十石，穀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七斤、三十八石六斗四升，（並建德縣。）又四石。（蘭溪縣。）錢歲收二百五十貫零三十文，（租絲錢二十一貫八百文，建德縣一百九貫七百八十文，遂安縣八貫二百五十文，桐廬縣三十三貫二百文，壽昌縣七十七貫文。）又月收一千八十五貫三百一十文，（賃地錢一十三貫二百九文，樓店務、石砂地錢七貫七百五十三文，桐廬縣河渡三十三貫六百九十一文，淳安縣河渡二十七貫二百九十六文，分水縣河渡一貫四百文，壽昌縣河渡二貫九百六十一文，本州養士錢一千貫文。）又日收五百文會九百四十四文足。（都税務納福昌店賃屋錢三十五文足、五百文會，賃屋錢九百九文六分足。）租絹一十二匹，租絲八十六兩半。淳祐二年七月，王監丞任内，教授桂錫孫申照對本學養士錢，從來係使府給下二百貫文會，補還魚池花利。緣自十七界會，準朝省指揮作一百五十四文行用。於是舊會一貫比折新會二百，兼之物價頓增，如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所謂一貫舊會雖有二百新會之名，元無二百新會之實，由此養士之費太窘支吾，公厨蕭然，每食不飽。伏自鎮臨以來，惠顧士類，每月共增作三百六十貫舊會外，又於使帑特送四十貫舊會以助不足。諸生拜賜可謂厚矣，但本學公厨破食日以七十人爲額，使府月得四百千，每日計支十四貫會，除前廊五人准太學例人給四百會食錢外，止有十二貫會充七十人一日之用，每人不及二百文會。雖官價有三十餘錢，而物價無一筋，菜羹雖視昔甚爲有餘，而視今則依前不足。雖食無求飽，固學者所甘心，而飲食以將厚意，乃監丞之夙心，敢爲諸生有請。欲乞臺判自七月分爲始，徑支新會二百貫，庶養之者既至，則教之者可行。續奉王監丞面諭，今且以新舊各半支行，餘留爲後來太守嘉惠之地。自此月支六百貫。三年，知州趙寺正以封殖先正大卿棠陰，每事從厚，於學校尤加厚焉。教授桂錫孫遂獲由前日二百貫新會之請，自四年五月幫行。於是士無權輿之歎，前廊日人七百，諸生日人五百。

林光朝《艾軒集》卷一〇《修復艾軒先生祠田記》　初郡人祀艾軒先生於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爲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祀田非法也，没價還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圮。鈞復愬於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廼新祠宇，復鐫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産，没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覬，其以郡錢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毁券歸祐。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都，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井田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爲楚産，以仲子爲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

曰吾東家丘云爾。忠定，鄱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爲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克莊曰：「圮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閟宮，其書於石。」克莊不敢以衰病辭，某年月日某官劉克莊記。

許應龍《東澗集》卷一三《學田跋》 郡給田贍學，學刻石以紀，茲舊典也。環峙森列，歷歷可稽。捐私帑而置，未有鄰侯若者。侯屬意教育，超軼今昔，廼者捐金之始，諄諄面諭，以創邸宇，掠儆金不若留畜之安且久，地遥多逋，土瘠易歉，又戒以擇負郭膏腴市之，深圖遠慮，委曲詳盡，茲不亦仁人之盛心、庠序之殊遇乎！今所殖者地邇而租豐，亶可裨廩稍傳永久。大書深刻，俾青青子衿顧瞻咨嗟，以無忘莫大之德。《易》曰「觀頤」，觀其所養自求口實，觀其自養盍亦自養以副所養，則游泳其間者可無恧矣。

又 捐閑田以贍學，諸郡皆有。別駕而爲茲舉者，林公之前未聞焉。蓋公尊賢重士，出於天性，以兩科得雋薦，典芹泮，作成譽髦，增羨廩給，四明富沙交口稱頌。今雖展驥治中，於學校尤屬意，尊先聖則飾簾易戟，禮諸生則設醴餽金，復因民請荒萊，拘其租入，屢以畀學。青衿感戴，請誌諸石。某謂公贊貳此邦，廉明平恕，諸臺列剡，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廣厦萬間，將以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豈但汀庠蒙賜而已。

劉宰《漫塘集》卷二一《鎮江府學復沙田記》 嘉定丁丑九月甲申，鎮江府準轉運司牒復以因勝寺妄訴本府舊撥養士田歸之學，諸生咸喜，如新受賜，合辭請于教授嘉禾徐君侔悳曰：「訟非學校得已，勝非諸生能事，勉而應，幸而集，孰主張是可無述乎？」徐君曰：「然。雖然，魯敬姜有言『自某言之則賢，自它人言之則否。』我校官也，言之得無私乎？」遂相與謀貽書于漫塘叟劉某曰：「願有述。」某惟《春秋》重地，失得必書。矧學藉田以立其失其得風教繫焉，可無書乎？乃質之故府，初郡人楊靈年與因勝寺互訴隱占沙田之未籍者，知府事錢公良臣按二家之故，覈其贏得一十三頃有奇以屬之學，其事審故不得争，其義公故不可撼，歷年三十有五，閱校官十有二矣。是歲也，僧徒適有善訟者内揣楊靈年已死，諸生非敵；外與勢家連衡挾貨，乃來擊空起詞，事下轉運使，幕府移郡須文書以證，諸生負其直而應之緩，幕府激於緩而奪之遽，胥失其平。知府事澄江丘侯壽雋聞之，慨然曰：「彼弦而誦者吾士也，耕而穫者吾地也，士失其養地，訟不得直，吾於此時佩二千石印，可無恧乎？」乃更疏其實，上之轉運使。轉運使霅川章侯良肱以直亮聞于時，按郡牘矍然曰：「僧之誣，士之緩，幕府之激，皆予過也，微使君，孰開予？」乃貰士之緩，懲僧之誣，而歸田于學。在昔魯僖公修泮宫，史克頌之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蓋非德之明，則政且紊，遑恤乎泮宫？丘侯其不愧僖公者與！子路聞過則喜，章侯其善學子路者與！書之石，不惟昭德之自抑有警也。夫教之與養也並行，「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固可諉曰學校之廢。今夏屋渠渠，食且餘矣，可荒于嬉乎？夫六經所載，孔、孟所傳，教之道也。自小成至于大成，教之序也。身修、家齊而國治、天下平，教之功也。養而教之者，上之責也。服其教而知所以自養者，諸生事也。《易》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某故諸生也，故既以不失所養爲同志賀，復以知所自養而不孤所以教之者與同志共相警云。

黄榦《勉齋集》卷三五《行下軍學爲申請增俸錢帖》 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爲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産，以取士子之才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況此一項錢，去歲九月王知軍已被均州之命，則漢陽軍錢物，均州太守不應妄行支破，陳知縣輒行陳乞，王知軍亦復聽從。官司錢物，盡是百姓膏血，豈是官吏得以妄行支破，沽譽干名？據學司齎到簿歷對算，每月百五十貫會子，支破尚有餘剩，又何用再支五十貫會子？職事負數，朝廷自有著令，今增置至數倍，亦有足跡不到學校而遥請月俸者，官司又何忍以生民膏血充此無用之費哉？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海事合理，俯仰無愧，人自心服。若但欲以錢米買士人之唇舌，可謂無識之甚者。當職不敢曲狥此，請帖教授照會，仍請勘職事不在學虚請俸錢者，並請削其籍，具姓名申。

《吴郡志》卷四陳耆卿《吴學復田記》 按吴郡圖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宫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爲宫，又擇沃壤爲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爲田千六百九十晦，而租之入者僅千晦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爲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撼者，司馬公爲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没六

百二十畝，又歸其間羨四百餘畝。士類起舞矣，廼並祠三公于學，而請記於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興，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廼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墜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概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遡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吴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二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

《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建康府學義莊記》　義莊創於淳祐辛亥，退庵吴公守建康時也。是年四月，府有牒報學，其略曰：「當使昨見四明府學有義莊一所，每年收到租課，凡簪纓之後及見在學行供破食職事生員，遇有吉凶，於内支給贍助，心甚慕之。建康府士子貧窶者多，或遇吉凶，多闕支用，尤可憫念。今用錢五十萬貫，回買到制司後湖田七千二百七十八畝三角二十八步，歲收四千三百餘石市斗，米麥相半，發下本學置簿椿管。如委的簪纓之後及見在學行供職事生員，或有吉凶，請具狀，經學保明申上，給米八石、麥七石。米每石折錢三十六貫，麥每石折錢二十五貫。本年發糴田上舊租米麥解到，價錢一十二萬餘貫，發下提督府學錢糧廳照應拘收，自五月爲始，照規支給。仍將後湖莊田地畝步分明入籍，自本年夏料爲始，徑自拘催，將所催租課於廣濟倉寄敖椿頓，本學養士錢米不相干涉。牒學照應施行，仍示士子知悉。」府學回申八項：一欲就本學空閑地段置倉收椿米麥；一欲就學庫旁，令夾截一庫收椿錢會；一欲專及土著，不及游學之人；一欲將到殿入學赴任人，委係貧窶者，照吉事例併與周給；一欲立凶禮支助之例，惟祖父母、父母、自身親兄弟、妻子事故者當給，不許以疏爲親，以無爲有，妄陳苟得；一欲請教授同正、録、直學五員親到倉庫同收同支，受人親書交領，置簿登載，歲終有會；一欲置租課總簿催銷，季終有會；一欲將田畝籍册及義莊始末並刻于石，以垂永久。五月二十二日，府牒並從申行。至次年二月，又牒勘會本府昨置立義莊，如委係簪纓之後及見在學士著行供職事生員貧窶者，或有吉凶，從府學保明申府，給米八石、麥七石。米每石折錢三十六貫，麥每石折錢二十五貫。則例雖已立定，規模尚未爲廣，自今月二十六日爲始。如是他處游學士人見在本學行供，或在本府寓居，雖非土著，如有吉凶，併與一例支給。兼照得人人申府，亦恐煩瀆，今專委西廳通判提督。如遇有陳乞之人，即請本學契勘詣實保明，具申提督廳支給，牒學遵照施行。

《景定建康志》卷三二《建康府學贍送規約》　契勘本郡士子率多清貧，每當賓興，上南宫者，以裝齎爲苦。今學校創置房緡，專充贍送，條具如右。（贍送數目並用銅錢。）

一，置到房廊，各有赤契及總簿該載。

一，收到賃錢，專委直學一員拘榷，别項椿管，如遇官放，須契勘所放日分、等第、錢數，月終轉結，簿歷取兩，教授花押。

一，贍送鄉舉發解各五十千，免解者半。監漕國子發解各二十千，免解者半。武舉發解各二十千，免解者半。宗子應舉發解，宗學發解各二十千，鎖應十五千，取應減半。過省各二百千，自太學過省及舍法免省者半。武舉過省各一百千，自武學過省及舍法免省者半。宗子應舉過省，宗學過省，舍法免省各四十千，鎖應三十千，取應減半。補入太學各一百千，入武學者半，入宗學者又半。

一，本學贍送貢士，係於使府勸駕後一日，就公堂設醴面致贍金，庶無減尅之弊。

一，此項錢專爲贍送本府士人，唯特恩人不送。試入前名賜出身，照過省例。續送，如有時官、流寓宗已室、過往舉人，並不支送。

一，已受贍禮人因事不能成行，或至中涂而旋者，並將元錢回納。如是執留，申府拘理。或身到行在，實有事故，不能入試，仰同赴試人保明，免行回納。

一，置到房廊，或有損壞，即支本色錢修造，明置文歷，不許虚破。

右具如前，永宜遵守。事力未裕，姑立大綱。增廣前規，尤有望於來者。

縣學

設置

《全宋文》卷五九胡旦《儒學記》　漢魏以來，奉祀孔子，惟曲阜闕里。至唐

開元始詔州縣置廟并像，十哲七十子，春秋釋奠，載于典章。我宋因之。奉新隸豫章，在楊吳、李唐時，學校淪廢久矣。宋興以來，官無横斂，人無異趨。大江以南，豫章之境，風俗純厚，士人儒雅，家崇孝弟，户習詩書。絃歌之教，講誦之聲，無時有息。猗歟盛哉！宗人光禄寺丞胡公仲容，奉新人也，南昌望族，德業靈昌，皇帝雍熙敕旌孝義。若弟若子，文章策名；亡長亡幼，禮讓崇訓。鄉縣漬于皇澤，家門藹于素風。近古以來，所未有也。惟公身表人倫，志在禮樂。乃捐資若干金，粟若干石，訪求孔廟遺址，鼎建更新，創祠三十間，塑像自宣尼、十哲以下七十餘座。又建生徒講舍一百餘號，堂廡膳具，豆籩簠簋，鮮不備舉。二仲釋菜，遵訪成規，刊爲令典，令佐行禮如儀。于是新吴之墟，人文爲盛，談經肄業，敦儒信道，彬彬然矣。嗚呼！先聖以天縱之資，睿作之性，誕興文教，卓爲世程。廣厚同于天地，照臨齊于日月，浸潤列于江海，此所謂聖人之道大哉！昔人稱之仁功邁于堯舜，性理接于羲皇，享配比于禹稷。誠哉是言也！況伏羲之馬牛，神晨之穀藥，黄帝之軒冕，孔子之詩書，又皆民生日用之常，大道至德之要，一日不可闕焉者也。三王五帝，廟有定處，祀有常時。孔子之廟，在先朝且詔州縣并建，與社稷同；獨令文物之邦，治平之世，此爲缺典，嗚乎可哉？我宗人之是舉也，厥志偉矣。某日月會邑侯劉君率師生折幣徵文，屬余記之，且以表寺丞崇儒之心，一邑風化之本，庶後之興起于斯文者，皆知水木之所自也。余誼不容辭，因得附書。

《全宋文》卷一九五段全《仙游縣建學記咸平中》 天生民，天無言不能自教之，復生聖人，使行天之教。聖人不常出，故其始堯、舜焉，其終孔子焉。微堯、舜則天之道不達于人，微孔子則堯、舜之德不傳于世。余昔遊京師，見太學與武成王廟並立，始知聖朝尚襲唐制。聖宋以文化天下，歲詔州縣貢秀民士倍于昔，而閩人十計三四，余作尉是縣，始至，謁先聖廟于縣署之西，則餘基而已，且不當其所。縣治東南有民隙田，易以舊基而徙置焉。前爲殿以塑先聖像，迫四科之門人。後爲堂，左右爲廊，以繪畫林放至秦冉泊冕服等圖。著作郎梁象，魯人也，爲莆田宰，傳七十子于兖廟，衣冠容質，離立俯仰不類于常，全雅藏張溢《濠梁三禮圖》，校于舊本，尤爲精備，至是悉得其用。厥初經營，出土廟周，中以隆其址，外以崇其垣，因成巨溝而繚廟焉。乃爲前門，入其闉則橋梁直亘，欄楯旁植，作游聖亭以□之。北溝之北作移風廳，挾以密室，分而爲沐浴寢處庖羞之所。諸生之什器，罔不備用。又作日新、中鵠二亭，其南垣設射棚，亦示乎武者文之威也。先是全作皇華館，語具其記。館之池，適漸廳之背堵，飛甍上屬，流泉下通，漣漪清泚，舟櫂魚躍。生徒就列而森爽，絃誦翔聲而清越，有作而事成，無言而俗化，我無讓焉。

《全宋文》卷五九三梅堯臣《桐城縣學記》 宛陵梅堯臣持喪之前一月，著作佐郎、知桐城縣洪君寘絶江三百里，置書求記其縣之新學。以君之勤，不敢辭。予按桐城，古桐鄉也。漢大司農朱邑微時爲嗇夫，子今能祠之，蓋其民知所善而易化。自漢已來，凡爲縣者，孰以道而化之哉？嗚呼！宰之敺民出賦斂，期會力役，而不知民不勝則怨違，一以民爲頑不可化，非也，嘗自失其本爾。所謂本者，古聖人之道也。先之以德教，然後無人不樂乎爲善而思學。學之所以導道，莫予戾也。□其行而莫予戾，不亦善乎？則洪君之爲宰，知所以先之之道，欲其人學而易使。因是而漸習，則孝弟秀異可以易農，而使君之用心，古人不若也。君初下車三日，嚴服謹儀，造文宣之庭，獨怪其無正寢而有堂廡。乃聞故令尹爲之未成，亟諭士益完之，命師聚徒講道試藝。民自此化，訟自此息。後世知邑之興學，自君始矣。予昔佐是邑，去二十八年，邑之山川固不變易，邑之人民在者幾何？邑之草樹，榮者悴者，伐而爲薪者，斲而爲棟者，棟而又摧者，皆不可識也，惟朱公墓上六七大樹尚可念，今復有者幾何？君建兹學，他日民將愛之，與朱公世世本常不絶，如漢故事，吾爲君子喜而書云。

《全宋文》卷二〇九章得一《餘杭縣建學記景德三年》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所以尊師道而崇儒術，厚風俗而正人倫也。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唐而下，旋及聖朝，歷數千百年，其間尊戴夫子之道者，未有若唐室暨聖朝之最盛也。加王者之衮冕，建都邑之祠宇，春秋仲月行釋菜之禮，唐室之舊典也；郡邑祠宇，咸建講堂，召通經者展函丈之儀，聖朝之新制也。前古未封之命，唐室封之矣；唐室未行之制，聖朝行之矣。有以見夫子之道尊而益顯，遠而益大，是知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得一景德中由廷尉寺授餘杭令，時知府薛大諫以掖垣潤色詞臣，改諫省論思近職。輟甘泉之侍從，臨吴會之藩宣。政若神明，民之父母。以爲禮不可廢，教所由興，式嚴闕里之祠，以勸互鄉之俗。昔文翁之典蜀郡也，范寧之牧豫章也，皆大設學校，克立政績。景仰薛侯之教化，蔚有先賢風采。今觀魯廟之建置，雅合國庠制度。儻自郡至于屬邑，自屬邑至于鄉黨，咸能遵奉薛侯之化，則千里之内，弦誦之聲相聞；十室之間，忠信之者立有，又何必衛多君子而魯稱善人者乎！得一夙夜在公，鞅掌從事，方

萌肯建之意，會天王降修講堂之詔。是邑也，錢氏納土疆于聖朝，聖朝振聲教于遐俗。太平興國中，始識尊師之禮。是時宰邑者徹城隍之神于它所，塑先聖之像于其中。庭户喧卑，几筵牢落。風雨不庇，兩楹之飛棟僅存，藜蒿并興，數仞之蕭牆頓毀。得一與寮寀等謀復舊貫，别新儒宫。役公僕以輸材，就鎮城而卜坐。未克全繕，尚多闕如。邑人進士丁文舉，服勤于兹，黽勉不怠。率好事之同道，出囊金以助成。剞劂圬墁，樸斲丹臒，工善其事，人無告勞。端然聖容，儼若南面。侍坐者，入室陞堂之子；圖壁者，從行好學之流。冠冕采繪之等威，簠簋方圓之規矩，悉取則于郡城焉。高門有閎，中堂豁如，齋莊有室，以挈誠也。筵庫有掌，以藏用也。必有庖廚，具饍羞也。必有皁櫪，安僕乘也。射不主皮，取中鵠而爲勝；智者樂水，每觀魚而從樂。闢場圃以立亭所，鑿池沼而瞰廈屋。十旬之内，厥功告成。是役也，上以遵明天子之號令，次以奉賢太守之政化，下以移一邑之風俗。邑中之人，有能自强不息，觀寸陰而是競；師逸功倍，期九年而大成。異時醇儒秀民，蟬聯魚貫，陞名鄉老，預賢能之薦書，較藝春官，擢將相之科級。然後佐佑神化，輔贊太平。寧不由明君新制，賢侯異政，賤子遵奉行之使然也！具題歲月于左，以示來者。

《嘉禾志》卷二三《海鹽縣縣學記》　夫子之道，孟子稱之曰：「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後之碑夫子廟者，雖引天地、日月、山川、鬼神爲之比，考其至，未有出於孟子。是知聖人之門，難乎其言也。才非命代，宜不復爲，姑記其事。海鹽，秀之屬邑，於吴爲東鄙。地卑下，積涔而不注。其俗少識者，自李唐至於聖宋，無登科從政者。先有夫子廟，在治東二百步，屬正朔不流，藩臣稱霸，以儒爲戲，厥制遂亡。國家富有寰區，勃興文教，太平興國中，主簿石知一權縣事，始立之。知一明經入仕，任意卑而不度。景德二年，京兆翁緯以試校書郎領邑，視事三日，謁先聖於縣東，壞屋兩楹，蓋圮像而已。即日召民吏可教者，喻之曰：「若所以有親親之義，長幼之節，褒衣束帶，生養死葬，異於禽獸者，夫子之教也。今日廟貌不支，祭祀幾廢，若完居而具食，雖曰無罪，吾必謂之罪矣。」遽命新之。既而以歲飢乃止。明年水潦害稼，又明年秋九月，嘉穀告登，始有成議。以舊廟逼民田，不得大其制，縣南隙地，形勢爽塏，四隅相望，若有所待者，乃表基之。於是揚言曰：「財羨於屋，歸予以瓦木，力餘於農，輸予以土功。」縣尉張用丕實同斯誠。既唱而和，無翼之聲不日而四達。憧憧遝遝，川流市合，畚鍤斧斤，晨趨夕奔。工不戒而自勤，物無胥而來臻，經之營之，越月而告畢。廣殿雲聳，表軒翼迴，敞修廡而傍引，呀重門而前達。繚垣屏周，巨甎環護。初，廟南窪下，就出土以備用，穴之及泉，因成方池焉。道由中出，池之陽作，移風亭以臨之。皆授制於工者，廣袤有度，高下相輝。正殿被衮之右偏，亞聖在焉。閔捐以降九人，左右行列；其餘六十二人，繪諸屋壁。自炎漢而下，鉅儒碩士，别序餘堵。六代禮樂，周旋廊廡。崇嚴祕邃，雖無取於天下，□與夫江左之邑，亦可謂之稀矣。矧冠蓋赫奕，器服輝映。窺其牆，望其門者，不威而可畏，不約而自恭。是使海隅之民，識我儒之大，將師其道而奉其教，鄒魯之風，可期一變也。夫民無自化，在有位以化之；非其人，弗克有其教。故廟亡僅二百年，卒屬於我，蓋張吾道，集能事，□世之所難乎！後之蒞縣者，設不以訓民成俗爲意，目兹壯麗，亦將知其難而奉之。潔户牖，易蠹朽，區區勿怠於其間，則能吏也。如其不可，我亦無愧。時大中祥符改元之二月二十九日，試校書郎、知縣翁緯記。

《全宋文》卷一四〇七王安石《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説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所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顔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於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全宋文》卷一五〇三劉攽《河南府密縣新作縣學記》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爲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天地温仁之氣，始乎東南，肅殺之氣，肇於西北，氤氲磅礴，起而相接，至於地中而大和會。故四序節於是，風雨時於是。降而在人，其温仁肅栗蓋均有焉。以學則達，以從事則明，是其履中氣而不偏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均哉，亦因人之易化而政易行也。密

於洛陽爲近，在周時賢君聞人固多，事久不傳。去周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忍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上遂無善政可述，其鄉遂無聞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於前乎，抑化之者失其術耶？七年，友人楊君始爲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甚詳。故其從政，知所先後。既至，則平辨曲直，誅其無良而拯其無告。豪猾大姦，始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足以制獷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未也。」革簿書，均貧富，籍丁口田畝桑柘盧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以任吏。上有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兼并者不獨逸，鰥寡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秀民則未也。」於是始爲學，因仲尼之廟而權輿焉。財不出於府，而木石塼甓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樸斲塗墍之役饒。其顯敞足以行禮，其儉素足以爲法。益求經籍，增置廩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爲執經，以先諸生。於是里人舉欣然慕從。夫縣令南面而治，有人君之道焉。其於化民風，下足以移易。又況因天地之中，先王之教素著乎？孔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縣令雖亟遷，固嘗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密人之學而成德者多矣。邑多賢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於以繼卓公不忍欺之政，不其然乎？故爲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鄰鄙，以識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

《全宋文》卷一七〇一焦千之《樂清縣建學記》 古人爲政，未有不先庠序之事者。蓋教化所由出，而陶染乎風俗，使至於善，有助於政，其功其博，非今所謂科舉之習而世俗之學也。然其所主教導，則有師氏之職，日談乎詩書禮樂之訓，孝悌仁義之行，淬愚勵昏，爲智爲明，勗之於先王之道，而習爲君子之事者也。夫天下之小事欲有所成猶須專之，矧庠序之事，不專而欲成，難矣。夫天下庠序者，非爲成人者設也。苟規矩不嚴，訓導不篤，則爲害甚於所益。皇宋治天下，文物可謂盛矣。獨樂清之邑舉進士者無數人，百年之間未有登第者。其風俗之陋，不已甚乎！其學不獨教化之廢，而其偏迫隳弊不足容諸生，春秋之祀不足通奠謁，民之耳目未嘗識絃誦，宜乎文雅之風墜而不振者久之。於是以縣之蔬圃易民隙地，退徙講堂以圖軒豁，而諸生行事便於肄習。別構講道堂於其後，以爲諸生講論遊息之所。又爲奥室，以爲先生之宴寢。凡豆籩之不足，簠簋之虧壞，悉完治之。始余之來也，民之訴訟坌集填委，日治其訟，猶且不暇。加以榷酤、關徵、廉庚之職晨馳夕驅，蓋亦勞矣，所謂古人之所先者反不暇。及至明年，始得新其學舍。博求其謂師氏者，曠時而不可得，士由不遠而至者而無所授業焉，余甚愧也。且以余學之鄙，又以不專之職，而欲變其百年甚陋之俗，雖童子知其必難。然則時入與諸生談道義，講解經籍，而諸生未免科舉之習而世俗之學也。噫，蓋亦勢不免焉，是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所得不勝所失焉。然余獨愛其齋宇之精潔，竹木之瀟灑，溪山前後環繞掩映，入其中則意思適然而不忍捨去。若能久與諸生講道藝，日在其中，其樂如何哉！余亦不暇矣，留以俟後人而興起之，庶幾有助於政云。

《全宋文》卷五六九余靖《惠州海豐縣新修文宣王廟記康定二年六月》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鄉先生、遂大夫分掌其令，以謹其習，而薦其賢能焉。鄉校所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古之道也。自秦人蠶食六國，廢國之令，《詩》、《書》之教，輕於蟻蝨。漢興雜霸，學者惟集於長安，郡縣之學寢微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專爲孔子祠宮，已事而逡，鬱生荆棘，因循其弊，以至於今。矧今之縣令，惟以斷笞杖、督賦租爲稱職耳，其能勸學以警俗者幾何哉！吾友譚君，初命爲海豐，民守農畝，吏守曹事，闔境恬然，夜亡犬聲。下車期年，政既成矣，乃曰：「習俎豆，所以敦風俗；興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所以教肅祗；考前計，所以辨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宮南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陽。縣雖小，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舊有廟學處之西偏，編竹覆葵以爲其宮，隙雨霾風以昏其像。歲二月上丁，率諸生祇其常事，跼蹐庭下，退與諸生謀建新廟而崇學館，諸生聞之，願傾私楮以贊其成。遂狀其事，得請於州。徙祠舍於邑之東南隅，伐山斂材，易葵以瓦，冕服玉璪，儀容大備。顏子西嚮以爲先師，十哲坐塑以爲從祀，丹朱其器以薦乎牢醴，塾白其堂以業乎講誦。工既畢，遣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日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澤及於萬世而不爲其私，口頌目訾，不加損益，所以尊而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壖遠國，王化廣被，夫子之道，同其汙隆，興葺黌舍，希風鄒魯，此亦政之所存焉耳，乃書之以示於後。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全宋文》卷二七〇曾易占《南豐縣興學記慶曆四年三月》 古鄉黨學校，少長爲位以萃居，教用六德行禮，節用五禮六樂，糾用八刑，論用其鄉之老，蓋本之導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爲非，此古之所爲治而傳子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有存者，亦戾于古。其居無少長，教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糾非八刑，論非其鄉之老，不本之導民成化而主于辭。故其士之

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度，而爲亦無所不至，此後之所以不爲古也。雖然，古之意不可改也，古之制不必盡用也。今有能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爲其所宜而非辭之謂，則其俗庶幾矣。如是而設學也，非誠通于本末歟！宋初定天下，惟汴有學。天聖以來，洛睢上至他府若州，亦往往興學矣。縣于民最屬，與古鄉黨均，然莫知爲學。獨南豐周侯至，則考縣之西南構爲學，門闥邃深，殿室森嚴，孔子、七十子像圖以序其中。循兩旁而進，棲士之舍由甲而第之，至于癸，齋次之間焉。堂南甕，講間之席于是乎設，庖湢并存之。東便門之西北，器施于古，禮于今，用無不備。修度之初，侯親教語，士民靡靡然争出財幣，惟恐人先。既作，侯引其佐來觀來程，工不以勞，役毋以遲。已成，使少長爲列以入處，侯日爲言：「孝悌順慈，吾且論進。不然，吾罰不私人。」退于私，廬于里，進于公庭，皆相鐫切，以承侯言。噫，所謂通于本末者，此庶幾歟！縣之士劉德純合同志而謀曰：「吾侯所設修如此，盍相與圖記，使永永與是宫俱傳？然必假之以其言，爲來世信行者。吾縣初無隸儒者，縣曾氏建隆、祥符間諫議以文行，爲海内望，其世寢間。往請于諫議之子，其可遂來。」予愧之，遜不得也，乃申古之意告之，使學者知有歸也。學之立，其佐蓋有助云。周侯字行鈞，名燮。佐名璵，姓俞氏，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記。

《全宋文》卷五五三張俞《華陽縣學館記》 三代之學縣秦廢，蜀郡之學由漢興，而天下之學由蜀起，歷漢至宋，殿室畫像，古制盡在，則蜀之學其盛遠矣哉！始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民擾厥命，不盜則兵，仁義禮樂，於世何有？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僭襲唐軌。既而紹漢廟學，遂勒石書九經，又作都内二縣學館，置師弟子講習，以儒遠人。王師既平蜀，仍而不廢。華陽縣學館者，僞廣政十二年作，迨今一百餘載矣。棟撓牆圮，鳥鼠攸居，新進晚生，陋而不顧。有弘農楊安之爲縣甚治，慨念墜學，裒群士財，因而新之。事未克究，得江東沈扶來承其政，益用儒雅，要歸於道，興學飾像，嚴翼堂宇，上以遵朝廷之制，下以成楊君之故也。惟華陽理於州内，而州故自有漢學。前樂安蔣公既已大之，今平陽文公率而教之，濟濟洋洋，禮樂流衍，縣鄉之學，亦從而興。上動下效，風化柔靡，可追古治，可表後式，長世不墜，惟賢是執。實慶曆四年楊君始修之，後一年而沈君克成之，又一年晉人張俞爲之記。

《全宋文》卷九九二毛維瞻《東陽縣學記慶曆中》 治不本於儒，則五常披汨而莫陳，其民雜污而之狄，頹然不可枝梧。此真可畏也。惟君子之於官，凡程一

役、賦一事，鮮或直情而叛於道，其民用是識教法，起孝起悌，崇廉遜而遠刑獄。故美名盛業與斯人相終始，豈非潤飾吏事以經術之驗也與？西漢文翁守蜀，能修學宫，而夷俗變雅。嗟乎！風教之移人，速於郵傳如此。慶曆初，上詔郡縣立學，天下丕變，幾至於道。命下之日久，獨此邑因而未建。雖有夫子舊廟，隳落卑隘，反不及細民之舍。老屋數十椽，上露星日。其像貌服冕之制又失於俗，與古禮不合。龜裂塵闇，使民無所瞻仰。可太息哉！明府鮑公至，慼焉病之，謂其寮曰：「豐屋疏堂，非道之强；窮檐陋巷，非道之喪。宫室之奢儉，於聖人之道，吾未見毫髮所損益。雖然，豈治朝尊嚮儒術，用王爵禮祭褒奉夫子之意耶！彼弊民力於街亭丘宇，逮夷神之祠館，較此孰爲之急乎？」將圖再新，寔惜民費。會邑豪之義者與褐寬徒牘上，請入金以畢其構。俟成，願遣子弟舍其中，從大夫學焉。鮑公然其謀。經始有期，且患舊址迫狹，遂闢東南官圃以廣之。儁工而悦來，市材而樂輸，役興於戊子夏，訖於己丑，垂一歲而釁成，避捷以紓民也。凡屋，巍然中崇者曰殿，内塑先聖及十哲之像安焉。又繪七十二子於兩壁，服章升降，皆用其數。殿之陰延而袤者曰講堂，度可布數十席，以便先生授經指畫。殿東西設兩廡，廡下有室曰齋，以舍學者。面立正門，左右前後，庖、廩、垣、圃無不稱備。既而乃裒羨緡，撰祭器，曰俎、豆、籩、簋、彝、爵、罍、洗、篚、簋之謂者若干，以給春秋釋奠之用。真經、史、諸子百氏之書，皆著他籍，以補生員絃誦之闕。廟成，民間譁然而悦，父督其子，兄攜其弟，咸執經北面而請。於戲！學所由興矣，治所由適矣。惟鄉飲、鄉射之禮，寔闕王道衰盛，希闊不講，積有年歲。公政之暇，尚考典禮，群肄於廟宫，使民觀之而化，致此邑爲禮遜之國。他日推而放於天下，誰不曰鮑公其知治之本歟！公名安上，字子和。

《全宋文》卷九三二丁寶臣《嶧縣舊學記》 天之道運乎上，地之道處乎下，聖人之道行乎其中。一物之不生，非所以爲天地之道；一民之不治，非所以爲聖人之道。萬物充塞乎天地之間，非聖人固不能存。是聖人之道，與天地等，離而三，合而一，相資而神，以成乎萬物者也。生民以來，夫所謂聖人之道者，其吾先師孔子之道乎。孔子出於周之末，自堯、舜、禹、湯、文、武、成、康而下，至於孔子之時，不啻千餘年；自孔子之時，下歷秦、漢、魏、晉，訖五代以至於今，亦不啻千餘年。其所以治天下者，同吾聖人之道者也；其所以亂天下者，異吾聖人之道者也。推乎其前，引乎其後，亘千萬世，上下治亂之效，卒無以易吾聖人之道者。故有天下者無不北面而祭，至於追爵以王，凡殿陛冕服牲玉之制，率用天子

禮。自京師以達一郡一邑，均得立廟。雖然，聖人之道豈視此爲盛哉？固後之人知所本，始尊而奉之之至也。剡，越下邑也。縣令沈振初築學舍，未及完而徙他官，賓臣至，則嗣而成之。遷殿於其中，塑孔子像，與門人之高第者十人，配坐左右。新門嚴嚴，應門耽耽，兩序翼張，中庭砥平。縣令而下與諸學者，春秋釋奠之事，朔望朝謁之禮，於是乎在。噫！聖人之道，與天地無窮，天地毀則聖人之道或幾乎熄，斯學也可廢乎？慶曆八年五月一日記。

《全宋文》卷一四〇八王安石《明州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倨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縣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構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一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人師，而以修醇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于法，限于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然，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全宋文》卷九三九姚嗣宗《修扶風縣廟學記》 扶風大夫王宗元廣孔聖廟爲學宮，會京兆姚嗣宗宦蜀過宮下，大夫請觀學，又請文於石。學中孔子堂即重阜上，最宏大，左右有序屋，中敞明扉，橫限廟位。廟外大廡，循高絡平，周數百楹，屋牖櫛櫛。學子之舍，東南北向。又次爲射飲講肄之地，飛閣連洞，以壯矚覽，禮器祭具，以輔儒事。門垣穹穹，髹丹融融，魯廟不巖，泮宮不崇，制盡宏矣，器盡飾矣。惟聖人之道忽虖茫然，似隱似顯，不矢於言，無以疏學者之窒。顧宮中之有采采可觀，因作規以爲時戒。規孔子之堂曰：王如公如，榱桷之煌如，人心兮何如？講會之規曰：得之在口，傳之在口，施用在心。君子曰：「非口之口吉。」食舍之規曰：己食足，思天下之食未足；己食不足，思天下之食足。是古之飽者，飽聖心而已。射次之規曰：與其不正而中，不若正而不中。射虖射虖，其弓矢虖？規學舍曰：彼儒而得者非，此儒而失者是。失者探其要，得者爲後世笑。如曰不然，胡爲虖孔子之廟？規門曰：既入矣，出則駭；既闢矣，闔則邈。奔犀憧憧，誰梏其角？規器用曰：不以古禮而沒今禮，不以今禮而忽古禮。便者今之，厚者古之。淺人之侮，惹人之嗤。大夫知儒，則儒師來；大夫不知儒，則庸師來。師不敢規。其師哲，則其徒哲；其師愚，則其徒愚。徒不敢規。王扶風之立是學，隆冬不言寒，盛暑不言燠，上抑之益堅，下從之益勤。秦、蜀相距三千里，不以愚無似，三走書丐辭，故極言學之當然，以警秦儒之好古者。皇祐元年九月十五日，京兆姚嗣宗記。

《全宋文》卷一二六一曾鞏《宜黄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

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内；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與？宜黄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全宋文》卷五八〇方峻《重修夫子廟記皇祐元年》 江寧府句容縣夫子廟，按舊碑云唐開元十一年立，迄今周一千九百七十四甲子矣。峻去年春移宰是邑，臨事三日，廟謁先聖，周視祠宇，其棟橈像毀，迫無可枝梧。因嘆曰：數百年古邑而夫子之居弗能庇風雨，曷以使斯民知國家崇奉之典，爲生人教化之本歟！載惟廢墜，心焉疚疾。秋八月，會上丁行釋奠禮，隘不如儀，邑人有樂善如周初、張訑、李希元者二十人諭厥意，薦牘詣邑，請以新之。邑聞於府，府俞其請，委令佐以董其役。衆輸金七十萬，市材陶瓦，擇匠僝工，作殿屋四百椽，堂屋半之。門廊十五楹，齋館、文房通十室，縮板爲垣環百堵。殿以新聖容，顔子配坐，十哲侍左右，曾參預焉。堂壁圖三禮彝器，東西兩序繪六十子及先儒之精經，若公羊高、王弼等凡十有二人以次之。冬十月經始，越明年有成，不費民庸，不妨農事。躬率生徒，行釋菜之禮，俎豆成列，跪奠有儀。耆艾聳觀，子弟知學。昔之墜典，一旦恢復，崇奉之規著，教化之本立，亦長民者有志於吾道之一端也。大哉夫子之德，巍巍乎無得而稱焉！峻也謏聞，不足以形容紀頌於將聖，第書建作之年月云。

《無錫縣志》卷四中章望之《常州無錫縣學記》 有儒生謁于前曰：「我無錫之士人也。」示予以學宫之圖曰：「吾大夫秘書丞張樞言始謀人也。其中南向者文宣王之殿也，大門值其前，論堂横其後，後又有先生之室，東西兩序則諸生之舍也。蓋在縣署東南三百步之間。其貨財所出，則吾邑業儒蓋百人矣。能倡義者，衰諸儒之有爲之也。作之之日，則丁酉秋也。成之之日，則明年春也。諸生入學，在四月之乙卯望。越十四日己巳，吾大夫與其僚宿於齋次。庚午朔，五鼓作，師生陪執事釋菜于廟庭，退而宴私于論堂之上，揖吾曹而謂之曰：『凡我造學于兹，將使而習聞聖人之美，用于而躬，非專之決科也。』諸生曰：『敢不恭禀所教令也。』請以事之始末諗予以文，久吾大夫之風於弊邑，何如？」予爲之持觴以賀曰：有本哉！張子之爲邑，而子之鄉里之慶也。其令不擾而民信，其文不密而民畏。鄉尊耆艾之無過者，而後生有勸。富家羣養孤獨之人，而衆不憚煩。則吾既知之矣。政其成矣，又興學校以貽人，得不曰有本哉！梓人之子知百木之堅脆，商人之子知四方貨財之有無，屠人之子善治皮，豈皆其天才自然耶？少而目治，長而手治，由是積習之漸耳。燕趙之好兵也，未必鈞好也，其見者兵也。荆楚之好巫也，未必鈞好也，其見者巫也。吴越之好漁也，未必鈞好也，其見者漁也。令夫孔子之道，包百王之教，治則堯舜光顯，亂則桀

紂誅亡，大之通天地，微之入鬼神，密義精言，散在經傳，厥有師教，學者猶莫窮三豕，使閉户學之，筋骸憊矣，儻有得哉！勤勞已甚，邈焉大道，死矣無傳。如皆郡縣勸儒，開設學館，長吏且有意焉，則其民感思自興，心志開而見聞博矣。異時庸知是邦不由樞言户曉詩書而尚禮義歟！予故爲之詩曰：表表南山，興雲以雨。木之苞矣，春陽攸聚。念我慮善，教不有初。彼繅者絲，厥抽惟緒。築室維何，有殿有堂。有序有房，閑陰啓陽。翔翔者楹，盤盤者梁。工逸於成，伎臻其良。我之思矣，古之孔子。我居我處，友朋來萃。爰飲爰食，爰講爰議。永懷恭人，肅慎容止。敬恭明神，邑令有僚。盛服至止，徒御弗囂。齋明有日，其誠孔交。何以薦之，清酒少牢。咨示父兄，順聽邑命。爾子爾弟，勗成正性。必儒其躬，俾善其行。貽親以不病，咨示子弟，優優在道。律身如學，以忠以孝。令名匪今，于後有耀。貽孫以不詔，中田有稷，其實離離。張子有猷，神享人治。善人之延，百世攸宜。爾民其承之。

《全宋文》卷八九一曾宏《元氏新建縣學記皇祐二年二月》 人之生性固有異，賢者明，愚者闇。明而不思，行或迷其適；闇者無相，則倀然罔所不至矣。學，其相闇之本歟。三王四代莫不急於是，以抵隆治。方是時，家猶有門側之堂，況諸大者乎！其於民愛而教之，可謂至矣。漢而下，或缺或微。當夫僭暴相陵，干戈縱横，則睨庠序，如餒者之覩鎡錤，謂爲無益之具。吁，可痛也已！我朝以文致太平，國有學以養士。慶曆初，天下晏然，臺閣多當世豪傑。上訪下議，欲使民盡登道藝之域。於是益建大學於東都，復詔郡縣，皆自立學。士限日隸業，然後應試於有司。時州將邑長，人人以教育爲己職。興創未備，會朝廷慮士或迫於耕養，則不能奉詔，遂罷限日之式。當治者不原其意，以謂前制變弛，一切不復問，故有未堂而止，半功而輟，已成而廢者。噫！士大夫果有意於民，其當以號令緩急事教化哉！元氏肄真定，介倚山險，民庶而事叢，河朔邑亡七八與比者。慶曆五年春，樞密副使、河北宣撫使富公，薦田侯爲□令。二年，遷著作佐郎，例當趨闕。今中丞郭公時作鎮牧，惜其去，請之，詔許復任。處邑凡五年，侯舉進士得第。識敏而才博，明民敝，精法意，胥徒之貪黠者，斂巧懾氣。而奉指顧民，有以訟至，必委曲盡其辨，辭窮然後真請罰。故在重辟，亦自悔咎而無怨。久之，威惠浹洽，境内大治。因間顧謂僚友曰：「愚不才，逃責於斯已數歲，幸而鼠訟簡息者，鄙心勤察，而粗謹法令耳。夫務齊於速者必以政，欲治之遠者莫如教。邑有孔子祠，雖像貌僅存，而隘且漏，不廣以葺，則教將安興？我將興之而爲之學焉。會詔諸佛廟，有不由王命而置者，皆毀之。邑所廢，得材甚夥，因以足用。又侯嘗涖事它郡，前邑佐按民籍，益鄉阜，過越舊貫，衆所不欲，侯還，悉舍之。及是聞侯將營學，皆請效力爲謝。物不調斂，功不董飭，半月而告成。堂、室、門、廡畢具，而器亦備焉。至聖南面衮冕，與王者等。自顔而下，列四科者十人，以公服侍其側。侯帥邑之官與士，齋戒冠衣，行釋菜禮。登降兢肅，拜俯庭下，如見君對父。居民觀之，乃知吾夫子之道尊，往往詔孫若子弟，舍利執卷入學從師授。長者誨，幼者聽，日漸月漬，寖以彬郁。議者謂非獨孝睦廉讓之風行，抑將有偉材巨器出其間。己丑七月，侯跡厥事於書，遣介持走中山，告旅人曾宏曰：「請子爲我文，以志歲月於石。」宏覽書而歎曰：失火之家，先汲缶而後營陂池，非好小而惡大，理勢然也。田侯爲邑，始以政法治敝，終以禮義申化，真得先後之宜矣。夫士之得仕，不患在小，患喪本以□俗。宏每觀今世有假道方册，拖紳朝廷，出則據千里之廣，不能興一善，鑿民耳目，而反惑禍福之説，左右老、佛，以掊削於下，心嘗壹鬱惜惋，恨未果折其妄。今聞侯能於數十里地，順承天子令，取瞽夫聵婦媚佛之材以崇學，而張明聖師之道，使邑人有所瞻聞，而變爲善樂無算。既辱命，故遂以書而不敢讓。時皇祐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全宋文》卷一〇一八蔡襄《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孔子之門人，顔淵最爲高弟，其稱之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昔之所以教人，與其所以爲學者，類斯道爾。孔子没，其書傳於後，而學者繇其言以之道。顔有不至者，非道之遠，蓋利汩之也。戰國以材智相傾，士以儒文其身，而挾其私術趨時嚮利，獨孟軻、荀況顓其所守，而不屈於當時。漢以明經射策，六經之徒自名其家，頗務師説，是非或戾於大中。然決大事尚傅經以正其義，故其治迹文質有可觀者。由漢以來，世褒孔子，至列王爵而廟。郡縣奠其春秋，用尊大其道，以勸民學。而取士之路，以配詞爲進士，以數字爲明經，中其選者，相躡爲公相，顯榮天下。天下承流，其徒以千萬數，至不可勝計。其師弟子皆以仕進之具相從，幸如博弈，苟入科則禄仕。或以孔子之教人者倡於其徒，則爲窮師；以顔子之所爲學者學之於人，則謂窮人。數百年間，雖大賢功業，班班見於史載，而其風化之美，不臻於三代之隆，蓋其源流異也。亳州永城縣孔子廟，居城西隅，庫陋不完。皇祐四年，大理評事杜君誼知縣事。杜君以孝行聞，而治民有誠信，以謂均賦徭，辨曲直，剔姦弊，興美利，斯材吏之易能；孰若教民以善道，而使漬於仁義乎？明年，出奉泉，遷廟於東南，直汴之陽，作文宣王及兗國公而下十人像，邊簋之

數，率據典禮。又旁廟設學舍數十區，將以教育人材。於是縣人之爲學者，各以其力相之。冬十二月，廟學成，杜君録其本末以來請文。予謂居其舍者，師若弟子，皆知其所以教人與其所以爲學之本，勉而求之，能以是治其心而立其身，所謂進士、明經之術者庸有不能哉？嗚呼！瞻於廟，游於學，以思其道，斯可謂之學矣。舍是而言學，學斯爲利；學其利乎，斯下也已。謹記。

張耒《柯山集》卷四二《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舉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爲政也。今吾民小之爲鬬鬩，大之爲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先治學校，誘其民之才秀而勸養之，使之業成出仕受禄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慕悦而興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治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况吾邑之在淮、潁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拙静慎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爲學舍而不果成，廢且二十年矣，君于是相地賦工興役，四旬而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又爲之延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日加多。予守潁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巳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學，而屬予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爲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焉，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全宋文》卷一一〇七文同《嘉州平羌縣新修夫子廟記》　頊川道士李有慶，過邛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尉相與增修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慶，候君侯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爲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闕，爲行釋奠禮者。既出，乃闔户不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鏤潰，液爛頹壓，墟落如也。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塑夫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卿用安静掾薦者治此，景君思誼以才侯子試吏，爲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參謀同，臬地繩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吕甄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交相委輸。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内外悉具。虚敞深靖，崇庳有制；蜚移連連，巍譙翬翬。藏俎豆，儲典籍，召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立門下，願隸業於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爲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剥其下，以厭己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爲政之大端也。簿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爲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是年五月十日記。

《全宋文》卷二〇一四曹九章《趙州贊皇縣移建夫子廟記》　縣以釋菜故，率爲廟以祀夫子。原前聖王意，豈若是而已哉？要在明教而化民也。後世吏薄，務政而不務教，歲自□丁而往，弦誦之門，無復人迹。民不見德治孰從而興，道汙俗敝，乃其宜也。九章蒞職之始，羣吏引以嚮神。由邑城之東，走千餘步，頹堵榛棘中，壞屋止三四，曰：此夫子祠所。憮然遂欲徙而新之。後半歲，得祇役至郡，即具以事曰□内帑。濮陽李公，縉紳之選，所至必以治聞，政修人和，安逸令□，於完繕留意尤篤，隨許其請。然縣亦獨以稔故寧，富民不告疲，而神宇一新。□成公又製牌二以揭之，凡爲屋大小只十四□□之室以安像位，爲□堂以肄經訓有齋以便退息，有門以限内外。巖薦獻，廣教導，靡然民□日遷於善，爲學之利，□其博歟！噫，後之人苟能保而完之，□已不□圮毁。有復欲構治者，求若我公之處事靡懈，不得而見之矣。興壞難易，其可慢乎？大宋嘉祐三年秋九月一日，守縣令武寧曹九章記，布衣左周篆額，郭世英書丹，郭良刻石。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八《贛州贛縣重修學記》　皇朝立學遍郡縣，縣有附庸，有支邑。人之言曰：支邑距城近者百里，遠則倍蓰，賦租征榷間得移用，學校之修既已非艱，而其士又以城闕爲遠，故庠聲序音日振於一邦。附庸則不然，賦租征榷，守皆統之，士方萃於郡庠，爲令者因得藉口，學校名存實否，人亦不責備也。慶元三年冬，奉議郎司馬邁來爲贛宰，深闢其説，謂：「郡庠教養率限以員，今十室必有忠信，而曰一同無遺賢，誣其下也；上臺戒横斂，州家不科取，邑之財用有定名，或漁於吏，或費於侈，而曰力不及於學，誣其上也。民之師帥，當如是乎？」於是節用度，核隱欺，首葺大成殿，次飾講堂齋舍，凡重門修廊，下至庖湢之所，器用所須無一不備。舊廩歲輸米二百斛，緡錢僅以百計，經營三載，

括六鄉閑田之所入，益錢至三倍。既有養士之費，則請於州，還補生員，請食於學，月書季考，一守成規，春秋奠獻如式，文風郁然，遂爲外邑之表。代更有日，書來請記。予聞記有二説，不贊聖人之道，則勉諸生以學。昔在皇祐，賢令大理寺丞王希肇正廟學，太山孫復碑記其實，謂夫子道被萬世，非假稱述。逮嘉祐中，著作佐郎錢顗尤號賢令，學政益修，每以上之教化，士之講習，告諸人，臨川胡冢大書碑陰。即而讀之，思過半矣。予尚何言，姑舉司馬君之説，附先賢之後，使來者知温國胄緒爲政如此，非俗吏所能爲也。尚嗣音，俾勿壞。六年十月旦。

《全宋文》卷一八〇四王安禮《高唐縣學記》 嘉祐辛丑歲，武涉萬君偉來爲高唐令之明年也。初，振養惸弱，捍强綏柔，民大化服，遂建學於縣之東。縣舊無學，有夫子廟，草屋十數椽，傾側毀折，莫足以庇風雨。萬君見而言曰：「吾將除此而新之，其爲舍宇以居學者，使得講習於中。」以五月庚申營址度材，始興作矣，令率僚佐躬自臨督。於是邑之士人相與言曰：「令如此，我等其可怠哉！」因各率私錢以助公費，至七月甲辰而功畢。設夫子及四科弟子像於殿中，闢其左以爲肄業之舍，除其右以爲會食之廚，前有門以察出入，中有堂以備燕講。增飾偉麗，士不以爲侈而民不以爲勞也。明年八月，余以事過高唐，始入學舍謁夫子像，聞弦誦之聲，低徊久之，因問學之所始，而邑人皆稱萬令所爲如此。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而爲吏者亦莫知教化禮義之爲急也。今萬令爲百里之政，而興起弊廢，開延誘掖而進之，與士子講論夫子之道，而不爲苟簡之見，須遲久之功者，良有以也。蓋萬君聰明强敏，勇於敢行，其異日光顯於朝廷，得行其意，則施設又將大閎矣。區區小邑之間，何足爲萬令道哉！然與夫專簿書之勤，計歲月之勞，固已遠矣。於其成也，爲立石於庭廡，以告後之來者。嘉祐七年十一月庚申記。

《全宋文》卷一〇九七褚瑋《海鹽縣建學記》嘉祐八年十二月 夫子有廟，廟有學，所以奉春秋祭祀而教民以道藝。其規模制度，講求明備，漢唐以來，未有如我宋者也。故自京師達於郡縣，莫不飾祠宇，聚生徒，命官擇師，以廣教育。洋洋乎絃歌之聲，際天接地，可謂盛矣。今上即位，繼休前烈，聖才睿斷，新民耳目。萬幾之暇，玩心經史，觀古治亂，蓋將激勸群下，終始典學，同底於善，真聖帝明王之操術也。爲守令者，宜有以述上德，廣風化而稱其職乎！海鹽縣隸嘉禾郡，生聚萬計，濱海而居，魚鹽之利，僅以自給。士其業者，纔數人而已。昔之爲令，若參知政事魯公宗道而下，其修舉職業，間有人焉。然廣學訓民之意，猶闕如焉。非諸公之意不及於此，蓋歲多饑饉，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猶不足，奚暇治庠序哉！雖然，後之繼者，或處可爲之時，而退讓未遑，非所以述上德、廣風化也。去年夏四月，予始官於此。僚佐相與語曰：「夫富而後教，古之道也。茲邑地勢高而瘠土衆，若歲差旱，則禾盡槁而人食貧矣。能備其患，然後可以議教。」於是周視四境，凡可以瀦水溉田處，悉鳩衆力以浚之。既而境内豐穰，民用給足，皆遷思回慮，靡然有嚮善之心。一日，邑之父老造庭而言曰：「宣聖舊祠，壞久勿葺，願易其地，增置學校，誨吾子弟，庶幾有立。凡一材一物之費，悉自營辦。」予從其請，因得勝壤於縣之東南隅，冬十月二日經始，明年夏五月訖工。廟像尊嚴，學舍閎邃，講有堂，齋有次。賓位小學，列於西偏；膳爨滌沐，處之東廡。祀物什具，罔不完備。將以延先生碩望，傳道授業，使學者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而業廣道充，可以俟朝家之選用也。予與邑僚暨諸生既告成，咸丐予文以識歲月，因爲之記。嘉祐八年季冬二十有七日，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縣事、兼管勾鹽場、騎都尉褚瑋記。

《全宋文》卷一八四八郭知章《興國縣改遷儒學記》 國家承平日久，鼓道德以覆被天下之俗，將使混然一之而純粹矣。然其郡邑之壤密相環，其習尚往往稍異者，何也？説者以爲生質有厚薄，與夫風氣有嫩惡，不可得而遷徙。誠如是，教之無益也，詩書仁義，殆爲人之駢枝，尚何爲耶？夫不知人之才固非自異，患乎長之者未能固其教也。朝廷詔郡邑立學，意亦至矣，而不可繩以法。非若刀布簿書，抵其職之稱否而黜陟之，苟知自畏者，莫不諰諰焉砥礪以赴功，而懼才力不足以勝。彼學校者，獨存乎法之外，誰自刻意而勉爲之？幸而有勉焉，不幸而非其所好；幸而有好焉，不幸而非其所樂。是以民之材可以適善，而與之適善者難能也。興國爲邑，雅號劇盛，民往往挾氣尚鬬，幸其富益而安。間亦有學者，百餘年因循持久，尚未有以學校開牖之，良可歎也。治平元年夏，殿中丞柯公莅邑，越三日，齋祓謁聖廟，見其卑陋殊甚，而二時薦祭籩豆之器皆壞腐，僅存名數。公憮然曰：「夫學孔子之道，非敢私焉，必將廣其教。今所謂廟與器尚不能嚴而飭之，教將焉在？余甚爲學孔子者愧。」然民訟紛積而吏弊深以牢，方銳意壅遏攘拂之，學校以此未暇及。未幾政皆有條理，而人莫敢違令。公曰：「可以教之矣。」其年令，議遷舊學於縣門之北，規度塏地廣袤適相宜，又得民之尤喜事者，願致私緡以助，凡工費皆資焉。明年冬，學成，有殿斯巍，有堂斯煥。至於東西兩廡齋庖之所，無一不稱，何其盛哉！非公自然而樂之，能及此

耶？愚嘗聞，有而能充之者，君子之性；充而能廣之者，君子之教。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然性所以成己，教所以成人，性所樂也，教亦所樂也。況得一邑，粗可以教其樂，則詩書仁義之道，何憚而不畀斯人耶！宜乎公之立學，獨得適意於法之外也，將見興國之士被服儒術者，相與翱翔游泳於其間，治心養氣，正其所習，期純固而閎肆。一旦聯裾而起，皆所謂傑然之才，上可以宜朝廷之器使。夫然後之學之效如此，王公之樂又如此其遠矣。經始而成之者，邑尉張喬卿也，論撰而刻諸石者，門生郭知章也。

《全宋文》卷一五三二張唐英《漢初學記治平二年》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以三代之盛，百工庶尹，皆有經常法度之教，以揉治民奇邪之性，使趨於粹美。此由其道素行於庠序，而後施於朝廷，故推有本源，而無末流之弊。於是詔建學於天下，以覬淘治之汙而使之潔清，鏟道之駁而使之醇一。當是之時，老輩晚生，相與勉慕，不荒不嬉，漸捐去僻麗之習，而薰灼乎彬郁之文。未踰年，獻議者以爲法令之明，戎武之厲，吏事之幹，此足以治天下，彼詩書禮樂，但外爲藻繪，非理世急務，於是絃誦之聲，復寂寞而無聞。是不知三者雖於治不可闕，然不可專用以治天下。儻顓而行之，則堯舜之仁，不及商鞅之法；湯禹之教，不及孫武之術；用孔子之道，不及李斯之智。是用刀鋸戈矛，簿書期會以待天下之士，此豈享國久遠之謀哉？蓋虎視之君拔本障原，任己速亡之術也。爲郡縣者，誠能興之於已廢之後，此豈不謂之適要哉！合州漢初，舊無學舍，有破屋數間，以爲孔子廟，地勢卑下，歲嘗有江水漲浸之患。治平二年冬，進士馮元崇率邑之儒衣冠者，各辦材甓工役之費，易福源僧院之隙地，重建孔子廟及創學齋四十間，以爲師生肄業之所。縣令王周卿實董其事，縣尉冉和以俸給二十萬爲彩繪之用。君子謂是役也，既爲勸學尊道之要，又合仁宗慶曆詔書之意，學者誠能日於其中講究六經之旨，以及於九流百工，而求其治心正身，化民成俗之道，予將見漢初之俗齊魯如也，豈徒土木之工，以市好事之名哉！

《全宋文》卷一一〇七文同《永泰縣新修聖廟記》 天下無難治，善治其本而已，本正而天下治矣。宋有天下郡邑祠廟，春秋祭祀，尊本以教民，養才以備用，爲治百有餘歲，而太平過古者，此其明效也。永泰縣學，歲久隳圮，吏至尋去，不繼葺者七十年矣。棟僵榱疏，像貌摧剥，禮享幾絶。熙寧初，扈君充始來爲邑，及其佐趙君琳相與視學。謀政之先，則曰：「學爲政之本，政爲學之用。」循視興廢，一新其制。學成，廟貌中峙，講奥後設，左右廡序，群賢悉肖於壁。於是度理以爲器，舉典以修祀，觀者聳向，而民知所尊矣。則又爲之程課，勉導、扶掖、勸奬，而學者端其歸矣。民知所尊，而學者端其歸矣，嗚呼！真可謂知本矣。知本則天下無難治，況一邑哉！故揭其事，以式於後云：廢興之源，不繫於天，人存則然。安聖之教，均有覆燾，世世所考。斯文之圮，非道之墜，亦人自廢。歲在庚辰，成功不日，涓剛考室。乃繩乃直，乃峻如植，崇崇翼翼。不泰不纖，以祀以嚴，斯民之瞻。講序師筵，經墳後先，烝育後賢。孰謂民頑？孰謂財殫？一舉百完。涪山隆隆，涪水濃濃，夫子之道，夫子之宮，相爲始終。宋熙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記。

《全宋文》卷一五八五孫覺《婺源縣建學記熙寧四年八月》 三代之所以治天下，損益有所不同。至於學校以養士，鄉黨以興賢，能千數百載之間，未之有改也。先王之迹熄，下更漢、唐，仁君義主欲有爲於天下，未嘗不以得士爲先急。然養之不以其素，求之不以其道，雖欲因時以就功名，而俊偉傑出，有紀於當世，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學之序，則彼焉能勝其任哉。宋興百年，仁宗皇帝始詔天下立學，蓋有意於禮樂教化之事矣。今上即位，患學者弊精神於無用之詩賦，不足以應治官臨民之實，三年春，始御集英殿試禮部貢士策，以致治之極；明年，遂下詔黜詩賦之科，使士明一經而求義理之所在。蓋將遍得天下明經之士，以官使焉。夫詩賦之文，能言者知其無用。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之間，朝廷以古文相尚，州縣推行詔書，往往建庠序，教諸生，朝夕從事於六藝之文，雖隱約窮陋，多能喻上意，厭於雕篆淫浮之辭矣。故登科第，立朝廷，號多經術之士。上因人情之所願，欲順其勢而利導之，反之所本，故天下翕然馳而赴之，莫有參差不齊之論。朝廷方興學校，推三代選舉之法，庶幾於古治。嗚呼，其盛矣哉！當是之時，秘書丞劉君定爲縣於歙之婺源，治成事簡，邑之子弟從之學者，率常百有餘人。學者患其廟學庫也，相與請於州，易地而新之。蓋經始於庚戌九月，越明年六月以成，凡爲屋百有二十楹，而廟學之所宜有者皆具。材力不出於凡民，故無擾；簿領不關於胥吏，故無弊。因其時之閑暇，而無事於督責，故其成也遲久而壯大。劉君之爲縣，知其所先後緩急，邑人信而服之。又遭其時，得推所聞於學者，故能成此而不勞。然予聞之，學不患乎難知，患乎莫能行；不患乎難至，患乎莫能返。學者皆知宗孔氏矣，乃或得其粗而遺其精，或見其高而忽其下，或彷彿其一端，而不量其力之稱否。故問農圃者有所不言，問鬼神者有所不答，問爲政對之不同，而終其力之所至，豈苟相爲異也哉！所以教之者各當其

分，達之各盡其材而已。故其徒有可以治千乘之賦、任南面之責者，至於朝諸侯、有天下，則顏子一人而已矣。以彼諸子之材，有聖人爲之師，日聞其所未聞，見其所未見，卒所以成就之者若此。嗚呼，學其不既難矣哉！若夫後世之士，去聖人既已久遠，得其書讀之，不盡其意，又不謹其所習，則其入於楊、墨、申、韓之學也，將孰禦之哉？予既愛劉君之治，又嘉其邑人服從其令，以相勉於學，悉力以營新宮。思所以傳示永久，則相與千里而丐文於予，因爲原本朝興學之次序，告以學者之所難，以相其邑人，使之歸鑱諸貞石，立之廡下，以俟朝廷教化之成，而婺源之士多成材也。劉君字子先，鄱陽人，好學而有文章，蓋其志將有爲，以見於世云。熙寧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右正言、直集賢院、知廣德軍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孫覺記。

《全宋文》卷一七七九韋驤《萬載堂記》 萬載於袁爲小邑，而户口櫛比，人亦喜訟。邑大夫能以禮義漸之，而後區處其競訴日所興者，庶幾委順而易爲力。苟或不然，專以刑辟苛細而繩之，則將吴詬頑頓而亡恥節，譬之猶梦之而求絲之理也。然則非知本者，安能先禮義以加之意乎。禮義之原始於學。其鋭然興學於是邑者，吾聞石、李二君之相爲先後也。初，邑有孔子廟，存春秋釋奠而已。嘉祐中，石令君麟之始建縣學以聚諸生，後之繼者牽於陰陽刑尅之説，旋即毁去，且未能改爲。及李令君鎮之來，即舊址而一新之，第稍易面勢，從衆志而厭其惑耳。祠宇講堂，革其頹敝而增廣之。先聖先師及十哲之像，完其晦缺而嚴飾之。若籩豆、簠簋、罇罍、爵俎之具，悉按制而更造焉。别爲復廊，廊有齋舍以益學子之居。又將擇鄉秀之長而賢者主之，以朝夕講肄道藝於其間，使孝悌廉恥之風，推而及於閭落井聚，人人知所以遷善遠罪之道，以助吾之所以治，此令君之存也。余爲鄰邑，喜其所爲，又見請以文，於是書。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五日，餘杭韋驤記。

晁補之《雞肋集》卷二九《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爲也，而文可爲。夫文亦安足爲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爲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籩豆，俗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其事也，則伊川爲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并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欲去餼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爲治之意者，其於守先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絶之緒不可復之，餘而僅僅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好學良士，其爲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米鹽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爲者。至焉則爲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則其舉百一。蓋未嘗爲而去者相輩也。我不敢以後吾之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焉，使吾常知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其必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爲屋五十有五楹，貌像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廩庾饎爨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真定耿君轍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苟然者。士相與歌其能，民聞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昔者子産爲鄭，陳伐之，子産能以其衆入陳，蓋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産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夫子産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

黄裳《演山集》卷一五《順興學記》 元豐改元之秋，列郡各貢進士於朝，南劍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學者百數無預貢者，温陵宋君適來爲順興令，因怪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爲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劍在閩之中，累累有人焉。順興南劍之支邑，前此有預計偕者不見録於禮部，七十年於此矣。今歲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歟！遂由縣學而觀之，感其廉隅之卑，度量之微，環衛之弊，具修之廢，不足以壯麗，先聖之行，在吞納多士之至，止升望降，觀前揖後，據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往散處里閭，流入城闕之間，誦數之學，得以小説，實其虚一如此者，蓋久矣。宋君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壯其廉隅，固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據之勢，然後招來多士而教之，邂逅一鄉之所慕者十有四人，請爲義倡，願與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宋君如其請學者，欣然預叙於别館，以俟學成而歸焉。旁郡餘邑，隨有望風而至者，不日學成爲之八齋，翼於兩廡之間，或背於堂，或面於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問者有應，疑者有質，由者有户，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

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知者之水，適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計哉。蓋夫教學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學者無志於仕，有如曾晳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信者，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得失有命，動静有理，去就有儀，處萬鍾之時，如簞豆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史胥之卑，屠販之仵，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之人有不及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

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以史胥屠販之仵，僕隸寇盜之類，其名不貴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與從生，不知義者不可與從死，不知禮者不可與交，不知信者不可與守，驪山之徒，胯下之布衣，興造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腸，則爲之使飽之則叛去，是故黥布、韓信之徒，素不學道，無窮之欲，與之南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當平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仵之賤，寇盜之惡，入爲公卿，出爲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怪也。昔衛宣之朝，有不知德者，好伎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伎也傷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爲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求伎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爾，君子亦奚以爲哉？

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長司馬，昔時鄉教之中同爲儒者，而今同爲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禮樂者非特鐘鼓玉帛而已，禮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縱横之畫會乘之算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猶及於此，而況德行之學，豈可憶哉？是故古之爲公者以道，爲卿者以德，爲大夫者以智，爲士者以志，爲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衆，爲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難，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恃其人之衆也，恃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線，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立柔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殺學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剛，繁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爲甿隸之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學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來，隆學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爲道而學，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學，所以作於是乎書。

《景定建康志》卷三〇《句容縣學》　始建於唐開元十一年，在縣衙之東。本朝開寶中修。皇祐二年七月，太常博士方君峻再建。元豐二年，葉君表以縣南館驛改造。紹興壬申，淳熙己亥重修。寶慶丙戌，王君通易民地添築墻垣，左右疏池。嘉定戊寅，祠明道、伊川于正禮堂左。寶慶丁亥，始建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宇，與石刻亭對。

晁補之《雞肋集》卷二九《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禁爲河伯取婦，喟然嘆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爲縣令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爲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爲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搶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巷，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狠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竣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爲則難，以莫之敢爲而爲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嘆之，咏歌之，亦使繼者歌吾子可也。」故爲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潁川晁補之記。

《全宋文》卷二〇九五蘇轍《上高縣學記元豐五年三月》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顔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

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

晁補之《雞肋集》卷二九《冠氏縣新修學記》　太師潞國公留守北都，余故人鄭君爲其户曹掾，數持檄出。潞公曰：「鄭參軍才，無俾去府中。」即奏以爲其法曹掾。公還雒，鄭君亦去爲冠氏令。冠氏父兄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奏以爲其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弟，無犯鄭君法。故時冠氏人務衣食，知學者鮮。朝廷方以丁聯兵，鄭君從容不擾人，人安鄭君，爭趨令。無幾何，則習擊刺馳射足任矣。鄭君出，野民有歌者曰：「犀邪兕邪，襏襫者僊邪？」鄭君曰：「嘻！有勇而無義，安可？」乃爲之布約束，無不信，驁者執之。它日出，野民又有歌者曰：「無以吾乎彍，襏襫者方作，無廼吾鄭君不樂。」鄭君曰：「民庶幾可教也。」歸瀾埽，召其僚，與賦詩飲酒，言治民之意，見諸生問所以學，而別其秀民，民益勸。乃即孔子廟爲學。學成，又率諸生日談經其間。諸生自它邑者，常屬絃歌釋菜洋洋也。於是民以爲榮，爭遣其子弟往觀，頗改服爲士矣。間以書抵余，願有述。余曰：士學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其一切效俗吏如不及者，乃鄭君所謂『不忘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本末可爲邑人道者，刻石學中，俾無忘鄭君。鄭君名僅，字彦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濟北晁補之記。

沈括《長興集》卷一二《秀州崇德縣建學記》　韓退之爲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此其效歟！」予常以謂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後世，孔子何與焉？使孔子無一豚肩之享於墟墦之間，何損其爲聖人，以舜、禹之巍巍不待有天下，至孔子乃待祀事然後尊歟！其智足以知聖人，孟子獨稱宰我、子貢、有若，如子路親事孔子而師之，然猶有所不說，知孔子爲難，則其譽孔子固宜難也，治天下國家，其上至於無以加，下至於匹夫匹婦，得有其四體髮膚者，捨孔子之道不可，此天下所共知者，聖人之蹟也。至其卓然有所立，雖顏子欲從之而有不能者，故先王擇天下宿乂，舒大之才以爲公卿，鄉老使率其屬以興四方之俊異，禮樂法度秋陽江漢以暴濯之，猶懼其不能進，苟爲不至於此，而僅循其末流，則道或幾乎息矣！吳越多山，而湖澤漸其下，其枝者涯渚之間，不辨牛馬，崇德居山澤之介，孔道四出，戰國之時，闔廬勾踐，嘗大戰於檇李槜兒之間，裂其地而守之，至今墟壠網絡稻蟹之利轉徙數州。元豐八年，括蒼吳君伯舉爲邑也，始爲之築宮廟以祠孔子，聚學者擇經師而教之，以義理行能不苟，使之爲文章，誦習務中有司之程而已。培高爲堂，宴有貳室，繚以環廬，豐約稱事，四方聞令，賢皆來學，唯恐在後。崇德爲遠邑，縣令爲小官，興材賦工，動觸吏禁，非篤誠自信强有才者，不能任也。此其成就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僨犀象決鴻鵠之器，非深山大谷，則無以養其材，執規矩而求之，若不祀其材，所養則沉沉之室，執規矩者所視也，養之以先王之所待以興者，而不徒循其末蹟，則其爲役也，不爲苟美矣。

晁補之《雞肋集》卷二九《沈邱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爲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爲，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覩。況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爲而去，或雖爲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故爲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爲民而不爲。中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爲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禄於此，以爲文不足爲，或不得久而不爲，則至於俗壞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柔文剛好學而有文，爲令沈邱，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邱，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

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禄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蓋爲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爲。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爲之大，而僅爲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爲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則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爲亦爲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爲是。以爲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爲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邱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爲，則沈邱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全宋文》卷一八一六張舜民《宜禄移縣學記》 宜禄故有縣學，介于令尉兩廳之間，或升其堂，磬欹與室家相聞。每春秋二時釋奠孔子，有司白令，然後發鑰掃除以行禮。自餘，封鑰甚嚴，學者莫得而遊也。三年詔一下，姑群居僧寺中，講習期月，以幸有司之薦，不則散而罷歸，待詔後乃相見。故非不能群居，以其實無學也，可不念哉！元祐四年，河南張益爲縣令，武功游師雄爲轉運判官，按行過宜禄。見之，曰：「凡民事有大小，政有先後，莫大於教民，莫先於立學。方今天下，文物何如哉？容有無學之縣乎？縣苟圖其事，必諮之州，州必諮之監司。比其往返詰難，而縣令官滿已去矣。公誠能置之不疑，學可必成。」游君喜而受之。邑人聞而相語曰：「長官將爲學，以教誨吾之子弟，而父兄不能應者，非人也。」一日，有富室者獻其地於東門之內，面通衢，背城垛，廣袤若干步。於是剗取舊學而遷致之。損其有餘，增其不足，門牆言言，堂室沉沉。尊孔子於中楹，繪門人於兩序。正寢面勢，先生之居；齋房東西，學子舍之。廚有經史，備探討也；庋有□糧，繼乏絶也。不牟於公，不漠於利，用物畢具，而至者如歸。邑人曰：「可謂盛矣！然教學之序，如何哉？」告曰：「每朝日，先生升堂，弟子就列。弟子就問，先生有説。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戒之以近者小者，告之以遠者大者。始之以仁義禮樂，終之以道德性命。聞之者，公愉既退，則或群或友，解衣逍遥，是非鄉人，議論執政。困則在牀而寢，樂則援琴而歌，是藏修遊息之四焉，亦切磋琢磨之一也。明年，邠之鄉貢者九人，而宜禄居其四；登第者三人，而宜禄有其二。爲學之驗，可不信乎！予實邠人，自予先大夫泊居宜禄者，有年矣。今入其東門，望長松百尺，其下乃予所生處也。城東北數里，望之林木蓊然者，予嘗耕而食之也。昔爲兒童，從父兄游，見被服乘馬而過門者，與其立功名而見於簡册中者，心傾慕之，如不可得。今仕宦幾二十年，周流四方，出入朝省，家徒弊於風塵，鬢髮消於憂辱。形體氣志，曾非乎昔。顧欲復爲青衿兩髦，旅進鄉校之中，時聞先生長者之一言，詎可得也！念之悲乎！凡百學者，尚慎旃哉！毋輕出處。因感而書之。

李廌《濟南集》卷七《唐州比陽縣新學記》 待民以厚可以化薄，待民以薄無復歸厚。古之君子，將臨其民也，必敬之愛之，以謂皆賢人君子，安吾之教令，而同期於治，其心既平，其恕既廣，其民心親而化其道，借有不若者，惟有哀矜，而不憎怨，不忍陷之於辟，聽其自遷於善，於是雖有偷薄可變於厚，蓋所以待之者，主於厚之也。若乃將臨其民，先儲威怒之，意欲嚴刑峻法以刈制之，故其忮惡忿恚之心，無所往而不逢，民固不勝，愈趨於薄，然其政亦勞蹙而無成，欲以求治不亦悖乎！蓋所以待之者，主於薄之也。吾聞唐泌之墟五方之民聚焉，先是守宰鄙其習俗，庞駁一切，劇之以威。元豐間，今翰林蜀公。范公之守唐也，其僚曰：是邦寇攘歲比滋繁，願奏于朝，治以重法。范公曰：吁！何期吾民之薄也，子姑俟之，吾厚之以忠信，彼當自愛，我曾未閱歲，檟民無警，囹圄遂空，乃大興學校，又從而教字之，范公之德其澤遠矣。唐之士民，獨憾屬縣大夫，未有以范公之心爲心者也。其後十年，吾友師文來比陽，慨然有厚民之意，率之以躬，待之以誠，勉强扶弱，主以豈弟，威孚交加，殊有古者循吏之風。師文曰：吾今之政，足以靖一時，未足以移易舊俗，欲此邦之人回心嚮道，温温穆穆，一變爲孝秀之行，其惟養之以學校乎！顧吾邑鄉校摧圮已久，肄習無所，而嘗繕有制，勿能復興之，奈何？邑之士民皆曰：以大夫之賢，猶能立祠植碑，以頌遺愛，況興賢舍以教養吾類乎？異時奉釋老媚鬼神，猶且殫力，況孔子之宫乎！乃胥勸胥傚相地基，遂鳩工集材惟恐後，時祠殿廊廡翼翼，耽耽游於斯者，藹然有慕仁義之心，肅然有尊道德之意，況講習於斯，弦誦於斯，發聖賢之蘊，窮天人之奥，以爲揚名顯親，崇功廣業之徒哉！師文之澤，是亦終不可諼也。嗚呼！古者家有塾，

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地無小大，以學校爲本，人無卑高，以教養爲職。後世學校不修，其有以夫，以爲無損益於功利，曾不若簿書期會，可取善最，飾厨傳稱過客，可市名譽，至於望之以長育人材，則曰：是君相之職，何敢擅焉。故倚仗承襲，苟且成風，以學校爲心，而欲孝秀之盛，非俗吏之用心也。余喜師文之德教孚於比陽，而嘉比陽之士民，安於師文之德教，於是乎書以詔後人，師文名譽。姓閻氏，材氣剛偉，智識明敏，好學有文，擢進士第，所治有聲，少以勛名，自任薦紳先生，皆許以爲國器，比陽之治，此其試也。元祐五年八月初九日記。

楊潛《雲間志》卷下《華亭縣學記》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秀州華亭縣事劉侯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而闕右廡，食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犬彘得以遊處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彷徨，歸則發政以惠民，徐以善言風諭邑内，邑内欣善，莫不奔走以承命，於是學始繕完。又風諭得衛氏子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乃屬其佐劉發爲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與也，必爲記，不忘前人之功力爾。」已而發解官劉侯又以書見速，且曰：「學始謀於陳侯，卒建於陶侯，無以吾廁於二人之間。」劉侯之意固忠厚矣，而事在衆人之耳目，非可誣也。輒廣記，而備言之。華亭大縣也，旁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它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庫陋，旁不可以爲齋館。自吴侯及爲宰，已嘗有意遷易之，而勸導率不就。後三十年，而陳侯謐復議建學，是時邑人衛公佐率先願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即築土治木，預爲户牖，加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侯以事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爲佛宇，公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侯鎔爲政，而公佐死，浮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爲公佐祈福，其子弟則令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於是邑子朱賡、朱伯夔、周揚、許洙以之干陶侯，陶侯使之白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者乃率衆士人詣郡太守，又詣轉運使，皆得請。遂擇日鳩工，而四人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各實其言矣，而它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於劉侯，蓋若有待焉。夫致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子皆知之。學士大夫方困布衣，必以是説應有司之求，及其入官則背之，果何以哉？蓋上之所程督者，常在獄訟簿書，而考績不及於教化故也。以文盛之時，建學校於多士之地，或有其意而不能遂其議，或遂其議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不能成其功。故發詳記其實，以爲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知成功如此其難，無至於廢而不治云。

《全宋文》卷二二一六詹文《衛州新鄉縣學記元祐五年》 新鄉，衛之屬縣也。昔周既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其後九世，武公繼之，脩康叔之政。吴公子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豈衛風乎？懿公爲狄所滅，河南更屬于晉，至漢久矣，康叔、武公之風即竭，而紂之俗猶存，故俗剛强，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班固志之，言「教化習俗之移人性」，可不慎也！新鄉實管叔所封之地，土地饒美，物産阜盛，幸太平無事之久，其民富庶，安居樂業，儒者視他邑爲多，而異人亦間出焉。然無學以居士，而獨以廟事孔子，此非治古之意。熙寧六年秋，縣廢，而所謂廟者又隨以毁。元祐二年春，始詔復縣，而廟未及新也。符離李公久來爲令尹，治其民，民心方喜縣之初復也，而重于犯法，令尹曰：「此何可恃哉？自康叔、武公之德在民者深，猶不足以變舊染之俗，況無學校禮義以勝其邪僻之心，則奚所不至？」於是仍其廟之故基，一爲新之，講説有堂，齋習有室，下至庖湢，莫不有所，完固静嚴，弗簟弗陋。始于元祐四年八月癸丑，終于元祐五年四月辛巳，凡爲屋四十間，不勞而就者，從其士民之願也。于是來請予文以紀其成。予聞之，所貴乎士者，爲其能自重也。知所以自養，則知所以自重，其治天下國家，特其措之事業者爾，蓋有深於此者焉。至於庶民，不能知此，孝弟願慤，亦已足矣。令尹之爲兹學，意不在是乎？嗟乎！爲民上者，必以教化爲先，而行一時，孰若盡心於所以教之之道，可以善其心而傳無窮。而世之爲吏者，蓋莫知此。李君，賢者也，静而有守，剛而不撓，其政豈弟明恕，其民愛而敬之，則其爲此亦無難也。雖然，來者或由之繼與。令尹之所用心，而士民不克稱焉，則今日之事，孰爲功也？故予爲書其事，俾刻之石。

《全宋文》卷一七五九李曼《移建孔子廟記紹聖元年》 洪雅縣君以其邑儒毛生之言來請曰：「吾邑廟學屢徙而非其地，歲敗於水潦，凡二十年，隨葺隨毁，其完無幾。歲每春秋二丁，有司徵廉幕，歛筐篚，以障漏籍濕，供祭奠之事，苟以應令。相承舉然，閱令多矣，莫有肯致慮者。殿學圮塌，勢欲傾壓，生師散寓他所，無誨解絃誦之聲。耆舊過者莫不嗟惜。今吾邑孫公始下車，進詣於夫子廟，顧見壁間水痕殆及肩，嘆曰：『卑陋乃爾，豈所以尊嚴聖師、推廣教育之地耶？』會群士素日病此，聞之莫不欣躍，因造庭而言曰：『殿學久摧，諸生無肄業之所，咸□改作，惟公圖之。』公曰：『此吾意也。』即以其事白州君，州君報可。於是會諸

生而謀之，莫不踴躍從命，遂易地而遷焉。匠氏獻技，板築赴工，役纔逾時，事已就緒。聖殿中起，黌堂地闢，書閣翬飛，齋室鱗比，輪焉奐焉，非疇昔之比也。初議塑像，俄有一巨木乘漲流止廟堧外，孫公乃命工裁之，成方、田二公之像以祀。衆咸異之，且水戾而迂，流楚之所弗及，而巨木來止，若有導者，謂非神之爲，豈偶然耶？蓋宰君之令，群士之力，悉出於公議，以成新功而崇教化，明有以聳乎人，幽有以感乎神，其默相之也則宜。既而府帥某公嘉孫公之能，喜廟學之成，親筆殿學二額以爲賜。然則茲學之作可無述乎？欲求其人，惟利憲大夫爲宜。蓋大夫公常宰吾邑，邑人愛之未忘，得公紀之，庶可以傳信。盍往請焉？曼常承邑之乏，殆三十年矣。今孫君有嘉政，秕迹固已磨滅，尚何足道？且荒朽之餘，曷足以紀述？敢辭。孫君請之固。然曼雖去久，而茲邑地勝俗雅，未嘗不思之。今尤興儒，悉力營學，以成宰君之美，是又可尚。而毛君嘗從吾遊，固已有聲於場屋矣。逮及廟成，而始登科，又可喜也。於是乎書。孫君名詔，字君升。毛君名景陽，字升之。

李彌遜《筠谿集》卷二二《福州連江縣新學記》 長樂居海南服，視中州，爲支郡。連江又居郡之隅，余之先實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歸，始至，往拜於學，顧基宇庳陋，在水之湄，歲以大浸，土穿木支，鳥鼠不可游，跪奠既降，趨而出，懼將壓焉。因喟然曰：人之於窮達，命也；物之於屈伸，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無窮，抑亦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遂有庠序，在泮之盛頌。於魯僖而後，世至有城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能致乎。國朝慶曆三年，始詔天下立學，繼承緝熙，至於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橫槊，俎豆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爲諱，通都大邑，僅有名存，而況于遐方遠服乎！茲縣小而地偏，政久不理，蠹弊百孔，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如治棼，如彫朽，能起民瘼屏吏姦，已足稱良，奚暇議此哉！是可嘆也。紹興戊午，余官中朝，友人林日華以書見貽，曰：「幸矣！吾邑之得賢令尹也。不簡、不苛、不溺。於近事之叢脞者，剔抉之；弊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邑以大治。閔舊學之廢，將改作焉。我卜於衆，得東南爽塏之地，背長汀而面雲居，前案三山，符古語胡蝶水中之讖，可基焉。又帥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芘、林錞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告於尹，尹喜。以十一月丙午，既經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成。以圖來求爲記。」視其基高以固，度其宇深以崇，重門修廊，巍殿中峙，駕説有堂，翻經有閣，居有齋，休有亭，繚以周墻，蔭以嘉樹，閎壯之規，煥若在目。嗚呼！事之廢興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陋庸，詎知今日之麗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其所以惠此百里者，深矣。百里之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余聞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者而已，故孔子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至見於事業，發爲文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猶足以垂訓於後世。亦推此而已。去古既遠，聖人之道不得其傳，士知尊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至玩歲愒日，盡心於彫篆鞶帨之習，以爲干禄計，幸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效絶學可矣。豈不大惑歟。今邑之士，游息於黌宇之下，誦詩讀書參稽百家六藝之説，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躐賢科，登膴仕見於有行，以聖賢爲師，而不爲世儒之陋，則不負尹矣。可不勉夫。噫！學校，王政之本也。視其廢興，治亂之所繫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學成，至温陵，温陵之學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連江邑也，亦以學成來告，會建言者，謂當修文事，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王道之復行也。故因爲之記而書之。令尹括蒼林覺也，記之者邑人李某也。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祁陽縣學記》 祁陽令吕君堅中修書遣縣學講書周度來，言縣東有先聖廟，與浮屠氏居爲鄰。浮屠氏懷侵奄之計已久，幾廢而他徙者屢矣。賴二、三學子力爭而護存之。堅中承乏邑事，惟念教化之本，方欲增葺黌舍，招徠後進。會有詔旨，州縣學盡復置。即諭士勸民，稱力效助，甫再閱月，告成一新。且叙二、三子之意，謂予嘗守是邦，而記零陵、東安之學矣，斯邑也奚可以無述。予不得辭，則爲之言曰：建學校者，必祀先聖，示道業之有所宗也。天下同知宗孔氏，然自孟子而後，曠千餘載，居仁由義，德業備成，卓然而爲斯人之先覺者，不越數君子而已。是誠宜師，而學士大夫鮮克師焉。或且悻悻然曰：「孰爲數君子？吾知師孔氏而已。」予竊惡其説詖是而濟非也。今有人生乎遐方下域，而欲至乎王者之國都，必得知王都之所在者引而導之，庶乎其可至焉。弗逮中人之資，豈特下域之比也。孔氏之堂室，豈特王都之遠也。乃從未嘗知者導吾而前，其不迷津而冥途，入叢棘而陷大澤也幾希。故欲學孔氏，必求深乎孔氏之術，居仁由義，德盛業大者志而潛之，講而明之，精而深之，然後孔氏之堂室邇而弗遠，造而弗差也。昔者仲尼無位以行其道，則綱紀典籍，垂範來世，雖然於《易》則繫之而已，於《書》則序之而已，於《詩》則刪之而已，於《禮》《樂》則正之而已，未嘗作也。年七十致大夫而老，道必不行矣，乃始筆削魯史之文，作爲大典，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易》《詩》《書》《禮》《樂》，前聖之所同，

而《春秋》，仲尼之所獨也。使仲尼君天下而南向，爲公師而北面，所以經斯世，變大化，致隆平，而頌清廟，六五帝而四三王者，不出乎《春秋》之志矣。今也宗孔氏而廢《春秋》，是猶子而叛父，臣而背君，尚稱闕里之門人耶？宗孔氏而不知《春秋》，於是以莊、老爲真，以瞿曇爲妙，以稱貸取息爲迂衡之王政，以李斯小篆爲道德之微旨，《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歷相五代者謂之知道，發於其心，害於其事，與王衍清談之禍異軌而同轍，亦云酷矣。本夫强項穿穴，失所依歸，無指南瞻斗者鄉導乎其前，故顛倒謬亂，至此極也。是豈足以爲人師邪？彼既撰而無師，吾又師之，而不悟其非所宜師，則亦將顛倒謬亂，有甚於彼者矣。和靖先生侍講尹公，受道於河南夫子，聖上尊其德，樂其義，擢從布衣，置之經帷，俾發明《論》《孟》以啓告，其進與退，皆可法也。吕君摳衣服勤尹公左右，實有年數，今以其行學試之政事，則凡聖賢傳付，師弟子授受，當爲二、三子精言而深啓之，使護存廟宇，增葺黌舍，不爲虚文美觀，而絃歌之聲，學道愛人之效，有光於武城。異日英材秀民無待而興，雖中人懦夫，猶能敦廉恥，勵風操，可謂曰士，則斯文也，刻諸金石而無愧矣。

胡寅《斐然集》卷二〇《東安縣重建學記辛酉冬》 永之屬邑三，惟東安在西，重山複嶺間，境與峒獠接，其風俗鄙陋，無足怪也。然號名爲人，靈於羣動，則其鄙陋，非天之降才矣。是故仲尼「有教無類」，蓋欲居乎九夷，曰忠信篤敬可以行於蠻貊，而況斯邑，政治所加，向二百年之久乎？知縣事上官闡惠化威令既洽百里，乃修崇黌宇，飭簠簋俎豆之事，帥儒其衣冠者，使進而舍奠，瞻想温厲恭安之容，退而遊處，沉酣詩書禮樂之意，亦武城絃歌之遺風餘韻也。來求一言記之。余曰：士未嘗不論學，而知要者實鮮矣。彼有敏慧秀爽之資，玩心於載籍，馳騖乎見聞，以記誦精博爲功，詞華藻麗爲能，獨步儒林，而擅名當代者，非不足賢也，試舉洙泗之間聖人與門弟子答問之微言以質之，未有不瞠然視，咍然謇，望洋向若而莫測其際者。何哉？英華易披而本根難見，樊籬可越而閫奥難詣也。前人有詩云：「夜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意若忽此書者。夫童而習之，白尚紛如，孰比《論語》之難讀而可忽乎？是以欲知後世之故，必觀諸史；欲權史事之是非，必觀六經；欲知六經道德性命之旨，必通《論語》。而讀《論語》，則有法矣。得其法者，亦且請事書紳默會於意言之表，而書可捐也。不得其法，雖句爲之解，字爲之訓，浩然成篇，粲然成文，君子未之許焉。蓋饗人談寶，不若富人之有寶；畫餅療饑，不若膾炙稻粱之實吾腹也。豈不然哉！予非能之，而竊有志焉。故樂以告吾徒，乃因記斯學也，而粗言之。

李廌《濟南集》卷七《襄州光化縣重修縣學記》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先，矧修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形於萬世，萬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尊爲王公，卑爲庶士，凡圓冠方屨者，皆仰之以爲師，大而治天下，小而治一己，凡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爲法。蓋人無貴賤，莫不爲其徒，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烏有爲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教化之宫不飭者乎。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説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參差，緇黄雜遝，彌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顧學校廢興，恝然於心可無愧乎！鄭漢相國蕭侯之故封，其山川秀潔，井邑豐富，民氣醇雅，爲士者敬慎尚節義，黔山洪侯復以忠厚中和之政，整齊之一境，藹然有古風，烈洪侯初至謁孔子廟祠，怪其堂序失次，而風雨鳥鼠侵敗，屋室土摧木腐瓴飄甓裂，貌像欹殘，器用缺折，乃喟然嘆曰：有土有民，不可不視者三：曰社，曰稷，曰孔子祠。鄭通邑也，何爲乃爾？召耆舊而詢焉，皆曰：嘗爲軍，昔之爲守與夫前爲令者，春秋釋菜纔一至焉，文具苟簡以應故事，或有營繕者，不過補漏擯傾而止，三歲鄉舉會於督府，饔飧之田督府取之，故褒博之士不復講肄於其間，絃歌之音不嗣久矣，久則寖衰而寖弊也。洪侯曰：噫！欲爲政令必先教化，欲明教化必尊聖人，使民回心向道，我輩所務，乃咨部使者，暨荆州牧請新之，然財用所給不能取具。鄭之士民相與議曰：洪侯欲惠民於無窮，學校成於鄭，鄭士子居之，鄭之利也。洪侯何有焉？吾屬盍共成之，乃衆請於庭。侯曰：縣官之貲，亦可苟完，諸生因欲壯大，尤所願也。於是願獻貲以助用者，願獻地以益基者，願新繪塑者，願新祭器者，願按圖指位則治材董工自作某處者，板築樸斲塗泥丹臒，惟恐或後，門著肅然，殿陛隆然，貌像考於秩，爵齒徵於書，服章珪珮各稱於禮，籩豆尊彝皆合於制，所以奉先聖先哲者恭而嚴，重堂沉然，扉闥洞然，藏書有府，藏粟有庾，廡序户牖，一皆從便，藩垣庖湢，一皆有法，所以待先生弟子者備而潔，故歷階過位，則人人有畏，聖人之心，竦然而起敬，升堂處與，則人人有崇道德之心，亹然而自勸，鄭之士民舉，欣欣然相賀。且謂鷹曰：廟學之廢久矣，非洪侯何以至此之巨麗也。鷹曰：昔張老頌趙武之寢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而獻《文子》，喜以謂是使武得，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嗚呼！高明之家方傾貲治第，而基傾池平之歎，

已興身外之感，誠以寵辱在人，而禍福無常，故歌於寢不敢自慶，哭於寢然後以牖下爲幸，孰若居有輪奐之美，而通經於斯，著書於斯，求道窮理則爲聖爲賢，爲大君子亦於斯，砥行立名爲公爲侯爲卿大夫亦於斯，有樂而無哀，有得而無失也哉。凡今鄞人與其子孫無忘洪侯之德，洪侯名中孚，字思誠，歙之休寧人，熙寧元豐間，居太學有盛名，擢進士，所居見稱鄞，果爲最，庶幾古所謂三不欺者，鄞民蒙仁，其績甚衆，匪獨學校而已，蓋王佐才也。元符三年二月十有四日記。

毛滂《東堂集》卷九《湖州武康縣學記》　元符三年，新天子即位大赦天下，且曰：「應祠廟損者，以係省錢修之。」武康縣令毛某告監司曰：「縣有學幾廢，獨先聖文宣王殿廬在，亦不庇風雨。而縣之浮圖、道士居二十有六，咸華壯異常，而文宣王之居如此，甚不稱天子尊德樂道、嚮意儒學之意與士大夫所以造次顛沛不忘先王者。請亟奉詔。」他日，提點刑獄使者檄縣曰：「當出轉運司錢如詔意。」他日，又奉轉運判官檄曰：「給八萬錢，縣令當董其事。」學於是成矣。毛某曰：夫子生後老子五十三年，夫子卒又五百四十九年，浮圖法入中國。彼老子、浮圖所談皆道也，夫子廼獨以二人所談者周以宮墻數仞，鍵而不出，彼立户外者無見也，以爲道之妙處盡在老子、浮圖爾。道難知，知之難言，言之難以曉人。觀老子、浮圖，譬如善游者往而之市，褰路人裾曰：「吾嘗蹈海而造其淵，其下乃珊瑚扶疏，珠貝璀璨，龍吟而蛟舞，且洋洋也，若豈知之乎？」當共往而觀之。彼儻告人曰：「溟海之上，風雲濤波之變怪如許，舟楫鳧鵠之去來如許。」則人藉令不習海，庶幾往而觀焉。至語其淵微忽恍莫測，則非善游者，世且安能盡知之。故言未竟，而聞者意已沉溺瞀亂矣。二人以道之淵微，車載困倒，而肆羅列也，欲使經其門者皆滿橐而歸，烏在其能滿橐哉！惟夫子之道如中衢致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宜。故夫子有知之而不言者，老子言之於前，浮圖言之於後，聞其語者幾何不沉溺瞀亂乎？然夫子没，老子、浮圖亦已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豈以其道常在邪？自天子之都逮州縣爲學各一，春秋祠夫子於學，歲率不過再祠。又學之廢者常十七、八，丹青憑附之質，託於橈棟腐桷之下，斷甃敗垣之間，諸生衣布褐，羹藜藿，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説，然道雖加，修身益困而無憀者亦嘗十七、八。而天下不以爲夫子之道不行，自冠、昏、喪、祭、射、御、鄉飲、戰陳、聽獄、朝覲、燕私，凡人所當爲者，一出於夫子之道。國所以治，家所以安，人所以爲人，物所以爲物，凡必出於禮樂刑政間而無一不得宜者，則曰夫子之道云爾。不如是，則曰非夫子之道。學不學，祠不祠，不論也。至於學老子、浮圖之法則不然。彼蓋豈能盡知其師之説，徒以爲當作深檐大屋，金容碧貌，張皇怪誕以自尊嚴爾。故入其門四顧，皆繡楹綺井，金鋪而珠罘罳，光炯凌亂，眩人目睛，動移心魄，故鄙夫庸人踧踖生敬，認爲神奇，又極世之侈奉養，具殫滋味，日夜祠之，且以賄其徒。一歲之間，雖百家之縣，亦屢費千金而後其道行。苟不如是，則其徒且相弔以戚曰：「道不行矣。」然亦卒不行於士君子間。惟夫子道雖出繩樞甕牖中，亦必行。故回居陋巷，飲水曲肱，不害庶幾於聖人。子貢結駟連騎，負終身之恥於原憲。漆園吏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此又安知非所以深論者乎？夫子蓋嘗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所謂六合之外，皆未始出夫子户内爾。將有不論而喻者，亦開户而受之。彼老子、浮圖，又安能離絶而遠去耶？獨語其所不及，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如行千里者，問途於人，或曰自此而往途則是也，而不能以達千里告人，或至或不至，顧其行如何爾。逮其不問，而知不行，而至以游乎四海之外，此非可以求於庠序之中、圖書之間。雖夫子親爲其弟子言也，亦不能傾盡，故均於聞一，而賜則知二，回則知十，自十而百而萬。聖人之道，寧有既乎？雖然，自萬而返，與一俱亡，則聖人之道不可以口舌争矣。故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則余不敢以言知夫子，亦不敢以不言知夫子矣。言與不言，皆不足以知夫子，況求於寢宫偶像之間乎？武康地褊小寡，民衣縫掖者五、六人焉。作浮圖氏廬者突兀相望，夫子乃居陋屋下蕭瑟，徒四壁，風雨所經過也。余慨然念老子、浮圖之廬列於天下者綺紛而櫛比，因極道其所以然如此。余聞武康防風氏故國，其專車之骨既已盡於螻蟻，今其俗易於服馴，以能養桑柘善視蠶眠食狀爲材，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子弟。余念上負天子所以丁寧化民成俗之意，此余所當憂，而學不可不作也。舊學在縣東，前縣令遷遺像而廢其居，凡十六年，春秋奠菜，皆露立茂草中，踐牛羊之跡。嗟乎！自唐、晉間，此地固多名勝，士如孟東野、沈休文輩璨然相望。余覽觀其山水，時得佳處，朝雰夕霏，自有英華，意東野輩數子無恙時，咀嚥以自鮮，榮其肝膈之積聚，既已蔚然，又欲以其餘馥後人，而未有多取之者何也？學以元符三年秋九月增建，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畢王。故像甚凡，不足以棲神明，亦咸用改作。所謂堯頭禹身，華冠象珮，望之儼然也。爲屋宇二十一間，不侈不陋，稱縣之廣狹也。開户鈎簾，無敗意物。獨長澗分碧，遥峰迭青，光風霽月，共臨几案，能爲人洗肝膈之渢涊，發肺腑之瑰奇，使其吐而爲言，富於南金大貝，真諸生之奇貨，山水之闚闖也。余與客俯仰久之，因勢諸生

曰：「學良苦矣，而貧若是。今有奇貨可拾而取，諸生豈有意乎？編簡蓋資財爾，筆研蓋駔儈爾。厚其資財，習其駔儈，鼓篋而入其價，不三倍乎？」客有言於座者：「吾將捐資財，謝駔儈，屏奇貨，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盡棄文侯之土梗，如何？」言未竟，予倚户而吟，下俯流水，有舟出葦間，漁於余側者，得一頒尾而棄其罣罷。余顧客曰：「無多言矣，學亦若是。」會當爲碑，因載於其末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黃裳《演山集》卷一八《太平州蕪湖學記》 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閭黨族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風俗，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詔從事，前此所建，適如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升於郡學，而使郡太守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選士，兼斯二者而有之學也。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歟。黨領五族之衆，先王之政，已能使有，相保之智，相受之信，相葬之禮，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爲未也，中有庠焉，則養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睠，有鄉民之恩又足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既以疏漏，修學之士多在城闕，不及前古遠甚矣。而今之州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猶黨遂之有庠序歟。昔時大夫，富其民有術，屬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升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始有戾焉。方今朝廷權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爲宰者運量乎，其中在士有累於貧者有所資，有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升，出於優游而不迫，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源存乎鄉里而已。此正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

許景衡《橫塘集》卷一八《温州瑞安遷縣學碑》 崇寧元年，有詔郡邑皆立學，置師弟子員，錫以餼廩，校其行藝而升貢之，所以作人之意甚盛。天下鼓舞，有司奔走從事。瑞安爲温之支邑，廟孔子於縣治之東，而迫隘不足以容多士，邑人病之久矣。會聞詔，亟徙於南江之濱。山川風氣，散漫不收，潮濤汎濫，墻宇圮壞，神人靡寧，邑人願復故處。數請於官，弗聽。政和五年春，具以告郡守劉公，從之。於是邑令蔡景初爲之規畫，而丞張宇發實領教事，乃斥舊址，廣袤三倍，撤昔構之卑陋者，易瓦木之腐敗者，凡爲重門兩廡。殿以嚴像設堂，以隸講習；廡爲齋，以處學者；累屋爲閣，以儲經史。高明深曠，爲一方偉觀。落成之日，三獻如式，稚耋和會，瞻仰稱嘆。邑之子弟來學者，日益衆。丞善教道士，既知勸迺，相與庀石，請書其事。某以爲天子立學養士，所以明人倫，善風俗，而爲有司者能推而行之，可歌也已。乃爲詩以貽邑人，俾歌之。其詩曰：在温之陽，表裏河山。盤礴逶迤，有邑其間。祥禽嘉禾，實肇厥名。慼唐五季，人物無稱。祖宗聲教，被於四海。以迄於今，理若有待。明明天子，生知達孝。曰余繼志，乃在學校。奔走詔令，以後爲羞。孰與改作，弗慎爾謀。度地鳩材，於江之滸。齧於潮濤，士氣不振。郡邑維賢，丕從衆志。亦有爾丞，既心乃事。器非求舊，維不善故。吾以汝遷，庶幾復古。嘉而多士，而父而兄。協力并謀，不日而成。殖殖其庭，渠渠其屋。像設其中，冠冕佩服。修幣碩牲，於粢豆籩。庸告爾成，神享亦庋。學者四來，十百其輩。絃誦洋洋，飲食教誨。維爾學者，興於草萊。天子樂育，篤其成材。亦維有司，欽承德意。爰居爰處，擴此宏麗。咨爾學者，學古之道。維古善教，有倫有要。曰行曰藝，庸迪厥初。天子作人，其止是乎！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爲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秦漢以來，治功蔑然。學校弗修，斯道弗傳。明明天子，千載有作。稽古聖謨，以覺後覺。咨爾學者，欽哉無斁。唯道是力，以成皇極，以報天子之休德。

《無錫縣志》卷四中《常州無錫縣崇寧增建學記》 崇寧改元，上既庚用二三大臣，克篤前烈，追盛三代、唐、虞之治，爰詔冢宰，慎簡乃僚，置司講議政事當務之急。是秋，大丞相司空嘉國公本原「神宗皇帝以聖智稽古，即位之初，慨然追法先王，訓經以迪士，置師儒以明道，廣學校以教養，嘗詔侍臣欲考古者庠序之制，闡明堂辟廱以施發政功，志未就，遭元祐變革，無復存者。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大業，修明法度，追而述之，深悼風化之微，而欲善天下之俗，非學不能成之。謹以學校爲今日先務。」制可之。遂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以三舍法取士。粤明年甲申，乃下詔曰：「神宗皇帝嘗欲以學校取士，而罷州縣科舉之令，其法始於畿甸。此學士大夫之所共知也。朕不愛百萬之財以教養天下之士，而以育材官人，善風俗，修政事爲急。其詔有司罷發解及省試取士，並由學校升貢，庶幾追復成周之隆，紹先帝之緒，以稱朕所以圖治之意。」其年十二月甲戌，皇帝視太學，幸辟雍，即敦化堂，賜上舍釋褐者，凡十有六人，其次免省試者二十有六人，内舍生及畿内貢士皆免解，其數幾半。三歲賜第於集英者，於乎盛矣美矣，不可

以有加矣。雖三代教養之隆，未有甚於茲時者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信乎！美成在久者，其必自於作人也。愚竊以謂化人成俗莫不由學，故先王之盛時，設庠序以養賢，論才德而取士，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造，莫不入學。自成童而藝文，至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説，敦乎孝弟之行，入以養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與朋友交而有信。臨財廉處，衆不爭行。修于身，有聞於家，達於鄰里鄉黨，然後詢於僉言，又定于鄉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造士。然後司馬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夫如是積德累善，其勤若此，其久亦至，固非止取一日之長，然後求賢審官，實彼周行，如此其慎而有次第，則浮僞矯激、干利苟得之士，不容於其間，風俗不陷於偷薄，而日以忠厚也。宋興蓋百有五十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稽古之制，放周之文，其養也教以經藝文辭，其取也考以材識行實，由三舍以察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可謂希闊之舉矣。是以詔下之日，遐邇慶幸，而奔走趍事者以後爲羞。常州無錫縣有學，嘉祐初，自龍圖張公訖始。其興制之本，見於武寧章望之之記。後四十八年，其猶子元度繼宰是邑。會朝廷班學制，他邑皆承命經營，力作不暇，而茲得即舊以新之，功省十倍，然後知君子之澤利施者遠，而事固不偶然者。是學之興，適在其父子。屬者朝廷增養士之制，初大縣以五十人爲率，後迺以三歲應書多寡計之。無錫宜增給百人，以百五十人爲率，而舊舍扁迫，隘不可容。今乃與其屬，度學之西偏，增直購地，斥廣而大之，別爲屋二十有六楹。又遷庖厨浴室於其北。鳩工於八月壬辰，考之於十一月戊辰，閎壯顯敞，踰於昔制。令以予掾於尉曹，寔董廼事，會終更，屬予爲文，以識其成。予懼學者不明乎朝廷教養之美意，而師儒之官或不揣本而齊其末，失其所謂作成之方，謹具述明詔如上所載，因誦其所聞而著之。夫大學之道，將欲正心誠意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先本於知至。則所謂知至者，貫達乎道德性命之理而已，非止乎期命辨説形名度數之間，弊於淺淺者爾。故先王教法，必以智仁、聖義、忠和爲之别，以孝友、睦婣、任恤爲之同，藝則該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至於淫詞詖行、析言破律、異端之術，爲之誅禁。《書》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方令舉皆法此，吾固知其教化之行，風俗之成，唐、虞、三代之治可跂足而待之。異時諸生道德明秀，行藝修飭，歲頻升選，賦《菁莪》、《采芑》之詩以頌明天子育材之意，書繡而謁謝先聖先師，周覽墻屋，慨然思咏令佐之功績，而予因得并預茲榮，附托不朽，不亦幸哉！輒不自揆，退爲之記，俾刻諸石，以告學者。崇寧三年景至日。

高似孫《剡録》卷一《學志》 崇寧二年，以舊學增建。五年六月，罷。八月，復置五學十區。爲緡錢一千四百三十有七，糧爲斛一千五百四十，學長、諭、直學各一人，齋長、諭各一人，學生文士五十人，武生闕焉。小學教諭一人，小長一人，學生四十人。出《政和學制》。嘉定八年，尹史安之得絶産。

舊經載：孔子廟堂在縣東南，慶曆八年縣令丁寶臣所創，臨川王安國平父爲記。（今不存。）

鄭剛中《北山集》卷一九《衢州開化縣新學記》 開化縣學，故在縣治之西，其址不能五畝，旁無壖地，右倚山足，因高接廡，以布講席，大成之殿顧在平地，齋宇趣完，未中程度，自初搆以迄今，更十數令，顧地勢不可復廣，莫能易而大之。今縣令李侯旬視學區，退則大懼，以謂自大觀學法行天下，西被氐羌，南踰牂牁嶺海，萬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爲郡縣置學官師弟子，絃誦之聲相聞，三尺之童，不談天人之道，詠頌功德，以志榮名，取顯仕者，輿臺樵牧知笑之。今開化雖小邑，僻在山谷間，當勾越之窮處，然在輿圖尚爲次近地，奉詔令蒙教養，猶轂下也，縣之造士秀人，歲不絶于賢能之書。又今天下賓興，士羣至于王廷，與備官使于中外者，必自縣學始，則學法之行，繫鄉縣爲根本，顧不重哉。而縣學舍乃不稱，縣令安所逃責，則相方繩址，得縣南臨溪爽塏之地而營之，迺狀其事請于郡，郡言上使者，得錢四十萬，取人屋之籍于官者十四間，益以故學之材與亭觀之廢無用者。厥既蔵事，工徒赴功如治私舍，邑豪里氓，亦底其力，蓋不三旬而衆工釋用。高門有嚴，面勢端邃，廟象宏顯，巍然有臨，命教之堂，師長之舍，周廬廣廡，若承若翼，基堅材良，皆倍于故。士氣舒豫，雝雝洋洋，行道之人過者衽軾。于是李侯走書與圖至吴下，以抵俱，曰：開化，子之鄉邑也。新學成，宜有文以記歲月，固願以請，而衆亦以爲子宜。俱生晚，不及熙寧、元豐之初以與諸生齒，今茲壯且老，顧以饑寒走四方，而學校益隆，又不得預養士數，以相與燕閑揖遜于其間，今得託詞新學以紀侯之績，其又何辭。若夫道學之序，飭勵之端，所以開示于方來者。則學法粲然，皆聖上所建立也。又辟雍獎諭之書，八行之碑，與凡詔札具在，俱不敏勉記新學之成云。李侯名光，會稽人，好古强志，起諸生爲吏而所立皆不苟，奉法愛人，文檄不妄下，廬里懷之。新學之成，實政和五年八月甲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岱岳觀程俱記。

鄧肅《栟櫚集》卷一六《沙陽重修縣學》 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

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顧其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貪則必有所懼，未嘗有斯須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薦人於天，可以幾福於式外。」故貪者慕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泉之下，雖造業深重者，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宮，所以輪奐奇勝，殆遍天下，非學宮比。崇寧以來，蔡京爲冢宰，群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帥長，郡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爲美觀耳。帥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斥叱所及，官吏膽落，故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絶今古，可以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禄養爲重輕，則學校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觀我矣，吾何貪焉。州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凄凄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真可傷哉！南劍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爲卓卓然者。舍法既罷，學校亦廢，仰雨傍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建安郭侯得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如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罷。置而勿顧，非爲邦之本也。」於是邦人之彦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者有殿，齋宮祭具，無不備器，棟宇凌空，朱碧相照，又有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啾啾闐闐，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殆不知大夫與邦人之彦者，懼使者之督而肯爲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爲之耶？内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郭侯之志與邦人之彦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論事，謫自左掖，因以冷居里閈，蓋將束書負琴，日造庠序，以爲廢事之愆。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宮之弊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摧剥，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靄聞於時，牛刀割雞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爲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至誠，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顧其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郭公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宮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

《雲間志》卷上《學校》　學舊有記五，嘗考其本末。天禧間，有夫子廟而已，淞隘庫陋，旁不可爲齋館。後六十有五年，陳侯謐始欲興學，邑人衛公佐公望獻縣之東南地，且自度殿材，爲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如是數年，至令劉鵬始克就緒。學之成，其難也如此。紹興以來，楊壽亨、周極、侍其銓相繼修之。今學舍整好，什百俱備，學糧租錢視他處爲厚。國家所以養士者，可謂無負矣。

在縣東南二百步，堂曰明倫，齋五，曰居仁、由義、隆禮、育才、養性。（堂舊名進德，令楊潛改今名。）

鄭剛中《北山集》卷一三《溧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闕祀爲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朝正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頹翳蕭然。煨燼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户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飾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殖，賦取不均，瓶間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爲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寐，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度立程，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太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皆于暇日問孝悌忠信，争先爲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向謂廢而不飾者，今茲敢請侯即日爲率僚佐詣荒宮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舊殿爲制，爲堂爲廡爲樓，處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湢之所，外至小學，爲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仆補壞而爲之者。士既鼓篋，上丁釋奠，升降拜起，人方知在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日，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答問之言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韋布之士群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侯既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胡珵《鹽官縣學記》　杭爲東南都會，水陸物産之饒甲天下，阻山帶江，人物間出。而鹽官邑其窮處，地並海，民逐魚鹽爲生，列肆負販，冠帶之俗微矣。自國家承平百七十餘年間，士而仕於朝纔一二人，何其鮮

也。儒有張先生九成者，郡人，遭亂避地，實始來居，而以其徒講學焉。未幾，類試有司，居第一，擢進士第，廷中又居第一，而其徒輒第二。邑人驚歎。時丹陽刁雝令鹽官，爲治尚簡靖，察姦不苛，獄訟爲衰息。民既信化，思所以作興善其俗者，召父老庭下，令之曰：「彼張先生亦人耳，一旦及其徒俱成名赫然，豈它道哉，稽古之力也。矧是邑古不無聞人，褚無量苗裔至今大家，而睢陽太守許遠廟食固在也。曾謂我宋無一人焉起邑中，竊爲父老不取。且天子以萬户黔首舉屬之令，固求有以善之。苟應簿書期會，催科勸課，負弩矢媚部使者，要一胥吏任職可也，四方君子將何以觀政？我其鄉校是興，俾若縣子弟得相率肄業其中，不亦可乎？」民叩頭謝，惟令君命。縣故有學，在縣治西，金人之退也，有司建官府，務一切蒐取其材，改作堂居焉，像設風雨，吏玩弗疚，蓋五年於茲。邑有廢老子祠，昔以奉狂道士號葆真宫者。雝歎曰：「嫚神誣民，吾不忍也。」命毀之，籍其門材，相地筮日，乃七月甲戌，就縣故學基以營焉。諸生驩趨，更出力佐工役調，不斂其民一錢。頃之，會禮部試羣進士，於是第一人張先生徒也，蓋師弟子，更以儒學成名顯一時。三年之間，磊落相望，邑人益以知令君不我欺，而學之不可已，信也。遂以十月丙午學成，殿屋六楹，堂四楹，門四楹，齋館、廊廡、庖湢之舍咸在。工既訖功，涓辰奉安。棟宇崇崇，像設巍巍，幣牲絜羞，籩豆秩序，拜揖降登，禮備無闕。吏民觀瞻，俗用丕變。諸生咸願刻石紀事以示來者。雝乃條具本末，書抵張先生請記。於是晉陵胡珵，其友也，張先生方以太史氏列職東觀，於珵爲同舍郎，顧而屬之記。辭不獲命，則拱手言曰：「請考論先生之學。以舜爲之君，而契爲司徒。《書》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敷五教，在寬而已爾。』三代之學也。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庠，周曰庠，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而已爾。』五品者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也。爲其不遜也，舜則有教焉。人倫者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也。爲其不明也，三代之王有學焉。然則五品苟遜矣，舜將何求？人倫苟明矣，三代之王亦何求？而於斯知所以學而自得焉，則存乎其人而已矣，雖舜與三王不得與於斯矣。夫以不孝者位中司而創爲學法，不忠於君者位宰相而布其法於天下，人將焉取師。濫觴於元豐，稽天於崇寧、大觀，海内學者靡然同波，六經之道誕張，士無特操而諂詐，不學成風矣。始誑其上曰：『三代洋詳哉。』不亦異乎！夫學者之道，夫婦之愚與知焉，至也聖人且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能行焉，至也聖人且有所不能焉。如是焉以基之，如是焉以居之，而終焉而不知所以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學而進斯，大矣遠矣。欲知張先生之學之傳，斯其本矣，於收科第取青紫，殆其末也歟！」百里之地，果無有人焉乎哉，吾不可以不告。

王洋《東牟集》卷一一《謝宋令修新學成招入學啓》　干戈未息，猶聞烽燧之虞；庠序遽興，大暢絃歌之化。風移百里，恩浹諸生。竊以進德修業欲及時，化民成俗必由學。得奚殊於耕獵，染固甚於丹青。蓋忠義所謂大閑，而文德誠爲利器。雖時當禦侮，聽鼙鼓而思將帥之臣；然師出受成，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尚聞輕石弓而慕丁字，豈可好大劍而詆毛錐。是知禮樂雖自百年興，學校不可一日廢。然而陵陽縣古，井邑蕭條；舒水俗寒，衣冠鄙野。矧自多艱之世，旋成不振之風。黌舍鞠爲莽墟，青衿逸在城闕。義方浸寡，俗尚彌乖。遺子皆務滿籯，教一經而曷有；終身不能遜路，杜百步以寧聞。豈是邑之人皆愚哉，特當時之訓未至爾。恭惟某官，心勞撫字，政暇承宣。悼風俗之陵遲，樂人材之教育。如父兄之憐子弟，誨爾諄諄；恐仁義之漸榛蕪，憂心悄悄。是以當沐雨櫛風之際，念螢牕雪案之徒。奮鎡飂興，斧斤雲集。斬荆棘而披瓦礫，鼎新藏息之區；飾旒冕而繪火龍，復葺温恭之貌。幸值斯文之未喪，遂令吾道之再興。人知夏屋之帡幪，俗陶禮教之防範。某忝恭梓邑，久詠雩風。入其門而升其堂，既託先生之庇廕；見其禮而知其政，復觀令尹之規模。雖蒙循循善誘人，然苦鬱鬱久居此。故欲養成於頭角，行將變化於風雷。敢不力排羽翮於九霄，氣吐虹霓於萬丈。當拾地芥，以破天荒。從茲得路之時，即是酬恩之日。學興蜀地，遂大變於蠻夷風；仕始閩人，誓當稱於龍虎榜。佇期收效，少謝知音。

沈與求《龜谿集》卷一一《湖州德清縣重修孔子廟碑》　予少時嘗聞諸長老言，吾邑初脱五季之亂，人樂更生，敦朴力穡，未知學也。大中祥符間，予從祖書記，始以儒學中進士甲科，名稱藉甚，鄉黨榮之，邑之子弟遂風勸於學。其後正議大夫盧公父子踵取名第，翱翔要途，而學者日寖以盛。故有孔子廟，基下制狹，既不足以揭虔妥靈，而衿佩野逸弗克羣處。迨明道壬申之歲，河南竇充來是邑，訊之卜人，以爲餘不溪來自天目之山，注于邑之東南，兩山挾之，秀氣横出，宜益有搢紳之祥，乃作令廟。直巽之隅，高明亢爽，非復舊比。而文雅之士，班班出焉。閎閎相望，若應厥卜。予結髮亦肄業其中，絃誦之聲猶可想也。中間朝廷興學，而有司便事，僅於舊宇丹堊而已矣。然自初考卜，迄今百有三年，而牆屋頹圮草茀，于唐廟貌雖存，丹青缺落，使人喟然有寧不嗣音之歎。春秋祀事著于令甲，而器幣牲牢之薦，弗備弗蠲，神用不享。太末鄭如，幾隱居溪陰，一日

過予曰：「吾儕儒服，顧不若佛老之徒，嚴奉其祠，以侈大其師之。説恥也。」已而率邑子沈良能相與告於邑令楊鋟及凡境内之士大夫，士大夫悉勸趨之，争出緡錢以佐其費，乃盡撤去門廡，更立而一新之，面勢隅落，雖因其故，而棟楹顯敞，視昔則又加焉。爰即兩廡，析爲齋廬，以待學者，中嚴廣殿，像設巍然翼翼，羣公繪事，惟序觀者，爲之屏息。嗚呼！休哉。實經始於紹興癸丑之仲冬，越明年春上丁行釋奠之禮，落成焉。是日也，予兄次律攝衣升堂，談《春秋》大旨，凡邑之士大夫濟濟在列，咸有肅容，邑令跽而請予文以記。予謂國家遭金人之亂，義士枕戈，武略是急，然未嘗斯須忘右文之事，誠謂捨是則無以爲天下也。吾邑令乃能間搶攘之餘，導人所欲，立學崇祀，以夸四方，是可嘉已。乃爲書其本末，而繫之以詩曰：餘不之源，來自天目。注之兩崖，其勢若束。惟邑東南，山縈水洑。始建廟宫，兹焉考卜。士也來游，文風載郁。更時搶攘，園蔬是鞠。豈其山川，秀氣回復。厥有吾徒，輸金委粟。載新棟楹，工靡程督。有神司之，不疾而速。揭揭元聖，端冕衮服。羣公從之，祀事孔肅。嗟我令尹，崇化表俗。曰興自躬，往繼前躅。勉我士子，荒怠則辱。惟以嗣音，豈惟干禄。祥源泱泱，庶來其續。

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三五《安福縣重修學記》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向侯子貢宰安福，下車思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大懼弗能究宣，始謁先聖於學，惟王宫四壁無旁屋以備登降，宫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頹垣壞瓦。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不切於治，如是者十餘年。侯乃進諸生告之曰：「郡邑不可一日無學，是於國有繫也。蓋隆平時，禮樂教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揉磨礪其民，使風俗醇厚，孝於親，忠於君；又因射鄉飲酒而識尊卑長幼之序，所以塞姦争之竇，遏禍亂之源者，有此具而已。不幸殘滅於兵燼，有司又以爲不急而遂廢其具，教化風俗將入於敗壞，人才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贊之，諸生退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業者六人董而作之。昔韓侯邦光亦欲經畫，未及爲而去。至侯之來，其治不米鹽，首用其力於學，懼復失墜。越明年學成，廟像一新，重門繚垣，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嚴麗壯雅，冠於一時。八月上丁，凡邑之士咸集，薦獻頌禮甚肅。侯知士可與喟然興於學，乃屬其邑人王某記之。某因得考庠序之廢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爲之説曰：周衰，黨遂之教息。夫子無大位設，立言以持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以爲未可動。秦燔《詩》《書》，楚人亦燔其宫。漢興，公卿起屠販，叔孫通於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奪拔劍擊柱之氣。厥後春秋饗射無聞，郡國耆儒以素木瓠葉行禮於私家，縣宰反率吏屬而觀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笑而竊其國。東京進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姦人崛起，横行天下，猶竦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臣失節於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汙然。則士之漸磨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之。而侯獨知以爲急，治縣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將見禮義興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有爲於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世。兹侯之所期於士，他日至於是者，知自教學始也。紹興壬戌夏五月癸巳記。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二二《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於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皆出於學。而賢能知書，考言，選藝之政，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闔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修慝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而己不容於其間。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説客，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於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雖然不明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義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爲奇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列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争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令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嘗改寓西廓佛舍之保錦縣爲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宫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從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恐不及。於是門闥靖深，殿寢邃崇，講藝之堂，栖士之舍，庖湢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事者十人，巍

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乃涓曰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爲未嘗有也。乃爲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親學成，爲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麻桑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爲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恬殺牛，更十令，峻笞朴，嚴嘗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教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此齊魯焉。凡爲屋若干楹，經始於詔下十之二月日，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比，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朽者不敢一日捨曼而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羣，出相友，漸磨考鍊以充其材，窮爲匹夫化一鄉，達爲公卿化天下，無愧於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楊時《龜山集》卷二四《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删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册，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虚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宫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廉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吴侯來，視事之始，慨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喟然歎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反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吴元寶、吴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季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既而邑之士蕭顗以吴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虚器也。世之論者，以爲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禀，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吴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二一《撫州宜黄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句踐栖會稽，著婚姻之令，待其生子，以爲報吴之兵。大抵高明廖廓之見，不爲小利近功，往往迂濶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效於數世。嘗膽忍詬，如此其急也，而斯須之詘，伸於萬人。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略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巖巖也。天地大亂，盜賊蜂起，鉏耰棘荆，長槍大劍，馳騁於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爲王侯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科丁壯，備預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今宜黄縣，撫州爲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大半。延平鄧侯韓庚字端反以朝奉郎爲縣於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宫，祠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寢嚴嚴，崛起於戎馬蹂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哀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慕，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止之，而六館無受汙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羣惡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然，投袂詆掌，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爲赫赫名譽，獨能綏静一方於疾痛呻呼之後，度長絜大，又進諸孫子，舉栖士之廬，廉士之饘，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況此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九合之勳，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劍擊柱之譁。此大儒之效，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爲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

高似孫《剡録》卷一《剡縣修學碑》 嵊西南隅群峰之麓，下臨剡溪，山川環拱，氣象雄張，有學焉。慶曆八年，令丁元珍始加興葺。宣和初，焚於兵。建炎元年，令應侯彬建孔子禮殿。三年春，蜀郡范侯仲將崇廊廡，備像設，因其舊而升大之。又明年，淄川姜仲開以學爲急，又建學堂，移殿廡與門南向，致厚於學者靡不至也。落成於紹興五年秋。先王建學校，匪在弦誦威儀，以德行道藝教養成就其才，將以明師友之道。世無師友，道不傳也。孔門答問，獨於顔子告其大者。子夏、子張爲諸侯師，子貢築室，原憲棄仕，所被者遠也。孔子没而學進者曾子也，一以貫之許之以道矣。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所謂忠恕，所謂誠明，所謂養氣，一也。今夫辯足以使四方，勇足以將三軍，一爲不善，不足以訶僕妾。氣懾失據，不在大也。是未聞孟子、曾子、子思大勇乎！學者顯窮齊致，生死不變，蹈道自樂，至於没齒，不可一日廢其常心而已。晉南渡，王、謝、孫、李、支、許之倫，初過浙江，爲剡中山水清放之遊，一時稱高。曾不知邑東餘姚有諸馮之地，舜所生也。其北會稽之地，禹所没也。舜、禹功被萬世，而有見於遺俗，亦聞聖人之至德乎！范侯俊明高爽，健於立事。姜侯剛明廉肅，政在急吏寬民，人大化服，郁郁然洙泗之風矣。儒學爲吏師，政事出經術，戎馬之間，力興學校，知急所先，所立卓矣。俾刻於石，知所勸焉。（性之外舅曾公衮以書稱此記曰：「會稽之地，但知王、謝風流，不知諸馮、禹蹟，實爲風俗所繫，其有益世教乎！」）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餘杭縣學》 國初有先聖廟。景德三年，令章得一重建廟學，自爲記。紹興五年，令范仲將徙於法善寺基。

《嘉定赤城志》卷四《寧海廟學》 廟在縣西南二百步。舊在縣東一里。祥符五年，令蘇季成即廟建學。嘉祐四年，徙縣驛側。紹聖四年，徙縣治東南。紹興六年，令錢埈徙今地。慶元三年，令趙笈夫重建廟，有麗澤、棠憩、詠歸三亭。（建學時有日者云：「山蟠水聚，人物之鍾也。然當鈍滯一甲子。」近世人士浸盛，咸以爲驗焉。）

樓鑰《攻媿集》卷五六《昌國縣學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甫洪爲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既喜葛君知政之先務，又樂其名之佳，大書以遺之，又欲爲之記。余分教永嘉時，嘗作序齒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説者謂「斷斷」爲「相遜」。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夫洙泗之間行者相遜，何以爲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預于道路之負戴者？及究其説。《漢・地理志》云：「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遜也。」徐廣又曰：「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爲衰也。」想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役子弟，無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爲此也。孟子亦謂「孝悌之義既申，則頒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矣。」噫！後世教養士子，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爲庠校之盛衰者，與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以漁鹽爲業，近歲儒風日興，而猶未盛。葛君欲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意也。」始與從弟鏞尉東陽而歸，余啓得人之問，以容甫爲稱首。茲爲鄉邑，治聲卓然，又將興學化民，以幾古人之意，誠非文法吏所能爲者。齊變至魯，魯變至道，顧不在茲乎？鏞既爲之記，而命鏞弟題其上。

樓鑰《攻媿集》卷五四《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川爲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雖渙，嗣音乎郊鄘」，而是邑舊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爲椎輪之始」，蓋寶元初，秘書丞于君房爲宰，以石夫人之廟爲縣學，自爲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爲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于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爲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彝復新之。于今五紀，棟宇寖壞，圮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之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祲，愈不暇給，政成欲去，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汲素好爲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于衆，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爲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兩門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澈，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爲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宫，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嘆贊美，以爲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于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駕説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湢、廩庾，器用畢備，凡爲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爲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鏞爲之文。今既崇成，又託以記。鏞世居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寶元學記預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爲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内，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于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躡儒科，登膴仕，使吾邑簪

纓日盛，爲四方榮觀，則今日之舉斯爲稱矣。然孟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蓋庠序所以申孝悌，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于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爲庠序之效，不爲利禄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考，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悌爲先。此義既明，則凡學于此者，施于家則爲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爲忠臣良吏，蹌蹌濟濟，化及里閭，寖有不負戴之風，幾于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爲是觀美而已哉！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悃愊無華，三爲邑長，皆以儒術飾吏事，首欲興學，迄于有成，邑人紀之，實鑰之同年生也。

陳洲《默堂集》卷二〇《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專修文德，中外晏然，人用休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即行在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宗時爲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下，願就誨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宫，加勸奬焉。仍以宸翰所書經子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承流者，莫不以學校爲急務，竭力赴功，唯恐後。光澤之學成，蓋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吴君璋適寓茲邑，以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願有記焉。余惟光澤得邑，介於江、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化財居貨之地，他日爲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改築鄉校，祗上之德，先之託事，而民不以爲病，是可嘉也已。故爲叙其因，而益以余之所聞，庶以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蓋學者學爲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爲信，充之而爲美，擴之而爲大，人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不足爲，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兼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當其入乎無間，而行乎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敬其兄，亦豈利而爲之哉？純乎善而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爲舜也。使學者憂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爲善而已。詎不信？夫今聖上躬舜孝於九重之中，固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宜其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幸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説，見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章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才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蓋宣王北伐之後，方有事於蠻荆，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王君爲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始聞邑舊有學，久弊弗葺，學徒雖衆，而藏修游息之所嘗苦隘陋，以故圓冠方屨之士，動以數千，而進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憫焉，於是爲易而新之，峻其欄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異人間出，繼爲盛世之用。此亦爲人上者愷弟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爲禄，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誘人爲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王君樂育之誠，則又善矣。王君名聿求，福唐人，予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意，亦可知其爲人焉。紹興十五年二月十日延平陳淵記。

《無錫縣志》卷四中《無錫縣學之記》　孔子删《詩》，列國獨存《魯頌》，非私魯也，以其君臣有道而庶事舉也。體大而有證，孰若修類宫。鄭亦同姓國，學校不修，而子衿之刺興。其後然明至欲毁鄉校，賴國僑知政，議尼不行。以鄭之刺，則魯之頌宜也。厥令天下郡縣同被王靈，固無異政，於奉令率職，身任風教，不爲具文避課，豈不宜大書特書，行之永久乎！毗陵，浙右支郡，文儒逾於大府。無錫，於郡屬又壯哉。縣也，九峰峙其西，太湖漾其南，山川炳靈，人物阜夥，卿材民望，繼踵接武，服冠屨，業弦誦者肩摩地屬。異時庠序未稱，獨廟貌岌然孤立，旁無夾輔。春秋二丁，官吏用事，張以管葦，風雨不除，道路目笑。廼紹興甲子秋，詔諸縣治學舍，尚或窘於獄訟簿書，日不暇給，遲回未遑。越明年冬，邑宰胡君舜舉既下車，以儒雅飾吏事，廼惕然曰：「德音甚渥，矧大邑多士，其敢後。」於是營資庀具，拓地度材，屬主簿朱君奇視役。奇究心知務，纖悉必躬，克欽乃事，以輔其長，迄用有成。堂皇敞密，齋廡整潔，榱桷户牖，丹臒塗墍，咸極精敏。庫置什器，廩蓄儲貯炊烹滌，皆有處所。凡爲屋大小五十有四楹，又徹殿蓋而新之。公無侈費，民不告勞。作始于丙寅春三月，至於十月工畢。丁未，率里之大夫士釋菜于先聖。退，鄉飲酒于講堂，主賓遵升降獻酬，耆耋壯稚成叙在位，觴豆静嘉，殽核旅羙，揚觶致戒情，文具盡禮成，拜送于庠門之外，觀者如堵，嗟咨歡忻，喜王化之復行。伻圖來諗，俾記以文。斯舉也，夫子以爲宜頌，其敢惜辭。乃具載興建本末，且告諸方來，曰：惟人萬物之靈者，有倫有類也。五典之序，自天子下達，有虞、夏、商之學名異實同，皆以明倫爲本。周制益詳，崇術立教，廸德訓行，悉有官師，以造俊秀，養老齒胄，獻馘受成，咸在焉。鄉學里選之法，

出長入治之政，顧寓行於其間耳。由漢而來，取士之制，一變而升孝廉，再變而置中正，三變而舉進士。雖科目猥多，途轍浸廣，而明君良臣賢守令師以立學官、增弟子員爲急先務，蓋牧化淵源有在，于是非直用文藝，偕進取而已。國朝自慶曆始詔州縣悉置學，元豐推行三舍法於賢闕，崇寧遂頒天下，海隅遐荒，禮乂滲漉。中更艱難，茲道乍熄。今天子撫運中興，儲神道藝，既修鄰睦，廓廓無事，乃與大臣議建太學，繼及郡邑，以幸斯文。縣大夫洎其僚精白承休，亟就嘉績。嗚呼！士之游息於斯，與夫耕養家食者，盍體勉勵訓飭之勤。平居孝弟忠信，修身行道，奉彝倫，蹈聖域，祿在其中矣。其或先利後義，綴緝口耳之學，顓以弋釣名第，如區區漢儒之陋，指典籍爲拾青紫，具陳車服以夸稽古力，斯豈君相崇儒易俗之旨，而大夫宣化流澤之意哉！紹興十六年十一月朔旦。

林季仲《竹軒雜著》卷六《温州樂清縣學記》 鄉貢進士賈如規來自樂清，語余曰：「吾邑廟夫子而祀之舊矣，初未有學也。治平中，令焦君千之始增堂廡爲肄業所，由是士稍知學。崇寧舍法行，迺自縣東南遷於望來橋之西，距故址百餘步，丁君湛、鮑君輝實終始之。盜起青溪，蹂數郡，茲邑焚燬殆盡，學屹然獨存。紹興改元，守者弗虔，一夕燼於火，自是春秋二祭寓於縣治，或傳舍、僧廬。凡百草創，有司蠲額以從事。五年，尉吴君芾閔之，白令丞再遷而南，定卜於隆儒坊。於是邑人義其爲，爭出力捐金佐之，不數月學成，然儲廩無有也。十五年春，今令趙君從事下車揖諸生，首與之謀曰：『養士而無以爲養，奈何？』有喻其意者，相率買田五頃，計其入，日可食百人。又撤淫祠，營市舍，取僦直以資之。遂斥基阯，周垣牆，闢齋序，貯書籍，造器用，凡學之百須，罔不悉備。是宜有言以記始末，敢請。」余曰：「子之邑大夫廉介自將，事無劇易，盡心力而爲之，雖悍暴之民，或有不悦，而抑强扶弱，人恃以不恐。此亦學也。邑人當有記之者。子慷慨好義，撫孤姪如己子，歲歉，富室方閉糴，獨發倉庾捐費以濟黯阨。此亦學也。里人當有記之者。奚用求記於余？獨不知學之數遷何謂也？」曰：「學自焦君以來，無一登仕版者，人多言其不利，雖某不能違也。」余慨然久之，因問曰：「子之學也爲利乎？爲道乎？道不遠人，人自云遠。絶倫類，滅禮學，游心物外以求之，非吾所謂道者。以子之居家也，而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道即在是矣。今一世之人惟利是騖，吾爲此論，誰不笑且怪者？抑聞諸夫子曰：『學也，禄在其中矣。』蓋學不期禄，而禄自至，似亦無負於學者。若誦斷簡，緝陳言，徼倖取科第，一得志棄之如涕唾，無復有顧藉心，吾恐未見其利而羞承之矣。況非朝廷建學之意，亦非邑大夫所望於諸生也。」大夫名敦臨，字庇民，四明人。紹興十七年五月既望記。

程珌《洺水集》卷七《休寧縣修學記》 紹興中，錫山先生陳公之茂來尉休寧，遷學于南門之左，今六十八年，屋侵壞。邑大夫毘陵張侯扑修之，不異新宫。尉吴門吴侯大淵克涖是役，書三來，詭以紀事。某邑民也，不學是懼，安能紀，辟不獲，輒誦昔聞。古者自六歲學數與方，至十五入大學，如擊石火，如導谷泉，不擊不導，火泉固存，擊之導之，火泉乃出。人有成性，道體具備，學問一施，德業日廣，非昔無今有也。至若過時迺學，則已跳躍逐物矣。揉之維之，刻之琢之，俾還性初，迺順帝則。夫時而學，與過時而學，皆可達諸聖賢，神道顯德，坦然亡壅。嗚呼！先王爲之設學，不可一日緩已。國家昭德恢儒，今二百五十年，聲容文明，匹休三代。自移蹕吴會，新安在甸服三百里，教化所漸，益近且先。故休寧百年來，比屋詩書，衣冠鼎盛，士之繇學致身者，踵武相屬。嗚呼！錫山建學明道，所以期惠吾邑人者，獨致身云哉！今大夫以廉敏稱，知先教後政，首加葺焉。士之峨冠曳履入于其間，俯仰以思曰：「吾之學知一性之本原者乎？」學而仕者曰：「吾之仕知名誼風節如吾邦之先達者乎？」學者不徒記問詞章，而思其本原仕者，不徒簿書期會，而思所謂大節，使吾邑隱然爲多士鄉。此錫山意也，亦今大夫意也。某亡狀，庶與吾邑人日新厥圖，益奮不解，且繫以歌，用昭無忘：松蘿苕兮蓁屏其虚，東溪紆餘兮帶其郛。有學宫兮屋渠渠，峨新冠兮衣裾裾。春薄莫兮風舞雩，秋爾霽兮凉生墟。服仁食義兮力菑畬，圓規方矩兮行瓊琚。靄靄闉闍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于勉于于勉于，玉此詩歌堅不渝。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置縣學》 溧陽縣學，後漢光和中，溧陽長潘乾嘗立校官，其碑銘尚班班可讀。紹興中，喻仲遠尉溧水，得此碑於固城湖之傍，湖在今溧水州界。其地在當時必縣治也。唐有縣令柳均興學校，養生徒，其事見于斷碑。淳化五年，縣令夏侯戩建宣聖廟於縣西門外。其地即今西門内廣惠行祠。皇祐四年，知縣查宗閔移學於縣城東南隅。崇寧中，增廣齋舍，於學前即高爲堂，曰挹秀。大觀三年，建閣曰折桂。建炎末，潰兵撤屋爲營，唯餘大成殿。紹興十八年，知縣施祐因舊基興創。二十年，重加葺治。嘉泰中重修，仍建待聘軒於德化堂之後。嘉定初，建濂溪、明道、伊川、龜山四先生祠及靈星門，有興能、觀光、尚志、麗澤四齋。十三年，知縣陸子遹重修齋廡甃堦，庭立楊忠襄公祠堂，增置祭器書籍及學廒，改造庖湢。學前臨溪，創闢射圃。養士之計，時有增益。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二二《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於一念。厲之人有半夜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然則荀卿所謂性惡者，其果然歟？人貧則欲富，賤則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矣，有號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悦。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飢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於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厲人也，臧聚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理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自其不欲爲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爲。學禮學詩，兹爲儒矣也。一念之羞，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爲盜。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忘於天下。先王抑詭類，扶正道，張主大中，表正萬代，以爲世準。黨有庠，遂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群，行則相反，所守者一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説，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倫，皆不得入於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厚。譬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爲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章侯來涖兹邑，據案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以祀孔子，斂才庀徒，垣故居而新之。自門徂堂，生師之廬、祭表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望如崔君曄者爲之率，於是弦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群試於有司，而選升於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艷歎息，以爲未嘗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於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爲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到門。英族聚談，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之事也。嘗聞唐何藩和人也，德成行尊，爲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藩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古書，作古文詞，師慕古人於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新城縣學》 學在縣東三十步，唐長壽中置。乾道四年重修，徙學門西面峭峰。

高似孫《剡録》卷一《剡縣修學碑》 簿桓蒼江公、尉臨海謝公視事之初，謁夫子廟，歷視傾欹，上漏下溼，諸生無所歸，因愀然曰：「政孰先於此！」同心之言，其應如響。於是定規模，審材用，聚餱糧，命徒庸，弊者葺之，壞者新之，課有限，試有法，誘掖不倦，發於至誠。諸生激昂，日進於學。剡之文治，煥然一變，蓋數十年未有也。古之仕者以其所學，後之仕者以其所不學。古之學者，一毫未盡而使之仕，雖聖人有所不能。後之學者，幸而入政，往往視所學爲空言，謾不知省，日從事於斯，吾知爲政而已也，不知所學爲何如也。昔魯修泮宫，從公於邁，無小無大。蜀起學宫，邦人向化，鴻儒奇士，間生特起。異時翰藻天庭，淵源四海，如游、夏輩可不知所自耶！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七《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磎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抱清曠，於處士肆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説，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内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磎始至而病焉，顧以教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櫩，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磎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祗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

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修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宫，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内，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張栻《南軒集》卷九《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彦廣以書來言曰：「松滋之爲邑，僻在大江之濱，自兵戈以來，其鄉廬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潦爲患，淪墊遷徙之餘，庶事大抵苟且，而學校爲尤甚。春秋奉祀，幾無以障風雨，青衿散處，莫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撤其故而更新之，首嚴廟象，備其彝器，已而講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彦廣實來親，帥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吟誦之聲藹如也。今年秋，復命甓工結密其地，自廟而及門，又加黝堊之飾于其棟宇，用釋萊之禮以告其成。自惟小邑寡民，不敢爲勞費，第積其力，時而爲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間而後託事。願不鄙爲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有以作興焉。」某念今之爲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於追胥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求其説，以作興其人才。顧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爲之説曰：先王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其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爲教，而明倫以孝弟爲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爲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躬行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閑於其間，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諗于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哉？誠能相與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盡其道爲難，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于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效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之。淳熙元年正月。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八《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宫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拚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嘆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内，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禄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説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狥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説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絶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説，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笞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程珌《洺水集》卷七《昌化縣學門記》 縣爲畿赤，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德而來，踰六百載，士不名一第，至比歲乃寖盛，何邪？顧所養奚若耳。學校養才地也，璧水泮宫，類置官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耳。令垂意則學，否則聞

屋耳，甚則園蔬耳。然學術有淺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歲，邑之士章薦貽書春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熙己亥，令錢公孜于縣之東，卜令址作新宮，岡地平衍，溪山紆環。然前櫛氓廛，無地可徑，寄門東偏，旁蹊弗正。山川若障，嘖莫可睹。吾邑人欿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今令君趙公始捐金錢，盡得其地，載闢載除，乃峙伉門，乃翼崇墉，乃辟端逵。言言閑閑，宮墻益尊，東南諸峰，羅立獻狀，秀氣益發，如抉壞雲，如剖前屏，端閔洞直，天造神劃。學，故宮也，而改貌易視，斬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闡教崇文昉於卞公圜。由卞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閣于講堂後，橫雲截蜺，非不甚麗，而前塗未開，弗顯弗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始克大備，顧不偉諸？而又歲延秀雋，闡厥政事，益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洽其教。夫治學宮，推學道，書可後乎？願爲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誦云乎哉！士乎士乎，爵禄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百氏，修諸家而放諸國，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道一也。雖然，是學之成，寧止成淳熙之緒哉？自慶曆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備，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出入是門，可不研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不徒斷石紀載而已也。某慶元間勾稽縣版，嘗有意於此門與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爲邦人喜邪？乃引筆不復辭。

劉辰翁《須溪集》卷一《吉水縣修學記》　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又盛。慶曆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於辟雍，祭酒攝三公，以衮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黜陟配饗，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時遊從，通祀在列。東南遍書院，官建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止，皆古所未嘗有也。此一時也。奎運飈回，而講堂興董養之嗟，玄圃懷敬容之感，鷹揚馬上，儒緩披離，慨城闕之園蔬，傷綿蕝之何日！吉又郡邑之一，在多士爲最，在賦籍爲小。江岸漂搖，壬午稽天，學存亡不計。水後三年，邑有仁侯曰平陽劉煥，至之日，即有意教養。簿朱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上丁與紱麟之旦，有事于先聖如魯，而他廟上元之燈，民間江南之樂，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於此，觀聽異焉。峨峨而會者，巖穴常數百，拔奉充庖，勸侑禮飲，閱歲且滿。大議修學，由長暨尉捐竭裨晝，自殿而門，自堂而序，精廬臚分，列祠興秩，開徑旁來，星明戟幽，規制聿新。乃像闕里，初見睟容，作會闕嚴，馮負致美。又以社壇接壤，修復種樹，風雩遊息，與學爲家。或曰：「靡矣，非制也，將無與燈樂似！」余曰：「異教土木，窮妖極麗。賢侯不以正徇邪，不以儉廢隆，尊教父，息巫俗，脩廢官，作恭孚先，郡他邑有乎？不彼疾而此議，焉黨慝也？」杜子美於衡山，孔廣詩以爲「十年掃地，唱恢大義，壓戎馬氣。」況多文大邑，動容遠慢，以中州之盛，復百官之富，豈比衡山小邑屋加塗墅而已！三年之間，士不見役，所以存奬吾道甚備，此又王裒負擔攜持，步送門生，而僅免於安丘之役者也。吾亦有門生故人，不待送而免，方願負來之滕之不暇，而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爲之言教。嗟乎！此一時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蕢桴土鼓，祭起於掃地燔兔，豈不求諸野哉？因三百年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魯雖周禮，然絃歌不輟，亦縣武城餘風。邑何可無賢宰之澤哉？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忘其祖。古之得天下者，必問其所以失。猝有問得失於子大夫者，亦知之乎？其何以言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非其所以失也，學與政不相待也，文與行不相應也，其排擊也强，而負荷也怯，則諸君子亦不得不任其責矣。我有先正身爲盛時，慶曆歐公，中興忠襄，淳熙以來二楊，端平剛簡，間者潤焉，而遂至於此，人人自愧自悔之無及，而紛紛者方肆於平世，則亦樂其所以亡矣。夫余也豈敢以往事咎諸君子哉！均是學也，顛也，或以爲非一繩所維；興也，亦以爲非一木之力。一與一同而興壞分，進退決，强弱異也。聞之夫子慈與愛者宜歌商，明乎斷者宜歌齊。今之興於禮者齊矣，然而諸君子宜何歌也？教者勉焉。

劉燻《雲莊集》卷四《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將五十祀矣。圮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吴興章侯謙亨來，環視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樞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于東西廡，祠先賢于某所，縣内達外，真奂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絶家田，合若干畝，充入之；取征榷錢三萬佐其費，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砥礪，益富厥藝。是歲秋，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寔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飲食起居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虖！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

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物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古今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灑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徵，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一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蘄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琱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闡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一《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頹傾，訪得舊址規復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爲門爲齋，庖庫井垣甚備而固，巨湖映帶，軒豁曠爽。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與其費；工取於游手之募，民不知其勞。又籍羨田爲養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爲之言曰：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逮乎下也益深。民治於人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爲士孰使？然而刑驅威制，必欲不吾敢犯，果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爲公卿大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祓其奇袤好利之念，是立之學。京師爲太學，諸侯爲頖宮固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人刺子衿挑達，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枝强鄰大邦，其民愛君效死而不叛，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成、康盛時可知。皇家以文治，凡山區海瀕百家之聚，無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雖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恪易治，茲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異，而士之才彦未多，民鬬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爲政，汲汲于學。經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遇請于郡。」時守趙公賢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部使者亦嘉其意，贊其決果，克竟其志。今之爲邑，旦夕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不問，於法令無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而用。小邑作久廢，時無贏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而多賢不易遇，故予樂爲書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意，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足侯之望。侯名簣，字進卿，蓋石林先生之孫云。

《嘉定赤城志》卷四《臨海廟學》 廟在縣西南二十步。景祐四年，令范師道即廟建學。崇寧中，學徙附於州，後廢廟。經乾道九年火，淳熙二年，趙守汝愚復新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七《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悦，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遍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奧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是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説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〇《廣昌縣學記》 盱江析臨川而爲軍，廣昌又析南豐而爲邑，其地極江西界，接於閩疆，秀民爲多。初立學在縣獄之右，紹興十七年，令承敷徙置學南，郡丞劉嶸爲之記。後五十餘年，當嘉泰二年四月，奉議郎曹進

之來爲宰，謁先聖殿，上漏旁穿，兩廡欹側，且非其地。邑士胡巖老請改築於縣治之東止戈亭舊基，諸生相攸僉謀爲允。於是進士揭英之、子儼、子儀三人輸財效力，主其事，而黄作舟、作礪首捐錢四十萬爲之助，士胥和之。庀工癸亥之夏，甲子春新學成，培卑爲高，以避水潦，雙溪夾流，匯爲大江，面對羣峰，宛如畫圖，高明堅壯，他邑鮮比。進之，予門生也，求記勤甚。予聞有學校之教，有學校之文。昔夫子折衷六藝，自虞至周，凡學校之教之文，散於《詩》、《書》、《禮》、《樂》中，故《論語》不復問答，惟告門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教在其中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在其中矣。」本朝開設學校，復帝王之盛，雖碩儒名卿布於中外，而士之月書季考惟在舉業，故時文無慮三變。始因唐舊，專用詞賦，或曰雕篆無益也，於是經義行焉。專門一律，又以爲病，而《大學》、《中庸》之説出。時論愈高，行之愈難，爲師儒者既用此爲去取，士亦以此應之，殆非國家孜孜求賢之本意也。上方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士當是訓是行，一變而至於道，以副教育，則所謂文將不勝其用矣，於科舉乎何有！進之，衡州耒陽人，淳熙辛丑登科，既視事，金芝産厪中，嘉禾生於野，爲政亦可知矣。四年五月日。

吴儆《竹洲集》卷一一《休寧縣修學記》 今之學非古也。知古者之所甚重，知今之所不敢廢。三代之學尚矣，漢、唐之君所以出其治於天下者，雜之以刑名，而行之以彊健文俗之吏，其於三代聖人禮樂法度所以美化善治之大務，往往棄之而不講，講之而不備，備之而不用，用之而徒以爲文也。士之出乎其時，所以應其上之求者，亦唯誦記以爲師，辯説以爲義，藻繪以爲文，其於古之學者德行道藝之常，習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未之學也。本朝慶曆、熙豐、崇觀間，蓋嘗三致意於此矣。時方承平，既庶而富，舉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舉天下之學者而館之，教之，選舉之，德至渥也。中更變故，學之在郡縣者，其名僅存，或遂廢不復治。休寧縣故有學，廢且不治已久。紹興七年，邑尉陳公始率邑之士子，相與出力而遷之。陳公，故上庠名士，休寧之爲進士者，多以陳公爲師，持其説，試有司輒利，由是休寧之學特盛於他縣，士子相與世守之不廢也。歲益久，欹傾朽折，且瀕於壞。淳熙四年，主簿傅君謀復新之，未期年而欹者復整，傾者復立，朽折者悉易其故，其又黝堊之，丹漆之，器物之不備，書籍之散逸者，繕治增葺，視舊無不及，凡學之所須，取之左右，無外求。既成，使其徒求記於某，至於再三不已。某聞凡立事皆難，立事於今則又難，而立夫世俗所不急之事又益難，浮議或沮之於前，悔吝或因之於後，於是而却顧焉，其能卒底於成者蓋寡。休寧之學，始廢於兵火者十餘年，而後復興於陳公，又四十餘年，得傅君而再新之。其成立之難若是。二公以縣簿尉之卑，而能復古人所以爲政教之本於今之世，起世俗所不急之事於因循苟簡之時，又益難也。吾黨之士藏於斯，修於斯，遊息於斯，其思學之所以易廢，二公之所以難成而皆致意焉，則今之學猶古之學，不徒爲也。夫大學之道，始於先致其知；韓愈氏之學，本於學爲古詞章。自明而誠，古之教也。吾黨之士所以先致其知與夫作爲詞章，固已習矣，而察矣，由是而益進焉。謂今之不如古，吾不信也。陳公遷學始末，有丞相洪公爲之記。傅公名公本，字某，有志於古，有立於今，可書也。方役之興，董治其事以迄於成者，進士王堯佐、朱松。天下事無大小，成之在得人。

王質《雪山集》卷七《興國軍大冶縣學記》 天子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别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入於海也。河且南且東，至於華陰、底柱、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滙、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逾海之爲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濬於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進士名之，拔於其羣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於其選也。既升則弗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别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别也。進士又有賢，司馬以告於王，而官之，爵之，禄之，此人才之濫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内外高下而别之，乃克用人。蓋人才皆繇此出也。今之天下，爲里若干而屬諸鄉，爲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士之積石、岷山，導之則九國被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大哉！公來爲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賴哉？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名聞，閱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展於州縣，大不施於朝廷，士奚怍，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於民有父母之道也，於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國養才，非虚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廩夫官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爲美俗也。」於是役興而民驩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

國平天下，惟公所學是資也。」於是工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於是以時釋菜於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爲天，而後某爲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董君維新、萬君鈞、陳君勛，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大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〇《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檢履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生林翁孺、莊君平以經授卿，子雲流風所漸，儒學日茂。其屬縣曰大邑，又介居郡山之麓，地阻且右。士生其間，無繁華之娛，馳騖之觀，蕩心怵目，故其用力益以顓，因篤學好修，禮賢樂善，若恐弗及。成都李君某來長斯邑，厥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乃爲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修息遊於斯，而移書郡人魏了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舉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傅會假託，竄移編綴，苟以譁衆取寵者乎？爲堂南鄉，厥位爲離，吾恐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謂文者，而子姑聽之。且動靜互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爲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爲至。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孔聖後死，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振文』之謂，將奚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嫌於學文。文固有等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彝，蹈人文之正，動爲世道，言爲世則，則勤學好問，推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特有先後之序，淺深之間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云者，乃天下之至文，遽得以迂而後之也。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衆取寵者也。侯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勵，使爲士者以勤學好問爲事，以孝弟謹信爲本，積日累月，自源徂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不可名，夫子之所以可聞不可聞者，果爲何事。近取諸身而秩乎有敘，遠取諸物而粲然相錯，仰觀諸天，俯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乎不可紊，斯所謂文者，既有以深體而嘿識之，則將動息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闕。迨其涵泳從容之久，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孰大於是！」君瞿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即是爲記，將與多士懋敬無斁。」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昌化縣廟學》 先聖廟在縣東一百步，熙寧中建。自是至淳熙凡六遷。乾道八年，令卞圜始增廣，略具學制。淳熙七年，令錢孜始改卜故饒氏園，重建廟學，陳居仁記。

《淳熙三山志》卷九《諸縣廟學》 唐制，廟學立孔子廟，釋奠以令、丞、主簿若尉爲三獻。本州唐以前諸邑故行之矣，巢寇之後，毀廢殆盡。皇朝始漸建廟。景德中，詔定縣令、丞、主簿三獻之禮。是時，令之賢有才者，間請於郡，自建學，然作者尚寡。慶曆四年，詔諸郡置學，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若民力未給，許姑就孔子廟，或繫官屋宇。於是建學者始衆。然教養規約，人自爲之，職事生員，大率略具。至崇寧初行舍法，乃詔學置學長一人、學諭一人。學長掌一學之事，學諭以經術訓導諸生。委州知通，教授選老成有行藝、爲閭里所推服者，各給俸禄，縣以不繫省雜收錢充。諸生在學一年，從學長、諭考選以報，令佐審驗升州。縣學仍置小學，擇可爲教諭者，十歲以上願入學者聽之。惟倚郭縣皆不置。時學各增建齋宇，逮舍法罷，重以兵火，圮壞者相繼。後率更創，猶有舊制焉。閩、候官蓋倚郭縣。

閩縣以萬歲寺補山下，候官以縣治之東爲宣聖廟，慶曆後皆嘗修完。（閩縣慶曆中以建，治平甲辰重修。候官縣先聖神座，熙寧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縣令方叔完塑像，并建廟。熙寧十三年，知縣莊誼重修。）舍法行，二縣學並寓府學西北，後罷。今爲府學房廊。春秋釋奠，即廟行事而已。

懷安故有亭切門道南爲祭所。大中祥符四年，主簿陸東乃卜縣東隅爲廟。自爲記。嘉祐二年，知縣樊紀復移於縣西，擇地之勝，崇建學宮，講堂敞嚴，齋室閟静，中尊夫子殿，配饗以十哲，圖七十二弟子，傳經諸儒於壁，塑孟、荀、楊、韓、王五賢於堂，闢小學，祭器庖廩咸具，周先生希孟爲之記。舍法行，增至八十一區。建炎中，建寇焚毀。紹興初，改創縣東。齋二，資深、日新，與小學爲三。

連江，嘉祐三年修廟爲學。政和初廣之，凡四十三區，有善養堂，齋三，篤信、好信、武士，及小學。軍興久廢，紹興八年，林覺爲縣之三月，改作於縣東南，背長汀，面雲居，邑人林日華率陳元禮、林芘、林錞等緡錢萬有奇助之。重門修廓，巍殿中峙，有翻經閣、駕説堂，更爲四齋：富文、能信、移孝、懷忠。邑人李侍郎彌遜爲記。淳熙八年，以學與夫子東向非宜，改爲面南。用邑人鄭侍講《鑑》之言也，陳淳宗率生徒爲之。

長溪學，縣東南，慶曆中，築菱湖地以建。元祐二年，移東門外，以建善寺地爲之。五年，仍舊。大觀二年，知縣葉安節重創，爲屋八十八間，大風拔毀。明年，復葺，凡四十六區，齋四，近智、養智、崇智、好智，外小學。

長樂學最古，起唐乾符四年，建於縣東南。皇朝宰董淵、吴仲舉、蕭竑、施聞踵繕治，莫能就。元祐戊辰，袁正規既視事，亟議修建。邑人林通者作縣圖經，命鬻之，得錢二十萬，縣富民皆相與出力，乃仍舊殿新之。背殿有堂，翼以兩序，爲齋十二，歲種田十二斛，更蓋房廊後圃餘十間，以佐給費。時養士幾一百人。見《林通圖經》及《林鼒學記》。崇寧中，增至五十三區。後舍法罷，多省廢。今齋二，依德、進德，與小學爲三。

福清學，縣東，元豐元年，廣廟地作。崇寧初，增至八十四區，有稽古堂，邑宰方叔完市錢塘書籍以儲。齋三，親仁、依仁、武士，及小學。

古田舊學，廨垣東址，其地也。景德二年，李堪爲宰，毀淫祠三百一十五，撤佛宫四十三，取其材植爲縣廟學，位先聖，列十哲，繪六十二子、二十一賢及孔伋以下大儒至唐韓愈氏九十六人。有亭一，曰函丈；臺一，曰舞雩；閣十二，曰草玄。校典一人主綢牘，禮生二人主奠謁。躡屩贏糧來就學者益多，國初時視諸邑獨盛。（堪自爲記。）嘉祐二年，陳昌期領邑事，復修之。昌期自爲記。崇寧初，增至九十一區，有九經閣，會道堂，左右序，爲齋八，精義、達義、遵義、思義、抱義、由義、摩義、喻義，外小學。紹興元年，建寇盡焚之，寓齋所于佛屋。三年，令周彦確始作于縣西郊。林好古記。七年，諸生林好古、陳鬲、卓冠與其邑人鳩金錢百餘萬，請還學景德舊址。于令鄧觀，帥張致遠許之。歲終告成，像塑、繪事、講堂、齋舍、庖圂之所皆備。李廣文爲記，講堂之側有應沙軒，林好古爲記。

永福舊有廟學。崇寧元年修，凡五十二區，有養士堂，齋三，篤行、成行、武士，及小學。建炎三年火。紹興初復葺完，更爲四齋，博文、敏行、履信、懷忠。

閩清，景德四年，令史温上事之三日，謁廟無所，即議建立，得縣東南隅廢廣地，召鄉之秀民謀之。既塑像先聖先師十哲，周其壁畫六十子及大儒，乃營仁、義、禮、智、信閣五，聚諸生肄業，講堂一，以資辯論，有談經樓三，禮堂、祭器庫、嚴奉軒。大中祥符二年，温自爲記。紹聖二年，祝聖爲宰，陳公暘初擢制科第一以歸，邑人共新其學，作堂以祀其兄舘閣校勘祥道。四年，鄭居中爲記。崇寧三年，增爲四十一區，有稽古閣，齋四，教祇、教中、教和、有造。熙寧五年火，明年重建，經史閣，齋十二，教中、教和、進道、經德、居仁、由義、立禮、尚志、會文、興能、升俊、養正。

寧德廟學縣東，嘉祐三年以省地建。崇寧二年，增爲四十七區，有敷教堂，齋四，東富文、移忠、西敏行、篤信。乾道七年，令徐石建小學。

羅源廟學縣西南，慶曆八年令陳偁建，延鄭先生穆爲師，以勸民學。元祐六年，移縣東。崇寧初，增至九十九區，有議道堂，齋九，勤禮、篤禮、彰禮、由禮、善禮、好禮、隆禮、崇禮，外小學。建炎間火，遭兵，後重創。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陳居仁《昌化縣重建學記》 杭爲古都會，自六蜚時巡日行在，肇新府名，其地望爲尤重。昌化蓋支邑，施德自近始，宜其教明俗成，俊秀輩出，衣冠相望。然僻在巖谷間，其俗第知服勤穡事，且盡力於桑麻。自唐武德迨於我朝，曾未有躡儒科、登仕籍者。豈天之降才爾殊哉？繫長民者之責也。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餼羊非所愛，而禮所必愛。教之本如學校，顧可置而不省也。淳熙四禩，錢君被命宰斯邑，始至，詣學謁先聖，敗屋數楹，莫庇風雨，像設且漫以頹剥，其心惕焉。顧以民未見孚，役未易興，姑舍是，乃洗手奉職，清省獄訟，撙理財用，期年而政克有成，民安樂而歌舞之。君欣然顧謂寮佐曰：「吾始至是邑，見民之務本力田，是知常産常心之爲可貴，雖未讀書，固可驅而之善。吾之政不少事嚴察，而服從勸趨，捷於影響。吾惟學是崇，則風移俗變，可跂而待。幸帑有餘材，不至屈吾民力，顧何憚而不爲！」乃以暇時鳩材僝工，撤舊屋而一新之。經始於己亥仲夏，落成於仲冬。民不知役，役不淹時展敬有殿駕設有堂肄業有齋藏書可膳，有庖有庫。百里稚耋，争快先覩，更相與言曰：「令君所以惠顧我輩者厚矣。既足我以衣食，又教我以孝弟，其可不圖維報所者哉！」繇是口誦先聖之書，耳濡目染先聖之教，長長幼幼，趨善如不及，鮆箔既省，而訟庭爲空。教化之移人如是哉！政固多術矣，或以惠利寬和爲行，或以發姦擿伏爲神，剸劇撥煩以舉職，亟疾苛察以立威，類可以能名，而掠近效，要非得人心之深者。至於扶立教道，如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韋景駿之於肥鄉，則

流芳垂馨，久且見思。臨人之君子，盍亦視所適從哉！噫！十步有茂草，三人有我師，孰謂近在畿甸，而儒服者幾無焉。是不以遠且大者望之也。今錢君燭照是理，龜抵以決，課以近效，則訟簡刑清，風流令行，異時髦俊蝟興，超取顯美，有聞天朝，而文物彬然如鄒、魯，未占有孚矣。然則我有子弟，錢君教之，邑人之歌令君，如鄭人之歌國僑者，將亘千禩其不泯。余嘉其爲政之知所本，不區區徼譽於一時，殆非俗吏之所能爲者，乃特書以詔後之人。君名孜，嘉禾人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皇祐初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温陵曾君秘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既美矣。而魯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狗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狗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説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敷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吴郡志》卷四《縣學記》 吴郡自古爲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爲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

《琴川志》卷一《廟學》 黨有庠，遂有序，二十五家里門有塾，古之鄉校也。郡縣分而鄉校廢，宰百里而興學者，載於歷代之史，不過數十人，他無所見。然大概則亦鮮矣。宋均在辰陽，禁絶淫祠，修立學舍。仇覽在蒲亭，子弟羣居，遣就舍。□梁在新城，朝夕勸戒，大作誦舍。范寧在餘杭，興學養士，捐俸助給。馮伉在醴泉，諭發蒙書，訓廸學子。令遇在餘姚，首崇學校，教勸生徒。義安在吉安，清歌弦管，行釋奠禮。景□在高陵，修文立學，禮遜化民。嗚呼！此世道之所以不古也。常熟縣學扵縣東南二百步，夫子廟居其中。大成殿額乃宣和中頒降。按《祥符圖經》，至聖文宣王廟在縣南五十步，以今地勢考之不合。然夫子廟其來舊矣，而學宫之制未詳。《慶元志》略不及之。獨堂宇舊棟題至和者二，得非慶曆有詔，逮至和始創學歟？淳熙十年，令曾棨加葺，名講堂曰進學。紹熙元年，令葉知幾題曰「明倫」。舊有齋九，曰崇德、時習、好謀、朋來、利仁、隆禮、育英、守卓、隆德。後所存四齋，曰尚志、尚德、尚賢、尚文。端平初，邑令王爚以其卑陋湫隘，積久滋弛，日惟覆壓是懼，且廟處于學，併雜喧溷，尤非所以尊事先聖，乃因故址，闢而新之。放郡庠之制，東爲廟，廟之前爲殿門，又前爲櫺星門。兩廡繪從祀。徙吴公祠于殿後。東建六先生祠堂，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晦庵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西爲學。前爲學門，中橫經，乃曰明倫，東西兩廡，各列職事位序於其傍，次爲肄業之齋凡六，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稽古，藏祭器、祭服、官書。曰尚賢。即小學也。專以教育言氏子孫，別爲廩給。詳見四明袁尚書甫記。明倫堂後爲直舍齋廬。暨庖廩器具，增造悉備。總爲屋百二十楹，加於舊者幾半，而高閎壯麗，則非舊所可髣髴也。增置學糧至千斛，訓導課程秩然有序。學之庶事於是畢舉，而講學修身，所望於學者，則甚切矣。詳見臨邛魏樞密了翁記。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盛。」蓋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子。内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微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青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爲吏而不任其責乎？

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況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未遠也。魯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覩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

郴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願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願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

淳熙十有二年，吴侯鎰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吴侯之賢，辟書東馳，吴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宫，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奬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閑田以廩之，士之廩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旨義辭章，以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鬬争攘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之風，靄然爲興。牒訴希闊，案獄屢空，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吴侯策勳文史，優于里居。間則益發泉石之秘，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兹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

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寖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蹈邪蹊，脱塗淖而棲芟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吴侯其亦有憂於是乎？

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女，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説士蜂起，兵强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説從而誣之，帝降之褒茅塞甚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昌國州儒學》 學舊在州東一百步。宋熙寧八年，縣令張懿文建。元祐七年，簿尉顧復經又徙而東四十步。淳熙十六年，令王阮徙於丞廳之南，役未竟去官，令錢棣繼其事。嘉定甲申，令趙大忠葺治增益，袁正獻公燮記云。大成殿三間，自遷學後，殿宇殿宇頹圮，宋淳祐丁未，令沈嶷重建，王應麟記云。講堂，宋嘉泰三年令葛洪建，扁曰「申義」。參政樓公鑰書「申義堂」三大字，并爲之記云。越明年，慈湖先生楊簡復記於其後。齋舊有四：造道、進德、存心、成性。至元壬午，本學申請於提舉司，添置兩齋，曰明善，曰立禮。其實析四齋之屋爲之。

小學：在東廡之南，舊名親仁齋，歲久不治。元貞乙未，州判官馮福京重行修蓋，扁曰「育德堂」，專以爲訓蒙之所，請鄉之耆宿郭薦、應季挺任教導焉。

臺門：舊有五間，圮壞久矣。至元甲申重建，攝教應季挺實董其事，改扁「州學」二字。

櫺星門：舊植六柱，啓六扉。歸附後，門遂不存。元貞元年，州判馮福京重建，存禮制也。

祭器：舊有所存者，歲久刓弊，簡陋弗完。宋進士趙若諴考訂禮經，參以紫陽朱子《釋奠圖》更造，視他學稍整。今多損闕，未有能新之者。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四《高安縣學記》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

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房號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三月既望。爰揭扁榜，學子咸集，且樂且詠，且有歎於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庫。」或曰：「廩給尚窶。」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顏回之巷；茲宇之庫，不庫於原憲之室；茲廩之窶，不窶於陳、蔡之厄。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闢以九軌，廓以千區，餽以萬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子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建學舍可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本仁、孫大成謁予記之，爲書其説。淳熙十六年閏月二十有四日，楊某記。（梁谿尤表書，清江謝謂隸。）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六《贛縣學記》 贛縣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學則未聞也。後廟亦廢，其地入祥符宮。皇祐二年，縣宰王君希即舊址作新廟，即廟廡爲學舍。至紹興庚午，火於叛卒。後六年，予爲州户掾，武夸陳君肅元器爲宰，盱江黄文昌世永爲主簿，一日二君約予登覽縣學之址，則榛棘生之，瓦礫醫焉，二君慨然，欲復之，未能也。後四十二年，黄君之弟文暠來爲宰，其治明而寬，惠而能斷，期年民馴其教條，而樂供其貢賦。公上既終，乃斥其贏，爲錢百萬，攝守黄侯渙復佐以五十萬。中峙大成之殿，繚以七十餘區之房，講習有堂，入直有廬，肄業有齋，東西有序，庖湢有所，肇修胡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彪列一新。釋菜之容，觀者起敬，弦誦之聲，聞者勸學。屬役於紹熙甲寅之季春，而考成於仲秋。黄君走書來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兄天下士也，予之畏友也。然是學也，子之兄嘗有志矣，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今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哉？子之兄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不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事有至易，而人反難之者，子抑聞之乎？贛之風俗，其山聳而厲，其水湍以清。聳而厲，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故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易也？彼其挾氣，獨不可因之使果於義？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於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楊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崆峒爲淵，章貢爲山，曰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曰斯人不可，有孰曰可？顧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奈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乎？長民者獨不聞之也乎？故曰因則易，今子已得之矣。異時有磊落光顯於朝，以名義聞天下者，其必贛之士也夫，其亦子之教夫。予老矣，其猶可得而見也夫。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寖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撿著，便文飾説，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絶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説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狥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説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欿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湢，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

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絶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悦，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八《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説，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册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説，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葉適《水心集》卷九《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皋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敘書，列古聖人堯、舜、禹、皋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恃見者常離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非天下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皋陶開天德之品與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之遠若使近，離若使親，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異爲同，會少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乂爾，其采事也競勸爾。故教德之方，自皋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於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終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皋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皋陶未之及耶？余不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虚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饌諸生，懼且去不繼，則食絶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斬舒，所謂四、五祖灊天柱峰，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皋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皋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〇《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

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閑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傲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吴泳《鶴林集》卷三六《錢塘縣學記》 王畿首善天下，有辟雍，有頖宫，皆所以尊教治，達邦法也。錢塘在五代時，斗僻一方，其國險，其民嗇，船車檝馬，輕死好劍，率以武力競。維襲封君長，緣餙儒術，置擇能院以籠絡吴中之士，汔未有聞人。我藝祖皇帝迅掃區夏，挈錢塘輿地盡歸職方，列聖丕承陶以《詩》《書》，風之禮義，而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暇建也。慶曆以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杭與蘇、越得置郡博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佐主學事。至是，江以南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附郭之邑猶未置也。六龍渡江，駐蹕於此，戎事纔息，崇禮考文，内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視開封。而錢塘爲邑，至紹熙間令昉建夫子廟，簡肅李公祥識之。正朔欵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黌宇尚闕，無以爲屬民讀法莅校比之所。頃趙侯興懽來尹京兆，喟然作曰：「臨安、赤縣二，先忠憲宰仁和，已建其一，豈斯邑有社有民，而不知教耶？」迺景岡相基，諏日庀徒於縣之東，得承舊寺徙他所，遂建學其上，命宰與丞鞏耕及簿正王夢得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宫雍雍在左，廟肅肅在右，廷殖殖在中，門阜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池疏爲二，齋列爲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於是可以藏修游息也。是役也，簿正實始終之，則貽書潼川吴某願有述。某謝曰：「《春秋》不書修頖宫之義，何敢書？」則又曰：「今遍州縣皆先民記矣。」某既不得辭，乃以得諸聖賢者而諗多士。昔畢命之訓殷士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設教千條萬目，只要人將已放之心斂而歸諸己。而學者悻悻然，率馳騖於外，因物有遷，而失其本心者多矣。矧囿於衆大之區哉？利欲之薰心也，奇巧之蕩心也，紛華之悦心也，淫樂慝禮之接心也，宫室妻妾之動心也。一旦晝之間知誘物化，牛羊之牧，鷄犬之放，其所存仁義之良，蓋無幾矣。資質敏慧者不過競習科舉，而亢志於高明者又不免遽廬孔、孟而歸宿老釋也。然則何以長善救失，而新美其俗哉！畢命所謂「收有德義」之訓焉，孟子所謂「求有學問之道」焉，非必取成於心，尊奉其精神，屏除其意見，絶學捐書，不稽古，不論業，而徑以爲是也。爲語邑之秀民，更請擇於斯二者。

《淳祐玉峰志》卷上《學校》 縣舊有文宣王廟，在縣東南七十五步，中以兵火廢。唐制，郡邑得廟祀夫子。大曆九年，大理司直王綱爲令，始立學於廟垣。後黄巢之亂，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至雍熙間，縣令邊倣因遺址重立廟，門闕甚麗，狀十哲於傍，王禹偁爲記。景祐初，范文正公請立郡庠，於是亦有學。元祐間，知縣杜操始建在縣西南二百九十步。紹興間，知縣程沂重修，張九成爲記。郡守蔣璨名講堂爲致道，仍書學扁。隆興間知縣李結，淳熙間知縣葉子强，周承勛，紹熙間知縣李稠重修，各有記。慶元間，知縣章萬里改致道堂爲明倫。嘉定間，知縣巫似重修建大成殿。近歲知縣徐聞詩重修，重書學扁。學有齋六，曰居仁、由義、履信、教忠、成德、致道。自知縣徐聞詩立月書季考之式，而累政又益置學田，由是教養兩偶云。

劉爚《雲莊集》卷四《政和縣修學記》 慶元四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騖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于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侅爲漢之經生，雕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

乎？故嘗謂必倣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楙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歉也。始縣學圮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兩無，皆新之，象設顯嚴，藻繢輝奐，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以藏經籍，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游息，無一或缺。又以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則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履黌舍之閾，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嘉泰會稽志》卷一《縣學》 縣學昔者所在或有之，至慶曆興學，始議州縣皆立學，而不果行。崇寧中，乃著爲令，凡縣學以時選試，取其尤者升州學，爲外舍生。凡縣學設學長一人，視州學教授，諭一人，直學一人，齋長、齋諭各一人。長，諸生選特奏名進士，無則選老成有經行者充。生員，大縣五十人，次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其教養選試之法同州學。至宣和三年，與州學舍法俱罷。然至今天下縣亦多有學，而會稽諸邑爲盛。

會稽縣：學在縣南竹園巷。

山陰縣：學在縣南柴場坊。

嵊縣：學在縣西一百步。舊經載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南一百步。學始創於縣令晉陵丁寶臣，實慶曆八年也，臨川王平甫安國爲記，今不存，獨寶臣所撰碑及興學五言尚在。宣和中，盜起焚毀。建炎元年，縣令應彬建孔子殿。後三年，蜀郡范仲將始置廊廡。又明年，淄川姜仲開始大之，汝陰王性之銍爲之記。乾道癸巳，今丞相謝公深甫尉剡時，與主簿栝倉江濤增葺，仍立諸生課試之法甚備，有邑人周汝上記。

諸暨縣：學在縣西，淳熙六年，知縣李文鑄建。舊縣西有夫子廟，唐天寶中，令郭密之遷於長山下。晉天福庚子，令趙湜移縣東一里。皇朝景祐四年，尉劉述重建。慶曆四年，始詔州縣立學。明年，令寇仲温增造，頗爲全備。李君以其地歲有水患，故遷焉。

蕭山縣：學在縣南門外二十步。舊經在縣西三十步。

餘姚縣：學在縣東一里五十步，元豐元年，知縣事黄鑄立。建炎兵燬，惟學獨全，余端禮、趙子蕭、趙公豫相繼新之。慶元五年，施宿創直舍爲致齋考試之地，築牆垣作外門，買田置書甚備，有尚書樓公鑰記。

上虞縣：學在縣東南六十五步。

新昌縣：學在縣東南。

方岳《秋崖集》卷三六《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爲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鱗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與？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與。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矣。井田壞，學校廢，士之贏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灕。故漢之號爲儒者，其下者爲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爲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爲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耳。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爲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涬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爲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甓維頹，瞻言宫庭，士類有泚，歲時祭采，僅僅無落事而已。内相程公之歸里也，壹大葺之言，言新宫殆不舊翅。是歲，某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于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爲？」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爲？」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與邑大夫吴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于某，辭不可，則諗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于蠻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于其常，蠻貊得之于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爲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畝畝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顔、冉，奚必曰稽度數以爲博，談性命以爲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

無忘公之德。」公名玭，字懷古，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爲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六《華亭縣重修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埕始至，戢姦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撙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爲平糴倉。又一年，鳩材僦庸，修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賢于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宮之，翼翼沉沉，邃嚴靖深。俾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辭章之靡。經生學士尚論比閭之法，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井牧，去籍二千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古治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爲教，非彊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省。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于閭門之左右，而父師者爲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間而非正言，志壹心感，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賙，而爲民父母者沉於簿書期會之衝，矻矻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姦胥亂民緣絶爲欺，吏以官爲市，民以吏爲仇，違其常心，以陷於辟。是雖曰世降俗弊，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況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太冲所謂「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居華亭者爲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埜，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自陸士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翕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辟邪說，如「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間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逮以華亭爲不易治，令不具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擬，往往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爲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爲縣人，而志不書，其何以爲行善化俗之助！楊君建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要指，在諸生發明爲己之學。」冠珮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爲，又嘆宣公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爲表而出之。其自今父詔師傅，斯游斯息，慨聖賢之所學何事，以無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數數遇也？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八《萬安縣新學記》 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乎？雖然，此王政也，故凡君國，教學爲先。而世治則制度在王，虞、夏、商、周皆立大、小學于都畿，諸侯之國亦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者是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禮失則或求之野，故仕王朝者多有不悦學之說，以及其大人列國如鄭而青衿不至反，朝夕游于鄉之校者是也。或疑《論語》一書，如帝王歷數之授受，邦國政事之得失，大而道德性命之要，小而飲食衣服之節，罔不及之，獨於學校略無問答，抑嘗深求其故乎？司馬遷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故當是時，或問爲邦，或問爲政，以至祭祀、朝覲、征伐、會盟、治民、折獄之類，講習之已熟，切磋之未至，往往隨其才器各底于成，舉而措諸事業，斯無難者，是則傳道育材不在乎辟雍泮水，而在乎杏壇之上、洙泗之間也久矣，又何問焉？宋興，世祖方四征不庭，已數幸國學，欽崇將聖，親爲之贊，列聖繼志，首善始京師，由內及外，至於慶曆，學校遂徧天下。蓋祀先聖先師于學古也，後世郡國廟事而已。復古之制，且及於邑，則起本朝。若守與令，敢不敬承。吉之萬安，自熙寧五年爲縣，今將百三十載，而學凡三徙，士不以爲然。慶元戊午夏四月，知縣事宣教即玉牒師逌實來，政知後先，首闢龍頭書院，遂議新學，相方視址，捐直與民，得地二十餘畝，以明年三月壬子傍工，盡十月，而殿宇學舍皆成，經史之閣、左右生之齋、內之庫廒庖湢、外之門闥垣墻，邃深爽塏，幾亞郡學。費緡錢以萬，皆士人所樂輸，而官以餘則助之。且爲經畫悠久，贍給之計纖悉無遺。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諸生請記其事。某惟夫子教人，非可一言而盡，其論行藏，亦豈一端而止？然必學成，乃許以仕，故說漆雕開之對，而惡夫賊費宰之佞，豈嘗使人以政學也哉？粵自王道衰而異端作，霸者之後有楊墨，楊墨之後有縱橫，有申韓，有黃老，有諸儒之專門。至漢、唐以來，又設科目以取士。士

方拘牽時文，或不得一意於學。今國家開設學校，惟周、孔之教是明，惟堯、舜、文王之道是適。爲士者雖藉舉業爲入仕之階，然平居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自灑掃應對而充乎孝弟忠信，由聞見卓約而極乎高明光大，蘊諸中者既不爲淫辭詖行所汨，則形諸外者亦何適而不可！故施之試程，非駁雜之辭；進爲師儒，得範模之正；臨民則爲良吏，立朝則爲名臣，舉不出乎素學，于以副治世化民成俗之德意。此則賢令承流宣化，孜孜徙學之本心也，可不勉歟！若夫江山之勝，棟宇之備，與夫竹木工役之多寡，宣勞協力之名氏，令也能文，自詳記於碑陰，此不復云。六年庚申正月旦。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九《廬陵縣重修縣學記》　聽訟理財，根柢於縣令，綱領於郡守，人舉知之。至於化民成俗，守猶不敢專任，況令乎？此後世之通患，而非古也。三代盛時，黨有庠，遂有序，州有長，縣有正，德行道藝，以時書之。當春秋世，其制已廢。吾夫子憂之，平居每語其高弟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後言偃宰武城，果用弦歌而治。夫君子學道固也，小人亦與焉，非縣令化民成俗之要歟？更秦涉漢，古制滋亡。董仲舒獨能知之，其言曰：「王者治天下，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教於國，設庠序化於邑。」又曰：「縣令，民之師帥，所謂教訓之官，以德善化民者。」夫論庠序教訓，而及於邑，自夫子而後，仲舒一人而已。惜乎時君莫之能行。迨本朝仁宗慶曆中，始詔諸縣皆立學。高宗中興，申命於紹興十四年之春，三代盛舉，一旦遂復。廬陵分治郡城，多士所聚，而縣庠介於官寺通衢之間，無地可展，知縣事羅列雖竭力應詔，然規模未備，春秋僅嘗釋奠。後率附於州，將六十年。今令宣教郎豫章黃疇若攝勇懷强，容困抑姦，待人以忠，行己以潔，得子路治蒲之政，百里既安，歲事仍豐，首創祭器，躬率諸生行上丁禮，次嚴像設，尊殿廡，新棨戟，甃階渠，高其閈閎，增舊三尺，起嘉泰改元正月壬戌，告成於四月己丑。凡用工三千，靡金錢三十萬。學租舊六百斛，養士不盈四十，益以禪居院。（闕）户田一頃，爲租六十斛，然後歲計不乏。而又精於問學，勤於教導，禮文師範，兩得其宜。於是職事許凌等求文，爲之記。按唐循吏韋景駿傳：神龍中嘗令肥鄉，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舊治，民争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兒曹未生，而吾去邑，何故來？」對曰：「耆老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意公古人，幸親見之。」屬聞公府交薦黃君，即仕於朝，他日持節典藩，道或由此，父老子弟必將迎勞如景駿。僕雖耄矣，倘見之乎？是月甲午。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七《黔陽縣學記》　大學之道，必誠其意，必慎其獨，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耳。夫天與人一氣也，人與萬物一體也。雖誠無爲，幾則已動，己所獨知，人未有不知。是故聖賢之教，因其有是實理也，爲之建學立師，以申其義焉。使人即事親敬長之近，充之於仁民愛物之廣，隨事體習，必著必察，如是而爲仁義禮知之性，如是而爲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情，苟有秋毫之不合，則儳焉不能以斯須。其曰必誠必慎云者，舍是則爲失其本心，不足以謂之學。爰自科舉取士，士讀聖賢之書，相與講切究圖，曷嘗不知此理，有如詞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虚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皆知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逾速。蓋其説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命？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此不惟待己之涼，亦望人太淺，其爲不誠不慎亦甚也。寶慶初，余以辠戾徙靖，始亦陋其士，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悦，故寡欲易足，士不知有科舉之利，故質實近本，祀事往往用尸，雖功緦亦疏食以終喪，吉凶不以佛老，無塔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然。然則斯民也，視小有才而居近利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甘受和，白受采。使因其去本未遠而有以開導扶植焉，視他邦不既易易乎！昭武饒君敏學，故朱文公弟子也，爲令黔陽，紓滯救乏，摧姦抑彊，威行令孚，粟衍財忉，思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有學于治寺之東，自嘉泰後錢君衢移之縣西南，羅君方時又爲禮殿，餘悉未備。饒君始爲門牆，繼葺殿屋，堂室、齋舘、庖湢、庭廡，以次畢具，又爲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祀。命貢士單銓董其役事，謁記於余。夫饒君之所以厚其民者若此，余雖不敏，敢不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反諸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興學之意云。

《嘉定赤城志》卷四《天台廟學》　廟在縣東南二百步。舊在縣西南四十步。皇祐中，令石牧之即廟建學，後三徙至今地。淳熙中，令趙公植作廊廡齋廬。嘉泰二年，令丁大榮重新之。嘉定元年，令詹阜民創明倫堂，上爲尊經閣。十一年，丞陳逵重建大成殿。（學前瞰溪，其流舊釀爲三，古讖云：「三水共一流，此地出公侯。」先是舉人多折北，紹興二年大水，其流適合，自是舉不乏人云。）

《嘉定赤城志》卷四《仙居廟學》　廟在縣東五十八步。皇祐初，令陳襄即廟

建學。初天聖中，令陳戴止建廟。襄既建學，且爲文勸誘學者。宣和兵火，廟獨存。淳熙七年，以風雨摧壓，令莫洮新之。十一年，令徐栝重建學。嘉泰二年，令林岳復加密葺。嘉定元年，令姚僎創明倫堂、櫺星門。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〇《台州仙居縣學記》 孔堂高弟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仙居，篤意學校，首爲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習程試，高不躐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祠，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欣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卑下，遷置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蕆葺。別市民居，創觀德亭。總爲錢二千百緡，皆節用籍。賦田十八畝，輟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尉籍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宓、吕咸、陳穎不遠二千里，以記爲請。夫教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仙居則略之，是尤不可以不書也。四年甲子四月望。

劉宰《漫塘集》卷二一《黄州麻城縣學記》 嘉定庚辰，敵失憑藉，警我邊邑，乃辛巳春，入我蘄、黄。麻城地當孔道，負六關之阻，城守不素具，權縣事主簿翟君起宗能左右其民，而不忍去之，而民之父兄子弟卒賴以全。其父兄子弟既莫厥居，乃相與從君釋奠于學，而言曰：「吾邑不幸適當兵衝，比歲再警，異時民居與釋氏之宫相望，火於兵，而吾先聖之廟獨存，非天之未喪斯文而然歟？今民適有居，梵宇之興亦既有緒，而吾先聖廟乃幸其僅存而止，非所以作斯人、翼斯文也。惟君圖之。」君曰：「吾志也，敢不力。」乃上其事于州于部刺史，會州亦以君治行上于部刺史于朝，授真令，故上下交孚，靡竭不獲。初尉治在邑之偏，後遷于學之南。君以非面勢之宜，上請尉徙治，議弗合。乃更除道，闢其旁，使益大，培其上，使益高，以爲殿爲堂爲門爲廡，又繚之爲垣，視昔時廣三之一。爽塏高明，而山川清淑之氣無所障於前；嚴邃靖深，而篚楚塵埃之聲不得徹于内。經始于某年某月日，而休工於某年某月日。君之爲計遠矣。既成，而以邑人之意來請曰：「願有紀。」余惟闕里之廟闢而光武興，太學之門壞而靈獻亡。蓋世道之盛衰，皆於學校有觀焉。麻城雖蕞爾邑，更比歲之變，而吾先聖之廟獨存，其縣大夫與其邑之父兄子弟又能鼎新於安集之始，其所闕大矣。是何可不書？抑余聞古之入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麻城故多賢，余未暇考。而是邑也，北望浮光，則故温國司馬文公所從生；西望黄陂，則二程夫子實生焉。三先生百世之師，顧豈麻城之士所得私，而地之相去若此其近也，則學者宜得師矣。師之如何？曰温公之學，始於不妄語，而成於脚踏實地，公亦自謂平生所爲，無一不可對人言者。伊川狀明道之行，謂其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而後之論伊川者亦曰忠誠動于州里，孝悌顯于家庭。學者明乎是，則言必顧行，而暗室不可欺也；行必顧義，而妻妾不可罔也。其庶矣。余記將成，會友人王君穎叔致書于君，請祠三先生于學，余故併及之，使知穎叔之言非苟然者。君字元振，余里中人。佐君以成是役者，邑之士某人。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鍾必萬《鹽官縣學記》 國朝崇尚人文，詔天下郡縣立學，視三代則有光矣。鹽官學舊在縣治西，紹興中始徙於東偏。凡五十六年，或葺或否，若傳舍然，良可歎也。吴興沈君紡爲縣之明年，特因其舊而一新之，屬余爲記，以詔多士。余竊自念齒髮如許，學不加進，朝夕自警且不暇，其何以語夫人？然自宦遊與夫往來於此，餘二十年矣，士之扣門者日益衆，況今求田問舍，欲老於海昌之上，則杖履游從，亦有責善之義焉，故不辭。嗟夫！自命鄉論秀之制壞而不復，士病於科舉，蓋非一日，而今之世爲尤甚。父兄之訓子弟，朋友之相講論，朝夕之所從事於文辭者，惟利禄之是計耳。抑不思上之人拳拳教養，所望於爾多士者果如此哉！聖賢立教，所望於天下後世者果何在哉！昔者，吾夫子不過棲棲一旅人耳，講道洙泗，固無爵禄可以動學者之心，而羣弟子或自齊往，或自宋往，或自衛往，或自他國往，不憚其山川之遠，道路之勞，而所慕有甚於爵禄。意者日漸月化，莫非道德性命之蘊，必有出於言意之表，及觀耳提面命，則皆孝弟忠信之實，舉不離於日用之常，然後知聖人之所以教人，學者之所以用力，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雖然，事親從兄，處己待人，莫非事也，而所謂道德性命之蘊，有外於是乎？人惟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此所以有待於學矣。學以致其知，又貴於行其所知也。千里之行，蓋自足下始。足迹不出户庭，而謂乘風駕雲可至千里，有是理哉？況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通

窮得喪，舉不足以動其心，而後可以言修身，身修而後可以言事君治民。士方未用，利禄横於心，及其既用，謂無既得患失之心，信乎？學者盍亦無歆羡乎其外，而當用力乎其内，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推是類而日察之，力行之，由知至而知終，由窮理而盡性至命，如是而後，爲不負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意。堂名數易，沈君取舊名「明倫」揭之，可謂知教人之本矣。學此舊，氣象殊勝。主其役者某。

黄榦《勉齋集》卷一九《吉州永新縣學記》 永新於吉爲壯邑，山水明秀，土地衍沃，其俗富足，而家業儒。其學校之創舊矣。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結黨與，負險阻，其抗逆王師，環數州之地，千餘里被其毒。永新當往來之衝，剽劫焚蕩，官廬民舍，寸椽尺瓦無在者。越數年，始克撫定。縣尉范君某，芟荆棘，夷瓦礫，約己嗇用，首建縣學而一新之。以其州事判官孫君德輿之書來請記，榦謝不敏。范君秩滿，復過予，請益堅。方盜之始平也，山谷之反側未盡安，田野之流庸未盡復，弭盜安民，尉職也。弦歌揖遜，經生學士平居暇日以講以肄，尉亦何急於此歟？蓋嘗原盜之所由興矣，慶元、開禧間抵排道學之説，指士之潔廉好禮、誦先王之言、行其道者，一切以僞目之，貪得嗜利之流，習爲苟賤無耻，以自别於道學，阿權姦，竊威福，志氣盈溢，遂啓兵端，償軍殺將，兩淮、荆襄爲之騷然。東南之民因於供億，監司州縣方且括民財，奉苞苴，民不勝其困。江西之俗，豪家富室喜於兼并，爲之守令者不惟無以抑之，而反縱之，而細民又困矣。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己，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災樂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悦學，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此則范君之所爲汲汲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之可弭，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然則范君之所尚，俗人以爲迂，而君子以爲急。不惟永新之爲官民者所當知，而天下之所當取法也。故爲之推廣其意，而記其學成之歲。嘉定某年某月某日，具位黄榦記。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臨安縣學》 學在縣西一百步，咸平三年建，後徙於縣城南。紹興十六年，令王傳重建，孫尚書覿爲記。寶祐二年，令王橚重修。嘉定三年，令家之巽建師善堂。

葉適《水心集》卷十《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錢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頹障墮級，棟扶梁柱岌岌摇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乎？」嘉定四年，黄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銖，歎曰：「吾其捨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焱、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爲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爲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如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爲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爲吏，燭物之智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預測，若但堅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繇起，而學之道所繇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於後。

《寶慶四明志》卷一八《定海縣學》 皇朝雍熙二年，主簿李齊始建先聖殿于縣東二十步。至道元年，令馮璉增修。崇寧中，詔天下行三舍法，因增廣爲學宫。建炎四年，燬于兵。紹興八年，令章汝翼改建于縣東北半里。慶元元年，令韓永德重建大成殿，歷三令始備。講堂曰明倫，久亦圮。嘉泰四年，令商逸卿撤新之。邑人胡大任、黄君中益地以拓學區。嘉定四年，令崔端學乃創立四齋，曰育英，曰養賢，曰升俊，曰達材。米有廩，祭有庫，疊石爲泮水橋，設重門于橋之外，戟門内新立兩廡。八年，攝守程覃捐緡錢四百，委主簿攝縣事戴栩于明倫堂之前護以儀門，後立直舍三間，闢小學齋曰「求益」，環泮水之岸皆甃之。十二年，趙珌夫宰邑，相繼撥官産以埤學租。舊租之湮没者，覈實而附于石，養士始僅足矣。商與崔之所建，皆商實記之。

袁甫《蒙齋集》卷一四《浮梁縣修學記》 令治百里，簿書期會之外，以興修學校爲急，難能矣。然修學而已爾。學修而士無以養，又輟餘財以助贍給，難能矣。然養士而已爾。衿佩來集，絃誦琅琅，又嚴程督以進材藝，難能矣。然課業而已爾。潘君材之宰浮梁也，三者皆優爲之。一日，貽書于余，且言：「令邑以

來，縮浮費，葺學宮，凡門廊齋舍，煥然更新。又創傑閣，崇奉奎章。學租所入有限，則捐帑廩濟其乏。春秋補弟子員，月有試，旬有課，駸駸可觀矣，請記之。」余去年春觀風至茲邑，嘗集屬僚暨諸生講道矣，咸謂余迂。今今偕羣士求記，是弗我迂也。今弗我迂，固當士弗我迂，其亦有感乎？桑麻菽粟，舉世不以爲迂，以其能生我也。人非道不生，而舉世一聞談道則以迂目之。道固在桑麻菽粟外耶？目道以迂，則不迂非道也。甘不迂之利，犯非道之名，道實生我而欲違道以謀生，吾甚悲世人之惑也。今不謂我迂，是不目道以迂也。今不目道以迂，環百里之士若民皆不以道爲迂，孝而親，敬而長，行著習察勿失秉彝道化，其將興乎？余嘗語茲邑之士曰：「今之新政是一初也，士今日聽講是亦一初也。此初嘗新，則日日如初。今勉之，士勉之，余亦因以自勉焉。」

高似孫《剡録》卷一《遷建學宮碑記》 嘉定七年，史安之行尹事，三歎舊宮荒隳，士失肄業，相攸剡山庚兑之隅，樂其崇峻敞開，山水明美，如杜子美所謂「剡溪秀異」，李太白所謂「剡水石清秀者」，迺匠新宇，巍巍巍巍，志於鑑風教，琢翹楚也。嗚呼！作學非難也，繼難也。繼非難也，知爲難也。然豈無知者乎？晉湛方生修學教曰：「嶺居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山秀水清，荆璞在此。」剡山水有之。魏曹植《孔子廟頌》曰：「修復舊廟，豐其蔓字。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修，永作憲矩。」剡學者圖之。

《寶慶四明志》卷一四《奉化縣學》 唐建夫子廟於縣東北三百步。皇朝景祐中，令于房廢石夫人廟以增學宮。治平三年，令裴士堯遷于縣東五十步。久而圮，令周因重建，相陰陽之宜，去舊址二十步而少西，王禮記之，乃宣和初元也。未幾，舍法罷，學浸弛。建炎間，燬于兵。紹興九年，令榮彝重建，久復圮。慶元二年，永嘉宋晉之爲令，欲改創，力未給。邑士汪伋與其弟份奉令意，撤大成殿及門廡而新之，益宏且堅，更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從祀分列兩廡。于是鄉之好義者相繼效力。直殿之後作堂，曰彝訓。東西四齋曰養正，曰達材，曰成德，曰升秀。東齋之側有堂，主文衡者居之。西齋之側有舍，司學職者居之。又西爲射圃，三門之左爲咏歸亭，右則廩廩在焉。墨池直門之外，汪氏兄弟浚而廣之，方正清深，黌宇輝映，始壯舊觀。嘉定七年，令馮多福又築尚爻亭于射圃之後，每輟俸以養士，且勸率鄉之賢有力者出産爲永業。今此産遂供偕計續食之費，而士之德馮令不忘也。邑之先進樓公郁、王公説，士皆師之，故并馮令祠焉。學之更新，攻媿樓鑰記之。尚爻堂成，丞周勉記之。

劉爚《雲莊集》卷四《重遷建陽縣學記》 建陽縣學在水東之滸，其地湫隘侷仄，迫隔大溪，遇霖潦，浮橋斷絶，士子病涉焉。慶元間，邑宰儲公謀於識者，以護國寺高明爽塏，移學易之。士子咸悦。未幾，僞學之禁興，水東人修怨於儲宰，由是學與寺各仍其舊。文公荅潘子善書云：「廼者改移新學，復爲僧坊，聖賢塑像摧毁殆盡。」嗟夫，吾聖賢道學尚不免迍邅於此乎！久之無敢言其事者。至是，某具以本末白宰相，乞復移學。嘉定八年九月，蒙准尚書省劄移建，復以護國爲學焉。學成，予乃記曰：建陽爲七閩劇治，山川之秀，人物之盛，固非他邑所比。自我朝開國以來，羣賢間出，如紫陽朱先生倡道考亭，而四方從學之士挾策于門者，歷歷可數。羽翼斯文，則有蔡元定父子、黄勉齋輩，相爲討論。故我朝設科取士，建陽爲最。吁！不有學校，則士之肄業者無所；不有高明，則士之所趍者卑下。所趍卑下，則不能上達於高明矣。此建陽縣學不可以不移焉。予建之末學，目擊其事，故述移學本末事蹟爲記，庶後之君子有考云。

葉適《水心集》卷一一《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黄君龜明自出新意，分釐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又破漏傾側，幾壞幾墮，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鬻，而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歎曰：「自慶曆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待告請，常先事率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諗記於余，至五六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儒，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靖，其士縟於文而厚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以政。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繇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兄之所以貴講習也。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繇悦來也。江君盍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習而愈悦，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嘉定赤城志》卷四《黃巖廟學》 廟在縣南二百步。舊在縣東三里。治平三年，令許懋即廟建學。元豐六年，令翁仲通徙今地。宣和二年燬於寇，五年，令王然重建。開禧元年火，二年，令趙湜又新之。嘉定九年，令陳夢建作直舍。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象山縣儒學》 學在縣東南一百步。唐會昌六年建。宋嘉祐中，令顧方修治。建炎兵燬。隆興元年，令胡琦重建。嘉定十一年，令趙善誉作大成殿。

贍學田土：田，六百三畝一角五十五步一尺；地，一百十七畝二角二十八步三尺八寸；山，三百六十九畝三十七步。

額管錢糧：穀，五百三十二石九升八合；鈔，中統鈔三十二兩四錢二分；小麥，一十八石一斗五升；烏豆，五石二斗一升。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定海縣儒學》 學在縣東二十步。雍熙二年，主簿李齊建。崇寧中廣之。紹興八年，令章汝翼改建於縣東北半里。嘉定十二年，令趙泌夫撥官產以贍，舊田湮没者復之。

葉適《水心集》卷十一《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椷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旁縣材，揀工優作。疊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渚洑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恠偉。蓋自楚、漢爲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奧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騃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邵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二，或疑非地禀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詞，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闕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衛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丘可以奄魯，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内，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罨畫之溪，猶浴沂也，善卷之竇，亦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度正《性善堂稿》卷一〇《中江縣重修學記》 先王之所以教，皆因人心之有而順導之，非有所强之於外也，故其爲教也易，而成材也衆。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先王因之以成其孝；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之，以成其悌。此弟子之職，所以爲小學之教，蓋立身行己之本，幼而學之者也。夫人莫不有惻隱之心，充之可以爲仁；莫不有羞惡之心，充之可以爲義；莫不有辭遜之心，充之可以爲禮；莫不有是非之心，充之可以爲智。此大人之事，所以爲大學之教，蓋齊家治國之本，壯而行之者也。後世設爲學校庠序以養之，《詩》《書》《禮》《樂》以教之，其於古之道也可謂近矣，然試之以科舉，考之以經義、詩賦、論策，則皆先王之所未有者。然其所以爲此者，亦惟曰使之推其心之所有，載之於言，以見其所蘊之淺深疏密云耳。夫苟能推其心之所有，則其於先王之教，豈不尚庶幾哉？國朝自藝祖皇帝以揖遜得天下，兩幸太學，列聖因之，開設學校，尊崇師儒，内自京師，外薄四海，州縣莫不有學。至於講明先王之遺言，紹續洙泗不傳之緒，風化之美，無愧三代，視秦、漢而下，蓋過之矣。然自仁宗之世，取湖州安定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然後太學之所以爲教者定。自伊川先生侍太中公爲漢州，起止止先生中允宇文公爲教官，然後人知列郡之學不可以無師。自司馬文正公之孫爲玉山令，邀晦庵先生於道，請爲諸生講説，然後人知縣之學亦以得師爲美。蓋學校之不修，則士無所於學，而師之不立，則學者亦將何以質疑請問。必二者交舉，然後可以明教化，美風俗，淑人才，可不念哉！成都宇文峒爲中江酒官，始至，適科調繁興，知府事眉山李侯以爲材，使兼縣事。朔望造學宫，歲久不葺，日就頹圮，則歎曰：「俎豆之事，文教所繫，豈以軍旅數起，大夫久役而遂廢耶？」於是以其餘力，銖積寸累，而一新之，内而夫子之宫，堂宇齋廬，庖厨門觀，以至外之墻圍，無不畢備，腐者易之，堊者飾之，嚴嚴翼翼，多士慰喜。又創爲一祠，以祀濂溪而下諸老先生，以示學者趨向，抑亦可謂知所本矣。書來請正文以爲記。正聞邑之士，蓋嘗有遊東南講聞師友之微言，而歸者來者或能致之，使發其大端，以私淑諸人，異時必有卓然而興起者，此又所以修建者之本意，學者不可不知也，尚其勉之。峒即止止先生四世之從孫也。嘉定十四年二月五日記。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富陽縣學》 學在縣東，唐武德七年建，中燬於盜。紹興十七年，令徐端輔重建，作稽古閣。淳熙乙巳，簿葉延年重修。嘉定壬申令

程珌，癸未令李彌高，前後治新之。

趙汝騰《庸齋集》卷五《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修學告成，邑士陳彦信與其徒十餘人謁予請記，寓居太博盧君鉞助其請者屢，遂進陳生而告之曰：「子知邑大夫修學之意乎？」曰：「將以教也。」「子知太博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而以臆見者與之語。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爲不以其道得，然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寓於貧賤也。厭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爲君子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即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蕃、滂清裁廉尚，潛扶漢鼎，異時殞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摭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都之儒拒人言而衛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盛行，適足資識者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名節，岐而二之，蓋未之深考也已。吾聞邑之前修有黃公巍年，劾秦檜罷相去。檜再相，黃寓雪溪，斥歸鄉貫。其人凜凜有蕃之風。吳公元美多憤世嫉邪之作，仇家織以媚檜，至謫南州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立卓然，晚進至有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宮，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修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蕃、滂自期，其於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蕃、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黃、吳氣節，當先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顏、曾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諤諤蹇蹇者不磨；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爲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五《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圮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眡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樞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廡，祀先賢於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榷入之，取征榷錢三萬佐其費，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砥礪，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讙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虖！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灑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筦、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壹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蘄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琱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闕）

劉宰《漫塘集》卷二二《梁縣學記》 宣義郎王君邁之爲梁縣也，離散者安集之，强暴者撫柔之，士之失伍而幸自新者招徠之，洗滌之，仁聲四馳，止旅日密，未幾，瓦礫之場化爲室廬，荊榛之區變爲禾黍，虎兕往來之道雞犬相聞。君惟事勢之難常，而逸居之不可無教，若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其朝夕之所講明者，皆五典之叙於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者，故平居則孝悌忠信，和順睟睦，有警則幼必思衛其長，下必思衛其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肅而嚴。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非由外鑠我也。故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魯人獻馘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顧謂夫子爲不答靈公之問，魯頌爲溢美僖公之辭，過矣。梁於淮爲西道之衝，外無廣谷大川之阻，內無金城湯池之固，所恃者善教之入人也深，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

弟，見善明，用心剛，推其所以事父兄長上之心，皆可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云爾。而比年以來，邊遽一聞，輒鳥驚獸奔，父子兄弟不相保，豈惟其民之過哉？學舍鞠爲園蔬，衿佩荒於挑達，講肄無所，命義不明。長幼以情相與，而情迫則離，上下以勢相臨，而勢窮則散，亦令之責也。故君當戍役紛糾之時，不忘《詩》《書》之教，財計赤立之日，不憚土木之興，諏日之良，鼎新庠序，略倣古男邦之制，使邑士日周旋其間，求其所未知，勉其所未能，愚者以明，柔者以强，懦者以立，寇攘遠跡而鄉社隱然有金湯之衛。君之所以幸惠斯邑至矣，猶慮來者視爲故常不加之意也，故又貽書于漫塘叟曰：「願有述。」叟惟鄭校不修而國以亂，詩人歌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教之不明，而國之不可久也。及子產不毀鄉校，而鄭以理，國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而終之「以誰其嗣之」，甚言其教之不可以已，而事之不可無繼也。君嘗通守朐山，有勞未叙，俛而來此，亦既再歲舉能於朝，舉最於淮，去此有日矣，則繼其事非來者責與勉之，吾見有能充其事長之心事君，推其所以衛鄉社之心衛國，挽天河而灑闕洛之穢，清黄道以迎鑾輅之還，必自是邑始。君字浩翁，九江人。紹定初元十月望日，漫塘劉某記。

劉宰《漫塘集》卷二三《句容縣重建縣學記》　奉議郎古括吴君淇來宰句容，當軍事方殷，軍須旁午之時，能内事拊摩以不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謹供億以不違賢方伯綏靖邊方之略。既内外兩盡，上下交孚，田里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教，王政所先，化民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中以下，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其用儉，惟勤惟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望是邑者，三茅之山峰巒回環，竹樹深密，有泉石之勝，而無巖崖谿谷之險，隱君子之所宜居，相傳以爲秦之亂，茅氏兄弟實居之，若武陵源。然其居之安，遂往而不反，而誕者乘之，以爲於此昇仙焉，使聞者遐想，至者企慕，庶乎遼東之去，有時而歸，緱山之會，有時而復，幸旦暮遇之，則九醞之觴可得而飲，五百歲之桃可得而食，駕鶴驂鸞，可勝躍而上也，而理卒無是，則始愧其誕，憂其窮，竊取屈平《九歌・司命》名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隱君子，以爲仙駕雖不可望，而死生禍福之在人，容有可得而轉移者。蓋昔吾山之隱君子，在天之靈實司之，使世之貪生而畏死、懼禍而邀福者爭趨之，以庶乎久生而無禍，而理復無是，則又窘於説之窮，愧其誕之覺，並緣傳記所載吾夫子問禮老聃之事，肖土木像二名，其倨傲鮮腆者爲老聃，而以其謙以自牧者爲夫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敬其師者必知信其徒之説。不知老聃以清浄冲默爲道，豈誕者所能師？夫子既聖不居，不恥下問，儻以所嘗問爲師，則問官名於郯子，問每事於太廟，彼外裔之長駿、奔走執豆籩之人，皆師乎？故爲前之二説，則自誣其山之隱君子；爲後之説，則不惟厚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爲師之老聃誣之，其誕可勝誅乎？雖然爲是説者東西南北之人，非吾邑之人也。彼其以誕承誕，以愚詐愚。而吾邑之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也。然則興學以道之，以正人心，息邪説，閑先聖之道，非賢令長事乎？君於是撙縣費之浮，計學廩之羨，益之以邑人之願助，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涓日之吉，撤舊宇一新之。殿陛邃嚴，儼王者之制；堂廡廣修，放侯泮之規。宸章有殿，先哲有祠，而士知所尊；校文有廳，肄業有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湢積貯之所，僕隸之舍，各稱其安。總之爲屋六十，而牆之表大者百。經始於紹定庚寅季秋之朔，閱十有六月乃成。計米以石，厥費凡四百有五十；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十；工以日，凡萬有一千二百。公不告匱，蓋以均節有道；私不告勞，蓋以勞來有方。既成，屬余記其事。余惟君之此舉所關者大，不但爲子衿城闕而已。萬緒次顛末，君復以書來言：「古之學者，必至大學而後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余故以『明德』名堂，而手書以揭之。子盍爲我申言其義。」某惟明德在人，天所均賦，而學以明之，自致知始。夫苟致其知矣，則是非明辨，而異端可得惑乎？知至而後意誠心正，則無妄念，無邪思，而憑虚御風等説可得入乎？由是而身修，則視聽言動罔不由禮，安有自放於禮法之外？由是而家齊，則家人父子各盡其道，安有自絶於倫類之間？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則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爲克明其德，反是則周穆、秦皇、漢武所以爲耄荒而不可救藥也。君曰：「然此固吾黨之士不待告而知者。雖然是道也，豈吾黨所得私哉？當刻之石，以正誕者之罪，爲愚者砭云。」

《寶慶四明志》卷一二《鄞縣學校》　唐元和九年，學建于縣之東。皇朝崇寧二年，移縣西南，成於大觀三年。建炎四年，燬于兵。嘉定十三年，邑簿吕康年有請，今丞相史魯公念縣學久廢非宜，命守俞建相地擇所，以舊址隘且不利聞于上，以寶雲寺西不隸將威果指揮廢營更之。地凡一十五畝二角四十五步，郡及常平使者喻珪各給楮券千緡，里之士大夫助四千一百緡，倅郡人如皋簿王機董役。于是先聖始有殿。越數年未竣事。寶慶二年，尚書胡榘守郡，捐緡錢七百八十六有奇，楮券一千八百，貳車蔡範輟市舶之贏千緡，里士之助又五百緡，乃

克有成。直殿後爲講堂，從祀分列于殿之前，齋舍、門廡、庖湢各有攸處。明年仲秋，釋奠禮行，扁其堂曰養正。四齋在東序曰觀善，曰辨志，在西序曰習説，曰敬業。學租素寡，學廢，以隸郡庠，既建學，復歸于縣。士率喜充郡弟子員，入縣學必求列職。尚書謂「無生員而有職掌，非朝廷養士意也。且郡既有學，則縣宜爲小學」。故以此意名齋堂，選里之未成童，父兄貧而不能教者，十三歲以上爲一等，十二歲以下爲一等，歲養二十員。命郡學職二員，各以所業訓之，增給月俸。廢學基建官舍三，（司法、監倉、制置司準備差遣。）餘悉爲民居。釐正其疆界，月收錢十緡有奇。紹定元年，尚書復撥所籍慈溪縣沈時舉水田八十一畝二十七步，地九畝一十步半，以益其租。

魏了翁《鶴山集》卷五〇《通泉縣重修學記》 尚論古今之學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自二十五家之閭爲塾，有道有德者爲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暮習，在於閭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或飲射之禮，或社酺之祭，或歲月之吉，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人之良心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因時之變，振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既使之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詳，則去民逾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若後世違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他不復問焉也。惟縣之有學，去民爲近，族閭校比之意，猶可推行，乃以期會爲大，故吏終日文書敲扑間救故不贍；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秋二奠，敗室寒廡，頹藩壞闕，縣十而九。蓋去民愈近則教法反疏。然則爲吏而不此之懼，其爲知本乎？通泉之有校官，蓋自慶曆興學之初，今二百年間，邑令趙天申、阿（闕）景林修廢者三，至於比歲荒弗不治。資中楊季穆始至，即謀諸鄉彦曰：「此仕國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未遑，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入以基其役，出錢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爲講堂，一齋廬八，南爲大門一，腋門二，文明樓一，東爲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若干人，西爲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人。而馳書于靖曰：「子爲記之。」予每嘆去民愈近者教法反疏，今以近民之官而爲是，其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後世以詞章壞士，今以孔、顔、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之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士之游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聖賢所傳者何事，而内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成事。季穆，予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夫以遠期之。

劉辰翁《須溪集》卷四《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曆象祭祀，官寺曲直，使客應對，軍師名義，市井然信，器服度數，事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以校庠序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絶於世者，則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選耳。混一以來，文獻次第舉，或者遂謂儒生出吏胥異教下，俎豆不復設，設亦戲。會二三廉吏典型相望，閔焉於禮樂之缺失，布德音，厲名教，於是收綺席於園蔬，扶壞壁於馬厩，然周爰所不及者其縣，縣遠也，龍泉又遠也。廼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子廟。廟新，學遂濱之誦曰：「我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弦歌，嘉賓啓之。誰能紀成，千載竢之。」則相率具吉水朱簿請孫氏没官宅爲夫子廟，狀伻來願記其始。簿名憲，東平人也，以檄至龍泉，謁殿圖，視門扉齊廬無一有，負城濠，迫江岸，水歲至歲陷，慨然曰：「吾魯人也，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子如魯。」屬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夷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燬存，是如有待。」朱簿以是馳白郡，如邑請。邑令佐學官多士興起如湧，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菜，子披圖誌狀，爲諸生歎曰：學官廢學有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爲而爲之不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興之可也。異邑之大夫何所爲而爲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能得於晚周者也。今人惟見衮衣赤舄，萬世通祀，以爲賢於堯、舜之世，不知從其祀者非畏匡之士，則陳、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餘，幸民閑居無事，詠歌先王之道，又邂逅往來賢人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綿蕝之觀，而又有爽鳩之樂。大哉居乎！此一邑之士所不能得於其盛時也，簾垂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洫傷壞而抱不用之恨者乎？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爲顔、閔，抑何爲於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爲不用，則佛氏獨得而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爲無用，則老氏獨得而用之乎？彼重以身爲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豁然獨立於天地之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矣，復欲爲於四時百物之外，天厭之矣。人亦有言，用舍行藏，在舍能藏，惟有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傷夫吾黨之無

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信多而甚好學，爲士此時，惟當灌園以急公上，謹身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廬，能却城圍於三十里，幽居谷口者，又隱然名重於京師，素位而行其必，自平時不由徑，始不然。道未嘗廢也，人廢之；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固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兄師友至卷卷也。

劉辰翁《須溪集》卷三《廬陵縣學立心堂記》　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噫，其如夢耶！當其時，堂跂跂，集不可一布武講於斯，食於斯。後偪縣丞簿廨，鄰舊甕，其左喑，分寸不得入，每霖溢溝浸，無可泄，亦百年於此。盛時美宰園，顧無策，僅疏爲樓窗數尺，飛雨霑廖。比年邑改是贅，旒者尚不廢墜，而教諭鼎來，廬空而客去，況有能議改拓？迨蕭渙可至，獨慊然陋已，起而圖之，則向之丞簿廨莽焉已久，屢請僦回。復歲餘，而後下溝埒餘五丈，厥既荒度，而老兵居之，僦之不可，棲之左。已而廢寺熾然，有禪居僧賈契齒而脇，新安學田將奪，渙可指學碑辨危而後定，而工役亦少間矣。興造未易爲也，難又若此。吏且接踵，而向之役既而不休。斯堂比進士第一高深倍廣稱，蓋鑿而築之三尺，翼以雨窗，然後席函丈餘，然後池雨四集，然後取樓窗西之爲藏書，易米廩爲小學。觀者環迴，不獨櫺星之新其外也。渙可曰：「吾爲鄉校，不可以累後人。」一以己力任其費，惟是櫺星，小學等成終而會，渙可復以其奉廩不足。諸生感曰：「此悃悃復爲誰事？」請各效供，奉餘足焉。由是不毫髮掛簿責，有贊有歎，無敢問。起丙申，冬終。求堂名，予命之「立心」。是日也，揖諸生而進之曰：「學何爲也？政爾不爲，抑復誰能？彊此自有天地，而斯人立焉。斯人，天地心也。其心天地者學也。伏羲、堯、舜氏作，而後人得其所以爲人者。伏羲、堯、舜氏不作而立焉者，私淑於曲阜之匹夫。自曲阜千年而天下爲學校之天下，以至今日。邑無小，曲阜是也；學無小，伏羲、堯、舜氏是也。洪水汩陳，三光五嶽之不得其寧，禹以胼胝爲平成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禹。師尚父之所經營，父師微啓之所歸往，而獨首陽之子戚然其間，爲綱爲常。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夷、齊。春秋者，山林誅討爲尤難，於一聖二賢而接乎伏羲、堯、舜氏，以垂萬世，然微言絶而邪説塞，孟軻氏以聞知闢之廓如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孔、孟。俎豆之，絃歌之，雖存乎寥廓，而天下以學不學爲治亂，人亦未嘗不以不學爲其恥，向非隱然者檢而律之，則遊梁而困者皆爲儀、秦，讀城旦書者皆爲鞅、斯，封君侯王皆爲五霸，而功利與刑名交騖於世，民之黔赭，其不鬼魅幾希。黨錮清流，雖無益於存亡之數，然此風不競，將宦寺小人皆迭執其柄。斯人者雖不幸，乃其心則布之天下國家矣。故嘗謂韓、歐當平世崇辨拒邪，又在闢洛之先、楊墨之外，爲學校功宗，皆所謂天地立心者也。夫庸人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異氏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千載一時，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人材出，故學校又爲天地心之心也。予也若昔堂下之童子也，豐碑在刊，忠節如前，蓋荏苒衰遲，而有道德初心之愧，故於斯堂也，始之喟然，終之喟然。渙可名渙時，同官趙時第，前職周適道，朱介實相成之。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五《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騖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僞爲漢之經生，琱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歉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繢輝煥，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間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没。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閾，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王柏《魯齋集》卷二〇《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公諱夢得，字起巖。【略】意擢端平乙未第。時方更化，召真文惠公典貢舉，士氣欣躍。發策問《大學》之要，公以敬爲一篇綱領，援證詳明，適契真公意。既第往謝，真公力疾延見稱賞，勉以遠者大者。授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主簿兼領學事。舊有夫子廟而無學，公曰：「茲非缺典歟？」即白京尹趙公與權，尹慨然發帑繼廩，命公

董其役。禮殿講堂，齋館門序，翼翼沉沉，嚴邃深靖，款謁有次，公養有廩，像設禮器，咸應法度。既成，潼州吴公泳爲之記。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六《常熟縣重修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學，新安朱子既爲證其事。寶慶元年，祠遷于學之右。然而孔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爚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廼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泠、胡淳董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張子之祠。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爲齋廬四以館士，爲塾二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通爲屋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宫之。且增田二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訪言氏之裔，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百畝，以給其費。白于州于部使者，爲廬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廼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宫，屬郡人葉輔之敘其役，以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以發揮亡餘，藐兹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説。夫《檀弓》不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其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游。故前後議禮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爲可否，亦可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兹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父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稱。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吴孤遠之士，北學洙泗，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弟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吴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爲壯縣，有如游載起，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勵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錢塘縣學》 舊附京庠，嘉熙四年以丞廨改造。齋六，曰友善、辨志、教行、教信、教文、教忠。吴泳爲記。

《景定建康志》卷三〇《溧水縣建小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自五家以上，必立之塾，迎仕之已者爲之師，匪直郡邑有養也。士能言，莫不有教。十歲就外傅，學書計幼儀，誦詩舞象勺。十五入大學，而教以窮理盡心、修己治人之道，秩然而不亂，燦然而有文，匪直成人有德也。自秦罷學賤士，漢、唐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仁祖，而郡有學官。中興以後，縣令亦稍增置。然四民雜處，非復家習人誦，安能比屋而有士君子之行哉！幸而學設教修，入不知奉親敬長之道，出不聞從師取友之訓，灑埽必無加帚拘袂之儀，應對必無負劍辟咡之容，進退必無徐行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動無五射五御之文，静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不過聲病得失之習，利禄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廢其教，不但學者無人，而師資亦闕，氣習日陋，志慮轉薄，猶之築室而無其基，濬井而無其功，宜乎子夏區別之言，子游以爲末，管氏弟子之職，内政而外莫之能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良而已。溧水居昇、宣間，當王教衰，男子不背死於朋友，女子不爽信於君臣，則天倫之美，宜無不盡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夫豈無之。而時王立制，以科舉取士，千室無能應令者，豈生材薄於古歟？寶玉不琢，拱把無養故也。史公提刑彌鞏爲令，注意教養，久漸廢壞。今令王公下車，興崇惟謹，首闢西廡，建爲小學。旋即學西闢地爲宫，合於虞庠在西郊之制。成童而下，聚而教者，二十人爲率。詩賦屬對，隨力所進。課試有程，教導有師，表勸有式，弦誦相屬。先是公廩五百斛，不足以贍生徒。至是，歲輟諸倉，月取諸税，猶懼不蕆。會永寧鄉新築之圩租入七十石，可以畢小學之供，天造地設，若有爲而然。士風興行，人材輩出，前之成者後繼之，今之進者來未已，小則烝烝而出，大則亹亹而升，還成周而陋漢、唐，自兹始矣。大書課冊，俾記其成，遂曰小學之於大學爲序不同，其道則一而已。大學者，因理以明天下之事。小學者，即事以觀天下之理。誠使幼學者用力乎孝悌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書數之藝。及其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而理無不明；由正心修身推

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而事無不格。自塾庠至於序學，而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顧求工於言語對偶之間，其去聖賢塗轍益遠。然賦有物混成而知志不在溫飽，歌願秉清忠節而廟堂稱賀，對鸚鵡能言争似鳳而稱精神滿腹。驥驀地而動千里之想，木脱穎而有聳壑之標。王朝以此得人，名賢所不廢也。苟惟士無學，師無教，挑達而有在城之譏，色笑而無匪怒之教，互鄉之不保其往，闕里之欲得速成，童子而有成人之風，嬉戲而有襟裾之詠，豈惟小子之學根於孩提，抑旌期稱道，其爲大人也，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安保其不欺君賣國，以爲鄉里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教，一言蔽之，曰敬。此心既立，無往而非明德新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盡力，抑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儔，海人寺丞。田子爲國正申後。國正以正學粹行承學趙丞相汝愚，寺丞以清節懿行受知黄尚書度，則其政也，豈簿書期會而已哉！遂少與寺丞同師事黄公，今老矣，躬耕句曲山下，猶及見德化之成，故不辭而爲之記。嘉熙庚子清明日，金壇王遂記并書，丹陽洪東哲題額。

許應龍《東澗集》卷一三《繁昌縣學記》　繁昌邑庠，肇於慶曆，迄今幾二百禩。其地則始在縣治之南，尋遷于東，復遷于東北隅。或因燼而創，或因敝而修。比歲以來，邑計窘匱，遂不復葺。三山王公來蒞兹邑，首謁先聖，循行學宫，視其殿則傾東潰西，視其堂則上雨旁風，廊廡圮毁，庭除榛蕪。公嗟吁良久，亟欲新之，而宿逋溢萬，無以爲資。期年，政成則用漸紓，迺市木石，迺陶瓦甓，迺屬匠役，倚周簿澎董其事。前設櫺星，次植三門，旁置翼屋，殿之間三，堂之間五，齋之間十有八，至於庖湢，亦罔不具，環以垣墉，凡百有十丈。經始於乙卯之夏，訖功於庚辰之秋。宏敞峻潔，頓改舊觀。祀器尚缺，復新創制。共糜米百石有奇，錢一千一百緡有奇。學廩素微，贍給慮嗇，復歲增緡錢四百，米石百有二十，俾青衿肄業其中，月有書，季有考。於是闔邑譽髦，族觀聚歎，願得文以誌諸石，走介來請。余謂僖公修泮，《詩》有其歌；文翁興學，史有其贊。郡國之大，財豐而用足，其力固易爲者，猶使人詠歎無斁。矧地儉于百里，復承公私赤立之餘，迺能經畫，締紉其事，爲孔艱焉，是烏可以無紀！況今之爲邑者，苟以辦治聞，則獻羨餘以希進，飾庖傳以稱客，否則以封殖其私，留意於庠序者蓋罕焉。今公舍彼爲此，不曰賢乎？一宜記。間有興學者，又第飾美觀，賈虚譽，而教養不立。今公乃豐其儲，而課以藝，或城闕無佻達之譏，環佩獲漸摩之益。二宜記。邑之秀民不利於南宫數紀矣。今是學甫建，而登桂籍者即有人焉，茅拔茹連，當自兹始。三宜記。至於修壇壝，新倉庾，葺杠梁，表閭巷，又特其餘功耳。蓋公廉勤練密，訟理而政平，縣計既裕，遂得以爲修舊起廢之舉，善最藹聞，趣召不遠，使嗣是者毋替其成，又從而增益之，則邑之蒙賜，其可既乎！

李昴英《文溪集》卷一《東莞縣學經史閣記》　莞號廣聞邑，羅浮址之厚，海負之鉅，産秀民爲多，設學宜稱是。淳熙此焉始基，開禧丙寅遷大成殿於西，嘉定辛巳因移黌舍其前，而勢眡厥，初差易位而當勝處。至紹定己丑而後，對闢齋廬，重作南門，纔具體而微，亦艱矣。世俗吏類急期會，迂化本鞠，蔬積弗治，老屋將壓，新築亦敝，何易也。温陵許公以海内大儒來篤宰，士相慶曰：「吾邑其幸乎！吾道其泰乎！」嘉熙之元元日，公始廟謁，喟庠序圮陋，謂「第一義不可舉」，出來橐十萬授監河張君樸，庀繕其事。繇殿而廡，而祭器庫，而門，而庖，而湢，鼎鼎偉觀，乃躬程試，收其雋尤，育之淑之，員倍給腆，衿佩自遠方至于于，絃歌洋洋，前此未有也。邑有没入之田一頃八十三畝有奇，金銀爲錢五十萬有奇，法當上之憲臺，公請並歸於學。繡衣吴公旂素敬公，慨然弗靳。繼栗益裕，以其錢即直廬而閣其上，輪奂雄峙，博收圖籍庋之，萬籤森架，士得讀所未見。揮使陳公曦亦捐三十萬相厥役。又不足，則鳩節用之贏資其成。成而虞其壞，儲十萬爲後日補飭費，慮周矣。學垂百年，草創未完，公一手營之；學田閱幾令漠不問，公獨能增益之。然皆其餘事。公之學，得伊洛、紫陽之心傳，所至山斗後進，異時横經番山，規矩嚴，條教悉，日夜至齋房，與諸生講論。有一藝能，極口稱奬；不中、不才者，亦循循善誘，卒使爲成人。一時席間士，皆卓然有立。廣人德之深，共建生祠於泮宫之東，至今朔望羅拜其下如初。菊坡清獻公自蜀歸，聞而嘉歎，方言狀於朝，時未識公也。公兹來莞，人孚其德望，民曰「吾父也」，士曰「吾師也」。公亦愛其民而子之，樂與其士而弟子之，縣務雖甚煩劇，必時詣學，與生徒接始，月書季考，礪術業。始立小學，迪童蒙，無小無大，日講《論語》、《中庸》，而誨以微旨，凡經子厚指教，爲文皆有法。士習新美，文風丕暢。邑人士倣郡庠生祠之。先是累大比，不薦一人，復有鹵賢書者，延錢君益長於學，遂登儒科，亦教化緒效也。蓋公以道爲己任，尹一邑則欲行於一邑，如明道先生扶溝興學故事。他日大其用，以斯道覺斯民，使天下皆在道化中，即百里規模之充也。某弱冠游芹泮，公期待之獨厚，且嘗至是邑，撰杖屨，行黌舍，敬識其實。公名巨川，字東甫，嘗中異科云。淳祐四年二月朔，門人朝請郎、直秘閣李昴英記。

《雲間志》續《增修華亭縣學記》　古者王畿方地千里，六鄉之内無非教者。

其法自家有塾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塾，塾必有道德而嘗仕者爲之師。由家而黨，由黨而術，無一人之不學，無一所之不師，所以比屋可封，而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良有以也。施君退翁家山陰，而仕華亭，其在扶馮，猶六鄉也，則上而達道德壹志，慮下而考其德行道藝之可任者，非夫人之責而誰與！國朝建都吴會，逾百年矣，而華亭之爲縣，公卿將相由此而出，大家巨室於此處焉，不減王畿之盛。而求其人物，挺然自立，得先民之格言，若尹吉甫之咏歌於《詩》，劉康公之談道於《春秋》，鮮有聞者，由夫小學之教不行於童授之時，大學之道不立於成人之後故也。夫是以士之所習者，無非聲病綴緝之文，否則記誦口耳之學，上之所以誘之者，爲利禄科舉之事，否則溺於異端曲學之非，而學之所以教者未矣。聖天子發明孔、顔、曾、孟之旨，本原周、程、張、朱之傳，自首善之官而達乎三輔，本末備具。而況於施君之得於山陰，有朱氏之教，則其舉而措之華亭者，豈直一陸敬輿之不負所學而已哉！縣故有學，卑隘不稱。端平間，楊金部瑾因其地而闢之，魏鶴山爲之記，無非天典民彝之舊，然猶以地迫而陋，不及增廣，以待後人。經術末端，非行天下之大道，齋廬相背，非立天下之正位。規撫創改，棟宇未周，是天下之廣居不得而居之也。施君治化修明，民安其政，既庶而教，不能不以鄭校魯宫爲疑，君曰：「吾之職也。」因米廩餘積而裁度補助之，周墉五十丈，左右前後四面而立，芟薙其蓁蕪，增益其沮洳，昔行其右，今左爲涂，其上重建狀元坊，内立講堂，後爲之軒，兩廡對峙，四齋並立，後建小學三楹。工役材植，悉依市直。七月告成，毫髮無侵於民。朋來友習，相觀而善，教養之道，於是乎備。士躍然而請，願記本末，以詔方來。君移書謂遂曰：「子之宰山陰而攝教事也，嘗得周旋其間，請必有獲。」遂退居金壇，地之相距者三舍，亦聞政成事舉，辭不獲命，則曰：華亭非衣冠之都會乎，新其學而大之也固宜。今敞其軒楹，闢其廬舍，使小學有養，大學有教，其於王政無先焉。抑聞之古之小學，必常視無誑，必請肄簡諒，有灑掃應對進退之儀，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章之文，無以尊敖幼，無以少陵長，淫詞廢典無惑民聽，其於幼儀内則得矣，非孝於事親之道乎！及其進乎大學，則必謹獨於不睹不聞，必止善於致知誠意，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無以貴軋賤，無以衆暴寡，尊君親上無有二心，其於《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得矣，非忠於事君之義乎！夫學莫先於忠孝，而忠孝者百行之冠冕，萬善之喉衿也。果能此道矣，敬足以直内，誠足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豈特大、小學之利而已哉！將見推而達之四方，非獨華亭一邑而已。施君以縣最聞於朝，吾黨與有榮矣。盍書之堅珉，以爲教者學者之規，是以爲記。淳祐六年端午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高定子篆蓋，通直郎、特差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搜捉銅錢下海出界專一點檢圍田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借緋施退翁立石。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仁和縣學》 舊附京庠。紹興三年，縣令孫廷直於縣治東建文宣王廟。嘉定五年，姚師虎築屋廟左。八年，趙公希言創學齋四，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嘉熙四年，公之子與懽尹京兆，遂遷簿廨以廣學舍，立三賢祠。（褚文公無量、許雎陽遠、崔入行先生貢。）淳祐九年，令李從重建。

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五《青溪縣修學記》 孔門教人要領，一言以蔽之，曰學道。子游得之，爲宰邑法。蓋君子學道，決不肯於仇其民，小人學道，必不忍於尤其上。上不仇下，下不尤上，雖治國平天下可也，於一邑乎何有！嚴瀨一絲，凛凛有生氣。青溪，嚴上流，治萬山窟，其民蠢愚而堅忍，豪家畝不能百，甲邑版者不十室，而歲收斛不滿數百，甚矣民之窮也。習於窮，故慣於忍。窮以忍，貧賤不能移；苦心堅，富貴不能奪。教之入也，莫易乎哉！邇年來，上下以繭絲爲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而胥吏最點，足以顛倒，其長令之峻也，火以熒政之怪也，湍以驚噫仇矣。朝三暮四，狙其不詐乎？弱者買吏以爲安，强者伍吏以爲市。畏征者逃其田，怖役者竄其户，鷗鳴舞而不下矣。爲令者又相與詆茲邑曰難治。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尤乎上者其無辭乎！淳祐辛亥四月，石君孝聞來尹茲土，越明年夏，大水禍半天下，而嚴尤甚，城郭壞，陵谷遷，室廬十蕩八、九，賴尹顛頓扶服而登之岸，淳之赤子一飯必曰：「微尹，吾其魚乎？」越明年，又哉以旱，尹扶傷救死日不給，雖大賢處此，亦有未暇禮義之嘆。一日，會邑之寓公秀民，慨然以修學校爲急。尹之心，子游之心也，抑將以禮義救人心之溺矣。雖然，土木談何容易。尹曰：「費當自公出，吾將請於郡。」民曰：「費當自百姓出，吾當率以助。」尹戚曰：「是厲民也。」民悦曰：「以佚道使民，民忘勞也。」尹捐俸以倡，鄉之秀民聞風興起，咸户相哀願翼斯役，而無尤其上之心，羣目而凛之，不日而成。由殿而堂，堂而廡，廡而門，此經營之序也。大成殿規模舊雖壯，屋老，風雨摧壓，兹上覆悉改作，餘則撤腐易牢，四隅易以遊楹，面殿設朱緑檻，天井悉易甃。先聖賢像加繪，先聖座上下四傍設障加

帷，仍几而丹之，廡下從祀七十二像升之殿東西兩夾室。殿北有堂三間，曰化成，舊梁棟微弱，今易以壯，撤榱桷，重覆之，氣勢弘敞。東西各一室，再整刷亦如之，仍長諭館焉，長東諭西。堂之北明室三，仍扁兌軒。軒外逼通衢，舊甃頹塌，來往者攀而入，今易疊以峻之。東廡入首創屋三間，朱扉明牖，扁曰「東齋廳」。西廡如之，扁曰「西齋廳」。廳相聯，分兩齋，扁仍之。齋相聯，有室四，東則仍令尹祠、土祠，創五先生祠，西則仍融堂祠、學廩。兩廡舊無甃，今甃之。門三間，及左右翼室，並撤新，所仍者無幾，并門戟易之。左翼室仍扁直學位，又旁室創爲祭器庫，并圖經在焉。右翼室扁曰「齋館」，封土崇三十尺，種杏，扁曰「杏壇」。庖屋兩間在西廡北之右，齋隸室兩間在東廡南之左，皆創也。垣墉舊圮成熟路，今厚築而藩焉。經始於寶祐改元仲秋，告成於明年二月朔。是役也，邑尹啓之，邑侯贊之，鄉寓翼之，諸生先後之，庶民懽樂之，乃集厥成。慶成，屬某記始末。某謂前令非不言修校也，爲其事者無其人，塗扃鍵，粉墉壁已，即功徒於室之壁，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葺也。今則尹親督斯役，又得鄉之賢士夫老成縝實疏暢者董經營，司出納，一匠一夫，皆倣鄉例和賈傭而來之，飽而役之，犒而遣之，民悅於使，工力皆堅實，可經久不壞。噫！土木非樂事也，而民雖勞且費也，無尤，固足以見尹無仇民之政，然亦可以觀人心矣。尹輟俸爲緡五千，鄉之秀民助緡五萬有奇，邑僚助緡六百，寓公學職助緡萬餘，刊諸珉，姑以記歲月云。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鹽官縣學》　學在縣東二里。記云：故有學，在縣治西。紹興五年，令刁廱撤故老氏宮材，即舊址建學，胡珵記。淳熙四年，令魏伯恂廣之，鑿池造橋。十年，令陳申重建戟門等。嘉泰四年，令沈紡復新之，鍾必萬記。寶祐二年，令施濆創屋五間藏書。

《景定建康志》卷三〇《上元縣學建學記》　上元自程夫子主縣簿，士迪于訓，至今恂恂如也。邑故未有學，裁置弟子員四，附於郡學官，而廩於縣。春秋釋奠先聖，令服其服，薦獻七十子兩廡下，外是一無所與之。東陽陳侯寅至，則慨然曰：「吾爲邑長於斯，使士者無以藏修息游，必郡之爲，不大恧歟！」顧邑賦輸皆上于郡，微銖寸入，蓋偃蹇睥睨者三年，會負郭有民田入于官，爲畝凡若干，迺請于大尹觀文趙公，其諾如響，計使户部倪公又欣然以廢圃衡從各三百尺有畸，俾規以爲宮，於是上元縣學一日權輿矣。侯方薙蕪斬翳，夷凹苴缺，百工咸作，亡何當代去，恨役未及竟，懼來者之弗緝也，屬椅志所始。椅竊惟三代之學，莫備於周。周公所以經世變，立人極，六典具矣。而建學養士之費，獨未之聞，及考其制，則巷有塾，里有師，朝夕出入有教，自二十五家之閭，等而升之黨庠、術序，以達于國，莫不有條約焉。然後知井田與學校並行，真千萬世良法也。阡陌開，士什九無常産，學亦往往無定處。長民者將聚而教，則必飲食之，宮室之，而官無公田，又必委曲於經常之外，故其事視古人爲難。獨慨今之學者，月有試，旬有課，大抵不過務記覽，工詞章，釣取聲利，而學規云者，又特出於一時有位之人，類非聖賢旨意。夫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所謂學也。今使長民者孳孳焉以就所難，而其學乃繆於古，豈不甚可惜哉！且侯之經茲役也，必日食焉而教，基焉而廬，蓋有爲之本者，夫學亦若此而已。邑之士其尚思侯經始之難，視侯所以先立其本之意，而程夫子之遺規緒訓益致力焉，則爲無負於侯之所望。若夫棟宇器服未潰于成，則新令且至，必能以陳侯之心爲心，椅敬執簡以俟續書。寶祐戊午日南至，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梁椅撰。

《景定建康志》卷三〇《溧水縣學》　唐武德元年建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三十步。本朝熙寧二年，知縣闕杞遷於通濟橋之東南，建爲學。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修大成殿，并建講堂齋舍，鄭公剛中爲之記。三十年，知縣唐錫重修。隆興二年，知縣李衡增員養士。淳熙十三年冬，知縣房仲忽重建講堂。十四年夏，知縣李泳重修兩廡。紹定二年，知縣史彌鞏增建尊道堂於命教堂之後。嘉熙四年，知縣王儔建小學于戟門之右，王公遂爲之記。淳祐五年，知縣趙崇乘重修大成殿。六年又創釣鼇亭於尊道堂之後，臨淮水，吴丞相潛書其榜。七年三月，重建戟門及櫺星門，東西兩廡。十二年，知縣趙希崗建齋舍一十二間。寶祐元年，重修命教，尊道二堂，創學廩於西廡。縣尉胡俙改命教堂榜曰明倫。四年，知縣喬進孫重建櫺星門，加飭垣墻。景定元年，制幹趙介如權知縣事，重修大成殿及東西兩廡，作亭于櫺星門外，取《易》臨卦象傳辭，榜曰「教思」。前後縣大夫皆以興學爲務，故溧水文風最盛，貢舉爲多，固山川奇秀之所鍾，亦守令作成之所致云。

《景定建康志》卷三〇《上元縣學建學記》　觀文相裕齋馬公再尹建鄴之三年，江濤不驚，閩晝整暇，命客周應合筆受條教，補職方乘之闕文，謂：皇居留鑰，不可羣於麗譙，以尊君也。」乃爲《留都録》以冠之。又謂：「教宫禮殿，不宜旅於邑屋，以隆師也。」復爲《儒學志》以别之。自郡而縣，有學皆志。上元首諸縣，學未建而石有記，應合乃即鍾令蚩英而質焉。令曰：「前令陳君有志於斯，

會去不果，刻石以望于後。許君繼陳，又不果。蚩英承乏，始至承命。府公立學，第一事也，我儀圖之，數月將潰于成。」時聞其語，未見其事。一日，登上元之勤清堂，從容覩奥，則畫宫於堵，爲殿爲學，爲堂爲序，爲門爲庖，井如也。鳩工於廡，鋸者左，斧者右，梁棟榱桷森如也。諗令曰：「咄嗟！集事何其才！役具民不知，何其仁！」甫閱月，令來言曰：「學成矣。堂一齋四，未名敢請。」應合曰：「明德新民，大學之道，堂扁『明新』可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學文、修行、存忠、主信名齋可乎？」令曰：「諾。」又作而曰：「昔未建學而有記，今既建矣，可無記，敢并請。」應合固辭，請益力，則問之曰：「上元名縣肇於唐，五百年矣，建學昉此，何也？」令曰：「昇爲州，江寧、建康爲府，皆治上元。郡有學矣，縣復立學，則懼其贅，而不敢爲。縣以賦獄爲急，縣附郭，又先急所急，在彼視學爲迂，而不暇爲。其自厲者知立學不可以已，材與費又或制於府，而不克爲。今府公以立學命我，以寬條裕我，於是免於不敢、不暇、不克爲之誚，蚩英之幸，府公之德也。」應合喟然嘆曰：「縣有學，庶三代黨庠術序之規。武城弦歌，豈以魯有類宫而弗之務。浮圖、老子之居遍郡縣，素王之宫顧疑其贅乎？賈生慨簿書期會爲大，故俗流失，世敗壞，恬不之怪。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學固先務也，奚其迂！所患者，學立而教不立，謂迂且贅，亦宜哉！」因考之六朝縣未名上元時，龍阜、鷄山、北郊、西邸數學並立，皆今縣境也。立學雖多，而世道日卑，豈學之無益於世，蓋未知所以教耳。大經大法之不究，談理以元爲高，淡辭以靡爲工，自以爲學，非吾聖人所謂學也。蓋自孟子没，聖人之學不明，至於我宋，克生真儒，若程純公發天理之秘，張宣公精義利之辨，真足以揭希聖希賢之正鵠，而遺後學之指南車也。此邦庶二先生過化之地，立學於此，其可不皇皇汲汲，偲偲切切，著明二先生之教，以還三代之俗，而洗六朝之陋哉！令居袁盎思、李泰伯之言乎！武夫賣降，由詩書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則推本於教道，結人心之故。夫教道之要，在於明天理、辨義利而已。義心根於天理之正，利欲生於形氣之私，不能以兩立也。此長則彼消，彼輕則此重。其爲孝爲忠，爲賢爲聖，至於位天地，植人極，亘萬古而不泯者，義心之積也。其便己媒身，遺親賣友，以至於欺君誤國，舍義取生，淪胥於禽獸者，利欲之積也。其初毫釐之差，其極天壤之判。姑即是邦言之。自古皆有死，何獨忠貞卞公、忠襄楊公廟食百世，雖死猶生；何杜充、李棁之徒萬世切齒，犬彘不若，無它，義與利之分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上元之濱，長江滔滔，地險可設，人皆知之。天理固於人心，而利害不能移，患難不能怵，夷狄盜賊不能奪，此天險也。教道結人心，真設險守國之最大者歟！夫如是然後知明天理、辨義利之教不可以不明，立學以明此教不可以不廣，忱知所先務矣。不是之務，學雖多，亦奚以爲？令曰：「是吾志也，府公之所以命也。請事斯語，壽諸石以詔吾士。」土木之費，末也，故不書。景定辛酉秋八月，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記，承議郎改添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參議官兼沿江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程其厚書，觀文殿學士光禄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宫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陸伯户馬光祖篆蓋，奉議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兼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鍾蚩英立石。

《景定建康志》卷三〇《江寧縣學建學記》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三代之學，莫備於周。周之制，自比閭族黨以達州鄉國都，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凡屬民讀法、鄉飲、鄉射，以至于六德、六行、五禮、六樂，無非教以人倫，使有親，有義，有序，有别，有信，各得以盡其分焉。民化俗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世降而秦，壞田制，燔《詩》《書》。周家法度，歷漢、唐不能復。天開我宋，儀式刑三代之典，建國君民，以教學爲先。建隆三年，詔修學。乾興元年，兖州立學。皇祐四年，藩鎮立學。慶曆四年，州縣皆立學。縣有學，實成周黨庠術序之遺意。江寧，金陵附邑也，爲江左望，鬻宇尚缺典，正朔款謁，春秋奠祀，令佐率邑子附拜于郡庠，自慶曆抵于今二百年矣，假宫就師，熟視焉而莫之問。番易王君鎲來長是邑，簿書期會之外，慨然以興學自任。蒞官以來，凡可以撙節者，銖積寸累，是經是營，又值主學置官，有師無學，非所以稱上旨，遂度地于縣廨之北，鳩工市材，夙夜展力。士以此感奮，不勸而相。留守文昌姚公聞而壯之，出金穀以潰于成。門阜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廊翼爲二，齋列爲四，宿直有廬，前廡有位，像設禮器靡不備嚴。士于是可以藏修游息矣。然則羣居而教，不可無養也。官無公田，不可經久也。又得田若干畝，歸于學，以繼廩粟。王君崇化善俗，恳恳焉爲學校計者，不以代去而少衰。繼自今游于斯者，豈直弄筆以爲名位計哉！子職當共也，臣道當盡也，友當取端也，夫婦之道當知儀刑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明之斯盡之，行之斯至之。果能此道，尚庶幾國家建學立師之意。若夫務記覽，工詞章，而曰吾之學止于是，非

王君所望於二三子。景定四年□月□□日，奉議郎宜差充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巽記，承議郎特添差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同祖書，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趙時橐篆蓋，宣教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王鏜立。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一七《潭州湘陰縣學記》 湘陰，長沙之屬邑，在全楚南境之僻遠處也。吾夫子轍環天下，楚之君亦有意聘焉，爲子西所止。狂接輿歌而過夫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當是時，楚於天下，幾盡有南方，而先聖之教不得行乎其國，況乎今之所謂湘陰，望其國都猶千百里，豈知東魯之有吾夫子哉！然楚國自有豪傑之士，如陳良者，尊慕夫子之道於百年之後。而湘陰則汨羅之水在焉，屈平死忠，邑人至今能指其處。君子讀《離騷》而哀之，謂使平學於北方則制行，又當有合乎《中庸》。然則夫子存時，雖聖教不得行乎此，而其地其人雖去聖千載，可與爲顏、曾，可與爲游、夏，與洙泗間一也。宋興，海内一統，慶曆中詔郡邑皆立學。湘陰學建於元祐，遷於崇寧，復於淳熙。景定五年，趙侯與縱又一新之。蓋舊學濱江，水潦所及，又基址迫隘，介乎館驛民廛之間，屋朽而欹，不修且壞，故盡撤而改爲，築之使高，拓之使廣，侯有不容已者。學成而祭器俱新，悉從禮制。近年，邑有主學，命於朝，侯又相攸以營其居焉。夫道之興廢，先聖不能必，《子衿》刺鄭，《泮水》頌魯，於刪《詩》兩存之，此意固以勸戒來者。然當時高弟出仕，有民社者不一人也，絃歌之聲，自武城外無聞焉，豈諸子所至，視教化爲不急哉？明王不興，天下莫宗夫子，況乎門人誦其所聞，而施之有政，吾知其以迂闊取譏也。是則有志焉，而不得遂者多矣。今有地百里無不立學，如趙侯之爲湘陰，竭兩年之力於此，以幸惠邑之秀民，使有安居以誦習先聖之訓。昔者及門之士，豈得爲今之所爲乎？噫！是固一時也，然亦存乎其人。國家能詔郡邑皆立學，不能使爲郡邑者皆留意於學。俗吏苟存學之名，春秋不得不祀先聖先師，然歲不得不盡(闕)諸生廩給，如是而已。綱常非學不明，俗化非學不厚，暴亂非學不戢，刑罰非學不清，國家以有學奠安，閭里以有學順睦。弱不勝衣、循循蹈規矩之士，談《詩》《書》，講道義以燕閑，而世道陰賴之。蓋吾宋三百餘年，收效於此久矣。此趙侯所爲汲汲，而有識之士以爲不如此，則先聖所謂「雖有粟，吾焉得而食諸」者也。是役也，市材食工，爲費不貲，而遷驛館、易民廛之費不與焉。侯以己俸佐之，而遜地者、捐力者亦感動於侯之義。既成，侯以書來求記，曰：「子盍一言以遺湘士？」噫！予固迂闊之尤者，其復何云？惟湘之士，深念去聖人之世與聖人之居如彼其久且遠，今也宮牆如在目中，誦聲相聞，如與諸子列侍以聽博文約禮之訓，此聖朝道化之澤，而賢大夫爲邑識本末，知先後之賜也。世道升降何常，惟人心天理終可恃。趙侯秩滿行矣，此學方新，游其中者又推所學以淑鄉里，將見邑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人才出焉，得行道以兼善天下，子孝臣忠，以長我國家，豈無出於是學者乎？予與趙侯共期之。趙侯寓居福州，登戊戌進士第，今官宣教郎。是年秋八月十有九日庚申，廬陵歐陽某記。

《至元嘉禾志》卷一二《嘉興縣學記》 縣有學，古黨庠遺意也。《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夫五百家爲黨，黨下於遂，或者猶後世所謂縣乎？秦始分郡縣，至漢縣邑有校經師，唐上中下縣有博士，皆是官也。我朝縣學始終慶曆，弟子員更定於熙寧。主其事者簿若丞，官未專置。理宗皇帝三十九載，始詔天下悉差主學。於是薄海内外，皆夫子宮牆矣。檇李甲右扶風，附庸邑曰嘉興，學久廢其址，更爲郡社壇，士藏修無所，校官至虛設。令尹資中張君汴喟然歎曰：「設庠序以化於邑，尚矣。今朝以主學命官，名具而實泯，令獨不愧『子衿』詩乎！」迺亟請於邦君本心文公，公曰：「興學吾志也，曷敢不如請！」令迺相攸西城廢館，白於郡而址焉。邦君命之，則出帑佐費，鳩僝功。大尹高墅潛公聞之喜，撥緡爲助。經始於咸淳五年八月，明年正月告成。禮殿業峨，公堂翼嚴，齋序環向，門廡庖舍靡不整備。其前則河流縈帶，據浪，泄上京之源觀，光利賓眡步津，要多士之藻思，蓋與桃柳俱新也。先是學有田，寄諸泮宮未復。令曰：「均之養士，奪彼予此，非吾志也。」迺捐邑圭租畝百，漕郡又撥鹿苑廢寺兩次田地凡若干畝，爲繼粟地。邑民士復爭以田租來助，郡侯嘉之，悉與蠲賦稅，免縣役。菁菁莪沚，仁養沛然，是可以教思無窮矣。嗚呼！邑以嘉興名，而學之廢獨久，廢興之數，天乎哉！令守屬也，而分師帥之責，橐籥天理，機籟人心，蓋有興起之先務焉。然而鮮道義之味者不能興，困囂倥之塵者不暇興。能矣暇矣，而爲之長者請焉而不聽，聽焉而勿力，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又烏可興？今令君以詩禮名家，邦伯以道德文章爲時望，化民成俗之志，節合而桴應，幾年廢闕之大事，一旦粲然復興之，天邪人邪！抑學興矣。魚魚雅雅，來游其間，豈徒弄筆以爲邀利達計。興仁遜以範其趨，興禮樂以陶其養，使嘉魚之賢由此蒸罩於亨嘉之世，則於師帥作興之初意，庶乎其無負矣。邑人屬記歲月，以寓祠石室、像益州之心，於是乎書。宣教郎宗學博士兼福王府教授梅應發記。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福清縣修學記》 咸淳己巳春二月，邑

庠羣士友以書來溪上，曰：「吾邑空乏甚，學敝久。今令尹初來，每攢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未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名法從强鎮吾閩，憫諸邑之焦煎，寬其征而去其害，向之持急符而號呼於吏舍者痛絶之，於是爲邑長者稍得安意以慈其民。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善察民之病，隨事而藥之，空盜之巢，剔吏之蠹，一念恳恳，雨暘應之。歲事既登，嘉禾薦瑞，而井里之聚，以飽以遨，乃得酬其初心，以用力於子衿絃誦之地，疏禦人籍入之田，援譙役秋掾之請，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爲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則以俸繼之。』帥喜而俞令以自慶，於是飭材賦功，練日輦使，正殿、論堂、戟門、經閣，若厨若庫，皆撤榱瓦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室，閣之後闢爲堂，尤伉好。鄰之侵地必復，雖强禦不憚。工費大半出縣家，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造也。其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今夫邑之難，曰灘矣，曰鐵矣，格令所限，黽勉而來，視簿書如仇，計晷刻求脱，甘其身之寂寞，苟求無愧於氓黎之人也，已度越流俗千百，而況恳恳切切於困窘愁蹙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廸教，此其蘊積，必有所自來者。前修軌則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本之不立，烏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噫！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吾邑之嘗僚與吾士友人能公此心以相其役，余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考成，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賢以揖拜其間，將見教明而俗美，使百世之士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遺其歲月惡乎可？是役也，始某月，迄某月。府帥洪公名某字某，温陵人。令尹薛公名某，字某，永嘉人。邑人林某記。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於潛縣學》 學舊在縣南二里，崇寧間遷縣北攀龍坊。紹興丙寅，令何俙重修。嘉泰甲子，令胡衛建藏書閣。寶慶初，方熙重建。咸淳五年，令李仲熊重修。

劉辰翁《須溪集》卷一《臨江軍新喻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喻學丙戊之修禮殿爲大，教官吴鳳孫以丁、學諭敬直來請曰：「老生無能爲於鄉黨，視前楹碑，吾宋紹定戊子李侯仁任所修也，於今六十年矣。柱崩梁壞，風雨鼛然。迺乙酉十月，廉部真定趙公秉政，既定先聖弟子籍百又二十人，復其終身，常調不征，縣旌别有加，命修學。於是令丞簿尉各以其力爲倡，士之經營勸相者奔走來會，月三望而功畢。廣闢丈餘，靈星翼張，越佚貫舊，夐焉出於震蕩殘缺之後。蓋勢於創造，而大於興繼。鳳孫則承乏視成而已。此部使者奉宣之實意，而諸大夫、邑人受學之大誼也。於念兹敢請。」余惟是邑名公多士，非猥遠凡陋者之所敢及，既辭不獲讓，則受言載之于篇。道猶天也。凡干戈潰亂之出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情性、道德、風俗，如使古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不用而一出於兵與刑，則民之類滅久矣。孰非命也？繇周公而上千有餘歲，命世而爲君；繇孔子至今亦千有餘歲，命世而爲儒。君道未嘗非儒，儒者實輔是君，以明其道，故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誦夫子之言，行夫子之行，是亦夫子而已矣。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南面之夫子也；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千乘之夫子也。一日無是道，則國非其國矣，而儒者猶歉然曰不用。道未嘗不用於世，而世有無用之儒，代之所以絶續存亡，民之所以死生利病，特繫於理之是非，而不在其人之用舍。得乎道而爲天，得乎天而爲命。道、命一物也，古、今一日也。道在是則夫子在是，夫子在是則君道在是。故事道如夫子，事夫子如事君。《記》曰：「能爲師而後能爲長，能爲長而後能爲君。」夫子教爲君者也。律有煩有省，令有遷有改，惟經之爲訓，毋敢畔是。故《春秋》者，撥亂反正，萬世太平之書也。利欲之横流也，甚於洪水，然平、成之後，不聞復有洪水也。由今之俗，望春秋猶治世，非春秋之世治也。所以爲春秋者治也，刑之而有不懲也，兵之而有不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受之天爲中國，受之王爲嘉師，必有推明人極之立與天地並，其效常得於世教之所不及，而後知今之致隆者容有未盡，昔之頽廢者本未嘗亡也。夫視學告朔，豈直觀美哉？諸生低回習禮，具瞻冕服，其亦思夫東家之匹夫、陳蔡之環轍，時君遺之，鄉國違之，而所以致此者，亦其遯世無悶，不怨不尤，屈於一時者爲教父父，故必以迂晦爲世守，阨窮爲家法，而況上之人優重之，作成之，當路簡擢之，著定之，闔邑茂異之，顧其踽踽凉凉，一或不能專志於道，而終安於命，則所以爲天下國家者，又未見其有可望，而天下國家亦卒若外之者，未必皆世之咎也。余既言三代餘民受罔極之賜如夫子者，又欲陋巷時賢以身之貧賤學其爲夫子者，蓋進取之事，不在科舉，而在學術與人品，此世道之古也。

熊禾《勿軒集》卷三《晉江縣學記》 泉直海東南隅，實惟文明之地，且晦庵、西山二先生在仕國也，百餘年間，文化斷斷可以一變而道。晉江，泉負郭邑，舊有廟無學。淳祐甲辰，林令奭易創今廟。咸淳辛未，趙令□始創今學，端明洪公記之悉。予辛丑冬南遊抵泉，春祀祇拜廟下，惟見墻宇傾圮，東北壁壞糞山積，邑博士王君景耀愀然謂予曰：「咸淳之創三十有二年矣，比來僅一修復而功弗竟。」書生力不逮志，嘗告之令尹邊侯，侯曰：「吾責也，行當圖之。」暨秋再至，則

廟學一新，講堂之後築杏壇三級，壇之北爲堂三間，東西序直舍二，翼以四齋，繚以宫墻，儼如也。先是春三月不雨，至夏五月，侯奔走告望，堂成而雨洊，以「時雨」名，示不忘侯教也。齋左曰仁存，曰禮立，右曰義和，曰知樂。王君狀其顛末來諗，且曰：「侯之德我士甚厚，不可不記。」辭不獲，則繹其名之之義而言曰：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古人立教，法天而已。天之道，元亨利貞其體也，春夏秋冬其用也。在人則仁義禮智其體也，而其所以爲用者，豈獨無所事哉？聞之師曰：「農象春，禮象夏，刑象秋，兵象冬。」此人事之四時，而教之所寓也。未仕而學校，則學此者也；已仕而官府，則行此者也。儒道、吏治豈有二乎哉？昔安定胡公以經術、德行教人，至農事、禮樂、刑政、兵防之類，亦使之人治一事，世稱爲明體適用之學。繼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湖學所未嘗有者乎。一邑，天下之式，古之人居必近學，學必親師，自國學侯類以至黨庠閭塾，皆在其居之南，凡田賦、飲射、論囚、獻馘必於是者，便旦夕教也。學距治所不數十舉武，侯朝視事于官，日昃不少倦，退即休坐于學，與諸生從容乎杏壇之側，其知講學、論政之本者矣。侯廉勤明敏，始至之日，有事於社稷，業治壇祀惟謹。邑有閑田，增墾歲二千畝，流民之來歸者三百餘家。未幾，政成而學興，隸邑泉山、石井二書院，亦皆易而新之，庶乎知養教之序者。至於訟簡盜息，百廢具興，侯之餘也。記爲學作，故可略。是役也，侯首捐俸爲官吏倡，里之好義者懽趨之，材工率傭以直，一毫不以擾民。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爲然。

教師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七《送吴教授秉信歸省序》　四明吴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爲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治，談笑間而邦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鶩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歎，揖諸生而歸。於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黄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歎息，以謂賢於古人遠矣。【略】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政和四年二月十二日詔：今後逐縣令佐有貢士出身人内，從上差一員兼縣學教諭。仍月給食錢七貫，其管勾在學職事依教授法。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樸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親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云）。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亹亹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洪适《盤洲文集》卷三三《休寧縣校官碑》　學之名自帝有虞始，涉夏子至周，而選造棘寄之法大備。稽之經傳，獨魯泮水、鄭鄉校厪傳，猶未能免「子衿」之刺。三代尚爾，況後世乎！漢興，詔令長擇其民，上屬所二千石，遣詣太常受業，博士弟子員多至千人，而名存實亡，諸儒但顓門教授。士之講肄於學官者，舍文翁之蜀亡稱焉。郡尚爾，縣可知也。本朝大振文治，更三、四世而天下縣始皆得立學，蓋黨庠遂序之遺意。然千室之邑，間者闕然不誰何，敗屋數椽，立先師像，僅能行春秋祭菜事，庠聲序音泯如也。新安領百里者六，休寧最大，宜有學而亦無以應令。爲見大夫者併肩立，莫肯垂意，肯垂意者又病力不足。紹興六年，南蘭陵陳公尉縣，實能以經術文章起人慕心，凡邑秀民争北面講席，户内人滿，率坐户外，後至或以無地莫能聽，則相與言曰：「師如是，吾等不於學可乎？」乃度地於縣南，以差出錢爲夏屋五十楹，殿居中，問答有堂，退息有舍，門廡庖湢，榱桷井井，口體百須，無器不具。基於次年春正月，成於秋八月。又斥其贏，買書千餘卷。陳公日日來與諸生講説，自堯舜至孔子不脱口，一經指畫，輒得翰墨畦徑。邑故應鄉書士不半百，自是常遇八百人，拔第於廷者踵相躡。休寧之人益以鄉學爲先務，蚤夜絃誦，洋洋啾啾，有洙泗之風。後二十有二年，予爲其州，邑中彦鄣尉吴稱道校官始末，求書其事於石。越數日，貢士陳篆與其輩行九十有八人紛袍愜階，請益堅。予學無本原，不足以增所聞，提筆紀實，殆不可固拒。嗚乎！士之學者，非以絺繪章句爲梯禄利也，修其身，有以及諸人，齊其家，有以化於鄉。諸君以孝弟之道行於閨門，讀聖賢之書，達則指之事業，必有大過人者，然後爲一國之善士夫。呻其佔畢，而行如市人，吾黨之恥也。今

編列民不知遜畔折券之說，爭錐刀之末，以投鉏爲能，至不幸有涕鼎之謗，諸君當以所聞於師者爲其鄉一洗之。

牟巘《陵陽集》卷三《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并序》 太學賢士之關，異時英雋如林，冠蓋如雲，視功名富貴可立致。一旦高攀遠蹈，攜書入山林，惟恐其不深且密也。蓋久之而稍稍出爲時用，何進之難耶！然流落顛頓之餘，尤爲人所愛重，譬如珠玉犀象之珍，要未易煨歷之也。吳興周君東甫以前太學諸生教授饒之餘干，州人皆謂此未足以處東甫也，東甫笑曰：「曩使吾幸而久於太學，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又甚者十餘年以得一第，而又幸在前列，法得爲學官，須次且數年，幸而得至其官，豈有異今日之爲哉？而何所真淹速喜嘆於其間？」迺亟裝爲行，予聞而壯之。以東甫辯博而文，通敏而能，何適不宜，況博士非冗官，可行其志；餘干非陋邦，可施其教行矣。東甫久鬱者，其發必大，其進孰禦。予姑自愛重，敬修其可，願以俟其遠者大者焉。是邦自忠定公以及近世之諸賢緒言餘烈尚有存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敢以是爲贈言。詩曰：

博士廣文館，遲君二十年。新邦重于越，舊俗記諸賢。謂古心、口峰、東澗、碧梧。鷁首南風至，皐比右席專。暮年尤惜別，搔首意凄然。

《續資治通鑑》卷一二八 紹興十八年秋七月乙丑，右朝奉大夫、新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請於縣官中以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帝謂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材可備采擇。」乃命禮部參酌，如所請。

劉克莊《後村集》卷四〇《方寧鄉墓誌銘》 君諱壬，字若水，擢淳熙丁未第，爲漳州長泰縣主簿。秩滿，關陞從事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慶元丙辰正月某日卒，年五十。【略】君在長泰，太守朱文公請主學。君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諸邑皆倣此。舊取錢穀於陂塘以廉士，君革去，以廢寺田代之。【略】君亦受業於文公，夫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法見擯，叔孫以不薦弟子獲怨。方程朱盛時，噓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其徒掃影滅迹，諱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傳，不以他師名也。至於以隱遁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磋，無和隨，其與倣夫子之尚左、慕林氏之墊角巾者異矣。

連文鳳《百正集》卷下《送苟厚夫學正之昌國序》 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久不行於天下，吾道一脈，綿綿延延，至於今不廢，幸三代之學法存焉耳，不幸而不得其人，雖存猶不存也。嗟夫！學校之設，其來非一日。漢、晉、魏、隋之間始有學校官，有州博士，有經學士，掌以《五經》教授，縣是教授之名始立。名正、録者其又何始乎？安定胡先生掌太學，其正、録第補諸生，後以上舍、内舍充。及三舍興，始置官如學官之例，然則凡學之正、録，殆昉是而設也。雖然，是可以倖得哉？始也羣試於學，月書而季考，釐積而分累，校數歲之中，第其最優者升之州若府，州若府然後出是命焉。然則得一職也亦勞矣！向也謂之職，今以官名之；向也得之州若府，今以省命之，是選不爲不重矣。然而不以道藝，不以德行，不由科目而來，往往技術之流與夫彊有力者得以居是官，可歎也已。成都苟厚夫無技術之可挾，無彊有力之可恃，然觀於今世之材之能，如吾厚夫者亦不多。其人曩任松江學録，以恭敬事上官，其於朋友則謙以和，其於講課也切切偲偲，三載考績，官箴無曠，今也授以昌國學正，蓋不過循級而進，俾竊升斗之禄，得以便朝夕菽水之奉，厚夫之本志也。奈何力有所不逮，技術有所不及，故不暇擇地之美惡近遠焉。吁！亦可歸之命也矣。然吾聞之昌國多有材士，風俗亦不惡，廩稍不敵他學之萬一，幸而不至乏絶。太凡士君子以道自任，無一毫妄求，苟欲之心何往而不可焉。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時，有孫秀才者來謁，公贈以錢，則以母老無以養爲辭。公曰：「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於是大喜。今君誠能委於命，安於學，月取三千以歸養其親，安知他日不爲孫泰山也，厚夫勉乎哉！是行也，厚夫固不以地之遠且險爲難，而惟母老是懼，余姑借是説以寬之。

學生

《續資治通鑑》卷八八《崇寧三年春正月》 壬辰，增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

教學與考試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説，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禄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

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

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説仁，《孟子》却兼説仁義。意者夫子説元氣，孟子説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説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説個『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説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説『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個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説，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個温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個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個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個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個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個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個『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説，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説中，説極。至孔門答問，説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説中、説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説。但至孔門方説『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説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説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人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强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内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説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以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個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孰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温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虚，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汙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二《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説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以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宫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摭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三三《定海縣學策問》 問：修而裕諸己之謂德，推而正諸人之謂政，自是而人利之之謂惠。三者吏所以撫民者也。導和氣，厚生理，而振不足一出諸此。比者不雨，亦既兩月禱禜，靡不周舉，漠無感通，德不足以導和故也，此令之恥也。猥曰是有定數，則叩頭而風反火，撤穽而虎渡河，旱有不苦之謡，雨有隨車之應，獨何歟？今者歲猶三辏，而清泉之民良病，餒於德審矣。拯此之病，施之以爲政而利之以爲惠者必有先務，亦未之知也。若夫發陳廩以振乏絶令所無有，蠲欠籍以寬責令所不制，外此見之政與惠有可以爲目前之益以少殺其恥者否？願諸君悉以見諗。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白太守論南安縣試選事》 淑民心非難，變民習爲難。西蜀在漢以前，有蠻夷風，不齒於中土。文翁爲守，及修起學宫，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宫子弟，高者補吏，次者孝弟力田，每行縣，益從諸生與俱，又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至武帝時，邛筰不通，遂遣司馬相如乘傳往使，竟能略定西南夷以歸。自後如王褒、揚雄、嚴君平彬彬繼出，而蜀郡安治者累年。至先主，遂倚之以抗吴、魏。是知民之習變，則民之心始可恃也。橫浦三縣，惟南安最爲僻遠，民居深山窮谷間，與溪峒雜揉，賢士大夫足跡之所不到，其民非因詞訟不至州郡，所見者獷戾之風，争競之事耳。雖有秀民，亦往往淪没於其中。每歲，本縣不過春秋二季差官往大傳寨，招爲士者而試之以場屋之文，一日而散。如此而欲變其習，誘之爲善，莫若倣文翁之意，令本縣每歲縣庠及大傳寨春秋補試，務寬其選，諭其樂於從學者不限員數，倣秋闈勸駕之禮，集縣官飲餞之，而給其道里之費，遣詣郡學受業。其成人者，則隨經分隸學諭教導，童子則處之小學，而委教諭職之，校官時進而誨之以禮義之大端，彝常之大訓。如有所學優異，及月書季考入等之人，則州郡亦稍加旌别。其登第者，則與之陞甲，而兩預鄉舉，年至四十以上者，得比廣郡，詣廣之漕司銓量，權攝在廣州縣官。其正奏、特奏人，欲於廣定差者，皆得眡二廣例。使之知儒學之爲榮，而漸銷其豪横之氣，一旦或有暴戾之事，則令其鄉人請舉入仕者化諭之，如相如之於蜀，庶乎其情易孚而坐得其要領，如是則禮義之習成，而可以爲不叛之地矣。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六《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粤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説，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訢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徐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庵先生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别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

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汪夢斗《北遊集》卷下《杏山摭稿・續溪縣學舍冬至開講丁丑十一月新學》

邑庠既毀於寇，年餘未修，近寓於西園。西園蓋某先世諸老從故侯蘇文定公論文講學之地，今因其屋之舊而粉飾之，列爲齋序，召故學子相與摩習其中，不以干戈未息，久廢詩書禮樂之教也。此令尹大夫之意，博士奉以行之。世變紛紜，士失其職。乃今簪紳朋來，弦誦有地，博士君以書來道多士之意，欲俾某分皋比半席，而質正所聞。某草土餘生，不得與於斯文，而或謂講學與仕宦不同，古人遭艱可以不仕，未嘗可以不學，朱文公遣其長子受之往金華從學，時呂成公正在郎中公憂中，成公不以此故納之，然則烏乎不可！某自華亭歸，跧伏丘園，無復斯世意，遭時之艱，勉强酬接，亂定苟活，已非故吾矣。承友朋之不鄙其愚也，欲起於倚廬，以先正教子之事爲勉。然某終不能釋然，而吾道不可使之晦，諸君之盛意不可辜，輒以易之，復紬繹其説，爲講義一篇以納，冀與諸君商確之，以求無負於天地可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天地以生物爲心，當於物正生時可見，何獨於復見之？蓋物正生時，萬彙已盍蕃茂，天地生生之道發露在外，人皆可見矣，不必言其見也。此正月三陽泰，二月四陽大壯，三月五陽夬，四月六陽乾，皆陽氣用事以生爲職之時。《易》不言其見天地之心此也。至五月一陰生，積而至於十月，於卦爲坤，六陰極矣。故其冰霜沍寒，風雪淒凍，草木黄落，禽蟲藏蟄，萬彙百嘉之類若盡息滅矣。天地生物之心何由而可見乎？雖然靜極則動，陰陽相乘之機無一息間斷。古人於十月純陰之時，謂之陽月，以其一陽生五陰之下，羣陰漸退，一陽漸長，於是沍寒者可煦，淒凍者可融，黄落者可萌，甲藏蟄者可振動。斯時也，物雖未生，而生之道已勃然不可禦，此之謂復，此之謂見天地之心。夫純陰疑於無陽，至此冬至陽回，如去而歸，如失而得，故謂之復。天地之心不見於顯然之時，而隱然見於殺氣之中，此是生物之幾，如俗所謂「掉轉頭」是也。雖若不可見，而實可見者也。嗚呼！天地生物之心於復可見。天地以陰隲斯文爲心，不亦於吾道之復見之乎？諸君徒傷世道之否，宇宙閉塞，賢人遯藏，萬象蕭條，鄙《詩》《書》如故紙，唾禮樂爲何物，將謂四教可廢，五常可泯，六經可棄，儒業擯於不用矣。吾道剥蝕，不殊窮冬。吁！天地以陰隲斯文爲心，豈欲世之亂至此極乎？嘗考晉末衣冠陵夷，儒者索然喪氣，吾道剥蝕甚矣。隋王仲淹教授河汾，著書立言，諸儒生受業者不一，吾道亦如冬至之復矣。唐興，貞觀之治，率其高弟子爲之。然則當晉之季，吾道剥蝕，真如純陰用事，物生已息，百仲淹得以不死，蓋碩果不食之象，天地陰隲斯文之心，亦可見也。諸君毋謂時不尚文，時未及學，遽自以爲吾道不振，儒不足貴，甘於自暴自棄也。某竊謂吾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道，斯民共由之而不知者，本無晦明，本無絶續。時若晦矣，而晦之中自有明之幾；時若絶矣，而絶之中自有續之幾。若於其幾見得分曉，便足以見天地之幾。既見得此幾，是天地陰隲斯文之心，便當於其若晦者明之使愈明，若絶者續之使愈續，以仰副天地生物之心，則吾道將如冬至之復而春矣。某又請論夫所謂吾道之晦而必使之明，吾道之絶而必使之續。又何爲而可明，何爲而可續也？蓋吾道非他。所謂道，勑天命，紀民彝之謂道耳。其目有五，曰父子有親，曰君臣有義，曰夫婦有別，曰長幼有序，曰朋友有信。是五者，天命之性，民彝之理。所謂勑者，勑此而已。所謂紀者，紀此而已。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者此也。今也世事擾擾，聖智未興，孰主張之，孰扶持之，孰綱維之？有不汩其父子之倫者乎？然所謂有親者終不可汩也，亦猶陰殺之中有陽復之幾，一念才覺，爲子盡孝，便足以見本心復矣。有不汩其君臣之倫者乎？然所謂有義者終不可汩也，亦猶陰殺之中有陽生之幾，一念才覺，爲臣盡忠，便足以見本心復矣。有不汩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者乎？然所謂別序信者終不可汩也，亦猶陰殺之中有陽生之幾，一念夫義、婦順、長令、幼從、同門合志，便可見本心復矣。天命之性，民彝之理，一日喪失，人類滅矣。非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此而復之，乃天地之心也。某於道未悉，猶幸昔從當世賢哲，習聞餘論，佩服家教，此心之最靈最虚者，不敢以世變喪其本真，如護寶珠，如捧拱璧，兢兢業業，得以不墜。今冉冉老矣，所賴以明之續之，實後生者之責。乃今承令尹、博士君使與鄉之父兄子弟處，習其舊聞聖賢於道，死而後已之言，復有感於世運之變，故拳拳以勑天命，紀民彝，闡明迓，續斯道，爲諸君告。出治者治此而已，令尹大夫事也。司教者教此而已，博士事也。學者學此而已，某與諸英事也。其務勉以當天地之心。

訓導

《全宋文》卷一〇八三陳襄《縣學疏》　伏以國家襛用儒術，每歲取士，多求

體用。士之應詔者，惟博文深識，明於教化，可以稱朝廷之意。雖然，不養不可以勸，養之之術，捨學無由焉。故前歲詔郡邑設庠序，意恢闡聖訓，爲諸儒育材之地也。於時本邑廣學，經始未就，而署版者且四百餘人。適會詔下，別求鄉舉，因以罷去。今者，某歸自潘山，承乏縣政，首謁先聖，周視堂奥，惜其宏敞，而絃誦之音寂然，思與諸生共興起之。凡有志學者，與父之欲教其子者，兄之欲教其弟者，宜悉和會即當明立規矩，申行約束，使來修飭，而安學焉。則又擇專經者一人，朝夕講說，每遇旬日，條問大義，間五日則一習舉業，以備程試。其他模範，當更整齊。《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於學。」衆君子其思之，勿以切磨爲無益，無忽日限而不來，是所謂善學者也。

《全宋文》卷一四二五錢公輔《學論》 惟桐川，古宣州之廣德縣。而本朝開寶八年，江南李氏既平，有司上地域圖。至太平興國四年，乃命以軍而守長之。由李氏之前推而上之，至於唐，蓋未甚遠，而衣冠顯於時者無聞焉。由建軍之後，順而下之，至於今，未嘗有一人名落於仕網者。問其就進士舉者，蓋九人而已。吁，甚哉！夫以二大邑之境壤，數萬家之生齒，而學者才九人。由今之初至今數百年，天下仕者如林，而此土無一人，是豈此土之罪哉？由乎學者之寡也；是豈學者之過哉？由乎教者之鮮也。雖然，予知之矣。非無俊良，而因於貧；雖完足，而誘於目前之利使然。蓋教日弛於上，而民猶莫知學，況寂寥而無教也哉！久矣，此邦之無教也。俗益鄙，學亦隳，民弗知禮義廉恥之化，而惟刑是威；士不識道德誠明之歸，而徒學是名。以江右之邇，聖化之洽，而猶若是，爲守長者可以宴然而弗思乎？今使民自擇其子弟，年未過十五，神容端爽，性行善良，而願於學者，上於守長。而守長當爲立黌宮以安處之，選明師以訓導之。日講月試，使之知教；時升歲進，使之知勸。雍雍如也，彬彬如也，俟其有成，經行脩明，則足以充有司之薦；毅然有立，道德充備，則足以待天子之取。昔文翁倡化於蜀，而得相如、子雲；常袞興學於閩，而得歐陽詹，其後學者日盛，賢公名卿皆出於此。乃知學之成，在人而不在天，係教而不係地也。今太守之諭，考之於古，則庶幾焉。夫學校興於上，則文采燦於下；禮義講於郡，孝弟行於鄉。上有深明之訓，則下有茂美之俗；郡有衣冠之勸，則鄉有廉恥之慕。從古及今，一治一壞，一盛一衰，未有不由此者。惟我郡大夫與我僚屬，其明論此諭，使共趨之。

《全宋文》卷一一〇〇文同《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於其中。渾渾融融，寘漫晦霾，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焉，適柔良粹厚之區，會真參元，而爲正人端士矣。反此，固隔蔽其素所有也；去而名鬼瑣兇桀，叢然於天地間，口鼻耳目，眉齒鬚髮，徒人耳。亡他，縣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茂，歷監之，咸可彫飾繪畫，以爲令器。今既學於元防，當進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願來之意。元防貯儲其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浮淫，毋生夸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聽讒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己也甚善，予亦重。諸生習之，是必見諸生爲正人端士矣。恭之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續資治通鑑》卷九〇《大觀元年三月》 甲辰，詔以八行取士，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内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又利爲不忠、不孝、不悌、不和、不婣、不睦、不任、不恤之刑。諸犯八刑者，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自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不睦十年，不婣八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耆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罪，聽齒於諸生之列。

《續資治通鑑》卷九一《政和三年六月》 庚申，尚書省言：「縣學爲升貢之本。今天下令佐，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學爲不急，不加察治，縱其犯法；庸吏則廢法容姦，漫不加省，有罪不治。以故學生在學，歐鬬争訟，至或殺人。蓋令佐不加訓治，州學不切舉察，提舉官失於提按，以致敗壞如此。今立法整飭，乞賜指揮施行。」從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同安縣諭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

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今兹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兹勸諭，各宜知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絶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禄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强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張栻《南軒集》卷三六《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公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買書五千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寘于其中，使學者得共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屬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没，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考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羣聖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物皆覩。嗚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説，洗心拜手，叙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合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熟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兹。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微，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温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三《去任辭廟文》　學者於吾聖人，昭昭然心目之間，如適四海，無往而不見天地日月，安有一日可違而去也。州縣吏始至者，謁於學，比去，則辭，特其禮然爾。某學未能適道，而三年於斯，猶得免於大戾，以未玷於名教，是惟父兄、師友之賜，六經仁義之餘澤，實溉潤之。修德講學，徙義改過，繼今以往，敢不益自祇懼以事。斯語照臨在上，庶有以堅此心也。（原註縣學）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二《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矣。自楊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説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

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嘘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遏絶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欲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欲，則窒而絶之。功用之久，義理自明，人欲自將退聽，天地之所以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絶，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

王邁《臞軒集》卷五《胡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道德性命之學，自孟氏後傳者失其宗。國朝周夫子始唱于道之濂溪，程、張諸儒廣其傳，爲關、洛學。潭於道猶洙、魯而近，獨未有疏導濂溪一派以澤湘人者。崇寧間，胡文定以提湖南學事道出湘鄉，還縣學於東南隅。淳熙間，張宣公帥桂林，迂道訪文定舊迹，進諸生而教之。於是師友淵源泓涵演迤，得眡關、洛。嘉定己卯，邑宰林侯得中實來，知所先務，顧瞻芹藻爲舊甘棠，慨然嘆曰：「《禮》言祭有道德者于瞽宗，謂國學也。傳言祭鄉先生於社，謂鄉學也。惟二先生既蒙謚於朝，瞽宗祠典必以次舉，而是邑典刑模範近接耳目，若不以義起禮立祠學宮，是忘二先生所以私淑者。」方與學職共籌之。會邑士蕭君佐以其事白於計使趙公汝譜，公忻然出帑金，捐材木，慫慂其決。庚辰秋，祠堂成。明年，林侯貽書囑某爲識。某竊惟文定之於伊川先生，蓋聞而知之者。宣公之於五峯先生，蓋見而知之者。其學以忠孝爲本，而敬以行之，筆之於書，授之於徒。語小辨析義利，毫釐必謹；語大功用宏闊，人紀賴以扶植。當其時，不惟學士大夫得所矜式，而閭巷小民亦相戒不爲不義。至今經行之地，遺迹未陳。詩書之澤困乎漣水，不足言其深也；教學之功崒乎鳳山，不足言其高也。且自崇、觀以來，公卿達官追趨逐嗜，不知其幾，至今人猶羞稱之。惟文定公在仕版四十年，實歷不盈六考；宣公蚤被阜陵知遇，駸駸大用，竟以排權貴去國，一時祿秩，視德弗稱，百世之下，清風凜然。士之藏修息游於斯者，盍知所擇矣。侯，三山人，擢壬戌進士第，雅志好修。學之大成殿與從祀兩廡悉更新之，外植門觀尤壯偉。是祠之建，其《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歟！

孫應時《燭湖集》卷九《遂安縣學兩祠記》 宋紹熙之二年，會稽孫某爲嚴之遂安令，始至，謁先聖先師，視黌舍閒然，無肄業者，問所從來，曰：「幾三十年矣。曩者或壞屋爲傳舍，爲庫庾，爲賈區。前一年，令趙君始葺之，未及於教也。」乃擇學長一人，受徒其中。未幾，衿佩四來，絃誦藹聞，而某吏事之隙，旬一再往，問難講繹，益勸於學。明年元日，設濂溪周氏、河南程氏三先生之祠於講堂東偏，以廣漢張敬夫先生嘗守嚴陵，東萊呂伯恭先生同時爲郡博士，實相與講明正學，興起俊茂，有功斯道，爲世師表，亦設其祠西偏，會諸生告之曰：「學者，學孔氏者也。然自曾子、子思、孟軻没，孔氏之書僅存，而學不傳千五百年。名人巨儒，孰不自任斯道，而道之統不歸焉。惟濂溪、河南師友淵源之懿，相承益光，扶皇極，正人心，於是王道明而刑名功利之説熄，聖途闢而百家異端之辨窮。異時六經《語》《孟》微言大義沉汩破碎於淺陋雜駁之談，乃今發越條達，簡易平實，本乎性善，經乎人倫，而用乎治國平天下，破瞶爲聰，砭矇爲明，苟、揚以來莫或進焉。是以學術莫隆於本朝，而議論莫正於今日。故惟三先生爲得斯道之傳，豈可誣哉？若三先生之學，中間猶鬱而弗章，三十年來，乃大顯於天下，則廣漢、東萊之力爲多。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蓋孔子之學，亦由七十子尊而守之，非私爲黨也。世或相與指目，姍侮三先生之徒，謂之道學，此正可笑。夫道學豈惡語哉？道學姍，則相率爲無道，且不學，而後可乎？陋者又曰：『吾學孔、孟，何以周、程爲？』曾不知孔、孟云者，近世諸儒之語，在漢、魏、晉、南北、隋、唐，未有以孟氏配孔子者也。今習尊孟氏而疑周、程，是知以昭祢祖而不復知有穆者耶？東萊嘗云：『世人輕訾周、程，顧第弗深考爾。』斯言平而有味。某誠不自揆，敢誦所聞以風曉諸君，其亦端車正轍，自歸聖門，無爲妄論所回惑哉？若夫事浮靡，苟利名，工於言，悖於行，尤非興設祠之本意，請重以爲諸君

戒。」諸生曰：「唯。願記其語於石。」乃書以遺之。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九《分寧縣學山谷祠堂記》　嘉泰元年秋，奉議郎臨江徐筠孟堅宰分寧期年矣，專儒術，飾吏事，每詣校官，必進諸生以學，顧視山谷先生祠宇在講堂之左，陋隘朽弊，亟廣而新之，傳像家廟，惟肖釋奠腏食，則擇族老能文者營主祀事，屬予識其成。參考圖牒，自唐正元十五年分武寧八鄉以名茲邑，西有幕阜山，其高千丈，廣袤百二十里，修水北來，東南經縣治，凡六百餘里，下入彭蠡，此山川之最勝者也。黃氏本金華人，先生六世祖贍嘗爲邑宰，厥後奉親卜居，没則就葬，歷三世，家修水上，宦學有聲，而先生出焉。此世家之可考者也。夫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瓌偉之文，妙絶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師之，陳、張、晁、秦而友之，是宜光顯於朝，共振斯道。乃或不然，初坐眉山唱酬，棲遲縣鎮；後被史禍，竄謫兩川；晚以非辜，長流嶺南，遂隕其命。中間翱翔館殿，纔六年耳。右史之拜，復爲韓川沮止。其生不遇如此，蓋人定勝天也。高宗中興，恨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擢從弟叔敖爲八坐，寘甥徐俯於兩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縱，至下取其筆法，戒石刻銘，遍於守令之庭。李、杜已遠，遂主詩社，身後光榮，乃至於此，非天定人勝耶？昔孔子在魯，魯人指爲東家丘，歷聘諸侯，伐木削迹，無所不有，孰知後世，郡邑通祀，南面巍然，一履之微，猶藏武庫。聖人尚爾，先生其奚憾！予既書其大略，又繫以辭，使遇祀事而歌焉。其詞曰：嗟先生之致身，何艱難而險阻；猗先生之没世，乃發揚而普詡。巋高山與景行，極幽遐而争覩。微岌岌乎當時，詎煌煌以終古。久配祭其鄉社，俶奉嘗於新宇。釀修水以爲醪，釣鰷魚而實俎；擷白芽於雙井，粲浮甌之花乳。尚來燕以來寧，永範模乎故土。九月十日。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〇《廬陵縣學三忠堂記》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北叛，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凛凛，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詡詡爲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檜)北，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冲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置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孫倜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厦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厦用意遠矣。嘉泰四年八月日。

《雲間志》續《記縣學序拜儀》　雲間士藪澤壁流，道德之化，近於禮宜習，顧有因陋，未遑革者。歲元日，至相與會拜浮屠之宫，雖至不可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來莅茲邑，纔累月，政成，博咨風土之舊，或以是告。侯慨然曰：「齒尚於鄉，倫明於學，古也。吾家於鄞，里人講是禮於州校。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倣而行可乎？」於是陽復之。翼日，薦紳冠帶，總集黌宇，序立大成殿下，潔豆邊釋菜，俾士之高年者主祀事。禮竟，循廡而陞，布席進德堂，相鄉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則列父兄後，魚貫鴈行，闇闇雅雅。侯與僚佐，盛服觀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可不書。尊師蔵儀，敬也。示化嫩俗，仁也。貴老順長，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與！」迺命林卿志歲月詔來者。林卿昨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時，政用名教，厚俗爲先，州人慕嚮，久之不變。後進於長者，修慶朔之拜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今小試一邑，心惟范公是師。諸父兄弟盍世守之，以毋忘鄒魯是邦之意。侯名立中，故敷學尚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外臺進士，官今通朝籍，假五品服云。

《嘉定鎮江志》卷一〇《丹徒縣學元日訓諸生文》　學官元日上已，郡有會諸生之禮，自守臣殿撰曾逮，户侍張枸始。秘撰耿秉又於元日爲訓文以厲諸生，至今不廢。文曰：習鄉上齒，行於元日，何也？意者曰：歲律又新，吾儕之齒益長矣。以去歲而視前歲，德差進否？業稍修否？若猶未也，寧不惜歲月之虚度。入則事父兄，出則事長上。去歲之所已行者，隱之於心，如有未至，則自今已往，安可復以去歲之所以事之者事之乎？三綱五常之訓，非吾儕踐履，尚誰望邪？彊學將以待問，幼學期於壯行。一歲之間，所得於經訓而有所悟入者何語，所蘊於胸中而期以施設者何事？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毋虚過後生之日，而駸駸於不足畏之境。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回念去歲，其不省之日多矣，可不戒哉！

又諭學文曰：學校之設，非以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詞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何如而明？治亂興衰之故

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究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堂高弟，猶勤勤問仁、問智、問孝、問政、問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而辯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而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染，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升堂而講，以質諸公之所疑。命題而試，以察諸生之所蘊。今不惟視爲文具，且並與文具而廢之矣。教官自訓導之外，無他職事，勵之以修潔之行，勉之以有用之學，庶幾仰副聖天子作人之意。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六《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庵祠，以其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遡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户，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闔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艮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顓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仇讐，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讐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艮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宫，垂用矣，顧拜疏閤門亡虚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静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眡如李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爲令，邮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袁甫《蒙齋集》卷一四《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間，主簿吕君康年聿新規制，垂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白宰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吕成公、象山陸文安公四先生未祀于學，寧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某爲之記，固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而宗于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真實，不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切己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淳以來四先生相爲後先，所以明義利，别正邪，羽翼吾道果爲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于一話言之間，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爲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必有得焉者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鄭霖《慈湖先生祠堂記》 禮有功有德，則附祭於學，所以助教化，厚風俗，示儀型也。我朝自濂溪周元公以《太極圖》發先天之妙，於是河南之學有所傳授，雷動四方，上紹孔子千百年不繼之統，下破漢人專門角立之陋。中興以來，推吾道扶植國脈之功與天地並，詔加節惠源分派别，厥後能以所自得者教於鄉，鳴於時，其徒名尊其師，力足以請於朝，亦核謚典，隨所寓肖像以祠。斯文可謂盛哉！閣學文元楊公家於四明慈水德潤湖，超然口耳之學，蚤從象山文定陸公游，以心之精神是謂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幾察至，尤深於《易》，見諸用。立朝大節，浩乎不可奪。分牧於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而以慈湖。没於寶慶二年，至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爲重。雖闕里宫牆猶舊，而桐鄉俎豆未設，志鬱焉。始慈湖後人，欲倣四書院，以藏家塾所著文學而習之，此意美矣。相地湖中及龍虎軒，既牽於道旁疑阻，又病於規模奢廣，展轉三四年無定地。制使秘撰可齋陳公塏，壬寅春開閫布宣，善彰以勸，問祠堂中輟之故。公諗於士友曰：「郡邑有學，顔孟不過侑祀，所以尊吾夫子也。尊夫子而侑祀於夫子之側者，未嘗不尊。然則即學以祠慈湖，亦何不可。

道一而已矣，無適非道。必指闕里爲夫子之道在是，是識其小者。祠於學，祠於書院，同一慈湖也。九京可作，必爲余肯。」於是士友翕然無異詞，迺撥緡錢六十萬，米二十斛下邑。令尹曹君郃遽逕名家也，能成公志，上作而下承，役興而民不知。經始於秋孟癸巳，越月庚午告成。堂三間，前軒過廡稱是。士庶子來祭，洋洋如在，相與頌曰：「非郡侯之尊所尊，非令尹之敏於事，此郡闕典，誰實顧念？」又相與勉曰：「祠既立，吾徒居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以心會理，以身率教，毋爲先生羞。」公聞之而喜。霖奉祠，歸雪巖山中，一日謁公於鄞山之堂，謂霖曰：「子爲我記之。」霖再拜辭，公曰：「子昔分教橫浦，即郡庠祠大中程公珦，其事同其意，合秉筆敬書。」先生名簡，字敬仲，其詳見於家傳。爲之詩，俾邑士祭而歌曰：慈水之東注兮泱泱，夫子之楹夢兮堂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不可及兮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侑於庠，闕里俎豆兮胡爲未遑。鳳鳥不至兮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可作兮墜緒茫茫，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宮商。尚雲車兮相羊，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溪之鄉，千秋萬歲兮疇能忘。淳祐二年良月望，朝奉郎主管建寧府崇禧觀天台鄭霖記，慈湖先生姪愉書，郡人朝散大夫直寶章閣桂萬榮篆蓋。按曰：橫浦即南安，程公以通守南安得祀。《台州志》稱鄭霖官南安教授，是分教橫浦實鄭事也。篇中「公曰」以下必有闕文，若「予」爲「子」之譌，則「秉筆」以上有脱。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四《祭縣學土地文》　維年月日，邑士金某謹以酒肴致祭於縣學土地之神。比鄉邦寓公大夫士，考據圖籍，謂吾先世純孝八行金公，以孝義爲乾淳名賢，聞於朝廷，表其鄉里，是宜有祠於鄉邑之學，縣侯是之，俾履祥主營祠，作主之事，將以吉辰奉安，謹先以酒肴祇告於爾神，俾我純孝公之靈妥於學宮，則惟爾神實陰相之。尚饗。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四《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維咸淳四年歲次戊辰十有一月戊申朔越九日丙辰，曾孫夢章偕孝德、孝修、理、履祥、麟椿、攀龍、會龍、登、子文、友端等，敢昭告於顯曾祖考純孝先生八行金公九府君：惟公誠孝純篤，感通神明，德行昭著，聲聞朝廷，帝用嘉之，存恤有旨，賢牧對揚，表厥宅里，名之純孝，以華其德。今九十年流風日長，鄉寓之公大夫君子考據圖經，謂宜通祀，翼翼蘭侯，是采是咨，謂爾子孫，來幹崇祠，斲珉作主，侯表其額。其傳孰書，何子所筆，頒頒祠祏，表表名跡，維日迎長，立於學宮。有來瞻者，肅然興起，惟孝惟忠，人心天理。曾孫奉奠以妥先靈，惟公之神其尚監臨之。尚饗。

經費

《全宋文》卷一四九四劉攽《修暨陽學官疏》　本學正殿雖新，戟門未備，樓危欲壓，堂圮弗崇。欲議增修，何從取費？非助我者，孰能爲之？伏以天地之覆載，皆知有帝王之師；風雨所漂摇，遂不見宗廟之美。睠我暨陽之學，創於慶歷之朝，來者皆視如傳舍之人，去者無必葺墻屋之計。車不容而門壞，廉太近則堂卑，畫戟弗修，丹楹未備，舍路寢孔碩之外，皆朽木不彫之餘。固知子騫之言，舊貫何必改作；恐如安石所論，後人將謂無能。今欲經之營之成之，庶幾合矣完矣美矣。然明欲毁鄉校，豈不爲鄭國之羞；僖公能修泮宮，未必非魯人之助。用勸爾士，各肩乃心。

徐松《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政和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詔：縣學并州縣小學生更不給食，縣學長諭、教諭、直學係州學選差內舍外舍生充，自合依條給食。縣學錢糧官罷月給食錢。

徐松《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政和二年十月二日，詔諸贍學田業免納二稅。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即之粹然而温，無諸矜争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脇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

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范浚《香溪集》卷一七《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開中興，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風動萬方，文治煟然，覃布遐闊，凡雄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並設，生員營宇，務爲崇盛，守長佐貳，闢決學政，一或不虔，爲不任職。然以銅墨效官者，責專而事叢，不與他等，自中材處之，往往促束于文符朱墨，敲朴期會，苴罅補短，救過不給，其能以養士爲念信乎？必文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以化治稱也。括蒼吳君彥周爲龍丘宰，既蠲民瘼，乃行視爨宇，問著録幾人。吏白廩米不繼，士至潔腹誦經，或不暖席，又負笈挈挈而它，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令君曰：「嘻！茲爲教本，予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爲？」即日按取官廢田，請于州，以爲邑之學田，歲制其收，可食數十士。太守待制張公韙其意，許之。於是高冠侈袂而抱方策者，相與婆娑乎崇堂邃館，商古今，引仁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歲賴安。令君爲諸儒賜其厚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爲文雅健，意氣兼勝，當官猶嗜學，決事得小閑，即取插架書吟翫自娛。休暇對客于便坐，即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終晷，不出文字間。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第，暮已氣息拂霄漢，視窮巷士如土梗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習不異書生時，則胸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宮，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舊道。令君性資剛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滿矣，而理邑規撫，不變如始至，百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橫索，以彫其民。鋤姦剔蠹，吏率懲懼，爲脇息股栗，盡除頑暴，革心掃跡。蓋令君文儒而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爲急，故化行孔易，如高屋之建瓴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業等相與具叙田事本末，謁請于某，且曰：「惟我學子，伊昔羣萃。糗糒不贍，牽勉肄習。百爲勤艱，不克卒業。逮令君惠我諸生，俾既厥心，惟問學是專修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實飲食教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不可諼，宜有金石刻，丕揚茂猷。願爲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某應之曰：紀令君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其寧可辭？惟令君養士，士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養正矣。昔孟軻論養心爲大體，而賤養口腹。蓋是心之大，覆穹隆而載旁薄，包八荒而函萬殊，兼舉有無，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曾莫見其形狀，是大體也。自養者善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之小體，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咸宜。記雖不文，亦得自託于不腐。矧龍丘爲信安支邑之劇，雅稱多儒，今復漸被于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跡，震擢于時，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顧不偉歟！令君名芑，今爲左宣教郎。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溪范浚記。

黃榦《勉齋集》卷三三《聶士元論陳希點占學租》 聶士元於去年十一月論陳子國强占所買學糧租田，輒於主簿廳陳詞改正作陳文學户産業，本縣追人索干照理對，經今四、五月，陳子國之子因他事到官，又行走竄，不肯賫出公據干照前來理對，遂將幹人聶大亨收禁監追，亦復不肯出官。若非理曲，何苦如此？今據聶大亨賫到積年收納學糧錢，並作聶瑜户輸納，官司當以契照爲據，豈有陳子國所置之産而契照乃在聶士元之家？陳子國以爲作佃户聶瑜名字請佃，豈有六、七十年不曾歸户之理？若作聶瑜名字請佃，何爲契照乃在聶士元之家？陳子國積代豪横，聶瑜與之至親，遂以産託其主掌，陳子國遂起吞併之心，乃於去年九月旋於主簿廳陳詞改給公據，管業主簿一時不曾契勘，不索出陳子國上手有何干照，便以硃鈔及官員公劄爲據，遂與出給公憑管業，顯是豪强脱罔官司，侵奪人户田産分明，今又堅執所冒請公據，不肯賫出官毁抹，欲以爲異日論訴張本。然聶士元既有元祖上手干照，則雖有冒請公據，亦何所施？再以林、趙兩主簿劄子觀之，其詞卑巽之甚，豈有人户不肯輸納官租，乃使縣官屈辱如此？不惟强占鄉民田産，又且脱免官司租賦，官司不敢誰何，至於「具劄子懇禱」、「卑官拜呈」等語，陳子國何人，乃敢如此！鈔書給還聶士元收掌，并前已給公據、管業劄子兩封附案，再給斷由付聶士元收執，見到人再監，索所請僞據毁抹。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宫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

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内浮屠之籍，其絶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絶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

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廉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産，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

況今浮屠氏之説，亂君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歐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説，況其荒墜無絶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内於簿書之外，而無偭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一《鹽城縣學蘆地記》　鹽城古壯邑，有學舊矣，特盛于紹興辛巳時，令則時公紫芝，公鉅儒，以作成人士爲樂，學政井井也。迄今二十有九年，寖不逮昔，士以空匱告諸邑，令施君唶曰：「是時公所規畫，不應爾。」乃按籍究索而得其由。蓋凡財用之入雖不一，而以蘆地爲重。其後人爲蔽欺，貨財冒没，日朘月耗，漫不可省，事以久而蠹，弊以久而生，固然無疑也。君覈其紿，確其隱，平其所入之算，不外牟他計，而所得比舊倍焉。民狃舊習爲譊譊其辭，君不亟不怒，曉之以理，誨之以教養之意，然後欣然從之。君邑政之懿，大率皆然。是舉也，士醻所望而民不告病，識者心服。夫爲政貴知本，學非本務歟？而忿疾其民者不能得其心，君去彼取此，可不謂賢哉！是邑多良士秀民，蓋自時公作成力，君又能大時公之規而振其既敝，夫豈特士之幸，凡邑民將實受賜。惟公卿大夫起于農，肩比袂屬，咸自大爲儒，有不爲孰禦也？爾民之子弟昆仍夫豈無秀且良，自分農而不儒乎？一或儒，其不悔夫始之譊譊而煩君之曉且誨耶？予書其事，寫其士之情，亦諗其邑民而要之將來。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六《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略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款於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蔽，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秋舍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爲弗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來諗予願有志，予爲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爲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況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嗇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壤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廼獨怒焉，由己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後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内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疑其爲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莫大於是。」今士之廩於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爲人，而士之所以爲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況士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徼利達爲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使人知君親臣子大義，大殞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本指。侯名元圭，字某，實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趙興沁《仙溪志》卷一《學田祀田》 游學田，紹興九年，肇慶守陳可大以建學之餘資買置，以助修學。（田一十二段，三十五畝一十四步，歲入租穀四十石二枋，見學糧碑。今租錢四十六貫三百二十八文省。）贍學田，乾道七年，知縣趙公綱因屏山之隙地、白湖坂之荒田及諸里湮廢之田，墾闢以充學廩。（田三百餘畝，歲入租米二十一石七合。今租錢七十九貫四百一十五文省。）建興院田産，錢一十一貫二百六十四文四分。紹興三年，郡守趙彦勵以其田助學廩。嘉定六年，知縣葉文炳委學職核實租穀，置籍畫圖，如經界砧基之式。（田八十五段，園一十一段，詳見學職陳鼎新圖籍。今租穀四百六十一石九枋，大麥二石五枋二角，小麥五石三枋三角，子頭錢三十二貫六百一十三足，園租五貫九百八十九足，共管租錢八百九十六貫六十五文省。）建福院田産，錢二貫七百九十九文一分。嘉定二年，主簿韓漪請於郡以助學。淳祐元年，知縣蔡次傳三對僧院舊租署籍。（田二十五段，園二段，詳見官籍。合租穀一百四十八石三枋二角，小麥七枋，子頭錢七貫七百五十六文足，園租三貫二百八十八文足，共管租錢二百八十五貫三十八省。）二院田，歲輸租如編户，而縣胥虚張之費幾倍焉。寶祐二年，知縣趙與泌委司計核輸租之實數，餘以養士。（元額租錢四百貫文，委司計林天驥磨，實坐二百三十貫二百三十文。）學長、直學、學諭、教諭四員爲省額，其始乃軍學分隸於縣，以軍學鹽錢給其俸。（每歲就塩錢撥一百七十八貫二百四文，本縣自催自給。近以塩錢兑折輸租，自是縣免撥塩錢，學免輸官租，每歲僅支其餘五十二貫二十六文以足輸租之數，四員俸給如元數，悉於學糧取辦焉。）前廊等職無定員，大率隨時增減。六齋長、諭十二人，春秋二補生員共八十人。

鄭家絶户田園，寶祐五年，知縣朱浚撥入學廩。（田計七段，園計四段，歲入租錢，咸淳二年趙知縣必遂拘納正色爲例。）下建福院田産，錢八貫六百一十三文。景定三年，平湖陳堯道官諫議日，請於部使者以繼廩士。時朝家新創主學，春秋二補復增堂試，校定分數，存留十員，每季行供教養職事、生員共百餘人。（田僅有佃户名字，緣此耕久廢，租額難考。時職計者肆爲欺隱。續知縣鄧桂發委司計蘇三英等核實早租，計穀九十一石七枋三升，佃户二十五名，新來租同。晚租一百單二石二枋三升，佃户二十一名，有額無催一百六十餘石，尚未復尚額。搜扶釐正，於來者有望焉。）

春秋二丁釋奠先聖先師，凡牲幣醴齊，各有司存。惟仲丁舍菜於朱文公，暨西山、勉齋二先生，忠惠、正簡及元祐四君子祠祀費，每請於縣帑，支給不時。咸淳十祼，郡糾曹趙必侅來攝茲邑，嘗沧祀事，懼其簡略，非傳遠計，遂撥西塘官田租穀一十石，又置下阮田租五石，園租一貫四百金，專充次丁禮料。繼自今儀物有須，藏祀無缺，於此見趙侯之爲政其知所崇尚歟。（西塘田計六坵，下阮田計三坵，園一坵，又號槐楔口，四至載官契。産錢刈入學，係將鄭家義還戴氏奩田錢十八界一千貫會，委直學蘇三英置買上件田，管租自乙亥爲始。）

陳著《本堂集》卷五四《申兩浙轉運司乞牒紹興府并牒全府復回受魏彭獻嶼縣已没入縣學養士田産并根究魏彭狀》 照對本縣（云云，此下脱爛三十餘字。）三百，近年以來又置學。（云云，此下脱爛三十餘字。）川泳雲飛，于作成之下，教亦至矣。而區區猶有所望者，以養輔教。今載忽承本縣以魏彭詭寄張總幹户産穀租五十餘拘入學宫，添助養士，可謂機幸。不期魏彭計會逃寨，假借名色，欲行强據。繼蒙申上間府，而大帥大卿先生以上代儒宗，身衛吾道，一覩此申，即奉使判所至州縣，惟田既入學養士，不可投獻勢要之家，亦不當恃勢而賤士。今所申魏彭詭寄在籍一應田産，已歸之學，揆之法理而宜，參之輿論而當。有受獻者，不亦愚而貪乎？案結榜其使榜一下，交相慶抃，自謂可以垂無窮矣。今之收斂之際，其魏彭尚敢狐假全府威勢，脱經本府追索人案，又且帶兇徒脇持佃户，使租課未有歸着。學宫之興廢，教養之絶續，盡在此舉，欲望台慈特賜山判，近而申臺府，遠而申朝廷，將魏彭追上根勘妄訴投獻情犯重斷施行事。本縣證得上件事，昨累追到魏彭爲本主張制參太博宅縣尉幹人蔣升訴詭寄田産，偷瞞税賦，避免役次，及私將先制參侍婢首飾衣物釵釧藏匿，及將莊内所留財穀什物租簿契書般藏一空等事，責據魏彭親書供招前項情犯。某書注主之訴僕，名分爲先，財物爲末。魏彭父子執役于張縣尉宅已二世矣。張制參大度包荒，養盛温飽之計；張縣尉因循信任，積生漫侮之心。主家不加富，而魏彭之家日以豐；主家不植强，而魏彭之氣日以旺。此張縣尉所以不平，因其擯妻而爲之詰問其一家之私，因其藏附摘發十年前之事，因其般家而爲之空取其什物儲蓄之餘，此訟之所由起也。有如附子等物，縱是魏彭之父魏榮收之于趙養娘之歸篋，當窮其原于魏榮，而魏榮已死，當訊其實于趙養娘，而趙養娘在遠，勿論可也。有如般去餘物，便是主家可取，亦須經官方是正當。今乃乘一時之憤，爲席卷之謀。不知魏彭預般已多，其實主家所般無幾。我自是欠占便宜，彼遂以盡取之説爲説。若夫魏彭寄托去處各有姓名，不欲滋蔓追呼，騷動田里，勿論可也。然魏彭自有不可逃之罪者三：僕犯主怒，惟有静守，今則輒先般動，以啓主疑，是爲背主；僕受主訴，惟當和解，今則買使旁譟，以撓正事，是爲抗主。此一可罪也。小人得妻，不啻足矣。主家以婢妻之，當相守以老。衣食稍充，眼空便别，遂爲阿蔣

反目，至曖昧奸情。此二可罪也。詭寄户産，條法甚嚴，顧乃盡其家之所有，以總幹爲户，謾官避役，不知幾年矣。此三可罪也。積此三罪，他何必問？魏彭勘杖一百，寄刺鎖長樂寨，所有魏彭産業，特與除墳墓基屋外，並照條没入縣學，以助養士。其張縣尉亦自謂中間亦有幾項，然無干照可證。況之縣學，亦是本色上義事，縱有之，不當較也。所有魏彭契書，牒發下錢糧官廳，據官籍扞量入學。所有魏彭寫下認錢約四本，據面問張宣教及蔣升供隨已扯毀，仍再取蔣升狀附案。此後執出不爲用也。阿蔣不可復合，聽歸主家。餘皆免問，仍申臺府。本縣已備此因依，分申提刑使臺提舉使臺使府，併申轉運使臺去託。續承主學徐迪功公狀，申魏彭倚恃親情祝祐譁訐不忿拘田入學養士，輒代名入府，投獻勢要府第經營霸佔，圖得脱免，蔑視學舍，欺凌縣道。乞備申本府給榜。繼具申去外，再據張縣尉當直金華訴魏彭萬四憑託聲勢，譁徒祝祐季二把持打見成狀草，欲將已没入縣學養士田地投獻府第，繼拾得祝祐親筆狀草，經縣蒙備申臺府去外，續蒙本府安撫使判所至州縣，惟田既入學養士，不可投獻勢要之家，亦不當持勢而賤士，今所申魏彭詭寄在籍一應田産已歸之學，揆之法理而宜，參之輿論而當，有受獻者，不亦愚而貪乎？案給榜其魏彭反投身於全府作使臣理頭，經府託詞，稱欠咸淳五年本息，送主管司追究理還。帖下長樂寨，勒魏彭供具因依。其魏彭父子三世爲本宅管莊，出入錢穀，因此肥家，只緣騙盜主家財物，不分名分，不得已申訴，魏彭在縣供認。今魏彭既已逃寨，方且投托府第，撰詞脱判，乞施行某書注。照得魏彭之産詭寄犯法，拘没入官，既歸夫子之學宫，已從本府而給榜全府，方此享吾道之效，正當爲吾輩之地，必不肯聽魏彭之歸投，奪夫子之所有。本縣備此因依，具申本府去託。累牒長樂寨押上魏彭到縣取呈，寨典軍頭求壽等受財，妄作緣故，脱放魏彭，未暇究竟。今魏彭賚緣計置，投獻府第，必欲脱隱。本府給榜按牘，必欲追索入案。某念縣庠所收甚薄，欲教無養。魏彭有不滿三、四十畝，府第基業如山如河，既不必較此微末詭寄户産，拘入縣庠，名正理順，亦不當更來攘取。今又據縣學諸職有詞，所合迸還，前後案節申上，欲乞提學轉運使臺使判嚴欲追上魏彭根究妄行投獻情犯，重行斷治，仍牒本府住行，并牒全府照應。更乞備此因依，申上朝省乞施行，則闔邑人士實拜教育之造，須至供申。

醫學

《全宋文》卷二五九八吕陶《請選良醫以教天下疏》　昔者聖人慮民之深，而恤民之至，俯而視之，如父母之於赤子，是故保息休養之道巨細備盡而不闕其一，處之於安而又能防其危，驅之於樂又能拯其憂。不屋則不足以居，故爲之棟宇，以庇風雨高患；不耕則不足以食，故作之耒耨以興田疇之利；羽皮之不可久衣，故教之組織，以具裘褐；毛血之不可久茹，故修火之利，以供烹飪。此皆爲生之具，亘乎萬世而不能輒易者也。而立爲天下國家之文理法度，以嚴君臣，以篤父子，以正夫婦，以隆禮義，以申刑法，使之循習畏信而底乎大定，以爲治之道放乎四海而不可少亂也。聖人之至於此亦可已矣，而又哀其疾苦之無告，而死亡之不可以考終也，於是辨其金石草木之品性氣味，而制其陰陽甘苦之用，以治其疾恙，而使之不陷於凶短，載之以爲書，習之以爲術，傳之千萬年，而人亦賴之。與夫向之不能輒易而少亂者，其利均而其功一也。降及三代之盛，而保息休養之道莫詳於周。周之制，分設六卿，各率屬以舉天下之治，禮樂刑政，條目雜然，足以致隆平而遂萬物，則又有醫師之官，掌醫之政令；有疾醫之職，掌萬民之病。分而治之，書其所以而至其禄食，豈非慮民之深，恤民之至，欲躋之壽域而無使一夫不獲哉！深惟《洪範》九疇，言天人相與之際，爲人君治世之大法，而以五福、六極列於終者，蓋明政教得失之驗，生民幸不幸之實也。五福之條有壽孝康寧，而六極之别有疾病短折者，言格王之治可納民於福，而不可歸之於極也。然則生民不幸而疾病短折，豈非皇極之累哉？是以古稱堯舜至治者，蓋無喪子哭弟之民也。嗟夫，天下之民，不幸而不得其死者非一也！質之《洪範》之五福，則未能敷錫；驗之堯舜之至治，則猶有少娩。安得不講修闕政，而爲驅躋之具哉？蓋民之不幸而死者有四：寇盜竊發，疆場未寧，有亡於干戈也；冤枉不伸，深文抵罪，有亡於刑戮也；水旱間作，田疇汙萊，有亡於饑饉也；此三者，國家嘗察知其端而逆爲之備矣。誅鋤奸兇，完固封略，所以息干戈之役也；精覈真僞，寬貸疑典，所以防刑戮之濫也；富積倉廩，時而散發，所以禦饑饉之災也。其愛民之命，可謂至矣。若夫協氣未效，雨暘不時，而有亡於疾病者，則未嘗有以爲備，豈不惜哉？今千里之郡，萬室之邑，而醫無良焉，愚夫道聽塗説而爲民之司命，以執其存亡之權，民之被病者，或拱手而俟死，誤治而亡之者比比是也。以一郡言之，日誤一人焉，舉天下之大而計以歲月，不可勝數矣。此聖人之美，利有所不至，而天下之和或未應也。臣伏思祖宗之時，嘗詔天下置博士、頒方書者，誠愛民之深德矣。今乃略而不以爲急，使陛下之元元不能趨於壽考，而未爲之備，竊爲朝廷惜之也。如臣之策，宜博選良醫，以教天下之專其術者；

詔天下之民，有能習之，則課試藝學而寬其賦役，使其鄰里鄉閭之人可以治病，而有前古相扶持之俗。則生民陰受朝廷之賜，而免不幸之死，非王道之一端，而太和之本歟？全民之生，莫切於此，臣是以不敢侈言而誇說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五《元豐六年六月》 知登州趙偁乞諸縣主客不及萬户補醫學一人，萬户以上二人，每及萬户增一人，至五人止。除合習醫書外，兼習張仲景《傷寒方書》，委本州差官補試，依得解舉人例免丁贖罪。詔禮部立法。其後，禮部奏：「諸醫生，京府、節鎮十人，內小方脈三人；餘州七人，小方脈二人；縣每一萬户一人，至五人止，三人以上小方脈一人。遇闕許不犯真決人投狀召保，差官於所習方書試義十道，及五道者給帖補之。犯公罪杖以下聽贖。大方脈習《難經》、《素問》、張仲景《傷寒論》兼《巢氏病源》二十四卷；小方脈習《難經》兼《巢氏病源》六卷、《太平聖惠方》十二卷。遇醫學博士、助教闕，選醫生術優效著者充。」從之。

小學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崇寧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宰臣蔡京等言，乞州縣學並置小學，十歲已上皆聽入學，小學教諭仍量給俸料。從之。

《至元嘉禾志》卷二三《海鹽縣》小學記 三代之學，莫盛於周，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幼童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後知朝廷君臣之禮。嗚呼！古之人所以教人者善矣。後世小學僅見於辟雍，今郡邑非惟不存其實，併與其名失之矣。海鹽爲秀支邑，維揚李君下車期年，既修治學宮，羅致一邑之士而教之。一日，顧謂諸生曰：「小學之設，所以因其良心而訓迪之。今獨無有，宜其習俗日薄。此無它，喪失其良心也。」諸生奉教曰善，迺擇教諭朱沆主之。其始進也，或通經，或詩賦，選吝而公，師嚴而尊。於是里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無智與愚，皆以子弟入學爲美事。李君可謂善教人矣。小學之興，自李君始。棐濫吹主學，實與李君相與維持之，因摭其顛端之意刊諸石。君名直養，以佐邑最，遷爲令，宜茲舉也，賢而法哉！紹熙四年六月，修職郎監秀州海鹽縣砂腰催煎場施棐記。

《湖南通志》卷六九趙柳夫《濂溪小學記》 出道州城西二十里曰濂溪，即元公故居在焉。未至十里許，兩峯插地，平陸疏林，云巇如畫，一水橫陳，乃濂溪也。溪南爲諫議墓，左龍山，右豸嶺，祭田在其下，元公遺券猶存。故居有祠奉諫議，以元公侑。環溪數百家，皆周氏子孫，率學農圃。郡守楊侯嘆曰：「此非鄭公鄉乎？」乃命立小學，俾知聲道縣錢君經理之。祠右有功德院，蓋周氏所爲奉浮屠者，于元公家不類，宜改院爲小學，聚周氏子孫教焉。議已克合，乃易像設而俎豆之，去其異言異教而詩書之。爲齋二亭一，水竹扶疏，几席靜潔，足以助發性靈。洗凡滌陋，擇端慤士爲之師。亡幾何，已有穎然悟者。侯又益喜，輟公田若干畝，別儲以廩之。侯寓書曰：「吾州書院既成，上麗奎畫，敢以小學記爲請，幸勿辭謝不獲。」

竊惟春陵以道名州，元公于是乎生，天所命也。今義禮之學皆識宗祖，而詩禮之教不逮子孫，非長民者之責乎？古者上自國都，下至閭巷，莫不有學，凡公卿大夫之子與民之俊秀者，皆入學，所以發其良知良能而復其性焉耳。故八歲入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此具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今之時則過矣。然性非自外來也，泉養于蒙，水進于漸，循循然無欲速也，勉勉焉無自畫也。待其時至氣化，心開目明，然後精以四書，博以六籍，易通之誠神，幾太極圖之陰陽動靜，皆可拾級而進。俗學稊稗也，異學蠃膞也，惟毋以是先錮其心，教可入矣。此侯所致意于周之子孫者，而子孫之所當自勉也。昔余景瞻守劍，黃子耕守臺，皆能扶持先儒之裔，然龜山故廬已不能保，上蔡之孫至爲人所陵夷，抑又微矣。元公先疇幸無恙，由農而士，去本未遠，賢守令又從而振德之，勑荒墾良，善豫秀苗，安知正考父之後無達人乎？政惠有限，教思無窮，侯視二公功相近而德則遠矣，是宜書。楊侯名允恭，號高峯，長沙人。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四《京兆府小學規》 置立小學，所有合行事件，須專指揮。

一、應生徒入小學，並須先見教授，投家狀並本家尊屬保狀，申學官押署，然後上簿拘管。

一、于生徒內選差學長二人至四人，傳授諸生藝業及檢點過犯。

一、教授每日講說經書三兩紙，授諸生所誦經書文句、音義，題所學書字樣，出所課詩賦題目，撰所對屬詩句，擇所記故事。

一、諸生學課分三等：第一等，再日抽扦問所聽經義三通，念書一二百字，學書十行，吟五七言古律詩一首，三日詩賦一首（或四韻），看賦一道，看史傳三五紙（內記故事三條）；第二等，再日念書約一百字，學書十行，吟詩一絶，屬對一

聯，念賦二韻，記故事二件；第三等，再日念書五七十字，學書十行，念詩一首。

一、應生徒有過犯，並量事大小行罰。年十五以下行扑撻之法；年十五以上，罰錢充學內公用。仍令學長上簿，學官教授通押——行止踰違，盜博鬬訟，不告出入，毀棄書籍，畫書窓壁，損壞器物，互相往來，課試不了，戲玩喧嘩。

一、應生徒依府學規，歲時給假，各有日限。如忘求假告及請假違限，並關根本家尊囑，仍依例行罰。

右事須繪榜小學告示，各令知悉。至和元年四月日。

其他學校

鎮學

晁公遡《嵩山集》卷四九《保安鎮夫子殿記》　三代之時，天下皆習於禮義廉耻，而安其分。公卿大夫之家各有采地，士庶人各有田，下者食其力，以供其衣食足乎已，而無求於富，莫知其孰爲利也。於是時天下無兼并，而人皆得保其常産，累數十世而不失焉。國有太學，邑有庠序，非設以致天下之士，蓋士習於禮義者，以斯爲禮義之地，則從之矣。其鄉則自有塾，亦豈官使爲之哉？居其鄉者，苟不得志於太學庠序，其不可以不學也，故立塾焉。鄭「子衿」之詩作，然後士始知爲利，乃薄乎庠序而不處，渙然無所歸。陵遲至於戰國，五公子興，始號召而收之，雞鳴者往焉，狗盜者往焉，蓋必爲名矣。夫其下至於利而爲兼并，則人不保其常産，而廉耻衰。其上志於利，則下亦名應之，而爲浮竊媮薄，莫知禮義之實，雖國有太學，邑有庠序，其猶虛器焉。嘉州保安鎮，其鄉之長者，即其鄉爲孔子廟，以居其鄉之爲士者，使學焉。予不知始作之者爲名歟？其來學焉者其誠知孔子之道爲禮義廉耻歟？誠作之者不爲名，以其禮義率其一鄉，自其一鄉而傳之一邑，自其一邑而傳之至於一州一道者，聞之而慕。士庶人各將食其田與力以足乎已，而無求於富，是之謂三代之俗。則塾之立，書之大復古也。不然，姑託於名其居於庠序者，以駕凌於其邑，其居於塾者，駕凌於其鄉，以爲我蓋士也，則又何有焉？

蕃學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崇寧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詔：陝西新造之郡猶用蕃字，可置蕃學，選通蕃語識文字人爲之教授，訓以經典，譯以文字，或因其所尚，令誦佛書，漸變其俗。

道學

《續資治通鑑》卷九三《重和元年八月庚午》　詔：「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黄帝内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士、志士，每歲試經撥放。州縣學道之士，初入學爲道徒，試中升貢，同稱貢士。到京，入辟雍，試中上舍兼依貢士法。三歲大比，許禰鞶就殿試，當別降策問，庶得有道之士以稱招延。」

遼金元

路學

設置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三《處州路重修儒學教授廳記》　魯泮宫既修，繼以復周公之宇，《頌》之作，所以著其能也，顧何人哉？余友天台童君，教處學三年，廢必興，弊必革，凡皆職分之所當爲，於是廟學嚴整。養士田久不得有，其有者悉歸疆理。廳事故有地，侵爲戍壘亦二十載而贏，能無敝乎。巋然屋立無壁，僅見楹楹相對。廼收拾官物所餘，棟梁榱桷靡或遺，又市材於所産，以足其用。經營塗墍，治之如家，廳若堂咸有序。外作門五間，中庭開軒，延賓燕好，更衣膳饗，各得其所。不陋不盈，工與夫之直論定而責成焉，弗以日會。他人處此，鮮不乘之爲米廩蠹，其能儲廩以供膳修職教者已足爲賢。是役也，蓋撙冗費以給，一不以病學計。括人士爲邇來所未有，且翕然一辭，不遠貽書，屬余爲記。烏乎！士之於學，孰不歸而求之有餘，彼放心不求，則將失其在我。宇宙間事，己分内事，能盡乎己分所當爲。在我者，固自有餘用，無待乎其外也。不爾之思何往，而非牽補罅漏。其仕也，亦直計日需進而已，傳舍有無，何與我事？然則君之能復舊宇，亦求

其所固有者，爲學之道，非與？以「立善」榜其廳事，於齋曰「朋來」，聖人觀爲「善之」。君子既審其所以所由，而又加詳於其所安。先儒有言：以善及人則信從者衆。夫以校官品秩雖卑，位貌較餘官則清而高，則繫乎人焉。君能使郡府知所敬，廉訪使者致其扶持推輓之力，非有善足以信從，能爾耶？自昔公論自學校出，待久乃定，是視垂去如始至者爲何如。君去矣，此意續續，是在來者。君名應椿。

許有壬《圭塘小稿》卷八《彰德路儒學营修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録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輩非才，其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秋，監郡荀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茲簿帷裀几榻之需，歲假於市，不乾没則襆敗之，人用怨讟，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録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浹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啓閉，仍命任允中撤而一新。書閣之欹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宫崇嚴，士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謁，而塗墍剥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塡其罅，圩其墜，尚懼不密，復作承塵爲板凡四百方，士子安。昔之翫異，今之厭，不敢小而略也，敢請。有壬聞而喜曰：善有小乎？襮其小不益，勗其大者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下主者視如其家，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幾？蔑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顧者衆矣。二公之善，非闕其小矣。而其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魯僖公能修泮宫，蓋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説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詩人因其能修泮宫而頌之，不言其修而拳拳於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爲教，而進修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充其所至，皆去其舊染之汙矣。《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於是哉。泮宫，諸侯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諸《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宫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爲教，則僖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爲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爲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其閈閎，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修，尋復隳圮。至元六年己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輩襮之也。荀公名凱霖，西域人；杜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無規可乎？其益勗其大者哉。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三《常州路新修廟學記》 至正九年，天爵承命參預江浙省政。適年穀豐穰，政務清簡，方思所以導其民者奚先，正其俗者何尚。常州路儒學教授盛君以書來請曰：「昭起諸生，叨承郡學。自揆迂疏不足以爲人師，朝夕是懼。顧瞻夫子之宫，歲月滋久，棟宇欹傾，丹艧漫漶，不有以新之，何以表朝廷尊崇之德，嚴士民仰止之心乎！於是謀諸郡守而克合，稽諸學廩則有餘，乃以八年三月經始，次年五月落成。改建大成殿三十二楹，闊六丈有八尺，高及深皆五丈，深又五尺，規制宏偉，可爲浙右儒宫之冠。以東廡迫近，移而廣之。更作中門、櫺星門。凡聖賢像設、户牖、祠宇繪塑，有加于前。中唐左城，悉用玉石。願爲文記之，以示永遠。」

謹按郡乘，常之學肇于唐，李栖筠爲刺史，創禮殿于荆溪館南，率諸生行鄉飲酒禮。宋太平興國中，改築于郡治西南，今廟學是也。我國家混一南土七十餘年，德澤休養，生齒繁庶，文教漸隆，不亦宜乎。且浙右之地，若蘇、湖、常諸郡，土壤肥沃，民務佃作，歲賦租米數百萬石，漕海以供京師。孔子嘗適衛曰：「庶矣哉。」弟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今天下承平日久，治化當興。矧浙右民多富足，教之之道，當何如哉？昔者安定先生胡公之爲蘇、湖教授，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而當時太學亦取其法以爲教。其弟子成德達才者，莫不皆有用于世，一時人物之盛，實造端於斯焉。嗚呼，胡公教養，其效若此，後世學校之制，獨不能有以繼之乎！或曰：「胡公之學，古學也。今學者方從事于貢舉，寧可同歟？」是不然。夫今之貢舉革近代聲律之陋，復隆古正學之規。朝廷立法既周，諸儒講論又至。試之以疑義者，所以使人通經學古，明乎道德性命之本，達乎《詩》、《書》、六藝之文，非章句括帖之是尚也。繼之以古賦、制誥、章表，所以驗其登高能賦，則可以爲大夫，應制代言，則可以敷號令，非雕蟲篆刻之爲工也。終則試之以制策，于以考古今治亂之原，推天地事物之變，民之利疾，政之美惡，皆得指陳。它日措諸實用，將見真儒善治之效出焉。雖然，此特試之以言也，不尚察其行歟？故必孝弟稱于鄉閭，信義服于朋友，始得賓興于鄉，薦之春官，貢于天子之廷，論定而後官之。其所學所能，不有胡公所謂經義者乎，所謂政事者乎！

常州自昔文物之邦，方宋盛時，士之同日賜第者五十三人，郡守、校官皆增

秩受賞。近歲貢試浙省，亦有擢置倫魁者焉。夫國家之設貢舉，所以求賢才也。學校者，養士之原，賢才之所出也。然世有古今，而人之生同具此理，山川人物流風遺俗之傳，精神意氣之相感，寧無可望者歟！比者朝廷慨雨暘之失時，敦守令之所責，選賢求治，德至渥也。常州廟學初成，朝散大夫監郡某，通議大夫總管某，皆新領郡事，月朔謁拜頒宮，講誦聖賢經訓，當思作新其政，鼓舞其人，俾爲經濟之學，以贊隆平之治。庶幾國家興學有材之美意，藩省化民正俗之至願哉。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三《鎮江路新修廟學記》　聖天子臨御多方，厲精爲治，慨雨暘之失時，愍民生之不足，屢命中書選擇守令，惠養元元。條制六事，程其殿最，而學校興舉，其先務歟。夫學校者，所以化民隆治也，庠序不修，則治化何由而成。是以有國家者，當以興學爲務，又必得良守令，而後其效著焉。

至正八年冬，天爵承命參預江浙省政，聞郡縣官屬有聲者十餘人，鎮江路總管李侯世安其一也。侯到官歲餘，政事修舉，江南行臺御史、浙西部使者往來郡境，民數百人共言其賢。朝廷聞而嘉之，遣使賜金織幣，表侯治效。九年秋，大修廟學，至冬告成。校官王鏞、韓天與以書來言曰：「始者李侯覩學宮故幣，議繕完之。乃稽學帑，擇士之老成者韋應紳、俞希魯司其出納，又得吏之廉敏者童克仁董其工程。凡殿廡、堂筵、齋講、庖庫、門庭大小二百餘楹，木之腐者易之，瓦之穿者補之，壁之欹傾者正之，丹艧之漫漶者新之，遠近觀者異焉。侯治事之暇，督視惟謹，工樂趨役，士喜來集。買地學舍之傍，爲路以達通衢。植杏前山，其下爲壇。選官民子弟八十人，朝夕肄業，延名儒春秋堂試，取業優者賓興于鄉。耆宿就食于學，醫卜雜流則去之。儒吏待補于郡，行能清慎則進之。於是文物之盛，課試之嚴，可謂備矣。願爲文刻石，昭示永久。」丹徒縣尹吳舉亦以爲請。

《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　〔至元〕十九年四月，命雲南諸路皆建學祀先聖。

雲南俗無禮義，子弟不知讀書，且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師。至元三年，賽音諤德齊沙木斯鼎爲雲南行省平章，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十五年，張立道爲忠慶路總管，亦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至是復有是命。二十九年四月，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五《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薦飢，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扎實特穆爾布哈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氓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説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閻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岱爾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齊哩克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貳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岱爾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燮理溥化司廣以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予爲文以爲記。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九《益都新修廟學記》　治民之要三：庶而富，富而教耳。休養生息，子孫蕃衍，昆季强盛，户口滋殖，倉有餘粟，笥有餘帛。優游卒歲，而不識寒餒之苦，愛民如是，而不知孝弟忠信，驕奢淫佚，慢上傲長，犯義犯刑，無所不至，小則正之以法，大則臨之以兵，必不得已，不勦滅殄絶，而亂不能息。聖人憂之，禮樂教化，防於未然，此家塾、鄉庠、遂序、國學之不可一日而闕也。益都控轄郡縣六七城，户二十餘萬，襟海帶山，廣遠險固，昔人謂之東秦。自我朝奄奠中夏，開創之始，務欲息兵消暴，乃即土豪之堀起，效順者世官焉。大率强猛雄勇，以力服人之材，故於文德教誨，實不足也。學校廢而不舉，民不知禮義忠孝，漸染積習，既久遂生瓊賊之逆。事父孝，故忠於君；事兄悌，故順於長。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虚言哉，豈無徵哉？至元乙酉，某人來治是邦，觀民設教，知所先務，廟學爲之一新，不可不紀石以書其美。然而人能弘道，各有其職，崇殿廡，

嚴像貌，香火馨潔，師席、齋房、庖庫罔不具備者，守土之任也。傳道授業，作成人材，訓導得法者，爲師者之責也。任在守土者，既無愧怍，自今以始，主善者，當念我朝崇儒重道，致治興化之良法美意，責望我輩贊助太平，措斯世於唐虞之上，而於教育之方，寧可不正其本、浚其源？日就月將，以經明行修爲本，以雕蟲篆刻爲末，以窮古今，達世變，文經武緯，調燮經濟爲實學，以記問、章句、訓詁爲浮技。一旦從政，付之一縣，則一縣治；委之一郡，則一郡安；托以數路，則數路鎮靜。不致不通無用之謗，藹然有六卿八位之望。名實相副，材全德備，不器不局，無施而不可，使朝廷養善儲材，不負所望，此興學聚士之功也。不然，則詩如蘇、李，賦若揚、馬，工虛言而無實用，謂之不學可也。聖賢之學，寧若此哉？師儒門弟，凡有成己成物，兼善天下之心者，當以斯言爲不妄。某正月日某書。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八《三皇殿講堂記》 至元戊寅，詔下所屬，收揀明陰陽醫術之士。是歲十月，天雄趙珪實來江陰，領本路醫學，醫始別籍爲户，除徭役。趙受代去，又六年，子德新來，嗣父職，武林徐谷陽副之。先是，太醫院奏醫學久廢，後進無師，謂宜隨路設學，置博士弟子員，歲時講肄，制「可」。于是中書省建言各學創三皇殿，春秋釋奠，著爲令。符下本路施行間，程、李二將軍獻地若干于城之西南，乃即其處度材鳩工，趙、徐二君躬董其役。歲在丙戌，五月辛未，殿成。越八月丁未，堂成。朔望，師弟子跪謁如禮，退而升堂，相與講述其一家言矣。夫《素問》、《難經》、《靈樞》等書，其徒相授，以爲邃古之秘，源遠不可追考，殆與炎帝、神農書、黄帝兵法之説相類。然其旨蘊工巧，理氣融貫，知陰陽之故，標死生之本，濟人澤物，其功殆出于諸子百家之上。識者以爲六經之外，不可以無是書也。世不可以無是書，而技之精妙又非書之所能盡者。昔長桑君授扁鵲以禁方，而戒毋泄其傳。公孫光授淳于以奇方，而願毋以教人。上池之水，笛川之法，今人不能知也。然則堂之講是，惟無斲輪者在下，有則必笑之矣。會其徒徵記于余，余儒家者流，挾其師之説以鼓動斯世，力顧不及彼也，尚何言哉。

《至元嘉禾志》卷六《學校》 〔嘉興〕路學，舊在望雲門内之西偏，宋建炎中因更兵火，移於州治之東偏，即故賓館以爲之規模湫隘，紹興壬戌二月丁亥，詔諸路守臣興學如故事。知州方滋於通越門内二百步立學，襄陽張嶼爲之記。嘉定十三年，守臣鄭定復以興學爲先務，殿宇、堂廡、廩廪、垣墉營創繕修華煥，皆逾於昔。又闢地於西，築六齋其上。寶祐丁巳，守臣恕齋謝瑩闢大門於廟西偏，疏鑿黌池，增建泮橋，創明德堂於西，改觀頤堂於東。咸淳丙寅，守臣星渚趙景緯重建小學於廟之東，生徒額三十，日課四書，月試舉子業，長陞太學。懼無以養，或置或撥得米一百九十餘石骴學職專掌之。丙子兵火，廟學幸僅存。聖朝至元丙戌，四明陳紹在分教是邦，里人徐碩副之，相與謀曰：「學久廢，盍撤而新之。」於是有請於郡，郡侯嘉其志，聞於省，許以學廩，葺其廢陳。紹在、徐碩又撙浮費，捐薄俸以佐之。學有御書閣將壓而復整，今改名「尊經」，閣之上以貯經籍，閣之下則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焉。濂溪、康節、涑水、明道、伊川、横渠、晦庵、南軒、上蔡、東萊學前有一井，創亭其上，因以「育德」名，蓋取「蒙泉育德」之義。歲久，亭幾廢，而井亦堙矣，悉從而修浚之，垣墉塗塹爲之一新。舊有八齋，曰上達、立道、思誠、體仁、教睦、連茹、輔德、朋來。「教睦」本以「教宗」屬也，已改爲「正誼」矣，「連茹」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因倣紫陽先生改。同安邑庠彙征齋之舉，改「連茹」爲「養心」，蓋亦以紫陽先生《諭職事諸生》養心之説爲據。月有書，季有考，朔望三八有講，講堂名「正禮」舊矣，蓋取荀子「師者，所以正禮」之義。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五《太平路修學記》 當塗學冠江左，乃道遥潘先生之故寓。殿序周庠，豈如他官宇可僦且貿者，坐是傾圮穿漏踰十餘禩，前總管何公瑋嘗率先作興，今總管辛公仲實、總同陳公特立，總判梁公棟，皆篤意修復。會至元辛卯冬，予友朱君葵爲博士，竭力起廢。肅政廉訪僉事昔班敦勉勸成，提學李公浩檄用學廩，而睨者猶以官宇爲疑。梁公首爲移文辨析，郡上之宣闡省府刊誤籍，而後癸巳夏秋僦工竣事。禮殿祀廡，論堂肄舍，内庭外門，先賢之祠，小學之序，俎豆什器，爨庾庖湢，罔一不舉。楹桷户牖，朱丹白堊，上蔽下甃，塗墍燠飾，庀役十有五旬，公給私助糜楮幣緡五千、米石百五十，既而總府宣差公獨爾迷失自省還任，尊經閣之後曰復禮堂者，又撤而新之。士之養於此地者，亦可少塞有司之責矣。士之責宜如何？學舊齋四郡先達陳公鉞更名，其一曰「致知」，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公處巽篆其扁。

鄭元祐《僑吴集》卷九《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維吴有學，肇自范文正公父子。更宋渡南，而吴之文廟與學宫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國。六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聲相聞。顧吴爲東南雄藩，學興於范公，宜特盛於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土力實耗於往時；民非不多也，而貲力實罷于昔日。則夫學校之教，禮學之文，亦有所不逮也。事稍上聞，於是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吴侯由彰德路總管仍授大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賚起，奉璽書，得乘驛南下，用示特恩。公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傾圮，甍桷

敬塾，欲壓尊像，自聖師以下，綵繪勦剥，窗户闌楯髹漆皆舊暗。侯乃惕焉，疚心即哀，稽贏節，冗濫悉徵，每歲廉之入，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禮殿，并兩廡、戟門。自聖師以至從祀諸賢，冕衮圭佩，五采煥發，如日麗天。且重建外門，揭示文廟，采芹官臣之所戾，至也、至是亦一新之。禮殿前舊設樂軒，久撤去，迫近香案，殊失廟貌，深嚴之意，侯命復之。雄渾沉厚，而廟益以邃密。僉謂吴學自數年來，支柱庫傾，苟遮目前，率多具文，無教養之實，豈若侯誠慤一忱以興學養士爲己任也哉。乃尊石紀辭，以章侯修學廢墜之實。謹按中吴自泰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於海虞，乃北學於魯聖人之門，風氣既開，賢者輩出，由其山川之秀，不可閟。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我吴公雖長於北方，及歸典鄉郡，深惟桑梓之故，莫先於學校之教。由是大興吴學。今宋社已墟，而學宫成於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其間張弛有時不同，然更久而愈益嚴重，則以公父子里閈之故也。今侯剔歷中外，而以才望爲吴守臣，其潔白之操，愷悌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能若是也。因紀侯修學之實，而侯之德美，因牽連得書。謹記。

王禮《麟原前集》卷一《贛州重修孔子廟碑》 贛通守楊侯偶叙興學本末，遣文學金友德過廬陵以書屬予，曰：「贛學創于宋慶曆，而再造于紹興，宏麗甲於江右。元元貞丙申，復改作之。癸未，魯侯至道，一新舊觀，于是廿有五年矣。時艱事殊，壞于兵亂。丙午夏，令中書右司郎中張公民瞻來參贛衛軍事。始至，謁先聖先師于廟，見其頹弊弗支，顧瞻太息，慨然思以爲己任。明年四月，即捐己俸，鳩工庀徒，由禮殿、廊廡暨奎文閣，撤腐易新，蓋甃堊丹。外之靈星、泮池、垣墉、橋道，内之冕服、貌像、帷幕、秩封，靡不完美。自先聖配享從祀而下，坐列有序。五月己卯始事，踰月丁未卒工。上不勤官，下不動民，視平時糜廩粟帑財以爲文具者相絶，矧今贍學之糧移資軍餉。非公篤尚儒術，營度有方，夙夜匪懈，曷克臻此，蒙等免于勞勩而受其成？思琢石，視後子其爲吾書之。」余惟古今治亂，繫乎風俗醇瀉，風俗醇瀉繫乎學校興廢。方其治運休明，家給人足，固以學校爲首政，况乎師旅喪亂之餘，綱淪法斁之日。興學校以正人心，豈非先務之急哉？公之是役，可謂知治本矣，抑興學校，守令責也。公官在戎閫，以武備爲務，苟兵戢民安，即不曠其職，乃能汲汲及此，則材識過人遠矣。使贛之士來游、來歌，愧愧濟濟，講遺經以致其知，遵聖訓而敏于行，興讓興仁，爲鄒爲魯，俗無伉健，以不負興國美意，實自兹始。禮儒士也，儒宫之成，職所當書，况請之勤勤，又烏得以固陋辭？遂爲志之，而繫以詩。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一《台州路學講堂記》 夫子之道，與天地並緜。周敬王庚申，距今千七百七十四載，改物凡幾代，未曾不右斯文。我先皇帝混一函夏，詔天下郡國士習先聖之術者，並復其身，厲賢也。新天子嗣位訪落，重申前詔，以惠博士弟子員，繼志也。某際遇兩朝，廉問七閩，奉條奬勸屬所，選行義年推薦，宣化也。凡職于教者，築室館士，儲書聚誨，思其居也。臨海教授新安許某，不遠一力，以書來諗：台舊有學，學有明道堂，歲乙亥燔于兵。朔月、月半，部使府侯至坐直，舍如斗大，餘皆露立灌莽中。前乎此，師氏忬日愒歲忽不省存。某始至，即謀此邦耆宿，得錢氏屋五間，修高廣深，以儒人所助泉布倍直庚之，移爲講堂，翼翼嚴嚴。右祠先賢，左庋器服，從祭象似，樽罍胡簋，應圖合禮。齋廡庖湢，昔蕪今治。几席炊爨，百須具備。經始於癸巳陽月，落成於甲午相月。又闢小學於門左，侗稚師必士民之選章逢來者都授，已課試署甲乙。猥曰：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非教授職也。事若鮮淺，願賜一言以紀顛末。某竊謂官先事矣，士不先志，可與？不也，吾儒何儒，斯文何文？文王而下，惟周公謚文憲，夫子謚文宣。周公之文，制作之文也。夫子之文，雖不得位，而制作豈止性天道云乎哉？文不在兹之歎，豈止刪《詩》定《書》、明禮正樂、修《春秋》云乎哉？如有用我，東周可復。時輅冕舞，規模四代，《泰伯》、《堯曰》，歷叙唐虞夏商周聖學之傳，治道之盛。此則吾夫子之儒、之文。宇宙宏闊，學問浩大。今儒無科舉之累，而或昧辭讓羞惡之端；間有志理義之實，而或欠經天緯地之略。平居講貫，無半知解；異時臨事，必錯路岐。故不患百年之無善治，決不可一日而無真儒。俗流變遷，溝瞀嚾嚾，解果其冠，屈奇其服，羣稟孔氏之門，直視越下之茆。若斯儒也，有之無益，無之無闕。人材器也，教授造就人材，官也。儻以余言，朝夕誨儒書者，庶幾台之人士，一一成材。大器遠識，時乃之德；領聞高風，時乃之功。某年某月某日記。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六《興化路重修夫子廟碑》 夫子廟起漢、歷唐、迄宋，由闕里遍郡縣。宇宙混合，時數清明，新天子即位，首詔天下：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聲教四暨，彌尊彌光。莆天一方，廟餘三百祀，東西陊剥將壓。教授曹忠曰：「斯廟不治且壞，豈上之人宣明教化之意？責不任孰諉？」乃請於廉訪分司，曰：宜請於守貳。又曰：宜學廩給無贏事。經始尤難泉布焉，須眡力營度。謂録事楊德懋能吏，字學博士黄夢舉嘗察教護，屬功此兩人，可白府檄之。神宫丹堊，像服是宜。兩廊翼屋，一切改造。面閣背堂，嚴嚴

翼翼。齋廬庫藏，悉有成規。元貞初元陬月九日戒事，某月某日告成，麗牲有碑，不可無刻。教授以莆屬郡，率前進士黃仲元、余明等馳書謁文。余謂廟，夫子廟也。曷謂夫子？子者嘉稱，夫之言扶，以知帥人者也。吾夫子，魯國東門一儒耳。帥三千異能之人，於仁義禮樂之域，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於東洛二百餘載之後。當時不獨回也點也參也賜也由也求也予也須也亢也尊其師曰夫子，至於天王之太宰、儀邑之封人稱之。若不然，邢昺、魯大夫之言陋，前人爵謚之題淺，是奚足爲夫子之榮之尊？敬用唐大中修兗廟故事，大書曰「莆學」，重修夫子廟碑。既又謂莆士鄉老成人曰：性與天道，聞諸夫子。壯者苟不以四十見惡爲可懼，少者苟不以後生可畏而自勗，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皆吾夫子所謂鄙夫。唐杜牧云盧秀才未知古有人曰孔夫子者，味哉言乎。若弟子之服勞，與鄉人之樂義者，教授自能書於碑陰。銘曰：

生民之盛，莫如夫子。道師萬世，廟嚴千祀。飛龍在天，宮牆新美。彼爾多士，編氓敢齒。下視蕞茷，肆安厥止。誰之功與？昊天罔極。矧是莆邦，《詩》、《書》舊里。尚有典刑，仁風教雨。令聞令望，前修是企。勗哉成材，昌我文治。永銘此碑，壺山壽水。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一《漳州路重建學記元貞元年四月初一》 異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爲文公過化之地，學官禮樂，他郡則之。按宋慶曆二年始建學于州治之東南，政和間移置治左，紹興九年復慶曆舊基，中燬于兵。至元二十有八年，重建禮殿，矛然於草莽瓦礫中，卑庳苟且，過者不知其爲夫子之宮也。聖上龍飛，首詔各道肅政廉訪司勉勵學校。雷行風動，其曷敢不共僉事。趙君弘道分司南還，亟稱漳學興復，一出郡博士郭廷煒之力。廷煒以二十九年夏五月實來，時廟之東西各有隙地，有司據之以聽訟，以畜馬。廷煒喟然曰：「此而不復，不可以爲學。」白于公，歸侵疆。乃鳩工度材，首崇殿宇，像四公十哲。明年，儀門成。又明年，學門洎東西廡成。又明年，講堂成。修高廣深，翼翼嚴嚴，廊塾垣墉，內外有截，几席炊爨，百須具備。郡人士又言屬縣廟學廢未復，廷煒造漳浦班荊以祭，觀者感泣。是營是度，捐俸爲倡，而漳浦廟學亦成，長泰、龍岩放焉。余聞而異之。既而漳之士以圖及創修顛末來求余記。於是，弘道之言益信。惟學校廢壞，比比相望，前修彫謝，大雅寂寥，持牒來爲校官，匿薄歲月，忽不省存。郭君乃能不愧於其職，拮據捋荼，卒致完美，可謂難矣。方今遭逢聖明敦儒崇化，無有遠邇。漳之士子，藏修游息於斯，盍亦相與厲而行，精而業。爲詞章者，毋拘拘於科舉，而用力乎《詩》、《書》六藝之文。明理義者，毋嘐嘐於訓詁，而篤志乎聖賢體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之，禮義廉耻以維之。求放心，黜陋見，而嚴恭祇畏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不至於古人不已。是則朝家建學立師之意，亦文公所望於漳之父老之裔孫也。抑文公記漳學教授廳壁有云「教授之爲職，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夫人能以自任不苟之心爲心，則天地萬物孰非吾事，況一學乎？郭君蓋非苟然者，其自任之重，必能以是充之矣。郭君，莆人，紹興旌表孝子之孫，少擢進士第，文行皆可書。元貞元年四月朔記。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學校志・路學》 闕定制：路、府、州、縣正官提調學校，路學設教授一員，主管錢糧，教育等事。教授、學正、學録各一員，主提調課講，糾正學務。大學、小學分齋，視錢糧多寡，禮請教導訓誨生徒。又設正學職員人吏，分掌出納、錢穀、禮器、文籍。建康路自至元十二年歸附，因前宋府學差官主教，尋設教授，又設江東道儒學提舉司。居前宋教授東廳，今爲倉，及學録廳西廳，爲教授廳。學正所居，即宋射圃提舉司，沿革見前官守志。至元三十一年，詔學校之設所以作成人材，仰各處正官教官，欽依先皇帝已降聖旨，主領敦勸，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擢用，仍仰中書省議行貢舉之法。其無學田去處，量撥荒閑地土給贍生徒，所司常與存恤。大德四年秋八月，廟學災，惟尊經閣及二教授廳存。五年，行臺大夫徹爾公首與僚屬謀勸諭巨姓出私錢創建正殿，郡人王進德獨建講堂。七年，總管陳元凱、府判百壽、推官韓居仁、高仁與教授趙由暲協力節費，重構周圍廊廡、齋舍，先賢祠、教官直舍、倉庫庖湢，內外一新。復置大成樂器，行台監察御史楊演撰記。建業襟江淮，帶湖海，自六代爲都邑，民物浩繁，人材輩出，庠士林之淵藪也。越至元乙亥，皇元渡江，平宋，四海混一，欽惟聖天子體道御歷，以人文化天下，屢頒明詔，崇貞孔祀，興學養士，太平之風超越前皇。大德庚子秋八月，廟宇火，惟尊經閣僅存，其經籍脱灰燼之厄，斯文未喪，天實相之。明年春，行臺御史大夫徹爾公憫學校之焚燬，慨然謂僚屬言：「茲風化之本源，我輩職宣風化，不致力與復可乎？」乃勸諭巨姓，出私錢，代公帑，創建正殿。郡人王進德即嚮風慕義，以構講室。府推韓居仁圖其規制，指授面擬，極其輪奐。餘役有所未遑，逮癸卯，總管陳侯元凱下車，以身任之。適文儒趙由暲來主教席，遂同志協謀，節浮費，傾學廩，所屬賢大夫士咸葉力以助，鳩工庀役，土木偕作，府判百壽、推官高仁治事之暇，親董其役。由暲究心經度，朝斯夕斯，僅再閱歲而厥功告成。有廊廡，以繪賢像；有齋序，以居生徒。先賢之享堂，教官之直廬，下逮庖爨庖舍、庐牖楹楯，丹臒彰施，靡不究具。經閣頹圮，易舊以新，山出雲飛，軒然聳於烟霄之表，爲郡中傑觀。又置大成樂，儒生肄習，春秋釋奠，衣冠整肅，禮容可觀，延耆儒講書，訓誨諸生。執經問義，彬彬焉有洙泗之風

矣。一日，郡士來請于僚友郝君文，李君□合計來言曰：朔望拜謁，載瞻廟貌，悉增舊觀，非他郡所能比。再造之勤，願有述以勵方來。三辭而請復至，竊惟吾夫子綱常之道，載在方册，見諸日用，不越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而已。古之爲學，非獨玩空言以干世取禄，惟躬行力踐勉勉循循以求進德之地。所以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且夫一畝之宫，修堵之室，一有敝陋，則修之，唯恐弗亟，豈特宫墻爲然哉？今類宫修矣，吾二三子來游來歌，道存目擊，反求諸身，盍思亦有未修者乎？於是貌仞墻之崇峻，則思斯道之尊嚴。觀經閣之富盛，則思移在閣之經，在廢移在廢之經在日用。聞金石之鏗鏘，則思一言一行有條有理，如律吕之合節，如是則不惟式副聖上樂育之心，抑亦不負臺察勉勵之意。凡在門墻，其以是相諗。廟之興廢始，末備載金陵志中，兹不復書。大德乙巳良月朔記。至大二年，廉訪使盧摯撰重修孔子廟碑。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　至元六年七月，置諸路蒙古字學。

十二月定制：命諸路府官子弟入學，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餘民間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以蒙古字譯寫《通鑑節要》頒行各路，俾肄習之。八年十二月，詔天下興起國字學。十九年，定路設教授，國字在諸字之右。成宗元貞元年，命有司割地給諸蒙古學生員餼廩。大德四年，添設學正一員。上自國學，下自州縣舉生員，高等者從翰林院考試，凡學官譯史取以充焉。五年十月，又定生員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

任士林《松鄉集》卷一《徽州路重修學記》　皇帝臨御之初，詔天下崇廟學。徽爲郡，介在江南，山川阻修，實維文公其生也鄉，其服也采。式閭而鄒魯存，家至而洙泗集。庠序之政，宜飭具舉。然而棟宇闕漏，祀肄弗共。涂軌侵塘，臧頴充宇。有司祗曠弗構，固壅德音而貽愧先哲也。大德七年夏四月，郡博士束從周，始舍菜告至，顧瞻惕然，懼弛祀肄。石會版入八百爲儲，士曰：「不足於養，矧能餘？」吏曰：「不足於需，矧能圖？」從周曰：「撙削有倡，人將來趨。」於是擇時日，庀工傭，斬枝幹，運陶甓。王宫正室，葺而新之。丹刻有煒，重席仍几，衮冕以嚴公配東坐，哲祀攸序，下逮羣弟諸儒佩舄，簠簋籩豆，考禮合宜。門廡戟衛，講肄之位，藏書之室，景先之祠，以至廩積出内之共，鼎鑊炊爨之具，罔不飭備。鑿池思樂，被以芹藻，植蓮其中。面池西南，師燕有阼。峙左屏阜，夾右練溪，是祠文公，乃有别築。於是廟學之制爲始崇矣。乃相與言曰：「廟學有政，有舉無弛，束博士之功也。」博士曰：「政以郡舉，教由師作。侯郝公之力也。」夫從周惡賢，乃狀其事求文於余。余惟聖人之教，昭在庠序；夫子之道，著在人心。不以言語文字而獨存，不以禮樂刑政而偏舉。忠恕之道，天地流行；修齊之功，國家終始。是故言政則教舉，言教則政立。夫子之道在是矣，文公之學在是矣。可不務乎？於是乎記。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二《武昌路學修造記大德七年》　大德四年，某奉命觀風湖右，來武昌，以使事有旨，乃率其長吏課學校而整比之。其年冬，郡學禮殿與祠祀之廡、櫺星之門俱一更張，情文粗稱。又三年，講堂成，觀瞻粗完。於是文學掾蔡君天麟求記。記者，所以詔今而傳後也。夫子之教，有本有末，其所以詔今而傳後者，初不在乎耳目之間。惟武昌有苗之封畛，三代而荆舒，漢、晉、隋、唐之衰，於以宿兵設險。顯德改物者久之，然後彬彬者稍出，若文簡馮公，其傑然者也。學雖不止此，猶幸而若此，毋亦教之者固若此耶？今朝廷清明，聿興文治。所謂學，非曰扶木而編瓦，備物而象容，以飾此土也，有明人倫之訓焉，是則所謂本也。或者本之不知，知之不務，猥塗舊而爲新文，一而爲百，詡詡然曰「吾之於學也，亦盡心焉耳矣」。嗚呼，不其罔歟？蔡君則不然。童冠闖闖，辰入未出，相與講切聖賢之言甚力，曰教曰授，期副其名而未已。至於興作，蓋出於不獲止，而非以爲功也。非以爲功而求記焉，蓋欲後之掌教於斯者不當倚席而偃然尸居耳，是獨不可詔今而傳後乎？若夫非無師也而弗師，非無學也而弗學，是固任教事者之責矣，亦顧主領敦勸者何如。數年之間，安侯以西臺侍御史、牛侯以廣東宣慰使繼領郡符，皆能知爲政先務。故任斯責者得成其志，是又凡二千石所當知者。然則可弗記諸？

任士林《松鄉集》卷一《紹興路學重修講堂記》　大德九年，紹興郡學重修講堂成。庀是役者，山陰趙玠，費凡出所捐之田之入。初，趙氏捐田五百五十畝，助郡邑學官。廩入，且以周里人。二百畝郡庠養，二百畝里喪嫁，百畝邑庠養，五十畝里公役，郡侯義焉。目是堂之敝將壓也，與博士于天瑞、天閔全議曰：「庀工度材，惟趙能費，慮所捐爲廩養者固不浮且速集。」趙聞命，曰：「視惟謹。」凡梁木之朽弗任者，柱蠹弗支者，飛蓋磚級之陊壞者，易新之，規不弛前，檀不虞後。郡侯材焉，曰：「是不可不記。」夫聖人之道在萬世，言在六經。漢諸儒坐重席，諸生攝齊升，左右屏，虚而往，實而歸，固將爲授受地乎！今天下學宫，一命士坐堂中席，鼓五七擊，部使者、郡二千石命諸生東西班坐，耳入心著，果漢儒授受事乎？經世之士，明道之儒，本非二致也。自明道之言支以離，而經世之法簡

以易，故有事宦學者，往往陋所聞以自高，若不相入也。聖人之道，六經之言，所以爲修齊治平法者，果何事而漠然若此乎？去其支且離，以示其簡且易，則精粗兼舉，本末一致，不在所講乎？此堂之不可不修也。郡侯賢而知人，任事者稱義，皆宜書。侯劉姓，名克昌，汴人。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五《吉州路重修學記》 聖天子興崇學校，每申飭攸司，罔俾廢墮不治。顧會計贏縮不等，規制宏狹異宜。歲久近殊費。而廬陵郡學廣大荒落，於江右爲甚。蓋自甲子前，魏侯峙一新之，於今四十餘年矣。迺大德甲辰，西廊之僕者起。乙巳、丙午，振文堂、尊經閣之傾者正，圮者崇。翬飛顯設，腐更朽易，漫漶復鮮，繩直準平，攻堅緻密，佩衿誦詠，三紀以來所未有也。教授康彦博以學録永豐周似周具圖如末來，請記曰：「似周之來也，惟八年之三月。時堂廡久敝不修，而西廡視如棄齋蕪庖，斷草生之矣。爰及教授湖虞廷桂、學正洪泠天成謀焉，是安得坐視弗省。會省臺重以此責有司，府判承務馬公顯實提綱其事，慨以爲己任。檄廬陵孫丞世顯料之，其費諉之邑。數月而西廡成，四齋翼翼，爐亭復舊。養正堂、小學以及公厨完缺整敝，二井亭久廢復建。雖還舊觀若無闕，而堂閣積壞，亦不可以已。抑費鉅不贍，誰與領此？時廉訪簽司郝公按部實來，疏滯飭蠹，風威肅然。新美學政，爰以治中奉直陳公彧董之。九年冬乃合以請，公曰：『事莫切於此矣。吾夙夜節縮，舍是復安所爲？』授工掄材，計覈會當，期年乃大備。方振文、尊經，完而未美也，虞、泠相繼代去。饒康彦博來爲教吉，康安世爲正，復協力善其終。於是明秀堂、敬義堂、藏書閣，周爰雅飾，循序修舉。殿柱内蠹，簷壓弗支，亟易之。工良材鉅，屹如新成。凡緡粟之費，出内各有司存。惟治中公之不倦，而同知有扎拉台朝列公適自湖北副憲分符此來，明習治體，其主張綱維是也，逾力以濟登茲。似周則周旋其初，終與其議，而知其勞。請記之，毋忘諸鉅公之賜，以勸後之人。而學之長貳，先後亦牽聯得書。願毋辭。」將孫受言紀載，既登其歲月次第，而竊有感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〇《臨江路修學記》 官之於人也，不戾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戾於其職。此盛治之世，而人不能以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者有之；字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饕殘虐者往往而是。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偶然哉？必曰立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儻能爲其所能爲，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予董江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江爲首稱。明年，予移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宫之飭，學徒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辭進曰：「臨江學計常時三四月已匱用不足，則事事弛，前教授所不能拯。真定劉君德原以學正行教授事，乃能若是。蓋學正，貳教官者也。長所爲，貳或不欲，貳所欲，長或不然。此事之所由廢。今以貳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規畫。殿楹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敗壞者甃以堅甓。前霤敞重檐五間，俾行禮典樂者遇雨無沾服之憂。兩廡從祀、繪像一新。禮器若尊爵，若罍洗，若簠簋，悉範以銅；樂器若琴瑟，若笙鏞，若柷敔，並準太常舊制肇造。購得英石，作懸磬十六。執事之人各製祭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廩、靡不修治。生徒有肄習之齋，教官有燕適之所。其於學計，徵其逋負而所入豐，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元鈔爲貫四千有奇。學有田在新淦之鄙，與僧舍鄰，冒占强奪垂二十年。官職往問，貪者中其餌，怯者駭其横，卒莫之誰何。今兹力陳于當路，僧計窮，納賂以請，卻弗受，竟歸其侵，得米百四十餘斛。」予聞而益嘉之。噫！官不問崇卑，維廉維能，何事不辦！君之仕，此其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戾於其職者與？循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爲也？抑自昔臨江人才，於江西爲盛。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中書、李直講而無愧，然未聞其繼也。今在學之士，有宫以居，有粒以食，藏息其間者，亦求所以躋二公，而上合古之聖賢否乎。内之學何學？外之文何文？羣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事者何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況於過之乎！處則爲名儒，仕則爲名宦，必有其本，其思之哉！其勉之哉！於是諸生請記其語，遂書以遺焉。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學校考上·本路儒學》 開元二十六年，明始治州，學宜隨州立矣。寶應、廣德間，州毁於袁晁之亂。貞元四年，王沐始建夫子廟。大和七年，于季友以開元褒封文宣王册文刻石。天禧二年，李夷庚移學於子城之東北。建炎兵燬，先聖殿獨存，郡人林暐首捐金錢數十萬，紹興七年，仇悆卒成。後爲明倫堂，東齋曰上達、廣譽、造道，西齋曰登賢、成己、時升。十九年，徐琛即明倫堂之後建稽古堂，堂之上舊有五經閣，閣燬經亡，後以藏宋御書。岳甫守郡，復置成德齋，後以置養正齋。皇朝至元十九年火，僅存外門。二十九年，本道廉訪副使陳祥即閣基立尊經閣，有記。二十年，鄉之儒士袁力新明倫堂。至大二年，舊殿以民居爲之弗稱，副使趙宏偉勸士重建，有記。復新儀門泮水東。教授吴宗彦建賓序齋，養蒙堂在廊東，史復伯、吴宗彦等建。先賢祠堂舊有

五先生祠，楊、杜、王、樓、王。後增陳忠肅、豐清敏、高憲敏、林侍郎保、汪尚書，大猷復增郡守六人，李夷庚、仇悆、趙伯圭、岳甫、程覃、趙師嵓。教授一人。周梓中淳祐中，顏頤仲復祠張宣公、呂成公、陸文安、舒文靖、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是後立祠冗雜，今不復著，而九先生祠迄不敢廢。王尚書應麟始立傳爲記，以奉聖旨崇祀，復設二亭在外門東西。公廚、土祠、廳舍，凡學所當備具者，略弗書。射圃，以宋孝宗頒射義魏王判郡立，今爲教授廳。

陳旅《安雅堂集》卷八《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爲治者，必建學以崇教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爲己責也。四明郡學，唐開元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與學徙郡東北隅。建炎中，燬於兵，而廟獨存。宋在江左百五十載，鴻生鉅臣蔚然出乎句章，其絃誦之舍宜益完且美矣。我世祖皇帝既統一海宇，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基也，乃興起學校，登用儒雅，天下翕然向風。至元十九年，慶元廟學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八年，始大營建。至大二年，更造大成殿，皆部使者作興焉。歷歲滋久，昔之閎壯而炳絢者，皆頹圮而黝闇矣。仍改至元之四年冬，廉訪副使寧夏順昌公行部至郡，首展謁廟下，又環視師弟子舍，歎曰：「是出風化之地也，而衰敝若此，今不葺，責在我矣。」總管上饒張侯榮祖蹙然曰：「是吾責也。」於是廉訪公屬侯即圖之，乃考學田之入，徵宿逋，縮浮費，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屬同知燕山齊侯謙總程督事。齊侯展布心力，先葺禮殿，新聖容，爲壇搆神棲而加幕焉四，配十哲暨從祀諸子，皆飾其容觀。在殿上者爲壇帝，在兩廡者施承塵。顯卬圭璋之儀，敝黼文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於洙泗之上，低回而不能去也。先是尊經閣梁楹棟椳皆朽蠹且壓，明倫堂亦墜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疏甍，以夷甓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八齋、大小學、庖庾，莫不繕治。又仍故址爲守神之祠，範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明年秋，教授金華王弦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善萬世也。其理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教具於六籍，而講於庠序，行於邦國、廟朝、鄉黨、家庭之間。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而在乎今之世矣。爲天下者不能使人人皆從道也，故既設校官教之，又俾爲師帥者教而率之，任風紀者宣風化而飭厲之，不以是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是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興學爲己責，爲其民者盍亦知所勸矣。四明多碩學篤行之士，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尚告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己，黜澆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宮，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化民成俗之事，亦有望於泮宮之諸賢焉。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上《官守志・本朝統屬官制》　儒學教授司有印，設教授一員，主管錢糧、教育。學正、學録各一員，糾録學事。

蒙古字學教授司有印，設教授一員，學正一員。

陰陽教授司有印，設教授一員，學正、學録。

醫學教授司有印，設教授一員，學正、學録。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四《上都孔子廟碑》　至元二年丙子歲七月庚午，皇帝御洪禧殿，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達爾罕臣巴延率中書臣僚奏上都世祖皇帝所城，至元間作孔子廟，仁宗皇帝修其敝，增兩廡庖館故事，當刻石紀列聖崇文重道之實，以詔後世。石已具，擬中書參知政事臣有壬爲文，奎章閣侍書學士臣庫庫爲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臣師簡篆其額，留守臣董其樹立，制「可」。臣有壬被詔，悚慄罔知攸措，洪惟聖朝肇造區宇亭毒運用之大功並開闢，而孔子之道猶天地日月，人無能名，若臣之愚，其何以鋪張天休，闡揚至德，若夫列聖崇文重道之實，徵諸聞見，或可復明詔萬一，謹拜手稽首，昧死而言曰：昔我太祖皇帝之應天啓運也，干戈中徵耶律楚材，置左右備諮訪，聞周孔教深用嘉納，知天下不可馬上治，立十路課稅使副，皆用儒者。國朝尊孔道，用文臣，實自是啟之。太宗嗣位，修曲阜廟，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揚，以開儒治，釐曲阜雅樂、俎豆、祭服至日月山，王鶚以孔子像達北庭，命秋丁行釋奠禮，飲福均胙，歲以爲常，收羅儒士，俾轉教授，遣斷事官穆克德、山西東路課稅長官劉中遍視儒人中者，與牧守議停蠲其役，且將闢舉場以精入仕，擇筆且齊子十八人學漢語文字，漢官子參學國語、弓矢，擇師分四隊以教，命中書令楊惟中主其事，作屋居之，餼廩育之，榎楚督之，迄定宗朝不輟。憲宗悉除漢地河西儒户徭役，世祖在藩邸招納儒士，揭謙問答。知草澤一士賢，飛書走幣，猶恐失之。燕廟學汩於道流，奪而歸之儒。增修敝陋，聞竇默三綱五常之言，聖見超詣，即謂人道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爲人，且無以立於世。及正大位，詔先聖廟國家致祭，宜恒修潔。官若使若軍馬毋泊其中，理訟褻宴，營造者有罪，内設國子監學，外分提學教授以職教。議行貢舉法以取士，督有司以主領，責按察以

勉勵，儒籍者復之，材成者擢之，分田制禄以奉祭祀，以資營修，以禄其師，以廩其徒，而學政備舉矣。成宗首詔，敦勸，且議貢舉，又特詔中外百司申世祖之制，其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而曲阜、上都、大都又專言之聖意所注可見矣。武宗、仁宗、英宗、文宗恪守祖訓，凡大播告必首及此，武宗加號「大成」，遣使闕里，祀以太牢，示萬世無上之絶尊。仁宗行賓興法，先德行，尊五經，繼志述事有加焉。今上皇帝三降德音，靡不懇切，此徵諸聞見班班有據者也。尚論歷代之興，禮樂制度莫不相因，而我朝截然首出爲一王法，立經陳紀，大括宇宙，細盡事物，不資載籍，動合孔子之道，非天啟大聖爲斯文主以康濟斯世，而能然耶？而天造草味一元坱圠之始，戡定雖武，文之用實行其中，猶秋之有春，藥之有食，所遇之時異，所施之偏有不免爾。天常人紀自然之理，則無時無地而不載焉。世祖既城開平，尋升上都，文治益修，至元六年，命留守臣顔蒙古岱作孔子廟都城東南，仁宗皇慶二年，命留守臣賀勝重葺舊殿，增廊廡齋廳，庚廩庖湢門閎垣墉西偏爲堂廬，以待國子，分學田坐雲州者六十頃五十九畝，興州又十四頃，以教以養，作人之盛，蔚乎首善之地矣。今上當寧大臣協贊，益闡大猷，使萬世之遠，億兆之衆，皆知孔道之可尊，而祖宗功烈有萬可述，獨及此者，誠以斯道在天地間，一日不可無，一日而無猶天運之或息，無以爲天地矣。而貽謀垂憲，舍是無大，後世尊而行之，其於治天下成規大法，特舉而措之爾。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其顯者謂之文，帝德廣運之文，經緯天地之謂也；天之未喪斯文，禮樂制度之謂也；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孔子之文也。彼深文小道，急近利，務末效，漸漬馴，致貽禍國家，雖以王文統之才，卒負任使。世祖明斷罪人斯得，況下是萬萬者乎？均謂之文，可不知所辨哉！士之藏修於是學者，其慎擇從自格物至於平天下，庶斯道也。繼自今萬億年開太平之基，以上副列聖崇文重道建學作人之意，顧不偉歟！

鄧文原《巴西集》卷上《廣德路修建廟學記》　廣德郡文學馬君元壽以書來曰：自偰侯來守茲土，即以敦尚儒風，訓廸末學爲首務，周視廷廡圮陋弗葺，懼旡以宣上德意，以爲良二千石羞，則命馬君率諸生而告之以士有賜復，有設科，公侯皆與抗禮，而氓隸不得知齒。薦饌有廟，講習有所，將壓於風雨，盍撤而新之，以大厥宇？則皆應曰：諾。由是朋分掄材，吉日肇工。敞殿疏堂，飛閣修廡，齋廬庖湢，丹臒墁塓，以次完美。門之外有小溪，昔爲橋其上，門薄溪流，瞻視蔽隘，侯徙建其南，以就深廣，而東西溪爲垣，下作石門，瀦水成池，蔭以嘉木，前眺青山平野，目曠神怡，亦藏修息遊之一助，矧今聖天子詔興大比，風厲幅員，務求德行經術之士，丕闡文治。桐汭邈在江湖萬里之外，士莫不儆飭思奮。復際賢侯嘉惠於學宮，先生幸記之，以昭示來者。余曰：選士之不古久矣。在宋熙寧，明道先生建白學制，教食、考察、賓興之法，綱條具備，不幸王氏之學興，其議遂格。厥後晦庵先生極論貢舉之弊，語益激切，而羣邪巧黠，正道榛荒，先生之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況能從其言也？距今餘四十年，而其説乃大行，則士之立身行道者，可以自信不惑；而公論不合於今者，必宜於古；見拙於當時者，必信於後世。與夫計是非得喪於旦暮之頃者，其賢不肖豈不大有逕庭哉！此學聖賢之事，而非常才所能與也。馬君亦以是爲諸生勉。若徒侈其輪奐以爲觀美，則非偰侯所以作新之意。侯名大賢，字仲彬，高昌人，家以忠貞著，故名堂曰「三節」。其至不期月，而廟學悉隆舊規。又爲造祭器，繕官署，築舍以訓蒙，完廩以膳士。爲政可謂知本矣。馬君清慎力學，克懋乃職。皆可書。延祐元年日長至記。

元明善《清河集》卷四《武昌路學記》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吴，據楚中而履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糗鍛兵，岌爲邊壘。帝元一四海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及此爲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如詔興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間，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筵帝，皆視儀度，尊豆鐘磬，不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創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者，廢而入於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窾趺于埋中，別致貞碑於湖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衆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作。」謬嘗上直翰林，曷敢咈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顔氏先師，唐以來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繫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劍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謚增秩，若稽典則，昭陳

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夫道，不玄遠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周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著，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真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簪裳入學，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顒顒然，巖巖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未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骫骳，乃講張，聲焉無所入也，懵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閑，德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其不遏，吾爾恧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爲國家之屏之翰也，將自今日。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六《建昌路廟學記》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廡之左、書閣之後皆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户鱗次，近逼廟堧，喧穢不靜。閣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横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爲二，别啟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江浙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實爲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庠學宫，目覩心惟，將更而新之。教授方君壽翁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歸之學，俾廟學前後通達無礙，繚以宫牆。相其他不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如侯之志。邦伯荅失帖木兒、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繪像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八室以奉。廟之前庭迫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爲教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霤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甃街道爲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鐫右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湫隘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爲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向，頗與右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城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樂器，補書板，葺齋舍，作庾廩。教官舊署既撤，學之西南有尹、周氏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爲郡屬之長，志合謀同，贊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以居教官，周之居以居正録。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爲聽事之所二，一以待衆官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坐。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于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長之廨舍周圍内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衡端有，規模恢廓，圬鏝炳焕，道路平衍，煒然壯觀，士民驚嘆，以爲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以臻是！會邦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顔察兒、郡屬張賡、劉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郭建中嗣教職，承侯之令惟謹，正録石良貴、岳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楊太不花董斯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植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江書院山長聶公并述郡士之意，請紀其績。雖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著於遠邇，今爲民父母，有治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敞學宫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時之事繼今郡居共游，豈曰涉躐記誦，衒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真明經，而心之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真修行，而身之所行，能行聖賢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郡賢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李術魯翀《菊潭集》卷三《真定路宣聖廟碑》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士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未即敘龍集，丁未敕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殿廡，闢饗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即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爲諸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壇於殿之北，神廚於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榷柘，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思忽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合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提其綱，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贍思狀來請志其績。

陳旅《安雅堂集》卷七《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温陵校官陳應麟馳書於旅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於泮水之上，惟綿薄不足荷茲寵也，則早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晨謁先聖廟，顧屋室漏敗，神物故闃，下視廊門暨師弟子舍皆缺，惡墜漏，弗妥弗嚴，蓋因循不葺二十年矣。謂吾郡諸生

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爲傳舍，如嚮之爲是官者乎？即以修興事白郡侯克哷，侯矍然曰：『事孰有尚於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有既去之悔。』乃召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衆庀以籌費。既又曰：『士廩薄，不可以大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勞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篤於義者。於是，某等咸欲助官於學者，業於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功，自禮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臒之。作櫺星門，飾先聖先師、從祀賢人像，明倫堂，學正録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築窆地爲堂塗，闢齋祀爲廣廡，凡得祀者之祠，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蓋侯能以是爲己責而助之者，亦以爲己所當爲也，皆可書。敢用請於執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爲物至微也，而周流於日用之間至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陋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爲者有苟焉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魯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游於茲者，盍亦因修泮宫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久，故老之存者蓋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諗同志。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六《潮州路重修廟學記》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聲教之暨於其地也，蓋不與中國同。然天之生斯民也，民之秉是性也，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有異哉！或謂潮人始未知學，自韓文公爲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夫韓未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惡得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繼繼修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按部也，廟殿門廡略具。潮人以爲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願更造。以民則蔡氏獻石桂二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緡錢百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於學之右。明年，僉憲任侯仲琮躬率諸官捐俸，面命郡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成。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又明年，郡牧王侯元恭華之以黝堊之飾，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雜，喧聒逼迫，曉喻而徙之。地域混并，繚以宫墻。尊嚴閎侐，昔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竦立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歷五十餘年而始大備。董營繕者，學正劉貢珍、教授李復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大聖，虔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來請文以記。

柳貫《待制集》卷九《處州路新修廟學碑銘并序》 處州路新修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書抵某，請識牲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爲鄴侯李繁作處州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能以爲先。既新廟改像，又置講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繼處以守，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沔徙建今學，時則慶曆詔下，以公之賢，興此不難也。其後宣和盜起，學燬。黄公葆光爲州，復崇新搆，視舊加宏。入國朝垂六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圬墁未竟，摧剥隨之。景之始至，祇謁廟廷，退即堂庶，顧瞻棟甍，危甚將壓。乃與長貳合謀，屬經歷王君勾校出入之贏，得逋租餘八百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别儲峙，飭材徵工，畢於是乎取。方授圖練日，會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旦日廟見，公周旋庭陛，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各一楹，以廣其度。隆棟厚礎，既矗既安，修筵豐籍，不偪不踰。河目海口，翼翼在上；陟降拜舞，舒舒有容。自櫺星門、泮池、重閎列廡，至於會講之堂，稽古之閣，弦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庾庖湢，凡桷榱傾陊，而瓴甓摧落者，咸易弊爲良，外隅内奥，堊臒相輝。又度地正陽，作新亭，具刻詔書，以承休寵。役未半，教授林堂實來，尤相與薦力，以臻厥成。今鳩僝告備。予惟守土之臣，職司教典，屬時補弊，豈有勞烈可銘金石？而使軼至止，嘉惠斯文，勸奬作興，以致兹新美，將令千里之民，均霑豐芑之澤，仁漸義漬，貽訓遠矣。倘幸假辭紀載，明李氏仍世有人，使吾處之民，視儀終始樂學之成，以嗟歎詠歌於無已，其亦可乎？」昔某備官成均，從公爲僚，今退休田間，在公容察之下，維顯詩之，則其職也。公名端，字彦方，由藝文太監掌書籍事予閩節，改今任。有學規十一條，布之列郡，示下學上達之方，著明善誠身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哉。

許有壬《至正集》卷五〇《河間路重修孔子廟碑》 河間，古冀州之域，今爲甸服，大郡總管非敭歷焯於時者不輕畀。至元六年庚辰，實皇上復科舉之歲，户部侍郎萬嘉閭出守是郡，丁文風中微之餘，士氣萎薾，弦誦絶響，慨然欲振起之。相舊孔子廟殿宇卑陋，配侑無所於設，且堂構百年摧圮不支，將撤而新之，而施設有序。明年爲至正辛巳，監郡塔布岱來起家胄館，右文其素也，故其議克協，剡其事以請朝廷，從之，仍給楮幣若干，侯復倡割其俸以佐不給，僚屬和者相屬緡合二萬五千有奇，或以歲饑，請緩。侯曰：「食可去，聖教不可一日廢，況民食方棘，而興作以資未技，亦昔賢救荒之一道也。」於是市材庀徒傭直有加，盛暑躬

莅厥役，吏抱牘就咨郡事，口酬手署，不少怠。再踰月而落焉。崇加一仞，廣視舊增三之二，黝堊丹碧，不質不華，配設有容，左右秩秩，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崇嚴靚深，妥侑惟稱。又爲精舍以處師生，時課其業，諸生相與謀曰：「完矣，美矣！微侯廟其圮矣，貞石之紀其可已矣乎？」走狀屬記，辭不獲。

黃溍《文獻集》卷七下《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雍，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其規制褊迫庳陋，顧出他州郡下，擔簦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爲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沿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列屋爲間者五，而後爲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顏曰「尊經」者，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宮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呼都克婁斯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逵路後逼，廛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囂煩不可得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於火飛，燎及殿檐，而止「持正」、「賓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理之，度木簡材，而李君祁來爲副提舉，亟命學正、録、直學等撰日庀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爲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趍事赴功，乃從閣於四齋之故位，且爲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齋東西對峙，輦石刻置閣之北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殿，盧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仆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剥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甓堂涂自門屬於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爲錢若干緡，爲米若干石，悉出於贍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溍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苟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溍既序其工役之概，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教師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八《送傅民善赴衡州路儒學正序》　學正，教授之貳，其職甚不輕也。

《元史・百官志七》　諸路總管府，至元初置。二十年，定十萬户之上者爲上路，十萬户之下者爲下路。當衝要者，雖不及十萬户亦爲上路。【略】儒學教授一員，秩九品。諸路各設一員，及學正一員、學録一員。其散府、上中州，亦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

蒙古教授一員，正九品。

醫學教授一員。

陰陽教授一員。

《元典章・吏部三・教官》　延祐四年正月，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部御史臺呈行臺咨廣東廉訪司申惠州路牒呈山長鄭鐸文、楊天相得代請依例試驗，准此。照得：白身創入教官例，及科舉例，欽此。除已遵依，今據前因除另行外，卑司看詳：今後學正、山長得代給由赴司面試，若依大德八年考試程式出題試驗，却緣律賦小義已經奏准，不用如試小義古賦，却非科場舉子及各路保舉，白身創入教官之人，若比歲貢保舉儒人，並令赴本鄉應試，已後急缺，學録、教諭未審如何選取。及山長、學正，得代如何面試。即係爲例事理，乞照詳得：此本臺看詳：廣東道廉訪司所言，事關通例，宜從都省令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咨請照詳，准此。呈乞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施行。奉此照得：大德五年六月内，《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選取教官事》内一件：所轄儒學教官額員陞轉等事，照得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呈准中書省劄付：腹裏儒學教官，例教授路設一員，學正、學録各設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除教授祇受勅牒，學正受中書省劄付，學録、教諭並授吏部劄付，路府州縣各添設直學一員，止受本路官司付身勾當。各處教授以三年爲滿，依例遷調，須歷兩考。所據路教授有缺員，散府上中州教授歷一考之上者陞補。各處學正

有缺，學録、教諭歷一考之上者陞補。各處學録、教諭有缺，於直學内選取，並依例體覆，申呈散府諸州，並各處書院教諭有缺，各處學正一考之上陞轉，直學於本學在前執事人内選，保性行端方，才幹通敏者。未有缺員，依舊勾當，奉此本部參詳各處教諭、學録，名分雖居下列，亦須用有學行之人。今後應設教授、學正去處，依舊例設直學一員，許令本處教授於在學生員内推保才學優長、行無玷缺者，具申合干上司，令文資正官當面出題試驗，經疑、史評各一道，從本路出結付身委勾當，三十月爲滿，勘合給由，依上考試，中式補充。學録、教諭須歷兩任，再行試中，方入學正、山長之選。學正、山長滿日，依上再試，果中程式，繳連．程文申達省部，行移集賢院，考校中式，陞補府州教授；如不中式者，止於學正、山長内任用。所據試驗文字，比依科舉例，各從所業，試經疑一問，詔誥章表古賦科一道。如蒙准呈移咨行省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得此，奉都堂鈞旨，即目科舉既行，教授之職尤當慎選，送禮部再行照擬奉此行，據集賢院送國子監備國子學，呈議擬試驗教官内，教諭、學録一任，即陞山長，似大優，却緣自直學至教授中間代試聽除守缺給由，所歷月日前後三十餘年，比至入流，已及致仕，情有可憫。況兼科場取士，未等已是正八品，及其教授入流，止得從八。若更多添日月，將來必無願選教授人員，學校必至廢弛，無以作成人材。如蒙矜免，依從所擬，相應據直學至教授，依例陞用，外至科舉年分願試者，聽以爲便，益具呈照詳得此，仰回呈禮部照驗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此本部參詳國子監所擬試驗教官通例，逐一議擬，如蒙准，呈移咨行省，劄付本部行移，合屬照會，相應開呈照詳，得此都省令，將逐項事理開咨請，依上施行。

國子監議得：直學之職，止是掌管錢糧、廟學祭祀、修造等事，轉陞教官固當慎選，然此即目取士之法，所以誘進後人，不可失於太嚴。今後直學有缺，擬從本處教官選保在學生員才學優長、行無玷缺者具申，合於上司委文資正官一員體覆，相應移文本路，出給付身，委充之學，三十月爲滿。約會本路文資正官、教官出題面試，經疑一問，於四書内出題，考較中式，須是半印勘合，給由以達省部，行移集賢院，考較陞充學録、教諭。中間若有冒濫，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治。

前件議得：今後應設教授、學正、山長去處，依舊例，設直學一員，其所試經疑，以經旨明白、文詞條暢爲中式。所據在内直學任滿申達省部，行移集賢院考較，其在行省者申覆本省儒學提舉司考較，餘從國子監所擬。相應國子監擬得：學録、教諭已經試驗，方充前職。若又行試驗，事涉重復，況兼聽除守缺，比及兩考任回，動輒一十餘年，不無淹滯。今後教諭、學録照依在前歷一任，依例類學正、山長内選。

前件議得：學録、教諭已經驗，依舊例須歷兩考，依例勘合給由，仍取本人親筆所業文字一十道行移考較，如中程式，陞充學正、山長。

國子監議得：學正、山長已是有出身人員，若依糾舉立式試驗，却緣餘外另無優陞。以此看詳，事涉太重，今後學正、山長考滿，擬依舊例，各隨所業，面試經義一道，不拘舊格，仍面試詔誥章表科一道，考較中式，陞充府州教授；如不中式者，又以學正、山長内任用。

前件議得：學正、山長陞用，宜准國子監所合，令本路文資正官同本路教授公同出題面試，經疑古賦詔誥章表科一道相應。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六《故建昌路儒學教授蔣君基誌銘》 至元二十有三年，余以集賢學士行臺侍御史，將旨江南蒐羅遺逸，得二十四人焉。既復命，朝廷分其半掌憲諸道，餘悉授任有差。時龍山蔣君松魁長才奧學，爲衆所推，余將以君入見，未行而君病，病而卒。余爲悼之深也。又十有五年，其猶子宗道叙君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喟然以嘆曰：「銘吾故人而弗忍辭。」君世家嚴陵壽昌，曾大父敬之，大父震亨，父焱，母某氏。君早負文聲，學於太學者七年。甲戌，授初官典教盱泮，以恩轉脩職郎。次年，又以江西制置黄公萬石之辟，授國史校勘、江西提舉司主管機宜文字，未赴而盱城歸附天朝，君復掌教事。時余季父西渠公守盱，酬酢紛糾，君雍容風議，佽助爲多。余時初識君也。凡在泮七年，雖中更多故，而教育不廢，有力於庠序爲多。至元辛巳，西渠公以郡事將入奏，因薦於朝，衆謂命下矣，而中格。最後余起君於丘園，而君竟弗得生。命也夫，命也夫。君爲人磊落恢廣，軒然有古丈夫風，其孝友信義，天性然也。晚隔丘墓，不復能歸，每烝嘗之際，執爵望哭，悲不自勝。暇則過余先君所，或與盱之賢士大夫游，杯觴流行，爲詩自遣，詩如其人。余時官中朝，去家久且遠，聞君徜徉甚適，念不得旦暮膝下，時與君輩相從。及以使事來歸，意謂將得相與行吟河洛之間，少酬前志，而事乃爾。人生相知爲難，相知矣，患不相聚，聚或弗能久，此余所爲屢嘆也。君字仲方，生於乙未二月二十日巳時，卒之日，實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五日。

《廟學典禮·儒職陞轉保舉後進例》 中書省，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咨該：吏部呈：近承奉中書省劄付：擬府、州儒學教授准正九品，任滿，在歷路教一任，准從八品，滿日給由赴部，於本部遷轉；若學正，止歷一考即陞教授。員多闕

少，似有窒礙。今擬各路教授三年爲滿，依例遷轉，須歷兩任。所據隨路教授遇有闕員，散府、上、中州教授歷一考之上者陞補；散府、上、中州教授有闕，各處學正歷一考之上者陞補；學録、教諭有闕，直學保選陞補；並依例體覆申呈。如未有闕員，依舊勾當，遇闕，依例陞轉，似易爲銓調。其有年高德劭茂材異等之人，不求聞達，雖白身堪授教授一路一府者，許牒按察司體覆相同，將所業文字連申，擬充教授，不拘前例。若越次妄舉，及選保不拘士行，不精儒業，令人代作之人，從監察御史、本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明白，申臺呈省，取問是實，所保人截日黜罷，仍罪及當元舉主，體覆官司，似望教官得人，作成後進，以備他日選用。奉此，除遵依外，近來各路將一考之上學正、録、教諭，往往給由越例求仕，及又行保舉白身之人，抄録文字一二篇申部並翰林院還用，中間冒濫不無。竊照平陽、益都、太原等路，各轄州、府一十餘處，若將學正、教諭人等依常調入員陞轉，即目教授員多闕少，泛濫保用，不得其人，何以作成後進，深爲未便。本部參詳：學校風化之源，必當慎擇師儒，教育後進。今來議得：各路並府、州教授，別有遷調影下窠闕，擬合令本路官司於所轄州郡教官内，通行推選材德服衆之人，牒委文資正官覆察相應，然後行移本道按察司，公坐出題試驗，將親筆所業文字，并察司的本牒文繳申省部，移文翰林國史院再行考校定奪，其餘學正人等依舊守職。若有茂材異等，本處官司依例體覆具解，令本人親身赴翰林國史院出題試驗，保明關發，赴部定奪。倘有不應，罪及舉官並體覆官司，如此似望革去濫保之弊。乞照詳事。得此，省府：准呈。除外，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咨行中書省。

《廟學典禮・學官職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劄付該。近准中書省咨該：隨路教授、學正、學録，師範後進，作育人材，撰述進賀表章，考試歲貢儒吏，品級雖輕，責任實重。非公選博學洽聞有德之士，將恐倖門一啓，賢不肖混淆，雖欲盡革前弊不得已。今擬各道提舉學校官並訓導、提點錢糧等職名，並擬革去，各處文資正官一員專以提調。爲此，於今年閏六月十七日啓過事内一件：江南管秀才的，見設立着教授，又設立提舉學校兼管錢糧。和爾郭斯爲頭省官每商量來的，重設提舉學校官罷了，錢糧教城子裏官人每管着。這般啓了呵，奉令旨，那般者。敬此。都省：除外，咨請照驗施行。准此。行下各道宣慰司，取勘到各路儒學教授、正、録並書院山長等各各職名數内，多有所歷根脚淺短，不經按察司體覆濫設之人，月請學糧錢數多寡不一。省府議擬到：除教授祇受敕牒外，本學洽設正、録直學，並書院山長、縣學教諭各各員數，所受文憑，隨月請學糧錢數，省府除已開坐，移咨都省照驗外，合下仰照驗。據濫設不應之人，截日盡行革去。前項額定人員，以勾當三年爲滿。如是闕員，選保德行才能曾得鄉漕薦舉，堪爲後進師範者，本路行移本道按察司，委便體覆相應，回准公文，然後備申本道宣慰司，轉呈省府照詳定奪，毋得濫行保舉。的委本路文資正官，不妨本職，兼行提調本學見在錢糧一應官物，從實依公銷用，每季開坐見在銷用備細數目呈省，毋致非理侵欺，借貸違錯。路設教授，係祇受敕牒人員，月請學糧五石，鈔五兩。省委相副教官，比及換授以來，權充學正員數，月給學糧三石，鈔三兩。學正，俱受行省劄付，月請糧米三石，鈔三兩，有省委副教官處，設一員，無省委副教官處，二員。學録二員，如直隸行省，祇受省劄，如宣慰司所轄，止受本司劄付，每月請糧米二石，鈔二兩。直學二員，止受本路劄付，月請糧一石，鈔一兩，掌官學庫、田産、屋宇、書籍、祭器、一切文簿，並見在錢糧，凡有收支，並取教官、正、録公同區處，明立案驗，不得擅自動支。諸州、散府教授，係祇受敕牒人員，月請糧米五石，鈔五兩。學正一員，受行省劄付，月請糧米三石，鈔三兩。學録一員，直隸行省去處，受本路付身，如宣慰司所轄，受宣慰司劄付，月請糧米二石，鈔二兩。直學一員，受本路付身，月請糧米一石，鈔一兩。書院山長二員，祇受行省劄付，月請糧米三石，鈔三兩。縣學教諭，許設二員，止受本路劄付，月請糧米一石五斗，鈔一兩五錢。

《廟學典禮・差設學官學職》 浙東道宣慰使司，至元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劄付：照得至元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據浙東道儒學提舉司申會驗卑司近於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開司，所據合行事件未有定例。照得准東道儒學提舉司已曾講究到學校事理，呈奉江淮等處行尚書省劄付准議了當。爲此，移關本司會驗。去後，於五月二十二日回准關該：今將本司合行事件，逐一開坐如后，請照驗施行事。准此。又照得本司先爲開設衙門未有定例，移准浙西道儒學提舉司牒該：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承奉浙西道宣慰使司劄付該，近據來申，各路儒學學正、山長，從卑司選保，申按察司體覆相應，申宣慰使司，保呈省府，出給劄付；學録，保申宣慰使司給劄；直學、教諭，乞從卑司於相應人員内差擬，免行體覆，乞照詳事。得此，具呈江淮等處行尚書省劄付該，省府准呈，合下仰照驗施行。承此，使司：除外，仰照驗依奉省内事理施行。承此，當司除已依上施行外，牒請照驗事。准此。卑司今將會到各道儒學提舉司學校合行事

理，申乞照詳明降事，開坐到數內一項：昨來至元十七年設立各道儒學提舉司，承奉宣慰使司劄付，備奉行中書省劄付該：應儒學大小事務，並從儒學提舉司掌管，所有日前總管府並免提調。至元二十一年因革罷提學之後，儒學事務仍歸各路、府、州、司、縣提調，所差設職員並從體覆。今既復設儒學提舉司，見欽奉聖旨：應外道學校生員成材者，申太學，茂異者，申集賢，聞奏呈省區用，並從隨道儒學提舉司保申。所有體覆一項，委爲重疊，除學正、山長比擬路教資次，儒學提舉司保明，呈覆上司，轉呈行省出給劄付外，其餘學録、縣學教諭以下，照在前體例，並從儒學提舉司出給付身差役，並免體覆，似與近詳條畫相應，及諸齋合設長、諭各一員，鈐束諸生，申乞照詳明降施行。今奉省府議得：依准所呈前件。本司奉此，除已行移各處路、府、州、縣及合屬儒學、書院，依奉省內事理施行外，乞照驗事。得此，使司照得：先於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令史張新承行劄付「爲學官格例事」該，省府議擬到，除教授祇受敕牒，外據本學合設正、録、直學，並書院山長、縣學教諭各各員數，所授文憑，月請學糧，鈔數省府。除已開坐移咨都省照驗外，合下仰照驗，據濫設不應之人，截日盡行革罷。前項額定人員，以勾當三年爲滿，如是闕員，選保德行材能、曾得鄉漕薦舉、堪爲後進師範者，本路行移本道按察司，委自正官體覆相應，回准公牒，然後備申本道宣慰司，轉呈省府，照詳定奪。數內開坐到：路設教授，係祇受敕牒人員；省委相副教官，比及換授以來，權准充學正員數；學正俱授省劄，有省委副教處設二員，如直隸行省，祇受省劄，宣慰司所轄，止受本司劄付；書院山長許設二員，祇受行省劄付；教諭許設二員，止受本路劄付。爲此，具呈省府照詳。去後，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承奉江淮等處行尚書省令史崔思政承行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劄付該：來呈本道儒學提舉司行移淮東浙西儒學提舉司，會到下項學校格例，乞明降事。得此，省府照得：本道見呈，與省府元議相同。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開(作)〔坐〕到數內一件：儒學保明生員，除山長、學正呈省定奪外，其餘學録、直學以下人員，並從本司差設，乞明降事。前件議得：依准所呈。奉此，照得省府元議：如是闕員，選保德行材能、曾得鄉漕薦舉、堪爲後進師範者，本路行移按察司，體覆相應；學正俱受行省劄付；學録如直隸行省，祇受省劄，如宣慰司所轄，止受本司劄付；山長祇受省劄；教諭止受本路劄付。其儒學提舉司會到淮東提舉司例，呈准省劄：差設職員，並免體覆；學正、山長，從提舉司保明，申覆上司，轉呈行省，出給劄付；其餘學録、教諭以下，並從儒學提舉司差設。所有儒學提舉司所呈，即與省府元議不同，除學正、山長，省府定奪，別不見學録、直學以下，是否從宣慰司差設，及不見學識人員，合無依例體覆，又不見設立儒學提舉司有無定到格例。爲此，再呈省府照詳。去後，今奉省府劄付該：來呈本道儒學提舉司申，近於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開司，所據合行事理未有定例。得此，竊詳既立提舉衙門，合從本司選保相應人員申覆，照依省府元議事理施行。得此，照得先據來呈，亦爲此事。爲此，照得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內，據淮東儒學提舉司申，開具到所行格例一項，省府議得：山長、學正呈省定奪外，其餘學録、直學以下，從儒學提舉司差設。已經行下本司照驗去訖。今據見申，合下仰照驗，照依已行施事理施行。奉此，使司：除外，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劄付儒學提舉司。

《廟學典禮・正録任滿給由》 集賢院，至元二十七年二月日劄付該：據司直司呈該，承本尚書吏部符文，承奉尚書省判送本部元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浙東道儒學提舉司申，江南各路學正、山長、學録，受院、監付身，三十箇月爲任滿，給由依例遷轉。國子監擬：照得省部定到江淮教官所受文憑(節)該，學正受行省劄付，學録受宣慰司劄付。奉此，即目南北教官從監官考較定擬，凡今後江淮迤南教官，從本路儒學公衆推舉保申，各舉道提司就便依例行移按察司體覆相同，然後從儒學提舉司考較所業文字，循例定擬職名，學正申行省，學録申宣慰司，就便出給劄付。外據三十箇月爲考滿，依例給由一節，若從本司所擬相應。具呈照詳。奉都堂鈞旨：送吏部，疾早照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儒學教官，例從集賢院定擬。所據江淮迤南學正、録給由事理，參詳擬合照依教授例，候得替，依例給由相應。呈奉都堂鈞旨：准擬。送吏部，行移照會施行。奉此，除外，省部合下仰照驗施行。承此，本司呈乞照驗事。得此，使院合下仰照驗，更爲行下合屬，照會施行。劄付國子監。

《元典章・吏部三・教官》 蒙古教授

至元十九年八月，定府州一任，准正九；再歷路教一任，准正八。大德元年三月已後，止擬從八。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七《故紹興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固陵蔣君諱世傑，字俊民，自幼已負英稱，由進士入官，嘗參建昌軍事。去今五十年，父老猶誦嘆不忘。至元中，余識之京師，相從夜語，典刑碩儒也。後又識其二子於江都，皆犖犖有父風。於是余胥疏江湖之上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太常博士述君里

系、官次求銘，然後知君物故歲月。家本光州，父諱克勤，宰邑象山，愛其風土，因家于明。君生十四年而象山公没，大父母皆無恙，君已能孝長慈幼，翕然以和。學於舅氏。舅氏名士也，深器之。宋開慶己未中進士第，尉黄巖，遷泰州録事參軍。母喪，釋服，遷録建昌，清敏公勤，受舉於前後三太守。最後守念其拯饑盡瘁，欲再薦之，君力讓其同幕，由是益知名，遷安慶府司理參軍。沿江制帥素知其材德，羅致幕府，通署三司，事至立決，咸當其情。帥問知君所署者，輒不復視，即奮筆畫諾，與總餉使者共薦君于朝。帥既去，君亦還郡。郡將倨甚，君與抗不懾，改授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遷提轄榷貨務，遂歸國朝。浮湛閭里者十二年，授無爲路儒學教授，始至即去。又七年，改教紹興，居四年而代。又四年病卒于家，得六十有九年，是爲大德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六《故將仕佐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吴君墓志銘》 異時場屋之士，居連甍，出連衖，以得失爲雄雌。失則悲，得則肆，古人之事一不概於心，務於躬也。某少從徽庵先生於臨川，得延陵氏之仲季焉，則獨否。以是皆友之，三人無須臾不偕，偕而無適不樂。於文蓋嬉笑諧辯以成，未始棘棘然也。季長於余二年，業成且精，凡試輒可，識用弘朗，意悟飄灑，卓然萬夫之望，一舉進士，遂中其科，得瑞州新昌縣尉以歸，重慶在堂，内外歆豔。既而天下定于一，某入仕京師，季亦名聞大朝，擢建昌路儒學教授。後十年，余將旨南歸，時季已解去，而吁校良規斬斬，新田每每問之，季氏力也。「盍再仕乎？」方藝木引泉，笑而不應。【略】(君)名可孫，字聖可，甫十二已辦科舉之學，少從仲兄游郡中，博士程君紹開每語人曰：「二吴文行，遠器也。」平居恂恂，臨事毅然山立。蓋自幼已爲長者所知掌故。胡桂芳，名士也，見之曰：「長必有成。」以女女之。其師馮得一，亦名士，愛而教之者十年，遂與同升。二公歿，君經紀其家，無所顧愛。去吁學而歸也，餘廩粟石千有奇，封識以竢代者。喜飲酒，然必相知者而後飲，飲至無算，然亦未嘗醉也。文辭字畫，温雅如其人，至於薄世味、篤古道，其天性固然。生丁未四月丙戌，卒辛丑十月戊寅，葬癸卯十有一月庚午，是爲大德七年。

《元典章・吏部三・教官》 儒學教授

至元十九年八月，定府州一任，准正九；再歷路教一任，准從八。大德八年，定須年五十以上。

《通制條格》卷六《選舉・教官不稱》 大德八年九月，中書省兩浙江東道奉使宣撫呈：浙東廉訪副使臧奉政言，學校教化，朝廷急務，而有司視爲緩慢，宜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也。今之爲教授者，半非其人。如龍興路教授閔節夫，本以道童善撫琴見知當路，遂得前缺。到任之後，席卷學糧壹萬餘碩，憲司非不追問，因緣計囑，反與隱庇回護，繼而在逃，竟置不問。乞行分揀，如德行文學可爲模範者存留，不學無術者汰出。選真儒，俾之典教，庶無負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美意。送禮部，回呈：准集賢院關，看詳各處教官，止憑省部連到所業文字考試中式，回關貴部銓注窠闕。若教官委不稱職或侵盜學糧，合從廉訪司依例糾問。本部議得：合准集賢院所擬，劄付御史臺依上施行。都省准呈。

程鉅夫《通制條格》卷八《仪制・賀謝迎送》 大德十年五月，中書省四川行省咨：重慶路儒學正塗慶安呈，春秋釋奠，天壽聖節行禮，諸儒各服唐巾襴帶，學正師儒之官却以常服列班陪拜。照得吏目、巡檢俱蒙上司定例製造公服，學正亦係省府設立人員，合無依上製造。禮部議得：學正、學録、教諭係師儒之職，俱受省部劄付，若與諸生同服，似失尊卑之序，合准所申製造。都省准擬。

《雪樓集》卷一七《太平路儒學教授徐君墓誌銘》 往年嘗述釣臺二徐之貞，時徐父晞顔無恙也。後二年，其子革以史官袁桷所爲《家傳》來曰：「吾父歿矣。公幸矜而又賜之一辭。」按：其先自太宋來，曾祖某，祖禧，父景榮。晞顔字子愚，居宋太學中，試輒高第，歸國朝，歷廣信、安吉二郡博士，秩滿當遷，曰：「我願爲博士耳。」集賢薦爲湖南提舉，曰：「母老，不可遠也。」乃再得姑孰。所至以扶道樹化爲己任，修治先賢冢，請蠲諸儒力役。桑門氏將夷安定胡先生墓，力争而復之。【略】生以宋端平甲午二月二日，歿以大德丁未十月七日，葬以某年某月日，某鄉某里茆岡之原，其兆也。有集十卷，將歿，命其子曰：「我無贏餘，而好周急。今方薦饑，我死慎毋營佛老事，第爲我活里中人足矣。」

《元史・汪澤民傳》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

徐明善《芳谷集》卷上《贈徐義翁北行序》 虞上下庠，夏東西序，殷左右學，周東膠、虞庠，皆大小學並建。漢擇年十八以上者，充博士弟子；唐州縣學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而小學無聞；宋三舍法行，而小學一皆肄簡家塾而已。皇元興學宗化，陋漢唐，追三代，外臺勉勵，倣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訓導之。自皇慶以來，東南學校誦弦聲風動雷隱矣，丕休哉！然勞倍則功倍，勞半則功半，逸則罔功者，唯今之訓導爲然，不徒譊譊而已。視其眉睫，而閑其鴻鵠將

至之心，如羈騰猿，如馭奔驥，稍縱則敗羣圮類有矣。其視唐宋倚席者，唯評其詞藝之高下，其優劇相去不亦遠哉！初，外臺擬訓導滿三歲與正長，既不果；行省擬與諭録，又不亟。嗟夫！倡而不和，教而不行，未必不由此也。此提學者之憂，而予末如之何也已。予所不得已於言者，臨川徐義翁職龍興路學訓導滿三歲，弟子以蒙入者以聰出，以鈍入者以銳出，其功如此，其勞可知矣。乃不得被半紙之授，霑斗食之禄，則慷慨欲北行。或曰：「今朝廷方重名爵，義翁之行，遇合未可知爾。」予獨以爲不然。夫器玉者純於玉，則碔知其賤；不免於用碔，則山石皆待沽矣。食功者止於梓匠，則路人知其不與；不免於饔路人，則毁瓦畫墁皆求飽矣。今義翁其材玉也，其功梓匠也，任選舉者不用義翁，將器碔而食路人乎？非所以重名爵也。其必不然明矣，其用義翁必矣。雖欲勿用珩璜琚瑀，尋引規矩，其舍諸？延祐己未三月甲申。

《元典章》新集《禮部・儒教・學校・訓導敦請年高優博之士》 至治元年三月日，袁州路准江西廉訪司牒巡歷至臨江路：據學校授劉豈礎覆説：本學訓導王尚賓，年小，不遵禮體，切照。學校乃風化之原，作養人材之所，設立訓導，堪爲師範者，使之訓誨後進。今體知隨處學校，似此學淺年卑之輩，不勝其數，貪緣是職，痴想猶存，不顧廉恥，儒學濫用，苟得其進，巍然自負，輕侮學官，詳此，豈特虚食廩禄，實且有誤後進。憲司相度訓導王尚賓，既將學官凌忽，似難同處，除移牒臨江路，將王尚賓截日革去，須要依例敦請年高德邁、文學優博、衆所推尊之士，延充訓導。教養人材，毋得似前，籍記濫用。據本路州縣訓導一體依上施行。外牒可照驗，依上施行。

《元史・選舉志・科目》 若夫會試下第者，自延祐創設之初，丞相怯木迭兒、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於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受省劄，後舉不爲例。今有來遲而不及應試者，未曾區用。取旨。」帝曰：「依下第例恩之，勿著爲格。」

泰定元年三月，中書省臣奏：「下第舉人，仁宗延祐間，命中書省各授教官之職，以慰其歸。今當改元之初，恩澤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先有資品出身者，更優加之。不願仕者，令備國子員。後勿爲格。」從之。自餘下第之士，恩例不可常得，間有試補書吏以登仕籍者。惟已廢復興之後，其法始變，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學正及書院山長。又增取鄉試備榜，亦授以郡學録及縣教諭。於是科舉取士，得人爲盛焉。

《元史・選舉志三・銓法下》 天曆元年，臺議：「各道書吏，額設一十六人，有闕宜用終場下第舉子四人，教授四人，各路司吏四人，通吏職官四人，委文資正官試驗相應，方許入部。」

《延祐四明志》卷二 學官　教授：潘夢桂將仕郎，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之任，慶元人。　黄裳將仕佐郎，眉沂人，至元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之任。　吴宗彦將仕佐郎，黄巖人，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任。　蘇焱將仕佐郎，至元二十八年□月□日之任。　戴友　趙孟節　黄一龍　童應椿　蘇塏眉山人，至大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之任。　卓玖　三山人，至大四年九月初二日之任。　孔文植永嘉人，延祐元年十月二十日之任。　薛基河東人，延祐三年二月初三日之任。　吴廷獻鄱陽人，延祐六年二月十八日之任。　俞希魯鎮江人，至治二年二月初七日之任。〔按曰〕：已下三人續增。　陸晉之杭州人，泰定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之任。　花桂發無爲州人，致和元年四月初八日之任。

副教授：〔按曰〕原脱此行，而接題六。副于花英伯之下，今據《敬止録》補正。　尹應元　嚴斗輝　馮福京　趙嗣銍　王汝濟　史復伯

學正：王沂孫　時敏　趙同　趙必昌　盛象翁　李夢登　賈哲甫　徐信卿　杜世學　徐公著　葉曼卿　陳雲宗　劉悌　吴埏　吴景山　郭仁傑　趙文　盧可繼　王萓　李楨　施塤　孔照遜

學録：沈邑　徐斗明　陸伯潤　杜世學　劉簡　趙必昌　王惟賢　姜材之　陳自　袁裒　陳榮龍　范庭珪　徐忠行　趙懋懷　徐木　史益伯

《元史・選舉志一・學校》 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舉官，命貴臣子弟入學受業。憲宗四年，世祖在潛邸，特命修理殿廷；及即位，賜以玉斧，俾永爲祭器。至元十三年，授提舉學校官六品印，遂改爲大都路學，署曰提舉學校所。二十四年，既遷都北城，立國子學于國城之東，迺以南城國子學爲大都路學，自提舉以下，設官有差。仁宗延祐四年，大興府尹馬思忽重修殿門堂廡，建東西兩齋。泰定三年，府尹曹偉增建環廊。文宗天曆二年，復增廣之，提舉郝義恭又增建齋舍。自府尹郝朶而別至曹偉，始定生員凡百人，每名月餼，京畿漕運司及本路給之。泰定四年夏四月，諸生始會食于學焉。

太宗始定中原，即議建學，設科取士。世祖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

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雲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興府行宮，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録、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録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縣學正、山長、學録、教諭，並受禮部付身。各省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録、教諭，並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凡路府州書院，設直學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直學考滿，又試所業十篇，陞爲學録，教諭。凡正、長、(諭、)學(正)録、教諭，或由集賢院及臺憲等官舉充之。諭、録歷兩考，陞正、長。正、長一考，陞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授又歷一考，陞路教授。教授之上，各省設提舉二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凡學校之事。後改直學考滿爲州吏，例以下第舉人充正、長，備榜舉人充諭、録，有薦舉者，亦參用之。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於是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矣。

《至正四明續志》卷二　教授：俞希魯，至治二年三月之任。陸晉之，泰定二年三月之任。花桂發，天曆元年四月之任。張克果，至順二年四月之任。包檉，延祐元年鄉貢進士，元統二年四月之任。是年十一月丁憂。陳廷言，至治三年鄉貢進士，至元元年三月之任，是年七月丁憂。龔浩，至元二年三月之任。王弘，至元三年七月之任。桂克忠，至元五年十一月之任。朱文剛。字明德，天台人，至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之任。學正：李禎，陳文杰，胡禾，護禄賜不花，至治三年鄉貢進士。戴樗，虞師道，薛元德，李庚孫。學録：汪景星，郭庚，陳岳，毛明德，吴天驥，厲德潤，王國祐，曹性之，汪興，王壽朋。

《元史・百官志八》　紹熙軍民宣撫司。至元四年，因監察御史言：「四川在宋時，有紹熙一府，統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鎮。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見彼中田疇廣闊，開墾成業者，凡二十餘萬户。」省部議定，遂奏准置紹熙等處軍民宣撫司。正官六員，宣撫使、同知、副使各二員。首領官三員，經歷、知事、提控案牘各一員。司獄一員，蒙古、儒學教授各一員，令史八人，譯使、知印、怯里馬赤各一人，奏差四人。

《元史・宋子貞傳》　(嚴)實卒，子忠濟襲爵，尤敬子貞。請于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二《送白廷玉赴常州路教授序》　吾友白君廷玉爲常州路教授，才選也。年來儒官赴選部如水赴壑，員無窮而闕有限，于是樞機日趨于密，始仕須府與州，再調乃得路學。君由學正入仕，用薦者即得教授一路，豈易然哉！

學生

《元史・選舉志・學校》　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路蒙古字學。十二月，中書省定學制頒行之，命諸路府官子弟入學，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餘民間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以譯寫《通鑑節要》頒行各路，俾肄習之。至成宗大德五年冬十月，又定生員，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元貞元年，命有司割地，給諸路蒙古學生員餼廩。其學官，至元十九年，定擬路府(路、)州設教授，以國字在諸字之右，府州教授一任，准從八品，再歷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遷轉。大德四年，添設學正一員，上自國學，下及州縣，舉生員高等，從翰林考試，凡學官譯史，取以充焉。

學規學則

《元史・刑法志二・學規》　諸隨路學校，計其錢糧多寡，養育生徒，提調正官時一詣學督視，必使課講有程，訓迪有法，賞勤罰惰，作成人材，其學政不舉者究之。諸教官在任，侵資錢糧，荒廢廟宇，教養無實，行止不臧，有忝師席，從廉訪司糾之；任滿，有司輒朦朧給由者究之。諸贍學田土，學官職吏或賣熟爲荒，減額收租，或受財縱令豪右占佃，陷没兼并，及巧名冒支者，提調官究之。諸貧寒老病之士，必爲衆所尊敬者，保申本路體覆無異，下本學養贍，仍移廉訪司察之；但有冒濫，從提調官改正。諸各處學校，爲講習作養之地，有司輒侵借其錢糧者，禁之。教官不稱職者，廉訪司糾之。諸在任及已代教官，輒攜家入學，褻瀆居止者，從廉訪司糾之。

教學與考試

《元典章》新集《禮部・儒教・學校・釋奠大成樂》　延祐五年三月□日，江

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近者公過京兆路學，觀裏有司，差遣俳優鼓以俗樂，中間歌調皆是淫曲。況釋奠自有《大成》之樂，江南、汴梁皆行此禮，如蒙選古樂師，教彼生徒，以供祭祀，送據禮部呈議得釋奠《大成》之樂。合准。御史臺所擬，許令路府於贍學錢糧內置備，選擇習古樂師，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經費

《廟學典禮・都省復還石國秀等所獻四道學田》 中書省，至元二十年九月十六日咨該：進據浙東宣慰石國秀等呈，獻江東、江西、浙東、浙西等四道亡宋時元撥贍學田産，若令石國秀等充學産總管府管領，辦鈔三千定，換給各人宣命，不致埋没」等事，爲此，移咨文該：學校之設，務在養賢，若將學田官爲拘收，士類無以奉養，賢才由此而廢。若令各學依舊管領，似爲相應。准此。方欲施行間，又據御史臺呈，亦爲此事。都省議得：江南贍學田産所收錢糧，令所在官司拘收見數，明置簿籍，另行收貯。如遇修理廟宇，春秋釋奠，朔望祭祀，學官請給住坐生員食供，申覆有司，照勘端的，依公支用。若有者宿名儒實無依倚者，亦於上項錢內酌量給付養贍。毋令不應人員，中間虛費錢糧。據收支見在備細數目，每上下半年申報行省，年終類咨都省照驗。所在官司，亦不得侵支違錯。據合行回咨，請照驗施行。咨江淮行省。先於至元十九年五月，浙東道奏：據宣慰石國秀並前亡宋總管謝允孫、石國祥、樓性之告言，略謂江東、江西、浙東、浙西四道諸路、州、縣學並杭州太學，贍學田産約有數萬來畝，自歸附之後，諸生並無日請月逐飲食，亦無往來游士，春秋祭祀，所用不多，合於十分中撥二分贍學公用，餘外分田産獻納御位下充辦課程。石國秀情願出力勾當，且認寶鈔三千定，乞令石國秀等爲學産財賦總管府官，仍免佃户差役事。當年八月，都省行下合屬照勘，有無違礙旅行，及據各處辨明，洞見情僞有無。紹興路學所申：本學自前代建立以來，即有養士田土，係與僧寺、道觀産業相同，即非其他係官田土之比。每年子粒不了支用，在亡宋時，官司於內且日撥公使庫、激賞庫、贍軍庫、都稅務官錢添助養士，名曰四庫錢，自歸附後，諸生口糧、官職吏僕月糧，止靠學糧，支用不敷。自至元十三年，照舊例行供。十四年三月內，准宣慰司劄付，令本學依寺、觀例，自行收支接續養士。十五年二月，承宣慰司令史鄭誠呈説，前往行省打勘，檢照本學養士米糧不可與係官糧斛一般打勘，准呈開除訖。十六年八月內，准宣慰司行下再行定奪學官職事吏僕月給、諸生口糧數目。十七年三月內，准宣慰司定奪教授、訓導、錢糧官、正、録、教諭、糾彈、掌儀、吏僕人員月糧數目。十九年二月內，准行中書省行下宣慰司存設教授、錢糧官、正、録、長、諭等職。本學每年所用，並係該准上司行下，即非擅自收支。所有每歲支用項目，除春秋祭祀、修造文廟外，學官學職月有請糧，諸齋生員日行二饍，游學之人無所歸者亦日有以贍之，年老者月給生料，幼學者日亦行供。每遇好日祝聖，朔望殿謁，學官講説，諸生課試，事事不敢廢弛。即非無月請，亦非無游學，亦非無日逐飲食。又如儒學提舉司所申：杭州太學、武學、宗學三處，係前宋官庫每年撥錢米供贍，即無田土。以此言之，虛妄可知。當蒙廟堂采聽，公論獲伸。四道贍學之田，得存教養之初意。

《廟學典禮・江南學田與種養》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德仁府北裏鄂諾勒噶察克台什里有時分，奏過事內一件：江南立學呵，怎生？先屬學校的田地屬官也，如今師父根底學文書的孩兒每根底種養着喫的田地，與他每呵，怎生？麼道有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元典章・禮部四・儒學》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節該：江南路分裏有的貢生士莊名字田地根底裏不屬孔夫子廟，教行省、行臺差人取數目合教屬官省，屬孔夫子的田地根脚裏，不是官司底來，是秀才置來的田地，同和尚、先生每田地一般，中書省、御史臺奏奉聖旨，分付與秀才每來。如今皇帝可憐見呵，依在前體例裏，分付與各處孔夫子廟秀才每，爲主每年那田地裏出來的錢糧呵，修理孔夫子廟，春秋祭丁，朔望祭祀，自教養人才着。若有窮暴年老，無倚靠的好秀才每呵，那底每根底養濟着，這般行呵是的一般。欽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元典章・聖政一・興學校》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日，欽奉《登位詔》條內一款：學校之設，本以作成人材，仰各處教官、正官欽依先皇帝已降聖旨，主領敦勸，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擢用。仰中書省議行貢舉之法，其無學田去處，量撥荒閑田土給贍生徒，所司常與存恤。

《通制條格》卷五《學令・廟學》 大德十年五月，中書省御史臺呈興舉學校關防錢糧等事，禮部議擬事理，都省准呈。

一、學官人品不同，真僞混淆。今後教官得代，如任內學糧未足，荒田未開，廟宇損壞，教養無實，不許朦朧給田。其或行止玷缺，文學疏謬，就便究停。

本部議得：各處贍學錢糧，令路府州縣文資長官提調關防知數，除廩給師生、修理廟宇外，不許破用。教授任滿，提調官照勘得別無侵欺粘帶，方許給由。或在任有行止不臧、忝居師席者，從廉訪司糾彈。

一、學校田土本以養士修學，今學官職吏，或賣作荒閑，減額收租，或與豪家轉令僕佃兼併，及巧立名色，濫行支破，正俸之外，又作隨侍子弟等供。本部議得：諸處學田收租，各隨鄉土所宜，師儒俸廩，自有定例。學官職吏減額收租、轉令僕佃、豪户兼併、濫行支破等弊，令提調長官關防革去。

一、學校錢糧本爲作養人材而設，各學視爲己物，每歲派分。今後除學官祿米、貧士口糧外，所有錢糧計其多寡，盡以養贍生員。提調正官時一下學挑試生徒，其有講説不通，文理不明，以次責罰。在籍儒人不遣子弟入學，別習他業，量事輕重，申各處提調官究治。本部議得：學糧贍養師生，天下通例。生員多寡，各隨所宜。至於試講程式，教訓規程，並勤墮賞罰，令各處提調正官朔望依例詣學省視，嚴行課責。

一、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敬者，月支口糧養贍，明有已降聖旨，所在學官多不欽承，却有伎術遊謁之人，挾恃要取，虚糜廩粟。今後仰本學推舉衆所尊敬貧老之士，欽依養贍，餘盡汰去。本部議得：貧寒老病之士，驗各處錢糧多寡，依例養贍。其間若有冒濫，從各處提調學校正官改正。今後應養之士，從學官列名保舉，府州司縣申覆到路，體覆是實，發下本學，令教官支付錢糧養贍，仍牒廉訪司體察。

一、學院所以教養人材，嚴祀先聖。先聖之所，褻瀆飲宴，明有禁例。間有各學容縱已替學官，將帶家小，公然占住，其爲褻瀆甚矣。今後似此占住學校之人，廉訪司官嚴行究治，並問本學官容弊之罪。本部議得：各處學官携帶家屬於廟宇内褻瀆居止者，擬合禁治。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學校志・路學》 至治二年，教授湯彌昌復取沙洲鄉學田，有記。建康郡學，宋紹興間，秦丞相以己貲買江寧縣沙州鄉黄魚莊等處蘆地十有五頃畀鄉校，具載碑籍。至元十三年，後開田百頃有奇，十八年，營田司以田撥隸財賦，府僅以地四頃七十一畝二分歸于學。三十一年，權豪占佃，開四頃爲田，其後經理文量羨田四十畝，地三十畝，凡爲田四頃四十畝，地一頃一畝二分，奄據租入二十有七。稔彌昌脩員掌教，詢知有司文移不輟明爲學産遂建白于行臺湏察院於是路縣，參考文案，擬斷歸學。至治元年二月，省札准，斷郡倅縣主簿朱端卿偕彌昌履畝交業，而田始來歸。從行者直學謝廢德、知書王夢桂、縣吏郭滋，府給文據公堂掌之以相授受，始末備著文卷，佃者歲納田米七十九石有奇，地租錢二十五貫，自元年始。然非定額，有願增租者，佃可易歟。惟學事因循弗舉，豈特斯田哉？明年夏四月，作亭以覆玉兔泉。閏五月，新創靈星三門，焕然改觀，此皆職所當爲，而前人憚事難役鉅，彌昌勉爲之。賴臺察宗主，力克有成，謹識形石，田圖四至佃名刻之下方。至治二年良月日記。學計，租入視宋增損不同，田土總一萬八百五十九畝四十六步四分六厘二毫五絲，水□二十二條，田一萬六千九百六十畝四十七步九分四厘九毫五絲，地二千六百一十畝二角二十二步五分五絲，山二百一十七畝二角一十六步，蘆地八百四十九畝二角，塭四十五畝五十闕步，塘一百五十四畝一角三十三步七分六厘二毫五絲，雜産二十一畝一十步水池一角一十八步，水塌二角二十六步，房屋七十四間三廈七溜，白地八十七段糧斛，總五千二百三十五石六斗二升九合五抄，米四千五十三石三斗四升三合七勺五抄，小麥一千一百一十四石七升四合七勺，大麥二十七石四斗七升七合一勺，黄豆三十七石一斗五升一合五勺，蕎麥三石五斗八升二合，至元鈔總八定二十九兩四錢一分六厘。租錢一定三十七兩四錢四分，房錢六定四十一兩九錢七分六厘，絲一十二兩四錢九分八厘，山柴六十七束，蘆三百束。

柳貫《待制集》卷一五《處州路學歸田記》 凡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饔廩，其疆理步畝，載之卢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年來，緇白殊流，統屬角立，挾邪飾僞之徒，騁其私智，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没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中，或迷賂竄鄉籍，籍爲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往符牒未及下，而敝攘已蜂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迨其久也，是非得失繫乎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爲是狡獪狙詐之謀者，舉無以自匿于鑒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主之矣。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黄肚黄裏兩源者，宋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山有園，地總之爲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學，圖牒在有司，焉可誣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統倚法始横，延慶寺僧師晟因搆誣詞，陳之總所，利兩源之便己，豪據顯攘，飾其言曰：盧使君約建寺，于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内無官民田土。宋宣和元年，改寺爲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黄葆光遂奪之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之，何也？且約起羣盜據州以叛，自稱刺史吴越，遣將討平之，即其所施，亦得之亂賊之手，君子尚羞，稱之固明是田爲康定始有之田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旨誕布，凡贍學地土、貢士莊田、禁毋侵奪。于是郡符首下，挈其田還畀路學。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愬宣政院，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晟所陳，畫田三頃七

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是啓倖心，不盡奪不饜。郡府酌情論法，檄青田主簿柴瓘，教授杜熙，躬即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其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愬之宣政，大變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盧施四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付，寺近而學遠，僧獷而儒柔，獷者怙勢，柔者執理，蓋久而莫能自明。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載錫璽書，申嚴學校地土之禁，職事趙良乘若干人彙詞白郡府，府檄縉雲主簿鄭伯答、學録薛元德，與青田縣官重行檢括。其冬僉憲吴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報宣奉詔行事吴。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白寺僧慢令之狀，公取案閱之，悉知其姦，乃具移總管盧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元標黄肚田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到鈔米就給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律囚，重屬盧公，其以歸田本末，具鑱諸石，俾後有考。盧公謂予嘗執筆隸奉常，其言宜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學于孟氏者也，知息邪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閑聖道者，其趨甚正，至比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論之，君子以爲知言。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而非朱翟之比者，果安如哉！歸田一政耳，可以識三公正人閑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侵疆，而書法各異，然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彦方，保定人，歷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再轉而涖東浙，摧姦擊暴，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揚風教，壹本于儒學者，稱静齋先生。吴公名燾，字承禧，廣平人，再遷御史，自汴移浙，今爲廣東憲副，廉靖有爲，淵然儒者。盧公名景，字彦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守三衢，皆有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爲之適主者也。若憲掾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閻君國寶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彪之宣其猷爲，法宜牽聯得書，凡署牘官僚，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堂後至，不與與於樹碑紀績之役，故未繫之。元統三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柳貫記。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揚州路學田記》 維揚郡學田九萬一百九十畝，比歲政弛，或爲豪民冒種，或妄言淪入江水，或以境瘠易其膏腴。歲入不足，士始失所養焉。至元四年戊寅，郡侯不華下車，瞻拜學宫，敦延師儒，又廣郡士以學。或言饔廩弗贍，侯稽舊籍，檄官屬廉敏者泰興縣尹劉節、六合縣尹徐居仁偕教授崔宗瑶，分行驗視。民畏郡侯之政，不敢欺隱，於是學田皆復其故，增多于前一萬三千一百七十畝，共爲田十萬三千三百六十畝。歲入有餘，士獲其養，而學制益修矣。

明年己卯，天爵被命使憲淮東，旦望趨謁廟廷，退聽諸生講誦經訓，蓋亦彬彬有可觀者焉。侯間來請曰：「郡之學田既復舊貫，恐歲遠或去其籍，又將無所稽考。今礱石二，誌其頃畝，樹于府治及郡學中，尚其永久而有徵也。」天爵聞而嘉之。夫國必有學，所以明彝倫也；學必有田，所以育賢材也。維揚號東南名郡，地大物衆，家給人足，廟學之崇，隆於古昔。又有憲司臨涖于上，將見英材輩出，甲于他邦。然自延祐以來，貢舉取士，闔郡不聞一人與計偕者，豈儒學之士恥于自售歟，抑教養之方有所未至歟。夫江、淮之南，其田履畝而賦，民無有閑田以自養者。而維揚郡學有田十萬餘畝，歲收租入若干萬石，則國家興學養士之意，不亦盛乎！且古之爲士者，所以學乎道也。道也者，忠於君、孝于親、弟于長上、信于朋友之謂也。後世之士有志於道德者矣，有志於功名者矣，其志於富貴利達者，則未足與議也，矧志於刀筆筐篋之習者乎！嗚呼，世之有官君子俾俊秀之民役役乎文法之末，是豈朝廷樂育賢材之意歟！

蓋古之學者爲己非爲人也，身修于一時，則道德可以表于後世矣。以淮東屬郡觀之，若海陵胡公瑗、山陽徐公積，經術德業之懿，高尚孝友之風，千載之下猶足儀形後學，激勵風俗，視彼富貴利達無所聞于世者爲何如哉。今維揚學宫既完，饔廩斯足，士之來游者修身爲學，能以先賢自期，則庶幾不負聖朝崇尚文化之盛，風紀敦勸庠序之勤，及郡侯振舉政教之美矣。郡侯胄出北庭貴族，向爲御史，論列無所避。及其臨民，勸農脩學，輯姦禁暴，民便安之，憲臺交薦其材。古稱良二千石者，侯之謂歟！

府學

設置

《金文最》卷六七李棠《京兆府重修府學碑正隆二年》 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地非亢爽。前宋崇寧二年，命郡縣建學，以賓興賢能。府帥樞密直學士虞公策承命詣學，謂諸生曰：「魯修泮宫，有『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之頌，是知泮水以育人材也。今府城之東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處，可乎？」諸生怡然曰：「諾。」乃範湖州規製，經營建立。廟學之成，總五百楹，宏模廓度，冠偉一時。水潤木陰，清冷葱鬱。儒衣冠而入者，日不啻千人，弦誦之聲，洞徹霄漢。

厥後學古入官，貢名於桂籍，登書於天府者，未嘗一二數也。自罹兵革，殘毀幾盡。貞元乙亥歲，河間韓公希甫亞尹京兆，視事之三日，謁奠於文宣王，酌獻禮畢，見諸生於學，喟然歎曰：「我國家經文緯武，進用賢能，每三歲設科，以經史取士。鄉升之府，府升之朝，而皇帝臨軒賦業，見賢焉，然後用之，誠夸越夐古之制也。謹按尚書省批送禮部節文，應有宣聖廟去處，即便修整。今此廟貌傾圮，黌宇頹弊，何以仰副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即議於府尹完顏公胡女，遵奉朝廷之命，鳩工計役。拾墮瓦於廢基，掄堅材於壞屋，新寢祠而重儼像，創修廊而繪列賢。師儒講誦之有堂，生員居處之有廬，以至齋祭之室，庖湢之所，各有其序。補苴罅漏，剔穢治蕪，期年而成。韓公又出己俸，重修祭器，俎豆之屬，大率皆備。乃延諸生入學肄業，仍與漕使李公、同知張公、副運周公暨諸幕屬共議，申敕朝廷養士，著令具饌焉。繼而府推張公仲堪下車，提領教綱，力贊其務。而又府判畢公棣入幕之初，首督斯舉，能事於是畢矣。學正來昌國帥其徒請記於棗。棗以鄙陋少文，屢辭屢屬，牢不可讓。且告之曰：「在昔宗周作都豐鎬，人材萃出，一本於學，故詩人謂文王曰：『於樂辟雍』，謂武王曰：『鎬京辟雍』，以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且京兆處宗周之域，被文武之化，薰陶漸漬，數千百載之後，風聲氣俗，宜乎不改。今諸公克承朝廷美意，主張吾道，重建廟學，豈非翼翼然思皇多士復生，我國家如文王時耶？勒銘金石，不足以歸美於上。諸生當勉學夫子之道，處則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出則忠於其君，施於有政。抱道懷德，陞名仕版，爲當世之顯儒。遠不忝宗周習俗之美，仰不負吾皇樂育之誠，俯不愧諸公主張之德，使諸公異時聞諸生行業於廟堂之上，奚復有慊於心歟。」大金正隆二年十一月十有五日，京兆前進士李棗謹記。金石萃編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　世宗大定四年，立諸路女直學。

以女直大小字譯《尚書》頒行之，擇明安穆昆內良家子弟爲諸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温特赫吉達教之。十三年，以策詩取士，諸路始設女直府學，以新進士爲教授，府州學二十二：中都、上京、呼爾哈率賓海蘭、扶餘、博索、咸平、泰州、臨潢、北京、冀州、開州、澧州、西京、東京、蓋州、隆州、東平、益都、河南、陝西，凡取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又定制每穆昆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內無願學者，則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季月私試如漢生制。二十九年，敕以女直進士提控其事，具入官銜。章宗承安二年，罷河南、陝西女直學，餘如舊。至宣宗興定元年，御試策論進士，帝覽程文，怪其數少以問宰臣，對曰：大定制隨處設學，諸穆昆貢三人或二人爲生員，贍以錢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畝，所給既優，故學者多。今京師雖存府學，而月給通寶五十貫而已，若於諸路總管府及有軍户處置學養之，庶可加益。京師府學已設六十人，乞更增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並置學官於總府，以穆昆內不隸軍籍者爲學生，人畀地四十畝，漢學生在京者亦乞同此，餘州府仍舊制。從之。

《金文最》卷七六趙沨《太原府學文廟碑明昌三年》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故能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爲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矣。太原自周、秦、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爲重鎮。分虎符者，例皆修障隧，飾戈矛，以捍患禦侮爲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窮奥，威震荒遐，六七十年間，無犬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爲內地。府舊有學，離兵革之後，蕩毀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邦，歎館弗修，但取故官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爲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子衍爲亞尹，楊公伯元爲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服大政，宗儒尚文。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於公爲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淬勵風俗爲己任。始至，前謁先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狼籍，喟然歎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文之意乎？」乃量功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翠甓，華而不侈，考禮爲宜。因中門兩翼，構爲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於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階陛可以降升，闇弱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十步有奇，隆基三尺餘，高壯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搆屋十楹左右，爲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録之位序咸在焉。講學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宫，督課儒業，學生徐鼎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旦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呼！農夫耕腴，其穫

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之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疏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籠天下之俊造，無所遺矣。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生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爲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歎，自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敍其梗概以告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山西通志》

《元史・王機傳》 王機字巨川，鳳翔號縣人。父霆，金武節將軍、麟游主簿。機性倜儻，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讀書，涉獵孫、吳。泰和中，復下第，詣闕上書，論當世急務，金主俾給事縉山元帥府。尋用元帥高琪存，特賜進士出身，授副統軍，守涿鹿隘。【略】時都城廟學，既燬於兵，機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

《金文最》卷八二劉渭《重修府學教養碑正大二年》 蓋聞擾攘之後，必有維新之圖；憂患之餘，必有增益之智。不然，安得勳高前古措世隆平者哉？我國家應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列聖繼承，一道相授，以開設學校爲急務，以愛養人材爲家法，以策論、詞賦、經義爲擢賢之首。天涵地育，磨礪而成就之，是以將相全材，磊落間出。其大者，俊偉雄傑，光華汗簡；其次者，猶能以謹朴廉潔自重。從源徂流，號稱多士。郁郁彬彬，追蹤三代。及乎妖孛躔次，氛翳元都，素教皇風，開闡未暇。仰惟行省參政金源完顏郡公，卓然忠節，深結主知，名高建武之功臣，親沐貞觀之政化。英風義槩，北伐南征。沙漠江淮，威名大震。輕裘緩帶，歌雅投壺。碩德元勳，超今邁古。軍國議餘，乃會參議知府石盞公、尚書張公暨潭府英髦而謂曰：「自兵凶以來，貴冑氏族子弟流離關中者爲多，伍庸隸，儕俘民，恣意於捕博彈弋之間，相與扇噁爲惡，未見能善其後也。事有似緩而急者，其此之謂乎？聞之府庠贍士田舍，皆前賢清俸所營。吝而弗與，何以副明天子崇儒設學之意？」乃發廩粟，出帑資，以爲蠶鹽之費而教育之。慮規矩之不肅，以行省郎中宏文裴滿蒲先、外郎集賢上黨張士貴、都事裴滿世論、龍山高誼，柱石廟堂，著龜帷幄，胸中萬卷書，筆下數千言，道學淵源，爲世模範，俾提舉焉。奉政兀顏德正、直郎邳邦用，皆當世聞人，老於學問，俾教授焉。於是檄有司，督工役，支領補缺，聯斷洗昏，植踣碑於茂草，基廢址於鞠蔬。殿宇翬飛，石經堵立，齋廚廊廡，煥然一新。濟濟乎，洋洋乎，聚秀異而誨焉。《易》以經之，《禮》以緯之，《詩》、《書》以成之，《春秋》以斷之。標準《語》、《孟》，鼓吹韓、柳，博採於歷代史氏，日漸月滋，作爲文章，華國藩身，厥蹟茂矣。可謂過晁董、麗卿雲，誠貫道之器，異夫雕花草而狀風雲也。每月旦，二公詣學宮，鎖院私試，擇掾屬馳聲場屋者同考之。選猶禮貢，嚴類棘圍，明鏡前，平衡下，蚩妍即辨，銖兩不差。士子得占榜者，同華衮之賜，其勉勵又可知已，屢以省醞百壺見貺，助醉經之餘旨，講鄉射之遺風，酌唐舜薰釀，味周孔醇厚，斥諸子之澆灕，黜老莊之淡泊，吸幽挹玄，發爲英華，陶然於洪鈞之中，豈設醴之比哉？將見直玉堂，侍金馬，謀正體，斷國論，詔感卒泣，檄愈頭風，一書下燕國，三箭定天山，孰謂秦無人也！諸生其勉旃，勿負我良相、賢大夫教養作成之意。正大二年十二月中澣，蒙泉劉渭謹記。《金石萃編》

《金文最》卷八四段成己《河中府重修廟學碑》 隋唐以來，學偏天下，雖荒服郡縣皆有學，學必立廟，以祀孔子先聖先師。古也，先聖各以一代名士者爲之，如虞之夔、周之周公是也。孔子没，易以孔子，百世不能改也。至於近代，廟學制益備，自京師外，河東爲稱首，河東所隸郡，河中首盛，而得人亦稱是。喪亂學廢，不聞絃誦之音者四五十年。國初遷學於內城，立廟屋數間，以備奠菜，卑陋下窄，神無寧宇，有司儆工醵材，屢作屢輟，竟無以增益。至元丙子，真定史侯來殿是邦，下車問民疾苦，僉言河中晉一都會，行李之往來如織，供億之弊，人每以爲病。侯度府之贏財，創帷幄，茵薦、屏障、几榻，下至馬櫪、筐筥，一時供張之物，無不完具。賓至如歸，而侵漁之患息，流亡復還，田萊斯闢。令行於庭户，而人自得於田里之間，歎息悲恨之心不起。庶富而教，至於無斁，乃會諸耆老而告之曰：「此邦號稱多士，今頹靡不振，豈其學未興，教尼不行然歟？吾與汝輩共成之何如？」同府判李讓以降，割俸以佐其費，上下感悦，不祈而薦貨，不命而展力。躬親率之，日夕汲汲，期於必成。構禮殿五架，中以木爲障，以幕風土，徑尋有二尺，縱横相稱，飾以丹漆，嚴嚴翼翼，可以薦敬，可以妥靈。取顏、孟而下高第弟子十人，配食於堂上，從舊制也。東西兩廡各十七楹，繪餘子從祀。其下礎階以甓，樹庭以柏，應門、皋門，各如其法。講肄有堂，庖廩有次，東偏餘地，猶足爲學者藏修游息之所。後之人完葺如前人用心，斯無難矣。環而蕆之，其袤七十九步有奇，廣六十六步，計其地。得十一畝三分之一。經始於至元攝提之仲秋，畢功於冬之陽月。學成，侯於是譔書授府從事李安、府學生麻克敏、齋教授

范庭實同蒲之士子書。介姪子思温，走平陽來謁文，願紀其實。安嘗與晨夕董正之勞，因以命之，且道侯之言曰：「府判外從于役，其濟成之心終始不渝，不待由中見其功也。」既承命，書其語，俾諗於衆曰：廟學之復，蒲之士得日修孝弟忠信，培植國家安富尊榮之本，其幸於蒲之士厚矣，爲士者可不勉哉！學爲教基，而風俗繫焉。異日歷蒲之境，見其士風一變，汙俗日新，入登聖門，與蒲之士子揖讓於射堂之上，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環視學宫，詠歎二侯相與之意，其遺愛不亦偉乎！其詞曰：

廟學之廢，蓋亦有年。誰創攸居，不盈數椽。剥以風雨，上漏旁穿。乃制新宫，神棲始安。惟北有堂，可誦可絃。庖廩門廡，既葺既完。仰聖之尊，儼然在邇。學者望之，莫不興起。廟有廢興，道無增毁。人樂休嘉，誦其成美。刊辭於碑，以示無止。《平陽府志》（山右石刻叢編）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一《漢陽府學新築宫墻記》 治之要在學，學之要在人，師儒也，風紀也。我元建學遍天下，師儒教之，風紀勵之，大而成俗出才，細而繕葺悉任焉。苟非其人，細亦不舉，大復奚望？士爲學有地，地之治不見人之謹惰。漢陽學垣，昔皆土築，霖潦歲圮，至元辛卯，知府戎益，教授劉必大易以板屋。木久又腐，鷄犬不禁。天曆己巳夏，僉憲楊煥謁廟嗟訝，力欲繕完，商工計材費等，創作乃議。甓址而瓦覆之，費雖加倍，校以歲修，吏因爲弊省，反倍百。時學廩告竭，命判官夏文炳倡率其屬，教授劉嗛適至，協志經營，凡五閱月，百堵俱興。學南地隘，神人一門出入瀆甚，作學門於東墻，西地偃瀦穢入泮池，甃石爲防，池浚而廣，北泄以溝，墻之費悉資他助，門池則半出學廩。廟有嚴，而學始完矣。今夫齊民之家，必閈垣扃鐍以爲防也。聖人南面，而頹垣敗壁，豈稱王居？既廩祭養慢藏其可斯役，蓋不容已也。況土而木，木而甓，歷數政而後討論，始盡遇其人，而後有成天下之事，可易言哉？士子謂紀今範後，子宜有辭。有壬於是因有以告吾士焉，記以墻作，請以墻喻。子貢稱夫子之墻數仞，言夫子之道也。學者必求其門入而有見，則其爲學也至矣。不得其門，未有所見，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若夫糞土不可朽者，聖人之誅至矣，吾士其念之哉。墻縱五十丈，横半之，楮幣爲緡四千五十五萬八千九百，甓四萬二千，甎二萬二千四百，堊朽槾桷，瓦礫之屬稱是。木工六十六，圬之工三百一十，築椓之工五百六。縣尹程杰，實相斯役云。

《至元嘉禾志》卷七《學校》 〔松江〕府學在府治東南二百步，宋天禧間有夫子廟而已，湫隘卑陋，旁不可爲齋館。後六十有五年，陳侯謐始欲興學，邑人衛公佐公望獻縣之東南地，且自度殿材，爲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如是數年，至今劉鵬始克就緒。紹興以來，楊壽亨、周楹、侍其銓，相繼修葺之，而學舍始整好，學廩視他處爲厚，講堂舊名「進德」，今楊潛改「明倫」。齋五，曰吾仁、由義、隆禮、育才、養性。端平丙申，縣令楊瑾以學廟卑隘，更地舊址之南，鼎而新之，廟堂、廊廡、齋舍、庖廩一一具備，堂改「明善」，齋併爲四，曰禮仁、集義、志道、進德、施退翁又改創齋廬，作東西序，中置詠仁亭，今亭不存矣。後有觀頤堂，舊屬縣學，今以陞府，因爲府學焉。

《至順鎮江志》卷一一《學校》 儒學，在府治東南朱方門裏。經始於宋太平興國八年。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見汪藻《修學記》，碑不存。寶元初，郡守范仲淹新而廣之。寶元初，文正范公仲淹守潤，新學宫，請賜以閑田，具經史、傳疏、諸子書，聘江南處士李覯使講説，以教養其州子弟。率五日一視學，躬教以文，間設飲食，延勞奬進之。士翕然興於學，民相勸趨於善，邦之人士深德之，立祠於學。莊定王公有記，教官袁孚爲之廣其祠。宣和間，郡守毛友又一新之。宣和間，毛友守鎮江，一新學宫，仍舊者惟廟及二堂而已。友并爲之記。今不存。建炎初，盡廢爲倉困。建炎初，學舍盡廢而爲倉困。其倉官又撤其餘以營廨舍。紹興三年，郡守胡世將復之，稍加補葺。紹興三年，端明胡世將復之，因陋就簡，稍加補葺，以來學者。然舊學仍爲倉，諸生所舍者，廟廊而已。九年，厄於兵火。郡守程邁實昉營治。紹興己未，廟厄於兵火，講堂亦焚撤幾半。程邁守潤，即日先治堂舍，以處諸生，倉卒趨辦，僅庇風雨。次作大成殿，未及而趨朝，乃度所用而畀之。學閱二政，雖各以羨餘助修費，而財力支絀，終不克集。十一年，郡守劉子羽乃大興復。歸附後，元貞改元，教授徐碩復修，仍自爲記。其略曰：「潤學興廢始末，前政昌君士氣記之詳矣，碩不敢贅。昌君之莅兹學也，勤職業，明本要，于廟則葺大成殿，于學則葺成德堂。他欲悉葺而完之，會去弗及竟。昌去碩來，碩與昌同爲戊辰進士。越二十有五年，復以交承敦夙契，則凡昌之欲爲而未竟者，非碩之責而誰責？越二年，得新漲沙田四百餘畝；又明年，得開耕閑田二千九百餘畝。今天子尊崇孔道，訓敕攸司，俾以贍學錢糧，供祭祀，贍諸生，恤貧窮，修廟宇，德至渥也。碩備員於兹，敢不勉思厥職，對揚君命。乃省浮冗，會奇贏，傭夫匠，聚材甓。自廟庭而下，堂皇齋序，咸俾繕治。宫墻而内，重門複廡，悉加堅腹。以至倉庫、亭宇、庖湢，整飭各如法。是歲夏四月經始，至訖事僅五月，工善吏勤，不趣而辦。諸生請記之，碩謝曰：『碩於兹學，非能撤而新之也，苟完而已矣。非能廓而大之也，仍舊貫而已矣。非能出私財以佐用也，不侵公而已矣。碩何功焉？』諸生固以請，辭遜不獲，進而問之曰：『是學也，一歲不修可乎？』曰：『一歲不修，則壞者什之二。』『三歲不修可乎？』曰：『三歲不修，則壞者什之五。』『積數歲不修可乎？』曰：『積數歲不修，則壞者什之

九，而學非其學矣。』『士之爲學，亦猶是也。《傳》不云乎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二三子勉之！』既以語勉諸生，且嘉其請之不已，於是乎書。」至大四年，教授張鳳翼更葺，吏部主事俞庸爲記。其略曰：「至大辛亥，庸歸自京師，謁先聖廟，周視廊廡間，楹桷豐潔，丹堊炳明，邦人士曰：此教授張君之爲也。惟潤學歷年滋久，日就傾圮，君始至，心軫軫不自寧，曰：『學所以祀聖師，育人材，而蕪敗不治，繄誰之責？』乃徵工度材，壞者畢葺，費夥力難，爰集茲緒，是宜有紀，而君弗自以爲功。昔教授昌公養浩實葺之，子先翁嘗記之。今記，子奚辭焉。」云云。

大成殿，自程閣學邁草創，劉待制子羽增修之，後歲月既老，岌岌將頹。嘉熙戊戌七月，教授劉卿月到官，首議興修，會文昌吳大魁潛開藩主盟學校，有金壇登榮莊歲收千石，爲豪民馬彦明妄訴於漕司，欲以六分與之。劉教授爭之力，白於郡，吳文昌申明漕省，盡歸學產。會米直稍穹，得以鳩工度材，重修殿宇，與創始等，費錢一萬六千緡，米二百石，廊廡戟門，表裏一新。吳文昌有記。

先聖廟，南魯郡寄治時立。丹徒舊有孔子廟，南魯郡寄治時立之，見《地紀志》。齊太守江祀修。齊晉安王寶義刺南徐，江祀以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更開埽營立。然莫詳何所也。宋太平興國中，郡守柳開乃發舊創新，在今學之西。太平興國八年秋，柳開自常移潤，乃發舊創新，造遷夫子之廟，其顏子、孟子以下門人大儒之像，塑繪配享於座，既勒石紀之，且言：「潤在江南爲上郡，有孔子廟。當僭僞時闕法，莫或崇葺之。」則知五季以前，固有之矣。見張扶《修學記》。建炎初，爲屯兵所據，建炎初，學舍盡廢，獨留廟宇以處士，雖經兵火，幸不及焚，而又爲屯兵所據。紹興九年，毀于火，郡守程邁復建之。紹興九年，新安程邁守潤之三月，大成殿廡及于焚，乃謀費于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未得數月而殿成。見于汪藻記。門列二十四戟，廟門榜曰「至聖文宣王廟」，刑部郎官徐兢篆額。十三年，郡守劉子羽增創。紹興壬戌，待制劉子羽守潤增創，廟學始備。見張扶記。歲久頹敝。嘉熙三年，教授劉卿月更新之。自紹興己未草創，至嘉熙己亥，歲月既久，廟宇頹敝。教官多拘於陰陽之説，因循不葺。三山劉卿月到任，首議興修。有金壇莊爲豪民侵奪，復歸於學。米價稍穹，遂度材鳩工，費錢一萬六千緡，米二百石。閱三月告成，自殿而廡，自廡而門，表裏爲了一新。規模視舊亦宏壯矣。見吳潛記。歸附後，至元二十八年，教授昌士氣復修之，仍爲記。其略曰：「潤有學，自宋嘉熙戊戌，吳公潛以閫臣尹厘茲土，始議繕修，距今又三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摇，鴟鼠巢穴，木腐瓦落，不足以揭虔妥靈。乃至元己丑，某謬以迂疏領茲學，事至之日，齊速奠謁，瞻顧咨嗟。退而嘆曰：『世之學孔氏者，必斥佛老爲异端。今郡國不過一孔廟耳，而梵宇琳宫棋布天下。兵燹後，狹百堵之側陋，搜瓌材以究奇。邃殿延閣，連雲切漢，丹臒金碧，炤爛崔嵬，至與太紫儷美者不少也。而吾夫子之廟，像設黯昧，采飾陊剥，右平左城，將就毁傾。士爲此懼，儻焉不能終日，思樽浮費而一新之。歲且薦飢，士腹弗果，徵工儆功，卒愆於素歲。辛卯僅獲一稔，教養外薄有贏餘。適際聖天子特頒詔旨，申崇儒教，許以糜稍之入理廟庭，贍衿佩，有司勿問出内。乃白廉使，乃告郡侯，乃請于提舉司，議以克合，鳩匠慮材，俾正録直學分董其務。蓋瓦之破碣者完之，級磚之宿缺者甃之，棟梁榱桷之腐撓朽蠹者一切易之。門窗欄檻，必整必實，裒以藻繪，文以堊朱。元陰耽耽，渥彩暐暐。比仲秋釋奠，而神栖法庭，焕然非復舊觀矣。」云云。延祐二年，教授王天覺增創殿之前軒。延祐二年，始置大成樂，增建前軒，以容樂生。天曆元年，教授哲馬魯丁重建東廡，今爲屋三十六間。後殿三間，在大成殿北，舊名御書殿，宋紹興十二年，郡守劉子羽建。紹興癸亥以後，高宗屢賜御書，有《易》、《詩》、《書》、《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又書之《周官篇》及《孟子》、《樂毅論》、《羊祜傳》、《先聖贊》、《七十二賢贊》、《法帖》、手詔、《損齋記》，總五十四軸，皆墨本。又有《裴度傳》，嘗賜宰臣張浚，董師江山立石於此，今皆不存焉。歸附後，至元十五年，教授林桂發撤而新之。迨今未加繪飾也。

先賢祠，在廟之西，宋嘉熙三年，郡守吳潛給木材，命教授劉卿月鼎創。分東、西、中三室，東以傳道之統：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南軒、東萊七先生繪像爲一祠；中以鄉先賢：魏國蘇公頌、莊定王公存、忠簡宗公澤、殿撰陳公東爲一祠；西以前郡守：京使柳公開、文正范公仲淹、直院錢公彦遠、康節張公升、禮部員外郎楊公杰、大學毛公友、少傅劉公子羽爲一祠。嘉定後，以濂溪諸先生遷於中室，而兼祠象山、慈湖二先生；蘇魏國諸公遷於西室，而兼祠漫塘劉公宰、實齋王公遂；東室則兼祠樞密沈公復、中書萬公鍾，待制程公邁、侍郎董公苹、參政錢公良臣、侍郎邱公壽俊、太師趙公范。皆有功于學校者也。文忠蘇軾塑像，舊在都統司，不知何年遷於此。

文昌祠，三間，在廟之東。詳見「神廟門祠類」。

地靈祠，四間，在廡後西南隅。至順三年，教授韓祺重修。

祭器庫，三間，在戟門之西。宋嘉熙三年，教授劉卿月移建。舊在廟西廊祠堂後。

樂器庫，三間，在廟後東偏，延祐三年，教授王天覺易置。

肅容所，在戟門之東。

成德堂，五間，在廟之東。宋元祐中，郡守林希鼎創。紹興中廢，郡守劉子羽重建。開慶初，郡守徐栗修。歸附後，至元二十八年，教授昌士氣增修，永嘉俞德鄰爲記。其略曰：「成德名堂，漫不知其所始。徵諸扁顔，篆筆徑二尺，旁著守臣俞烈書。按烈以嘉定改元，出守茲土，則成德之名，或昉乎是。規制簡樸，不華不陋。每旦望奠謁

畢，冠珮憲憲，揖讓而升，師氏據皋比，橫經析理，正録師長論陪講以序，郡將衆文武官環坐竦聽，已各趨出。蓋闡明義理之區，而非游焉息焉之地也。郡博士昌君請記於余，余曰：「堂作于前人，而記成於後人，或者得無誚乎！」君曰：『掠其締構之美，則不可，記其名堂之義，以詔後學，惡乎而不可？』余于是拜手而言曰：『成德之義著于《易》者，以德行言也；見於孟氏之書者，以資禀言也。然上帝所降之衷，生人所受之性，窮古今，越宇宙則一而已。古之民德，日歸於厚；今之民德，日趨於薄，豈天賦之爾殊哉？其所以教者異也！嘗試求之三代之學，莫盛于周；自周以降，莫備于宋。周之制，合以井校，聯于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諫救，考以德行道藝，民生七歲而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所學皆正道，所習皆正人。奸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辭詖行，不蠱其心術。故其成德也易。宋之制，雖不逮于周，然自嵩陽、廬阜、睢陽、嶽麓，立之師徒，錫之經傳。至慶曆以後，郡邑無大小，皆詔許立學，亦三代以還所未有也。故雖科目取士，未能一如鄉舉里選之舊，而得人之盛，視漢、晉、隋、唐，或者過之。乃如周、程、張、朱十數君子，績往聖既絶之學，啓來哲不傳之秘，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粲然復興，蓋三代之儒，而非漢、晉、隋、唐之所謂儒也。今聖天子以神武混一區夏，車書萬驛，雨露一天，泝我泮芹，生意績績。鄉有鄉師，邑有教諭，郡有教授，置提學以綱維之，命廉訪以勉勵之。而又蠲其力役，均其廩稍，立爲歲貢之法，士生斯時，亦云幸矣。夫金甲排蕩，青衿憔悴，固其所也。冠進衣逢，復不失爲士之貴，士之自貴，宜何如耶？詞華易以喪志，記問易以溺心，權利易以倍誼，淫哇易以亂雅，虚無易以害道，皆吾黨所當深懲而力絶者也。充是四端，行于五典，由格物致知之功，極而至于治國平天下之大，皆吾黨所當慎思而篤行者也。喃喃而嗶，鄉鄉而飽，不此之務，卒無以自别于凡民，此何爲者哉！秉彝好德，人所同也，誰夙知而莫成，亦教者之過也。方今學未如肰贊，然且欲爲人師者，固無足與議。君少以明經炫譽六館，擢第奉常，年高德劭，職教是邦。官雖庫，師道繫焉，不庫也。作新斯文，陶成舊俗，使人有士君子之行，以仰稱聖天子樂育之仁，此政君之責也，君何得無情哉！況邇來多士，既釋然科舉之累，而潤之爲俗，樸而好禮，又隱然泰伯季子之遺風。其爲人易化，其爲教易行，是可與入德者也，君又何得無情哉！君始至，承前人玩愒之餘，士無慤禄，疏稗弗贍。繼以淫潦，田不遇歲。君既樽浮剔蠹，給其朝夕，立小學，禮耆儒，校文藝，人知嚮風。乃飾殿堂，乃葺門廡。棟橈桷榱之腐撓者，易之；蓋瓦級磚之破碾者，完之；丹黝堊之漫漶陊剥者，鮮之。井浚而冽，池闕而深，亭堅而潔。垣墉欄檻，香閟庖湢，靡不畢整，亦可謂材也已。官雖卑以道自尊，齒雖宿以才自壯，甚非俗儒所能爲也，是皆可書也。余故樂道其事，不復以固陋自解。若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無負昔人名堂之初意，邦之人士其懋哉懋哉！」東西兩廡二十間。其東廡，則延祐二年教授王天覺重修之；西廡，則後四年教授家晉孫鼎建之。始爲四齋：曰志道，曰據德，曰居仁，曰由義。至元十六年，教授林桂發增置二齋：曰存心，曰養性。元貞改元，教授徐碩又增二齋：曰敬老，曰正蒙。合爲八齋，各有爐亭，爲諸生肄業之所。

三鱣堂，六間，在成德堂後。宋元祐中，郡守林希建。元祐中，林希守潤，既建講堂，乃於其後復建堂，名三鱣，爲教官退食之所。舍法行士日益衆，繼以增置。楊右史遇書扁焉。景定初，教授趙孟迴撤而新之，上爲藏書閣。歸附後，大德五年，爲颶風所摧。至大改元，教授王公進重建。延祐五年，教授家晉孫增創旁屋，以爲儲書之所。

淵源堂，三間，在三鱣堂西。宋景定四年建，爲諸生會食之所。前鑿池蓄水，以備不虞。教授潘夢説有記。

采芹亭，三間，在淵源堂南，旁兩間，爲吏舍。

學庾，在戟門之東。

公厨，在三鱣堂之東。

正録位，五間，在公厨之東。

直學所，在成德堂南。

學門，宋紹興十年創　徐兢書扁。淳熙中，教官袁孚以規制未備重修，仍以舊扁揭焉。

德音亭，在學門之左。即舊采芹亭基，亭後爲池，象泮水。教授孫繼學所建。元貞元年，教授徐碩創。亭中碑二，一刻《勉勵學校詔》，文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廟學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于内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産業及貢士莊，諸人毋得侵奪，所得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敬者，月支米糧，優恤養贍。廟宇損壞，隨即修完。作養後進，嚴加訓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超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本路總管府提舉儒學，肅政廉訪司宣明教化，勉勵學校。凡廟學公事，諸人毋得沮擾，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施行。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國有常憲，寧不知懼。宜令準此。」一刻《加封孔子詔》。文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名，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井亭，在廟西墉之外。初榜曰「泮泉」，後易名「育德」。

教官廳二：東廳，舊在學之西偏。宋淳熙中，教授王極得邑人廢地于學之北，乃徙建焉。郡人田曉爲記，今不存。後復得夏侯朝散宅基，拓而大之，爲屋凡三十六間。後堂歲久弊陋，咸淳初，教授李士龍重修，門墻壯麗。歸附後，大德五年七月一日，爲颶風所僕。教授黄一龍、張翼鳳屢加修葺，且備詞憲司約束權

貴，毋使占居。張翼鳳自爲記。其略曰：「頃年以來，爲教官者，往往取媚時貴，視官廨爲棄物，俾之占居。棟撓屋壞，恬不之顧。古人有居舍館者一日必葺，廳事非舍館比也，縱不能葺，其可棄之耶？雖然，據而居之者身則安矣，心果安乎？後之來者，尚鑒茲哉！」西廳在東廳之側，宋景定間，教授徐沂建，今廢而遺址尚存。景定間，諸州分經、賦教授各一員，鎮江添差自徐沂始。元無廳宇，乃于東廳之側，買高總管宅爲之。不華不陋，宜儒吏所居。廳有東、西之分，特以當時教官得名。然西廳乃在東廳之東也。

《明太祖實録》卷八《元順帝至正二十年春正月》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遣世子受經學。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四《雲間集・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士必本於學，學必資於書。然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窶人之子，書有不得盡讀，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盡天下之變。一旦欲推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餒乎？故州郡通立學校，又建藏書之閣，凡性命道德之文，名物制度之紀，咸萃其中，使來游來歌之士，不待觀於肆而得之。吁！其所以教之周而無缺者如此。

松江夫子廟，僅全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一存者。至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汲汲以興學校爲首務。時則會稽馮君恕、錢唐陶君植相繼掌教，延五經師迪弟子員，月試季考，士習一新。復以學廩若干碩，購求十三經注疏等書於中吴巨姓家，櫝收庋列，書閣之書粗備。每帙印識其上，戒司籍慎於所守，勿爲鼠伏而蝟蠹。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之不易，命瓊列叙目録若干卷，志其歲月於石，庶明其用心之勤，則寶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是也。嗚呼！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求道之要，舍書何以哉？若其在於心而不在書者，學者又當默識云。

教師

《金史・百官志三》 大興府尹一員，正三品，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總判府事。餘府尹同。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車駕巡幸，則置留守同知、少尹、判官。惟留判不別置，以總判兼之。【略】女直教授一員。

東京、北京、上京、河東東西路、山東東西路、大名、咸平、臨潢、陝西統軍司、西南招討司、西北路招討司、婆速路、曷懶路、速頻、蒲與、胡里改、隆州、泰州、蓋州並同此。皆置醫院，醫正一人，醫工八人。

《金史・百官志三》 諸府謂非兼總管府事者。【略】府教授一員。

《元史・選舉志一・學校》 舉遺逸以求隱跡之士，擢茂異以待非常之人。世祖中統間，徵許衡，授懷孟路教官，詔於懷孟等處選子弟之俊秀者教育之。是年，又詔徵金進士李冶，授翰林學士。徵劉因爲集賢學士，不至。又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蕭斛不起，即授陝西儒學提舉。

《元典章・吏部三・教官》 至元二十四年正月，行中書省准中書省咨：吏部呈：近承奉中書省劄付：擬府州儒學教授准正九品，任滿日，再陞路教授，一任准從八品。滿日給由赴部於本等遷轉。若學正歷一任者，即陞教授，員多缺少，似有窒碍。今擬各處教授三年爲滿，依例遷轉，須歷兩任，所據隨路教授遇有闕員，散府，上中州教授歷一考之上者陞補；散府上中州教授有闕，各處學正歷一考之上者陞補；學録教諭有闕，於直學選補陞補，並依例體覆申呈。如有缺員，依舊勾當遇闕，依例陞補，似易爲銓調。其有年高德邵、茂才異等，不求聞達，雖白身材堪教授一路、一州者，許牒按察司體覆相同，將所業文字連申擬充教授，不拘全例。若越次委舉及選保不拘，士行不精儒業，令人代作文字之人，從監察御史、本道按祭司體察明白，申臺呈省取問是實，所保人截日黜罷，仍罪及當元舉主併體覆官司，似望教官得人，作成後進，以備他日選用。奉此，除遵依外，近來各路將一考之人，舉正、録、教諭，往往給由，指例求取。又行保舉白身之人，止鈔録文字一二篇，申部並翰林院遷用，中間冒濫不無。切照各處，若將學正、教諭人等，依常調人員陞轉，即目學校員多缺少，泛濫保用，不得其人，何以作成後進？深爲未便。本部參詳：學校風化之原，必得慎擇師儒，教育後進。今來議得：若各路並府州教授別有遷調，歇下窠闕，擬合令本路官司，於所轉州郡教官内，通行推選才德之人，牒委文資正官覆察相應，行移本道按察司出題試驗，將親筆所業文字並按察司牒文繳申省部，移文翰林、國史院，再行考較。其學正人等依舊守職，若有茂才異等之人，本處官司依例體覆，令本人親身赴翰林、國史院試驗，保明關發赴部定奪。倘有不應，罪及學官，並覆察官司。如此，似望革去濫保之弊，訖照詳事。都省：准呈施行。

《廟學典禮・學官格例》 尚書省，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日劄付該：據翰林國史院呈：奉省劄該：御史臺備行御史臺咨准侍御史程嘉議牒，並禮部備主事廳呈江准並迤北教官格例，至元二十一年翰林國史、集賢院例，甚爲詳備，若准所呈，似爲長便，仰與集賢院一同議擬呈省。承此，本院與集賢院官一同議擬到下項事理，呈乞照詳事。都省准擬。另行外，合下仰照驗施行。

一、御史臺呈備行臺侍御史程嘉議牒該，吏部定到教官格例，即目員多闕少，泛濫不無，若有茂材異等之人，本路具解，本人赴翰林院引試。得此，照得江淮教官員多闕少，若止令依上例保舉，特免親身前赴翰苑引試，似爲便當。今擬到江淮迤南選取教官格例，宜准御史臺所據開坐于後：一、前進士人員，從本路學校公衆推舉士行修潔、堪充教授者，具解本人年甲籍貫，於何年某人榜下登科，曾無歷仕，的是正身，保申本路總管府，移牒按察司體覆相應，令本路繳連的本、牒文，申覆合干上司，移咨部省，依例施行。除另設立提舉，外據教授等官員數，並依至元二十一年省部定到格例施行。違上別無定奪。一、不係前進士人員，若有學問該博、年高德劭、爲衆所推、堪充教授者，依上公衆保舉，經各道提學同本道按察司文資正官公坐出題，當面引試所習經賦各一本，全篇考校文理優長，中程式者，繳連的本，并按察司公文，用印封銓，令總管府保結，申覆合干上司。除所試程文，或本人別有所業文字，並許繳呈。依上移咨都省，依例施行，似爲允中。不如依格者，別無定奪。一學正學録已下，照依至元二十一年例選補，至考滿當陞教授者依上保舉體覆引試程文，依例施行。違上別(無)定奪。

一、禮部備主事廳呈該：吏部定到教官格例：一、該各路、府、州教授有闕，令本路官司於所轄州郡教官內，通行推選才德服衆者充。今來議得：若以此爲例，則是甲處教官不得充乙處教官，丙處教官不得充丁處教官，或本路教官內或有應補而未及滿者，或久任考滿者而例不應補並不堪推選者，則教官名闕，終當曠廢而不補矣。一、該其餘學正人員，依舊守職，今來議得：此等人員中間，豈無才德堪充者，若令依舊守職，即是常川不得遷調，誠恐淹滯才能，前件議得：江淮迤北路分，目今不設提舉，無人考校試驗，宜准禮部呈，所令□□□□推選士行修潔、文學該博、堪充師範之人，令本人親筆録寫所業經義、詞賦、詩文一十篇爲額，內詩不過五篇，准本道按察司體覆相同，回牒開寫本人才學行實，本路將的本、牒文，並所業文字用印封緘，張縫黏連在前，照依二十一年吏、禮二部同翰林國史院定到教官員數陞轉格例，學正、學録、教諭保結申禮部外，府、州教授、路教授，保結申吏部，挨次保舉。白身保充學録、教諭，一考陞學正，學正一考陞府、州教授，府、州教授一考陞路教授。今後立定教官，非備員而已，並令開設學校，訓誘諸生，作養人材，似爲允當。一切違上格例保舉者，別無定奪。一、該若有茂材異等，本處官司具解，令本人親身赴翰林院試驗。今來議得：既是茂材異等之人，寧肯親赴翰苑試驗？儻有赴試之人，必非茂材異等。如此甚失尊賢禮士之義。參詳：學校之官，若概以選法拘鈐，則僥倖貪進之人固宜遏抑，而恬退碩學之士必不屑就矣。然省部累行雖有黜退非才、罪及舉官之文，終是因循不曾舉行。大抵有司守法既謹，擇人既精，則學校庶可興行矣。今後擬合照依二十一年都省令翰林國史、集賢院、吏、禮二部定到學官格例施行，仍劄付御史臺，遍行各道按察司，監察御史責成其事。如有選舉不應，及陞轉不依例而冒濫申覆者，將本處學官並覆察官必須嚴加責罰。本部參議：學官格例，二十一年翰林國史、集賢院定立甚爲詳備，若准本廳所呈，似爲長便。前件議得：如准禮部所擬，若有年高德劭、學問該博、恬退自處、不求聞達、堪充一路一州教授者，並仰本路詢衆推舉，録寫所業文字、孝廉行實，移准本道按察司體覆相同，再行移牒按察司覆察是實，本路依上連黏所業文字，並二次體覆牒文，保結申部，許補教授，似爲允當。違上格例保舉者，別無定奪。大都路不隸按察司去處，遇有保舉教官，亦仰依上推舉保給，申覆合于部，分呈省，行移御史臺，令監察御史體覆，申臺、呈省施行。違上格例保舉者，別無定奪。一、越次妄舉，及推保不拘士行、不精儒業、令人代作文字之人，從監察御史、本道按察司體究明白，申臺呈省，取問是實，罪及元舉官及體覆官。一、江淮諸行省，今後咨到保舉試驗合格人員，誠恐選部員多闕少，擬從省年挨次月日籍記姓名，遇有闕處，照依次第差注。江淮迤北，亦依此例。劄付御史臺。

《廟學典禮・江淮擬設學官員數及陞轉格例》 集賢院，至元二十七年三月日劄付該：據司直司呈，奉尚書吏部符文該來呈，江淮擬設教官員數節該，散府、諸州並各處書院，擬設教授、學正、學録、直學各一員。又照得陞轉格例，(諸散)府、州並各處書院教授擬正九品，依上選注，以三年爲一任，遷充各路教授。無闕，止於本等窠闕內更歷一任，依例於從八品司、縣官內選用。呈乞照詳事。得此，即不見各處書院自幾年分額設教授，已後緣何不曾差設，及各處書院應設去處，難便施行，合下仰照驗，依上行移照勘明白，擬定開坐呈部事。承此，呈乞照詳。得此，使院合下仰照驗，依上照擬開呈。劄付國子監。

《廟學典禮・按察副使王朝請俟申明體覆》 行御史臺，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劄付該：來申該，准分司巡按官副使王朝請牒該，照得上司元行格例，江淮教官，從儒學公衆推舉保申，儒學提舉司依例行移按察司體覆相應，然後提舉司考較所業文字，循例定擬職名，山長、學正申行省，學録申宣慰司，出給劄付，各縣教諭，提舉司委付。今體知得儒學提舉司保用教官，多不行移體覆，

或於已差之後，才方移文。中間不應者，往往有之。得此，照得勉勵學校，宣明教化，乃風憲所掌，學校之官，苟非其人，教化何由而生？雖加勉勵，亦無所益，合下仰照驗，教授、山長照依定例體覆，外據學正、學録、教諭等職，今後須憑鄉曲善士同舉保文行兼備、衆所敬服、可爲後進師範之士，提舉司保給，移文提刑按察司，牒文資正官體覆，如實相應，准回文方許委用。至於府、州儒學司計、直學之類，宜從公堂選舉，本學保申，提舉司出給付身，委付巡按官到彼體覆。若有不應，就便改正施行。劄付浙東提刑按察司。

《元史・百官志二》 大寧海陽等處屯田打捕所，秩從七品。掌北京、平灤等路析居、放良、不蘭奚等户。至元二十二年，置總管府。元貞元年，罷總管府，置打捕所。定置達魯花赤一員，長官一員。教官，蒙古字教授一員，儒學教授一員。

《元史・選舉志三・銓法下》（大德）九年，省判：「凡選府州教授，年四十已下，願試吏員程式，許補各部令史。除南人已試者，別無定奪到部，未試之人，依例考試。」

《元典章・吏部三・教官》 大德九年二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劄：議得教官之選，壅塞日久，其間冗濫不無，不可以賢愚同滯。究其本源，府州教授窠缺，南北八十九處，即日在選，籍記五百餘員，已有守候八九年者，尚未知何時注授。設若得除守缺二年，及以致仕之例所拘，使年高碩學之士，終身不沾一命。其年少後進，循資陞轉，反居其右，誠爲不倫。今擬到選府州教授，照堪類選。年甲即令及五十五以上者，先行挨次銓注。守待窠缺，還家聽候。五十五以下人員，再注學正、山長一任，先儘此等人員任回，止歷路府教授一任，轉入流品已後，府州教授有缺，止依本等注授。如缺不敷，並依上例定奪。所據白身創入教官之人，各路府正官體覆相應，移牒廉訪司，行移分司與各路文資正官，驗各人所業，當面令本路教授從公多出試題，聽試官選擇題目面試，毋容作弊。然後將所試的本程文用印封鈐繳連，依例行移，從翰林國史院考較，委中程式者補學録。教諭，任滿日，須又歷一任，方入學正之選。已經任回者，一體遷敘。學正滿日，依上又試，果中程式，陞府州教授，如不中式者，止於學正內陞用應補。府州教授之人，如年四十以下，願試吏員程式，許。部、各部令史並爲定例，若果有年高德邵、茂異之士，行實可考者，不拘此例。令吏部先將江南山長、學正任回，到選年五十五以下人員，照勘籍貫，歷仕通類，開呈腹裏者，就便關發及照勘。大德元年元定吏員程式，就便議擬立法，考試行據禮部呈移，准翰林國史院，關依上議，擬到考試程式，本部開坐，具呈照詳，都省合行開坐咨請，依上施行。

初充學録、教諭，所試

詞賦二韻，小賦並二韻。

經義論《論》《孟》長各一道，明經、解題各一道。

學正陞教授所試：詞賦全賦一道。

經義各從所業，大義一道，明經解題二道。

徐明善《芳穀集》卷上《送陳子實郴州教授序》 大德丁未夏五，聖天子嗣無疆大歷服推恩八表，爰及多士，綸言誕敷，士如墜顛崖得千丈縶，如患重痼得萬金藥，更生之賜也。雖然，貴肆其身者上之仁，新美其習者士之事，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可徒喜樂之而已，此則提學職教者所當汲汲也。愚方歎教授，鮮有能以身範人者，而盱江陳君子實適被命，教授郴州，若子實者其能作新必矣。作新貴乎實踐、履實也，講課虚也，如屋室焉，棟梁榱桷，一皆堅良，而後赤白炳明，則可以庥人而除風雨。苟其屋之材率中，蠹内腐而徒丹臒其外，豈所謂新也？子實行不愧古人，其學博而深矣，是行也將據其所蘊積，吾知其與不模不範者異也。維郴以佳山水重，昔瑩中、伯修二陳公以直道正諫辱居之，而山水又以二公重。今子實以平日知行之實與其州之士講貫步趨，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流風遺思，亦將配二公以不磨滅，豈不盛哉！若夫教乎俗革，聲實流間，清資華秩，人爲子實願之者，不贅言焉。

《元史・百官志三》 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秩從二品。宣慰使五員，經歷二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捕盜官二員，儒學教授一員，鎮撫二員。

《元史・選舉志三・銓法下》 皇慶元年，部議：廉訪司職官書吏，合依通例選取，不許遷敘，候書吏考滿，通理敘用。職官先嘗爲廉訪司書吏者，避元役道分，并其餘相應職官，歷三十月，減一資。又教授、學正、學録并府州提控案牘、都吏目内委充職官，各理本等月日，其餘歲貢儒吏，依例選用。又廉訪司奏差、内臺行臺典吏有能者，歷一考之上選充書吏，通儒書者充儒人數，通吏業者充吏員數。參議府、左右司、客省使令史、書寫、檢校書吏，依至元二十八年例，以省典吏選充，五折四令史、書寫、書吏月日，通折五十五月轉部。省典吏係六部銓寫，典吏轉充，三折二省典吏月日，通折六十月轉各部令史。自用之人并轉補不盡省典吏，考滿發補寺監、各道宣慰司令史。

宋禧《庸庵集》卷一一《送蘇生序》 天下有學，而宗孔子者，莫不設官置吏，

以治其事。於官吏之間，司錢穀，而躬其會計、出納之勞者，曰直學。直學之役，滿以三十月，則以儒者所業，試於部使者，業中其程，然後受檄行省，若宣闓得爲所謂教諭、學録者。國家慎於用人，南方以儒出仕者，舍進士則直學耳。故直學於進士，雖有逕庭，而縣之以躋清顯者，往往有之，人亦艱爲之也。至正初，復行科目之法，於寒遠劬困之士有所優，既以下第春官者爲學正。若山長，又選諭、録員於鄉闈，恒貢之外。於是縣直學滿考者，乃補小吏州縣間，而校官不復得爲矣。吾里蘇生自幼以謹厚嚮學稱於州庠，長而爲直學，既滿考，自念當補小吏，日抱簿書，奔走俯伏羣有司之前，稍失其意，受鞭笞。泥塗馬矢間，乃奮然歎曰：「大丈夫苟有志，何趨不可到，顧爲是耶？」遂發篋取舊所讀經，去之郡庠從師，而卒其業。父母喜而資之，且祝其有所就而歸，其姻戚王孟陽爲徵贈言於余。嗟乎！生之歎誠是矣。人固不可不擇所以自處，而負天地父母也。夫賦形萬物中而得爲人類，幸矣！人而得爲男子、爲耳目聰明者，而生於衣食厭足之家，而父母祝其爲賢無爲不肖，非幸而又幸者乎？於是而不知所以自處，則爲負天地父母之所以生我，祝我者矣。李斯之爲人也，固不足道，然方其年少時爲郡小吏，見鼠之居厠與倉中者，而有所感歎，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而致位三公，則於自處貴賤之地，亦知所擇矣。特其學術不明，急於功利，而不能堯舜其君民，是足罪也。今生齒弱而質美，未及辱爲小吏，固已奮然發歎，欲以大丈夫自處，而卒業於舊學，此其志何如哉？雖然，爲學有道，取聖人之經而讀之，無所踐而不驗其實，斯爲善學者矣。不然，徒知從荀卿而學焉者，則於爲人賢不肖，猶未知所自處也。以生謹厚之質，遠大之志，從明師郡庠而日學其所未至，則居廣居，行大道，如孟子之所云者，不亦可望乎？余既韙生之行，又重孟陽之請，於是乎言。

《元史・百官志五》 左都威衛使司，秩正三品。【略】延祐二年，置教授二。

《元史・選舉志三・銓法下》 延祐二年，省准：「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所轄場，分二十九處，二處改陞從七（品），司吏有闕，依各縣人吏，一體於附近各處巡尉捕盜司吏依次以上名勾補，再歷一考，與各場鄰縣吏互相遷調。和林路總管府司吏，以本處兵馬司吏歷一考者轉補，再歷一考，轉稱海宣慰令史，考滿除正八品。補不盡者，六十月受部劄充提控案牘。沙、瓜二州屯儲總管萬户府邊遠比例，一體出身相應。會福院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若省部發去者依例遷敘，自用者考滿同二品衙門出身例，降一等添一資陞轉。於常選教授儒人職官并見役各部令史內取補，宣使於常（選）職官內參補，通事、知印從長官選用，仍須參用職官，典吏從本衙門補用。」五年，省准：「詹事院立家令司、府正司，知印、怯里馬赤俱令長官選用。令史六名，內取教授二名，職官二名，廉訪司書吏二名。譯史一名，於蒙古字教授及都省見役蒙古書寫內選補。奏差二名，以相應人補。」

《元史・百官志二》 左衛率府，秩正三品。至大元年，撥江南行省萬户府精鋭漢軍爲東宮衛軍，立衛率府，設官十一員。延祐四年，始改爲中翊府，又改爲御臨親軍指揮司，又以御臨非古典，改爲羽林。六年，復隸東宮，仍爲左衛率府。定置率使三員，正三品；副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經歷一員，從七品；知事一員，照磨一員，俱從八品；令史七人，譯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其屬十有五：【略】教官三員，蒙古字教授一員，儒學教授一員，陰陽教授一員。

《元史・百官志二》 右衛率府，秩正三品。延祐五年，以速怯那兒萬户府、迤東女直兩萬户府、右翼屯田萬户府兵，合爲右衛率府，置官十二員。後定置率使二員，正三品；副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經歷二員，從七品；知事二員，照磨一員，俱從八品；令史七人，譯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其屬七：【略】教官一，儒學教授一員。

《元史・選舉志三・銓法中》 泰定四年，部擬：「諸職官子孫承蔭，已有元定蔭敘地方通例，別難議擬，如願於廣海蔭敘者，聽其所請，依例陞等遷敘。其已咨到都省，應合本省地分蔭敘而未受除者，依例咨行省，令差去遷調官就便銓注。廣海闕官，於任滿得代，有由應得路府州縣儒學教授、學正、山長內願充者，借注正九品以下名闕，任迴，止理本等月日。廣海應設巡檢，於本省應得常選上等錢穀官選擬，權設，理本等月日。行省自用并不應之人，不許委用，如受敕巡檢到彼，即聽交代。」

《元史・選舉志二・銓法上》 凡禮儀諸職：【略】大德三年，議：「有闕，宜令侍儀司於到部正從九品流官內選用，仍受省劄，三十月爲滿，依朝官內陞轉，如不敷，於應得府州儒學教授內選用，歷一考，正九品敘。」有禮直管勾，大德三年，省選合用到部人員，俱從太常寺舉保，非常選除充者，任迴止於本衙門敘用。有郊壇庫藏都監二人，至大三年，議：「受省劄者歷一考之上，受部劄者歷兩考之上，再歷本院屬官一任，擬於從九品內敘。」天曆二年，擬在朝文翰衙門，於國子生員內舉充。

學生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大定）十六年四月，詔京府設學養士。

凡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并得解舉人爲之，後增州學，遂加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曾經府薦者，同境内舉人，試補三之一，經府薦及終場免試者，不得過二十人，凡試補州府學生，以提舉學校學官主之，曾得府薦及終場舉人，皆免試。凡經史註疏會課學規，一同太學之制。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 詔立兗州學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入學，不限數。二十九年，時章宗已即位。詔計州府户口增養士之數。時上封事者，乞興學校，下尚書省集百官議。户部尚書鄧儼等謂：唐太宗養士至八千人，亡宋兩學五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止十人，天下僅及千人。今若每州設學，專除教授，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籍之，一歲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行惡者黜之，庶幾得人之道也。帝從其議，遂計州府户口，於舊制京府十七處，千人之外置節鎮、防禦刺史州學六十處增養千人，各設教授一員，選五舉終場或進士年五十以上者爲之。府學二十有四，學生九百五人。大興、開封、平陽、真定、東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間、濟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遼陽、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慶陽、臨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鳳翔、平涼、延安、咸平、廣寧、興中府各二十人。節鎮學三十九，六百一十五人，絳、定、衛、懷、滄州各三十人。萊、密、潞、汾、冀、邢、兗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聖州十五人，餘二十三節鎮皆十人。防禦州學二十一，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洛、棣、亳各十五人，餘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其長貳官各以進士提控其事。至承安四年八月，詔諸路學校，生徒少者罷教官，止以本州府文資官提控。

臣等謹按：《金史》選舉志所載養士之數，二十四府散數較總數少二十五人，三十九節鎮散數較總數多十五人，合三總數與大總數千八百人，較又少四十五人，疑有脱誤。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 宣宗興定元年二月，尚書省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不許。自章宗泰和元年九月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至是省臣以軍儲不足，請罷之。帝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元典章・吏部六・儒吏》 一諸州、府、直隸省部，皆有受勅，教授仰本路官，於管下免差，儒户内選有餘閑，年少子弟之家，須要一名入府州學，量其有無，自備束脩，從授讀書，修習儒業。若無年少餘閑子弟可以讀書者，不得樁配。責要本路官朔望拜廟，就加省視，勿令廢替。非儒而願從學試驗，擇學業有成名弟近上者，充府州學生。仍申本路、本州照會，摽入學生之籍，依舊就學肄業。若遇本道按察司及本路總管府歲貢之時，仰本司本路行下本學。教授於係籍學生内選，使行義修明、文筆優贍、深通經史、曉達時務、可以從政者，保申本路官司，再行體覆，相同然後解貢。

教學與考試

王義山《稼村類稿》卷一五《杭州府學癸酉冬季堂試》 責吏之説何始乎？夏、商以前未聞也。虞廷九官之命，不曰「往欽哉」，則曰「往哉汝諧」。「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温乎家人父子之唯諾。雖曰三代考績，而黜幽之典，不得已而見之明盛之朝者，不多見於時。庶績康，庶事熙，何往而非實。世道一趍，官刑制矣。果厚待士夫意歟？或謂官刑之制，儆之也，非真刑之也。始吾讀《商書》，一則曰敢有，二則曰敢有，是淫、亂、巫之風，未有也。然其辭峻厲而震發，君臣相與之氣象，微刻露矣。世道奈何哉！迨至成周，《周官》一書，其所以懇切訓告者，亦甚費辭矣。今觀自三事大夫而下，豈真有利口覆邦者？豈真有敗謀荒政者？豈真有不學面墻蒞事惟煩者？或謂成王過爲士大夫慮也。果然歟？至《周官》六典之作，其所以待士大夫者又不古矣。今觀一曰治典，以治官府；二曰教典，以教官府；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夫曰治，曰教，曰禮，此任官之常也。至於政典，以正百官。政者正也，必有不正者矣。成周士大夫果有不正者歟？其甚也，又有刑典，以刑百官。嗚呼！何忍歟？猶幸其以事典終焉。事典所以任百官也。不終於刑，又從而任之。嚴於先，而寬於後，又何歟？漢宣帝諸詔，爲吏而下者不一，不曰嘗私，則曰欺謾。是何漢之吏薄待其身，而上煩人主之叮嚀告戒如此哉！皇上自即位以來，責吏之詔屢矣。非徒事聲色之化也，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王用丕欽，則下用丕變矣。然而瀆亂官常瘝曠職守者，其風猶未殄。詔書屢下，丕應邈如。《易》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誨之諄諄，聽之

貌貌，何歟？豈尚口乃窮歟？或謂躬修實踐，雖無愧於宮庭，而真意實德，猶未孚於天下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人者也。」苟誠矣，苟反求諸己矣，而猶曰吏奉吾語不勤，果在上者責歟？抑在下者責歟？邇者月正元日出一札以風天下，且於士大夫風俗不滿焉，而歸之於無耻。周子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爲士大夫者，悚然於聖天子叮嚀告戒之下，夫亦聞過矣，而柰何乎恥心之不生哉！古之君子，以不能堯舜其君爲愧恥者。噫！彼獨何人哉！夫人爲萬物之靈，圓顱方趾，履后戴皇。具五常而爲之體，揭三綱而爲之倫，別四民而爲之業，秀於其間者，爲大夫士。析人之圭，儈人之爵，一以無恥之心行之，則爲貪，爲虐，爲奔競，爲讒諂。夫亦何所不至哉？管子謂禮、義、廉、恥爲四維。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柳子厚謂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歟？廉與恥存，則義果絶歟？審如是，則二維也。楊誠齋則斷斷然又以恥爲一維。謂知恥，則知禮、義、廉矣。二者之説，孰是孰非歟？夫禮、義、廉、恥之四維，與仁、義、禮、智之四端，又果同歟？《孟子》四端不言恥，而以義爲羞惡。羞惡，恥也。管子既言義矣，而又言恥，何贅歟？嗚呼！恥之於人，大矣哉！「嘑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誰謂路人而有此見。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誰謂餓者而有此語。文人不愛錢，武人不惜命，誰謂介胄之士而能有此言。圓冠峨如，大袍襜如，而不能以禮、義、廉、恥維其身者，吾惑焉。雖然，世不皆若人也。「撰兮撰兮，風其吹女。」一鼓舞間，當有精白以承休德者，願相與講明之，有司當以復於上。

王義山《稼村類稿》卷一五《杭州府學甲戌夏季堂試》　於戲！自古泰和之盛者，厥亦惟曰唐、虞、成周。唐、虞、成周之盛，莫盛於虞朝。虞朝之盛，莫盛於九官。劉向謂舜命九官，衆賢和於朝。今觀九官之外，又有四岳、十二牧者焉。而四岳、十二牧之名不見於經，何歟？嘗以舜九官、周六官而考之。九官之命，始於伯禹之宅揆，與天官冢宰固同矣。周官自冢宰而下，即繼之以地官司徒，爲民計也。舜自命禹而後，即以民食寄之稷，其爲民計也，均矣。然嘗疑之，周人自司徒而下，以春官宗伯掌禮，而舜則以典禮居五，禮可後歟？周人以夏官司馬掌兵戎，刑用甲兵也，而舜則止於刑，而兵不預焉，何歟？周人以秋官司寇掌刑，居六官之五，舜則先刑而後禮，刑可先於禮歟？周人以冬官考工居末，爲技巧工匠而末之，此藝成而下之意也，舜則置此官於典禮、典樂、納言之先，百工之事果可先於禮、樂、納言之官歟？或謂舜之命官，皆有次序，非周人設官意也。治天下不可以無相，故命禹以宅揆。民苦於無食也，故命棄以爲稷。民既富矣，不可以無教，故命契以爲司徒。司徒，教民之官也。既教之，而民不能皆帥教。民不能以帥教，不得已而有刑。故命皋以爲士。凡此者，皆治人之先者也。先者舉矣，則可以治末矣。工者，治之末也，故垂以共工。於是治人之事具，則推而及於鳥獸、草木，故命益以爲虞。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治之極矣。天下之治極，則可以立禮之時，故命伯夷以典禮。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又有禮以節之，此功成作樂時也，故命夔以典樂。舜猶未敢以天下爲已治，而謂吾無過之可言也，故命龍以納言，而卒至於無言之可納。嗚呼！盛矣哉。論者以是爲舜命官之次序，果然歟？然有可疑者，伯禹之賢，舜知禹也素矣，何待於四岳之薦，而後畀之以宅揆之任？自咨四岳，而後必至於僉曰然後命之，何歟？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而不及禹，何歟？自禹而下，相遜者凡四，稷、契、皋陶、夔、龍獨無遜，何歟？果同寅協恭和衷之意歟？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乃垂、益所薦者。以垂、益所薦者，至於非其人，舜皆不之用，何歟？或謂舜嘗以朱虎、熊羆爲益之助，果何所證歟？舜命九官，而後即繼之以咨汝二十有二人。以四岳、九官、十二牧參而計之，殆不止二十二人之數。釋者於九官之中，獨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而稷、契、皋不與焉，果然歟？或謂四岳乃一人領十二牧，果爾，則以四岳爲一人，通九官、十二牧，始合二十二人之數。審如是，則釋者果何所見，而指四岳爲四人，又去九官之三歟？或謂禹、益、垂、伯夷皆新命，故疇於衆人，而後用棄、契、皋陶、夔，舊爲是官，特因其已任之職，而申勑之，果然歟？諸君幸而生於登明選公之時，行將仕於時矣。願舉虞朝之所可疑者以告。

經費

《通制條格》卷一七《賦役・學田地稅》　至元二十五年八月初九日，江西行省咨：江州路府學、景星、濂溪叅學歲收子粒，除納稅糧外，所存不足養士，惟恐荒業。照得近欽奉聖旨節該：江南立學校呵，怎生？屬學校的田地屬官也。如今師傅每根底、學文書的孩兒每根底種養者，喫的田地與他每呵，怎生？麼道有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擬合欽依蠲免。都省准擬。

《至順鎮江志》卷一一《學校》　（府學）學産，舊志所書甚略，今以延祐二年之所經理，泰定四年之所稽考者，具載焉。田土：田，一百九十七頃二十五畝八

分三厘二毫。成熟一百九十六頃八十畝四分五厘二毫，荒閑四十五畝三分八厘。免官賦一百七十六頃七十八畝六分二厘二毫，納官賦二十頃四十七畝二分一厘。

地，四十三頃六十畝二分七厘五毫。租地二十七頃八十九畝五分一厘六毫，基地一十畝六分一厘六毫四絲，白地二畝三分八厘二毫六絲，蘆灘地四頃五十畝，山岡地九十四畝二分六厘，塗泥白水灘地一十頃一十三畝五分。成熟三十二頃五十二畝五分一厘五毫，荒閑一十一頃七畝七分六厘。免官賦二十七頃七十九畝五分八厘五毫，納官賦一十五頃八十畝六分九厘。

山，一十頃一十六畝二分九厘六毫。并免官賦。

池塘，九十六畝。并免官賦。

蕩，四十五頃九十三畝二分七厘六毫。并免官賦。租稅：糧，六千四百三十六石二斗五升九合三勺三抄。白粳米一千三百三十石五斗七升八合四勺八抄，糙粳米一千六百九十一石五斗七升七合四勺五抄，白籼米三十六石五斗二升，糙籼米一千五百六十七石六斗六升六合九勺，小麥一千三百二十六石二升八合四勺九抄，豆四百八十三石五斗八合零五抄。鈔，四千六百七十八貫二錢八分四厘。蘆租錢七百八十貫，菜麥錢一千二百五十貫，蕩田錢二千五十六貫六錢三分五厘，山租錢一百二十五貫五錢，桑租錢一十一貫二錢五分，芋租錢一十九貫六錢，塘租錢二十五貫，隨田租錢一百四十六貫六分九厘，房地錢二百六十四貫二錢四分，俱納中統鈔。絲，一十兩。

州學

設置

《遼史·聖宗本紀六》（開泰元年）十二月　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允所請。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　遼聖宗開泰元年十二月，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許之。

上年十二月始置歸、寧二州，至是遂設學。

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時五京黃龍、興中二府及諸州縣皆有學，其設官並同。咸雍時太公鼎爲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太康時耶律孟簡爲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以循吏著。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學》　金太宗時，歸德軍節度使持嘉暉建宋州學舍，生徒肄業者復其身。

《金文最》卷七七毛麾《潞州儒學碑》　《禮經》有言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靡急於此，一日而不可廢也。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爲郡縣，承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之官。其間遵古制迹，掄選賢能，稱爲得人，享祚長永，惟漢唐爲最。如漢之文翁、唐之常袞，又其超卓著見者也。文翁守蜀，起學成都市，擇諸生開敏有才者，親加飭勵，待以殊禮。吏民榮之，爭爲弟子。富人出錢求之，大化僻俗。學於京師者，比蜀於齊、魯。至孝武帝，令郡國皆立學，還從文翁始。袞爲福建觀察使，初建人未知學。袞大設鄉校，使作文章，躬勤講道，與之鈞禮，游饗得與，習爲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厥後建蜀，名士輩出，聲動海內。二公各立生祠，春秋配享，迄今宗仰，顧不美哉！皇朝龍興，太祖皇帝應天順人，以武定寰宇。太宗皇帝聖烈丕承，卒其伐功，雖誕布文德，以綏遠邇，而儒學之事未遑偏舉。逮世宗皇帝撫運御極，猶殷高宗、周宣王懋中興之業，乃貢明庶政，表章六藝，即京府立教養之法，合菁莪樂育人才之雅。外官到任，謁境上神祠，首詣宣聖。文明之治，寖以隆昌矣。主上嗣服，遹追順孝，旁招俊乂，用闡大猷。降及節鎮，同京府教養，復經義，宏詞制舉，添律學人試義，童子念六經諸科擢第。凡在選官，並帶提舉學事，文風炳然。將匹休三代，下鄙漢唐爲不足較也。宗室懿親，左右貴臣，比比分典大藩，以明倫、善俗、風教是尚。前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李公領懷州節度，既告致政，不數月，復起領潞州節度。公澤之高平人，澤今爲覃懷支郡，而舊隸上黨。二除皆衣錦寵命，輿論所嘉焉。下車未幾，千里翕然。若素被陶冶，稔聽號令，知所畏愛矣。一日，與賓屬議及州學，歎咨嗟毀，且怪其制度卑隘，則知兵火之餘，因陋就寡，草創所成。即謀重修，務增廣而一新之，邦人大悅。前有形勢之家，冒侵土地，久假不歸者，盡歸之。鄰接相礙，參差斷缺不能自安者，盡願斂之。於是捐清俸，請公帑，助工役，繪圖按式，大加營建。正殿中峙，長廊翼舒，殖殖其庭。高門有伉殿，次起堂，以待橫經問道，讌談仁義。中門東西兩序，對爲廳事，以俟奠謁之官更衣望揖，至於生徒齋館，貯藏庫廩，一一備具。莫不棟宇雄壯，丹堊鮮華，耽耽闢陽，沈沈闔陰，使望之者悚，過之者趨。在侯伯之國，禮典之廟，實爲稱矣。公以提舉職事，每常訪臨，督勉進修，曲爲誨諭。豈有繼城闕之游，挑達而失其業，見行俎豆之禮，低迴而不忍去。異時觀光應聘，當

有若蜀之揚子雲、司馬長卿、建之歐陽詹者出焉。彼文翁、常袞，亦安得專美於前歟？學之正、録二士來索紀言，麾辱公知遇，作同志友，乃獲共慶斯文之亨會，庸贊吾道之主盟。是誠可書也，故樂爲道之。《潞州志》。

《金文最》卷六五張億《創建文廟學校碑冀州節度使賈公名疆　天會八年》　維大金受命，平定海内，日月所照，無不賓服。天會六年九月，實下冀州。冀爲河朔大藩，倘非剛明有守，威足以禁暴，德足以懷衆，且疏通練達，不惑於是非之間者，未易以當鎮牧之任。初州城下，元帥監軍博選於衆，得今節度使太師賈公，取人望也。公先守深州，恩威已著，政無不理。監軍固已昭知成效，朝廷亦謂選保得人，由是就膺寵擢，臨撫是邦。下車之初，宣諭上意，勞來安輯，興利除害。凡可以便國家而惠斯民者，知無不爲，大功數十，衆已欣快。越明年，詔頒新格，具載學宫。公覽之歎曰：「治天下者，本乎人才。學校者，人才之所自出，固不可緩。第兵戈殘蕩之餘，民力有未完，日或不暇給，然吾安敢少怠耶？」州舊有學，悉爲將兵毁折，獨於斷垣廢址間，僅存先聖十哲神像，當日教官爲權置於郡譙門之上，實有待賢牧守之來也。八年春，公顧政蹟已成，民俗已阜，異時暴露者有居，流離者有歸，飢者有食，寒者有衣，善者有所恃而無恐，惡者有所畏而不敢肆，上下安然，民獲再生之幸，日超乎富壽之域。一日，飭有司將行釋奠之禮，吏承命震肅，奔走趨事，前期畢備。二月四日，實維上丁，公親率諸生夙興講禮，動容周旋，曲中儀式，士林仰服。罷則與僚吏洎諸生齒序集飲，彬彬然已嚮古之制矣。因謂屬佐曰：「自昔有天下號聖君者，莫先乎堯舜。冀，堯都也。去古雖遠，遺風餘烈，猶可想見。後之名卿才大夫，出於是州，載於傳記。班班可考。今明天子在上，德化之所熏陶，聖心之所感格，遂見干戈偃息，文物興隆，則建學造士，此其時也。吾將擇勝地，崇閎構，以稱尊儒重道之制，庶幾有以承上休德而樂育人材，不亦可乎？」羣僚咸悦曰：「我公之政，先後有宜，率皆上體宸衷，下救民瘼，庶而後富，富而後教，雅合古聖人之訓。高明所臨，遠近洞照，況兹郡庠之造，如指諸掌，其宫室規模，必有契公之心。而凡一時興學之士，皆願得奉令效勤，以贊先定之志而成之。」公喜，復顧節副蘇侯謂曰：「今城北隅不有觀宇可以改作者乎？大殿巍然，廊廡兼備，設爲官學，則先聖有次，廟食有依，生徒齋館講習有所。斯可以不勞於力，不費於財，事則濟矣。其爲我亟往相視以報。」侯端亮詳敏，樂承善志，即往視之，悉如公言，歎服良久。明日具圖以進，公爲命工，力爲繕完。遂涓吉旦，奉遷神容，肆加嚴飾。又繪飾七十二賢及後諸大儒於殿壁之兩間，冕服有倫，皆倣古禮。廟貌輪奐，齋序完潔，不侈不陋。落成之日，人不知勞，士民縱觀，咸驚天造。學既成，公又出己俸三十萬，别付從事，使相承爲舉本，收其贏餘，以供祭祀。蓋公以爲春秋釋奠之資，既從官給，惟朔望闕然，故特有兹舉。則飲奉之意，永繼弗替，可謂至矣。此誠萬世永固之基，綿綿無窮之蹟。是學也，肇始於三月二十有一日，落成於四月之望旦，因命億爲之記。億具員幕下，義不獲辭。竊嘗謂古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魯僖公肇修泮宫，而《詩》頌其美。漢文翁起學成都，而史記其功。三代以還，世之相去不爲不久，惟斯二人者，見稱於世。想望丰采，固以不得親見之爲恨。況出乎同時，獲覩施爲，孰不樂爲之稱頌？此人心所同也。且夫興學校於太平，久治則易爲力。當兵革之後，親致其治以興學校，則難爲功。今冀爲重鎮，並統深州，幅員千數百里，合二州十一縣，地大民衆，易荆棘爲田畝，化愁歎爲謳歌，而政立矣。育才善教，發於誠心。此英特之舉，希世之遇，雖詩人善頌，因難形容，史筆所書，未盡髣髴。使諸生處於斯者，悉知副公之意，勉勉自强，他日業精行成，擢巍科，登要路，功著當時，名垂後世。風化之行，民淳俗美，後來之秀，相繼不絶，是皆出於公之賜，豈易量哉！故敢述其梗概，以紀歲月。若夫公單騎撫危城，片言折疑獄；破姦吏之膽，制悍軍之心；發倉廩減價以賑貧者，興廬舍給居以厚民生；修輿梁以通往來，蕃牛畜以廣播殖；杜塞私門而拒絶請謁，飢民轉徙脱身奴婢者以千計，士夫亂離復籍縉紳者殆百數。至除蝗蝻、瘞枯骸、嚴火禁、闢城闉，道、釋咸隆，至誠有格，無一物不得其所。他人睥睨，莫敢輕議。彼所不能爲者，公悉優爲之。卓然超乎物表，將見不日召趨近班，位乎廟堂，益推其所爲，以匡濟天下。豐功茂烈，又將有大過人者，其效豈止見於一秉旄之任哉？此世所望乎公者也。先是鄉大夫紀公之德行善政，已致其詳，衆所稔聞，而雜見歌詠者也，此皆不復多敘。特著學之所以興，與夫世所望於公者，并刻諸石以示將來，俾有所考云。是年四月十五日記。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録〔職方典真定府部〕。

《金文最》卷七〇黨懷英《魯兩先生祠碑》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氏。宋祥符天聖間，以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倡。當世大儒，如文忠歐陽公、文正王公，皆尊禮之。故其没也，歐陽公爲誌其墓，蓋比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聖經，立朝行己，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爲學館。屬大闢嶽祠，壖基甫迫，乃北徙山麓，而以舊館爲柏林地。歲分施錢，爲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大定間，嶽

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廟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學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食其德，乃可遂已乎？」於是兩先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爲祠堂於大門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翊走京師，屬其門壻党懷英書其本末，將刻諸石。懷英曰：兩先生之道，垂於後世，炳如日星，奚患無傳。雖然，有一言焉。方孫先生以《春秋》之學教於魯，石先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其名，自兗來謁。孫先生既出應客，而石先生執杖屨侍其左右，升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亦然。繇是魯人始識師弟子之禮，士風爲之一變。近世士尚剽竊，以從師親友爲恥。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將使人人爲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德之奧。而後游兩先生祠下，而食其餘庇，可以無愧矣。《泰安州志》《岱覽》卷十三。

《金文最》卷六九《博州重修廟學碑大定二十一年》 本朝興太學於京師，設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興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府泉修治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産經兵火没縣官者，亦復給於學，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州、縣能體是意而奉行之，不無其人，而能如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諸生，以爲政先出於中心之誠者，幾何人哉？公由太子司經來倅博州兼提舉廟學事，既下車，謁宣聖廟，是時爲大成殿始新而未完，餘屋皆敝，塑像置平地土中。公因諸生侍坐而問其故，有對者曰：「始徐大夫興崇廟學，置贍學之資。逮兵火，廟學爲灰燼。天眷間，趙大夫爲學官，以此地創建幾於苟完。今弊若此，適太守完顔國公欲修崇之，既□新大成殿，俄去郡。厥功是用弗集。」公聞而嘆曰：「今不嗣續其功，蓋非體上意而昭吾道也。」於是確乎以興作爲己任，必欲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焉。乃請於州，賴太守金吾劉公賢明樂善，欣從其請。於是正其地而垣之，廣袤伍畝有奇，鳩材募工，自大成殿始，塗墍潤色，役不逾時，而制作粲然。宣聖之貌，則取乎闕里之像，顔、孟之容，則法乎秘閣之本，皆作藻井華蓋以莊嚴之。升堂之像，自衮而下，繪壁之像，自鷩而下，皆循其禮制而飾之。其贊則有唐名臣之文。講堂雖仍舊，增標以廣其制，使寬而有容。儀門復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廡，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庖厨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階序之布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浚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五百萬，皆贍學之贏也。原公之意，以爲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爲蜀郡守，乃選明敏有材者親自飭厲，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飾行者與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比齊魯。於時人材，有至郡守、刺史者。唐之常衮由宰相出福建觀察使，治臨於粤，至爲設鄉校，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變，貢士於内州等。於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既成，舉進士登第，與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王公東漢彦方之苗裔，家聲赫奕，文采風流，則與文翁、常衮不相上下，若乃勸學，則加於二人一等矣。若二人止能待士以禮，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獎其勤以勵其游，尚其能以勉其未至，其肯承口講指畫爲文者，皆有法度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爲不佞。博關號爲上州，從來服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王公之德，將見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粤止稱文、常所得人材而已哉？去非耄矣，無能爲也，郡庠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既嘉王公之興學，又感諸君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曰：自徐公之守是邦，當宋元豐戊午，距聖朝大定辛丑，蓋百有餘年矣。歷官者不爲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一數。是知漢、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衮興學校，移風俗，其美爲二人所專爲不妄。噫！王公方宣天子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王公之化，風俗將益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爲遼東夫子。其爲政也，緣飾以儒雅，故所□稱治云。石陝王去非記。《山左金石志》。

《金文最》卷六九王遵古《廟學碑陰大定二十一年》 博州廟學，厥惟舊哉！宋元豐間，徐公爽以己俸置廟學房廊，施於學以贍學者。厥後值宋季兵火，廟學被燔，學之故基，因擾攘間保聚爲縣署所占，今聊城縣廨是也。聖朝天眷間，學正祁彪始謀指射舊都監廨基，以議興建，學録尚戢輔之。適趙公慤來爲教授，公與正、録戮力規畫，以贍學之資。郡人之施建版堂三間，兩廡十六間，儀門二間，門樓一間，又塑宣聖、顔、孟三像。既成，郎中甄公格宅有舊十哲像施於學。又繪七十二賢像於兩廡，亦可謂之苟完矣。後十餘年，防判趙紹祖與學正成奉世創蓋講堂三間。至大定甲午歲，防判馮子翼爲釋奠行禮之隘，以作新大殿請於州，方委正、録、晉紳路應辰以贍學錢，市材木，築基址。會太守完顔國公允節來守是邦，知書生當此重任，力不能勝，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於清。此數君子，有權輿庠序者，有分禄養資者，有富貴而好禮者，宜專其美爲不朽之傳。而廣道諸儒歸功於僕，蓋欲使後來者用心益勤，將有大於是者。遵古惟墮成是懼，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有其功哉？若夫教化流行，風俗移易，人識廉隅，國興仁讓，然後語其成功，不負數君子之志，僕亦以此仰望於後來者焉。熊岳王遵古記。《山左金石志》。

《金文最》卷六九王去非《博州重修廟學碑大定二十一年》　本朝興太學於京師，設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興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府泉修治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産經兵火没縣官者，亦復給於學，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州縣能體是意而奉行之，不無其人，而能如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諸生，以爲政先出於中心之誠者，幾何人哉？公由太子司經來倅博州兼提舉廟學事，既下車，謁宣聖廟，是時爲大成殿始新而未完，餘屋皆敝，塑像置平地土中。公因諸生侍坐而問其故，有對者曰：「始徐大夫興崇廟學，置贍學之資。逮兵火，廟學爲灰燼。天眷間，趙大夫爲學官，以此地創建，幾於苟完。今弊若此，適太守完顔國公欲修崇之，既□新大成殿，俄去郡，厥功是用弗集。」公聞而歎曰：「今不嗣續其功，蓋非體上意而昭吾道也。」於是確乎以興作爲己任，必欲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焉。乃請於州，賴太守金吾劉公賢明樂善，欣從其請。於是正其地而垣之，廣袤伍畝有奇，鳩材募工，自大成殿始，塗墍潤色，役不踰時，而制作粲然。宣聖之貌，則取乎闕里之像，顔、孟之容，則法乎秘閣之本，皆作藻井華蓋以莊嚴之。升堂之像，自裔而下，繪壁之像，自騶而下，皆循其禮制而飾之。其贊則有唐名臣之文。講堂雖仍舊，增楝以廣其制，使寬而有容。儀門復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無，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庖廚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階序之布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濬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五百萬，皆贍學之贏也。原公之意，以爲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爲蜀郡守，乃選明敏有材者，親自飭厲，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飾行者與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比齊魯。於時人材，有至郡守、刺史者。唐之常袞由宰相出福建觀察使，治臨於粤，至爲設鄉校，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變，貢士與内州等。於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既成，舉進士登第，與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王公，東漢彦方之苗裔，家聲赫奕，文采風流，則與文翁、常袞不相上下，若乃勸學，則加於二人一等矣。若二人止能待士以禮，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奬其勤以勵其游，尚其能而勉其未至，其肯承口講指畫爲文者，皆有法度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爲不佞。博關號爲上州，從來服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王公之德，將見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粤止稱文、常所得人材而已哉？去非耄矣，無能爲也，郡庠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既嘉王公之興學，又感諸君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曰：自徐公之守是邦，當宋元豐戊午，距聖朝大定辛丑，蓋百有餘年矣。歷官者不爲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一數。是知漢、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袞興學校、移風俗，其美爲二人所專爲不妄。噫！王公方宣天子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王公之化，風俗將益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爲遼東夫子。其爲政也，緣飾以儒雅，故所□稱治云。石硤王去非記。《山左金石志》。

《金文最》卷七五路伯達《冀州節度使王公名魯重修廟學碑大定二十七年》　冀爲古名郡，舊有學，冠於他所，經宋季兵火之亂，埽地無餘。本朝應天順人，奄有方夏，武功既定，文治迺興。遂詔中外繕完儒館，其所費輒以公府泉給之，冀之學復基矣。然前後守臣視爲不急之務，故竟莫能興，使吾夫子祭祀之儀，缺然不具，服衣冠、鼓篋笥者倀倀無所從，積有日矣。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既望，中奉大夫王公自河南路轉運使移鎮是邦。下車以來，治崇安静，吏畏民愛，不踰時而政成。會仲秋上丁，公乃釋奠於宣聖。行事既終，顧見廊廡傾欹，垣墉頹毁，喟然歎曰：「學校之廢一至於此！今天子隆上都，建首善，設學官，聚生徒，考之以詩書，明之以禮樂，薰陶至和，爲萬國倡。吾州距王畿不遠，首當承流宣化，任興作者舍予其誰？」越明年春，河南始寧，公爲出俸資，募工市材，大其制度以營之。惟大成之殿與前門少加增葺，餘皆鼎新。大總作室之數，爲楹五十有二。復嚴飾廟貌，增明繪像。祭器什具皆稽於禮，資於用。初，闔城之内有水皆鹵，及公視役，發地得泉，其甘如醴，因修之爲井。編户歌謡。悉歸公至誠之應，亦或「烝我髦士，養而不窮」之意也。爲日凡六十有五，厥功告成。郡庠諸生喜而來告，且曰：「僖公修宫於泮水，魯人歌之；文翁起學於成都，蜀人美之。今公之德化，不啻僖、文，而吾鄉人感之又非蜀、魯比。不志石刻，何以表焉？願以文請。」伯達牢讓數四，義不能辭。而論之曰：昔郡人孟軻居止近墓則爲築埋，近市則習賈鬻，而母三徙，始鄰學宫。乃戲陳俎豆，揖讓、進退之儀，竟稱命世亞聖之才。又滎陽民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訟於州刺史，將至於學，見廟中韓伯愈母杖不痛，悲泣至家，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孟軻之大才，未近於學，不免習鄙事；以焦通之闕行，一遊於廟，不害作新人。然則養士化民之道，悉由此而出矣。而況士有所養則英俊得，民有所化則刑罰弛。英俊得則啓治平之路，刑罰弛則扇仁壽之風。而公所至皆興學養士，舉有成規，豈淺丈夫所能測哉！今公方宣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敦奬人才，學者方嚮公之化，將見舒秀發之才，吐宏傑之氣，掇

巍科登要津者，比肩繼踵而出，皆能以三代之道事君報國，又豈獨冀人之幸也。公新武令族，字曰子直，不名，蓋褒之也。有子師儉，業進士舉，適在侍下，因請書之。大定二十七年五月朔日記。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録《冀州志》《冀縣志》）

《金文最》卷七七李仲略《應州重建廟學碑明昌四年》 即學爲廟以事夫子，其來尚矣。漢唐而下，自京師達於州縣，其所以崇奉之道，愈久而愈嚴。故像宇制度，奠祀規式，雖亙百世而不易者也。應之爲州，雖號居山間，然爲北道望郡，且距都畿不遠，非若蜀郡之陋僻，其文明之教不接於京師者，宜其校舍之宏麗，廟貌之嚴飾，有加而無替也。學之興，始於遼之清寧，迄乎天慶間，雖僅加營繕，狹隘庫陋，殊不稱所以奉事先聖先師之意。然有廟而無學，且與古戾。國朝奄有區夏垂八十年，干戈藏於府庫，庠序布於寰海，彝倫攸敘，文教猥興。大定乙巳間，同知張侯下車未幾，慨然始有完葺之意。乃揆日量地，庀工度材，興其傾圮，易其朽腐，益大而新之。且又創爲師生之位，祭養之具，垣墉之，樸斲之，工甫就緒，而侯引年去位，其蔵茨丹臒猶未暇也，若有俟焉耳。明天子嗣位，詔天下學校增弟子員，置儒林官，月課歲考，勵勤懲惰，作養士類，仍命守臣以文致身者，提舉學事。節度王公以年高德劭，由北京通守來領髦節。奠謁之始，徘徊瞻顧，思有以成張侯之志。於是布恩澤，宣教條，理冤信善，剔弊抉蠹，未期月而政平。遂日至學舍，訓誘諸生，導其未至，且語其所以增飾之故，一皆不及於民。捐廩入以傚工役，解左騑以運瓴甓，夙宵一心，暑雨不解，心計口授，各有程式。至於藻井板幕，綵繪一新，堵墉累甃，平直如削，兩廡從祀，籩豆簠簋，按之禮圖，靡不完潔。東廊之南，別構大堂，以時講肄。下至庖湢，莫不有所，皆前此所未有也，又總費幾七十萬。噫！道之興廢繫乎世，事之顯晦存乎人。惟張侯克慎其始，惟王公克成厥終，殆有數焉。友人孟德潤昆弟，同年高嚴夫，皆應之聞人也，具道其故，且命志其事。

《金文最》卷七〇党懷英《棣州重修廟學碑明昌六年》 棣州州署東南爲宣聖廟，即殿之後爲横舍，制度嚴邃，舊冠他州，土木之工，積歲欹傾，上漏旁穿，不庇風雨，州人學子相與歎息久矣。有客宦梁其姓彦珪其名者，來自黄龍，樂州之風土而家焉。爲人倜儻尚義，士大夫喜稱道之。其子棟肄業學館，有場屋聲。一日，謂棟曰：「茲地不葺，日甚一日，弊極則新，理之必至。雖然，吾老矣，恐不及見。異時營繕役興，爾當以三十萬爲助。」明昌三年，大中大夫郭公安民由禮部侍郎出守是州，慨然有修舊起廢之意。召匠計之，費當二百萬。乃以文移計府，而有司之吝，七分其數而纔得其一。方復經度，會有移鎮之命。越明年，嘉議大夫石公玠實始繼來，亦既奠謁，裴徊觀覽，顧詢諸生，思舉前作，獨念所得不足以給用。棟因進前，告以其先遺命。復有郡人榮昺，好事而樂施予，頃因調濟，嘗授恩級，聞風欣然，願同棟數。既又厭次進士曰李俌，亦以錢幣爲助，副以梁檁衆材值百千。公聞之喜曰：「可矣。」然不得才而通廉而幹者，不可以倚辦。乃委教授王樞、司候李鯤同領斯役。樞既長於規畫，鯤亦勤恪不怠，而公復以威重鎮之。凡有咨稟，即爲疇酌。於是匠者獻技，役夫効勞，不麾不訶，衆事具舉。崇殿基之庫，增臺門之高，兩廡加其楹，中門宏其構，講堂、齋舍相繼皆作。至於捏素、圖畫之象，窗牖、欄楯之制，髹漆、丹堊之飾，朽鏝、釦切之工，無不各盡其巧。奠祭諸器，朽腐無幾，一一更新之。初功既興，總度所費，而公私所得，猶不能以半。餘所不足，棟與昺皆予之。於是二君所輸，前後各至百萬。蓋經始於五年春三月，而畢功於是年季秋。落成之日，士庶耆老，感歎相賀，以謂壯麗嚴敞，視舊有加焉。六年春，棟來京師，屬其鄉先生太常博士姚君建榮求鄙文以爲記。蓋嘗謂事物興廢，固繫於時，而其成功，實存乎人。方今天下承平，聖上垂意儒術，禮樂之興，宜在今日。然非得郡守賢明，僚屬廉幹，能體上意，與夫鄉風好誼之士相與贊成，安能成之之亟如此哉？余聞樞之祖文正沂公，嘗買田以予鄆學，歲久多爲田畔侵冒。石公貳漕東平之日，皆理而歸之學，諸生至今德之。由是有以知石公有力於學校，蓋其素也。余既高二守相繼知承流宣化之本，兩從事之能承公命，數君子之贊助有成，復嘉棟之有終始也，乃敍其詳實而書之，不自陋其繁焉。明昌六年二月七日記。《山左金石志》。

《金文最》卷七八劉忠《綏德州重修儒學碑泰和元年》 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今綏德是也。漢初入於匈奴，唐逼於吐蕃，五季領於李仁福。蓋其民不沐中國涵養之德，爲日且永。其以「綏德」得名者，亦以彝、夏錯居，止欲撫綏安輯之而已。至於教化，遽暇及哉！國朝之興，今殆百年，民漸知化，然以州據形勝，襟帶關隴，控制靈夏，實爲用武之地。又莅政者率多武人，故學者比内郡爲少衰。承安四年，東原高公□名進士爲軍事判官，繼而亳社秦君守正復以通儒來守，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廟居州之西北夾城，池污下，廣不盈畝，庭宇像設不具，惻然以爲陋，謀徙而大之。明年，得地於州之東南，極亢爽，遂營新宫。從夫子於陳蔡者，像之登於堂。餘六十二子，繢於兩廡。簠簋、登豆、罍罇、坫俎，春秋祀事凡所以用之者如禮。即其宫爲學，室筵、齋講、庖廚，凡所以資之

者無不備。鑿宮前土山，闢其扉以臨通達。方其營宮也，凡業學以吏者，約割月俸，餘亦率私錢以助，幾百萬，市材徵工，神棲甫基。秦君守正陞尚書工部爲郎中，高獨典其事，自夏及秋，六閱月而工畢。由是境内及旁郡來學者衆，乃以書走東垣，請予爲記。予以爲王者之治，教化爲先。古者國、家、黨、遂之間，有學、有序、有庠、有塾，所以涵養其民爲至。《詩》、《書》、六藝、鄉射、食饗以習耳目，以易心志，以充其四體而變其風俗。其嗜好口腹之慾，日用而不去。間陞其材以爲天下用，其或不率，然後束之法令，威之以刑罰，其治本末如此。故天下之勢，安危治亂，每視其學之興廢。天下之吏固受其民而牧之者，當奉教化，宣之於民。至於簿書期會、刑罰法令，一二胥吏職爾。然非知治之審，則亦未嘗不本末倒置。蜀不知學，文翁刺蜀，興學立教，民去其魯。柳俗卉裳，子厚不鄙其民，動以禮法，爲新廟學，亦自矜奮。噫！當文翁、子厚之時，循吏爲多，至使夫子之教化，遠被彝貊。獨善二子者，二子能推其本也。今秦、高二君於莅治之始，建學校，作士氣，以奉天子教化爲己任，使其民知中國涵養之德，適以慰秦、漢、唐五季之不幸，其功豈不並蜀與柳耶？可謂知本而得爲天子之吏之體矣。是以樂爲之書。（《綏德州志》（《金石萃編》）。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三《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隸淮陽，或隸昌潁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士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于唐、鄧也，視爲重地，易邑爲郡，寘刺史。正大二年，以内族公某爲之。公明濟開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成，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惕然深維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黄帝、唐、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于荒郡僻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以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内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淫泆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惰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以妥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列六十二賢于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于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祀于别室。既列孟子、曾子于堂，而子思子傳《中庸》、《大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于是大敞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爲夾室者二，繪五賢于左，續先賢于右。列齋者四，以爲士子絃誦之室。會元帥完顔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尊俎，諏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大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牧是邦也，不既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既備乎。喑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于道也。」使來請辭。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衝，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户牖既壞，瓦木隨徹，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發貲于家，顧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衰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毁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

《金文最》卷八三李俊民《澤州重修廟學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吴中徙焉。憫其民之不喜儒術，境内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黄夷仲題秦氏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三十年間，何作成之遽耶？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百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春，元兵上太行，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廬。中外荒圮，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公之鎮是邦也，涖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蕪，峻以環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向，與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繇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以經傳相授，以仁義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我侯之崇儒也，豈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公田二十年

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絶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漳源郭資善暨從姪南、士人王天與，割己業助之，下不侵於民。王義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人人説服。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髫童執禮，登降跽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衮在福建也，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宦，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内州等。我侯之敦諭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時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迂；不待請於上而毅然行之，人不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爲勞；堂筵齋廡，庖湢之次，儲書之屋，延賓之位，煥焉一新，制度稱其宜，人不以爲侈。既成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裾，卒出於戎馬介胄之間，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庶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楹而歌者曰：「學之遼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博雅，兹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吾道不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祀學宫。」不才閣筆硯久矣，聞其歌而説之。特書於石，以俟木鐸之採焉。《山西通志》。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茌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正其位，又爲從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厩，無不備具。經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竊有所感焉。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爲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毁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爲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爲縣也，廟學棟宇，幾爲兵廢，襄貢丁公濟來爲尹興之。縣既升爲州，相距不十年，而垣藩不修，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某來爲守，悒然歎曰：「兹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栽，均丈伋，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於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嵩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閑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憩有適，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爲言：「廟學廢于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頹圮。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于官，不斂于民，故難爲功耳。」于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爲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蔵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衰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爲禮殿，爲賢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爲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厩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製，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左之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徒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豫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于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爲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莅政，以爲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闤闠，湫隘殊甚，非弦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朝，庀徒蔵事，工力偕作，首創禮殿，堅整高

朗。視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鄒、衮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宇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異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于新宮，玄弁朱衣，佩玉舒徐，衆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翼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佈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

鄧文原《巴西集》卷上《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汴梁郭侯由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出守浮梁。蒞事之始，祖見於先聖。顧瞻庭宇褊陋弗葺，懼無以昭來格而歲承祀，且曰：「在漢，文翁治成都，修學宮，由是蜀士比齊魯，而翁亦書最循吏。矧番故多儒先，豈下漢蜀郡哉！」政新令孚，多士勸相。鳩工庀具，廓弘厥規。始是年六月，暨十一月廟成。齋廬堂垣，門序庖湢，悉隆舊觀。廼卜日率僚吏諸弟子員行釋菜禮，以告成事。既又聘耆德爲弟子師。公退則躬加飭勵，而稽考其惰勤。由是編民佐吏，咸競於學，而來者未有止也。越二年冬十一月，制詔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敦尚德行經術，而黜浮華之士。此三代學校選舉遺制，而後世鮮克師古，馴至於風俗靡弊，致治七繇。今聖天子孝崇繼述，丕闡文教，軼邁往聖，敷告萬方，士莫不澡刷以自振。屬文原忝教胄子，而番士方玉甫等以書來曰：「郭侯嘉惠於學，願有紀也。」

《金文最》卷八四段成己《霍州新遷學碑》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爲先聖，郡守邑長遍天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於亂，目不睹瑚簋之儀，耳不聞絃誦之音，蓋有年矣。國朝開創，復儒生之家，以勵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訟未盡息，遺風餘俗狃於舊，而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學故也。皇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官，有司以治道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霍之爲州，又當何東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隙，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于學尤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月，韓侯奭來典此郡，下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址，莽爲瓦礫，惕焉而懼，蹙然不寧。退即公堂，會同僚徹里伯、高侯，忙中觧暨諸郡吏，共商略建立事，衆謀僉同，如出一口。會大府以府掾分屬諸郡，以戒不治，知事喬君居郡爲霍吏目，始至，申前議，不符而合。初進士張國維營葺累年，勤亦至矣，未及次第而卒。訪其遺材，僅得三四，而棟梁柱石之用，尚有缺焉。相學之舊，卑陋陝隘，不足以竭虔妥靈，迺卜宅於舊學西北，豐衍端夷，其宇神甚宜。命工籍焉，得地廣三十舉武，其袤倍差，樹表定基，各有攸當，以諮於故老，故老罔不悦，以復於方伯，方伯稱其是。迺共分廩食，以濟其闕，徵庸僦工，人競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徹里伯，喜事之集，以不與始謀爲歉，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十一月，正室成，棲神像中，配以顏孟十哲，廟貌隆峻，觀者快然，而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迫於瓜期，以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來謁文，予以久病爲解，而請益堅，迺諗之曰：子産不毀乡校于鄭，訖春秋世，鄭不乏爲禮義之邦。文翁興學於蜀，以蜀之鄙夷，其材與鄒魯並，而號稱易治。子産、文翁之政美矣。使後來者繼之，亦如賈侯之代於前，增而築之，恢而大之，他日俊民之出，禮俗之成，其亦知所自矣。此不可以不書。至於施地、施財力，其厚薄之差，俱列之碑陰，以見霍人向道之漸云。《山西通志》。

《潞州志》卷四《潞州增修廟學記》　州守縣尹，百冗叢其身，百務任其責。又以六事考殿最，定黜陟，奔走聽命，總府呼召指使，省部督逼嗔怒，可謂勞矣。撥繁理劇之際，區區以修明庠序學校爲己任，謂之急先務，則可乎？曰：智者舉之，愚者忽焉。務本者汲汲，徇末者不屑也。六事百務之辦，不過號令刑罰而已，問其爲治之本，則不知也。本者何？理也，義也。理義明於心，不威而懲，不戒而勸，不嚴而治。人之靳固吝惜者，財也。使民知理義，則必曰：君子者，治野人者也；野人者，養君子者也。野人無君子，則紛亂鬬争，兇怪百出，雖欲安居暇食，不可得矣。君子無野人，則廩粟庖肉，暑絺寒纊，孰爲之辨？君子食其功，小人勞筋苦骨，供粟米布帛，以報其上，理當然耳。靳固吝惜，不供其上，與其里胥夜呼，亭吏書斥，鞭朴箠楚，抵犯愆期違令之罪，曷若循編氓之分，應期以輸常職，毋激有司之怒。鄰保之間，胥告教曰：吾儕小人，無德以升聞，無材能以蒙爵命，無奇術異智以致富。所當爲者，父子兄弟夫婦，同志協力，服勤畎畝，

庇國家之洪庥，時和年登，優游卒歲之間，閭巷阡陌，相過從慶勞。父詔子以孝，弟事兄以敬，夫婦相聽從，親戚相和煦，鄰里鄉黨相信讓，相友助。毋戲怠遊遨，毋踰分犯法，毋背本逐末，變術易業，厭貧苦而輕遷徙，毋健訟欺詐冒妄，動煩有司。若然，則賦役不征而辦，盜賊不威而息，田野不勸而闢，户口不析而增，獄訟不苟而簡，閭井不撫而安。百凡坐來，令出而事集，公廨肅清，經歲累月，無揮訶辨競。村落鄉井，熙熙皞皞，無憔悴之色，愁苦之歎。然則何道何術而能致是，豈非禮樂教化、庠序學校之所自出歟？冗官俗吏，以禮樂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視庠序學校，爲迂闊不急之務。臨一州，字一邑，弊精疲神，頭會箕斂，問囚未竟，捕寇來聞。風俗薄惡，父子兄弟相讎虐，故舊朋友相告訐，鄰里鄉黨相竊攘，案牘盈前，獄犴填滿。胥吏持權，廬舍紛擾，鞭撻怒詈，略不暇給。使民頑嚚無恥，視官長如路人，怨胥吏如仇讎，是蓋教化不素，理義不明故也。事因有視似不切而實不可緩者，學校之謂歟？上黨土厚水深，民俗勤儉質直，帶經而鋤，扶耒而誦，子弟以不知書爲恥，友朋以不相勸勉爲罪。至元四年，州之廟學新起，惟七十二賢之廡，善明道之堂，羣弟子肄業之齋房，與夫庫庖尚皆廢闕。爲政者再期而代，創作繼述，非一人而能備。十二年之冬，前政未完者，無一不具。初，神宇之立，郡人簽江西湖東提刑按察事宋渤文石以識之。學校之隆殺，師傳之得失，講明殆盡。是功之落成，今提刑按察副使趙君鑑古，屬予同事徵言，爲第二碑。自惟庸鄙，敢爲言於聖人之門？所喜字民者，能知其急先務，篤信夫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特舉庠序教化、法令刑罰先後重輕，所獲難易之實效而爲之書。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干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爲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仿古泮宫。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傒斯爲之記。

在至元二十有三年，升豐城縣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内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恆業，民有恆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才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能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爲汙隆，以選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畎畝則行乎畎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不爲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爲盛名而人畏敬之，蓋賢守云。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九《鄭州重修廟學記》 明主之所先，庸主後之；良吏之所急，俗吏慢之。庠序學校，明主所以養賢儲才，化民成俗之先務也。有國有天下者，孰不欲令行禁止？君子愛人，小民易使，忘身徇國，親上死長，政治和平，而囹圄空虚，禍亂不作而賢能輩出，朝廷尊隆，萬邦咸服。然而卒不能從其所欲者，蓋不知清出治之源，廢德教而任刑罰，棄禮樂而專法令，踵戰國、暴秦之餘習，忽唐、虞、三代之至治，區區以簿書期會爲先務，職此之由也。唐、虞三代之政，固多教條。大經大法，莫先於庶而富，富而教耳。自京師縣邑，家術鄉黨皆有學，故能官得其人，職無廢事，風俗成而國祚永。延及列國，一時卿大夫尚能以禮維持其政。鄭之有邦，間於秦、晉，齊、楚之强大，子産以君子之道，修己事上，訓民治人，見稱於孔聖，昭昭於史册，當時至今，皆以謂鄭有人焉。僑之没千八百年，至元丁亥，我朝望族貴臣布揆尚書公之子托克托，湖北宣慰副使、東昌節婦馬氏之子黄廷佐君卿同守是邦，革前政白科之弊，墾闢荒蕪，務農重穀，發滎陽炭山之利，浚汴水以通南東之舟楫，勸孝弟，化凶奸，百廢具舉。乃曰：「我朝肇造區夏，策試多士，中選者復其家。世世無有所與，在在廟像孔聖。建學立師，作養賢俊，訓導閭里。内立集賢翰院，以待茂異，以養耆德。國子監以教貴家子弟之俊秀者，可謂急務也。鄭之廟學卑陋，乃爾我二人實負其罪。」乃即漢永平之故基，復修而崇起之。聖宇賢廡，師席生齋，下及于井竈，備具一新。經

始於是年之春二月，落成於次年之秋七月。躬率僚屬羣士，致禮常祀。鄭人趨拜祠下，瞻仰嘆嗟，同聲相應曰：「吾二賢侯，爲國爲民，忠厚勤敏，忍惜一言以紀石，以德以功，勸來者而垂無窮乎？」僉曰：「諾。」據誠拜狀，以文來請。謹因鄭人之詠歌，而爲之詩曰：爲政有三，庶富而教。弗序弗庠，從厥攸好。臣不知忠，子不知孝。忠孝兩亡，鳥獸同道。賢哉二侯，布政優優。以善養人，廟學復修。彝倫既明，則民不偷。熙熙鄭俗，禮讓交游。異邦之治，簿書期會。抵冒頑鄙，苟免無愧。此善彼惡，學興學廢。緩急後先，惡可倒置。我銘我詩，鄭人之辭。二侯在官，父訓母慈。二侯他適，鄭人去思。刻石廟庭，日拜其儀。

姚燧《牧庵集》卷五《汴梁廟學記》　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録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宫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宫，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宫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宫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璧，瀹汴注之，擬魯類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干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于成某，斷手于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顔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記。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〇《通州文廟重修碑》　皇元有天下，文教自京師達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闡教事。通州近在畿甸，素聞廩給學官每至輒去，不惟教事廢弛，而孔廟亦且不葺，將就傾圮。永平楊齊賢繇豐潤縣教諭來爲通州學正，思振厥職。擇民間子弟可教者，得三十家，籍之入學，課之誦書，白之官府而復其身。州之參李侯與州之長協心主張于上，於是其人咸願出力，以修廟學，孔廟正殿、東西兩廡爰及外門上瓦下甓，朽縵四周，奐然一新。至治二年七月後興，八月績成。講堂敝壞，上兩旁風蓋覆而塗墁之，前後窗牖、中外甃砌，悉備其所未備。其南則敞門塾一間，其北則續檐宇三間，以益堂之深，學者遂有藏息之所。廟之南竪穹碑，刻加封詔書示永久。積年之頹靡，一旦而完整，雖曰學官之勤，微州官扶樹之功，胡能致是哉！古之牧民者，常以教民孝、悌、忠、信爲急務。通州之官能用意於廟學不敢後，庶幾不愧古良牧之政矣。齊賢詣國史院，請書其事。子固樂稱其美，以爲後來治官、教官之勸。州長名速朗吉大，其官承直；孝侯名也先，其官承事。在州多惠政，通民便之。初，榆河之西有閒田，欽依至元三十一年詔旨，撥隸州學。後運官奪取造廬舍，而私其儥利。齊賢通于官，户部、禮部暨監察御史直其説，以畀州學如初。今齊賢又以餘暇率所轄三河縣之民修其縣之廟學，概可書也。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上《官守志・本朝統屬官制》　溧水州，前宋次畿縣，至元十二年歸附，仍爲縣。元貞元年，陞中州，五品印信，設達嚕噶齊一員，知州一員，各兼勸農事。同知二員，州判二員，首領官提控案牘一員，都目一員，設捕盜司，有印，以州判一員兼領所管儒學教授司、蒙古字學教授司、醫學教授司、陰陽教授司，有印，各設教授一員，醫學、陰陽學各設學正。

《大德昌國州圖志》卷二《學校》　學舊在州東一百步，往宋熙寧八年，令張懿文所建。元祐七年，簿尉顧復經又徙而東四十步。淳熙十六年，令王阮徙於丞廳之南，役未竟，去官，令錢棣繼其後，始克有成。嘉定甲申，令趙大忠葺治增益，然始創之規逼仄，環學皆木，終不能有所展拓。絜齋袁燮記。【略】歸附後，陞縣爲州，學亦隨之。至元十七年，各道設提學司實五品官，遂借擬教授董學事。至元二十九年，省府例以下州不設教授，止存正、録。【略】

大成殿三間。自遷學後，殿宇頹圮，往宋淳祐丁未，令沈嶷重建。郡人尚書王應麟記。【略】歸附後，元貞乙未，州判官馮福京始至，首勉學之士協力修理，由内及外爲之一新，時學正馮庚、苟世英也。州判記。天下定于一，一者何？道是已。是故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得此道也。恭惟皇帝嗣登大寶，嘉與天下，洗濯維新，他未遑及，首發明詔，惠顧學校，使秀於民而爲士者，有「鳶飛魚躍」之樂，無風震雨霖之恐，所以尊崇斯道者，恩至渥也。下土一介臣福京授闕銓曹，來佐昌國，濛濛乎懼，學舍之將就頹圮，以不稱聖朝新美之造。日與諸生是究，是圖永肩一心，遂集羣力，殿堂、齋廡修理既完，訓蒙有育德之堂，櫺星敞闔闢之戶，惟是始創之規，地勢副仄，環學皆水，雖欲充拓，無下手處矣。諸生來言曰：「吾黨于此，既幸而獲全性命，於國家混一之餘，聖恩隆厚，又幸而弦誦之安其業，游息之有其所，其可自同於蚩蚩之氓，而不知帝力之有哉？迺者護持廟學之詔旨，未克寫諸琬琰，以寓諸生觀省迪厲之忱，兹不爲大闕典乎？」於是鳩工礱石刊諸禮殿之前，晨薰夕燈，丕照對越，雖邈在海洲，不啻天威之咫尺也。因謂諸生曰：「學既修矣，諸生亦知所以自修者乎？修道之教，所以率性保命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進德也。修其天爵，所以置人爵於無

足言也。苟惟廈屋渠渠之是修，而不能修其身於暗室屋漏之頃，其如修學何？古人自入大學，已習爲治國、平天下之道，故胸中所存皆尊主庇民之事。業用之則其道行，不用則其學傳，決不虛生虛老於一世。諸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無亦以任重道遠之事施諸身，以一日必葺之規施諸學，則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庶不負聖天子向用斯道之意。先聖先師羹牆如見洋洋乎是所望於諸子也，乃摭儒籍之預有力於修學者，刊其姓名於下方，以爲來者之勸云。元貞丙申中秋日，潼川馮福京。

講堂，往宋嘉泰三年，令葛洪建，扁曰申義參政樓，公鑰書「申義堂」三大字，并爲之記。【略】

齋，舊有四：造道、進德、存心、成性。至元壬午，本學申請於提舉司，添置兩齋，曰明善，曰立禮，其實析四齋之屋而爲之。

小學，在學東廡之南，舊名「親仁齋」，歲久不治。至元貞乙未，州判官馮福京重行修蓋，扁曰育德堂，專以爲訓蒙之所，請鄉之耆宿郭薦應季挺任教導焉，且爲之記。「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孩提之童，其德固已渾然，及其長也，是宜天下無不善之民矣。然而世有汙隆之異，人有君子、小人之分，豈天之降才爾殊也？無乃教道之不興而習俗之污染也。康節邵子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斯言豈欺我哉？自非生知，安行之上智，其有不詩品節裁成之教而能德勝其氣哉？是故古之君子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上自王宮、國都，下至比、閭、族、黨，修道之教靡敢一日而廢。然而教之必有其序，未可躐等而施。故童蒙之養，聖人慎焉。自胄子之教昉興於帝朝，而家有塾，黨有庠，小學之教遂盛於州里，今散見於傳記者甚悉。能食，教右；能言，教唯。以至視聽坐立、洒掃應對莫不有教。迨十歲而出就外傅，則其朝夕之薰陶，氣質之所變，化己克驗其希聖希賢之質。又五年而始入大學，教以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事，知類通達，有如時雨化之者，則其德業之成就詎可量哉！此隆古盛時道行俗美，臣焉而忠，子焉而孝，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蓋自幼至壯，日日時時，生生不息之歲月無適而不用，其涵養漸摩之教也。州庠舊有小學，頹圮弗治，草蔓湮塞。余始至而懼焉，諗於衆曰：聖人之教有始有卒，小子之學焉可廢也？遂闢地而一新之，厥既訖工，乃取蒙養之義書「育德堂」三字扁焉，專以爲發蒙之所而記，夫教之不可緩者如此，庶不負菁莪樂育之造云。

臺門，舊有五間，圮毀已久。至元甲申，重建，攝教應季挺實董其事，改扁「州學」二字。

櫺星門，舊植六柱，啟六扉。歸附後，門遂不存。元貞元年，州判馮福京重建，存禮制也。

錢糧：舊管水田五百九十三畝四十五步二分，園地、山地、柴山一千一百三十二畝三角四十七步，砂岸三所，屋二座，坊基四所。舊收米二百二十一石一斗六升六合，穀四石，錢九百一十二貫六百八十七文十八界。續添田地、園山，舊志無畝步，係郎孝祥没官業。見徵數內嚴租十定，舊無之，始於元貞二年馮州判經理。米折省斛一百五十九石七斗六升三合七勺五抄，穀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小麥折省斛三十九石八斗五升八合六勺五抄，豆折省斛一十六石八斗二升五合，長短磑嚴租中統鈔一十錠。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一《福寧州學記》 予爲孫君駪記寧德縣學之三年，而又以記福寧州學爲請。按：長溪，唐武德昉爲望縣，閩王氏析爲寧德，宋未又析爲福安。皇元一統，肇州、福寧二邑隸焉。初，惟夫子廟在縣治之東，慶曆癸未遷城東南隅，始有學。自元祐庚午更新而堂宇備，自師公古、鄭公樵教授而經術明，自鄉儒先游紫陽之門而絃誦衣冠盛。歲久，屋且敝。至元丁亥，白侯璧改作，而颶風壞之。元貞乙未，樊侯忠又改作，而颶風又壞之。丙申，陳侯翼請于省臺，命同知州事孫璧董其事，協謀悉力，樹戟門，作禮殿，繢從祀，祠先賢。會講有堂，肄業有齋。畚土輦石，燥濕崇卑。翼翼嚴嚴，規宏而工密，可書已。然予前記學，其說殊未竟。《校庠序》古矣，明倫之外，無他說也。詞章勝，德行微，先儒有憂之歸而求之性命。大雅不作，假性命之說以媒利達，而世道與人心俱往矣。夫詞章性命之學，猶不能無弊，則夫管攝人心，扶植世道，必有攸在。不然，羣居終日，翕翕訾訾，相與商功利而較智術，弊又甚焉。聖朝一視遠邇，制度考文，嘉惠儒者，隸名者不役于有司。其以德行文學進者，胥此途出。新州者，新學之兆也。新學者，新士習之機也。士無科舉之累，盍亦思古人所謂明人倫者爲何事？脩其孝弟忠信，於家爲孝子，於鄉爲善人，於國爲忠臣，斯無負於國家設學之意。若夫工詞章而不窮其理，談性命而不踐其實，其不爲功利智術之歸者，無幾矣。吾爲此懼。

姚燧《牧庵集》卷五《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

「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橅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遊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閒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户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黽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陳旅《安雅堂集》卷六《婺源州學正余志賢之官序》　郡邑皆建學立師以教其人，而守令寔身涖之，所以崇治本也。杭之仁和縣學，舊與縣治比，爲縣者得視其教事。大德中，縣治徙麗郡治之左，則去學遠矣。令若佐趨走衆大府簿書期會徵調共億，飢不遑食，過學門，曾不一下馬。月朔十五日，部使者入郡廟，謁先聖先師，郡守以下無敢不至。縣學恒空焉，風檐雨壁，缺仄墜漏，壞塌生菌，蟲鳥集宇下，校官率僦民舍以居，修其三歲學田之入以去，從容進退於無責之地，故少以興學爲意者。廣信余志賢之典教於茲也，顧其敝且甚，慨然謂其人曰：「胡爲而然哉？吾職所在，而以人責所不及，而曠然可乎？人縱不吾責，吾能逭吾愧於心乎？」於是亟白令，議營葺事，而吏胥欲因是爲奸利，則又亟白令戢吏胥，使勿來，顧與士自任役。乃合錢並力，治殿堂門廡之甚敝者，既完，舍諸生廡下，志賢日坐堂上教飭之。既而又以私錢作居室於學北之隙地，使後之爲校官者，得以處守而勿廢也。嗚呼！志賢亦庶幾乎爲己之學矣。《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於人所不見之地，常若十手十目之所指視也。彼迫於責而後爲，樂於無責而弛其所當爲者，曾奚足與語君子之學哉？志賢代去爲婺源州學正。婺源，朱子之鄉邦也，朱子之所以爲教者，亦不過欲人審義利之幾，而進於爲己之學耳。今其緒言具載簡册，天下學者莫不誦而習之，況生於其鄉，學於其鄉，而又有志賢以爲之師乎。

任士林《松鄉集》卷一《奉化州新修學記》　奉化，唐開元中析鄞所置縣也，今陞爲州。學宫，政化之本，是宜廣多士而新之，有司固未暇也。大德三年秋七月，肅政廉訪副使高公伯元，始易令扁。明年夏六月，僉事王公煥行郡，諸生相與謁。事畢，坐彝訓堂上，舉凡學之事，廢宜興，圮宜修，唯所畫。知州事王侯珪唯而退。明日，學正趙與權，録趙進德以僉事公之命，請於王侯珪。侯曰：「諾。」環宫之墻，百堵皆作，大二百有奇，廣仞之半，高如廣之度而三之。雄固傑立，覆飾如飛。殿堂門廡之壯，棟桷之撓折者易治之，飛蓋磚級之陊剥者丹白之，漫漶不鮮者明飭咸理。自夫子像以至四公十哲，羣弟諸儒，冠冕之飾，衣裳之采，與夫犧象籩簋俎豆之制，嚴好潔新無遺缺。自宋寶元、宣和、紹興、慶元以來，且創且修，至於今而始備，允亦壯矣！於是王侯進諸生而言曰：「若等知優游弦歌之所自乎？朝廷既右文治，尊若道，復若家，選若人之秀者而官之，亦隆且至矣。然他日之仕者而泯，老者而没，壯者而衰，故學無常師而文無定業，爲勉勵者不既勞乎？吾聞宋慶曆時，正議樓公郁一出爲鄉里師，而人輒化之，不惟環佩簪笏之盛，遂至比屋，而舍鄉之澤，天未忍絶之也。古道如新，有正議公者不少，而江海客食之士貴耶？」諸生悚而屏，遂命之爲記。

安熙《默庵集》卷三《石州廟學記》　石州新修廟學成，從兄仲舉父寔爲郡文學，遺書語某曰：「吾州居并之西南，夙稱名郡，然其廟學荒芿不治，則有年矣。

粵大德辛丑，知州事酈侯某始慨然謂其僚屬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見之于詔旨尚矣。今而墜廢若是，其何以仰稱我國家尊嚴命祀之意，而移吾民之觀聽哉？此長民者之責也。』即以其年度材致用，悉撤其故而一新之，上下競勸，不日告成。殿堂齋廡，靡不嚴備，象設位序，應圖合禮，獨大門未立，適以癸卯地震之變而止。後三年丙午，今監州阿勒坦公下車，以故事謁于堂下，顧瞻俯仰，惜酈侯之功止于如此，爲之太息，即有志焉。首選邑之秀民子弟，充州學生，仍撥係官閒田若干畝，以供養士之費。賓禮師儒，暇日躬率僚吏聽其講授，絃誦洋洋，聞者聳動。而又以餘力建大門，具祭器，以終酈侯之事。而某適于此時承人乏，掌其學事，今亦將終更以去矣。邦之父老僉謂：廟學之成其難如此，而邦君弘文興化以惠教我民之意又如此，豈可使我之人無傳焉？合詞懇予，願著石章。今其材已具，子其以我故，勉爲鄉人記之，且因有以開示其子弟之願學者，則尤幸也。」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五《會昌州新修儒學記》 聖上龍興，嘉惠斯文。首興科舉，以登賢才。既褒進擢陞加等，凡鄉貢而來者，悉齒之仕版，年及者加錫服以歸老，進退光寵，度越前古。重惟育材之本，始於學校。既申命所以崇異敦勉之者。其學之無田，有司相攸所宜給，以官餘壤分貲之。大哉！洋洋乎！典謨訓誥之所未嘗有，三代禮樂制作之所不及備也。維時會昌州判官楊景行，以延祐乙卯進士實來，丙辰莅事。款謁學宮，顧瞻頹壞，凜然於無以奉俎豆。寧惟干戈煙塵之邑，因仍至此。士貧廩空，安放安仰，倚席曠官者且十年。他固當爾。爰慨以自任，首捐俸大新之。自門徂堂，禮殿有伉，櫺星鼎創，廡繪彰施。曾幾何時，儀展體具。是歲之冬，翰林直學士葉天麒出守是邦，重美其成。念是荒落，惟無田以養，故無官。久無官，故敝者日以僕，毀者歲以撤。爰經畫于疆，是究是圖。州人陳志道感於長貳之急先務也，奉五十畝爲之率，士大興起。二侯復以禮器綿蕝弗度，宜木者從木，宜竹者工竹，於是州之耆壽才俊相與言曰：賢侯之德、之勤，不可以不之記。顧百年前學之繇建，宋淳熙尚書洪文敏公之碑在。訓導權學事曾某，載其伻圖次第以來請，願記新學。會昌在贛西南，今爲州。其山襟磅礴而帶連綿，故其俗篤厚而淳壹；其水近澄涵而遠湍悍，故其人物秀特而節概。往東京尹先覺侍講杭京，黼隱青城，賴太博克紹，唐編修稷，載於圖記，可考也。其自于今，修于鄉，仕于時者，如前聞人，則爲不負賢侯所以修學之意矣。抑學尚矣。予嘗欲求唐虞以來、周孔之前之所以教者，而不可得也。其時六經未作也，禮、樂、射、御、書、數，小學之事，而德行道藝所以興。賢而登名、拜而受之者，不知其何所於考也。若誠意、正心、修身、格物、致知之學，雖夫子之教，未之聞也。自成周盛時施及春秋，王朝之所命，侯國之所表，數百年間，未聞其某里選而某貢爵也。嘗竊惑於此矣。獨於《書》而得所以教胄子者焉，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憮然而悟其教也。夫其教之、習之者如此，其德行無加焉。以此游藝，其藝爲何如？以此從政，其政當何若？是有以爲之本矣。嗚呼！昔科之敝也，文勝而質淺。今一返之古矣，猶懼其文之徒樸，而質之不能充也。竊三誦《書》之教，以爲諸賢勉。山川之扶輿，風氣之鬱積，固有以兆之矣。亦惟學者之善推其所爲也，豈曰榮名利達而已哉！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五《永新州新修學記》 永新州學往稱規制雄深。因譚氏世科，先後興起之。中而邑燬烟塵，餘邑復建高明，前貢士揆齋龍君邦偉蓋用力焉。又四十年矣，濩落日深，殿傾門壓。事大體重，罔敢興于不度。延祐乙卯，廬陵蕭安國正學事，顧瞻慨然：「今我弗圖，何以事先聖先師？」然未知所以濟登茲也。周還擇言，非識高力宏者，無足領此。凌霄蕭君穎翁浩然特達，能世俗之所不能。則就而謀焉，一語而合。首議修殿，伻圖工度，獨力任之。爲費千五百緡。工堅緻密，不日而成。顧門弗稱，復就而謀焉。遍於其所知素，彊委野獲，聲應氣感，旁及僧橐。聚少剖多，又得緡如前數。於是門之修如殿，會同知州事李侯來，以世家嘗受學於名流，壹意奉獎，勵圖新美。繇是學大體已立，諸次第以完。爰以本末屬予以記。予以斯文託君昆弟，歡幸其有成，不敢以不敏辭。昔者竊聞之，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違時。記之言：「禮者，極於小大輕重，之所以貴而曰時，爲大《易》之變通不居，亦莫加於時。」是則時之用大矣。君之爲茲學也，豈有意於必爲之改觀矣哉。得凌霄周旋曲折以底于成，逢李侯維持主張以惠于終，豈非所謂時也哉！以時考之而可者，亦難逢者也。予記成而有感於時，則亦願諸賢之無失其時也。凌霄往乃祖雲心，有意於鄉校而未及竟，又揆齋壻也，是固有啓之者。李侯稱鍾山，文采廉正，於公事無不盡其心焉。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三《池州修學記》 古者先聖先師之祀必於學，法具禮經，而其詳不可得而考矣。後世廟祀夫子，配以高弟，從以諸儒，制日益修。然廟以崇聖神，學以處師生，當別而不混，嚴而不褻，則庶幾爾。池陽郡學在城東南隅，直九華門清溪之上，宋故址也。至元三十一年，燬於火。延祐五年，又燬。補建僅完，規度苟略，故未久而多敝，且前廟後學，蕩無周防，往來交跡，兩廡皆

覆荻代板，穿漏傾圮，圖繪剥落，甚非所以昭尊事而致崇極也。至元重紀之四年，總管通議公博囉布哈與經歷吴君遠翔以職在主領，顧瞻弗寧，實圖更張，監郡公德埒斯巴夙有興學之志，議以克合，僚屬交贊。先是學前歲魚池之利，或妄援弛禁例罷免。學正姚廷用發其奸，府嚴督徵，得錢爲貫一萬七千有奇，用以充費。於是撤舊而新，易脆以堅，殘缺復完，昧黯更煥，由門而殿，悉以序及。當殿兩旁，限以扃鐍，啟閉有時，肖像從祀一百有五人，搏土設色，咸精其能，徒賢祠之。次治土神之棲，闢伺祭之室，論堂、齋廬，密比以整，最後尊經閣，前總管薛超吾所建者，特爲雄偉，復稍加修飾。神既妥靈，士亦樂居，潔淨尊嚴，一洗前陋。又議以餘貲完治祭樂、器服，悉如其數，績亦不細矣，惟池學饒陂湖土田，歲積弊滋，奪於豪民者，已置弗問，權勢之所占，射掩爲已私，公家之獲十不一二，陵夷朘削，不振已甚，是以一切承陋踵弊而莫之省。吴君方以白之通議，公究其事，會南臺御史糜理溥化公張公珪行部按臨，深以爲言，承命爲謹，乃慎選屬吏按覈勾檢，迄復侵壞，尤不易易也。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學校考上・奉化州儒學》　州學，州東北二百步。宋景祐中，邑令于房廣夫子廟以立學官。治平初，令裴士堯遷廟學州東，久而圮。宣和初，令周因重建，燬於建炎。至紹興九年，令榮彝復建，久又圮。慶元二年，邑士汪伋徹大成殿及門廡一新之，鄉之好義者與協力，而彝訓堂東西六齋成。至元二十二年，堂以颶僕，復建。明年，新兩廊儀門，主維者令李天益也。至元二十九年，丁縣尹濟創養正堂，教育小學。延祐六年，知州馬稱德到任，復修建學宇，增廣田土。計田：六百四十三畝二角四十步。地：三十二畝二角一十八步。山：二千二百六十二畝一角四十四步。

贍學田土　田：一千二十三畝一角八步。地：一百六十一畝一角五十一步。山：四千六百五十六畝三角三十三步。

歲收錢糧　鈔：中統鈔一十九定四十兩七錢五分。絲：一百三十五兩九錢重。小麥：七石二斗八升。烏豆：五斗。米：三十四石一斗六升。白米：一十八石五斗二升。紅米：一十五石六斗四升。穀：一千四百三十二石一斗四升八合。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二《蘭溪州新學記》　蘭溪升縣爲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能有興作？神祠之侈，室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宫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圮不支。朝廷右文闡科，風厲皷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某鋭意改作，閔學帑不足，又慮煩役民，俾士之録籍者以力自助。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庭、門堂、齋廬，視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庖庾，實昉於今。嚴嚴翼翼，翔湧神捷，衆肅其觀。又先作塑繪象，造祭器，行釋奠禮。未幾去官，事遂格。繼者中殆弗理。今知州崔侯某，慨然念不可廢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某役贊助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者朱某來請文，且謂夾谷侯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爲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書也。愚且直紀其事，而復爲之説：曰因廟爲學，近制也。吾夫子功等天地，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王居。若吾徒之廬，因而大焉，非幸歟！昔之學誠陋矣，嘗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碩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加於前，而俗之趍下者，嘗莫挽而歸於古，安宅廣居，人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其宫而人之眇，新其室而習之污，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以諗於衆庶，其游居、周旋、仰瞻、俯察、警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於前人哉。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學校志・州縣學校》　溧陽州歸附，初爲縣，設主學教諭。元貞元年陞州，即以前宋縣學改爲州學，設教授。大德五年，教授班惟志修學宫，建齋舍，東曰養正、麗澤，西曰明德、藻德。設小學齋，增學田三百八十餘石，卞應午記之。大德十一年，改創大成殿。至治元年，教授孔濤置雅閘，建講堂及先賢祠，校官廨舍，規模有加於舊，其學計徵於官者，租粮：白米二千闕百二十三石四斗六升三合，貢士莊：四百五十五石二斗六升五合，贍學：一千九百五十七石三斗九升八合，租鈔：一十九定。詳見本州志。

張養浩《歸田類稿》卷四《棣州重脩夫子廟記》　至治二年春二月，户部郎中晁顯拜朝列大夫棣州尹。始上，奠謁先聖先師，既，前諸生，喟然曰：「聖人之道，物無與大。今廟制庫褊不度，且歲久寖敝，弗治將壓。夫學宫，政教攸本，今若是，何以聳民瞻仰，起其敬心？」於是衆合詞曰：「曩亦病此，由議多持異而止，公今任是，其孰敢二三？」他日語同官，同官以叶下令屬邑，屬邑胥應，乃命州士王敬道相其役。敬道輩首入鈔爲貫三萬六千二百五十，其他以物輸者相繼恐後。輿情既翕，厥用裕如。權輿其年冬十有二月，訖工泰定原缺年三月。神殿居中，列峙兩廡，前爲門三，舉飾以丹堊，凡爲楹五十有奇。校厥始卜，氣概相萬矣。落成，走書濟南，以記文情。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昌國州重修學記》 青社韓侯莅是州踰年，顧瞻學宮，頹圮日至，喟然嘆曰：「化民成俗，必自學始。」爰相厥攸，鉤稽負逋，治其島租，墾其閑田，究整是先。泰定元年十月甲子，役興。用工二千有八百，計緡錢二千有五百。匠石日食之費，則諸生欣輸以佐。於是殿堂、門廡、齋庖、池徑，咸得備具。謂桷繇翰苑歸，俾記其事。桷嘗聞之，先儒以明理爲綱領，譏詆漢唐不少假。濂洛之說盛行，誠敬忠恕，毫分縷析，一以體用知行概而申之。繇是髫齔之童，悉能誦習，高視闊步，轉相傳授。禮樂刑政之具，獄訟兵甲之實，悉有所不講，哆口避席，謝非所急。言詞之不工，則曰：「吾何以華藻爲哉？」考覈之不精，則曰：「吾何以援據爲哉？吾唯理是先，唯一是貫。」科舉承踵，駸駸乎魏晉之清談。疆宇之南北，不接乎視聽。馴致社亡，求其授命死事，率非昔時言性理之士。後之學者，寧勿置論，而循其故習者哉？昌國，惟四明海中州。士之興起，自紹熙始著。樓宣獻公、袁正獻公、楊文元公，尚書深寧王公，嘗記其建學論堂之本始。揚雄有言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喻者也。首之以訓詁之精，次及夫名物度數之密，由小成至於大成，非積年不能以至。《周官》鄉三物之教，詎止執一，而以爲傳道之要，殆不可也。委流安行，由蹇而達，訖歸於海，學之功也。侯名撙，字仲舉，既興其學，迺復儒役，以爲大比之勸。學之士子，寧不自勵。敢執筆以俟。是役也，州之長某，州同知黃棟孫，判官張信，吏目陳益，學正孫恕，皆叶贊其事。泰定二年二月癸卯，具官袁桷記。

《揭溪斯全集》文集卷五《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玄徵絶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爲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貳於全。

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峙窳，郡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圮穿漏，曾莫顧者。罷輟者以民勞爲解，貪墨者以廉薄爲辭，講誦不興，薦祼無所。侯至，會闕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爲請。於是侯率僚佐倡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厓，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守於講堂之左右翼。門序軒陛，以次咸畢。又辟廟南廢地爲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楹以館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予廬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爲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有衆。

昔靖之鄙爲羣僚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供不敢怠遑。及郭侯爲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争，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爲虜而王供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浚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爲民上者曷敢不敬！

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湘、灌、灘水合流其下，蓋爲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七《重作泮宮樓記》 諸侯曰泮宮。泮，泮水也。以節觀者，《魯頌》八章，章八句，美僖公修泮宮也。序以爲修，詩以爲作，作之功倍于修矣。古有學無廟，廟以祀先聖。暨無學，即廟爲學，昉於宋嘉祐，三百三十餘年矣。宮墻之上，面南有樓，當塗而高，不避風雨，歲久弗支。天曆己巳，宛陵張侯涖事之三日，謁大成殿。望樓下車，顧瞻棟梁，凜焉將壓，心惕不寧。詢掌學計者曰：「祭祠廩膳外，有餘裕乎？」對曰：「有。」侯曰：「可矣。」命工視之，楹朽腐，瓴甋毀拆，無一可恃者。侯曰：「噫！舊貫不可仍也，盡撤而更之。」輦石庀材，賦工僦直，明年庚午落成。不愆于素，高深長廣，視昔有加。欄檻憑虛，檐牙飛動，丹碧煥出雲表。前對筆峰，旁資麗澤。芳蓮淨植，芹藻相依。光風徐來，生香不斷。二月初吉，鸞旗洊止，聿觀厥成。濟濟多士，從公于邁，咸曰：「邦侯之德，惠我無私，請紀侯績以配史。」克衆屬於墻東老人，老人歎曰：「吾幼入小學，及聞長者言，茲樓之修，百年間凡幾見矣，金穀之糜亦廣矣，往往架漏補苴，苟完一時，未幾即圮。主者驟更，幸身不及見之耳。巍巍宮墻，豈傳舍歟！傳舍猶當一日必葺，而況於近聖人之居歟！今樓之成，非修也，作也。高明而廣大，豈徒以遠眺望而已！將以進諸生於尊德性、道問學之地，二三子懋敬之哉！思有以副侯之盛心。」是役也，前博士察罕布哈董其始，唐君代之，克相其終，咸宜書。遂刊之石，以詔來者。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二《婺源州學記》 闕郡于侯文傳守婺源，首惟學校是究是圖，曰：「嘻！婺源，徽國文公之鄉也。吾受夫子罔極之恩，文公之教，故及此。今吾幸以科第至是官，幾於古二千石刺史，而又適臨是邦，則學之修否，教

之隆替，非吾之責而誰哉？」於是即文公故屋爲祠，復新安晦庵書院，且并及於學焉。婺源宋爲縣時，屢徙，今在州西隅者，最後也。延祐甲寅中燬，訖丁巳以次而復，工務速成，材弗堅緻，僅二十年已不勝其敝矣。時諸生方幸役除，欣然承侯指，願相與出力，改建門堂，先其大者，則又自節量廩粟之餘，禮殿經閣因舊而修，拓地兩廡，增闢齋廬，揭以新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侯所命也。始至元年六月，次年七月竣事。高明靚深，宏麗煇煥，既遠過於前時，而游居易心，瞻視改觀，其爲作民振俗之助，亦豈小哉？學正吕君某相役視成，與其耆艾之士貽書師道曰：「願以有紀。」師道惟昔之記是學者孫龍圖莘老洪内翰景盧，而我文公藏書之閣，周程之祠，則亦爲是學作也。

危素《説學齋稿》卷二《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庚寅》　至元二年，上都路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六十有五年，縣升爲州。初，廟之成僅有正殿，而兩廡未備。至正八年，虞城邊侯來守是州，舍奠於先聖先師，退而徘徊中庭，睹從祀之無所，乃謀於僚佐、士民，首出俸錢以倡之，咸樂於趨事，無敢後者。既成，繪孔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來諸儒於壁間如令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儒學正陳士元與州之士紳某某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於素。惟鄉也疆場，彼此之時，宜興號爲塞外，天運循環，皇元勃興，此邦遂界兩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通祀孔子，而宜興之學興於斯時，然而歲周甲子，而廊廡未成，而從祀猶闕。前乎邊侯，豈無守令之良？顧乃泝政闊疏，漫不加意，蓋猶以昔之宜興視之。然則邊侯之於仰承國家，垂精斯文之旨，汲汲焉，圖以化民而成俗，可謂盡心於職守。古所稱循良之吏，同一軌轍，信乎！其可書也。侯名思誠，字明善。

陳旅《安雅堂集》卷八《海鹽州儒學新修廟學記》　海鹽州士韓允元等致書於旅，曰：昔吾州之爲縣也，宣聖廟在縣治之南，縣東别有學。今學麗於廟者，前代之所并也。學有田萬餘畝，至元内附之初，民乘間據有之，利之歸於我者十無二三。元貞元年，縣陞州，以學爲州學，設教授。大德中，教授邱世良等始復田。延祐二年，劉文翁典教事，田始盡復。弊庚既實，乃治宫室之壞者而新之。今二十餘年，田不加少，歲不恒歉，而貲用弗充，稱貸彌重，深蠹積弊，莫或弭之。顧於室翹翹，殆不可禦風雨矣。至元再元之三年，單父吕德裕文饒爲教授，慨然有作興之志，知州趙孟頫子唯願相與以有爲也。俄而終更廉訪。瞻思得之，適行部至州，得之儒者，又嘗知文饒，而知新州賈吉甫亦意屬文事，教授於是得展其志。蠹之深者剔之，弊之積者鋤之，佃田而自封者悉懲而徵之。大防既立，不益自盈。是歲又有年，教授喜曰：天其相吾興廟學乎？乃鳩工市材，繕大成殿。衆木之腐且橈者，皆以貞材代之。壞於上者，則撤而瓦之；剥於下者，則除而甓之；漫漶於其間者，則塗堊而丹堊之。凡故構之垂圮者，又莫不更治之。聖賢像設則益新其光輝，從祀諸賢則重繪。於廡壁門殿南東，舊有屋四楹，以祀守神，至是築新祠南西，邊神居之。奠謁先聖，則以故祠爲修容之次。又作櫺星門、采芹橋，門廟南之路西折而出，則爲外西門，餘若門若墻，皆爲之。經始於四年之春，明年夏成。故宋縣學設主學，有官廨，海鹽主學所舍距廟三里許，遺址僅存，以故爲學官者，率於廟旁近僦舍以居，湫隘無以自適。廟西有民宅將賣，文饒以諸生請，遂買宅爲廨計，自營葺廟學，以至於爲此也。費亦殷矣，然宿債畢庚，士廉仍繼，弟子員增至五十人，皆食而教之。允元等又言：「教授處己以嚴，行事有節，用錢五十緡以上，必禀於州。頑獷者畏而服之，善願者悦而助之，故能化窘爲裕，而卓然有成。若此，願記諸石。」旅聞之，能有爲者無難事，能盡職者無卑官。委吏、乘田，職之鄙者也，孔子居之，則會計當而牛羊茁壯長矣。魯國已不可爲也，孔子爲之，則國大治，齊人歸侵疆。聖人相魯之效已具於委吏、乘田之時也。是州校官，每病於難爲，蓋以爲位卑則力有所不及。吁！位豈有卑於委吏、乘田？事豈有難於治魯者乎？文饒處卑制難，而能從容集事，吾知其可以大用於世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吾黨舍孔子，又誰學耶？教授魯之賢者，觀其所爲可以因之而興起矣。今教養之具既已完美，學者於此其務學乎？騁華不若居實，習驚不若敦讓，周旋於俎豆之間，以舒其容，鼓舞於絃誦之風，以和其氣。他日有至海上而觀風者，必曰何此邦之似乎魯也。是役也，治錢穀出入者曰朱絃，治文書者曰張玉、戴從誨。

程端禮《畏齋集》卷五《鉛山州修學記》　至元四年六月辛卯，暴雨三日，夜水大至。民居下者及檐，學地高猶半壁。屋歲久朽蠹，前後修者徒事外飾，故壞十六七。知州奉議李侯顧瞻咨嗟，即捐俸爲倡。州學暨宗文書院諸生欣然協助，得緡錢若干，益以學廩，鳩工市材。書樓、講堂、兩廡、齋舍、儀門，蓋瓦易木，築墻甃道，從祀鄉賢，奉祠嚴整。貢士費君剛中獨新櫺星門，内外完美。朝散王侯繼之，益以興學爲務。州長瑚繯承務，通守布達錫哩承務，張侯承務，判官鼐瑪岱從仕贊助之。始是年七月壬子，至六年十月乙未畢工。端禮倚席茲學，日以《朱子讀書法》嚴督諸生，以求實效。侯即歲首，遍勸鄉社，令秀士入學。朔望

親爲講試，咸知自奮。方議修學，水適壞，因致力，遂成。州之士咸曰：「弗紀侯績，來者罔勸。」而屬筆於余。竊謂鉛山乃朱子與諸賢講道之地，其記學之碑有曰：「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其警後學者至矣盡矣！抑又謂讀書雖爲所學之事之一，亦惟讀書有自得之實，則所學事事有得矣。李侯名榮祖，字茂先，廣平肥鄉人。王侯名元綱，字彦常，覇州文安人。又以學廩少，不給經費，究弊所由，如遵通制。學令田廣租，輕者必使復額，革豪户之僕佃者令親種，小民以租之入彼者納此，至有增復三四倍者。西鄰徐氏侵入學宫墻内，占佃井亭厨基架民屋者，照經理官籍，令其拆除，歸地於學，以復永平志書之舊。從其撥田二十畝有奇入學，歲收米十石抵租地錢。取宗文佃占魚湖公留養士禁佃以絶後弊。聚官書數千卷，擇其要者點抹句讀，以惠學者。以田地山池錢穀所復之數及量租入爲經費，制留師生廩膳，以革所養非所教之弊。悉刻石垂遠。他皆類此云。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海鹽昔爲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以圖之，僉言儀真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于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于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虚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

鄭元祐《僑吴集》卷九《海鹽州學興建記》 海鹽於故宋畿壯縣，地雖斥鹵，而其學宫養士之廣，入造士之築度，粗皆有緒而可紀。江南歸，職方壯縣，例陞之州。於是海鹽學與州同陞，州有學，謝薄尤宜加之意，況不爲過薄者乎。第長吏因循，而教官又忽略，則其荒墜槩可想見。至正七年夏六月，松陽葉侯以奉政大夫來爲知州侯，始筮仕，即以才名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管勾，其於興學勸士得於風紀之地者，源委遠矣。況素勵己以講學，潛心於理義，則其視學校興替爲何如。侯未至之先，天台黄君國才典教是州，睹學宫之弛，念事爲之難，積快于中而未克展布。甫十視朔，而侯至。至三日，廟謁禮竟，侯謂黄君以爲國家列聖相承，明詔誕頒，致重學校，今兹贵舍無圮不加修，士氣萎薾不加振，豈守令承宣德化之謂乎？君聞侯言，即以其目請於侯曰：大成殿春秋合樂以致祭，朔望釋菜以瞻拜，使蕪仄而無以揭虔表，誠何以謂之清廟燕居。閣上肖聖師申申夭夭之德容，下俾學者來游來歌，今而欹墊勢將壓，翼殿東西廡，列祀諸儒賢使衮冕圭組黼昧、弗章，籩豆罍爵薦祼無所，豈非褻慢之大者乎！明倫有堂，堂有四齋，所以待士授業藏修也，苟非涼燠適宜，明敞深潔，則欲講肄而討論者，何以成其麗澤之益也？前之繕葺者踵相接，然率其虚文。今非仁侯加之意，則亦苟焉而已耳。侯覽君所條列，遂惕然于懷，謂之曰：「學宫廢墜，乃若此，將葺而新之，必不可承昔之苟也。苟焉以掠美，顧莫若己也。」於是侯與黄君稽研商確，計饍士之田畝，且踰萬第，以民曠而士瘠，歲入纔什二，重以失收，冒支蠹弊，坐積於是考。昔逋租驗今，庾貯徵宿，負發見廩且併各捐衣布之贏，得中統鈔若干緡。鳩工庀材，當炎暍，侯與君皆身董其役，而不肯少憚其勞。於是一瓦、一椽、一甓、一礎，要必堅緻壯，樸可以能風，日可以支永，久經始於是年季夏，裁四閱月，而學宫一新。殿前殊淺偪，爲創設樂之軒。凡黄君所條列以請于侯者，靡不一一就緒。庾溷爼庖，亦無滲漏。於是海鹽之學，雖僻處鯨魚潮汐之壖，一朝而觚甍翬飛，丹艧煥耀，不獨州人士觀感鼓舞以戴侯與君之德，若海島浦溆之上，漁鹽商販之民，帆飛艘纜出没於望洋向若之際，聿觀學宫之興，亦皆斂衽以鄉道。是則學校之助，與爲多焉。夫昔魯人頌泮宫，其在泮者不獨文事而已，至於獻俘受馘，亦在焉。由此言之，士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未始岐而二之也。于後學校論政取士，以迄于絃誦。又其後，則惟誦與絃，又其絃而罷，獨誦而已。夫士誠專志于誦，則誦者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本乎身心言行之微，達之家國天下之著。然則誦可少乎？海邦之士，其於誦習，要必慎嚴乎義利之分、理欲之判，庶乎仁侯與賢博士道同心一，新學宫之所致也歟。

盧琦《圭峯集》卷下《三華重修講堂記》 至正九年己丑六月，余以事抵三華，即謁廟學，偕諸儒坐於講堂之上，顧瞻棟宇欲壓，因謁教諭商君季友曰：「學以明倫也，堂以講學也，可若是壞耶？盍圖之起，而曰：『僕備員于兹，興頹補弊之務恒寘于心，欲獨任諸己，則廩如懸罄，欲旁托諸衆，雖家至户諭，言未易售。』固將待其人而後興與？」且是學之經營顛末，具載于碑，始終皆吴氏之功也。廣

德二守武略公實作之，其後寢壞，則略之子臨漳二守遜齋公修之，又其後，正殿兩廡暨櫺星門壞，遜齋之子今汀州二守松泉公重修之，松泉於學尤究心，旦夕代歸，斯堂之新可卜矣。明年庚寅夏五月，季友走書延平，諗予曰：「比者松泉公歸自汀，僕輒以向之復于執事者請，公欣然曰：『是吾責也，是吾父吾祖之志也。』於是捐財集工，不俟終日，凡棟樑榱桷竹瓦之污腐殘缺者悉易之，完緻視昔加倍，丹堊漆髹，煥人耳目。興役於己丑六月，畢工於庚寅三月，縻鈔爲錠八十有奇，而它人無與焉。學之人士僉謂吴氏有功於學，三世矣。宜載其事于石，俾來者考焉。執事幸爲記之。余惟學乃教化所自出之地，其事似緩而實急，自夫二氏死生禍福之説勝天下，無賢愚貧賤咸靡然趨之，求其用力於教化所自出之地，則亦寡矣。吴侯獨以高明特達之見崇正學，而不惑其諸異乎代之人歟！且人孰無子孫焉，然不能保其皆賢而無不肖，作於前而述於後者，幾何人哉？吴侯乃能以其祖父之心爲心，俾鄉校之士藏焉修焉，遊焉息焉，其必知所自矣。雖然，堂之設豈止於是而已，固將相與講明古昔聖賢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窮而推其説以淑于鄉達，則充其用以濟于時，斯無負吴侯所以作新斯堂之美意。侯名克忠，松泉其號也。教諭名皓，三山人。

危素《説學齋稿》卷二《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辛卯》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實再舉於江西，來京師屬其郡人危素書其學禮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於宋末，因仍簡陋圮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彝與學政務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春，達嚕噶齊高昌侯拜布哈至首，帥僚屬出俸錢以倡好義者，卜以七月某日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官，於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爲己任，公退即詣學宫，晨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瓦級甎，黝堊丹漆，及聖師象貌章服，焕然聿新矣。

陳基《夷白齋稿》補遺《常熟州脩學記》　常熟儒學，宋端平初縣令王爚實重修，距今若干歲。而常熟陞縣爲州，又若干年矣。至元、皇慶間，州人楊麟、楊鳳、曹南金再力新之，自是又若干年。至正庚子，教授天台陳聚以教養餘力，節縮衆費，即其弊蠹者而繕且葺焉。越二年，今守禦元帥兼知州事海陽盧侯視事之日，即謁先聖先師，環睹廟學，思有以振其廢墜。方是時，兵興民困，侯知其不堪命，乃呼麾下而謂之曰：「吾與若屬扞兹土方面，將相不以吾爲不省辱委之民社，而民社所先者曰學校，吾將用若屬力斯事，其無乃以吾爲厲己乎？」皆曰：「斯盛舉也，敢不唯命！」於是輸財運甓，執斧操墁者，奔走後先，惟侯所欲爲，凡前人之所已葺而不能不圮缺，與未及修而在所不容已者，宜其緩急而次第之。内而禮殿、論堂，傍而兩廡、齋舍，外而櫺星、學戟門，與夫丹陽公洎后土氏之有祠，采芹之有亭，小大畢舉，該費錢如干緡，皆捐己俸，與學官無所與。庀役如干工悉給軍伍，而民不知擾。工既訖功，侯率同僚以時奠謁享獻有容師弟子員，教養有所，士民具瞻，咸曰：「始侯爲州將首繕州城以衛吾父兄，令領邦伯，又飾儒宫以教吾子弟，侯有德於吾州甚厚。盍有紀述，以圖不朽乎！」乃伐石來徵文爲記。竊嘗觀春秋之法，常事不書，非常事而後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常熟在古爲要荒之地，在春秋爲丹陽公言偃子游之鄉，在今爲吴甸名邑。凡郡縣通禮孔子，而常熟由宋端平迄今，廟學亦幾修矣。然承平之日，海内晏安，民無戰鬬之虞，邑無桴鼓之警，搢紳君子仕文學之里，役易使之民，其視今日爲何如，及天下兵興所在，城邑爲墟，生民塗肝水火，其幸而免者，不鞠爲魚肉足矣，尚遑恤夫學校之廢興也哉！侯起家武弁，身擐甲冑，手執干戈，戮力與仇讐戰，甃完城堡爲國藩屏，此其職也，至於學校，承平大夫尚或有所不暇，而侯於多事之秋，乃能不煩學官，不勤民力，親率師徒致力於此而完且速，若是是非所當書者乎？吾聞州之民，有利學田而奪之者，聞侯之風，其必有興感者焉。夫正其經界，謹其出納，使祭祀以時，教養有方，此侯有繫於學者，謹述之以示也。他美政亦夥，當委之載筆者，兹不悉云。

李祁《雲陽集》卷七《贛州新學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智者察之，愚者昧焉。自昔隆平盛時，四海一家，家給而人足，逸居無教，則執風化之樞機者有憂之。是以上之人汲汲焉，思有以道其民；下之人諰諰焉，求所以承其上。由是學校立而禮樂興，政教行而風俗美，此雖盛時盛事，然亦稍知治體者皆知之，不待智者而後能也。迨夫世變而氣遷，山夷而川塞，戎馬之未靖，疆場之未寧，征斂無藝而費出無經，有官守者，日夜弊弊焉，瘁精神於甲兵、錢穀、簿書之務，以求免其過而猶懼不給，又奚暇計學校之興替哉？當是時也，有能起其仆而興之，撤其舊而新之，取常情之所緩者而急之，非智者能如是乎？贛當豫章上流，壤地接嶺海閩粤，出入谿峒，風氣錯糅，其人多勁捷尚義，有教則易以爲治，不然則否。孔子廟學在郡治南，十餘年間，郡凡兩受兵，浮圖、老子之居悉燬滅荒廢，唯廟學僅存，然頹圮剥爛亦已甚矣。歲在丙午，今中書即中張君來參贊軍衛事，既抵謁，即喟然有志興復。越明年，夏四月，乃集郡府僚屬與學宫之職事賓友而告之曰：「自予來是邦，未嘗一日忘學校也。然學校之責專之有司，非予之所敢預

也。學校之産入之有司，非予之所敢侵也。有司得爲而不暇爲，予又敢以非分而不爲哉！幸計吾禄秩之儲可以集事，吾不敢以不勉。」遂鳩工集材，首大成殿，次兩廡，次櫺星、儀門，生徒有舍，籩豆有房，池以橋通，宫以墻繚，黝堊丹漆，瓦石級覆，悉務儼飭，聖賢肖像，黼冕絺繪，舉以法故，巍焉煥焉。蠲吉致奠，以告成孔子。於是郡之僚屬與學宫之執事、賓友合詞以來，請文以記。

教師

《元史・楊桓傳》 楊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爲郡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遷秘書監丞。

《道園學古録》卷五《送李亨教授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太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彦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暴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繫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款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宫，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母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爲之序。

程鉅夫《雪樓集》卷二五《武先生墓表》 至元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趙郡武威卿先生卒，冬十月葬于平棘縣棘蒲鄉北邢原之先塋，配任氏祔。君名震，攸緒之胄，世居太原崞陰。大父濟安始來平棘，父元，母趙，惟君一子。幼入小學，獨不敖惰。父母愛其勤而憂其勩，夕輒休之，則伺親寢酣，蒙牖篝燈誦，中程迺止。長就學于真定李迂軒先生。鄰有樞密判官白文舉，名士也，聞君夜誦獨苦，大加期異。太尉史忠武公禮致于第，俾爲諸孫師。至元七年，詔試儒生，中者復，遂中高第。十一年，又詔舉學官，衆以應詔，遂爲州學教授。樞密趙公微時讀書學中，既貴，買田畝千五百爲祭養資，君悉索賦入，一新殿堂齋房，大集諸生修教事，由是趙學興盛，爲河朔先。二十一年，調將仕佐郎、濮州臨清縣主簿。明年春至邑，發其素脩，一施於政，寬而肅，明而平，不苟不迂，不爲淺功近利，而民之歸愛萃矣。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六《送韓伯敬赴杜浦巡檢序》 儒者之爲學官，由縣而州而路，積百五十月始入流選。其遷調之淹，需次之久，近者二十餘年，遠者或三十年，而其人亦老矣。朝廷知其然，略更其制，願爲巡徼官者聽，南士調廣海，中州士調江南。夫天生民而爲之士，寧無豪傑有爲之才，倜儻不羈之器。顧使跋涉江湖風濤之險，觸冒蛇虺瘴霧之毒，其亦可憐也哉，士之往者又豈得已也哉。然而幸有一焉。比歲山東、河南之境，旱乾水溢，民罹寒飢，盜賊竊發，職警捕者皆以爲病。大江之南，火耕水耨，民頗豐足，野無所警，豈惟士之幸也。雖然，國家建官本以爲民，民既豐裕，當思撫字之方，休養生息之道。方今郡縣貪吏黠卒害民爲甚，江南大家被害尤甚，居官者不可不知也。知之則思所以格之，民其庶幾少休乎。唐山韓伯敬由真定儒學正調江南杜浦巡檢，將行求言，故書是以贈。

《元史》卷一九〇《儒林列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裏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

《元典章・吏部三・教官》 皇慶元年二月，江南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監察御史呈：切謂學校爲作養人材之源，名爵乃砥礪人材之具。材不可以苟進，爵不可以濫加。爲治之要，必慎於此。古之取士，必由鄉舉里選。漢初又設茂異、孝廉等科，亦由從州縣察舉，如董仲舒、賈誼輩，始膺茂異之選，故其事業卓然可稱。隋唐以降，專尚科舉，雖材俊之士，所得亦多，而文風日弊，士氣日衰，得失相半焉。欽惟聖朝累降詔書，勉勵學校，作養人材。雖科舉之法未行，而於儒人選取教官陞轉民職，蓋鄉舉里選之遺意。從近年以來，各處教官考成之士絶少，輕薄之人率多，蓋由此輩巧攢權門、旁趨捷徑，或挾多資，或憑貴勢，或假藝術小技以動人，或緣諂諛利口而得譽，是以名德之士，潛處山林，躁妄之徒，恬居師席。欲望學校興起，人材作成，良已難矣。所謂超出時輩者，即茂異之稱，何嘗不由百司保舉，風憲體覆，且省部定到教官例内，雖稱果有年高德邵茂異之士，行實可考者，不拘此例，設使不經體覆，則行實何所考？況兼茂異等者，必德行、文學、政事、材器卓然超邁，乃稱是舉。似此人材，宜從朝廷特加擢用，豈可以一舉學正、山長，使之淹屈？將恐所舉者，以凡庸冒

茂異之美名，使冗濫溢教官之常缺。莫若今後果有超出時輩、茂異之士，欽依至元三十一年詔書事意，有司保舉，廉訪體覆，以備朝廷選用。其餘各官不得泛濫保舉，所據學正、山長等教官，悉依已定選格，不令雜造，庶望少塞僥倖之路，抑貪競之風。其於學校人材，以愜公論，乞賜移咨御史臺照詳施行。本臺看詳：選舉教官已有定格，如准監察御史所言，誠革泛濫之弊，咨請照詳。准此。本臺具呈照詳：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施行。奉此，本部參詳，選取儒學教官已有面試通例，諸處所舉茂材異等，此到部銓類者，依例銓注。今後薦舉茂異，合從原籍官司開寫年甲籍貫，可考行實可採，緣平日所述文字，達於路府，摘委文資正官體覆，相同行移廉訪司，復加體察。在京路分從監察御史體查，委有可考行實，別無冒濫回牒。本路繳連的本牒文，官吏保結，開申省部，以憑選用。中間若有冒濫，罪及舉官。如蒙准呈，遍行照會，相應具呈。得此照詳：議得各處所薦茂異，若委文章可取，行實可考者，保結移准監察御史廉訪司體查的，本司牒並録，連所述文字，方許開申，餘准部擬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元典章》新集《吏部・儒官・正録教諭直學》　延祐四年正月□□日，行省准中書咨：禮部呈奉省部御史臺呈行臺咨：廣東廉訪司惠州路牒呈：山長鄭鐸文、楊天相得代，請依例試驗。准此。照得白身創立教官例及科舉例。欽此。遵依。今據前因除另行外，卑司看詳。今後學正、山長得代給由赴司面試，若依大德八年考試程式出題試驗，却緣律賦、小義已經奏准不用。如試經義、古賦，却非科場舉子及各路保舉白身創入教官之人。若比歲貢保舉儒人，並令赴本鄉應試已後，急缺學録，教諭未審如何選取，及山長、學正得代如何面試，即係爲例事理。乞照詳得。此本臺看詳：廣東道廉訪司所言，事關通例，宜從都省令，合干部分定擬相應，咨請照詳。准此。呈乞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驗施行。奉此。照得大德五年六月内，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選取教官内一件：所轄儒學教官額員陞轉等事。照得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呈准中書省劄付：腹裏儒學教授例，路教授擬設一員，學正、學録各設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除教授祇受勅牒，學正受中書省劄付，學録、教諭並受吏部付身，路、府、州、縣各添設直學一員，止授本路官司付身勾當。各處教授以三年爲滿，依例遷調，須歷兩任。所據路教授遇有缺員，散府、上中州教授歷一考之上者陞補，各處學正有缺，學録、教諭歷一考之上者陞補，學録、教諭有缺，於直學内選補，並依例體覆申呈散府諸州。並各處書院教授有缺，各處學正一考之上者陞補；直學於本學在前執事人内選，保性行端方、才幹通敏者充。未有缺員，依舊勾當。奉此，本部參詳：各處教諭、學録名分雖居下列，亦須用有學行之人。今後應設教授、學正去處。依舊例設直學一員，許令本處教授於在學生員内推保才學優長、行無玷缺者具申，合干上司令文。資正官當面出題試驗，經疑、史評各一道，從本路出給付身委充勾當，三十月爲滿，勘合給由，依上考試中式補完。學録、教諭雖歷兩任，再行試中，方入學正、山長之選。學正、山長滿日，依上再試，果中程式，繳連程文申達省部，行移集賢院，考校中式，陞補府州教授；如不中式者，止於學正、山長内任用。所據試驗文字，比依科舉例，各從所業試經疑二問、詔誥章表、古賦科一道，如蒙准呈移咨行省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得此，奉都堂鈞旨：即日科舉既行，教授之職尤當慎選，送禮部再行，照擬奉此行據集賢院，送國子監備國子學呈議，擬試驗教諭、學録一任即陞山長，似涉太優，即緣自直學至教授，中間待試聽除守缺，給由所歷，月日前後三十餘年，比至入流，已及致仕，情有可憫。況兼科場取士未等，亦是正八品級，其教授入流，止得從八，若更多添月日，將來必無類選教授人員，學校必至廢弛，無以作成人才。如蒙矜免，依從所擬，相應據直學至教授，依例陞用，外至科舉年分，願試者所以爲便益。具呈照詳。得此，仰回呈禮部照驗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此，本部參詳：國子監所擬試驗教官通例，逐一議擬，如蒙准呈，移咨行省劄付，本部行移合屬照會，相應開呈照詳。得此，都省今將逐項事理開咨，請依上施行。

國子監議得：直學之職，止是掌管錢糧、廟學祭祀、修造等事。轉陞教官固當慎選。然此即目取士之法，所以誘進後人，不可失於太嚴。今後直學有缺，擬從本處教官選保在學生員，體覆相應，移文本路出給付身，委充直學，三十月爲滿。約會本路文資正官、教官出題面試，經疑一問於四書内出題，考校中式，須是半印勘合給由，以達省部，行移集賢院考較，陞充學録、教諭。中間若有冒濫，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治。前件議得：今後應設教授、學正、山長去處，依舊例設直學一員，其所試經疑，以經旨明白、文詞條暢爲中式。所據在内，直學任滿，申達省部，行移集賢院考較，其在行省者，申覆本省儒學提舉司考較，令從國子監所擬相應。

國子監議得：學録、教諭已經試驗，方充前職。若再行試驗，事涉重複，況兼聽除守缺比及兩考任回，動輒一十餘年，不無淹滯。今後教諭、學録照依在歷

一任，依例類學正、山長之選。

前件議得：學録，教諭已經驗，依舊例須歷兩考，依例勘合給由，仍取本人親筆所業文字一十道，行移考較，如中程式，陞充學正、山長。

國子監議得：學正、山長已自有出身人員，若依科舉立式試驗，却緣餘外，別無優陞。以此看詳，事涉太重。今後學正、山長考滿，擬依舊例，各隨所業，面試經義一道，不拘舊格，仍面試詔誥章表一道，考較中式，陞充府州教授；如不中式者，再以學正、山長外内任用。

前件議得：學正、山長陞用，宜准國子監所擬，令本路文資正官同本路教授公廳出題面試，經疑、古賦、詔誥章表科一道相應。

吴海《聞過齋集》卷一《送林生赴延平學正叙》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興而俗敦。秦廢儒術，民以法令爲師。漢唐惟宗太學，郡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寡。宋朝始尊學政，州郡倣成均增置正、録、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宋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蒞焉。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責之，而不任是職者亦往往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録職程課業，無有司之事得專行其教。里人林生性端慤，識見開敏，爲學務切己，省試授延平學正，來别且請益。

朱德潤《存復齋續集·送嚴學正歸序》 國朝諸學自教授命官以下，又設學正，以規繩生員。四明嚴君來副吴學，寔其職也。凡其所以諄諄佐勸於學子者，莫不皆本之於先儒之訓，而施之于俎豆之間。講論之暇，伊吾之聲相聞，而喬木清流交蔭環醜，真有得于昔人南國鄉校之意。故於其秩滿而歸也，學之士咸爲詩文以送之。嗟夫！禮以制其嚴，樂以制其和，諸生之所以有得於師訓者，有在於斯夫，有在於斯夫！

學生

《元史·選舉志三·銓法下》 凡歲貢吏員：至元十九年，省議：「中書省掾於樞密院、御史臺令史内取，臺、院令史於六部令史内取，六部令史以諸路歲貢人吏補充，内外職官材堪省掾及院、臺、部令史者，亦許擢用。省掾考滿，資品既高，責任亦重，皆自歲貢中出，若不教養銓試，必致人材失真，今擬定例于後：諸州府隸省部者，儒學教授選本管免差儒户子弟入學讀書習業，非儒户而願學者聽。遇按察司、本路總管府歲貢之時，於學生内選行義修明、文學優贍、通經史、達時務者，保申解貢。各路司吏有闕，於所屬衙門人吏内選取。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學教授考試，習行移算術，字畫謹嚴，語言辯利，《詩》、《書》、《論》、《孟》内通一經者爲中式，然後補充。按察司書吏有闕，府州司吏内勾補，至歲貢時，本州本路以上，再試貢解。諸歲貢吏，當該官司於見役人内公選，以性行純謹、儒吏兼通者爲上，才識明敏、吏事熟閑者次之，月日雖多，才能無取者不許呈貢。」

教學與考試

王沂《伊濱集》卷二四《張君仲實行述》 江淮尚書省選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平江府儒學。先職是者，轉嶮吟，尸厥官。先生所至，端矩矱嚴，指誨峨冠，逢掖翕然，知所樹立。庾粟庫錢，整棼剔蠹，修明紀綱，士得以勸，敝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爲之一變矣。大抵先生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爲己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宦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施不足以發厥蘊，然其志可知也。」轉徙郡文學更二十餘年，人皆爲之欿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輒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爲樂者。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三〇《學宫講説》 凡學宫朔望講説，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説一書。然儒生未達時宜，往往迕意多矣。泰定甲子，開呈淞江，省臺憲僚咸集。時治書劉公濼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其年值閏，詹肖岩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咈其意，以爲學校講説，雖賤夫皁隸、執鞭墜鐙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爲？肖岩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災傷，以復熟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斂一章，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鋭意浚河，以興利除害爲己任，時憲僉某謁學宫，王玉岩講禹别九州，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悦而罷。丁酉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累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君子，亦可爲後人戒也。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五《講義·「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爲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爲之本也。心爲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

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爲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爲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絶糧，乘田、委吏伐木削迹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爲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我學爲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居貧賤，」則必恥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恥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爲，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爲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愧於人之所以爲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安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爲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爲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爲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天之命斯人以爲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爲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於禽獸，可不畏哉！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五《講義・「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一章》　當孔子之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髣髴，若老聃、萇弘、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爲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爲君子。仲尼感嘆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爲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問，問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爲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何以爲君子，何以爲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爲其事，爲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頹黯、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修飾日增，文爲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尚書風聲未遠，表元窮鄉遠士，迫於諸公牽强，而爲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爲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九《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爲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既無專師爲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静在鵝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爲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禄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繫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乎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虚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訓導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卷一《先賢祠堂記》　古之有道德者教於鄉里，謂之鄉先生。在鄉而祠於學，猶在國之祭於瞽宗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以爲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一日，況其邇者乎？明自唐爲州，文風寥寥。宋慶曆中，始詔州縣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爲一鄉師表，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守古訓而不鑿，修天爵而無競，養成英才，純明篤厚，父兄師友，詔教琢磨，百年文獻，益盛以大，三先生之功也。淳熙大儒疏濶瀍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傳，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以尊德求放心爲根本，以顔、曾「四勿」、「三省」爲準的，闡繹經訓，躬行踐履，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善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俯仰無所愧怍，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前後九賢教行於一時，澤被於百世。郡學有祠久矣，因鬱攸而廢。至元甲午冬十一月，洛陽狄公桂持廉問之節行部，至明，既即庠序見諸生，思所以啟迪斯文，俾多士知所矜式，有言墜典之未舉，公喟然曰：「兹立教善俗之原，其可緩！」乃屬郡博士戴君友復舊崇祀。十二月丙子朔，公率守貳僚寀，是妥是奉，以風厲士子，丕遠耆老，成人宅心知訓，庶幾紹聞衣德言人，有士君子之行，衿佩竦瞻，莫不訢訢，曰：「善教得民心，明使君有焉。」是祠之復，其作新士習之機歟？覺有先後，道無古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匪徒慕之，亦允蹈之，將有聞風興起者。惟昔沛三輔有耆舊節士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贊誼采摭舊聞，述爲小傳，事有據依，辭無溢美，用諗鄉之善士，尚式時先哲之猷訓無斁。是月壬午後學王某記。

行政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五《送新安程伯義之吴江州直學序》 聖朝建學校，以爲教養之地。凡郡、府、州各設文學掾，以爲業士者之師。各置學公田，以爲業士者之贍。主其金穀，簿書，期會之煩，又必設直學一人，以司其出納，所以尊師儒之嚴，而不敢瀆也。故居教官職者，總識其大略，而直學事者，寔纂其詳也。而直學之選，則於士子之文雅，純慎者，舉達路、府，而屬分憲官，試可，始俾受府檄以充是職。秩滿三載，則授邑庠、諭、録，而居師儒之席矣。緣是遴選，其職爲不易得。至正元年秋，新安程伯義始以吴學薦，而即得分憲試可，遂直吴江州學事，故吴之士人喜爲之賀也。愚嘗聞，古者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而周人學校設教，不領於六官，豈非事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轄歟！至於釋奠、釋菜之禮，又皆在有司行事。下及隋唐之際，州縣皆立學直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於學。今則庠養之義，釋奠之禮，備在學校，故每歲士禄及春秋上丁，則直學者超奉府長以供其事，故其職爲尤勞。雖然，學校風化之原，禮樂所關，今日廩給、出納之勞，則後日庠諭，教養之漸，今日趍蹌於籩豆、簠簋之末者，則異日講教於津宫明倫之本也。是則居教官者，既慎擇斯士，而直學事者，可不謹敬其職，以資教養之方乎？伯義居鄉好學，長爲通材，質純而行謹，吴江之學，誠可謂得人，賀學舍居州之左，西瞰、震澤，東望三江，而州多節概之士，他日有能以文字顯而繼三高之風者，其孰謂非教養之功耶？其孰謂非直學者相成之助耶？伯義之行，長洲學諭吴君季實首倡以詩，而朱德潤爲之序。

經費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吴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吴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録爲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爲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賓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輟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士之羣居聚食始無所乏絶，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予文以記之。

《元史・趙良弼傳》 〔至元〕十九年，得旨居懷孟。良弼别業在温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五〇《學校考・郡國鄉黨之序》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時江南行省理財方急，賈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利用。監徹爾奉使至，見之謂曰：學有田，所以供祭祀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至二十九年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給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至順鎮江志》卷一一《府學學産》 舊志所書甚略，今以延祐二年之所經理、泰定四年之所稽考者具載焉。

田土

田一百九十七頃二十五畝八分三釐二毫。成熟一百九十六頃八十畝四分五釐二毫，荒閑四十五畝三分八釐，免官賦一百七十六頃七十八畝六分二釐二毫，納官賦二十頃四十七畝二分一釐。

地四十三頃六十畝二分七釐五毫。租地二十七頃八十九畝五分一釐六毫，基地一十畝六分一釐六毫四絲，白地二畝三分八釐二毫六絲，蘆灘地四頃五十畝，山岡地九十四畝二分六釐，塗泥白水灘地一十頃一十三畝五分，成熟三十二頃五十二畝五分一釐五毫，荒閑一十一頃七畝七分六釐，免官賦二十七頃七十九畝五分八釐五毫，納官賦一十五頃八十畝六分九釐。

山一十頃一十六畝二分九釐六毫。並免官賦。

池塘九十六畝。並免官賦。

蕩四十五頃九十三畝二分七釐六毫。並免官賦。

租税

糧六千四百三十六石二斗五升九合三勺三秒。白粳米一千三百三十石五斗七升八合四勺八秒，糙粳米一千六百九十一石五斗七升七合四勺五秒，白秫米三十六石五斗二升，糙秫米一千五百六十七石六斗六升六合九勺，小麥一千三百二十六石二升八合四勺五石九秒，豆四百八十三斗八合零五秒。

鈔四千六百七十八貫二錢八分四釐。蘆租錢七百八十貫，菜麥錢一千二百五十貫，蕩田錢二千五十六貫六錢三分五釐，由租錢一百二十五貫五錢，桑租錢一十一貫二錢五分，芋租錢一十九貫六錢，鼎租錢二十五貫，隨田租錢一百四十六貫六分九釐，房地錢二百六

十四貫二錢四分，俱納中統鈔。

絲一十兩。

録事司地山一十六畝二分四釐九毫，基地一十畝六分一釐六毫四絲，白地二畝三分八釐二毫六絲，山三畝二分五釐，並免官賦。歲入租鈔二百六十四貫二錢三分。並納中統。

丹徒鄉都田土一十四頃三十三畝七分五釐八毫，田四頃七十八畝八分四釐三毫，地一頃三十六畝七分一釐五毫，山七頃一十二畝九分四釐，塘一十一畝，荒山岡地九十四畝二分六釐，並免官賦。歲入租糧一百四十三石一斗七升五合七勺，白粳米四十一石五斗五升八合，糙粳米五石，白秔米三十三石二斗一升，糙秔米一十九石二斗一升三合，小麥三十五石九斗九升二合七勺，豆八石二斗二合。鈔一百一十九貫五錢，並係租山錢，納中統鈔。絲一十兩。

丹陽縣鄉都田土五頃九十四畝五分八釐，成熟田五頃四十六畝七分，地二畝五分，荒閑田四十五畝三分八釐，並免官賦。歲入租糧一百二石七斗九升六合五勺。白粳米二十九石八斗四升六合二勺，糙粳米五十三石一斗七升七合七勺，糙秔米二石三斗七升五合，小麥一十七石四升七合六勺，豆三斗五升。

金壇縣鄉都田土一百五十一頃九十七畝六分九釐六毫，田一百二頃一十一畝七分九釐五毫，地九十二畝五分一釐九毫，山三頃一分六毫，蕩田四十五頃九十三畝二分七釐六毫，並免官賦。歸附後，歲入租糧一千二百四十七石二斗六升三合二勺八秒，俱納白粳米。鈔二千二百二貫七分四釐。蕩田鈔二千五十六貫六錢三分五釐，隨田租錢一百四十六貫六分九釐，並納中統鈔。

官沙莊在丹徒縣大慈鄉，宋寶元中，郡守范仲淹有請給賜。自寶元間文正范公仲淹守潤日有請于朝，遂給賜閑田。其時民户租佃，歲輸錢三千九百貫，以資養士。隆興中，教官戴幾先爰始經理。隆興甲申，距寶元幾百二十餘年，本學自募人耕作，教官戴幾先貸郡帑經理，命學職鳩材瀦防設版，得田三十頃三十八畝，雜草蘆苗灘地七頃二十二畝。嘉定中，教官楊邁復取灘地，圍而成田。嘉定庚午，教官楊邁復取灘地，圍而成田。歲入夏秋絲麥禾菽各有定數，所輸沙田租田七百八十貫。自乾道庚寅，始立新額。越二年，郡守宋貺爲列于省，而蠲免其半，歲納三百九十貫文。寶慶中爲風潮所衝，教官邵夢龍更築新埂。寶慶間，教官邵夢龍任内，風潮衝坍埂壩。自後刺入圍裏，新埂外得田三十二頃六十一畝有奇，外有蘆苗灘地四十餘畝。其地南至坡埂裏水溝，北至本學胡百七門前大埂外腳，東西並係民户、蘆場所有。元納沙田租錢于簽判廳，其數仍舊錢會中半。歸附後，凡爲田地四十頃八畝八分二釐四毫，田二十七頃四十三畝一釐七毫，地七頃三十畝八分七毫，蘆灘地四頃五十畝，水塘八十五畝。歲入租糧一千八百七十六石七斗三升九合三勺，糙秔米一千二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七合一勺，小麥四百七十石六斗三升七合三勺，豆一百九十二石四斗一升四合九勺。鈔八百三十四貫六錢二分。蘆租錢七百八十貫，塘租錢二十五貫，桑租錢一十貫二分，芋租錢一十九貫六錢，俱納中統鈔。建言稽考册内本莊朱明舊佃田土，至順三年十月徐貴乙等三十七户撤佃。東埠田土一段八十七畝二分五釐，東至湯宅埂，南至古跡腰溝，西至戴新蘆場，北至本學大埂。西埠田土一段八十畝，東至本學水潭，西北至本學大埂，南至本學龍王港。老觀嘴一段三十畝二分五釐，東至學港，西南至楊家埂，北至王承佃田。總計田一頃一十二畝五分，地八十五畝，歲科米三十九石三斗七升五合，豆一十七石，麥二十七石三斗七升五合。又未栽蘆灘地二百餘畝，内二十五畝生長蘆苗，佃户徐得貴等承辦租錢中統錢三十貫，餘地未計頃畝，候栽種蘆草，依例納租。俱係至順三年起科額數，不在青册之内。

楊椿沙在丹徒縣丹徒鄉，宋淳熙中，郡守錢良臣以閑田歸于學。丹徒鄉楊椿沙元有寬剩田一十三頃三十七畝，因勝寺僧與士人楊氏互争不已，淳熙癸卯，郡守錢良臣以俱不應得，撥入府學。而歲納沙田租錢二百八十貫，錢會中半。後因江潮走坍，見存者七頃九十五畝有奇，而沙田與租錢輸納于簽判廳仍舊。嘉定中，復佃接壞閑田。楊椿沙接界有寬剩田八十畝，民户尹其姓者與吕寶謨莊在争界至。嘉定十二年，郡守邱壽雋以其田没官，本學請佃爲業，歲納僉判廳沙田租錢五十貫文。歸附後，田地九頃二十六畝三分九釐三毫，田八頃七十一畝六分八釐，地五十四畝七分一釐三毫，並免官賦。歲入租糧五百石九斗一升三合七勺，糙秔米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二合六勺，小麥一百六十三石八斗一升七合五勺，豆十二石五斗九升三合六勺。鈔一貫二錢三分。桑租納中統鈔。

胡鼻莊在丹徒縣丹徒鄉岡山之北，宋舊爲贍學蘆場，建炎後爲豪民冒占，紹興丁卯復歸于學。胡鼻灣莊舊係贍學蘆場，自罷三舍之後，又經兵火，爲豪民聶宗義冒占。紹興丁卯，宗義與徐其姓者互争，經有司自陳，復歸于學。自後圍而成田，凡三頃五十畝，歲納沙田租錢四十七貫。然歲久，江潮走坍，止有田七十七畝有奇，而沙田租錢仍舊納僉判廳。沙後復漲，咸淳中又爲豪民所侵，通判主管沙田，仍牒付學管業。咸淳九年，爲本鄉居民趙一飛侵占，本學訴于官，準鎮江府通判主管沙田事牒，趙一飛元占胡鼻嘴、雞冠嘴一帶灘地二百二十三畝二角，一併撥與本府學管業，仍請將下腳塗泥白水自行斟酌，據數認定，一併納租。見本學砧基册。歸附後，併爲豪民所攷。延祐改元，田復來歸學，有記。其文曰：初學有田，在郡之丹徒縣

丹徒鄉十都岡山之陰，自胡鼻石嘴抵孔家廟灣中山石嘴，橫亘山趾下，極大江塗泥。宋咸淳年，有趙一飛者，妄始侵占。學言之郡，郡業諸學。混一後，田旁沙益可墾。一飛死，其子允成有地鄰學田，私貨于豪民邱永崇。永崇乃並緣蒙昧，包括吾田，占租于官。學申理省臺，鞫究永崇佃業無所根據，口伏厥辜，田乃復舊。大德改元，永崇輩立虛券，以田千八百餘畝質于鎮南王乳母家蒼頭歲哥，盤踞攘攻，有司莫敢誰何。丞相答剌罕由江浙行省大用入朝，道經朱方，儒生叩馬陳訴。丞相命從官窮詰，械永崇市區，罪逮支黨，復歸吾田。永崇怙終罔或，懲畏益長，趨口縱橫，每夏若秋，輒鳩合歲哥，擁嫖忽猛鷙男子，控弦臂鷹隼，歡歌騰突，動數十騎，至遇儒生撓辱之。驅迫農民，旦莫奮勵，摽掠麥禾，絕江西去，衆拱手無能前者。學凡移縣申府，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上達省臺綿曠歲月，詳擬明斷以十數計。永崇且死弗悛，其子德仁世其惡。後歲哥失勢，德仁稱已業永安莊田，獻佃鎮南王府，獲緡錢萬五千。儒生蕭去病等控告省臺，省臺檄郡，郡達魯花赤嘉議、太平公總管太中段公暨察屬長吏固執公議，弗撓弗奪，亟命縣尹趙孝祖，教授郭景星行田具狀，令德仁前導，指畫弓步大小十有二圍，爲田二十八頃九十五畝九分四釐，具集里胥父老地比之民根覈驗著。延祐元年夏，始名田制斂法，輸賦官廩。二年，奉詔經理自實，德仁又妄稱已馬田言于官，且糾結鄉口里正猾民執驗其說。夏四月，天子命重臣奉使宣撫江南，既聽政，教授王天覺率儒生孔克懋、蕭去病等拜行府訴焉。廷詰兩造，去病具對辨析，德仁理詘辭窮，竟黨與服罪，申命郡縣，歸田于學。秋七月，鎮南王自京師就第，廣陵郡乃述使命，移告王傅，啟奉王命，以田來歸。先是，行省具以其事咨都省。四年，省檄甫至，追德仁所獲緡錢，沒入于官。奎適承乏攝學事，諸儒請以本末勒諸石，併以省檄刻之不朽。余誼不得辭。於乎！有司法令明備，賢能在官，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彼邱氏子將胡然耶？豈頑冥强梗，物有所閑，必噬嗑而後亨耶？吾田之復固有時哉！聖朝惠育多士，恩澤洋溢，侵奪贍學地土，有明詔此此，小夫孰敢予侮。繼自今敬慎持守，毋易以忽。茲田也，其永久無斁矣。延祐四年正月，學録權學事過奎立石。田土五十五頃一十七畝五分三釐三毫，免官賦田一十頃五十二畝六分八釐六毫，地八頃三十六畝九分五釐七毫，納官賦田二十頃四十七畝二分一釐，地九頃二十五畝一分八釐，灘地六頃五十五畝五分。外有接連下腳灘地不計頃畝，東至中山石崩嘴、陳家港，西至胡鼻石嘴，南至已圍田埠，北至大江。泰定三年九月內申蒙總府下縣保勘，委係儒學地土，榜諭諸色人等，毋得侵奪。歲入租糧一千六百七十六石三斗七升二合八勺五秒，糙秔米七百七十四石九斗八升七合七勺五秒，小麥六百三十二石六升四合五勺五秒，豆二百六十九石三斗二升五勺五秒。至順二年，佃户許端七等告隱瞞田地，總委教授韓祺、録事陳奎丈量，出田土一頃一十七畝七分五釐。三年，教授徐圓體勘出佃户許辛三等一十七户田土三十七畝五分，并宗文彬等帶租田地通行起科，增糧一百四十九石六斗八升四合七勺五秒。內輸官賦絲三十斤六兩五錢一分，米一百七十二石五斗五升六合，鈔中統一百八十三貫九錢八分。蘆課錢係諫壁稅務收。

沙窯田水東堡在丹徒縣丹徒鄉，塗泥白水灘地三頃五十八畝，歲無租入。

登榮莊在金壇縣登榮鄉，學田圩田一十五頃六十畝四分五釐六毫。並免官賦。宋紹熙迄嘉熙中，民爭佃，作進狀朝省。教授劉卿月以事本末申府守吴潛，責民歸之學。初爲田一千四百八十一畝，歸附後，增今額。歲入租糧八百五十八石四斗一升二合，俱納糙秔米，舊收一千一百餘石，乃用文思院斛，以今官斛準之，實得八百五十八石四斗一升二合之數也。鈔一千二百五十貫。每歲夏初，驗田中所種葉麥起徵租錢，俱納中統鈔。

貢士莊，丹徒丹陽金壇三縣皆有之，田凡一頃七十十八畝八分二釐五毫，丹徒縣八十四畝一分一釐三毫，丹陽縣五十一畝七分五釐二毫，金壇縣四十二畝九分六釐，俱免官賦。歲入租糧七十三石一斗四升七合二勺五秒。米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三合五勺，丹徒縣一十九石九斗九升四合五勺，丹陽縣三十三石二升二合，金壇縣四石二斗九升六合。小麥一十三石四斗二升七合七勺五秒，丹徒縣一十一石一斗五升三合七勺五秒，丹陽縣二石二斗七升五合。大豆二石四斗五合，並丹徒縣。宋舊有蘆地，歸之府。慶元三年，有俘屠氏陰占沙田，豪民兼并蘆地，太守萬鍾稽檢得實，以屬之郡。每歲椿管儲之，三年凡六千緡，以待賓興，助其入京。新貢百千，恩免半之，過省百五十千，宗之武舉三千，餘悉供秋闈。教官陳德一有記。嘉定間，寺僧訟不止，郡欲絶其争，乃以歲入歸之府，不復以助貢士。金壇羽流没官田，歸之縣儒。又有金壇羽流没官田，歲租二百餘石，送學貢士。未幾，金壇士流争乞歸之縣，縣貢士之禮不逮于前。端平間，乃以丹徒没官田添助貢士。端平間，有没官田在丹徒縣長樂鄉上塘村，歲收十九石九斗有奇，錢十八貫有奇，麥八石三升有奇。何祕監處久撥送府學，添助貢士之費，别歷收支。三年所積不多，隨宜供送而已。嘉熙間，復割金壇登榮莊米二百石以益之。金壇縣登榮莊爲馬彦明彊占，争佃紛紛，至于朝省。端平間，何祕監申省取回本學，每年撥三百石爲勸駕用。馬彦明互訴不止。嘉熙三年，運司僉廳欲撥還馬彦明，劉教授卿月申漕司力争，吴尚書潛申省，仍舊以二百石爲貢士莊。三歲所收稍豐，士與計偕津送增厚。咸淳中，始有此莊。本學有宋咸淳四年碑刻云：貢士莊田米一百三十一石七斗四升八合五勺，係照當時梭斛。蓋既有此莊，則登榮之米宜仍爲養士用也。歸附後，止今額。至元二十五年，本路總管依奉江淮等處行尚書省劄付取勘到本路管下三縣，實有貢士莊荒熟田土一頃七十八畝三角五十步，該納糧七十三石一斗四升七合二勺五抄，租鈔五錢，内有荒田，排年召佃開耕。然以前後學官更換不一，佃户圍甲通同作弊，止以舊納租糧三十石五斗八升五合六勺報官。至順三年十一月，省委紹興路諸暨州知州

陳迓馳驛至郡，從實查勘，乃得此數。每三歲大比，則輸之行省，以裨秋闈之費。士之中選者，每名約支鈔五百貫，資赴京師。延祐二年二月，奉江浙行省劄付中選舉人遠赴京師，理宜資給，每名約支至元鈔二定，行下元貢路府，于本處贍學錢糧內支給敦遣。三年十二月，欽奉聖旨節該江南赴試舉子，于貢士莊所出錢糧內津助，無者于贍學錢糧內從宜應副，以禮敦遣。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八《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饍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閑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饍之充歉，則繫于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繫于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于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卜薩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于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户牖幕帘之飾，塈茨丹臒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于强家者，始復歸于學；而鬬訟者構言于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卿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數。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耻，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于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六《彭州學記》 蜀彭州孔子廟學燬于兵九十餘載，有司備位，因弊承簡，春秋有事，綿蕝行禮，治具弗張，民習於野。至治中，太守劉隆畏上威德，思本政教，爰謀爰度，迺復其舊，而教養之道猶闕。今太守則曰：「興學而不知教養，與無學同。」於是縮盈節浮，舉俸稱貸，月計其息，墾廢辟荒，時值嘉穀，歲取其入，以具祭養，以爲經常。合凡民子弟之俊秀者三十人，立師以教。故入其廟則棟宇雄麗，禮樂備舉，聖師洋洋，不動而應。入其學則堂宇修潔，弦誦洋溢，民吏觀感，不令而化。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贍學田土》 贍學田土：田一萬三千六十六畝三角三十七步一尺五寸：上岸田四千一百二十五畝五十八步一尺五寸，官湖田八千九百四十一畝二角三十九步，地六百一畝三角四十九步。山一萬二千二百畝二角三十二步，河塗六百一十七畝三角三十步。砂岸：石衙山，宜山，秀山，洋山，蝦庸，鱟塗，烏沙，洋務，大嵩，大小塗，淫口，雙嶞，杉木檥，新婦嶞，石壇山，沙角，穿山團局，卓家岸，徐公山。

鄞縣：田一萬一千七百三十畝一角五十步二尺，地一百五十九畝二角一十步，山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畝一十七步三尺。砂岸。

奉化州：田四百五十四畝一角二十七步一尺五寸，地三百九十畝二十四步，山五百五十一畝三角四十二步。砂岸。

昌國州：田三十畝三角一十九步，地八十三畝一角二步四尺五寸，山九十七畝三角一十八步三尺。砂岸。

慈溪縣：田五百五十三畝二角四十三步五尺，山八十三畝三角一十四步。

定海縣：田二百三十三畝二角三十五步三尺，地一十九畝一角二十四步。砂岸。

録事司：地五畝三角二十六步三尺。

紹興路蕭山縣：田六十三畝二角四十二步。

歲收錢糧：鈔，中統鈔二百四十八定二十九兩；米，二千一十石八斗五合一勺；穀，一千四百七十石七升八合七勺五抄；魚鮝，三百斤。

鄞縣：鈔：中統鈔。（按曰：此數原闕，今計當得十九定九兩錢二分。）地租鈔：中統鈔一定一十四兩八錢二分。山租錢：中統鈔。（按曰：此數原闕，今計當得十二定四十七兩三錢八分。）河塗錢：中統鈔三定七兩七錢二分。砂岸、大嵩、横山：中統鈔一定四十兩。米，一千六百九十石六斗二升九合二勺八抄；穀，六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九合七勺八抄。

奉化州：鈔：中統鈔三定四十五兩七錢。地租錢：中統鈔三十五兩九錢。山租錢：中統鈔一定二十九兩八錢。砂岸錢：淫口、雙嶞，中統鈔一定三十兩。

米，二石六斗二升三合九勺；穀，五百六十三石五斗八升二合四勺七抄。

昌國州：鈔：中統鈔二百一十八定二十兩。地租錢：中統鈔八兩。山租錢：中統鈔一十二兩。砂岸錢：中統鈔二百一十八定。石衙中統鈔一百四十定，魚鮓三百斤；宜山中統鈔五十定，魚鮓三百斤；烏沙洋務中統鈔三定；洋山中統鈔二十五定，內教授薛基任內經理到二十定，教授吳廷獻任內增羨到山民陳端等租鈔五定。

慈溪縣：鈔：山租錢中統鈔一兩。米，二百十三石八斗四升六勺五抄。穀，一十三石二斗七升九合五勺。

定海縣：鈔：中統鈔一定四十一兩三錢八分。地租錢：中統鈔一十一兩三錢八分。砂岸大小塗：中統鈔一定三十兩。內元租一定二十兩，教授吳廷獻任內增羨一十兩。米，六十五石六斗五升一合七勺七抄；穀，一百九十五石五斗八升七合。

象山縣：鈔：中統鈔二定四十四兩五錢。地租錢：中統鈔四兩五錢。砂岸石壇、新婦礨、杉木檥：中統鈔二定四十兩。內元租二十兩，教授吳廷獻任內增羨二定二十兩。

録事司：地租錢：中統鈔二定一十六兩五錢。內元租一定三十八兩五錢，教授吳廷獻任內增羨二十八兩。

紹興路蕭山縣：米二十七石二斗六升。

續置贍學田土租糧，教授薛基任內買到：田：上岸田六十一畝二角二十一步，鄞縣田五十五畝二角四步，定海縣田六畝一十七步。租糧：米二十四石六斗四升，穀八十石六斗九升。鄞縣：米二十四石六斗四升，穀六十七石二斗三升。定海縣：穀一十三石四斗六升。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昌國州儒學錢糧田土》 錢糧田土：舊管水田五百九十三畝四十五步二分，園地山地柴山一千一百三十二畝三角四十七步，砂岸三所，屋二座，坊基四所。舊收米二百二十一石一斗六升六合，穀四石，錢九百一十二貫六百八十七文十八界。田地園山，舊誌無畝步。郎孝祥没官業係續添。

見徵米折省斛一百五十九石十斗六升三合七勺五抄，穀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小麥折省斛三十九石八斗五升八合六勺五抄，豆折省斛一十六石八斗二升五合，按曰：原無此項，今依《大德昌國志》校補。緣已上諸項盡據《大德志》也。長短礵巖租錢中統鈔一十定。上項租鈔舊無之，始於元貞二年馮州判經理。

縣學

設置

張獻臣《清豐縣重修宣聖廟碑大安元年》 我國家累聖相承，其於學校尤爲留意。洪惟聖上，學本生知，智由天錫。觀人文以化天下，豐聖德以宜日中。贊神化之丹青，啟羣聖之耳目。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以作成天下人才。又許破省□。錢，蓋文宣王廟，其贍學田、顧役事□。官者還之，抑見儒化文風，洋溢乎四表矣。然而尚鮮有賢守令推上德意，敦崇五教，化及野人焉。按圖經，清豐縣乃舊之德清軍，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雞犬之音相聞。舊有宣聖廟，歲久不葺，止有正殿、大門而已。然而上漏旁穿，垣壁頹毀，荒涼殆甚。大安元年，洺水宋鶚者，方爲縣簿，與縣尉幹勒義歎學校之久廢，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尚德、化民成俗之意。親破己俸，勸誘進士李山等，補漏完缺，創修齋廊挾廈二十餘間，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仍具籩豆、簠簋、樽罍、爵坫薦獻之器，以修春秋釋奠、朔旦釋菜之禮。故能役而不怨，勤而不費，君子可以觀政。使圓冠方領而至者，涵泳聖澤，沐浴道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解衣逍遥，口吟手披，優入聖人之域。行見英俊輩出，學優而仕，他郡不能偕矣。一日，縣簿宋公尺書來，爲求紀其實。余嘉宋公不務苟簡於一時，深有贊助邦家、化民成俗之意。使邑人瘠於義者，今焉腴於道；昔之遺其實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乎書碑刻石於堂，以紀落成之歲月。大安改元中元日。《清豐縣志》。

《金文最》卷六七施宜生《漁陽重修宣聖廟碑》 漁陽，漢、唐大郡也。山水雄秀，兼東南之勝概，故功名豪傑之士多生其間。近世文人賢公卿往往相繼，由孔聖之教致身以立名節，則不可以不尊事其所自來者。廟學在州西北隅，古槐數株，至有逾合抱者，霧然雲蒸。觀其基址，乃知自唐亦既有是。爰自大金撫定幽、薊，闢科舉，用儒臣，而漁陽之人爲多。天會間，太守高遹、同知趙子滌、軍判梁樞與學生胡忠厚等，崇修廟貌，正殿三間，東西之室相向。於是行（舍）〔釋〕奠之禮，彬彬郁郁，有洙泗之風。迨今餘二十稔，而殿宇疏漏，廊廡傾墊，垣墉圮壞。儒生劉子元等投牒於州，州上其狀，既得請，官給其費，所不及者，州士人助成之，可謂不忘本矣。知縣史亨吉暨子元董其事，重加完葺。聖師袞冕，端坐居上，而配享從祀，屹然拱侍。經始於今年三月，蔵事於五月。既告成，託朝散畢

公元吉來請記其事，且曰：「有無字碑歸於廟廷，歷年久矣，若有所待，公不可辭。」宜生自揣文思拙澀，恐不足以傳遠。重以吾道存焉，固當勉强，庶幾發揮顯明，以警昏瞶，故不以不讓爲愧。然念士木之工雖堅壯，不過數十寒暑，吾先聖之道應萬世而無弊者，必有所託而傳焉，意其有屬於更續者，豈可忽哉？

《金文最》卷六七傅慎徽《威縣建廟學碑正隆元年》　按圖經，宗城爲臨洺之大邑，桑麻萬户，雞犬之聲相聞。舊有至聖文宣王廟，歲久不葺，屋宇傾圮，上漏旁穿，又僻在一隅，不當文明之地。自撫定之後，未有一士發策決科而登第者。正隆元年，文林郎歸化高元來爲縣簿，歎學校之不修，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重道、化民成俗之意。與同事趙君道勸誘進士魏選等詣漕司，請邑東南隅故郵驛，肇造新學，去卑陋黯闇之區，就高爽文明之地。爲正殿、大門、東西序、講堂等舍屋二十餘間，其塑繪先聖、先賢十哲、六十四賢、二十四大儒，莫不中禮如太學。而春秋釋奠，朔旦釋菜，其籩豆簠簋壘洗爵罍鬲獻之器，又皆中式如太常。初議爲學用不足，則邑中業儒者魏選等廿餘人共成之。故役而不怨，費而不勤，君子可以觀政焉。使圓冠方屨而至者，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席之以道德性命，終之以禮樂政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解衣逍遥，淹貫經史，涵泳聖澤，作爲文章，變其舊俗，將見歲貢士與畿赤等，魁天下與臨洺偕矣。一日，託大常少卿盧永之朝請見，屬爲學記。余嘉高君之不務苟簡於一時，而有贊助邦家化民成俗之志。使邑人昔之瘠於義者，今則腴於道；昔之遺其實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勉爲書之碑。《威縣志》。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三《商水縣學記》　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内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于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妥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會魏侯邦彦以事過其邑，請予爲記。竊以商水故潩水，在漢爲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文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禮義之鄉，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閔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三《葉縣學記》　太虚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山川，動静合散，消息盈虚，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有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受，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説，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於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於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太高難行之論，無荒虚怪誕之説。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與？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爲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厨，咸備而法。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知良能，第未有以啓之耳。頗有以葉公好龍之説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爲進退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爲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尚爾，況吾儕乎。

《金文最》卷八四麻革《重修襄陵廟學碑》　平陽近郊之邑曰襄陵，其浸曰平水，自姑山而下，灌注其邑，官府邸第，民廛佛廬，清渠翠沼，横貫交映，嘉花秀出，紛紅駭緑，藥欄蔬畦，綺錯碁布，甚不陋爲邑。天朝開國，裂土以建同姓，震宫得河東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陵、潞城。俾嗣王。治襄陵，選年耆德茂者八何赤公統其事，且命天成李侯貳之。八何赤譯言爲人師者，二公到官踰年，政成事定，民有籍，户有版，田無瘠耕，公無負租，一境廓然，鬱爲樂郊。會甲寅春，釋奠先聖，李侯蹙然不寧，罔克祇承，薦祼興俯，若顛若隕。先是廟學在治城西北隅三數里，始實岱宗廟地。至大定初，湯公儒林丞是邑，改卜城之東南，爰得爽地，水繚之，有泮宫之制焉。甫遷，尋移令去，不果卒業。至承安間，丹陽趙公來涖，以身任事，累年而後有成。卒之泰和靳公增修，始克完具。金季之兵，幸不爲所焚蕩。至李侯，積歲月久，上雨旁風，無所蔽障，神棲不安，廊廡幾壞，侯顧瞻嗟咨歎曰：「爲政此其可後耶？」慨然送己錢絺百端，因白長帥，公可其請。仍率

邑之諸生問役於衆，度材於汾川，問工於公輸、斲輪。命尉張君仲顯督視，侯時時一過問省，於是衢路之湫渟土遏者決，瓦木之腐壞者徹，門宇之傾圮者設，赤白之漫漶者潔，輸焉奐焉，爲之一新。講肄之堂，籩豆之位，無不有秩序，行路見之，祗益羨慕。噫！李侯之政，可謂知所先後。夫刺史縣令，風化之首，然興化者必自乎學校之興。將見長材秀民、明師鉅儒，往往來集；韋編、絃歌之聲，聞於閭里。使人人知學向化，革暴爲仁，易頑爲馴，陶成美俗，當自興學始。革適至平陽，邑士柴君祐之、趙君子榮、張君用之、仲明數友來謁文，固不可以不記。《平陽府志》。

《金文最》卷六八王堪《清河縣重修廟學碑大定五年》 矧今山東，實爲内地，民殷土沃，富而教之，功必倍於内。清河即宋之貝州也，後改「貝」爲「恩」。逮齊阜昌初，爲河水墊溺，因徙治曆亭，而清河遂有屬邑。初郡庠居譙門之西，暨遭水患，齋宇蕩然。水既浚，因其基爲右司理，既及州徙，又爲巡檢司，凡三易，訖爲主簿之公宇。自學之廢，距今幾四十年，而生徒肄業之所，歲時致敬之地，闕然無所依。每春秋釋奠，則假令廳事，反不若緇徒、羽流、巫醫、賤士，居必置租，以嚴奉其所自出。庀吏事者，凡閱幾何人，曾不少芥蒂於胸中，撫字之外，以爲餘事耶？追需之急，有所未暇也。寥寥曠日，疑若有待。大定癸未歲十二月，建安張公格來佐是邑，就舍之初，詢其故，惻然感發，亟請於邑令劉公惠。公欣然領其意，曰：「此惠之夙心，君其成之。」乃舍以私錢二十萬助其費。既而酒監高君貞士、進士張伯達、皇安止諸君，樂聞其事，一唱百和，分務營新，吏民翕然惟恐其後。於是鳩工度材，卜縣之東南隅宋監司公署之故基，乃爲宣聖殿，以嚴像設，東南齋廡分焉。碑亭門宇，煥然一新，壯而不華，儉而不隘。經始於大定四年三月，落成於五年九月，所用蓋二百萬。然後奠謁者有所，弦誦者有歸，異時鴻生鉅儒，羣居輩出，以取當世之榮，垂無窮之聞者，其在茲乎？噫！古之循吏以治化稱者，如文翁之於蜀，昌黎公之於潮，率以建學興禮，易民視聽，信史以爲美談。今主簿公能原先王風教之旨，首致其請；邑宰公能以承流宣化爲己任，終濟其事。修廢舉墜，急於衆人之所忽，視古循吏，無所愧矣。張公於僕有雅素，今其來京師，請以是爲記。僕病文鄙思拘，不足以發揚美意，姑敍三代風教之本及廢起之始末，與夫成學之歲月，以告來者云。謹記。《廣平府志》。

《金文最》卷六八李詠《新鄉縣重修廟學碑大定八年》 郡縣有學，其來尚矣，唐韓文公所謂通祀孔子與社稷是也，而祀典亦載釋奠以春秋。學固守令之事，而世之士大夫，率以獄訟爲先，簿書爲急。或者治竿牘，美郵傳，以重往來；葺衙署，增什具，以美觀瞻。至教化之宫，禮義之所，則漫不加省，反爲迂闊不急之務。間有儒家者流，粗識道理，則又多拘忌，重興作。嗚呼！欲望夫子庭宇不隨風椽以敝者，其可得乎？自非精於吏治，百事修舉，以身任其責，而浮議不能移者，疇克以世之所謂迂闊不急之務，而爲其所甚急者哉！新鄉實衛之劇邑，居大道之衝，供需百出，復師旅之後，連歲蝗旱繼之，興滯補敝之事有所不暇，故學之傾圮，比他邑爲最。而縣尹段君希顔、主簿折君元老，適值其時。二公爲政，俱以健敏聞，每過其門，未嘗不咨嗟歎歎，若有所歉然者。居二歲，屬歲有登，遂首舉是役，議於縣尉項君倫洎相承王君仲異，各能允從，共相協力經營，而人樂爲用。得施鐿二十餘萬，因以募善工，購良材，取舊廢剎加潤之，不閱歲而介大成。總作室之數，爲楹二十有八。殿邃而崇，象嚴以尊，樓觀屹然，廊廡翼如，重門洞其前，講肄居於右，不朴不麗，有倫有次，實邑中之第一奇勝也。夫作事惟其難，尤爲可紀。始廟垂成，而段君以憂去，議者惜之，猶賴折君在，而又迫於代者在路，旦暮汲汲，若救饑然，乃能訖其事，可不謂之始於難終於難乎？惟是邑中相與休之，恨不見於文字，而折君且有請。詠歷觀古之循吏，惟蜀郡守文翁無他事業，獨能立學校以變風俗居於最，豈非莅民者以教化爲先，而教化之大者無過於學乎！由是觀之，則二公之舉，此豈直爲崇儒而已哉！大定八年夏四月十九日記。《河南總志》、《新鄉縣志》。

《金文最》卷六九郭長倩《文登縣廟學碑大定十二年》 文登在漢爲不夜縣，後併其地爲牟平。至高齊天統間，析牟平置文登縣，取地内文登山爲名。考諸傳記，縣東二里有山，故老相傳，秦始皇東巡狩，召集士人登之，因號爲文登山，後遂爲縣名。其地雖僻左，觀其命名之義，則知文風藹然，其來尚矣。自秦以還，歷漢、魏、晉、隋、唐、宋以迄於今，士好經術，俗尚禮讓，班班有典刑在。蓋由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之所致也。粤自宋慶曆中，敕天下郡縣建學，俾歲貢士一由此出，其後熙、豐、崇、觀，教養賓興之法備，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文登舊有學宫，在邑城東南隅。大觀初，復增大之，規模宏敞爲諸邑冠。迄宋末齊初，雖文物埽地，而殿宇巋然仍舊，長倩爲兒童時，尚記從先生長者游於其間。不旋踵，盜起城陷，學舍悉爲煨燼。兵革既息，再至其地，則鞠爲園蔬，過者永歎而已。距今四十年，春秋釋奠薦祼無所，權於縣廳事設位布奠，如齋宫望祭然。閱累政，莫克有作，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急，於俎豆之事，藐然不暇顧省。大定九年秋，聊城李君大成作邑於此。下車之初，將告至於至聖文宣王，而無祠宇奠

謁，迺喟然嘆曰：「學者真負於聖師也。吾起於諸生，當任是責，敢復因循熟視而不爲乎？」越明年，政成訟理，威惠翕然。一日，語同僚及諸秀士曰：「釋老之徒，各尊其師，崇大其居。道宫佛刹，相望於天下。今以萬室之邑，文獻尚可徵，而吾夫子廟食無地。吾徒服儒衣冠，學聖人之道，能無愧於緇黄？今於縣治之東，得高明之地，將築宫其上，諸君其相我。」衆皆稟命而退。公於是首出圭俸，募工鳩役，市材於西山，盡棟橡梁棟之美。又取南山之石，琢以爲柱，爲千百歲不朽計。邑中之士，争相出力，左右其事。公每退食，即親督其役，以之爲殿、爲堂、爲齋、爲門庭階序，各以次舉。棟宇穹窿，屹起於海濱山嶠之間，衮服煌煌，廟貌一新。配食從祀之賢，像設繪事，焕然争麗。經始於庚寅歲秋，落成於壬辰之三月。華牓一揭，萬目仰瞻，皆歎令尹之材能立事也。於是縣之耆舊及新進，以書抵京師，求文於長倩，將刻貞珉，以記厥功。長倩抑嘗聞之，學校不修，《詩》有《子衿》之刺；欲毁鄉校，傳載子産之譏。文翁爲蜀郡守，以興學爲先務；仇覽爲蒲亭長，亦令民子弟就學，皆知教化之本原也。今李君學古入官，天資秀逸，又以忠信愷悌化行一方，復能體朝廷尚文之意，立學以勸邑人，孜孜而不倦息，顧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使吾閭里秀傑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仰視黼黻，俛見籩豆，觀禮識古，講先王之遺文，洋洋乎弦誦不絶，因之以射策決科，自致青雲之上。則李君之於吾邑，其功利可勝記哉！故樂爲之書。《登州志參石刻拓本》（《文登縣志》）。

《金文最》卷七一章國器《章丘縣重修宣聖廟碑大定十六年》　陽丘，齊之巨邑。舊有學在城西南隅，歲月滋久，加以兵火之餘，廊廡門庭，蕭然一空，殿堂僅存，頹簷敗壁，不堪其憂。前後令丞，不知其幾人，視此而恬不知恤。大定歲次癸巳秋八月，從仕尹公莘致君以進士登乙科來貳此邑，首謁殿下，四顧荒涼，不勝慨歎。然視事之初，未遑修也。洎三年有成，政適多暇，一日謀諸士大夫曰：「嗟乎！佛老異學，吾徒鳴鼓而攻之者也。今琳宫梵宇，遍滿郡邑，朱甍碧瓦，爛然相照。吾夫子有功萬世，吾徒之奉師，反不如異學之拳拳也，斯亦罪人矣！」迺出己俸，帥先邑人，相與鳩工度材，曾不踰時而告成。棟宇門牆，衣冠繪像，燦然一新。邦人愉愉，若覩闕里。俾春秋之祀，不適於野；豆籩之禮，有列於庭，將見蘭臺之英，金閨之彦，亹亹然由此而出，不其韙與？噫！郡邑之官，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豈徒弊精神、役思慮於簿書、獄訟而已哉！有能講先王之制，尊吾夫子之道，使教化之宫廢而復興，禮義之地，荒而復闢，可不謂之賢乎？且公勇於義，果於政。至其章章治迹著民耳目者，則有輿人之誦，此不復紀。予與公爲鄉人，又同筆硯間，見聞其事爲詳，故於此亦喜書而樂道之。雖不吾請，猶握管以俟，況有請之勤者耶？大定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徵事郎前滑州軍事判官姜國器記。《山左金石志》。

《金文最》卷八一李純甫《樓霞縣建廟學碑》　登之棲霞，瀕海之壖。阜昌初，薙荆榛而縣焉。地屬齊，有秦漢之遺風，故其人尚鬼道。近世又以丘、劉之説行，蜂團蟻結，雲鼓波湧，駕飛甍，連巨棟，塗金鏤碧，其費不貲，蓋與紫微之宫、禍陽之殿相兄弟。羽衣緇冠之黨，遐想蓬萊、方丈隱隱在目睫間，亦天下之奇觀也。獨章甫縫掖之士，呻吟於蓽門甕牖之下，茫無歸宿之地，絃歌之音闃而寂然。然則素王之道，幾何其不胥而爲黄冠之所淄耶？即今天子嗣位之元年，有縣宰李公景道，故河中府君景韓之季也，下車將祀先師，吏曰無廟，當奠牲帛於廳事。公大愕，經營之志油然蒂於胸次矣。會士庶以興學請，公欣然許之。第以城邑窘隘，未拓其址。一日，巡檢魏伯雄牒來，廨西有隙地，請舍諸公廨於州。太史木甲公曰可，主簿趙守真、尉蒲察張奇實贊成之，各捐廩粟以助費。不徒而役，不賦而征。陶者瓦，斲者斤，鍛者火，丁丁甍甍，版土既封，殿於其中，翼以列廡，繚以崇墉，廚以西，齋於東。辰在舍而載，火西流而畢。輪焉奐焉，沉沉乎新宫矣。繪塑之功，曲盡其巧；俎豆之器，一鼓而成。自是扼腕之方士，知仁義之學；垂髫之小兒，有揖讓之風。其褒衣博帶者，將峨峨而來，洋洋乎聞《雅》、《頌》之聲。於落成之際，會公被檄有京師之行，屬其同年交李純甫志。純甫牢辭不可，遂折簡於棲霞之士曰：「儒者之言與方士之説，不兩立久矣。請以近喻：諸君嘗見夫海乎？汪洋澄渟，浩無涯涘，際空如碧，白波不興，魚龍鴻洞，不水其水，此儒者之所謂日用而不知者。隱然而風雷震，劃然而蛟龍鳴，非不砰轟可喜，大抵索隱行怪，君子不爲。彼方士之所慕，吾儒之所羞也。山東賢士大夫，觀水於其瀾，必有能辨之者。他日魁閎傑異之才，飄然凌雲，志氣穿天心，出月脅，騎蟾蜍，斧桂樹，通籍金馬，待詔玉堂，登瀛洲而先去，視方士之言如捕風逐影，將一洗而空之。庶幾不負吾兄之意，則吾言尤信。」《棲霞縣志》。

《金文最》卷七五左容《夏邑縣重修儒學碑大定二十六年》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所以教人倫、善風俗，人才所自出焉。此三代爲治之道，故學校不可斯須弛於天下也。周衰之後，不知教出於此，而廢置不理，故詩人有「一日三秋」之歎。近世通府會都，間以設學，支郡小邑不過廟祀孔子，往往棟宇摧折，不能禦風雨之暴，堵砌頹圮，蕭然無人跡之行，春秋惟官長循舊例釋奠一

過而已。執事者又皆胥徒市人，學者弗與，是可傷也。夏邑舊爲劇縣，自往年兵革之餘，民物彫弊，邇來稍復安集。爲政者但區區於簿書期會，以舒目前之患，而以學校爲不急之務，漫不省視者十之八九。大定二十六年秋，王侯之爲令也，仆者植之，廢者起之。凡其當爲者，不計己之利否也，極其所至而後止。始則肅而治之，既而民從約束，獄犴寖衰。侯曰：「此俗吏之所能。富而不教，吾安避咎？爰假於學之故地，獨豐碑在焉。」徘徊周覽，不堪其頹。乃召諸故老而詢之，皆謂：「曩者亂離，縣之學宮一夕而燼。是後鞠爲蔬園而籍於官，聖像寓私家。」侯因力請於漕司，數申明而許其請，猶以地窘狹隘，又市於民以廣之。語諸同僚，無不贊成者。諭於闔境，無不盡心力而助之者。事必躬親，日算月計，是經是理，不數月而殿與臺門告成，暨廟像考古制度而更新之。尚慮齋堂、廊廡缺然未具，復計費請於漕司，亦已許可，興修之次駸駸未已也。於是釋耒耜而挾書冊，（乘）〔乖〕游惰而事儒業者，閭閻侃侃而有洙泗闕里之風。父老喜而相與告曰：「我有子弟，王侯教之。侯之善政及我民者，不能歷舉，興學其一焉。宜有金石刻文，以示來世。」於是北走數百里之濟濱，謁記於余。余以謂王侯舉進士連中甲乙之選，其職任所居有能名。民訟既平，則致力於學，豈不爲知教之本歟！夫繼道者善也，成道者性也，仁、義、禮、智，性所有也。惟賢者能舉聖人之教，循性而導之以善，譬如水行於地，脈絡通達，其有窒塞者，亦在於人所以導之何如耳。夏邑民淳事簡，予嘗過之，亦樂其風土之美，將見爲士者皆道藝通明，優於仕進；其風俗漸染，則婚烟喪祭皆中禮節；其閭門訓誨，則父子兄弟皆篤慈孝友順之行。以至行乎道路，則幼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以昭學校教化之功焉。昔衛颯下車修庠序，而爲吏人之所褒稱；韋景駿先治學廬，而爲小兒之所迎勞。今王侯之治，視古循吏爲無愧，所謂記者，誰不樂爲之。故援翰而不辭，使歸刻之，以慰父老之心，亦欲他時繼侯爲政者，尚得以觀覽焉。侯名德彰，字公正，世爲遼陽人。《夏邑縣志》，參《河南總志》。

《金文最》卷二七靳子昭《曲周縣重修學記明昌七年》 皇朝尊尚儒術，詔自防禦州而上，設學養士如太學，置教授弟子員，且以文儒之臣，領提舉之官。曲周既下邑，不得與。先是范陽顧侯定遠作尉於邑，有遺愛於斯民。既去，而人益不忘，侯亦樂其土俗。及其亡也，其子曰瑭、曰璧，乃寓葬于邑之東，因家焉。邑有舊學，廢已久矣，歲時釋奠無所，欲謀復之。適高平張公來宰斯邑，相與度地經始，而張公去。蓋又歷年，乃能爲殿三間，嚴孔子及顏子而下十哲泊孟子像，復圖七十二子、古大儒三十二子於廡。齋堂廚庫，靡不畢具。雖邑之人有以財力左右之者，大率皆顧氏兄弟之作也。方且招徠四方之士，與其鄉之賢士大夫，日游處其中，以講論經義，可不謂之賢乎？學始作於大定乙巳，成於丙午。明昌七年秋八月望日記。《廣平府志》。

《金文最》卷七八董師中《雞澤縣重修廟學碑承安四年》 雞澤爲邑，最古見於春秋時，桑土沃美，人物阜殷。國朝天會初，王師伐宋圍洺，縣爲土賊占據，民廬、公舍焚蕩無餘。撫定後，寄治於北臺頭村，至今因之。後之來者，姑務增修廨宇，完治城郭而已。承安三年正月，高君璨由岢嵐州司候廉陞來此，視事之三日，當謁先聖，吏白以無所。君諤然曰：「士不可一日無學，民不可一日無教，而況春秋釋奠著在典禮，庸可闕諸？」乃召士人與僚屬議：「姑聞之有司，否則別圖以卒事。」皆悅曰：「諾。」俄有邑民郭慶等五十餘人來告曰：「吾邑雖褊小，而讀書後進，由宋至今未嘗乏人。獨以學校不修，無以居處講習，有愧他邑。今君銳意興建，是將誨我子弟，飾我閭里。我等願出財力，爲君一切成之，不必費官而勞人也。」君大喜曰：「汝意誠嘉。雖然，吾忝而長，不可以後之。」遂與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地七畝，而卜築焉。於是縣令出己俸百千，主簿、縣尉各五十千，郭慶等悉具所用材甓、工傭、廩食，其餘士民不以貧富，至於鄰境好義者聞之，皆樂助功。經始於是年五月朔，畢功於四年六月。祠有正殿曰大成，從祀有位。講學有堂曰稽古，有兩夾。其東西廡。爲肄業之齋。有前後三門。儲積之庫、庖湢之位，列以其序。而後宏麗端正，雄長諸邑。既落成矣，生員張環具其事，不遠千里而來告漳川居士董師中爲文，以紀始末。居士曰：「雞澤吾鄉屬縣也，高令吾爲御史中丞時臺掾也，吾稔知其爲人，令於吾鄉，士譽籍籍，益信其爲才吏也。夫天下之事，多廢於因循苟且，必得有志之士果敢爲之，然後克舉。嗟乎！自天會迄今七十餘年，凡歷幾政，其間豈無有志之士？所以未復者，因循苟且之罪也。今高君始至，不累月稱治，凡政令之下，民趨勸之。首議建學，應者如響，可謂有志而果敢爲之者也。誠能誘掖士類以賓興之，將見秀民充出，搴芳桂而書澹墨者相繼，皆君倡之也。秋八月上丁，始有事於先聖先師，俎豆莘莘，禮服燦燦，升降興俯，皆中儀矩。父老嗟嘆。復見太平令典，邑人化之，則禮讓以興，爭訟以息，然則勸學之道，豈曰小補之哉！余既喜君知爲政之先後，而不以有司所不責者不急，又嘉慶等至誠，以成君之美，爲吾鄉光顯，事皆可書也，於是乎書。高君字子玉，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隆州利涉人也。《廣平府志》。

《金文最》卷二八楊普《重修曲沃縣學宮記泰和元年》　學校之地，教化之原，非良吏莫與興也。今雖太宗南渡，衍聖重封，正吾道昌明時也。而黌宮狹小，旋修旋圮，寧可觀耶？吾鄉之學，皇統間創於宋公，歷今纔五十六年耳，而正殿講堂，鞠在場圃矣，誰實使之也？泰和改元，邑宰濩澤張公，主簿平城翟公，皆有儒者氣象，銳意興修，各捐俸以倡，邑人從之。工起仲春，告成季秋。制度規模，無不足垂遠久。夫自皇統丙寅迄今，始克大啟爾宇，以昌明正學，則張、翟二公，厥功懋矣。余師承卑鄙，學殖荒落，謬叨仙籍，忝附禮闈，顧此泮宮，實爲增愧，然喜文學之將興，竊深爲鄉人士慶幸也乎！《續修曲沃縣志》。

《金文最》卷七九龐雲《肥鄉縣創建文宣王廟碑泰和六年》　自古之君天下國家者，莫不師法孔子。至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廟祭孔子，以爲先聖。又取及門高弟顏子配焉，以爲先師。釋奠之禮，由是著令。唐開元中，封以王爵，謚以「文宣」。宋祥符間，復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洺之肥鄉縣，廟學久廢。至宋熙寧元年，濮陽李公爲縣尹，復修之。後六十年，值宣靖間，歲飢民散，盜賊蜂起，其學宮悉爲灰燼。迨我聖朝受命，削平禍亂，四方底寧，迄今八十年矣，户口滋殖，既庶且富。富偃武興文之時，凡責承宣職撫字者，皆宜以教化爲大務。乃縣尹之至者，不以此爲心，但汲汲簿書、獄訟、督責賦稅而已，俟其考滿，受代而去。殊不知學校者，教化之本原也。《禮經》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仲舒亦謂：「古之王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教化行而習俗美。」鄭欲毀鄉校，子産不從，以其爲治務之本也。且國有四民，士居其首，學以居位曰士。士之入學，所講誦者，《詩》、《書》、《禮》、《樂》也；所修習者，德行、道藝也；相語言者，仁、義也。皆六經典籍所載治國、治家、治天下之道，孔子之至言也。講之久矣，習之熟矣，一旦國家選而用之，使之蒞官行法，施於有政，則不待臨事閱習而後能也。用能以儒術飭吏事，以文雅斷國論，所在則化，所居則治，此非設學養士作成人材之明效耶？方今明天子在上，崇儒尚文，爲治道之先。泰和元年，以令頒告天下：若無廟舍者，刺郡以上，官爲創建，諸縣許士庶自願建立。鎮陽張君諱利用，字廷玉，爲縣主簿，以縣之宣聖廟及學舍廢之久矣，乃舉令文以咨縣尹。意以爲不急之務，其議遂寢。未幾，適以縣尹承省召解印去，張君攝縣事，乃復申前議。於是縣之諸士人與民好事者相勸，願以家貲出助，而以狀聞於君。君以學之故基卑隘，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之地，且以面文明之方也，乃攻築之。其良材、堅甓、工匠、人力凡百所須，無不備者。經營築搆，不日而成。乃於正位大成殿，塑宣聖像及亞聖顏子、孟子、十哲像，前東西兩廡，繪七十二賢像。冕旒章服，制各異數，丹青炳然，粹容如在。講經有堂，肄業有齋，貯書有庫，修膳有廚，壯偉閎敞，煥然一新。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二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既成，勸諸鄉先生率子弟之秀異者入學，修舉子業。縣民來觀者，無不加肅敬之心焉，相與語曰：「今之肥鄉，彬彬然齊魯禮義之鄉也，皆主簿張君化之成俗而然也。」落成，進士王天衢等請記於予，是爲記。《肥鄉縣志》。

《金文最》卷二七趙秉文《郟縣文廟創建講堂記泰和八年》　古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子民，必以教學爲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易焉。降及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出，則學校之興，所以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教脩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刺郡之上，官爲脩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爲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郟縣屢爲兵火，廢毀蕩然，宣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掃地矣。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郟城，嘉其形勢，據嵩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舍，鄰宣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檜柏森鬱，相其林，計閱世已百年矣。其廟之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間邑士賈麟之率衆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穀成叢爾。余因寓書橐於東廡。傷其殿階之前爲恭肅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墉，飭以粉壁，繪七十子之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户，以時而啓閉，釋奠始得嚴静焉。主簿李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頓有修舉意。先以祭器敝壞，不堪羞薦，取汴庠規制而更造作，籩豆簠簋得一新之，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丘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赴焉。先售大厦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穀、董璋輩，有子皆業儒，亦願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貲，得錢十萬，大材二百餘根，小樣木三百餘條。材既斯備，功可斯興。適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以督工焉。大概則稟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爲齋舍。列牖于南北，啓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後貯廊製嵌，面相對如連楹。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欵密。廊後横舍，上平其頂，中

鑿户牖，而風月四達，如虚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通接武之地，畫墁以甓。堂前石欄阼階數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匝爲囿，以圃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庾，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成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即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榱題栱桷，獸吻鴛鴦，檐楹壯麗，丹碧煥耀，爲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爲哉！李君字材興，泰和癸亥歲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圮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迺父迺兄，慨然出己貲而獨辦修完。數年間，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既畢，督工者請記，輒摭其實而直書焉。泰和八年冬至日記。《南陽府志》。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爲完補之。學之製，初亦儉狹，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万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縣學生黄逸民記。

《金文最》卷二八王若虚《行唐縣重修學記》 庠序之設尚矣，蓋非獨王者之事也。在昔良守令下車之始，未嘗不以此爲先務，而史册從而著之，以爲美談，豈非所謂治民而爲教化之本原者，皆莫大乎此歟？國家自承平以來，文治蝟興，下至僻邑，莫不有廟學以爲教，其於崇儒重道，不可謂不至。而所在有司或不能推其意，往往安於苟簡，而恬不聞焉，則亦名在而實亡。蓋有鞠於蔬圃而殘於推排矣，尚何望其興起人心而爲勸哉？於此有能奮然以名教爲己任，力爲樹建，振頹弊於一朝，是亦古良吏之用心，而有功於吾道者，其亦難得而可貴也。真定之屬縣，乃爲行唐，號富庶，學者視他邑爲多。進士、經童得名聲而取科第者，班班有人，而學舍之狹陋舊矣。大安己巳，張君達夫爲主簿之半年，思完葺而謀諸縣士之好事者，衆以爲吾黨之美也，皆應曰：「然，吾所願欲。」則相與悉力而赴之，物不足而辦，役不習而勤，殆□二旬□功以訖。爲屋摠三十間，而創建者三之一焉。於是缺者全，敗者堅，漫滅者鮮，講習之堂，棲息之舍，庖廚庫廐，以至井亭碑樓，莫不畢具。廟貌肅然，禮器整潔，杏壇槐市，次第可觀。門墉崇峻，咸克稱副。然後煥然爲一方之麗，而學者益感激自奮然以發憤於其間。公退輒復躬親訓迪而獎勵之，其用心亦已勤矣。嗚呼！以其邑富庶多，而又有張君焉爲之倡，人才何患其不成，風俗何患其不厚？他日一變而爲鄒魯之鄉，或未可知。則是役也，豈徒爲觀美以誇末俗哉！諸生彭延年等，嘉張君能知爲政之所先，而行之遇也，來請予記。既義不獲辭，且其誠有當書者，乃爲識其大略云。張君，寧晉人，諱國綱，其政事焯焯可紀，非特此一節而已也耶。《行唐縣志》。

《全遼文》卷一〇王鏊《三河縣重修文宣王廟記乾統七年》 粤若北方開統，尊居天地之中；燕壤割都，雄據尾風之分。燕京經界，轄制六州，總管内外二十四縣。縣貫三河者，古之名邑也。左附流渠，背連黍谷。作大都之襟帶，爲上郡之唇膂。户版頗多，賦調益大。歷經操割，隨用有殊。自遷徙已來，逮五十載，事所未便者多矣。亦效興廢補弊，完繕未盡，力不及者，孰後繼焉。洎乾統五禩秋七月，宰君劉公，當領是邑。公諱瑶，下車之後，便盡創規革故，幹事之謀。可謂珮服忠義，砥礪廉平，和而不流，寬而能斷，動發百爲，道存利物。數其政迹，實序如後。有漁陽定躬治，歲春修橋路數十處，計用千功，三縣輪配。每至役人懼專領者，妄倖陵逼，故不自執，願贖庸給價，日繫三鍰，積久傷財害民。公痛心疾首，矜恤生聚，于尚武告限，親率丁夫，無避暴露，令伐木鑿石，山谷橋道，刻期修畢。元計千功，以百代之。損少益多，澤民之心，孰與於此。往者或不拒事繁，致勾遣接手者衆。專使交雜，蠹耗鄉枌。驅良民如婢使，取私貨若己産，深爲不道。今止轉帖，執狀者多判自勾，擯斥制制外，彈糾司扃。以斷蠆毒之尾，猶拔虎噬之牙，合境安静，秋毫不犯。又南開通逵，有橋若干，間至夏，河路暴漲，西泛東泝，怒濤斷岸，多致摧壞，板木散失，及秋修完。動有率民，乃計議誘化，及出贖罰之資，易石數十載，漫覆蓋壓，得以堅固。後免科配煩撓，凡差發，立排門曆，量見在隨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有權稱貧乏小户，必得饒裕。所興事用，亦非動衆妨農。公暇宴閑，常以虚懷待士。領袖生徒，紀綱文會。因集宣聖廟，見軒墀促窄，戾座不正。法象之服，少依古制。歷歲換代，棟朽榱崩，久致凋弊。多是習常，鮮有改作。公嗟嘆不足，遂動葺繕之願。謂曰：「我先師孔子，生於周末，有大聖之才。訓導三千徒，游聘七十國。皇皇行道，汲汲救岩。大經大本，博照今昔，實百代帝王之師。開仕進門，緝人倫，紀萬化之原，由此塗

出。天下被罔極之恩，率皆仰敬。苟不興起，非忠於國。」固商略於諸吾道，聚謀茲事，移位修建。度所用經費，計錢三十萬。艱其給出，公先輸己俸。後疏有道心者，及諸科前名等，扣得消使之數。遂卜日命工，度木構材。繫時必葺□□，親臨防未盡妙。及示宣聖的容，《三禮圖》爲準。繪丹蔴龍袞，玄冕黼黻，珠旒交映。金碧已至，粹容圓備，垂拱嚮明，位以當宁。左右具侍立，前列十哲，簪紱精飾，壁圖七十二賢。正殿前廈三間，若干隔子，門四扇。東廊房兩間，户牖六事，門屋一座，束堵砌全。梁有牌，牌有頌，明公親筆。供具臺牀四條，祭器等備用。能棟宇瑰麗，藻井彫甍，勢若飛動，成其大壯，難擬其功。前坤兑隅，特建土地堂。賢聖一門九事，門屋一坐。院西廣至城闉，兩廟牆共七十堵。行蓋畢，凡支壞補缺，壘隤覆漏，赭堊之飾盡善，可以固士民祈福之所。莫不闡揚儒教，輔助國風，新衆目之觀瞻，增一邑之壯麗。功待人興，人與時會，能事畢矣。鑒新據舊，遠追泗水之碑；以往知來，又勒三河之記云爾。公識通今古，學際天人。言出而理幽，事行而利大。力於公不勞於私，心於民無計於己。瑯瑯國器，磊磊天才。既殊撫字之能，便見經綸之略。佇期亨會，累席寵榮。當權造物之柄，别底庸績。竊以鑒藝愧寡聞，詞虧絶妙。頃辱佐尉劉公澈暨□□□□□□□請，用録縣侯治效。安敢牢讓，直筆其文，以貽於後者也。乾統七年十一月八日。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爲完補之。學之製，初亦儉狹，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歎哉！某月日，縣學生黄逸民記。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豫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党、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概見於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别，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弦歌，當不以割雞爲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侈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嘒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爲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使吾不爲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鐘之厚爲計哉？」通字彦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九《欒城縣學記》 菽米之起餓殍，纊帛之活凍死，人皆知之。知之而不耕蠶，游惰趨末者亦有之。然不戒用、勸務本者十六七，斯見人生之必不可闕，人心之自不能已。趨末者，非人心也，風化使然也。聖人之於人，甚於粟帛，雖迷惑於異端，而吾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自若也。邪不勝正，人不勝天，亦明矣。欒城東畿之内邑，日霑聖化，君子小人皆知學道，而廟學火于兵，草莽瓦礫，將七十年。辛未，簿尉田茂復其舊例，賢廊門廡，繼完於後政。朔望春秋，二丁有祀，而學者弦歌有地，鄉賢鄧某簡之，以不肖之言以記其學之廢興。竊感而思粟帛不求於人，而人知貴重者，死生繫焉。聖人未嘗以禍福誣民，而民知敬奉者，循聖人之道，則上下和平，尊榮安富，生遂其性，死盡其常，不循則不能一朝安也。所繫如是，宜其報祀，而尊嚴並天地，又豈一縣一

邑獨得而私之？然以甘凍餓而不知耕蠶者，較之豈不賢矣哉！惡可以不書。

《内黄縣志》卷九胡祗遹《内黄重修廟學記》　「人皆可以爲堯舜。」聖賢斯言，非虚美以誘人，逆其所本無，而强其所不能也。然而民俗日薄，親上死長之善，百無一二者，何也？此無他，爲人上者，不能道以德，齊以禮，學校不修，而師帥無人也。天子統三公九卿，三公九卿選擇守令，使之承流宣化，以任其責。故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守令賢則主德宣，主德宣則風俗移易，民日興行，不大聲色，而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不難矣。内黄在中原爲名邑，近聖人之所居，民俗不夷鄙，善訓易入，故聞義勇爲，樂於從教。夫有是邑，則有此學校，然不能不廢於兵荒，寧不復起於治平哉！皇元有天下，武興文治，爲守令者，亦多以學校爲急務。所以不能完於一人之手者，在任之日淺，恒爲他事所奪者日繁劇，未久而去職，此學校之必待夫前政後政，繼之而成也。縣之廟學，創始於縣尹宛興劉温，續功於劉潔、王熙，落成於今達魯花赤囊几亥、縣尹閻汝梅、主簿郭用、縣尉潘逵。由是殿廡齋堂，以次而完，美厥功爲何如哉。邑人田甫、徐琛、衡淵、龐裕，喜其先後令丞簿尉之賢，復見學校之制度，聖師賢哲之衣冠，威儀朔望之香火，二丁之禮樂揖讓，師友之講習薰陶，人倫日明，風俗淳熙，訟庭閑冗，犬不夜吠。覩兹盛事，而無片石以志其歲月，將何以垂於永久。至元乙丑秋九月晦，叩門乞言。予義不可以不能爲辭。《傳》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亦烏可隱其善而已於言乎。况學校之興廢，所關繫者，不爲不重。邑官承宣之美績，邑人歆慕之良心，皆可書也。敢以鄙論，用記其歲月云。

柳貫《待制集》卷一五《浦江縣修學記》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于遲久而後見。故古之善爲政者，每以是爲急先務焉。簿書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閑，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預，成之不夙，則素絲安保其不緇，荃蕙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頹風靡，習俗之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于是聯比閭族黨之衆，而納之仁鎔義冶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己盡人，莫非仁義之推。雖以吾含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之化上，亦何所不可？然則校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奈之何徒視之以爲飾治之具而已也，悕其庶哉？蓋校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立師，淑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濬發其奇，無珍貨絶産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間歷二紀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宫庭堂館，又幾更營繕而完葺之。往往斲削圬鏝之工未斷于手，而剞劂危惙之形已繩繩而繼見。彼其視爲飾治之具者，亦蔑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禮義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嗟而屢歎之矣。重紀至元元年之冬，莆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以臨于兹。而歲屬薦饑，侯爲之惠，鮮困窮摧軋姦桁。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讋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儆之曰：學爲教首，所爲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即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變易，吾未敢爲若等望之也。吾縣户贏巨萬，故家喬木，蔭藉猶存，其忍坐視吾聖師之宫傾陊弗支，而縱吾誦絃之舍胥爲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里有耆壽之士張某，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吴某，合辭以復于侯曰：殿役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續于成，願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者，亦相率勸功。于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庾，皆無一之不理。棟桴巍然，堵墉截然，觚稜並擢，塗堊相鮮，像貌應圖，陛戟中度，東西行者，爲之動目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叢沓，符檄填委，謹繩墨而嚴勾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間益勤，雖一楹、一桷、一瓴一甓，必爲之深顧遠省，釋于安固而後已。侯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徒事乎宫廟室宇之微，將有大于是者，而職則未可以有爲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工既告成，教諭四明徐塤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棣，願乞辭璨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于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泮水頌僖，瘖乎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予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制爲官師，治而教之。然有學必有廟，又爲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于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目之所擊，既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維，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通之謂之政，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顧吾所以存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乎彼焉耳。《傳》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

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之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于遲久而後見者，著爲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爲邑於茲，且三年矣。其于敬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全體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其兆見于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侯名以順，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生太史成公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潤于我後之人者，尚未昧也。宜侯之嘉惠吾學，篤不能忘，遡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唐元《筠軒集》卷一〇《歙縣儒學修造記》　漢唐以來，廣學舍，招弟子員，不爲不盛，然郡縣之學，賜書頒田，養育士類，則自慶曆始。至今浙右一區之校，積廩如山，狡獪者因魚肉之。邑學在萬山間，猶恨屯膏視他學最號單弱，前乎此非倚席不講，則假途在告，坐視荒茀，弗思弗謀。教諭趙某自吴興來，敦愿好修，允愜士論，天巧其逢，舊尹懸車，邑丞進義葉侯巴延攝判書，提學政，奮然以修葺爲己任。其西自櫺楗門堦而升，爲孔子廟，其東自門而入，有池焉，有橋焉，以至正門、兩廡、論堂朱子祠，凡□桷之黑腐者更之，垣墉之缺圮者補之，脊者崇之，窪者浚之，塗之墍之，丹之黝之，神奇化腐，功埒作者。諸生請爲記，且欲聞紫陽之垂法者。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釣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鐏、爵、簠、簋、豆、登、罍、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悦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嚕噶齊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爲僕居其間，雖無能爲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期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廐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爲之記，他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也，略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嚕噶齊，名布呼齊，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金文最》卷八四段成己《猗氏縣創建儒學碑》　國朝革命，事倥傯不暇給，已嘗致意於學矣。有以儒自名者，命復其家，恩之渥，古無有也。中統改元，天子深惟致治之本在於富而教之，分田畯之職，以賞罰勸農桑，設置學官，以教養學者，與夫子之言，聖王三代育才之仁政，其揆一也。郡縣承風，學次第以立。猗氏居秦晉之衝，冠蓋結轍於道，有司疲於奔命，學校事未暇計也。至元癸酉，李侯仁來主縣簿，會釋奠先聖，執事者埽地序位，侯既祭以出，周覽廟學遺址，噫歎良久曰：「國家開設學校，廢如是，可乎？他邦皆有學，而吾邑獨不能祇順德意，恥也。」相基之舊，以步武計，其縱九十五，衡二十五，規模下窄，不足以營度。邑人荆鑑施東偏地以廣基，長闊分數與舊基址均，共計地得畝三十，卜日之吉，揭竿樹表，搆正室二筵，廣輪十一，華而不浮，儉而不陋，輪焉奐焉，神足以安。宇廟曲回，計二十架，門弟子配享，内外上下之序一循舊制；春秋二仲，三獻入奠，各有其位；麗牲登歌，各有其所；兩廡繪像，餘地爲學者藏修之室，應門居中，皋門居外，大小異制，壯偉閎耀過者起敬。始落於至元丁丑七月，成於戊寅九月，學之始基也。越明年，二侯靳麟、哈剌帖木兒，相繼而至，議以克協，惟匡輔翼，不以餘事妨其役，使李侯得盡心焉。工告訖功，李侯曰：「非二長之賢，吾無以展其勤。學之成，二長之功也。」二長官曰：「學卒圖簿之勤至矣，吾二人何與？」三侯相濟，此廟學所以成也。仁來主王生思永，丐文以記之。生，邑人也，常學於予，得介以來謁，乃語之曰：「學以養材，求爲國家異日之用，非徒徼富貴利達而已。《大學》之道，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國家天下。其原在於致知、格物，格物之理，以致吾之知。達則行道於天下而收兼善之功，否則修身以自見，猶能誦所聞，以歌詠太平之盛美。此朝家立學本指，亦三侯所祈於一邑爲士子者如此。爲士者勉之，無媿三侯之用心可也。」前侯黑台奴，有始基之勞；今遷河東縣；教諭曹蕭，典史劉瑞。董正先後，勞亦與焉。堂有基，完葺之，尚有望於後之君子，乃作詩曰：惟此廟學，三侯所共。李始基之，二長繼踵。維匡調護，初終克鞏。土木金石，取共其用。乃新斯宫，神罔時恫。春秋釋奠，典禮攸重。翼翼元聖，衣垂手拱。學者見之，惕焉增悚。歲未再周，功成何敏。培植教基，其永無隕。《猗氏縣志》。

《章邱縣志》卷一三《增修廟學記》　濟南屬章邱縣，户二萬二千。田野水

陸，宜粟麥桑麻蔬果。瀦而爲澤，魚藕蒲葦，流而爲川，水磽千餘區。又支渠灌溉浸潤，故少水旱之憂。在全齊山川形勝，土脈膏腴，視諸邑爲最。居民知禮讓，識榮辱，顧藉而易教。官欲有所爲，則趨事赴工。縣之廟學，雖廢於兵，我朝治定守土者，隨即修營。中統癸亥，知縣劉彦誠搆大成殿。至元八年，尹耿繼祖像宣聖、兗鄒二國公。又五年，縣丞成恕起賢廊講堂。二十年春，宣德府順聖王貞來尹是邑，嘉前政之功，乃曰：「按祀典，十哲七十二賢，漢唐諸大儒，不可以不配享。歲月既久，堊甓之破碎者，簷楹之腐朽者，儀像丹青之污暗者，不可不爲之一新。」期月而成無缺焉。落成行釋奠禮，邑人小大相慶曰：「吾黨號稱禮義，今復其舊。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鄰里鄉黨，誠信親睦，官府貴賤，知德行廉恥矣。吾之日聞善言，日見善事，日成善俗。然學校之興廢，所繫豈淺淺哉！不可不刻石以紀其事。」以余適當提舉學校之責，使來以文爲請。嗚呼，汝衆雖微，其能已於言乎！夫趨吉避凶，好安惡危，喜福恐禍，人心之所同也。教道正人，明曉理義，爲善而不爲惡，則有吉而無凶，安而不危，福集而禍日消。不待祈禳請禱，僥倖苟勉，熙熙然仁風壽域，家可封而門可表矣。然後知吾夫子澤及萬世之功，而人不可以不學。宰邑者，繼其功而終其美，以人樂善而循理，足以傳無窮。故不敢以鄙陋不文，而不爲之書。

《至元嘉禾志》卷六《學校》 嘉興縣　縣學在縣西南三里。按舊經縣有夫子廟在縣西北二百步，後廢，附於州學，縣學址更爲郡社壇。宋咸淳五年八月，縣令張材以縣無學爲闕典，有請於郡侯本心文先生，以西城舊驛舍爲縣學，郡侯出帑佐費，大尹高墅潛先生聞之，喜又撥緡爲助，殿宇、齋序、門廡、庖舍悉整備。令又捐圭租畝百漕，郡且相繼撥田爲繼粟地，邑民士復争以田租來助，而學始成矣。堂名「明倫堂」，齋二，曰省身、尚志，今仍舊。

海鹽縣　縣學在縣東南百步。按舊志文宣王廟舊在縣東二百步。宋太平興國中，主簿攝縣事石知一建。景德二年，縣令翁緯以舊廟逼農田，移就縣南重建。嘉祐八年，縣令褚瑋以宣聖舊廟久弗葺，願易其地增置學校，遂立學於縣東南，瑋自撰記，言之詳矣。紹興十五年，朝廷興太學，州縣學復修舉，縣令徐光實一新之，堂曰「務本」，齋四，曰：虎仁、好義、復禮、近智。乾道二年，縣令劉銓遷學於縣之南。是歲疫歉，僅立宣聖廟及講堂。明年，縣令魏汝功始蓋廊廡庖湢周備，易講堂曰「傳道」。李大卞繼之，繪七十二賢於東西壁，增學糧，試補諸生。淳熙十五年，邑丞李直養裒衆力，一新廊廡。紹熙元年，李自丞遷令，以月得餐錢修大成殿，及重裝宣聖十哲像，立小學，置書籍、祭服，復舊堂名爲「務本」，四齋皆用舊名，復扁其堂曰「明倫」。年久寖壞。聖朝至元乙酉，令命學椽旭傭慮材凝土度木，自采芹橋至殿閣、廊序，悉葺而新之，今垣墉塗塈亦苟完矣。

崇德縣　縣學在縣東南一里半。宋元豐八年，令吴伯舉始創縣學爲諸邑先，沈括存中爲之記，米芾元章爲之書。學在縣南運河之西岸，燬於方臘。令黄揚移建縣之東南隅，規模粗立而未備。其後，令之賢者相繼增廣，堂曰「成德」，亭曰「采芹」，齋二，曰：致通、育德。堂東西序列四先生像，直院吴舍人、徽學沈給事、忠定趙福王、鄉先生輔朝奉東北游息之地有亭曰「魁星」，令奚士達建，歲久摧圮，尚書陳垲捐緡錢重刱。令黄元直撥田衍學廩，而士有養矣，今仍舊。

姚燧《牧庵集》卷五《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産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尚書用非人，大網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鈎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爲期。有關木而嬰笞者，士窮不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莊、學田。」以爲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廩之須，至明也。爲良有司昭靚兩聖崇植斯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諗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彧爲尹，一既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迫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窘風雨。承祖傷之，乃割己俸，爲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龔應旂，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積役傭二萬六千錢，米不計也。願鑱之石，爲佐財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狃國人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爲也。囿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爲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爲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在一邑，惟筆朱墨，鉤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爲，爲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彊有力歟？戛戛其難，有倍乎昔尹之爲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書而惑焉。始爲陳尹敦匠者，應旂公亮也。今而夏簿敦匠者，亦應旂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苟于爲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隳，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既敗者，復使爲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爲才無兩君比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然思改，自必異前，可不隳于後歟？皆未足爲信也。要也，

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舉以畀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雨亦所以賊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隳也，亦必有其漸焉。雨罅而入，微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有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慢而歲因仍，以及于隳，乃咎夫敦匠者始苟于其事之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勘其自捐，凡爲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斬是而不捐，不知于今峽教龔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黃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奇、葉常春與煥彭、黃裳熊萃老十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爾，其小者也，甚者爲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櫝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也。」以幸迷誤，久而爲己産。一聞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爲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爲教官，自詭佃民，一莊之田，連亙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己取其九。又有以己磽确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爲訟誖囂。租入庾矣，猶掊諸生之堂餽，留耆儒之廩俸，而虛爲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繁爲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爲市，罪而去者相踵也。嗚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人之言曰：『髮有疾，幘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慝，非長者也。」曰：「上之育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此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養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而廷策之。魏晉尚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貢舉之法熄，楊綰、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師公故實，太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壇擇歷古所宜于今而爲者，惟得是說，而爲鹹石，庶已罪而未敢者聞之，懼其掩剽于冥冥，而廷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悛也，是亦救失之一道也。」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一《寧德縣重脩學記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初一》　福州舊領縣十有二，二百年來，士學爲東南最。寧德較他縣若弗及，雖然，此以科舉之士言也，初無與乎人才之實。閩故家星錯棊置，爾來潛深伏隩不見人，而人不見者多矣。若余所及見寧德孫君駪者，又豈敢以科舉之士例視之哉？君少年遊太學，方衆人汲汲進取之時，獨能師其同舍之先輩俞君晰，從事於經學世務。及既成進士，官于浙，往來猶造其師之廬而考業焉。今老矣，務學如少年時。一日，詣余請曰：寧德自宋嘉祐始有學，近歲邑再燬於寇，火將及孔廟輒息。異哉，若或相之者。宋末割長溪之半，置福安縣。國朝遂升長溪爲福寧州，而以寧德隸焉。至元二十六年，州之守行縣，視廟學弗修，畀金俾前邑令葺講堂，新四齋兩廡。三十年冬，提學者命駪掌教事。學無廩，養士之粟，歲貯于私家，未便。首營搆之，而縣大夫議大修完，乃捐俸以倡，諸生亦各出力以助。縣主簿董其役，鳩工度材，成先聖殿，視昔加崇。朵室回廊，靡不更理，繚以宮牆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金鄉侯以下，舊圖于殿壁，兗公、郯公、沂公配饗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後，於禮爲未協。迺遵奏式，分繪于左右廡。以今年五月告成。欽遇皇帝御極，播告于天下，上承祖訓，嘉惠學校，士類莫不聞風以興。然勉勵宣明，部使者之職也。盍與本原古者建學造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諸生乎？爲是敢有請。某竊惟朱子以道鳴于建，閩之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其道者蓋鮮。前此猶曰有科舉之累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者乎？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余不信也。寧德雖下邑，居若是其近，世若是其未遠。而孫君又嘗於科舉之外有所講聞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惟聖朝之敦儒崇化，州縣之爲政知本，與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已。邑尉高顯、主簿李榮、令寧柄，其長曰抄兒赤，前令方秀仁，守白璧也。孫駪云。至元甲午八月朔記。

趙文《青山集》卷五《重修萬載縣學碑記》　萬載在袁諸邑最僻遠，然其俗最質直近道。亦以僻遠，故有以教之，皆愛人易使。而縣學自比年荒雜弗治，饕者割據前廡，職員多取便城闕，山林士亦不屑居。兵後，户撤器空，殆同廢寺，游食其間，士俗莫辨。至元二十四年春，按察僉事樸隱趙公行部至邑，慨儒籍之不明而學政之不修也，鎖試覈士，選衆舉官，學有書聲，邑有儒服，而學宮敝陋，營葺繁費，無所從出，徒以得存空名爲幸。元貞元年四月，教諭安城尹君槐甫至，顧瞻歎曰：「是寧不在我？」先是戟門之東，西廡之北，地勢各闕，方隅以東民地，北官地也。君始盡得其地之屬於公私者，新修戟門七間，兩廡十有八間，端直軒豁，以至爐亭、齋廳，皆始創建，而講堂、祠堂、齋舍，莫不因其舊而新之。則又重修禮殿，增培學基。又曰：學以爲諸生講讀地。雖然，無以養之，則士且散。學故有土田，自宋末爲職事人潛鬻，且去其籍，歲收米五十七斛止。君經營再歲，悉得其

質劑，一月之間，得逸租且過其半，租鈔視前比亦增倍十有奇，則以所復米鈔，新祭器與凡學之用器。分司官僉事公來，周視新學，且閱復田本末而嘉之。

《雪樓集》卷一一《閩縣學記》 閩爲縣，自隋始。縣有學，自宋慶曆始。學在九仙山之麓，鬻民地爲之。廟成於熙寧方尹叔宅，脩於崇寧莊尹誼，至元戊寅燬焉。越五年，創禮殿。又五年，創西齋，苟完，不旋踵而敝，門逕欲蕪。士非無志，往往晝於力不足。元貞二年春，教諭韓君挺特寔來，以興復爲己任，謀於予。乃諭縣官勸學子協力圖之，鳩工度材，修廢補闕，繚以重簷，護以闌楯，新像設，繪從祀，而廟始嚴。會講有堂，易桷與瓦，置二齋，設小學，而學始備。以至門垣階序，墁甃漆丹，悉如式。於是故老來觀，謹謂前所無有。諸生詣予徵記。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則，邑學古庠序也，所以明人倫也。人而不倫，則物矣。科目興，月書季攷，姑設利禄歐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明倫之說，爲書生常談，其於化民成俗之意庶甚。閩爲福附庸，非深山窮谷比，士風之盛，五百年于此矣。科舉廢，後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皁隸。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不能不蹈先儒之憂。天朝嘉惠學校，隸名者復其身，德行文學必繇此選，是學校重矣，况邑於民尤近哉。今堂宇新，士習盍與之俱新？讀書窮理，必思聖人所謂教者何事，充而仁義禮知之性，盡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職，求無愧於爲人。由一邑之善士，爲一國天下之善士。庶幾庠序不徒設，道德可盡信，且以解先儒溺深壞速之憂。是惟明時崇儒重學之意，而亦司教化之責者所望於斯邑之士也。尚勉旃哉！韓君故孝廉孔惠公之子，家學有淵源，故於斯文，篤意如此。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七《江陰修學記》 暨陽文宣王廟，宋景祐中，博士范宗古立，高平文正公記之，自是即廟爲學。紹興中，王侯棠始立學官，講堂齋室略備，迄今百七十餘年。補敝架陋，歲積月深，大懼無以妥先聖之靈，示列郡之則。至尊登寶位之首年，至元三十有一年也，詔天下郡國修夫子廟，立教養法。越明年，元貞改元，復申明之。於是，同知江陰州事密拉建議，請以詔書從事。廣平石侯穆爾布哈甫下車，與州判官陳君皐忻然戮力，日率其工徒，命博士范君撙董其役。闔州人士相與競勸，輦材輸直，聿相厥成。金石土木之具，髹彤黝堊之工，不日畢集。廟南嚮，前峙三門，東西列兩序，繪先賢像，冠纓甚肅。後餘八齋，中立講堂，翼以二夾室，崇其北爲藏書之閣。東序之東建學官廳事，西序之北築小學基下，至米廩庖湢，内外繕修，斷甓朽椽，無復存者。經始於乙未夏，落成于丙申春，役止期月，而百七十年之偉觀復舊，功可書也。衆議徵記於余，謹識本末歲月如右。若夫設學命教之意，入德正己之方，前志備矣，故不書。六月既望，里士陸某記。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慈溪縣儒學》 學在縣西四十步。慶曆八年，令林肇徙於縣治之東南一里。鄞宰荆公王安石貽書招杜先生入學爲師。建炎四年，學燬。淳熙間，節度推官宋南强攝治重建。八年，令唐仲温始落成。淳祐二年，郡守陳公愷俾令曹郃立鄉先生楊文元公祠於成德堂之右。元貞二年，燬。主簿皇公淞重建，於今始完。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五《建寧縣重修學記》 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知本。昔者記禮者之言之也，蓋爲學言之也。是故鄉舉里選之取士，黨庠遂塾之教民，風化之端，王道之始也。三代以降，破封建爲郡縣，崇文藝爲貢舉，不以先後正本末，而以高下示重輕。上好下甚，人心從之。古莫古於邑，然官或卑邑，謂不必爲。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訾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徑稱賢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失衡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也。皇朝造士，邁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興勵，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交相勸勉爲職業。諸邑校起廢改觀，相望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越在東門外，間阻斗角，津漲不得渡，瞰望拜退。宋南渡，鄭令繼道，始遷之南門。濉水前橫，鳳岡後踞，爲邑勝處。暨嘉定己巳，錢令衢迺建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序，悉備，宏壯甲諸邑。高科顯仕，項背相望。甫七十三年，爲至元辛巳，燬於鄰盜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倥傯中，念鄉校若此，無以見先聖，迺捐家貲，度巨財，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拱，繪事新美。顧講堂齋序未遑就。朔望班荆牆立，存綿蕞誦《師説》，過者俛首，念不及此。元貞丙申，山東錢侯勉來爲尹，慨然肄習之無所，豈其曰學。會歲入幾何，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佽助有差。士亦用勸，咸自竭力。簿李侯祐實董其役。經始於大德丁酉冬，明年春丁慶成。簽事濟南潘公昂霄大書「明倫堂」揭焉。堂五十楹，縱横十丈，爲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湢整具。其餘力以重覆殿瓦如式，及於門。垣墉周廬，嘉樹時植，一旦森然。臨川鄒君某來爲教諭，列其始末，請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諭杉陽馮琮孫，實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之紀也。僉曰：『願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

謹具碑以俟。」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三《處州松陽縣重修儒學記》　郡縣有學，所以化民成俗。處州自昌黎韓公作廟碑而益見孔子之道尊，抑亦文物之盛而振厲之有其人也。松陽處支邑，學在縣治東南。殿與堂建於宋紹興、淳熙間，歲久且圮。皇元一統，屢頒詔旨，嘉惠學校，猗歟盛哉，罔敢不欽。然爲邑長於斯往往簿書期會之是務，其於完葺若不暇焉者。元貞丙申歲冬，縣尹赤盞君顯忠始至，祇謁廟下，徘徊顧視，藩拔級夷，其僅存者且庳陋，於是慨然爲己任。歲丁酉爲大德初元，撤崇化講堂而新之，更題其額曰「進德大成殿」。經始於十二月，視舊規崇五尺，從廣一丈有奇。改作東西序，繪從祀像。門廡、齋廬、庫廩、庖湢，位置各得其所。二年冬落成，三年春三月，工告備。是役也，木石輸送雖出儒家，工若夫悉仰於縣，而民不知。意氣所感，鄉之大姓莫不喜聞而樂助。開拓宏敞，輪奐美哉，奠饗秩秩，觀瞻爲改，是學遂甲處之諸邑，尹功實多。余惟孔門論政，學道爲先，弦歌風聲，越千載猶一日。蓋自井田廢，學制多不古，惟蜀被文翁遺化，所至建學。眉之邑四，學凡十有三；嘉之邑五，學凡十有八。率多士闔力所創，不勤學官二丁，釋奠如禮，名曰「鄉校」，亦有所謂「山學」者，庶幾黨庠術序之義焉。江左儒風猶盛，聖代崇尚之典視昔有加，謂宜廟學森嚴，在在新美。而有民社者漫不加意，官於學者，復以傳舍視之，怠不能修。爲之弟子員則盼盼然，惟弛征給復是覬，廢而不治，不計也。仰高瞻前，恬然若無所與，毋乃昧其本與？今松陽以斗辟縣，迺能增壯學宮，使宗廟之美巍煌焜燿，濟濟衿佩。游其門，升其堂，入其室，皆將戴仁抱義，耕道獵德，履忠信而躬孝友，以無負國家樂育初意。余與尹昔嘗從事福建憲府，知其廉且能，聞宰是邑，剔蠹疏朽，舉無廢事，而能以學校爲先。既而新公署，修困倉，固狴犴，以至隄梁營戍，繕築靡不周。尹誠賢乎哉！不特尹爲賢，而同寅亦克協心，達噜噶齊噶勒默色、主簿秦濟亨、代者李居忠交相程督，遂迄於成，皆可書也。邑之士不遠千里移書云然，願紀其事。顧韓碑在前，何敢僭？雖然，尹能以教爲政，是謂知本，遂爲之記。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三《漢川縣學記》　九澤既陂，雲土夢作乂，然後其地始有人。漢川，其域也。土夐水長，人之歸者以佃以漁耳。有能興俎豆之事，視之當如卿雲景星，固不易遇也。予嘗行春斯邑焉，顧謂邑教李國珍曰：「庠序不飭不興，如政教何？」乃示以宮牆之制，俾與邑吏謀新之。士喜而吏媮，莫尸其事。大德十一年，邑令鄭國惠君來，士誦前言，令慨然率邑教李孝純，相與徙舊廟爲講堂，而作新廟。至大元年秋庀役，二年春禮殿成。深四十二尺，廣加四尺，崇殺十尺。廡列四齋，中敞戟門，庖庫內備，繚以尺垣。三年，立櫺星門以出。爲工萬餘，穀石六百，緡楮四萬有奇，皆取諸儒與富而賢者。然邑儒之籍户九耳，是誠不易矣。甫成，而予以使復來武昌，孝純、國珍率諸生來言曰：「今之庠，公之教也。令之功也不可不識，敢告。」予語之曰：「邑於民最親，教於民最急。學校若無與而實功也。且璽書相望下勸，敢有弗欽。聲教與土同敷，訖于四海，其可自鄙？今爾令長、士民務所當先，宜矣，美矣。然立教之基，爲學之地，又有在也，令長、士民盍亦分任其事乎？治化學業之成，視棟宇之成孰愈？歸而見賢令長、士民，試以斯言告之，且謝不忘焉。」令名政，字舜卿。董役者，直學曹諤，知書張至道、林文瑛。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三《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縣有學，學有大成殿，凡皆然，不特蕭山也。蕭山爲邑，西瞰錢塘，東接千巖萬壑之秀。宋紹興間，建學文筆峰前，拓址恢規，自昔爲諸邑最。弦誦聲日相聞，名公鉅卿彬彬輩出。皇元混一以來，士由學者咸給復，部使者往往能以宣明勉勵爲己任，以故飭弊植僵，視前弗替。當至元壬辰歲，廉訪副使東平王公侯既宏闢郡學，行有餘力，重建斯學。時教諭山陰王西焱亦能督治如家，不日而成，當有紀其事者。惟殿之成欲速，不遑擇木，曾未十稔，腐弗克支。大德戊戌，縣尉大名王振麟伯、教諭天台陳處久德可、四明陳適丈卿首議撤而新之，既而尹燕山王琛國寶來止，慨然謂宜，主簿太原王泰亨仲通與達噜噶齊瑪勒丹咸是其議，顧力有不逮。會是秋，副使拜降公僉司事王公渙循行至邑，奠謁如禮，邑大夫率教諭陳處久、陳適闔辭進曰：「殿不稱學，不亟圖之，將壓焉。戾止藻芹，顧瞻若是，爲士者無內愧乎？」二使者作而曰：「是余心也，若所言，犁然有當。」既得請，於是，邑令佐提其綱，尉相其役，教諭傾廩以經其始，諸生莫不蕘力輸材。起己亥歲夏四月，以是秋八月告成。易腐木而堅，改舊觀而新。民不知役，士無異論。奐然翼然，過者駭目洞心。於乎盛哉！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三《桐廬縣重建學記》　道與天地並，學校者，吾道所寄也。自郡縣以傳舍視，其官日汲汲焉求以苟逭吏議，其視學校爲己分事者幾何人？東牟王君士文繇翰林出宰桐廬，至則知所先務，戾止芹藻，徘徊顧瞻，慨然以興學自任。越二年，政成民和，審其時之可也，乃捐己俸爲倡，同寅允協。儒家聞勸而率，輸材蕘力者爭先以至。里之大姓長者獻助無靳色。既度木，近

郊不給則市之旁郡，於是匠事悉備。恢規拓址，增崇三尺許，將使潦至無虞，廣袤較昔加焉。若礎若閾，咸易以石，又所以圖不朽，營鑿塗塈如法。過者嘆羨，以爲數百年未有。儒學副提舉天台柯君謙頃以公事蹈其地，亦爲余言：「是學堅鞏而宏麗，真足冠江南諸邑。」會余戊辰同年進士孫君潼與其鄉之同志叙興成始末，以記屬余，因誦尹政蹟可紀爲多，且謂尹於是舉心勞形役，不搖羣議，不間朝夕，不辟風雨，故學成而民若無所與其間者。始大德己亥歲秋，明年冬落成。嗚呼偉哉！曩余直翰林，知尹實素，聞此言，益信。竊謂桐江以子陵而重，然士之於學，出處行藏固自有義，一絲清風高矣，環轍歷聘果屈乎？夫知吾道之必可濟世，而懷寶自迷，不可知斯世有足與共理者。而我得以全其天，顧逐逐利禄，奚益哉！然則子陵得孔孟時止之義，士君子之學孔孟，蓋不止是也。按圖志，學自宋嘉祐間徙置縣之東山，鼎新於紹興，重修於嘉泰。其後雖不時補苴完葺，而規模之隘陋如昨也。今輪奐翼然，濟濟多士藏修游息於斯，毋自畫其所已學，而勉其所未學，不求於用，不必於舍，惟義之爲適，庶足以希聖賢之事。廼若給復以優之儲材，較藝以升之，欽惟詔旨炳炳也。有民社者，其曷敢不承。是役也，達嚕噶齊某、主簿某克相其成，匠以工計凡四千夫，以庸計二千，糜粟百二十石，費楮券七千緡，各有奇云。

余闕《青陽集》卷三《穰縣學記》 大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丕承，日務興學以爲教黨庠塾序，遍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穰，大縣也。自入職方，以距于今，吏猶未能爲民立學。蒙古伊嚕布哈君來監縣，乃曰：「學校之教，先王爲治本也。」遂出其田禄，以爲民倡，民歡樂之。乃買地於州治之西，攻其正位，肖孔子及顔子以下十四人之像於殿，餘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悉繪之於兩序。後爲學舍廩庾，以安居其師弟子。前闢門道屬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穰縣之學」。學甫成，會天子以學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友成君遵寔，家於穰，入朝爲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民甚厚，而篤於教思如此，故既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恐後之未知所以教，而民未知所以學也，爲予誦其所聞以告之。君操行廉白，爲政以愛民爲本，日常偲偲然若己傷之，是可謂良有司也。況予於君亦同年也，故爲記之。

危素《説學齋稿》卷一《蘄春興學頌有序 庚寅》 蘄春縣長額森布哈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子炎爲記。君上計京師，稍爲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修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邮灾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爲最大。蓋蘄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恒産，儒之在籍者廿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傾圮，弦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懼，無以稱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廩給爲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吏、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櫺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帘祭器，無有弗備，學之閑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向，相勸從事於《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是乃爲之頌，使刻之石。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五《南安路上猶縣新建縣學記》 南安上猶之新學，始創於至元乙未，一新於大德癸卯至乙巳大備。教諭廬陵郭椿年實倡爲之，學成而官亦滿。邑前進士黄桂開歷叙本末，來請記曰：「南安三邑，上猶在西山間，南迫東廣，西帶郴桂，而文獻冠三邑。宋進士有籍，近年節婦有碑。士果而義，民直而剛。入至元，大兵環而臨之者踰七旬，竟以死守屠焉，學由是并燬。荆榛生之者又十數年，而後民安其居，學乃有綿蕝。乙未以來，殿堂廊廡，次第大略具。顔官賦猶不足以支久。今教諭之來也，慨然于學制之未備，曰：『吾責也。』諸生曰：『廩不足，奈何？』曰：『吾以俸益之，又不足，吾以私財倡。』諸生雖義之，心未之信也。一年而櫺星門成，庠門、齋舍如式；二年而大成殿展，具按典禮，翼以兩廡，繢祀嚴肅；三年而講堂拜臺，有崇有截，庖湢除治施及佑善祠，咸新美之。取石于章貢，甃址工堅。學廩罄，取給於其橐。又簿正祭器，取具于廬陵，皆以銅。舊租湮没者，歲有增。士役于有司者，爲請免之。興小學，擇教導，聚良家子共講習，文物彬彬。經過使客，環視交贊。今且滿，復捐俸作繪先聖像及配位，義不以一未備遺後來。諸生相與伐石以紀載其盛，以毋忘其賜。而教諭實嘗遊須溪先生之門。幸哉，斯文之猶有託也！不遠千里，願記之，以示來者。」

劉敏中《中庵集》卷一一《蓧縣創建廟學記》 三代而下，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邑、黨、遂，莫不有學，所以右人文，謹風教也。唐始令郡縣廟於學，祀孔子，而學益重矣。我朝以文治致太平，故廟學之盛，所在鬱然，近古未有也。蓧治景之郭郭，有教官而無學，蓋以廹州學之故不復設，其已久矣。大德十一年，趙君德謙尹蓧，既視事，嘆曰：「蓧，劇縣也，而學不設，則教官何施，吾治何資焉。吾且視吾境，學可爲也。」州之東北四十里許，有曰孫家鎮者，民居阜繁，爲蓧名鎮，古謂之仁風里。先是，里儒郭淵暨其徒爲文會講習，因營隙地爲室，位孔子，行釋菜之禮。趙君一日過之，喜曰：「是可以立吾學矣。」淵等謝曰：「野人之力，

不足大聖人居，令尹大之，吾屬之願也。」君乃捐俸，庀工蔵事，益地度材，而好學悦義，輟已爲助者，不約而會。於是爲大成殿，爲神門，爲講堂，爲厨，爲垣，歲蓋未周，而丹碧煥然，象設儼然矣。廟之左爲學，凡師生講肄、寢處之所，罔不備具。教諭臨邑，季仲恭實主之，而觀者皆曰：「乃今見吾修縣廟學也。」莫不駭躍瞻聳相慶。今年夏六月，仲恭持事狀謁余繡江，致修人之言曰：「吾尹之至，其創廟學也，而吾人知禮義之勸；其課農桑也，而子弟無惰游之患；其修河防也，而居者絶墊溺之虞；其築驛途也，而行者免往來之艱；其新公廨也，而吏民起威嚴敬畏之誠。至若抑豪右，懾暴姦，使民癘無所作，皆人之患也。而廟學爲大，願得公之辭，紀諸石，庸示永久，且爲我修民慰他日甘棠之思。敢請。」余曰：「嘻！斯風化之本，良吏之政，而輿人之言也，可不敬書。」遂書。趙君名思益，燕人，才傑士也。余識之京城云。

任士林《松鄉集》卷一《新城縣重修學記》　自吴孫氏有地江東，谿山小邑，皆禮義教化之邦。故學官之制，盛於中州。新城縣介桐廬富春間，故東安郡，況舊爲輔邑乎？今天下一家，夫子之道益大章明，宜廟學之設日完且葺弗弛也。大德七年，今福寧州同知魏侯榮來爲爾邑，始謁殿，既，坐進德堂上，揖諸生而問故。於是釣臺山長何庚孫、直學徐夢高前，曰：「學宫改築於邑令陸公演，增拓於耿公秉、鎔公景修，今有年矣。圮宜修，廢宜舉，惟令君實儀圖之。」侯曰：「諾。」明日退自公庭，致前漕貢進士何諄，偕諸生相與謀曰：「端孫會錢穀，曰德麟、曰鉉度材植，曰景星、曰應辰庀工役。」教諭蔣昂奉唯謹。乃建直舍。凡齋廬庖廩之序，始三月訖工，夏五月以成。時長官若貳，數以故撓之，而魏侯志弗奪，益廣堵制，遂新王宫。棟宇必崇，庭楹必度，級磚觚尾，方密以麗。秋七月既成，丹堊輝映，衮冕以嚴。八月上丁舍奠，升降有容，勝幣有數。既賜胙，諸生濟濟升堂，各以序進，謝曰：「維學有政，維教有本。侯廉以自治，仁以淑士，其知本歟！」侯曰：「匪先孰承？匪後孰開？爾邑俗淳而士美，教洽而政行。今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阿爾思蘭哈雅，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劉公弼，舊蒞爾邑，遺政猶在。阿蘇氏治識大體，劉公篤厚如之。予日兢兢，思弗承。今廟學修舉，諸君之力，而前邑宰之所遺，而榮何有焉？」諸生願記之而未能也。越五年，方德麟、何庚孫始克請記於余。余曰：「新城有邑在萬山中，固人物所在，而許遠死節睢陽，杜稜力拒行密，羅隱耻臣朱梁。雖盛衰離合之勢，天且弗違；而志節忠義之氣，人不得而泯也。非禮義教化之所由積乎？而況前有邑宰陸耿，後有阿□氏、劉公；其善政，其善教，耳目濡染固深矣。宜乎諸君樂魏侯之令以迄有成也。然而修齊治平之學，本末精粗之道，惟窮通不貳，漸積有原。諸君行且仕矣，具告而子弟，飭而學，志而道，以趨而政教，以崇忠厚之風。斯其庸有怠乎？《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後之布政教者宜有考云。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六《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於五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峰之右。地勢亢爽，人蹟稀疏，喧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誦爲宜。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黄文肅公幹寔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志、親仁，西曰務本、好禮。嘉興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雲峰之巔，以暢闡適眺望之趣。淳祐己酉，趙令必瑛又市民地，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宫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爲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詔旨丁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逮今又將百年，未有重修者也。成都馬壽長來爲令，周視學宫，意有弗稱，亟令學官葺理。教諭鄧文奉命唯謹，倡率邑士，不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甓之缺壞者增，墻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欹者正之。蓋覆比密，杇鏝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王祀之宫，羣居之室，煥然一新。既落其成，衆士咸喜。以學宫舊無碑刻，懼事迹久遠湮没，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於徵。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鄞縣儒學》　鄞縣學始創於唐元和九年，其地在縣之東。宋崇寧二年，移於縣之西南，後燬於建炎四年之兵。嘉定十三年，邑簿吕康年以舊址陋隘，有請於丞相史彌遠，命郡守俞建相地擇所，以寶雲寺西不隸將威果指揮廢營更之。創禮殿跪像，然亦未大備。寶慶二年，尚書胡榘守郡，捐緡錢，出楮券，輟市舶之贏，率里士之助，經營有成。堂曰養正，齋四，曰習説，曰辨志，曰觀善，曰敬業，凡縣之士肄焉。至元十九年，儒學提舉田希亮按治，增二齋，曰育英，曰進德。二十六年，郡城灾，惟茲學巋然獨存。二十八年，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陳公祥分治於明，以舊殿將圮，撤而新之，易跪像而坐焉。塗墍丹臒，增煥聿新，縣丞王公閏董其役。至大二年正月，復燬於火。是冬，縣丞賈思恭以廉訪副使趙公宏偉之命一經營之，縣尹張繼祖繼之，後同知張伯延成之。

田産：元管田七百一十八畝三角三十七步五尺，地二十畝三角四十五步，

魚蕩一所。續收田一十畝，陳學正捨到。錢糧：米元收一百五十四石三斗七升一合九勺，增收三十二石三斗五升。鈔中統鈔一十九兩。基地一十五畝二角四十五步。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六《宜黄縣學記》 宜黄，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壇，遺址今不可考。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庚改築于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于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鄰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點、黎簿璹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寀祠邑之先達于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有力者捐貲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密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于石，以與新記並。嗚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於今，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爲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爲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耶？故居學而不爲學，自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學者也。若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用兼該，有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黄雖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毁，其爲學者又不過誇記覽，銜文辭，以釣名聲，干利禄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七《江陰重修學記》 皇慶改元，暨陽廟學告成。孰成之？東平曹侯也。初，州有贍學田，散漫數十頃。比歲以來，利己者去其籍，無以稽數之多寡，制用之出入。米廩告匱，掌計數易，士患之。侯下車，祇謁先聖，延問諸生。顧瞻禮殿棟橈將壓，或崇其軒，瞰乎前楹。侯曰：「噫！非制也。盍撤而新之？」士憮然，徐應曰：「諾。」侯曰：「患力不足耶？是不難。」命取故籍，履畝而核之。抉廋隱，量高平，額均賦實，樂輸相屬，倉庾既盈，侯曰：「可矣。」召匠計之，卜日蒞事。以辛亥正月告遷於先聖，遂毁故廟。增博其基，廣碩其礎。筏木於儀真，礱石於蘇臺。是斷是斲，是尋是尺。高甍鉅桷，摩切霄漢，丹碧絢麗，觀者目眙。期年迄工，春丁上日，釋奠禮畢，在泮飲酒。多士舉觴於侯曰：「奕奕新廟，魯侯之功，敢以爲公壽。」侯曰：「未也，殿崇而廡卑，勢不相及，弗稱爲笑。顧吾力憊矣，孰能爲我成之？」在席之士，丘介夫而下四十有餘人，起而對曰：「公敬教勸學，惠我無私，嚘敢不盡力。」凡東西廡，四十有六間，重葺而新之。三閱月而成，不愆於素，斷甓朽椽無一存者。望之如引繩，如舒翼，高深廣長，面勢適平，於是廟學成而侯代者至矣。相與謀請鐫石記侯之功，以示後之人。或曰：「是役也，博士周君濟，掌計趙由道宣力居多。儒吏王應麟、馬瑗實董其事，合謀兼力，以迄于成。今獨歸功於侯，何也？」曰：「著其首也。爲之首者，爲之功也。」侯聞之，笑曰：「因其資而爲之，勸其人而成之，吾何功？姑叙始末，以識月時，俾後來者一日必葺可也。」侯名定國，字安卿，爲治所至有聲云。壬子夏五記。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六《樂安重修縣學記》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彦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江謝尚書謂時爲攝尉，令王植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二百。蓋創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升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甲諸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然以後創之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百二十有二年，而地歸於大元。壤土遐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救死不贍，遑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跡之布於學者無幾，宫墻之内鞠爲茂草，固其所也。既而兵難稍紓，軍官王佑周視廟學，惻然興懷。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役卒伍，取没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復敝。邑士陳士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鞏任以至。徹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肄業有齋；繚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薄董進，教官前大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宇將壓，令劉汝弼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二尺。教官闕具，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其家，材取於其山，先爲之倡，而學之士及邑之好事者捐費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竪楹，明年秋告成。奉聖師、從祀神像復於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

不敢以不切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廄，書；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儀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之者，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既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焉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於石，以傳方來。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慶元路鄞縣學記》　粵昔授受緒絶，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言理者人人殊師，記問者質而不化。詞章篆刻，決裂六藝，糜爛而不可救。師儒有憂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縷析，鑿鑿乎其不可相紊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視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國子學成憲，皆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説，咸取以爲經史模楷。於是，窮徼絶域，中州萬里之内外，悉家有其書。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侶，以爲口耳之實。天人禮樂，損益消長，切於施爲，所宜精思而熟考者，一以爲凡近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侶，則緣飾儼默，望之莫有以窺其涘際。夫明絶學以承先聖之統，可謂難矣！弊生於苟易，守其説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揚子雲云：「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夫畫也。」鄞舊有學。王文公安石爲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者輩出。至大二年，郡大火，學燬之。主邑之學曰孔文雋、董儒金，始建講堂、禮殿，未及完而去。皇慶二年三衢姚熙載實來。是歲，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吴郡張侯某，顧瞻陋蕪，首曰：「其何以稱上意？」迺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遇春，丞簿龐君滋、范君祐，咸曰：「吾長於是，兹役曷可逭。」嚴工庀程，戒隸業者，咸輸以佐。閱二年，夫子像成，侑從有叙。門廡庖廋塗朘繚繞之屬，堅密精粲。學官之制，完且具矣。姚君迺曰：「鄞號多士，昉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興，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宫室殿謁，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修繕。獨教法未定，雖聰明自任，猶不敢高下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創其原，姚君又能推本前人尊師之旨，深有所寓。楠雖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美，遂以學校之弊，首叙其説。庶幾吾里秀士，强敏自修，詢考耆哲，篤行於顯微内外之實。文質交資，上承詳延，將以復乎昔時之盛，則姚君之闡微，其意深矣！庸刻於石，願有以俟焉。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五《重修上高縣學記》　上高縣在元豐間始建，蘇文定公嘗爲筠司徵記其朔。延祐二年，廬陵曾同父教諭是邑，書來言曰：「上高之北，山行六七里，有隱君子者，爲任毅夫，好義人也。其子清則，尚德而文，爲邑庠直學。凡三卜月，悉以官所得俸爲官費祭器。自兵革來，鹵莽不治，則捐以力，舍舊而圖新之。大成殿東西二梁蠹益壞，學計不贍，學官吏仰視竊歎，幾年於此。乃乙卯臘，輦美材撤而易之。瓦甓磚之破缺者完，赤白之漫漶者鮮。粲然宗廟百官備，清則力也。其父子之自竭於是，不以徼名，不以干利，不以求福，又非有憾於前而迫於後也。其所以勵流俗而樹風聲，不可以不之勸也。願記之，以志不朽。碑謹具。」予愛曾君叙其事覈而確，不浮不溢，而可以風，可以勸也。

許有壬《圭塘小稿》卷八《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犖确殆遍，而民亦多窶。以故環數百里内，矇不知學，俗日以媮，作縣者率以供資糧罷屢爲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於州學，營材董役，李君力爲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僦民屋爲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爲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況於州乎？今吾州二學，廼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强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蠻徼，一變爲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侗而走顓蒙者，蓋以無啟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聞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爲干禄地，修天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禄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者。弟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兹哉。

鄧文原《巴西集》卷下《處州龍泉縣重修學記》　處州之龍泉縣舊有學，自宋天禧至紹興，軋道間，凡再建而一葺。至元戊寅，寇至復燬。越九年，而府判朱君升與校官趙必銻新之於瓦礫蔽茀之餘，距今三十有一年。昔之梁潦折闕，黝堊之工，率多傾腐漫漶，不治且壞。武昌徐君傑來尹斯邑，顧視興慨，謂諸生

曰：「子之父兄子弟絃誦於此，而簡陋是安，非所以崇學宮而表衆庶也。」士既相率聽命，則鳩工掄材，傾輸恐後。殿堂廡舍，門墉庖廩，陶甓甎斲，悉就完堅。既又具祭器，嚴繪像，考成歲祀。計其經始于夏六月，凡三月而訖工，用錢萬五千緡有奇。役無民勞，財不官費。蓋徐君莅事方半歲，而治效已可睹。聖人論爲政，有期月、三年、百年、必世之異，學者能習其書而不深求其故，故儒者之效常鮮。蓋徐君者，可謂善爲政也已。士其勿以末棄本，勿以文先質，勿惑於奇衰而愆道義之正，勿狃於習俗而忘聖賢之歸，則庶幾徐君之望也。昔子游爲武城宰，深明夫君子學道愛人之訓，故能得士如澹臺滅明者。而微子游，烏足以知之？龍泉故壯邑，世傳歐冶子鑄劍其地。安有山川盤礴鬱積之氣，獨鍾於物者乎？豈無明經飭行之士，出而應時者乎？予將翹企而俟之。躬是役者，曰季屋孫、季大任等，其名氏鐫之碑陰。是歲爲延祐三年，秋八月上丁日記。

吳澄《吳文正集》卷三六《樂安重修縣學後記》 皇慶元年，樂安陳仕貴以前學録攝教邑學，承邑令劉汝弼命，與諸儒協心重建夫子廟殿，余爲之記其成。然講堂、齋舍、左右廡、内外門未及一一修也。延祐三年，豫章鄧鎔爲教官，時邑長倒剌沙提調學事，議修之。四年冬，邑令黄棟孫至長倡其議，令成其謀，而教官不憚勞，以躬其役。有富家捐至元楮一百貫，專修講堂。諸儒率皆有助，由内暨外，靡不用工。若左右四齋，若東從祀室，傾者支，闕者補，楹檁杗桷之朽者易。若西從祀室，敝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舊，而構架中門，當廟殿之前。外門在東南之隅，黄令悉命新造，宏敞其制。靈星門亦新竪立，崇廣踰於舊。賢牧有祠，以示有功於學者必報。又創公廨三間於外門之側，庖廩位置各得其所。凡上而陶瓦之覆，下而甎甓之甃，内而鏝餙之麗，外而墻堵之周，咸焕然而一新。繪繪兩廡諸賢像，銅鑄爵、尊、罍、洗、簠、簋等器。於是樂安之學既完且美，復請余作後記。

《至順鎮江志》卷一一《學校》 丹徒縣：縣學，在淮海書院西。即儒林里。縣西二里舊有夫子廟，後廢。《祥符圖經》：「夫子廟，在縣西二里。」是時尚未立學，蓋州縣有學，自宋慶曆間始。宋崇寧以後，附于郡學東隅。在郡學成德堂之東。建炎兵火，與郡學俱焚。紹興十七年，宰趙學老重建。教授吴武陵記，石刻在舊縣治西廡，今不存矣。乾道七年，宰韓元老嘗修，後復頹圮。寶祐四年，教授孫繼學創明善堂于舊址。景定四年，仍改爲學。景定四年，添主學專管，遂改明善堂爲縣學，見教授孫繼學《修學記》。歸附後，仍舊規。延祐六年，教授朱天珍建議創今所。蜀郡青陽翼爲記。其略曰：「惟皇制郡縣必有學。縣視郡益近，民以原本聲教，故雖幽遠荒陋，而漸摩化誘，愈謹無弃。丹徒浙右名邑，是宜必有學者。稽古載籍，宋祥符中，廟聖師而邑無學，大觀中廟廢，師生即郡學以祀且訓，蓋緬邈湮没而或未始建立也。迄今跼蹐，故常聲集景逝，雖力不勝義，然亦罔或克念者矣。延祐六年冬，教授臨邛朱君天珍實來維克恭勤，以紀綱庶務，由郡而邑，教思無窮，乃始建議舉焉。時教諭四明翟有直敏事思職，實先後之，乃以狀聞之郡，達魯花赤中大夫朵兒只、總管李中大夫汝輯韙之，命吏移稟憲司，議以克合，乃度地儒林里彰德營，發學廩錢三千一百五十緡，得潘氏故居屋二十楹，地六畝有奇。厥位孔陽，面勢宏敞，嚴飾中度，宫廟實宜。復爲永久計，撥郡學廩粟一百石，歲祭月稍咸資焉。延祐七年告成。余謂黨庠術序，今古異制，而厲賢善俗之所以同然者，有以也。今載芟載柞，立之宫室，于以崇明祀，嚴訓典，涵泳聖謨，規矩仁義，聲武城之弦歌，百賓興乎禮之三物，賢師儒其亦知所務矣。後之人思艱圖易，勿替有引，其亦懋敬之哉。」

先聖廟，大成殿三間，前爲戟門，即舊屋爲西廡，其東廡則教諭潘鑄鼎建，始以明倫堂扁其額，以爲講肄之所，而堂實未暇構也。

先賢祠，在殿之西偏，奉祠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南軒五先生。

地靈祠，在殿之東偏；教諭廨舍三間，在東廡後。

學産，田土：田，一頃八畝八分四厘。免官賦七十二畝二分三厘，輸官賦三十六畝六分一厘。地，五十二畝二分五厘。免官賦四十五畝二分五厘，輸官賦七畝。租稅：糧，一十六石六斗六升三勺。糙粳米三石四斗七升，糙籼米三石六斗六升，小麥五石八斗五升三勺，豆三石六斗九升。

丹陽縣：縣學，在縣治東。初，縣未有學，而縣治東則有天子廟。《祥符圖經》：「夫子廟在縣治東偏。」宋慶曆間，始依廟爲學。元豐初，鼎新甃地，王致堯刻石記其略。建炎焚毀。紹興中草創，乾道六年，陳宰玠撤而新之。寶祐、景定間，屢加增修。歸附後，教官嗣而葺之，然無所充拓也。

先聖廟，即舊宇也。建炎兵火，歸然猶存。紹興十三年，劉宰長民，結茅爲兩廡。乾道六年，陳宰玠重建。

衆賢堂，三間，舊在縣圃，曰三賢堂。始祠蘇丞相頌、陳修撰東、蘇居士庠。或曰蘇丞相讀書堂也。宋嘉定間，徐宰文度遷于學之西廡，歲久弗葺。寶祐五年，趙宰與慄改建，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

地靈祠，在戟門之西。

成德堂，宋淳熙間創，淳熙間，廢延陵縣爲鎮，移舊廳事爲學之講堂。建炎毀。紹興十三年，吴宰芑重建。歲久將壓，寶祐初，胡夢高復易新之，即兩廡爲齋六：曰求仁，曰好義，曰隆禮，曰篤信，曰教忠，曰教和。今所存惟二齋耳。

庫，在戟門之東。

廩，在戟門之外。

直舍，在東廡之東。

公厨，在成德堂之西，皆宋景定間權宰高惟日建。

采芹軒，在泮水之西。

祭器，銅犧尊一，象尊二，爵十一，坫五，簠簋各二，爐一，瓶二，竹豆二十四，篚七，木豆二十二，罍一，洗一，燈檠七，燭臺二十，鐵爐大小十三，錫瓶二，盤二。

學産，田土：田，二十五頃七十七畝六分三厘。内一頃六十八畝在延陵鎮，至元十五年，爲昌國寺僧所奪，訟于有司，皇慶元年復業，延祐二年，經理入册，僧復奪如故，五年，憲司責僧歸田，刻石于學。

地，二頃九十六畝五分五厘。

山，九十九畝五分五厘。租税：糧，五百二十五石三斗。米二百九十三石五斗三升，大麥四十六石二斗四升五合，小麥八十四石八斗五升，豆六十八石五斗五升五合，蕎麥三十二石二斗二升。鈔，八十六貫二錢五分。中統鈔。

金壇縣：縣學，在縣治東南百步，其初依舊夫子廟爲之。《祥符圖經》：「夫子廟，在縣治東。」宋紹熙初，李宰松重建，晦庵朱公書扁。永嘉葉適爲記。嘉定壬申，松子琪來貳郡，縣宰唐士列爲立石，今不存。文見《水心集》。越四十有九年，嘉熙中，吴潛以總餉兼郡，命縣宰徐拱辰撤而新之，邑人王尚書遂爲記。其文曰：「金壇縣學在縣治東南百步。慶元初，知縣李君松始創，求扁于朱文公，求記于葉水心，而劉漫塘書之。閱時既久，浸以圮壞，養士之廬，因而侵占者有之，移用者有之，幾于廢鄉校而在城闕矣。郡給米百石，太守吴侍郎淵慨然念之，益以廢莊逸庵之餘以付有司，而莫之治也。知縣事徐君拱辰聞之曰：『是不可以余去故怠。』請鄉里所敬者劉應龍、張介、潘用柔、王虎文、符應辰爲學職，而五人者，亦請無續食以費公上，乃謀撤縣庠而新之。徐君及新舊丞各捐俸有差，寓公、大家咸竭力以就事。時吴公已易鎮當塗，賦私錢百萬，其季潛以餉事領郡，出錢倍之。由是，衆役并興，百廢交舉。縣有養濟坊，在縣之前南出，半爲務官廢治，半屬富民居，君舉而直之。大治觀光門外橋，平補舊處，西存袁侍郎甫所立『登俊』字。南出爲明德坊，别求吴公書。規模氣象，軒豁呈露，增東西廡，視舊爲高。繪畫從祀，闢治西齋，前後直舍以居縣官而處學職。庫庾庖湢，莫不有所；神祠吏舍，移之門外。中爲明倫堂，刻袁公所書額，其上爲尊經閣，吴公復題以揭之。後有修教堂，則漫塘所題也。東序祠縣令之有德于學者，西序祠周、程、張、朱氏之有教于民者。九月入役，十有二月而成。明年正月，聚鄉之長少，釋菜行鄉飲酒禮。徐君曰：『尚之所患者，縣官不治學事。而今既或治之矣，顧士之來學何爲哉？』屬遂一言發之。遂有父兄在，辭不敢，而徐君益以請，遂對曰：『學莫大于唐、虞三代，亦莫盛于孔、孟，身詘于一時，而教行于萬世，其功一也。而千七百載間，道之行者日以塞，教之明者日以晦。洎乎本朝，政教彰修，始詔郡縣立學。于是，師友輩出，而濂溪周子、關洛程、張子始發孔、孟之傳，以上及乎唐、虞三代之大；行之百年，而南軒張子、武夷朱子益闡周、程、張氏之秘，以遠通乎孔孟之盛。則士生是時，其爲學也達而易通，其于道也開而易明，宜非漢唐之所能及。而乃拘牽于利欲之私，習俗于見聞之陋，不惑于异端，則移于文墨。甚者汩于發策決科，而爲患得患失之計，迄無以收其放而存其良。則其退而居于鄉也，既無以化民而成俗；進而仕于朝也，復無以尊君而善治。乃以學校爲有司之事，課試爲士子之業。嗟乎！古人建學造士，使之群居以相觀者，豈若是而已乎！今幸周、程、張、朱氏之書，所以發明天典民彝者甚厚，而今也因胡公安國、魏公了翁所請，舉諸先生以從祀焉。則即文公之書以達乎周、程、張氏，循周、程、張之學以通乎孔、孟。磨礱薰炙之久，沈浸濃郁之深，又將日進于唐、虞三代之盛，禮義興行，人材衆多。其退而處也，必將有以明善誠身；其出而仕也，亦必有以致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豈非賢守令所爲扶植學校之意哉！』徐君曰：『然。』遂曰：『是足以記。』乃不辭而書。」歸附後，大德三年，縣宰阿老瓦丁率儒生重修，教諭錢塘全璧爲記。其略曰：「金壇邑學創修歲月，碑有記，柱有刻，梁有識，可徵也。風摇雨漂，圮壞相繼，支東而西傾，補上而下漏，士以爲病。今縣達魯花赤阿老瓦丁謂『廢不葺，職我之咎』，于是鳩工庀役，權儒户之强弱而稱其事，某所某主之，某所某佐之，歡然來同，交手受命。甫逾月，凡門堂廡序，神宇隸舍，井井就緒，視前有加。」云云。

先聖廟，大成殿三間，即舊廟宇，兩廡戟門則嘉熙間所建也。

先賢祠，本東西直舍，各三間。東曰崇報，以祠縣令之有德于學者：建學知縣安禧正奉趙公、趙公建學始末未詳。興學知縣李公。西曰尊賢，以祀先儒之有教于民者：曰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南軒、漫塘、實齋、少陽八先生。

明倫堂，三間，在殿之後。其上爲尊經閣，宋紹熙初李松創。嘉熙中，徐拱辰復建。堂扁，尚書袁甫書；額扁，總領吴潛書。堂東西廡爲齋四：曰志道、成德、修身、明善。

集英堂，二間，在明倫堂後。

修教堂，三間，在集英堂後。漫塘劉宰書扁。

六杉亭，在明倫堂前，旁植杉樹六，皆連抱，森聳可愛，故名。

觀善堂，三間，至元十九年，縣尹于淵建，以爲教諭廳事。

射亭，在後圃，初扁曰「序賢」，更曰「繹己」，今廢。郡守王埜爲記，今不存。

祭器，皆鑄銅爲之。犧尊象尊各一，簠簋各二十一，爵二十三，坫二十二，豆四十二，杓三，爐大小十三，瓶二，青玉圭一。

學産，田土：田，一十五頃二畝九分八厘。地，四十一頃七厘。山，一十畝。蕩，二十八頃七十八畝三厘。

租税：糧，六百三十四石四斗五升九合。米六百二十石八斗九升四合，小麥二十三石五斗六升五合。

鈔，四千一百五十六貫七錢四分。地租錢八十八貫七錢四分，蕩租錢四千六十八貫，并中統鈔。絲，五兩三錢二分。

鄭元祐《僑吳集》卷九《長洲縣儒學記》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官元同等言於大府曰：國家疆理際天地糧饟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天下縣未有壯於長洲者。而縣學不建，職教不修，故自廿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將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有學，獨長洲於舊理所在廢址之上，未支衡門，漫名之儒學，然誦聲不聞，講席不設，民至有縱蓄牧、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稱既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興學勸士之詔數下，而同等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宣承之謂哉？奈縣無夙儲，官無餘帑，竊見徽州路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嘗捐貲建甫里書院，規畫嚴密，列之學宫，而德原一廛一區無在縣境者，誠得大府訓飭而奬勵之。德原宜於此，無不盡其心者矣。狀上路總管高缺道童公，召德原，示所以。德原作而起曰：公牧我民厚，完我民者，無不至。今又將溥善教以漸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原將何以答公意哉？惟罄竭心力，期於壯厚高弘，與公德化同歸，永久而已耳。於是搜才簡工，始於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末儒學告落成。門廡深敞，殿寢尊嚴，齋宫、講廬、庖湢、庾帑，一一大備。先是贍士廩餼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於是吳人士與大夫、公卿睹學之成，嘆息言曰：長洲爲天下壯縣，使其學聊且粗略，何以稱子男邦伯興建之意哉！今學成，實雄壯，與縣適，則其人士藏修游息，庶爲稱情也已。況明守令爲政，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爲學宫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於予。辭不獲，爲之言曰：三代盛時，吳蓋陋邦。自泰伯端委而君吳，久之而子游北學於中國，自是聲明文物，煥耀四方。蓋子游生於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徒美觀容飭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城，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郡邑令長誠能推是以修其身，以及於邑之民，將見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顧豈無子游之徒出，而爲邦家之光也哉！《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爲記。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鄞縣學興造記》 延祐元年，桷記鄞學之興造矣。甫一紀，職鄞學者括蒼林君，傳以事狀來言：「昔之經度，踰於舊址，廩入不給，故其結構塗墍，缺焉未周。鄞之尹曰阮君周翰，治縣未幾，有恪殿謁，首以興繕爲急，割俸以勵儒生。於是步履有甓，繚繞有墉，甓以密石，華以堊丹，象設有嚴，講席齋廬，足以稱絃誦，而從祀一百有五，悉易以塑，合儒先之宜祀者，爲祠以庥。少問曰：『既完矣！盍廣教以振士類。』立小學師二人，而增弟子員凡五十人。泰定三年二月朔告成。」復命桷記。維鄞自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師爲端本，故後之繼承，經術淵懿，蹇蹇大節，見於史傳者，凡數公。衣冠日隆，微近功利，而懷忠抱德，盛於乾道、淳熙之際。遺言正學，傳於今猶未泯。周翰之先公，嘗分剌是邦，旄眉褒衣，諸老森立，蓋嘗極尊賢之禮矣！今茲作新，亦將有意夫斯道。考問德業，吾猶以爲有在也。周翰名申之，池陽人。林君字以道，非怠其職以苟度者，於是乎見。魯公修宫，形於歌頌，繫以詩曰：

維鄞之峰，煌煌金精。其江縈紆，挾城以行。磅礴元化，孕茲羣英。其英伊何，鬱彼瑚璉。不戚施以求，是則是憲。發其精忠，匪石可轉。曰尹之來，庭誥是遵。顧瞻廟廷，風墮雨昏。土金丹漆，有炳其文。宫既完矣，失教則缺。循循子佩，自今以始罔敢越。以道氏林，葺搆揭揭。杜先之訓，百世服膺。有失其猷，將夸誕是興。凡升論堂，戰競以承。

張養浩《歸田類稿》卷四《費縣重修孔子廟記》 費在春秋時爲魯屬邑，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即其地也。歷秦漢魏晉氏而下，皆縣焉。廟學興復，見諸刻志者，金皇統中嘗一葺焉。入國朝，肇至元，迨元貞、大德間，又一再葺焉。先師李舟軒師聖實爲之記，今且三紀周矣。向之丹者漫滅，堊者污剥，支者寯陁，而覆者日就於壓。前政數欲徹而一新，摇於道傍之言，率保殘守弊，卒莫敢任，厥後幸其無事以去。泰定二年七月，前某邑尹郝源來爲是縣，敬謁廟已，慨其若是，慨然遂以茲役爲己任，且曰：「蒞官無定見，雖小善不能爲。使所舉私人，孰我從？如其公，彼何敢吾沮！」於是偕監縣六十八、簿伊拉瑪丹等，各捐俸有差，其他聞風願助者相踵，凡贊楮鎰萬五千緡。輿力既集，工成不日。爲殿三楹，前後柱皆易以石，增崇其基，而大其故制。東西兩廡，若門屏，若齋室，若文武堂，靡不整飾，規橅視昔什伯矣。始泰定三年十一月，訖工明年三月。舍菜禮既成，縣尹郝君謂僚佐：「維是廟學，因仍歲久，賴諸君贊予，決有此輪奐。夫古

人有營必紀者，蓋所以告成功，勗後來也。苟無文以志，俾嗣至者於何稽哉！」遂命教諭姜簡、縣史崔某走濟南以記文請。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〇《崇仁縣孔子廟碑》 夫學校之設，三代至今，今數千年矣。所以明人倫而善風俗，所以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關繫豈小哉！而學之尊先聖也，自漢以來未有一定之制，亦未有通祀之典。唐開元間，定孔子爲先聖，廟而衮冕南面，每歲春秋祀焉。由是廟學之禮益備，兒有學者必有廟，示其尊也。撫崇仁，江右壯邑。縣學據一邑之中，近横清漣，遠矗蒼翠，山水之秀鮮儷。前五十年遭兵火而毁，後買民間舊屋起立爲殿、爲堂，苟簡取具而已。泰定三年冬，真定史侯景讓來作尹，視孔廟敝陋，將謀更造，邑丞祝彬相與協贊。四年春，召匠以計。未幾丞去，尹獨尸其事。既得良材，乃於九月壬子興役，十二月己亥堅楹，悉徹其舊，易以新構。用竹木瓦甓暨石若干，斧之工千三百，鋸之工百五十。度以工師之度，其崇三尋有二尺，其廣五尋，其深三尋有六尺。五年三月告成。巍巍赫赫，大稱聖朝崇儒重道、憲官勉厲之意。侯其有見於風俗之機，政教之本也與！夫崇仁學産之入，歲用且或不給，而克臻是者，侯之用心公而用人當也。邑人陳祥慷慨有幹略，前時倡議修縣治之譙樓，輿論偉之。及是知邑宰之用心於廟學也，率先乎衆而出金濟急；代任其勞，而市財敦匠。又與教官榮應瑞勸在學職員各捐己俸，在邑、在鄉好義之家咸樂致助。蓋率衆而人先之，則有義者孰不願輸其財；代勞而肯任之，則有職者孰不競效其力。此費之所以辦，事之所以集也。雖然，侯之所以新孔廟，豈徒然乎？

陵文圭《牆東類稿》卷七《重修安定先生祠記》 子車氏歿，洙泗無嫡派。擇不精之荀、揚，粗有見之王、韓，君子無取。春陵起而《太極圖》、《通書》顯，關洛承而《易傳》、《西銘》著，斯文天畀，聖人之體用具焉。然水尋其源，木茁其芽，則自三先生始。三先生者，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也。宋景祐、寶元間，三人讀書泰山之下，以古經學爲天下倡。師道既立，學者靡然從之，而安定先生之徒最盛。蘇、湖兩學教法最備，太學取以爲式，因著爲令。然先生累舉不中第，因定雅樂，兩被召而已。以樂知先生者淺矣，謂通水利、邊防、歷法者尤淺。雖聖人之體用廣大精微，不止如門人劉彝之所言。要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爲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爲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先生生于海陵，歿于杭，葬于烏程之何山，故湖有祠，泰亦有祠。泰祠舊在郡泮之西，宋景定癸亥，提舉吴蒙更建書樓齋亭，内外完好。海陵被遘，日尋干戈，遑定之餘，吏以柱後惠文爲急，先生之道晦而弗彰。既一星終，鞠爲茂草。天曆庚午，泰興陳敬叔由汴省貢士來長書院，顧瞻棟宇，有惕于懷。首捐圭租，續以己帑，不資旁助，盡力經營。自堂及廡，新構六楹。長廊繼修，遺像改飾，祭器什物皆復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梓人告備。州尹李某、判官趙某實讚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敬子也。公裔尚數人，賢者一人主祠。于是敬叔來徵文，以誌歲月。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六《廣州路香山縣新遷夫子廟記》 廣爲百粤之地，三代政化之所不及。漢晉而唐，俗漸漸易，至宋彌文。香山縣最後置，其初東莞縣之香山鎮也。紹興壬申，始陞爲縣，距宋亡百二十年耳。而士風亦然，能與他邑相頡頏。國朝崇文，仍前代之舊，教之所暨，無遠弗届，而教事之隆替，亦繫乎治官之能否焉。旰江左祥職於翰林之國史院十五年，泰定乙丑，勅授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其在院也，傳言而言達，辦事而事集。余覘其才之能官也久矣。及既赴官，余亦歸田。然江、廣相去三千里餘，聲迹了不相聞。越四年戊辰，調潮州路經歷，以書來言曰：「祥以非才，濫膺民寄。思治之本，在乎教也。涖官之初，首謁先聖廟。廟直縣治之西，卑濕隘陋，於嚴祀弗稱。謀之同僚，擬更諸爽塏。再至學，俾教官召集郡儒議，咸曰：『縣東有文廟舊基，後枕崇岡，前瞻筆峯；土質燥剛，山勢拱抱。宋未遷於今所，遷之後士風頹衰，今復舊所爲宜。』乃與同僚往視其地，果如衆言。有前直學楊仲玉起而言曰：『倘或遷廟，與前教諭高玄生願獻棟梁柱礎。』已而，郡士各備大小材木以供用，節縮養士餘貲市瓦甓等。泰定丙寅孟秋，興役。次年春，先構大成殿，崇三尋有六尺，廣倍其崇，深視其廣殺四之一。仲秋落成。次構儀門，九楹九間，其崇常有二尺，廣十有三尋，深三尋有一尺。季冬落成。惟明倫堂、東西廡未完。祥既去，亦儲木石，屬同僚嗣成之。」至順辛未，左尹來過，曰：「祥官潮陽香山縣之舊僚及其教官與邑士，營造明倫堂、東西廡已畢。其堂十一楹，中五堂，崇常有二尺，廣七尋有七尺，深三尋有一尺。夾室左右各二，其崇殺於堂三尺，其深如堂，其廣五常有一尺。天曆己巳冬構，次年春成。東西廡七楹，各十一室，其崇視堂之夾室，深亦如之，南北之修七常有一尋。至順庚午冬構，今年夏成。祥在潮陽已歷一載之上，謁告二親，來歸靖。惟仕於嶺海間至再，幸免瘴曠。而香山小邑，獲遷廟學於吉地。始謀雖出於祥，而終成其事，實賴邑僚、邑士之力。邑之長那海、邑之貳張仲谷、

教諭陳介、湯思義、黎某；邑士之輸材竭心者，楊仲玉、高玄生、陳志、袁珏也，敢蘄先生紀其始末，垂示永久，以無忘僚友、士友成終之勤。」

柳貫《待制集》卷一四《建德縣修學記》 建德縣在其府，附庸縣耳。然制宜有學，治門之東，舊學在焉。比數十年，嘗屢名繕治，而但取苟完，無慮經久。今令尹襄陽張侯永堅至，以故事展禮于先聖先師。見其壞梁橈棟、毀塗缺甃，盡然曰：「學爲風教之首，政之治否，常繫於斯。吾且圖之，而未可以旬月計也。」則以禮致知經之士豫章范介，而進子弟教肄其中，使知興學之端，蓋在是矣。既明年，獄訟漸稀，期會少紓，侯度其勝可以集事，乃輟飡錢，市材鳩工，率先凡役。而民吏樂義，咸相成之。撤舊即新，爲弦誦之齋六楹間，殿室堂序，門闥庖廩，上棟下宇，除道周垣，塗堅闥牖，內外整飾。經畫纖悉，出侯心計，堅緻綿密，飭于私宇。起手至順元年庚午之春，及秋而工告訖功。耕農販夫見庠校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己，則驚嗟歎異，以爲吾儕小人，服勞于官，匪旦則暮，舍庭署之華，則老佛之崇而已耳。今吾侯不彼之務，而惟是之先，無材葦之徵求，無鼛鼓之發召，而績用如是！吾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吾侯其當之乎！于是學之生師，請里士武昌路儒學教授馬泰之具爲書，介其猶子瑩，走鄰郡浦陽山中，乞余文題刻貞石，比諸角弓之詠。余曰：今大縣户五六萬，中縣户一二萬而贏。以今揆古，今之縣，古之鄉遂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勸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入受教者，即其視養于庠，而進射于序者也。曰賢曰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也。曰有道曰有德，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者也。州鄉之考察，其法詳；司徒之升選，其制嚴。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幼之爲小學，壯之爲大學，內之爲國學，外之爲鄉學。鄉吏教于鄉，師保教于國，無一學不厚于民，無一民不麗于學。其先後有序，其終始相成，蓋如此。夫以鄉遂之所容，裂之爲二十五黨，二十五庠，又總之爲一序，周之鄉學既盛矣乎！然視今縣户五六萬與一二萬而贏，大約地雖不踰，而其民亦倍蓰于古而不啻矣。則學宜益廣，教宜益修，政治宜益軼。古人乃至一學之僅存，或倚席而不講，其故何哉？蓋古人之于學，如堂室，如食飲，朝夕處焉，飢渴須焉。而今之最盛者，不過務講誦、課文辭而已耳。其餘則視若亭傳，或月一再至，或春秋餕已即去。講誦文辭雖不足覬，夫德行道藝之成，而涵揉磨厲其具，固亦資始於是矣。若張侯之於建德，必先之以使民知學，然後拾其廢敗，徐起而完葺之。工不踰時，役不煩民，而祀饗之庭，生師之廬，巍巍殖殖，揆夫鄉遂之制，無或過者。然則侯之軌民于禮，而納民于善，固推夫易直子諒之心，而成是孝弟順慈之化。吾見百里之間，薰然建學立師之效，豈徒曰務講誦、課文辭而已也！昔魯僖公能修泮宮，國人頌之。蓋觀其旂，而欲無大無小，以從之于邁見其馬，則以爲載色載笑，而匪怒伊教。鄭至昭公，衰亂極矣。城闕之挑達，子衿之不來，國人實重刺之。一庠校之廢舉，繫夫政令之得失，亦觀乎其時哉。今聖神在上，尊經右儒，收召耆碩，詩書禮樂之教，蓋洋乎磐宇之內矣。而張侯之興學教士，適當斯時。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尚論其世，而取爲五百石令長楷法，其將有取于斯文，豈以余言爲可廢哉？其歲冬十又一月丁丑朔，越五日日南至記。

柳貫《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六《廣州增城縣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在國初，廣之增城孔子廟火于兵，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于士人鄭聰老家。鄭遂以宅爲學。歷五十餘年，未有能復之者。

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旰江左祥縣廣州香山令、潮州經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得故址城西沖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山，水縈迴如帶，始合謀遷之。於是列士輸幣，羣工效能，顧濟、陽復選其材，顧宗興、張悟道、李壽、李惟佑、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訖明年秋。

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六筵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有七筵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八筵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筵二尺有五寸。左右爲廡皆十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二尺。堂之東爲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繚松竹。堂之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而亭其上，可俯覽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舍菜禮告成于廟。崇儒師，使申其教；復諸生，使脩其業；和民人，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南雄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於余，以著久遠。

柳貫《待制集》卷一四《永嘉縣新學記》 温州治永嘉，今永嘉爲上縣，而温州爲大府矣。府有學，縣亦有學，猶黨、庠、遂、序之異名，而同以化民成俗爲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隅華蓋山下，延祐甲寅燬。明年，令何君玉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貢作門廡、講堂，基構粗立，而墅茨塗堊未底厥功。越十四年，爲至順辛未，令趙君搭納字敬叔繼至，諗于衆曰：「縣實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而學其器也。聖師臨之，吾敢不飭于是。」擇日授圖，簡材庀物，士嵩其贏，工

售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間，而自殿及堂，門闥窓瑣之當繫餙者，庭罳陛陛之當加甓者，咸考度以致其工。像繪合章，尊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族庖計廩，位實左右，觸目具美，不陋不奢。既釋奠告成，君復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侯以爲之筦籥，有縣長貳以爲之鐘吕，故吾得上下受畫，以敦事於其間。今庠舍苟完，遊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器而已乎？乃使來請文，表示學者。蓋古者學必有先聖先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揉還革，卒要其成者，猶有待于禮鎔樂冶之功，則示之以敬道，而責之以爲治，固必有其人焉耳。《禮》：五百家之黨，萬二千五百家之遂，有民斯有學。在黨曰庠，有黨正以涖教治；在遂曰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歲之屬民讀法，所讀者三物之法也。三歲之帥吏興能所興者，三物之能也。屬之帥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學與教焉而已。政何適而非教，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義，出閒詩禮之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人有尊君親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事，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職焉。惟不以政自爲政，教自爲教，則興學以範民，無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論道，是謂誣道，吾不謂之道矣。趙君學古知方，篤于自修。其爲永嘉甫期月耳，民既樂生，士亦趨業，君不以爲泰，而獨汲汲焉惟學之爲務，又欲徵吾言以申警之。然則世之尚觀美侈名譽者，以爲儒者例不知政，何其謬！耶泮宫既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校不毀，而子産之仁益信。吾稔于趙君而溢于辭，豈知言哉！是役也，縣教諭信安沈元鼎實終始宣勞，法宜牽聯得書。書之所以嘉善而勸來，壹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甲子記。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二《東陽縣修學記》　東陽縣教諭裘君惟學以書來道其邑尹許侯思忠修學之美，曰：學創自前代，更歷有年，外雖宏壯，而中實敝壞。許侯始至，即慨然有志。顧改作，則重煩，而並修亦未易。乃以至順壬申新從祀兩廡，餘將以次及。元統乙亥春，且滿，未代，益大展力，由大門、殿堂、齋廬，前後書閣，朽蠹者易之，傾欹者正之，闕敗者補之，黯昧漫漶者鮮明之。又改作櫺星門及便門等，仞墻崇嚴，像飾顯赫，其費皆出於士之樂從者，而官不與知焉。落成之日，士皆易冠服，肅視聽以趍，而嘆前此之未見也。

魯貞《桐山老農集》卷一《修開化縣學記》　辛丑六月初三日，步侯來知開化縣，時兵火之餘，百里之内鞠爲瓦礫，荆棘之所生，狐狸之所穴居，人迹山谷間，行一二十里無人烟，舉目蕭然。以孔埠郵亭爲縣治，侯招諭逃亡，使其復業，丁寧懇至，人感其誠，亦有歸者。明年夏，耆老請回元治者屢，十月初六日，侯率吏卒回縣署事。開瓦礫，鋤榛莽，濬縣前池深八九尺，先是池湮，而縣殘破，至是人喜曰：池已深，自是當太平。相率而歸，縛屋以居。又明年，修文廟，易其朽腐，支其傾斜，明倫堂草架欹危，以易新柱，直上承棟，草架倚柱爲力，不復有欹危之患。櫺星門缺陷，廊廡濕朽，齋舍委塌，一皆修理。比昔有加於是。延訓導以教大小學，生徒絃誦之聲琅然也。學之士子相與買石求文，以紀其事。嘗謂：聖人之道在天下，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本無廢也。而或至于廢者，時使之然耳。當干戈未息之時，人心危疑之際，而能將已廢之學舍葺而新之，集已散之生徒聚而教之，可謂能哉。

魯貞《桐山老農集》卷一《修開化縣學記》　上即位之明年，詔有司申教化，勵學校。時汴梁張侯潛令開化幾載，朔望率諸生拜殿下，退揖諸生坐，且申敎曰：孝子事父當然，曰忠臣事君當然，曰義以别夫婦，曰信以交朋友，曰友以篤兄弟。學以明倫者若是，期毋弛也。諸生益趨於學，教諭縉雲施登請曰：「教則然矣，而茲學修未十載，瓦脱不蔽風雨，墻壁日隤剥，庖舍塌委地，門户牖楯器用頓缺，不究不圖，懼不能妥神、處學者。」張侯曰然，謀之監縣塔布台、主簿訥古伯、典史孫復元，皆贊其成。命諸生分任斯役，輸木傭工，咸樂趨之。遂徹其瓦之破者，增其缺者，易枋桷之朽者，塗丹堊之移落者，甃地之隆陷者，建厨屋二，築墻堵十有九，檠二十又四，俎十有三，鐘鼓各一，几二，勺篚五，凡學之具器故所無者悉具。春秋釋奠，莫不精恪承事，神人以和，學是用興。噫！明教飾學，張侯於斯可謂能稱詔旨矣。凡在學者，不愈當懋勉于行誼，以無負孝悌忠信之教乎？吾見泮林多好音，城闕無佻達，而賢才因之益盛者，風俗以之彌醇，免罝棫樸之歌，將復見于今日何？莫非我侯盛德之所致歟！

蕭斡《勤齋集》卷一《醴泉縣廟學記》　醴泉縣廟學，故在城内東北，元祐中博士蘇季明記之。金亡，廢。至元乙亥，縣尹東平宋侯洙徙於南市。大德壬寅，從仕盧侯佐爲縣祇謁初，覩嚮隘庫陊，廟而無學，大懼不稱聖朝崇尚樂育之意。課諸監縣沙卜珠、簿尉陳瑞南進義，詢之縣史王濟，得故廡墟。當文明之位，顯敞爽塏，稱爲神居。盧侯以二歲己俸爲倡，同僚士庶遠暨咸陽槐里士夫之賢者，皆捐金以助。爲禮殿居中，繪羣賢大儒於兩廡，齋廬講堂，庖庾門垣悉備。左轄耶律公希逸、翰林劉公賡旬宣關，右韙其知務翰林爲書殿榜焉。既終更，敦武郝侯某繼至，增正殿平基周陛，嚴陛楯以衛賢像，徙石刻庭下。建烏頭大門，仍諉

醫學諭劉君珽植花果名木以千數。甲辰三月吉日告成。

閻復《靜軒集》卷四《平江路常熟縣重修文廟記》 洙泗發源中國，言吳公導一脈而南，湔我吳俗，變楛陋爲文學，聖賢之澤後世深矣。至元壬辰，復監治吳郡，朔望過郡庠，縫掖雲集，周覽殿廬，歷年滋久，往往廢而弗治，頗以教風不競爲憂。是時，聞常熟有楊公麟伯，靚廟學缺壞，樂輸私帑，爲崇飾之聖殿、賢廡、門牆、幄座，以至吳公、宋諸儒祠宇繪塑，丹臒粲然復新。竊爲常熟言公故里，故水號琴川，橋名文學，薰陶慚漬，宜其異於他邑。傳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方春按行屬縣，亟欲一往觀之，尋以疾告，遂不果。是年冬，閑居吳中。前令尹孔君文貞價公之壻盛琦、子應順，謁文以誌歲月。復聞學舊有記，先儒文石具在，辭不敢當。孔君道公之意甚勤，復亦嘉公用心有過人者，不得不爲一言。雖然，公之作新廟學，豈直爲觀美哉。方今文軌混同，皇仁一祝，疏濬教源，此其時也。吾願居是鄉，莅是邑者，仰聖賢之遺像，誦聖賢之格言，深求所謂君子小人學道之義。爲人上者，推廣愛人之念，以撫其下，若慈父之保赤子；爲人下者，祇服易使之訓，以奉其上，如孝子之事嚴父。上下相安，風恬俗熙，庶幾武城絃歌之化復見於茲邑，豈直爲觀美哉。於是作爲歌詩，以詔邑人。公字祥甫，世爲常熟人。甲子入大學，戊辰登進士第，仕至揚州觀察推官。是役也，糜錢五千緡有畸。督工堉與子，洎鄉士李敬甫、金應澤。

閻復《靜軒集》卷二《曲阜孔子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祇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闥，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廬、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杗棟廬桷磉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堅稱是，露階釦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臒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葳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廡重檐，亢以層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坐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十畝以供粢盛，復户二十八以應灑埽。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繫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毖其祀，蓋治古之恆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裒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陳著《本堂集》卷四九《奉化縣學記》 吾道爲天地立心，學校爲吾道司命，有天下國家者所先務，而邑於化民最近。奉川一邑，秀於民爲多，而諸老先生詩書禮義之澤猶未與流俗瀾倒，一變可以近古，其機在邑尹。歲己丑，丁君之來，殿謁既，覽學宮，諸生進而告其故邑之學凡幾更革，大成殿則百年之遺，彝訓堂、儀門、左右廊及誠身、明善、觀光、利賓、志道、率性六齋則十餘年之近所營建，舊或玩於未修，新或病於未完，尹之心若有不慊者。越明年，鳩工會梓，而補苴，而墁甕，而坳堊丹漆之，亦可矣，而曰：「未也。」又明年，正文廟門，使知有師。創天壽殿，使知有尊。闢養正堂，而小學知有所嚮。至於閱以入出於學之西，揭以森嚴於學之南。南有池，池有亭，曰「參前」，衿佩遊息以暘，昔所未有而大備於

今。吏不弛勞，民不知役，有政化者如此夫！闔議屬余述其概以詔方來，且諗於余曰：「尹爲吾道計，將以鄒孟吾邑，而吾籍適成户也而役不吾及，賦也而科不吾泛，章甫搢笏也而佩珥，腰鞬而茅蒲葭芷不吾勞，若是士皆得爲今之幸民。然心無所用，身無所事，不蕩而偷者幾希，此又幸不幸之幾，尹爲此懼，急於學校，可謂知本。大厦連雲，羣居終日，非欲苟便，安徒咕畢，遠取諸顔、孟，近取證諸周、程、朱、張，誠於心，踐於身，行於家庭，信於宗族、鄉黨、朋友，貴其所自貴，樂其所自樂。窮途，命也，有性焉；行藏，性也，有命焉。其相與勉旃，庶免爲學校辱。」余聞之喜，因爲果能爾，當聯其語於末，以堅尹之心，以報尹之德，咸曰：「諾。」故併書之。尹襄貴人，名濟，字既之，直而密，敏而勤，廉平而强毅，意所欲爲，不遺餘力。而丞王君澤、白君黼、主簿李君大用皆樂於協助，百廢具興，學校其一也。至元壬辰七月旦。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四《新城縣廟學記》　新城孔子廟者，國初李侯天祐爲尹時所作也。時河朔新去兵難，侯芟荆棘以立官舍。久之，田野皆闢，乃建儒宫，俾邑人知向學焉。前至元時，尹劉恭增修兩廡。大德初，監縣帖里海涯繪十哲及七十二賢像。泰定四年，監縣忽魯哈剌作講堂、神門及東西齋室。今至元五年，監縣那海、尹劉定安以講堂土階弗稱，用甓易之，復廣西齋以居師生，正兖、郰、沂、鄒四公配食之位。又以禮殿漫漶，兩廡欹傾，遂一新之。於是文學掾耿世榮來請曰：「國家治平百載，邑之廟學始完，將刻石以告來者，俾嗣葺之。」又曰：「甚矣，世俗之難喻也。今學者僅能執筆曉書數，其父兄已命習爲吏矣。願爲記以惠教之。」

《至正四明續志》卷七《象山縣儒學》　學在縣東南一百步，唐會昌六年與文宣王廟同建。宋建炎兵燬，令胡琦重建。慶元間，令韓元禮重建講堂、齋廡，事備前志。皇朝至元二年十月，縣尹龐思忠創立櫺星門。至正元年二月，縣尹穆卜顔帖木兒來，覩殿宇廊廡損漏，捐俸修理，殿宇、儀門、廊廡、齋舍、廚庫，内外一新，又甃砌甎地，重置祭器，又於學前建東西街坊巷二座，曰宣化，曰文明。

《至正金陵新志》卷九《學校志・州縣學校》　句容縣學，頗廢於兵火。至元三十年，縣令烏延瑛創屋三間，扁曰芳潤。至大二年，縣尹趙靖撤舊重建，繼以縣尹程恭延聘名士，訓誨生徒，遠近嚮慕，邑民獻地增廣學宫，設唐劉鄴、張常洧二祠於講堂西。後至元三年，刻累朝封號綸音於石，置禮器雅樂，繪兩廡從祀。至正二年，建屋于中堂後，扁曰「止善」。監縣尹、閻縣尹李允中、李博，教諭劉德秀等實綱紀焉，學計悉有常數。

汪克寬《環谷集》卷五《重建祁門縣儒學記》　祁門爲新安屬邑，山奇而峭，水清而駛，氓俗質朴。承平之世，比屋絃歌，擢倫魁而秉鈞衡者，往往有之。學宫在邑治之西，地勢蜿蜒，平岡衍迤，旗山左矗，筆峰前聳，實稱神棲。壬辰之變，蘄兵蹂躪，鞠爲茂草，邑之遺黎存者百二三。大軍恢復後，莅民者爬梳剔抉，未遑也，歲昭陽單閼夏四月，魏郡鍾侯以廉明剸治之才，遷宰是邑，訪求遺址，俛仰瞻顧，喟然曰：「學校，風化之本，而廢蕪弗治，其何以承宣而布維新之教乎？」乃剪翳闢基，鳩工庀材，是秋八月，鼎建禮殿。侯規畫有度，民歡趨之。第以凋瘵之久，慮疲吾民，且曰：「徐之，勿亟也。」明年，次第創東西兩廡，大起三門，蕃以靈星，繚以周垣，肖先聖暨四國公像，繪十哲百五賢，而舍采焉。又明年，復建加號制書碑亭及明倫堂，齋廬井庖湢之舍，百爾具備，凡爲屋三十有八楹。甍甎翬飛，丹臒炫爛。察祭器之匿於民家者，詰而復之，缺者補之。勸獎邑民助田三十五畝一角一步半，歲入之租三百五十一秤半，以供春秋祀事，且望舍采之費。集邑氓之穎異者，禮聘名儒而訓廸之。縣丞清江吴君、主簿金陵宣君克贊其成，邑之人士樂侯之興文教以陶吾民也，廼謀於邑文學李績、訓導蔣維楨而合辭徵余言，以記於石。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於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爲學，而規制寖備。逮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達嚕噶齊特哩始盡撤而新之，奥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脩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脉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掘其脊，或挾宫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輟工，後來間有不爲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殷費鉅，罔敢自任，顧假術者之言以爲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强來涖事，展謁而退覩斯堂之墜茨不施，欹仄敝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爲之太息，亟令鳩財僦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杇墁瓴甓，必堅必良，棟桴豐碩，櫺檻顯敞，飛檐步檐，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爲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潰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于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爲杏壇，修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修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

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潛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幾若向之有廟無學，何以廣教道，稱上旨哉？宜乎周侯鰓鰓焉致其力，而不邮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概，有晉陵胡公珵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潛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爲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潛不敢勦取前人成説，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魯貞《桐山老農集》卷一《修開化縣學記》 吾邑有近道之俗者二，民生山谷間，無繁盛麗華之見，無聲色臭味之娛。男子耕稼，婦人蠶績，朝作而暮息，勤生而安業，故其習多務本，其秀民知讀書，識道理，愛親戚，敬賓客，睦鄰里，非法之事懼不敢爲。一有頑獷無耻，背棄禮法者出，則擯而不與之處。故其質多尚義。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俗有美惡，治有難易，聖人變之，固自有次第哉。然聖人之治，不常有也。於是乎學校興焉，所以化其氣質之偏，而歸之中庸之道，是亦聖人之教也。以吾邑之俗，而施學校之教，吾知其變而之道不難矣。縣有學在治之東，風欹雨穿，傾危漏腐，棟橈瓦缺，岌若弗支。監縣察迪克齊始署縣事，實至正九年也。一日，謁廟下，顧學舍之弊已極，以爲不可不修也。遂捐俸爲倡，教諭亦有所助。於是命學之儒人劉謙益等十有一人分修大殿、講堂、兩廡、儀門、四齋，諸人莫不承役，撤朽敗，易新美，衆工聿興，捐者以完，廢者以舉。檐棟雄麗，瓴甓堅緻。教諭來求記辭，屢不獲，則爲之言曰：茲學之修，監縣之惠也。若夫教之，使至於道，則師之責也。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五《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最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侯阿尼雅巴哈既嘗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圮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既受命，即爲禮致治經之士張天錫、吴實，飭材徵工，率先凡役，而他有籍於學者，因皆相勵而趨爲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牆垣、廩庾、庖湢之屬，悉皆易弊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者碩方先生樗，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

黄潛《文獻集》卷七下《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七習爲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粤繹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巋焉獨存，識者知爲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於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即命鉤考簿書，徵理歷年瞻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涖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於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暨茨瓴甓，勘堊繪彤，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爲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絶。侯既行舍，萌之以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揚垕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

程端禮《畏齋集》卷五《棗强縣學修飾兩廡及從祀先賢像記》 冀州棗强縣舊有孔子廟學在東城之隅，自宋歷金，壯麗宏敞，而兩廡不修，從祀頗缺。至正十二年，某官丹珠爾策爲縣達嚕噶齊，下車謁廟，慨然以興學爲先務，即倡出俸錢若干，好事者競發私幣以相之，鳩工度材，葺兩廡及旁舍之圮壞者，裝塑歷代先儒百六人像，冠冕履舄，丹青炳烺，端拱列坐，儼如生存。然後孔子廟内外完好，不失典則，有以大啓士民尊敬之心，深知監縣承宣朝廷文德之意，翕然從事於學而不能自已也。教諭龐君元德述其事以來請記：「夫宰百里而以禮樂爲治，聖人固善之矣。然在當時如子游之於武城，蓋已不可多見，況千載之下哉！今棗强大夫能作新學校以先官政，其事雖略，而聖人之道實繫乎此，禮樂之治實原乎此，其功豈小補哉！龐君曰：「與諸生弦歌講習，儀刑親炙，以達聲教，以淑人心，以無忘縣大夫之德，其志有足尚者，故爲書而記之。」然竊又有説焉：「聖賢遠矣，獨其言與道存焉。爾學者誦其言，求其道，必當究其心，而泥於跡。雖學爲無取也，後之君子亦有省於是也。」夫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記。

盧琦《圭峯集》卷下《重修永春縣學記》 泉郡之西百二十里，置永春縣治。

縣之西五里，置學。稽之邑乘，學舊在縣東，宋大觀迄紹興凡再遷而後定。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春三月，予始蒞縣事，即謁學。教諭高仲舉等進而言曰：「是學自至元內附以來，前後累改，然歲久屋老，隨葺隨壞，宜更久之。顧學租薄，猶不足以供祭祀、贍師生，如營繕何？」予喟然嘆曰：「彼釋老之宮，布滿天下，在在華麗。今天朝右文，而聖人之居其陋若是，吾徒得無赧乎？矧余來方欲以教化理諸邑，而學又教化所自出，尚得辭其責乎？」於是邑之好義者，若陳惟孝等相與謀曰：「令方有事于學，吾黨當叶力相之以速于成。」無何而粟盈于倉楮羨于帑矣。是年夏六月，首作戟門五，高與殿稱。距戟門四丈有奇，建櫺星門以臨通衢，與戟門稱。戟門之左爲小屋，右爲亭，因故址而加崇焉。亭舊名「思樂」，令易而匾之曰「光霽」，遂及明倫堂暨左右四齋柱之腐者易之，棟之橈者更之，俾可以久。堂之東西各有庫，西以經史，而學官私居鄰焉，東以藏祭器，而魁星祠密邇焉。堂之前搆儀門，與兩廡接，爲門如戟門之數。儀門之內鑿地爲池，甃石以瀦水，而橋其上，環以欄楯，仍繪先聖及從祀像而華其殿，由殿而廡而門，悉加丹堊。十四年甲午夏五月，安溪縣寇作，六月，侵我疆，官署民户燬于火，而是宮巋然獨存。既而義旅聚於斯，栖兵于齋，飼馬于亭，穴垣而蹊，斧户而爨，所不克毀者，僅廟。余與戈甲相卧起，弗暇顧也。十五年春三月，寇平，民獲休息，乃復召工補葺戟門之外，砌石爲亭，而種樹于其側。櫺星之外，築牆二十丈障其前，闢官道而廣之，徙興元省賢二坊于道之左右而相望焉。蓋至是而役告畢矣。又以士之無養也，復勸陳光輔等捨田若干以廩之，以祭器之未具也，復範簠簋籩豆以用，秋八月上丁克如禮，禮闋宴于堂上，羣賢具在，教諭顏寧助等請曰：「某等重役于茲，與執事相周旋，殆將四載，中更禍患，尚賴先聖在天之靈，獲就緒矣。今日釋干戈而俎豆，捨甲冑而衣冠，雍容揖遜于禮樂之地，顧非幸與？願記之以示來者。」

陳基《夷白齋稿》補遺《吳縣修學記》　平江屬縣麗郡城者二縣，皆有學，而今三皇廟，實宋景祐間吳縣與學官舊址也。其徙今郡城西賓興坊廟序齋庖凡四十餘楹，則紹定初縣令趙善翰實改卜焉。淳祐之際，縣令趙汝趾更繕完之。國朝混一，郡縣通祀孔子，而吳縣學至正七年達魯花赤馬祖憲嘗一修葺。十九年，縣尹張經斲石作櫺星門甚偉，而廟學更十餘寒暑，摧圮就壓，概未遑有植其仆，而剔其蠹者，茲縣尹楊侯由行中書掾史以閱敏亮達膺是選，甫下車，即謁先聖先師，環視內外，慨然以振興爲己任。顧教官方虛席，而學廩告乏，且久，適鄉貢進士吳興莫孜客，吳郡侯雅知其賢，因折節以學事委之，遭時多故，民罷於力役，侯徒手於百廢之餘，計未知所出，間謂孜曰：吳民雖困頼，苟以義勸之，宜無不用命者。賢父兄察侯意所屬，咸奮曰吾侯爲政，殆知所謂後先緩急者乎？夫禮義之可以爲國也久矣。侯今不鄙夷吳民，而欲以禮義畜之，甚盛舉也。故宋太師魏國文正公九世孫范廷琰等率緡錢合五千有奇爲修學費，未幾縣之浮屠氏靈巖寺住持倖標等謂其徒曰：吾與儒者雖異師，然衣且食焉日與編户之甿，俱以什一之賦徭于縣，幸天惠賢侯，非唯編户者有賴，吾徒亦竊有休利焉。彼編户者不敢自愛其力以佐侯興學，吾等獨敢私愛其力乎？亦相勉以貲若干緡來助。侯曰：吾事其殆庶幾矣，乃擇縣曾勤練有幹局者司其出納，侯辰入署縣事，退輒至學親較百工惰勤以程督之。中爲大成殿，後爲明倫堂，傍爲兩廡，爲齋廬，規制大略悉遵紹定之舊，而以堅撤腐，以直支傾。材必貞，工必良，視馬侯所修或有間矣，其周之而爲官墻，履之而爲階陛，缺者補之，漏者覆之，陊阢者填之，使安夷之使平，其丹堊之漫漶者飾而新之，兩序從祀先賢像剥落而黕昧者，更繪而神明之。於是上棟下宇，內垣外墉，莫者益崇以嚴，弊者益完以好。入其廟，儼乎其有臨也；升其堂，肅乎其有容也。師生教養，秩乎其有序也，經始至正甲辰蠟月壬寅，訖於明年如月甲子。既竣事，侯率僚佐行釋奠禮，退集師弟子員講六藝之文，因歎曰：「吳爲縣地方百里，學官與縣治俱麗郡城，而境內之人散處山澤，有不得朝夕肄業於學者亦多矣。」乃呼其父兄而告之，若曰：「吾欲俾若里有社，社有學，學有師，以教若子弟可乎？」皆應曰：「諾。」居無何，百里之內孩頌相聞，口誦《詩》、《書》，而身踐儒行者，相屬於道。鄰州吳江之民曰奚士龍聞而慕之，割私田九十畝有奇來歸，以繼廩稍于學，侯亦弗之拒也。訓導鄧德基、黃本疏其事，請書于石。吾聞學校廢興，視守令之賢否，此古今確論也。承平以來，爲守若令者不駿奔於期會，則攘臂於賦斂，鞠躬於簿書，蓋八十年於此矣。其不以文具視學校者，幾何人哉！及天下有變，向之所謂駿奔攘臂且鞠躬焉者，卒莫知所以救之。楊侯起家爲材掾，一命縣長吏當百戰創痍之際，視承平所不暇者若可以少緩，而侯顧汲汲焉束帶誦學，正色一呼，應者如響，而異端之徒，鄰州之民，不謀而至者恐後，禮義之足以感人也。蓋若是方是時，郡守馬君以師帥之職，綱理乎其上，楊侯以縣大夫，與丞鄭翀、簿王造、典史舒昉、劉惟志勸相乎其下，上下一德，求學校之無興，不可也。使凡職守令者，皆知不以文具待學校，而長民者必以禮義先天下，而天下有不足平者矣。楊侯爲縣，未期月而善政類此者，不一而足，以不繫於學，故不書。侯名彝，字好德，鄱陽人。董是役者，縣曹

史李質、沈瑞，學吏樊龍也。至正二十四年五月辛巳記。

教師

陳櫟《定宇集》卷二《送休寧教諭孫有常序》 宛陵孫君有常，以薇省檄來教吾邑，予邂逅識之，語未竟，別去。然邑庠諸生，談君善不容口，予以是敬君。今三年矣，官滿將歸，拳拳諉予友吳正夫求予贈言，其亦有以敬予也乎，忍靳不一言？教官非他官比，慶曆間州縣始立學，縣有學未有官，往往令丞有文學者兼之。其後始專官以教，曰「主學」，必付之南廊老儒。若橫經郡泮，其選尤重，必黃甲暨南省前名暨優平等上舍洎一任。回試教官，中者始畀之守倅，待以上客，六曹不能班。其選重，故其教行，理勢然也。今因革異宜，郡博士且視昔選任殊輕，況邑庠乎？然任是官者，當思稱千里、百里師儒之重，何可不自重哉？孫君教吾邑，良知自重，由是陞擢遠大，詎可量乎？或翱翔侯泮間，能自重其道，以自重其官也必矣。自重其道安在？曰不出君名若字間。彰厥有常，昉見虞朝；克用常人，繼見周世。夫子曰：「聖人、善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有恒者，斯可矣。」朱子云：「有常者之於聖人，高下懸絶，然未有不自有常而能至於聖者。」聖門進學，具有科級，聖朝進人，亦具有科級。聖塗云遠，發軔自有常始，仕塗云遠，發軔不自教官始乎？行矣孫君！君家莘老仲益，文章聲名，赫赫若昨日，趾其美者，不於君是望，其將疇望？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二《送範藥莊序》 長興爲湖大邑，素號難治。然令丞得人，治固不難也。錢塘范君提鄉郡學事且三年，行臺遵近制上其姓名于朝，將拔擢焉。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上《官守志・本朝統屬官制》 上元縣，前宋次赤縣，至元十二年歸附，仍舊名，附廓七品有印，設達嚕噶齊一員，縣尹一員，各兼勸農事。主簿一員，縣尉一員有印，典史一名，所管竹篠、龍都兩巡檢司有印，各設巡檢龍灣、湖熟兩務有印，各設提領大使副使龍灣各站有印，設提領儒學，設教諭，陰陽、醫學各設管勾、教諭。

《廟學典禮・郡縣學院官職員數》 行中書省，至元十九年正月日劄付該：據浙西道宣慰司呈：照得近准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牒「本道既有儒學提舉司衙門，其各路提學職事委是不應設立，請照依鎮江路體例，將其餘路分提學職名一體革罷」事，准此。卑司勾請到儒學提舉司正官赴司，一同議得：擬將儒學提舉司元設提管、糾彈、司計人等，依准按察司牒，截日罷去。據各路儒學提舉人員，除平江路提學勾焯係欽受宣命勾當，已經任滿離職，並杭州路儒學即係上路，生員數多，已設提學孫朝瑞係省府准擬、移咨中書省聞奏人員，擬令依舊勾當外，其餘路學元設提學人員，擬合革去。外據儒學提舉司擬設都目一員，司吏二員。外據本司議擬到儒學合設職名員數，依准所擬，開坐行下儒學提舉司，依上施行。仍將額外濫設員數截日革去。並具呈行中書省，回牒按察司照驗。去後，今准按察司牒該：來牒議擬到各處合設儒學職名員數，行下本道儒學提舉司，依上施行。及將額外濫設員數截日罷去，具呈行中書省照驗。外，請照驗施行事，當司准此。議得：各處合設儒學職員，除依准貴司議擬，外據見設訓導官並各縣學正、學録實爲冗濫。據此，今將各處合設職員開坐前去，合行移牒，請照驗備去事理，依上施行。外據各處見設訓導官，並各縣學正、學録職名，並行革去。仍希依准。公文回示：准此。卑司除已行下本道儒學提舉司，依准按察司牒文事理施行，合行開坐，具呈行中書省，乞照驗。得此，送准浙東道宣慰司，再行從長講究得：若准浙西道所擬員數，是爲相應。省府：除外，今將擬定設各名員數開坐前去，合下仰照驗施行。總管府：教授二員，錢糧官二員，學録、學正各二員，齋長、諭各一員。散府：教授二員，錢糧官一員，學録、學正各一員，齋長、諭各一員。書院：山長二員，錢糧官一員，學録、學正各一員，齋長、諭各一員。縣學：教諭二員，錢糧官一員，齋長、諭各一員。劄付浙東道宣慰司。

《元典章・聖政一・興學校》 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欵：國家內置監學，外設提舉、教授，將以作養人材，宣暢風化。今仰中書省自國子監學爲始，拯治各處州郡正官，肅政廉訪司申明舊規，加意敦勸。若教官非才、學校廢弛者，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劾。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四《送朱德嘉序》 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説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颯颯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

十五日，雍虞某叙。

楊翮《佩玉齋類藁》卷五《送屠彦德教諭序》　至正元年，復鄉舉里選之制。明年，大比天下多士，春官上其名，天子親策焉，第其等而官之。又明年，用監察御史言，取貢士下第于春官者，用之爲校官，復以貢額未廣，而天下之材或遺也，始自今更定名數于貢額之外，取以補校官之未等，秩視下第者，益讓焉著爲令。于是，南士之額在江浙省與貢者廿有八人，而以遺材取者又十有六人。四年，暨陽屠君彦德在十有六人之中，遂爲校官于歙學。知彦德者皆爲彦德喜，以爲彦德雖不獲薦名于春官，而猶半得以遺材，致身于校官也。彦德之在歙，能于其職，以故通郡中無不敬禮之于校官之名，實無少愧。視他塗而爲校官者，偃然而有以尚之，嗟乎！以彦德之賢，而才教一邑，使天下之校官皆若，而人顧不足爲吾道重哉。

吴海《聞過齋集》卷一《贈閩縣學教諭叙》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校、魏宋唐博士，皆以士通經者爲之。國朝初，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輒爲學官，知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謂宜選郡學訓導歲久者，則士業素厲，爲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等爲之，則宋待補也。里人林某年富學茂，一應鄉試即中亞等，授閩縣學教諭，衆榮之，而生俛然若不足。一日，來謁予曰：某材學未自信，虚職教事，大懼弗任，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閩里邑也，子邑士也，邑中之人非子親戚，則朋友故舊也，識子者大半矣。教之行易耳。古人之教以身不以言，今夫執卷誦章句，操觚牘騁詞翰，欲以取科第爲子之榮者夥矣，是不賴子也。子獨修而身齊，而家睦，而親戚正，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焉。不數日，而播之百里，非難也。故子之教易矣。況子一門諸父昆弟，皆鄉學，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子之教不難也。夫教者，治之本也。生勉之，仕途發軔，方自此始。今日爲百里師，善其教，他日爲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經費

何夢桂《潛齋集》卷八《分水縣學田記》　學校之法二，教與養而已。三代學校法出諸公上，而不出於私，故司成樂正，國爲設官，所以教也；公田米廩，國爲給事，所以養也。自王公國都以至比廬族黨莫不有學，自王太子、王子與夫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國之俊選莫不有教，亦莫不有養，故其四時誦絃禮書，干戈羽籥，若貴者賤者，皆得以一志於學而責其成。三代學廢，其僅存於後世者惟國學與郡縣學耳。教法不備而養之道益狹，故鄉民之秀者羣居自爲師友，而詩書禮樂之化不盡出於公上，齊民或竊取而私之，亦既非古意矣，而況學校之在郡縣者，復不能以概舉也。其幸而僅存於郡縣，又幸而隸於大都大邑，地方千里，計畝萬億；地方百里，計畝百億，歲取其贏以供學校之不給，是猶太倉損一稊粒，稱員餼廩特易易耳。乃不幸處於窮陋，竭地之力不足以食農夫，尚復問田以禄不耕之士子乎？芹藻榛蕪，衿佩落落，顧瞻城闕，上之人亦不得不分任其責矣。分陽爲睦最下邑，隸學田僅二十五畝，東北偏池六十畝，歲以蓮芡易粒，纔數石，人日給二缶，養生徒不能十人。至元丙子，學士鮮散，前學官何鳴鳳、何壽老葺理復完，章掖甫集，在籍至三十人。今學官徐會龍席穜未暖，掇己田三十畝隸之學籍，曰：「姑以繼廩粟也。士未必宿飽，吾爲義倡爾」。嗚呼！學校之設，茲固古先聖王所以公天下者，茲乃逸而歸諸邑人士之私，使人人若此，則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也，推而放諸四海，且將與天下爲公也，州里云乎哉！諸生尊碣乞記以誌永久，余嘉徐君之誼，重諸君之有請，將善鄭以勸來者，遂爲之記。至元戊子二月既望。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四《新城縣學田記》　新城，燕晉亢之地也。古稱土壤肥饒，溉以西山紫泉諸水，故凡植物豐暢茂遂。邑方百里，北去京師僅二百里，士卒屯戍列其左右，公卿分地交于前後，而官府民庶公私之田及朝廷頒賜釋、老以爲永業者又不與也。夫一邑之中，其地如是之美，居者如是之多，欲無侵漁爭奪之患，蓋亦難矣。邑有學田百八十畝，散在四鄉之野，歲入租粟五十餘石，藁千餘束。教官張節慮爲豪強侵奪，疆界之不明也，伐石志之，屬天爵爲之記。

嗚呼，井田、學校，王政之本也。後世經界之法既壞，明倫育才，尚賴庠序存焉。然而教養之法在乎師表之嚴，敦勸之方責諸承宣之寄。而聖賢之祀享，弟子之膳羞，是皆學田所出，可不正其疆界乎。夫世之學田往往湮没者，何也？蓋今之校官無刑罰可施，則人不知所懼；無圖籍可攷，則吏易以爲姦。故必大書深刻，斯能彰示永久焉。雖然，長民者所以專其政也，爲師者所以司其教也。若夫治化洽而禮讓興，風俗淳而民庶化，豈獨耕者讓畔于野，是則政教有成，庶幾隆古之治乎。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爲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涖縣事，厥既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折

於郡庠，若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爲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爲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愛其所有，以弛吾乏絶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爲記。嗟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爲同也。侯與吾從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上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爲原其大趣而爲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定海縣儒學贍學田土》 贍學田土：田，二十一頃四十五畝三分六釐；地，一頃六十八畝六分；山，五頃七十一畝二分七釐。

額管錢糧：米，七百十八石二斗六升八合；地租，中統鈔三十六兩七錢三分九釐；山租，中統鈔三千九兩八錢七釐。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慈溪縣儒學》 贍學田土：田：四百六畝二十八步。地：四十六畝三十步。山：五十九畝二角二十步。海塗田地：五百九十九畝二角三十五步。魚池：一百二十四口。

額管錢糧：鈔中統鈔三定一十七兩七錢。穀：五十五石一升。米：二百一十五石五斗三升八合。小麥：二十二石五升六合八勺。

屋宇基地：禮殿、講堂、齋廡等屋，共九十八間。牌門一座，六扉門三座。基地：一十畝二分八釐三毫三絲三忽二微。行路直長四十丈，橫闊六丈。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學校考上・鄞縣儒學》 屋宇：從祀廊屋，東西各九間。趍廊，東西各二間。櫺星門三座。泮池。泮橋。土祠一間。講堂三間。扁曰「養正」。東西過廊，各二間。舫齋二間。習説齋三間。育英齋三間。觀善齋三間。並列於東。辯志齋三間。敬業齋三間。進德齋三間。養蒙堂三間。已上皆燬於至大二年。

田産：元管田：七百一十八畝三角三十七步五尺，地：二十畝三角四十五步。魚蕩一所。續收田一十畝，陳學正捨到。

錢糧：米元收一百五十四石三斗七升一合九勺，增收三十二石三斗五升。鈔中統鈔一十九兩。基地一十五畝二角四十五步。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七《吴縣學田記》 至元辛卯春三月，余領吴縣學事。始至，進拜先聖，退立廡下。顧視壁宇蕭然，衿佩簡寂，嘆曰：「壯哉縣！而學弗稱，是何歟？」有士揖余言曰：「茲學之建，始紹定戊子，趙公汝誼所爲也。六十餘年，新者故矣。視爲傳舍，日不加葺，田疇多荒。會計不當，又稱貸而益之。士廩無繼，則衆散而去。絃歌之音，不聞久矣。近歲里中趙君糾録于學，慨然閔之。率鄉之右姓各以租助，計畝若干。方將嗣有建請，未卒事代去，故籍可復也。」余復嘆曰：「趙君今安在？今人而能爲此也耶！利之入人深矣。官于學者，常禄之外姑取贏焉，未見有能廉者也。千金之家廩有餘粟，則厚以自奉，未見有能施者也。余不識趙君何如人，乃能閔士之窮，勸人以義，鄉之右姓樂與共成之，其志可謂仁哉！是不可以無紀也。」昔三代盛時，人各里居，田各井授。自國子而下，爲士者皆出于鄉遂之夫家，而入學有時，故士得自食其力，不仰給于縣官。自田制壞，鄉治廢，士失其守，反不如農工商賈之有定業也。爲民者四，今加而六，異端之説由是入焉。浮屠之室，老子之宫，鳴鐘擊鼓，閒坐而食者，通都之内，日不知其幾千人。聚而給之者誰與？女媧之敬信，吾無譏也，勇夫健卒固捨其身而奉之矣。閭巷之無知，吾無責也，士大夫之家固捐所有而予之矣。無他，福田利益之説惑之也。子朱子有言曰：「先王禮義之宫，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趙君之舉行也，舍彼而之此，其有得文公之心者乎！抑學校之道二，教與養而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養者之責也。「佻兮達兮，在城闕兮」，教者之責也。余愚且老，婆娑此行，竊承荒乏之餘，大懼教養有闕。幸居是邦，以友士之仁者。樂趙君之事，書而刻之，庶有聞風而起者乎！雖然，趙君信有德于士矣，士之饘于是，粥于是，何以報德？愚聞之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有人於此，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乃免素餐之譏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謂「亡恒産而因無恒心」者，民也。士則有常心矣。士有常産而猶無常心，何以自拔于民哉！

徐明善《芳谷集》卷下《進賢縣復學租》 王文公云：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之？今不苟然者，不多見也。古之師職教，今之師職養，養與教俱不苟然，尤難。叔志萬君教諭進賢，革學田隱没攙撲之弊，學計頓贏，碑穹然詩困如也，可謂不苟然已。今夫食士不當自謀也，然必養士者爲之謀可也。養士者又不謀，以士之食食，夫爲姦爲欺者，寧使士朝不食，夕不食，其過豈特苟而已哉？不仁

甚矣！雖然不苟然，義也；所以能不苟然，勇也。人固有見義而無勇者，騷心蒿目而卒無所誰何，或奮然而起，靡然而止者是也。然則君之勞烈，又不特苟然者愧君也，豈非賢哉！

醫學

設置

劉塤《水雲村稿》卷二《豐郡三皇廟碑》　鴻濛分天地，位貞元，絪緼之氣，旁薄鬱積，而無所泄，有聖興焉，是爲大皞氏。逮夫停蘊寖久，貞元復會，即有火土之瑞者出焉，是爲炎帝，又爲有熊氏。世俗弟稔聞璧合珠聯，口誦習熟，謂伏羲、神農、黄帝實接武以相繼。逮考古志，乃世之相後先殊遠。由黄帝溯神農，中間相去已三百餘年，又溯而上之，蓋不可知，亦悠遠芒茫之極矣。而三神人者，或顯卦畫，辨陰陽，以露神機；或嘗百草，品藥性，以開醫道；又或著醫經，制鍼法，以救民生，俱能壽斯人欲絶之脈，補造化不及之功，世咸尊稱之曰「三皇」。三皇於江南故未有廟，至元混一，令郡邑俱建醫學，始立廟。南豐縣陞州二十載，猶未廟也。春秋祭，朔望拜，率僑寓于館驛，于佛堂，僉曰弗稱，顧卒無念及者。太守隴西公之來也，謂此弗祀，非所以承詔令尊聖神。得故主簿廳廢址於州東北隅，卜之食，詢茅運甓，募匠市材，捐己俸，率醫人致助。大德庚子春，始搆創。中爲正殿，旁爲兩廡，外爲醫學門，又外爲櫺星門。明年，廟成，衛以桎梏，環以垂楊，甃砌潔整，丹堊明煥。三皇塑像南嚮，四正繪像東西嚮。公常躬程課無倦意，月朔望，公常躬奠謁無廢事。命醫官諸生，審究脈病證治，交暢互闡，雍雍于于。又明年，公政成，衆慮其久而忘也，請紀諸碑。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二《岳州路三皇廟記》　充宇宙而無垠者，氣而已。通則平，塞則病。聖人生於天地之間，得其氣之至完，上參贊而下曲成，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平，功蓋莫先焉。故下至百家有用之學，亦往往託之爲宗，豈不曰開物成務，非聖人莫能與於斯耶。三皇非獨有功於醫也，而言醫者必宗祀之，亦豈知聖人之於民，必先憂其或有以病之，而後至於憂民病。恭惟聖朝，功成治立，乃俾郡邑建學教醫，懿哉，古昔聖人憂民之心乎。巴丘，水國也。左江右湖，霧雨之所蒸薄，漲潦之所蕩汩，土瘠吏繁，民或内外交病。太守王君耀卿欽承上心，布宣中和之暇，構禮殿以崇明祀，闢講肆以懋醫徒，翼翼嚴嚴，華而不侈。工既告備，圖來徵文。某惟王君在民之心之切如此，則其爲政豈復有病民者哉？喜而爲之識。雖然，醫非苟道也，學非觀美也，三皇聖人而非土木也。今方有其書，藥有其物，而實實虚虚，誰之過歟？治民亦猶是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又授以治之之具焉。而曰不治，獨不愧於心乎？亦獨不懼於心乎？予既嘉王君之能憂民，又慮學醫者之費人也，於是索言之復以告來者。

蒲道源《閑居叢稿》卷一四《洋州三皇廟記》　皇元升平日久，講求文物，稱秩元祀，於是設置醫學之官。謂醫之祖，出於三皇，生民之命，實所依賴。俾天下郡國立廟享祀，號曰「開天」。其牲幣禮文，一視儒官祭先聖先師例。以歷代名醫從祀，且以春秋重三、重九之日，取陽數也。守土之臣，率醫官及其生徒行事。洋爲州，醫設學正。其醫正蘇文廣，始中於州，闢興道舊治爲廟，權輿草創。及何應申之在職也，與其醫生等協力增葺，像設供具，漸次完備。又以基址庭除迫隘，班序周旋，有所弗稱，出己資五百二十五緡，得鄰廟地三畝有奇而廣之；又創樓曰拱聖，庋藏《頒賜聖濟總録》等書；大門、講堂、庖舍、惠民局，計十餘楹。至於祭服，由中及外，凡所須物，莫不備舉。費皆竭己所有，初不吝惜。手植松柏、雜樹百餘株，必生成而後已。若應申者，可謂稱職而知報本矣。來請文以記曰：「非敢以言功也，願有以識歲月。」某拱而言曰：夫自天地始闢，而後有人，太古不可紀。自三皇建立人極，畫卦，造書契，耒耜、棟宇、衣服、禮秩，通變神化，莫不粲然，利益萬世。故其神靈在天，爲四方之禋祀。其緒餘則爲醫家者流。聖朝闕祀於醫，特以俾天下郡國通祀，以示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又盡其報爾。今應中能體上之意，嚮心之而不忘，力之而不倦，費之而不辭，其成緒，皆可書也。因爲言三皇功德之梗概，與今日報祀之之意俾歸刻諸石。其廟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云。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慶元路醫學記》　醫之書，作於上古乎？後人猶疑焉。陰陽氣運之説，與《易》、《書》、《禮》相吻合。蟲魚草木之精，詳於《詩》，尤近之。然其辭義奥古，卒莫能通曉，非專治者不能也。先王知之，始爲之師以教之，後復立學以長之，生人之本，繇是備矣。至元壬辰，濟南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來四明，遵詔旨，立醫學。學成甫十有八年，燬焉。其地近市狹紊，咸病展事。鄞縣西有故主簿廳事基，及傍近地，蕪礫不治。於是，故授徐君源道等請於郡，遷以廣之。迺斥其舊地，得財若干，以治土木。郡侯完顔公，首爲之勸。推官賀某，贊補其役。隸於醫籍者，胥率錢以輔之。逾年而學完，殿廡翼成，軒闥

深静。會予自京師還里，屬記其事。余幼嘗聞長老言，鄉里多名醫，皆修謹退讓，吶吶然若不勝衣。察脉視色，必原於井谷經絡之微眇。調製湯液，必通乎風土之宜。甘辛燥濕，内外相爲表裏者，悉參取於經傳。故其術百不一失。懷疑審問，求正於勝己，無忌悻之謬。道同而氣和，相遜以禮，相處以義。而昔時公卿家，激厲獎與之道，又能使盡其術而無愧。噫！亦盛矣。今皇宇恢廓，五方士民，參雜乎州里，拘而不達，將不勝其弊。率焉以僥倖，懼其深有所失也。徐君世儒醫，教授是邦，今二十餘年，重静而不撓。昔之所聞，徐君深知之。廣天子好生之德，諄諄然語之，使後之學者，誦其書，母執一以自滿，虚心遜志，復昔時之長厚。不幸罹於疾病，將得盡其順受，無夭閼之害。則徐君之教，不亦闡乎！余歸田里，尚幸而有見也。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昌國州醫學記》 醫之道，即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説與《易》、《箕疇》、《詩》、《禮》相表裏，亦大矣哉！蓋昔之君師，聰明神聖，因夫五行，以寓於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其運行，以齊夫寒暑。考九州風土之宜，别温凉燥濕之高下，蟲魚草木，纖悉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於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於正，皆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於聲氣臭味之眇忽，考之於遺書，受之於家庭，積歲年不能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事，以制廩禄。是則寧有夭閼疵癘之憾也哉！南北地氣，有大不同，而爲之醫者，各執己論。近者急於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五六，誠可罪也。秦漢之主，卒望海求不死藥。藥詎能令不死？蓋其空巖絶島，磅礴於巨浸之際，絶囂塵，接雲霧，靈根異草，得地氣之正。方外隱士，時採其奇絶精良以療治，輒奇中而功倍。今所謂海上方，皆其苗裔。而昔之集方論者，復蒐類於蛟龍之窟穴。海於天地間，號寘鉅，焉得以有遺也？昌國爲州，四履皆海。至元二十九年，始立三皇祠，綿蕝不稱。韓侯治儒學既竟，復莅醫學。兹曷以奉揭虔，廣其故址而二倍之。泰定元年冬十月，正殿成。復立論堂，翼以東西，前爲儀門，外爲神門，廊廡有序，祠象儼赫。首以圭租，勸民胥成，不三月，咸樂以助。復遵詔旨，爲惠民藥局。工既畢，書來，俾書其事於石。桷嘗謂：疾痛疴癢，切於吾身者，猶民之身也。民困魚鹽，侯能紓之；儒病徵科，侯能復之。既憂其生，又懼其罹於疾病，使夫習爲醫者，講肄以精其術。故余歷叙醫家者流，其學實難，三聖之書，昭然具存，反覆紬繹，皆得以完其生。是侯仁政之本，愈遠而愈不可忘也。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醫學》 醫學，中統三年奉詔立學，建三皇殿，歲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祭享，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至元十八年，創建於東北隅貫橋之南。延祐二年二月，重徙於東北隅魏家巷，建官掌之。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八《宜黄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學有廟，廟以祀三皇，肇自皇元，前所未有也。夫上古聖人繼天心，立民命，開物創法，以爲天下利，至于今賴之者，莫如三皇也。然歷代以來，未聞立廟以祠。唐天寶間，制立三皇廟，與五帝廟同置，命有司以時祭享，蓋曰祠古聖云爾，非如今日醫學之專廟特祭也。當今路、府、州、縣儒學有孔子廟，皆因其舊。醫學立三皇廟，與儒學孔子廟等，則新制也。宜黄縣儒學重修孔子廟，甲於諸邑，而醫學三皇之廟無其所，每歲春秋，設主于廢社之屋以行禮。延祐元年，資陽史君薦爲宰，政治明敏，民用丕誠，乃及神祀。以三皇祠宇未備，慨然曰：「是豈所以尊古聖、欽上制哉！」於是慤意興造，闢廢之壇以爲基，伐官山之木以爲材，人樂助其費，身樂親其勞。三年二月，禮殿成。又一月，左右廡内外門成，不數月而功畢。繚以周垣，四圍新甃，具完具美，設伏羲氏、神農氏、皇帝氏三聖人像，配享從祀名數位次悉如朝議。書來請記其事。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八《建康路三皇廟記》 自天開地闢，而萬物生。人與飛走草木、翾狉莽蒼混爲一區。不有大聖者作，君之師之，其何以得生其生，而自異於羽毛鱗介之倫哉？鴻荒以來，載籍莫考。蓋不知幾千萬年，而有伏羲氏、神農氏、皇帝氏，仰觀俯察，畫卦造《易》，寔開人文民用之先。醫藥方伎肇端發源，又在十三封備物之外。三聖人之有功德於人也，其猶天地歟？夫有功德者必有報。能定九州而祀以爲杜，能殖百穀而祀以爲稷，況三聖人與天地同其大者乎？古者旅上帝之禮，以五人帝配，所謂木德、火德、土德之君者，此三聖人也。祀之以配天，其尊不亦重乎？古禮缺廢，唐開元間，三皇與五帝俱列廟祀。皇元新制：路、府、州、縣醫學立三皇廟，視儒學孔子廟等，可謂不忘三聖人之功德也已。建康，大會府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在焉。而三皇廟庫陋弗修，將及傾圮。臺臣目之，謂弗稱明時崇古重本之意，以監察御史言，命有司修理。惟廟學地隘，弗堪展拓，於城中西北隅得官地十有餘畝，宋時公館舊址也。度之以度，衡之廣八常有二尺，從之深三十有七尋有半。諭有司曰：「廟遷新基，宜得新構，舊木石其一切勿用。」乃市材鳩工，卜日興役。既而御史公、榮禄大夫伯顔自京師至，御史中丞資德趙公簡、治書侍御史奉政公帖木歌帥其屬暨諸監察、諸從事各捐俸錢以助，於是郡邑官吏以及醫家以及士民莫不捐俸捐資，建康所轄一

司二州三縣悉來輸力。延祐五年之冬肇創，而六年之秋且完。正殿中峙，前中門，後講堂，以間計各七；中門之左右有塾，以間計各四；外門之楹六，東西兩廡各七間，東西齋舍各九間，若庖、若廩、若便門亦各五間。崇峻宏敞，規制偉然，爲江南諸郡之甲。又得官地若干頃，俾牧其歲入，以充廟學春秋祭祀經費。蓋非臺察注意之專、郡邑奉令之虔，莫克臻于茲也。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奉化州醫學》　古者有醫師掌醫之政令，凡民之疾病者，使分而治之。今州縣各有學，得非此意歟！延祐元年，達魯花赤木八剌奉議就易洞真觀廢殿修葺一新，設三皇像奉祠。延祐六年春，達魯花赤忽都答兒奉訓遷於岳林寺東館驛故址，未完而代者至。是冬，知州馬奉議到任，相視殿宇基址，湫隘卑陋，自惟聖朝春秋數祭，安可設於猥僻之所？於是首捐己俸，及勸率近土醫户出助，遷就州之東一百步趙氏故址，築砌牆圍，創立櫺星門，起蓋大殿，講堂、廊廡等屋咸一新之，規模宏麗，不負尊崇。

屋宇：櫺星門三座，門樓九間，大殿三間，扁曰「開天之門」，知州馬奉議立，男馬克敬十二歲書。講堂五間，扁曰「明理堂」。東西兩廊共三十間。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六《廬陵縣丞馮君修造記》　吉安於江西爲劇郡，廬陵於吉安爲劇縣，古號難治。急則怨，緩則怠，怨則身危，怠則政弛。日惴夕惕，僅免於戾。然亦未嘗無名守令也。

延祐六年冬十月之望，監察御史部行至郡，視故醫學前直囂市，傍切獄垣，以爲非宜，諭郡亟遷之。十有二月，郡曹上言，故廬陵縣治夷衍爽塏，可遷。初廢其地以爲紋錦院機絡之局，而縣寄棲郡治之四五萬倉。至是乃命增築紋錦院以處機絡，而以其地爲醫學，徙縣治舊學而復故倉。三役並興，悉以縣丞馮君克敏董之。君慨然受命而不辭，曰：「吾弗爲，必有病吾民者至矣！」會是歲君當督輸，即風輸者出力佐之，得楮幣數千緡，遣吏市木，諸縣皆與木返幣。木石既集，乃擇廉敏吏任其事。

明年春正月，新紋錦院堂、廉坊局及諸傍舍餘八十楹。二月己未，局乃遷。是月建醫學，爲開天之殿以祠三皇，六楹；爲兩廡以列從祀，皆十有三楹。門十楹，外爲靈星之門，以備制度。殿之後爲講學堂六楹，及庖庫之次十有八楹。西爲教官之署，凡爲屋十有二楹。秋八月戊申，學乃遷。是月建廬陵縣，爲聽事之堂四楹，兩榮左右有次，皆四楹。爲兩廡以居六曹，皆十楹。門八楹。其東爲都曹之署，凡爲屋廿楹。冬十有二月庚午，縣乃遷。

凡三役，工徒之費出于寓公大家及寮佐之所助者萬二千緡有奇，不足皆君自更之。自經始以迄於成，或完舊而益新，或更刱而改作，一木一石，必量其材而用之；一錢一粟，必度其宜而給之。寬不至弛，猛不至殘，調其燠寒，時其飢渴，吏無奸欺，民不告勞。故其成，功敏而無怨言。

張養浩《歸田類稿》卷四《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郡邑廟三皇而於醫家者流屬之，非古也。夫伏羲、神農、黄帝紹天而王，聖德神功，見諸《易大傳》明甚，彼醫爲教，庸敢跂其涯涘？原其然，若謂伏羲氏畫卦以兆卜，神農氏始藥以辨毒，軒轅氏始論疾以詔世，故醫其名者，緣而祖之。於戲！是制也，雖權輿近代，所見者膚，其於反始報本之義，顧有所胎合。國家所以仍焉而弗易者，無乃職是歟？雖然，醫之良否，吾民生死實繫焉，則其術亦不可謂不重矣。《周禮》天官冢宰之屬，醫師居一，歲終稽厥全失而等衰其食。歷秦漢魏晉以及唐宋氏，因置太令丞等員，品秩與郡守縣尹埒，所隸或少府，或奉常，或宗正，或門下省，其屬大概有四：藥鍼師二，按摩呪禁師亦二，皆予博士，其稽考又加詳焉。我元以好生有天下，世祖皇帝詔太醫院視三品，尋登二品，無所於統。爲其學者，不揉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學官，置提舉、教授、正、録、教諭，俾理其户而訓廸其生徒，歲上能者，不於銓曹，於太醫院聽差，其上而官之。於是任日專，學益盛，而三皇之祀遍天下矣。雖濟南故有廟，陋露庫泐，棟宇寖壓，且邇市，民艱往來。至治二年，廉訪司照磨尚瓛來，爰謁廟已，謂總管劉某：「開天聖人，世所咸戴，今乃岸水以居，心惡乎忍？」他日，劉率同官走憲司，言如尚瓛指，翕然願改建，且各捐俸有差，爲士民勸。未再月，贊褚鎰五萬緡，創前儉而侈之。遂卜於宣聖廟西爽塏且吉，廣袤可數畝，爲殿重簷四阿，深以二筵，奉其故像居中，而又益以兩廡，命工肖岐伯、雷公、少師等像，夾侍左右。其他講堂、齋室、垣門、庖庫，凡爲屋三十有七楹。金碧差差，輝厥神宇，規模視舊相萬矣。歲時祼薦舍菜，駿奔將事，儀憲有嚴，觀者罔不聳然知有生之所自。當泰定丙寅春仲訖工。予時方退居鵲華山中，一日，監郡善善泊總管程某、經歷范某過予曰：「三皇殿宇歷四三年始克完美，苟無文以志，後來者將於何徵之？謹胥齋沐稽首，敢公焉請。」余實家此，有巨讓者。是役也，職憲者倡焉，司民者和焉，惟兩府心協謀契，肆迄無撓紊，庸底於成。吁！俾天下事咸爾，何功何治不可必哉！凡業醫者，其尚體此至公之舉，遇諸疾疹，不窮達分，不爾我間，誕輸攸蘊，無利之規，一以活人陰隲是務，上焉仰副國家仁壽元元之心，下焉思答賢大夫作新學宫式穀後人之嘉意，如此，庶於

三聖人之道一旦廓焉同歸矣。相厥役者，若吏若卒，凡如干人，今併列碑陰云。

柳貫《待制集》卷一四《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凡郡制，爲醫建學，因于三皇氏之宫，而師生講肄，則有堂有齋。豫章望江右，實臨省憲治，所學宜大且完矣。然自始作，宅土曠遠，藏息無所，衿佩之遊，反若不能亢視他州者。廬陵謝縉翁教授其學之明年，惠民藥局燬。又明年，有司將修故事。肅政廉訪司照磨官程君，介縉翁請於行省曰：「學昔有堂，孑立樊墻中，祝融回禄，猶不我相而殄殲之，教道遂何所容寄哉？今願以藥市餘地，作新公署，而講筵齋館之當備者，併以序爲。使夫來學之徒，取其安近，易其回遠，而因以興其趨善樂業之心焉。豈曰便私我一人而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覃懷常公聞言而喜，以爲職思其憂，類當如是，即以圖畀府若縣，出官帑，資其成役。厥既僝功，堂庭中敞，齋室翼舒，明邃寬爽，不亢不卑，鼓篋遊歌，至者咸飭。縉翁以余雅尚斯文，乞辭鐫石，龕置壁間，以示方來。余則復之曰：「子以教道臨諸生，亦有事焉否也？夫所謂事上而施教，下而承學，有經以爲準的，有志以爲鏃羽，而不求諸其道，顧獨諉諸其器，於事乎何有？蓋今所傳醫經，世謂出黄帝、岐伯，吾不知其與五三載籍，孰先孰後矣。然其論陽明陰濁之候，剛躁柔緩之應，推以切脉察理，而諗之藥石鍼砭，宜無一不合乎《易》爻之動静，禮樂之進反。雖混其名於九流之中，而其實則有道焉。昔余竊讀其書，見其顯辭密義，併包聯絡，巨細畢備。而怪夫傳註纂述之家，反更蔓延其説，以自迷其源，自塞其途，卒之執液齊，假攻熨，爲戕毒人之具者，彼豈出于忮心忍行哉？由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故耳。今覃懷公不厭薄乎兹事，幸爲署居，以蔭庶吾子。而吾子又能根本魯鄒之學，藻績倉扁之術，以幸濟夫私淑艾之心。則爲是豫章之學者，目受規矩，耳接聲律，莫不歡欣踴躍，底至于道，成教象于一邦，流華問于京國，吾將于子而計其效焉。雖覃懷公所以期屬吾子者，亦未必不在乎此子。尚勉諸！」縉翁拜手謝曰：「余敢不服子之攸箴，然請子之卒書之也。」余曰：「諾。」遂書之。泰定四年歲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記。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八《撫州重修三皇廟記》 自李唐以來至於今，天下遍立孔子廟于學，以表儒道之所宗。國朝繼金、宋而興，郡縣各設醫學，與儒學並，乃立三皇廟于醫學，以昭醫道之所祖。夫天生億兆人，而人類之中有聖人者，卓冠乎衆，天命之以司億兆人之命。一元混闢，幾百千年而有包犧氏、神農氏、黄帝氏，是爲三皇。纂其緒者，少昊氏也，顓頊氏也，高辛是也；而堯舜焉，而禹、湯焉，而文、武焉，此十有二聖，南面爲君者也。北面爲臣，則有周公焉，此十有三聖，達而在上者也。窮而在下，則有孔子焉，此十有四聖。或以其道而爲天下之主，或以其道而爲天子之宰，或以其道而爲萬世帝王之師。德天德，心天心，而生天民之命者，位不同而道一也。體其道之全，俾世享安靖和平之福，而民得以生其生者，儒道也；用其道之偏，俾世免扎瘥枉夭之禍，而民可以生其生者，醫道也。曰儒曰醫，其道聖人之道，有偏全之異；而其生斯民之生，固無彼此之分也。國朝之設醫學均齊以儒學者，豈苟然哉？以其同囿乎十有四聖之一道也。三皇於十有四聖爲最初，孔子於十有四聖爲最後。儒學之祀其最後者，尊其集羣聖之成也；醫學之祀其最初者，尊其開羣聖之先也。《易傳》叙三皇之制作，起自畫卦，訖于書契。民之食飽而衣暖，生養而死藏，利興而害除，與夫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凡以生斯民之生而《易》所未言者，何往非三聖人開先之功？聖人天錫之上智，曲藝無不通也。試即《易》卦三百八十四畫觀之，何所不包，何所不備？《本草》之辨藥性，《内經》之究醫理，今世所傳雖不無託附，而大率必尊歸於聖人。以此見三皇之有功於人之生，如天之大，蕩蕩乎莫能名也，恢恢乎莫能外也，奚翅醫之所祖而已哉！醫學祖之，尊其所尊，蔑以加者矣。撫稱江右名邦，儒學雄於他郡，而學之建亦已數十餘年。至順二年秋，僉憲聶侯巡歷至撫，謁三皇廟，相老屋弗稱報祀，民牧劉侯承意重修，戎帥章侯一力協贊。適官有所廢所積之材，可以爲資。二侯首捐己俸，近而僚屬，遠而士庶，謀從志合者欣然共給興役。每日當政之暇，郡牧躬自督視。木之朽蠹者革，瓦之缺櫺者益；隆隆其棟，翬翬其宇；蓋覆之密，塗墁之周，雨凌風震而無虞。廟殿中峙，後聳一堂，前敞三門；殿傍達兩廡之翼室，二廡由門而北遶殿東西各七間，齋舍左右各五間，外門之號櫺星者其楹六。既完既美，煒然光華。從祀配神之肖像十，昔無，今增壇席于東序，西序新構易服之館。一費不取於民，一勞不及於民。秋季肇土，冬孟底績。郡從事南豐李士宏寔董營繕，事畢，勒石紀重修之歲月。二侯述憲官之意，徵予文。聶憲、劉牧，予所未識。竊聞聶侯之行部也，肅肅然正己律人，恂恂然明倫化俗；韜襲威稜，慎審彈擊，而姦貪懍懍，警畏斂戢，可謂才部使已。又聞劉侯之治郡也，拳拳然鑒古得失，諄諄然詢今利病；皎潔如秋，慈祥如春，而禁令必伸，獄訟無滯，可謂良郡守已。章侯，余故舊也，門胄而尚文雅，軍職而諳民務。其謀人也忠，其與人也和。前後憲官之暫臨、郡官之淹處，乍見久交，靡不隆禮貌，孚心腹焉。三賢吉德，參會斯役也，爲臣而欽聖代之所崇重，居今而思太古之惠澤，涖官而知民命之所關繫。一舉而三善具，予之所以樂書

其事也。聶侯名延世，懷孟人，奉政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劉侯名承祖，東平人，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章侯名伯顔，汝寧人，明威將軍、鎮守撫州萬户府萬户。醫學三皇廟在郡城東隅之慶延坊。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録又多怪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兹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爲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黄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於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嚕噶齊博迪蘇巴哈，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秘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宫，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衆而改作焉，中爲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説之所，無不畢備。經始于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于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澄記之。澄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綱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爲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爲之記。餘見於舊刻者，兹不重出焉。

蒲道源《閑居叢稿》卷一四《三皇廟學記》　皇元開壽域於天下，設置醫學，俾人無夭札之患。以三皇爲醫所祖，制下所在立廟，春秋以三九陽月享祀，日亦如之。公帑出錢，守土者行禮如式。始興元獨無廟，至元壬辰，前醫學教授董紹昌，以己貲得隙地於城内西南陬，請立廟於憲簽暢師文公。責守土者創殿三楹，四阿不侈不陋，像設三位。後之繼者，復增大門。兩廡皆朴素，未暇丹臒。逮今甫歷三紀餘，而敝壞殊甚。至順改元，承務郎古渭燕侯字繼卿，之興元推官任。先是，朔望路官各於祝釐所在行香，侯適分於此。既至，拜謁畢，顧瞻嘆曰：「夫清濁既奠之後，三皇氏建立人極，以惠萬世，醫特餘事。兹國家俾郡國通祀，廟號開天，崇重可謂至矣。而廟貌摧毁滅裂如此，坐視弗葺，其責匪輕。紹庭居本路之末僚，又朔望隸此，寧不怵惕於中。」時醫闕教官，遂引其所謂提領馮獻、鍾震共議。力無所出，以疏于諸好事及隸醫籍者，助不以多寡，不足則己出。夙夜孜孜，甚於營私。而馮與鍾二子，亦協力奔走佐之。視棟桷之腐者易之，瓴甓之缺者補之。殿門不稱，改爲櫺疏之制而丹漆之。琉璃其觚稜，藻繢其栱棁，礱石崇陛，登降有儀。運壤黄庭，序立不倚，殿及兩廡，以達大門，覆蓋圬墁，縝密堅固，不復有風雨之虞。且命工繪歷代十名醫像，朝拱於殿，以備從祀。截然粲然，觀者聳異。或曰：「皇墳之世，祖尚質樸，不必事華美。」侯曰：「不然。簠簋豆□，古制當存而不可易。盍不觀二氏之宇，與都邑吾夫子之宫，堦極其飾以示崇敬。獨何慊乎此哉。」聞者不能難，又直大門外置地一區，周迴二百舉武。創立講堂七楹，榜曰「明本」，蓋取醫者治疾，當明標本之義。謁香畢，率醫之長與其子弟升堂，講究《難》、《素》凡醫氏書。嗚呼！可謂不負聖朝好生之德矣。竊惟侯之所職，蓋專以推讞刑獄爲務。今乃如此，則下無冤民從可知矣。向役之半，興元路總管通議公方下車，美侯之績，慨然割俸金以助之。而闔府僚屬，亦翕然同贊厥功，遂集。既落成，醫學教授楊浩澤暨馮、鍾二提領來請曰：「計侯之功，不下於創始者。欲具堅珉，以紀其實。」侯不許，曰：「此路長及同僚與諸君之宣力也。今若從其言，則是廟是學，後之人何以考始末之自。敢請文以刻之。」某亦善侯之用心，於是爲文記云。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黄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子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

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於城西沖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爲三皇廟。學壞，橈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墍而黝堊之。自殿堂徂門凡爲屋五十有二楹，巍焉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

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醫家既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失禮焉，其咎大矣。凡若是者可不慎哉！

左君閱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以左君之命請記，乃爲之書。

《至正四明續志》卷八《慈溪縣醫學》 學在縣東南，泰定四年，始塑三皇聖像。元統二年，僉事李綱始命本縣買門首基地，建櫺星門。至元六年，副使暢篤復命邑長也里不花等，捐俸鑄造祭器，創講堂，邑人翁傳心爲記。大哉仁乎！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則得其心以生者也，自夫人縱其七情，溺於外慾，五事，不知循軌，六氣不能順適，故勞形敝精，自罹天閼。三皇有作，繼天立極，而錫以五福，利用厚生，而導以中和，嘗味草木，而濟之醫藥，使之節性順情，謹身慎疾，何莫非深仁之推盪洋溢也。先儒程子謂：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又云：切脈可以觀仁，是以岐黃倉扁之術，或者以爲有得於《易》《書》《詩》《禮》之傳焉。欽惟皇朝以仁立國，肇建醫學，歲祀三皇，從以四配，且依儒校設官，講明教導。人之有疾，死生繫焉。醫不三世，差毫釐則繆千里。望、聞、切、問，必深究乎師傳之要，甘、辛、燥、溼，必詳察乎風土之宜。濟斯民於壽域之中，而無札瘥疵癘之患者，惠至渥也。慈溪爲四明屬邑，至元戊子，教諭桂起予，始買民居建學，因陋就簡。延祐甲寅，邑長烏馬兒鼎新禮殿、門廡，規模粗備，而門徑迂隘弗稱。至元後甲戌，浙東僉憲交晦李公行部至縣，亟命貿地闢徑術，立櫺星門，巍然改觀。越六年庚辰冬十月，憲使柳莊暢公按部至學，顧俎豆弗完，講習無所，乃喟然曰：「器不備則歲祀不能成，堂不構則肄業不能明，詎非先務之急乎？」於是邑長也里不花君、主簿李君汝幹，典史張紹祖，金文信捐俸創建講堂，補鑄祭器，既成，俾傳心屬文以記之。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癘疴疾痛舉切吾身，煦嫗覆育若保赤子生物之心也。憲使公以是心首建明之，而憲掾陳君禮梁實復贊之，邑長邑人又相與樂成之，於以崇國家崇祀之典，於以廣皇元好生之德，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是不可以不記。凡廟屋、祭器新舊有數，遂臚列刻諸碑陰，期弗替也。公名篤，字曾伯，河南人。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前衛新建三皇廟記》 世祖皇帝既一中夏，休兵息民，以建太平。乃於畿甸之南，列置諸營，環拱京都。分立屯田，居者佃作以爲養，出者扈衛以啓行，軍制肅然而有法矣。於是諸營有閱兵之所，邵農之治，庾廩府庫之藏，田廬市井之衆，而儒學、醫學亦各設官以司其教焉。前衛屯營在涿州范陽縣之境，建于至元十六年，而醫學之設則肇於後至元二年也。三皇之祠，寓于醫學，自國朝始。先時衛官繪像祀于治所，簡略弗稱。至正改元，副都指揮使濟南張侯元珪分治屯田，語官屬曰：「國家詔郡邑立三皇廟，春秋祀享如釋奠宣聖儀，蓋所以崇治典遂民生也。今吾衛廟貌獨無，非闕典歟。」乃卜吉地於宣聖廟之西，凡若干畝。中爲大殿，翼以兩廡。聖像衮服，巍然以臨，十大醫師，侑食左右。前爲神門，外爲靈星門，共十有四楹，户牖煇煌，瓴甓堅密，周以崇垣，樹以嘉木。几席帷幕，俎豆巾篚，靡不備具。經始於是歲夏之孟月，落成於秋之仲月。董其役者千夫長董惟忝，百夫長大都閻、姜惠也。

明年侯偕工部侍郎郭孝基求天爵書其事于石。夫以伏羲、神農、黄帝開天立極，德被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顧寓于醫家者流，何也？善乎韓愈氏之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三皇之祀寓于醫者，或本於是歟！蓋人之生，飲食以養其生，冠服以奉其身，然而風雨寒暑之不時，起居服食之無節，而疾生矣。矧在軍旅，邊方征戍之勞，道途霜露之苦，而疾之生則尤甚焉。天爵忝官于朝，伏讀列聖之訓，而知祖宗恤養軍士之爲至也。方征江南時，制若曰：「軍前士卒有疾，即命良醫治之。爲將帥者，又當擇人侍疾。而幕官一人，俾專司疾，俟其疾愈，方聽從軍，仍具數以聞。驗士卒病死多寡，以治司疾者罪。」又曰：「遠方戍卒代還者，給文檄。如路中遇疾，有司驗其文檄，即給藥餌。不幸死者，官爲給其道里費，命同還者以骸骨歸，仍蠲其家徭役。」其著于甲令者，則曰：「戍卒代還者即給行糧，病者即給藥餌，前途官爲應援，庶俾遠征者皆得生還。」又曰：「士卒疾者日食陳米，轉生他疾。當給新米，以養其疾。」夫國家之於軍士遠者念之若此，近者可知；疾者養之若此，則於其生者又可知矣。然則張侯之建三皇祠宇，崇尚醫術，其體列聖之心，恤軍士之實，於此益可徵焉。侯讀書好禮，清慎有爲。是役也，其貲用皆侯規畫，一毫無取于人，故樂爲之書。至正二年三月既望記。

陳基《夷白齋稿》卷三〇《重脩三皇廟記》 自國都至於郡縣，前代所通祀者社稷、孔子而已。其祀伏羲、神農、黄帝爲三皇，建廟立師，壹倣儒學，祭用春秋之季月，而以醫者主之，則國朝之制也。平江爲東南甲郡，廟之初創，顧不足以稱神明之居。大德辛丑，郡侯岳烈始即吴縣故阯，遷而大之。至順辛未，郡推官李君德真，至正丁亥，郡守蕭君義更相繕葺，而廟與學遂爲他郡之冠。至正戊戌，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吴陵周侯仁實守吴郡，吏肅民勸，爲時良牧，而尤以興學報本爲先務。醫學教授郡人林君以義奉以周旋，將事惟謹，凡祭祀之品物，師徒之廩稍，與夫金帛之出納，周侯責成乎其上，林君克任乎其下，而銖黍

之積，絲寸之累，幸粗有贏，則又諰諰然圖所以興其廢，而補其弊。由丁亥至今，蕭、李二君之所經營塗塓，中之而爲殿堂，旁之而爲兩廡，爲先賢祠，爲齋舍，爲庖湢，前之而爲三門，爲靈星之門，爲宮墻，爲井亭，覆者、腐柱者、蠹而甃者，亦疏以缺矣，由是修其大，不遺乎其細，治其内，必務乎其外，其爲役也，靈星之門爲最鉅，門舊以木爲之，今則易之以石，閎偉尊嚴，人用改觀，而神明之居，至是而益稱矣。庀工於二十年庚子四月戊子，告成於八月戊申。事既就竣，學之人相與伐石來徵文，以爲記。昔者孔子删《書》，斷自唐虞以下，及繫《周易》，則歷序庖犧、神農、黄帝，而太史公所紀三皇氏，見於《史記》，與今之所祀者不同，然自書契以來，所謂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復有盛於《繫辭》之所稱者乎。國家損益百王，修崇祀典，而醫家者流，曰得奉牲幣，粢盛、籩豆、百物之儀，與郡邑守長駿奔升降，薦獻廟廷，如博士諸生之事先聖先師者，始於國都，達於天下，而周侯職長承宣，林君事顯醫教，能以其力之所及爲其所得爲，而人存政舉，足以迓續前猷，風勵來哲。若此，是皆有可書者，用不辭而爲之記，俾歸而刻之。

教師

《元史・選舉志一・學校》　世祖中統二年夏五月，太醫院使王猷言：「醫學久廢，後進無所師授。竊恐朝廷一時取人，學非其傳，爲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諸路設立醫學。其生員擬免本身檢醫差占等役，俟其學有所成，每月試以疑難，視其所對優劣，量加勸懲。後又定醫學之制，設諸路提舉綱維之。凡宫壺所需，省臺所用，轉入常調，可任親民，其從太醫院自遷轉者，不得視此例，又以示仕途不可以雜進也。然太醫院官既受宣命，皆同文武正官五品以上遷敍，餘以舊品職遞陞，子孫蔭用同正班敍。其掌藥，充都監直長，充御藥院副使，陞至大使，考滿依舊例於流官銓注。諸教授皆從太醫院定擬，而各路主善亦擬同教授皆從九品。凡隨朝太醫，及醫官子弟，及路府州縣學官，並須試驗。其各處名醫所述醫經文字，悉從考校。其諸藥所産性味真僞，悉從辨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十三科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其優劣焉。

《元典章・禮部五・醫學》　中統三年九月□日，欽奉皇帝聖旨一道，與中書省忽魯不花爲頭官員。據太醫院大使王猷、副使王安仁奏告：「醫學久廢，後進無所師受。設或朝廷取要醫人，切恐學不經師，深爲利害。依舊來體例，就隨路名醫充教授職事，設立醫學，訓誨後進醫生勾當事。仍保舉到隨路名醫人等，充各路教授。准奏。仰隨路已保教授，專一訓誨後進醫人勾當。今差太醫院副使王安仁懸帶金牌前去，隨路設立醫學，據教授人員絲綫包銀等差發，依例除免。所有主善一名俸給，及學校房舍，本處官司照依舊例吩咐。如教授蓋非承襲職位，仰别行學據。醫學生員，擬免本身檢醫差占等雜役。將來進學成就，别行定奪。每月試以疑難，以所對優劣量加懲勸。若有民間良家子弟，才性可以教誨，願就學者，聽。仍仰本路管民正官，不妨本職，提學勾當，省諸人不得沮壞。欽此。

《元典章・吏部三・醫官》　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來呈：精選各路醫學教授，訓誨醫生，無得濫保空疏無學之人。爲此送禮部與尚醫監，講究到醫學體例，呈乞照詳。都省議到事理，仰照驗施行。

一擬四件：已設醫學去處，教授人員，見教生徒，照依每年降去一十三科題目，令醫生每月習課醫義一道，年終置簿申覆尚醫監，考較優劣，有無成績，外試問本學教授題目三道：假令有人病頭疼、身體拘急、惡寒無汗、寒多熱少、面色慘而不舒、腰脊疼痛、手足指未徵厥不煩燥，其脈浮而緊澀者，名爲何證，何法治之？假令有人病身體熱、頭疼惡風、熱多寒少，其面光而不慘，煩燥，手足不冷，其脈浮而緩者，名爲何證，何法治之？假如春夏月有人病，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名爲何證，何法治之？另置簿策，同本學生員醫人各簿，年終申覆，一就考較優劣，以見教授能否，有無稱職也。

諸路官醫人提舉司，或提領所委正官一員，專行提調同醫學教授，將繫籍醫户，並應有開張藥舖行醫貨藥之家子孫弟姪，選揀堪中一名赴藥局。若有良家子弟，才性可以教訓，願就學者，聽。據醫學生員，欽奉聖旨，擬免本身檢醫雜泛，將道學成就，另行定奪。欽此。擬將見教醫生籍貫、姓名、攻習是何科目、經書，有無習課、醫義，開申尚醫監，若道成就，以移擢用。

會到儒學例，諸教授、學録、學正各一員，上州、中州各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諸縣設教諭一員。卑司今議擬：諸路醫學教授一員，祇受勅牒外，學正一員，上州、中州、下州各設一員，俱係尚醫監劄付，各縣設學諭一員，受本路醫學教授劄付，庶望後之學者有所師授，各路並州縣除醫學生員外，應有繫隸籍醫户及但有行醫之家，皆是醫業爲生，擬合依上每月朔望去本處官聚集，三皇廟聖前焚香，各設所行科業，治過病人，講究受病根因，時月運熱用過藥餌，是否合宜，仍仰各人自寫曾醫愈何人，病患治法，藥方具呈本路教授，外據州縣醫學人，每

月具呈學正、教諭，候年終類呈本路醫學教授，考較優劣，備申擢用，以革假醫之弊。

前件議得：依准所擬劄，禮部行移合屬，依上施行，仍照會御史臺者。

一、未設醫學去處，自今後拗保到教授，或補填名闕，教授，許令本路總管府，並管醫人提舉司令衆選保委的學問該博、醫業精通、衆醫推服、堪充師範之人，具籍貫、姓名、年甲、脚色，仍令保定教授親筆書寫醫愈何人、病患脈證、治法三道，連申尚醫監，又行體覆試驗，考較優劣，委的相應，准保施行。

前件議得劄付：御史臺，更令各道按察司體覆，相應就便准保施行。

一、濟世之道，莫大於醫術；劫病之功，皆本於鍼藥。若不設立選試太醫科舉，其學醫者不知《素問》、《本草》《聖濟總録》之大經，焉能愈人疾疢者哉？照得：至元八年蒙省部已有議究，定選試太醫法度文卷，擬乞在限開寫。科舉三年一次，選試大醫，將十三科目合試經綸豫宜符下各路總管府，嚴行榜諭諸人，温習各科醫經，至於試期，八月内隨路總管府試中選去，來春二月，赴大都省試，中選者注定名闕聞奏，收充太醫，承應勾當。府試中選人補充，隨路學官勾當，以聽省試收補。庶望醫學成就，廣得人材，精醫而利濟於民生之疾苦，以副聖朝好生之大德。如斯，則師生盡心所業，使學校不爲虚設矣。

前件議得，候舉場文字一就定奪。

《元史・選舉志一・學校》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六月，始置諸路陰陽學。其在腹裏、江南，若有通曉陰陽之人，各路官司詳加取勘，依儒學、醫學之例，每路設教授以訓誨之。其有術數精通者，每歲録呈省府，赴都試驗，果有異能，則於司天臺内許令近侍。延祐初，令陰陽人依儒、醫例，於路府州設教授〔一〕員，凡陰陽人皆管轄之，而上屬於太史焉。

《元典章・吏部三・醫官》 元貞二年□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察知李克讓不通醫藥，用錢營幹太醫院，劄付充單州學正，次於濟寧路韓教授處鈔到醫義，太醫院擬堯嘉興路醫學教授未曾祗受，正犯人李克讓。欽奉聖旨：一百個罪囚内，疏放了，當今後合令太醫院定奪，敬試醫官體例，相應得此送吏部，行移太醫院，議得：李克讓不敘，外據各處應保太醫學教授、今後令本處醫學教授於官降題目内出題，令本人親筆課義三道、治法一道，先行考，相應申呈本路總府，行移本道肅政廉訪司體覆，與所保相同，至日申覆到院，送諸路醫學提舉司，又行考較。文理皆通，治法相應，依例定奪，庶革前弊。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通制條格》卷二一《醫藥・醫學》 大德八年十月，中書省湖廣行省咨：湖南道廉訪司申訓誨醫生等事，禮部移准太醫院關，如准所言允當。都省准擬。

一、各處應設學校大小學生，今後不令坐齋隸業。有名無實者，初次，教授罰俸壹月，正録各罰中統鈔柒兩；再次，教授罰俸兩月，正録視前例倍罰；叁次，教授正録取招别議，仍各標注過名。其提調官視教官例減等，初次罰俸半月，再次壹月，叁次兩月。

一、各處學校若有大小生員在學，而訓誨無法，課講鹵莽，苟應故事者，初次，教授罰俸半月，正録各罰中統鈔伍兩；再次，教授罰俸壹月，正録各罰中統鈔柒兩；叁次，教授正録取招别議，仍各標注過名。提調官初次罰俸拾日，再次半月，叁次壹月。

《元典章・禮部五・醫學》 大德九年，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湖廣省咨湖廣奉使宣撫咨湖南廉訪司申備本道僉事李奉訓牒該：欽奉聖旨節該：隨路設立醫學，見中統三年九月立醫學條欽此。除欽依外，又太醫院降到一十三科，周歲月會，醫義題目仰在學醫生照依程式格法所作，大小經義如法。置簿考較，比候年繳納等事，切詳。活人之術，莫善於醫。爲醫之道，當務於學。蓋醫者，明脈察理，用藥處方，不可不精於學也。方今朝廷清明，以好生之心爲崇醫之舉，立學校以養之，設教官以主。太醫院申明規式甚詳，本路官責任提調甚篤，況近欽覩聖朝頒賜《聖濟總録》以惠天下，端使人皆知學，務在成。但各處學校因循苟且，不能奉承，月試既未舉行，課義亦皆鹵莽。朔望一來，苟圖塞責，講解勿問，視爲虚文。羣居終日，既不明岐黄之書，一旦疾民，安望有倉、扁之術？脈理不察，藥劑妄投，欲使民無橫夭，難矣。由教官正、録尸素備員，淺見寡聞，不能訓誨，循習廢隋，致無成功。憲司所致，欲加嚴責，緣爲醫官又無罰例，減與寬恤，恃此肆志效尤，若非明立責罰，何以作新？擬合遍行各路，今後莫若責任提調正官，嚴督所屬學校，務遵累行規法，訓誨後進醫生，期於有成。廉訪司官按臨之處，考其課業，審其成否，如有奉行不主，訓誨無成，此學官、提調官各坐以罪。如此，日就月將，人才成就，仰副聖朝崇醫學之盛。近者按臨衡州，已督所屬，依科訓誨。其餘路分恐有未與去處，理合一體通行，又兼責罰，亦係通例，遍行合屬，備牒總司，仍申憲臺照詳。准此。照得近按臨衡州路省，會本路醫學保舉到後進醫生名數，升習科業，已督所屬，依例訓誨外，今准前因看詳所言，誠爲允當。除訓誨生員一節已牒，按治路分依例施行，本省看詳，有司官所掌庶務

至甚繁夥，又且訓誨醫生，各職任，若肄業無法，依准廉訪司所擬，責罰教授、正、録等官，相應本部移准太醫院關送諸路醫學提舉司呈：議得，如准廉訪司僉事李奉訓所言甚爲允當，擬合依遍行各路，以爲通例。若以肄業無法，責罰教授、正、録等，欽依已降聖旨，事意差委各處正官提調，廉訪司按臨考驗，相應都省除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一各處學校，應設大小學生，今後其有仍前不令坐齋肄業、有名無實者，初次教授罰俸一月，正、録各罰中統鈔七兩。再次教授罰俸兩月，正、録視前例倍罰。三次教授、正、録取招別議，仍各標注過名。其提調官，視學官例減等，初次罰俸半月，再次一月，三次兩月。

一各處學校，若大小生員在學，而訓誨無法，課講鹵莽，苟應故事者，初次教授罰俸半月，正、録各罰中統鈔五兩；再次教授罰俸一月，正、録各罰中統鈔七兩；三次教授、正、録取招別議，仍各標注過名。提調官初次罰俸十日，再次半月，三次一月。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昌國州醫學》 學在州前真武宫之南。至元二十九年，醫學領許若璧、陳錫受、李繼之買民屋以建，前以祀三皇聖像，後以爲醫生講肄之所。至元甲午，胡逢辰以儒者流精於倉扁之術，來爲學正，醫生賴其啓迪。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陰陽教授司》 陰陽教授司，公宇未建。至大元年，命天下郡邑設陰陽教授司，立教授、學正、録以主之，凡陰陽、曆數、巫術、銅壺之事，咸肄焉。設官：教授一員，學正一員，學録一員。

學生

《元典章・禮部五・醫學》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行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送禮部與尚醫監：講究到醫學體例，仰更爲行下各道按察司常加檢察，數内一欵，節該：醫學教授見教生員，照依每年降去一十三科題目，令醫生每月習課醫義一道，年終置簿考較優劣，有無成績。又一款：諸路管醫提舉司或提領所委正官一員，專行提調。同醫學教授，將附籍醫户并應有開張藥鋪、行醫貨藥之家子孫弟姪，選揀堪中一名赴學。若有良家子弟，才性可以教誨，願就學者，聽。學生員就醫。欽此。聖旨：擬免本身檢醫雜泛，將來進學成就，别行定奪。欽此。此擬將見教醫學生員籍貫、姓名、攻習是何科目、經書有無習課，醫義開申尚醫監備擢用。又一款節該：各路并州縣，餘醫學生員外，應有係律籍醫户，及但是行醫之家，皆以醫業爲生，擬合依上。每遇朔望，詣本處及聚集三皇廟聖前焚香，各説所行科業，治過病人，講究受病根因，時月運氣，用過藥餌是否合宜，仍令各人自寫曾醫愈何人，病患治法、藥方具呈。本路教授外，據州縣醫人具呈本縣教諭，候年深呈本路醫學教授考較優劣，備申擢用，以革假醫爲名之弊。奉此，合下仰照驗施行。

學規學則

《元史・刑法志二・學規》 諸各路醫學大小生員，不令坐齋肄業，有名無實，及在學而訓誨無法，課講鹵莽，苟應故事者，教授、正、録、提調官罰俸有差。諸醫人於十三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醫。太醫院不精加考試，輒以私妄舉充隨朝太醫及内外郡縣醫官，内外郡縣醫學不依法考試，輒縱人行醫者，並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察之。

教學與考試

《元典章・禮部五・醫學》 元貞二年七月，太醫院照得：諸路醫學提舉司年例具呈到大方脈雜醫等一十三科，周歲月會，擬難醫義題目一百二十道，已經行下各路醫學教授，今後進生員照依程式，眼法、經義體制課習，比及年終置簿申院去訖。今切各處教授、學正、學録、教諭人等，連到所業文字，不依官降題目，或遠行舊題，或自意立題，不合格法，往往赴院求進，以致泛濫不一。今後擬合令教授、學正、學録、教諭人等，須要於三年以裏官降題目内教授，作醫義三道，治法一道。學正課醫義二道，治法一道，親筆真謹書寫，保申到院，考校文理，相應治法允當，若例應陞補教授人員，依上本覆。相應至日定奪外，據學正人員量材擢用，如不係官降題目，及雖係官降題目，若經三年之外者，别無定奪，仰照驗施行。

《通制條格》卷二一《醫藥・科目》 大德九年五月，中書省禮部呈：澤州知州王祐言考試醫學事理，移准太醫院關送據諸路醫學提舉司申，各處設立醫學，蒙都省令太醫院講究到合設科目壹拾叁科，合爲拾科，各有所治經書篇卷方論條目。擬合遵依已定程式，爲考試之法，不精本科經書，禁治不得行醫。今將程式科目、各習經書開具於後。都省准呈。

一、程式太醫合設科目：大方脉雜醫科　小方脉科　産科廉婦人雜病

科　口齒兼咽喉科　風科　正骨兼金鏃科　眼科　瘡腫科　鍼灸科　祝由書禁科

一、各科合試經書：大方脉雜醫科　《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張仲景《傷寒論》壹部　《聖濟總録》八十二卷

小方脉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聖濟總録》壹拾陸卷第壹伯陸拾柒至壹伯捌拾貳卷

風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聖濟總録》壹拾陸卷第伍至貳拾卷

産科兼雜病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聖濟總録》壹拾柒卷第壹伯伍至壹伯貳拾壹卷

眼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聖濟總録》壹拾叁卷第壹伯貳至壹伯壹拾肆卷

口齒兼咽喉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聖濟總録》捌卷第壹伯壹拾柒卷至壹伯貳拾肆卷

正骨兼金鏃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聖濟總録》肆卷第壹伯叁拾玖至壹伯肆拾並伯肆拾肆至伯肆拾伍卷

瘡腫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神農本草》壹部　《聖濟總録》貳拾壹卷第壹伯卷至壹伯拾肆，又壹伯拾陸，並壹伯貳拾伍至壹伯貳拾捌，又壹伯壹卷肆拾

鍼灸科：《素問》壹部　《難經》壹部　《銅人鍼灸經》壹部　《聖濟總録》肆卷第壹伯玖拾壹至壹伯玖拾肆卷

祝由書禁科：《素問》壹部　《千金翼方》貳卷第貳拾玖至叁拾卷　《聖濟總録》叁卷第壹伯玖拾伍至壹伯玖拾柒卷

《元典章・禮部五・醫學》　大德九年　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吏部呈：奉省判禮部呈：諸人陳言事，依例會集到集賢、翰林兩院，官一同議。得平陽路澤州、知州王祐所言：竊聞爲世切務惟醫與刑。醫者司命於人，刑者弼教於世。惟人也以寒風暑溼遘其疾，以放辟邪侈陷於罪，深其疾，須用醫以治，陷於罪，當施刑以斷。然而醫有明、不明，刑有濫、不濫。醫不明，則不審血氣虛實而妄許藥餌；刑或濫，則不詳咎惡輕重而妄加鞭撲。藥餌妄許，則無益反害，鞭撲妄加，則無辜受殃無益反害。死生相去不遠，無辜受殃存亡，未知若何？嗟乎！不死則已，死則不復生；不亡則已，亡則不復存。可不慎哉！可不戒哉！是故醫欲明，須玩味前賢之經訓，刑不濫，在講究本朝之典章。經訓精，則許以爲醫；典章通，則用之爲吏。今各路雖有醫師，學亦係有名無實，參詳莫若今後督責各處有司，廣設學校。爲醫師者，命一通曉經書良醫主之，集後進醫生講習《素問》、《難經》、《仲景叔和脉訣》之類，然亦須通四書，務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醫。吏員命明師主之，各處首領官公務畢，率習師吏貼書人等講習經史。先自《小學》文公、《四書》及典章案式、算術之類須要精通。各處長官，時常提調，嚴加訓教，務要成材以備試驗擢用。亦以廉訪司每月行諸學考試，若有敦勸怠惰，去處將提調官員責罰，使有成實爲官民便益，伏乞鈞詳。移准太醫院，關送據諸路醫學提舉司呈該：行下大都路醫學教授依上擬去，來今據本學狀申照得：中統三年九月内，欽奉聖旨，節該：隨路設立醫學，全文見中統三年九月設立醫學條欽此。除欽依外，今據王祐所言，醫學有名無實，本學得各處設立醫學，積有年矣。其間累蒙太醫院定立選舉教官格例，講究取人教養之法，已有成規，蓋是教官及提調官不能舉行，以致怠惰。又檢會至元二十二年，欽奉聖旨，節該：舉公事行者，欽此。當都省令太醫院講究到程試，太醫合設科目一十三科，合爲十科，各有所治。經書篇卷方論條目，今欲後之。學醫亦須精通《四書》，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醫。夫《四書》實爲學之本，進德之門，凡文武醫卜，俱當習而知之。何醫者而已，且爲醫之必須通曉天地，運氣，本草藥性。運氣則必當洞曉《易》道之玄微，藥性則博通《毛詩》、《爾雅》之名物。又醫者論病，以及因原診以知證，凡《尚書》、《春秋》、三《禮》等書，固當通曉，若然則豈獨《四書》，諸子史俱當講明，然此儒者考試之法，其明經之科，凡入舉場，必須專治一大經，兼課《論》、《孟》小義各一，亦不能備，他書兼試，況業醫者，藝不精明，下能爲上工，業不專科，則不能入妙。擬合遵依已定程式爲考試之法，所據不精，本科經書，禁治不得行醫，相應今將程試科目各習經書，開具申乞，照詳。本司參詳：如准所擬，實爲相應。今將程試科目各習經書開具於後，乞照驗事當院看詳。若依所擬，相應關請照驗，准此。擬合依准太醫院所擬。行省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一程試太醫合設科目：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産科兼婦人雜病、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書禁科。

一各科合試經書

大方脉雜醫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張仲景《傷

寒論》一部　《聖濟總録》八十三卷第二十一百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七卷

小方脈：《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一十六卷第一百六十七至一百八十二卷

風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一十六卷第五卷至二十卷

産科兼婦人雜病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一十六卷第一百五卷至一百一十六卷

眼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一十三卷第一百二至一百一十二卷

口齒兼咽喉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八卷第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四卷

正骨兼金鏃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四卷第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四并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五卷

瘡腫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二十一卷第二百卷又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六并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二十八又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卷

鍼灸科：《素問》一部　《難經》一部　《神農本草》一部　《聖濟總録》四卷第一百九十一至一百九十四卷

祝由書禁科：《素問》一部　《千金翼方》二卷　《聖濟總録》三卷第一百九十五至一百九十七卷

經費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三《永新州醫學祭田記延祐元年一月一日》　國家仁民愛物，無所不用其極。天下郡縣建醫學，置官吏，與儒學等。醫有功於民甚大，誠有國者所宜先，昔人方之相業，可見已。大德初，王東野爲吉安路永新州官醫提領，七年，還本路副提領。至大四年，赴調京師，改臨江，未行，徽政院使羅司徒薦其名興聖宫，命爲太醫。歲年之間，三錫楮幣凡七千五百緡。皇慶二年夏，又命乘傳還江南迎妻子。初爲永新時，手建廟學，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事于三皇，唯取給醫家。至是，盡以所受上賜買田五十畝入學，奉春秋之祀。還朝謁余記。東野，永新人也。大父文信、父慶隆，皆有善行。其祖母又賢，日夜課東野學不懈，而東野長好倉公之術，遂稱良醫。及被寵用，凡所錫賚，不以仁妻子，不以事緇黄，惓惓買田鄉校，以蠲誅求，可謂不負矣。嗟夫，永新之學者，既無公上供給之勞，又當國家崇重之日，益勵所學，以擴其仁民愛物之心，此則東野之志，而國家之望也。凡吏于兹學者，其亦勉之哉！延祐改元二月朔記。

貢師泰《玩齋集》卷七《福州三皇廟學田記》　三皇有廟，豎者有學，其制雖昉見於前代，而合廟學爲一，則又我國家之盛典也。然廟以崇祀，牲幣粢盛之物不備，是爲瀆禮。學以明道，饔廩供饍之具不稱，是爲慢士瀆禮。慢士，皆爲政者之失。福州三皇廟在城東北隅，向予廉問閩海時，顧瞻棟宇荒陋，俎豆狼籍，師生散去，學業不講，語諸有司，則曰：「無以贍也。」方謀所以經助之，會遷去不果。後五年，以分部復來，則廟學視前稍加飭焉。問之主者，謂：宣城葛君秉璧之提學也，會今平章普公之至，大興學校，而僚佐賓屬，議以克合。始取閩縣民田没入於官者二百六十畝奇，隸諸學官，而部使者諸君又皆風勵勸勉，以相厥成。然後春秋祀饗，朝夕供具，一如令式。而俎豆絃歌，升降講習，皆足以稱大藩之觀矣。

蒙古字學

設置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二《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國家混同，天下之文，肇建字書，以達言順事卓，爲一代之制。不襲於古，爰命州郡建學，立師置弟子員，優其入仕之途，所以尊右獎寵之甚至，然歷數十年，遠外之邦，學猶有未盡立者，兹非守吏之過歟？婺源知州于侯文傳爲政之明年，百度具修，靡廢弗舉，凡先聖賢之祠，庠序書院之所，咸焕然一新，是學之役，且以次及。會江左分部僉憲多爾濟巴勒公至，諉以其事，州之名族汪氏泰初者服侯之化，歡趨請命，捐其地之右州治大門東南者，願自任經營，不煩公家。闢址掄材，蚤夜展力，中爲帝師之殿門，堂、齋廡列左右而峙，後先庖庾之細，亦罔不具。至元元年二月興工，八月告成。顯敞深宏，既足以昭尊事之嚴，而師生之衆亦不患於無所容矣。侯又念宫室之完，而廩稍未充，乃鬻在官之田，豪民所占射者二百有十二畝有奇，取以畀學，計其歲入，亦不患於不給矣。於是僚佐吏民咸謂州之有學，學之有田，悉自今始，以永於無窮。于侯之功，其可泯哉？伐石來，請文以紀之。

《元典章・禮部四・蒙古學》　元貞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欽奉皇帝聖旨：翰

林院官人每奏：在先薛禪皇帝蒙古文字不揀那裏文字根底爲上交覓行者，各路分官人每與按察司官人每一處提調，省好生的交學者各路裏教授，各衙門裏必闍赤委付呵翰林院官人每委付者，麼道聖旨，交行有來，如今提調的官人每不好生提調，上頭學的人每不謹慎，有各衙門裏蒙古必闍赤每委付呵，俺根底也不商量了委付，有更漢兒文字數的州裏也交教去，有蒙古學教的用裏也不曾交去，來交去的那般奏來，如今在先聖旨體例裏，翰林院官人每根底不商量了，蒙古必闍赤休委付者州裏也，依那體例委付學正去者提調的路分裏，廉訪司官人每好生的提調者，交學者好生的學，依着薛禪皇帝交行來的聖旨體例裏提調，來的則依者那個體例裏提調，者文字好生的其間裏不揀誰，休入來着道來這般道了呵，不好生的提調文字，其間裏入去的人每不怕那甚麼聖旨俺的。

《雪樓集》卷一一《同文堂記大德元年十月一日》 若昔聖人之興，必有大制作。所以通神明之德，見天下之賾，同人心而出治道也。皇犧闡天苞，神禹著地符，一用此道。皇元混一區宇，日月所照，共惟帝臣，開闢以來所未有。制蒙古字，與正朔同被暨位諸字右。其開闔布置，井井有截，與卦畫相表裏，變動周流，天造神化，備前古之闕遺，垂億載之矩矱。還淳反樸，約繁就簡。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百姓日用而不知，烏乎至矣。乃建翰林院，設學校，道有提舉，郡有博士，置弟子員。肄業者復之，業成者官之。際天薄海，蹈詠鼓舞。初，福州路學客寄儒宮，校官漫不省。元貞乙未，江陰宋君友諒寔來，户外屨滿，請于公，得舊廨省西鞠場。輦糞壤，易朽腐，不旬月，庭堂門廡，齋序庖湢悉完。諸生列几研，旦暮誦聲琅琅。廉訪副使商公晦爲扁其門曰蒙古字學，君名其堂曰「同文」，請予書，且願有述。夫書學尚矣，先儒論六書七音之略，以音諧聲，以字母部，諸字雖重百譯，而文義如出一口。蓋唇、舌、喉、齒、牙之相須，宫、商、角、徵、羽之相宣，輕重高下，清濁之相錯，自然之同也。四方之音各殊，閩又甚然。而占畢之士，知類通達，若建瓴破竹，無留難者，同可知已。雖然，字藝也，學道也。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天理民彝，菽粟布帛，知其同而不知其所以同，可乎？予將以予所知者語子：字字從子，學字從子。事先生，則爲弟子必恭；事父母，則爲人子必孝；事君父，則爲臣子必忠。《傳》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天下車同矣，文同矣。學於斯者，其必相與薰淑，扶植倫紀，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則同。周官六藝，書居其一，賢者能者胥此焉。興此聖朝教育之意也，諸君幸勉之哉！宋君精敏篤實，有志斯文，故樂爲之記，而又以予所知者告之。大德元年陽月朔日記。

《延祐四明志》卷一三《學校考上・本路蒙古學》 學在西南隅倉橋側。至元二十九年，命天下州郡立學，大德十年草創於茲以肄口。廬猶未完。

《至順鎮江志》卷一一《學校》 蒙古字學，在范公橋南帝師殿內，舊在正賜庫巷。至元二十一年，改宋總幹廳屋爲之，規撫狹隘，不足以容弟子員。至順二年移置此。至順二年欽奉聖旨，節文：學校房舍，在前嘗令有司撥付，如今依各處已行起蓋八思麻帝師殿宇，就令于內訓教。未經起蓋殿宇去處，有司依上撥付。所據生員飲膳，撥與係官荒閑田土。

教師

《元史・選舉志四・考課》（至元）二十七年，省議：「中書省蒙古必闍赤俱係正從五品遷除，今蒙古字教授擬比儒學教授例高一等，其必闍赤擬高省掾一等，内外諸衙門蒙古譯史，一體陞等遷敍。」

《元典章・聖政一・興學校》 大德十年五月　日，欽奉《整治恤民詔書》内一款：所在蒙古儒學教官，務要用功講習，作養後進。有錢糧去處，有司毋得干預侵借，廉訪司以勉力宣明爲職。所至之處，嚴加程督，毋得廢弛。教官不稱職任者，糾劾。

《元史・選舉志三・銓法中》 凡覃官：至大二年，詔：「内（外）官四品以下，普覃散官一等，服色、班次、封蔭皆憑散官。三品者遞進一階，至正三品上階而止。其應入流品者，有出身吏員譯史等，考滿加散官一等。」三年，蒙古儒學教授，一體普覃。

《元史・百官志五》 右都威衛使司，秩正三品。【略】延祐二年，置儒學教授一員。四年，增蒙古字教授一員。

《元史・百官志二》 右欽察衛，秩正三品。【略】儒學教授一員，至大四年始置。蒙古字教授一員，延祐四年始置。

王禮《麟原前集》卷五《送湯輔德廣州蒙古字學録序》 昔我世祖皇帝奄有區夏，以遼金及遐方諸國各有字書，而本朝尚缺，故特命國師創製蒙古字，頒之四方，期以順言達事而已。于是，内則翰林院以總其教，外則蒙古教授以董其學，可謂備一代制度矣。比者江西提舉官推廣上意，辟習于茲事者，增置諭、録，以羽翼之。由是外弟湯輔德沿檄録廣州蒙古字學。將行，别予宣溪之上。或謂

輔德簪纓世家，階庭才子，不明經舉進士，顧乃業右學以徼進，不幾近耶？予語之曰：子亦知夫國字之功乎？鄭夾漈謂梵音行于中國，而吾夫子之經不能過跋提河一步者，以字不以聲也。國書因聲之自然，而使無字之聲悉成有聲之字，推之于遠，豈小補哉！輔德之是役也，邇之化民，可使嶺海以南誦其語者，莫不鼓舞于王言誕敷之下。遠之事君，則經筵達帝聰，發揮尊主庇民之妙，未有不由于此也，尚何愧于科第乎？矧餘力學文，固將並行而不倍也。既以解或人，復叙次是語，以爲輔德赴廣州蒙古字學録序。

《元史・百官志二》 右翊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品秩同左衛。【略】教官，蒙古字教授一員，儒學教授一員。

《元史・百官志二》 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略】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員，儒學教授一員。

《元史・百官志二》 左翊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略】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員，儒學教授一員。

學生

《元史・選舉志一・學校》 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路蒙古字學。十二月，中書省定學制頒行之，命諸路府官子弟入學，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餘民間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以譯寫《通鑑節要》頒行各路，俾肄習之。至成宗大德五年冬十月，又定生員，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元貞元年，命有司割地，給諸路蒙古學生員餼廩。其學官，至元十九年，定擬路府（路）（州）設教授，以國字在諸字之右，府州教授一任，准從八品，再歷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遷轉。大德四年，添設學正一員，上自國學，下及州縣，舉生員高等，從翰林考試，凡學官譯史，取以充焉。

《元典章・禮部四・蒙古學》 至元二十年二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翰林院呈：設立蒙古學校事，會校事會檢到至元六年正月内奏准聖旨條畫内節該：隨路所設教授學，有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欽此。

《元典章・禮部四・蒙古學》 至元八年正月　日，皇帝聖旨：間者采近代之制，創爲國學，已嘗頒告天下。然學者尚少，今復立條畫，其令有司明諭四方，庶幾多所興起，以傳布永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一、京師設國子學，教授諸生，於隨朝百官怯薛一蒙古、漢兒官員選擇子孫弟姪俊秀者，入國子學。

一、諸王位下及蒙古千户所，依在前設畏吾兒入合赤例，設立教授。

一、隨路所設教授學，有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差役。上路額設生員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仍委本路按察司兼提學校一同選擇生徒俊秀者充應。據中選仍授官職，外隨路達魯花赤總管以下，及運司諸役下官員子孫弟姪堪讀書者，並所入學。隨處居住，回回畏吾河西人等，願學者聽，不在額設之數。據學校房舍，今所在官司給付。

一、《通鑑節要》事就翰林院見設諸官并譯史作蒙古言語，用蒙古寫録，逐旋頒降與國子學諸路教授。

一、符寶即設好識蒙古學闕者赤一員，驗合使寶。

一、省、部、臺諸印信，並發所鋪馬劄子，並用蒙古字。

一、省、部、臺、院令蒙古子孫弟姪作蒙古字，閉者赤頭兒凡有行移文字，並用蒙古字標寫。本宗事目即令習學，漢兒公事其餘内外諸衙門，亦令並用蒙古字人員充闕者赤。

一、省、部、臺、院凡有奏目，用蒙古字寫。

一、隨朝見當直怯薛歹闕者赤限一百日須管習熟，會蒙古字。

一、二、三年後，習學生員選擇俊秀，出策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者爲中選，約量授以官職。

一、今後不得將蒙古字道作新字。

《元典章・禮部四・蒙古學》 大德八年正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翰林院關：爲今各處官司不爲用心提調，學校不能興，舉各路教官凡係生徒又不經由提調官司，往往徑直具呈國子監轉呈本院，以致濫設者不遍行，各道廉訪司官各路總管府欽依累降聖旨事意，嚴加提調學校，選擇官員子孫弟姪入學校，習文字，誠恐日漸荒廢，學校今後選保生徒委係本學生徒蒙古文字熟習、譯語精通堪學者，不得徑直具呈國子監，須要經本處提調總管府官司轉，申本院試驗定奪。外據江西、湖廣、江浙、泉州等處提舉學校官拘，該路教授凡保生員，亦申本路官司就便，行移合屬提舉學校官，依上考試，相應呈院。其餘行省腹裏路分別無設立提舉學校官去處，各路總管府就呈本院，外據國子監學生員無令似前濫保，庶望學校興行。除已劄付各處提舉學校官依上施行外，具呈都省遍

行，照會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經費

《元典章・禮部四・蒙古學》 元貞二年四月，湖廣等處行省該：蒙古學校生員養贍錢糧，移准江西等行省咨該：爲吉州等處蒙古教授司申生徒廩贍，元貞元年九月十一日移准都省咨該，送禮部議得：蒙古學校既與儒學一體教育生徒，擬合欽依詔書事意，令合屬官司於無違礙荒閑地土內約量撥贍相應生徒數目。大德六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翰林院呈：牛兒年十月二十一日，本院官答失蠻乞歹李、學士孛羅歹月當帖木兒等奏：薛禪皇帝聖旨裏學文書的生徒每數目，上路裏三十人，下路裏二十五人，設者麼道聖旨裏了有來。如今州裏學文書的生徒數目，無有麼道省，官人每交俺定奪，着道與將文書來有俺定奪得，散府裏交二十人，上、中州交十五人，下州裏交十個人，設呵怎生奏呵，那般者，欽此。

其他學校

陰陽學

《元典章・吏部三・陰陽官》 元貞元年二月，中書省奏：漢兒蠻子田地裏有理會得陰陽人的數目，各路裏官人每好生的要了秀才大夫的體例裏，每路分裏委付教授好生教者，那裏有好本事呵。每年裏呈了來，交這裏試了，理會得呵司天裏臺也交行者，不理會得的交回去呵，怎生麼道奏呵。是有不索尋思，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外，今據禮部呈陰陽教授，令各路公選老成厚重、術藝精明、爲衆推服一名於三元經書內出題，行移廉訪司體覆，相同舉用，從集賢院定奪，取到陰陽人所指科目，都省准擬，除已另行外，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占算、三命、五星、周易、六壬、教學、婚元占才大義書、宅元周書祕奧、入宅通真論、塋元地理新書、塋元總論、地理明真論。

軍學

《元史・百官志二》 至大二年，改立右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置達魯花赤三員、都指揮使三員、副都指揮使二員、僉事二員。四年，省達魯花赤三員。後定置達魯花赤一員，正三品；都指揮使三員，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經歷二員，從七品；知事二員，承發架閣照磨一員，從八品；令史七人，譯史、通事、知印各一人。鎮撫二員。其屬五：【略】教官，儒學教授一員。

《元史・百官志二》 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略】教官二，儒學教授一員，蒙古（字）教授一員。

《元史・百官志二》 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略】教官，儒學教授一員。

《元史・百官志二》 唐兀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總領河西軍三千人，以備征討。至元十八年始立，置都指揮使二員、副都指揮使二員。二十二年，增都指揮使一員、僉事一員。大德五年，增指揮使二員。至大元年，增都指揮一員。四年，省都指揮使三員、副都指揮使一員。後定置都指揮使三員，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經歷一員，從七品；知事一員，照磨一員，俱從八品；令史七人，通事、譯史、知印各一人。鎮撫二員，奧魯官正副各一員。【略】教官二，儒學教授一員，蒙古字教授一員。

社學

《通制條格》卷五《學令・傳習差誤》 至元十年五月，大司農司各道勸農官申：各路府州司縣在城關廂已設長學外，據村莊各社請教冬學，多係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枉誤後人，皆宜禁約。今後止許遵守已降條畫，訓以聖經，教其句讀音義，學師比及受請以來，宜於州縣學官處預將各經校正點讀句讀，音義歸一，不致訛舛，如此庶免傳習差誤。已明經史不拘此例。仍令府州司縣官提點農事去時，亦宜學師處以理獎勸。大司准擬。

《通制條格》卷一六《田令・農桑》 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中書省奏：【略】一，今後每社設立學校壹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於農隙時月，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孟》經、史，務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依鄉原例出辦束脩。如自願立長學者，聽。若積久學問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驗。

《至正四明續志》卷八《奉化社學》 學在奉化州三十七都大步頭。至正二

年，儒人余伯瑀與其兄伯璋，願將自己房屋一所凡一十間、四圍園地一十餘畝以創社學，延師訓誨子弟，本路提調學校官王總管准設下學照驗。

明

學政、提學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五《送樊參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未嘗教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牧守者，民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蓋法治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

江西古揚州之域，班孟堅稱藝文儒術，斯之爲盛。然其爲人，負氣不屈，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氣炳炳，前後相望。而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奧，相繼而出者，非一朝一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焉，頑傲不率，以干冒憲度，此在三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哉？比年爲牧守江西而有父母之心，明治教之道，爲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未嘗留意於學教，而一任法治，甚者遇頑傲不率、干冒憲度者，輒虩然以忿曰：「此邦之人，概爲是也。」嗚呼，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必治，概而不別，明者所不爲。仁人君子盍易其心以觀之，徵其實以發之，且反求諸己之所施者如何也。

括蒼樊公慎歷教郡縣學，被召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遂擢工科給事中，與余同朝十餘年。其爲人有學有行，達乎治體，和厚而寬裕。今滿九載，陞江西右參政。於是士大夫翕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佐方牧之大政，端列郡之表率，而係十三府六十九縣之歸戴矣。」於是各賦詩贈其行，而屬余序。因併及余之所欲言，斯言也，有非出於一人之私也。

《同治深州風土記》第一一下之上《明洪武學校格式碑》　洪武二年十月廿五日，左丞相宣國公欽奉聖旨：「今後立學校，春秋休要祭祀。設科分教，禮樂射書數，恁每定擬來。欽此。」會集省臺部官逐一議擬，於十月廿七日早朝奉天門，奏奉聖旨，節「該學校合行的勾當，教秀才每用心講究著行。欽此。」欽依會議定擬到各項事理，洪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書省楊右丞、陳參政、睢參政、右司郎都事、禮部崔尚書於奉天門東板房內奏奉聖旨：「准。教定立罪名，同這格式，各處學校都鐫在石碑上。欽此。」

學校格式

一、生員入學定例。凡各處府州縣，責任守令於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必須躬親相視人才俊秀、容貌整齊、年及十五之上、已讀《論》、《孟》四書者，方許入學。其年至廿之上願入學者聽。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巡歷到日，逐一相視生員，有不成材者黜退，另行派補。

上項生員，如果赴中書省相視，誠恐路遠不便。

一、選官分科教授，禮、律、書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禮教律教寫字，于儒士有學行、通曉律令、諳習古今禮典、能書字者。樂、射、算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樂教數教射，於知音律、能射弓、能算法者。

上項訓導，禮樂射書數律但是能一等或二等者，從各處守令考驗，各取所長，相兼教訓。

府教授、州學正、縣教諭掌講明經史，務使生員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曉古今、識達時務，及提調各科訓導教習，必期成效。

上項教官，從各處守令于儒士有才德、有學問、通達時務者選充，官爲應付行糧脚力，悉赴中書省考驗。

一、生員習學次弟。侵晨，講明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未時，習射弓弩，教使器棒，舉演重石。學此數件之外，果有餘暇，願學詔誥、表牋、疏議、碑銘、傳誌者，聽從其便。禮、樂二事，見行集議，比後成書頒降習學。

一、生員額數。府設四十員，州設卅員，縣設廿員。

一、師生廩膳，每人日支米二升，柴油鹽醬在內於本處係官錢糧內放支。

一、學內設空閑地，所以爲射圃。

一、教官出身俸給，嚴立等第。如果教有成效、異材出衆者，不拘資格，優加擢用。俸給就於本處係官錢糧內放支。

一、生員入學姓名，每季申報合干上司，置立文簿，附寫某府某州某鄉某户。

一、守令每月考驗生員，觀其進退揖拜之節，聽其言語應對之宜。背讀經史，講通大義；問難刑律，試其處決；講禮務通古今；寫字不拘格式；審音詳所習之樂；觀射驗其膂力，又能中的；稽數明其乘除，口手相應。守令置立文

簿，同教授紀載諸生所進功程。如一月某生某科學不進，則紀載于簿。至此科三月學不進者，罰此科訓導月米半月。罰多不過一月。

一、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去處，考試各府、州、縣教官生員。府生員十二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教授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廿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授及某科訓導黜退。廿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州生員八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半月，學正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十六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學正及某科訓導黜退。十六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縣生員六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教諭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十二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諭及某科訓導黜退。十六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

一、設學之後，子弟習學，各科限三年有成。隸中書省者，貢至中書省考試，中選者就便量材録用。隸各行省者，貢至各行省考試，中選者貢入朝廷選用。

一、各處府州縣于洪武三年正月爲始開學，務要實效。責任所在有司守令正官提調。在内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每歲考覈學生功課，比上年有進，有司官、教官便是稱職。若學生比上年學不進，有司官治罪，教官黜退。

一、學校生員，每府四十名，州卅〔名〕，各縣廿名。府州縣各設教授、學正、教諭一員，訓導四員。今擬府州生員四十名者，設訓導四員。每縣廿名，既有教諭，又設訓導四員，似爲員多。今擬州縣學正、教諭外，每處止設訓導二員。其讀書生員如有增廣，不拘定額。及北平、陝西、河南地面，人民稀少，每州縣除學正、教諭外，止設訓導一員相應。欽奉聖旨：「今後教各府州縣儒學好生訓誨生徒，每日講讀文書，罷時于學後設一射圃，教學生習射。但遇朔望日子，要試演過。其有司官辦事閑暇時，也與學官一體習射。若是有司官與那學官不肯用心教學生習射，定問他每要罪過。欽此。」

一、吏部議到：學官品級，先擬教授正九品、學正從九品、教諭授省劄。今擬教授給與都省劄付；學正在内授吏部劄付，在外授行省劄付；訓導授各府州付身，先令試職三年，候有成效，然後照依已定品級實授相應。

一、户部議到：教授、學正等官改擬試職，俱全訓誨生員，所據俸給，量擬教授月支米一石五斗，學正月支米一石二斗，教諭、訓導各支米一石。錢米三七兼支相應。

奉都堂准擬。

洪武八年二月日，提調學校官、奉訓大夫、知真定府深州事朱瑛等立石，將仕郎判官王鑑、權訓導魏素、儒士耿昕書。

石碑今州學、饒陽學并存。州學碑故在舊城，永樂廿二年移置今治。饒陽格式條目已漫滅不可讀。其碑首云「真定府晉州饒陽縣承奉晉州指揮承奉真定府指揮承奉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尚書吏部咨呈準禮部關洪武二年十月廿日欽録到中書省案驗」云云，皆明初官文書體式。此碑文已略，見《學校門》，今録存，以見明世公牘文字梗概。蓋文辭不如宋大觀碑遠甚。是後公牘盡沿此體，大抵皆出吏胥之手，視事者無復事文學矣。而所謂聖旨，則鄙俚尤甚。自古王言，無不馴雅，雖前後五代，其君往往武人，而詔令必皆學士大夫所代撰，類有辭采可觀誦。獨元人起自塞外，其入中國，能習華語，已甚難得，於文辭義意則故苦不能入。又慮潤色者之失其本恉，故徑用俚言俗語宣示臣僚，在元世蓋不足深論。明太祖起自諸夏，乃亦因襲不改，是其失之尤甚者也。其後宦寺傳宣，則尤以俚俗爲綸綍矣。碑所列事目，《明史》略不具。其分科用禮、樂、射、算、書、律六者，蓋後世車制異古，御非士人所重，而律則治世經法，不可不讀，故去御增律。《明史·選舉志》乃謂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是史誤也。史又云：生員雖定數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不知生員「如有增廣，不拘定額」已見此碑，亦史文之疏。碑載教法視太學爲簡略。其云講明經史，不著何書。《明史》載太學之制，則自四子、本經外，兼及劉向《説苑》。百家之書衆矣，而獨稱《説苑》，甚非謂也。碑云「寫字不拘格式」，太學則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顔、柳諸帖爲法，意天下學校當略同之。碑云府州生員四十名者設訓導四員，每縣訓導四員似爲員多，擬州縣學正、教諭外止設訓導二員。案前云生員額數，府四十，州卅，縣廿，今此文府州、州縣辭不明晰。史云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當以史文爲正。是時蓋將取士於學校，明年特設科舉，科舉之制始興。碑稱左丞相宣國公者，李善長也。中書省楊右丞者，楊憲也，憲後賜名暴。陳參政者，陳亮也。睢參政者，睢稼也。右司郎都事，失其名，其官丞相屬也。禮部崔尚書者，崔亮也。時尚仍元制，設中書省。其後久之裁中書省，而有殿閣大學士之制，而政歸六部矣。是明官制之變也。

柯潛《竹巖集》卷下《送浙江督學憲副劉君序》 安城劉君仗和，登景泰甲戌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日以讀書績文爲業，於他事未嘗干，遇人恂恂寡言，言

必中理。予與之遊，喜其篤於行也。既而以纂修國志成，授監察御史。慎持憲度，臨事毅然不可回。屢奉命巡按福建及圻内諸郡，不爲煊赫聲，既去，人皆思之。予於是又喜其優於政也。蓋君爲翰林侍讀贈學士忠愍先生之子，建寧知府仗德君之弟。先生在翰林，有文名。嘗上書言時政十數事，皆他人所不敢言者，其氣節落落可尚。仗德又能自立，以不落其世。初爲中書舍人，陞兵部職方員外郎，皆有聲稱。及知建寧，其聲益宏。以遠君，少服父兄之訓，而又勉學不怠，宜其行與政若是懿也。屬者以在廷大臣公薦，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夫學校所以育才，治道繫焉。朝廷設教官，郡有教授，邑有教諭，而皆副以訓導。浙爲郡十一，爲邑六十九，而教官之衆、生徒之繁，皆總於憲臣督之，其職不謂重耶？在正統、景泰間，置而又廢者再，至於今，蓋三置矣。予觀其初置也，舉之者出於公，而任之者亦知殫心以副朝廷龍任之意，誠能重其職也。及其久而弊也，庸者怠其事而已。或秉心匪猷者，又從而擾之，則所謂重者反輕矣，不亦甚可悲乎！今以君任之，吾見其職將益重矣。君行，其勉之哉！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送吴公宏哲憲副之湖廣序》　世言儒生喜譏議人，故褊心者於學校疾視焉。嗚呼！孰不爲儒，而反不合？以韶觀之，實吾輩之過，非彼之罪也。士之在學，志氣方鋭，義理方明，肩未荷乎重負，身未履乎危機，於富貴之具，又無自而有焉。故憤世疾邪，議論英發，豈不咸欲爲剛方一男子哉！既而登科入官，涉世更事，或志與時違，而齟齬上下，又見有賢豪才智倍於我者，亦俛首容與，自貽厚福。乃萌悔心，追咎昨非，自非特立堅定之士，其能不受變於俗乎？於是剛者漸化而爲柔矣，方者漸削而爲圓矣，英發者亦漸變而爲緘默持重矣。加之十年，所見益多，初心日負。又加之十年，幾亡幼學，則奉身華好，從事服飾器用，以便私圖。雖曰間有功德及於當時，然終非儒者規模氣象。夫人得而窺之，毋惑乎其多口也。

韶處海涯，偶登仕版，不能盡獲見士大夫。而鄉邦士大夫不我遐棄，若憲副吴公宏哲，非所謂定力之士耶！公早學有聲，能盡記《韻府群玉》，人目爲行韻府。晚登進士第，授任部屬，歷兩京，移三曹，凡十又七年。爲人狷直自信，不喜戲謔，不可干以私，人曰猶舊時儒生也。年踰五十，方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嚴而不苛，簡而不疏，貫介子弟非學不以先寒畯，人曰猶昔日主事也。迨兹遷副湖臬，踰六十矣，不識軟熟爲何等語，人又曰是不失儒生故態，而主事固在也。湖湘之士將不畏公之威而畏公之方，不服公之惠而服公之有常，寧有間然矣乎！

兩司群公及蜀士大夫家居者，咸然其言，賦詩爲公贈。謂韶宜爲序，乃述大概關於學校吾身者，不及惜别之私云。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送黄仲昭僉憲提學江西序》　提學之官，廢置不一。今復置將三十年矣，議者頗謂冗員，以今之學校存師弟子名耳，授受無實，科貢苟具，成德達材之弗充，浮言横議爲可畏，提學者間歲不能一周其屬，而校紙上之空言，他固不暇倡之。而諸生亦頹然不知所以應之也，悦我則譽，怒我則謗，無以則傾之而已，故罷之便。然教化人材，世道攸繫，設官提舉，其言則順而義則正，故復之誠是也。則君子之居其位，自有大道，不可徒悦人而取譽矣。

吾友未軒黄仲昭先生，辭禄十有六載，至是應召而起。適江西提學僉事缺人，吏部以其廷紳之請，擢未軒爲之，羣情欣然，嘆爲得人。蓋未軒甫之世儒家也，唐宋以來，華國有人，故吾郡推爲文章家宗祖。至於國朝，乃祖太史公、乃父大尹公及乃兄侍御，皆負有重名。未軒爲人，學博行修。成化初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不閲時，以職言事，出爲縣。未至，調南京大理評事，遷寺副。以憂制去。起復，待次。不欲爲當路厭忌，復引疾去。文學益修，行己不變，而譽望益隆洽。弘治更化，言者論薦，宜起以待用。既捧檄，猶遲遲二載乃來，遂有是拜。先聲所被，光價動人，宜乎欣嘆之不已也。然盛名之下，酬副爲難，未軒其思所以副之耳。竊觀世之爲是職者，好持風裁，摘發人短，箝制師生，如待吏胥，求其懇切惻怛而存長養作成之意，未之多聞。故諸生(目敖)睨，因以責備於典學，蓋幾乎訕矣。間有欲恩之者，不分侈僻放恣，類破法保護，不聽治罪，故晚生益横。時議咎其無益於學校，不以此耶？江西大藩多魁士，文風甚盛。然其流俗，時有不免，故衆以得師範。未軒久於爲學，深有獨得之妙，予不足以知之，然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道外之事，心存而正，理講而明，然後可以酬酢事變而無所失。不獨事爾，凡學文字，理得則氣壯，氣壯則辭昌，亦自然之勢也。但心理之學，於今諱言，謂迂闊糟粕而不肯談，其實則日用由之而未嘗外矣。宜以所得操存之要，講明之法，開心布誠，諄諄指示。遠示文告，近親曉諭，使之感動樂從而見效於事爲之間，所謂理得氣壯者，亦將於文詞乎驗。乃從臾而責成之，人孰不勸哉！其不然者，雖督過可也。小則懲，大則斥，去其稂莠，養其嘉禾，正猶司馬法不貴多而貴精，吾知善類成立，雅道興行，人才何患有不盛，風俗何患有不厚乎？若徒操法制以爲威，順適人情以爲悦，世固有行之者矣，恐非所望於名輩也。

未軒且行，鄉士大夫來請言，遂序以送之。

彭韶《彭惠安集》卷四《陳文耀方伯公墓誌銘》　移北直隸，提調學校。公嚴章程，勤課試，而歸重名檢，學官被黜者餘三十人，士子被汰者餘四千人。復以生員舊例充吏，適中不學士子計，特奏寢之。

羅倫《一峰文集》卷八《復胡提學書》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觀於今人乎？目之視，耳之聽，口鼻之臭味，手足之持行，固三代之民也，而獨此心異於三代之民乎？何其才之古今之相違也？是豈學者之罪哉？師之不以其人，覺之不以其道耳。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之覺人者，覺之以禮義，今之覺人者，覺之以利欲。古之爲教也，方其幼也，覺以小學，而行藝立；及其長也，覺以大學，而道德明。今之爲教也，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師之於弟子，其所以覺之者，方其幼也，詩律聲對，及其長也，則科舉爵禄而已，此外無以爲也，欲人才之逮於古也難矣。今欲革故鼎新，必如明道熙寧之論而後可，而行之必以其時。必不得已焉，如伊川之《看詳》，晦庵之《私議》，取其不戾於法，不駭於俗者時而行之，使禮義之教日淑於其心，若修於身也孝弟忠信，廉恥禮義，行於家與鄉也冠婚喪祭，睦婣任恤，則待以異類，或彰之於旌善，或禄之於廩餼，或貢之於南官，或興之於鄉薦。其或超然物外，韜光晦影，潛修密造，則必旁搜博訪，降禮崇德。君子之爲善也，夫豈求知於人哉？而作人之道，吾當然也。若其悖於是者，姑惟教之。教之不改，則出之。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其機軸轉移，又在執事取舍之間而已。

倫自家食，聞執事歸，謂人曰：「嶺南高士有陳公甫。」倫謹識之。其後公甫道成德尊，名聞天下，自執事發之。聞公甫之風而興者，何時矩、林緝熙輩，執事又能張而大之。所在學校有若而人，拔穎連茹，鶴鳴子和，則風動而化成矣。易德元、陳秉常光惠湖西，觀其爲人，皆知重內而輕外，己大而物小，相與嘖嘖，稱嘆不已，曰：「自有提學作人之功，未有先如執事者也。」宋之人才如孫泰山、張橫渠、李泰伯輩，皆自仲淹作之，而湖學之盛甲於東南。是時洛學未興，而諸公見趣已非漢唐所及。程朱以還，道學大明，士君子幼學壯行，醉夢終身而不知返，夫豈其心異於三代之民哉？覺之不以其道，下觀者無所從而入耳。治天下無他，道風而已。伯夷、下惠以匹夫奮百世之上而興百世之下，況秉化衡、軸皇極，有能奮庸，四方不風動乎？於治天下何有？

執事有志當世，故爲執事陳之，伏惟亮察。

《明宣宗實録》卷七六《宣德六年二月》　〔庚申〕巡撫侍郎趙新言五事：【略】

一、學校儲養賢俊，以資任用。近教官多非其人，生徒因而懈怠，惟記誦程文，以備科貢。府縣官出身，或由吏胥，或由人才，不知養賢爲重，安能加意提調？今各處養馬、屯田、治農皆別設官以董其事，乞令六部議，或以翰林院官，或御史、郎中、員外郎老成有學問者，授以方面之職，專督學校，選擇師範，考課生徒。其直隸，則令禮部委官往來提督。庶學政興舉，人材有成。【略】

上覽新言，謂侍臣曰：「此皆積弊，當盡革之。置垻開河，設官提督學校，令六部會議以聞。」

《明英宗實録》卷一七《正統元年五月》　〔壬辰〕添設提調學校官員。先是，少保户部尚書黄福言：「近年以來，各處儒學生員不肯熟讀四書、經史、講義理，惟記誦舊文，待開科入試，以圖幸中。今後宜令布政司、按察司官半年一次，遍歷考試，庶得真才。」下行在禮部會官議，每處宜添設按察司官一員，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至是，行在吏部會官舉保兩浙鹽運司同知胡軫爲副使，廣西鬱林州知州劉虬，監察御史薛瑄、高超，工部郎中高志，吏部主事歐陽哲，修撰王鈺，編修彭琉，檢討陳璲、康振，國子監學正莊觀，俱爲僉事；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福建建寧府學教授彭勖爲監察御史，分行提調。軫浙江，虬湖廣，瑄山東，超福建，志山西，哲河南，鈺江西，流廣東，璲廣西，振四川，觀陝西，富北直隸，勖南直隸。陛辭，賜敕諭之曰：

朕惟國家致治，在於賢才，賢才之成，本於學校，帝王相承之盛典也。朕自臨御以來，惓惓於此，而所在有司率不究心，苟具虚文，用應故事。如此而望成賢才，致治化，其可得乎？今慎簡賢良，分理學政，特命爾等提督各處儒學。夫一方之學總於汝，是一方之師繫於汝矣。率而行之，必自身始。必自進其學，學充而後有已諭人。必自飭其行，行端而後有以表下。學有成效，惟爾之能。不然，惟爾弗任。爾其懋哉！所有合行事宜，條示於後，其敬承之。

一、學者不惟讀書作文，必先導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使見諸踐履，以端本源。

一、士貴實學。比來習俗頹敝，不務實得於己，惟記誦舊文，以圖僥

倖。今宜革此弊。凡生員，四書、本經必要講讀精熟，融會貫通。至於各經、子、史諸書，皆須講明。時常考試勉勵，庶幾將來得用，不負教養。

一、學者所作四書、經義論策等文，務要典實，説理詳明，不許虛浮誇誕。至於習字，亦須端楷。

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疏淺，姑且誡勵。再考無進，送吏部黜罷。若貪淫不肖、顯有實迹者，即具奏逮問。

一、學校一切事務，並遵依洪武年間《臥碑》，不許故違。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饌，有司僉與膳夫，不許違誤缺役。

一、生員有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

一、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優免户内二丁差役。

一、所在有司，宜用心提調學校，嚴束師生教讀，不許縱其在外，放蕩爲非。學校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量工修理。若推故不理者，許指實移文合干上司，以憑降黜。

一、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吏貪酷害人、事干奏請者，從實奏文。

一、有軍民人等訴告冤枉等事，許其詞狀，輕則發下衛所府州縣從公處置，重則送按察司提問。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近年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應試。今後不許。

一、提調學校者，如有貪淫無狀，許巡按監察御史指實奏聞。

一、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武職子弟，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習舉業者聽。

《明英宗實録》卷二五《正統元年十二月》 甲子，山東提調學校僉事薛瑄奏：「各處儒學廩膳、增廣生員有久病不痊及已成廢疾者，虚費廩米，徒耽差徭。宜令有司視驗，不堪醫治者，黜退爲民。」事下行在禮部覆奏，言：「提學敕内無處置殘疾生員條例，今宜因瑄所奏，通行遵守。」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三七《正統二年十二月》 乙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春言：「太祖高皇帝《大誥》三編，教民爲善去惡，官民所宜遵守。今天下有司視爲文具，乞令講讀。又天下學校皆設提學風憲官，惟雲南獨以地遠未設，乞照例設官。」事下行在禮部覆奏：「講讀《大誥》，宜如春言。雲南學校甚少，分巡憲臣可以兼理，不必設官。」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五八 （正統四年八月戊子）湖廣按察司副使曾鼎言：「朝廷增置風憲之官，專理學政，然往往督責太嚴，欲成太速。其生員惟事記誦陳腐，講習偏僻，以免黜罰，圖僥倖而已，所謂涵養薰陶、明體適用之學，茫然不知。流風日靡，士習日陋。乞敕所司詳議條約，所習經史務令貫通，所述論義欲明道理。提學之官所至，須留旬日，難疑答問，先興起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然後考其文詞。期以十年，無成者黜爲吏。庶幾教導有方，學成而適用。」事下行在禮部覆奏：「宜行各處提學官員，痛懲前弊。其條約一遵元年所奉敕書，具有成法，無庸更改。」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五二《正統四年閏二月》 乙酉，行在禮部奏會試取中副榜舉人有年及二十五以上者二百三十三人，請送吏部除授教職；年未及者五十八人，例送監及依親讀書。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七〇《正統五年八月》 （壬辰）增給陝西官吏人等俸米。時右參政年富奏：「今陝西有十年之儲，恐歲久紅腐。請每歲於青黄不接之際，增給官員人等本色米一季。五品以上四分，六品以上五分，雜職二石，教官全給，旗軍、生員一石，吏六斗。餘月如舊制支給。」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七四《正統五年十二月》 （戊子）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至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行在禮部議增會試爲百五十人，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其應天、浙江等處各增舊額有差。上定爲應天府百人，浙江、福建皆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陝西、山西皆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鄭紀《東園文集》卷八《送王懋學提學山西序》 予初觀河南癸卯賢書，見懋學姓名魁多士，而未嘗識其人也。丁未，予同考春闈，合諸經，得天下解魁十餘人，懋學預焉。既撤簾，懋學偕門下士晉見，禮度甚偉，似有諸中者之所形，然後信其擅高名之不虚也。是年，予被命提學兩浙，懋學以例歸榮，不相接者四五年

矣。嚮予自國學改南都，懋學適來主南户事，始聞得相見。叩其底裏，蓋於書少有不讀，讀必融會貫通，窮極理趣，不爲尋章摘句之學。其論談又能援引古今成敗，證以時事得失，有處天下事確然不可拔之勢。其所著述，高古典則，有《左傳》、西漢風，命意立論，多發先輩之所未發者，皆可施於政治事爲之實，非無用之空談也。其志學，不間晝夜寒暑，聞士大夫家有未見之書，必力求一覽，期必得而後已。在官署，公牘未收，書卷已先展矣。往往坐是成疾，亦不廢。去歲監儲鳳陽，猶假予《儀禮通解》以行。後以病侵務煩，上牒求告。時予轉户部，正喜得其朝夕繼見，以資老拙，懋學已家食矣。無何，天官卿聞其學，適山西提學僉憲缺員，上其名補之。命下，懋學偶亦勿藥，遂促裝以行。山西薦紳南都者徵文爲贈，諫垣李崇嶽以屬於予。

夫古之仕者，幼學壯行，始終一理。壯而達之事業，幼而窮之時，固已全備。但時之至，舉此而措之耳，無待他求也。故三代而上，咎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事業，卓乎其不可及。三代而下，董汲魏張、韓范富歐之徒，亦庶幾焉。蓋有本者如是也。近世學者習爲科舉文字，并其家庭灑掃應對、昏定晨省之禮目不及見，自旦達暮，手不停披，悉皆藻繪時文，惟欲求媚主司之心目而已。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引掖，己身之所期待，止此而已。間有談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則群聚而非詆之，不以爲妄，則以爲愚，至無與立談者。嗚呼，是果孰妄而孰愚耶！或謂時制以文取士，無怪其然矣。予以國朝提學敕諭先德行而後文藝，敦實行而戒浮華，苟天下提學之官皆能欽遵聖諭而行，務使生徒躬行孝弟，實德潤身，則積中發外，出詞吐氣，自爾精純通暢，科目亦在其中。入仕之時，舉而措之，咎夔伊周事業將不在於古人矣。此蓋懋學已試之成驗，於行，申以贈之。

《明英宗實録》卷七一《正統五年九月》〔壬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洪武、永樂間，天下府州縣儒學歲貢生員，不分地理遠近，俱本年正月以裏至部，聽候考試。已有定例。近年各府州縣提調官並學官恣肆怠惰，罔守成規，不依限催促赴京聽考，以致各生遷延過期。間有無籍不該應貢生徒，畏懼提調學校官考試，朦朧前來應貢。欲行浙江等布政司並直隸府州縣，轉行各屬提調官及教官，今後起送應貢生員，自正統七年爲始，先將本生姓名、年甲、食糧年月預申本部知會，俱限正月以裏到部聽考。若有仍前故違舊制過期不到，及縱容不應歲貢生員朦朧應貢者，提調官、教官、生員究問如律。」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八六《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亥〕以直隸保安州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並爲兩齋，歲貢依縣學例。

《明英宗實録》卷八七《正統六年十二月》〔几酉〕山西應州儒學學正葉綬言：「人材之出，本於學校。而學校之興，繫於守令。近年以來，守令或非其人，經年不爲點閱。朔望謁廟，禮畢輒回。雖有風憲官提調，而地里廣遠，或一年一至，或年半一至。來則生員蹈襲陳言，以圖僥倖。去則廢弛如故，略無忌憚。宜嚴督府州縣官，不拘正佐，但掌印者，即當提調。置文簿，列生員姓名。又立爲簽，不時揭取四五，拘至公廳，稽其所習經書課業。或因公暇，或因朔望，嚴加點閱，驗其在否。如一月三日不畫卯，或次點不在學者，即皆斥黜。其提調風憲官按臨所至，察其點檢公勤與勸懲無法者，俟其考滿，書其職之稱否。仍禁約府州縣官，不得接受生員饋送，及旗帳立軸，私衙往來，同席飲酒，使生員有所畏重而不輕犯。其令如此，則學官於教法有可施之地，生員不致懈怠而勉於進學，皆成美才矣。」又言：「生員多有刁潑奸詐，頑狠險僻，無廉恥禮義者，藐慢師長，齟齬教法，以爲智慧。乞敕禮部，查洪武、永樂間欽定學規事例，並戒敕學校條款，備行提調學校御史等官刊置版榜，於各處儒學張挂，申明禁約，永爲遵守。嚴加詢訪，先將此等之徒，不拘年月深淺，一切以罪法斥去。使在學生員知所儆懼，庶幾日改月化而皆爲賢良矣。」上納其言，命該部行之。

《明英宗實録》卷九八《正統七年十一月》〔甲申〕河南湯陰縣學生牛麟等七人言：「自幼入學，頗知嚮方。今以貌陋，爲提學僉事張敬所黜。竊謂國家養士，於其學而已。今不問資質高下、文行可否，惟以貌陋概行罷黜，恐非朝廷之意。」禮部以聞。上曰：「取人以貌，此古人所以失於子羽。可執此以概天下士乎？其令河南布按二司，委官於所屬州縣罷黜生員内詳加考選，果資質可進，學行可觀者，令復學如故。」

《明英宗實録》卷一二八《正統十年四月》〔乙巳〕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自設提調學校官以來，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山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專，徒爲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議，尚書胡濙等言：「提學之官，俱出大臣建白，廷議推選，難遽停罷。但中間實有不職者，遂至因循廢弛。請申飭之，凡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考校。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學，考其勤惰。今乃彼此推調，略不加意，是非設官之過，實由曠職之弊。」上曰：「學校廢弛，大是弊事。爾等即同都察院官察諸不職者以名聞，朕將黜之。其司府州縣提調官，拘牽小嫌，故行避事，及巡

按御史不舉奏者，皆不可不治。今姑宥之。爾等即以朕意通行戒飭。」澹等又言：「在外各官一時不能悉其賢否，且無實可指，請但令巡按御史詢察糾舉，庶得其實。」上從之，仍命澹等察實以聞。

《明英宗實録》卷一一〇《正統八年十一月》〔庚辰〕增貴州學官月俸二石，原支食米住給，餘俸於原籍如例米鈔轉支。從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楊剛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一五《正統九年四月》〔乙酉〕江西道監察御史俞本等言三事：【略】

一、學校育賢之地。今在外儒學教官，多以舉人任之。比因任滿乏科貢，降充河泊等官，續將年深監生選補，往往廢職者多。宜遴選其人，用稱師儒之任。

上納其言，因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在廷群臣，務俾恪共乃職。在外府州縣官，令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廉察有不職者，具名以聞。貪酷病民者黜罷之。其布按二司官，令巡按御史一體舉劾。刑名官選有學行通律意者。教官選有文學者，如任滿無舉人，試其學果優，仍任教官。」【略】

〔乙巳〕吏部言：「近奉旨：教官九載任滿，無舉人者，試其學問果優，仍任教官。乞將今後無舉人教官考中者，教授、學正、教諭俱降訓導，訓導調任邊遠。其不中者，仍降雜職。著爲定制。」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一六《正統九年五月》〔壬子〕命雲南鶴慶軍民府儒學訓導楊應復任。應九載秩滿，赴吏部。生徒數十人言應訓誨有方，乞留復任。同知趙瓚以聞，故有是命。

《明英宗實録》卷一三二《正統十年八月》〔己酉〕省邊衛教官冗員。先是，巡撫右副都御史羅亨信奏：「大同、宣府諸衛舍人餘丁數少，無暇讀書。每衛教官二員，虛費廩粟。欲行裁減。」事下禮部覆奏，令巡按御史審視諸處，若兩衛官軍共居一城，舍人餘丁在學數多者，教官二員。若塞北偏僻一衛，舍人餘丁數少者，止留教官一員。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三四《正統十年十月》乙巳，先是，吏部以天下學官多缺，請於國子監，取原中副榜舉人及選監生有學問老成堪充教職者，送翰林院考試。至是覆奏：舉人劉震等十六名堪任教授、學正，監生考中者侯琰等一百三十三名堪任教諭、訓導。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三八《正統十一年二月》己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奎言六事：【略】

一、教官宜令内外諸正佐官各舉所知。有嘗出身科目而坐累充軍爲民無贓過者，亦聽其舉。

章下六部、都察院議，言俱有成令。遂寢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一《正統十二年三月》癸酉，直隸鳳陽府知府楊瓚言：「我朝天開景運，文教聿興。内建太學，以儲天下之英賢；外設府州縣儒學，以育民間之俊秀。府學額設廩、增生員八十名，州學六十名，縣學四十名。此外聰明之士不得與者，入學寄名，以俟補增廣之缺。寄名者既衆，遇開科之際，欲報增廣，則增廣名數已足，欲報儒士，則有司多方沮抑。以此無路出身，未免滄海遺珠之歎。乞敕該部通行天下學校，今後增廣生員，不拘額數。但係本土人民子弟自願入學讀書，聽府州縣正官與學官公同考選俊秀者，即作收增廣生員。凡遇開科，考其學問優長者，許令應試。」事下禮部議，請令如有此等子弟，准其入學，待缺補充增廣。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六《正統十二年七月》〔壬子〕山西右參政林厚言：「沿邊俱有學校，而教者非人，學者怠弛。請令提調學校官考選文武之謫戍邊者，如洪武初制，令冠儒巾，署訓導，不支俸廩。俟教有成效，可量官之。」又言：「沿邊士卒勞苦過甚，疾病尤多。請于各衛設醫學，選軍士能醫者爲醫官、醫士。庶疾病者有所賴。」禮科劾厚變亂舊章，且恐有所私。刑部請罪之。上曰：「所言不必行，亦不必罪。」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二五《送憲副李君提學浙江序》今年，天下提學憲臣闕者五六人，吏部以次簡擬可任者，例以二人上奏，請親擇焉。最後擬二人爲浙江憲副，則兵部郎中劉君時雍、刑部郎中李君若虚，而受命者則李君也。浙江天下首藩，憲副視僉佐秩加重，故簡之尤嚴。命既下，朝論翕然，稱爲得人。蓋雖未命，而士望之屬君也久矣。

夫國家置提學之官，兩畿則任御史，諸藩則任按察，皆以憲臣爲之。蓋教誨有師儒，統領有郡縣，猶懼其或弛也。而是官設焉，倫理名教欲其惇明，風氣習尚欲其陶鑄，綱紀法令欲其振舉，文章學藝欲其程校，進賢黜惡，勵勤懲惰，恬退有獎，奔競有罰，責之周而任之重矣。苟專事校試，章程而句校，則侵師儒之職，務法力，尚刑罰，毛吹而瘢束，又偏于刑獄之官，本末鉅細兼舉而就任之，然後善于其職。又必本諸身而爲之，有德矣而後可以爲表率，有藝矣而後可以爲砥範。

私不我出，而後可以杜人之干謁；過不我蹈，而後可以懲人之罪咎。凡天下之事皆然，而責周任重者之爲急也。

君識見超絶，學問宏邁，練政務，精律例，于凡曲直利弊，皆燭照數計乎其間，而又清謹廉静，重名節，忘勢利，底裏洞徹，久而不變，是其中之所存既足以教令乎人矣。然則領大藩，膺峻秩，當天下之所謂重任者，非君之宜而誰宜哉！今之論是官者，或謂其爲剩員泛秩，無與乎學較之務，此雖過論，或亦使之然者。君其竭志致力，以彰朝廷簡命之明，符銓曹擬擢之當，愜士大夫屬望之厚，使天下益信是官之不可無，而任之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則君之行，豈特爲兩浙重哉？

予，君之知己也，因君諸僚佐以言見屬，故爲公論道之。君契分之深，情誼之篤，則形諸詠歌，載諸卷帙，與凡所與遊者共之，以畢吾私云。

盧琦《圭峰集》卷三《送僉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殷武》亦歌之，周宣《采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陘濮之役，皇帝、王覇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江漢之間者，古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爲都則僻，以其地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筐，則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則古人亦有得已之兵耶？於乎！此古之人所以動於此而其幾應於彼，發於一時而其憂及於千萬世者歟！

《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言崧之爲嶽，邇於王都。疏甸之既久，望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爲答也。夫衡亦嶽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於崧高哉？顧其僻在南陬，況不順者馮焉。皇路爲之不通，巡狩秩望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與中國相爲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哉！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者，將引其嶽瀆之尊而匹諸崧者也。匹諸崧者，固將以生申與甫者望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者也。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巡狩望秩之禮移爲封禪禱祠之儀，雖崧焉不免爲明神羞，而況於衡乎？故唐韓愈氏僅意其有魁奇忠信之民生其間，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奇忠信而已哉？則其未生而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可覘已。有之亦未必不出于黨庠術序之間，而其董學政者，果洞古而照今歟？宜可坐而得之，而爲天下賀矣。

太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茲任。君前爲庶吉士，於予爲同館，且同鄉也。信其洞古照今，而於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以是告。

盧琦《圭峰集》卷五《送蘇君江西提學序》　江西頃數歲，不知何忽異也，嗒焉損其聲稱十六七。天下之人雖陰自數之，與他方匹，指將屈，亦必復伸，畢竟曰不如也乃止焉。雖然，自吾視之，亦以爲不如也。

然吾亦有見焉。巴蜀亦南方地也，其去中國獨遠，其附於中國獨後，而其顯也獨先。江西於中國，視蜀爲最近。當蜀顯之時，不聞有江西也，然而不以其不聞而遂害夫後世之顯者。蓋山川之氣，孕靈毓秀，厚蓄以有待也。後閩亦文學，崛起嶺南，一旦以相業鳴。日南，極海徼也，亦有以相名者。而江西尚前日之昧昧而已矣，雖曰天其相之，蓄而有待，而亦誰其信之？

及歐陽公出，以古文爲世宗師，文信公之忠在萬世，則夫世之能事，孰有大於此者？而其人所在之地，烏得而不重且顯也哉？又況文章節義，一時淵焉林焉於此，天下又得以其顯之先者傲江西乎？亦其發之遲也，固有大而盛且久者存焉耳，此理之常也。故我永樂、宣德之間，猶彬彬號江南鄒魯，太平之休，不無有助。是時不獨吾江西之士自以爲差强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必自以爲不如也。若夫今，則大異矣。而吾之出而仕者，亦既陰察而痛之，蚤夜恐恐焉以自退，而其岸岸焉遊於學者，殆必不聞不痛也，能不冒其昔之聲稱，以嬉以傲天下乎？正自損耳。吾懼焉。

幸吾友太史蘇君往督學，轉移覺痛之機，又在君也。君去，吾於此而謹竢之。有來謂吾士也，今蜂然若追奔焉，以成仁取義爲的，求至之，而又痛自磨洗，毋爲鈎棘軋茁，逐時之好以射進，則如歐文二公者，且將復出君門下矣。江西聲稱之損，其將不自君之張之而復振乎？

館閣諸賢皆以是望君，賦詩爲別。吾又望之切者也，又特爲序。

《明英宗實録》卷一六八《正統十三年七月》　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言：「洪武、永樂舊例，生員十年一考，學問長益者留俟科貢，學問荒疏者黜爲吏民。留者有向進之心，黜者無怨悔之意。近年增置御史、僉事等官，專于提督學校。然地里有近遠，學校有多寡，有歲僅一至者，有歲不一至者。甚者不至本學，而預拘生徒於他處俟考。務實學者或爲所黜，卻將懵然無知子弟選補入學。曾幾何時，又復考退。乞敕該部會議，將御史等官取回別用，第依舊例。庶乎生徒安心進學，期底於成。」事下禮部會議，以爲：「學校育才，久而後成。奈何提調官多求近效，將年淺生員或因誦講未通，或因行文未順，或因人請託，或持己私見，黜退既頻，愈難成才。宜從幹言，取回各官別用。今後悉依舊

例，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府州縣提調正官嚴加考課，廩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者，送部充吏。增廣十年之上不通文理者，本處充吏。其有不用心提督及學舍不修、生徒荒怠並教官尸位素飧、怠於教訓者，治罪惟鈞。」上曰：「設風憲官提督學校，久爲通例，不可以一二人言遽廢。近因提學官廢弛，已累降敕諭勉勵。若有不依敕諭，不遵舊例詣學課試生徒者，俱治罪不宥。」

《明英宗實録》卷一七七《正統十四年四月》〔壬子〕先是，湖廣郴州桂陽縣學署教諭事舉人周冕奏：「近年增設提調學校風憲官，俾其每年遍歷所屬儒學，考察生員，蓋欲得真材以資任用也。如本縣僻處萬山，自正統七年前任僉事劉虯到州行取生徒考選，迨今六年，未有至者。是致生徒不諳文理書筭，惟以入學食糧先後爲序。每遇歲貢補廩，即肆争競。乞敕今後偏州遠邑，許州縣提調官同教官不分廩增，如例考選。將貌陋老疾並不諳文理者，申送提調風憲官處覆試進退之。」事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謂：「湖廣提調學校僉事韓陽已經一考，不能遍詣屬邑，宜令自陳。」從之。至是，陽奏以冒嵐氣遘疾，不能行屬，誠爲有罪。上命巡按監察御史逮治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九一《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九・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言：【略】

一、興學校以惇風化。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略】

疏入，詔群臣會議，采而行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九二《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十・景泰元年五月》〔己酉〕雲南按察司提調學校副使姜浚言二事：

一曰學校乃育材之地，國家致治之源，古今所同重也。臣自受命以來，遍歷雲南各府司州縣儒學，見生員多係僰人、羅羅、摩些、百夷種類，性資愚魯，不曉讀書，不知禮讓。廩膳、增廣俱不及數，或缺半者有之，或缺三之一者有之。欲將增廣考補，百無一二。惟恐虚費廩禄，因循日久，學政廢弛。其各衛所軍生，多有人物聰俊，有志於學。緣不得補廩，無人養贍，難於讀書。乞不拘常例，軍民生員相兼廩膳，庶使生徒向學，不負教養。

二曰貢舉務在得人，雲南地方，惟流官衙門學校歲貢生員，依例考試。其土官衙門止是選貢，所司更不論其賢否，一概挨次貢部入監。以此生員惟圖僥倖，愈不讀書，有負朝廷養賢盛意。請將今後選貢生員，亦當於食糧年深内考選其資質端重、頗知大義、或書或算略通一藝者，起送充貢。如人物鄙猥，懵無所知，即黜罷之。庶使生徒激勸，貢舉得人。

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九五《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十三・景泰元年八月》庚寅，以太上皇帝還京，遣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駙馬都尉焦敬、石璟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神，遂頒詔大赦天下。詔曰：【略】

一、科舉、歲貢，自景泰元年爲始，一依永樂年間例行，不許更改。

張吉《古城集》卷四《答黄提學書》吉拜表南歸，便謁先壠。始因候者屬知執事馬首欲東，則居久之，冀得請見敝邑，以諧所願。既而舟經龍窟以往，猶念不踰月當遂北旋。及得趙大厦書，始知迤邐東南諸邑，必欲襄事而後旋，非假數月不可。則始治裝，逡巡爲赴任計。閏月初，舟次南浦橋，數會星源汪先生，備談執事學問之淵源、德行之純粹、處心之公平、應事之詳審，與他日所聞，大略相似。於是益以數相背違，不得一見爲恨，而復取前書，反覆玩味，以代面命，真有德者之言。星源素靳許可，信哉其不我欺也！其間尚有一二可疑焉者，不審可以見教否？

承教，意謂今之學者，所志多在科目，故義理之學、科舉之業不得不因其人之明暗而數授之。是以義理、科目之學析爲二途，自程張諸儒，蓋有是説矣。愚意二學所不同者，作文一事爾。若其他用工次第，則亦大都不相遠也。姑以讀書一節言之，擇取古今載籍之有益者，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務求體認親切，以實有得乎己，而反諸身心以驗其實，措諸事物以博其施，此固義理之學之首務，而於科舉之業豈亦有所妨耶？故雖治舉業，不可不以義理爲宗，而義理之視舉業，亦非孔墨顔跖之懸不相類也。苟棄此不務，徒欲剽竊章句而點綴以成文，斷裂經旨而穿鑿以求説，此則俗學之大病，使真能應舉取第，内何補於身心，外何益於國家？不過天地間一贅疣耳。

夫豈朝廷養士求賢之典，所以責望天下學士大夫之本心乎？嘗觀我朝設學以養士，設科以求賢，其用心孔勤而爲法孔備，作爲宫室以居之，制爲冠服以别之，復其徭役以優之，賦之廩粟以養之，立師表以示之儀軌，設教條以一其趨向，嚴考校以驗其庸勤，賓飲射以興其禮讓，享祀聖哲以迪欽崇道德之忱，罷黜百家以致尊尚經術之義，凡此皆所以使之沉涵薰育，奮厲振起，以實有得乎己，可爲他日用世之資。俟其理瑩乎内，道積厥躬，見之於事而無不宜，暢之於辭而無不協，然後三年大比，登其賢者能者，而升諸大宗伯，以達乎朝廷之上，次第官之。

此我朝設學設科之大約，其視成周大司徒之所掌者，雖未必盡協，而過近代則遠矣。夫以朝廷養士求賢，其心其法孔勤且備如此，果欲博求實得乎己之真才而用之耶？抑姑取縣疣附贅以爲應文備數之舉耶？

今日學者往往棄本而務末，處下而窺高，一不得志，則詬有司爲不公，目同列爲冒進。甚至鼓扇群衆，大興謗讟，罪人而不罪己，見利而不見義。原其所自，亦曰爲舉業而不根義理之過也。此甚失朝廷養士之本心。而執事今日所以期待諸生者，雖其至庸極陋，亦豈意其至於此耶？但爲學無本，其勢愈趨愈下，不至於此不已也。茲欲撥其本根，杜其延蔓，固必有其説矣，惟執事加之意焉。

吉胸臆説，自知迂疏乖僻，難以責效旦夕，但計仁人能受直言，而執事當可爲之時，操可爲之柄，累書謙抑，誘之使言，則所言者雖甚迂僻，亦必恕其狂瞽，不加之罪。則又安敢縢口結舌，自蹈失人之責耶？

干冒鈞嚴，不勝悚恐。伏惟高明俯垂照察。不宣。

張吉《古城集》卷四《與鍾提學書》 生雖未及受業門下，然嘗覿道德之光，沾禮樂之化，稍以自幸。厥後跋涉兩京，足跡不踐故園，已三載矣。區區螟蛉之子之心，有不得而遂焉。竊惟我朝倣古爲治，於鄉飲鄉射，特詔有司舉行如式，所以厚風俗，明長幼，序賢能，崇教化也。我聖祖神宗之心，果何心哉！奈人情不古，世俗厭煩，遂致久而廢弛，名存實亡，而我祖宗立法之意荒矣。鄉射禮自先生司業敝藩，教諸生服習，生長是邦者，始得畧覩三代制作之精微，儀文之殷縟，而事之宜於古者，又知其未始不可行於今也。然鄉飲之與鄉射，儀節無甚異者。鄉射既可行，鄉飲似亦可行矣。而所以未行者，豈以鄉射諸生之所習，而鄉飲必其鄉之耆宿與？愚意此不必拘也。今日之諸生，即他日之耆宿，豈有今日可行乎射，而他日不可行乎飲哉？欲於未事前一再月，謀賓及介，朔望，有司禮請入學，將《儀禮·鄉飲》經傳逐節標録，人執一簡，俾諸生如儀行習。而令耆宿在傍諦視精察，互按參考。數番之後，心領意解，文無疑義，然後依期舉行，當得熟閑，與諸生習射無以異矣。然亦視其地方何如。苟偏州下邑，素無士夫，則亦姑仍其舊而已。先生當可爲之時，操可爲之勢，倘賜省覽，毅然行之，不恤浮議，風化未必無小補也。吉頓首。

林俊《見素集》卷七《贈姚督學報政序》 宣風猷而藻繪元化，文章聖賢之道術，神用也。嗣前徽而流遠響，其惡從事哉？矯華就雅，入之實，以收載道之文，曰經義云爾。經義以訓繹微言，探心源而揆治範，而曰時文。時文無亦陳韶奏缶，宗鳥迹而行草爲工者歟？夫視今爲時，則視古爲古，古與今一道，又惡二文哉！苟且一間架，以爲媒名取科甲之資，所教所學所考成者率無越是，宜文體之卑以弱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繁星麗天，寒芒色正，衆流宗海，派別而同歸。人之文，固天地似也，岐而二，可乎哉！

句章姚先生英之視學吾閩，身起而釐正之，立文幟以指麾羣迷，鼓翼多士之氣，囿博澤枯而別鑪鞴之，固已奮迅人殊，風趨而日以化矣。而準量中審，虚明内照，連篇累牘，流電一睒，即付外號，目吏填姓名以進，據案嘉奬，摘瑕類而斥正之，隨人覆誦，連數十語不落，人驚爲神，安其公，服其精鑒，深以愧屈焉。長養成就，文體於是乎改觀。夫文章與時高下者也，氣化人事相沿，文體不得不因而異，興衰振落，固有執其機者。胡瑗教授蘇湖，士知有體用之學。高錯、歐陽修知貢舉，文體爲之一變。意者其時也。前成化間，邃翁在中書，士争出其門，無問可知爲楊公弟子。及視學河北，而再視關西也，西北人材由楊公爲盛。近弘治間，先生在禮部，亦踵楊公爲烈。視學廣右，而再視閩南也，東南人材亦由先生爲盛。二公之大致同也，而精敏識治，亦幾頡頏，無愧邃翁之今日，先生之來日也。抑當時僅邃翁，今海内士不知有與先生齊名與否？代先生者。果亦值是人耶？又烏得不爲閩士慮耶？歲之九月。先生報政行。博士弟子者曰：「吾閩文宗，由今一良，遇姚先生。其不可借矣，予二三子其疇依太息而去。」予退而私喜曰：「澤之感人有是。」序以寘先生行李，以並告嗣先生者。

蔡清《虚齋集》卷二《與周提學書》 久不覿模範，昌勝翹仰。茲赴禮闈，道三山，謂得領片時春風之賜，用壯萬里之行。至莆，乃聞旌旆自漳南返，豈天嗇其遇耶？

竊聞之有識者云：仕宦當作提調學校。何則？以其得專爲斯文出氣力，爲國家生長人才，又非其他官比也。尤在持重爲之耳。生既不獲一面，聊以是一言獻，而狂率之嫌，不敢避也。

《明英宗實録》卷二六〇《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七十八·景泰六年十一月》 乙亥，命監察御史葉盛、張鑒提督南北軍直隸學校。時吏部都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學行御史二員，專理庶政，學政不至廢弛，人才有所造就。」事下吏部，學舉二人以聞，故有是命。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三《送按察副使林君提學山西序》 正德甲戌冬十一月，龍溪林君廷元自鎮江知府擢山西按察副使，而總理其學政。越明年春正月，

璽書自京師至，將奉以行，則用書告別於予。予既作詩送之，而其舊僚黎君乾德復以君意來請言。

初君以進士有事於江西之建昌，予適遇焉，而相論議者數日，於是知君以學。比予在户部，君爲郎中，咨謀可否，朝夕周旋者數月，於是知君以政。蓋至是歷數年矣，而知益深。故君之愛予，猶予之視君也。君行而予言，固若當然者。顧予病餘荒落，不能自副，而又不能以已也，則何以爲乾德謀哉？

昔予初領江西視學之命，今少傅吏部尚書邃庵楊公在太常，太子少保大學士介庵靳公在翰林，皆辱爲序以贈某也。不敏愧乎其言，然至於今猶不忘也。其大旨，邃庵公則謂學政當酌寬嚴之宜，介庵公則謂學術當擇是非之實。夫政之寬嚴，以人不以己；術之是非，以己不以人。此則區區之有得於二公者也。

夫人非其徇之謂，而因之謂。非人是因，則惟己之徇矣。苟無韋弦之戒，則不能成水火之濟，無足怪者。夫己非其任之謂，而明之謂。非己是明，則惟人之任矣。苟有槃燭之疑，則不能極玉石之辯，亦無足怪者。是故酌寬嚴之宜者存乎權，審是非之實者存乎識。識以道充，充則博，博則精，精則何不辯之有？權以德執，執則定，定則通，通則何不濟之有？蓋凡齊量庶務，進退羣材，莫不是由，獨學焉爾哉？然學者學爲天下用也，故官以綱紀，師道存焉。成諸己而養乎人，其感乎振作之機，固將有在矣，而所謂章程者次之。

修敏如君，有不聞是乎？予也莫助之愛，無以致焉，而惟二公之意是述，蓋監邇而忘遠矣。二公，今天下之元老也，鎮江爲其鄉郡，其知君固深於予。予知君之能信之也，於是乎言。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湖廣提學分司題名記》　我皇明建學於國初，爲制最廣且備。其設官奉敕，以專提調，自正統戊午始。在諸省，官列按察，初無別署，既乃有分司之建。湖廣之爲分司，自成化己亥始。當是時，山陰薛公綱以副使來任，實割府學廟東地爲門，爲中門，各三間。爲堂五間，爲序左右三間。爲寢，如堂。而籍藏記室附焉。

後若干年弘治乙丑，今僉事廬陵陳君文鳴，乃闢寢後地五尺，疏以受明東于寢，爲亭以備游詠。又因中門爲貳，以節升降，以辯出入。自正德戊辰始。於是公歷考前政氏名，自劉公虬而下，得十有三人，疏其歷履，刻于石，且虚左以伺將來。而分司之制，於是乎成。則己巳始。

始君以進士高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既迺官刑部，累員外郎，被簡爲今官，士論稱允。至則風厲施爲，惟明詔是訓，惟正學是崇，正道是迪。而前乎是者之所樹立，近著顯效，遠流餘風。君以是學是道律之，則固若尺度權衡然，有不可掩者，夫何待於指其名而議焉也哉！

雖然，師擇三人，尚友千古，古之人用之，君亦用之，君子謂君於是乎博。夫正道隱而道其所道，正學絶而學其所學，由衰周至宋，枝分派別，不啻數百家，要皆實徵於名。其從與否，存乎其人。典學者不於是立辯焉，則何以崇以迪，以奉詔旨？然非明諸心，體諸身，稽古以驗諸今，雖欲辯之，而其惑滋甚。是故學不易崇，道不易迪，非正之難知，似正而非者之難辯也。是故得是者賢，勉是者次之。凡師弟子者之趨嚮，往往繫焉。而其究也，將被諸海内，歷數十世而未已。然則提學者之賢否，其於天下國家也大矣。若謂直回忠詐，指議於前而勸懲於後，則固事理之必然，而君之意豈止是哉？

寶昔嘗承乏江右，蓋誠有愧於斯者。兹至湖南，而君辱以記屬。既書其事，復以鄙見爲君誦之，覘名者請以是先焉。

《明英宗實録》卷三三三《天順五年十月》　〔甲午〕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賓言：「御史任重，非博察公舉不得人。宜令布按二司正官、南北直隸知府同巡按御史各舉所屬知縣、推官二三人，送都察院問刑半年，堪者授以職，否者復任。【略】正統初，南北直隸命御史一人、諸按察司設僉事一人，專董學政，故人材甚盛。宜復之。其廩膳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宜如宣德、正統時例，考試送監，庶無滯才。【略】」事下該部議行。

《明英宗實録》卷三三四《天順五年十一月》　癸丑，命復設提督學校風憲官，其四十歲生員考試起送，一依正統十年例。從右都御史李賓建言也。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十《與魏子才督學》　生聞盛名久矣。近得胡少宰薦剡，王藥谷手教，乃知名下無虚士。今之學者，患在不聞道，汩没功利，迷不知反。而號爲知道者，又皆隱索遠探，自謂真悟。徐考其身心，時相背戾。世人見其徑捷而易於取名也，從而傅會之，轉相標榜，去道愈遠，害道滋甚。執事之學，有體有用，可大可久，其必有從入之門、實據之地，成始成終之要。吴南溪亦概言之矣。生無緣親炙，徒切嚮往，欲馳一札，又以鄙陋迂疎，不足齒於高明，筆濡而閣者再。然卒不敢自絶，故因風便，露此悃愊。執事不以其老而惰也，則幸有以教之。寒温末節，乞恕其略。

《明英宗實録》卷三三六《天順六年正月》　〔庚戌〕敕諭天下提督學校監察

御史等官陳政等曰：

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育材爲首務，而學之興廢，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繫焉。此蓋已然之明驗也。曩朕嗣位之初，慮天下學政久而廢弛，爰簡學行老成之人，授以憲職，俾專提督之任。行之十有餘年，厥有成效。自景泰中罷去斯職，學政廢馳，弊日益甚。今復舉行舊典，特命爾等巡視提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哉！

夫總理一方之學政，是即一方之表率。然率人以正，必先正己。爾其務端軌范，嚴條約，公勸懲，俾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養有素而待用不乏，斯足以稱朕簡任之意。如或因循歲月，績效弗彰，朕將爾責。爾其勖哉！

所有合行事宜，申明條示於後，其慎行之毋忽。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卻從師友講解明白，俾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徒務口耳之學，庶將來得真才任用。

一、爲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間斷。其于修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

一、習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文。有等生徒，無實工夫，惟記誦舊文，意圖僥倖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怪誕。至於習字，亦須端楷。庶不乖教養之意。

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疏淺，及怠於訓誨者，姑誡勵之。若再考所學無進，又不改過，送吏部別用。其貪淫不肖實迹彰聞者，不必考，即拿送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問理，吏部別選有學行者往補其闕。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饌，有司僉與膳夫、齋夫。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違誤缺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未及六年者，量加決罰，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有司務要遵行，不許違誤。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官馬。仍于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驢俱支廩給。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不許遊蕩爲非。凡殿堂齋房損壞，即辦料量工修理。若恃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者，量加決罰懲戒。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吏貪酷害人事干奏請者，從實奏聞。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如有軍民人等訴告冤枉等事，許受詞狀，輕則發下所在有司問理，重則送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提問。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數，已有定制。近來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一概應試。所在教官僥倖以爲己功，其弊滋甚。今後不許。違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拿問。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監察御史不許侵越提督者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亦當勉勵師生勤力學業，不許推託不理。若提督官員行止不端，許巡按監察御史指實奏聞。

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習舉業者，亦聽就科舉。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必會官。如果年深者不堪充貢，就便照例黜罷，卻將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部。

一、廩膳增廣生員，已有定額。廩膳有缺，於增廣內考選學問優等者幫補。增廣有缺，于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擇資質聰敏、人物俊秀子弟補充。不許聽信有司及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之數，須嚴加考選通曉文義者存留待缺，不許將不堪者一概存留，躲避差徭。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

取勤效。仍免爲師之人差徭。

一、師生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年間《臥碑》行，不可故違。

《明憲宗實録》卷四〇《成化三年三月》 戊寅，罷兩廣提督學校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使夏塤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上可其奏。

《明憲宗實録》卷四〇《成化三年三月》 甲申，禮部尚書姚夔等奏修明學政十事，請榜諭天下學校，永爲遵守。

一、國家設學校，陳教條，本末具而體用周。是即三代六德六行六藝教人之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師道不立，教法不行，學者因循苟且，不知用力於身心性命之學，惟務口耳文字之習，此人才所以不古若也。自今各處提調學校官，務須躬親遍歷，督率教官，化導諸生。選擇子弟年十五六以下資質聰明俊秀者，方許入學。先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俾存其心，養其性，語言端謹，容止整肅。次教之以四書、本經，熟讀玩味，講解精詳，俾義理透徹。徐博之以歷代史鑒，究知夫古今治亂之迹。又次教之以律令筭法、兵法射藝與夫農桑水利等事。仍置三等簿籍，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經義，有德行經義而欠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欠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驗其所進，循次而陞之。非上等、二等，不許科貢。如有放肆妄誕、嗜酒挾妓、賭博竊盜、出入官府、起滅詞訟、説事過錢、包攬物料、挾制師長、不守學規者，悉皆黜退，照例充吏爲民。若提調學校官不行躬親遍歷，嚴加考選，審置等第，勉勵成效者，聽巡按御史糾舉拿問，奏請降罰。

一、舊制選民間俊秀子弟入學，而倡優隸卒不與焉。所以别賢愚、明貴賤也。近年以來，有司不加精選，教官務求多得，豪猾大户營充以避役，鄙猥庸流泛收以備數，用致賢不肖混爲一區，雖有聰明特達之才，溺於見聞，無蓬麻相扶之益，有苗莠相亂之病。比者本部已嘗奏准，量郡縣大小，依額存留，裁減冗陋。而提督官不行嚴加考選，姑容不肖者尚多。請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逐一查考學校，如有不依本部原擬裁革事例，仍縱容不肖生員冗濫在學隱射户役者，即將提調學校官參奏挙問如例，有司學官一體究治。

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所以《大學》拳拳於正心誠意之學，《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米、納草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可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一、衛學之設，蓋欲令武士習讀《武經七書》，俾知古人坐作進退之方，尊君死長之義。然中間亦有聰明拔倫之士，能通經書有志科目者，聽於科目出身，不使其有遺才。近大學士李賢奏准，各處衛學軍生，照縣學例歲貢。彼見歲貢易得，行伍難當，將紛然舍彼就此，則行伍缺而武備弛矣。況又有以原籍弟侄親族冒作舍餘投入衛學者。宜定與則例，除兩京武學外，在外衛學，四衛以上軍生不得過八十名，三衛不得過六十名，二衛、一衛不得過四十名。若所在舍餘無堪教養，不及額數者不必足數。其生員二十五歲以下，考通文理者存留，二十五歲以上，不通文理者，悉皆退回營伍。仍聽巡按御史並提調學校官嚴加考選，精别去留。若果無堪貢之人，不必起貢。原無衛學之處，不許添設。有司儒學軍生寄名讀書者，聽與民生一體考選食廩，挨次歲貢，亦不得過二十名。

一、各處府州縣官，中間留意學校者固多，漫意不加省者不少。差徭不如例優免，廩膳不如法供給，學舍不加修理，廟祀不加明潔。朔望行香，陞堂而退。生徒勤惰，略不究心。教官奉承者禮貌，違忤者折辱。以致學校不興，人才艱就。是皆有司提調不得其人故也。宜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凡按臨之地，首先巡視學校。遇有前項弊政，輕則從宜懲治，省令修舉。重則拿問如例，應奏請者奏請。今後有司官務要用心整理學校，勉勵生徒，用圖成效。

一、各處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二司官，凡學校之政，法當提督整治。近年以來，爲有提調學校官職專其事，遂皆置之不問。其提調學校官有一年巡歷一遍者，有三二年一遍者，所以教官、生員肆無忌憚，學校之政廢于往時，欲人才成就愈難矣。今後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所在學校，俱要用心提督整理。其進退科貢等項，仍從提調學校官主之。若提調學校官苟延歲月，有荒學政，及布按二司官推調不理者，聽巡按監察御史糾舉拿問。

一、教官例于副榜舉人除授，近年皆不肯就，以拘例太窄故也，一就教職，終身不展，人豈肯樂爲之？夫人才相去不遠，教官中豈無宏才碩學、奇傑異能之士？苟拔而用之，得其道，人將鼓勵而興，爭趨而赴矣。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教官有學行者，多簡任京職。如胡儼、陳山、張瑛、魏驥、年富、王來

等，皆其選人。今後教官考滿，宜命吏部嚴加考選。如有年貌相應、功迹不虧、學行超越者，内而風憲近侍等官，外而有司衙門，照例量才擢用。若在任有奇才異能、卓出群表九年將滿者，聽巡按御史會同布按二司具實奏聞，吏部行取，一體考驗擢用。如此，則師道光榮而人人樂就，模範可以得人矣。

一、雲南、貴州等處選貢生員，國初以其遠方，特示優容之意。其後宣德、正統年間，已嘗考貢。天順年來，又復選貢。今國家文運，百年於兹，道化旁洽，豈遠近有間？比年雲南、貴州科舉進士，往往連名，有足徵者。宜自成化四年爲始，仍照正統年例，一體考貢。若他處人冒籍邊方學校歲貢科舉者，械繫解京治罪。所司縱容者以贓論。

一、各處歲貢生員，以廩膳食糧數多者起送，其食廩月日，除考科貢准作實在，其餘開除月日，俱作虚曠，係見行事例。近該給事中劉昊奏稱：丁憂人子大節，不與准作食糧日期，於情未安。除會議外，宜令今後廩膳生員丁憂，除二十七個月正服准作食糧之數，如已服闋，在家無故遷延，及養病侍親，一切並作虚曠。其該年歲貢，除到部外，若已行起送，不分在家、中途，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並不許補貢。如有營充補貢，所司經該官吏俱治以罪。

一、南北直隸、舊例御史二員，提調學校。近各保陞按察司副使，仍前提調。緣按察司官於直隸府州縣，上下既不統攝，行事未免乖舛。宜令吏部將二副使于别按察司銓用，另行會官推舉有學行政事御史二員，照例請敕提調南北直隸學校爲便。

是時學教廢弛，生徒苟容幸進者多。夔上此奏，上是之，皆准行。

《明憲宗實録》卷五四《成化四年五月》〔丙子〕山西按察司提調學校僉事胡謐言：「學官人之師範，賢才興否繫焉。乞多取副榜舉人，除授署職學官。考滿該陞願會試者，不必限其年歲，俱聽會試。例當考滿者，一體考驗陞擢。考中歲貢生員有願就教職者，嚴加考試，果通三場文理，方許受職。其納草納馬等項未經科舉監生，不許濫就。」下禮部覆奏：「副榜舉人年二十五以上者，不聽辭職。教官考滿到部，惟年五十以上者不聽會試。」從之。

《明憲宗實録》卷五六《成化四年七月》〔癸未〕國子監祭酒邢讓言：「南北兩監教官，俱府州縣學教官陞用。近者在外教官已蒙激勸，惟兩監教官不預。臣等先曾具題，吏部議令科舉出身滿考者，許考驗陞用，薦舉等項出身者不預。未免事體不一，人心懈怠。況各官亦曾在外任職，多歷年所，今若再待九年，衰老必矣。乞敕吏部查照舊例，不分出身，但有學行超越、教有明效、曾經考滿者，量加陞擢，以勵賢能。仍委兩京堂上官，若有所知，從公薦舉，一體取用。庶幾事體均一，而人各知所勉勵矣。」上下其章于所司。

《明憲宗實録》卷五四《成化四年五月》〔庚申〕兵科給事中陳鶴言：「禮部奏准：天下郡縣學校廩增生員，俱照舊額，而革去附學生員。夫地有廣狹，所生之才有多寡，猶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今一概拘以定額，不無遺才。自今附學生員，宜考其文學，不必拘其額數。民間子弟取其俊秀，不必拘其年歲。借曰今之入學者圖優免其家差役，則不與優免可矣。又況提調已有官，而又令布按二司兼督之，則委任不專，何以責其成效？」事下禮部，言：「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豈可不拘年歲？其大府州縣人才衆多之處，可于原擬增廣、附學之外量增三二十名，以備補缺。至若提調學校之官，一時巡歷未易周遍，若不許布按二司官提督勸勉，學政不無愈廢。及言生員不與優免差役，亦非舊制，俱難准行。」從之。

《明憲宗實録》卷五四《成化四年五月》〔戊辰，禮科給事中成實〕又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並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況其人遇有事故，皆出於不得已。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上命所司議，多從其言，但歲貢生已到部而遇事故，及遇事故而過三年之外者，俱不聽補貢。

《成化五年二月》《明憲宗實録》卷六三〔乙未〕禮部奏：「會試副榜舉人聽選歷事及坐監五年以上者，准其告辭教職。坐監五年以下及年二十八歲以上者，不准告辭。其下第有願就教職者，照例送翰林院考試，果通三場，量爲除授。」從之。

《明會典》卷七六《府州縣儒學・風憲官提督・事例》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添設按察司副使、僉事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敕專一提調學校。

十年，令提學官遍詣所屬學校，嚴加考試，提督生徒學業，務見實效。有不職者，禮部、都察院堂上官詢察具奏罷黜。

景泰元年，革罷提學風憲官，聽巡按御史、各司府州縣官提督考察。後復令按察司分巡各道副使、僉事，照依提學官先奉敕書事理提督，兩直隸御史提督。

天順六年，復設各處提督學校官。仍賜敕諭：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却從師

友講解明白，俾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徒務口耳之學。將來朝廷，庶得真才任用。

一、爲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間斷。其於修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

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實下功夫，惟記誦舊文，意圖僥倖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怪誕。至於習字，亦須端楷。庶不乖教養之意。

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踈淺，及怠於訓誨者，姑戒勵之，令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用。其貪淫不肖實跡彰聞者，不必考其文學，即送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問理，吏部別選有學行者往補其缺。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饌，有司僉與膳夫、齋夫，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違誤缺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爲民，未及六年者量加決罰，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有司務要遵行，不許故違。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官馬。仍於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驢，俱支廩給。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蕩爲非。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修理。若恃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者，量加決罰懲戒。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吏貪酷害人事干奏請者，從實奏聞。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如有軍民人等訴告冤枉等事，許受詞狀，輕則發下所在有司問理，重則送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提問。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數，已有定制。近年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一概應試。所在教官僥倖以爲己功，其弊滋甚。今後不許，違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拿問。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者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亦當勉勵師生勤力學業，不許推故不理。若提督官行止不端，許巡按監察御史指實奏聞。

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習舉業者，亦聽科舉。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必會官。如果年深者不堪充貢，就便照例黜罷，却將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部。

一、廩膳、增廣生員，已有定額。廩膳有缺，於增廣內考選學問優等者幫補。增廣有缺，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擇資質聰敏、人物俊秀子弟補充，不許聽信有司及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之數，須嚴加考選通曉文藝者存留待缺，不許將不堪者一概存留，躲避差徭。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擇取勤效，仍免爲師之人差徭。

一、師生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年間《卧碑》行，不許故違。成化六年，令貴州按察司分巡官兼理本處學校。

文徵明《甫田集》卷一六《送提學黃公叙》　國家取士之制，學校特重。自學校升之有司，苟諧其試，則謂之舉人。自有司升之禮部，苟諧其試，則謂之進士。凡世之大官膺仕，悉階進士以升。進士之升有司，禮部實操之樞焉。然而士習之隆汙，儒風之顯晦不與也。惟督學憲臣爲能軒而輊之。憲臣之所趨，士亦趨之，憲臣之所格，士亦格之，有不待文法教令而自無不及者。蓋其職專而其地又近，故其於士也親而爲之化之也易。學校之所養，有司、禮部之所舉，皆是人也。是故有司、禮部能舉之，督學憲臣能化之，憲臣之所任，不既重哉！

比歲督學南畿者，操其所謂主意以律士，而峻法臨之，謂必合於是而後可學者，至於摘抉經書，牽率詞義以習其說，而士習爲之一變，有識者嗤之。於是莆田陳公至，特矯其弊而變焉。陳公去而黃公嗣之，黃公蓋嘗出陳公之門者，凡其所爲，悉出陳公，而輔以高朗之識，優以雍容之度，破厓岸，略章程，而一出於正。其所取士，往往向時摘抉穿鑿者之所不齒，而向所稱合格之士率廢不録。於是

士皆崇碩大而黜異説，上博綜而下訓詁，數年以來，士習爲之一變而善焉。士習而善，則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善焉者，不可得也。嗚呼！若公者，豈非所謂能充其任者耶？

正德九年，公以年勞擢拜按察司副使，視學廣西，屬學諸生咸惜其去，而某特敘次其所爲變士習者如此。某在諸生中，最爲凡下，然不能摘裂牽綴，在曩時爲甚，而其見廢也，視諸生亦甚，故今之惜公之去也，視諸生爲獨深。

《明憲宗實録》卷一一八《成化九年七月》〔壬寅〕提調北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北直隸學廩膳生員考黜者，俱追償廩米爲民。今奉敕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禮部覆奏，從之。

《明憲宗實録》卷一二七《成化十年四月》〔丙寅〕增雲南鄉試舉人五名。先是，總兵官黔國公沐琮等奏：「雲南、貴州雖在邊鄙，久沾聖化，人才漸盛，往往與中州之士聯中甲科。故事，鄉試止取四十名，雲南二十四名，貴州十六名。人才淹滯，教官亦難遷轉。乞量增額數。」故有是命。

邊貢《華泉集》卷一一《復張憲副書》 貢疏鈍無似，叨禄名邦，侈然于學士大夫之上者，豈非明公之賜之也耶？貢之投荆也，以久居閑曹，不識吏事，荷明公優容之，教育之，汲引之，懇懇劇劇，即父師之於子弟，不啻過矣。此恩此德，何如其圖報之！而令器三公子俯就例貢，乃甚不難爲之事也，而又重之以明公之命耶？

貢之播告於諸有司學官也，其一曰：童子入學，不得越境告援，違者有責。蓋以爲退之多，不若進之少耳。其二曰：凡學缺廩膳二、增廣三，申請定奪。蓋地近則調取考定，地遠則懸缺以俟，爲諸士進修之囮耳。其三曰：凡本道所批詞狀，戾於教條，乖于事體者，即係詐僞。必須申呈待報，方許施行。蓋欲一諸有司、學官之心，且以堅貢之志耳。今不能守，無乃與前約背乎？夫背前約而許其越境以告，且收附焉，業已有愧於諸有司、學官已矣。乃又不試於公，不校於衆，而遂以增與廩者加之，此將何顔以臨于諸生之上也？

矧中州達官顯人不爲不衆，一開此途，則附者將執以求增，而增者將執以求廩，一有不遂，必將指名而告於人曰：「吾無吏部翰林以爲之兄，無憲使以爲之父也，吾安敢望彼哉！」夫貢病夫耳，即使其議焉怒焉，劾而逐焉，是分也。而吏部翰林兩執事者，道德勳業，炎炎然如日之升焉，乃以幼弟之故爲人雌黄，豈利於百金之費哉？

竊恐明公愛少子而蔽於此也，籌畫展轉，凡三日焉，與之以附學，而聽其援例。雖等級所拘，似若不能爲明公財物之省焉者，然息争端而免浮論，恐所得者或在此而不在彼也。惟明公察焉。幸甚。

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議》 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奏：爲薦舉師儒事：

照得貴州所屬衛府宣慰司，共設有儒學二十一處。爲因地方僻遠，夷俗醜陋，銓選學官少有到任。見今貴州宣慰司鎮遠等府、興隆等衛各該儒學，共缺教授一十餘員，以致士無專師，人不樂學，儒風不振，夷俗如舊。臣等切見四川成都府舉人徐禧、何光榮，重慶府舉人牟偉，俱由會試不中，退而家居，遠者三十餘年，近者二十年，博學明經，篤信守己，儒冠以卒老，不肯屑就於有司，寧淡薄以食力，不復逐名於榮貴。其心豈不願仕哉？但思久養英邁之氣，不欲一日摧折之耳。臣等竊謂此等之人，時所難得，若加録用，士必知勸。乞敕吏部行下所屬，將舉人徐禧等禮取到部，量授儒官職事，置在貴州宣慰司等儒學。則不惟士風夷俗皆所繫重，而有用人才亦不至遺棄矣。蓋川貴地方相去不遠，而各人學行老成，實堪師範，是以臣等昧死輒敢推薦。爲此具本，順差令史朱瑄齎捧謹具奏聞。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該通政使司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邢按察司副使魏案驗：當職祇奉上命，將與爾諸生朝夕從事。今欲宣布明詔，俾爲師爲弟子者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顧身教之弗逮，弗克表率一方，其奚敢騰口説以聘？惟願諸生先辨厥志，哀然服儒衣冠，將爲君子儒乎？將爲小人儒乎？志於德業者，君子儒也；志於富貴者，小人儒也。日用工夫，稽之以聖賢之訓，合則加勉，弗合則亟改之，一以聖賢爲法。今不繁立條約，惟以國朝奏行德行，經義，治事三法考按諸生，以行黜陟。凡我合屬長吏、各學師儒同爲王臣，各圖報國，表正風俗，養育賢才，以對揚天子之顯休命，庶幾嶺南人材繼出，發舒山川之靈，翊扶國家之運，當職與有光焉。所有事目，畫一於後，擬合通行。爲此，除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内事理，即行各該所屬一體遵行，仍刊發各學，人給一册，朝夕省覽。抄案官吏，具依准類繳。

計開：一、德行者，爾諸生立身之本。風俗日偷，矯誕者惟務干名，浮薄者相與非笑，胡不自思：人無德行，其何以爲人？願爾諸生各相勸勉，惇行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觀法其賢者而訓戒其未賢者，反躬自治，吾何所長，因以成就其

美；吾何所短，務以採正其偏。則德行之未至者，皆可企而及之矣。

一、爾諸生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正宜志在天下國家，講求經世之務，出而待用。却乃學爲無用之空言，及其入官，世務皆所不習，是自敗壞其才也。願爾諸生各量材藝所能，如禮樂、兵刑、水利、算數之類，專治一事，或兼習他事，參考古制，務求可以施行於今，庶幾學有實用，國家異日亦得真才。仍選習禮生員，講習文公《家禮》、鄉射禮及古今禮制，表率鄉閭，共成禮俗。

一、國家以經術造士，諸生治經，宜先講明義理，以身體之，然後據所見發而爲文，則學有淵源，可以成德，可以達材。今乃惟務剽竊聖賢之言，綴緝文字，故聰明破碎，志氣萎弱，人材治化由此而衰。願爾諸生各遵書程，熟讀精思，深求經義，務爲有本有用之學，力救此弊。

一、學校禮義相先之地，宜推賢讓能。月終，教官爲期會諸生，使各推擇某也德行可尊，某也材藝可重，各陳實事。月朔，提調官集衆覈實，乃書於册。季終，提調官季考諸生，試以經義、治事，參考德行，定其優劣，第爲三等，申送本道察其賢者能者，集其宗族鄉黨審無間言，特具申請，以憑薦聞。如有過惡彰聞顯有實跡者，具申黜退。其善未孚於衆者，勿輕贊揚，以儲遠大之器。惡未棄於衆者，宜事涵覆，以生悔悟之心。愛惜人才，宜體此意。各該學教官通質長短及其進修功夫，仍令諸生各録經義所得所疑及治事業次，以憑按臨查考。儒士有善，一體訪求，其有過惡者，不許冒送科舉。

一、守令民之師帥，風化所繫，其崇重學校，倡率作興，道之以正而毋以利誘，勸諭父老各勉爲善，以訓其弟子。如有勤惰，殿最攸存。師儒之官專主教化，己弗能正，如正人何？其敦勵行檢，爲諸生先，相與講明正學。師之賢否，以弟子員成否之數而賞罰之。如有不顧名節，挾公法以濟其私，士有善惡蔽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當具論如法。按臨之日，仍先察德行，然後考其文學，以行黜陟。

一、當職歲巡歷一遍，勢弗能與諸生相親。今倣古法，提調官及教官選於諸生，務求志行端謹、資禀朴厚、材識通明者，津遣至省，助之廩餼。當職朝夕與之漸摩激勸，以成就之。俟有成效，乃遣之還，以備郡縣延請。郡則通請各邑之秀者，縣則自選其邑，各延明師，聚而教之，異日轉以分教各鄉。撤無額寺觀淫祠，改創書院、社學，以教多士。庶幾人材衆盛，惟國家之所任使。其浮薄誇誕險詐者，雖有文藝，毋得津送。蓋心術先壞，無由正其學術也。

一、社學宜於各鄉擇子弟端謹明敏者聚而教之，延請有學行者，俾爲教讀，日以文公《童蒙須知》令其演習，以收放心。初授以《養蒙大訓》四言五言，口誦既熟，乃授以《小學》、《近思録》、《四書》，然後治經觀史。知識稍開，毋得教以屬對作文，散其淳朴，先教之釋字，直解大義。既通，乃教之演字，漸長其辭，次演一句，又次而演通章，久之自知作文之法。凡此皆蒙以養正之助也。候按臨日，社學之師各率其子弟來見，考其率教者進之，退其不率教者，因以賞罰其師。

一、醫學人命所繫，嶺南瘴地，既多疾病，復少醫藥，天閼之由也。各屬長吏具體天地好生之德，擇通明醫術者，集數醫教之，各專一科。候按臨考試有疾病者，分使治之，視其功效，以行賞罰。醫術未通者，仍禁毋得行醫。

一、《卧碑》及敕諭内事理，節該前政申明，俱照常遵守。

正德十六年八月。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表章風化事：切惟嶺南自昔吏道多污，遂令石門、清泉亦蒙其恥，被以貪名，百世不能易也。晋廣州刺史吴公隱之嘗題以詩：「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到州清節愈勵，千載而下，聞其清風，尚能使人興起。今其碑刻具存。唐廣州刺史宋公璟，開元賢相，衆推爲天下第一人，其凛凛大節，肅乎與嚴霜烈日争高也。當時立有德政碑，遺跡在學，擬合表揚。仰廣州府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理，行委教諭袁吉擇省城淫祠寬大者，改爲德政祠，樹立舊碑。如無相應祠地，就於光孝寺或玄妙觀内，擇宫室堪以爲祠者，塑像立碑。因命僧道守之，事體尤便。訓導雷樂前詣石門相度僧寺改爲廉吏祠，表其所題貪泉遺跡，仍刻明道先生「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之詩，使官於嶺南者由石門而來，咸知所勸。此係褒崇先賢、激勵後進事理，毋得違錯不便。抄案官吏，具依准繳來。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學政事：訪得潮州府學生員李承、揭陽縣學生員黄坪等志行資質俱可與進，牌仰潮州府即便津遣後開生員至省，激勸漸磨。其間貧乏者，助其廩餼，使得盡力於學。潮陽人材倍於各邑，而有志者絶少，仰府轉行該縣提調官及教官時加奬勵，毋得自安於浮靡之習。責有所歸，具依准繳。須至牌者。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崇正學以闢異端事：照得粤秀山，一城之鎮，故有觀音閣，今改而新之，崇奉宋廣東漕憲周元公遺像，順民心也。山之左爲迎真觀，右爲悟性寺，因併廢之，塑奉程淳公、正公遺像，南有仁皇廢寺，塑奉朱文公遺像。即其舊扁，更爲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四書院。迎真觀之左

有天竺寺，改爲崇正書院，合祀四先生。廣之諸生來講者，使散居各書院，斯實崇正黜邪之大者也，必須得人，庶可集事。擬合選委，牌仰廣州右衛指揮李松督同武生黄澤、黄節，將佛寺銅像鎔賣，賃工修塑，立先賢遺像，查取淫祠神位座案、爐瓶鐘鼓應用。僧道驗無度牒者，送官問革還俗；其給有度牒者，歸併光孝、玄妙等寺觀。迎真觀田原係官府置買，仍入官召人承佃。寺田係僧田納糧當差者，仍給還寺僧，選年老無家、小心謹慎者，每院二人，爲廟祝，行府寄名養濟院，月支米三斗給之，俾之灑掃門庭，崇奉香火。承委官員，惟勤惟慎，務殫厥心。事完之日，具由回報。抄牌官吏先具不違，依准繳牌。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作興人才事：照得本職每歲巡歷，僅能一周，所至不過數日，弗獲與諸生朝夕相親。今欲集一省有志之士，館於崇正書院，相與講明正學。訪得廩膳生員鄭弘彝、劉一夔等，增廣生員蔡大列等，附學生員劉益、薛僑等，初入學生員林錦等，或學行可稱，或資質可進，除揭陽已面諭知縣陶禎外，仰府轉行該學，并海陽、饒平、湖陽、程鄉各學，凡有志願學者，俱該學給文，徑令赴省。其貧如劉一夔等，該學具白有司，量爲津遣，助之廩餼。人孰無志？故今更不列名行取，以廣爲善之路。乃若激勸之機在良守令，誘掖之方在賢師儒，願相與體悉此意，播告諸生，咸使知之，毋以卑陋自安，毋以高亢自阻，庶幾無負國家作養之意。具依准并起送過生員數目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崇獎師儒事：當職祇奉上命，自愧德薄，弗克興正學於一方，亦惟我二三師儒之官是賴。日當職巡行高、肇、雷、廉四郡，考按諸生文行。各學師儒咸殫厥心，公於勸懲，勤於訓迪，固多有之。如化州學正陳常，存心篤實，立教謹嚴；高明縣學教諭李士文、四會縣教諭林啓，俱文學優長，行檢端慎。當職深有望焉，善善與衆共之，擬合通行。除外，牌仰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内事理，即行該府州縣備禮獎勸，轉行各學，俾知所勸。其餘果有學行俱優，當職一時不能周知者，該府提調官其爲我博加詢訪，開具實跡呈上，一體獎勸。牌具依准繳。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科舉事：照得今歲大比，正國家賓興賢能之年，在下者當自重，不可有求於上，在上者當廣求，不可有遺於下。本職先巡歷潮州府歲考生員，參取文行，列於優等。其有志講學者，又經續考，以行激勸。但該郡人材素多，原取數少，合再甄收。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理，即行各學將後開歲考及續考優等生員起送應試。其有行檢欠修、不爲衆所信服者，提調官及教官訪實，申呈定奪，毋得混送應試。該府提調官仍會各該縣提調官及教官，務推至誠之心，期於薦賢報國，毋得容纖毫私意，上負朝廷，下玷名教，天地鬼神亦當殛之。先照案申呈前來，候考畢，總造册送道稽考。抄案官吏，具依准繳來。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毁淫祠以正風化事：切惟廣東之俗，大抵崇尚鬼教，所在淫祠布列，巫覡盛行，而雷郡尤甚。節該行仰各府縣拆毁淫祠，興建社學，其間悉心奉行與奉行未至，固係於有司之良不良，然未有若雷郡之全廢閣不行者也。必須委官，方得集事。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理，即便轉行原委官知縣章昺、王祥、主簿盧璲、教諭葉秀、訓導林啓等，通查境内淫祠及廢寺觀，盡數折毁，以祛數百年之惑。變賣地基，收貯材料，以興社學。凡可以便民者，從宜爲之。田糧入官。其師公、師婆、火居、道士、聖子人等，俱令首官改正，追出袈裟、法衣、神像、經籙之類，當官燒毁。敢有仍前修齋設醮、跳鬼降神者，依律重治。事完之日，造册繳報。承委官員，務崇正道，勿信邪術，敢有阻壞風憲行事者，教官密具帖呈禀。教官不行盡心，本職訪出，或另委别府官員查出，定行究問不貸。抄案官吏具依准繳來。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崇獎師儒事：訪得萬州儒學訓導楊【模】慣於操持，民懷其惠，勤於訓迪，士感其恩。近以親老思養，懇求致政，州之士民争爲挽留。擬合獎勸。仰瓊州府抄案，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理，行仰該州轉行訓導楊模原籍，遣在學諸生一人存問其母，以禮致請楊模復任。仍通行各學教官知會。其間果有學行俱優，本職一時訪察未周者，提調官爲我訪實，具姓名事跡列上，一體崇獎，毋得違錯。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風化事：當職巡行廉郡，考按圖志，採訪民風，略舉所當興革者於後：

一、廉志亂雜無倫，毁譽失實，宜命教諭柯守仁等重加草定，延諸名士筆削。

一、廉郡生靈凋敝已極，其禍皆由採珠，而志不能備述其艱苦，大失作志綱要。修志者宜首及之。

一、廉郡之前，舊有一祠，廟既完整，且當要道，宜改爲忠清祠，祀漢合浦太守費公貽、孟公嘗、宋陳肅公瓘，俾往來者知所瞻仰。

一、石康知縣羅紳及其子鑑同死賊難，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廟貌向存。後

石康縣廢併入合浦，宜修葺之，名曰忠孝祠，合浦縣春秋遣官具祭。

一、吕祖恭謫欽州，舊與文公交游者也，宜立祠廟。

一、孝子施敦，宜立石大書，表其墓曰「明故施孝子墓」。仍擇永安涇祠，改爲孝子祠以祭之。

一、劉節婦、李烈女，宜集其鄉老詢訪，信如人言，各表其墓。一曰「明故節婦□德妻劉氏之墓」，一曰「明故李烈女墓」。

一、合浦有僧綱、道紀司，而無僧道所有印記，宜貯府庫，慎勿添立護印之人，崇長異教，覬覦復興。仍禁民無得給度。

一、靈山檀上舍以死捍患，宜與立祠。

一、名宦、鄉賢宜立二祠，學之師生議當列祀典者，具實跡條上。

一、近歲林公錦有功於廉甚多，其所存遺跡，宜亟修之，俾勿廢，以慰民思。

一、立祠表墓者，各遣教官祭告其英靈。

一、建立社學，宜詳書其事於學宫。提調官會教官及諸生，推舉儒士堪爲教讀者。如無，以生員有學行者爲之。

右仰廉州府抄案，轉行各州縣及儒學遵行。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雷郡，採訪民風，考按圖志，今略舉所當興革者，條具於後：

一、珠池中館廢罷，空閑公館改建學宫，萬衆鼓舞稱快。但立學以文廟爲先，多士有所瞻仰，前堂卑窄弗稱，宜以玄妙廢觀正殿改建大成殿，觀門及旁屋改建櫺星門。基址易價充費，觀舊有田，其改爲學田。

一、玄妙觀因其廢而廢之，舊設道紀司而無道士一人，所有印記宜收貯府庫，慎勿添立護印之人，崇長異教，使之復興。

一、天寧寺僧一人，而占田三十六莊，影射差役，坐享厚利，蠹國殃民，司政教者所當治也。庸僧不通内典，不守清規，本當盡數入官。既告願讓田二十莊爲學田，姑示寬容。僧死，毋俾他僧接管，以崇異教。每大禮習儀，宜於學宫展教，慎勿於寺中，俾復得以藉口興建。

一、寺田、觀田既改爲學田，宜分其所入以爲四：積其二以修葺學宫及社學，其二以延社學師及均給教官雜用，以寬府縣備辦禮器等費。有餘，則以賙生員之安貧者。歲終，府司遣官集送用過數目，以憑本道查考。

一、寇萊公祠，宜命人守視。十賢堂附祀文廟之旁，窄隘弗稱，其以懷坡書院改爲思齊書院，崇祀昔賢，其一翰林學士蘇公軾，其二正言任公伯雨，其三門下侍郎蘇公轍，其四丞相李公綱，其五丞相趙公鼎，其六參政李公光，其七樞密編修胡公銓。數公皆天下名士，流寓於茲邦，人尊而祀之，雷之人物，未有顯如數公者，豈山川之靈不發於本處之人邪？余故名曰思齊，以望雷郡之士。正字秦公觀、蘇公門下士，難以並列，與唐柳公仲郢、李公邕俱改入名宦祠。衆論未合，令師生再議列上。

一、鄉賢、名宦祠，宜與修葺。郡無孝子節婦祠，今宜補立。學之師生集議當入祠者，具實跡列上。

一、廣濟寺乃係私創，宜毀以滅跡，其寺田改爲學田，附掌於學。凡郡有孝子、義夫、節婦生當存問、歿當表揚者，於此取費。

一、天寧寺銅鼓并各寺院銅皿，送學鎔鑄祭器，以絶怪誕。

一、府學前舊有民居，宜以官價易之，充拓學宫規模。

一、圓通、寶閣、鎮渡塔、六祖真玉堂、東岳廟、五顯、三官、三師、地府諸廟，上元諸庵，一應涇祠，俱應盡數拆毀。

一、雷志舊載寺觀及珠池中館，俱與刊落。

一、四姑堂廢，宜與興建。其以天寧寺後堂爲之，立神位於内。

一、建立社學，宜詳書其事於學宫，提調官會教官及諸生共舉儒士堪爲教讀者。如無，則以生員有學行者爲之。

右仰雷州府抄案，轉行各縣及儒學遵行。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南雄，考按圖志，採訪民風，略舉所當禁革者，條具於後：

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譬則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今南雄之民皆不祀先祖，是絶祖考血食而忍其無所依歸，不孝之大者也。有司宜嚴加禁約，悉毁外神，責令專祀先祖。

一、涇風流行，始於男女無别。南雄丈夫懶惰，却令婦女出外傭生，過嶺挑擔，則與雇夫同行，買賣則與販客相接。或男女同席而飲，或翁婦同堂而食，既已混亂無别，必然姦涇無恥。爲民父母者深惡而痛絶之，嚴加禁諭，教以内外男女之别，養其羞惡之心。有故違者，罪其夫及其父母。

一、婚姻儉約從禮，則男女各得及時。今南雄成親，女家父母、兄弟、娣妹及親戚男婦，俱送至壻家，或中途設燕，男女喧譁，或同送及門，尊卑混雜。晝則

宰牛燕會，夜則聯床厭飲。壻家貧不能具酒食，遂至長大不能成親，最爲醜陋之俗。有司宜嚴加禁革，教以親迎之禮，不許女家親戚陪送，違者罪其家長。

一、送終人道大變，南雄民有父母之喪，皆不以衣衾棺槨爲重，惟務供佛飯僧，或暴露屍形而動經數日，名曰保奏。或廣開壇醮，而直逾五旬，名曰過七。有司嚴加禁革，責令遵行喪葬家禮。

一、書舖當禁之書，一曰時文，蠹壞學者心術；二曰曲本，誨人以淫；三曰佛經，四曰道經，扇惑人心。先已通行禁革委官，宜責取各舖并地方總小甲鄰佑結狀，如再發賣前項書籍，重治以罪，再不許開書舖。仍大書告示，張掛關隘去處，不許從外省販賣前項書籍私入廣東境内，不時差官盤驗，以詰姦弊。

一、南雄民風愿慤，乃有外省無籍之徒，度嶺教書，專教子弟讀律，因而教唆，起滅詞訟，大爲民害。有司宜悉禁革，敢有潛住民間教書者，拿本道重治，罪及其主人。

右仰南雄府抄案，轉行各州縣遵行。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東莞，考按圖志，詢訪民風，略具一二所當興革者於後。若其詳，則有望於令長之舉行，師儒之建白云。

一、鄉賢祠舊所舉列，聞有一二未厭公論，通學師生其採訪功德實跡堪載祀典者，會議列上。其未愜輿論者，毋得濫舉。

一、創名宦祠，凡有功德於民堪以廟食者，具姓名列上。

一、表章熊飛忠義祠，立於榴花村，以義士趙必璩並祀。若必璩祀於鄉賢，則專祀熊飛可也。

一、廢額寺觀及淫祠田，查出均撥各社學，量撥醫學，以爲永久之利。

一、委教諭劉蘭、訓導舒清、方輅親詣在城并各鄉，通查一應淫祠，盡數拆毀，變賣基地，收貯材料，量興社學，以教子弟，立社以行鄉約。毋得縱容豪右，減價承買，姦頑集衆阻留。其各坊巷鄉村教子者，委官悉心查訪，仍會里中父老推舉資行端謹者留之，浮薄輕賤、干求爲師、壞人子弟者，即行罷遣。

右仰東莞縣抄案，畫一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爲學政事：竊聞北方學者樸實，不尚多言，當職自慚躬行弗逮，豈敢騰口説？願爾諸生卓乎立志，丕惟古聖賢是師，朝夕誦法其書，壹似面聽教誨，務求體之我身，勿徒出入口耳。善者加勉，有過咸許自新。惟怙惡不悛，乃名教所棄也。訓迪蒙士，尤宜先行後文，保其淳樸。凡我郡縣長吏、學校師儒，同心以正學術，作人材爲事，師道久廢，尤宜自律律人。國有明法。豫惟天地之中，風氣渾大，鍾爲人材，大者聖賢，其次豪傑。爾諸生所狎聞，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慎毋自暴自棄。

右仰府抄案，下所屬州縣及儒學一體遵行，各具奉過日期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巡行條約事：切惟上下之際，當以誠意交孚。今往往曲爲奉承，過自卑屈，至於政事，則多務爲虚文，當職實所深恥。今請悉罷苛禮，凡事着實舉行，其請託需求，乃時俗極弊，吏胥常態，學校禮法所出，豈容有關節交通？然禁防不可不謹，擬合畫一通行。

一、官吏師生俱毋得出郭迎送，及跪於道傍。城中毋用鼓吹。所至提調官遣巡捕一員帥人迓諸境上，因以防護。衛所亦如之。每遇古蹟，則以告。過一鄉則言其俗，將至一舍，許遣其僚若屬一員，與醫偕來，教官遣兩生來迓，因以勞問。及郭門，遣佐貳一員、教官一員、諸生四人迓於郊門。及近郊，出迎候駐馬官與諸生皆前相見，用兩生導以入。過城門及旌表門閭，各街巷公館神祠若寺觀淫祠，則皆轉身相告，商賈俱勿罷肆。惟讀書之家，父兄子弟聽其拱立於門。送亦如之。庶幾禮肅而情親。若加以非禮之禮，是悦之不以道也，待我爲何如人！

一、知府相見，登堂行禮，立則於堂之東，始終無自屈膝。

一、所至用禮生四人立於堂之圮，各官相見，略倣新官到任儀。但自上而下，以次立齊。吏典而下，以次跪齊。俟禀某官某人見，參拜而退，不必跪聽發放。有不及處，禮生相之。

一、府佐、州縣正、衛指揮及守禦千户暨師生，有事皆正立相向，從容禀説，勿行跪禮。若有過戒飭，聽其跪，以示恥罰。

一、長吏相見後，各具圖志及舉政教所當興革者，學之師生採訪風俗美惡，條上。

一、民間有孝子節婦，山林隱逸有懷材抱德者，武家子弟有通兵法者，諸生父兄有興禮俗者，庶民之家亦同大家，有興地利、務農力穡有功者，醫家有精通方技者，皆具姓名列上。

一、明倫堂講書，各遵憲綱叙坐，毋得謙避。坐時常存肅敬，毋得因而舒肆。有失儀者，屏立堂下示罰。

一、謁文廟，前一日，儒學開報鄉賢名宦祠有未當者，師生考定列上。

一、寺觀惟太祖所定，歸併叢林，係是有額，其餘悉係無額與淫祠，一體當毀。謁文廟後，有司畫圖具數開報，相度以興社學。

一、供應出民脂膏，務從儉約。

一、書吏門隸人等，當職嚴加防範。如有需求財物，師生宜即陳稟，重行究治。若私以賄交通，是與彼同爲小人也。今日以贓饋人，他日必受人贓，事發一體究治。

一、諸生有請託者，即是素行不謹，不必更考其文藝。

一、府州縣各置門簿，諸生每日有入公門者，記其姓名與事，歲終類繳，候案臨稽考。

一、北方稱呼甚醜，惻然不忍聞，士類何忍出口，寧無羞惡之心乎？宜從此痛絶其弊，務期敦勵風節，養成正大剛方之氣。

一、當職家世業儒，並無親識遠客中州。如有在外詐稱，所在官司即便拿問，遞回原籍，毋得輕縱。

一、近年文移太繁，變成吏胥世界。今後務遵國初洪武年間，悉從簡約。

右仰府抄案，下所屬州縣及行附近衛所一體遵行。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尊崇聖蹟事：按上蔡縣古有羲皇畫卦臺，地産蓍草，神聖遺蹟，宜莫有靈異於是者矣。本職親往省視，遺址尚存，周垣頹圮，羊牛來牧，廢爲荒墟，蓍草亦不生茂，雜出於小民墟墓之間，絶無叢生者矣。舊俗相傳白龜祠廟，塑有羲皇、神農、軒轅遺像，皆草木被體，混處佛像中，褻瀆神靈，莫斯爲甚。中門今亦閉塞，盡塑佛像。羲皇至尊，下與胡鬼爲伍，是固司風化者之責也。擬合釐正。仰汝寧府抄案，轉行該縣提調官親詣本處，因厥遺址，繚以周垣，守視惟謹。前門扁曰「羲皇聖蹟」，闢其中門，撤出佛像，扁曰「天生神物」。祠廟盡撤佛像毀之。其三皇遺像，欽遵太祖遺訓，圖繪廟壁。廟之北壁，大畫先天圖，前置香案，上立高大一座牌位，表曰「太昊宓羲開天聖蹟」。廟之左塑一龍馬，背上旋毛具河圖之數。廟舊名白龜，以蓍草生處神龜守之也。右塑一白龜，不必具洛書之數，其上畫爲紫雲。有司時常葺理，毋使廢壞。每歲春秋二丁後，教官一員親往省視，回申提學道，毋得遲違，及因而有所科擾。案至，先具奉過日期，續具修過緣由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考正祀典事：今畫一於後，仰抄案回府，提調官規畫，下汝陽縣撤淫祠改建施行。先具奉到日期，續具行過緣由繳報。

一、古人祭因國之在其地者，蔡仲克庸祇德，見稱於周公，實始封茲土。今宜舉千載之闕典，立廟祀之，斯固太公祭爽鳩之義也。蔡世子有身死社稷，特書於《春秋》，英風凜凜，至今尚有生氣，宜祀以附蔡仲。

一、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卹、漆雕公開、秦公冉混而列於名宦、鄉賢，幾於濱慢。今宜擇淫祠高大閑曠者，改作書院祀之，增司馬温公光、謝上蔡先生顯道，以興後學高山景行之思。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爲神，書册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説而自破。仰河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闢邪崇正一大助也。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重冠禮以責成人事：昔者聖人始制冠禮，茲惟人之一初，將責之以成人之道，是故不可不慎重也。自入中州，見諸生童稚垂髫者，皆偃然復加帽於首，是欲自附於成人也。亦有年既過時而弗冠者，是自廢成人之禮也。擬合改正。仰開封等七府并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凡年幼生員，教官召而誨之，務執童子之禮，恭慎謙卑，祇許垂髫，毋得加帽，犯夫子速成之戒。年長過時者，使人勸其父兄，請賓擇日加冠，以進德修業期之。其童生未入學者，一體遵依。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激勵士風事：切惟士人讀書，當先識禮義廉恥，斯乃立身大節也。自入中州，見士人每每陳乞，惻然於衷。料檢故牘，則有告乞補廩者，有告乞補增者，有告乞應試者。狀内皆有老爹醜聲，今雖改正稱呼，而陳乞者尚有。只此一念，試自判斷，果出於義乎？果出於利乎？君子、小人從此而別。昔吾夫子深惡鄙夫，孟子比作墻間乞兒斥罵，士人讀書至此，固當心開目明，養成正大剛方之氣，堂堂天地間爲一大丈夫，何忍墮落作此輩？仰開封府等七府并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遍告諸生互相砥礪，以古聖賢豪傑自期，勿輕陷身卑賤。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明憲宗實録》卷二四九《成化二十年二月》 〔丙子〕禮部言：「近例，副榜舉人除歷事外，其坐監依親年三十五以上、新舉人年二十五以上當授教職，俱不

聽告。然其中又有願就職而不得者，乞命會試考官多取副榜，其不願者不以年歲爲限。」命仍如上科例行之。

《明憲宗實録》卷二六一《成化二十一年正月》 戊申，增設廣東恩平縣儒學訓導二員，廩膳、增廣生各十名。從提調學校按察司僉事張習奏也。

《明憲宗實録》卷二八七《成化二十三年二月》 己卯，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録文多乖謬及犯諱違式，乞將考試官訓導黄奎等追奪聘禮，與録文舉人衛傑等俱令御史究問。然兹弊之來，蓋以教職易至淹滯，人不樂爲，而就職者多非有學識之士。及至聘以典文，罕稱其選。自今副榜舉人入監三年及未入監者，許令就教職。爲教職者，不限年資，許令會試。其滿九載試中績著者，許推選御史、知縣。凡遇鄉試，所司務聘才行之士以充。敢以昏老寡識、曾經參問之人蒙蔽聘用者，罪有所坐。」奏上，上曰：「舊制，二名不偏諱。犯下一字者不問。其違式並提調官取招狀。副榜舉人在監三年、年三十以上者，未入監並新科年二十五以上者，俱令就職教職。六年有舉人者，許會試。餘皆如議。」

《明孝宗實録》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 〔丙子〕遂頒詔於天下。詔曰：【略】一、各處學校，有司宜加勸勉。其廩膳生員累考文理不通者，及增廣年至二十五六、在學六年無進益者，照例黜退，別選俊秀作養，務期成才。

《明孝宗實録》卷四七《弘治四年正月》 〔丙申〕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汪律言：「貴州學校以雲南提學僉事兼領，地遠不能遍歷，請改命貴州兵備副使帶管。」禮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四七《弘治四年正月》 〔癸卯〕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徐懷應詔言六事：一、疏通人才，以資任用。乞行各處提學官考選該貢生員，文理通順者照例起送，不必專論年資。【略】命所司知之。

《明孝宗實録》卷八七《弘治七年四月》 〔辛酉〕禮部覆奏辦事官鄭善桓所陳嚴學校一事，謂：「天下學校生員額外濫收者多，然科貢各有定額，往往淹滯衰老。及登仕途，遂至昏耄。若不嚴加考選，未免賢愚同滯。請令各處提學等官，通將各學生員考選，存其年貌問學堪中者，否者黜之。若考官偏聽徇情，聽巡按御史劾治。仍將去留名數同明年科舉册繳部，以憑稽考。各年歲貢生公文内，亦須備開經某官選留之數。若仍有衰老及鄙猥殘疾並内府考試不中者，即將原考選官名移文吏部，不與推陞，任滿不許加級。以此薄示勸懲。自後悉遵舊例，三年一行，凡遇廩膳有缺，須於增廣内選補。若無可選，寧缺以待，不許將別學增廣調補，以啓奔競之風。」奏入，上從其議，命行天下如例考選，必嚴必公，毋得視爲常事。

《明孝宗實録》卷九六《弘治八年正月》 己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韓福言：「萬全都司並開平等衛、隆慶等州學校雖設，而教官或缺，生徒雖具，而講習罕聞。兼之軍衛數多，未得有司提調，雖有提學御史，又以地臨邊境，道路往來動須防護，巡歷難遍，考校不時，故生徒無所激勸，成材者少。乞准貴州、雲南事例，令分巡口北道僉事帶管學校。凡考補廩增、科舉小試並歲貢之類俱屬之，而直隸提學御史專管内地學校，不必干預邊方。如分巡官不可，則令本處巡按御史兼管。」命所司知之。

《明孝宗實録》卷八七《弘治七年四月》 〔辛酉〕禮部覆奏辦事官鄭善桓所陳嚴學校一事，謂：「天下學校生員額外濫收者多，然科貢各有定額，往往淹滯衰老。及登仕途，遂至昏耄。若不嚴加考選，未免賢愚同滯。請令各處提學等官，通將各學生員考選，存其年貌問學堪中者，否者黜之。若考官偏聽徇情，聽巡按御史劾治。仍將去留名數同明年科舉册繳部，以憑稽考。各年歲貢生公文内，亦須備開經某官選留之數。若仍有衰老及鄙猥殘疾，並内府考試不中者，即將原考選官名移文吏部，不與推陞，任滿不許加級，以此薄示勸懲。自後悉遵舊例，三年一行。凡遇廩膳有缺，須於增廣内選補。若無可選，寧缺以待，不許將別學增廣調補，以啓奔競之風。」奏入，上從其議，命行天下如例考選，必嚴必公，毋得視爲常事。

《明會典》卷七六《貢舉・歲貢》 《諸司職掌》：一、歲貢生員到部，本部奏聞，送翰林院考試。如果中式者，送國子監讀書。其入學五年以上及二次不中者，發充吏典。提調官吏及教官、訓導照例決罰。

事例

洪武十六年，奏准：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俱限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充吏。

十八年，令歲貢不中式者，遣復學肄業。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二十一年，令歲貢府學一年、州學二年、縣學三年各貢一人。必性資純厚、學業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

二十二年，令雲南選貢送監。

二十四年，奏准：歲貢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者，照例論罪。二年者，住俸半年。一年者，住俸三個月。學官無分久近，照例責罰。生員食廩五年者充吏，不及者復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充吏。

二十五年，令歲貢府學一年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

二十六年，令四川土官衙門歲貢生員，免考送監。

二十八年，奏准：歲貢初試不中者，遣復學，停廩肄業。提調官、教官、訓導取招生員，限次年再試。兩廣、四川限兩年再試。復不中者，照例充吏。提調官、教官、訓導仍舊責罰。

三十年，令歲貢不中復學者，免停廩。

永樂元年，令廣西土官衙門照雲南例，生員有成材者，不拘常例，從便舉貢。如十年之上學業無成者，就准本處充吏。

二年，令歲貢照洪武二十五年例，直隸、浙江、河南限正月到部，山東、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限二月，四川、廣西、廣東限三月。

八年，令凡州縣户不及五里者，州一年、縣二年各貢一人。

十八年，令貴州選貢送監。

十九年，令歲貢照洪武二十一年例。又令歲貢生員起送到部，遇有事故，不許補貢。其在家或中途事故者，勘明准另次考補貢。若丁憂及患病勘明，仍補該年之貢。如託故延至三年之外者，亦不准收。有司朦朧送補者，各治罪。

宣德二年，令貴州府學照縣學例，三年一貢。

七年，令歲貢照洪武二十五年例。

八年，令天下州不及二十里，歲貢一人。

正統四年，奏准：生員科舉停支廩米，准作食糧月日充貢。

六年，令府學一年貢一人，州學三年貢二人，縣學二年貢一人。

七年，令歲貢精選端重有文及通書算者起送，仍限正月到部。

十三年，奏准：州學四年貢三人。

天順六年，令歲貢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又令歲貢生員取考科貢，開除廩米月日，准作食糧之數。其餘俱作虛曠。若同案食糧，則以籍名先後爲次。仍將考過試卷粘連批文，親齎赴部。

成化元年，令三氏學三年貢一人，提學官考試起送。

二年，奏准：衛學照縣學例，二年貢一人。

四年，令雲南、貴州選貢，仍照舊例考送。又令歲貢已起送或在家中途事故過一年之上，不許補貢。又令歲貢生員丁憂起服月日，准作實數。其養病、侍親及服闋不復學，皆作虛曠。

十六年，令歲貢不分軍民生，俱聽提學官考試。其衛學在布政司地方，布政司給批起送。在兩直隸地方，各府起送。在各邊，都司起送。凡京學二年貢三人，軍民指揮使司衛學照府學例，軍民生相間，一年貢一人。都司及土官學，照州學例，三年貢二人。

弘治八年，奏准：自九年起至十二年止，順天、應天二府四年各該貢六名者，許貢一十二名。其餘府學每年該貢一名者，許貢二名；州學三年該貢二名者，二年許貢三名；縣學、衛學二年該貢一名者，每年各貢一名。以後仍照見行例。

十三年，奏准：自十四年爲始，各處州學俱四年三貢。其雲南、四川、貴州等處，除軍民指揮使司儒學軍民相間一年一貢，其餘土官及都司學，各照先年奏准事例三年二貢。凡廣西、雲貴、湖廣、四川等處，但有冒籍生員食糧起貢，及買到土人倒過所司起送公文頂名赴吏部投考者，俱發口外爲民，賣與者行移所在官司追贓問罪。若已授職，依律問以詐假官死罪，賣者發邊衛充軍。其提調經該官吏朦朧起送者，各治以罪。

十四年，奏准：萬全都司照府學例，一年一貢。其餘都司所屬衛分少者，不許濫比。又令今後各處送到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雖係南監人數，亦送北監坐監一年，本監按季考試，能通三場文字、委係家貧親老者，方許告送吏部，嚴加考試，中者方送廷試，取中選用。不中仍送回本監肄業。本部仍行提學官，今後務嚴考貢之法，不許姑息起送。

《明孝宗實録》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五月》〔壬寅〕禮部覆奏監察御史何天衢所言革冗食、禁濫用一事，謂：「各處儒學生員，多虛糜廩禄，其起送歲貢者，或虛應故事。請令巡按監察御史會同提學官，三年一次，通考在學生員，列爲上中下三等。廩膳不諳文理者，追糧爲民。其每歲應貢生員，不許以衰老殘疾者起送，違者治罪。」上曰：「今後各處提學官，敢有仍徇情姑息，將衰老殘疾並不堪教養之人濫容在學及起送充貢者，一體參究黜罷。」

《明孝宗實録》卷二一三《弘治十八年四月》〔己卯〕禮部主事彭縉陳五事：

一、崇實學。謂今後教職正官，務選舉人有學行者除授，令照例會試入選。果有異績，許選風憲。其訓導亦選舉人及歲貢有學行者爲之，俟有成績，量加擢用。及正官到任之後，宜令會府州縣正官，將本學生員考訪學行，分爲上中下三等，俟提學官巡歷至日，復加考訪，於上中二等中取應科舉，其下等則量黜罰之，庶實學可得。

一、求逸才。謂已仕而去，有曾經交薦疊舉者；未仕而隱，有懷材抱德者。乞敕所司起用收録，庶天下無遺才。【略】命所司看詳以聞。

《明孝宗實録》卷二一三《弘治十八年四月》 庚辰，通州儒學署學正事舉人洪異奏：「凡副榜署職教官，遇會試之年，請不拘三年、六年，俱聽令住俸，赴部會試。其功績有無、奉職勤惰，則待九年考滿之日稽之，以憑陞降。」禮部覆奏，謂：「異所言三年會試之事，於例有礙，請仍舊爲便。」得旨：「舉人教職會試事例，禮部仍通行議處以聞。」

《明武宗實録》卷六《弘治十八年冬十月》 〔甲寅〕禮部覆：祠祭司主事彭縉奏請令天下提學官嚴督各學，會提調正官考訪在學生員，列爲三等，以學行兼茂者爲上，學不逮行者次之。若行不逮學或有行而全無學者居下，籍記於公，俟學行有進，以次遷之。提學官每遇歲考，參據以爲進退。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六《弘治十八年十月》 〔甲寅〕禮部覆祠祭司主事彭縉奏請：「令天下提學官嚴督各學，會提調正官考訪在學生員，列爲三等：以學行兼茂者爲上，學不逮行者次之。若行不逮學或有行而全無學者居下，籍記於公，俟學行有進，以次遷之。提學官每遇歲考，參據以爲進退。」從之。

尹臺《洞麓堂集》卷二《送河南提學副使徐君孔霖序》 古之爲學者，其學果今之學乎？上之人所以作而成之者，其教果今之教乎？士不以三代之道自待其身也久矣，世之豪傑君子，惻然思愍而易之，然終莫能使之易焉。教學之失其本，欲士相先於三代之道，猶卻其行而道之前也。是故徇外而内愈遺，趨名而實益眩，古道之不可易今也，非其果然耶？

夫古之學也以義，今之學也以利，古之教也以成德，今之教也以成藝，執途之人皆能指説之矣。至語其本之所在，天下莫或辨焉。故吾嘗歎今之時，誠使士皆易其所學，而在上者皆易其所教，猶然無進於三代之道也。何者？其本之未能明耳。聞之先正：「學莫先於尚志，教莫大於明術。」以是察其本而善求之，則義利德藝之不相侔，何啻較然若黑白也！夫尚志明術，始學之士能言之，而學者、教者反之身以求其實，則誦焉勿知所擇，而詔焉勿知所率者，童及白紛皆是矣。本之胥亡，豈非其漸積乎？

今天下提學官，蓋職專教士者。士業庠序間，所學各異，非提學無與作振而一之。然則爲提學官，亦難乎稱已。以古道易今習，使士知相勉於三代之業術，不先本之辨焉，欲開正所從適之路，得乎？

乃今河南提學副使徐君孔霖，吾十數年前校試南宫，幸讀其文而識其賢於衆人中。今孔霖所自立，既挈然信天下，凡士無賢愚，莫不以爲豪傑君子也，則所云尚志明術者，孔霖蓋學之而能擇，教之人而足以有率矣。往踐斯任，其不能以古之道易今乎哉？

夫河南，天地之中，三代所更都，王教流行，歷千數百年未泯也。士生其邦，氣靈性正，相與興起三代之教學甚易。孔霖取尚志之學，自擇以成其教，明術之教，率修而益勵其學，則《記》言教學相長、察于務本而可以爲人師者，不在孔霖耶？

同志君子重孔霖之行，謂余不可無言也。余知諸君子之期孔霖，欲其必以古道易今，不惑於流俗以自溺也，故聊舉辨本之説相質焉。蓋雖知孔霖所已至，而吾猶無厭其瀆告者也。

《明武宗實録》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 〔甲辰〕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陳鳳梧疏言：「提學所奉敕諭，不許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侵越職事。頃年各布政司鄉試，提學官已將應試生儒考定入場，而巡按御史又會二司覆考，重加去取，實爲侵越。」上曰：「巡按者自有監臨職任，如有奸弊，則當糾察。考試屬之提學，各官宜勿預。」

《明武宗實録》卷七七《正德六年七月》 丙寅，禮部言：「舊例，學校乏材處，許他縣人補充生員。比乃有冒籍入學者，甚壞士習。宜令各提學官查核，如邊衛夷境遠方山縣，或初立學校，人材鮮少，或止有府州縣學而無衛學，其衛所人材果堪教養，及提學官摘撥充增補廩者，仍舊存留，起送科貢。若人材衆多處，本地自有學者，乃或攙入别學，雖由提學撥送，亦宜覆試。果學已成者，發回本學，計所補廩增月日，依次出身。其學無成冒籍者，俱爲民。」遂著爲令。

《明武宗實録》卷一一二《正德九年五月》 〔癸酉〕工科給事中賴鳳奏請天下教官參用進士，稍加廩禄。吏部覆議：「進士出身等級，俱太祖高皇帝欽定。教授九品，亦係《職掌》成規。今欲加其禄秩，干係舊制，不敢擅改。若進士中有願就教職者，請自上裁。又檢近例，當陞而願授原職者，許支應陞之俸。宜將此

後願就教職者，亦依原中甲第品級。」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一八《正德九年十一月》〔辛酉〕禮部言：「各處歲貢生員違例起送者多，顧本部事例亦有開載未盡者，宜酌處申明。自今各學務依該貢年分及計到部期限，預推食糧年深者正副各一人，送提學官考定，即給文起送，令依限到部。其有已考領有試卷，特未給文而丁憂患病者，服除病癒，即三年之外，仍許補應本年之貢。若已給文又違限三年之上而稱病者，雖無情弊，亦發爲民，以懲偷惰。若當貢考，遇考時有故，聽將以次考充，候其服除病癒，乃得應貢。補貢年月，俱以各地方到部期限爲斷。如直隸限今年正月到部者，考補貢生至明年正月以後，即爲一年之上，不得以未及一年爲解者。自今申明之後，敢有再違及將老病之人充貢者，所司並提學官本部參究。庶舊制不失而人知所守。」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二七《正德十年秋七月》〔辛丑〕給事中范洵言二事：

一、擇考官。謂各布政司鄉試，皆用教官，多不得人。用是監臨官恒委其事於簾外，而自專進退之權。請如兩畿例，主考用翰林院六品以下官，或事簡衙門五品以下官爲之，同考教官先期于各處提學官聽其選擇以充。則真才可得。

一、避嫌疑。謂兩京府官子弟入場中式，不免有依勢之弊。兩京顯官子弟不由府縣保送，而徑自移文入場，不免有雇代之弊。請令兩京人各不得爲兩府官，而別省入仕兩府者，其子弟親屬亦宜回避。宦遊子弟科舉，聽原籍提學考試。則高門不得妨寒畯之階，公道不至爲私意所蔽矣。

禮部議覆：以京官主考鄉試，言之者多，雖先朝偶一行之，然群議紛起。宜如舊例，令各布政司照舊訪取教官供事。如不及數，令提學官以平日考居優等者充之。兩京府官干選法者，宜令吏部查處。兩府官及兩京官子弟入試，宜如洵所奏行之。詔可。

《明武宗實録》卷一二七《正德十年七月》壬寅，命給提調學校官關防。先是，提調江西學校僉事田汝耔奏：「提學衙門凡所施行，皆無關防印信，故新舊相代之時，詐僞相承，不可考詰。請特給關防。」禮部議覆，以學校之弊，天下皆然，宜如汝耔奏，通行鑄給。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八九《正德十五年八月》丁卯，監察御史朱裳奏言：「近年學校生儒，多尚文藝，不以德行爲重。而取之教之者亦然，遂使心術壞於未仕之時，氣節喪於出仕之日。乞令提學官，考試兼取德行、文藝，各立五等，定爲陞降之法。仍令所司修社學，選教讀，以求實效。」禮部覆議：「學校之教，以德行爲先，而經義、治事亦不可緩。故太祖高皇帝首立學校，令各治一經，以禮、樂、書、算分科立教。蓋仿宋儒胡瑗經義、治事之意。後立社學，頒禁例，勒之臥碑。至天順中，賜提學官敕諭，教條詳密。其取人則立三等簿，以德行、經義、治事相兼考驗，而尤以德行爲重。近者有司多不能仰承德意，恪守成規，失其所以爲教，以致士鮮知學，而取人者或但以文詞爲主，中材以下，學無本原，一入仕途，輒見敗壞。宜如裳奏，令提學官一遵累朝教典。仍置三等簿考驗。及社學教讀，一一敦行。無事虚文，則效用多賢而有補聖治矣。」詔可。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五九《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往吴郡守闕，詔即家起前守廣平蔡公任之。度蔡公已至吴，則遷爲按察使者，下璽書兼督晉陵、雲間，京口凡四郡。而度公所治四郡業已效，則仍故節，易璽書視山西學。代君守者吴君某，及晉陵守某、雲間守某、京口守某，合丞倅司理而下若干人，俱稱公屬吏，以不忍舍公，故相率而造不佞之廬以請曰：「唯吾子之幸習公也，敢徼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雖微諸公之請，不佞固有言也。

甚矣，蔡公之德吾吴深也！再爲守，一爲使者，不佞其宇下人也，乃又幸習公，不佞蓋嘗聞之師矣：夫子適衛，既用富之，而教之之旨，首發於冉有，而有弗敢當也，其言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即夫子亦知之，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今天下公庾匱，私闔竭，外不足共九邊，内不足奉一人，大司農日夜講究，至白首而不得其略，宜冉氏之所難，而顧易之。大宗伯所掌，治典禮，奉郊社宗廟，且又合古大司徒庠序造貢之職而爲一，雖最鉅盛典，然循軌奉經，一有司足辦耳，而冉氏胡刺促自愧也？豈所謂禮樂者，精神心術之運，必本於天德，而所謂教化者，鼓舞匡直之妙，不在於文具耶？

今夫督學使者，固號稱外臣，其於一方，職大宗伯也。蔡公始爲吾吴守，蠲苛賦，削冗役，聘享迎送，事取成禮，它公私費，一切減省。置常平倉，待水旱，不踰歲而田價增溢，二民之業艾而歸農，本貴末賤，歲課自集。公猶以非急，所急者吴俗，訾薄好靡，哇詞麗裝，奇邪工巧，痛抑斥之，民強以爲儉。公猶以非要，其要乃在立鄉約，尊禮讓，厚風化，彬彬師師，其良者庶幾革心。公又創立書院，萃衿髦之俊而躬誨之，俾以時進其業，而日強其志。公最後遷使者所任職，簡士馬，治戈船，修斥堠，轉餉海漕，糾察墨吏大豪。所部治益廣，緒益繁，奏牘訊牒以百千萬計。邇者縷析，遠者綱攝。即有所掊摘，惴惴以爲神，而公大指未嘗不

在尊禮讓、厚風化也。稍間，進諸生談説經義，明心學，未嘗不諄諄乎言之也。公固不齷齪治冉氏材，得一旦從夫子，幾希乎聞四代之取節哉！

統均者若窺得公之微而用公，以試公禮樂教化於晉耳。不佞則故嘗從事，晉諸生守其師説，不能如吾吴闓闓詩書，然多樸茂木訥、任重道遠之器。況其地西南爲唐虞姒氏故都，人文之首近，而河汾稱能紹明其統，修其業者，世世不乏。公一振德之，其有益於世，豈淺淺哉！

公行矣，異日所稱大宗伯、司徒合而佐理天下者始此，亡所事一方矣。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五五《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爲讌。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閲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捩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爲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出就新職。迺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繇，大抵遷固，而時時飾以己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爲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没，微言眇，申韓之徒務於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説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

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粤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遥。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兹職者，俱爲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爲欺我。蓋其時云爾。今聖天子敦道化，修仁教，薄海之内，疏逖不閉，阻深闉窅，得耀於光明。椎編而魋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鴃而勉爲文，其穎稻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

昔子厚爲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兼錢穀獄案牘，乏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爲子厚者。勉之哉！

《明世宗實録》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 〔癸巳〕定生員補貢例：凡正貢遇有事故，即於次年正月以前，具由申提學道考選一名補貢，過期者不許。

《明世宗實録》卷一一五《嘉靖九年七月》 〔甲午〕都給事中王汝梅、御史趙兑俱以申敕各提學官正大命題、嚴慎入學爲請。禮部覆其疏。上曰：「國家以文取士，文體所繫，全在提學一官。必須崇雅黜浮，然後士習可變。且諸生廩增有額，其附學者豈宜反過正數？民間一切子弟規避徭役，營求入學，提學官多徇情市恩，政紀何在？其令從實校文，簡汰其老稚庸凡、不堪作養者。若奉行不實，聽撫按官參究以聞。」

《明世宗實録》卷一一六《嘉靖九年八月》 〔戊午朔〕給事中高金以下詔欲沙汰天下生員，因陳其不可遽行者有七。大略謂：儲才貴豫，求才貴廣，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學人數豈可嫌其過於增廩？但當責成提學官嚴加考校，以杜冒濫，不必盡行此法。且言：「老稚凡庸非盡附學，在廩增亦有之。今惟沙汰附學，未免有偏。」上責金不奉詔，仍令禮部申諭各提學官，務遵前詔，廩增附生員一體掄選。其附學名額，不必視廩增原數，許量准地方人才衆寡爲差。

《明世宗實録》卷一二一《嘉靖十年正月》 庚寅，先以南郊禮成，詔吏禮二部考求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廣求人才，以備任使。於是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令天下有司訪求地方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不干名利、素爲鄉評所重、伏在巖穴者，舉諸撫按兩司官核實，送部考驗，奏請量才擢用。狥私濫舉者罰。舉人、監生官才德出衆、屢形薦剡者，一體擢用京堂、方面。得旨：「用賢圖治，國家急務。我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廣，俾才德者各稱其位，故仁覆天下，澤被生民。後來專務科「目」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蠹國害民者在在有之。今後務遵照累朝事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所奏俱允行。【略】

庚子，禮部尚書李時等上言：「臣等仰承明詔，備考祖宗之時，往往得人于貢途。而今之歲貢，以憫老恤窮爲舊規，以選賢黜耄爲苛法，俗弊既深，何以得賢？自今宜依宣德、正統、天順年間例，行兩京及各省提學官，於各學廩膳内通試。及多方體訪，果有學行出群、年三十以上者，府學許貢三人，州學二人，縣衛學一人。以後各學如期起送。如廩膳無人，增廣内考取。增廣無人，附學内考取。各求真才，以應明詔。如有名實不稱及夤緣干進之弊，聽撫按官糾舉。廷式有不中式者，其提學官一名以上參究提問，五名以上降級改用。仍行國子監

依祖宗監規，通送廣業堂，月嚴考試，學業進修者，方許以次陞至率性堂，擬送諸司辦事。間有考試累優、行誼著聞、堪以任用者，年終其奏本部，會同吏部覆考得實，奏請選用。覆試不如式者，仍常撥歷。如此，則選擇既精，而歲貢不患不得人矣。其廩膳中有年老不堪貢者，予以衣巾終身。國學中有年老不堪選者，予以衣冠終身。俱量蠲雜徭。則獲選者既得以自盡其才，而被黜者亦不至於失所。

疏入，上曰：「朕惟祖宗朝設立歲貢之法，實寓古里選之制，期得真才，以資國用。邇來生員苟得幫廩，即計充貢有日，往往有不修行檢、挾制官司、欺篾鄉里，甚至虧缺倫理，玷辱衣冠。及有學問荒疏，年力衰邁，有司不問賢否，止計食糧淺深，一概循資充貢。卻又多選任教官，以爲人師，欲求人才長進，誠不可得。自今歲貢生員，務令府州縣提調官選舉有學行者，方許起送巡按御史處，會提學官並布按兩司官從公考核，照常數貢舉。先盡廩膳。如果無人，許於增廣、附學內考取。不許顓論食糧淺深，以襲舊弊。即有年老不堪教養者，令提學官嚴加考選，無行者黜退爲民，其餘量予衣巾終身。廩膳有缺，提學官毋得輒聽權要子弟濫與收補。如未得人，寧令空缺。其歲貢入京廷試，再有衰老無學及行檢不修者，所貢舉官一體坐罪不貸。國子監見坐監生員，該部還查照舊規定提以聞。」

《明世宗實錄》卷一二七《嘉靖十年閏六月》〔戊子〕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提學官學校選舉事例，仍以兩京國子監官屬吏部簡別資否開奏，以各府縣學官屬巡按，會同提學官考選賢否，上之吏部，奏請定奪。

沈鯉《亦玉堂稿》卷三《學政條陳疏》竊惟世運汙隆，本乎人才風俗。而人才之登耗，風俗之美惡，又皆自學校以出，蓋學政之所關綦重矣。乃今爲教職者，既徒取備員，而有司又漫不加意，以致學政日以陵夷，民俗遠不如古，此其故非小也。臣等叨典風教，不敢不身任其責，謹條所當修舉者八事，除議處教職事宜已經題奉明旨外，其餘七款，謹開上請。如蒙俯賜采納，容令臣等刊成書册，咨都察院轉行各省直巡按御史及兩直隸提學御史，通行所屬衙門一體施行，以責實效，其於世道民風，未必無小補也。

一曰明大義以覺人心。夫爲學不知大義而徒以條教約束之，猶之行道之人不知其所適之處而責之邁往，無益也。夫國家養士以學校而取士以科目者，何爲乎？蓋鄉舉里選之制既不可復，不得已而觀人於語言文字之間，即其言之理以期其行之篤，而爲國家經濟之用，其大義本如是也。今之士不復知此久矣，童而習之，惟曰吾勤學取科第，可以榮吾身、榮吾家也。父兄之教其子弟，師友之相爲勸勉者，亦曰惟勤學取科第，可以榮爾身、榮爾家也。必且明體適用，修己治人，以畢吾性分之事，如古人之所謂學者，其誰乎？夫出處行藏，本無二道。世未有窮之所養惟專以身家爲念，而達之所施能卓以民社爲憂者。故吏治之不飭，不在其服官之日，而自其藏修已非矣。

頃者我皇上軫念民艱，綜核吏治，至於再三。臣等因是以深求弊源，欲備舉國家養賢之意及古人爲學之指，申告多士，使知向方，而啟其久迷之心志。仍以敕內條款緊切士習者，與《臥碑》一並刻石，使士子朝夕諷誦，則大義以明，而學政科條可漸次修舉矣。伏乞聖裁。

二曰頒制書以儲真才。夫學不通當世之務者，雖多識前言往行，終不免有生今反古之失。臣等伏覩國朝制書，皆列聖之精神心術、政教紀綱所寓，於宦學最爲親切者也。惟其籍在天府，士雖居輦轂之下，有終身不知其名者，況遐方遠裔者乎？伏乞敕下本部，轉行各省直提學衙門，查照先年頒降制書，其或未經刊布，或刊布未廣，或已刊中廢者，各酌量工費大小，行令所屬府州縣衙門分工刊行，以資士習。如《大明律》、《大明令》、《大誥》三編、《諸司職掌》、《洪武正韻》、《皇明祖訓》、《孝慈録》、《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資世通訓》、《教民榜文》、《學校格式》、《憲綱事宜》等書，所在府縣俱宜刻之。至於先臣丘濬所進《大學衍義補》及國朝名臣有纂其行實爲録者，雖不敢與制書比，亦昭代文獻，可爲士子矜式，似宜比照前件，以其工費稍多者刻之藩司，費簡者刻之各府，使人知景師先哲，以明習當世之務，亦儲養真才一事也。伏乞聖裁。

三曰嚴保結以崇行誼。竊惟國家以辭章取士，未嘗以辭章盡人也，蓋於科舉之中寓里選之意。里選者何？今之保結是已。夫保者甘與同罪，結者要以終身。式曰依奉，奉事例也；曰實保得某人身家並無違礙，如虛甘罪，示連坐也。夫違者，違悖於禮法；礙者，曾入於過犯。不獨此身無違礙，而曰身家並無，如此乎責士之詳也。始以里老鄰佑之甘結，謂居相近者知之必真。繼以師生之互結，謂學同庠者信之必審。又繼以司府州縣官吏之印結，謂干係重者勘之必嚴。如此乎責保之密也。祖宗取士，亦何嘗專辭章哉？而今也失之矣。覈實者久無其人，與結者不知所謂，雖有行不齒於家邦，人可投之豺虎，一試高等，衆皆刮目，苟工鉛槧，即謂賢才。保結故紙耳。夫舉士不尚行，士何慕而修行哉？臣等

爲今之計，不敢遠引古人鄉舉里選之法，惟責其有保結之實而已。亦不敢遽求士以六德六行之詳，惟望之無大過而已。

夫大過有十，其一曰奉養有缺，語言忤逆，爲不孝之過；二曰陵侮尊長，殘薄骨肉，爲不友之過；三曰酗酒敗德，攜妓宣淫，爲不恥之過；四曰强買田宅，私債準折，爲不睦之過；五曰出入公門，爲人請託，爲不守之過；六曰賭博營利，唆訟害人，爲不端之過；七曰結黨挾官，恃才慢長，爲不遜之過；八曰營私舉惡，挾讎阻善，爲不恭之過；九曰攬包差糧，武斷鄉曲，爲不謹之過；十曰雜處下流，卑污苟賤，爲不重之過。此十過者，齊民有之謹厚者羞與交焉，而況於士乎？

臣等請立爲條格，刊布學宮，遍及閭巷，以爲保結之式。使士子平日因此警省，知所自重，凡有童生入學、生員科舉考貢、舉人會試及舉監起選者，本提調官俱取里老鄰佑及本學廩增附生員各連名結狀一紙，務遵照條格，於各款項下從公填註有無字，親筆僉名。其保結有礙與無人保結者，童生不許送考，舉監生員人等不許起送。保結無礙者，提調官研審是否真確，印結送府。府官亦如前審實印結，類送布政司。各不許虛應故事。而數行之中，科舉、生員尤不可不嚴加查核者，蓋生員一得中式，即爲蒼生禍福所繫，且人數不多，於品藻亦易爲力，慎不可故容應試，以致僥倖出身，爲他日民社之憂。蓋科場試士，本選賢才，既知其不賢不才矣，則亦何試之有乎？有如吾姑試之，而彼得文君子之辭以混入賢才之網，是爲國家崇寇讎而爲生民聚螟螣矣。一省應試生員，多至四千餘人，少亦不下二千，中間豈無行檢不修之士，何得以俱無違礙借口也？如有具結生員及鄰佑人等扶同隱匿，或仇讎陷誣以圖報復，事發連坐。若提調官、教官有徇情避怨、容隱匪人者，無按官指實參奏。如此，則有司之關涉也重，所以察士者不得不詳；士之科條也嚴，所以律身者不敢不慎。以之布列有位，知其不爲民害明矣。伏乞聖裁。

四曰議考校以變士風。查得近年提學獎率士類，未嘗不諄諄以德行爲言，而考藝論業，亦未嘗不孜孜於窮經明理、敦本尚實之務。乃士習卒不可變，而尚德之風未有先之者，則真意所在，有不能喻之於人，人亦以文具應之也。夫天下之事，言不能喻者，則在以真意轉移之。據今提學官按臨地方，考試士子，必先校藝，校藝畢而賞罰行焉。士子知如是之爲榮辱，如是之足勸戒而已矣，彼其心志耳目已有定向，而吾始舉其行優行劣者，或一二人，或三五人，以示勸懲，終不過舉行故事，未見爲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之曰校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其誰能信之？矧當校藝之時，士即有行如桀跖者，倘其文在高等，便已視如拱璧，不忍釋手。萬不得已，薄罰示懲，亦不過舉行故事，未見爲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之曰校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其誰能信之？此真意所在有不能喻之於人，而人亦以文具應之者也。

合無自今以後，凡提學出巡，一到地方，即將所訪行優劣生員，公同提調等官多方參問，於闔學諸生舉其與公論符合，毫無可疑者，各量其善惡輕重，分別賞罰。務俾羣情快愜，的然可示勸懲，不得虛應故事，使人以爲口實。如是已畢，方另日考校文藝。蓋一先後之間，而意指輕重已昭然明示於人，人皆知朝廷之作養人才，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末，必且爭自濯磨，以求副於公論，似亦激勸鼓舞之一機也。如賞過行優生員，以文藝考居劣等者，免其降黜。罰過行劣生員，有年未弱冠、姑容肄業者，雖文字考居優等，不准補廩幫增。如是以低昂文行，則吾之真意可以明示於人，人庶幾不以文具應之也。

至於較文，亦自有敦本尚實之道，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未者。邇來士子雖皆以經書爲本業，而務明理淹貫者鮮矣。高者工藻繢，下者習剽竊，巧者務摘題，拙者專記誦。即有孳孳矻矻以窮年，佼佼錚錚稱雋才者，猶或家不蓄《史》、《鑑》，目不睹《性理》，而已裒然與計偕，預廷對。及問以他事，則茫不能知焉。直至登第後，始幡然有意學古，亦晚矣。臣等有慨於斯，欲稍於成法之內矯其故習。竊謂考童生者，除經書二藝外，必試以論。論必以《通鑑》、《性理》命題，使其知古人行事與爲學之法。此外仍默寫《小學》或《曲禮》一段，以責其蒙養。非俱能通曉者，不得取充。肄業生員，除二藝一論外，必加策一道，策必以時務發問。此外仍於朱熹《家禮》內命題一道，使默寫大意。非俱能通曉者。不得真高等。蓋禮爲立身之大閑，禮明則德性堅定，而忠孝節義胥從此出。若有於本經之外能默寫別經起止四條者，是其學爲有本，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亦與優敘。又或有條答時務可備採擇者，是其學爲有用，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尤宜亟與優敘。蓋國家設科取士，本欲得其實用，非徒取其空文。而五經在人，如飲食有五味，繪事有五色，聲律有五音，皆缺一不可者也。今士子各占一經，雖其專門之業，若能移其記誦時文者以誦讀別經，通曉大義，三年之內，不可卒業乎？即以資舉業之用，孰與誦時文爲多乎？乃士方吾伊佔畢之初，即以其一鼓之氣而敝之於章句，殫其平生之力而僅爲一日芻狗之用，唇腐齒脫，終於面牆，亦可惜也。

矧今文體已正，無雕刻組繪之勞，若以專治本經，諉曰未遑，臣等不信矣。故士專一經，則學有餘力，而記誦時文日多；兼誦別經，則不遑他及，而記誦時文者自少。此不但廣聞見，亦可正士習焉。故臣等欲懸徙木之賞，以誘其進，惟不爲一切之法，以强人之所不能也。科舉而試之五策也，蓋設之以事，使謀而行之，欲其通當世之務也。乃今中式者，第主經書義，五策疣贅耳。時務一策，以居最後，則又疣贅中之疣贅矣。如是，亦奚以策爲？竊意場屋欲得真材，必首發時務策三問。如有言中肯綮，通達世務，或博極羣書，淹貫六籍者，即一二場不甚優異，亦與中式。此所謂尚實敦本之道也。夫論行既如彼，而校藝又如此，則考校科場不出乎祖宗成法之外，而可以得真材，爲國家效實用矣。伏乞聖裁。

五曰議歲貢以儲教職。夫貢士之除授教職者，十常八九。蓋朝廷既專藉此途以修明學政、長養人材，則其所關繫亦重矣。乃今既輕而與之，又輕而棄之，使師道不立，人才鮮育，此不可不爲深計也。查歷年歲貢生員，除願就教職者移咨吏部聽選外，餘該分送兩京國子監肄業。乃諸生俱自以年老爲詞，不願入監，紛紛告擾不已。及驗其年貌，果已衰頹，考其學業，委多荒廢者。夫以旦暮之人而强之鼓篋，以待用於十年之後，則不近人情也甚矣。於荒廢之餘而使爲師模，以望其作人之功，則不堪適用也審矣。知其不堪而猶復以是官畀之，使師道不立而人才無所成就，教化日以陵夷者，孰執其咎？此不可不變而通之也。查得萬曆五年，該大學士張居正題准生員考貢，一正五陪，從優選取。一時起貢到部者，多年富力强，文理成章之士。乃人情不安，而行之未久，旋復報罷，則廢棄者衆而仁厚之意鮮也。臣等就中斟酌，竊惟國家之養士以厚，故於其出身之路宜稍從寬；朝廷之用人以才，故於其任職之時當更加慎。今既題復舊例，取食廩年深者一貢一陪，固已寬矣。若復於考貢之時，不論其文理通否、年齒老少，一概起送赴部，則非國家用人之意也。

合無行令各省直提學官，凡遇該貢年分，預行各提調官，將起送應貢生員各進學補廩年月，除造册外，仍明開卷面，用印鈐蓋，類集會城，嚴加考試。凡文理不通者，徑給與儒官劄付，優免終身。其文理未荒而年齒衰邁，及廢疾不堪任職者，止准以貢士出身，行令有司照常禮待。其當年起貢公費，亦准盡數給與，但不給公據赴部。各省由布政司總造一册，兩直隸由各府造册，類申本部，與題訓導職銜。咨過吏部，各給劄付致仕。其貢缺，不必再補。如臨當考貢之時，正貢遇有事故不及預考者，即以陪貢爲正，品校如前。其到部廷試文理不通者，亦准照前例，與題訓導職銜致仕，不必更發學肄業，再行起送，以滋煩擾。如就中有博古通今、奇才異能之士，翰林院題准送過本部，轉送吏部，再加考驗得實，即除兩京國子監相應職任，以示鼓舞。按國朝廷試舊規，止經書義各一篇，判一道，即有異才，無從見之。合無照廷試教職例，加策論二道。而廷試之日，宜申明舊規，敕下巡視御史及錦衣衛巡綽官校嚴加防範。凡文卷未畢，兩掖門不許容人往來，以絶奸弊。夫人皆有所成就，則國家養士，常不失仁厚之意，官不至於倖冒，則朝廷用人，又特極遴選之公。似與人情相安，而法行可久也。伏乞聖裁。

六曰明職掌以督提調。竊聞循良之政，教養爲先，故曰守令者，民之師率也。今之守令，率視作人爲末務，漫不講求者比比矣。上焉者考取門生，以植日後之恩私。苟且者到任下學，緘口聽講，一次而已，通學諸生，勤惰任其升沉，善惡任其行止，風化任其陵夷，紀綱任其頹壞，安所貴提調之責哉！而兩院不以此爲舉劾，提學不以此問修廢，無怪乎學政頹敝而風化日流一至此極也。臣等嘗莊誦太祖高皇帝聖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則閭閻可以爲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墮於小人。」又查得洪武九年，有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吏部據本州考語奏本官長於督運，高皇帝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循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任職者？宜黜降之，使有所懲。」蓋國家之重教化，不但於《諸司職掌》開載甚明，乃聖謨洋洋，昭如日星，固臣子之所宜奉爲章程者也。奈何獨役役於簿書期會，而於所謂風俗人心之大，反弁髦視之耶？臣等請申飭府州縣掌印正官，凡提調諸生，宜設置善、惡、勤、惰簿四扇，除訪察十過有無已紀於善惡二簿外，朔望下學之日，將國朝制書、四禮儀節曾刊布學宫者，舉以問難，諸生驗其勤惰，以行賞罰，且因而分別登記。待歲終之日，類申提學衙門，拔其註勤獨多者，再加獎賞。累惰不悛者，候按臨之日，另行開報。其文課則聽從諸生取便立會。有司惟據其會所若干，編爲名號，不時取閱會文，拔其有進者，量與作興，因以正其文體，使合頒降程式，不得更爲險僻奇怪，以壞士習。

至如文廟學宫，不宜污穢傾圮；簠簋几案，不宜塵垢損缺。先賢祠塚，不宜樵採荒廢；道釋庵院，不宜私創增修。《教民榜文》宜舉其節要，以揭示於通衢；聖諭六言，宜設爲木鐸，以日徇於道路。鄉飲酒禮，本貴德而尚齒也，不宜虚應故事，且濫及罷閒有過之人；旌表節義，本微顯而闡幽也，不宜久爲沉抑，且略於寒賤孤微之輩。社學宜隨在布設，教讀宜加意遴選。申明旌善之亭，不

宜以年少者爲老人，下流者爲有德；名宦、鄉賢之祠，不宜以爵位而掩公評，因子孫而及祖父。山谷有懷才隱逸之人，宜加禮遇；先賢有衰微不振之裔，宜與卹録。服舍違式、婚喪踰制者，宜一裁正；左道惑人、淫詞亂經者，宜一禁止。俗尚奢靡，宜矯之以趨於儉朴；風會澆漓，宜挽之以歸於淳厚。諸如此類，皆關繫世道隆汙，民生休戚。其得之而釀爲福也，如日之加長，而人不見也。其失之而鍾爲亂也，如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及其勢之已成，機之已會，則或爲太山之安，或爲累卵之危，蓋皆有漸以致之。而人乃聽之以爲迂，視之以爲緩，詎非以目前之事爲吾事，而他日之利害吾可不預其責乎？夫帝王之治天下也，不過治、教、養三事。臣子行君令而致之民，承流宣化，顧可舉此廢彼，以爲盡職哉！合無行令撫按提學官，將前項事件著爲條格，嚴行所屬有司加意修舉。即以治、教、養三事及操守一節分爲四項，以注屬官考語，雖有別項政蹟，不得一概薦舉。伏乞聖裁。

七曰重提學以便責成。夫提調學校之官，乃一方風化所繫。今之提學所自任者，第校文一事而已矣，豈凡一切風俗紀綱、禮樂教化之務，俱非所當身承者乎？所謂稱職者，亦不過校文不爽、考試無私而已矣，豈凡敕書、《臥碑》及近年之所申飭者，俱非所當究心者乎？先朝提學山東薛瑄、南畿陳選、江西邵寶諸臣，率能身先德化，訓迪生儒，一省翕然向風，當時號稱得人。今士不興行，化不及民，未必皆士之罪也。請自今會推提學，務求文行兼優之士、卓然可爲師表者，不許浮慕文名，一概推用。其提學職任，除校士一節已備陳前款，至於學政風化，凡係于提調職掌者，宜遵照前項款目，於校士事畢，將提調各官一一考察，要見某項曾否舉行，某項是否合式。有廢墜，則與議修復；有差違，則與之裁正。某留意教化，雅稱賢能；某怠廢職業，應該議處。各開註賢否，俟巡歷一府已週，則類送撫按；一省已週，及陞轉離任，則開送吏部。朝覲之年，則揭送吏部、都察院，以備考察。其餘俱遵照敕書，便宜行事，以稱風紀之任。斯提調各官知所警畏，而不視教化爲末務矣。

蓋提學之督課有司者當如此，至於教官，其文藝雖不必皆賢於弟子，若以身範物，先矯輕傲惰，主持清議，彰善癉惡，則人皆可勉而能也。今宜以所能者求之，論其行誼之優劣、職業之勤惰、舉報之公私、才力之長短。蓋儒官禄雖薄，而其所與者皆天下之英才，其胸襟宜富；位雖卑，而其所膺者乃師模之重任，其體貌宜莊。若其濡足於有司之門，輕身於富民之家，逞私忿而謾罵諸生，修小嫌而傲忤僚友。或放子錢以求息，或耽麴蘗而忘反，斯皆有累大德，不堪型範，宜即遵照敕書挙送按察司問革，輕者戒飭。此所以考驗其德行者也。以職業言之，宜專責訓導。訓導於本齋諸生，耳濡目染，其賢否易知也。人數不多，其提撕易遍也。提學官履任之初，宜預行各學訓導，將本齋諸生除肄習舉業外，其限定國朝制書及《家禮》、儀節内，各立程限，督令諸生一一講習，而掌教總率之。候案臨下學之日，分齋掣籤，聽其講貫。中間有以勤蒙賞者，查係某齋獨多，即將本齋訓導一併行賞。以惰受罰者，查係某齋獨多，亦將本齋訓導面加詰問。掌印教官則總論分數多寡，獎戒如前。此所以考驗其勤惰者。近年提學凡考校生員行誼者，率不由教官舉報，則以其徇情好惡而毀譽失真也。

臣等竊以爲欲考教官賢否者，正在於此，顧獨可因噎而廢食哉？今後提學官，遇將案臨之日，宜先令訓導各開註本齋生員孰爲行劣，務要指據實跡，不得含糊漫應。掌教官再加評騭，密封類送。如各官所開與其所訪者，或此夷彼跖，一可一否，以參問闔學生員，必有歸一之論，則各官之有無徇情、是否毀譽，固亦不得而掩也，而賢否據此可知矣。如於鄉飲酒禮、鄉賢名宦及節義旌表之類舉報不公，致干物議者，亦查其有無他故，分別不謹、不及，與註劣考，此所以考驗公私者也。至於閭巷小民，與儒學教官雖無統理之責，亦宜協贊有司，分行教化。如縣學訓導二人，則一任治城之東，自某里以至某里；一任治城之西，自某里以至某里。每月巡行一次，其間社學師生則驗其肄業之當否，民間鄉約則驗其舉行之得失，而與之講説校正。此不但職分之當然，亦可以觀其才幹之優劣。蓋提學之督課教官者當如此。夫有司、教職俱能分理於下，而提督憲臣又能總率於上，猶曰學政不舉而教化不行者，無是理也。伏乞聖裁。

温純《温恭毅集》卷四《薦舉教職官員疏》 臣奉命撫浙，竊謂學校乃人材所自出之地，每於教職，悉心諮訪，謹舉其賢者，爲皇上陳之。臣訪得崇德縣儒學教諭劉良春，文章本原理窟，標格迥出風塵，淬礪益堅，清華可待。雲和學儒學訓導魏而煥，漱百家之芳潤，學重身心，端諸子之楷模，士有矜式。東陽縣儒學教論陸衆，學本家傳，行宜師表，尚負凌雲之志，不徒振鐸有聲。蕭山縣儒學教諭應楠，造詣宏深，辭章典麗，無忝型範之名，綽有剸裁之用。臨安縣儒學教諭沈大綬，儀度春容，文學淹洽，立教雅敦行誼，摛辭夙擅才名。象山縣儒學教諭王胤鱗，青年有養，博學能文，三戰未酬素心，萬里終當遠到。湖州府儒學教授龍德謙，志不移於蹶挫，才日裕於困衡，署邑廉平，爲文雅淡。上虞縣儒學教諭

程克昌，行無粉飾，學有師承，迪人宛飭蕞綿，署邑即優製錦。嘉興縣儒學教諭司馬暐，端凝器度，峻潔操持，文稱甲第之遺，學慰儒林之望。海鹽縣儒學教諭周思文，學問素優，行誼亦飭，功課無分寒暑，猷爲可辨錯紛。壽昌縣儒學教諭李世芳，練達之才，清介之志，久設科而士服，再署邑而民懷。海寧縣儒學教諭張繼哲，强年雅度，潔志貞操，學聞味道之傳，才裕長民之寄。餘姚縣儒學訓導謝思謙，年青姿雅，才敏行端，署邑裹糧以行，分教一氊自守。武康縣儒學訓導孫夢熊，温醇器度，雅飭操持，已高文學之科，更優政事之具。平湖縣儒學訓導王啓疆，學紹家傳，爲文綽有古意，才通世務，立志迥異庸流。

以上諸臣，雖科貢異途，均爲教職之良，俱堪六館有司之任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良春等量陞六館，龍德謙等量陞有司，庶人材益勸，而學政有裨矣。

《明世宗實録》卷三六二《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丁丑〕禮部覆給事中楊允繩言：「今提督學校之官，狃于詞華而略於本實，是以學術不正，人才不古。宜慎選其人，使各砥礪名節，分別勸懲，以稱朝廷建學之意。有隳狥私者罪之。」上曰：「提學官士子表率，自今宜慎選行誼端方者爲之，不得徒尚文藝，循資濫推。」

婁堅《學古緒言》卷二一《上督學王御史書》　堅聞之：士之貴於天下，爲能修其身以效之當世也。其身之修矣，而人不我知，功利不及於人，此爲世負士。若夫進而苟以榮其身，退而無以追其責，此爲士負天下。故士與其負在我，寧負在人。

昔周之衰，王迹熄而霸圖興，然而列國之臣，若齊管、晏，晉趙武、叔向，魯季孫行父，衛遽、鄭僑之倫，所以告於其君，應對於四鄰諸侯而行之於其國者，猶依倣先王之禮法，雖至於戰陣之際，猶能不以逞志而黷武，蓋傳不絶書焉。及秦霸西戎，楚霸荆蠻，遂以蕩然，無復顧忌。戰國之季，士之言仁義，尊孔氏，不苟以求用。退而著書，傳之其徒，以有聞於後世，孟荀氏而已耳。所不爲揣摩捭闔，没没於榮利者，幾何人哉？顧二子之書，亦自不同。孟子稱堯舜，而舉世以爲闊遠。荀卿言法後王，而秦以郡縣天下，至於今不可改也。蓋孟子見其本原，而荀卿審於事勢，所從言之異耳，實非有不同也。由漢迄今，所施設迭變，而要有不得變者，人品之光明卓犖也。故賢者之用於世，雖學術有醇疵，才器有大小，皆不失爲君子。據其議論，以考其行事，而鮮有不合。其上幾於中行，而次亦得與於狂狷也。自士習浸淫於鄉願，而孔光、張禹以柔佞移漢祚，鄙夫之無所不至，其禍豈減於亂臣賊子哉！蓋至於宋，而儒學日益盛，其徒固曰相與講明聖人之道也，而元祐、紹聖間，洛蜀朔黨相詆訾若仇讐者，皆一時之名賢，卒於小人伺其釁以肆其螫毒，而宋遂以不振，可勝歎哉！

今者天下理安，士氣矜奮，固宜無孔張之鄙，而矜奮之極，容或以鄉願之似而伏抵巇之機，腹中之鱗甲，紙上之戈矛，亦足慮也。所以折其萌而息其争，在正學者之趨而已。所以正其趨，在辨其孰狂孰狷，孰爲鄉願而已。所以能知其人，在知言而已。今天下之言，詖淫邪遁爲不少矣，士之已登用者，其言見於條奏之疏，而甫求進者，其言見於應舉之文。此一人也，今日之詞場人士方不勝其效尤，而他日之奏疏，天下又不勝其指摘，則其故可知也。是在考文章者而已矣。

夫今之經義，蓋倣古明經之遺也。然已一稟於制，非復昔之各有師承矣，則但求無戾於經可也，繡其鞶悦何爲哉？況更與之戾哉？夫襞積故實爲有學，琱繢語句爲精新，昔人謂是文章之病也。而今且務以此相高，其文率三年而一變，又每變而人自爲言，俄而翕然宗之，未幾而又羣去之，曾不若詞賦之傳遠也，而況可擬於經世之學哉！且言而當，固無數變之理也。理不可易，而强爲枝蔓以求售，勢不至於盡拂其經不止也。祖宗朝初場題止五道，蓋不欲士之專於經義而徒以耗磨其日力也，其意遠矣。近世之號爲能文章者，以空虚無實之學而爲訛舛勦説之詞，古今之變，得失之林，遠近之所習見習聞，未有考也，不過以僥倖主司之見收耳。而主司者亦未免誤以爲才而收之，此徒悦乎言之有異，而不責其悖於聖人之經也。文既如是，則其心術行誼可知矣。讀其文而輕儇纖靡者也，則知其人必薄以浮；讀其文而恢詭譎怪者也，則知其人必僻以悍。如此人者，而一日得志於天下，其施於政事何如哉？一倡羣和，囂囂然咸自以爲豪傑之徒，迂孟子之闊遠而不循其經，稱荀卿之達變而未知其術，不爲狂，不爲狷，敢於爲機變而無所用耻，尊其名而卑其實，弱其中而張其外，不知天下其何賴於若人哉！獎而進之在主司，爲眩於其文，無負士也；擢而用之在朝廷，爲循乎其資，無負士也。士雖有薄富貴，志功名者，而平生所學，固未必可用也，用之而靡效，曷足怪哉？則無乃士之負天下，亦所以造就之、甄别之者或有未盡歟！

是故求治必先於得人，知人必先於知言。言之邪正，顧所樹之標，所拔其尤何如耳。養之以學校，考之於文章，試之以政事，所以分别士類之才不才而進退

之，責顧不並重歟！執事者亦嘗以黌舍之學術、朝野之政俗，合於今日之文章而觀之乎？負在上乎？抑在士乎？得無有兩失其當而徒使世道受其敝者歟？孟子所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有可以亟爲之計否歟？堅也雖衰且昏塞，自分終無所效於當世，而猶思所以教育其子弟，竊願有聞焉。

舊所爲較刻《四書集注序》一篇，謹繕寫塵覽，亦足以概見寧身受其負而不欲負天下者，蓋如此。

冒昧干瀆尊嚴，不勝惶悚之至。

《明世宗實錄》卷一三九《嘉靖十一年六月》 庚寅，禮部奏：「今天下歲貢，廷試不中式者五十九卷。近本部遵奉詔書議處生徒，內開：廷試有不中生員一名以上，提學官提問；五名以上，提學官降用。隨奉聖旨，令巡按御史會同提學及布按二司官從公考選起貢。此例定自嘉靖十年，各提學官奉行當自十一年始。今所考黜生員，惟當按應十一年貢者爲各提學官罪。御史既與二司官會同考試，亦宜分受其罰。以後事宜，更聽臣等從長議處。」得旨：「歲貢廷試不中五名以上，各提學官俱照見行事例降一級別用。未盡事宜，其更議處以聞。」於是禮部復言：「提學官貢士既不得專委，則罪譴必宜分任。況一名以上提問，五名以上降級，似乎立例太嚴。臣恐提學官畏罪，必至有不敢起貢之處，偏方下邑，遂至無人，學校之政廢而教化之原塞，非議之得也。今各處按察司、提學官應降級者，咨送吏部。應逮治者，及南北直隸提學、遼東帶考各御史，俱參送都察院。並斷自十一年始，一遵明例示戒。夫考退之罰，提學官既以專職獨坐，則考選之事，亦須專任責成。請自今止令提學官遵奉敕諭，悉心從事。其歲貢照例先食糧年深者取考，果有不堪，方以其次考充。御史及二司各官毋得侵越，庶責任既專，可以自效。既被譴罰，當亦無詞。其廷試不中生員，故事有願告冠帶衣巾終身者聽，宜與准給，以弘朝廷始終作養之恩。其邊遠地方本與中土不同，是以累朝有免考送監之例，有從便舉貢之例，有選取身材、不限文字之例。今若一例發回，艱苦特甚。如雲貴、川廣、西北邊，或稍寬以覆試之條，以無失祖宗曲成人材之意。」上曰：「歲貢會選事宜，俱係祖宗舊制，已有明旨。巡按及二司官雖係會考，而提學官職專提調，貢非其人，責實難辭。五名以上降級，遵前旨行。三名以上提問。俱自十一年爲始。南北直隸提學並遼東帶考御史，令兩京都察院逮問。黜退生員原無覆考事例，願告冠帶並衣巾者聽之。」已，以生員被黜五名以上，降提學官湖廣副使崔桐、四川副使張鯤、河南副使敖英、陝西僉事王邦瑞各一級。

《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五《嘉靖十五年三月》 〔辛酉〕是時歲貢例嚴，自嘉靖十一年始至十四年，天下郡邑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言：「國初建學設貢，本以興起斯文，故寬立條格，開其進取之路。今新例既嚴，提學官畏避降罰，於各府州縣學該貢年分，多不起貢。且偏方下邑，既鮮科目，又無歲貢，其勢必至頹廢學校，盡散生徒，非祖宗立法意也。況考選雖名會同，權寔專于御史。及廷考不中，顧乃獨罪學官，不特情理未協，而於先年設官專督學政初意，亦已大繆。臣請查復累朝學校起貢舊例，行令各提學官，自後惟於食糧年深者起送二人考選，正貢不堪，許以陪貢考充。不必會同巡按二司官，亦不許概學通考，以啓貪緣幸進之路。其赴京廷試不中，准令回學肄業。再試不中，照例充吏。止罰治提調官、教官，提學官不必降級。其一應提督學校事宜，並遵成憲並見奉敕書行事。仍通行各提學官，將十一年後缺貢地方依例考補起貢。庶事體歸一，易於遵守，而人才亦各得其所矣。」得旨允行。

《明世宗實錄》卷二一八《嘉靖十七年十一月》 〔辛卯〕冬至，大祀天於圜丘。禮成，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詔曰：【略】

一、天下歲貢生員，自嘉靖十八年爲始，至二十一年止，順天、應天府學加貢六名，在外府學加四名，州學三名，縣學、衛學二名。

《禮部志稿》卷二三《歲貢・凡歲貢額數》 洪武十六年，奏準：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

二十一年，令歲貢府學一年、州學二年、縣學三年各貢一人。必性資純厚、學業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

二十五年，令歲貢府學一年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

永樂八年，令凡州縣戶不及五里者，州一年、縣二年各貢一人。

十九年，令歲貢照洪武二十一年例。

宣德二年，令貴州府學照縣學例，三年一貢。

七年，令歲貢照洪武二十五年例。

八年，令天下州不及二十里者歲貢一人。

正統六年，令府學一年貢一人，州學三年貢二人，縣學二年貢一人。遂爲定例。

成化二年，奏準：衛學照縣學例，二年貢一人。

四年，令凡京學二年貢三人，軍民指揮使司衛學照府學例，軍民生相間，一年貢一人。都司及土官學照州學例，三年貢二人。

弘治十三年，奏準：自十四年爲始，各處州學俱四年三貢。其雲南、四川、貴州等處，除軍民指揮使司儒學軍民相間一年一貢，其餘土官及都司學，各照先年奏準事例，三年二貢。

十四年，奏準：萬全都司照府學例，一年一貢。其餘都司所屬衛分少者，不許濫比。

正德三年，奏準：大寧都司學一年一貢。

十一年，題準：遼東都司學，設優等、次等生員各四十名，每年考送一人充貢。

十二年，奏準：陝西都司學一年一貢。

十三年，奏準：廣寧等五衛儒學生員，照州學事例考貢。

嘉靖二年，令順天府學每年起送二名充貢。應天府同。

又奏準：貴州宣撫司儒學生員一年一貢。

十七年，題：承天府學每二年貢三名，單年二名，雙年一名。

《明世宗實録》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 辛丑，以册立禮成，告謝太廟，命文武大臣郭勳等分捧列聖神主。文武群臣上表稱賀。頒詔天下。詔曰：【略】

一、各處府州縣儒學廩膳生員，有年五十以上並停廩年久、不願進取復學者，並與冠帶榮身。

《明世宗實録》卷二五四《嘉靖二十年十月》 〔丙寅〕吏科左給事中李泰條奏用人六事：

一、重師儒。凡就教生員，揀取年力精壯。其老疾者授之散官。係考查調用並科罰降級者，不許改教。【略】

一、究代替。諸司歷事監生並辦事官吏，俱令親歷政務。有代役者，監生送問如律。官吏承差照例問革。

疏下吏部覆，如其言。得旨：「俱依擬從實舉行。」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五《定貢法疏》 謹奏爲定貢法以振士習、以光聖治事：竊惟國家用人，其途雖廣，然出於科貢者常什之八九。科試以拔才雋，歲貢以恤困滯。祖宗立法，至詳且善矣，然法久而玩，寖失初意。臣忝修史職，每遇考試歲貢生，得與閱卷，往往見其空疏腐俗，辭氣索然。雖考列上等者，亦僅舍短取長，殊未有明博純雅之文可上陳聖覽者也。此等即與附選，則今日各有師儒之任。如仍入監，則他日各有民社之寄。夫衰白之士，久蹲場屋，其英姿銳氣磨礲都盡，日暮途遠，志無所希，而欲寄以民社、任之師儒，其不倒行而逆施者鮮矣。況今名儒碩輔，莫不起身庠校，而使此輩爲之模範，且承順唯諾，若子弟之事父兄，能無汗顏而内慙矣乎？

往者選貢之法行，天下應貢之士一時號爲得人。然衰白困蹶者莫不飲泣咨嗟，自傷以數十年積累之艱而終於槁項黄馘，無復一命之望。臣時又聞提學官畏避罪譴，或不拘廩增，拔以充貢，此又非祖宗之意矣。夫才雋之士，豈不能自奮於科第？而復使與困滯者競驅於途，則胡不盡舉而廢之，而獨行科試之制？其不然明矣。陛下推仁盡下，使一如舊章，而又行補貢之令，使困滯者咸得以自紓，海内無向隅之泣，德至厚也。

臣愚以爲科貢之途固宜並進，而天下學校所以序爲先後以充貢者，其法恐未爲盡得也。何則？今之所謂廩膳生員者，定於提學官之一考而已。既與食糧之次，則他日充貢一以爲先後，其十餘年之間，凡遇考試，文理非甚庸繆，輒免於停降罷黜。苟不至於停降罷黜，則遂私相慶以爲幸，而進取之心日消靡矣。此應貢者所以多庸才，而年少敏特者不能無扼腕仄目於後也。竊惟國家建學育材，著爲定式，每府學廩生四十名，州三十，縣二十。至於一與食糧之次，則他日必以充貢，恐非立法之初意也。士有志者常少，無志者常多，彼其所成就，自謂可以無咎無譽，以苟延歲月而徼一命之榮，猶欲其激發奮勵以從事於學問，不亦難乎！臣愚欲稍更定其法：使廩膳有一定之額而無一定之人，貢者雖以年資爲後先，而實以才否爲遲速。敕行天下提學官，俱以嘉靖二十二年爲始，嚴加考試。各學生員，每府以四十人爲優等，不拘廩、增、附，皆得與食糧之數。州則三十，縣二十。其數既定，中間雖有中式、丁憂、事故等項，不復替補。存其糧於所在，以給諸生之貧而無告者焉。至次年再考，亦如之。以至於三考、四考、五六考，亦如之。其有初考與四十人之列，而再考居下，則不復與之糧。再考居下而三考復與四十人之列，則其糧又復與之。其每考居四十人之列者，則常食其糧，不待言矣。予奪一程其能，故不才者無憾於失；選補不泥於格，故才者益勵其業。考案一定，無復頂補申請之煩，而學之官吏亦不得挾此以媒利矣。

然偏方狹境，生員之食廩者未必一如原定之額，或不及數，或半之，甚者不

及其半，則又當何如？夫食糧實補之數，各學俱有定籍。今須一以嘉靖二十年爲準，府學生實補之數，原三十人者，今止以三十人爲優等；二十五人者，亦止以二十五人爲優等。至於州縣，俱可類推矣。

至於應貢之日，則提學官不必再試，但計其食糧歲月多者，即行起送赴京。或食糧歲月多寡同者，不拘二人或四五人，府州縣通行送提學官再試，擇其更優者一人充之。夫既以食糧歲月多者爲貢，則必每考皆優等之士。貢者既皆每考優等之士，則豈復有庸才得厠其間，以玷國家爵命之榮如今日者哉？

或者以爲此法未可即行，臣請先以食糧之法行之。目前起貢者，姑循其舊限，以五六年後舊食糧者稍稍起貢，然後行此，亦自有漸而民不驚矣。

如蒙俞允，乞敕該部詳議可否。或中間未盡事宜，一併斟酌具奏，賜之施行，庶使才雋之士進有所奮而無逡巡歲月之念，退得所師而無汗顏模範之人，其於陛下聖明之治，或可少裨萬一。天下幸甚，臣亦不勝幸甚。

原係定貢法以振士習，以光聖治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竊惟天下之治繫才，才繫學，學繫教，自昔隆之矣。我國家贊序星布，儁乂雲興，治化昭明，炳焉與黃虞並茂，則教然哉！職不學，上采銓臣言，被以豸繡，賜之璽書，命督爾八閩學事，豈不甚幸甚者與！乃職之拜命也，則悚容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上任使，不用者亦不失爲文儒，則何用懼？萬一上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不能教誨之罪，職奚請而釋焉？用是上繹皇綸，下程聖訓，遠采昔典，近稽物情，作《閩學約言》，總約八篇，分約叅拾柒條。夫約之爲言誡也，又言省也。士不可縱，則誡之，又不可以腐詞碎語亂其耳目，則省之，是故稱約焉。既約之矣，其或有不遵吾約者，則憲章炳炳在也。學官弟子及二三大夫，其亦思所以共守之，慎念哉！慎念哉！

文到，（至）（亟）下所屬，毋忽。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再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職惟拜命以來，未嘗一日釋念於二三子，亦以二三子有歧予之心焉，將以旦夕戒輿上塗，巡行郡邑，以宣教事。顧念世僞日滋，人性易淆，不嚴制而大爲之防，則不才者得闚竊以揜其陋，而才者反無以自見其美。夫試者將使才而美者用勸，不才而陋者用懲也。今或使才不才混，而勸懲之道微，則安用試？故今所爲試規者至嚴，然惟求無負於二三子，非有他也。文到，有司亟下之學官，學官亟以日教諸生，而滌慮以候焉。夫法之行也，如金如石，如江如河，敢爾布告，惟百執事，實共圖之。

《明世宗實録》卷五四〇《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 （丙寅）更定歲貢法，令天下督學官每歲嚴加考校。如正貢考不稱，則起次貢。次貢復不稱，則起次貢以下者。必得其人乃已。廷試歲貢，如一省發回五人以上，提學官降級別用。

《明世宗實録》卷五六三《嘉靖四十五年十月》 甲申，禮部言：「近者言官以貢途日輕，欲稍更舊法。在御史龐尚鵬，則請各郡國廩膳生員，即以歲考前列處之，就中叙其年月久近充貢。在給事中張鹵，則請當貢期，每學起送，止陪貢四人，提學官遴選二人。二臣言雖不同，意實相濟。宜就中酌爲定規。今後提學官考試，當先嚴補廩之法，考居下等者，照例停降黜退。每遇貢期，取年次在前者四人，拔其尤。若皆不稱，則以次復起四人，必得人乃已。其至京廷試，限以五月、十月，令翰林院詳加考校。而懷挾代試等弊，命御史糾察之。本部驗其年力，分送兩京國學肄業，吏部以次叙用。如才識超卓不群，待以優禮。」從之。

《明世宗實録》卷五五九《嘉靖四十五年六月》 辛酉，禮部奏：「國家内設大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外設儒學，以作養民間之俊秀。二百年來，名世多從此出。邇者國子監學舍傾圮，生徒止二百人，又四方讀書綴文之士争務剽竊，以圖捷徑，於是教化學術悉爲虚文，而朝廷不得真才之用。故給事中張士純、周世選、御史張士佩前後論列，皆及於此。然大要不越數端，如請敕工部修理監舍，請徵下第舉人及歲貢年未五十者入監，舉人毋得概就刷歷，歲貢不必專泥正歷，而援例一途則似財用稍充，即議停止。此大學所當議處者也。一榜舉人，年四十以上者，俱銓授教職，不妨會試。其有異等者，一體行取。各提學官必身先化導，以德行督課諸生，毋專事文藝。此儒學所當議處者也。至於文體敝壞，内而兩都，外而列郡，靡然同風，其弊皆由書肆刊文盛行，便於採摘。請悉按天下私鬻冗書無當實用者一切鏟毀。

時吏部亦覆世選議處教職一事，請自今提學員缺，必慎選文行兼優者以充，仍限六年教成，方議超擢。歲貢衰耄，不得收選。有司不職者，不得更改文學官。俱報可。

《明穆宗實録》卷六《隆慶元年三月》 （乙亥）御史王得春條奏四事：【略】

一、慎貢選。謂近奉詔令，用人毋拘三途，誠爲美意。但歲貢中沉淪日久，壯志已衰，似難責其策勵。宜查復選貢例，與正貢並行。又宜慎選提

學，無采虛名。其取士不當者，即加顯黜。

禮部覆奏，從之。

《明穆宗實録》卷一六《隆慶二年正月》〔辛亥〕直隸巡按御史顧廷對條陳六事：

一、酌銓除。言州縣正官於民最親近，以歲貢選除者，率多昏耄闒茸，旋以不職罷去。宜於大選時，揀其才力尚壯、可任州縣者，更以文藝參之，則選授不濫。

一、嚴巡督之限。董學三年，限以歲考二次。仍敕各巡按御史驗其考之疏數，以别勤惰。

一、重陞任之規。提學員缺，則于翰林資深臺省望重者生陞授，俟董學有成，擢以京秩。

一、寬教職之途。見任教官有學形者，宜量陞兩京國子監學正等。

一、兼本實之尚。進退人才，固當以文爲主，尤當以行相參。宜廣尋博訪，擇其無良者，即按實黜革。

一、酌歲貢之法。不專論食糧淺深，尤以科舉次數及考卷優劣參酌去取。

下吏禮二部看詳。得旨：「提學官專敕迪士，繫一方風化，視他職爲重。邇年各官不通行巡歷歲考，偷惰廢職，又營求進表應朝，甚失事體。今後宜令巡按御史劾奏。陸時雍等准調。餘依擬。」

《明穆宗實録》卷一七《隆慶二年二月》〔壬寅〕禮部覆提學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風五事：一廣恩貢以實國學，二申《臥碑》事例以整澆風，三久任教職以收成效，四責成有司以懲玩愒，五試題須善惡並陳以革剽竊之習。得旨：「開貢本爲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毋濫。如廷試之日發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明穆宗實録》卷二一《隆慶二年六月》己卯朔，吏部覆給事中鄭大經奏：

一、廣銓除。言邇增制額，凡爲守令計，宜多選州縣。其歲貢一途，類多衰老，止以佐貳等職授之。

從之。

《明穆宗實録》卷四三《隆慶四年三月》〔庚午〕禮科給事中胡價言：「督學憲臣聚徒講學，本爲儒者之事。乃其徒遂緣是而詭辭，飾貌以獵進取，至有一語相合，以爲曾唯而優之廩餼，一見如愚，以爲顔子而貢之大廷者，徒以長競進之風，而其中實無所得也。夫孔孟聚徒，彼其時固未有賞罰予奪之柄也。操賞罰予奪之柄而立爲門户，破其藩籬，豈持憲執法之體哉！」部覆，請如價言，戒諭督學憲臣，務敦崇實行，毋倡爲浮説，以滋奸僞。從之。

《明穆宗實録》卷五七《隆慶五年五月》〔戊辰〕禮部覆山西道御史陳文焕奏：「近來督學諸臣校士，祇尚文藝而不察行檢。又或假講學以躐虚聲，庇非類以爲長厚，以故士習益壞。請嚴飭天下督學官，務遵《臥碑》、敕諭，加意整飭。凡校士之時，必兼詢德行，不得倡爲講學之名，以長奔競之習。」上是之。

《明神宗實録》卷八《隆慶六年十二月》〔甲戌〕候選訓導侯貴疏言學較六事：【略】

一定學制。謂學較祖宗所慎重。今教官徒取充位，不獲實用。或聚之書院，倡爲講學，有類該禪。名爲主静，無異入定。聖如孔子，猶曰博學于文。賢如顔子，猶曰博我以文。今則以六經爲糟粕，謂「不立文字，直可超悟。聖賢千言萬語，皆從心上説來。中和位育之功，皆自心上做出」。今謂心亦不用，曰「不思善，不思惡，但看本來面目」，曰「六經注我，非我注六經」。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及徐觀其所以，則又人所深恥而不爲者。分門主黨，自謂聖學，而以舉業爲俗學。夫舉業所學，亦聖賢之義理也。以其既資出身，旋即棄之，人自俗耳，于學何尤？又學較之政，人各一法，東西莫適。宜取各處提學教條，命禮部折衷，令可永爲遵守。提學歲考，數年不及一週，科場迫近，但務截考，不如以其權分委之各府，而總攝於提學，聽其參究焉。

《禮部志稿》卷一三《歲貢・凡三氏歲貢》成化元年，令三氏學三年貢一人，提學官考試起送。

正德四年，令三氏學每三年貢孔氏子孫一人，至第四次方貢顔孟子孫一人。仍行提學官考選曾經科舉者，不許將年老無學之人一概入選收用。

嘉靖六年，令三氏子孫照州學例，設廩增三十名，以廩膳名次起貢。

《禮部志稿》卷一三《歲貢・凡期限》洪武十六年，奏準：天下歲貢生員，俱限正月至京。

十八年，令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永樂三年，令歲貢直隸、浙江、河南限正月到部，山東、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限二月，四川、廣東、廣西三月。

成化十七年，令提學官考過該貢生員，務遵永樂初年欽定限期赴部考試。如有過限三個月之上者，壓考一次。一年之上者，照例問罪。託故在家三年之上者，雖有堪據文憑，亦不準收。

萬曆二年，題準：提學官每歲預將次年應貢生員通行考定，給領硃卷起文。通限次年三月十五日以前到部。禮部題請，於四月內定期廷試。試畢，願就教者，禮部考送，吏部覆請於六月內廷試。如貢生三月內不到者，俱壓次年候考。罷去試以復初制。先年春月廷試，未到者於秋月補試，至是革。

《明神宗實錄》卷三八《萬曆三年五月》〔庚子〕大學士張居正等題：「養士之本，在於學校。貞教端范，在於督學之臣。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明經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異時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狗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談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幸門，明招請託，以致士習日蔽，民僞日滋。去年仰荷聖明，特敕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材，意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蠹爲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寧抗明詔而不敢挂流議，寧壞法紀而不敢違請託。蓋今之從政者皆然，又不獨學政一事也。臣等謹查先朝以來敕諭提學臣舊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准事例，逐款開坐，上請聖裁。備載敕內，昭示天下，俾居此官者知朝廷所以責之者如此，則雖被怨謗而有弗恤，人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喙而莫之敢撓。撫按以此核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知敦本尚實而不萌僥倖，則振興人材之一大機也。又近來考貢之法太疏，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教職，以朝廷造士育材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今後凡遇廷試歲貢生員，容臣等遵照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落。提學官俱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較閱，有年力優者，即行減退，不准送試。廷試學業荒疏、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其年力尚壯，送監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力已衰，不必發監，遥授一職，回籍榮身。庶官無冗曠，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不可勝用矣。」因開載合行事宜凡十有八條上之。得旨：「學較人材所繫。近年提學官不能飭躬端範，精勤考閱，只虛談要譽，賣法市恩，殊失祖宗專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時弊。依擬再行申飭，所開條件，備載敕內，著實遵行。有仍前違怠曠職的，吏部、都察院務要指實考察奏黜，不許狥情容隱。」

《明神宗實錄》卷八一《萬曆六年十一月》〔乙亥〕諭各省直提學官遵照敕書，每年巡歷一次，嚴行考較。其一切參謁撫按禮文，盡行禁革。

《明神宗實錄》卷九二《萬曆七年十月》〔辛卯〕吏部核各省直提學官職業，諭次奏聞。其陞級供職，俱以循資擢用。

《明神宗實錄》卷一一〇《萬曆九年三月》〔庚寅〕禮科都給事中帥蘭等條上學政八事，曰：文體宜正，試規宜詳，類考太狹，注報太虛，汰冗近疏，拔貢近驟，浮競未杜，侈靡未禁。上如其言，仍敕提學官：「推舉考察，俱吏禮二部會行。奏內款開積弊，皆提學官不得其人之故。該部科宜從實參奏，請旨降黜，積習自變，徒空申飭何爲！」

《明神宗實錄》卷一三二《萬曆十一年正月》丙子，御史楊四知言端士習、正風俗二事，乞行提學官考較之際，經書文雖可觀，而論策曳白，必降黜。若果博古通今之士，即經書義稍疵，獎拔必加。又嚴行禁諭士庶人等，衣履冠服、宫室器用必按禮儀定式爲准，據大明律令而行其罰。如有奢縱僭越，即行擒拿究問。禮部覆，如議。

《明神宗實錄》卷一四二《萬曆十一年十月》〔丁巳〕命提學官考貢，止一正一陪。進學名數，如人才衆多地方，酌量寬取，但不許狥情過濫。

《明神宗實錄》卷一四四《萬曆十一年十二月》乙亥，命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照舊屬南直隸提學御史，衡永辰三府、郴靖二州照舊屬湖廣提學，黎平府照舊屬貴州提學。江北巡按、上湖南道分巡辰沅兵備，俱仍管各該原務，不得干預學政。原領敕書換給。

《禮部志稿》卷二四《學校・儒學・風憲官提督》正統元年，奏準各處添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敕專一提督學校。

十年，令提學官遍詣所屬學校，嚴加考試，提督生徒學業，務見實效。有不職者，禮部、都察院堂上官詢察，具奏罷黜。

景泰元年，革罷提學風憲官，聽巡按御史、各司府州縣官提督考察。又令按察司分巡各道副使、僉事，照依提學官先奉敕書事理提督，兩直隸御史提督。

天順六年，復設各處提督學校官，各賜敕諭。【略】

成化六年，令貴州按察司分巡官兼理本處學校。

弘治十七年，令提學官有徇情將老疾鄙猥之人濫容在學及充貢者，參究

黜罷。

正德十年，給各按察司提督學校官關防。又令口外衛學并各都司衛所土官學離本布政司窩遠，提督官不能歲歷者，許各道分巡官歲加考校，行提學官知會。

嘉靖十六年，題準：大同所屬府州縣衛所儒學生員，俱令冀北道分巡官代理。今宣大俱令巡按御史帶管。

二十六年，議準：甘肅各衛所儒學生員，行甘肅巡按御史帶管提調。遇該科舉之年，聽考送陝西布政司應試。

萬曆三年，換給提學官敕諭：

一、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户，聚堂空談？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昔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因而起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食人拿問解發。

一、孝弟廉讓，乃士子立身大節。生員中有敦本尚實、行誼著聞者，雖文藝稍劣，亦必量加獎進，以厲頹俗。若有平日不務學業，囑託公事，或捏造謠歌，興滅詞訟及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體訪得實，不必品其文藝，即行革退，不許徇情姑息，亦不許輕信有司、教官開送，致被挾私中傷，誤及善類。

一、我聖祖設立《卧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即爲照雪。其事不干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説民情，論官員賢否，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衆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爲民。

一、國家明經取士，説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尚。今後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説、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録。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

一、提學官奉敕專督學校，不許借事枉法，奔趨撫按官，干求薦舉。各撫按二司官，亦不許侵伊職掌行事。若有不繇提學官考取、徑自行文給與生儒衣巾，及有革退生員赴各衙門告訴復學者，即將本生問罪革黜。若提學官有行止不端、怠玩曠職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

一、該管地方，每年務要巡視考校一遍，不許移文代委，及於隔別府分調取生儒，以致跋涉爲害。亦不許令師生郷紳迎送。考畢，即於本地方發落，明示賞罰，不許攜帶文卷於別處發案，致令書吏乘間作弊，士子無所勸懲。亦不許招邀詩朋酒友，遊山玩水，致啟倖門，妨廢公務。其水陸夫馬廩給，隨帶吏書，俱照常。

一、提學官巡歷所屬，凡有貪污官吏、軍民不法重情，及教官干犯行止者，原係憲司，理當拿問，但不許接受民詞，侵官喜事。其生員犯罪或事須對理者，聽該管衙門提問，不許護短曲庇，致令有所倚恃，抗拒公法。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目，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要嚴加較閲。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養者，即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拿問，照例發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十一年題：如人才衆多地方，就試人衆，許酌量增取，但不許徇情過濫。見後。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爲少。若郷宦勢豪干託不遂，暗行中傷者，許徑自奏聞處治。

一、兩京各省廩膳、科貢皆有定額，近來有等姦徒，利他處人才寡少，往往詐冒籍貫，投充入學。及有詭寫兩名，隨處告考。或假捏士夫子弟，希圖進取。或原係倡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援例納粟納米等項，僥倖出身，殊壞士習。訪出嚴行拿問革黜。若教官納賄，容隱生員扶同保結者，一體治罪革罷。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按季考校。凡學内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修理。其齋夫、膳夫、學糧、學田等項，俱要以時撥給，不許遲誤尅減。

一、生員之家，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户内優免二丁差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者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者罷黜爲民。

一、儒學教官，士子觀法所繫，按臨之日，考其學行俱優者，禮待獎勵。其行履無過但學問疏淺者，一次考驗，姑行戒飭。再考無過，送吏部别用。

有老病不堪者，許令以禮致仕。若卑污無恥、素行不謹者，不必試其文學，即拿送按察司問革。

一、考貢照近日事例，每歲預將次年應貢生員，限年六十以下、三十以上屢經科舉者六人，嚴加考選，取其優者充貢。後題準考貢止用一正一陪，見「歲貢」條。定限次年四月到部，聽候廷試。文理不通者，即行停降。年老衰憊者，姑授以冠帶榮身。不許俱挨次濫貢。其有停廩降廩者，必考居一二等，方許收復。十二年題準：停廩降廩者，考居三等，亦準復。未收復者，不許起送應貢。如有濫貢及廷試發回五名以上，提學官照例降調。

一、補貢有缺，務查人文未經到部果在一年以裏者，將原給批咨硃卷追繳，方取年力精壯、文學優長者一人補貢。定限該貢年分次年到部，方準收考。如有不遵舊例，將年遠貢缺濫貢市恩者起送到部，即將本生發回，革廩肄業，提學官參究。

一、遇鄉試年分，應試生儒名數，各照近日題準事例，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此外不許過多一名。兩京監生，亦依解額照數起送，有多送一名者，各監試官徑行裁革，不許入場。

一、名宦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教所關。近來有司忽於教化，學校是非不公，濫舉失實，激勸何有？今後提學官宜以綱常爲己任，遇有呈請，務須核真，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終始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鄉飲賓僎。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即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有玷明典者，照近例徑自查革。

一、所轄境內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有願習舉業者聽。社學師生一體考校，務求名師責成，量免差役。其行止有虧及訓詁、句讀、書韻差謬，字畫不端、不通文理者，即行革退。

四年，令各處鄉試畢日，吏部會同禮部，將各提學官從公考察，分別等第優異，降調有差。

六年，題準：南直隸廬鳳淮揚四府、滁徐和三州學校，以江北巡按兼之。湖廣衡永二府、郴州以上，湖南道副使兼之。辰州一府、靖州以辰沅道副使兼之。廣東瓊州府以海南道副使兼之。各請專敕行事，每歲巡歷考校。

十年，題準：鄉試後，提學官考察停止。

十一年，題準：各提學每歲考校一次入學，務要不失原額。間有他故巡歷不周，次年即行如數補足。雖係科舉之年，亦宜照歲考例。總計三年之內，大府務足六十人，大州縣務足四十五人。其地方果係科目數多，就試人衆，則於定額之外量加數名，但不許倍於原數。如乏才之處，亦毋得因而一概取盈。

又令南直隸提學御史仍兼管江北，湖廣貴州提學官照舊專管該省，惟瓊州府仍屬海南道。

《明神宗實録》卷一六四《萬曆十三年八月》〔甲辰〕采御史蔡時鼎議，許揚州商竈子弟于運司應試，提學官一體選取入學。

《明神宗實録》卷一七四《萬曆十四年五月》〔丙午〕禮部題：「四川撫按官徐元太、陳瑠各題將建武所儒學生員，比照疊溪、青川二所事例，間年起貢，使其有出身之途，庶不虛作養之意。其建昌、越嶲、會川、鹽井、寧番、松潘六衛，以前貢期或一年，或間年，並無定例，嗣後通以間年爲期。至於廩增附生員名額，毋得過濫。提學官仍嚴加禁約。」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一八〇《萬曆十四年十一月》〔戊申〕，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顧憲成奏稱，被原任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寰誣指致書囑侄入學，乞行查勘。部覆，以事既逾年，投書之人莫可蹤迹，且童生原未進學，而提學業已轉官，其書之有無，真僞何從究詰？宜置勿問。上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一八五《萬曆十五年四月》〔甲子〕吏部題：「今士子行文險怪，轉移之責，全在提學。凡提學有缺，内外各衙門必文學德行、年力資望皆備者，方許推用。如果稱職，照往歲故事，於京堂内陞用。不才者，令撫按參論。」

《明神宗實録》卷一九三《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丁酉，直隸提學御史詹事講疏論吴縣鄉官、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家人韓文歐死生員章士偉，誘辱道學生員張元輔等。上命撫按嚴究具奏，凌雲翼候問明定奪。南京給事中徐植等御史陳奇謀等連疏劾之。【略】

〔丁卯〕給甘肅巡按兼提學敕。

《明神宗實録》卷一九五《萬曆十六年二月》〔甲子〕禮部尚書沈鯉請飭學政以興教化，謂教士之法，莫親于師儒，宜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使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爲，貢途出身者不畫地以自限，然後師道重而教可成也。至撫按論劾有司不堪牧民者，輒擬改教，是重民而輕士矣，宜禁勿行。詔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二二二《萬曆十八年四月》〔戊寅〕南京户科給事中郝傑陳學政數事：一禁黨聚，一禁改學，一禁呈言，一禁鑽刺。仍乞敕提學官考試，惟以激勸德行爲先，不專以品課詞章爲主。禮部議覆，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三七三《萬曆三十年六月》〔壬辰〕禮部條陳取士一十五款：

一、作文必依經傍注，參佛書者罰出。

一、嚴處多事生員，優異安静者，以重行簡。

一、文體以弘正年間爲准。

一、重後場，以辨實學。

一、提學除御史之差，聽都察院考核外，其司道官，禮部同吏部照往年例，將三年内提學官考過次數甄别。

一、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一年半一周，餘省一年一周。即遇事故，亦須三年之内歲考一次、歲考兼科舉一次。

一、限入學名數，大府不過四十，大州縣不過三十，中者不過二十，小者不過十有五。

一、嚴京籍之禁。如有上納錦衣衛等職銜者子弟，不准妄開京籍。

一、重名宦鄉賢之祀。如匪人，有司生員各坐。

一、場中出題，皆要冠冕正大。閲卷仍以正文體爲主。房考有執迷者，聽主考參處。

一、程式止潤飾墨卷之優者，試官不得自創。

一、各省直解硃墨卷，聽本部司官秉公簡閲，送禮科詳核。用佛老者停科，多者革黜，主司房考並治。

一、關節當分風聞、實據兩端，依律處治。

一、嚴捕臨場匿名帖。

一、凡書必有裨經傳者，方許刊行。非聖叛道之書有禁。

詔嘉納之。

《明神宗實録》卷三八二《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壬午〕先是，常熟生員孫汝炬等煽衆鼓噪，窘辱守令，蘇州府知府周一梧閉門求去。撫按以聞，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疏糾，俱奉嚴旨參究。於是禮部奏將孫汝炬等分别首從問擬，常熟通學生員並童生停勒一科，不許考試。周一梧令供職。仍通行各省直提學官，照本部原題，每三年之中，歲考兩遍，文章行誼，嚴爲進退。並禁府州縣收拜門生，及縱容生員出入公門，稟囑公事。如遇有糾衆生事等項，不分人數多寡，輕則革錮，重則問遣，合學停科，一如前法。上俱允行之，仍命巡撫駐蘇州，以資彈壓。

《明神宗實録》卷三九八《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壬戌〕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奏：

臣爲諸生，每見提學官三年之内有歲考，有科考，皆通學徑送，無一士不經試，無一卷不經目。故才者見其才，而不才者亦無所匿其荒謬。膏粱之子、安分守拙而孤寒之士，咸得揚眉吐氣，自致青雲。後來人不耐勞，歲考稀少，生員有終身不得見提學而混厠衣巾、濫沾優免者。及至大比，又有類考之規。如府學則府考送道，縣學則縣考送府，府考送道，不送則不得進，不求則不得送。臣前年患病家居，時當科舉。臣見家鄉子弟以類考之故，惴惴然憂府縣之不録，不暇誦習史書，而奔走晨昏，貴家用勢，富家託勢，守令逼於應酬之不暇，孤寒苦於進取之無階。臣因追念臣之孤寒，若在今日，既無勢力，又恥奔走，將無繇致身而事皇上矣。以福建一省推之，而各省可知也。士風日壞，關繫匪輕。祇緣歲考久弛，類考相沿，人誰肯舍逸而就勞？亦有履任未幾，科考期迫，不得已而類考者。臣謂提學一官，遷除宜早。或難其代，則暫加銜再任。務令三年之内歲考一次、科考一次，通學盡考。生員有不願科舉者聽之。提學未經歲考，不得升遷。有仍類考圖便及圓融狥私者劣處。庶甄别當而考較勤，荒謬之士難容，孤寒之士得進。所以杜躁競、正風俗者，端在於斯。伏乞聖明裁察，敕下臣部施行。

奉旨：「提學官職司考較，載在敕書。歲周一次，原無類考之規。自行類考，而士風躁競，孤寒淹滯，率繇於此。便行與各省直，務遵屢旨，勿得自爲偷安之計。年終仍開報該部，以憑分别銓敘。其有資俸該陞，考未周遍者，不妨加銜再任。吏部知道。」

《明神宗實録》卷四一一《萬曆三十三年七月》〔乙酉〕禮部覆御史孔貞一疏謂：「士子一切鄉薦，身已離乎黌序，既考較黜斥之所弗加，足未躡乎仕途，又殿最激揚之所未及。中間好修之士固不乏人，而不自愛者亦往往有之。如臺臣所云武斷鄉曲，是閭右之豪也。囑託行私，是墦間之乞也。違法取利，包攬錢糧，是市儈之事也。把持官府，侵害小民，是虺蛇之毒也。捏造歌謡，興滅詞訟，是窮奇之奸也。至於群居賭博，窮晝夜，混良賤，此又其無行義之尤者。蓋臺臣

之述備矣。而臣又見寒士蹇儒，甫僥一舉，非綺紈不衣，非輿馬不出。赴春闈而馳傳，輒乘雙舟，騁浪迹以抽豐，不遠千里。驕盈奢侈，猥瑣卑污。若而人者，一得志于南宮，儼然稱制科，俛而就官，亦將民社寄焉。而素行如此，欲其恪守官方，比迹循吏，不亦難乎？臺臣所陳，深裨風化。容臣部移咨都察院，兩京行提學御史，各省行巡按御史，轉行藩臬守巡，將所屬府州縣舉人查其飭躬勵行、卓然不凡者奏薦揭薦。其無行不簡，確然有據者，監司開送巡按，巡按密揭臣部並吏部。如其過猶淺能改圖者，姑與自新，以觀其後。如行止即虧，前愆難蓋，則亦不必憐惜也。而臣又謂：禁之以言，未若惕之以事。必重懲其已著，方可警其將來。臣見萬曆二十九年浙江巡按御史馬從聘參嘉興舉人馬文遠、鍾世芳凌辱桐鄉知縣謝諫，近日浙江巡撫尹應元參湖州鄉官知縣王德坤凌辱本府同知尚從試，皆以干謁不遂，橫逆相加，令人不堪，至於棄官解印而去。臣愚謂馬文遠、鍾世芳、王德坤並宜黜革，然後可以端士習，肅人心，整頓紀綱，挽回風俗，而天下乃不至於亂。」得旨：「士子一登鄉書，德業所基，前途頗遠。乃猥自菲薄，屑越名教，何以望其將來？此後但有決裂行簡、自底不類的，巡按官查有實據，開送禮部，不許起文會試。其卓然不凡的，許奏薦揭薦。通行著實舉行，以端士習。」

《明神宗實錄》卷四一二《萬曆三十三年八月》〔癸卯〕江西巡按徐元正言：「三十二年七月內，該禮部題奉聖旨：『提學官職司考較，載在敕書，歲周一次，原無類考之規。自行類考而士風躁競，孤寒淹滯，率繇於此。便行與各省直，務遵屢旨，勿得自爲偷安之計。年終仍開報該部，以憑分別銓敘。其有資俸該陞而考未周遍者，不妨加銜再任。吏部知道。欽此。』臣自諸生時，目擊時事。嘗謂朝廷風憲之臣，於治亂最有關繫，無如督學使者。蓋治亂繫乎綱紀，彼蚩蚩之氓，文綱者有之。若倡衆而生亂，尚不易也。惟諸生借名學較，最易動而難制，鈐束稍疏，亂是用滋。及奉命巡歷西江，瓜期已及，見此中士習與他省直異。蓋西江士瘠人貧，而無一人不讀書者。多則自相厭薄，一廁子衿，淪爲市渠。有志者固不乏人，而呼群引類，規利干紀者亦自不少。近年以來，一切以挾持官長爲業，小大之訟，多以庠衿列名，亦多以庠衿爲證。稍不如意，輒率數十人爭於府縣之庭。爭之不得，輒刊數十款揭於藩臬之堂。凡此皆繇考較之庭，故平時則束經書爲枕藉，遇試則以囑託爲捷徑，躁競淹滯，誠有如明旨所云者。奉旨之後，臣及監司守令無不舉手加額，謂士風自此可正。乃提學一官，自錢灌陞任後，屢蒙部推，俱未奉旨。西江士子幾九十學，不啻數萬計，儒童之多，又不啻十數萬計。及今旨下履任，亦必至秋杪，去丙闈纔三季耳。加以頒約考貢，途路往來，不過得半歲之日。而欲將如許生儒人人字比而句櫛之，雖十行俱下，知其有所不能。臣竊爲學臣憂後刺也。部疏原懇將提學官預早遷除，俾從容較閱，不得以時迫爲詞。今時且迫矣，而未奉簡書，臣竊爲部臣憂諾責也。明旨森嚴，皎如日星，明謂敕無類考之規，而乃不與之以通考之日，顧欲年終報部，分別銓敘，臣竊爲皇上憂慢令也。如此而欲杜躁競，拔淹滯，使風俗正於下而紀綱維於上，亦難矣。」奏入，上以屬吏部。

《明神宗實錄》卷四五九《萬曆三十七年六月》癸丑，福建學臣熊尚文條陳學政。其曰禁吏生以杜幸進，謂漢之人才出於吏，唐宋昭代之才出於儒。吏生之設，各省無之。夫三品以上京堂考滿，方有官生。覃恩始有恩生。而爲吏者，即有吏生。何無章也！以後吏生、樂生、歌生名也，皆不許巧立生端。其曰議月糧以崇風教，謂凡節婦應旌者官給坊價，應獎者歲給布粟。至於孤貧，則有月糧。若以節婦而受月糧，則爲呼蹴之食，而況又動支操軍月米乎？以後節婦務查勘旌獎。其各軍月米，聽該衛所官支放，不許各衙門狥情亂批。餘明職掌、禁冒籍、嚴懷挾、申法紀、重綱常。禮部覆，如議。

《明神宗實錄》卷四八九《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癸丑〕禮部上學政條約。上曰：「教條既酌議停當，著頒行遵守。以後提學官不許另撰。解到試卷有文體險怪不遵明禁，參來處治。」

《明神宗實錄》卷五一四《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己卯〕增設南直隸、湖廣學臣各一員。禮部言：「士子者，國家儲之以爲後日用也。學臣者，所繇濯磨士子，以爲國家後日用也。往時歲考令嚴，一時士子罔不服習經傳，簡約身心，彬彬稱得人矣。遵來學政墮窳，功令不信，有數年不經歲考，甚至有十八九年者，豈盡怠弛哉？疆圉甚廣而勢不暇給也。夫南都者，是高皇帝之所奠鼎也，江淮襟帶之區，何止數千里？而濟濟南士，星散于江渚。楚地者，是世宗皇帝之所龍興也，荆岐衡陽之域，亦何止數千里？而翹翹楚材，遍伏于雲湘。毋論較讎實難措手，即憑軾而空行，亦不下半年矣。臣等廣諏通國之輿論，博詢兩省之士紳，其在南直隸也，議西自廬鳳連應安六府、滁和廣三州屬一學臣，東自徐州淮揚連鎮常蘇松屬一學臣。其在湖廣也，亦議二員並設，即以洞庭爲界，屬武、漢、黄、承、德、荆、岳、郎、襄九府在洞庭以北者專設一員，屬常、長、寶、衡、辰、永六府在洞庭以南者另設一員。地有所分，則力無不給。俾兩畿三楚與天下共守歲考之

制，自後各省直學臣定簡有文名端方者令之，亟正士習，尤世運文運之吃緊處也。」

《明神宗實録》卷五一八《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丁巳〕以廣湖道御史房壯麗提督廬鳳連應安六府、滁和廣三州學政，以廣東道御史王以寧提督淮揚連常鎮四府、徐州一州學政。

《明神宗實録》卷五二四《萬曆四十二年九月》〔戊寅〕禮部署部事、右侍郎何宗彦等會議：「邇年士風日頹，法紀陵夷，以倡狂爲氣節，以結黨爲豪舉。事關一人，乃倡通學而聚蚊雷之聲。事關本學，乃聯各學而成鴟張之勢。把持官府，武斷鄉曲。至於縉紳子弟，倚勢父兄，尤恣兇横。若不嚴加約束，貽禍無窮。夫事權原在督學，而申報則屬有司。自後通行府州縣衛，各置三等號簿，有生員常川出入者，逐時登報。若有結黨至十人者定黜唱首二人。結黨百人者，定黜唱首十人，餘量停降。毋因勢豪顯宦家有人，姑爲縱釋。至於學臣，則三年之内，必歲考、科考二次，必以行誼爲先。每歲，兩京督學將考過優卷並行劣生員事迹報之都察院，各省報之本部。部院彙齊，開送吏部，即以考之遲速、事之嚴緩以定殿最。如事已聞於督學而有司不報，事已聞於部院而學臣不報，各官之罷軟可知，察典據此以行。此今日簡束學較之緊急也。」奉旨：「近來諸生不遵《臥碑》，專一結黨横行，把持官府，士習日壞，法紀蕩然，甚非朝廷作養人才之意。便行與各提學及有司官，以嚴加懲治，毋事姑息，務挽頹風。其餘俱依議行。」

《明神宗實録》卷五四〇《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丁卯，禮部言：爲今日士風計，莫若申嚴歲考之令，盡革類考之名。而申嚴歲考，其法有三：

一、解卷必真，不得另謄。解至本部，委司官覆閱，有違制者駁回，降黜數多者別議，大解者參處。仍拔其尤彙刻，以示四方。

一、歲考一遍，將考過廩增附生員給賞黜退若干，新進若干，旌過孝順節義批准名宦鄉賢若干，開造簡明文册，與卷一同送部。

一、陞轉必歲考事完，卷册報部，同部查其勤敏公明、能正士風大體者，定爲上考，徑以京堂優處，或照邊方三年二級之例。平等者，照常遷轉。溺職議處，本部移咨銓部覆核以行。

至於歲考教條，猶有一二宜飭者：一曰三等簿之稽宜嚴。今後府州縣照舊置簿，諸生有包攬説事、横行鄉曲、挾制罔上、造歌捏謗害人者，體訪得實，歲考按臨之時，盡法究治。

一曰冒濫之員宜革。諸生惟廩、增、附、青衣四者。今或别增寄學名色，又有鄉賢、守祠、衣巾，類以曳白充之。宜盡行查汰。

一曰保留之陋規宜除。《臥碑》「諸人皆許言事，惟生員不許」。撫按有一方之責，倘司府州縣人地相宜，何妨徑議保留？乃今必以儒學之申呈爲據，於是諸生無所顧忌。今後保留各官，撫按第自酌量，不得藉譽諸生引入。

章奏，上曰：「這所議有裨學政，便行與各提學官著實遵行。」

《明神宗實録》卷五四四《萬曆四十四年四月》〔丙辰〕初命鑄湖廣武漢等處提學副使關防。湖廣幅員甚闊，歷試難遍，撫臣梁見孟以爲請，於並設兩提學副使分督之。

《明神宗實録》卷五一八《萬曆四十二年三月》辛巳，提調學政巡按直隸御史徐養量疏言：「士有士行，在今日爲士習，在他日爲官箴。有如教條所在，出入公庭、武斷鄉曲、恣睢咆哮、淩轢號呼、投揭興謡、背公死讜諸不法狀，無論矣。即公名而實則私，如公舉等項，迹順而實則逆，如保官等項，皆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乃近日教官多不能奉太祖《臥碑》之約，體朝廷造士之心，甚至以禮節之疏密定士品之低昂，舉者未必賢，賢者未必舉，懲者未必不肖，不肖者未必懲，必先劣生斥矣。若其正身率物，虚公持衡，師嚴道尊，化行俗美。請皇上破格優庸，以勵其餘。」奉旨：「近日士風縱肆，法紀陵遲，委當申飭。這所奏務要著實嚴行。」

《明神宗實録》卷五四七《萬曆四十四年七月》〔辛巳〕禮部左侍郎何宗彦請正士風，其略云：「士習之敝也，如陝西之洋縣，浙江之鄞縣，横行惡迹，踵踵著聞。至近日之昆山、華亭極矣。其專門腹笥，未必有西京之經術，而足智先人，敢效東漢之標榜。其箴維踰簡，尚不及晉人之清譚。而走利含沙，各慘於雒蜀之排擊。乃學臣聽其跳梁而不之問，第曰敷教在寬，毋動爲容耳。夫教而果專在寬，是教刑贖刑不必與五教之敷並設，移郊移遂不當與司馬之升並行也。伏乞嚴敕提督學政諸臣，密考較之期，嚴門簿之禁。諸有結黨謗訕種種不法者，盡法究治。庶士心警而法紀風俗不至如江河不可挽矣。」有旨：「士風簿惡，甚失朝廷作養之意。今後提學官嚴加約束，按期考較，仍密切體訪，不時黜革，毋得寬假。」

《明神宗實録》卷五六四《萬曆四十五年十二月》〔乙巳〕禮部題申飭學規

五款：「一曰懲不肖之尤。劣生不止夏楚降黜，提學官廉其尤甚者，付嚴明有司究問。一曰獎德行之科。果德行卓異，雖劣等拔前列補廩。孝弟剛正可起頑懦者，學臣奏請徵聘。一曰重督學之權。學臣執法，假以便宜，寬以文法，俾所部諸生無敢咆哮鼓噪。仍超遷以作敢爲之氣。一曰重提調之任。進退諸生，必令縣提調守令開報，毋畏其口語，毋任吾愛憎，毋狥教職之舉。一曰慎儒臣之選。作人有效，或優以部秩，或間與行取，庶重教士者而士益知自重。」奉旨：「是。」

《明神宗實録》卷五七五《萬曆四十六年十月》〔乙丑〕禮部奏：「湖廣提學副使葛寅亮所取士，文字乖異，宜將黄中道等降青衣，待歲考定奪。其已中者，罰壓二科會試。本官應下吏部議處。」從之。

《明光宗實録》卷三《泰昌元年八月》〔丙午〕直隸提學御史周師旦疏言：「國家待士有體，新例不宜濫觴。從來禦虜征倭軍興，耗費不訾，聞行鬻級，曾不聞齒及庠序。近見户部遼餉事例，議開納生員一款，其事甚辱，其名甚醜，不識所謂開納在歲科兩考額以内乎？抑額以外乎？如在額内，則臣之兩考將竣，何從攙入？如在額外，則孤寒望若登天，而貿人得之唾手，國家即患貧，何至失倫若此？欲收赤仄之錙銖，混進白丁之億萬，啓朝廷以疵政，變士類爲濁流，傷士心而摧士氣，將尺寸未獲而尋有餘喪。且教化之地先由賄進，人材不成人材，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甚大。若納貢一款，禮部與通政司詳言之，亦無俟臣贅説矣。」章下户部，已而部覆，竟罷之。

《明光宗實録》卷八《泰昌元年八月》〔癸酉〕直隸提學御史虚謙言：「今日士習横肆，縣教官之訓不嚴，有司之體不振。教官朘削脩脯，厭飽溪壑者，提學當亟行斥逐。至有司職任提調，不宜以保留保陞，刻録立碑借資褻體。近遼餉事例，至廩生納級，俊秀納附，俱應停止。」户部奏：「援遼事例内納級及貢納附欲行者，暫議救時之權。欲止者，特嚴持世之經。參酌衆論，以政體論，遼事雖急，自應别計。三款所宜急罷。至明經納京官之説，總屬賄進，亦宜並停。」從之。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録》卷四《天啓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山西道御史吴甡疏：爲海内士風日下，各省學政當脩。内稱：「教化未興，風勵無術，致蠻夷滑夏盜賊蜂起，青青子矜甘爲戎首。四川生員授僞官矣，山東生員從逆賊矣，遼佐生員迎逆酋矣。諸生固誦法孔子，佩服先王者也，而今若此，何俗長厚，人鮮忠信至此極哉？語曰：『父兄之教不嚴，則子弟之率不謹。』亂賊之興，所由來漸矣。學政之設，豈謂是青紫酬雁哉？以興教化，毓人才，變風俗也。則今日奈何視學政緩也？臣復見督學之任，惟兩京差御史，各省皆用道臣，隸于臬司，畀以專敕，顧不重歟？上而仰承撫按，類多掣肘，下而俯臨郡縣，皆得關説。門第者前茅，寒素者落魄，巧營者捷得，厚養者沉淪。甚至豪宗勢族横行里閈，恃有牆壁，莫可誰何。故夤緣之風長，則甄拔之典淆，勸懲之法格，則教率之風寡。今欲挽積習，莫如飭學政。欲飭學政，莫如從事權。則臣以爲差御史便。御史風力足以觸邪指佞，咨謀足以善俗觀風。若授之學政，上而比肩撫按，撫按不敢撓其權。有關風化軼倫紀者，得執而問之，不則白簡從事矣。下而約束守令，不得關其説，異能卓行埋光未耀者，得以上聞，劣行敗類、恃惡横行者得以徑問。是故杜夤緣，至公也。肅紀綱，至重也。挽風俗，至醇也。儲真材，至弘也。剔敝蠹，至清也。臣故曰：遣御史便。此非臣臆説也。祖宗朝，各省鄉試，皆令御史與按察司主其事，内外臺相爲表裏。行二百餘年，至江陵相弊生，而始議改。國家未始不以文事任御史也。且匪獨此也，每遇鄉試，如江浙等處諸大省，陛下必命詞林、給諫、卿寺、銓司總裁試事，無非謂掄才大典，宜從隆重耳。而提督學政，獨靳之御史，使各省不得與兩京同被肅清之化，而御史不得與詞林、給諫、卿事、銓司共增文教之光。臣竊以爲熙朝一缺政也。近候補科臣蒲秉權有議設按臣兼設學差之議，奉旨議覆。臣亦有見於朝廷紀綱，四海風教，關繫甚重。故不揣愚昧，而直陳其悃款如此。伏乞敕下部院，詳議具覆。或以法宜畫一，將各省提學盡差御史。或以例難盡更，則姑將江浙等處諸大省酌量改差，擇資深望重如兩京學臣例，則挽回士習，清肅風紀，亦聖世文治之光也。」奉聖旨：「近來士習囂淩，果係何故？這所奏，該部院看了來説。」

《明熹宗實録》卷二九《天啓二年十二月》〔乙丑〕御史吴甡以士風日下，各省學政官乞依兩京例，改差按臣，以肅紀綱。上命該部院看議。

《明熹宗實録》卷三一《天啓三年二月》〔庚午〕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疏陳學政、鹽政，言：「近來學政，多任德而不任怨，任逸而不任勞。即如南直分設學臣，本以地方遼闊，孤寒艱費，故破格分設，以周其務，以憫其情。若不依相沿按臨舊地，而遠調就試，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甚至往返幾二千里，無乃非人情乎？聞數年前以調考故，生儒多有溺死于江中者。此當力爲禁止，庶不失分建更新本意。至歲類一周，屢經明旨，未必奉行。今後歲類未周者，雖俸序已及，亦暫停推陞。若考察優劣，猶關風勵，一委教官，雉罹免脱，而德行一科，本以獎勸，都屬周旋巧滑之流。至有預鑽德行、規避下等，此通弊也。宜責成提調正官

密行體訪，學臣逐郡躬親發落，質之衆目，而後學弊消除，師儒整肅。」【略】

章下所司。

《明熹宗實録》卷三七《天啓三年八月》　辛酉，直隸提學御史左光斗議以遼生附武清學，定以一等四十名爲廩，二等前四十名爲增。補廩出貢，一如府學例。科舉百二十人，編號仍用遼字。制額除山東一名外，約用三人。待多士雲興，仍補四名之例。其餘一切舊廩舊增虚僞種種名色，概不准理，一以新案爲主。所委署學印之劉永茂，暫領諸生案册。仍聽吏部議妥除授，禮部另給關防。其俸薪輿馬，亦聽寺院議處。俱依議行。

《明熹宗實録》卷四〇　《天啓三年閏七月》〔乙未〕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疏陳留都要務：

一、士風不可不正。言士子把持丞尉，魚肉細民，服飾奇異，廉恥道喪。宜申飭提學官，嚴降黜之條，重德行之選。【略】

得旨：「這條奏留都要務，有可擇行的，該部即與議覆。」

《明熹宗實録》卷六四　《天啓五年十月》〔甲申〕禮部尚書薛三省覆禮科給事中李恒茂、陝西道御史何廷樞各條陳學政，言：「科臣欲杜流弊而嚴其限於名數，臺臣欲禁冒籍而重其權於府丞。蓋流弊雖多，實原於取數之濫。惟夫嚴考較，精簡拔，則人少而濫充易裁，勢寡而箝束易行。即提學官之精神有限，歲考亦易周。此洵爲學政之石畫也。至畿輔儒童考試，向屬宛大二縣爲政，致冒籍者多，不能禁遏。今後應聽府丞考試。蓋官尊則難援，地遠則難凌。欲杜濫觴，宜遵舊典。」上是之，命該部即行各省直督學官，限定名數，不許濫收。順天冒籍屢經嚴禁，如何不見奉行？以後童生，著府丞考試，不必縣録。

《明熹宗實録》卷七五《天啓六年八月》〔庚子〕都察院左都御史房壯麗請申飭憲規：

一曰禁請託。自陞除文武官員以及錢穀訟獄，無事不有請託。臣愚謂：凡有干請陞補，縱資俸如期，亦壓數月，用示裁抑。如恃權倚勢，脇其心從，即據實奏聞。庶化競爲恬，囂風可息。

一曰革饋遺。官之筐篚，民之膏脂也。今民間加派搜括，皮骨僅存。饋人者與饋於人者，想俱有所不忍。合嚴禁革。或仍陋習，重法示懲。

一曰明分義。上下有章，等威有辨，治世之象也。今屬吏或抗上官，佐領不遜長吏，青衿把持官府，猾棍凌侮簪紳，大帥之令格于偏裨，將領之法撓於士卒，可謂有法乎？合申明法度，上官廉正自持，屬吏奉法惟謹。庶民安生理，兵遵紀律，凌越不生，而久安長治矣。

一曰公激揚。邇來各差巡按御史彈劾，僅取科貢塞責，罕及甲科。間有刺及，不過愞懦無爲之輩，而機鋒閃爍、大詐大奸者不與焉。至方面，則盡數薦舉。中間揚歷既久，高賢固多，豈無性氣乖方、精神衰邁者乎？以後御史行部，有叢議者，即以白簡從事。老疾者勒令致仕，才望者特請加銜。儻仍狥情塞責，臣院別有所聞，回道考核議處。

一曰速銷勘合。夫勘合如期完銷，明旨嚴切。無奈積玩之後，振刷爲難。即如查勘公事，每憑道府遷延，提問官員多以人情行止。當聖明勵精圖治之時，豈宜有此？合嚴敕報完，則惰窳之習可破。

一曰端風化。夫庠序風化所關，今日士習，守禮者固多，而蕩簡踰閑亦不少。如前此廣寧之剃頭從逆，近日之都城爲首行劫，士風不掃地乎？臣愚以爲，振紀綱自風俗始。合行各提學憲臣嚴行懲戒，力挽澆風。至於京師，五方雜處，拏訛把棍，蠹壞風俗，莫此爲甚。並乞嚴禁，于世道不無小補矣。

得旨：「六款俱痛切時弊，有裨憲綱。依議申飭。」

《崇禎長編》卷三《天啓七年十一月》〔丁卯〕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潘曾紘疏陳三事：

一曰開錮士以正文體。往者詞臣陳子壯、方逢年，科臣周之綱、熊奮渭，名士艾南英諸人，一概以誹謗鐫秩罰科，於是上言德政之風遍天下矣。乞將陳子壯等賜還，艾南英等准與會試，庶不失祖宗直言求士本旨。

一曰嚴貢諫以正士習。夫諸生上書有禁，載在令甲。況鷹犬權門，比之生民未有之聖乎？乃司寇奉廠臣之風指，疾於雷霆，而皇上久下之明旨褻如充耳，敢於辟不媚竈之耿如杞，而不敢致法於媚竈之惡生。臣愚以爲封汾陽王用天子禮樂諸疏，悉宜參送刑部，將爲首者悉罷於法。

一曰改淫祠以正祀典。天下之諛權祝釐者多矣。臣鄉杭州實爲始禍。蓋夾關壯繆、岳武穆而建祠，縉紳子衿微有反唇，守祠者輒毒拳相加。名紳黄汝亨竟以此殞身，可涕也。臣以爲與其撤之，不若易祠開國之劉基、宋濂，有社稷功之于謙、王守仁，百折不回、九死靡悔之方孝孺、孫燧，俾士子聞風興起，所裨名教不淺。

是之。

《崇禎長編》卷一六《崇禎元年十二月》（丁未）禮部條陳學政八事：一曰專責成，一曰嚴勸懲，一曰崇經術，一曰禁囂繁，一曰戒詔諛，一曰敦寔學，一曰端始進，一曰嫻禮教。旨以該部職司磨勘考核，從未見有所糾劾。今後提學官不職者，得據實糾參。八條當嚴加稽核，務在必行，無徒以虛文塞責。

《崇禎長編》卷二〇《崇禎二年四月》（庚戌）提學御史霍鎖條上士習三事：一浮靡之文藝當禁，一浮靡之侈費當禁，一浮靡之禮當禁。得旨申飭。

府學

設置

《明史·選舉一》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明制，科目爲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其徑由學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亞也，外此則雜流矣。

然進士、舉貢，雜流三途並用，雖有畸重，無偏廢也。薦舉盛於國初，後因專用科目而罷。銓選則入官之始，舍此蔑由焉。是四者釐然具載其本末，而二百七十年間取士得失之故可睹已。

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略】

郡縣之學，與太學相維，創立自唐始。宋置諸路州學官，元頗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餘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上下之間，波頹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兵燹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頒不率者黜之。十五年，頒學規於國子監，又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鐫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其不遵者，以違制論。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生員雖定數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中，定增廣之額：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成化中，定衛學之例：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以上軍生六十人，二衛、一衛軍生四十人，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土官子弟，許入附近儒學，無定額。增廣既多，於是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附于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凡初入學者，止謂之附學，而廩膳、增廣，以歲科兩試等第高者補充之。非廩生久次者，不得充歲貢也。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並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式即爲舉人，不中式仍候提學官歲試，合格乃准入學。

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先以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考。一等前列者，視廩膳生有缺，依次充補，其次補增廣生。一二等皆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則廩、增遞降一等，附生降爲青衣，六等黜革。繼取一二等爲科舉生員，俾應鄉試，謂之科考。其充補廩、增給賞，悉如歲試。其等第仍分爲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應鄉試，撻黜者僅百一，亦可絶無也。

生儒應試，每舉人一名，以科舉三十名爲率。舉人屢廣額，科舉之數亦日增。及求舉者益衆，又往往於定額之外加取，以收士心。凡督學者類然。嘉靖十年，嘗下沙汰生員之令，御史楊宜爭之而止。萬曆時，張居正當國，遂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録一人者，其科舉減殺可推而知也。

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正統元年始特置提學官，專使提督學政，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副使、僉事。景泰元年罷提學官。天順六年復設，各賜敕諭十八條，俾奉行之。直省既設提學，有所轄太廣及地最僻遠，歲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衛所、土官以屬分巡道員，直隸廬、鳳、淮、揚、滁、徐，和以屬江北巡按，湖廣衡、永、郴以屬湖南道，辰、靖以屬辰沅道，廣東瓊州以屬海南道，甘肅衛所以屬巡按御史，亦皆專敕行事。萬曆四十一年，南直隸分上下江，湖廣分南北，始各增提學一員。

提學之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所受詞訟，重者送按察司，輕者發有司，直

隸則轉送巡按御史。督、撫、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許侵提學職事也。

明初優禮師儒，教官擢給事、御史，諸生歲貢者易得美官。然鉗束亦甚謹。太祖時，教官考滿，兼核其歲貢生員之數。後以歲貢爲學校常例。二十六年，定學官考課法，專以科舉爲殿最。九年任滿，核其中式舉人，府九人、州六人、縣三人者爲最。其教官又考通經，即與陞遷。舉人少者爲平等，即考通經亦不遷。舉人至少及全無者爲殿，又考不通經，則黜降。其待教官之嚴如此。

生員入學十年，學無所成者，及有大過者，俱送部充吏，追奪廩糧。至正統十四年，申明其制而稍更之，受賕、奸盜、冒籍、宿娼、居喪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隸發充國子監膳夫，各省發充附近儒學膳夫、齋夫，滿日爲民，俱追廩米。犯輕充吏者，不追廩米。其待諸生之嚴又如此。

然其後教官之黜降，生員之充發，皆廢格不行，即臥碑亦具文矣。諸生上者中式，次者廩生，年久充貢，或選拔爲貢生。其累試不第、年逾五十、願告退閒者，給與冠帶，仍復其身。其後有納粟馬捐監之例，則諸生又有援例而出學者矣。提學官歲試校文之外，令教官舉諸生行優劣者一二人賞黜之，以爲勸懲。此其大較也。

諸生應試之文，通謂之舉業。四書義一道，二百字以上。經義一道，三百字以上。取書旨明晰而已，不尚華采也。其後標新領異，益濫厥初。萬曆十五年，禮部言：「唐文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文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譎。國初舉業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左傳》、《國語》矣，又引《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佛經、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窮。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純正典雅。宜選其尤者，刊佈學宮，俾知趨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奏請刊佈，以爲準則。時方崇尚新奇，厭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爲趨，不遵上指也。啓、禎之間，文體益變，以出入經史百氏爲高，而恣軼者亦多矣。雖數申詭異險僻之禁，勢重難返，卒不能從。論者以明舉業文字比唐人之詩，國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萬比中唐，啓、禎比晚唐云。

自儒學外，又有宗學、社學、武學。【略】

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御制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生員。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然其法久廢，浸不舉行。

《明一統志》卷一三《淮安府・學校》 淮安府學　在舊城南門內。宋景祐初建。

《明一統志》卷六三《寶慶府・學校》 寶慶府學　在府治東。宋治平間周敦頤攝州事，自府治左遷城外邵水東。後遷於今所。

《明一統志》卷一四《廬州府・學校》 廬州府學　在府治東。宋乾道中建。

《明一統志》卷七七《興化府・學校》 興化府學　在府治東。宋咸淳中建。

《明一統志》卷三四《漢中府・學校》 漢中府學　在府治西南。元建。

《明一統志》卷七八《邵武府・學校》 邵武府學　在府治南。宋天聖中建於西北隅，熙寧後遷於城外。本朝洪武初改建今所。

《明一統志》卷七八《漳州府・學校》 漳州府學　在府治東。宋慶曆間建爲州學。本朝爲府學，洪武中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九《廣州府・學校》 廣州府學　在府城東南隅。宋紹聖初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〇《惠州府・學校》 惠州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淳熙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一《肇慶府・學校》 肇慶府學　在府城東一里。舊在府治西，宋崇寧初遷此。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二《瓊州府・學校》 瓊州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慶曆間建。

《明一統志》卷八五《潯州府・學校》 潯州府學　在府城西南。本宋州學，本朝洪武八年改建府學。

《明一統志》卷八四《梧州府・學校》 梧州府學　在府城東。本宋州學，本朝洪武初改建爲府學。

《明一統志》卷二八《懷慶府・學校》 懷慶府學　在府治東南。元至元八年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〇《湖州府・學校》 湖州府學　在府治東北。唐時有孔子廟，在霅溪南，學附焉。宋建學於城西北，元至正中移建於此，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一《德安府・學校》 德安府學　在府治南。宋建于府治東北，本朝洪武間遷此。

《明一統志》卷六一《黃州府・學校》 黃州府學　在府治東，古書院遺址。元燬。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八《温州府・學校》 温州府學　在府城内東南。宋天禧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〇《饒州府・學校》 饒州府學　在府治西。宋慶曆中

建。【略】二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二《南康府・學校》　南康府學　在府治南。宋朱熹知軍時建。本朝洪武初遷於星子鎮，後復舊所。

《明一統志》卷五二《九江府・學校》　九江府學　在蓮花池上。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三《建昌府・學校》　建昌府學　在府治東北。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四《撫州府・學校》　撫州府學　在府治東。宋建，韓子蒼《雜記》云：墨龍在郡學大成殿前池中，忽時水中有物出鳴，似蜥蜴，謂之墨龍。此物每見，士之試於有司者得人必多，率以此爲驗。【略】以上六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六《吉安府・學校》　吉安府學　在府治西興賢坊。宋歐陽修、周必大皆有記。本朝洪武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九《河南府・學校》　河南府學　在府治東南。舊在洛水南，宋爲西京國子監，今改爲府學，遷於此。元燬。本朝洪武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二《金華府・學校》　金華府學　在府治西。宋慶曆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〇《平陽府・學校》　平陽府學　在府治南。宋紹聖中建。元大德中地震，傾圮。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七《延平府・學校》　延平府學　在府治東北。宋天聖中建，後移建於郡西，尋復舊。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三六《慶陽府・學校》　慶陽府學　在府治南。

《明一統志》卷六五《永州府・學校》　永州府學　在府治東。唐大中間建。【略】二學俱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雲南府・學校》　雲南府學　在府治南。元至元間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等建。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置學舍，首建孔子廟。本朝西平侯沐英勒周子《太極圖》並朱子《白鹿洞規》于碑。

林俊《見素集》卷一二《餘杭重修廟學記》　自古人文成化，非得鴻碩之士，則無以茂弘至道，昭敘皇極。故代有學，學有廟，神而明之，示有趨也。虞庠夏序商校，周處成均，其中環三學而置之曰辟廱。外而參建，凡侯國曰泮宮，凡鄉曰庠，凡州曰序，凡黨曰校。于是四代學遍天下，祭則虞以舜，夏以禹，商以湯，周以文王，謂之先聖。當時佐理，謂之先師，與配享焉。孔子無時而窮，集羣聖而大之，刪述素功，位育世世。然漢始與周公並祀爲聖師。唐始專祀以爲先聖，進顏子以爲先師，配以左丘明、賈逵輩人。其後又詔天下立夫子廟，通祀十哲七十二弟子。其位夫子東面，至玄宗時，謚王，始正南面之位。宋定四配，進五儒。我太祖詔天下通祀爲令。嗣是黜揚雄，進董仲舒，又進胡蔡真楊，與在祀典。而籩豆樂舞，物數有加焉。

餘杭廟學，宋景德始建，紹興再建，洪武又再建。嗣是修葺弗時，頹廢幾弗支，像設亦已剝落。內江劉君瑞起翰林，副按察使，督學兩浙，臨顧嘆曰：「妥靈棲士，其固至此哉！」割贖金百餘，屬令喻江始事。然而學宮猶局，尊經之閣故以匱也。巡按吳君載割五倍之金，以申屬于令，屬董役于簿張霞，屬相勤于博士張文學蔣陳。自戊寅仲夏，至于己卯春成告。位序材良，丹漆有麗，廟若新制，神若顯設。學閣門廡齋表，煥若改觀。游息化養，若身處陶型，以親承耳提面命之近，無得而自恕也。

夫儒名墨行，昌黎所譏。魯止一儒，莊生之所訕。夫子舉君子小人之儒，致決擇焉。嚴邪正之分，義利公私之辨，以具至純之體，用則弘佐理以行夫子之心，不用則續衛道以明夫子之分，使天下後世皆屬我詩書禮樂教化之中，以無越《春秋》褒貶大閑之下，婦寺無得以攘我國權，亂賊無得以窺我神器，二氏無得以紊我冠裳，九夷八蠻毋得以猾我中夏。兩儀奠位，百順效靈。夫然後吾道果有裨於世，而夫子之功足賴，士所學所養，其不孤矣。記其成，併告焉。

《明一統志》卷九《松江府・學校》　松江府學　在府治東南。舊爲華亭縣學，宋魏丁翁記。元至元間改爲府學。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二《揚州府・學校》　揚州府學　在府治北。宋建，本朝洪武初重修。

《明一統志》卷一六《徽州府・學校》　徽州府學　在府城內東北隅。宋德祐間建，元季燬，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五《南寧府・學校》　南寧府學　在府治東。宋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二《濟南府・學校》　濟南府學　在府治西北。洪武二年因舊重建，內有瀛州、環碧二亭。

《明一統志》卷八三《柳州府・學校》　柳州府學　在府治後。唐柳宗元《文宣王廟碑》，其略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

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大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

《明一統志》卷八二《廉州府・學校》　廉州府學　在府城東門外。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順德府・學校》　順德府學　在府治西北。元初建，本朝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二《雷州府・學校》　雷州府學　在府治西。

《明一統志》卷二六《彰德府・學校》　彰德府學　在府治西。宋至和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八《衛輝府・學校》　衛輝府學　在府城內西北隅。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〇《潮州府・學校》　潮州府學　在府城內。宋慶曆中建于東江之湄，紹興中遷太平橋左。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四《東昌府・學校》　東昌府學　在府治東。宋在博州舊城，今徙于都監故治內，本朝洪武三年移建于此。

《明一統志》卷一九《太原府・學校》　太原府學　在府城內西北。元初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九《重慶府・學校》　重慶府學　在府治北。宋紹興間建，元因之，本朝洪武四年重建。

楊榮《文敏集》卷九《建寧重修府學記》　學校有關於政教也尚矣，任是責者，不可不究心。然欲舉廢墜，勤力役，必於民生富庶之餘而後可。建故有學，在郡治之南，嘗毀於回祿。昔太宗皇帝銳意文治，有司以聞，詔擇勝地改創之。前太守芮麟，教授張信乃相黃華山之陽而建焉。幾三十年，復就摧毀。今教授彭勖當太守徐公子玉下車之初，首以修復爲請。公曰：「是吾之所當究心也。然必資民力以成。民未見德而遽勞之，不可。姑少俟焉。」至是政成，乃與同知姚聞通、通判蔣祐暨勖議其材用之費，經畫之方，捐俸倡率，各有差等，不足，則資郡人之篤於義者。既而量時命日，擇敦樸耆民四人董其役。材選其良，工會其能，用出有經，役赴以期。梁棟之傾者正之，榱桷之腐者易之，瓦甓之毀缺者補之。轉朽敗爲堅完，新舊規爲偉觀，嚴嚴翼翼，穹壯宏麗，丹碧鬆堊，煥然生輝，帷幕器用，靡不備具。又以餘力創尊賢堂，祀郡先賢之有功於名教者。經始於某年某月日，迄工於是年某月日。凡士之遊泮水者，有思樂之懷，縉紳大夫之過建郡者，興嘉美之歎。建安教諭楊壽夫，郡人也，謂是役之成，不可以無紀，貽書京師，屬予爲記，將刻貞石，告於方來。

惟建爲郡，居七閩上游，詩書文獻之盛，甲於東南。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流風餘澤，迨今猶存。重以國家培養之厚，而吾建人賴有所立，以表見於世，非偶然也。況今聖天子大興文教，屢敕天下勸學政，而公又能欽承德意，振起士氣，重新廟學於民事既治之後，而適緩急次第之序如此，是可書也。嗚呼！建之君子遊業於此者，可不知所以景仰而益勵志於學乎？夫學非章句文辭之謂也，所願學孔子，然後不負所學。致君爲堯舜，然後不負聖天子。若是，則吾建詩書文獻之盛，將千萬年有聞於世，斯不負朝廷教學與太守修學之意矣。予世家於建，而竊禄於朝，今年逾六衰，日漸衰老，建大功、立大名以永國家治化無窮之美，誠不能無望於後學也。初，學之建也，予既記之，茲復來請，故不辭而致意如此云。

《明一統志》卷六八《保寧府・學校》　保寧府學　在府治西南。宋大觀四年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〇《夔州府・學校》　夔州府學　在府城內東南。元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三《真定府・學校》　真定府學　在府治東。宋熙寧間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六〇《襄陽府・學校》　襄陽府學　在府治東。元燬，本朝洪武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四《青州府・學校》　青州府學　在府治東。

《明一統志》卷六四《常德府・學校》　常德府學　在府治西南。

《明一統志》卷三四《漢中府・學校》　漢中府學　在府治西南。元建。

《明一統志》卷三一《汝寧府・學校》　汝寧府學　在府治東。洪武六年因元舊址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六《建寧府・學校》　建寧府學　在府治東北。宋寶元中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四《福州府・學校》　福州府學　在府治南。宋景祐中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大同府・學校》　大同府學　在府治東南隅。遼金西京國子監，本朝洪武八年改爲府學。

《明一統志》卷六八《順慶府・學校》　順慶府學　在府治南三里。宋慶曆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

《明太祖實録》卷一三三　（洪武十三年八月丙戌）置應天府儒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生員六十人。時江寧知縣張允昭言：「江寧、上元二縣在輦轂之下，宜建學校以教京師子弟。」於是命置應天府學，以教二縣子弟。

《明一統志》卷三四《鳳翔府・學校》　鳳翔府學　在府治東。金明昌中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三《桂林府・學校》　桂林府學　在府治西北。舊在獨秀山下，宋徙于城東隅，後又徙于此，朱熹有記。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澈江府・學校》　澈江府學　在府治西。元大德間建，本朝洪武十六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六五《辰州府・學校》　辰州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爲州學，紹興初遷安南門東隅，尋還舊址。本朝洪武中改爲府學，徙於北。

《明一統志》卷七七《汀洲府・學校》　汀洲府學　在府治東。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臨安府・學校》　臨安府學　在府城西北。洪武十六年建。

《明一統志》卷四四《處州府・學校》　處州府學　在府治南。宋康定初建。【略】以上五學，俱洪武中重建。

《明太祖實録》卷一五八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癸卯，置四川建昌府儒學。

《明一統志》卷一五《太平府・學校》　太平府學　在府治西。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間重修。

《明一統志》卷一〇《常州府・學校》　常州府學　在府治西南。舊在荆溪館，宋太平興國徙此。本朝洪武中重建。

《明太祖實録》卷一六三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置云南、楚雄二府儒學。

《明一統志》卷八〇《南雄府・學校》　南雄府學　在府城東門外。宋建，本朝洪武二十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六《開封府・學校》　開封府學　在府城内東南隅。舊在城内南，洪武二十四年改建于此。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三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戊辰，置雲南沅江府儒學。時沅江府言：土官子弟編氓多願讀書，宜設學校以教之。詔從之。

《明太祖實録》卷二三一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庚午，以前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明一統志》卷六二《岳州府・學校》　岳州府學　在府治南。元建，本朝洪武二十九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〇《龍安府・學校》　龍安府學　在府治東。宋大中祥符間建爲州學，元燬。本朝洪武三十一年重建，今改爲府學。

《明一統志》卷八一《高州府・學校》　高州府學　在府城内東北。元大德中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

劉摯《忠肅集》卷一二《開封府重修廟學記》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删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我朝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内而京畿，外而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

開封爲中州里郡，故有廟學，歲久隳圮，儀觀弗稱。前郡守黄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遂極力爲之，而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卑而爲崇，闢隘而爲廣，飭陋而爲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黄琮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

余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育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繫豈偶然耶？爲師弟子者，朝於斯，夕於斯，絃誦於斯，游息於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其根柢而弗專事乎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則致用，得志則力行其道，事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愧於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朝廷作人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則於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耶？

侯名曈，字仲曦，浙水姚江人。以名進士起家拜黄門郎，被薦出守。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明一統志》卷四《大名府・學校》　大名府學　在府城東南。原在舊府城内，宋時建爲辟雍，有《賜辟雍詔》碑。本朝洪武三十五年與府治俱徙焉。

《明一統志》卷四一《嚴州府・學校》 嚴州府學　在府城内西南。舊在城東隅，宋雍熙中徙西北。本朝洪武初遷於此，永樂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七《成都府・學校》 成都府學　在府治南。漢守文翁建，本朝永樂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七《廣西府・學校》 廣西府學　在府治東。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八七《曲靖軍民府・學校》 曲靖府學　在府治東南。永樂二年建。霑益州學　在州治南。弘治間建。

平夷衛學　在衛治東北。嘉靖中建。陸涼衛學　在衛治南。嘉靖中建。

《明一統志》卷八七《姚安軍民府・學校》 姚安軍民府學　在府城南。永樂初建。大姚縣學　在縣治東。嘉靖初建。

《明一統志》卷八七《鶴慶軍民府・學校》 鶴慶軍民府學　在府城南。劍川州學　在州治西。俱洪武中建。

《明一統志》卷八七《尋甸軍民府・學校》 尋甸軍民府學　在府治南。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八七《元江軍民府・學校》 元江軍民府學　在府治東北。洪武二十六年開設，永樂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七《永昌軍民府・學校》 永昌軍民府學　即金齒司學，舊在府城中正坊西，正統九年移置策勳坊東。嘉靖中陞府學。騰越州學　在州治東。保山縣學　在縣治南。永平縣學　在縣治南。已上三學，俱嘉靖中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貴陽府・學校》 貴陽府學　在府治東北。隆慶三年建。

楊榮《文敏集》卷九《建寧府學記》 國朝混一天下，大興文教，内建國子監，外置郡縣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其制甚備。薄海内外，翕然向風，學校之盛，振古未有也。士生斯時，得以漸摩詩書仁義之澤，而周旋揖讓乎弦歌俎豆之間，何其幸歟！

建之學，舊在郡治西南，洪武辛巳夏毀於火。永樂癸未冬，有司上其事，詔命擇勝地而新之。於時郡守宣城芮麟、教授姑蘇張信銳意斯事，遂卜吉於郡東黄華之岡，高明廣衍，於學爲宜。而帥閫廨舍、軍士室廬實據其半。於是都指揮師祐、徐信撤其居室，以地來歸。乃庀材鳩工，合屬邑之民以蒞事。凡藩憲、兵衛、官僚與夫使命之臣，躬臨奬勵，而建之人士亦皆捐貲樂助，以相其成。未幾，郡守劉敬繼至，命檢校李新專董其役。經始於乙酉春二月，訖工於丙戌冬十二月。其東建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而櫺星、神廚、庫室前後布列。其西建明倫堂，堂之左右則有志道、據德、依仁、遊藝四齋。齋之兩旁則有生徒止舍。尊經有閣，會饌有堂，文昌有祠，師儒有室。至於泮池、庠門、庖廩、靡不完具。而門之内外，又有金聲玉振之坊。繚以周垣，深邃嚴密，黝堊丹碧，光彩煥然，信乎東南之偉觀，而他郡莫及也。

今年春，郡守劉公來京師，請紀事刻石，垂示於後。嗟夫！學校王政之本，風俗教化之所關。自昔帝王之治，莫先乎此。聖天子即位以來，親幸太學，御筵講經，訓飭諸生，藹然唐虞三代之風。由是教化旁達，賢才輩出，鬱鬱乎聲名文物之盛，豈非教養之功有以致之歟？吾建爲晦庵、西山二先生過化之邦，其流風餘韻，宛然猶存。士君子景仰其間，而又遭逢聖明之治，樂夫學之有成，得以優遊涵養於兹，將見高明特達，乘時彙興，效用當世，以顯其功業，流芳於無窮，誠有以爲邦家之光，不徒爲斯學之榮而已也。

徐有貞《武功集》卷二《登瀛稿・順天府學射圃記》 射者六藝之一也，學者不可以不學也。古者天子有大射，諸侯有燕射，卿大夫士有鄉射。大射、燕射於射宫行之，鄉射於庠序行之。然射必以禮樂，不徒射也。故凡射者，於進退周旋之際，其容體欲比于禮，其節欲比于樂，非習於禮樂而有德行者不能也。是以觀其外之射，可以知其内之德焉。蓋當是之時，天子以射選士，諸侯以射貢士，卿大夫以射會士。凡庠序之士，無不學射者。故鄉必有學，學必有射堂及圃。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亦鄉射之所也。後世鄉射之禮既廢，天下之學者不復以射爲事，惟誦讀而已。士之材藝德美不及於古者，有由然也。逮國朝之興，始定制：天下之學，皆得立圃以學射，如古之法。而爲有司者多因循故常，卒未有能建復之者，可歎也。

順天府學舊有射圃，荒而弗治。府尹某公某之來，始發憤圖之，遂闢除其地，築垣護其外，中建射堂，設侯置豐，各有其所。凡射之器用，莫不修飭。使來，請紀其事。

惟夫射者，古之所重也，雖今之去古遠矣，其禮樂行射之法之詳不得盡究矣，然其爲射之道，所以立德行而成藝美者，其大意猶在可學而行之也。學者苟能循古之道，勤而習之，使内正外直，周于禮度，進乎德藝，如古之士，上有以稱國家復古之盛意，下有以成府尹公之美績，不亦偉與！不然，惟藝之習而無成于德，則雖善射如羿，將焉用之？

敢書其説，以記于圃，用告于司射者。

《明太宗實録》卷七八 （永樂六年四月）己亥，雲南元江軍民府儒學言：洪武中創廟學，規制隘陋，請改建以教夷民子弟。從之。

《明一統志》卷六九《敘州府・學校》 敘州府學　在府治南。宋慶曆間建，本朝永樂七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三〇《南陽府・學校》 南陽府學　在府城延曦門外。永樂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二《西安府・學校》 西安府學　在府治東南二里。唐宋以來舊址，本朝洪武初重修。

《明一統志》四六《寧波府・學校》 寧波府學　在府治東北。宋天禧中建。【略】以上學俱本朝永樂中重修。

《明一統志》卷三五《平涼府・學校》 平涼府學　在府治東。洪武四年建。

《明太宗實録》卷一四七 （永樂十二年正月）戊戌，烏撒軍民府經歷鍾存禮言：「府故蠻夷地，久沾聖化，語言漸通。請設學校，置教官，教民子弟，變其夷俗。」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一四九 （永樂十二年三月丙戌）雲南臨安府嶍峨縣丞周成言：「境内夷民婞人、羅羅、百夷、普蠻、和泥，其類不一，而婞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學教之，使習詩書，知禮義。」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一五七 （永樂十二年十月）乙亥，設貴州鎮遠、石阡、烏羅、銅仁、新化、黎平六府儒學。

《明一統志》卷七〇《馬湖府・學校》 馬湖府學　在府治東北。元至元建，本朝永樂十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九《韶州府・學校》 韶州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建，本朝永樂九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黎平府・學校》 黎平府學　在城東南隅。永樂十一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思州府・學校》 思州府學　在府城内北。永樂六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思南府・學校》 思南府學　在府治北。永樂十二年建。

婺川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鎮遠府・學校》 鎮遠府學　在府治東。永樂十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石阡府・學校》 石阡府學　在府治南。永樂十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銅仁府・學校》 銅仁府學　在府治東。永樂十三年建。

《明太宗實録》卷一七六 （永樂十四年五月）丙午，設交阯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

《明一統志》卷五《永平府・學校》 永平府學　在府治西北。元至正間因其舊修，本朝永樂十五年重修。

《明太宗實録》卷一九一 （永樂十五年七月）庚午，設四川烏撒軍民府及雲南臨安府嶍峨縣二儒學，貴州鎮遠府儒學。

楊榮《文敏集》卷九《浙江嚴州府重修儒學記》 學校教化之本，王政之先，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致謹於此。洪惟我朝天啓文明之運，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首建國學，於是四方府州縣皆設庠序，以教育天下之英俊。以至於今，聖聖相承，五六十年之間，髦士彙進，而治道大興，猗歟盛哉！

浙之嚴州郡學，舊在城東南隅，宋雍熙二年遷郡城之西北方。其時諫議田公、文正范公、清獻趙公相繼來爲郡，於是廟學之制、教養之具焕然大備。然自雍熙至大觀，自大觀至紹興，百五十年之間，凡三改作矣。厥後知州事錢可則立石志之。元季兵燹，燔蕩靡遺。國朝洪武庚戌，詔設學校，乃即城西舊址以建。歲甲寅，郡守趙士敏議徙城内，今在郡治西南三十步。中爲大成殿，殿之東西爲兩廡，南有戟門。門之外爲泮池，池之上爲石梁，東西立二祠。池之南爲櫺星門。殿之北爲明倫堂，辟四齋於堂之南。左右堂之北爲會饌堂，東廡之東則有神廚、神庫等房，西廡之西則有射圃、講肄之所。倉廩庖湢，靡不整備。規模弘敞，視舊有加焉。邇歲廟貌傾圮，梁棟朽腐，繼遭洪水，漂蕩淹浸，不堪矚目。歲丁酉，教授孫子敏首捐己俸以倡率之，前太守李興、同知曾所敬、通判范耘、吴顯、推官申文才、守御千户劉福、遂安知縣胡子澄暨各庠師儒、六邑士人，皆出財以助之。繼而郡太守建安葉公溥下車之初，惕惕然以興學爲念，復捐貲鳩力，協成厥美。以是年夏四月經始，至冬十二月訖工。既成，分教郡學謝坤、舒宗辰具書其本末，因葉公與予同郡，來請記。

予惟正風俗，厚人倫，敦教化，育賢才，皆本於學校。學校之設，誠爲政之急務。苟非有賢守令誘掖奬勸，黽勉維持以振起之，則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曷足以致此哉？嚴陵爲浙名郡，學校之政初未嘗或弛，故其士習之美，賢才之盛，至於今而弗替。雖廟學完圮不常，此固物理。而又得太守如葉公與前守貳寮屬暨師儒賢俊、富家巨室相與綱維，樂爲之助，俾仆者起，弊者新，漫者飭，堂筵嚴整，俎

豆静嘉，不惟聖賢之靈洋洋如在，而凡爲師生者，亦得以雍容揖讓乎其間，以講明聖賢之道，是豈不爲斯世之盛美乎？故不可以不記也。遂樂爲記之，使鐫於石，庶後之人得有所考焉。

《明太宗實録》卷二一〇　（永樂十七年三月）癸亥，設交阯諒山府及七源、廣源、上文、下文、萬崖、上思郎、下思郎、九真、嘉興、廣威十州，多翼、古蘭、丘温、鎮夷、丹巴、脱淵、大蠻、宣化、富良、弄石、大慈、感化、永寧、宋江、俄樂、安樂十七縣儒學。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之有要，爲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爲胡猺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敝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爲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兹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薾，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遺永福文學楊珙來，求予記其成。

昔魯僖公修泮宫，《春秋》不書，説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虚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修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修，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此舉，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既修，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爲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既作類宫，淮夷攸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爲之書。

柯潛《竹巖集・補遺・撫州府學重修記》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本，而學之興，能稱上旨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周視，學舍皆敝陋，大懼廢墜教基。遂諗諸寮佐，以公錢修之。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肄業之齋、會饌庖廩之所，工繕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樓、洗墨池，皆治以爲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慶以書來言曰：「撫郡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天復二年，刺史危全諷立也。宋慶曆間，郡守馬尋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壞而屢有修之者，然率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有如今之既完且固爲可久也。願有記。」

余觀理財聽獄，凡起廢决滯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爲才者也。然非爲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怒而號曰：「何民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爲逸、去難而爲易者焉，興學教士是已。蓋人之起居、飲食、動作，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師友之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行，則紀綱修明，其才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之選。得其士，其居常也，閭閻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浩乎不可摧奪。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是乎？故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褒然爲首稱也。

周君讀經書，尤精於《詩》，達於政，世吏之所趨向者不暇爲，其棄不務者則先之。故朝至郡，而夕舉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蓋不得專美於漢也。郡之人登文昌之樓，有堰隆然，將復合乎？則爲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政。黄震之謂第一流人物復出矣，余於是時尚有以頌君者。」姑爲之記修學之成，使刻於石以俟。

《明一統志》卷五五《臨江府・學校》　臨江府學　在府治南。宋建。本朝永樂二十一年重修，金幼孜記。

《明仁宗實録》卷一四　（洪熙元年四月乙丑）革四川烏撒軍民府儒學。

《明宣宗實録》卷一一　（洪熙元年十一月辛酉）貴州鎮遠府知府顔澤奏：「本府儒學自永樂十三年開設於偏橋等處四長官司，夷人之中選取生員入學讀書，期有成效，宜給廩膳以養之。」上曰：「府官之言是。邊郡開學教夷人，欲使自營口腹，彼豈樂於爲學？凡貴州各府新設學校者與之。」

《明一統志》卷二五《萊州府・學校》　萊州府學　在府治東。宋明道間建，本朝宣德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三八《杭州府・學校》　杭州府學　在府治北。舊在鳳凰山右，宋紹興初徙置今所。元至元中，郡守夏思忠復購地增廣之。本朝宣德四年重建。

楊榮《文敏集》卷九《應天府重建儒學記》　國家崇儒重道，建學育材，懋圖化理。爰自京畿至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設師儒以訓之，豐廩餼以養之。嘉惠斯文，列聖一心，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卓冠前古。士生斯世而蒙遇若此，何其幸哉！

南京應天府爲天下列郡之首，學宮在郡治之東南，蓋宋景祐中所建。歷元再毀於火，大德癸卯，總管陳元凱復之。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即以是學爲太學。洪武辛酉，始創國子監於雞鳴山之陽，而改是學爲應天府學，以江寧、上元二學之生徒隸焉。永樂戊子，復毀於火，所存者惟東廡及戟門、欞星門、東序三齋而已。學官因循，迨今二十餘年，未有能復之者。宣德己酉，南京守臣襄成伯李公既視政，即有事於學。於是閱其舊址，乃慨然曰：「是風化所自出，而摧弊不復，曷以稱皇上教育之盛心哉！」遂率府寮部屬，各捐己帑，僦工鳩材。而府尹史怡等咸捐俸貲，用相其役。以是年七月初吉經始，越五月而明倫堂成。明年而大成殿立，齋廡門廊次第畢舉。凡諸故構之陳朽者，皆葺而新之，煥然宏麗，有加於前。於是僉言立石，以紀其事。治中三山高應以書請予記之。予惟李公荷國家付託之重，仰承德意，作新學校，倡起斯文，固爲政之所宜先。其用意之勤，經營之篤，紀述以勸後人，亦宜也。

夫自古帝王之建學，莫不以明人倫爲化理之本。人倫之大，莫先乎忠孝。學者之學，亦莫切於斯二者。自家及國以至於平天下，莫不由是而推之，馴致其極，天地以之而貞觀，日月以之而貞明，五氣以之而順布，萬物以之而化成者，何莫不本乎此？苟不務此，而徒學於文辭，以爲進取之具，是果何補於化理者哉？予固知李公風勵之機，而願望於後來者如此，故推本而書之，俾鑱之石，以示夫學者。其毋以吾言爲迂，尚相與勉於成也。

《明一統志》卷六三《長沙府・學校》　長沙府學　在府城正南門右。宋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宣德六年重修。

胡儼《頤庵文選》卷上《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記》　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既成，監察御史五河丁公寧，合藩臬諸公走書幣來徵記，且曰：「閣成之日，適朝廷命下，武臣子弟皆得受業。學官兼資文武，誠千載之盛事，一時之嘉會。苟得記之，則嶺南之士得於觀感者，益勵厥志，而於治化實有裨焉。」

按是閣初曰尊經，庋置簡册，在番山之下，講堂之北。故元泰定丁卯，憲使吕禎更曰「雲章」，取《詩》之義。蓋雲漢昭回，天之文也；法言大訓，聖賢之文也。舊曰尊經者，天下之所同然，經無待於尊也。至於雲章，則廣獨昭揭乎斯名，深有以起發乎學者之心志。歷歲既久，風雨震陵，蠹蝕侵剥，摧敗傾圮，孑然莫支。宣德壬子，丁公巡按是邦，祇謁廟庭。會講之餘，目擊心存，慨然與諸公僉謀新之。於是各捐貲俸，鳩工取材，甃石陶甓，易其腐敗，加以彩鏝。興作於夏，訖秋告成。高六仞有奇，廣倍之，深五尋。爲楹者七焉。規摹弘敞，棟宇巍峨，締構堅緻，丹碧焜煌。遠近瞻仰，誠爲壯觀。褒衣儒冠登斯閣也，海日初旦，天光發新，抑思有以洗滄澡雪，日新其德者乎？超然遠覽，出乎塵氛，抑思有以脱略凡近而遊高明者乎？若然，則斯閣非直爲觀美，乃所以爲吾成德之地也。而部使暨方鎮諸公作新之意，所以期待於諸君子者，其亦在兹乎？將見教修於户庭，化行於嶺海，其所及者遠矣。昔者張公九齡、余公安道，實是邦之先哲也，嘉言善行，確乎金石，流風餘韻，蓋可想見。矧二公事業，表表偉偉，文武兼資，論世尚友，豈無其人耶？

余養痾山林，衰朽之餘，不能有所發揮，姑記此以俟。

《明一統志》卷五七《袁州府・學校》　袁州府學　在府治東。唐乾元初自州南移城西。宋皇祐中改建于此，李覯記。本朝宣德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四《慶遠府・學校》　慶遠府學　在府治東。宋建淳熙中知宜州韓璧重修，廣帥張栻爲記。河池州學　在州治東北。本朝嘉靖中建。宜山縣學　在府學西。洪武初重建。天河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四《平樂府・學校》　平樂府學　在府城南。宋宣和初徙城北，尋徙今地。本朝宣德十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八《南安府・學校》　南安府學　在府城東門外。宋淳化間

建，祥符間遷於府治南，熙寧間復遷舊址，宋蘇軾及元劉岳申俱有記。本朝洪武十年重修，正統初併大庾縣學入焉。

《明一統志》卷三五《鞏昌府・學校》　鞏昌府學　在府治東。元建，本朝洪武中重修。

《明一統志》卷四三《衢州府・學校》　衢州府學　在府治西。宋慶曆中建，本朝正統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五《紹興府・學校》　紹興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嘉祐中建。元重修，黄溍爲記。本朝正統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五《寧國府・學校》　寧國府學　在府治東南隅。本朝洪武間建，正統間重修。

《明宣宗實録》卷一〇〇　（宣德八年三月）戊午，設四川烏蒙軍民府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先是，通判黄甫鉞奏：「本府前元時設立學校，今文廟猶存，每歲春秋，府官祭祀，無教官生員典禮。宜仍設學校，除授教官，選取土民俊秀子弟入學讀書，庶使遠人通知禮義，亦得賢才備用。」從之。

《明一統志》卷二《保定府・學校》　保定府學　在府治東南。元中統間建，有郝經撰《孔子廟碑》。本朝洪武八年重建，正統中重修。

《明一統志》卷五九《武昌府・學校》　武昌府學　在府治南。宋慶曆間建，本朝正統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四《安慶府・學校》　安慶府學　在府治東。洪武五年因山谷書院舊址建，正統中重建。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安慶府重修廟學記》　古之治天下者，必切於教民。學校，教之地也，是故三代之興，莫不有學。而其所教，則以明人倫爲本。人倫正而天理行，則天下治矣。我太祖高皇帝統御之初，即詔天下皆立學，擇其人之俊秀者，俾學於其中，讀聖人之書，以求聖人之道，而施之人倫日用之間。列聖相繼，前後一揆，治化之盛，於今幾百年矣。

安慶府學在郡城中，舊有廟以祀宣聖，皆洪武二年所建也。歷歲既久，日就弊壞，莫有繕治之者。宣德中，工部侍郎周公受命巡撫畿甸諸郡，而兵部郎中鄧君浩實輔行。至安慶謁焉，大以摧壓爲懼，慨然思一新之，即出俸貲以爲倡。鄧君力贊其決。然當時無有能任其事者，周公爲之經營計畫，凡可節縮以充用者，靡不盡其心。如此，凡五六年，而王侯璜來爲守。公素知其才，即以任焉。侯曰：「此璜事也，而乃以煩公？其敢不勉！」亦出所有以助費。而同知史侯祥、通判吴侯簡、羅侯繡、推官劉侯善，與郡之僚屬及諸縣令佐若懷寧宋顯等，與好義之民，各隨豐約，出貲泉來助。周公乃與王侯益得以施其智，遣人於荆湘市大材，求工師於南京。凡瓴甓丹碧之類，必致其尤良者。而諸董率之人，皆協力以勸相之。周公及鄧君，則往來程其功而資其所不及。先作大成殿及兩廡，肖聖賢像貌，高明弘壯，端重嚴整，東南諸郡莫先焉。其明倫之堂、授業之齋、師生燕息之舍，凡門廊庖庫廟學所宜有者，莫不畢備。蓋始於正統五年十二月甲申，而以正統某年某月某日訖工。於是王侯以書來京師，告予曰：「廟學之建，實侍郎公之惠，而璜輩薄效其力。今巍然煥然，足以經久而不壞，諸生得從容講學焉。敢請文以刻諸石，使後之人知是役之所由成，且俾學於是者思自勉，以稱今之意。願先生有以啓之。」

予謂聖人之道，有體有用，仁義禮智之德之充於己者，其體也。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施之各適所宜者，其用也。誦經傳之微言，求其當然者而盡心不懈，則學斯成矣。發而爲文章，廓而爲功業，蓋無所不可。古之君子皆然，彼以記誦剽掠爲事者，非學也。然則今之遊於學校者，其所事可知矣。安慶爲畿内大郡，舊志稱其風土清美，而余忠宣公闕亟稱其人天性忠義。風土清美，則當産秀傑之士；天性忠義，則當無奇邪之習。以如是之人而遊於學宫，求古人之所學者而學之，則何患不可及哉？此今之所望於學者也。

予聞之，道一而已，師於古而驗於今。忠宣守安慶，去今未久也，孝於親，忠於君，勳德之茂，節行之著，文章之美，誠無愧於古君子。其遺風餘烈，猶有存者。諸生近法忠宣而遠思古人，以成其學，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則無負朝廷教養之德與諸公修學期望之心。故爲記之，俾刻之廡下以俟。

周公廬陵人，名忱，字恂如，學道君子也，故深能體上意，所至以興學爲事。王侯，代郡人，字子玉，始取進士入翰林，至是以賢舉升今官。始至，即能篤意於學校，可謂知本矣。是皆可書者。若凡預兹役而有勞效者，則載之碑陰。

《明一統志》卷三九《嘉興府・學校》　嘉興府學　在府治西北。宋紹興中建，本朝正統八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六二《荆州府・學校》　荆州府學　在府治東南。元至正間建，後燬。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正統八年修。

《明一統志》卷五九《漢陽府・學校》　漢陽府學　在鳳棲山之隅。正統八年革漢陽縣學併入。漢川縣學　在縣治東北。

《明一統志》卷一《順天府・學校》　順天府學　在府東南。洪武初建，爲大興縣學。永樂初以爲府學。正統十一年重修。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太平府修學記》　國朝混一宇内，於安養斯民既盡其方，而所以教之尤篤。是故學校之設徧天下，雖遐陬僻壤，莫不有之，況於畿内之地哉？

太平，南京畿内郡也。洪武初，詔天下立學，爲郡者因宋元之舊，稍加修葺以應詔。歷歲滋多，繕治不繼。正統五年，隴西楊侯士敏由監察御史出爲郡。始至，謁先聖，周視學宫，惟大成殿、明倫堂頗完壯，可以久，餘皆凛乎欲壓也。因歎曰：「學校教之地也，而弊壞若此，奚可不治？」然未暇及之。踰年，政務修舉，民心協和，迺與僚佐議修學，出俸資爲倡，官屬皆悦從。當塗令上虞張嵓請專任其事，衣冠之族、殷富之家，各以輕重來助。費用有度，勸督有方，工善材良，並手偕作。殿堂瓦甓有破缺者，藻繪有漫漶者，悉撤新之，務堅密華好。更作殿前兩廡、戟門、欞星門，講肄之齋、會食之堂、庫庾庖湢皆具焉。屋總若干間。聖賢塑像章服如制，尊嚴粹美，式稱具瞻。修泮池，池上爲橋，甃街道以屬之。又爲外門，揭「泮宫」貳字以表焉。規模宏遠，有加於昔。經始於正統六年某月某日，而以正統九年某月某日畢工。是年夏，經歷劉渙，予邑人，考績來京師，爲予道其事，而求文爲記，曰：「是役也，楊侯挈綱維於上，張侯任規畫於下，故能有成功，而諸生得於此講學焉。願爲之記，以示來者，俾皆勉於學，以毋忘侯之意。」

予觀古昔聖人所以教養斯民者，豈有異道哉？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所以養之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教之也。我太祖皇帝定鼎金陵，於畿内諸郡蠲租稅，省力役，以厚其生。建學立教，又首及之，明天理，厚人倫以正其德。列聖相承，皆用此道，恩澤之入人也深。夫天下之郡不能皆蠲租省役也，爲長吏者又或不知以興學教人爲務，然有志之士力於學問，以成其德，達其材者不少也。今太平之徭稅不異於昔，而學校又新矣，邦人子弟游於斯者，亦何其幸哉！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論，當何如用心也。仰聖賢之德容，而講其遺訓，循五常之性，施之五品之倫，本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黨州閭，使皆興於善。由是發爲文章，措之事業，以致君而澤民，則無負學校之教與賢守令興作之心。若徒飽食佚居以自快，而無適於用，豈所望於學者哉？而亦豈學者自重之道哉！故爲之記，使刻諸石以告焉。

《明一統志》卷四《廣平府・學校》　廣平府學　在府治東南。金建，元末廢，本朝洪武四年重建，正統十一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五《泉州府・學校》　泉州府學　在府治南。宋建爲軍學，本朝爲府學，正統十一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二《河間府・學校》　河間府學　在府治東南。洪武初建，正統六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五《思恩軍民府・學校》　思恩軍民府學　在府治南。正統十二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六《延安府・學校》　延安府學　在府治北。洪武三年建。

《明英宗實録》卷一九〇《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八・景泰元年三月》〔丙寅〕改雲南蒙化州儒學爲蒙化府儒學，税課局爲税課司。

《明英宗實録》卷一九三《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十一》《景泰元年六月》〔癸未〕參謀大同軍事左都御史沈固奏：「大同府並所屬州縣儒學之糧贍養師生，況今達賊時復剽掠，民未復業。宜將各學生員放回依親，學印暫送府州縣收貯，學官送吏部别用。候邊徼寧謐，税糧有徵之日復設。」從之。

《明一統志》卷八六《蒙化府・學校》　蒙化府學　在府治東南。舊爲州學，景泰元年改建。

《明英宗實録》卷二〇一《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十九・景泰二年二月》　庚辰，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涂謙言：「比者大同等處因賊盜猖獗，多將學校停革。甚至太原府、岢嵐州等城在於腹裏，學校設於城中者，亦欲援例停革。此蓋各處守令不能提調，假以缺糧爲辭，妄行奏請。且一學師生，一歲食糧幾何？爲首令者不能設法措置，而欲革罷學校，安用其爲守令哉！況生員中有學已成材可備科貢者，一旦置之無用之地，豈不深爲可惜？乞敕今後學校非被賊盜殘毁，及雖殘毁而尚可修復者，俱不許革。」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〇八《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二十六》《景泰二年九月》　乙丑，提督大同軍務、左副都御史年富奏：「大同府並所屬州縣，先因達賊犯邊，儒學糧盡，教官送京别用，生員放回依親。今各處文廟聖像無人侍奉，多致損壞。及遇進賀表箋、迎接詔赦，無人謄寫掌禮。乞將大同縣生員並入大同府學，止除教授一員。渾源、應、朔、蔚四州，各除學正一員。月支本色米一石。生員停支廩米，免其户下徭役。」從之。

《明一統志》卷一六《池州府・學校》　池州府學　在府城東南隅。宋開寶間建于城之西北，至和間始建于此。本朝洪武元年重建，景泰三年重修。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鎮江府改建儒學記》　鎮江，南京畿内郡，蒙治化之日久矣。舊學在府廨東南朱方門里，今之忠祐坊是也。自宋實元來，或修或否，日入於敝。至今景泰壬申，郡守張侯廷瞻來，歎其卑濕隘陋，欲改作之。士人多以貲來助。即學宫之北，買地庀工。事具以聞，詔可之。適張侯以憂去。後三年丙子，而白侯希閔來任。於是大成殿、兩廡、戟門、講堂、四齋，次第皆作。其爲屋，崇卑廣狹，悉中程度，凡幾間。既而白侯罷，今林侯一薦繼之，協德一心，有猷有爲。又作尊經閣、觀德亭、靈星門、興賢門、泮宫門。鑿泮池，跨以石梁，環以周道。及諸祀享、宿食、庖湢之處，教官之居，諸生退習之舍，無不備。前後得三賢守區畫處置，盡其方。經始於壬申之六月，而以己卯二月畢工。蓋歷八年而廟學之制偉然完美矣。

左副都御史崔公巡撫畿甸，至鎮江，觀而悦焉，曰：「是足以稱朝廷養賢圖治之心矣。然爲之難，不可無記以示後，使凡學者皆思學以稱其意。」於是郡教授蕭崇等以林侯之命，遣其學前訓導梁憲來，請予爲記。憲，予親也，不可辭。

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而或昧焉，故於人倫日用之常，或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學校之教，蓋使讀其書，以明理之本然，推其用之當然而已矣。教之既成，然後出而用之，則百執事之臣無不宜於其職，學校蓋爲治之本也。

鎮江之學既新矣，諸君子體上德而敦教事，亦可謂至矣。學於是者，當何如用心哉？湯盤之銘，學者所當法也。去其舊染之汙而日新是圖，讀聖賢之書，求聖賢之道，修於身，儀於家，身體力行而推致其極，舉而措之，自新新民，皆躬履而不渝。如是，斯可以無負矣。故爲之記，以勉諸學者，使毋怠。

《明一統志》卷二二《兗州府・學校》　孔顔孟之氏學　在曲阜縣襲封府南。魏黄初間襲封崇聖侯孔羡建，本朝洪武元年重建。兗州府學　在府治北。洪武十八年自府治東北徙置於此，景泰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一一《鎮江府・學校》　鎮江府學　在府治東。宋太平興國中建，本朝永樂中重建于定波門外，姚廣孝記。景泰中建于此。

《明一統志》卷三六《臨洮府・學校》　臨洮府學　在府治東。宋建，本朝洪武間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鳳陽府・學校》　鳳陽府學　在府治西南。本中都國子監舊基，洪武二十七年始自舊城移建於此。景泰二年及成化中俱重建。

《明英宗實録》卷二九三《天順二年七月》　丁未，設福建建寧府壽寧縣儒學，並陰陽、醫學，僧、道會司，置官降印。以縣初置故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德安府重修廟學記》　德安，禹貢荆州之域，春秋鄖子國也。秦屬南郡，漢唐名安陸。宋置安遠軍節度，以世宗潛邸在焉，又升爲德安府。其風俗醇厚，而人多秀傑，喜儒術，自昔以文章魁天下、躋輔相者有焉。國朝以來，建學育才，以興太平之治。而德安之學校亦久而敝矣，有政教之責者病之。前守天臺范理雖嘗修治，而其力不繼，僅完大成殿，可以容俎豆，其他則日入隳壞。景泰三年，刑部郎中周侯鐸以賢舉爲德安守。侯萬安人，字秉訓，由進士官郎署，公廉愛人，聲譽藹蔚。下車之初，周覽學舍，歎曰：「賢才治天下之本，學校賢才之所從出也。敝陋如此，何以作其氣，成其才，以稱上意哉！」亟欲有爲。以歲之不易，不克如志。越二年，歲豐民和，侯大喜曰：「是可有爲矣！」乃與僚佐議，各出資以爲倡。於是民有好義者，皆奮而應之，富者出貲，貧者效勞，各盡其誠，不呼而集。市材鳩工，並手偕作。廟之椽壁有腐壞者更易之。兩廡舊各七間，今以其隘，各增爲一十五間，每間爲一壇，塑先賢先儒像居其位。作戟門、櫺星門。櫺星門之南，立牌樓，榜曰「文廟」。櫺星之西，作神廚六間。故明倫堂隘，擇文廟東空地作明倫堂五間。堂後創講堂五間。講堂東西作號房各七間，其東北作饌堂五間。明倫堂東西作誠意、正心、進德、修業四齋，各三間。明倫堂前鑿石甃泮池，周回三十丈。池内壘石爲三橋，以通往來。池東西作號房各六間。池南作門屋三間，榜曰「儒學」，而周以垣。儒學門首新作通衢大道半里許。衢之東西，各署牌樓，揭扁焉，東曰「興賢」，西曰「毓秀」。又於興賢之東作牌樓一，扁曰「儒林」。皆侯之經營署置。土木采章，極其輪奐，氣象軒豁，規模弘遠矣。始作於景泰五年之秋，而以天順三年之冬訖工。郡教授黄琰、訓導陳和、趙誠、陶鼎、曾政相與言曰：「學校之成，侯之用心至矣。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勸多士？」乃備書本末，俾學之賢者王子昭持來，請予文刻之石。

予聞古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三代之教可見已。然非獨治天下者然也，雖諸侯亦有之。德安名郡，古諸侯之邦，民性之厚，率聖人之教非一日矣。乃今又得周侯大興學校以教之。學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本於心而著於書，

讀書以明道，自倫誼之大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施之天下，而治道盛矣。然有志者蓋鮮也。故讀書而不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束書不觀而僥倖於一切者又有矣，此流俗之通患也。爲士者蒙教育之厚，而顧以流俗自處，則奚貴於士哉？此亦非周侯所望於學者也。吾嘗聞之，宋仁宗皇帝重選士，嘗焚香祝天，願求忠孝狀元。是歲果郡士鄭獬魁天下，當時以爲得人。今德安之學既新矣，來學於此者，皆當日新其德，爲忠臣孝子，以圖報於朝廷而不陷於流俗，則無負皇上教育之大德與諸守倅師儒勉學之盛心，則善矣。故爲書此，以贊其成，亦思以勸來者。予之相愛也厚矣，觀者其毋忽諸！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瓊州府重修廟學記》 瓊州府在南海上，瀕海州縣十六七，而統以一府。地既阻險，海患間作，人物皆被其害。洪武初，置廟學於郡治東南，其爲士者多喜學，賓興之歲，以經術自奮，取進士、登要途者相望也。天順庚辰七月望，赤雲勃興，盲颶怪雨發作無節，居人大恐曰：「此颶候也。」久而愈暴，頹垣古屋，塌然摧仆。翌日午稍息，徐而視之，禮殿僅存一二，餘則盡廢。有司不遑修治，日往月來，實概於心。今年春，廣東憲副臨武鄺公巡省至是邦，謁先聖廟，憫其傾覆且盡，無以揭虔妥靈，師無所施教，弟子無所受業，喟然以修復爲己任，謂太守章貢，葉侯肅，推官五雲劉侯詔等曰：「天變雖無常，而天職之在我者則有常也，吾豈敢怠哉！」聞者皆爲之喜，協德一心，以奉其令。貧者效力，富者出財。凡竹木瓦石、飲食諸物之宜於用者，無不畢備。材良工善，各逞其能，不待勸程，晨夜展力。未數月，禮殿成。又踰月，明倫堂成。未幾，兩廡、四齋、靈星、戟門，次第皆成。師生講論、食息、遊憩之處悉備。乃飾聖賢像，致美於容貌。作鍾磬鼗爵，簠簋籩豆諸器，皆以其物爲之如制。春秋有事於廟，禮備樂和，進退有節，觀者莫不贊其美。因相與謀而屬記焉。

學校教之地也，古之聖人所以教者，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信，人所固有也，具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施於尊卑貴賤，應事接物，輕重疾徐之際而不失其宜，道之常也。若時氣失常，風雨乖戾，人物不遂其安，草木鳥獸亦皆不得其所，此災變之大者也。因災變失常而謹人道之常者以修復焉，豈非宜哉！

昔韓璧守是邦，嘗新學矣，晦庵先生爲作記，論天道人事之常，以勉學者，使踐其實而趨於善。先生之文尚在也，當復有知言君子，質之而誠不悖焉，則請續書，以爲瓊州府重修廟學記。其始作則是年春二月之某日，而以秋八月某日訖工。臨乎上者厚於仁，役乎下者勇於義，是皆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廣州府學仰高祠記》 仰高祠者，廣州府學禮賢之祠也。禮賢而謂仰高者何？言賢者之高風峻節，非尋常可及也。非尋常可及而蔽之以高之一言，何其善於形容而善言德行也！

按廣東憲使方公書及太守沈侯所述事略云：初，宋以蔣之奇守廣州，拳拳於礪名節，慨郡之前賢未有祀，以晉吳隱之、唐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仿八人列而祠之。子城上又益以晉之滕循、唐之王緜，作《十賢贊》，因名曰十賢堂。開寶以來，茂勳清德，有若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陳世卿、邵曄、陳從易、張頡八人，又合而祠焉，名八賢堂，在十賢堂之東。歲久頹廢。而晉陶侃、宋蘇軾、楊長孺，元張宏範，俱以名宦著。國朝僉都御史楊信民撫定叛亂，有惠及民，卒而祠之城隍廟東。若唐張九齡，宋崔與之、温若春、李昴英、郭嵩、古成之，皆鄉先生，有祠名先賢，在明倫堂之西，射圃之北，久而寖敝。元至元中，宣撫梁雄飛又以蘇軾、楊長孺並祀於廉吏吳隱之之祠。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立張文獻九齡、崔清獻與之之祠，名二獻祠，今皆廢。我朝飭臺憲勵廉節以風天下，而廣東守臣注意於此亦久矣。天順改元，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公盛奉命巡撫，臨廣東，謁諸祠廟，歎先賢祠之敝陋，十賢、八賢、廉吏、二獻諸祠之廢也，議所以作新之。巡按監察御史莊公歛及按察使方公員、布政使宋公彰等議以克合，擇學之巽隅，爲堂三間以祀之。考諸賢之爵里名謚，以十賢置中室，八賢置東室，名宦鄉先生則置於西室。葉公思所以聳具瞻，取《詩》「高山仰止」之義，更名祠曰仰高祠。歲以丁祭，畢，知府率僚屬諸生從事於其間。祠成之明年庚辰，平湖沈侯琮來知府事，喜祠之成，而崇德尚賢之美得以示勸於無窮，既書其合祠之意，復取諸賢事略書之碑陰。又致方公之書，以仰高祠屬予記。

予年踰八十，老病才匱，不足以與此。然觀諸公所以好賢而作礪之者，亦猶昔也，既新其祠，美其名而謹其禮矣，好賢之志，亦豈有已哉？緇衣之改爲，豈但適館授粲，將有大者焉。勉之而極其至，在乎己而已。於乎！表往昔以儀來今，此君子所望也。故爲之記，以見祠之所以更作如此。若諸賢事略，則有沈侯碑陰之記可考。祠成之日，乃某年某月某日也。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九《平陽府儒學重修記》 平陽爲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實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爲支屬之所觀法，爲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於學政。今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蚤游太學，出令上元。上元爲應天劇

邑，素稱難治。姜守歷職九載，事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陞知是府。涖任之初，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厨學舍率多敝漏，及有屋宇當立而未備者，因志諸心。及半載，間值時豐人和，乃區畫埏埴之具、斲削之材，以及甓甎百需。既合矣，於是就工。先作神厨，次作明倫堂，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退室、繚垣道途，靡不完整平直。又表頖宮之扁，覆以重屋。始事於天順五年二月，凡五閱月而工訖，學舍爲之鼎然一新。郡博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

余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若古唐虞三代之教學，雖名有不同，而皆本於道。蓋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矣。自孟軻氏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氏曾思之道不傳，歷漢唐以來，間亦設學立經，置師弟子員，然道既鬱而不傳，而其所以爲教爲學者，徒矻矻於訓詁名物已耳，枝葉之謏陋，甚至雜於異端，惑於功利，汩於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臨雍拜老，增廣生員如漢唐之盛，亦不過侈當時之觀美，卒莫能究大道之歸而復隆古明道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子出，始有以接千載不傳之統。於是發明性即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表章《大學》、《中庸》，明古人爲學之次第，造道之閫奥；以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雖多，亦奚以爲？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已矣」論爲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萃周、張、程子之學，以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四書爲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爲大學之根基，以及《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兼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途各異，而其要歸皆本於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時講論極爲明備，而乃屢爲狂言所阨，竟莫能施其教於學政，達其道於天下。逮我皇明，統一萬方，道隆千古，内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之説，以求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説，皆不得淆雜乎其真。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於學政，盛行於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

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爲政之先務而新理之，事神育才，咸有其所，爲師爲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幾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所謂明道明倫者，將不爲虚語，斯於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於是乎書。

徐溥《謙齋文録》卷二《延平府重修儒學記》　弘治壬子夏，延平府重修儒學。工完，師生以知府餘干蘇侯之功當紀也，來求予文。蓋侯予所取士，知其居官多善政，而好學有文，非他俗吏比。乃不辭而爲之書。

惟延平在閩爲山水勝地，學之初建，蓋自國初知府唐侯鐸。嗣是守者相繼修葺，至成化間，則盛侯顒改建明倫堂於文廟之東，及齋舍數十楹。比歲亦就傾圮，而莫有顧之者。且學門與僧廬相侵，儒墨混跡不便。於是蘇侯以名進士由兵部屬爲守於是，覩而慨焉，曰：「修學，吾職也，敢以勞費惜耶？乃命役夫鞏石伐木，擇日興工。初徙三門於西，人以稱宜。次即明倫堂故址作重屋，以藏賜書於上，名寶章閣。既内撤文廟，若堂，若齋舍，若庖庫，皆一新之。歷歲餘，煥然改觀，於舊迥異。凡游於是者，莫不泰然以樂，奮然以勤。而是秋遂薦於鄉者數人，復以爲異。噫，豈其然乎？

蓋昔宋明道、伊川兩夫子倡明斯道於孔孟絶學之後，河洛之間翕然師尊之。若南士往從之者，惟龜山楊先生而已。故龜山之歸，明道送之，有「吾道南矣」之嘆。龜山之學，傳之羅從彦先生。從彦傳之李願中先生。一時皆生於閩，而李公又延平人，而晦庵朱子所從學者也。四先生往來講授其地，實爲道學淵藪。雖去數百年，其流風餘韻尚被於他鄉，況其所生之鄉哉？又況爲其鄉之士哉？故嘗觀李公以書初謁羅先生，大概謂後世講學者徒在句讀文義之餘，治心者不若口體衣食之急，所以求道者如此其至，是豈爲利禄計者可同日語哉？鄉之士聞之必熟，有不待告者。吾聞蘇侯即寶章閣之下祠四先生，名曰「道南師友之堂」，其意蓋可見矣。然則遊於是學，由四先生之學以求孔孟之道於千載之前，至於學優道明，勉就選舉，於以行義達道，致君澤民而成儒者之效，又豈非聖賢之心哉？因書此爲記，並諗于蘇侯，其亦以爲然乎？

《明一統志》卷六《應天府・學校》　應天府學　在府治東南。舊在秦淮水北，宋景祐中徙於此。紹興中重建，葉夢得作記。本朝洪武初以爲國子監，尋復爲應天府學。成化七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八《贛州府・學校》　贛州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慶曆中建，本朝成化中徙建于景德寺基。

《明憲宗實録》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戊申〕設貴州程番府儒學。

《明憲宗實録》卷二二一《成化十七年十一月》〔戊戌〕開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張寧《方洲集》卷一八《重修嘉興府學碑》　嘉興府學自真定黄公懋修建，凡九易守，歷二十七寒暑，土木之工，完壞相半。成化十八年，金谿徐公霖適知府

事，重建聖廟、東西廡二十二楹。繪飾諸賢舊像，仍文昌祠三楹於明倫堂東後，創鄉賢祠三楹於西，後增廣學舍五十六楹。牲庖有室，饌食有所。經始於是歲三月，落成於二十年九月。是舉也，公固仕學優通，僚佐皆德藝相值，故其成也速而可久，美而不靡。訓導李敏、趙威率生徒湯濬、王永芳詣予，以大司馬項公蕙臣、同知施公漢章書，記刻石以彰久遠。余既卒記其事，而公之本意不可不白。

夫學者，將學爲聖賢也。聖賢之道無他，行其所當然以盡乎其本然者耳。聖賢不能使其身常存、其教常不息，不得已而托之言。學者不能親受教於聖賢，領會其面命，不得已而求之於其言。後世作人者不能使人皆聖賢，無所差昧，於是乎設爲學校科目，不得已而論選。其所習於聖賢之言，非務其言，將因言以考其能，踐夫所謂當然本然者耳。能明其言，以淑其行，以達諸用，上也。明其言，不以淑其行而無所用，下也。罔於言，而或有得於名位之間，皆苟異焉，非聖賢事也。是故明言爲格物致知之事，淑行本誠意、正心、修身之事，達用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聖賢所以教，學者所以學，後世所以法乎唐虞三代者，皆不出乎此。

寧願諸君子勉爲其上，戒爲其下，强力從正以表著其苟異焉者，然後可以稱賢弟子，爲鄉先達，爲時名臣，生也可以賓老於明倫之堂，没也可以俎豆於鄉賢之祠，庶幾道德功業不負公爲朝廷興學之本意，不特務其末而已。其或枉於進取，溺於利禄，自失其身，而始卒不類，是又苟異者之弗如何，足爲學校齒論。若夫非其所致，而得失成敗無愧於天者，此則君子之不幸也，何罪哉！

《明一統志》卷五七《瑞州府・學校》 瑞州府學　在府治西。宋紹興間建，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九《南昌府・學校》 南昌府學　在府城中洗馬池傍，晉豫章太守胡淵建。元設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本朝爲府學。

《明一統志》卷五一《廣信府・學校》 廣信府學　在府治東。宋景德間建，本朝宣德初及弘治中俱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七《歸德府・學校》 歸德府學　在府治東。舊在東北，宋初爲應天府書院，大觀改南京國子監，金元爲歸德府學。本朝初爲州學，弘治中圮于水，遷今地。嘉靖中改學。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道統，陵夷至於宋之季世，而禮樂防決、彝倫教斁者幾百年。天厭厥德，乃生我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國也，首即南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衝，立爲中都。既已建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爲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具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爲諸侯頖宫，然其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頹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修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章君鋭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修政立教爲己任，月朔望詣學宫，謁先師，課士子。顧兹學宫頹壞，喟然興嘆，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兹郡實皇明鴻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吾心？」於是乎謀之寮寀，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考其圖籍，即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舉之，剥落者修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爲堂者五，爲樓閣者各一，爲亭者二，與夫神厨、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也。甫成，適邵武寧堅永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永貞嘗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求予記。

予惟建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君之修是學也，其所關繫實大。蓋山河兩界，兹郡實居其中。我聖祖於此生焉，奉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萌蘖於兹。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既已斤斧之，斲削之，棟明堂，柱清廟，楹百室，以立爲百世之規制矣，原其所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荄，滋養其萌蘖，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於成材以復其故也，烏可後耶？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

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即帝位，立執中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維王迹之熄。又七十一年夢奠兩楹。聖人既没，其間一千八百餘年，雖迭爲廢興，歷聖相傳之道統，不絶如帶，而文儒之教因之而説長。我聖祖始紹帝堯以來執中之統，明孔子以後文儒之教，王業所基，實肇於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閫守職者乘時奮興，翼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謨，皆淮濠之産也，昔有其人，今無其人耶？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潁、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閒右，非但一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是兹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

一郡之賢俊而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産以並植焉，含地氣之精液，向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釀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芃芃而盛，綿綿而久，大之爲棟樑，小之爲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無鄭人榱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裨贊我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執中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帝鄉之學焉。後之莅政於茲、施教於茲、受學於茲者，尚有感於斯文！

《明孝宗實録》卷八八《弘治五年八月》　（戊申）開設貴州都匀府。陞九姓、麻哈二長官司爲獨山、麻哈二州，並改清平長官司爲清平縣。州縣皆屬於府。【略】

改都匀衛儒學爲都匀府儒學，仍舊止設教授一員。從巡撫都御史鄧廷瓚奏也。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六五《重建成都府學記》　成都府學之重建也，實肇於弘治壬子。倡其議者，布政使鄭君齡、提學王君敕。柄其事者，巡撫梁公璟、巡按陳君瑶。分董其役者，某某。而成於今都御史鍾公蕃。給其費者，爲官帑之贏。赴其役者，爲農隙之夫。木以章計者九千，瓦以片計者五十餘萬。青臒黝堊以斤計者二千石，以塊計者二萬餘。甎十有一萬，油麻膠漆以石計者百二千，銅鐵、椶竹、布草之類，不可殫記。爲殿之基，其崇丈。殿爲間七，崇六丈有奇，深廣稱之。增左右廡爲五十八，殿左右爲齋室各一。戟門門五間，崇三丈。靈星門三。爲泮池橋，略與門稱。又前建大成坊，東西爲麟洲、鳳藪二坊，遷題名記二亭於大門之内。以至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會饌之所、名賢之祠、倉庾之室皆新之。又前爲泮池坊，市民地二百餘丈，增肆業之房，爲重樓八十間。又製爲禮樂服器，共三百餘事。蓋自畿輔近郡之學，鮮有若是比者，而遐方僻地弗論也。

夫自漢文翁守成都，至國朝千餘年，而其故址爲蜀王府，遷今學於西南一里許，又百有餘年而復建焉。其間凡閱歷若干代，造就若干人，雖道德勳業與時高下，而作育之效、磋切之益皆不可誣。然則古人建學立教之意，其有功於天地萬物亦厚矣。夫所謂教，固在於明倫復性，樹功立業，大者律之以身，小者諭之以言，條格品式，已爲末節，有不繫乎居室之間者。顧麗澤以爲占，居肆以爲喻，古亦有之。不此之先而徒務乎其大，則雖正其模範，善其榘矱，亦豈可立談而道語之哉！且今之爲政者必有堂宇以爲發號出令之地，觀政者尚比之田野之闢、道塗之治，而況學之爲道，有專志而倍力者哉！諸御史之激揚，方伯之旬宣，郡守之撫字，宜不止乎簿書期會之粗，於茲學乎見之矣。使司教者及時以明道，因地以育才，不啻爲美觀故事而止，則所謂復性樹功者，安知不大驗於來學之士哉？予故因教授彭偉輩請，備述修建之歲月名物，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一四《重修南昌府學記》　南昌爲江右首郡，藩臬莅焉。其山川之勝，疆理之廣，非列郡所及，則其學校之制，棟宇之崇且麗，亦宜爲他郡甲。郡故有學，元季燬於兵。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詔郡縣興學養士。洪武丙子，南昌守土之臣肇建郡學，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有學以教育俊茂之士，規制壯麗。至景泰甲戌，幾六十年，而繪飾黝昧，棼棟腐折，圬墀陊剥。巡撫僉都御史韓公雍大加修築，輪奐嵬人目矣。其後學宫寖圮，巡按監察御史天台李公劍修之。又數年，禮殿亦敝，巡按監察御史汝陽熊公翀又修之。至於今，而廟與學頹敝日甚。

弘治辛亥，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來按茲邦，祇謁文廟，退詣講堂，顧瞻咨嗟，以爲首善之地傾圮若茲，不可以不修。乃謀諸鎮守太監鄧公原、按察使魏公富、副使洪公鍾、吴公瓊、僉事陳公祥、趙公艮、汪公舜民、黄公仲昭、張公源潔、郭公秉昭、葛公萱，咸以爲然。遂鳩工屬徒，市材陶甓，至若金碧髹彤黝堊之屬，皆出府帑羨財市之，不以費民。又命同知張汝舟、斷事孫榮以督工匠，義民涂鳳、耆民胡鐸以統徒役。而總理其事，則屬之吴公焉。韓公激揚之暇，躬戾學宫，以申勸戒。衆咸歡趨，不煩執扑。廟自大成殿以至廡門，學自明倫堂以至齋舍，昔所有者因舊修焉，昔所無者迺肇作之。賜書有樓，學宫有廨，栖士有廬，講誦有堂，名宦鄉賢有祠，齋宿有宫，習射有所，觀德有亭。至於庖湢庫廐，皆以序爲。興賢、育才二坊，亦加修飾。凡爲屋百八十間，爲樓六十四間。經始於壬子七月之望，落成於癸丑五月之朔。丹碧輝煌，門闥壯麗，冠於列郡稱其爲首善之地者。邦人士子來游來觀，罔不感悦。是舉也，韓公實主之。所以經營督勸以底於成，吴公之力爲多。吴公具事巔末，以書屬予記之。

嗟夫！學校之修廢，人材之盛若衰繫焉。古昔明君誼辟汲汲興學養士者，豈徒以爲觀美哉？誠欲得豪傑之士以翊皇極、康世道焉耳。故當世士之出於學而用於時者，或秉忠貞以佐厥辟，或敷惠澤以乂厥民。至於儲養待用者，亦皆皦然自拔乎流俗，危言讜論足以折奸雄之氣，英聲勁節足以沮回遹者之心，學校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今韓公暨外臺諸君子修葺學宫，其意固有在矣。凡學於茲

者，效用於時，則奮庸熙載，俾國家有所賴。潛而未用，則清議旌節，俾憸邪有所畏。庶幾乎聞者，見者皆欣慕曰「江右豪傑之士也」，斯不負諸公興學之盛意也。不然，飽廩食而安齋居，飾詞藻以徼利禄，豈諸公所望哉！

韓公字惟遠，起家進士。其按部江右，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恥鉤距，論者以爲得憲臣之體云。

《明孝宗實録》卷一〇五《弘治八年十月》〔己未〕開設雲南廣西府儒學。

《明一統志》卷六四《衡州府・學校》 衡州府學　在府治東。宋建。【略】本朝洪武三年遷治東，弘治中徙此。

徐溥《謙齋文録》卷二《真定重修廟學記》 真定舊有廟學，自國初草創，規制卑狹。暨府入爲畿輔，而學制弗稱。歲久益敝，殆無以爲瞻奉游習之地。弘治某年，平涼張侯璁自户部郎中來知府事，有志新之。積數歲，財力皆裕，計其事可濟，始請於前巡撫都御史史公琳，巡按御史張公，鳩工聚材，相地營制，既有端緒。而都御史高公銓、御史田公湄繼至，復申前令。弘治乙卯之春，至丁巳之秋而成。凡爲大成殿八楹，崇若干丈，深廣稱之。東西二廡，共七十楹。外爲大成門，六楹。櫺星門，四楹。門之外，鑿地爲泮池，上爲石梁。三殿之後，築土爲臺，上爲尊經閣，六楹。又爲神厨、神庫，各若干楹。而廟之制加於昔。既又按圖籍，復學舍之侵地十之三，合其舊而平之，改建明倫堂，爲楹六。退省堂，亦如之。東西四齋，爲楹各四。號舍，爲楹六十餘。爲觀樂亭者二，爲學官廨宇者五，爲庖爲廩，爲門爲垣者各備。而學之成，視昔蓋倍蓰焉。於是卑者崇，隘者廣，敝者新，爲師者有所據以爲教，爲生者有所依以爲學，爲官長者有所施以爲政，信畿甸間一盛舉也。張侯乃以書來京師，請予記。

學之有廟，尚矣。蓋學所以求道，而道非孔子之聖莫能明，舍孔子之道，則教非其教，學非其學，風俗壞而天下之治隳矣，故報享之祀、尊事之禮必先焉。而凡訓誨肄習、儲養作育之事，並行而不敢廢。此雖中世之制，而其來亦久矣。夫欲使道明於上、化行於下者，豈徒法制品式之具哉？必有躬行實踐之功，而後可以言學；必有嚮往企到之誠，而後可以言祀。此爲士者之所當然，而良有司所宜倡率而興起之者也。況甸服之近，王化所先被，天下之所視以爲輕重緩急者乎？張侯之政固善矣，其爲志亦勤矣，凡經茲地、覩茲制者，皆將徵其賢，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若修廢補敝，使常存而不壞，則又後來者之責也。

佐是役者，同知張景琦，通判王汝安、彭璋，推官李資。董治則獲鹿知縣吕澤，元氏知縣常清，新樂知縣劉麟，臨城知縣郭賓，饒陽知縣徐准、趙琮，安平知縣張經，真定知縣徐銘，凡若干人。

張吉《古城集》卷四《平樂府重修儒學記》 君御其臣，授之職而必專者，所以法天。臣承君命，舉其職而不敢廢者，所以事天。天之於物，照曜則有日月，鼓盪則有風雷，霑濡摧折則有雪霜雨露，其用專矣。君天下者，樹置百官，或爲腹心耳目之寄，或典禮樂政刑、教養工虞之務，雖内外崇卑，相臨相綴，而各有攸司，無兼攝者，法乎天也。苟委質爲臣，承君之命，乃曠其職而不修，徒以禄位權寵爲奉悦吾身之具，嗚呼，理則俱矣，如事天何！

我朝大小諸制，多斟酌近古，約而成之。獨學校一事加詳焉。故天下郡邑必設學與俱，雖窮髮之地，皆歷歷按圖可考於稽，漢唐宋俱無之，蓋駸駸乎比隆成周之制矣。平樂府學故在城外東隅，距南闉約一里許。舊於文廟之後，築堂及齋，重沓密促，歲久傾圮。甚至春秋釋奠，俎豆之間，周旋無地。而諸生自遠至者，咸僦舍以居，窄陋弗稱甚矣。弘治辛酉二月，太守謝君有容來官，顧瞻嗟嘆，謀亟更之。越明年壬戌，縉力粗具，議徙堂近北，以拓廟規。卜之惟右食。乃伐麓爲基，輦石爲臺，堂及門齋，通百五十二楹，不數月告成。又明年癸亥，撤堂廟諸故屋，併其地改爲廟位，亦不數月殿及門廡告成，通百三十二楹。於是左廟右堂，皆抱陽負陰，翼然併持，而宏深壯麗，度越前規。其外識以綽楔，繚以周垣，而庖湢庾寢次第葺之，其用心孔勤而用力孔勞矣。是年七月，聖賢像設幾成。訓導楊敞帥諸生序立庭下，拜請記之。

予惟朝廷設官，雖各專一職，而守令之職，視他官爲詳。故其力分而怠、心貳而舒者，皆是也。求其知以化民成俗爲急務，而不以簿書期會、刑名錢穀先焉者寡矣。有容棁車之初，首以興建學校爲己任，固知爲政先後緩急之序，非世之浮沉流俗、舍重趨輕者可同日語也。然亦不過舉其職以事其天爾。若夫繫籍其間，爲師爲弟子者，獨無所事乎？師之職在乎正己以率人，弟子之職在乎明體以適用。然今之爲師者，不過操鉛槧，朝夕詔之曰：諸生勵爾課業，振爾勳名，無予負焉耳。爲弟子者，沿習雕蟲小技，亦不過耽玩辭華，鉤章棘句，以求協於主司而已。嗚呼，朝廷設學養士之義，夫豈端使然哉！苟於正己率人、明體適用之道知爲己職，求以盡之，於俗儒之所以爲教、末士之所以爲學者，知其非職，赧然有不屑爲焉，則能以太守之心爲心，上體朝廷設學養士之意，而彼此所以交事其天者，固無多憾耳，安知他日不有豪傑之材自茲而出，流聲實於國家，博其所事

者乎？然夷考其歸，則有容今日既作泮宮，其權輿也，好事者殆必相傳以爲故事。而予忝紀歲月，勒石備徵，拳拳以事天之道相勖者，舍是亦奚望哉！

是役經營相度，皆有容主之。而董役集事，則敞力居多。有容名湖，廣東海陽人，進士起家，歷知廣西太平府事。無何，改知平樂。善政孔多，此其首務焉爾。

《明武宗實録》卷二〇《正德元年十二月》　〔壬申〕先是，巡撫雲南都御史陳金議奏尋甸軍民府添設學校，孝宗皇帝允之。而左布政使周宏疏言未可者有三：「尋甸一府民皆夷羅，習於縱肆，但宜鎮之以静。況木密、平夷、武定地方災變非常，事宜預防。今若興作，未免起倩夫役，動淹歲月。萬一民不堪命，逃移失所。其不可一也。買辦物料，雇覓人工，府庫空虚，小民困極。本司庫藏俱係解京備邊等項額數，難以動支。其不可二也。兼以税糧不及三千，人民止有七里，學校一設，師生俸廩、祭祀鄉飲之費、齋膳門庫等項，皆不可缺。加徵則無糧可取，加役則無人可充。其不可三也。乞停止。」禮部議覆。上曰：「尋甸既係羈縻之地，又多災傷，儒學其勿設。」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南昌府學上達之閣記》　弘治乙丑春，南昌知府祝惟容作重屋於學宫，當齋之西，館舍之南，饌堂、射圃之北，俾諸生朝夕修肄之暇登而觀焉，蓋取古人游息之意也。陳推官察間率訓導董遵請名於予。予愛其軒窗虚敞，迥出羣構，四望清遠，有高明之觀，故爲之題曰「上達之閣」。而教授王德明適至，則與訓導盛杲、黄奉、黄昂復請爲記，而江同知昌刻之。

予惟君子上達，此孔子之言也。宋儒爲之説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夫高也明也，上之謂也，然而進焉者鮮，何也？人欲害之也。天理人欲，同形異情，其端甚微，而其究甚遠，是故君子慎厥志焉。無志者不足道，有志而自畫則陋，自滿則淺，自放則荒。去是數者，而後可以言志。志以始之，力以至之，化以終之，其間用力之方，或以顔之明健，或以曾之弘毅，而其歸未嘗不同也。

高明上達，其道如此，夫何與於斯閣而强以是名哉？夫人有所見，則有所感。感極而反身以修，凡游息之際，一景一象，莫非德業之助，而況其大者乎？故海興望洋，山起仰止，廟朝則敬，墟墓則哀，隱於蹈井而懼於臨淵，蓋情之所發有不能已者。然則君子登斯閣也，獨無感乎哉！今夫登斯閣而感其高，則知循理之高有大於是，而凡徇欲之卑，必求去之矣。登斯閣而感其明，則知循理之明有大於是，而凡徇欲之污，必求去之矣。是則一瞻望間，而大有相於吾志，以爲力且化焉之地。閣以觀建，而志可以興，故吾斯名閣，因以觀示教焉。

雖然，觀一也，而所以觀者則存乎人。人苟不能自反，而徒資覽眺之勝，抑亦末於觀矣。吾敢以是望諸生哉？天下之學，同歸於教，而南昌特望，自兩京國監外，衣冠禮樂之盛，談者先之。上達之志，夫人有焉，宜吾不能不厚望之也。昔者予在白鹿書院，文諭諸生，有曰：「學者立心，辯莫先於義利，幾莫大於誠僞。」斯二言者，蓋不異此，諸生試更以是參之。是爲記。

《明孝宗實録》卷二二〇《弘治十八年正月》　甲寅，增設雲南尋甸軍民府儒學。

《明一統志》卷二五《登州府・學校》　登州府學　在府治南。洪武九年建，正德間重修。

《明一統志》卷四七《台州府・學校》　台州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景祐中建，本朝正德三年重建。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嘉興陶侯煦守安慶之明年，疆場無虞，惸獨有養，乃圖新其郡學。既得請於提學御史黄公如金、巡按御史鄺公約，遂諏日興工。同知楊君、通判侯君、推官陳君、懷寧知縣李君純皆克贊之。又明年春，督工檢校張珂率富民之供事者十有六人，以工畢告。八月朔旦，侯舉釋菜禮，告成事於先聖先師。實正德七年也。於是，學訓導貴溪江君奎具事本末，俾諸生方欽、陳潔造余宦邸，請文刻石，以永侯之功。

余爲童子時，嘗隨侍家君學於兹學，會刻一峰羅先生所作《靈星門記》，過必一再讀，至今尚能誦其辭。追想舊遊，固不能忘情也。屬兹盛舉，可無述乎？

惟兹學建自國初，百餘年間，蓋屢經修葺。然其敝壞，不至如今日之甚，故其功亦莫過於今。凡今所改爲者，若明倫堂，若養賢堂，若中外二門，其高廣加於舊，率五之一，而中門倍之。所創爲者，若中門外之泮池，池上及門内之綽楔，門左右之迴廊，規制所存，陟降所由，固皆不可闕者。其他若東西四齋、會講之堂、尊經之閣、肄業之舍，以至於倉庫庖湢，則舊貫猶可仍，然皆正其攲傾，易其朽腐，補其缺漏，而加之藻飾焉。蓋凡可以用力者，無不爲也。靈星門舊據高阜，荒蕪而不整，乃甃爲方臺。自臺以達於戟門，有坊有池，有旁行之道。增楹改甃，咸就規矩。聖賢塑像，設色加精。蓋凡可以用力於廟者，亦無不爲也。自經始以至告成，歷日凡四百九十有奇，爲工三千六百，費白金僅千兩。内垂久遠之計，外聳壯麗之觀，而民不知勞，財無妄費，侯於是役，其可謂盡心焉耳矣。夫

興作，蓋《春秋》所慎。然宫室之制取諸《大壯》，泮水之樂頌於魯人，則凡去撓就隆，固隨時變易之義，而學乃教化所從出，人才所自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壯，又孰有先於此者？於此而克盡其心，非知務之君子乎？是宜大書而深刻之，俾後來永永有考。

若夫學者之所當取舍，則一峰言之已盡，而家君之教諸君，容亦有未忘者。惟勿疑勿怠，以進於聖賢之道，以充其文武之才，則人與學而俱新矣。夫如是，豈惟不負侯之美意，執筆者與有光焉。

《明武宗實録》卷一四八《正德十二年四月》 丁卯，設雲南尋甸軍民府儒學及陰陽、醫學。尋甸舊屬土官，成化間改設流官，亦無州縣。至是，從知府戴黿奏，始建學。夷民窘於工力，咸怨之。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三《建昌府儒學明倫堂記》 先帝御極五年，分殿益封，卜惟建食，周廣如制。府儒學在縣内，于時孔殿遷佛宫，明倫堂遺構，樹于殿西。先撫治見素林公、提學二泉邵公嘗降觀而慨息曰：「使堂于東於西爲勝。」以工頻重，弗果庚。正德乙亥，殿以震壞，新之。越三年戊寅，貳守何君、先推官羅君繼請于撫治一川孫公、提學水南田公，新作明倫堂，如往哲議。郡守曾君至，雅重文學，時萃士舊堂以講，因以易名。通守陳君、朱君、推官危君並相于堂暨齋，序以次成。面峙鱗屋，齒齒且近。購地數武，廣基而高屏之。是爲庚辰十月。南城夏良勝，舊學士也，與觀厥成。堂負阜，窿然而高，若庳。斬楹燔翳，嘉樹蔚發，若有異氣陰而相之。前以布，翼以俯，居則以奥，視曠如也。端屏屹立，無傾無仰，若蔽履爲。撓棟敗垣，冗雜遁去。列坐而縱目，羣峰畢至而前。引類相向，廣大高明，足以象夫士之所欲造焉。迺進博士弟子，役良勝載以訓詞。

夫建，山水勝郡也。郡之勝，斯又最與！然而山水依天地有也，天靡有秘，地靡有移，人靡有所避。而沉埋於佛氏徒，灌莽蔬畦，迫幾百年。幸而學宫當之，又以倉卒弗審，莫要其會。興念經營，而寢阨者，又十餘年。震以易殿，遂庚斯堂。堂成又再逾年，而後屏。删刈龙欹疣贅諸忌而會于勝，是固天有所啓，地有所待，人有所法，而足遺，豈偶然哉？楊子謂：「通於天地人之道曰儒。」堂以居儒也，三才會貞，善學者必有直之。況夫勝出于佛，入于孔，學之闢邪崇正，其如是者。于東則勝，西則否，學之去惡遷善，其如是者。勝而累弗有也，屏斯全已，學之汰雜而歸純，其如是者。嗚呼！道參三才而一也。一則純，純則善，善則正，正則王，王則孔氏之道也。否則雜，雜則伯，伯則邪，邪則惡，惡則佛氏之道也。故學之始也，離而二，於堂得之，斯可已。學之終也歸于一，于屏得之，斯可已。君子之教，躍如也，善學而直斯會者，知所從已，則吾邦先儒往轍可追，夫豈遠乎哉！

《明一統志》卷八五《太平府・學校》 太平府學　在府城北。洪武三十年建，正統十五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六《楚雄府・學校》 楚雄府學　在府治西。洪武十七年建。鎮南府學　在州治東。永樂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大理府・學校》 大理府學　在府治南。元舊學基，本朝正統間重建。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爲先務焉。而凡爲民師帥者，亦皆預有其責，其祇其怠，而興廢繫之矣。凡教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誨誘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陟降瞻依之地，藏修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則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之舉，誠亦有資於教事，有不容概以末節視也。然其所望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爲第一義。凡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博學而慎擇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於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爲有無於斯世哉！

韶爲嶺南名郡，在唐有張文獻公，在宋有余襄公，皆其人物之表表者。郡故有學，自宋景德間創立，迄今垂五百年。中間屢壞屢修，而其頹敝，莫如頃年之甚。蓋郡嘗爲徭寇所踐蹂，繼而師旅之供給，公私匱乏，而修葺不時，無怪乎其然也。今天子紹統之初，九溪周侯叙以前大理正起自謫籍，來守是邦。急民之艱，一意拊循。爰及期年，民用蘇息，而歲復大稔。乃喟然嘆曰：「廟學之修，此其時哉！」會有僧徒以因果誑人而掩有其所施，事發，當没入其銀四百兩，遂擬以給諸費不足，則議毁諸淫祠，通融以益之。以白督撫右都御史張公憲，巡按御史謝君珊，余君敬，皆報如議。於是涓日興事，若大成殿、儀門及靈星門，若明倫堂，皆撤而新之。若兩廡，若四齋，以及號舍之類，則皆因而葺之。又新作堂二，以會講，以習禮。祠二，以祀鄉賢、名宦。門一，以表泮宫。殿中塑像加精，兩廡

仍用木主。經始於嘉靖改元壬戌之冬，落成於三年甲申之夏。材良工善，計必經久，輪奐之美，迥軼舊觀。於是學師生相與謀曰：「茲學之新，凡以爲吾徒計耳。顧其費省而功倍，非吾侯詳與經理，勤於督視，未易臻茲。盍紀其成功，刻之石，以示久遠？」郡倅臨江符侯錫聞而韙之，樂贊其成。以余嘗莅南雍，有一日之長，乃具書及事狀，遣學訓導張杞芳來謁記。

余聞周侯往以忠諫獲罪，賢名已振於一時。及起而莅韶政，有以宜其民，而爲士者亦皆樂從其教。至於修舉廢墜，其成績又章章如此，不賢而能之乎？然學既一新，第不知諸生之所以學者何也？誠能遺近小之圖而厲其遠大之志，由吾之說以底於學之成，處也德足以熏其鄉，出也道有以周於用，風俗之厚，治化之隆，皆能有補於其間，則其卓然爲一代之偉人也必矣。伊周顏孟猶將可及，矧其鄉先正乎哉！

余既嘉周侯之功，又感符侯之書能達其意，故不辭而爲之記，且因以致丁寧於其學者，計亦諸君之所樂聞而不厭也。

《明一統志》卷六〇《承天府・學校》　承天府學　在府治東南。宋初建於州北，淳熙五年移於此。元末毀。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嘉靖十年改府學。鍾祥縣學附。

沈鯉《亦玉堂稿》卷七《歸德府學記》　歸德舊爲州，有州學。自陞州爲府，遂稱府學。太守鄒公來典吾郡，乃更飾而新之，而俾記之，以詔學者。

郡故宋地，史稱其俗近古，多温中篤厚君子。而世又傳宋人之愚，如所謂守株以待兔之類，相與笑之。雖不盡然，然侗願不雕之意或相類，則謂之愚也亦宜。迨今之人好智而矜能，恥於爲愚，而去古益遠。惟宋俗不失愚之意，故乃近古，則學者豈必破愚之爲貴哉？亦惟不失其愚之意而已矣。仲尼稱民之疾曰：「古之愚直，今之愚詐。」詐者，舞智者之所爲也，何愚稱焉？惟直而其愚不鑿，學乃可加。故及門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豈少聰明才辯之士？而獨稱好學者，乃「如愚」之回。回没，而傳一貫者，惟參之魯。列國大夫僑、札、晏嬰、文、武、臧仲之倫，詎不翩翩博物多能，而獨稱寧武子之愚不可及，則何也？愚以學道則篤信，愚以謀國則勿欺。篤信不欺，誠之道也。誠自生明，明自能覺，豈待逆億哉！先王設教，三物五典，離經辨志，敬業樂羣，不令見異物而遷，固惟求不失赤子之心焉耳。赤子之心，純白完具，猶然愚也。世乃嗤愚而笑之，不知去愚愈遠，而俗以不古，學愈以不真矣。

試以往事徵。梁園賓客如雲，鄒、枚諸人文采爛然，非不驚愚誇才，而無益於實用。千載之下，與荒臺廢址而俱盡。而考文獻之所尊崇不忘者，惟微子之齊聖，張許之忠節，杜衍之相業，迄今不磨。夫行遯抗節，封還内降，皆智巧者之所深避而不爲，而不朽與天壤並，則奈何輕去其愚也？

予，郡人也，述郡事，志郡俗，不敢不以此意與諸君子共勉之，以無負太守之盛舉。夫學宫敝，患其不新，故必革故而鼎新。學術壞，不患其不新，而患其喜新，故必反新而還舊。宋俗舊以愚聞天下矣，宋之學者倘不染晚近智巧之習，以葆其愚而從事於學，庶幾可尋孔門顔、曾「四勿三省」之脈而聞道，不騖於支離行誼，不薰於功利，居則表俗，出則匡時，擔荷非常，肩仔鴻鉅，實有賴焉。

諸士獨不聞乎：黄帝遺珠赤水，使智索之不得，而象罔乃得之。愚公欲移山，至令子若孫世世不忘，遂使山靈爲之自移。通象罔之旨，何精微之不徹？不在聰明用事也。合愚公之力，雖鬼神可以動，何必巧慧收效也？如必不安於愚，而逐世之智巧以爲新，則固陋之説，若捧土而障江河，得毋貫天下之笑，謂真宋之愚人也哉！

《明一統志》卷二一《潞安府・學校》　潞安府學　在府治南。本舊州學，本朝嘉靖中改府學。

鄒元標《願學集》卷五上《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廓清乾坤，功冠隆古，實肇基太平郡。郡錢穀甲兵、疆域形勢差殺各郡，然風氣淳庞，聖善首及，擬之漢事，則三輔股肱之邑云。

郡故有學，創自青田劉公，制頗稱善。嗣鑿池通橋，地氣宣洩，規畫加隆，而歲久不無少圮。刺史陳公以名給諫出守是邦，下車謁廟，眺諸形勢，慨然思復其舊。苦力不支，久之得窖中金若干，公斥之治城。城完，迺以羨更治黌宫。實池夷窪，隆左伏右，後廓前舒，廟廡翼翼，齋閣巍巍，邦人士詠斯遊斯，歌曰我陳公力也。公欲詔諸人士，以余固陋，夙嘗究心儒先糟粕，乃遣教官劉廷綬謁記於予。

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娓娓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爲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輩生當盛世，涵育聖化最久，太平且爲聖祖興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聖祖當戡戈橐矢之後，即以六諭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爲，非大哉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相爲彪炳，即《詩》、《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聖諭淵涵，鬱而未發，至肅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宫，實

與六諭相表裏。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爲非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一一强而致之也。道化漸摩，碩儒輩出。河東主復性，新會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爲的，而餘干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頓漸不同，要以味尋道脉，上無負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遡六經、《語》、《孟》之傳則一。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今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非示人以爲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視性命爲幻妄；譚性命，鄙倫常爲贅疣。家持堅白，若聚訟然，不相下。不知聖人之道，如天如地，無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爲太虚之障，顧動於意則昏耳。若規規彼爲得，此爲失，安知僞得之中不有真失乎？彼爲是，此爲非，安知僞是之中不有真非乎？諸士絃誦其中，宜思祖宗六諭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然，無動於意，尊大明學術，以翼我國家鴻龐景祚於億萬斯年，豈不休哉！

郡舊爲太平路，我朝乃更置府。宋儒云：教人致却太平後，某亦願爲太平民。諸人士顧名思義，得無意是乎？若曰吾言無甚高論，而弁髦之是，孔不必從周，而憲章爲虚語也。登孔之堂，倍孔之訓，是曰異學。異學有高皇憲令在，則吾豈敢？

陳公名璧，莆田人，丁丑進士。政追循良，兹學政其大者。

《明一統志》卷六〇《鄖陽府・學校》 鄖陽府學　在府治東北。舊爲鄖鄉縣學，在今府治南。成化間陞爲府學。弘治中遷西北，嘉靖丁巳都御史章煥改建于此。

王樵《方麓集》卷六《鎮江府重修學記》 國家稽古養士，非孔子之道弗講，廟學遍於天下，百餘年來，文教大興。乃至繕完之事，所以尊嚴教化之宫而變其學者之耳目者，亦無所不舉。鎮江府學創自某年，修在某年，至嘉靖癸亥，太守南昌吴公議更新之而未就。四明秦公繼之，惠洽人和，厥功告成。廟學齋廡，莫不完美。先是，教授猶未有廨，至是亦成。教授徐君詣予以記請，辭弗獲，則姑誦所聞以告焉。曰：

昔者武王不云乎：「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是知君有父母之道焉，有師道焉。由父母之道，故分之五等，邦君以至大夫、師長，皆所以父母乎民也。由師之道，故自家塾黨庠術序以至國學，有所謂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皆所以師乎民也。治世之教上主之，而父母君師無二道。道德之寄在庠序，而政理從此出焉。此先王所以盛也。自王教衰，而學校之官名存而實廢。孔孟之時，道德之寄不在庠序而在山澤，師儒弟子之相得，不出於大君父母之所聯，而出於下之所自爲，以扶王教之廢，則既一變矣。然斯文猶有所寄也。自有異説之譁，禄利之誘，人遂以學校果無與於道德政理之實，而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權謀功利之習，其間有志者，則又惟釋老之是歸，以爲真足以洗心繕性而賢於俗學之汩没也。於是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無幾。嗚呼，此豈先王立教立師之本意，亦豈聖人作君作師、作民父母之本意哉！故明道程先生建言於宋，則欲悉心推訪天下之士，有明於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及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萃於京師，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先生自謂從其言則民風再淳，王道可復，願其君萬世行之。信乎，萬世一時也。

仰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推擇師儒，亦何嘗不以所謂德業充備、材良行修者望之歟？在人之自待何如耳。蓋明道先生所謂正學者，以爲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適乎世用。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具有節序。愚以爲，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然後可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公卿百官皆得其人，而父母之道豈不賴師道之立而益光歟！如其不然，而卑者溺於章句，高者騖於玄虚，經賊文妖，如晦庵朱子之所斥勤一生以求道，而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肆詆焉，如近日整庵羅公之所言，是謂教非所教，學非所學，一旦居於民上，非舉其弁髦而盡棄之，則以其學術爲人害也，謂如父母師帥之義何哉！願吾黨之士勉焉，毋蹈斯戒，則於今日作新之意，爲無負而有光矣。

吴公名一瀾，南昌人，庚戌進士。秦公名淦，慈谿人，癸丑進士。徐君名邦佐，浦城人，丙申廷試貢元。

《明穆宗實録》卷二七《隆慶二年十二月》 甲申，詔立雲南武定軍民府儒學。時鳳氏之亂甫平，黔國公沐朝弼等請即其舊址爲學，以變夷風。從之。

《明穆宗實録》卷四一《隆慶四年正月》 〔丁亥〕貴州巡撫都御史趙錦言：「貴州宣慰司儒學諸生受廩於官者凡四十人，而貴陽府學止於二十人。多寡不均，宜量爲加損，俾各以三十人爲率。」禮部議覆，從之。

《明一統志》卷八《蘇州府・學校》 蘇州府學　在府治南。宋范仲淹以所得錢氏南園建，歷元至本朝，相繼修葺。堂前有古檜，相傳爲仲淹所植。

教師

錢宰《臨安集》卷三《送賴思順鳳陽府學訓導序》　昔漢高帝既平定天下，還過沛，復其民，悉召故人父老發沛中，兒教之歌《大風之歌》，日暢飲，道故舊爲樂。其英雄豪傑，威加四海，而歸故鄉，歷千數百年，未有能繼之者。誠以泰運未易逢，聖人不世出，有待於今日也。今皇上肇基鳳陽，奄有九有，乃偃武修文，以鳳陽爲中都，建國學，置弟子員，選德重望隆之士爲之師，俾期門羽林之彦皆得以通義理。郡復置文學掾，俾郡之俊秀皆得肄業焉。古今帝王之興，其得天下不同，惟我聖明之起於鳳陽，與漢之豐沛無異也。然高帝以沛爲湯沐邑，今則建國學于中都；高帝召故人飲酒，今則選德望之士以施教；高帝教沛兒歌舞以爲樂，今則俾期門羽林及郡之俊彦皆知學焉。視漢沛殆過之矣。漳南賴思順爲國子上舍生，儀曹以其年之盛，學之茂也，授鳳陽府學訓導，重其選也。或者謂今國子生出身出典方面，入侍內廷，任牧守，拜御史，皆若而人，而思順獨領教職，咸以爲抑。余以思順之從余游也，告之曰：今之鳳陽，昔之豐沛也。聖天子方且諄諄以文教化其郡之子弟，郡子弟學成則陞之學，而顯榮若是，況爲之師者乎？思順勉焉！盡其教職，顯榮之來，其可量哉！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今年秋，湖南李敏卿謁余成均，蓋棠邑丞中卿之弟也。貌甚偉，言甚文，余禮之如其兄焉。初，余與中卿預編纂《元史》者五月，而中卿之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余每咨之。而中卿亦稱余之序事直而不詭，故其論無異同。史成，予歸檇李。且三年，又徵爲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爲悵。及見敏卿，道其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之下，挹湍瀨，玩雲月，固非余之所能及也。未幾，敏卿授桂陽教授而歸，來求一言，增益其所未至。余惟湖南人物過於中州，而敏卿之講於家者有素，奚待余之言也哉！

抑聞李氏之先爲姑臧大族，唐太宗以兵取天下，跋野仙與同羅鐵勒應募，以功賜姓，蓋親之也。德宗時，微仲公以明經登進士第，仕至連州刺史卒，子弟遂家來陽焉。及宋設科目，自芮而下，擢於朝者非一，而芮亦爲安撫官。至中卿兄弟，則十有九世矣。嗚呼！公侯之貴，金貂赫奕，曾不一二傳而流爲皂隸者，何可勝數！獨李氏一門之盛如此，豈非積之也厚而發之也遠乎！且敏卿位雖卑而道寔尊，視州縣簿書期會之煩，亦已優矣，尚推所學以淑桂陽之子弟，使彬彬然有齊魯之風，上副國朝建立學官之意可也。枉道過家，拜伯氏於堂，其致余之耿耿焉。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危於幬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爲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嶽，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大朴，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於朝，爲中書參知政事，爲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爲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

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於京師，則既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日，復見其子於幬，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於經世者，遍觀爲快。而於幬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今又萃於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於格鬬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幬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韻，而幸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

嗚呼！匠之製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爲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余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幬邪！於是乎書。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八《送李一誠教授寧德序》　南山之松，長未及尋尺，其聳壑昂霄之氣，已挺乎不可遏。小而爲榱桷，大而爲楹棟，其材之適用，不待要於後而可卜於今。於人亦然。幼焉而嶷，長焉而植，壯焉必光明而赫奕。小試而不負所試，大用而必稱其用，亦於始焉卜之而已矣。

友生一誠爲李氏佳子弟，質粹而學力，髫齔如老成人，材範夙就，士林器之。去年，用部使者薦，爲寧德教。予知其氣之方銳，材之克大，用之未艾，當不徒見於學官而有待也。雖然，學官固卑，寔師道是繫，未可以易視之也。寧德稱多士，石堂、中村二先生之所講學，固有傳而存者。一誠思所以稱其職，亦勉於學而已。夫學，積也。南山之松，非積久不能成榱桷楹棟之用。君子之學，非積久不能成光明赫奕之業。一誠勉乎哉！學以資仕，吾所望於一誠者，唯此而已。一誠行有日，友與厚者咸賦詩以贈。

《明太祖實録》二二七《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丙寅）定學官考課法，以科舉生員多寡爲殿最。縣生員二十名，教諭九年任内有舉人三名，又考通經者，爲稱職，陞用。舉人二名，雖考通經，爲平常，本等用。舉人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經者，爲不稱職，黜降別用。州學生員三十名，學正九年任内舉人六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三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不及三名，又考不通經者，黜降別用。府學生員四十名，教授九年任内舉人九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四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經者，黜降別用。府、州、縣學訓導分教生員，九年任内舉人三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二名或一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全無，又考不通經者，黜退別用。先是，教官考滿，兼核其歲貢生員之數。至是，上以歲貢爲學校常例，故專以科舉爲其殿最。

王叔英《静學文集・送友生鄭允廉教授潮州序》 昔余居鄉之東西，有二校焉，其西校之師肆而虐，東校之師謹而迫，教授童子，皆數十人。西校之師日需酒殽於諸生家，縱飲放歌以爲樂，傲然如旁無人者。然以法治其諸生嚴甚，坐作進退，一欲其遵蹈矩度，少違其節及微有戲色苟語，必深誚而痛箠之，不少假借。居無幾何，諸生不能堪，咸涕泣相語曰：「今師我者，其敗禮縱欲若彼，而乃求備於我，其不量己度物甚矣，吾不能爲彼弟子也。」遂相率而去之。其東校之師，則曰正衣冠，端坐講授，自晨至暮，無惰容，而以禮法繩其諸生，亦嚴如西校師。久之，諸生不能一如其法，則奮而怒曰：「吾少爲弟子時，師之教我者，吾未嘗敢有毫髮違之。今汝曹乃不率教如是，我不能爲若師也。」皆斥而去之。由是二校之弟子皆廢而不學。予嘗念之，若西校師者，固不可勝責矣，而東校師，亦不能無責焉。何者？有教人之資，而無待人之量焉耳。

古之爲君而善教人者，莫如舜，爲師而善教人者，莫如孔子。而舜之命契敷五教，則曰在寬，孔子於門弟子，皆循循善誘之。聖人教人之心，非不欲天下之無一人之不若己，然而不能必人之皆己若也，故其於人也，盡吾術以教之，而不强人以必從；優柔以進之，寬徐以待之，使之樂受吾之教，而自入乎法度之中。不得已而賞罰加之，是故賞其尤善者，而使其未甚善者自勸，罰其尤惡者，而使其未甚惡者自懲，而未嘗必求其備。苟以己之所能而遽責人以必能，則誰能從之，而天下皆棄才矣。故聖人不責人以必聖，賢人不責人以必賢，而後天下之才無所棄矣。不然，何貴其爲聖賢哉！

鄭生允廉從余游數年，其爲學勤甚，窮日夜討論吟誦不輟。其守繩墨甚謹，未嘗見其有過。由縣學生中洪武甲子鄉試第，入胄監。今年春，會試禮部，以在選列，得教授潮州之郡學。過鄉邑而之潮，來謁余。余念允廉爲人天性剛直，然其中狹隘，不能容物，其教人不爲鄉西校師之所爲決矣。吾懼其以己之所能責人，如吾鄉東校師之所爲也，故爲之道二校師之事，且爲説以戒之。

昔吕成公少褊疾，後因有得於《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遂痛自刻治，卒爲寬厚君子。氣質之可變如此。允廉如果欲變其質，以公爲法可也。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序。

王叔英《静學文集・送洪仲蕃序》 國朝於天下郡若縣，咸建學校，置弟子員，立師儒以教之。而師儒之職，必任之以明經飭行之士，雖有文行而非明經習舉子業者，亦不得以任之，欲其備也。由是教職之選，恒乏其人，而學校師位曠缺者，在在有之。

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患學校缺師之多，是時方召天下老成人集於京師，於是命擇敦雅而有文章者，俾充教職。武昌郡學訓導洪仲蕃先生，台黄巖人，始隱居鄉里，兀處鳶山，中好與高人逸士交游，獨以經文詩歌自娱，而於勢利聲華澹然無所嗜。及膺教職，曰：「禄焉而曠其事，君子弗爲也。」於是蚤夜孜孜，專以造成學者爲事。蓋先生之行，修於家而信於鄉者既久，固有以淑諸人。然其素所學於經者，惟以窮理爲務，初未嘗習學舉子業。自職教於兹，始取先代科試之文讀閲之，未幾而有得，素舉子業者或反有不逮。由是其所教弟子，登第者居多。先生既名實日著，尤素有長於歌詩聲。而武昌實秦楚之衝，爲江南大都會，其仕於王府，位於政憲兩司，與夫自京師及四方來者，率多尊官顯人，往往皆有求於先生，得其片言隻字，莫不貴而寶之，如獲良金美玉。其見重於人如此。今年秋，有例徵入天官，蓋將改授他職。其僚友及諸生無不惜先生之去，以謂失良師友，政憲兩司諸公及太守鄧公咸欲上章於朝，留先生勿行。先生固止之，蓋以年老，頗厭應接之勞，欲因是徵請于朝而歸休故鄉，以終其餘年也。

夫以先生之文行，雖使之輔教京都太學，殆不爲過，況州郡之學乎？先生年雖老，如師儒之職，尚猶可仕。今聖天子方隆文明之治，欲求老成之士賢而有文如先生者，夫豈易得？先生歸休之志克遂與否，固未可知也。

某獨念與先生同邑，年雖頗後於先生，然自托交以來，蓋二十餘歲矣。先生來武昌之七年，而某亦來佐教德安，雖相去遠數百里，而二年之間，亦兩會見。其爲喜幸，不啻若骨肉之親久離而復合也。今者又復遠離，未知後會更在何地，

固不能無悵然于懷。

抑又歎丈夫幸生聖明之時，政有道者得以大行之日，如某之不肖不足淑人者，固當退歸田野，與農樵爲伍。乃以年老欲退而不能，甚可愧也。如先生，真足以淑人者，政可與當世賢傑相左右，乃以老而欲休，良足可惜也。某宜老而反壯，先生宜壯而反老，豈不有負於明時哉！序此以贈先生之行，使覽者知先生之可惜而余之有愧也。

洪武三十一年十有一月丁丑日，某序。

《明太祖實録》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三月》 丙辰，上以天下學官多避貫除授，有北平、山西籍而選在兩廣，兩廣籍而選在山東、北平者，語言不通，難於講授，命吏部悉召至，改授旁近郡縣。

唐文鳳《梧岡集》卷一〇《與彭必俊訓導書》 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蓋玉之未琢，與瓦礫同。幸而遇良工焉，則圭瓚瑴璧、瑚璉琖斝，各適於用，而器成矣。人之未學，與愚庸同。幸而遇良師焉，則天經地義、民彝物則，咸究其精，而道明矣。是玉之成器必待於工，人之知道必待於師。工有益於玉，而師有益於人也大矣哉！

洪惟我朝建學立師，内而胄監，外而郡縣，置師弟子員，服方領，習矩步，藏修游息，周旋揖遜，閨閫秩秩，人才所萃，猶羣玉之府也。藍田之英，昆岡之選，旁蒐遠採，靡不具焉。予以碔砆之質，韜彩晦迹，幾爲抵鵲之供矣。一旦欽承玉音，出宰平川，臨政先務，必以學校爲首，思教鐸之益振，慨師席之久虚，博詢慎訪，俱以足下姓名對。遐想玉人不我瑕棄，必將翻玉海之波瀾，以演溢其文學，聳玉山之標格，以嚴整其模範，豈終於懷瑾握瑜而私善其身哉？今特遣劉生齎禮幣至足下隱居之廬以請，儻幡然而起，玉振乎始終之學，玉執乎始終之敬，以玉成乎玉立之諸生，則待價而沽，將聯玉笋班於玉階方寸地矣。矧予鳴琴之暇，揮麈而聽，霏屑之談，不啻飲金莖之露以清肺腑也，何其幸歟！

草草奉楮，不盡所懷，惟冀爲吾道自玉。不具。

唐文鳳《梧岡集》卷一〇《與劉凝節訓導書》 嘗聞馬不值伯樂，低首帖耳，伏於櫪下。玉不遭卞和，埋光韞彩，混於石中。及其受知，而伯樂以爲駿，卞和以爲寶，則人皆知貴之矣。士君子之見知，亦猶是也。予以學校爲育材之地，加意興舉，主教者有黄廣文，而兩齋司訓虚席已久。去春訪求英碩，禮聘彭君必俊，試於天官，領劄就職。而西齋猶缺，未得其人，每究予衷。茲以考滿赴京，舊友蕭君讓敬授金川同知，邂逅胥會，相與話及學校之政，迺語予曰：「吉水劉凝節氏，年茂而質美，學贍而才優，與彭君生同鄉，學同道，俾之同任吾輿邑儒學師，道藝足以相長，學術足以相規，而造就後進，必有可觀矣。且遊於翰林侍讀學士解公縉紳之門，公以佳士待之，品題推挽，不遺餘力。當道嘗薦其才而用之，凝節以母老辭謝而歸。輿國與吉水鄰，封相邇，得職便養，凝節必幡然而起。吾當與吾令合辭請。」予聞而欣喜。蓋士君子之出處去就，一蹈於禮。苟不先之以禮，則凝節豈肯屑就焉？故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此古之道也。予當寓情於言，致禮於幣，以將予之敬，而讓敬爲予具書先焉。惟凝節以吾道自慎，其必爲予而來也。當令諸生汛掃齋館，設皋比以俟。予雖非伯樂、卞和，而凝節則誠千里之驥、連城之璧也。幸毋固拒，以孤予之望焉。

草草奉楮，伏祈亮察。不備。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劉季麗辭學官歸廬陵序》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也，幼學壯行，小則施德於鄉邑，大則弘化於邦家，以致君，以澤民，垂芳名於竹帛，千載而不渝者，固其宜也。不幸而不遇明時、遭聖主，言焉而不合，道焉而不行，則不得已而有去歸之思，豈其宜哉？方今海宇隆平，聖天子在上，群策畢舉，野無遺逸，正士君子致身行道、揚名顯親日也。而吾同郡劉君季麗，有司以明經舉詣天官，壯而行之，誠其時矣。而懇懇以歸田爲請，豈無説乎？

夫季麗爲廬陵著姓，詩禮簪纓，世不替門户。先府君慕陶處士，養德不樂仕進，以壽終。伯兄孟亶，以岳陽丞殁於任。仲兄叔毖用知己者薦，授辰州沅陵令。其猶子田人，初筮仕醴陵學官。季麗又不能免於郡縣之交辟，而有是行。何劉氏詩書之澤，承承繼繼？雖然，季麗之志則固有在焉。吾知其以爲一門之内盡處而不仕也，則誰與輔天子而康群黎乎？盡仕而不處也，則誰與守宗祧而肅家政乎？是以決於勇退，使吾兄若姪之仕於時者無内顧之虞，而奉先主祀之存於家者有不匱之托，聖天子知其如此，允天官之奏，而季麗之遂焉，可謂不負其先府君慕陶之高矣。於其歸也，周子灑酒話别，而贈之以言曰：子之進退，於國家君親之義誠各得其道矣。而士君子之立於天下，又未宜止於是而已也。必也，即雲林之暇，窮經博史，以講乎道德之原，明乎禮義之歸，而考乎政治之要。俟至乎强仕之年，出而鳴國家之盛，則所以經綸設施，直可謂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矣。老子曰：「大器晚成。」吾將見季麗之大有過於人者而益信。是爲序。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鮑教授詩序》 武昌鮑崇禮夫爲瑞州教授，瑞人士與守貳以下及過使客之賢者，皆稱禮夫能教，能興學。今遷吉安，吉去瑞數百里，凡仕兩郡者，其賢不肖與才之稱否，輒相聞知，不能掩也。故禮夫得吉，吉人士在京師者，皆喜相語曰：「鄉郡之學，將來所成益盛哉！」相率爲詩送之。進士陳賞嘗學經於禮夫，屬余爲序。

瑞固民秀而俗淳，自禮夫爲教授，夙夜盡心，奬率訓誘，而後瑞之學者知自勵，賓興科未嘗乏人。自禮夫去瑞數年，繼禮夫者不能究於其職，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然則學之廢興，謂不繫於人，可乎？吉之民俗優於瑞，其學者歲大比賓興，往往擅江以西第一。然十數年來職教者，求能如禮夫盡心奬率訓誘，蓋少也。吉人得禮夫，云胡不喜哉？

然學校之教，以成德育才爲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爲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爲師者誠能端諸己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君而澤民，如此，其效顧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必不遺於此乎？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四《送蔡孟愷永州教授序》 廬陵蔡孟愷清修苦行，恒轗軻落落，不偶於世，然其心未嘗不自得也。負氣義，夷險不貳。與余外兄陳仲述爲同門之交，仲述博學守道，非其友不友，顧與孟愷相好也。仲述家故貧，爲監察御史十年，没時惟一布被，猶讀書郡齋所制。一子賞，未齠也，喪其母，依養於叔。孟愷過之，愴然有動乎中，指賞告其叔曰：「子善撫之，吾有女，以妻焉。」所親難之曰：「孤寒之孽，其終有立乎？」孟愷曰：「吾誠不忍。此故人之子，且安有仁如仲述，而其後不立者乎？」卒以女妻之。於乎！今之人以貴富勢利相交處，失其貴富勢利，則東西散去爲楚越者，恬不爲怪。或有一人焉不爲此，慨然欲修古人之道，則相與聚笑而愚視之，於是其習愈倍而去古愈遠，求如孟愷者，何其少見也！孟愷今奉命往教永州郡學，其兄子、吏部主事學淵求諸能賦者，作詩送之，又求余爲序。

今之所謂教官者，能從事於文藝則善矣，有尚論其躬行者乎？是以輕彼重此，違本逐末，靡然而從風久矣。夫能修其身，必能推以淑人；能厚其友，必能推以事君。孟愷往焉，盡爲臣之節，明教學之本，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耳。故略述其行，以示永人，使舉此可以知其餘。他日永之學者有文行可稱，本末兼舉，必出吾孟愷之門乎？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李伯高訓導詩序》 廬陵李伯高，清修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爲吉安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搢紳大夫詩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

吉之學，建於宋慶曆中，載歐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下。宋亡，又有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爲學也！皇明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材，三歲大比，選其賢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出上之教化，亦其積習之善，興起之速者然歟？今伯高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爲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於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書以先之。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高伯琴歸省詩序》 吉水高超伯琴出文獻故家，以明經飭行爲新城縣學教諭。九年課績居最，陞萊州府學教授。九年課績又最，當陞未奏，而伯琴亟言於上：「臣自忝祿仕，不省先父母丘墓久矣，且暮迫於心，不能已。幸今蒙寬大之典，敢布其私懇。」詔從之。翰林侍讀錢習禮於伯琴有同門之好，合諸學士大夫分韻爲詩送之，而屬余序。

永樂丙戌三月，太宗皇帝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上御右順門，晝漏下十刻，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光祿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爲二等，付吏部授學官，上者教諭，次訓導。聖明惓惓，惟恐失士，而成就之如此。伯琴時得教諭。嗚呼！今廿有二年，宮車遠矣。伯琴所至，其成績顯著，可以不辱。今歸桑梓，薦獻其先人，退而周旋族姻鄉黨之間，可以爲榮。然吾因伯琴之歸，有不能慨於心者。仁宗皇帝達孝推恩，以仕者有一二十年未遑歸省，特詔中外有官，並許給告，以伸孝子之情。而限約序次，具有定著。士大夫得遂所欲，皆感激祗德意。亦有積月連歲溷私忘反，上不率君命，下不念同僚之望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曾子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伯琴行遇之而一言焉，亦仁義之及於人也。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彭塤赴廬州郡庠司訓序》 憶自永樂改元之初，蒙恩備員禁林，而予友周君岐鳳亦來爲國子學官。方是時，予之子麒與君之子

叙俱以垂髫方向學，往來游好，蓋有切偲之益。後數年，君復出教長洲，而彭塤往來京師，復從予游。蓋塤於麒有連袂之好，皆君之子壻也。由是三人者相頡頏，奮然致力於學，不肯屈儕輩下。予竊冀其有以自立，而君亦期望之以遠大也。洎予扈從兩京，以南北寥邈，不得躬親訓誨。獨叙首以《書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爲翰林編修。又數年，子麒亦幸以《書經》奏名賜進士出身。至是，塤又以《詩經》應聘，分教廬州郡學。適君以職方員外書考至京，間謂予曰：「是一子二壻，幸皆無忝於教訓，然尤冀玉其成，以終惠焉」既而叙復以塤之行，請一言爲教。於戲！予於塤之行，果能默而已乎！

夫士之學，貴有諸己，則推以及人者，皆吾之所同得於天，而非有異焉者也。況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冠婚喪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斯道之行於日用彝倫之間，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也。塤既由是而學之，則其施以爲教者，又豈外此而它求哉？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塤尚去此而益致力於聖賢之學，以造乎高明之域，則是行也，豈惟推及於一郡，將見他日德成名立，所以達之於天下國家以成其功用者，皆是道之推也。塤倘過家爲二親壽，幸與麒相見，其亦以是語之。是爲序。

楊榮《文敏集》卷一一《送鍾司訓之任姑蘇序》　永豐鍾鼎公鉉，前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君子棨婿也。往以明經舉至京師，因翰林修譔鍾弘彰謁予。予察其謹厚惇實，禮之西塾，以爲子弟師者期年。始以所業進試內廷，名在選列，受命分教蘇之郡庠。濱行，告曰：「鼎世家永豐之閩溪，族大以繁，代以儒顯。國朝由科目登仕籍者幾十人。鼎少從學士錢先生受《書經》，將資以取科名，因循至今，年已四十，德不加修，學不加進，雖忝膺一命，恐不足以爲人師。惟先生垂教之，庶知所修省而克有成也。」予聞其言而嘉之曰：「公鉉以衣纓之胄，能從師力學，以不墜其家聲，志可尚矣。而又謙退不滿，惴惴焉若不克堪一命者，是尤可尚也。雖不有請，吾將勉以言。況其請之勤，而可以無言邪？夫士之出爲時用，莫難於爲人師。理之未明，資以質也；疑之未釋，資以析也；文有未工，資以潤色也；進退疾徐之節，資以表儀也。非蘊諸中者有素，修諸己者有常，其能稱是名而爲人所悅服者寡矣。子之力學久而自修勤，今去爲一郡弟子師，能明其未明之理，析其未釋之疑，潤色其未工之文，節其未中之節，使師道尊而賢士多，則庶乎不負其所學而爲人所悅服也。況姑蘇爲東南大郡，昔安定胡先生遺教具在，今之太守況公復賢且明，能力興學校者。公鉉之行，遠景仰於安定，近取正於太守，豈非幸哉？倘勤於未仕而怠於既得，欲望終之有成，難矣。《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公鉉知《書》者也，故用是以爲勖。

楊榮《文敏集》卷一三《送教授魏仁夫之饒州序》　永樂甲辰，予友魏仁夫蒙恩除江西饒州郡學教授。惟仁夫昔與其從兄孟原同學郡庠，予則與同里閈，有姻戚之好，契愛之厚。今茲之行，遂率能賦之士賦詩以送之。

蓋仁夫自幼篤實，有志於學，雖祁寒盛暑，未嘗少懈。由是其學日進，若木之發榮，泉之暢達也，人皆敬服之。予先以科目入京師，列官詞林，既五六年，而仁夫始領鄉薦。會試禮闈，名在副榜，遂得分教池州之銅陵。繼丁內艱。服闋，改除上虞。秩滿，歷政春官以俟命。將兩載，始得典教饒州。

嗟夫！學校之職，其掌教事，郡謂之教授，州謂之學正，縣謂之教諭，雖其品秩有不同，而其所以統率其教者一也。至於訓導之職，則專掌訓誨，因其生徒有多寡，而其職任無不同。至若生徒有成，循序陞進，亦不越乎學校之間。必其備歷郡縣，然後陞之於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賢才，於是爲至矣。仁夫今自縣學陞於郡學，非其平昔教之所及，學之所成，曷克臻茲？而行將書最，以進於太學，其所以淑諸人者，未有涯涘也。古人有云：「師道立則善人多。」仁夫其尚勖之哉！遂書此贈之。

楊榮《文敏集》卷一三《送張教授赴汀州郡學序》　國家混一海宇，誕敷文教，內建國子監以養天下之賢才，外設郡縣學以育民間之俊秀。尤必擇師儒之官，俾之訓誨，以底於成，而後進而用之，故成德達材，無不出於學校。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之職，亦莫非教育之人。顒顒昂昂，布列中外，相與輔成，雍熙太平之治，何其盛哉！然此皆本於朝廷教養作興之功，而亦未必不由賢師範有以成就之也。

會稽張君文舉，始以明經領鄉薦，既試禮部，名在副榜，遂授廣東崖州之寧遠縣學教諭。惟是州僻居海島，俗習朴野，不尚文學，而於諸生未易開導。君獨能以身爲之表率，誘掖獎勸，使其循蹈規矩，而俱樂從遊。久之，考績來京，天官以科貢不及，改閩之建寧郡學訓導。雖弗克以伸其所志，其誨諭諸生，一以忠信孝弟爲本，而於文藝精審，講究通貫，日夕孜孜，亦未嘗見其少懈。由是諸生出而效用於時，率皆識治體而播聲譽。秩滿，陞河間之寧津教諭。其爲教益勤，學益篤，而諸生之見用者，亦鮮有弗勝其任者焉。今年，以秩滿考最，超擢汀之

郡學教授。將行，士大夫相率賦詩以送之，且徵予言以爲序。蓋君分教建庠時，予爲翰林侍講，因歸省視，得以聆其議論，深知其爲清雅之士，而又克以師道自重，士子皆推服之。至於往還兩京，與予繾綣之情，久而弗替，尤足以見其藹然斯文之契誼也。今茲別去，烏能已於言乎？

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誠以師儒之職所以模範於人者也，一言一行必可以爲師表，一動一靜必可以爲楷式，使人親炙薰涵於其教者，如金之在冶、玉之就琢焉，斯有以成其學而適於用，其爲功不小矣。苟師道不立，則聖賢之學不明，而規矩準繩所以爲法則者，亦皆蕩然壞廢，所謂「模不模，範不範」者是已，學者烏從而師之，而善人亦何自而多乎？君歷教三學，垂四十載，而後克遷今職，蓋其師道老而益嚴，勤而彌篤。而諸生之出其門者，又皆足以致用於時。若君者，奚忝於學校之職哉？以是而觀，國家之養士育賢，必擇乎師儒之任，而居是職，求其稱者，幾何人哉？予於是嘉君爲賢師範，而又喜其能體聖朝教育之意，以成賢才之盛如此也，故樂爲之序而不辭。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一〇《吉安府學司訓李先生墓誌銘》 正統己未，有李氏子曰淳，奉吾友前秋官主事劉君子欽所爲其尊府之狀來請曰：「先人没廿有三年，而墓未有銘。不肖已具石，願先生賜之文，刻而追納之墓中，以慰先靈地下。幸無辭。」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曰：

先生諱嶽，字伯高。其先居吉之吉水，後徙郡城，今爲廬陵人。曾祖良叔，祖華道，皆有隱德。伯父庭蘭，仕元太醫院判。父庭賓，天臨教授。三子，先生其季也。性穎敏而好學，十五六時，工爲詞章，鄉先輩皆奇之。既長，益肆力於經術，文翰俱美，與兄伯逵、伯遠齊名，時稱「李氏三鳳」。居家有孝弟之行，處鄉黨以德義見重，有忿争不平者，不之官府，相率質平於其門。教授邑里子弟，多所造就。嘗卜別墅於郡城之北螺岡，種竹萬竿，藝菊盈圃，書陶靖節詩於四壁。興至，則舉觴詠歌，悠然以樂，士大夫稱爲陶軒先生而不名。永樂丙申，郡學官缺，太守强起之上京師，遂拜司訓之命。到官益嚴教條，士子争嚮於學。明年賓興，廣西藩府禮聘爲考試官，以有子喪，卒不果行。未幾以疾没，丁酉八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五。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七《送郭珣訓導序》 泰和北門郭氏，詩書之家也，予生也後，不及見其前輩文物之盛。洪武初，有慶守先生者，以文學德行爲人師，官至登州府學教授。弟慶宜先生，與予先考尚書公同聘，起論治道，爲湖州經歷。經歷子彦鉉，爲縣學訓導，予所從遊者，亦累官至順德教授。先公守瓊州時，順德弟西字彦遷任推官，爲同僚，而登州之子彦常英偉豪邁，有才識，達政務，故少師楊先生嘗欲薦之，以病不果。其子公緒取進士，爲按察僉事，歷陝西、浙江、貴州，皆有盛名。其他爲教官者，亦累累相繼。珣則公緒子也，又以明經舉得衡州府學訓導。將之官，請予一言以自勖。念予父子交郭氏數世，不可謂不舊矣，而公緒昔與予同遊縣庠，最相好，予視珣猶子姪也，不求予言，且將進而告之，況其請之煩邪？

夫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賢才，學校養賢才之地，教官成賢才之本也。其所以成之者，豈止文藝之末而已哉？讀書以求道，明道以飭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皆深體而力踐焉，如是則言非空言，行皆實行，任之以政而治道盛矣。然非教官身有之，而欲爲弟子者效焉亦難矣，故曰：「以身教者從。」珣之去也，可不思所務哉！今天下賢才升於大學而用於吏部，誠才且賢者固有矣，其不然者，不可謂無也。蓋於其未且未至，況欲求其本邪？用人之難，教道之不立，未嘗不愧且嘆也。故凡爲教官者，必相與切言之，況珣也哉？讀書以求道，明道以飭身，修其本以率之，本立而效見矣，珣毋以己能而自足也。言之切者愛之深，珣其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六《送彭士揚之京序》 彭君士揚，初以吉安府學訓導舉至京，試在優等。人謂士揚之教，行則足以成一郡之人才而加厚其風俗矣。士揚滋喜。會朝廷爲功臣家擇師儒，於是士揚遂領教英國張公之家。人謂公功臣，士揚誠以忠孝仁義之言進於公，使公得以事上臨下，則其效不既大矣乎！士揚益喜。在公第十五年，凡公之所以敬事天子及奉命征安南叛國，皆能有成功，士揚之所裨益蓋多矣。然士揚有母老，無他兄弟爲養，其心蓋未嘗不在膝下也。今年夏，謁告歸省，以慰其慇懃之望，而寬其積久之思。旦夕侍左右，調其藥物飲食而敬進焉。既兩月矣，義不可久留，乃復治裝就道，然其心終有不釋然者。予與其素厚者十人載酒往餞之，而告之曰：

士揚子務其大者哉！子之慈訓蓋有矣，不以口腹之養而廢詩書之業，其志固欲子之道行也。使齷齪於旦暮之間，雖能備口體之奉，而無學問之顯，予知母之志不樂矣。今而奉天子命，居功臣之家，處師儒之位，其所與言，皆聖賢之道言，行則道行矣。身雖在外，母之志蓋未嘗不樂也。曾子之所謂養志、孔子之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蓋如此。子其務此也矣，毋徒爲是戚戚也。

士揚乃起謝曰：「子之言善矣。如是足以慰吾心矣。」於是在座者皆喜，各舉酒勸酬以爲懽。復取曹子建送應氏詩「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梁」二句爲韻，各賦詩以送之。予因書其説，以爲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八《贈陳教授謝官南歸詩序》　孟浩，新淦人，以明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當得官，自云有足疾，願授教職以自效。於是得長沙教授。未幾，以憂去。服除，改蘇州。今年秩滿來京師，吏部課其績，當得陞，則又以足疾求歸田里。不許，懇請至再三，乃許之。言於上，俾歸老焉。將行，士大夫皆作詩送之，吏部主事王一寧持以求予序。

嗟夫，孟浩其可謂審於義者哉！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其資不足以得之，斯亦已矣。苟能得之，則亦孰肯自退於卑散之地哉？況進士見重於隋唐，以至於今，此富貴之所逼迫而不舍者也。而爲進士者，尤往往厭卑散，喜華要，蓋欲奮發而有爲，以自快於當時。州縣之職，誠有所不慊。至若呻吟佔畢之間，其爲不屑可知矣。孟浩既爲進士，於華要可得也，顧乃以疾而安於學校，此固異於常情。今年六十五，未老也，而又因疾以求去，其度越常情，不益遠乎哉？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仕而有適莫之心，則必有違於義者。君子惟無適莫也，然後能度義而從之。孟浩之仕與止，亦何容心哉？顧吾有疾，宜於此而已。然則孟浩非由義之君子與？世之仕者，蓋有疾甚於孟浩者矣，然猶毅然自任而不回，考其所立，卒亦未見焉，其出處去就，未知果能合於義否乎？由是觀之，孟浩其真可重哉！故爲序其詩以贈行。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王訓導序》　王祐昌信，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王公時彦子，監察御史昌問弟也。王氏故金谿儒家，其尊府以學行聞天下久矣。昌信承家學之懿，早有譽縉紳間。於是撫州儒學缺訓導，以幣走其門請焉。既至京師，試在高等，遂授職以去。初，昌信之來也，予與之別僅三年，見其穎然秀出，心固喜之。察其言行，皆謹禮而蹈義，則滋爲喜。及是去爲教官，而予喜加焉。蓋既與其父遊，而又見其子之能立也，則安得不喜？然豈以一教官爲榮哉？喜其道之及人也。

夫聖人之道，仁義而已。仁則不遺其親，義則必急於君，此人道之大端也。是故教者教此者也，學者學此者也。使今之學者而皆由於此，則治天下之本立矣。治天下之本而皆繫於教官，其任豈不重乎？然必身有之，而後其下化之。不然，未見教之能行也。則教官者，豈不難爲也哉！然以予觀之，在昌信則尤難。蓋君子之觀人論其世，而責人之備，亦以世。重其父兄以及其子弟，固厚之道也。昌信則世儒家也，而又吾王公之子、昌問之弟也，人固以賢教官待之矣。昌信苟或違於道，則人將指而議之曰「如是而爲儒家之後乎？如是而爲詹事公之子、御史之弟乎」，然此豈輕之也哉？重之至者責之備也。然則昌信之道，必有諸其身，行於家，推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其教之行，蓋有不勞而成者矣。昌信静重而警敏，其言行又若予前所云者，其爲賢教官可必也。而予猶切言之如此，固亦厚之道也，昌信必以予言爲然矣。

將行，翰林庶吉士尹昌等皆贈以詩，而請予序，乃書以畀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潘教授序》　潘先生畿，字民止，爲翰林檢討二十餘年，年已七十矣。今天子即位，嘉惠臣庶，先生以老疾辭位，上憫之，不欲勞以事，又不欲絶其禄也，使歸爲温州府學教授。其鄉之士大夫皆爲先生喜，屬予作文以送之。

予謂君子之事上也，盡其心焉耳。然而力有不能遂者，則亦達其誠而已矣。上之於君子也，盡其禮焉耳。於其力有不能遂者，則亦加以恩而已矣。下以誠事上則，不至於曠官，而《伐檀》之譏無有也。上以恩待下，則不至於失所，而《權輿》之歎無有也。此所謂上下交而爲泰也。至於後世，而君臣之義缺，其事上也不以誠，故竊禄終身而怠其事者有矣。其遇下也不以恩，故盡瘁以仕而莫之顧者亦有矣。豈非上下不交而爲否乎？是以君臣貴乎相遇也。先生遭遇聖明，思欲效忠而力不能遂，乃以誠聞於上，上亦憫其志而加之以恩，此千載之良遇，誠所謂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則其鄉之爲士大夫者，安得不爲先生喜乎？

然予聞之，古者七十致仕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俟德成而升用之。況先生受教授之任者乎？則所以成一郡之人才而厚其風俗者，實先生事也。予蓋又爲其鄉之子弟喜矣。故爲文以送之，使其人知先生受恩於上，真難得而可樂如此，又以俟其教之成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三《送王教授詩序》　予友王經用常初典教大康，大康之士賴以有成者蓋多。今年以績最，得兗州教授。將行，徵贈言於予。

予謂兗州離曲阜三十餘里，去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邇也，用常依聖人之宫牆而教其邦人之子弟，其可有悖於道哉？聖人之所教者四，文行忠信是也。夫學詩書六藝之文，修其孝弟之行而皆以忠信爲本焉，兗之子弟誠能乎此也，則無愧於聖人之邦矣。不然，在用常有以教之也。然用常之教，豈直云云而已哉？要

必本之於身，身有之，則下化之，其教可不勞而成矣。夫不以聖人之道修諸身，是謂棄其身，不以聖人之道教夫人，是謂棄其人。之二者，無所可也，而況於聖人之邦乎？聖人天下萬世之師也，然惟於其居之所近，遺風餘韻，切於見聞者易以感發而興起，則兗之師弟子，其所立當何如可知矣。予安得不惓惓然也？夫以聖人之道教人，固宜慎於其職，況施於聖人之邦，其所慎宜加焉。苟有錙銖悖於道，則人將曰「教聖人之邦而不以聖人之道，是非聖人之徒矣」，可不慎哉！

然世之爲教官者，多自放於繩檢之外而忘其所教，故學者卒無成，此君子之所深歎也。予知用常必加慎而能副予之所望矣，故爲序以贈之，而諸公之詩則繫於下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陳教授詩序》 國家建學育才，以開文明之運，於今七十餘年。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皆由是出也。歷歲滋久，居學校者或非其人，而教法有忘其舊者矣。聖天子在位，厲精爲治，修舉舊章，以爲學校，治之本也。詔有司擇諸生而去其無良者，慎簡師儒以教之，冀得真才實學之士以興太平。於是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在，而必夫教之成。予嘗論之，天之降才於人，固將使有爲也。而人亦當自勉以徇之，不然爲棄天。故古之人有力於爲學，貧者至燃薪聚螢、斷薤畫粥，勤苦而不厭，卒有以名世而傳後。此豈上之人所使哉？以爲天之所畀者不可棄也，故如是。今餼廩以養之，堂宇以居之，賜之書籍，與之儒師，榮其身，復其家，使得專意於學，以徇夫天之所畀者，而冀一用焉，宜其學行有加於古人矣。然而偷惰苟且，役役於末務，其能慊乎人心者誠寡，是不惟棄天，實有負乎上之所待者矣。抑豈獨弟子之過哉？師道之不立使然也。今幸遇聖明振起而作新之，得人之盛，復於是見矣。

泰和陳先生公餘，端厚而該通，與予爲世姻，而又與同年生，相好莫逆也。其始爲高安、溧陽訓導，又教諭棗陽，皆能以師道自任，其成就學者蓋多矣。今陞爲台州教授。台州文獻之邦也，其爲弟子者必良，而公餘爲之師又良，上下相得，而教道有成可知矣。予嘗歎夫世之爲師弟子如前所云者，人多以爲厲己，不予愛，予不爲易也。今公餘之去台州，復相與道之，公餘誠善教，諸生願學，尚益思夫天之所畀、上之所待者而益盡心焉，豈不尤良也哉？諸生賦《菁莪》之詩，予願歌《棫樸》以和焉。

公餘將行，自學士以下皆賦詩送之，而予則書其說以爲序，公餘其亦以爲然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〇《贈孫教授序》 孫先生鼎，字宜鉉，廬陵之傑然者也。今爲松江府學教授，名聞於當時，士大夫論善教者，必曰孫先生。至論有識有守、能別是非、慎重而不妄者，亦以孫先生爲言。宜鉉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學明，其行修，其所以爲教，必體聖賢之道，務以身率之，不徒辭說而已也。世之爲教官者，或急於勢利之趨而昧於美惡之辨，不復計其職之當然，宜鉉皆不如是也。賓興之歲，諸藩省求考官，聘幣交走其門，以先得爲喜，其爲天下得士蓋多矣。今年，順天府合北京畿內之士而試之，翰林學士錢公典文衡，宜鉉又同任其事，凡所去取，無不當於人心。錢公亟稱之，以爲公且明。宜鉉其誠賢於人遠哉！朝廷養士以興太平之治，而士亦喜於逢時，然而遊學校者常患不得賢教官，抱良才而不能成美器者蓋有矣。幸或成也，進而試於場屋，又患不遇賢主司，雖曲盡其巧心，而受嗤於拙目者亦有矣。此士之所以難也。宜鉉爲教官而能盡化誨之善，爲考官而又盡去取之公，謂之賢遠於人，豈不宜哉？

今制，侍從風憲有缺，往往於教官取之。故教官果不賢則已，賢則必進於顯庸，進而不止，登三事，位列卿，任藩憲之重者比比也。宜鉉賢矣，尚益思盡其道哉！益盡其道，蓋有莫之致而至者。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誣也哉？

宜鉉既畢事，歸松江，松江之顯者大理少卿沈君輩屬予文贈之。予亦廬陵人，蓋深有願望之意，故爲序如此。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贈訓導湯君序》 一元，予故人湯君如川子也。湯君氣豪而行端，學博而才贍，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同入翰林爲庶吉士。其後有司請以爲吏科給事中，太宗皇帝欲其學至古人，不欲小用之，留不遣。未幾，以疾卒。至今同輩之士與凡大夫君子論當時人物之偉然者，未嘗不思湯君。而不可見，則見一元，猶見湯君也。一元舉明經，去爲安慶府學訓導。凡與湯君友者，皆以遠大期之，矧予鄉邑之舊哉？故於其去，不能已於言也。

我國家興學育才，其用心至矣。遴選弟子員，慎擇師儒以教之，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之，此其意何也？蓋天下之治本於賢才，賢才之成則由乎教官。苟不加之意，惡望其能有成哉？是以若是其嚴也。然教官之成賢才，必本諸其身，誦聖賢之言，循聖賢之行，使爲弟子者有所觀法而化，則賢才成，賢才成而治道盛矣。教官之所繫如此，豈不重哉？然而能自重者鮮矣。其言未必皆聖賢之言，而行或違乎聖賢之行，淪於貨利，溺於宴樂，而不知所以爲教。是故下無所取

法，臨乎上者，亦不見其可重而慢易之，由是往往不安於其位，欲其成賢才以興治道，可得邪？此君子之所深歎也。

一元端謹而好學，有志於古人，不肯一涉非義，予知其爲賢教官可必矣。然尤相與論其不能然者，庶乎加慎焉耳。此予相厚之意也。

王直《抑庵文集》卷四《贈余學奭赴常州教授詩序》　泰和余學奭爲廣西平南教諭，既九年，以績最陞常州府學教授。學奭乃予永樂十年所取士，又其兄學夔爲翰林侍講，昔予與同年生，相交爲最厚，故學奭來京師，特厚予，故往來無間也。

學奭通《易經》，蓋受於其尊府斯延先生。斯延先生受於安成劉先生雲章，劉先生雲章則常遊臨川吴文正公之門。其家學有源委，故學奭亦能教諸生，諸生皆樂從之。其在平南夷獠之地，盜賊攻劫，奔走避匿無寧時。而師生相與講學不廢，故卒能有所成就如此。

予嘗竊怪世之職教者，率以地之美惡爲戚忻，不復計其教之何如也。夫人之才不才，多繫於地。地之饒沃與否，有以興墮其志氣。古之婦人女子能辨之，而聖人有取焉。顧世之爲士大夫者，乃獨役志於此，得美地則喜，不然則大以爲戚，其智反在古之婦人下。此無他，蓋以自養爲累故也。士大夫之學，豈專於自養也哉？若以地論之，平南可爲惡矣，而學奭之教有成績。然則人才果繫於地沃與否邪？抑亦在乎教之有道邪？

常州在天子畿内，邇於教化，故其地雖饒，而其人則才。學奭之得常州，人多賀之，而學奭不加喜，蓋將以其教平南者而施之，予知常人皆有以成其才也必矣，此可爲常人賀也。於其行也，知學奭者皆賦詩送之，而予書其説以爲序。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贈歐陽士則南歸序》　予内弟歐陽士則，以明經見重於士大夫久矣。今年鎮江缺訓導，舉至京師。先是，凡舉任訓導者，皆嚴試於翰林。宣德初，慮吏之入官與求賢舉之濫也，詔諸大臣學士羣試於廷中，而訓導亦與焉，加嚴矣。至是有言舉任訓導，宜先試於在外有司及提調學校風憲官，然後送之吏部，又羣試而用之。吏部請從其説，而士則適遇焉。乃告别於常所往來者，束書南還，無不豫之色。

或者曰：「教官之任誠重矣，然在外之試，未必愈於在廷之嚴也。使未至京師則宜矣，既至而必歸試，試之而使復來，僕僕走萬餘里，非有重貲，將何以自給？士則素清貧，無乃不便於是行邪？」士則曰：「儀之進退，蓋自有命焉。家貧親老，誠願得禄以爲養。然吾父年八十二，母亦七十七矣。以情而言，其可暫去左右哉？今别去半年，起居飲食不能須臾忘於心，幸而得歸，且少舒其惓惓之思而自快於目前，禄雖未及，其所樂多矣，而何不便於是行哉？」

予聞而心善之，曰：「賢哉士則也！天下之樂，莫大於事親。親也者，不可以長存，亦不可以再得也。因其力而致養焉，極愛敬之誠，盡惋愉之奉，使憂患不知，勞苦不聞，熙然自適於太平之世，其樂可勝道邪？古之人雖以禄養爲榮，然豈能必哉？如必得禄然後養，則昔之大賢君子，蓋有不沾一命者，將不得爲孝子乎？士則之親老矣，楊子所謂愛日，士則之志也。」

予蒙舅氏恩不薄，恒慮士則以禄養未遂爲慊，而愧無以助之。及聞其語，而信其賢，故書以爲贈行序，且使人知士則之非苟然者也。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五《送馬司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宫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爲進士，又取四百餘人爲乙榜進士。與乙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贊國家之治則一也。尋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

吾友滎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薰酣義理，今年春，獲與南宫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陝西徽州分教之命。徽爲西偏之郡，與邠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爲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庠序澤宫之間，歷鄉闈南宫之試，名亞進士之列，有師之尊，有道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啓迪其人乎？德欲其修，學欲其進，皆啓迪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於是乎，異日徽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國家之器使者，布在百司，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爲行道澤人之效，彼一偏之見輕重乎二者之間，又果足爲定論哉？

士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故書此以解之，使不爲偏見所惑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七《送伍司訓赴東昌序》　道天下必錯用天下之才，而後公無私也。然在昔者，以經術名家而躋顯仕，有功業，施之當時，載之策書，傳至於今不息，則北方之士常多於江之南。其在後世，以明經起身科目，而文章政事足以名世垂後、希蹤前列，則南方之士又倍蓰於江以北，豈北方之氣化已盛於前，而南方之人文方闡於今歟？抑其師之爲教，子弟之爲學，有得其術不得其術

歟？不然，何人才之出昔盛於北，今盛於南歟？聖天子欲均而平之，公卿大臣又從而弼就之，於是定科額，限南北之士爲十，六四之取，又多官南士之第副榜者於北，欲其教導北方之士以南方爲學之術，蓋得損益就中之道，公天下之心也。天子公卿之經綸斯世，何其周哉！

吾江右之吉，南方學者之淵林也，有負秀質尚志而不摹者，曰伍庸，字省中，少游縣庠，通《易》學，能敷暢其詞，捧賢能書來試於禮部，列名副榜，授東昌司訓。是蓋吾南方好學而欲行之者也。然必體天子公卿欲均天下之意，舉其平昔聞於師友、蘊諸心懷者以澤潤東昌之子弟，使皆篤志於詩書，游心於理趣，以廣其才，以致用於世，以復其前世之舊，則吾南方之教，固有以行於北矣。況東昌爲郡，密邇鄒魯之區，木鐸絃誦之遺聲，猶可想念，省中亦思之以培益其所未至歟？果能取之於己以爲他日超用之具，則北方之化又豈無所資於吾南方之人哉？《詩》所謂「小子有造」，吾於東昌子弟有望。《書》所謂「惟敷學半」，又不能不致意於省中之往焉。

凡吾邑人仕於京者，咸酌省中酒而勉之。已，力謂吾與省中之僦舍鄰而朝夕尤密，俾贈之序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一《送王教授赴福州儒學序》 往歲華亭王汝善先生，以淳安教諭課績京師，與翰林諸君會飲進士周瑄所。侍講洪君宗器言於座曰：「先生篤學善教人，吾淳安學者蒙其作育，以出而魁鄉薦，第進士凡若干人。今當遷秩爲教授，吾邑不得專其惠矣。」予聞而欲得之教於吉，侍講陳君叔剛又欲得之教於福州，然皆無賓緣以致之，先生遂有處州之任。今先生喪既祥，復至京，則陳君已謝世，獨予守官如初。吾吉又缺教官，洪君又爲侍郎吏部，意其必能探予初意，以先生爲吾吉惠矣。除目下，乃轉先生福州。予雖惜其不得於吉，爲子弟矜式，而深喜其得於彼，有足慰吾陳君於九原也。已而兵部主事項君文曜來請文爲贈，予又豈得辭哉？

夫師弟子之相遇也，其猶工之於材歟？大林之材雖足充棟梁，造舟車，必遇良工師，然後有以成其器。良工師雖善引繩墨，斲斤斧，不得大林之材，則亦無以施其巧。福爲八閩首郡，地大而民富，逢掖縉紳之儒相望出，絃誦之聲不輟於野，固產英傑之大林也。先生道欲古期，教思身率，又有疏達之才，足以佐成其德於內，備舉其學政於外，其真造就後學之良工師歟！其往也，誠能廣禮義之訓，爲之繩墨，嚴學校之規，爲之斧斤，使狂者有所裁，狷者知所進，懦者有所立，惰者知所勸，則福州子弟必將感激而興起，不爲名材，不成偉器不自已也。向者禮部策大廷，吾吉與福之士往往相後先，由今以往，吾吉之士其將退避後塵，以讓彼出一頭地歟？何也？以先生往教其郡卜之也。先生其亦自勉以副人望焉。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二《送蔡教諭赴嘉興序》 選國子監生文學優者補教官員缺，此聖朝求賢廣教之令典也。至是，有司會考諸生，得中選者三百人，鍾觀爲首，蔡澄次之，進於翰林覆考焉。予與侍讀陳君汝同閱卷，而苦其佳者難得。久之，汝同曰：「吾得一卷矣。」以示予。予誦而謂曰：「誠佳也。」已而予復得一卷，以示陳君，陳君亦曰：「誠佳也。」遂第陳君所得者爲首，予所得者次之。發其糊名，則首蔡澄，次即鍾觀。蓋二人之學本優於衆，故再考而再居前列，而非他人所能先之，於此亦可以驗抱負奇器者，自不埋沒於甄別之下，而吾儕任事，亦幸不昧其是非之公也。

澄字宗廉，句容人，蒙恩擢嘉興教諭，朝士大夫與之交者來求文贈其行。予雖與之未嘗識面，然知其麗澤必將及乎嘉興子弟者，因考其文而有以測其然也。蓋爲人師之道，譬猶梓匠焉，其規矩之良者，欲求其物之方也，則從而方；欲求其物之圓也，則從而圓。其故何也？以取方員之法良於己也。宗廉之文，既足爲儒學中良規矩矣，欲其學者歸於方員，夫何難哉？然此特其文爾，尚有本焉，求乎仁義之道，修其孝弟忠信之行，潛心乎詩書之所載，是則本也。本之樹其中也深，則文之著於外也不患不高，教之施於人也不患不廣矣。宗廉尚固其本以表率其學者，殆將爲今世有道之師，其澤之所及豈有窮耶！因叙以勖之。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五《與徐教授書》 夫好與人之進，以汲汲於獎就來學者，君子樂勸善之心也。今之居師位，能以君子樂勸善之心爲心，又未有先於閣下焉。僕雖越處旁郡，未及覿一面，聆一音，接一殷勤，然閣下之教聲已滿其耳，閣下之風采無日不想慕於懷，誠以家諸父沐教愛之惟多而道盛德之不已也。僕私以爲雖未承教受命，猶當推所識之欲舉進士者，使出閣下之門，以助成閣下樂勸善之心，亦後輩事先生之禮所當然也。況辱教命於家諸父音問間者甚勤，尚敢隱其人不爲閣下言之哉？故嘗因家諸父進二三子於閣下左右，果辱不見鄙棄，即遣人來取其家狀。又不意若王生達者、歐陽生璉者，俱爲有勢柄者奪去。幸別得其人，以報嚴命。其明於經而工於文，如王生浩者，今河南參政之弟，嘗應試於往歲，未偶，而人皆以爲屈。又如前胡進士之子冲者，劉侍御之子文者，皆以經學師閭里，擅能文聲亦有年。蓋各得其家之傳，又嘗親於僕者，願皆進而

教之。上其名於貴府，以總試之，必能中主司之選，副閣下之望，而稱僕之所舉也。昔有盈尺之寶，棄擲道側，掩其光於塗壤中，則與瓦礫無異。一旦俯而拾之於卞和之手，列之於羣玉之篇，則覩者不能釋其手，售者爲之倍其價。蓋以收得其人之所致也。今二三子得由閣下之門以出，豈不猶遺寶之遭卞氏哉？冀亮納之。

李賢《古穰集》卷六《送鄧州學訓導柴君序》　正統七年春，大會天下舉子較藝於南宮，蓋以千計，而甲乙取之。要之其才不甚相遠，援例甲登進士，乙爲校官。然則朝廷之意深矣。郡邑之職豈不宜授，何乃舍彼而授此？殆以校官者，人才之豐嗇繫焉耳。然則由乙選而任斯職者，蓋亦思其所寄乎？雖然，師生之相與，貴乎恩義兼盡也。竊怪夫今之曰師曰弟子者，往往不能相入而卒相誤焉。況北方之士始也不知自奮，必待師長教條之嚴、誨誘之勤既久且堅，乃克就業，而人才之效可冀。不然，以渙散疏曠之心，一旦而拘攣繫縶於此，必有不能堪者。顧乃惑其志，不以教育爲樂，而前日之規制弛然莫振，由是弟子無執箕膺揲之願而外慕是馳，或成與否，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矣。甚至齟齬相濁，惟利之射，所謂恩義者不知爲何物也。十年之外，師以無功黜，士以業荒退，豈非不相入而卒相誤之明驗歟？

三衢柴君惟一，浙之江山右族，學有源委，領鄉薦而來，遂登乙榜，授鄧庠司訓。予故鄧庠生也，聞其名，接其容，聽其言，喜甚。且私爲吾庠諸友賀，而今而後，矜式允有賴焉。況鄧之教官三人皆長者，善開導諸生，駸駸然有所造就。君往主師席，必能協心以教以育，決滯爲通，易暗爲明。諸生雖少長不齊，聰鈍不一，隨其才引而進之，期底於成。不數年間，吾庠士子將詵詵興起，掇巍科而躋膴仕，君寧不快然於心乎？寧不副朝廷之所寄乎？所謂不相入而卒相誤者，視此必報然大慚於君矣。

鄉之宦友餞其行，屬予以文，因書此贈之。

張吉《古城集》卷四《上李閣老小啓》　近蒙投示《梧州府重修廟學記》，議論平正，意味淵永，隱然有西京渾厚之風，不可以近世文字目之。但具刺奉請之時，生給由在途，同僚倉卒，考究弗精，以致事多失實。今訪諸故老，稽訂郡志，兩學舊在東南門外。自宋南渡後，迄今無所遷改。但舊制各設一廟，中隔山川壇，韓公徙壇他所，併廟爲一，而以縣學附於廟西耳。今曰韓公遷之，則創置沿革失其實矣。廟樂始於韓公，歲久崩毀，近日修補特完，延樂師吕應禎教諸生肄習如式。祭器籩銅爲之，始於勝國定泰間教授吴熙。我朝成化中，前守吴中陳穀亦皆鼓鑄，補其不足，而大備於今日，則皆鄧公之功也。今以廟樂祭器皆今日募工所爲，則禮樂制度失其實矣。此等文字勒諸金石，傳諸天下後世，似此之類雖皆小疵，然所損非小。自其知者觀之，則將掩口捧腹，以爲不根之談。自不知者觀之，則將踵訛襲謬，以滋無窮之惑。況以虚溢之美納諸其躬，君子所不容，掩前人之善據爲己有，後學所不忍。使韓公有知，必將曰我未嘗遷學，何故厚誣我也。前人所製廟樂祭器，歲月識名具在，今悉隱而弗彰，有識其謂我何？白璧微瑕，將有竊議而不得聞者，可畏也哉！乞將原稿略更數字，擲示登鐫，不勝幸甚。

《明英宗實録》卷二〇〇《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十八》《景泰二年春正月》　〔丙寅〕吏部言：「各處府州縣正官舉保儒士堪任教官者，多有不公。或因本處無缺，一概泛保。或一官連保數人。乞爲禁約，今後府州縣正官，各候本學有缺，方許舉保，不得隔越濫舉。」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〇二《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二十》《景泰二年三月》　〔癸亥〕會試不中式舉人多自陳願就教職。給事中金達言：「教職取之舉人，勝於儒士舉薦者遠甚。」禮部遂請：「凡舉人不中式願就教職，與副榜年過三十者，悉送吏部除授。」翰林院學士陳循言：「副榜與不中式者一概取用，非惟科目徒設，抑且能否混並。非惟人情不甘，抑且乖於舊制。」於是命不中式舉人及監生願就教職者試而授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三三《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五十一》《景泰四年九月》　乙丑，復定科舉歲貢額。先是，工科給事中徐廷章言：「科舉、歲貢，宜准宣德、正統中例。」禮部言其所論切時弊，取旨施行。郎中章綸又言：「元年詔書云不許更改，今未四年，遽行廢閣，殊失朝廷之體。」於是復命禮部斟酌以行。尚書胡濙等請科舉以正統中所定額爲准，如文字合格者多，量增入之，亦不得過二十名。其歲貢自景泰六年以後，宜如正統中所定例。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六八《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八十六》《景泰七年七月》　〔丙申〕少保户部尚書兼大學士陳循言：「近見各處學校教官缺員，例許有司訪保通經儒士，送巡按等官處考試，中者申送吏部，轉送翰林院覆考，中者送回本部，除補訓導。緣臣原籍江西及浙江、福建等處，自昔四民之中，其爲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頗多。江西各府，而臣吉安府又獨盛。蓋因地狹人衆，爲農則無田，爲商則無貲，爲工則恥卑其門地，是以世代務習經史，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相爲師友，十常二三。往往散至四方，訓教社學，取束修以爲生。其風俗如此。其心初

皆望由科舉出仕，但見解額有限，自度不能皆得，故其就訓導保舉者愈多也。今官司惡之有如糞土，然恐出於偏陂不公之心。如《書》所謂『媢疾以惡』之惡，非所謂孔子『仁者能惡人之惡』也。臣又聞：臣原籍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雖尤可惡，然《書》曰『萬邦黎獻，共爲帝臣』，孟子曰『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此乃盛世之事，未聞以此爲不美事而可惡也。臣荷聖朝教育之恩，由學校舉進士第一，官至保傅，榮居宥密，思非進賢，無以補報萬一，何敢惡夫不與己同之山林士，以自取媢疾之誅於公議哉！且以臣原籍泰和縣觀之，楊士奇初以儒士保任廬陵縣學訓導，吏部試用，卒至爲今名臣。又如儒士曾鶴齡，舉進士第一，官至侍講學士而卒。今文淵閣供事通有五人，而臣泰和縣又預二人，蕭鉉與臣是也。此外官翰林者又數陪。以臣本府縣如此之衆，宜乎臣等見惡于人，不止於本貫保訓導之多。然考用教官，實係吏部職事。乞敕吏部，將各處保到儒士爲訓導者，不必送翰林院，悉從本部徑自從公考用。仍乞憐臣老病，調黜別衙門，以避嫌疑。或放歸田里，以終餘年。不勝感恩之至。」帝曰：「朕任卿掌內閣事，凡制誥命令等文，但撰述進呈，無不信行。況考試儒士，最爲小事，勿避嫌疑。今後內閣大小事務，悉照舊行，不必推讓。」

《明英宗實録》卷二一〇《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二十八》《景泰二年十一月》

〔壬寅〕户部主事王澍言：「學校風化之所。洪武、永樂中，雖嘗薦士以補學官之缺，時奔競之風未起，所舉往往得人。近歲保舉之途濫開，學官之選大壞。請令所在布按二司及巡撫、巡按等官試之，果文理俱優者，然後送詣京師，稍革其弊。」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五二《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七十》《景泰六年夏四月》〔丙子〕有學官爲生員誣陷贓罪，械至京，自經於逆旅。事聞，都察院請通行天下禁約，凡生員有以奉師束脩贄見儀物爲贓、構詞誣陷者，官司鞫實，即與分豁，毋一概論贓。其生員誣陷師長，真情既暴白，仍械京治罪。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六四《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八十二》《景泰七年三月》〔甲申〕禮科右給事中陳謨等奏：「前者吏科給事中李賛等以天下衛府州縣學校官一員，有缺一二員者，有缺三四員者，甚至全缺，或委陰陽、醫學掌署印信，或委典史、生員代領學事，奏乞取南北二京國子監坐堂依親監生、副榜下第舉人、各衙門歷事辦事、吏部聽選監生願就教職者，除副榜舉人不考外，其餘俱送翰林院考試，取其中式選用。已有旨准之矣。然臣等見前者監生二百餘人，考中僅四十餘人，其餘未考者，大約不過二三百人。如前考中，亦不過百有餘人而已，不足補教官見缺之數。其天下歲貢取中生員，亦多有堪任教職者，乞亦令考試選用。」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三五八《天順七年十月》己巳，禮部引歲貢生員赴奉天門前考。監試御史吕益、任璽爲儀制司郎中周驥等邀食於東廊，適上自右順門出，見其不監試，遂下之錦衣衛獄，且命都察院堂上官具狀以聞。右都御史李賓、右副都御史林聰、左僉都御史滕昭俱輸疏慢失告戒御史罪。上曰：「既輸罪，姑宥之。」

《明憲宗實録》卷一《天順八年正月》〔乙亥，上即皇帝位〕遂頒詔大赦天下。詔曰：【略】一、學官有由舉人署職九年考滿該陞，年四十以下有願會試者聽。

《明憲宗實録》卷一三《成化元年正月》〔己巳〕國子監助教李伸上言五事：

一、嚴學校之職。臣惟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今天下學官，皆朝廷設立以敷教育才者也。而各處憲臣巡歷者，多不遵憲綱，惟恃威勢，往往非禮折辱之，殊非朝廷右文之意。宜敕都察院移文提調學校御史、按察司官，凡所巡歷之處，於學官之賢者宜禮貌之，以示敬學之意。

上命該衙門議行。

《明憲宗實録》卷一四《成化元年二月》〔己卯〕巡撫湖廣左僉都御史王儉上言八事：【略】一、精擇師儒。臣聞師道立則善人多。近年學官之選，往往以歲貢監生充之，此輩既無學識，安能教人？今後學官，必用舉人中副榜者爲之，壯者不許辭職。緣事京官通經術者亦降除此官，中有克舉此職者，不次擢用之。及行提學憲臣，嚴加考校，而優以禮貌。則師儒得人而學校興矣。【略】疏奏，下所司議之。

《明憲宗實録》卷二二《成化元年十月》戊寅，吏科都給事中沈琎等言：「學校育才之地，風〔化〕所關。舊制，學正、教諭、訓導多於會試副榜舉人中授之，往往教有成效，科貢得人。比來納馬納粟並四十以上入監者，俱以記誦舊文濫授學正、教諭之職，遂致學校廢弛。請自今學正、教諭必用副榜舉人，其他止授訓導。仍限年五十以下者，方聽就試。」下吏部覆奏，從之，著爲令。

《明憲宗實録》卷一六四《成化十三年三月》丙申，命慎選王府官，嚴保勘考試之禁。先是，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張瑄奏：「周府各郡王府多缺教授，凡遇收受禄米等事，悉委内使校尉以下，其嗜利兇狠，爲害非小。王居深宫，多不知

其事。今各王府舉用之人，空冒儒名，素無學術，詭寄貫籍，苟圖出身，往往不顧行檢，爲親藩之累。乞自今舉用之人，先勘貫籍明白，行止端莊者，嚴加考試，果通文藝，具奏除授。缺教授者，于九年考滿相應教官或聽選監生銓補，庶非類不雜士流，親藩始有裨益。」事下吏部，請如瑄言。凡體勘考試不公，宜從參究。但教官老成無過相應者少，宜於願就教職監生考中者簡選。仍依近例，不避鄉貫，查缺選用。從之。

《明憲宗實録》卷一七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辛亥〕監察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行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敕吏部計議，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而罷歲貢監生選除之例。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繫。宜如璘言，明年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除教職。其監生聽選歷事及坐監依親不願就者，許其告免。新中舉人年二十五以上者不准告。到任之後，遇開科願會試者，有司依限送部。會試不中者，仍定限復任。」上曰：「今後願就教職歲貢監生，務在嚴加考選，不許濫授。副榜係坐監、依親者，稽其原報册籍，若年三十五以上，不准告免教職。願會試者，如任滿到部例行之。」

《明孝宗實録》卷二八《弘治二年七月》〔癸未〕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等以災異言七事：

一謂《諸司職掌》内，九年考滿教官，不通經者別用。然教授品從九，學正、教諭、訓導俱未入流，謂之別用者，不令復爲教官，于品級相等官内改用也。近年以來，不分品級，俱改河泊所官，似乎太拘。今後教官考不通經者，教授請于從九品内大使等官用之，學正以下請於未入流内河泊所等官用之。庶改調不至失倫，選法亦可疏通。

一謂外官九年考滿，有司官繁稱陞二級，簡稱陞一級。教官考通經並舉人及數，乃陞用。衛學並選貢衙門教官，但考通經，雖無舉人，亦陞用。凡丁憂復除者，俱以後任定其黜陟。此類亦頗不均。今後有司官九年考滿，請不分前任後任，但事繁歷俸日多者陞二級，事簡歷俸日多者陞一級。教官亦不分前任後任，但任府州縣學日多，從府州縣學論。任衛學並選貢衙門學日多，從衛學並選貢衙門學論。如此，則事體適均，人心悦服。

一謂在外考滿官員，該屬上司考核，其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者，例案候行查，俟回報至日，有司官引奏覆職。教授官具奏入選，恐難於守候。請令今後有司官雖不開「稱否」等字樣，其詞語内但有「勤能」、「端謹」等字，即以稱職論。有頗可等字，即以平常論。有「無爲」、「無守」、「誤事」、「懶惰」字，即以不稱論。初考、二考不必查，即引奏復職。三考仍候行查至日定奪。其教官止照舊例，以通經與否及舉人有無定黜陟，不以上司考語爲殿最。庶事無壅滯，人無守候之難。【略】

奏上，俱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四八《弘治四年二月》〔壬申〕刑科給事中韓祐以災異陳十事：【略】一曰黜無益。謂乞將天下儒學廩增額外附學生員，嚴加考選，止留學有進益者，如本學廩增之數，以備補缺，其餘悉皆罷黜。【略】

命所司知之。

《明孝宗實録》卷五二《弘治四年六月》辛亥，吏部言：「舊府州縣儒學教官九年考稱，有功迹者，例陞兩京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及遞陞教授、學正、教諭等官。近大學士劉吉奏准，凡考稱有功迹教官，由舉人出身者許同大選監生一體入選，授府佐、州縣正官。但教官内多有衰老不堪爲有司者，況博士、教授等官員缺數多，若使舉人教職俱應有司之選，則別無文學相應之人可以陞補。今後凡衰老教官，不必令入大選之考，仍照舊陞補監學員缺，庶用人各當其才。」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六八《弘治五年十月》〔癸丑〕刑科給事中王欽言四事：【略】

一、惜儒職。請令提學衙門，今後考較之際，教官文理欠順者，量加免勵，俾得進修。迨至九年任滿赴部，通查功績有無，照例陞調，不許任情輒送吏部。【略】

命下其奏于所司。

《明孝宗實録》卷七三《弘治六年三月》〔癸酉〕禮部奏：「今次會試所取副榜舉人，凡在監五年以下並未入監及新科年歲相應者，俱令就教職，不許告免。仍遵天順八年詔例，署職九年考滿者，方許再會試一次。」從之。仍命署職六年以上有舉人者，亦許會試。時副榜舉人多不願就教職者，故禮部奏嚴其限。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三《贈朱司訓秩滿序》弘治十年丁巳春三月上澣，是爲郡庠貳教朱先生秩滿之期。闔郡士夫暨所與同官交遊者，皆感其平素，惜其化離，各求諸縉紳士之能言者言以贈之。於是邑庠貳教吴先生率其寮友，謬以

序文見屬。予故吳先生門下，復於先生有夙好，言雖陋，誼不容辭。乃爲之序曰：

官不必崇，要於職之稱。施不必博，要於心之誠。誠則動物，而職之稱在是。强勉修飾以取媚一時者，其術易窮，及其九也，衆怒羣猜，惟恐其去之不亟，伊誰感而惜之？又誰追而思之乎？今之就教職者，恒以其秩之卑而所施不溥爲恨，遂並與其官而曠之，蓋未之思也。一命之士，先後挾所有以教吾郡邑者多矣，其善於去者，予耳目所及，得二人焉。其一曰邑掌教浮梁程先生應韶。程之得代也，送者數百人，爲文凡若干首。瀕行之日，咸歎惋咨嗟，若去其親戚然，是豈可以倖致哉？程既去後四年，復得先生。先生之始教吾郡也，人謂其敏而年少，歷履未諳，易視之。先生嚴其約束，徐而導之，乃敦本實以抑浮靡，門生有郭紀者，與其弟纓友恭無間，先生首表於儔衆中，禮而異之，衆自是翕然知所嚮方。先生於寮友處若昆弟，善則相成，有過則相規正。於賢士大夫之家食者師而友之，嚴憚切磋，所積益充以肆。郡守黃岩王南郭公，嚴毅方正，最慎許可。先生事之，不亢不阿，情義既孚，聲聞亦馳，遂兩檄先生署平海仙遊學事。適仙遊令缺，復以先生署掌邑事。蓋知先生之所蓄，足以勝之無疑也。若是者，謂非一誠足以動物爲克稱其職者乎？世之人乃謂人心可以智籠術馭，而忠信仁義果無所用，不亦厚誣也哉！今日之去，人咸感而惜之也固宜，去而思之於後也亦宜。然此未足爲先生多也。先生嘗告予曰：「世路嶮巇，知止不殆。一丘一壑，亦足自娛。繼自今我其反我初服，陶我天真矣。」予首肯之，而中未之信。先生言之至再，予竊私謂先生信人也，其誠於退也，猶其誠於進也。斯言尚不妄，然猶未敢實以告人也。今先生去矣，其果不爲聲利所奪，以無食其言，豈非清時一盛事哉！然恬退者士君子之美行，崇獎恬退者朝廷之懿典，戔戔束帛，又烏知不起我先生於寬閑寂寞之地耶？予不佞，好成人之美，故於贈言之章樂道之，以壯行色。

先生名鳳，別號忍庵，世爲浙之嘉興人。

《明會典》卷一四《考功清吏司・教官》《諸司職掌》：一、凡各處府州縣學訓導，與教官一體歷俸九年考滿給由。其訓導給由到部，出題考試，將所試文字送翰林院批考，通經者於縣學教諭內敘用。若不通經旨，本處復充訓導。自來不通經者，量才別用。教官考覈稱職陞一等，平常者本等用，不稱職者黜降，不通經者別用。若承差考滿無私過，於行人內用。其犯私笞杖罪，發行人司聽差一年，無過，陞用。有贓私者，發在京衙門充吏。其五軍都督府知印三年考滿，於從八品內陞用。六部知印三年考滿，於九品內陞用。

事例

洪武二十六年，奏定考滿教官、訓導，以九年之內科舉取中生員名數爲則，定擬陞降。縣學額設生員二十名，教諭九年之內科舉取中生員三名、又考通經者爲稱職，陞用。若科舉取中生員二名、又考通經者爲平常，本等用。若科舉取中生員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經者爲不稱職，降黜別用。州學額設生員三十名，學正九年之內科舉取中生員六名、又考通經爲稱職，陞用。若科舉取中生員三名、又考通經者爲平常，本等用。若科舉取中生員不及三名、又考不通經者爲不稱職，黜降別用。府學額設生員四十名，教授九年之內科舉取中生員九名、又考通經者爲稱職，陞用。若科舉取中生員四名、又考通經者爲平常，本等用。若科舉取中生員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經者爲不稱職，黜降別用。府州縣學訓導分教生員一十名，九年之內，科舉取中生員三名、又考通經者，陞教諭。若科舉取中生員二名或一名、又考通經，仍充訓導。若科舉生員全無、又考不通經，降黜別用。

又奏准：教諭科舉及數，考不通經，有司內用。科舉不及數、通經，降訓導。三十五年，命教授考通經、任內止有舉人三名者，降學正。

永樂元年，欽定：舉人署教諭事者任內有科舉中式一名、又有歲貢中式一名，署訓導事者有科舉中式一名、或有歲貢中式一名，俱與實授。

六年，令教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宣德五年，重定舉人名數：教授五名爲稱職，三名爲平常，不及三名爲不稱。學正三名爲稱職，二名爲平常，不及二名爲不稱。教諭二名爲稱職，一名爲平常。訓導一名爲稱職。不及者皆爲不稱。稱職者陞，平常者本等用，不稱者降。

正統九年，奏准：教官九年任滿無舉人者，試其學問果優，仍任教官。教授、學正、教諭俱降訓導，訓導調邊遠。其不中者，仍降雜職。

弘治二年，奏准：九年考滿，教官考通經，府州縣學舉人及數，方陞。衛學並選貢衙門，雖無舉人亦陞。若丁憂復除者，論前後任多少。若任府州縣學日多，從府州縣學論。任衛學並選貢衙門學日多，從衛學並選貢衙門論。凡教官考滿，初場考四書、本經義各一篇，貳場論策各一道。教授、學正、教諭俱本部定中否，訓導送翰林院定中否。考不通經，係舉人出身者，教授改吏目，學正等官

改典史。監生、儒士出身者，教授改稅課司大使，學正等官降河泊所官。衛學並選貢衙門學官，考不通經，亦同前例。冒報舉人者送問。無府州縣委官保結者行查。雲南各處教官，從選貢衙門例，亦不論舉人。

十四年，令公侯駙馬伯家教書訓導九年考滿者，比在外府州縣學訓導例，九年教無成效，考中者於邊遠學校降用，考不中者於雜職內降用。行國子監查無功蹟者革職爲民。

孫緒《沙溪集》卷一《送趙明府教授杭州府學序》 嘉靖乙酉，邑大夫鳳陽趙侯令故城三載矣，行將奏績大廷，顯膺甄拔，顧不少緩以需，累疏懇乞校官自效。銓司以聞，上命爲杭州府學教授。教授秩九品，視縣令爲卑，而寒暄向背，不可同語，人咸唶唶。侯捧檄，油然生樂。翼日解舟南行，諸縉紳餞之漳河之上，春冰將泮，東風扇和，水清徹可鑑毛髮，波紋縈迴，如綺如霧。念侯操守本于天性，文章發于自然，若斯水然。感時撫景，情所未堪。夫人孰不欲仕？進趨而志不伸，不如退步之爲安。仕孰不欲顯？任重而道不行，不如散秩之易稱。材有宜違，事有能否，違吾所不能，就其宜且能者安之，何不可之有？侯非真有所不能也，可能者在我，不可能者在人，盡吾之可能者而已。惜侯者較崇卑，計勢分，其所以待侯者何淺哉！

故城當南北水陸之衝，奔亡凋瘵，不幸膺富庶之名，介於燕趙魏博間，感慨激烈，不幸有頑獷之說，富庶虛名耳。侯胎恤卵育，恒用其誠，上之人原狩川漁，恒竭于思，頑獷虛說耳。侯投足援手，惟恐或傷。上之人草薙禽獮，惟恐不盡，邇者編賦役，結庫樓，議置郵，均保甲，承檄者，望風遡指，必欲室無餘貲，人無遺力而後慊。闔邑洶洶然，非侯陰尼默挽，民不相率而盜者幾希。侯今去矣，富庶之苛役，頑獷之刑誅，誰其庇之？侯計則得，而斯民荼毒方未艾也，識者當惜吾民，乃惜侯乎？

侯，開國梁公七世孫，武靖伯從子，南畿鄉進士。天報元勳，地靈鍾異，故資稟甚奇。系出金貂，心潛典籍，故德畜甚富。高視萬古，故不屑近名。遊神玄虛，故不堪俗務。既佶而閑，甘節而亨，靜專而慎擇，故恥于自見。以若人而遂若願，固宜其樂之不可已也。

杭州稱多士，英姿俊才，摳趨圜侍，以侯宿學臨之，圓規方矩，惟所欲爲，無不可者。他日名儒碩輔皆屬門墻，蘇湖德業當不專美於東南。有暇載酒拏舟訪孤山，遡西湖，景色瑰奇，怡神駭目，以侯清才遇之長什短韻，惟所欲爲，無不可者。他日烟霞泉石盡歸詩橐，林蘇高致當不專美於往昔。去簿領而薈緒，戒薔薇而桃李，脫奔趨以勝遊，遠塵埃而幽討，天壤之樂孰大於是？迂於時，乃符于道，不役于志，乃凝于神，在侯勿替厥志而已。教成而頌聲作，名流而聘書下，好爵膴仕，其孰能禦之？諸友謂緒辱侯知愛爲深，不可無言也，於是乎書。

《明世宗實錄》卷八五《嘉靖七年二月》 〔辛亥〕工科給事中陸粲言：

致治先人材，而欲興人材，必去積弊。臣略舉數事言之：今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專重進士。夫賢才何往無之？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兼取並用。教職之選，往時所重，比來甚輕，有志者多不樂就。乞於教有成績者，優加陞擢。其歲貢仍復舊規，府學一年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於中選取教職。【略】

疏入，上以其言有可采，下吏部覆議施行。

《明世宗實錄》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 庚戌，禮部覆御史秦武奏：「凡歲貢生員考貢三次不中選，年六十以上者，奏給冠帶，榮其身。儒士不係題奉欽依考取名數而自稱爲辦印儒士者，所在有司嚴行查革。」詔如議。

《明世宗實錄》卷一二七《嘉靖十年閏六月》 〔庚子〕廷試就教生員。大學士張孚敬等言：「國家設學校以養士，而師儒之官，實任教育之責。祖宗以來，學校廩祿不容苟食，如非其人，即黜退追廩。成化中此法尚行，後乃因循廢法，挨次起貢。比至禮部，多憫其歲暮途窮，一切聽授教職。廷試考選，祇應故事。甚至考試者以私意置之前列，俾得善地，赴官率以利祿爲計，使之教士，實以壞士。世乏良材，有由然矣。頃奉明詔，復舊制，選貢以重師儒，誠作育人材一大機也。」乃列上堪授教職者僅五十八人，送監肄業者四十九人，發回復學者十四人。詔從之。

《明世宗實錄》卷二〇六《嘉靖十六年十一月》 丙申，大學士李時等言：「舊例，監生願就教職者，止授訓導。近始分上卷除學正、教諭，中卷除訓導。但先年除授訓導，歷任六年，尚不得轉陞學正、教諭。今一旦遽授此官，朝廷官職不免輕濫。上、中二等文字不甚相遠，宜仍舊授以訓導，俟其三年或六年教有成積，方授學正等官。庶士無不均之歎，亦可息徼幸奔競之風。」上從之。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八《送遲庵譚先生遷岷藩教授序》 南海遲庵先生掌吾錫之教三年，遷岷藩教授。邑人士怪不知其緐，相與聚族而談曰：「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其持身，左一規，右一矩，無或渝也。其蒞諸子衿，先德行而

後文藝。其時課，必虔必信，無或惰也。其取予必慎。諸子衿之宴者，輒謝其羔雁，且捐廩而周之，無或斬也。其春秋廟祀俎豆之事，必躬必親，無或匿也。其與人交，表裏洞見，無或匿也。始嘗鐸溧水矣，溧水猶是。繼嘗鐸封川矣，封川猶是。當軸者謂宜越格而優異之，爲天下風。僅僅而及是遷，何也？」則就顧子而問焉。顧子曰：「惟是不穀固疑之，未有會也。」適陳直指來按部，顧子則就陳直指而問焉。陳直指曰：「惟是不穀亦疑之，未有會也。」因爲騰書數先生賢。先生笑曰：「是吾過也。世競華而吾嗜樸，世競員而吾嗜方，世競恭而吾嗜率。俗之所取，吾之所棄也。且夫嗜樸則陋，不周於物矣；嗜方則拘，不達於變矣；嗜率則徑，不揆於情矣。吾之所取，道之所棄也。是故取其所棄，高之則非適道之資，棄其所取，卑之則非適俗之韻。吾之及是遷也，殆其幸歟！」

曰：「審爾，曷不矯而執中？」先生曰：「吾非不知，懼並吾故吾而失之也。上士矯其偏以從道，下士矯其偏以從俗，均之乎矯也，而所從霄壤矣。是故難遂者道也，易眩者俗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懼也。抑吾聞之：一物不加曰樸，一法不逗曰方，一念不容曰率。吾於斯三稱尚愧不及，將焉用矯？吾今且休耳，無復戀長裾爲矣。」於是先生遂致其官而去。

顧子聞而喟然嘆曰：「善哉！吾儕方欲爲先生求其所以於人，而先生顧反而求其所以於己。吾儕方欲推先生之得以明人之失，而先生顧推己之失以明人之得。信乎，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僅僅而及是遷，滋不可知耳。」因遍爲邑人士誦之，庶幾有味於斯指焉，其猶日在先生之側也。

《崇禎長編》卷四五（崇禎四年四月乙卯）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國家首重賢才，而所以涵養人心、磨煉英才者，無如學校。故董子曰：『太學者，賢士之關。』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良有以也。嘗考祖宗朝極重教官之選，如宣德時曹端之教霍州，方牧不敢以屬禮待。嘉靖時海瑞之教閩中，御史至泮宮，長揖不拜。此二臣者，固其刻意好修，傾心作士。然當時上下之尊師模而敦學校，豈今日所敢望哉！至督學一官，尤所以綱紀學校者。臣以爲尤宜慎擇其人，必得廉靜恬退之士、有嚴重剛方之操者，而責之久任，寓風采於涵育，藉綱紀以作興，俟其卓有成效，撫按會舉而授以京堂，斯爲轉移要法。學官則宜仿永樂年間例，單用一榜。一切乞恩與近例不及改教者，俱罷不行。在歲貢須選年力強壯、品格純雅者起送廷試選用。其龍鍾老邁者，即爲題授冠帶，不必赴京希用。授職之後，不論舉貢，俱以進德修業造士爲先，而明經課文次之。三年一考，必擇士心咸服、士習丕變者，撫按會舉再任。不稱職者，即罷黜。六年再考，必擇作人有效，成德幾人，達才幾人歷歷有據者，撫按會舉，舉首俱授部寺京職。若有教範平常、無可稱述者，舉人酌授閑散外任，貢士致仕，不許更混師表。其碩德名賢，庶幾如端如瑞兩臣者，撫按會舉留任，俟其九年考滿，悉按舊制起補翰林院編修及給事中等官。其直隸提學御史視外之提學，順天、應天各府教官視外學，一體遵行。行之十年，而青衿之士有不操心砥行以承休德者，臣不信也。至南北國學，尤天下賢才所關，祭酒、司業務選一代儒宗，畀以斯任。博士、助教等官，或甲科初選，或學官陞補。凡舉人、貢士，須令實實在監，陶鎔氣質，涵養德性，講明修己治人之學。監生則行積分舊制。如有異才粹品，亦仿永樂年間擢用監生吳信等例，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者，試工科給事中。此帝王勵世磨鈍之術，不可憚爲曠典，格而不行也。」帝謂：「士習日壞，實由學校廢弛。所奏慎擇師儒諸議，頗爲切當，所司即與酌行。」

學生

《明太祖實録》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明太祖實録》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是歲，天下歲貢生員凡一千二百人，中式送國子監者九百七十五人，送中都國子監者一百三十二人。不中者九十三人，各遣還讀書，提調官、教官俱如例罰。

《明太祖實録》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乙巳〕天下歲貢生員中式者一千二十七人。

《明太祖實録》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明太祖實録》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命天下歲貢生員中式者送國子監，凡二百三十一人。

《明太祖實録》卷一九七《洪武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廣西慶遠府忻成縣儒學教諭駱基奏：「忻城山洞徭蠻，衣冠不具，言語不通，自古以來，賓興所不及。

今雖建學立師，而生員方事啓蒙，難以充貢。」上曰：「邊夷設學，姑以導其向善耳，免其貢。」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〇《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禮部奏：「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使生員不率教者無所觀懲也。」乃命更定有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二《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詔禮部：今後科舉、歲貢，於《大誥》内出題，或策論、判語，參試之。

《明太祖實録》二一五《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巳，命天下學校自今府學每歲貢二人，州學二歲貢三人，縣學每歲貢一人。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七《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丙寅〕定學官考課法，以科舉生員多寡爲殿最。縣生員二十名，教諭九年任内有舉人三名，又考通經者爲稱職，陞用。舉人二名，雖考通經，爲平常，本等用。舉人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經者，爲不稱職，黜降别用。州學生員三十名，學正九年任内舉人六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三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不及三名，又考不通經者，黜降别用。府學生員四十名，教授九年任内舉人九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四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經者，黜降别用。府、州、縣學訓導分教生員，九年任内舉人三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二名或一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全無又考不通經者，黜退别用。先是，教官考滿兼核其歲貢生員之數。至是，上以歲貢爲學校常例，故專以科舉爲其殿最。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癸未〕始命天下府州縣儒學訓導冠帶。先是，訓導冠服與士人之未仕者同。至是，河南布政使司右參議董倫奏：「各處儒學訓導，合比醫學訓科、陰陽訓術一體冠帶，以别士類。」命禮官集議之而未決。上曰：「陰陽、醫學技術之流，且有冠帶，訓導教誨生徒，爲國育材，豈不重於技術！宜授冠帶。」自是訓導皆冠帶，上名吏部，附選貼黄。

《明太宗實録》卷一〇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午，吏部言：建文中所改舊制，如教官舊九年爲滿，俱從合于上司考核，要見所考詞語送部覆考，又以科舉多寡爲黜陟。建文革去考核詞語，止論科舉多寡。今悉宜復舊。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吏部言：「舊例，教授滿九年任内諸生有舉人九名，又考本官通經者陞用，舉人四名及考通經者從本等用，舉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經黜降别用。今四川順慶府儒學教授馮莊甫考通經，任内止有舉人三名，請降用。」上命降學正，著爲令。

《明太宗實録》卷二〇下《永樂元年五月》〔壬寅〕禮部言：「昔建文罷北五布政司並直隸鳳陽、淮安、徐州學校，今已復設。其歲貢生員請自明年始。」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三七《永樂二年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寧國府學訓導考滿，當調除。其生員告言訓導明經善教，乞仍除本學，庶幾諸生得卒所業。然訓導所書考滿奏牘有錯誤，宜治罪。」上曰：「學官明經善教，於今難得，奏牘錯誤，小過可恕，其宥之復職。」

《明太宗實録》卷三七《永樂二年十二月》〔丙申〕禮部言：「國子監生少，請自明年始，依洪武二十五年例，天下府學歲貢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一歲一人。」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四五《永樂三年八月》己巳，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太祖高皇帝内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廩餼徭，期待甚至。建文以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虚縻廩禄。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明太宗實録》卷五三《永樂四年四月》甲子，禮部言：「廣西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二人，於法，學官罰俸一年，提調官當杖。」上曰：「姑皆宥之。」侍郎楊砥等復言：「此定法也，宥之無以示懲。」上曰：「遠方之人，漸化者淺，教道未易行，不可概論。夫立法雖有定論，行法當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冤。姑宥之，生員遣歸學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明太宗實録》卷八六《永樂六年十二月》丙申，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升教職。」上曰：「校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於教職内升。如才能堪撫民及劇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教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明太宗實録》卷一〇九《永樂八年十月》〔丁酉〕是日，右春坊右中允劉子春等劾啓三法司官左都御史陳瑛等方命廢事，曰：「先有學官坐事罰充太學膳夫，陳乞改役。令旨令三法司，凡學官有罪充膳夫者，悉與改役，以勵廉恥。瑛

等久格不行，不罪之，無以示懲。」皇太子顧瑛等曰：「用心刻薄，不明政體，非大臣之道。其速改之。」

《明太宗實録》卷一〇六《永樂八年七月》〔乙亥〕禮部啓：「湖廣興山縣知縣秦鳳言：境内居民鮮少，儒學生徒選補乏人。且天下郡邑民數不同，多者不下萬户，寡者僅一二百户，歲貢生員，宜有差等。事下本部議。今議：凡州縣户不及五里者，州一年、縣二年各貢生員一人。」皇太子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一一五《永樂九年四月》〔甲寅〕交阯左參政劉本言三事：【略】

三曰交阯人民頗知讀書，然急功利，喜誇詐，棄本逐末，不顧廉恥。今交州等府已開學校，遴選士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生員，除授教官黎景恂等。緣是土人，誠恐徒上虚文，未見實效。乞選老成有學堪爲師範者典教，俾其子弟習知中國禮義，以變其夷俗，他日亦可得人，以資國用。

上嘉納焉。

《明太宗實録》卷一一八《永樂九年八月》〔乙卯〕國子監監生靖宣等言由山西大同等府儒學生歲貢入監，今願赴國子監讀書。從之，仍賜道里費，令便歸省。

《明太祖實録》卷一五八《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己卯，禮部奏：「考試歲貢生員文字中式者送國子監，監官再考等第，分堂肄業。不中者，生員、教官，提調官罰各如制。」從之。尋命生員中式上等者送國子監，次等送中都國子監。

《明太宗實録》卷二一九《永樂十七年十二月》〔丁酉〕巡按交阯監察御史黄宗載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未入國學，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監察御史及布政司、按察司嚴加考核，上其廉汙能否實迹，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臣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阯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明太宗實録》卷二三八《永樂十九年六月》甲寅，禮部言：「國子監生歲益增，又會試下第舉人例送監，今學舍隘不能容。請以監生南人者送南京國子監。下第舉人發還原學進業，以待後科。自今歲貢生員，請如洪武三十年例，府一年、州二年、縣三年貢一人。」從之。

《明仁宗實録》卷二下《永樂二十二年九月》〔戊戌〕山東按察司鄧真、僉事洪順上言：「學校王政之本，治化之源。比年山東府州縣學教官缺人，士子務學亦雖科舉，歲貢不缺，然幸進者五六，人才不盛，蓋由於此。乞令内外七品以上文官各舉通經人授之教職，庶師道□而賢才興。」從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贈王約歲貢序》國朝養士之制，内設國子監，其外府州縣皆立學，每歲貢其賢者各有數，而屬之禮部，聞於天子，則又以屬之翰林，考其經義而定其中否。其不中者，禮部還之於其學而降罰焉。其中者，則又以聞，而屬之國子監，使敦篤其已能，增益所未至。祭酒、司業端表儀於上，博士、助教勤誨於下，士之處此，有不成其德，達其材者寡矣。由是歷事於諸司，則又加考察焉。滿三月，書其勤於事，慎於守者以聞，而屬之吏部擢用之。其不由此者，則以其學羣試於有司，往往登巍科，躋膴仕。其塌然不振者，蓋頹然自放者也。

予在翰林十八年，所見貢士多矣，又數喜從人問其詳。其曰某也長於材而達於政，則後之歷事而有顯名者，必此人也。其曰某也勤於學而敏於文，則後之取進士而登顯位者，亦必此人也。蓋未嘗不歎夫朝廷待士之厚，而爲士者之遭也，而又益信夫士惟無實則已，苟隆其實，則屢試屢進，有以爲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也。於乎，何其幸哉！

廬陵王約，爲吉安府學生既有年，今年春，予始識之。恂恂恭讓，蓋其學可知矣。將充貢上京師，其自禮部試翰林，遊太學，以其所實有者大振耀於時，蓋可必也。而予舅氏歐陽先生數取予文贈其行，予不敢辭。然念不能有益於約也，姑書朝廷所以待士之厚與士之當隆其實者如此以送之，庶幾相勉於遠大也。

張寧《方洲集》卷二《汀洲府行六縣榜》一、訪得寧化等儒學生員，多有蔑棄經書，違越禮教，習爲遊惰，積漸成風，深爲未便。仰各提調官以禮省諭其父兄，用心戒勉，資給務使有成。如仍不改，罰及其家。其中委有學行可嘉及遊惰不悛者，各學教官開具勤怠賢否實跡，同季考過文卷優劣等第申府，以憑賞罰。各學廟像、祭器、公廨損壞，即便措置修理。額設齋膳門庫等項人役，及時勾發，毋致空缺。其社學師生，亦宜時加顧眄，感發人心。

一、本府惟長汀縣里老呈舉民人劉萬鍾八世同居，除已勘報是實另行外，其餘五縣寂然無聞。蓋因此等之家或係貧素，惟恐用度艱難，甘自泯没。合仰各屬里老備詢鄉都里社，無分大小貧富，委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行真實，例

該旌表者，即便舉呈本職，即與一力主成，不令本家勳擾毫忽。其民家孤老無倚者，尤須照例存養優恤，具申回報，毋得視爲汎常，虛應故事。

《明宣宗實録》卷二七《宣德二年四月》〔己巳〕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發回原學肄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狀。」上曰：「此輩在學，若府縣官勤于提督，教官勤于訓誨，未必無成。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惰，虛度日月，是以臨文不知所措。循例責狀，薄示儆耳。宜令内外風憲官嚴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勸懲，庶幾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明宣宗實録》卷四〇《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言：「近奉敕諭，學校之官，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臣欽遵聖諭，以近時學校之弊言之：天下郡縣學應貢生員，多是記誦文詞，不能通經。兼以資質鄙猥，不堪用者亦多。此皆有司不精選擇，教官不勤教誨，是以學業無成，徒費廩饌。今擬移文各處巡按監察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並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附近布政司、直隸發附近府州充吏。六年以下鄙猥無學者，追還給過廩米，罷黜爲民。其增廣生員，在京府學六十名，在外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若民少之處，不拘此例。凡存留者，必選聰敏俊秀能通文理者充數。其才質魯鈍、容貌鄙陋、不通文理並額外多餘，俱黜爲民。不許循私將有學者黜退，無學者濫收。其選留在學者，務遵洪武中《臥碑》，從師勤學。有司一依洪武舊例，優免差徭。若學舍傾頹，即爲修理。提調官、教官必躬親激勸，嚴加訓誨，務在成材，以備貢舉，庶不負朝廷建學育才之意。」從之。

《明宣宗實録》卷六四《宣德五年三月》〔丙寅〕行在吏部奏：「會試副榜舉人胡志等六百八十九人，當授署學正、教諭、訓導。其中尹昌等七十人告願入國監讀書者，有例。陳文昇年十九，已食廩膳，告還鄉依親讀書，舊未有例。」上曰：「願入監者如例。年少願依親者，亦從之。彼有志於學，又得在父母之側，且與平昔師友相琢磨，學亦可進。」

《明宣宗實録》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己卯〕行在兵科給事中李本言：「近者天下學校精選生徒，定其額數，府學六十人，州縣學或四十人、三十人。教官亦宜減舊，府設三員，州縣止二員。則官不冗濫，廩不虛糜。」上謂尚書胡濙等曰：「教官不患冗，患不得人耳。」

《明宣宗實録》卷七〇《宣德五年九月》〔壬寅〕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摶言：「洪武、永樂中，設科取士，不拘名數。比來欽定解額，務得真才，不許濫選。若教官滿九年，仍依舊數，計其功績爲難。乞與量減。」上命廷臣議之。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禮部尚書胡濙等官上議曰：「教官考滿，以舉人多寡爲陞降。教授舊例舉人九名爲稱職，四名爲平常，不及四名爲不稱職。今定五名爲稱職，三名爲平常，不及三名爲不稱職。學正舊例六名爲稱職，三名爲平常，不及三名爲不稱職。今定三名爲稱職，二名爲平常，不及二名爲不稱職。教諭舊例三名爲稱職，二名爲平常，不及二名爲不稱職。今定二名爲稱職，一名爲平常。訓導舊例三名爲稱職，二名或一名爲平常。今定一名爲稱職，不及者皆爲不稱。凡稱職者陞，平常者職如故，不稱者降。」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九《宣德十年九月》〔乙亥〕北京國子監祭酒貝泰言：「朝廷設國子監，聚天下之英賢，資百司之任用，廩養豐厚，勸勵勤至。故凡在甄陶者，咸思有以補報。近年行在禮部奏准監生年五十歲以上者，會官揀退爲民。是時有年及五十者，雖得選留，然俟至歷事之日，又在揀退之年。窮經皓首，莫酬志願，教養恩厚，未答涓埃。與其待老放閑，孰若簡賢授職。況臣聞在外府州縣儒學多缺教官，乞命該部將此等監生考其學行可爲師範者，除授教職。如此，則無淹滯之患矣。」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〇《宣德十年十月》〔甲寅〕河南按察司副使徐義言三事：【略】一、永樂年間，科舉不拘名數，今始有定額。河南七府一百州縣，每科取士三十五名。如三科每學均取一名，尚餘二處難以責效。教官宜依學校多寡定數，或仍照舊例不拘名數。【略】

上命行在禮部會官議行。

《明英宗實録》卷一四《正統元年二月》〔庚申〕陝西按察司副使金濂言五事：【略】一、教養人材，必先經史。比年師儒多不得人，乞令内外諸司，凡山林隱逸及科第發身官員因事罷職並罰役者，有能通曉經學，薦舉除授。仍令其上司時加考校。

事下該衙門會議，覆奏，從之。惟教官有犯貪淫者，仍不許濫舉。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正統元年三月》〔乙亥〕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副榜舉人趙能等三百九十名例送吏部除授教職，不願就者劉清等六十三名當送監及依親讀書。」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七《正統元年五月》〔庚午〕行在户部奏：「查得天下府

州縣教官支俸不一，教授俸米五石，學正米二石五斗，教諭、訓導米二石。有全支本色者，又有減半者。惟雲南俱支六斗，北隸全折鈔。請定爲一例。」上曰：「雲南、北直隸其支米一石，餘俱令全支。」

《明英宗實録》卷一八《正統元年六月》〔乙卯〕行在吏部言：「教官九年考滿黜陟，若不論舉人名數，難定稱否。乞照監察御史陳搏所言，量減舉人名數，教授五名，學正三名，教諭二名，訓導一名。及數者爲稱職，升用。不及數者爲平常，本等用。全無者黜降。不通經者別用。如此，則考課黜陟，有例可據。」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七《正統二年二月》〔丙戌〕雲南曲靖軍民府知府晏毅言四事：【略】一、俸禄所以養廉。今雲南自布政司俸月一石，餘皆六斗。學官、生員尤少，家給不贍。且四川有司官月俸二石，學官全支，生員一石。乞敕該部于雲南官俸，悉如四川之例。【略】

事下該部議行。

《明英宗實録》卷三一《正統二年六月》〔乙亥〕命副榜舉人不願就教職者入監讀書，從寧國府南陵縣教諭任倫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三二《正統二年七月》〔辛卯〕行在吏部奏：「廷臣舉保知縣内，有教官四十二員。緣教官乃育才之本，職微責重，若概將除授，恐無以教訓生徒。」上以爲然，令知縣缺于監生内舉任。

《明英宗實録》卷四八《正統三年十一月》丙戌，更定州縣歲貢生員例，令州學三歲貢二人，縣學二歲貢一人。從繁昌縣主簿黄鍵言也。

《明憲宗實録》卷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一月》己卯，貴州程番府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官土人子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如選貢例。」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學置徒，比之内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我國光，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明會典》卷七六《府州縣儒學・選補生員・事例》洪武初，令在京府學生員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生員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家差徭二丁。

二十年，令增廣生員，不拘額數。

二十七年，令武官舍餘年十五以下，許入府州縣學讀書。

宣德三年，定增廣生員，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照例優免差徭。

七年，令衛所官舍軍餘俊秀者許入附近府州縣學，聽赴本處鄉試。

正統元年，生員名缺，許本處官員軍民之家及社學俊秀無過犯子弟選補。

十二年，奏准：生員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名缺，一體考送應試。

天順六年，令廩膳有缺，於增廣内考選學問優等者幫補。增廣有缺，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聰敏俊秀子弟補充。

景泰二年，令雲南、貴州軍民生相兼廩膳，照例科貢。

三年，各處軍生許考補廩膳，照例科貢。

成化三年，令衛學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以上軍生六十人，二衛一衛軍生四十人，不及者不拘。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

十七年，土官嫡子許入附近儒學。

弘治七年，奏准：廩膳有缺，務於增廣内考補，不許將别學增廣調補。

《明武宗實録》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辛亥〕先是，禮科都給事中邢寰奏：「歲貢出身者入仕太遲，多至衰老，乞增其數以疏之。」禮部覆奏，請如弘治九年例，倍增順天、應天二府四年許貢十二名，其餘府學每年貢二名，州學四年貢六名，縣學、衛學每年貢一名。以明年爲始，至十八年而止。詔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九二《正德十五年十月》己丑，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司生員孔彦珩援天下學校開貢例，奏乞每歲貢二人，亦四年而止。允之。

《明世宗實録》卷二八《嘉靖二年六月》〔丙辰〕詔增順天府學廩膳生員二十名，每年貢二人。

《明世宗實録》卷三七《嘉靖三年三月》戊辰，增應天府廩膳生員二十名，從御史陳伯諒請也。

《明世宗實録》卷七七《嘉靖六年六月》〔戊午〕始命歲貢生授教職三年教有成效者得預鄉試，每省毋過五人。

《明神宗實録》卷一二九《萬曆十年十月》〔甲午〕申增進學額數，通三年内，大府務足六十，大州縣四十五。以地方爲差，科第多者仍量增。

學規學則

《明會典》卷七六《府州縣儒學・學規・事例》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校，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

三年，定學校射儀。【略】

十五年，頒禁例於天下學校，鐫勒卧碑，置於明倫堂之左，永爲遵守。

一、今後府州縣生員，若有大事干於己家者，許父兄弟姪具狀入官辯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於至公門。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少，愚痴者多。其父母賢智者，子自外入，必有家教之方，子當受而無違，斯孝行矣，何愁不賢者哉！其父母愚痴者，作爲多非，子既讀書得聖賢知覺，雖不精通，實愚痴父母之幸，獨生是子。若父母欲行非爲，子自外入，或就内知，則當再三懇告。雖父母不從，致身將及死地，必欲告之，使不陷父母於危亡，斯孝行矣。

一、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

一、生員内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果治何經精通透徹，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詞，呈稟本學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僉其名，具呈提調正官。然後親賫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果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即時録用。

一、爲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説，皆須誠心聽受。若先生講解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毋恃己長，妄行辯難，或置之不問。有如此者，終世不成。

一、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以導愚蒙。勤考其課，撫善懲惡，毋致懈惰。

一、提調正官務在常加考較，其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懈怠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使在學者皆爲良善，斯爲稱職矣。

一、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關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有司告給文引，親賫赴京面奏。如果可采，即便施行。不許坐家實封入遞。

一、民間凡有冤抑干於自己，及官吏貪富差貧，重科厚斂，巧取民財等事，許受害之人將實情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非干己事者不許。及假以建言爲由，坐家實封者，前件如已依法陳告，當該府州縣、布政司、按察司不爲受理。聽斷不公仍前冤枉者，然後許赴京伸訴。

一、江西、兩浙、江東人民，多有不干己事代人陳告者。今後如有此等之人，治以重罪。若果鄰近親戚全家被人殘害，無人伸訴者方許。

一、各處斷發充軍及安置人數，不許進言。其所管衛所官員，毋得容許。

一、若十惡之事，有干朝政實跡可驗者，許諸人密切赴京面奏。

一、前件事理，仰一一講解遵守。如有不遵，並以違制論。

二十四年，令各處儒學，每遇朔望，有司官至日早詣學謁廟行香，師生出大門外迎接。行禮畢，請至明倫堂，師生作揖，教官侍坐，生員東西序立講書。提調官考課畢，退，師生復送至大門外回學。其别廟行香，師生不必隨行。如遇春秋祭祀，迎接詔旨，師生仍依定例。

二十五年，定禮射書數之法：

一、朝廷頒行經史、律誥、禮儀等書，生員務要熟讀精通，以備科貢考試。

一、遇朔望，習射於射圃。樹鵠，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挾四矢，以次相繼。長官主射。射畢，中的飲三爵，中采二爵。

一、習書。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

一、數務在精通《九章》之法。

永樂三年，申明：師生每日侵晨升堂，行恭揖禮畢，方退。晚亦如之。生員會食肄業，毋得出外遊蕩。

正統六年，令提調官置簿列生員姓名，又立爲籤，公暇揭取，稽其所業。提學官所至，察提調勤怠，以書其稱否。其生員有奸詐頑僻、藐視師長、齟齬教法者，悉斥退爲民。

成化三年，令提學官躬歷各學督率教官，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於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

又令生員今後雖遇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以此例開端，許該部科道官糾正。

《明會典》卷七六《府州縣儒學・考選・事例》 洪武二十七年，令生員入學十年之上，學無成效，送部充吏。其有成效及十年以下，照依入學年月，編次造册解部，以備取用。其科舉、歲貢，亦照編次起送。

又令廩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增廣年二十之上不通義理者，皆充吏。其託故僞訟，革罷。不應選者，照卷追徵食過廩膳還官，米數實收，開繳户部知數，本生送吏部充吏。

二十九年，定罷閒等項生員應否追糧充吏例：凡食糧年深，以僞訟愚鈍等事革退者，假父殘疾告回侍親者，因富户、技藝户、倉脚夫起取户丁因而在京潛住者，侍親親終及病痊制終不行入學者，因愚鈍、患病、侍親等事經斷罷閑後以人材等項舉保爲官者，皆充吏，不追糧。凡在學讀書及在家丁憂病故者，因父伯叔任軍官別無親男坐名起取襲職者，告單丁重役及父母年老侍親者，因父爲事代父起解問發充軍者，父兄叔姪當軍户内無丁告退者，爲手足殘疾耳目盲聾告退者，爲事充軍工役及以愚鈍犯法等故黜罷後爲事充軍工役者，爲本支親屬極刑黜退者，户内軍故勘合坐名勾補者，皆免充吏，不追糧。

永樂二年，令增廣生員入學十年若年二十之上魯鈍不能行文者充吏。

七年，令每歲御史、按察司公同提調官，將生員食糧十年之上、學無成效者充吏。

宣德三年，奏准：巡按御史會布按二司並提調教官考試生員，廩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者，發附近布政司，直隸發附近府州充吏。六年以下鄙猥無學者，追還廩米爲民。增廣必選聰俊能文者留充，其魯鈍鄙陋不通文理並額外者，悉黜爲民。

正統元年，令廩膳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充吏，增廣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爲民。

四年，令生員以疾病罷黜者，免追廩米。生員有犯詿誤，聽贖罪還學。若犯奸盜詐僞、挾制官府、毆罵師長、教唆詞訟、説事過錢、包占人財物田土等項，廩膳追糧解京，增廣附近軍民衙門，俱贖罪充吏。其犯受贓姦盜，不分廩增，照例運磚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滿日發回原籍爲民充警。

七年，奏准：提學官三年一次，會同各府州縣正官考選生員，其年老殘疾及人物鄙猥者，悉黜爲民。

十年，奏准：提學官會布政司堂上官一員，兩直隸會巡按御史，公同提調、教官考選生員，年四十以上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送吏部，六年以上送附近布政司，增廣十年送本布政司、兩直隸送本府，俱充吏。六年以上並鄙猥殘疾者，悉黜爲民。雲南、貴州免考。

十四年，令生員有犯該發充吏者，廩膳免追廩米。若犯受贓奸盜、冒籍宿娼、居喪娶妻妾事理重者，兩直隸發充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充鄰近儒學膳夫、齋夫，滿日原籍爲民，廩膳仍追廩米。

景泰三年，令各處會官考選，照正統間例，其軍生入學年深者，一體考選，不中者追廩，原籍當差。

天順五年，令各處會官考選，仍照正統間例，其廩膳未及六年、考不中者，追廩爲民。

六年，敕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六年以上發本處，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俱充吏。六年以上爲民。未及六年者，量加決罰。又令生員争貢及越訴者，俱充吏。

成化五年，令北直隸生員考退者，不分年歲久近，俱免充吏，悉發爲民，還追食過廩米。

九年，奏准：北直隸考退生員，免追廩米，止照各處提學官見奉敕諭，一例充吏。

沈鍊《青霞集》卷五《四戒示諸生・戒博弈》 余作四箴言，偏攻博弈門。人財那可得，己禄已先奔。一擲能傾産，千呼會爽魂。嗔痴尋苦業，貪欲是迷根。外負鄉閭誚，中傷父母恩。黄金孤注盡，白晝五時昏。禮樂妨綜理，詩書廢討論。何如謝徒輩，吾道凛然尊。

戒鬬狠 軻書規不孝，鬬狠有明條。克讓惟堯頌，温恭是舜謡。負荆登第宅，納履在圮橋。遜弟從來有，乖離竟所招。禮儀恒不密，血氣更難調。暴横聞千里，危亡起一朝。災殃遺父母，喪亂及朋僚。自反修仁術，争心早已銷。

戒逸遊 獨有衣冠士，偏宜戒逸遊。一朝輕失足，終歲起包羞。敗德疇人賤，傾貲智者憂。狎山多餌虎，玩水必翻舟。妲己興危亂，妹姬結釁讐。瓊臺今作市，金谷已成丘。色相爲空戒，歡娱是水漚。勸君升孔室，無復向秦樓。

戒飲酒 衛公陳抑戒，小子作箴文。飲酒無明德，修身有令聞。酣宫猶反道，醉市更非羣。黜孽偏傷性，壺觴不立勳。千鍾王業喪，一旦霸圖分。阮籍何須羨，劉伶不足云。清風行處散，白日坐來曛。請謝杯中物，還圖閣上雲。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總約八篇》 遵帝第一

我聖祖高皇帝何爲而作《臥碑》哉？誠念學者之孜孜綸綸而無以一之於正也。是故師長而戒其眇視，以崇敬也；有司而戒其挾制，以敦厚也；公門而戒其輕入，以培節也。戒勿建言，戒勿唆訟，戒勿訐過，以養恥也。保身惜行，以遠禍也。含情忍性，以却咎也。大哉皇言，其示天下以教學之大綱也。

皇上賜以璽書，則視碑尤著焉，曰心曰敬，則學之本也。忠信禮義，孝弟廉

恥，則學之實也。毋尚浮誕，則文之規也。夫膳而復其身家之繇，則學之資也。選其賢而退其不肖者，則學之紀也。諸司不得預學事，則顓其柄也。貪酷利病，得以封事具聞，則重其權也。大哉皇言，其示天下以教學之全功也。

故夫有所繁訓於諸生者，非瀆也，帝訓詳矣，不可得而遺也。有所切飭於諸生者，非刻也，帝訓嚴矣，不可得而縱也。才則進之，非私也，帝之所予，不可得而靳也。不才則退之，非忍也，帝之所奪，不可得而庇也。然而奉法者，則常患於不明不公。夫不明者，辟之日不知夜，月不知晝，猶可言也，不公者，則是廢權而手爲之輕重，廢度而口爲之短長，不可言也。奉法者，不敢不公矣，不敢不明矣，乃或撓之，則將奉璽書而從事，又撓之，則將題尺疏，上請明主，而委綏去之，以謝諸生，安能局促偃蹇，而徒擁空名於二三子之上爲也！且窮達人之所必有也，而惟上不負帝，下不負諸生，一任之矣。

辨學第二

夫學難言哉！夫學難言哉！非學之難言，而學之難辨也。聖人作六經以明道，辟之日月並曜，江河並流，萬世之所共睹也。今之學者，乃偲偲切切，感容拊掌，而嗟嘆斯道之不明，則是以六經爲矇也。自諸儒表章六經，以詔天下，辟之披浮雲而睹青天，決隄障而走大海，群心之所共快也。今之學者，乃猶懃懃亹亹，撰異標奇，而自稱發千載之秘，則是以諸儒爲妄也。自昔名卿偉人、賢豪高士，功被宇宙，名垂竹帛，忠貫日月，義動鬼神，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人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功也。自昔宏言崇議、嘉謨遠謀，上紓主憂，下闡民瘼，近持國是，遠垂世經，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言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文也。嗟乎！學術之不明也，豈惟裂道哉！

道裂則士志惑，士志惑則士習乖，士習乖則人才迂僻庞駁而無當。故吾願諸生之慎辨之也。六經以經之，群儒以緯之，百子以廣之，史傳以徵之，毋異而冠，毋緩而帶，毋迂而談，毋闊而行，毋瞿瞿而視，毋陰陰而吟，毋徐徐而貌，毋罔罔而動，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士則修之家，以官則修之國，以庠序則教，以郡邑則政，以禮樂則文，以兵戎則武，以邊疆則坐銷敵人之氣，不敢南嚮而牧馬，以朝廷則目營四海之安危，而身負宗社之休戚。此學之正也，亦道之正也。諸子慎念哉！聖人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夫雜學之亂道，甚于莠，故願諸生之力鋤之，而毋俾爲苗害也。

宏志第三

夫功崇惟志，昔談尚之矣，蓋志之於人也，辟之於木則根焉，辟之於田則穀焉，辟之於射則的焉，蓋一時立之而一世成之者也。故天下未有不志而成者也。孔子，尼山之布衣也，而其言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其大也！伊尹，有莘之耕氓也，而其心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也，何其偉也！禹稷，唐虞之群工也，而其心曰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何其急也！且尚父以漁釣興周，傅說以版築隆商，管仲以檻車匡齊，孔明以躬耕佐漢。數公者，拔之萬人之下，置之萬人之上，而崇功令名遂爾顯著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彼其初固嘗志之也。

今夫觀之家而或臧獲餒凍，則必立謀所以起之。天下之人之顛連而莫之告也，亦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人之一身，而或手足疹結，則必立謀所以蘇之。天下之人之危苦，充充吾目也，亦何以異於身也？主德何以宣之，民故何以達之，外患何以弭之，內瘼何以瘳之，國賦何以充之，戎備何以飭之，天時何以若之，地利何以闢之，凡此皆經緯其宜，整齊其緒而需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理吾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非意之也。彼其竭一心之知慮而萃之於繁華利達，是自卑其志者也。白首佔畢而斤斤然自附於古之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溺神握管，畢志抽詞，而徒以華言亮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自隘其志者也。嗟乎！天之與人以才也，將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任也。吾之志而僅以三者卑焉、窮焉、隘焉，其如天下國家何哉！諸生誠有天下國家之志而日講之，庶不稱腐儒，且治天下，亦安用腐儒爲也！

慎履第四

余聞之蘇子，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憒憒，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己也，辟之持璧焉，全則璧，不全則瓦矣。其戒慾也，辟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辟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

今夫上書公府，獻策當塗，稽首乞恩，掃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伺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逋賦侵畝，儒服跼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牒，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署，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暱徵逐，卮酒歡嘑，朝酩夕酊，蒲博

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習也。日夕衢市，凌雜米鹽，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攘臂，折肢敗面，桎梏囹圄且甘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壹志苟得，餼稟出納，飲祀擯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游于郊也，人靡不爭睹之，鴟鵂之鳴，而聞之者摭耳而走。客之山行也，松柏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荆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閩不稱彬彬鄒魯哉？諸生生其間，而日有感於先達大儒名卿之爲者，其爲麟鳳松柏之儔明矣。萬一而有鴟鵂荆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況又有惡而鋤之者在也。

勸業第五

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是故理之在人，而不學不明、不勤不獲也。辟之泉之在山，不鑿不流也。辟之絲之在蠶，不抽不見也。時之在天，而勤者得之，惰者失之也。辟之人之老而不可復少也，辟之水之東而不可復西也。

是故古之君子之貴時也，貴時者，貴勤也。寢懷鉛筆，寤誦詩書，何其篤也！讀書五行俱下，何其敏也！採薪負販，投閑百遍，何其切也！織牛衣以自給，而好學不倦，何其誠也！帶經而鋤，下帷而誦，流麥而編蒲，焠掌而穿膝，何其勇也！若而人者，居則鴻士，出則名卿，古今共嗟焉。然猶中庸之士也。夫孔子者，非所謂至聖至聖者哉？即使不勤，猶當萬倍於學者。然而發憤忘食，何其切也！好古敏求，何其銳也！韋編三絶，何其久也！而予也晝寢、求也自畫、賜也願息，則毅然以言擯之，不少假焉，是聖人之惡夫不勤者如此其甚也。

今此諸生方其始也，結髮束脩，誦詩讀書，何嘗不彬彬稱才哉？其卒也乃有大繆不然者。其上也乃有翔翔六藝之囿，縱横百氏之林，而著書立言，萬世稱雋者。乃有讎懟墳典，茫昧訓誥，即試以常言庸語，至曳白不能對者，其次也。乃有抱圭璋之才，奮金碧之文，而結綬影纓，致其身於青雲之上者。乃有歲晏途遥，髮興衣白，悲嘆窮閭，落莫舊廬，而父母妻子不免饑而啼者，又其次也。乃有淵岳其心，麟鳳其采，而名章鉅篇爲學士大夫之所贊嘆欣慕者。乃有身被夏楚，奪其衣衿，而垂涕潜歸，慚見其鄉之父老兄弟者。何故哉？則勤與不勤之驗也。今夫耕者不勤則饑，織者不勤則寒，學者不勤則困。饑寒者猶可貸而起之，困者不可以請而解也。諸生急學哉，毋以百慮自梦，毋以群動自撓。苟至於困而後有省於吾言，則晏矣。

談藝第六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況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

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鼉，縱横出没而不可揜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泠然內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睹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睹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懍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繇達矣。以之辯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庸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諸生其舍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

端範第七

夫師儒者，士之範也，故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謂嚴者，非特自嚴之，而人亦嚴之之謂也。余觀世之有司，類以勢自崇，而士或頑敖不恭。其命而爲之師者，方且上畏有司，下畏士，日惕惕焉惟恐遭之，而不能安於其位也，是可嘆也。辟之父兄之教子弟，既已召塾傅傅之矣，顧乃不恭其傅，子弟又從而侮之，而傅且求以自容於父兄子弟，惟恐棄之也，則子弟之不淑，何怪哉！

余求其故，則非父兄子弟之過，而師之過也。今夫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師嘗誦之以教士矣，而覘其自爲乃失。諸君皆文學高第，誦説先王，翱翔禮樂之區，出入仁義之途，爲日久矣，安至如若所爲者？而予不得不舉

而言之，亦即耳目所睹記者而懼諸君之萬一也。假令萬一有之，亦何面目以立二三子之上？亦何怪乎有司之輕之而二三子之侮之也？諸君慎之哉！誠能以禮自持，以義自固，敦學而勤誨，嚴規而貞度，若是，則有司悚然恭之，二三子有不懍懍受命且侮之者，吾得以法繩之矣。吁，師難哉！

誡俗第八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爲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髫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亟昏之，鬻田聘婦，殫家遣女，佩環盈路，繒綈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舅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恥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苫塊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爲笑，召僧共佛，吹竽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聘。富有貲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大厦廣室，高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爲之先者，乃不得(只)【咫】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豕羔，羞醑雲縻，而爲之先者，則尋常羹豆之設，而無所加意焉。且歲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視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蓋傷乎！世俗者而爲之，非也。諸生者而亦復爲之，非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效法者，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之者也。諸生內以諭其父兄，外以諭其鄉之長老子弟，而稍稍習其說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遠近觀則焉，則古禮雖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廢禮也有餘矣。是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教學與考試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一《試諸生策一道》　問：天地之間，理氣而已。《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奇偶之數，固八卦之所由畫也。然此皆以氣言而不及於理。何歟？《洛書》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第而爲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之疇，固兼以理氣言矣。先儒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然一以氣言，一兼以理言，果何以有經緯表裏歟？厥後周子作《太極圖》，其曰「無極而太極」者，純以理言也。自陰陽五行，男女化生萬物，則兼以氣言，而理爲之主也。然周子非有《河圖》、《洛書》之可據，而太極圖之作，果有合於羲畫禹疇之旨歟？諸子於《易》、《書》、周子之學必嘗講之，試爲我陳其說。

賀欽《醫閭集》卷七《策問》　問：馬營之設，本以屯兵禦敵，良法也。以遼東各城言之，營堡具在，而廢舉不同。或一城六營，俱有騎卒，每三營統以一都閫者。或一城數營，廢舉相半，營置一指揮者。可指實而評其得失歟？以義州言之，曰清河，曰義寧，曰鎮邊，曰青榆林，曰大安，曰綏遠，其營亦六，何以但存其名而空無一人一騎歟？豈他城宜舉而此獨宜廢歟？抑別有難舉之故歟？或者謂：正統間，北兵大衆侵廣寧，時以衆寡不敵，收營兵集城中。兵退，宜如舊，遂因循以至此。其果然否歟？又有謂：六營之土田俱饒沃，營設步騎二三百，且耕且守，不惟邊患以祛，而軍士得養，一舉兩得，莫便於此。其論果可行歟？舉者是則廢者非，廢者得則舉者失，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請爲我言之，以告於受邊寄者。

問：見可而進，知難而止，用兵之常道也。而孫子亦曰「避其銳氣。不若，則能避之」，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是善用兵者，固在能勇能怯，不可一於進而不知止。奈何後世有逗遛之法焉。此法一行，則可進者進，不可進者亦不敢不進矣。不可進而不敢不進，其於所謂「避其銳氣」與「不若，則能避之」者，亦有所戾否耶？漢光武起自兵間，爲帝而除行軍逗遛法，其果知兵而然耶？朱子作《通鑑綱目》，大書於册，其以爲善而美之否耶？除之誠是也，則今之任將征伐，而復以不能兵者監制而督促之，豈不有哥舒之敗耶？願明言之。

問：古者兵農不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亦足以保邦禦侮，成善治也。後世岐而二之，以農供兵，兵則四時在行伍，肄戎事，可謂專矣。何爲禍亂相仍，反古者兵農不分之不若耶？豈專者顧不若分者能保邦禦侮耶？抑別有其說耶？入我朝來，兵農之分固不可復合，然洪武、永樂間，遼東之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邊圉亦固，外侮不生。至於今日，農種、守城之數則反之矣。戰守者不爲不多，而時或猶苦諸邊之侵擾，何耶？豈雖多而不精耶？抑別有其故耶？農以養兵，以八養二，可矣。乃今反之，所以銀糴中鹽，多方措置，猶不足也。今縱不能

合兵農而一之，得反二八農守之數，使兵之戰守者雖少而精，且不待求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必有其道。幸爲我言之，俟當道者有問，願以告焉。

顧璘《顧華玉集・息園存稿文》卷九《策問三道》 嘗謂伊川先生曰：「學者先要會疑。」乃知疑者所由進學之門也，不疑則不思不問，不思不問則義理無得於中。達諸天下國家之事，莫之適從矣，豈所謂窮經致用之學乎？願以愚所疑者，質之諸君。夫未明求衣與衛士傳餐，勤政同也，何以別其異？旁求俊彦與無遺壽耇者，用人異也，何以要其同？君臣大閑，有獻則宜入告，彼當羣后廟見之際，遽發三風十愆之訓，似傷於直。兄弟至親，有過則宜爲諱，彼方受命東征之初，遂有致辟之誓，似近於忍。君臣相同，自古爲難，而侍對遄臺者，乃曰「如以水濟水，戎狄是膺」，《詩》固云爾；而諫征犬戎者，乃曰「耀德不觀兵」。建章華之臺，本備游觀，而進言者叙曰「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則經始靈臺，文王固非歟？希后妃之幸，方鄉學術，而納説者屢陳建九女之制，求窈窕之質，則不邇聲色，成湯亦非邪？太子天下之本，不可不慎，知諫議者疏十九上，鬚髮爲白，何急遽也？賞罰天子之大柄，所宜獨斷，貶道州者詣闕乞留，至二百七十人，何比周也？均輸榷税，始元大夫以爲安邊足用之本，而賢良文學一切罷除，無乃近廢食之愚？入直藏劍，至和天子欲宵門監守卒之罪，而御史力乞法外重行，無乃類吹毛之刻？近臣在車不下，縱不可宥，至引至朝堂，欲處嚴罰，豈所謂不齒路馬之義乎？佛骨迎入禁内，雖非所宜，至比之梁武，言及國祚，豈所謂納約自牖之體乎？凡若此類，未易悉舉，是非可否，願著確然之論，以相長也。

問：禮之可以爲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謂，其禁淫慝，辨名分，齊百行，序萬物，君人者不可以一日無也。古者聖王率由是道，以臻至治，記傳言之詳矣。其大經之法，可略而言之歟？降及後世，外風俗而務政事，不務天下回心嚮道，而專責於簿書期會之間，識者固已嘆之矣。乃若有志之君，宗祀明堂，議定冠冕車服之制，與夫詔行鄉飲酒禮，當時治號小康，斯亦可驗。然亦有升車正立，善修容儀，或召僭亂之禍。建圜邱社稷，行朝會大禮，無救國勢之削。視夫禮文未遑與變革六典之説，彼此治效，相去遠甚，爲國果不貴於禮乎？請著其説，以定國家取舍之辯。

夫士大夫所以立斯世者，進退死生四者而已，故處之貴盡其道。使進以干禄，生以苟活，退以忘世，死以干名，是謂求利也。求利者，庶人之事，非所語于士大夫之行也。古之人起草廬爲相，奮布衣封侯，與莘野傅巖之事均之爲出。掛冠東門、鑿壞而隱，與首陽、渭濱之隱均之爲處。直諫剖心，於今爲烈，而抉目東門、懷沙湘水者，其死何異？佯狂爲奴，大聖稱仁，而檻車就縛、投閣求免者，其生何殊？然論者固已辯其是非矣。故士大夫閭居講學，必務討論之精，臨事應變，必務操持之力，毫釐不差，終始無玷，庶幾炳炳烺烺，與道合一，中古今而特立，參天地而俱存。

何景明《大復集》卷三四《學約古文序》 何景明曰：「余初入關中，作《學約》，示諸生已成材者。經書子史，自宜周貫，不爲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學官量資作成，以相授習。兹越二歲矣，予日企望夫諸生之有得也，然而進退罕知其序，造詣或違其方。若爾優游，終歸汗漫，非予之咎哉！今復列爲程始，自十六年春，按季考省經書，每歲一週，《性理》、《史》、《鑑》而下，則接年續去。期三歲而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篇。要其取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於是究心，則古人作述之意，源流可窺，而斯文經緯之情，變化俱見矣。理無形而藏密，言有文而行遠。由聖賢之訓以至諸家之撰，皆言也，殊途異門，積案充棟，有不可窮攬者。然言宣乎理，理存諸心，體用顯微，同源無間。故反求而爲己，則一而有獲。外馳而爲人，則多而益蔽。此公私之辨，義利之分，君子小人之向也。夫予既程其書矣，諸生其自兹口誦其言，心會其理，身體其事，擇善而用中，知至以求止，庶弗畔於孔門博文約禮之教，而亦徵於孟氏詳説反約之傳矣。苟以資乎口耳而棄乎身心，繁其枝葉而剥其根本，夫豈莫達，終亦必亡已爾。此豈諸生之咎哉！正德辛巳正月既望識。

《明世宗實録》卷一一六《嘉靖九年八月》 戊午朔，給事中高金以下詔欲沙汰天下生員，因陳其不可遽行者有七。大略謂儲才貴豫，求才貴廣，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學人數豈可嫌其過於增廩？但當責成提學官嚴加考校，以杜冒濫，不必盡行此法。且言老稚凡庸，非盡附學，在廩、增亦有之。今惟沙汰附學，未免有偏。上責金不奉詔，仍令禮部申諭各提學官務遵前詔，廩、增、附生員一體掄選。其附學名額，不必視廩增原數，許量准地方人才衆寡爲差。

《明世宗實録》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 己丑，兵部給事中王璣條陳二事：【略】一、教養生員。言：今之學校，文詞日盛，德行風微。請乘今頒敕沙汰之後，責令各學教官定爲考語，注於三等簿。提學據所注，參之文字，必素有德行者，方許應舉充貢。如教官狥私，則遵敕諭行罰。仍將考優者登記，牒付布政司。三年大比，公同參取。歲貢亦然。及貢舉赴部，書入公據，咨送禮部，轉行吏部，以備後日選官之據。夫生員無行者既不可濫容於學，又不得幸進于朝，將

士習丕變而真才輩出矣。

章下所司。

李舜臣《愚谷集》卷五《江西貢士序齒録序》 甲午秋，既大比，則選貢士。是年貢士，惟府及州有之，劉會而下，得十人焉。長朱守正，漸及宋金，次其年齒，將鋟諸梓。

夫貢士序齒，不見于往，何也？進士同舉于廷，舉人同舉于鄉，則稱同年，禮讓爲急，故序之也，且將有責徵諸後來，故録之也。貢士惟廩食最久及次久者，試于督學臺，甲若乙二人爾，而甲常得一人耳，無有所謂同舉，則不序也。朝廷以貢士之非人也，詔御史、布政使、按察使咸有責焉，羣而試之，考第其文，雖學一人，亦務嚴選，必得雋者貢之京師。蓋合數郡之士舉于一日，亦謂同年，則宜序也。徵之後來，亦將有責，則宜録也。然則舊考之有甲乙二人偕者，何也？甲不足，求之乙也。乙又不足，又求其次。後惟甲者十十必得，曰彼無所于歸云。然後生員有納銀、納粟、納馬，貢士選益敝，往往積歲而得官，白髮而就道。今典，年六十五致仕。或當致仕之年，猶其待選之日。夫望睫而疾奔馳，多佞而冀亡責，僕夫之能而吏胥之事也。經術而取之，捷給而責之，吾見貢士不及納銀、納粟、納馬，授色而知心，疾前而多力也，則曰盡衰鈍爾，清華之秩，所以不可貢而得也。夫場屋猶糊名，今得兼考爾行。若齒不聞朝廷，是選貢乎？苟乘是時能樹立者，在爾諸士子矣。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一《小試諸生策問四首》 問：蘇建責大將軍青：「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而幕府長史亦以士無所進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譏。當其時，二君子者一則以「何與」謝，一則以「何知」謝，不知其所與所知者，果有所在乎？亡也？

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六經、四子蓋多稱之。子朱子釋仁義禮，吾聞之矣，智之爲訓，則未之聞也。豈有之而别出於他書耶？如其無也，後儒亦有補之者耶？不然，請擬所以補之者。

問：秦滅六籍，禮壞樂崩，《尚書》殘逸，惟《易》以卜筮故存。不知《詩》、《春秋》之存抑何以哉？諸生必有能言之者。

問：予讀史，見有問絳侯周勃何如人者、張相如何如人者、汲黯何如人者，又有問顔真卿作何狀者。當其時，各有所爲問者，而其對焉者，亦必有以也。諸生爲我尚論之。

《容春堂前集》卷一〇《私試策問》 問：昔人稱周公爲輔相，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其急於見賢至矣。説者謂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説相高宗，其勤且勞皆不如是，豈周公之德不及前五人者歟？他書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于有餘人。」説者謂是特春申、孟嘗之行，非周公所宜有。然則所謂吐哺握髮者，將皆傳聞之謬歟？夫以人事君，大臣事也。爲周公者，宜何如而後可邪？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〇《江西小試策問》 問：先正論士品而爲三，其於古人論三不朽同焉者二，異焉者一，其故何也？夫道德、功名，昔出於一，今出於二，不朽之論，古之道也。然亦曰是爲上、是爲次焉，必有説矣。富貴不足爲士，而士品之，今之士果非古之士乎？諸生以士自名，請試言焉，以觀所志。

問：仲尼傳《革》之彖，稱順天應人，以湯武並言之。其在《論語》，既稱大伯至德，又稱文王至德，又曰殷有三仁，又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豈未滿於牧野之師，而獨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吾其東周之期，期月、三年、必世之擬，由今觀之，其作爲當何如也？不然，而托之空言，豈聖人之心哉？予也欲聞此論久矣。

問：人莫盛於三代，後此非無人也，不知何人可以稱三代之遺材？言莫備於六經，後此非無言也，不知何言可以稱六經之餘論？舉一二以例其餘，則無愧於知人知言者矣。誰歟我師，誰歟我友，我規我箴，伊誰之辭？願諸生之終告之也。

問：古之教者，始乎小學，終乎大學，其制備矣。世降經殘，表章蒐輯，待其人而明焉。然而今之成材，與古之成材果何如也？大學卒章所引多魯晉秦楚之言，是言也，果有是學而發諸口者乎？《小學・外篇》所采，多漢晉隋唐之事，是事也，果有是學而措諸身者乎？不然，則聖賢立法，豈若是之輕且易哉？此予之所疑，諸生倘能言之，是予之所望也。

問：周子之圖，爲道而畫，邵子之數，爲道而衍。程子於此，或受而不傳，或辭而不學，豈無心於道歟？不然，則周邵之事贅矣。予方思之，諸生何以起之？

問：漢之人臣，有近太公之材略者，有近伊尹之出處者，然而固陵之追，成都之取，君子不滿焉。由今論之，果何如哉？勿以成功而輕爲衰世之待，勿以成説而重爲賢者之責，要之歸于中正而已。此予發問之大意也。

問：楚人亡弓，聖人謂其楚亡楚得之言，曷若謂人亡人得之爲大也？後世

有亡錢者，嘗謂人亡人得矣，而君子又謂其有體無用。夫其事同，其論不同，此其故何哉？不可不辯。

問：新城三老有興邦之力，而不與於賞，力有大於此者乎？商山四老有安國之功，而不免於譏，功有大於此者乎？此漢史之餘論也。吾欲追決其是非，而未能無疑，故與諸生商之。

問：漢世之君，或有見於封侯而無見於置將，或無見於封侯而有見於命相，其得失之故，必有在矣。酌而反之，將安處乎而後爲漢法也？又安處乎而後爲天下萬世之法也？

問：禮樂不在玉帛鐘鼓，仲尼有是論矣。然而告朔愛一羊之儀，聞《韶》忘三月之味，此其故何也？若乃嘆文獻之難徵，幸《雅》、《頌》之得所，博之聆、襄而先進是從，無亦謂夫聲音節制之間也歟？諸生盍於聖言求其本之所在，詳著于篇。

問：孟子叙道統，自堯舜至文武，乃至孔子。嘗考孔子，自言文不在茲，獨承文王。而鳳鳥河圖之嘆，其世其人，亦可想見。是何與孟子之言異歟？孔子萬世一人也。人有恒言，或曰伏羲、孔子，或曰堯舜孔子，或曰文王孔子，或曰周公孔子，或曰孔顔，或曰孔孟，或又曰孔墨。數聖賢者，果若是班乎？外此稱聖賢者尚多，而恒言不及之，抑又何也？諸生請無多言，願數言足矣。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二《策問》 問：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其宫闕之制，朝著之儀，輿衛之飾，要皆有義理存焉。唐虞遠矣。秦隋之侈，無以議爲也。周制，王宫有五門，有三朝，或以爲有四朝。漢有長樂宫，有未央前後殿，有南北宫。唐宋有正衙，有便殿，而又有正至會朝之所。朝之政令，或掌於司士，或掌於朝士，或掌於宰夫，而又有太僕，小司寇之職。臣日朝于君，或北面，或南面，或東西面，而有拜與揖，禮各不同。或常參，或六參，或再參，而又有入閣起居之禮。今皆可舉其略歟？周制，天子有五路，有九旗，而又有四路之説。漢唐而下，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有黄麾仗，而又有五時、三蓋、四望之車，有七輦，有五仗，而又有半仗、角仗、細仗之别。其儀物之等，其施用之宜，歷代諸儒之討論撰定，今皆可聞其説歟？我國家稽古法天，事有定制，固萬世子孫當守而不失者。不知今朝著之儀式、輿衛之采章，其斟酌損益，視前代何如？而諸士子觀光國都，俯仰今古，其亦有得於中而可言者否邪？願揚厲而鋪張之。

問：周道衰，聖人没而諸子作。老聃倡之，莊周、列禦寇、楊朱之徒和之，而其説始盛。漢興，文帝喜黄老，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主之，而其説始行。諸子之學不用於衰周之世，而用於文帝之賢君，何歟？楊朱學老子者也，莊列祖楊朱者也，孟子闢楊墨而不闢老莊，後之儒者於其言亦多取焉，何歟？用黄老者治擬於成康之盛，而表章六經者反以致海内之虚耗，何歟？或者以是爲叛經之效，然歟？晉室之衰，由清談之廢事也，而或以爲然老莊之罪，其又然歟？自宋以來，理學大明，縉紳之士非孔孟不師，非六經不學，上以是求材，下以是致用，諸子之言至是而一洗矣，而刑措之教未聞，澆薄之風日熾，何歟？無亦有口誦其文，心違其教，而支離於異學者歟？道德一而風俗同，治之盛也，諸君其有意於是乎？願明辯而言之。

問：今海内承平，田野之民不見兵革，老子長孫，百五十年於兹矣。邇者頑民弗靖，首亂山東，延及梁楚，江西、四川亦復蠭結，所在烝黎，肝腦塗地。至煩九重旰食，爲之發邊兵，輟禁旅，遠涉江湖，然後漸次撲滅，而勞亦甚矣。聖明在上，無驪山之役、遼左之師以毒吾民，而使之變也，其何以至此極歟？輟邊兵以平内盜，於古亦有之歟？國家内外衛所凡幾，所養之兵凡幾，内之親兵與諸軍之營壘，視國初時增創凡幾，外之分守守備與兵備之憲臣增創復幾，是皆所以防未然而威不軌者也，而成功何獨異歟？古之人有治渤海而單車至府、盜賊解散者矣，有刺交南而移書招撫，歲間蕩定者矣，而或以爲患莫大於招降。有討黄巾而鳴鼓掩擊，乞降不聽者矣，爲長朝歌而縱誘設伏，遇賊輒禽者矣，而或以爲患莫深於窮治。將誰從歟？論弭盜者，或請先誅貪濁，簡牧守，或謂宜據形勢，收遺才，果孰要歟？今日所行，其亦有合於此歟？夫使天下之勢，如身足以使臂，臂足以使指，而赤子不至爲龍蛇，諸君於此，其必有長策矣。

問：諸君以材武應詔，角藝廣場，騶發的破，萬衆改觀矣。所未知者，胸中之方略耳。兵之方略，今世所傳《武經七書》者具之，謂《孫子》、《吴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是也。説者謂古兵書多至百八十餘家，漢初定著三十五家，其後又分四種。然則今《七書》者定於何時歟？《三略》、《六韜》、《司馬法》云皆出於太公，則古書也，而斯以孫吴先之，何歟？或以《司馬法》非穰苴所著，或以《六韜》爲後人假託，或併疑《三略》爲僞書，其果然歟？《七書》之言有得失，先儒之去取，互有同異，折其衷以爲吾用，豈無説歟？夫讀書而不知合變，固不足以言兵。而背水囊沙，則固有所出也。尚相與極言之，無諉之曰此古人之糟粕也。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二《擬策》　問：天下事未至而憂，則人以爲迂；已至而憂，則無及於事。然與其爲無及，無寧其爲迂也。以今天下言之，內寇初平，而民力已疲；邊陲方靖，而兵衛疏略；國賦有常入，而世祿者日增；賞功有定格，而濫冒者溢出。此四者，皆今日之深患，而有識之所共憂也。諸君隨計而來，不可謂無心於當世者。藜燈雪案之餘，道塗耳目所涉歷，而見聞亦多矣，是豈能無慨於中而思所以處之者乎？竚聞讜言，無諉之曰此肉食者之謀也。

憂天下之憂者，知天下之患者也。知天下之患者，有天下之心者也。長一家者，以一家爲心，則一家之患無不知。長一國者，以一國爲心，則一國之患無不知。知其患，則知其憂矣。國者，家之積也。天下者，一國之積也。事有大小，勢有難易，而其理一也。執事發策春闈，舉方今所深患而可憂者四事，謀之諸生，求所以處之之說。執事其有憂天下之心哉！

雖然，執事之所憂者四，而愚則以爲八也。何以見其然也？蓋執事之意，以爲方今盜賊乎矣，所憂者民力之困窮。愚則曰：民力誠窮，而盜賊未見其果平也。邊方靖矣，所憂者兵衛之疏略。愚則曰：兵衛誠疏，而邊方未見其果靖也。憂世祿之侈，而謂常賦不足以供；憂濫冒之多，而謂賞格由之以壞。愚則謂：常賦未必其皆充，賞格未見其有定也。

何以明其然也？蓋自權奸竊柄，以淫刑劫天下，而括取其財，繼之以盜賊，加之以軍旅，水旱、疾疫因而間作，無良有司曾莫究心，而且有假豺狼之威以食人之肉者，其流風餘虐，至今猶未已也。而寢宮之營，役及海內。官吏承風，苟免罪責。大弦既急，小弦何如？困苦無聊，亦奚所不至！今貴州已告病矣，迫而不已，安知不有相挺而起者乎？故曰：民力誠窮，而盜賊未見其果平也。

國家北邊萬里，皆與他族爲鄰，而上谷、雲中寔爲京師屏蔽。頃歲以來，兵威屢衄，敵人得志。前年窺雁門，去年犯宣府，列營以久駐，分兵而四掠，白羊口之烽火，至通於西郊，而邊臣若罔聞也。平居則朘削軍士，以爲身謀，有警則告急請兵，而閉城坐守。使犬羊狐鼠長驅而入，厚載而歸，肆然若蹈無人之境以爲常。近者偏頭關之截殺，僅能小挫其鋒。而來往徜徉，猶未聞其遠迹也。而告捷論功，穠爵厚賞，已若登燕然而臨瀚海矣。彼邊圉亦人也，知我如此求，欲無幕南之王庭，得乎？故曰：兵衛誠疏，而邊方未見其果靖也。

國家自肇建北京，衛兵之增，已半於舊。然而官有定員，祿無濫與，故歲漕四百萬石，給之而有餘。近歲法弛恩寬，乃有擒獲盜賊、緝捕妖言而賞以世襲者。至於門蔭恩澤，內苑廩稍，日益歲滋，無有紀極。如聞一歲之出已踰所入之數，正使常運皆充，猶恐不足以給。而自盜起以來，漕法阻滯，江淮南北水旱疾疫，歲無全收，其得入於太倉者，決不能如往日也。然則所當憂者，豈獨世祿之增乎？

國家賞功之制，藏在金匱，掌於有司。北伐南征，擒獲斬馘，各有等第。其論功也須同在一日，其陞職也每不過三等。餘功雖多，止酬以賞。立法如此，猶有竊名戎伍、委幣轅門而竊我名器者。而近歲復開併功之例，取舊坊而盡決之，於是子得併於父，弟得併於兄，家人得併於其主，向之詭名竊姓，私相貿易、遷就改移之弊，此一法足以兼之，公行而無忌，甚至有一人之身，千里之外同日報功而並得陞賞者矣。然則所當憂者，豈直下人之濫冒乎？

夫知盜賊未必其果平，則所以用民之力者，不得而不紓。知邊方未必其果靖，則所以修明軍政者，不得而不肅。知常賦之不能皆充，則爵人之際，不容以或輕。知賞格之壞自于上，則擬議之際，不容以不審。

愚以爲寢宮之役，誠有不得而已者。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宜深詔有司，量民之力，裁濶狹以處之，而無亟其成。其他不急之功、無名之費，皆如近者徐州採石之役，以詔旨停之。則民感上恩，雖勞不怨，大功可成，而田野寧謐矣。

梗化之患，雖唐虞所不能無。然內治既修，則遠人自服。宜明飭有司，清我政本，首繩失律之罪，申嚴僨事之罰，舉兵權歸之列閫，而責其成功。其有牽掣於中、侵軼於外者，如唐李德裕之平藩鎮，明約監軍，均以功賞，而不令其預事。其尤甚者，明告于上，以王法裁之。則兵政以修，旁無沮撓，精神折衝而遠人畏服矣。

若夫世祿之多，由功賞之濫，此二事者，實相首尾，而處之尤難。司計者曰：吾量入以爲出者也，入不足而出無藝，吾何以供之？本兵者曰：吾按籍而論功者也，功如是，則賞宜如是，吾安得而不予？各司其事，各守其官，宜不能相一也。至總而決之於上，則將安所委乎？守號而憂他州，宰相之事也，唐盧杞猶能之，而況不爲杞者乎？愚以爲，身履戎行，顯有庸於疆場者，誠宜厚其賞也。然開國輔運之雲，仍且有不能舉其世者矣。彼攀附依憑，如前之云者，獨不可以少損乎？既予者縱不能復奪也，然世勳之家，支胤旁入者，猶遞有降殺，而況非旁支比者乎？往者不可諫，將來猶可追也。不然，春生之不節以秋，仁育之不裁

以義，舉有限之財而填無窮之壑，豈惟國力之不支，而其子孫生而仰給于縣官，長而游閑于京國，男不知稼穡，女不知桑麻，負而乘焉，無事而食焉，是豈可以久哉？

執事以此爲國家憂，而愚以爲，使斯人而知此，則不惟爲國憂，而且將自憂之不暇矣。夫萬物羣生於地，而其命在天。萬幾敷布于下，而其本在上。執事所問，分之則爲四，合之則惟一。一者何？此心是也。區區之愚，以爲是四者，不患無以處之，而貴乎有以聽之。不惟聽之，而貴乎有以行之。其要在乎心天下之心而已。心天下之心，而後能知天下之患。知天下之患，而後能憂天下之憂。憂之則必求所以去之，求以去之，而後能聽人之言、行人之策矣。是心也，下有之而上不知體之，不可也。上有之而下無以承之，不可也。上下一心，君臣同德，乃可以祛患而釋憂矣。謹對。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二《擬策》 問：古者聖人擬圓極以運璇璣，列方輿而配景曜，以正天時，以授民事，以考災祥。黃虞以來，世有專職。今所宗者，何人之法歟？九州十二曜三分，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五星，或繫之二十八宿，而干支方位亦互有所屬焉，何所本而言歟？穹壤之相銜，位固有相值者矣。若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吳越南而星紀在丑，干支方位，與此復相戾焉，其說可得聞歟？或謂諸侯始封，歲星所在之辰，而其國屬焉，亦既有占驗矣，而或又以爲非，是何歟？自古占天者幾家，其說互相詆訾，論者謂惟渾天最近，而或又以爲聖人之意初不在是者，何歟？其說皆可聞歟？五星列宿，隨其變而禍福應焉，以爲不足畏者誠悖矣，而亦有有其變而無其應，與宜有變而顧得其常者，何歟？方今聖人在上，而四方郡國，天妖地異，屢形奏章，春旱秋霖，郊甸之間，耕獲交病，豈昔人所謂天心仁愛，欲有以警動之歟？不然，而何以有是也？天人之際，諸君子留心久矣，推明象類之外，有可以消變弭災者，尚無吝一言。

觀象緯而審禨祥者，星官歷翁之事也，推天以及人者也。因禨祥而修德政者，人君宰相之職也，以人而合天者也。執事春闈，終試策諸生以星野之占驗，傅之以當日之事，而欲聞所以消變弭災之說。執事之意，豈徒以數術望諸生哉？雖然，清臺占象，領之太史，則是亦儒者之事，而愚未之學也。請陳其概，而繫以書生之管見，可乎？

星官之書，自黃帝則有之矣。高陽氏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其職始專。唐虞則羲和繼晷，有夏則昆吾紹德，商有巫咸，周有史佚，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明著天文，各謹圖驗。而巫咸、甘石之術，則歷世之所宗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保章氏》辯九州十二域，皆有分星，以驗妖祥，而分野之說有自來矣。甘德、石申以十二次更配十二辰，班固以《三統曆》參之陳卓，復加以諸國所入宿度，而其說益明。其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五星，或繫之二十八宿，或屬之干，或屬之支，先儒謂起於戰國之末，則亦甘石之遺規也。疑星野之不相值，自昔爲然，先儒蓋有說矣。所謂始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其國屬焉者，雖梓慎亦然。然若此者，以言乎七國之前可也。秦漢以來，郡國之廢置，不知其幾，而猶以往迹尋之，不已膠乎？故唐僧一行非之，以爲天之雲漢，實應地之山河，其精氣之升降始終實應之，脈絡綱紀，諸國之分列，或負險而用武，或四戰而用文，或負海而阜殖，其相屬也，以精氣爲本，而不繫乎方隅。其占測也，以山河爲主，而不泥於州國。此說行，而羣疑爲冰釋矣。占天者之不能相一，亦自昔爲然。然察璣象以齊七政，實舜之遺法，而三代之時已不聞有其制矣。則渾天、周髀、宣夜諸說，亦何怪其紛紛乎？故一行斷之，以爲「古之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而不在乎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言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講也」。此說行，而衆言爲一洗矣。夫有道之世，而星辰順軌者其常也，衰亂之世，而星辰錯逆者亦常也。若夫時有道而災異興焉，若漢孝文之山崩地震，宋仁宗之地裂星流，則雖有其變而無其應，德有以勝之也。時無道而祥禎應焉，若魯宣之大有年，則是宜有變而反得其常，君子以爲異而不以爲祥也。古之明君，遇災變則恐懼而修德，遇祥瑞則謙讓而不居，蓋有見於此矣。

洪惟我國家法度修明，紀綱振舉，若稽天道，宜獲休應。而仰占圓象，俯察方輿，猶有未得其常者。執事所謂四方之奏報，雖未得盡闕，而往歲寢宮之災與頻年日月之交蝕、水旱之相仍，則聞之頗詳。而郊甸之間，邑里之蕭條，原田之蕪廢，又有身履而目擊之者矣。區區之愚，方恨無階上達，而執事導之使言，其容以默默乎？雖然，方變之初興，皇上側席求言，痛自修省。而公卿百執事所論列於前者亦多矣，其切劘劑量，的見而可行者，計豈草茅疏遠之所能及哉？然聞之道路，初亦未盡舉行，而左右之臣未幾有嶺海之行者矣。則愚雖有言，豈能過此？而舍乎此，則何以當執事之問乎？傳曰：「棄法律，逐功臣，則火不炎上。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又曰：「上不儉，下不節，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

其性，燔宮室。」五行之變，未有不由於人事者。古之王者，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政得其道，用物有度，故天地順成，萬物暢茂，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後世政失其道，物用天傷，民用愁苦，故天地之氣沴，而三光寒暑錯逆而爲災。先儒此言，可謂窮治亂之原，達天人之際。而昔者綸音之播告，列辟之敷言，蓋亦有及於此者矣。

雖然，天道難言，而人事亦未易盡也。何也？蓋今日州郡之患，在於民力之困窮。然而鉤陳紫宮之營建，北門少府之工作，程督之使冠蓋相望于道路者，未可以卒止也。朝廷之患，在於冗食之猥衆。然而名器之踰制，世禄之濫及，未可以遽絶也。邊方之患，在於兵政之廢弛，士卒之凋弊。然而轅門之掊尅，幕府之倖功，其源未可以遽塞也。輓漕之兵民艱苦萬狀，計其所入，曾不足以供所出，而三條九陌之間，宫居而玉食者，視往昔不知幾倍，其財必非天降而地出也。凡茲數者，有本有源，處之甚安，享之甚樂，而不知出之者之不堪也。生民之所以愁苦，沴氣之所以交作，災變之所以薦臻，豈可謂無其自乎？夫知變之所從來，則知所以消之之術。知災之所從起，則知所以弭之之方。其要在吾君一念轉移之間，而愚所謂向者綸音之播告、列辟之敷言固有及於是者矣。九重閑暇，時取而觀之，取其合於是者次第而行之，使朝廷之澤究於下，田野之情達於上，上下之際，歡欣交通，而無有壅蔽隔塞之患，愁恨歎息之聲以干乎其間，如是而三光之不全，寒暑之不平，五穀之不熟，民人之不育，則是造化無恒，而聖言爲我欺也。語曰：「動人以誠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愚敢以是爲終篇獻，執事其進教之。

高叔嗣《蘇門集》卷八《策秀才文二首》　問：韓文公、王荆公文章之工，節行之高，獨冠唐宋。然昌黎不登宰輔，天下恨之；金陵再持臺鼎，訕笑于今。夫退之之不爲相，未可量也，使介甫優游下位，材不究施，則世之惜王者，又不但如惜韓矣。人之成名，固有幸有不幸歟？抑其材有宜有不宜也？流俗之毁譽取舍，豈盡合中，果可定耶？諸君必有獨見之言。

問：《大易》有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未至樂知，其憂果何事？孔子又云：「四十而不惑。」未至四十，其惑果何物？且以聖人猶然，而況於吾人乎？人之窮通，譬如寒暑，天不能以無寒暑，而人能以無窮通乎？然而俗士桎梏於軒冕，逸民放達於山林，皆不能見於通窮者。故苟無心焉，雖日處朝廷之上而不驚，苟有心焉，雖日在江湖之上而不舍。請問安身之術何所據？養心之法何所先？諸生必有聞於此矣，顧一陳之，以觀其趣。

行政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尹如恢序》　吾邑尹氏世業儒，自宋時已然矣。數十年來，以學行爲教官者六七人，爲郡佐一人，皆能修職可稱道。而積學以待用者，尚繼繼未已。如恢，蓋所謂傑然者也。去年荆州府學缺訓導，以幣聘起之。如恢至京師，會朝廷嚴舉士之法，凡用薦來者，命諸尚書、御史、學士羣試於禁中，親軍指揮二人、給事中六人察視之，非文學優贍者，往往惴慄不能措一辭。如恢文成在高等，遂授職而去。以予於其家有連也，求一言爲贈。

嗟夫！如恢學成於家，既足以爲人師矣，予言何足以增益哉？然朝廷興學圖治之意，不可不知也。初，訓導之舉也，命試於翰林，已嚴矣。今達官要人羣試之，加嚴也。此豈厲夫爲士者哉？蓋謂試之愈嚴，則所得者愈精，而人人皆賢師也。舊制，學官弟子廩食者有定員，而增廣無常數。歷時既久，積弊日多，進不以公，居不知學，詭欺薄惡之行成，禮義廉恥之道喪，是以爲之限制而慎擇焉，蓋欲人人皆可教之才也。如恢當此時而居師儒之位，可不有以大振起之乎？

夫人性皆善，其流於惡者，習使之然也。聖賢之書，所以明善也。如恢朝夕坐堂上，進諸生讀其書，服行其道，養其善心而制其邪心，持之以誠，待之以久，隨其質而成就之，譬之於材，正之以繩墨而加斲斵焉，棟梁榱桷各適其用，治道之所由興也。此如恢之任，衆之望也。若施施以相悦，逐逐以相求，苟且歲月之間，而復入於弊，則非今日所以嚴擇之意矣。士君子所以成己而成物者，不若是也，況法令有所不可乎？如恢其尚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朱縣丞還鄉序》　予初入鄉校時，朱君子通爲前輩相好也。後五年爲永樂元年，予領鄉薦，竊第入翰林。又四年，子通始充貢來太學，同居京師，其相好加焉。未幾，子通去丞蘭谿，以謹慎見稱褒括間。予意子通由是當大顯，而竟以憂去。服除，謁選吏部，需次者久之，乃請告歸省其先墓。及再來，遂以老疾辭，得放歸田里。將行，過予告曰：「吾與子相知舊矣，今雖用舍異宜，然可無言相贈邪？」

予謂今天子在位，勵精圖治，凡士之淪於卑冗側微者，皆甄拔而用之。故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莫不忻然以求用，蓋所謂不世之遇也。於此之時，子通獨遠引而去，雖曰老且病，非知止足之分者能然哉？夫内外崇卑之職以千百計，其如子通之老且病，蓋亦有之，而貪冒無恥異乎子通者，未必無也。則子通亦可尚也

哉！然思念之，昔之爲同列者二十人，今物故大半，其存者仕於四方，惟予與翰林侍講余學夔、禮曹郎中獨孤樂善暨子通在京師，而予三人者亦迫於晚暮，聰明日衰，寒暑風濕之切中肌骨者日盛，然皆縻於職務，不敢請，亦幾於貪冒無恥矣。今子通獨去，其能釋然於懷耶？

雖然，子通之去，予知其不獨樂也。順德教授郭先生者嘗爲鄉校師，予輩所從遊者，久謝事還故鄉，子通得相從以樂矣。然可忘報哉？古之君子，有盡瘁以仕而上不之察者。今天子聖仁如天，故先生與子通得遂其志，以樂醉飽之餘形於頌詩，使與康衢之謠、白雲之歌並傳萬世之下，有以見太平之盛，豈不偉歟？他日倘乞身南還，尚當相與和之也。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〇《考教職策問》 一、問：先儒謂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然則讀其書而不知其說，可乎？《論語》之書，傳者別有《齊論》一篇，何以不存？《孟子》之書，說者謂又有外書四篇，何以不傳？《論語》蓋孔門衆弟子所録，或者謂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孰得？《孟子》蓋亦其所自著，或者謂出於公孫丑、萬章之徒，其說孰是？治《大學》在《論》、《孟》先，讀《中庸》在《論》、《孟》後，學者工夫固不可躐而進歟？孔子之言皆自然，孟子之言皆事實，聖賢詞氣將不可强而同歟？後世之於二書也，有起刀筆而知《論語》，用爲佐治之本者，其所見雖懿，或未能究其大全而通之邪？有爲大儒而不知《孟子》，至爲《疑孟》之書者，其所見雖偏，固未能掩其衆美而議之耶？諸士子將來有師儒之責，其教人宜莫有先於二書者矣，請著於篇。

二、聖人之道，中焉止矣。而學之者雖大賢，亦不能無弊也。自河洛之學行，而考亭實嗣其傳。然在當時與考亭並出者，有湖南之學，有金華之學，又有臨川之學、永嘉之學。今折衷以考亭之言，則謂湖南之學失之過高，金華之學失之不及，所謂失者，何所指歟？謂臨川之學偏於持守，永嘉之學偏於事功，所謂偏者，何所見歟？觀考亭之書，所以箴其失、藥其偏者屢矣，而卒未能使之適中，何歟？豈尊其師說而弗變歟？抑拘於氣質而不可以加進歟？苟問之弗審，辨之弗明，則大繆起於毫釐，而望底於大中之域，難矣。諸士子將出其學以教人，其悉以對。

三、邇歲河決張秋，水溢姑蘇，上勤聖衷，累遣詔使。蓋凡有一言一策可取者，舉得自見，而況農田水利之說，亦學者所當究心者耶？夫黃河之水，自汴趨淮以入海，而黃陵岡乃河流東下之喉襟，說者謂此岡廢而不築，故有今日之決，然乎？姑蘇之水，由太湖下松江以入海，而白茅港乃三吳泄水之尾閭，說者謂此港淤而不浚，故有今日之患，是乎？黃陵岡苟未就緒，則青滄之境徒駭、馬頰諸處皆河之故委，《禹貢》所謂九道者。若聽其北徙而導之，勢順而功易，第不審於東南漕計可無礙乎否也？白茅港既未即功，則三吳之間，劉家港、鹽鐵塘諸處皆江之故委，《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若隨其所在而浚之，力分而利博，第不審於遠近民田可無損乎否也？夫修築之功鉅而國用方匱，疏浚之役勞而民食孔艱，茲欲使功成而下不擾、患除而民不饑，何施而可？諸士子將有教人之責，計必取法安定而究心於此者，請悉言之。

盧琦《圭峰集》卷一二《邵武縣學尊經閣記》 邵武縣，予旁近縣也，然未始一遊之，而登覽其山川，考其志牒，以求其故。故其學亦不知其何始作。作廟作堂，凡爲學作者，宜莫不有記，以未考，故皆不詳其何時，暨誰氏之作。作尊經閣，則今太守夏侯英也。侯自延平移守是郡，凡郡之有麗于政教者，其廟其壇，其廨宇，靡不創初或葺治者。學宮與其士度知之，乃弘治壬戌某月日，相率走庭下，以是閣請。侯曰：「其基安在？」曰：「未有也。」侯艴然不悦曰：「然則請何爲？」曰：「西牆陰之廢地，武人地也，直十十金。金旦入之，夕其基也。」侯曰：「若然，是無難者。」呼之至，如數畀之。乃合僚率屬發牆而營度焉，芟蕪室竇，登其汙之塗，燥而出之。畚客土其上，高加于舊五尺有奇。材斬于山，匠召于豫章之良，而徒役于民之在官者。

明年某月日，閣成。左爲學舍右如之。前爲饌堂。在舍之左，登經于高樓，士孔安。況遺壯觀于萬斯年。韙哉斯舉也乎！其武人也者，其何知，惟德侯之畀金，曰：「吾受金也，實藉是。」其學官與士必曰：「吾志在尊經，然何力之爲？微吾侯，何能爲是？」其知縣必曰：「是吾事也。顧吾於事塞，微吾侯，何能爲是？」其同知、下判，判之下推官，亦必曰：「是亦吾志也。然微侯，何能爲是？」乃合以走使于京師，屬予記。

噫！予行天下，見郡有是閣矣，然亦不盡然也。縣有之，殆或自茲始。且守俯爲之，皆異事。太史氏宜書，書之。同知某、通判某、推官朱彩、知縣姜桂、教諭某、訓導某，皆欲記是閣者，書法例當附，附焉。

林俊《見素集》卷二一《東楊碧川》 昨與二生族與韶，故人子，相論坐監之窮。二生言鈞有陳偉者，抄文鬻米，子拾野菜，和爲粥。渾家日二飡，或至斷烟火。仰天長噓，對人無可憐之色。蓋正獻後，故往來。二生云：固亦未之識也。愀然問以處之，則廂房無苦差之及，猶優耳。遂用奉告，不須使其人知也。

昨柬議奏事條，何如？此正關局，毋勞辭謝。拙稿希塗抹。不具。

林俊《見素集》卷二二《與馮行健》　數進士來訪，謂執事慨然復坐講，甚善。惟跪謂近時通行，若在分名，不在跪不跪重輕間也。區區出學久，廢坐講，增府揖，增跪禮，均不知出何時。數進士謂故不見跪禮，方思源離學纔二年，則起自余爲近。白齋處學校過和，不應起跪禮，則有所求爲近。當其時，僚友爭之，諸生賤惡之，則可復爲近。執事古道自將，誠不在跪不跪，恐未有以余事告者，未了了也。且蔡郡博一泥古不通士，然避要任散，亦世所難。是惟容之爲上。光武處一大，以遂子陵之高越。石父請絶晏嬰，禮爲上客。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成人固成己也。謹用奉告，幸示厚處。萬萬。

林俊《見素集》卷二三《答張白齋郡伯》　適枉郡駕，暨二庠博士傳姚英之之檄，請先祖都憲敬齋公神主祀鄉賢，豈勝感幸！先祖孝節廉重，當在古人中。教於鄉，門下有尹上宰諸人。教於官，門下有高司徒諸人。在蘄有生祠。當道欲借邑令起之風憲，力辭謝。方薦提學，以母老，三疏乞歸。時望六時也。岳蒙泉憫其貧，惠之地，頗居厚利。峻却。又强，又連却。周以棺具酬之直，皆人所難者。故没時，蒙泉祭之文，謂「未老即歸，事育罔遂。徵此知學，優游即樂」，蓋心知語也。然鄉賢有艾軒、復齋、夾漈諸老，進與同列，恐非地下之願。矧生時嘗未滿猶人者，必不欲自混。某至愚極陋，亦欲成先祖之美，胡希仁、程獻之、王存敬累有舉，皆辭義不敢。今日受命，吾人舉事，名教所關，亦使鄉之爲人子孫者，不輕進其父祖，以襲頹俗，爲世告耳。尚容親謝。不具。

蔡清《虛齋集》卷三《送陳大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人非學不得其所以爲人，學非師不得其所以爲學。師也者，導之學而造其所以爲人者也。自有生人以來，不容一日無焉者也。第今之學者，其所請業於師者，不能一一與古人同。雖然，今所業者，本經、四書及諸子史，古聖神及諸賢哲之精蘊在焉，天地人之道悉備。雖使古人復生，亦不能舍此以爲學。彼識之不逮者，其窮年矻矻，固不免僅資之以爲應舉之用，文具之需，中間有識之士，固將於今世法度之内，探遡古人用意所在，而取其精蘊以自淑，而亦以淑夫人，初亦不害於科舉也。

莆中陳大和先生，有聲莆庠舊矣。今年春，南安庠生黄天保輩禮致於九日山而設帳焉。予以多病，故少所接遇，尚未及一抱其豐采。然聞之士友，皆言其學素博，以《詩經》名家，而識精行修，凡與諸生講議文字間，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所在，不至淺淺然徒涉其流而已。用是諸生咸有所啟發勸勉，勃勃乎其有生意焉。兹將撤館以歸，黄生輩德之，介吾徒傅浚請言爲贈。予故爲道今時之學猶可以不戾於古人，而大和之教有得於古人之意者如此。

嗚呼！古學之不講久矣。蓋學之名是，而學之實則非也。使爲師者皆知所以教，爲弟子者皆知所以學，則何患今日之無聖賢，世之不唐虞三代也哉！甚可慨也。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七七《鄖陽藏書記》　鄖陽，古一聚落也，强名之曰縣。而至成化中，强進之曰郡，又强以一都御史居之。余生有士安之癖，不能一日釋書。前年冬，自太僕出鎮鄖，亦頗有挾册足讀。而間欲有所雌黄，走一郡數邑問他本，亡論不得，即不能舉其名，而其爲諸生，自經學數種外，間與語子史百家，則大怪駭，以爲欺我。竊以今之仕鄖者，雖不若寓公遷客之多暇，而賦訟稍簡，自墨艾以上，往往足三餘，而不獲究仕優之説，其諸生豈無卓異過目成誦者，竟白首而猶面墻。今天下號爲同文，而鄖以僻陋故，去嵩洛圖書之國不千里，而鄰於鵠形鳥言之民，抑何其不幸也！余既已憫之，而會有南北使，則出贖鍰之羡以屬郡，俾北走燕，南走建業，又南走吴郡，而購所謂《七略》之遺者，得十三經、二十一史、衰周以至盛明諸文章，計三千餘卷，而典故比詳之書亦與焉。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郡，俾庋而鑰之。諸宦游兹土者，若郡之爲薦紳先生、博士弟子者欲有所考誦，或就而翻，或請而誦，畢則仍居其所，期以有益毋損而已。

考之兹城之流寓，獨有唐濮恭王、泰恭王之撰志《括地》。其蓄典籍，踰於秘閣。及殁，而施宅爲寺，而遺書之存者無一也。豈其流離播遷之際，有未易以自致者乎？余幸而當右文之代，力稍能得之，郡始有此書，以啟異日文獻之百一，庶幾彬彬云爾。若乃爹大其事而比於宛委二酉之藏，則有所不敢也。

因劌之石，以告夫嗣余志者。

葉春及《石洞集》卷八《不奉改學閩清》　蒙許金鐸改學當差，蓋生員百二十人，本縣二十，外縣一百。始則冒籍以干進，終則改學以自便，是閩清一學，不過爲冒籍之人登龑之所耳。就以金鐸論之，去年至今，未嘗到學。即使築長城於塞上，輓龍軻於維揚，亦代更歸矣，安得以來學、當差兩妨爲辭哉？況乎《臥碑》具在，焉敢徵糧？足見寡廉鮮恥，所當黜棄。奈何復聽其私，以觀多士。蘇子由曰：「上有寬仁之君，則下有執法之臣。」本道以寬爲教，職不敢不執。嘗讀史，見前代執法之臣壞白麻，焚詔書，封還詞頭，私心慕之，亦本道之所取也。職期期不依准，期期不將金鐸除名。如欲除名，待職罷斥可耳。

葉春及《石洞集》卷八《不奉改學・又闔清》 蒙批改學，亦事之間有者。謂之間有，則非正矣，則非常矣。竊聞二三月間，本道門闢闔清告改學者日十數輩，金鐸自謂得計，故不欲下學而令原籍申也。職髮未燥，謂天下百司盡循祖宗，則太平矣。是故到任即治號舍，酌時宜，羣弟子宿齋會膳。不在齋，乃立會按月稽焉。四月，葉燁來，稽之曰：「若會諸生，文若何矣？行若何矣？」對曰：「諸生方洶洶告改學，烏暇治文行哉！」梁灌來，稽之曰：「若會諸生，文若何矣？行若何矣？」對曰：「諸生方洶洶告改學，烏暇治文行哉！」是改學者，教之蠹而競之鵠也。

昔卜式牧羊而肥，武帝問之，對曰：「惡者輒去，無令敗羣。」改學者，其敗羣者乎！蓋闔清諸生，七縣人也。始之入學，乃儻然而來，故今之肄學，皆渙然思去。究其情，非爲路遠，非爲費多，欲利考耳。昔謝顯道欲歸上蔡應舉，曰：「蔡人鮮習戴《記》，決科之利也。」程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程子不許弟子辭太學而歸上蔡，職豈許弟子棄闔清而入府學哉？且有尊卑者，天下之大分也。故下於上必盡其禮，忘人己者，天下之大公也。故上於下，亦從其言。職不敢違禮，本道可於其言而拒棄之乎？

葉春及《石洞集》卷一《應詔書二・正士習・迭廩餼》 臣聞聖人立法，常使人有亹亹不倦之意，爭自磨淬，以就其上之所欲。是故養之而爲惠，教之而易從，未至者莫不黽勉盡力，以從事於其間，至者益以踴躍而不敢懈。蓋天下之人至衆也，欲以遍之實難。是以聖人厚其一以勵其十，仁其十以風其百。如使其風而勵者方來，其仁而厚者先已自棄，則是聖人之所以鼓天下者，乃所以阻天下也。

古之聖人立法以致天下，後世常以法失之，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在今日，學校之中，尤有可慨者矣。昔者成周之世，規制大備，獨養士之典未聞，蓋士即農也。一夫受田百畝，子弟之椎鈍者，則負耒而耕，秀異者則鼓篋而學。其屬於州序者，即食於隴畝者也。自井田廢，有天下者不惟常竭百姓之力以養兵，而學校生徒亦皆仰給於上。然兵雖多，異懷偷怠，無赴湯火、冒矢石之勞，而亦荷殳執斯，備身行伍之列；爲士者誦法先王，號知禮義，乃栩栩焉不務奮進，受餼於學，慢遊於家，豈所以自待者哉！國家自國學外，天下學校餼士垂四萬人，月有廩，日有饌，此聖人之仁，三代所未有也。以廩食之籍爲歲貢之儲，一旦厠名，終身莫出，故皆晏然，謂官屈指矣。積十餘年，少者壯，壯者老，昏眊頹潰。重以政令廢弛，師儒瑣尾，薪芻之費錙較而銖分之，庖爨聚蛙，齋舍茂草，黌宮閒無人矣。此君子之所嘆息也。

且天下無功而食者不少矣，然百官則用而後食，諸生則食而後用。用而後食者，雖其職業未嘗一毫有益於朝廷，然其心莫不自謂吾已出身爲國，諸生容與翱翔，一無所事，歲費三四十萬，此何爲也？夫朝廷所以聚而養之者，豈非欲其樂羣而敬業哉？離羣索居，燕辟廢學，則教養之資祇爲豐植之私耳。蓋聞聖人之治天下，其有所加者，必有以重責之也。增、附雖有所責，而實未有所加；學生雖有所加，而責未見其重，是法不得而平也。天下生徒，孰非朝廷之士哉？以法言之，增、附則在於額之外者也。增、附既限於額之外，學生又棄於額之內，是士不得而有也。欲盡增、附而養之，則人數百萬，雖罄太倉之粟，猶不能給。驅垂暮之夫以復會饌之舊，使之終日躨躨周旋於絃誦之間，又將扞格而不勝、勤苦而難成，是教不得而行也。爲法之敝，可少變乎？

且夫聖人有用少之術，而人不知也。有物百焉，執人而與之，僅足以周百人而止。不爲一定之法，則雖物十，可使千百人奔走於其中而不窮。故不善用者以多而不足，善用者以少而有餘，此不可不深察也。

今莫若不爲一定之法，歲試入額內者與之廩既，入而復出者罷勿廩。歲貢多入額內者與之貢，多入而不優者亦勿貢。以數十之粟，更迭於千百之人，千百之人莫非吾之所加，相率以就吾教，吾皆得以盡驅而重責之，庠聲序音，可使不絕。彼知有可得之機而無常得之勢，亦莫不爭自磨淬，亹亹而不能自已。然人以爲廩者類皆昏眊，所出必多，則心不能無望。其不能無望，是以得爲當然也。夫法不可以有所定，法定則莫不以爲當然。昔之當入，限於額而不得入者多矣，而不敢有望，是亦以不得爲當然也。二者之當不當，則可辨矣，吾又安得舍彼而徇此哉？天下方患於昏眊之多，壅於選曹而未有以處也，且將汰而澄之，則其望益甚，孰若澄之於此之爲便。故夫不爲一定之法，非特使士子亹亹以從吾教，亦澄源之道也。

顧允成《小辨齋偶存》卷五《論童儒考事書》 蓋今天下風俗，頹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士習。士習頹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始進。國制，學使者按部，則童儒雲集，待比郡邑。此始進第一步也。今日之童儒，學校諸生之所自出也。今日之諸生，公卿百執事之所自出也。必其始也常有以養其寧靜澹泊之志，然後其仕也能不先身而後君，必其始也預有以消其欲速躁進之思，然後其仕也能不曲學以阿世。以今而觀，竟何如也？居易俟命之學亡，行險僥倖之機熟，自其始進，

即事干求，貴者市勢，富者市利，惟其勢利一無足倚，乃始付之無可奈何，而卒莫禁其咄咄無聊之況。

嗟嗟！當其囊螢映雪、朝誦夕維，兩目爲穿，寸腸欲嘔，則繩樞甕牖之子，萬苦千辛，終身竭蹶而不足。當其登壠乞墦，蠅營蟻附，雁行而列，魚貫而升，則膏粱紈袴之子轉盼拱手，一朝坐掇而有餘。靜言思之，良可嘆也。

雖然，求不求在下，聽不聽在上。下焉者業已求之，上遂因而聽之。上焉者業已聽之，下愈因而求之。冷面難施，熱心易蔓，相牽相引，日甚一日。跡不肖少時所覩聞，視之故老之所傳，則既異矣。跡不肖今日所覩聞，視之少時，則又異矣。嗟嗟！投牒自進，非古也，有識者憂其純任文詞，蔑棄德行，教化陵夷，職此之由。方議稍進，而兼用兩漢孝廉茂才之科，更進而專用成周鄉舉里選之制，敦本尚實，還於古初。奈何區區文詞，復不以公法從事，而以私情假借耶？且仕宦者即位極師相，豈不皆發跡於童儒？童儒甫試之初，豈不多發跡於貧賤？此情此景，戚戚動心，奈何以假借爲也？嗟嗟！涓涓江河，星星燎原，既已江河燎原矣，又將若何？妄意物極則反，易窮則變，今者正其時也。

不肖兄弟間與同志語及，輒相對扼腕，不勝杞人之憂。恭遇台臺至公至明，無虐無畏，百姓遍爲爾德，多士樂且有儀，竊喜拯溺救焚，傾否亨屯，台臺真其人也。伏願台臺惜朝廷之公典，懲末俗之私情，抑奔競之頹風，恤孤寒之隱痛，鑑空衡平，妍媸輕重，聽其自取而廓然無所與焉，幸甚幸甚。

或曰：「世不乏賢，其硜硜好修、不屑干謁者，蓋時有之。而童儒屢屢發憤露呈，以請當路，亦稔知之矣，何煩爾嘵嘵爲也？」不肖竊謂不然。好修者孑特自持，或且見笑爲迂，何足以風其下？陳言者形影自憐，甚且見目爲憨，何足以動其上？然則破百年靡靡之習，快一時顒顒之望，非台臺不能也。不肖是以仰體虛懷，俯竭愚慮，台臺庶幾反復籌度，斷以必行，使江南士子以請謁爲戒，自常郡始；使常郡士子以請謁爲戒，自台臺始；使天下士子以請謁爲戒，自江南始；使科場士子以請謁爲戒，自童儒始。於以磨礪士習，轉移世道，其所裨益，詎淺鮮哉！

經費

《明太祖實録》卷一三〇《洪武十三年三月》　〔壬子〕禮部奏以新定官禄勒石，乃言：「天下教官，則有學正、教諭、訓導，首領官則有提控案牘吏目、典史。近以教官、首領官未入流品，例稱雜職。今宜以教官、首領官列於雜職之外，庶不混淆。」於是教官、首領官、雜職官列爲三等，亦勒之於石。教官之禄，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月米二石，府州縣訓導月米二石。首領官之禄，凡内外衙門提控案牘，州吏目、縣典史皆月米三石。雜職之禄，凡在京並各處倉庫、關場、司局、鐵冶，各處遞運批驗所大使月米三石，副使月米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攔壩官月米一石五斗。

《明太祖實録》卷一三三《洪武十三年八月》　是月，制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醯之類，皆官給之。

《明太祖實録》卷一四四《洪武十五年四月》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爲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明會典》卷七六《府州縣儒學・廩饌・事例》　洪武初，令師生廩食月米六斗，後復令日米一升。魚肉鹽醯之類，皆官給之。

十五年，定廩饌月米一石。

正統元年，令師生日逐會饌，有司僉與膳夫，府學四名，州學三名，縣學二名。

弘治三年，奏准：膳夫每名，歲出柴薪銀四兩，以備會饌之用。

八年，令膳夫每名歲出柴薪銀四兩。若師生不行會饌，有司失於供應，聽提學官究治。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三《尤溪縣儒學田記》　石江歐陽子守延平郡，逾年，郡無遺便。部院才之，奏調福州郡。東洲夏子觀善友也，每於所善入閩，則欲聞石江所以政者。善於石江，自閩出，則必能致所欲聞者。或曰家並植治，於賦平已。或曰爾官爾反，爾内爾來，弗疵也，於獄良已。或曰鴟義矯奸，今以其師，於戎法已。或曰翼嚴祭法，淫則毀，於祀正已。或曰生生以庸，無牿牛馬，於野殷已。或曰闢塗以導氣，折閱寖損，於市和已。政之凡也。

既而尤溪令曾確甫列疏徵詞，祈以表石江建置爲學田若干畝，他邑稱是，郡

學倍焉。其議則上於巡使，下咨令，其出則汰諸佛徒之羨之良，其規畫度支，則義田之遺制也。

夏子曰：有是哉！立教也，政之本也，而議者恒弗及也。夫政者正也，教者效也。效於天地而同於山川，而異於人情，而易從也。守令勸學，而益公廩以田，亦本之人情已乎？延平於閩壤爲衍，而尤溪爲沃壤。沃則多産，多産則厚殖，厚殖則居逸，居逸則教弛，教弛則學落，落而歛，歛而畜，畜而久，久而復華。故君子當其會，乘其氣，振其動而有所教也。殖於公，將以奪其所私。從於欲，將以反而求理。貨惡其非所入也，不必出於己。澤欲其流於遠也，不徒徼於近。學欲其因心而感也，不責以易其能。是故君子之政，猶家也。定賦以爲之端，折獄以爲之柄，治戎以爲之紀，修祀以爲之器，治農以爲之徒，通商以爲之畜。然必立教以爲之田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獨郡邑稱治云哉！

孫承恩《文簡集》卷三一《松江府學學田碑記》 學有田，以養士也。國家羣聚俊髦之士於學，既制爲廩餼之養，而良有司廣上德意，則復田焉。故田也者，所以養士也。松爲學維舊，而故無田，前屢易守，莫或爲處。晉江黃侯潤以夏官正郎來蒞治，加意學校，而獨以無田病。會民有匿田避稅者，侯既廉得之，則悉以畀學，曰：「知弗裕也，吾其爲後人倡乎！」爲畝凡二百四十有奇。於是松之學無田，乃今有田有，實自黃侯始。郡博俞君世潔偕厥僚詣予請文，刻石以紀。

予維君子於當爲之事，惟其爲不爲，不得自解諉。夫孰不知學之宜田也，知而莫爲，彼固曰無故也，無所因也。夫事必皆故乎？人不爲始，曷其故乎？必曰因也，侯即無匿田者，其終已乎？前乎侯者豈無可因如侯者乎？而卒未有聞，是在爲不爲耳。雖然，侯有田以養士，善矣，而養之爲義，非可一端盡也。《頤》之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養人者與養於人者之自養，皆有道矣。是故涵之育之，撫之教之，掖而達之，作而成之，此之謂養人者之道，侯之事也。乃若養於人者之自養，當何如哉？故養其和順之德也，養其道義之趨也，養其深邃之器也，養其介特之操也，養其恬靜之習也，養其容蓄之量也，養其經濟之具也，此皆自養之道也。嗟乎！聖人養賢以及民，士固待用，有養人之責者，不有以自養，其何以也？故曰「窮養達施」。養於平時而用於一旦士也，可不務乎？諸君子其無負侯養之之心哉！

予故邦人也，誠樂侯有是舉，故以養之大義復諸文學之請。既以廣侯之意，且以爲多士告。若田稅之額與出納之數，則附之碑陰。併申以詩曰：

天養萬物，風霆流行。聖養萬民，輔相曲成。養民急賢，養賢豫士。拔優簡能，賜以廩餼。侈德均惠，牧民之司。匪財曷養，匪田曷施？乃肇茲田，厥壤惟沃。既笛既畬，爰稼爰穫。厥田何從？姦宄自私。孰匪王土，彼胡獨遺？黃侯克明，搜剔靡蓋。嗟此姦民，法曷汝貸。乃籍於官，畀之學宮。昔無今有，繄誰之功？佃作之來，什什其偶。委輸惟時，奔走恐後。曷以貯之？有廩有庾。勾稽惟明，莫或侵漁。侯謂佃者，優汝勞勩。侯有教令，謹厥常稅。侯語於學，汝師洎徒。惟此區區，莫克汝敷。衆拜稽首，過矣公言。杪忽圭撮，皆公之恩。衆率告語，曷報曷稱？篤教勵業，侯則有命。事莫難始，有倡斯繼。尚其裕哉，來者其視之！

孫承恩《文簡集》卷三一《合肥縣學田碑記》 合肥爲邑，地瘠而俗樸，民非力田，無他治生。而其爲士者，則多無田，往往贍生不給。海陽潘侯恕以名進士令茲邑，振頹起廢，政以漸舉，而獨以士或以貧妨業也，思有以贍之。然久之弗獲爲處。越明年，民有訟田者，田故籍於官，歲遠湮沒，欲得者輒起而爭，屢易尹弗決。侯疑之，乃博訪父老，得其實，喜曰：「吾求所以贍士而未得，蓄奸長訟，茲何爲也？吾事濟矣。」乃具白當道，請入其田於學。仍計田之直，捐己俸若干以償官。田爲畝□百□十有奇，歲斂所入貯於廩。凡士之貧乏與婚喪吉凶之事量賙之。紀其區至與租稅出納之數於籍。君子謂茲役於養士而行之，有五善：正奸一也，息訟二也，官不廢直三也，費不擾民四也，事必白上五也。鄭重周悉，必欲爲經常久遠之計，意亦勤矣。於是邑博王君藩命其弟子袁萬鵬、陳邦瑞來徵予文，刻石示後。

予惟國家養士於學校以待用，而付其責於有司。有司者加之意，凡可以廣上德者，必爲之承流宣化，必如是而後可無負也。若潘侯者，豈非賢哉？嗟夫！天下不知幾令也，其盡如潘侯耶？昔之令合肥者，亦不知幾人，曾有如潘侯耶？侯之惠諸士者甚大，吾不知諸士何以自處也。夫食於人者逸，食人者勞，士必求所以稱也。乃若業廢於優游，志溺於卑近，安坐而食，謂爲當然，豈不仰媿賢令、下慚群氓哉？而奚可也夫！攘魁奪雋，獵取名譽，可以階仕進，而未爲道德之務。躋崇陟要，驁馳富貴，可以爲身榮，而非佐理之實。士之事，非僅爾也。必也，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出則有以建立勛業，處則有以表正風俗，卓然爲世偉人，斯則國家所以養士之意，侯之所以望諸士，諸士之所以自處而勉焉者也。夫然後，可以食茲田而無愧矣。嗚呼士也，其懋哉！繫之詩曰：

有田膴膴，連畛接隰。昔隸於公，奸宄是匿。承訛襲繆，競者屢興。歷歲莫

解，訟言盈庭。孰剖孰理，潘侯是主。畀之學宫，惠我多士。多士劬劬，業斯勤斯。不有潘侯，疇恤我私？侯語多士，恤汝予職。汝懋汝業，予則汝懌。侯語守者，慎厥蓋藏。給施惟均，稽勾必明。叶芒。匪勸曷成，匪訓曷述？感勵奮發，賢傑乃出。邑有賢傑，潘侯之功。我作歌詩，揚休無窮。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一二《承天府學田記》 往滁陽孟令令黄，黄人有以左道被幸得氣，憾孟之貳己也，遂誣奏危事中之。詔遣禁衛臣劉君愷逮孟，道余所轄武陵地，相邂逅。予語曰：「孟，良吏也，盍優之？」劉君曰：「何也？」予曰：「非良吏，寧與左道貳乎？」劉君首肯，遂禮孟，賓之，却其饋數百金，引同饌飲。久之，孟得釋，貽書道其事，予曰：「嘻，偉哉高義！禁衛臣乃有是！是不可不爲孟君報德。」蓋心藏之十年矣。迺者予起田畝，復督楚學，遷秩過郢，詢郡中學田。博士弟子咸言田出劉錦衣，捐貲計一百十有四石。訊其名，則即前禮孟令人也。予迺知君之爲義，良有本末，又非獨卻金一事，蓋低回爲之嘆羨。已而劉君遂過顧予，謁爲之記。予顧博士弟子語之曰：

今人多言古事寥廓不可近，若劉君先後爲義，謂近於古事，非與？又或言宿衛貴近下直，走馬長秋，靡不辟易，啣命建橐之四方，不啻健鶻乳虎。今若劉君，始非三物之訓，然能先後爲義，不漸靡於所習，豈其所自爲亦出於人心固然者非歟？嗟夫！等而上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若禹稷之己饑己溺，伊尹之撻市瘝躬，乃顓謂古人有之，今人不可有，又謂非人心所固然者，可歟？爾博士弟子本以固然之心浸彼三物之教，昕夕食劉君惠貺，感思高義，有不稷契伊尹其心者，是重慚劉君也。矧郢爲先皇潛邸，劉君先世起家從龍，蒙被聖澤，用能厚施爾諸弟子。爾諸弟子涵育棫樸之化，争自奮爲王國之楨，其所自爲之者，又可獨後於劉君哉！予故樂記其事，以風諸弟子，且報劉君云。

劉君字某。相其事者，君弟庠，字某，已未進士。子某，學廩生。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七四《太倉州儒學田記》 夫武吏以搏鷙奮，而文吏以儒飾顯其事，若枘鑿不相入，然要之未得其精耳，道固有不相入而相爲用者。

説者曰：漢高帝以馬上掃羸項，收其民而衽席之，更三世可以禮樂矣。重之以文帝，而猶曰未遑也，安在其相爲用哉？是不然。凡先王之所以衿帶其甲胄而教化其刑罰者，機在於轉移之間耳。故皋陶一士師也，挾章程，以其職冠夔契而不爲讓，知有虞氏之欲以法開教養也。有虞氏之用皋陶也，汲汲乎水土之未及平，而于四兇乎是誅，先除其害而後布之地也。故夫周官之爲司馬、司寇者，未有不陰用於司徒宗伯者也。

余竊持其説以規世之用事者，而未得其人。乃今見温公焉。始温公以侍御來按吴也，提衡百吏而濯祓之，務精白王事，不好爲操切苛辨。第時時言吾計無以安吾民，姑去其害吾安者而已。而會太倉、嘉定間大俠沈氏多蓄養亡命奸盜，負海煮海，巨艑出没，波浪遇之，無不立靡碎。其徒探赤白丸行，剽殺人國門之外。環沈而百里，居者空其藏，蓋十室而九。所占割腴田以千計，自食之，課吏莫敢誰何，私苟幸其無他故足矣。温公聞之不懌，曰：「不穀奉上威德，即步武外夷，其人而甌脱，其地何恧弱哉！」乃選良有司，挾二帥指授秘策，悉捕下獄，置之理。而瓜分其田，以五予旁民共職税，以五之三予太倉、五之二予嘉定二學宫。其爲太倉者，凡六百三十二畝有奇。諸博士弟子貧憊不能事婚葬，與旦夕饘粥，咸以節取給焉。而春秋斥其羨，治典籍、庀禮器如故。

於是州父老則人人喜加額，言：「吾所不魚肉於沈氏者幾希，温公不動聲色而殲夷之，公有惠於吾民甚巨。」諸博士弟子則又大喜，言：「温公用軍旅之役俎豆，裨吾曹無憂虞於俯仰，以從事詩書，吾所不勵志行以終公惠者，有如日。」諸田沈氏田者，亦大喜言：「兹地皆王土，不幸而出其資肥盜賊者百年，又辱鄙之爲盜藪，賴温公力，一旦洗濯其故，剪荆棘而助菁莪之化。諸博士弟子及父老何以報温公？」而會温公以滿代去，今侍御東萊孫公當行部。有司用故事請，孫公慨然曰：「兹唯前使者之猷與諸大夫力也，不穀何敢忘之？其勒諸石，以示永永。」諸博士弟子及父老則又相率謁余言。余病且廢，不能爲諛辭，如温公真能以法開教養者。《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温公得其精而爲憲萬邦，又何疑焉？

公名某，字某，河南洛陽人。兄弟俱以文章名，有《二温集》。其得代去也，又以破島寇功當遷。贊公畫者，前兵備副使耿公隨卿。奉而行之者，州攝守蕭君某。勒石者，博士某某。

葉春及《石洞集》卷八《修號舍閩清》 工必居肆，所以防告窳之習；士必居學，所以絶物誘之遷。正如魚不林棲，鳥不川泳，故志專而學成也。伏讀令甲，不廩廩哉！宿齋會膳，稽業考德，晨昏升堂，朔望習射，所以廣厲學官，整齊科教者非疏闊矣，因循既久，遂爾廢弛。膳金競於刀錐，齋舍鞠爲蔬圃。朔望一揖之後，闃然而散，環視天下，莫不皆然。況閩清學徒，散居七邑，本邑十，外邑百，其爲疏闊，豈顧問哉！幸本道以聖賢之學倡七閩，本縣以提調之任振一邑，士斌斌向風矣。職到任，與訓導某宣德意，述典章，願來學者三十九人。舊雖有舍數

間，不存片瓦，木顛而不支，墻頹而不完，非所以蔽風雨而安枕席也。乞飭其舊，更圖其新，使至者忘歸，學者致志。若乃橫序既修，生徒既集，教化不明，學行不立，職無所逃罪。

葉春及《石洞集》卷八《送贊修號舍閻清》 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師，君子相與，其大較可覩矣。而今學校，迺錙錙焉若賈師之權物也，忍言哉！忍言哉！諸生來見，或以米，或以果。不在是者，或以銀除反，總十兩有奇，亦菜之意與！職敢立異？念諸生過信，咸願來學，相與復祖宗之法，而舍委於草莽，雖賢有司將悉舉之，職奈何無一木之任？里塾延師，弟子或不容也，率自椽壁。今以諸生所見治舍，亦里塾之意與！謹送以備修理。

葉春及《石洞集》卷八《辭徵糧閻清》 糧缺久矣，當道令學自徵，甚大幸也。然不能者三，不可者三。人之言曰：教官事省。不知朝夕升堂，朔望習禮，執經而問難者肩相摩，足相躡也，暇其他哉！不能一。統率不出門，號令不及民，權位法制，孰與於縣？縣尚不能徵發，何況學官？不能二。縣里甲多異邑，學門役僅二人，兩教官役之，即召諸生轉相屬而已，更能日持一符走百里哉？不能三。

職，歸善縣人也，教官徵糧，目擊之矣。出入贏縮，且羨百金，踣斃墮突，亦備衆態，私心恧焉，奈何復效之也？不可一。傴僂揖遜，人猶犯義，況上之爲利乎？不可二。朝廷視天下一家，無彼此，故令學主教導，縣供奉廩，共相成也。越官守之宜，侵提調之職，不可三矣。乞行縣仍前徵發，便者自如新令。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一一《重修常熟縣學尊經閣並籃復祀典創置學田記》 國家之設學，從來遠矣。本之先師孔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於無窮，而天下萬世所以佩服先師孔子於無窮者，胥於是乎在。是故其煥然而爲謨訓之昭垂，能使人相與誦習焉而不敢背者，非僅僅在文字間也。其肅然而爲俎豆之薦享，能使人相與奔走焉而不敢玩者，非僅僅在儀物間也。其翩然而爲縫掖之森列，能使人相與敬且愛焉而不能已者，非僅僅在體貌間也。凡皆宇宙間一片精神之爲也。是故感即應，觸即通，其發脈在聖人，而未嘗不貫徹於吾人，其發機在俄頃，而未嘗不方皇周浹於千百世之上下也，在柄世道者聯合而總攝之耳。

琴川楊侯之爲令也，持己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誠，繩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矣。一日詣學，目擊蕪莽之狀，慨然太息。退而捐俸金，散鍰金，鳩工掄材，舊之飭而新之圖，爲之修尊經閣，欽聖製也；爲之釐祀典，妥神靈也；爲之置學田，優士禮也。其德意甚茂，而其所規畫，甚具而有法。虞人士相率聚而誦焉，於是茂才繆生肇祖、朱生曾省、嚴君栁等共詣予，屬予爲記。

予惟世之爲令者，上之清筦庫，勤聽斷，規規簿書期會之間以見能，如是而已耳。下之盛廚傳，都筐篚，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如是而已耳。其於民之疾痛疴癢，猶然不暇問，而又何有於教化之事哉？乃侯夙夜孜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曹所甚委，侯獨爲任也，曹所甚緩，侯獨爲急也，曹所甚簡，侯獨爲隆也，是必其卓越之識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聖人吾人而爲一體，通千百世之上下而爲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於是乎過人遠矣！

侯聞之，謂諸茂才曰：「吾聞昔之貌孔子者，顏氏之仰鑽瞻忽得其髓，曾氏之秋陽江漢得其骨，端木氏之宗廟百官得其肉。自此以外，不過得其皮而止。況予之纖纖拮據，又其末也，夫何足云？」諸茂才以告。予曰：「非也。是特存乎人之所見謂何耳。即如孔子，曷嘗有皮肉骨髓四者相也？凡以見之淺者，其得亦淺，見之深者，其得亦深，遂作是分別耳。神而明之，一而已矣。故夫侯之孜孜汲汲於今日，與孔之孜孜汲汲於當日，無以異也。諸君果有意乎，試思端木氏何人，曾氏何人，顏氏何人，推而極之吾孔子，亦何人哉？惟是仰而模，俯而效，一日用其力，竭蹙而趨焉，即諸君之孜孜汲汲於進修，與侯之孜孜汲汲於拮據，亦無以異也。其於陟聖躋賢，正自不遠耳。何者？均此一片精神也。諸君勉之，庶幾其不負侯。豈惟不負侯，且不自負。豈惟不自負，由是處則愷愷，足以敦行而表俗，出則卓卓，足以建事而匡時，且不負國家二百餘年之培養矣。不朽盛事，海虞其何讓焉！」

侯名漣，字文孺，楚之應山人，丁未進士。其佐侯而襄厥績者，學諭則李君名維柱，字本石，楚之京山人。司訓朱君名朝選，字維玄，寧之旌德人。朱君名正定，字在止，常之靖江人。法得備書。

葉春及《石洞集》卷一五《歸善縣學田記》 古者餘子入學，何謂餘子？父在子餘，兄在弟餘。後世稱博士弟子是也。弟子鼓篋而學，父兄秉耒而耕，不必仰給縣官，其腹果矣。此在井田則然。自田不井，有國家者非不修起學官，招徠子弟，曾不能爲衆人母，況教父哉！宋天聖、熙寧間，稍置學田，萬馬飲於溝，涸可俟耳。國朝縣學士額二十人，一切授廩，州郡遞加其十。以一學量似少，以天下量，歲費度支四五十萬，夥矣。其後增附弟子員，率十倍，如必盡給，雖膚泰山，猶不贍。第復其身，食不能與二十人齒。惟歲試高等，可奪伯氏。三歲賓興，能者超乘而上矣。上提空名以賈真才，下受空名而儆實惠，此用少之術也。夫子

弟同，群之學同，而食則異，豈其有厚薄哉？堯舜病諸。父德未遍，遍之是爲孝子。君澤未渥，渥之是爲能臣。然則量力度時，授田勸學，以佐朝廷不逮，其惟良有司乎！

歸善學入明二百二十餘年，有司奉法不遑，無能加於令甲之外。萬曆丁亥，李令君至廣，厲學官，士彬彬嚮風矣。學臨東湖，實爲泮水。故有二水夾學而豬之湖東，接金斗上流，西遶白鶴峰，過柳樹，循鐵爐，然後以江爲壑。久湮而廟學堂舍就圮，令君亟上書脩復之。會有瀘州之命，嘆曰：「人安知不如我？前事具在，庶幾其圖攸終。請買不易之田，爲諸生膏火。即不能人人而食，投醪於河，三軍皆浹。一狐之腋，聚之可直千金。雖無千釀，願致一醪。雖乏千金，願效一腋。此不佞日夜腐心也。」則以屬諸生劉惟選。而葉氏有田在上淮平山北嶺，南邊磨刀坑，欲售。買之，歲入粟百餘常廩外，幸有此矣。人情勉於服官，宦成則怠。當事或兢兢，去則如遺跡焉。令君勤加於宦成，愛深於去位，可以虛辭借哉！圉人養馬，日糜粟千石，芻千束，良以致千里耳。一旦加之衡扼，襄之驂服，執策而責千里，遷延康莊，負棘而不能前，何況九折？甚者詭御竊轡，泛駕敗矣。是故孝弟忠信，出入不倍所聞，其德足稱也驥也。宣力四方，爲天子股肱，其才足稱也驥也。不然，所養非所用，在朝廷已爲素餐，有司又從而加惠之，祇益疾耳。古人一飯必報，今之德，寧一飯已哉！無德不報，諸生慎處之矣。或謂負版故有學田，蓋自宋元業皆屬民，雖有萬頃遺所，不知何人世守謂何耳。必若所云，冀方至今存可也。人莫親於子孫，美其田疇，固將傳之萬世。子孫修其業而潤澤之，決不至數世而斬脫，有不虞遑恤其後。令君視諸生，猶子孫視學田爲世業，創業垂統，以爲可傳。此令君意也。

令君名某，桂林人，萬曆庚午進士。先令鍾祥，補歸善。父計部公，由景陵別駕辰州，遷汀郡丞。召爲計部尚書郎，嘗彙編循良行世。承家爲政，蓋有本云。

温純《温恭毅集》卷九《陝西學田記》　萬曆甲午，余建學一草堂，與二三弟子相刮劘。會吾秦督學使沈君操功令，鑄士惟謹。行縣過余，一見傾蓋如故，相與坐而論者久之。首論學政，次論性命。沈君謂：「三代而上，政出于一而治隆，三代而下，政出于二而治污。唐虞以五教屬司徒契，及使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周命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攘邦國，無二政也。今司徒不言教民，教民之秀者，屬吾督學使，政二矣。三代士有田以祭，秦士家半徒四壁立，何論祭？學有糧，官生之缺者虛焉。余業請於兩臺，檄諸守令以虛糧易田，士稍稍有裨乎！而敢曰政庶幾一。」余聞而頷之。

余謂：「政不一者，學不一也。一之説昉於虞廷，而詳於鄒魯。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旨，炳如日星矣。洙泗授受，不離食居欲惡，尤特戒士之恥惡衣惡食者，詎外人心以求道心？所云祖述不虛。其後論道在飲食夫婦，論天性在口目耳鼻四體，與父子君臣賓主賢聖之形色，雖好貨好色，亦可以盡性，總之曰率性，曰踐形，曰一。不然，是二之也。學不二，則政不二矣。」沈君亦聞而頷之。言未竟，日高舂，乃别。

久之，沈君以書與幣徵學田記，余未有以應也。無已，則以吾兩人未竟之言爲秦士勗，可乎？

士今有田矣，請説田。田之制，毋如三代。三代之田之制，毋如周。周自后稷，公劉首重田，蓋教民力本務樸而重爲邪云。庠序學較曰明倫振德哉！上焉者無之非教，下焉者無之非學。不然，井田之民，庠序學校未設也。出入既相友矣，守望既相助矣，疾病既相扶持矣，百姓既相親睦矣，疇驅之而疇從之也。漢都吾長安，治近古，不重孝弟力田乎？秦士生長后稷、公劉過化之地，習聞漢代孝弟力田之風，誦説唐虞精一執中之傳，步趨鄒魯天命性道之訓，宜興起無所俟田。然有田，則牲醴粢盛可備；無田，則澗水溪毛可薦。今天下文靡甚，即有意乎反本歸樸，使重爲邪，宜自吾秦始。秦士倘亦反本歸樸而重爲邪乎？士誠反本歸樸而重爲邪，何情非性，何性非命，何人心非道心？田在是，學亦在是。飲食夫婦在是，道亦在是。口目耳鼻四肢、父子君臣、賓主賢聖在是，性命亦在是。沈君論政實論學，豈其於禮義相先之地，姑爲口體衣食之計，而所謂操功令鑄士者不在是？必不其然。藉令士必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脱衣食未足，而禮義可斯須已耶？去學千里矣。又田入學而攘焉爭焉，不啻龍斷視之，使人嘆以爲有田如此，不如亡有，去學萬里矣。秦士類椎樸，寧爾爾？矧沈君以身爲鵠而以田爲表耶？余不敏，欲學一焉未能也，聞沈君言，且喜與吾二三弟子生興起心，而何疑于秦士？秦士勗哉！

遂書以爲記。

沈君名某，號太素，吴江人。萬曆丁丑進士。某處田若干，詳碑陰。

吴寬《家藏集》卷三二《長洲縣學田記》　古之聖人，製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廬居族處之間者，雖堯舜禹湯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君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其責也，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製，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況功之在乎日用彝倫之內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

今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有置田以特共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陋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薦享，馨香弗聞，肥腯弗陳，殿廡寥寥，位特虛設。邑人華侖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爲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列郡城，彼有田以充朔望釋菜之費，繄此獨無，非甚闕典？」乃告於教諭四明陳君，願割長稔私田二十畝，籍於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充之。君曰善。爲白于邑令陽曲趙君。君亦曰善。於是陳君恐其久而或廢也，書來屬余記其事。

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霑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不足以盛其祀事，一祀之修，不足以彰其大功。蓋雖欲報之，有不可得而報者。而侖復爲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其心而已。則其爲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欲拭目以觀。況有若侖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

侖字維瞻，本常之無錫人，爲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鄉人以爲賢云。

州學

設置

《明一統志》卷二《河間府・學校》 景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初建，宣德、正統中俱重建。滄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初建，正統八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一二《揚州府・學校》 高郵州學　在州治東。宋至和初建，本朝洪武初重修。泰州學　在州治東南。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中重修。通州學　在州治東。宋乾興元年建，紹興初燬，移建州治西，尋仍舊址。本朝洪武初重修。

《明一統志》卷一四《廬州府・學校》 廬州府學　在府治東。宋乾道中建。無爲州學　在州治西南。宋皇祐間建。六安州學　在州治東。元大德中建。……【略】以上五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〇《平陽府・學校》 蒲州學　在州治東南隅。舊在古城內，元初遷於此。本朝洪武中重建。解州學　在州治東。元大德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絳州學　在州治東北。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正統十二年增大之。霍州學　在州治南。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吉州學　在州治北。元延祐元年建。隰州學　在州西北隅。元延祐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三六《慶陽府・學校》 寧州學　在州治東。俱洪武初建。

《明一統志》卷四〇《湖州府・學校》 安吉州學　在州治西。舊在州東，洪武中始遷於此。

《明一統志》卷六三《寶慶府・學校》 武岡州學　在州城南。即宋武岡軍學舊址，本朝洪武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五《辰州府・學校》 沅州學　在州城內東南隅。宋大觀間建，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五《永州府・學校》 道州學　在州治西門外。唐建。二學俱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六《靖州・學校》 靖州學　在州城南。宋建于州治後，元燬。本朝改建于此。

《明一統志》卷七一《眉州・學校》 眉州學　在州治南。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沁州・學校》 沁州學　在州治西。本朝洪武二年建。

《明一統志》卷六〇《承天府・學校》 沔陽州學　在州治東北。洪武初自州治西南徙于此。荆門州學　在州治南。宋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遼州・學校》 遼州學　在州治西南。元至元初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〇《廣州府・學校》 連州學　在府城外東南。宋端平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一《肇慶府・學校》 德慶州學　在州治東。舊在子城東五里，宋徙此。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二《瓊州府・學校》 儋州學　在州城東。宋建於城南，元遷於

此。萬州學　在州城東。宋建於城西，元遷於此。崖州學　在城西南。宋建。

《明一統志》卷八三《柳州府・學校》象州學　在州治東南。本朝洪武二年建。賓州學　在州治南。元皇慶中建。

《明一統志》卷一七《廣德州・學校》廣德州學　在州治東。南宋天聖間司理范仲淹建於城北，治平中郡守錢公輔徙于此。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四《衡州府・學校》桂陽州學　在州治南。宋建。本朝洪武三年遷治東，弘治中徙此。

《明一統志》卷五《永平府・學校》灤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四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五《肇昌府・學校》秦州學　在州治西南。元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階州學　在州治西。元建，本朝正統間重修。徽州學　在州治東。元建，本朝洪武間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〇《夔州府・學校》達州學　在州治東南，即舊達縣學。本朝洪武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一《高州府・學校》化州學　在州城南二里。宋建，元毀。本朝洪武三十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四《梧州府》鬱林州學　在州治西南。元至元中建。

《明一統志》卷八五《南寧府・學校》橫州學　在州治西。元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上思州學　在州治南。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八五《潭州府・學校》武靖州學在州治南。隆慶間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澂江府・學校》新興州學在州治南。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三〇《南陽府・學校》鄧州學　在府治東南。洪武五年因金舊址重建。裕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五《平涼府・學校》固原州學　在州治南。舊開城縣學，洪武六年建，正統五年重修。涇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三年建，二十六年重修。靜寧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六年建，永樂十二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一七《和州・學校》和州學　在州治東南。宋開禧中建，元季廢。本朝洪武六年重建，正統六年重修。含山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初建，元季燬。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景泰元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三六《延安府・學校》鄜州學　在州治西南。洪武六年建。綏德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八年建。葭州學　在州治西南。洪武十七年建，正統十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三一《汝寧府・學校》信陽州學　在州治東。舊在舊縣治北，洪武四年徙建于此。光州學　在州治西。元建，洪武七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二《廉州府・學校》欽州學　在州城東門外。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汾州府・學校》汾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八年建。

《明一統志》卷六二《岳州府・學校》澧州學　在州治南。元初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九《重慶府・學校》合州學　在州治西南。宋嘉祐間建于州治南津，元徙今所，本朝洪武中重建。忠州學　在州治東門外。元元統間建。涪州學　在州治南。宋紹興間建。二學俱本朝洪武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瀘州・學校》瀘州學　在州治南。唐咸亨間建于州治北，宋元祐六年徙今所，本朝洪武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大名府・學校》開州學　在州城東門內。元建，本朝洪武二十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七《成都府・學校》簡州學　在州治北。唐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崇慶州學　在州治西。宋至和間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漢州學　在州治南。宋嘉祐間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綿州學　在州治東。唐建，本朝洪武中重建。茂州學　在州治南。洪武八年建。威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十五年建。

《明一統志》卷一八《滁州・學校》滁州學　在州治東。宋景祐間自舊子城南遷于此。元大德中新之，吳澄爲記。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永樂初重修，學士王達記。全椒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間自縣南徙建于此，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來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宋崇寧初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三二《西安府・學校》商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十四年建。同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三年因舊址建。華州學　在州治東。元皇慶中建，本朝洪武二年重修。耀州學　在州治北。洪武二年建。乾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四年建，永樂七年因舊重修。邠州學　舊在州東門外。宋慶曆間建，本朝洪武六年徙州治西。

《明一統志》卷三四《鳳翔府・學校》隴州學　在州治南。洪武初建。

《明太祖實録》卷一四四（洪武十五年四月）戊戌，置雲南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學。

《明一統志》卷八五《太平府・學校》養利州學　在州治南。嘉靖中建。左州學　在州治東。嘉靖間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大理府・學校》趙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十八年建。鄧川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十七年建。賓川州學　在州治南。嘉靖間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楚雄府・學校》南安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二十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臨安府・學校》石屏州學　在州治東。阿迷州學　在州治東北。俱洪武二十二年建。寧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二十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六八《保寧府・學校》巴州學　在州治東。隋開皇中建，本朝洪武十七年重建。劍州學　在州治東。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嘉定州・學校》嘉定州學　在州治西。唐武德初建於州治南，本朝洪武二十七年徙建于此。

《明一統志》卷二六《開封府・學校》陳州學　在州治東南。宋熙寧間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許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三年建，正統九年重修。禹州學　在州治西南。洪武三年因故址重建。鄭州學　在州治東。元建，本朝洪武二十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二《濟南府・學校》泰安州學　在州治東。宋開寶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德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十年自州治西徙此。武定州學　在州治東。宋崇寧初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濱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二十八年建。

《明一統志》卷六二《荊州府・學校》夷陵州學　在州治東北。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歸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三十二年因舊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保定府・學校》祁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二年建。安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七年建，永樂二年重修。易州學　在州治南，洪武八年重修。

《明太宗實録》卷五五　（永樂四年六月戊辰）設雲南鎮南州儒學，置學正、訓導各一員。

《明一統志》卷七二《邛州・學校》邛州學　在縣治南。唐武德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

《明太宗實録》卷一一五　（永樂九年四月）甲戌，設四川成都府茂州儒學。

《明一統志》卷二一《大同府・學校》渾源州學　在州治西。元皇慶初建，本朝永樂初重建。應州學　在州治西南。遼建，元重修，本朝洪武間更新之。朔州學　在州治西北。洪武十年建，永樂十三年重修。蔚州學　在州治北。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十二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五《登州府・學校》寧海州學　在州治東南。永樂十三年因舊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順天府・學校》通州學　在州治西。元大德間建。本朝永樂十四年重修。昌平州學　在州治東。原在舊州治西，景泰三年始與州治俱徙。涿州學　在州治西南。遼統和間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霸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三年建，正統五年重修。薊州學　在州治西北。洪武初建，正統九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一《潼川府・學校》潼川州學　在州治東南。宋熙寧間建，本朝永樂十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八《普安州・學校》普安州學　在州治南。永樂十四年建。

《明太宗實録》卷一九〇《永樂十五年六月》（甲辰）改貴州前普安安撫司儒學爲普安州儒學，稅課司爲稅課局，以安撫司革爲州也。

《明太宗實録》卷一九七《永樂十六年二月》戊戌，雲南麗江軍民府檢校龐文郁言：「本府寶山、巨津、通安、蘭州四州歸化日久，請建學校。」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二一三《永樂十七年六月》丁亥，設雲南雲龍州儒學。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八《絳州重修廟學記》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學校是已。絳之學在州治東北，林木蓊鬱，泉流暎帶，蓋絳之爲州，得冀域之勝，而絳之學又得絳州之勝。自我皇明有天下，即詔内外興學，逮今垂六十餘年，絳學雖舊規具在，而歷載既久，不能無敝缺不飭之處。自常情視之，鮮不以爲迂且緩而若不切於事者。殊不知絳之人才盛衰，風俗美惡，胥由於此，則郡之事最急而甚切者，宜莫先於學焉。學有敝壞不葺，任其責者，顧可坐視以就湮鬱而不理乎？

永樂十九年夏，金華俞君道英來正是學。始至，視講堂穿漏，湫隘不可以居，遂諮郡守尚公志，進諸生於庭，合謀出俸資，因前搆而興築之。堂成，視舊制深廣倍焉。既又將易大成殿瓦桷之破朽者，兩廡俱廢，欲重作之。時適有監察御史鎮江裴公、憲副鳳陽郭公實巡歷是州，而嚴其期。而郡守撫寧姚公遂任其事。兩廡既完，乃墁治其壁，姚公洎僚屬各以資命工繪從祀諸賢像於左右。獨中外二門尚未完修，而適得今太守楊公、貳守賈公，視政之初，即徵工鳩材，併力合作，兩門以此俱復。由是學之廟廡門堂完舊益新，宏邃偉麗，有加於昔。既而俞君遂以預是役者歷以告余，求爲之辭，將鑱諸石，以陷置堂壁。

余竊惟昔魯侯作頖宫，而《春秋》不書者，所以大其事而不以爲勞也。今絳

學之修，俞公既咨之尚公而揭之於始，一時之名憲臣、能守倅又皆繼成於後，諸生復始終盡心盡力無懈於其間，皆可謂知所重且急，而得古人興復之遺意矣。自茲以往，絳之人才日以盛，俗化日以美，而於國家之教得以紹敷永久而不墜者，未必不自於茲學也。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知所重云。

《明仁宗實録》卷一二《洪熙元年三月》　〔戊寅〕設隆慶、保安二州儒學。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宿州重修廟學記》　宿州儒學，在州治東，元至正十一年所建也，兵亂學廢。國朝洪武三年，吴彦中知州事。當太祖皇帝更化之初，偃武修文之日，乃重修廟學，以奉祭祀。擇州人子弟之俊秀者，講肄於學中。然以民力未盡紓，不能大有所爲，故廟學雖新而無華美之觀，覆之以茅，加塗堅而已。其後蓋嘗治之，歲久而益壞。永樂十五年，州守徐宗威復新之，其所覆如舊，歷二十餘年而又壞。正統初元，監察御史彭君勗奉命董南畿教事，至宿州，謁先聖廟。退而周覽學舍，慨然歎曰：「宿，畿内大州，而廟學弊陋如此，何以稱朝廷尊崇聖道、樂育賢才之意？州之長貳，其亦能動心否乎？」於是知州王永隆、同知吴節慨然任其事，各出己俸以爲倡。州民之好事者亦作而應之，富者獻貲，貧者效力，市材命工，並手偕作。未成而永隆去，今守鄭侯祥繼之。協力一心，夙夜不怠。於是正殿、兩廡、明倫之堂、授業之齋次第皆成，聖賢像位既爲龕以蔽塵坌，又作屋三十間，以爲諸生退休之所。悉陶瓦覆之。締構堅密，制度弘偉。其諸祭器，舊皆苦窳黝黑，今盡易之潔白華好。他器所宜有者，亦無不備。蓋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而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工。既完，學正林同諗於衆曰：「宿有廟以來，至於今久矣，非不屢治而新之，然皆因循苟且，取具於一時，不足以貽久遠。今幸得賢御史以興學爲亟，而州之賢長貳又能祗率以成之，使七八十年靡敝之餘，一旦易而爲盛觀，其功豈小哉！不爲之記，則後之人亦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具本末爲書，因宿州衛經歷王某來京師，求予文刻之石。

予謂學校賢才之所自出，蓋治天下之本也。然賢才之所以成，必本於聖人之道。讀書以明道，體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黨州閭，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而皆不悖焉，則賢材成，治本立矣，豈徒文辭之習而已哉！其望於學校如此，故雖有常法，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之。彭君獨能以教事爲己任，所至進諸生，相與講明斯道，必使身體力行，而文辭之習亦不廢，其斯所謂善教者歟？宿之廟學，雖其州長貳克協以成功，然非彭君勸勉於前，莫有能興起之者，則君之於宿蓋厚矣。凡學於此者，進而瞻道德之容，退而考禮義之實，本末兼盡，細大不遺，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然後不負聖天子教育之德，與諸賢興造之力、督勵程勸之心。若徒加意於文辭而不本於道，自謂無忝焉者，君子弗貴也。

予舊識學正於成均，而知其文行，故爲之記，以告來學之士。且以相其成，亦使後之人有考焉耳。

《明一統志》卷六〇《襄陽府・學校》　均州學　在州治東南。元燬，本朝洪武四年建，正統中再建。

楊榮《文敏集》卷一〇《涼州儒學記》　聖朝統一寰宇，自國都達於郡邑，皆建學立師，教育俊秀。仁義禮樂之化，旁洽海隅徼塞。人才之衆，風俗之美，度越漢唐而比隆虞周。猗歟盛哉！

涼在西陲，即古雍州之域，在漢爲武威郡。地利物産，視河西諸郡爲美。國朝洪武中，設衛置戍，而戍者多南士謫至，子弟相承，讀書習禮，而訓導張子受命教育之，儒風爲之勃然。歲滿還京，而未有繼者。今皇帝嗣位，特命行在兵部右侍郎徐君晞鎮其地，覩將校子弟多明秀好學，而未設學舍以爲講肄之所，遂以請於朝，得命。乃於農隙，令軍士取材陶甓而經營之。既畢工，走書京師，告予曰：「涼州河西勝地，初嘗有學，然廢已久矣。晞至，相地鳩工，中爲明倫堂，左右爲存誠、進德二齋。外建重門，後爲教官之居。續創大成殿於堂之東殿，以崇計二丈有九尺，深幾倍於崇，廣則幾倍於深。東西爲兩廡，前爲靈星門，中爲泮池。池之東爲文昌祠。祠之東、池之西俱爲門。外又爲崇教門，俾往來出入皆由焉。其捐資命工，塑先聖以下及文昌神像，並繪兩廡者，則鎮守甘肅太監王公貴、少監李公貴、總兵寧遠伯任公禮、定西伯蔣公貴、會川伯趙公安，暨都察院僉都御史曹君翼、巡按監察御史馬君昂、陝西參政郭君堅、按察副史于君奎、署都指揮使事任君啓，與凡士庶共成之。其置聖賢以下牌位者，則兵部侍郎柴君車。始終督視繕作，且有所營助者，則僉都御史羅君亨信。勸勞羣工，俾樂於趨事者，則監軍行在兵部尚書王公驥。自丁巳夏經始，至落成，幾二載。壯偉閎耀，爲隴右學宫之冠。衆咸謂宜記於石，庶後之人有所考見。敬以請。」

夫學校政化之本，賢才之所自出也。學校立，則禮義興，風俗美。孟軻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非政化之本歟？今徐君乃與諸君子同心協誠，建學宫於邊陲之地，嚴嚴翼翼，巍然煥然，使涼之學者升降俯仰於其中，誦聖賢之訓言而仰其道德之光，涵養熏陶，底於成材，居而孝於親，仕而忠於君，則是宫之作，其功豈淺淺哉？若徒由此以徼利達，而於

臣子之行無所砥礪，則不惟負國家教養之意，而亦爲君子之所共羞。嗚呼，學於斯者，可不知所務哉！用是以復徐君之請，俾勒諸石，庶以爲學者勸云。

《明一統志》卷三《真定府・學校》　定州學　在州治西北。宋建，洪武十三年重修。冀州學　在州治東。永樂十九年因舊重建。趙州學　在州治東南。洪武十三年因舊重修。晉州學　在州治西。元中統間建，本朝正統五年重修。深州學　在州治東。永樂間建。

《明一統志》卷七八《福寧州・學校》　福寧州學　在州治東南。即舊縣學，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正統六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六《雲南府・學校》　嵩盟州學　在州治西。元至正中建，本朝重建。晉寧州學　舊在州治北。正統七年移建州治西。安寧州學　在州治北。元大德中建，本朝重建。昆陽州學　在州治北。永樂元年建。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開平衛新建廟學記》　開平衛治在獨石，古靈州之地也，距居庸關蓋千餘里。遊擊將軍、左參將、都督同知楊公作鎮茲土，士馬精強，號令嚴整，敵人畏服，邊塵不驚。嘗自念曰：「此非臣下之力也，聖天子威德遠暢，致茲寧謐，故洪等皆得相安於無事，當勉圖所以報。今朝廷有興學之令，而軍中子弟多聰明才俊，講武之暇，若使更讀儒書，益知尊君親上，以攘外安內，豈非萬世之策哉？」即奏疏請設學校如內郡，上從之。公遂以餘力伐材鳩工，作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及神廚、神庫，殿後作明倫堂，堂東西作志道、依仁二齋，又作文昌廟及教官之居。以正統八年六月某日經始，而以某年某月某日成。總之爲屋七十間。皆堅壯邃密，繚以周垣。聖賢像貌，塑繪如制。其諸器用，靡不畢具。又得教授楊文、訓導綦俊爲之師，顧學之士凡六十餘人，講誦聖經賢傳，以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貴賤之等，是非好惡之公，體之以實心，見之於實行，且深究夫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要，以達於時措之宜。將佐吏士環而聽之，皆歡忻鼓舞，感上之德與公之賜，期必底於教之成而後已。既而復相與請曰：「公之爲此偉矣，不托之金石，則後孰知其自公始乎？且無以維持之，亦安能久而不壞哉？宜有文以示後人。」公於是遣其經歷張某來京師，請予文刻諸石。

嗟夫！獨石，窮邊絶域也。自昔以來，荒煙野草，狐狸豺狼之迹交道，聚廬托處之人無有也，惡睹學校之教哉！我朝列聖統臨萬邦，皇上繼志述事，仁行如春，威行如秋，薄海內外，無間遠邇，悉順悉臣。然猶慎邊防，固封守，所以嚴中外之限也。而獨石則以委公，宿重兵而鎮之，莽然荒穢，墾爲良田，由是邊庾充實，士氣百倍。輔以奇謀異策，堅甲利兵，故所向有功。今復設學以教，合文武二道而兼用之，其規模益遠且大矣。古之欲用其人者，必先教以仁義禮信，而欲立帥者，必以悦禮樂、敦詩書爲上。今之道，猶古之道也，公其篤慎不忘。從學於是者，亦務體其心而自勉，以成厥功，則上不負天子，而名立於後世矣。

公名洪，字宗道，廣陵人。後來繼公者，其亦體公之心哉！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貴州宣慰使司重修儒學記》　國朝受天明命，混一海宇，其所以教養斯民，一用聖人之道。故雖荒服之外，裔夷之區，莫不服詩書，循禮義。治化之盛，蓋自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貴州去京師萬餘里，古荒服之外、裔夷之區也，德威所至，無思不服。太祖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設貴州宣慰使司撫治之，又欲使皆復於善，詔立學以教焉。由是貴州始有學，蓋洪武二十六年也。學在貴州城之東北隅，有明倫之堂。堂前闢四齋，以爲講藝之所，而未有廟。洪武三十五年，貴州都指揮金鎮湯清始爲大成殿，翼以兩廡，奉聖人像於其中，羣賢陪位，以次序列。春秋嚴祀，行禮有所。繚以周垣。前爲櫺星門，規模備矣。然兩廡猶草創。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綏靖諸夷，郡縣其地，置布政司於貴州以統之，又設按察司，以糾夫治教之不如令者。布政使蔣廷瓚周視廟中，歎兩廡弗稱，迺取材新作焉。歷二十餘年，凡三繕治，而後廟中始完美如制。今又二十六年矣，其櫺星門日就頹仆，廟中殿址亦有塌然圮壞者，藩憲大臣皆有意修治。適監察御史溧陽楊君剛巡按來貴州，謁廟之日，慨然興歎，屬按察副使、濟寧李君睿爲之圖。於是按察使莆田林君某、副使東鹿朱君理、僉事番陽屈君伸、戴君誠、布政使永春易君節、參政錢塘嚴君恭、參議嘉禾汪君泳、淮陽顧君理，皆出俸金以舉事。而都指揮張侯鋭、洛侯宣、侯君義、張侯仁、張侯景、宣慰使宋侯斌，各以資力來助。乃伐木命工，重造櫺星門。地之圮壞，悉以方石砌之。凡蓋瓦級磚有破缺者，藻繪有漫漶黝黑者，皆整飭華好。又建尊經閣於明倫堂後，以藏朝廷所賜《五經大全》諸書。作石塔二於堂前，倣唐進士題名雁塔之義，有自科目進身者，則題姓字於此，示激勸也。作二石柱於櫺星門內泮池上，以爲之表。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而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工。向之弊者皆易而爲新，昔所未有者皆有焉。高明壯偉，他學莫之先也。

嗟夫！學校教之地也，其所以爲教者，因人固有之善而明之，自夫倫誼之大以至日用事物之常，使必循其道而皆有得焉，由是發而爲文辭，推而爲事業，然

後教學之功成。貴州之入職方久矣，朝廷教養其民，一切不異於中州。今諸君又大新廟學，諸生之游於斯者，仰聖賢之德容而興其嚮慕之心，誦經傳之微言而致其學問之力，朝夕不懈，以迄於成功，則庶幾不負乎此。若徒飽食逸居而已，斯不有愧於心哉！

屈君來京師，求予記，故爲記之，以告學者。

《明一統志》卷五《延慶州・學校》　延慶州學　在州治東南隅。洪熙元年建，正統九年重修。

《明英宗實録》卷一三一《正統十年七月》　（丙戌）參贊雲南軍務、刑部右侍郎楊寧先奏：「順州夷俗僻陋，北勝州人煙輳集。乞將順州學裁革，於北勝州開學，設官教誨生徒。」事下禮部覆奏，以爲宜。上從之。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黄岡重修學記》　學校之興，有資於守令，舊矣。文翁之在蜀郡，范純仁之在襄邑，皆以能興學校，崇教化，致民俗丕變，故聲譽顯於當時，名聞昭於後世，有不可及也。蓋學校風化之原，三綱五常之道由是而後明，詩書禮樂之教由是而後行，風俗由是而變，人才由是而出。古昔治效之盛所以爲不可及者，有此道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自正位以來，輒詔天下郡縣皆立學，置師弟子員。付之守令以陶淑之，藩臬二司考察其勤惰而勸懲之，賢能文學之士，往往出其間。自公卿大夫以至於州縣之選，常不乏人焉，是亦興學之效也。比年以來，儒學之士多以記誦文辭爲業，而不務實學。蓋由有司每以簿書期會爲急，視學校若不干己者。至於廟舍頹毁，教化廢弛，略不加之意焉。雖朝廷專設憲臣以督理之，亦未能或之變也。吁，習俗漸染之深，未可以朝夕革也歟！是殆不然。憲臣之巡歷有時，而守令之臨莅無間，苟一加之意焉，則無不可者，在鼓舞而作興之何如耳。

黄岡，黄州附郭邑也，地濱大江，舊有學，規制庳隘，歲久頹圮。太守錢公至，周覽慨歎，首捐己俸，誓欲擴而大之。於是縣正僚佐、邑人富室爭出錢幣以相助者甚衆。乃庀材僦工，諏吉興作。自大成殿以次明倫堂，池臺門廡，師生講誦之所、栖宿之舍，一理新之。至於神厨射圃，倉庫庖湢之處，莫不備具。壯麗宏偉，數倍於昔。經始於正統七年丁巳九月，告成於十年庚申七月。費不出於公帑，勞不及於民庶，而成此大功，非公其孰能之！公之爲人，端厚坦夷，廉静而不阿，居家以孝弟，聞親喪，廬墓三年，朝廷旌異之。其在大理，獄以不冤。今爲黄州，環千里之民無不歸心焉，又能以其餘力一新郡縣之學，暇輒與諸生講誦經史，課其所業而獎勵之，莫不翕然嚮於學，文翁、范純仁不得專美其前矣。《大學》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若公者，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邑學官尹某、夏某以書來求予言。夫郡縣學博士樂得賢太守以蒙其作興之惠，又樂得英才以盡其教育之方，何其幸哉！故予亦樂聞其事，而爲記之如此云。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九《蒲州重修廟學記》　蒲州廟學，得州治東南爽塏之地，爰自皇明混一寰區，武功既偃，文治誕興，而廟學實肇建焉。今歲月寖久，大成殿以及兩廡、門宇、厨庫棟楹朽桷，蓋瓦級甎，丹堊圬鏝，悉有腐橈穿漏、漫漶缺落之處。殿之規制亦迫於庳隘，每春秋釋奠，鼎俎、豆籩、几案羅列，前後稠匝，周旋執事，殆不可容，薦祼興俯，不中法式，行禮者病焉。

咸寧張公廉初以鄉進士累官節判是州，未幾，民皆安其政之良。適州缺守，吏民則相率狀其績於朝，遂就陞知州事。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教道、人才所自出，關繫甚大，一州之政宜莫先焉，爲郡而不此之急，其何以仰副國家崇重之意？即謀諸寮佐，量功度費，鳩工取材，以訓科辛致，老人王景叙董其役。廣大成殿，爲間者五。東西廡、門宇、厨庫悉易其木瓦，腐折破壞者，丹堊圬鏝之弗飭者新之。作始於正統十二年二月，訖功於七月。百需之出，公處之有方，民不知費，而廟宇落成。又視師生堂齋、退息庖藏之舍有敝漏者，有狹小者，將次第完修而改作之。郡博張璁、司訓杜翀、柳儀以書來，求爲記其事。

竊觀《春秋》，凡用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當時魯僖公嘗修泮宫矣，而不經見者，以學校爲政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今郡守張公新理廟學，而且民不告勞，其知爲政之先務者，與昔之爲吏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爲急，於教道人才漫不加省，甚至崇廟貌以徼福於淫昏之鬼，侈私居以肆志乎宴安之樂，視公之政爲何如？公他政之善尤多，於此見其大者云。

《明一統志》卷三六《臨洮府・學校》　蘭州學　在州治東南。元至正間建，本朝正統十三年重建。河州學　在州治南，景泰中建。

《明一統志》卷五九《武昌府・學校》　興國州學　在州治西。正統十三年因舊重修。

《明一統志》卷二八《彰德府・學校》　磁州學　在州治東。洪武五年建，正統十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四《東昌府・學校》　臨清州學　在州治北。舊在縣治西，正統間築新城，徙建于此。高唐州學　在州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濮州

學　在州治東。舊學圮于河，景泰二年因徙州，重建于此。

《明一統志》卷五《保安州・學校》　保安州學　在州治東。景泰二年建。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九《華州重修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聖人，吾夫子爲出類拔萃之聖，孟子推其功賢於堯舜，故以王者之禮通祀於天下。學校所以崇聖道，育賢才，開太平也。我天朝列聖相承，以道治天下，稽古王政，尤重學校之教。所在郡縣，廟學既宏大，其初建之規，或有久而弗飭者，俾有司以時葺修，務崇祀育才，咸底其實。今陝西之華州，爲關右大郡，其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棟楹瓦甓，侵凌於風雨，率多敝漏。今西安府知府、西蜀閬中楊勝賢發身太學，前五年來知是州，進謁大成殿，退視學舍，俱有弗飭如前所云者，大懼學政之墜弛，遂謀諸同知李瑜，儲材用，集工匠，先徹廟宇木瓦腐壞者，易之以新好，次及兩廡，俱葺理之。棟楹榱桷，蓋瓦級甎，悉壯固於前時。丹臒墁圬之飭，輝煌完堅。又命工畫歷代從祀諸賢像於廡壁，以及奉神之厨庫器用，靡不完具。天順元年，仍改作明倫堂、齋房、會食堂、士子退修之室。由是廟貌尊嚴，士習有所，俎豆絃誦之風，延及州里。學正張玄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楊公先知是州時，祗承國家崇重學政之典，克修廟學，咸底完新。今楊公雖陞知大府，是不可以其去而無所記述，以没其善。」乃具其事，遣人來求文於予，將刻之石。

予惟大莫大於道，吾夫子備是道，爲賢於堯舜之聖。我朝以道治天下，崇重夫子之道，俾通祀於內外學校，蓋欲以道育賢才而資世用也。楊守既知興學爲重，而爲師爲士子者，其可不知所重乎？則爲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爲士子者必當以道自勵，講是道，求是道，士子之彙進於明時者咸以道，忠乎國而愛乎民，或至裨大化，建大節，亦卓然惟道之與歸，斯學政大有實效，而於楊守興學之功亦有辭焉。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九《寧州重修廟學記》　聖朝建内外廟學，所以崇聖道，養賢才，以臻治道之隆，天下之政，未有重而光於此者。是以列聖相承，莫不申重其事。

寧州爲陝右之名郡，郡之廟學營建既多歷年，漸至敝漏，亦有屋宇當建而缺於始作者。前有司類多務因循而莫之重，學政因而弗飭。今知州事、山東黄縣劉謙發身鄉舉，歷官來涖是州。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周視兩廡、神宇、學舍俱宋楠棟楹甃甓瓦腐壞，風雨穿漏，無以揭虔事神、考業育才，大懼不能仰副列聖申重廟學之意，乃先作大成殿，次及兩廡，又次大成櫺星門。易瓦木而完新之，規制悉有加於前。神庫、神厨、宰牲房，亦皆事神之宇，不可緩者，悉加新理焉。明倫堂、後堂、東西齋、生徒退修之室，或仍或增，俱作於廟宇既完之後。其所需瓦木丹漆、鐵石百物，及工匠役夫，皆處之有法。既儲積有素，又取之在官，不斂一物於民而妨其業。始工於天順元年三月，畢工於次年四月。由是廟學屋宇靡不周備。司訓寧鐸乃具其興工竣事之本末，專人走千餘里來求文，將鐫諸石以垂後。

夫以國家建廟學，有關於治道重且急如彼，劉守乃能知所重而篤意修建之功如此，固可書已。而爲師爲生徒者，亦豈可不因是感發，而各知其所當務哉？故知隆治道必本於養賢才，養賢才必本於崇聖道，則爲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爲生徒者必當以道治己。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於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於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亦於劉守興學之政有辭云。

薛瑄《敬軒文集》卷二一《蒲州廟學重修碑》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爲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黄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修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爲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修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爲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鑱諸石，乃來求記。

余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可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爲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爲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内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爲教。故凡五經、四書、

《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説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爲教者之可擬哉！

今徐守既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説，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政有實效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兹。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礪琢，業必專精。於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絶。術裂多岐，理難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内外，正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於以表章，於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兹賴有政，政既理治。勖哉明誠，聲實永世。

林俊《見素集》卷一二《無錫重修廟學記》　今二氏之宫遍區内，金碧髹堊，吾道廟學顧陊剥弗治，彼之術，售鬼以愚人，與吾道盡己者異，羣趨之，羣力舉也。廟學有司之事，費詘，殆有然者。張簡肅公介孫侍御君鰲山提學南畿，盡淫祠去之材，若田之在錫者，議闢二泉精舍，優祀事李忠定公，翁引嫌謝焉，授意修廟學，以代匱。有司張任爲責付專事于范郡丞澤，而兼臨之守，則王侯教也。巡撫張公津，巡按劉君景宇申令督齊，擇材于成，而酬傭于田之直，廣易隘弘，輔其曠，釐正其位序之當。邑大夫博士神其成，舍菜焉。守具書束幣，授使者來莆請記。

嗚呼！道不足立勝，舊矣。託辯於孟子，衛孔子也。表佛骨，著本論，衛孟子也。是舉役二氏以收掖正之功，殆如因敵收勝，宜特書。夫陽施陰承，聖人成能，天地參而三者也。道至聖人而止，聖人至孔子而盛，爲報亦密矣。皇與帝與王，尊也，尊則分嚴，故祀簡。孔子萬世之師，親也，親則情至，而祀盡天下。《易》之《渙》：王假有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妥靈於廟，假神道設教於夫子也。《蒙》之彖，養正聖功。《兑》之象，朋友講習。棲士於學，責師道友道，以成教於諸子也。居肆成事，學緩所以安弦，蜾蠃祝類我，久而似之矣。摳趨對越之下，殆有冥達恍悟於羹牆夢寐之間，若有若之似。顔子亞聖人而幾者，抑歸鄆陽，墮三都，誅亂政，集羣聖而拆衷，其不可尚矣，將有蒲之治，單父之治，武城之絃歌者乎？費之辭，仕之辭，舞雩之風詠者乎？述《大學》，作《中庸》，傳《易》，子夏居西河而教授者乎？則將曰孔氏家法也，自兹役始。正德丁丑秋九月菊日，莆後學見素林俊謹記。

《明一統志》卷六八《順慶府・學校》　蓬州學　在州治北。宋淳祐間建於雲山，元至正間遷此，本朝因之。　廣安州學　在州治東。舊在秀屏山下，宋嘉祐間遷南岡，本朝建於此。

《明一統志》卷一三《淮安府・學校》　海州學　在西城内。宋建，元皇慶中修。二學俱本朝洪武九年重建。邳州學　在州治東南。宋隆興初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成化三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一九《太原府・學校》　平定州學　在州治東。宋元豐中建。忻州學　在州城西。晉天福初建。二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代州學　在州治西南隅。元致和中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岢嵐州學　在州治西南。洪武十九年建，成化四年重建。保德州學　在州治西。宋熙寧建，本朝永樂六年重建。永寧州學　在州治東。元大德間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霸州廟學記》　我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教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隸大都路爲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隸焉。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詔命。邦人士甫脱干戈，即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浣百年之舊染，復三代之至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頓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既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霸州自是遂入邦畿内爲赤縣地，密邇皇化，凡教令之頒，先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訓來知州事，始至，循故事詣學宫，謁先聖。禮成，退坐論堂，進諸生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頹剥，堂廡日將傾圮，大懼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稱祖宗興學育才之意，而有以來瘝官事事之誚。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捐己俸，節冗費，究宿弊，以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揆日興作。自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於師生之舍、庾庫門牆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厥功以成。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於

先聖。畢，則大會僚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監察御史三山陳公奉璽書督學事，巡行至霸，師生全辭請文以紀其成，乃具書遣生員孫昱代請於予。

粵自孔子夢奠兩楹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至於孝武元朔五年，蓋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更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聖祖，武功甫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之間，霸於是時入職，方僅踰期爾，而遽得以沐浴教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誦詠遊之樂，一何幸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近在輦轂之下，德澤之沾溉，條教之宣敷，朝發而夕至，舉目而見，側耳而聞，跂足而可以竢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茲、師範于茲、受教養于茲者，其尚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爲記。（成化三年）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五《和州儒學重修記》　和州之學，舊有尊經閣，在櫺星門外，前俯市河，左通城堑，右瞰廣衢，水道環繞，舟楫可行，象古泮宮之制也。歲久閣廢，地爲豪家所侵，築垣作室，垂四十年，致水道隔絶，宫牆湫隘。成化己丑，太守萬州陳遜，貳守會稽董錫相繼下車，協心爲治，顧而病之，欲有事焉，未暇也。閱又明年，惠敷化行，利興廢舉，始以其事達之董學御史陳選，遂復其地而通道於其上。學門之前爲他地所隘，亦買而開廣之。伐石跨河，甃泮水橋，正接王道，而達於河南。夾道樹松柏百十株，又甃小橋其傍，以便來往。岸南復買地百十丈，以通左右而達於廣衢。建泮宫，育賢二坊，翼於兩端。學門庫陋，則撤而高之。倉庾傾圮，則構而新之。凡築牆以堵計者三百，甃街以丈計者二百。於是廟貌尊嚴，靚深，學宫恢弘，敞爽，林木蔽虧，水波縈回，地雖復而壯偉迥過於昔矣。費甚鉅，皆資募助，而不取於官。役甚大，皆事傭僦，而不勞於民。相其役者，則有節判龍游徐愼、吏目博興劉澤。贊其成者，則有訓導浮梁許英、遂安洪思琳。工始於成化辛卯孟冬，而畢於次年壬辰季春，僅六月焉，亦可謂成之速矣。和之耆老暨學之士子咸謂斯役也不可無文以紀其事，儒學生馬永賢乃來徵言於予。

古昔堯舜禹湯文武身任君師之責，以井田封建肉刑爲治，以庠序爲教，治化之盛，非後世可及。周衰，聖王不作，孔子有德無位，於是身任師道之責，獨取先王之法載諸六經，以教後世，不過推明民彝物則之道而已，凡有身者用之則修，悖之則戾，有家者用之則齊，悖之則紊，有國者用之則治，悖之則亂，有天下者用之則平，悖之則頗肆。生人得由斯道而不化爲異類者，誰之力與？是以萬世遵承，衮冕尸祝，崇事於學校，禮之宜也。故先王之法，井田可廢，封建可罷，肉刑可除，惟學校則歷代相因而不可後，其不以此與？國家建學興化，所以盡君師之責也。然欽承德意，以教學爲先，非賢守令則不能。今和之爲學，敝隘已久，莫之誰何。一旦賴陳、董二侯開拓修建，煥然一新，其振起斯文，嘉惠後學至矣，可不謂之賢乎？諸子於斯，尚潛心孔子所示之學，窮經考古，明體適用，端正心誠意之功，盡民彝物則之道，近足以修其身而齊其家，遠足以治其國而平其天下，斯善學孔子者也。如是，則學有所本，道德明秀，殆見出於科目者皆實材，用於朝廷者皆真儒，豈非斯學之光乎？是固國家建學與諸公興學之意也。故因記其成，並書此爲諸士勵焉。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區四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遥，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國初改軍爲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湫隘，縣學之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按察使涂君奉璽書專鎮於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魯瑁來求予文。

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畯在民間，譬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囿者移彼置此，區別而羣聚之，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畯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爲向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圃而進於禁禦，其爲臺萊，爲桐椅，爲新甫柏，爲徂徠松，爲衛武公之篆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棫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聖化自北而南，

日遠日盛，雖遐外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邱浚《重編瓊臺稿》卷一六《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夷吴楚，所以懲之夷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吴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於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内，惟瓊一郡，顓顓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通。今而釋奠之宫、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於海之驗歟？

崖有學，肇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創於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入國朝來，雖屢更修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廣臺副使者之節專鎮兹郡，按部至崖，慨學宫之庳陋，憫學教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宫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創於宋，歷元至今，未有文學之士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

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由」之語。夫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於遠，尚有賴於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絶、異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自入職方，千二百餘年於兹，立爲學校，又四百年於兹。聖道之行於兹土也，不爲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夫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得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從臾之，自今而後，誦説有其地，休息有其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知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諗焉，且以示夫後之人。（成化癸巳冬）

崔銑《洹詞》卷三《磁州儒學修造記》　夫可已而作之者，厲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迷民者也。故達體之政必均，其民不搖。善乎張侯珂之修學也！監司汪子正命爲之，是故舊可仍也，吾亡增焉，舊所缺而圮者，吾亡襲而不舉焉。舊圮而新之者，爲堂二，曰明倫，曰饌。爲齋三，曰進德，曰時習，曰日新。爲亭一，曰射圃。舊缺而作之者，爲倉爲庫，爲神厨，爲號，百有二十楹。爲祠者一，曰鄉賢。夫學所以明人倫也，聖建其表，賢申其旨，師覺而弟子習之，講於堂齋而施諸家與邦，射以正志，饌以明讓。且夫稽典不若聞諸父兄之審也，求之四方，不若驗諸里之切也。一方之人而望諸天下，生其地者，可亡興乎？豶豕牙者，其力憊，其效近。牿童牛者，其力省，其效遠。故幼儀不可廢也，童心不可不育也。故作社學於學之西區焉。

《明憲宗實録》卷二八〇《成化二十二年七月》　（辛酉）增設陝西漢中府寧羌州，轄略陽、沔二縣。改寧羌衛儒學爲州學。先是，巡撫都御史鄭時等奏：寧羌衛地連四川，重山疊澗，幽峻險阻，流民所聚，出没不時。若非有司，何以鈐制？宜立州治爲便。至是，吏部覆奏。從之。【略】

（丙寅）設四川青川守禦千户所儒學。

《明一統志》卷四九《南昌府・學校》　寧州學　在州治東。即舊縣學，宋元祐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弘治中改州學。

康海《對山集》卷五《閿鄉儒學記》　朔州孟周令閿之七年，爲弘治辛酉，人民既和，庶政咸舉。方有事於學宫，葺其敝壞，廣其狹隘。三年癸亥，績用告成。將圖所記。余適以恩命奉母歸里，學官及諸生走來以請，極言周所以恢拓興作之事，未嘗勞力費財，又未嘗假色上吏，以便宜其力。分巡王按察欽以周之力於是也，立處百金與之。周又懼後者之不壯，與所鄰又浮屠之或以移易士習也，又遷而取其地以益之。予聞之甚喜。明日，與諸生往觀，不及奢靡而嚴正已極，乃歎曰：「若非令之所謂令乎，何獨若乃爾也！假上吏之色，營繕無益，緣飾多利，彼豈以是爲不善也？而亦乃無一人之肯爲，是如周所用心者，吾奈何可辭也。來，當爲若爲之。」

夫有司之職，其所宜最先者，莫如人民。而自安養休息之餘，所以振作教化，使不失其道，則莫先於學校之政。國家深仁涵漸，百十年來，申重懇切，已謂至矣。而天下吏漠不加意，如秦越之視。其要名侈炫之徒，或又舉而不終，隨人移易。由周之迹觀之，使令皆如周焉，民夫何有不教也？

廟與學並廟左屋，以間記，門堂十有一，廡二十有一，廚六，皆廟。門堂七，齋舍六，號舍二十，廨舍三，饌廚九，皆學。其廟東西又牌坊二。蓋自洪武時縣令金元亮創爲，至今已百有四十歲。歲遠人亡，可知其陋否也。吾閿君子之心，惟所加者能自淵實，則功效自大。閿鄉之士，將由是以往，必繼有錚然以出爲世鳴者，予將以日望之。

相是役者，縣丞黄敔、主簿周冕。後二年乙丑季冬十二月，教諭程實、訓導王達、葛騰，與諸生張徽等復請。是夜移宿靈寶行署，遂記。

《明一統志》卷八《蘇州府・學校》 太倉州學　在州治西南。本朝正統間即水軍都萬户府創建衛學。弘治十年置州，改州學。

《明孝宗實録》卷二〇五《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庚午〕設雲南賓川州儒學，學正、訓導各一員。

《明武宗實録》卷一五《正德元年七月》〔癸卯〕改昌平縣爲昌平州，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隸之。改設知州、判官、吏目各一員，儒學學正一員、訓導二員，陰陽學正、典術，醫學改典科，僧會司改僧正，各一員。從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等奏也。

《明一統志》卷七《鳳陽府・學校》 壽州學　在州治西。元泰定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景泰元年重修。宿州學　在州治東。元泰定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正統七年重修。泗州學　在州治西。元至治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正統七年重修。潁州學　在州治南土城内。洪武十年建，正統七年及成化五年俱重修。亳州學　在州治西南。舊縣學在州東。洪武五年建，弘治中陞州學，正德中遷于此。

林俊《見素集》卷一二《台州重修廟學記》 戊辰，火台之郡學，凡康定之創建，累朝之營葺，墟而盡。巋然存者，尊經、崇賢二閣爾矣。復始有作，守王侯應奎、李侯光翰連以病去，督學憲副劉君瑞以謀臺省而協，以屬守顧侯璘承焉。佐周倣、王宸、王廷表相焉。酌羨經費，具物酬庸，以有兹。畢功，禮殿翼翼，倫堂言言，應門將將。廡閣坊表、神扃肆舍，位備乎内而垣周乎外。擴往規之制，以固來患之防。既舍菜，守率博士羣弟子從事，瞻依肅如，祇薦漆如，絃誦藹如，游息化養于道型氣機之下，而莫知爲功。

夫道，庶與富與教也，社稷與夫子同功，而所以爲功則異。故曰夫子泰和元氣，天地參而四時同。嘗私論之，夫子殷後也，亦周人也。頌堯舜而遺湯武，與自靖而不與佐命之臣，其微固已具見，不欲右放伐以啓覬覦之端，使君權不殺於朱干，臣禮不虧於兩觀，兵諫鬻拳不得名愛君，廢立祭仲不得齒行權，拒父不得附尊祖，以動觸無將之戒。夫子萬世之堯舜，以經營揖讓無已之風者也。學夫子者，其惡自異哉！夫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儒則有詞矣。夫子作用堯舜，本諸心身而運諸家國天下，聖功神化，立斯立，動斯和，豈曰小補哉？堯舜弗作，天下其莫能宗。予有懷未畢之心，望諸後世，宗吾道者無易也。

台，文物上郡，元人貞士固已在素與之中。繼自今，殆有畢夫子之志，體夫子而用堯舜，世斯民于協中順則之下，台固不得獨私。儒之效，將自台始矣。

林博士文卿偕文學某以紀成來屬，予素重二君，而通譜博士也，遂爲之記。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潁州修學記》 凡我政人，胥會而論焉，莫不曰學政之先也，敝必修之。然有力焉，有財焉。財詘不可以舉，力罷不可以役，亦夫人之通論也。贏於詘而優於罷，稽諸制而合焉，斯則存乎人，而不可常例視之者也。厥惟艱哉！

潁州儒學，自宋景祐間始建於西湖之上。我朝洪武初，因而再建。未幾，圮於河水，乃徙於南城内。至是蓋百五十年矣。蕪穢弗治，見者嘆焉，而未有能修之者。正德壬申夏六月，遼陽孫君伯堅以河南按察僉事奉璽書飭兵於斯，地方千里，皆屬控制，而鎮實在潁。始至之三日，視學而見其廢，其嘆也視諸人人加甚，乃召州衛官吏師生議而修之。於是北方群盜奔突於淮汝間，所至屠戮，極其慘烈。郡邑守令方議戰守不暇，則何暇及是哉？蓋財之詘、力之罷，莫甚於此時者矣。伯堅之言曰：「禦賊莫先於戰守。戰以勇克，守以恒持。勇與恒，忠義之所發也。倡忠義者存乎教化，敦教化者存乎庠序。荒於素而欲復於遽，吾固知其不能也。然吾聞諸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畜不得。由是觀之，則夫學也，烏可以賊故而廢之？」或謂伯堅：「財惡取？」曰：「取諸淫祠，則有餘材。」「力惡取？」曰：「取諸休卒，則有餘工。」「雜泛之用，又惡乎取？」曰：「取諸薄罰，則有餘需。」衆皆曰然。遂卜日興事。訓練撫綏之餘，寢食以焉，不三月而告成，皆不愆其素。所謂贏於詘而優於罷者，非此謂耶？學正某等以伯堅意爲書來請記。

予惟潁，中州要害，自古則然。我聖祖龍興濠梁，今爲中都，而是地寔惟附翼。衣冠絃誦，四方萬國，宜是焉先。今一廢至此，觀於其所，而其道可知也。或者猶譊譊焉以武之衰歸之文盛，夫文經乎天，緯乎地，化成乎人者也，武何物也，而焉能並之？雖然，文事武備，蓋有並以爲言者。譬之貞以配元，義以配仁，用雖殊而體未嘗不一也。故出入將相，皆吾儒事，而受成獻馘，必於學焉。武略之不競，吾將文德之弗崇是懼，而可以盛衰論乎？《立政》曰：「克詰戎兵，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夫戎兵，武也，以之方行，而覲焉揚焉，非文德何以與此？伯堅素抱遐邃，兹焉離艱當劇，乃能先庠序教化以倡忠義，可謂知所本矣。予知伯堅久，且嘉其事之成也，故爲記之。

學之堂曰明倫，天下之同名也，飲讀賓興，皆於斯在，故是之先。堂左右有齋，肄也於是。西南爲膳堂，養也於是。東北爲饗舍，宿也於是。故繼之，是皆

謂修。堂後爲尊經閣，制書在焉。上下五楹間。視禮殿高數尺。外而廨宇倉廩庖湢皆具，是皆謂作。然皆制也，亦謂之修。始於某月某日，越十月某日落之。廟之修也，蓋同時而先考焉，別有記者，不書。

林俊《見素集》卷一一《龍溪修復廟記》　昌黎氏以社稷孔子並祀，致隆殺于以功以德之間，杜樊川以爲善尊孔子，夫德配天地，固也。宰我、子貢、有若、孟子，尤善尊者。程子謂語聖不異，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則尤以功名。昌黎語或未詳，樊川固未察也。夫聖而行道於一時，未若删述六經，明其道以垂憲萬世，聖而師也。故自京師以及天下，學必廟孔子。龍溪廟學，枕芝峰以正，挹龍騰之秀，儲英妥靈，令以爲不已利也，易偏左，士積弗平。羅守列爲復倫堂，舊之廟未復，羅以遷去。仍襲者久之，士滋弗平。史侯立誠以進士來令，毅然任復，曰：「邑與學誰利？泥圬爾位，實復爲宜。吾將圖所弗病在民與弗替在廟。」徐而舉之，節縮浮費，一再歲，居以僅贏。潘侯旦之適守也，續而足之。達之巡按張君景陽，謂宜具材攻位，付能于陳文真，董以邑幕李濟。程材校功，侯身蒞之。廟廡堂齋，綽楔欄檻，易者復，廢者新，而凡闕者以完。丹漆鮮爛，奎章騰照。守偕僚貳上官侯崇、阮侯芳、龔侯震、胡侯寧道，共幸文昌之符。博士潘君榮、吳君璋、關君文英具書，陳生鍊請記。

惟世道繫人材，學校羣材之地，如金之冶，孔子其型範也。火候視至，鑄不出型範之外。而苦窳破裂，中間得承其似以重副人意者恒少。七十高弟子，孔子身陶鑄之，而物品人殊，矧流而愈異者乎！司馬談以陰陽、儒、墨、法、名列六家，班固增而爲九。莊周肆詆聖謨，李斯坑學徒，焚其書以盡，視學佛者流，祖尚顧有愧矣。方今士無異業，儒冠衣，皆誦法孔子者也。其所型範，果神會如顏、妙領如曾，成德如冉閔，達材如由賜者乎？推孔子所優用而未用者，時而舉之，如虞五人、周十人者乎？如殷三仁，無忘故主爲烈者乎？如宋四儒，開道學之傳爲盛者乎？承其似，固在此也。夫復學之舊，小也，抑末也，復心之舊，大也，其本也。予俊也，甘執役孔子，廣復廟學之意，爲諸賢誦之。相規之言，非以告君子也。正德十年乙亥春二月望，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明武宗實録》卷一四〇《正德十一年八月》〔戊午〕設廣西上思州儒學。從總督都御史陳金請也。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五《重修平海衛廟學記》　正德十四年己卯，重修平海衛廟學成。歷庚辰、辛巳，凡學所宜有而未備者，亦次第成。掌教事化州何君鯉走其徒王生鵬、林生涣來予請記。其言曰：「平爲衛，僻海一隅，寇至輒決柵以入，莫禦。高皇帝踐阼之二十年始城，城完寇息，人始務學。然學宫未立也。正統七年，王衛侯茂疏請得旨，始準郡邑之制建學城南。錢侯堂繼拓治之。距今未百年，棟腐椽蝕，楹刓級夷，有圮狀。何師亟言於郡守岳池馮公馴，公慨然曰：『吾責也。』乃言諸巡按御史某、提學某。慮材計庸，易敝以新。自經始至落成，凡四閱月。而殿廡堂齋，若門若庭，若廨宇號舍，煥然改觀矣。宫故無泮，無廩無會饌之堂，乃又言諸御史某，始作廩，更淫祠於宫之西者爲堂，濬前淤塘爲泮池。塘故屬王侯昊，捐弗受直。堂之飾，向侯洪有力焉。先是，宴贈之禮齋於貢士，牀榻釜鬵之屬無以給。邑大夫滇南雷君應龍爲請，咸得視一庠。而郡丞李公縉輩，實先後相成之。何師以兹役之成，不可無記，敢徵惠於執事。」

予進而告之曰：子以師命來乞予言，凡以昭功紀盛也。子亦知諸君子之所以急是役者乎？予意必將使子諸生仰瞻顧盼，愒然深省曰：「吾儕思樂於此也，果無所事事耶？以聖賢爲依歸，以辨義利爲趨向，以勵名檢、樹風節、臣忠子孝爲塗轍，而求必至焉者，吾事也。吾自期待焉耳。若卑卑焉從事於無用之學，以謀進取，而身心之不恤者，其自待也輕以淺，吾弗事焉耳。」子諸生誠是之學，子之師誠是之爲教，諸君子之功且益顯，垂之於無窮矣。予不佞，雖老矣，他日見有負實學出而用世，爲廟學之光者，尚能執筆以續頖宫之頌。

劉麟《清惠集》卷七《重修安吉州廟學記》　湖州府僅一州，州曰安吉。歲嘉靖癸丑冬，江侯一麟以誠謹榜進士來守是州，下車，即宣布惠典，博詢民瘼，凡所設施，開誠盡下。無何，仁明播昭遠邇，垂白之老、匿跡巖穴者，皆出而更相走報曰：「父母至止，百凡教令，一不可後。」德聲籍籍，流布四境。非其農，歎於其野；非其旅，歎於其塗。曰：「我等何以不蒙斯澤！」明年，當路檄侯平役長城，麟年已踰耋，居常寢疾。侯至，風聲所震，扶杖往觀，遭於卞山之麓，歡若平生。匆匆呼酒，僅以再酌。侯行而問曰：「此有山曰天目，公知之乎？高三萬六千丈有奇，週迴八百餘里，上下龍潭一十有二，泉源百派支出，多不可知。曰東吳，曰吳興，曰中吳，四顧皆山，莫之與京。夫物有峻極如此，其受氣必多，多則容物必大。一麟所守之土在焉，山經茫昧，不知何以處之？」麟曰：「嘗聞其名，不得其詳。敢問其山之德？」侯曰：「微哉微哉！一麟視篆尚淺也，獨慈陽霪雨，光怪百出，是吾憂也。」麟謝曰：「吾方朽於丘垤之下，何以示復及此？」卒酌而別。

明年仲冬，觀察與槐謝公少南過訪，至自京洛，麟以江侯之問質之。公曰：

「江子以道守官，非徒問也。昨問道於予，欲觀子臣弟友之學。以予三督學政，又嘗共圖建學。」又曰：「廟成，尊崇孔氏之徒，遡而上之，將無師乎？虞夏商周，或非一聖，聖聖固相師也。學成，敦奉今王之法，仰而求之，將無學乎？庠序學校，古非一學，學固相因也。至一麟之身，則偶墜焉。瘝通邃古，何以追之？」因以士習文體示之，殆未盡也。明日，觀察握手言別，諄諄謂予曰：「若江子，可謂好學也已矣。吾二人舊學不忘，切磋相成，不亦可乎？」

又明年，天目山中陳參知棟塘公良謨狀來，亟言學事，若曰：江侯克殫厥心，惠我州人永永。門人陳敬則輩尋源討流，箋記晰晰。廟學創始於洪武己酉，增飾於弘治己酉，迨今嘉靖己酉，百二十年間，本已荒蠢。又歷辛壬、癸甲，傾圮甚矣。侯日惟惋惕，乃述州人迫切之狀，告之當路。當路感動。時惟桐城阮公鶚、太倉王公忬、績溪胡公宗憲、邢臺趙公孔昭、宜山陳公觀衡、建業謝公少南、江陵姜公廷頤、許州徐公洛，皆同聲報可。財取公羨，力取民隙，合前府判唐侯堯臣、今生員吳惟堯、典膳吳明良所助，共得金若干，損益調度，咸若厥則，又時以贖刑之金足之，是以厥工底績。若神首文廟成，兩序從焉。東序又東，啓聖祠焉。西序又西，神御厨焉。次儀門成，左祠文昌，鄉賢並焉；右祠名宦，土神列焉。總以戟門。皆在泮之上。又其次明倫堂成，前有精舍，東西分教齋焉。後有高亭，敬一刻箴藏焉。公廨官廨，附堂左隅，皆在廟之西爾。乃繚以周垣，巍然煥然，實生肅穆，足慰斯民之心。落成之日，侯以厥工馳復諸公。阮本文宗，實專其概，遂請公記事。阮曰：「吾方有事軍旅，汝曷告夫南坦？」阮又嘉侯丕績，遂勉承茲役。侯曰：「麗牲有石，已與諸生卜吉。」麟方瞑眩，起而濡毫，乃曰：

三才廣運，羣聖迭興。極軌之來，已非一日。苟爲世用者，將弘其化，思執其機，能勿勞乎？因侯之跡，求侯之心，必有弗營而遘，弗繪而文者存乎其中。盛世不加隆，叔世不加損，燦然星羅，凝然岳峙。農工商賈，不戒而喻，子臣弟友，不招而入。舉國所不及知，而侯獨知之者，豈必親操版築、日走宮牆之下乎？蓋自侯問山卞麓，講道長城，吾與謝公固因其語而得其心也。嗟乎！列星爲傅，崧岳降申，固皆受氣之多也。天目於我何有哉！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固奉若天時也。宮牆於我何有哉！導迎有術，雨暘時若，光怪悉爲休祥，理則然也。君子之道，立乎此而參於彼也，並而三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下學上達，夫子行之，學之者惡乎不然？今日師表人倫者，烝我髦士，春秋各一其業，以時稽程，天下無事，則習俎豆而究遺經，有事則修戈矛而收獻馘，文事武備，無乎不講，伊周方召，共惟帝臣。當倭奴弗靖之日，江侯拳拳於斯，可謂深識遠覽，不爲細人之圖。因是而求，在昔命州，曰安曰吉，豈無意乎？訓曰在知人，在安民。《詩》曰藹藹王多吉士，亦此意也。德輶如毛，侯克舉之。吉士由之而出，民其安乎！百世之下，不以予言爲謬。然後知斯州之名於是爲稱，敢以斯州斯學爲斯世賀。

稿初就，復於侯。侯拜稽首，讓於同官曰：「霍君與球、周君時協恭之力，若學正何君濬、學訓羅君佐、顧君有光、辛君光佐贊助尤切，大參陳公兼吾輩又咸賴之，恐皆法所得書。」悉書之。麟惟陳公兼教終慕，道在子車之機，卷懷以時，力追蘧氏之玉，都毋全懿，有編麟諷詠在笥，垂三十年，公家大其門閭，正以化民興行。此有副本，敢告僕夫，寓於尊經之庋，可備第三己酉文獻之一，抑有風教之實。

《明一統志》卷八三《桂林府・學校》 永寧州學　即故古田縣學，在州治北。宋建，元廢。本朝洪武間重建，隆慶五年陞爲州學。全州學　在州治北。宋慶曆初建于州之東北隅，紹熙間徙建于此。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一《羅定州・學校》 羅定州學　在州治南三里。舊在德慶古墟，元與縣同徙于羊鹿步。本朝洪武初重建，萬曆初陞爲州學。

《明神宗實録》卷二五《萬曆二年五月》〔癸未〕建左州、新寧州儒學，各設學正一員。從兩廣督撫殷正茂等題稱：「二州改土爲流，正用夏變夷之機也。」

《明神宗實録》卷二二六《萬曆十八年八月》〔丙子〕開設羅平州學。從雲南撫按請也。

《明神宗實録》卷三二九《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丁巳〕詔雲南路南州創設儒學，從撫臣請也。

《明神宗實録》卷三六七（萬曆三十年正月） 丙辰，准遼陽自在州建學宮，禮部鑄給儒學條記一顆。

教師

吳伯宗《榮進集》卷四《送王景學之廣德學正序》 國家龍飛江左，奄有華夏，大統既定，人文聿興，以學校之設爲急務。乃洪武三年，制詔府州縣立學，府設教授，州學正，縣教諭，下各有訓導。選民之子弟俊秀者而教之。其教之而可成材者，升之太學，以卒其業，需其用焉。十一年夏四月，安慶桐城縣學弟子員

徐生思賢、葉生有成以選入太學，受業館下。始至，進退周旋良慎。予進而扣之，頗知大義，識歸趣。問其所從，則元進士王君宗敬景學生也。江淮元季兵革之餘，務學者蓋鮮。觀徐、葉二生，翹楚競爽，則有以見王君之善教矣。是年九月，王君以明經舉至京師，訪予成均，因得承顔接辭。其容貌温恭，一出於誠實；其言論典則，必依乎仁義；其才器倜儻，足以專治煩劇而恢然有餘裕也。蓋其先世爲南陽士族，自其少時，已擢巍科，躋膴仕，講貫之精，諳練之久，宜其才學之出于等夷也。未幾，天官以其教有成效，擢爲廣德州學正。將行，二生裒詩以贈，而請予爲序。

予惟士之舉于朝者多矣，大而爲守令，小而司錢穀，凡一材幹可稱者，皆在列。惟學校之職，非經之明、行之修者不得與，官雖卑，選甚重也。況安慶、廣德，皆畿内地，而廣德尤爲密邇，其不輕于授也審矣。王君今兹之選，豈不甚重矣乎！夫王君居安慶之屬邑，其成效已可徵如是。今其施之廣德，又非一邑之比，異日彬彬焉有德有造，出而應國家之用，吾知其必在於廣德矣。

是爲序。

吴伯宗《榮進集》卷四《送張元略赴夷陵州學正序》　朝廷設官之制，有秩微而望隆者，學校之職是也。環千里之地而爲府，府有教授。府之下爲州，州有學正。州之下有縣，縣有教諭。皆職任教事，朝夕坐堂上，擁皋比，褒衣峨冠，而談詩書。民之俊秀而志學者，被青衿，執經而聽受，多者四十人，其次三十人，其次二十人。趨焉而趨，步焉而步，惟吾之言行是式。居厥職者，不亦重乎！故語其秩，則不踰九品，語其望，則巍乎師道也。朝廷於是乎不輕以授，而士膺是職者，亦知自重而不輕視焉。自非經之明、行之修者，曷克任兹哉！

洪武十一年秋，建安張元略以明經有行膺薦來京師，選授夷陵州學正。縉紳之士重之，而賦詩以餞其行。屬予爲之序。惟建安道義之鄉，有考亭朱子之流風餘韻，士生其間者，彬彬然多學行之懿。而夷陵承元季兵燹之後，絃誦之聲，至今未振。元略生建安而施教夷陵，盍亦有以振之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於州乎？振而興之，在元略，勉盡厥職焉爾，慎毋以秩之卑而戚於心也。元略勉諸！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序送張玄略之夷陵較官序》　元世吾閩以儒業顯者固不乏人，然延平張氏實啓而先之，張氏升以童子入胄監，遂歷歷中外，官至儒學提舉。子玄略，習家學，益演迤而宏廓之。治舉子業，值元季，不復求售有司，隱約山野間。晉寧魏先生文憲，文學偉士也，知玄略之賢，遂妻以女。玄略以提舉公死節江西，僑居者久之。余令豐城，與玄略數相見。既而玄略奉櫬歸葬，别去且十年，思欲一聚首而不可得。今年秋，玄略以有司之薦來京師，予忝職儀曹，獲道舊故甚歡。上方注意學校，造成人材，銓曹以玄略明經學，遂以爲夷陵學正。玄略來别曰：「願有言以告我也。」噫，予何言哉！君學積於己而淑於人，舉而措之，固無難者。予何言哉！昔陽城以忠孝教諸生，後世稱其知本。玄略傳家忠孝，固所謂身教者矣。諸生之取則，孰有大於此者哉！夷陵，歐陽文忠公嘗爲令，以過化之學之行而勵後進，則它日文風之盛，將稱夷陵矣。予與魏公篤忘年之交，而提舉公素所景慕者，故於玄略之行，喜而序之，庶幾朋友規益之誼也。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袁時習之沔陽學正序》　學正，教職也，師道之立，人材之成繫焉。蓋職教得其人，則師道立矣。師道立，則人材之成易矣。非其人，則反是。古之教人者，有小學焉，六藝之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有大學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是已。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而措於事。今之爲教，蓋兼之矣。有經學焉，有射學、律學焉，有書學、算學焉，日書而月課之，季呈而歲攷之，稍成，則登於成均。一或有需，則拔而甲之。用之急則成之必速也，成之速，則造就之必勤也。職教者，可不加之意乎！然則教職雖易而實難。

四明袁君時習，宋正獻公燮之諸孫也。父石隱先生璉，嘗立義塾以教其族及里之子弟，篤學實踐，鄉人化之。時習於家學，泝源而衍委者也。今年秋，以明經舉授沔陽學正，見予於禮部，恂恂然禮甚虔也，氣甚和也。予竊言曰：「是可稱教職而立師道矣！人材之成，其無負於朝廷之所注意者乎！噫，室必成於梓匠，車必成於輪輿，以其藝之精而業之專在是也。時習尚精爾藝，專爾業，以舉爾職，庶乎學之克施，而後進之知所勵也。」時習作曰：「諸大夫士方以道之所經分題賦詩，以爲蒙也贈，請書先生之言以爲序。」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一《送安陸學正劉謙亨序》　洪武己酉夏，某被徵赴京，道温陵，獲識劉君謙亨於友中。言簡而禮度，氣和而神朗，余固知爲儁偉之士也。别來且十年，聞謙亨分教邑庠，於弟子員多所成，又喜善於其職也。今年秋，用有司之薦來京師，銓曹試以經學，以謂校官以立師道，必重其選。於是謙亨得爲安陸學正。予觀君之儀矩足以爲諸生之觀法，君之文行足以爲諸生之楷模，其講授也，必以周、程、張、朱之學倡而明之，吾知師道於是乎立矣。昔者君

子之教人也以身心，師道之立者，有其本也。後世之教人也以口耳，師道之不立者，事其末也。謙亨之教，能以本爲務，則夫人材之造就，風俗之丕變，當自茲始。安陸，楚之故都，昔稱夷俗。然江漢之德化，屈平、宋玉之文風，必有未泯者。雖兵革廢墜之餘，謙亨能作興而變化之，則今昔殆不殊也。勉之哉！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劉彌勖赴保德訓導詩序》 鄉貢進士安成劉彌勖得山西之保德州學訓導，將行，其友翰林周叙相率能賦者詩以餞之，來徵言爲序。余辭不獲，則告之曰：

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才也，未始不資於學校。然學校之教無他，其性則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者也，其學則顔、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授受以相講明者也。千載而下，爲師者則資此以爲教，爲弟子則資此以爲學，固未有舍此而可以爲教爲學者也。彌勖以純謹聰察之資，出身庠序，其於學焉教之之術，講之有素矣。今之往也，不過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勿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勿雜於私智人爲之擊，導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使賢而智者據而有所立，愚不肖者化而有所成，庶幾於己而不負其所學，於人而不負其所教，且於學校斯文亦重有光耀矣。彌勖尚勉之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八《送陶學正歸省墓序》 洪熙之初，今皇帝正位東宫，妙東宫僚職輔導不足，則於教官焉取之。於是義烏陶君永成以贛縣學訓導選爲司經局正字。永成風儀秀偉，而言行必謹禮法，衆皆以爲宜於是官。予時爲翰林侍讀學士，亦備員右庶子，旦暮與永成同出入殿廬。皇上天性高明，緝熙聖學，命諸宫臣日講經史，永成進退周旋於其間，秩秩乎可愛也。未幾，皇上嗣大寶位，凡宫臣皆進一等，永成去爲北京國子監學正。衆又謂永成非但優於文學，其才蓋無不可爲者，是宜在侍近，而使呻吟於佔畢之間，不亦左乎？然永成乃以傳道授業爲事，無少概於其心，庶乎所謂樂天知命之君子哉！

夫天下之治，以賢才爲本，而才之所以成由於師，師之所以教者，聖人之道也。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皆有以成其才，而致治之本具焉。比之砥砥於事爲之細者，其相去遠哉。永成蓋知所自重矣。今謁告歸義烏，祀其先，相知者皆有惜別之意焉。予謂此追遠之道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永成之身，學者之所視傚也，其殆以身爲教哉！然永成之爲教，猶不止此也。今之謁告而去者，往往溺於私，忘其所事，故不免於吏議。然太學諸生爲多，永成今去而即來，使凡學者皆知奉朝廷之法令而不危其身，是亦所以爲教也。予於永成素相厚，故於其行，序以送之，永成以爲然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曾學正序》 治天下以賢才爲本，學校育賢之地也，是故慎擇俊秀，簡任師儒而教之，相與誦聖賢之言，求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身體而力行焉。一旦出而用之，以其得於心者而措之於事，則天下治矣。蓋賢才爲致治之本，而師儒者又成賢才之本也。我國家養賢致治，非一日矣，其加厚於學校，蓋前代所無也。賢才彙進，以隆治功，以收作人之效，蓋彬彬然盛矣。然常人之情，不能久而無弊也，爲師者昧其所以教，爲弟子者棄其所以學，非肆情於惰遊，則役志於貨利，留連樽俎之娛，沉溺耳目之玩。在位之賢以課勵學校爲事者，又多好立聲威，喜諛佞，送迎承順有未至，則挫辱隨之，惟其勢之所得爲，而不知以禮義相勸勉。積習之久，靡然成風，士氣之不振，學政之所弛，雖其本之不立，而亦豈非斯人者之過哉？朝廷知其然，數下詔敦諭，所以匡直輔翼而振德之者，蓋帝堯之心也。然猶以爲未足，於是各道專置風憲官一員以任之，俾革宿弊而勉成功，凡禮之所宜厚，政之所宜施，蓋視舊有加焉。於乎！上之於學校如此，則爲師弟子者當何如用心哉？

曾儀士表，予故人子也，由太學生被簡擇，得興國州卑正。士表勤於學而慎於行，今去爲教官，無前之所云弊，可必也，而於前之所云教者，亦庶乎可望矣。故於其行，爲言所繫之重以勉之。雖然，予言有激也，惟學道之君子欲興起斯文者，可以聞乎此。士表宜存諸心，求無愧於其職，斯善矣。勿輕以示人，而爲不好者之所病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段學正序》 吾邑段纘元述，去年始自邑庠生充貢來北京，翰林試在優等，將升之太學。適順天府開科取士，遂以所學中其科。今年會試禮部，元述又在選中，而局於額數，故止得教官。吏部奏其名，以爲雲南阿迷州學正。阿迷去京師雖遠，而朝廷視其民，一切不異於中州。既擇其土之豪典州事，俾隨俗之宜而撫之，必使之安生樂業而無失所者，則又立學校，命教官，聚其人之秀者而教之，使之愛親敬長、忠君親上，而興於禮義，待之如此其厚也。則元述之去，宜待之以厚可知矣。天之生人，皆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以遠近而有加損也。彼之所以失其常者，蓋氣習壞之，而其本然固在也。發其蔽而馴養焉，未有不可至於善者。然則所以美其俗，成其才，不在乎他，在乎教官無疑矣。元述學聖人之道，豈徒成己而已？固將以成物也。則今

之去，豈非其州之人之幸哉？

或者曰：「元述有美才，負奇氣，使得沾一第而施之政，宜必有可觀者。顧使從事佔畢之間，無乃非其志邪？」予曰：「第不第，亦有命焉，不足論也。使幸登第而仕於有司，執簡操筆，伺候官長之顏色而爲之進退，或有未至，則譴呵隨之，其視朝夕坐堂上，進諸生講聖賢之道，體於身，見於行事，而發爲文章，簿書期會不至乎前，牒訴倥傯不撓乎中，其樂之有無，識者固能辨之。況仕有司者未必皆顯庸，而爲教官亦自有榮遇。元述宜思盡其道，不當以目前之所得者爲忻戚也。」

元述喜曰：「先生之教是也，續得以服膺焉。」於其行，遂書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曾學正序》　曾暹明晉，吉水人，爲沁州學正三年矣。方其在鄉校時，予以翰林侍讀丁內艱，居家江西，按察僉事黃汝申因巡歷過予，予問學校之士可稱數者，則以明晉對，謂其經明行修，諸郡邑若此者無幾人。予心識之。其後明晉果領鄉薦，在高等。及試禮部，乃得典教沁州。知明晉者，多不滿於有司，予獨爲之喜。蓋謂果得進士，爲要官，矻矻於政務之繁，有所未至，則譴辱隨之，豈若居師儒之位，以所學教諸生，使皆才且良，已雖不爲要官，而要官乃自己成之之爲愈乎？而明晉亦安於其職。會朝廷大新學政，定學校弟子員，務得聰明才俊之士而教育之，命御史會諸有司簡去其無良者，御史之山西，以明晉偕行，使詳定其文而去留之，其無良者造誣以起事，事連明晉，逮至京師。得白，將復歸沁州。其友中書舍人胡瀫海澄與諸士大夫作詩送之，而請予序。予念知明晉已久，又所以期之也厚，則於其去，可愛一言乎？

夫學校之士，未有不資於師以成者，惟予廬陵之士可不煩於師。蓋其得於家者多，而又有朋友講習以進其學，故師佚而功倍。非予廬陵，而欲佚以成功，蓋難矣。然聰明才俊之士，所在有之，教之而不成，此理之無者也。爲師者端其本於上，所言皆聖賢之言，所行皆聖賢之行，導之以正，持之以誠，勵之以勤而待之以寬，秉彝好德之心，彼獨無也哉？如是而有不成者，未之見也。予嘗察夫學校之士之所以不能成其才者，師之學有未至而苟欲自佚也。明晉之學既足以爲人師，士而得明晉爲之師，幸矣。而又遇夫天子作興學校之時，當盡其所以爲教之道，使爲弟子者皆才且良，而可以爲公卿大夫，則無負於所學，無負於所任矣。今之達官貴人，亦有自教官進者，明晉果能善於其職而有作人之效，則進於顯榮，將不自茲始乎？明晉勉之！故因序其詩而爲言如此，此予相厚之意也。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三《送鄖州學正林惟盛序》　余居京師，友天下賢俊多矣，而執禮之恭，莫惟盛最。惟盛遊太學，師縉紳先生多矣，而相好之篤，莫余先。故旬朔見面，相與辯疑而質難，往往夜分不倦。至有慶事及不安節欣戚，亦嘗同之，是豈他人之爲師友者比哉？今年，惟盛戰藝春闈，余忝考較之列，意其必在進士選中，惟盛亦嘗以是自期矣，乃竟列名副榜之首，去進士特一間焉。余甚爲之惜，而惟盛略無怨色，於此亦可見吾師友間所守者正，所順者命，所信者公無私耳，豈苟焉相比附，欲徼一時之幸者所能預哉？已而惟盛得鄖州學正，將行，來問其所以爲教之方，因語之曰：

子之學於余者，非《春秋》乎？《春秋》大義，以公天下爲主，其是非之所以辯，功罪之所以定，予奪之所以施，名分之所以正，莫非大公之道焉，聖人用是以匡天下後世之人心也遠矣。學是經者，可不以至公爲心哉？子與余之心均無所私於春闈也，庶幾不昧乎《春秋》之爲訓矣。今子往而克廣是道，以淑乎己，以推而矜式其徒，則鄖爲三蘇子之鄉，其習俗尚古，其山川之秀鍾於人者，當以時發，安知其間無瑰傑奇偉之士，出而與子遇耶？遇則不但余之授於子者可行於彼而已，子之令聞當因以起，美秩當隨以至，所謂行仁義而自無不利者，余誠有望於子也。子慎無怠！

惟盛曰：「敬受教。願書以識不忘。」故爲書之。

惟盛姓林，洪之新建宦家子，其尊府貳令君退休有年，惟盛蓋能守其家法云。

周瑛《翠渠摘稿》卷一《贈袁學正序》　國朝稽古爲治，凡天下府州縣皆建學，學必置官，官有長有屬。是故府爲學，其長教授，其屬訓導四人焉。四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教授則兼之矣。州爲學，其長學正，其屬訓導三人焉。三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學正則兼之矣。縣爲學，其長教諭，其屬訓導二人焉。二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教諭則兼之矣。是則學愈大，則官愈備，愈備則責愈重。然才之多者，羣十數人而取之，亦不爲過，少者取其一猶難，況必取盈乎？

廣德爲東南大州，四面阻山，其間沃壤數百里，民皆樂畎畝，不事詩書。每選弟子員，皆閉門却走，不願就見。及以刑威劫之，而始用命。比至學，又多方以求去。故凡教于是者，考其成績爲難。成化丙戌，桐廬袁君克和來爲學正，又六年，余來爲州長吏。克和告予曰：「俗偷學弊，文教不興，執事何以惠予？」予曰：「君第教之。天下事固有樹之風聲而人自勸者矣，劫以刑威而人怨望者矣。

君第教之。」克和退而告諸同官曰：「朝廷責我以千里人材而分教于諸君，君能及是勉修職業，尚有成績。不然，咎將誰歸？」同官皆曰：「敢不勤蚤暮以從袁君？」克和又爲善惡簿，分置左右，立諸生于堂下而告之曰：「汝諸生有能居家孝悌，入庠序禮讓，講學修業，兢惕不已，則書簿善。其有不率教，笑傲以嬉，則書簿惡。」諸生皆曰：「謹受教。」予則以州長吏，日加督勸。每公暇，輒比其文行而考較之，得優等，輒騎從鼓吹送諸學。又勸民相度地勢，大作學宮。及以餘力而爲山池亭館，以趨走州之人士。於是在學諸生始稍自激昂，而民間豪右始延師訓子弟，而子弟秀穎者來游學宮，顧瞻以爲盛美，始願爲弟子員。歲甲午，諸生陳亮以《書經》舉。丁酉，姜溥以《禮經》舉，且奪魁。

余方欲與袁君登萬桂山，以觀鬱葱佳氣而聽絃誦之聲，以收爲學正者兼訓導三人之效，而袁君以秩滿去矣。將行，諸生請贈言。余乃歷叙是學廢興，并先生知所以自勉而收其成功者，以爲贈。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黃公悅之任合州學正序》 予監竿己酉鄉薦，同榜之士凡三十三人。每燕集聚晤，必以遠大相期祝。三十三人者，亦磊瑰奇特，自負不少。蓋會合之情勝，故愛助之誼周，勤苦之志酬，故直前之氣壯，勢則然也。不數年間，聲迹浮沉，萍梗西東，有幸而獲選遂占朝籍者，有偃蹇不售卒登鬼録者，有拘於格例、隨牒冷官而實非其志者，頽印之間，令人感慨。向之所期，漫不可考。若予與郭君思修、黃君公悅、鄭君汝華三四輩，則相知自未遇時，所責望許與者，固皆相信於平時，非卒然相遇，姑相標榜，以矜詡夸大之云。故窮通好醜，未易移易。思修倡曰：「吾儕繼自今，其毋激毋迂，惟時卷舒，惟志毋渝，惟道之與俱。」予三人者從而和之，遂相與奉以周旋，罔敢墜失。庚戌癸丑，予暨汝華繼登甲榜，官郎署，思修亦領海陽學諭就職。公悅獨挾其所有，以須再舉，了無彼此形迹之拘，予時因壯之。丙辰之春，公悅僅亦以合州學正去。州去京師萬餘里，學正職雖清，而寒氈斷簡，兀兀窮年，苟憚遠嗟卑，誰肯樂就？公悅顧若遊近畿，都顯仕，然非其於出處之際，訂之審，慮之周，而惟時卷舒者，能之乎！公悅往矣！於所謂志與道者，幸卒勉之。常禄之供，聊以自給。商貨賄事請謁，凡可以污吾之所守者，一切屏去，旦夕立諸生堂下，授以榘矱，課其勤惰，必使施諸人實有諸己，毋飾虚文，應故事，以取譏誚，則志立道行，向之所期，真無愧負矣。

公悅之祖少參公，以名進士歷歷中外，綽有聲稱。百年喬木，蔚乎蒼蒼。公悅方務培植灌溉，以達其枝，使過而息者莫不躊躇瞻戀，不忍舍去，斯爲克世其家，又何假予言而後興哉！然歲規者朋友之責，況予與公悅兼有姻戚之雅，誼固不得而終默也。思修迴隔，無緣相語。汝華方以公委督儲于通。公悅朝發而夕至矣，試以予言質之，以爲何如。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五九《送太倉州學正李君之南寧推官序》 李子之司教吾州也，實用天官選人第一云。居八月所，而超拜爲南寧郡司理。故事，選人由鄉貢拜司教者，稱署司教某，率以秋比之八月聘主省試。明年，應南宫試，取第不第。而又久之，序遷爲郡邑長佐。六館師即無以八月所遷者。而李子之來司教也，御史劉寔檄之，俾轄四郡肄業諸生，而僅以休沐歸，延見故弟子，考問學業，談説經義時務，懇懇然不能以旬日計。李子行，而弟子某某輩惘然若失其恃怙也，爲歌詩頌美之。未已，人相率而乞言於不佞，以爲行李重。

不佞試問博士弟子：「昔子夏授經於西河之上，趨而受之者，即家家焉，因而成市。陽道州爲司業，七年遷刺史，諸生詣闕而請留者數百人。凡此，固其師之美與？所稱誨不倦者，乃以久故。今李子名爲司教者八月所，爲弟子考問學業，談説經義時務者僅半。八月何以得此聲人人也？」諸博士弟子曰：「然歟？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束脩之贄，杜不令面，以爲它博士先。其有所誨迪也，剔腎腸，劌肝腑，唯恐其有隱識也。獲片善，揚之唯恐其未竟也。獲不善，偲偲焉誨之，唯恐其弗革也。已匿之，唯恐其若傷也。不腆之奉，不足以共伏臘，而諸弟子即不幸而有疾病，不諱於我乎資，亡問券也。下帷之日，指授屬文，手自行酒漿，脯酏取諸其宫中而用之，亡問供也。諸弟子即不幸而不能以八月留吾師，人蓋一嚴父慈母，驟得之而驟失之，能無惘然悲思哉！」不佞今而後乃知李子所以得此聲人人也。縣官念荒服之外，與我共此民者，其郡守倅理官乎？迫欲遴真才而治之，又迫欲見李子才，故八月所而奪我州司教以去。

且南寧非古所謂邕州乎哉？南逼欽，欽隣爲交阯。北逼羈縻溪峒，界至不能名。自儂智高亂，蒿棘閭井，以勤王師，四百年而稍稍蕃其齒育，顧聲名文物時有所遜焉，而錯獠獞於四境之外内。夫以秦之彊，而其申戎約也，曰：「秦犯夷，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蓋猶欲以柔道來之而不能禁。今縣官至治累葉，威無所不加，要荒萬里外，奉首三尺恐後，此其過秦遠甚。李子以博士高第奉天子命，用理官臨蒞之，寧敢有越厥志者哉！乃不佞願李子毋純用三尺濕束之，亦願毋以羈縻例視之也。惻怛惠利，誨養之意，所以驗於州弟子者，

時損益焉，俾其誠流通於法中，而恩時出於法之表。遠方之氓，含齒戴髮，不自異，孰非弟子哉！陽道州日熟二斛粥與饑民共之，不勤催科，厘厘乳吏耳，無足儗也。蠻夷猾夏，俾咎繇作士，明五刑於方逅之間，甚或有苗弗格，舞干羽於兩階，不亦迂闊事情哉！然以之格苗而賓蠻夷，若取寄。李子淑問，身臨蒞其郡，郡有咎繇矣。博士絃誦，餘業亦何謝干羽，稱舜世也？

故李子行，而不佞承諸弟子意，爲叙之若此。乃其博識至行，卓犖嶺表，則户部郎黎生、禮部郎梁生數數爲余稱之矣。

莊昶《定山集》卷八《宿州儒學會講亭記》　成化戊戌，吉水張君兼素以進士來守宿州。其始下車，即慨然有興學之念。會明年蓮塘婁先生奉命提督南畿學政，符移郡縣修葺敝壞。君曰：「是吾志也。」於是歷學宫，至諸生退息之所曰號房者，廢靡不治。庀材鳩工，作室三十有二。自室牖户，乃俾諸生人處其一，童冠則附。昔也隘陋，而今室完好，真可以居學也。又作亭數楹於諸號之中，虚其四方，以迎所受。且命諸生鼓篋之暇，分則退息於號，聚則講學於此，題曰會講亭。成，致書於某，道其所以，且曰爲我記之。某，定山鄙人，閉門高坐，不學不講已十年矣，乃欲記此，不亦謬乎？然書屢至，有不可辭者，而告之又不可不盡其愚也。

夫學不可不講，亦有不必講。講雖至精，已落有言之境，而若朱子所謂第二義也。然有言者，夫豈無所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默而識之，亦無言也。夫欲無言，豈獨孔子然哉？堯舜之精一執中，亦無言者也。顔子之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求放心，亦無言也。以至周子明通公溥，程朱二子又以讀書不如静坐，亦豈有所言哉？數聖賢者，豈不知學必講而後明？以爲不得於心，雖講無益也。故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由是而參天地者此，贊化育者此，爲聖爲賢者亦此。苟心不存，則身無統主，而徒欲置之頰舌之間而謂有得也，譬之摘埴索塗，舐天以舌，而欲其至也，不亦難哉！《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又曰：「讀書不足以爲學，非讀書無以知爲學之方。」蓋讀書學問，致知之事。致知本於存心，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夫人之言各有攸當，以君之賢，夫豈規規於講説者哉？教人者貴乎有言，爲學者欲其自得。自得之者，某願學也。「學之不講是吾憂」者，君之教宿人也。萬物並育而豈相害？道並行而豈相悖哉？

君爲吾友羅一峰之友，以一峰知君也，君可與言者，遂書此以爲會講亭記。

學生

胡翰《胡仲子集》卷三《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且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于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逾，則僕雖不承顔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爲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爲折辱笑侮，行己以孝弟爲本，進修以古人爲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爲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于人也。雖藉于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實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爲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也，何取于僕也？

僕幼愚憨，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顔一日以爲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兹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游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爲己事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郛之人，皆憧憧挈挈，不暇從事于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

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爲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懷與其所以爲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于古之君子，誠亦異于人而有合于古矣，僕安所進于左右？獨念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于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氛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盲洋易位，非不勃然鋭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爲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其意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坮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不加省，其願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爲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疇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意猶未以爲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儻以余言爲過，幸從而質之。

因鄭生還，輒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既。

《明太祖實録》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　〔乙酉〕辛卯，命郡縣立學校。詔

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于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鬥爭，鮮知禮義。今朕一統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明太祖實錄》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 辛巳，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略】

辛卯，命郡縣立學校。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于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鬬爭，鮮知禮義。今朕一統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明太祖實錄》卷一三六《洪武十四年三月》 〔戊申〕命郡縣訪求明經老成儒士爲儒學訓導。

《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九月》 〔丙午〕禮部尚書李淑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以賢良等科薦至京，致師範缺員，生徒費業。」上曰：「學校人才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爲憂，而有司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才之意。其即禁之。著爲令。」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〇《洪武十四年十一月》 己酉，禁有司不得差遣學官。時松江府華亭縣儒學教諭曹宗儒屢爲府縣遣差，宗儒以爲言。上諭禮部臣曰：「教官、訓導所以作養生徒，爲國儲材。邇者有司往往委以公務，使不得盡心教訓，甚非所以崇儒重學之意。其禁止之。」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四《洪武十五年夏四月》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爲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 丁丑，遣行人齎敕諭天下郡縣訪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遣送至京，共論治道，以安生民。其見任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職專教訓，不在舉例。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九《洪武十五年十月》 〔戊子〕上諭禮部臣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通經術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僚者，悉以名聞。」

《明太祖實錄》卷一五〇《洪武十五年十二月》 〔庚子〕命吏部凡府州縣儒學訓導九年考滿，用爲教諭。

《明英宗實錄》卷九七《正統七年十一月》 〔辛丑〕並漢陽縣學於本府儒學，從漢陽府官奏請也。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六月》 乙酉，命各道提刑按察司選府州縣學生員年二十以上，資質厚重，容貌端秀，有志學問，願入國學者送京師。既而至者千餘人，命禮部考其文辭，中式者留之，不中者遣還。

《明太祖實錄》卷一五二《洪武十六年二月》 〔丙申〕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時諫官闕賢言：「國朝崇尚儒術，春秋祭享先師，內外費至巨萬，尊師之道可謂隆矣。天下生員歲給廩米，亦數萬石，養賢之禮可謂厚矣。今又建太學，聚天下英才以教育之，期爲國家用也。柰何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平居教養既無其法，及至選貢，賢愚混淆，至有員缺。又或府選於州，州選於縣，致使爲師者不能各任其責。甚至布政司、按察司將俊秀有學問生員選充承差，有乖朝廷育才之意。今宜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如考試中式，則賞及所司、教官，否則所司論

如律，教官、訓導停其廩禄，生員罰爲吏。如是，則士有勸懲，學有成效。」從之。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趙撝謙《趙考古文集》卷一《送族子學簡序》　吾聞經所以載乎道，學所以欲知其道而行之也。然有經明學該，不諧於時，則終老困弊於林野者，亦不失爲有道之士。與其禄公而道屈，無知而行險，孰若老弊于林野，乃爲知恥？然豈若上下志通，朝廷無遺賢之憾，學士無不用之嘆，而知行兩盡者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生濟文明之時也。

洪武十六年，詔天下府州縣學擇其經明學該者一員貢于京師，謂之歲貢。而吾族子學簡適當其選。夫其時，正懷抱利器之士奮志之秋也，學簡其勉之！況是選考擇于等夷之中，經欲其明，學欲其講，而德行欲其純正，禮貌欲其恭度。而且三四校試于有司，而後敢升于春官，春官則加詳考焉者，豈易得哉？學簡其可不致勉乎？然世有能熟誦一經傳註而約曉其大説者，及授以政事，不迂腐窒礙，則奸邪險詐，而卒致訕讓顛傾者，則又不若不學而通於時務之爲愈也。學簡其加勉焉！

吾於宗族諸子，于學簡尤加敬畏者，于其行，固欲附之以言，而期勉之。今兹凡與内交者，一以慶其赴是選，一以惜其去之遠，乃相率賦詩，以道規頌惜别之情，以道路所歷名山勝地之在郡畛者，分題得五韻古律若干篇，而授余序。余既喜朝廷有崇尚經術之舉，而慶吾學簡之將得行其所學之道，又重諸公之請，乃申余所勉之意，而序如右。

《明太祖實録》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正月》　辛丑，上諭禮部臣曰：「天下府州縣學官總理學事，其訓導專教生徒，毋令同署公文，以妨講授。爾禮部其移文天下學校，永爲遵守。」

《明太祖實録》卷一七三《洪武十八年六月》　吏部引奏下第舉人，俱授教官。上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爲層台者必基於黄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即如工人習技，常見己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己，則所習益下矣。汝其勉之。」

《明太祖實録》卷一七〇《洪武十八年正月》　乙酉，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當罰爲吏。」上曰：「人資質有高下，故成效有遲速。且令還學讀書，以俟再試。再試不中者，罰之。」

《明太祖實録》卷一七四《洪武十八年七月》　甲申，禮部言：「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從之。

王叔英《静學文集・送孫生序》　郡學歲貢生孫景賢將行，過别於余，請言以爲教。余語之曰：

生居郡學數年矣，郡學之士數十人，皆吾子所交遊，吾子之待之，固有厚者焉，有薄者焉。彼衆人之報吾子者，宜亦有厚焉，有薄焉。子待之以厚，而彼報之以厚者，固可以無憾，子待之以厚而彼報之以薄者，子縱不形於言，不怒於色，未必無愠於心也。方今朝廷之待天下之士，豈有厚如生之爲人學校弟子者乎？賜田禄以養之，擇師傅以教之，而稍成則升於太學，蓋豐其廩食，使廣其學。學成而授之以美官，可謂厚之至矣。待之厚，則望之也亦厚，豈止於生之望於交朋而已乎？子行矣，朝廷之責報吾子，將有日矣，其尚思所以爲報乎！

景賢平時與人交，能盡情意，又嘗從余游，有師友之分。故於其行也，特以是語之。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日序。

《明太祖實録》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　丁卯，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明太祖實録》卷二〇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　〔丁巳〕定有司朔望謁廟學禮。凡朔望，郡縣官詣學，謁先聖，然後陞堂，師生各敘揖，學官侍坐。諸生東西立，以次講説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生送出學門，即退。其他廟謁，師生俱不與。頒詔行之。

《明太祖實録》卷二〇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　〔己巳〕定儒學訓導位於雜職之上。時寧波府象山縣僧會司奏：儒學訓導每于公會，欲班前列及坐於上。其儒學、税課局、河泊所、僧道衙門一體雜職，訓導何得獨居於前？禮部侍郎張智奏：「訓導爲國育材，教化之本，學校興則風俗美，師道立則善人多。國朝稽古崇文，訓導之設，豈同雜職？」上曰：「然。訓導宜班雜職之首。」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〇《洪武二十四年七月》　〔庚子〕禮部奏：「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

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使生員不率教者無所觀懲也。」乃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九《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己酉〕上謂禮部臣曰：「教官、訓導教育賢才，非有司劇任可比。今後遇有除授，皆賜之衣服，使知所重也。」

敕刑部榜諭天下學校。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岢嵐州學正吴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所知。」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使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並四時節序，朋友往來，于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如伊尹耕于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寧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薦于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取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儆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乃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於心無誠，已違聖賢主教。虚糜廩禄，無補于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明太宗實録》卷七八《永樂六年四月》〔丙申〕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陳敏言：「雲南自洪武中已設學校，教養生徒。今郡縣諸生多有資質秀美，通習經義，宜如各布政使司三年一開科取士。」又言：「師儒之職，爲後學矜式。雲南郡縣學校官，多用土人，學問膚淺，容止粗鄙，不稱師範。宜别選用經明行脩之士，庶幾教育有法。」俱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八〇《永樂六年六月》〔丁亥〕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五事：【略】其四曰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然必師範得人，而後學者有所資賴。今天下士子幸遇文明之世，雖有向學之心，而師範庸常，往往不副其所望。故難以成材，甚負聖明興學育賢之美意。宜敕吏部，精選經明行修之士，以充教官，必在得人。如此，則學校興隆，士子皆有用之才而不虚糜廩粟矣。

其五曰朝廷設科，期得真材實學之士，以共興治道。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虚譽，每鄉試之時，但求名數之多，更不論其實學。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學監，以致天下士競懷僥倖，不務實學。宜敕各布政司、按察司，振起頽靡。凡遇鄉試，務在精選實學之士，毋貪多濫舉。仍敕禮部，會試亦皆精選。如此，則士無濫進，科舉得人。

上覽之，曰：「其言皆是。令所司施行。」

《明仁宗實録》卷三下《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制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向進之志矣。」

《明宣宗實録》卷四《洪熙元年七月》〔己丑〕行在吏部言：「旌德縣儒學教諭林和前歷九年，無舉人，例當追俸充軍。仁宗皇帝在東宫，特垂寬宥，令再教三年。今又無舉人，請罰如例。」上曰：「先朝嘗寬宥之，可再令教三年。若復無成，罪之未晚。」

《明宣宗實録》卷四《洪熙元年七月》〔庚寅〕改四川雅州學正何源爲土官衙門吏目。源，雲南人，以監生授學正。自陳不通經學，難爲師範，願改他職。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非經明不可爲人師。雲南生固不通經，量才授職，則人皆效用，官不廢事。此亦初授之際失於酌量。其改爲土官衙門吏目，彼知土俗，亦得展布。」

《明仁宗實録》卷四《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己丑〕平江伯陳瑄上言七

事：【略】

曰興學校。夫建學校以育賢材，以備官使。今府州縣教職多非其人，生員務學亦少，乞令中外風憲官及守令頻加督勸，其教職不稱、生員無成者斥之。而於雜職或軍民中訪舉老成儒士以補教官，仍選鄉里俊秀補生員，責其成效。軍中子弟亦宜使之入學讀書，習知禮法，庶幾將來官使得人。上覽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

《明宣宗實録》卷三《洪熙元年六月》〔己卯〕交阯布政司奏：「各府州縣儒學自永樂十三年開設以來，並無朝除教官，多是土人訓誨，通經者少。諸生頗知讀書，然皆言語侏離，禮法疏曠，雖務學業，未習華風。若除教授、學正、教諭，董率土人訓導，端其模範，示以教條，庶幾日就月將，耳濡目染，變蠻夷之習，復華夏之風，寔爲美事。」上曰：「古稱立賢無方，又有教無類。況師者人之模範，用夏變夷，莫先於此。其令吏部選除。」

《明宣宗實録》卷四《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以進士蔡子誼爲儒學訓導。子宜，永樂六年以親老歸侍親終，服闋，七年不起。及是遇赦，始起。吏部劾其顧私忘公，難以任用。上曰：「懷土人情之常，非有大過。且辛苦學問，得成進士，不可終棄。其授以儒學訓導。」

《明宣宗實録》卷八《洪熙元年八月》〔甲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憲舉明經儒士二人堪任教職。上命行在吏部取用，因謂曰：「山林間豈無遺逸？爾等當廣詢訪，凡有通經之士，悉以名聞。」

《明宣宗實録》卷八《洪熙元年八月》〔乙酉〕行在吏部奏：「今天下教官凡缺一千八百餘員，太宗皇帝時曾選監生除授。今請於兩京國子監推選五百人，如舊于翰林院考試，分別等第，以次銓除。」上可之，因謂尚書蹇義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學校。若無明師訓誨，何以望成才？監生選除，固是舊例，須令祭酒、司業及諸學官務選經明行脩之人，不得濫舉。」

《明宣宗實録》卷一〇《洪熙元年十月》〔丙戌〕浙江布政司右參議戴同吉言五事：

一曰明學之教。近年以來，爲師者多記誦之學，經不能明，身不能正，生徒放效而不敢責，有所問辯而不能對，故成材者少，無良者多，皆由師不得人。乞擇有學行者任之。仍申明《臥碑》，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嚴加考課，斥魯鈍之才，存俊秀之士，俾之讀書明理，以求實效。而教官之無學行者，亦考察而罷黜之。如此。則學校庶可得人，無負作養之意矣。【略】

命行禮部議之。

《明宣宗實録》卷一三《宣德元年正月》〔己未〕行在吏部奏：「山東等處儒學署學正、教諭、訓導舉人侯顯等五十人，所教生員有科舉、歲貢中式，例當實授。」上曰：「比者數有人言學校廢弛，今此輩教有成效，亦能盡職，即與實授，以勵其餘。」

《明宣宗實録》卷一五《宣德元年三月》庚戌，試國子監生鄧廷秀等二百八十人於承天門外。先是，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奏請於兩京國子監選明經堪爲師範者。至是選至，上命行在翰林院嚴試之。

《明宣宗實録》卷九六《宣德七年十月》〔己亥〕雲南太和縣儒學生段聰歲貢至京，兩考不中，當充吏。聰奏：「臣本夷人，性資愚魯，乞仍歸讀書，以俟再試。」行在禮部言：「充吏令之定例。」上曰：「夷人難比内郡學者，姑令歸進學。」

《明宣宗實録》卷九六《宣德七年十月》辛丑，南京禮部尚書張瑛言：「天下儒學廩膳生員，府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通計三萬有奇，歲食廩米，不下十數萬石。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比。洪熙元年，定取舉人額數，應天府鄉試歲取八十人。宣德七年取如定制，外有可取者尚多。計各處布政司亦必皆然。臣愚以爲，賢才當因其可取而取之，不必預定多寡。不然，必有淹滯之患。今副榜舉人授府州縣教官，而員缺者尚多。自今兩京及各處布政司鄉試所取舉人，勿限多寡，務得實才，多取亦可以補教官之缺。」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比以鄉舉取士多濫，故定其額。教官雖用舉人，不稱職者亦多。所言未可聽。」

《明宣宗實録》卷一〇〇《宣德八年三月》〔壬申〕副榜舉人當授教職者戴瑞、顧仲賢、韋觀、田盛、鄭暹、王澍、鮑經、劉善慶、宋公輔九人自陳年幼學淺，願入國子監進學，以待下科再試。從之。餘羅兼善等四百六十四人，令署學正、教諭、訓導事。

《明宣宗實録》卷一〇一《宣德八年四月》丙午，詔天下州不及二十里者歲貢生員一人，過二十里者貢如舊例。縣不及五里者五歲貢一人，不及十里者三歲貢一人，過十里者貢如舊例。蓋陝西漢中府漢陰縣儒學教諭張應衡言：「本縣僅一里，生員食廩膳者止九人，乞歲減常貢之數。」故有是命。

《明宣宗實録》卷一一五《宣德九年十二月》〔甲辰〕以監生李源爲四川永寧宣撫司儒學訓導。源本永寧儒學生，以選貢入監。宣撫奢蘇奏：「本司儒學

生員俱土獠夷人，朝廷所授教官，語言不通，難以訓誨。源資質敦厚，文學頗曉，乞如雲南鶴慶軍民府儒學事例，授源教職，訓誨諸生，庶有成就。」上從其言，故命之。

《明英宗實録》卷九《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例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初不中者，仍發原籍，住廩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役，提調官、教官如例責狀。犯在赦前者，免責狀。」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二《宣德十年二月》〔戊辰〕省行在禮部等衙門諸冗費。【略】

南北兩監監生入監年淺者，放回依親讀書。歲貢生員，自正統元年爲始，府學一年一貢，州學二年一貢，縣學三年一貢。

上悉從所議。

《明英宗實録》卷一六九《正統十三年八月》〔壬午〕更定天下州學歲貢生員例，令四歲貢三人。從陝西同州知州秦銘言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八六《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四・正統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命南直隸府州縣歲貢生員俱肄業北監，著爲令。以南監監生朱玉等言，各處歲貢生員入南監者多而取歷少於北監故也。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海喻》吴生哲既試於有司，卜日入郡庠，請於余，願有所益也。余曰：然。子家鄰海，嘗觀于海乎？吾將以海喻。

夫海，天下之水莫大焉。然海之自處，天下之水莫卑焉。莊生有言：「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見其溢。尾閭泄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見其竭。」由天而内，由地而外，皆海也，其大可想。已而測其高下，則自河淮江漢，下及沱潛陂湖之蓄、溝澗之出，皆海之所讓而右焉者也。海惟自處以卑，而讓河淮江漢之屬以其右，而河淮江漢之屬咸聚而歸之，故能涵元氣，括坤區，茫洋渾浩，浴日月而下上之。吞舟之鯨，冠山之鼇，九萬里之鵬，明珠文犀，珊瑚琅玕璠璵之類，瓌瑋譎怪，不可名狀之物，皆托而生焉。至魚鹽蜃貝蝦蠣之饒，利滿天下，挹取無極，而天下之水卒莫有加焉者。無他，凡以卑而能受耳。嗟乎！有海之大，而猶卑以受焉，而況其非海者哉！

今吾子之學於兹三年矣，操筆墨爲文詞，固煜然可觀。方之以水，猶未當海之萬一也。乃今出家塾而進於庠序之間，庠序之間凡峨冠博帶立乎子之前者，非止陂湖之蓄、溝澗之出而已也，天下之所謂英雄豪傑與古之人，又非止峨冠博帶立乎子之前之數人也。苟亢而仰焉，彼皆反流而之他，豈復爲子有哉？彼不爲子有，而子能爲其大哉？《易》曰：「謙尊而光，地道卑而上行。」故吾願吾子之思之也。弘其中以受善，降其外以來之，收其身於繩墨矩矱之中，而俯首疾足以自趨於平實之地，此今日之至要，而吾子之所宜聞也。若夫所謂涵元氣，括坤區，吞吐日月，育神奇而利天下，則異時之事，余未敢以予子也。然進而不已，則其至於是，亦自有必然者。顧吾子之不屑焉，而他復有見，則未可知耳。雖然，此好高者爲之，自足者爲之，務馳騁而不求實者爲之，非吾子所以請于予之意也。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送金勉之入學序》金生誠既入於頖宫，服其服來謁余。玄巾藍袍，濟濟如也。余望而喜焉，且懼焉，乃迎而謂之曰：

子知子之服是服也有道乎？其冠巍後而俯前，其爲色也玄，其衣規上而矩下，其爲色也紺以藍。冠之巍其後也似立志，志欲其高也。其俯前也似處己，己欲其恭也。其爲色也玄，玄者天之正色也。衣之規其上也類乎知，知之圓以御物也。其下之矩也類乎行，行之方以律身也。其爲色也紺以藍，藍者青之所由出，學不可止之義也。我國家養士之厚也，定厥章服，遠稽諸古始，近參以時宜，斟酌損益，至慎且當。吏自一命而上，雖物采異數，而厥制惟均。獨是服也，非談詩書，履仁義而游于庠序者不得服焉，噫，亦重矣！士之生斯世而得服是服也，亦榮矣。吾將欲子因服而思義，處榮而思辱，雞鳴而起，纓吾冠，曰：吾苟無辱是冠與？攬吾衣，曰：吾苟無辱是衣與？吾之志無卑，吾之氣無傲與？知果能御物，行果能律身與？心無愧于天而學果能不息與？其取法必於聖賢，其自處必自卑下，其爲學必自强不息，其制行必方，其待物必和，其心術必無愧於天理也。夫若是，其庶幾哉！以吾子年青而質美，貌静而志專，其服此誰不宜者？然吾弱冠而忝之，至于今猶赧赧也，故因子之來而發以語子，蓋以己之不足，思與子交相勖，以圖厥終。不識子之能助我否也？

生起避席曰：「敢不敬蚤夜以終斯言！」於是余囑筆而書之，以爲贈。

邊貢《華泉集》卷一一《復同年魏中丞書》承遣使者來，示音教，愛及西事，是子牟之心矣。抑吾兄有祖之風，焉敢不敬乎？西事議河南京班軍五千名於洛中駐劄，候調乃發，未知畢竟如何。大抵關内之請，夏曹之議，皆以降人口傳將有大舉，故爲之先計耳。

又承示及張氏二生入學一事。昨孝伯先生以其季子來，試其文可賞也。即不得援例，亦作養可成者。第欲進增廩之階，以冀省。嘗以啓對，不敢奉聽焉。今茲二生固猶孩提耳，破與對咸未之知，比之其季子何如也？鄰之赤子與兄之子之不同，此豈待知者而後知耶？前時辱華翰，諭及諸親友童子恃愛，僕方尊命，今收二生，奚獨斬于鄢陵者耶？若論其極，即吾兄之子，亦須以文試之，蓋恐負議于衆人，爲同年之累耳。然弟之意，謂養士之道，孰可疏焉？亦孰可親焉？視其文而已矣。苟文焉，疏亦親矣。其不文焉，親亦疏矣。唯里塾必羣試，而仕路或散收，斯二者之分也。然散收者非必親，蓋以其期會之難逢，羣試者非必疏，蓋以其鄉士之恒在，初曷嘗容心也耶？弟不佞，承乏貴士，學既不足以率多士，然與之約而又不能守焉，雖兄之謬愛過與，其亦將以曲赦之乎否也？

使者旋，敬此反白，想一覽之餘，大笑而擲之已矣。不盡。

倪岳《青谿漫稿》卷一六《重修鄭州儒學歷年貢士題名記》　國朝紀元成化之八年，歲在壬辰，新安洪君寬改知河南之鄭州，厲己以修職，懋志以興事，悉取州廢墜之典而舉之。顧學宫傾圮，施教弗稱，遂以爲首務，思一新之。於是鳩工度材，謹飭百費，規制煥然，役弗及民。而明倫有堂，肄業有齋，門墻嵲巢足以聳游觀，館舍邃嚴足以樂藏息，小大咸稱，無所苟焉。且以學校養士之地，歲嘗舉其賢能貢于王朝者衆矣，是不可以無紀。爰伐巨石，題其氏名，以示後之人，將使州人士有所勸焉。

夫興學造士，賢守令之所爲重者，君克舉之，亦賢矣哉！間走書幣京師，干予記其上。因告之曰：

人材之成，由乎教道明。教道之明，由乎學校修。故學校不修，則無以爲成材之地，以教之無從而施也。昔周之盛時，學校之政遍天下，然其所以爲教，初非寄之言語文字間者。故以鄉三物教萬民，惟曰德行道藝而已。及興其賢能，亦惟曰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何如耳。今之有司以歲貢其學校成材之士於朝，即所謂鄉大夫羣吏致賢能於王之意也。今之試之而使之卒業太學，布列庶位，即所謂論定而官之意也。蓋可以想見古昔養士之制者，惟於是乎存焉，豈直以進士科爲重，如後世之所云者乎？矧鄭爲河南名郡，汴宋文物之故區，而漸被國家文明之化益久以深，故士之膺其鄉大夫之貢而出者，内焉百執事，外焉羣有司，往往以賢能名，初不在諸進士之下，亦可謂得其人矣。然賴以考見其所本者，寔繫斯石焉。繼自今爲師爲弟子者，樂有賢太守聿新茲學，雍雍渠渠，日聚處於斯，考德飭行，誦詩讀書，以講求夫得於心而爲德，則天理民彝之則在焉。體於身而爲行，則孝友忠信之道存焉。見於事而爲藝，則詩書禮樂之懿具焉。於是悉心盡瘁，以修以習，以求至乎其極，以務成乎賢能之材。至於其暇，又因其所題諸士之名耿耿不可泯如此，將舉其賢否之實而申其議擬之公，蓋後先相視，同軌一轍耳。顧其心有不惕然以動者乎？其志有不奮然以勉者乎？夫然，故他日繼是以出者，推其所得於學校之教而見之爲政，其名有不煒然以傳者乎？奚翅增重斯石已也？則賢太守作興之素心、示勸之盛典，蓋兩得之。而茲學得人之盛，當不一再書而止也。

越六年丁酉月日記。

縣學

設置

《明一統志》卷六一《德安府・學校》　安陸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間建。雲夢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應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間建。孝感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應山縣學　在縣治北。元建。

《明一統志》卷七七《興化府・學校》　莆田縣學　在府治前舊府學東，元至順中徙此。仙遊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縣西，宋咸淳中徙此。

《明一統志》卷六六《靖州・學校》　會同縣學　在縣治東。綏寧縣學　在縣治西南。南道縣學　在縣治東北。俱宋建。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八《懷慶府・學校》　河内縣學　在府城内西北。洪武中建。濟源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元十年建，本朝洪武間重建。修武縣學　在縣治西北。金天會間建。武陟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正間建。孟縣學　在縣治南。金大定間建。温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元間建。以上四學，俱係本朝洪武初重建。

王直《抑庵文集》卷二《潛山縣修學記》　潛山縣治，舊安慶府治也。宋慶元初移府於盛唐灣，而以地屬懷寧縣。元延祐間，爲縣者以爲僻遠，請即其地增置潛山縣，而學校備焉。其始建學，蓋以苟且就事，規模庳狹，無高大之觀。國朝洪武初，詔郡縣皆置學，然亦因陋就簡，未遑改作，今既久且弊矣。宣德七年，主簿陳大用周覽而病焉，謀於知縣俞友謙、縣丞王彦良曰：「朝廷興學育才，其意厚矣。董而勵之，俾有成功者，有司事也。今弊陋若此，宜撤而廣之，庶有以稱

上意。」大用請身任焉，議以協合。邑人之好事者聞大用之謀，皆喜曰：「此所以教吾邑之子弟也，而敢以煩公？」富者獻貲，貧者效勞，不勸督而集。乃市材命工，並手交作。七月癸亥，戟門成。十月乙未，大成殿成。而大用當述職來京師，乃告於令丞曰：「兩廡未成，請成之。」於是友謙挈其綱，彦良董其事，典史周昇亦往來效其勤，甫踰月，兩廡成。明年夏，大用歸，顧而樂之，曰：「學制不可以不備。」復鳩工度材，以卒其事。而講堂饌堂、齋舍廚庾次第皆成。外繞以垣，凡二百五十餘丈。以年月訖工。教諭彭子斐諗於衆曰：「廟學之成，二三君子之力。然始而終之者，陳公也。是宜有記，以示久遠，且使學者知修學之勞，而勉學以副其意。」乃疏其事，因今監利縣學訓導錢儒來北京，請予文刻之石。

予謂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夫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而或失之，故於人倫日用之常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學校之教，蓋使讀其書以明夫理之本然，推其用之當然而已矣。教之既成，然後出而用之，財百執事之臣，無不宜於其職，學校蓋爲治之本也。然則修舉而程督之，奚可以緩耶？今潛山之學既新矣，二三君子體上德而敦教事，亦可謂至矣。游於是者，當何如用心哉！讀書以明道，深體力行而推致其極，使德成行修，舉而措之，真足以成天下之治，斯可以無負矣。若舍本循末，淪於流俗之卑而無與於道德政治之實，則誠有愧焉也矣。故爲之記，以勉學者，且使後之人有考焉。

王樵《方麓集》卷六《金壇縣重修學記》 學校之設，我朝爲盛。宋有天下三百年，至仁宗慶曆三年，始詔天下皆立學，而州邑猶多不能應詔。我朝自洪武初，孔氏之宮即偏寰宇，雖武衛邊裔，絃誦不絶，文至今日，可謂極盛矣。

金壇在江南諸邑爲稍僻，民風近樸，士習近本。先年文采或不逮吴下，今則材俊之士彬彬輩出矣。所憂者固不在文之不足也。萬曆癸未，邑侯許公暨學諭林君既新其學，自先師廟廡以至登講之堂、退習之舍，莫不完美，屬樵記之。

樵惟古者自鄉以至於國，莫不有學，子夏以爲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而不致其道，則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而孔氏以往，致道之士何寥寥也？古者正學外誘猶爲兩途，自有科舉之學，而學者惟利禄之爲志，則是爲一途矣。此豈國家設學之初意哉？乃學者自失之爾。誠使所學在身心而非口耳，則雖科舉不足以妨功。若其爲人而已，則雖博聞强識，不免爲喪志。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夫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默而識之者，顔子也，故其居聖門，不違如愚而德進，薰陶而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曾子也，故其一旦有悟而告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毁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吁，是可以知聖門之學矣。其他弟子，雖所至有淺深，要皆所趨不悖於聖人，而有致用之實。如齊伐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此見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亦無非學也。孔門之後，漢人所聞雖淺，猶多質行之士。自辭章盛，而佛老又乘其敝，聰明材辯之士，不馳於彼，則溺於此，知非不高，説非不玄，而守恒不足。其於富貴貧賤之際，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有如曾子固之所譏者。子固以爲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自謹；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行多不逮。然今雖以文取士，而察舉之意亦未嘗不行於其間，崇正學，迪正道，所以丁寧於璽書者，非欲察舉於其先耶？亦顧人之自待何如爾。先輩羅文毅公有言曰：「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司必程其良而後敢進焉，況人才乎？」夫珍寶之物，不負其取，負其取者乃詩書禮樂之士，吁，吾人誠能因斯而有省焉，使他日稱曰金壇多實勝之士，自某人始，不亦偉與！是爲記。

宋訥《西隱集》卷五《滑縣重修廟學記》 斯道之在天下者，不爲治而存，亂而亡也，惟其行於世，故必托諸人。昔聖王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立政立教，以長以治，蓋欲明斯道於天下，托於人而行於世焉。其爲教也，因人性固有者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率性之道可得而言也。又慮其間有由而不知，爰設學校，擇民之秀俊以教之，雖開以六藝，亦莫不因其固有之善而發明之，未始有務於外也。則人倫明，王道行，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後之王天下者，自京師而郡縣鄉閭，必托於宣聖者，蓋祖述憲章之功爲大。廟學之修，萬世不可廢也。

聖天子簡在帝心，肇造區夏，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崇儒興學，以順民之恒性。自國學達於郡邑鄉校，其爲教悉本古者小學、大學之法，故天下翕然而向風。滑以州改縣，在河朔，實惟文明之地。厄於元季兵燹，學廢廟存。皇明洪武戊申，職州治者率爾一新，而規模卑狹淺陋，荒穢不除，過者爲之興歎。甲寅秋，

金華諸侯仲仁來知縣事，既舉其職，謁拜廟下，慨念學校廢弛，思有以修之。乙卯春，始構肄業之齋，撤舊爲新。右曰存仁，左曰立禮，而學有可觀者焉。丙辰秋，建東西廡於廟兩序，列繪諸賢，且造神主以祀。又念授業之堂弗稱，不足以聳人之瞻視，乃謀改作。己未春，捐俸勸義，裒材集工，擴其址而大之。梁棟傍引，丹碧輝映，宏壯深邃，始與廟稱。判簿崔君景文亦嘗有心協贊之。前後制作，凡二十有八楹，繚以宮牆，儼如也。

是歲四月之朔，學訓導於彬、里學師師善遣諸生持狀走予里，且致彬之言曰：「侯施惠於滑者甚厚，邑大夫士庶咸願賜文以記侯之功，使滑之爲士者知名教之所在，禮義之當尊，修其孝弟忠信。其細民如風行草偃，胥勸尊君親上，不其偉與！」訥聞其語，有關風化，欲辭而不敢辭者有二焉。皇上興學之制，既刻諸石，其所以嘉惠後學，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既如此之重，賢侯治滑之政，又能重修廟學，振起儒風，不負朝廷掄選之實而克盡承宣之責者復如此之備，是宜有記，勸懲將來。嗚呼！建學立師，非但發明前聖之道，實所以作養當代之材。爲師爲弟子者，使學問見之於踐履，文章施之於政事，則聖賢明體適用之學於是乎在。而文風丕變，人材輩出，起而輔一代雍熙之治，亦豈外是而他求！此又訥有望於滑之士也。

《明一統志》卷五七《袁州府・學校》 宜春縣學　在府城北門外。宋建於秀江之北，元徙于此，本朝永樂中重建。分宜縣學　在縣治東。宋初建縣西五里，宣和間遷清源渡，嘉定間復建於西郊。本朝改建於此。萍鄉縣學　在縣治西。唐初建於縣東南。宋紹興間徙尉司之右，乾道初復徙于縣西車田。本朝移建于此。萬載縣學　在縣治東雙虹橋之西。宋慶曆間建，崇寧間徙橋東南，乾道中復舊址。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〇《平陽府・學校》 臨汾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洪武十一年建。襄陵縣學　在縣東南隅。金大定中建。洪洞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元中建。浮山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中建。趙城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中建。太平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元中建。已上五學，俱本朝洪武中重建。岳陽縣學　在縣治內。元皇慶二年建。曲沃縣學　在縣治西。宋慶曆中建。翼城縣學　在縣西北隅。舊在縣治南，宋天聖間徙此。蒲縣學　在縣治西。元大德中重建。汾西縣學　在縣西北。元至元中建。臨晉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中建。以上六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榮河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三年因故址重建。猗氏縣學　在縣治東北。金承安中移建於此，元至元中重建。萬泉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泰和間重建。河津縣學　在縣治東北隅。元皇慶初建。安邑縣學　在縣治東南。至元中建。平陸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大中祥符間建。以上五學，俱本朝洪武中重建。芮城縣學　在縣治東北。金天會中建，本朝永樂中重建。夏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元中建。聞喜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咸平中建。稷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貞元中建。以上三學，俱本朝洪武中重建。絳縣學　在縣治東南。後唐長興間建。垣曲縣學　在縣治北。因兵火廢，元至元中復建。鄉寧縣學　在縣治西。宋皇祐中建。太寧縣學　在縣治東。元時建。石樓縣學　在縣治東。金時建。永和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時建。靈石縣學　在縣治西南。舊在東南，後徙此，大德七年廢。以上七學，俱本朝洪武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雅州・學校》 雅州學　在州治東南。名山縣學　在縣治西南。俱宋紹興間建。榮經縣學　在縣治南。唐武德二年建。以上三學，俱本朝洪武八年重建。蘆山縣學　在縣治東。宋寶元間建，本朝永樂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雲南府・學校》 昆明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宜良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建。呈貢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祿豐縣學　在縣治北。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大理府・學校》 太和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十七年建。雲南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十八年建。浪穹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楚雄府・學校》 楚雄縣學　在府城西。永樂元年建。廣通縣學　在縣治南。正德間建。定遠縣學　在縣治東。嘉靖間建。

《明一統志》卷六六《郴州・學校》 永興縣學　在縣治南。宜章縣學　在縣治西。興寧縣學　在縣治西。桂陽縣學　在縣治東。桂東縣學　在縣治東。以上六學，俱宋建，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四《安慶府・學校》 懷寧縣學　正觀門內東。舊在府學東，正統初改建於此。桐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潛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太湖縣學　在縣治西。宿松縣學　在縣治東南。望江縣學　在縣治北。以上俱洪武初建。

《明一統志》卷六五《永州府・學校》 零陵縣學　在縣治南。宋嘉定初建於縣治西，後移縣治東。本朝改建於此。祁陽縣學　在縣治東。宋舊學，元移於縣治北，本朝洪武初復建於此。東安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元燬。寧遠縣學　在縣治東。唐建。永明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以上三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江華縣學　在縣治東。唐舊學，宋移建於縣治北，本朝洪武初復建于此。

《明一統志》卷六四《常德府・學校》 武陵縣學　在縣治北。二學俱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桃源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龍陽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間建。二

學俱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沅江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二《瓊州府・學校》 瓊山縣學　在府城南。洪武元年建。澄邁縣學　在縣治東。臨高縣學　在縣治東。俱宋建。定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文昌縣學　在縣治西。俱元建。會同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樂會縣學　在縣治東。昌化縣學　在縣治西南。俱元建。陵水縣學　在縣治東。感恩縣學　在縣治東。俱宋建。已上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

宋訥《西隱集》卷七《陽城縣重修縣學碑》 上家四海之元年，山西載定，詔宰臣選材賢爲郡縣官，以撫慰之。陽城得知縣李侯芾，簿方侯渭。明年，縣以治聞。又明年爲洪武庚戌，制下郡縣立學官，每學制訓導四人佐其教，咸給以祿。定弟子員，各有差。俾部使者敦勵稽考之，其教道德六藝、武學律學，將作養全材，以副時用，天下翕然向風。陽城爲邑，四依山麓，廟學枕城東南，學基狹隘，堂室陋小。二侯謀曰：「教養之地，愧德他縣，是爲弗職。吾邑雖貧薄，顧不能拓而新之，上以宣布聖天子崇建人文之盛，下以推廣學校之美於將來乎？」乃相舊學之西偏，有地蕪廢，詢諸邑耆，昔道流居之，歿於鋒鏑之阨矣。遂闢地繚垣以通焉，以道諭民，材集役來。築基督工，中構堂五楹，高明宏麗，題曰「明倫」。左右爲齋十楹，與堂尤稱。堂東少後，構庖厨之舍三楹。又即廟東隙地，開廣路轉而之北，樹靈星門於橫街。於是廟之氣象，學之規模，大過於前。又增置祭器，爲庫貯之。是歲秋，役興焉，冬落成焉。將爲學刻石，走書求文於予。

予惟記事宜序其實，興學宜推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禮制寖盛。郡縣無大小，皆建學，尤以廟爲重焉，由學尊廟，由廟表學廟焉。而不敦乎學，非制也。聖天子建皇極，叙彝倫，當汛掃區宇之際，獎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興學，斯無負於開迪樂育之大德焉。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者，而況教乎？爲邑知重學校與爲學知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也？

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教養備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特使士子羣居族立爲言語文辭之工乎？正欲成就人材，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爲道，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而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舍此，道安在乎？學安在乎？即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夫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同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此繫於教者爲甚大，繫於學者爲甚切，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嗚呼，其説亦微矣乎？聖人在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麟鳳，寶不寶於金玉，正人端士，濟濟羣出，明斯道而濟斯民，爲國家太平之屏翰也，將自今日。此予不辭而樂書之，以勵我同志，以無忘二侯之德。

芾字文輝，鄧州人。渭字彦清，婺源人。皆邃邁之士云。洪武辛亥春二月，前國子釋褐魁燕南宋訥碑。

《明一統志》卷二八《彰德府・學校》 安陽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元間建。湯陰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大觀元年建。俱本朝洪武三年重建。臨漳縣學　在縣治西。舊在縣治東，洪武十八年淪於河，二十七年徙建於此。林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武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天會中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涉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一《汝州・學校》 汝州學　在州治西。洪武三年因元舊祠堂建。

《明一統志》卷八二《雷州府・學校》 雷州府學　在府治西。海康縣學　在縣治東。遂溪縣學　在縣治西。俱宋建。徐聞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以上俱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四《衡州府・學校》 衡陽縣學　在府城西。宋開禧中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衡山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三年建。耒陽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二年建。常寧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元燬。本朝重建。安仁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嘉定中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酃縣學　在縣治東。元建。臨武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藍山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三學俱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七《歸德府・學校》 羅城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洪武初建。柳城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三年建。懷遠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二年建。融縣學　在縣治西。宋乾道中建。來賓縣學　宋在縣治東。宋開寶中建。武宣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洪武初建。上林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三年建。遷江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初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澤州・學校》 澤州學　在州治東南隅。宋至和間建。高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元至元間建。陽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元初建。陵川縣學　在縣治東隅。金天會中建。以上四學，俱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沁水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沁州・學校》 沁源縣學　在縣東門外。元大德初建，本朝

洪武初重建。武鄉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大德中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七《廣德州・學校》　建平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間郡守洪興祖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殷奎《强齋集》卷三《咸陽縣學官記》　昔者先王制爲典禮，以治天下，後世莫能易者，學校其一也。朝家稽古圖治，寓内甫定，即詔郡縣一切立學，置師弟子員，而爲之條制。維時有司從事唯謹。洪武四年春三月，咸陽始自杜郵還治便橋故城，斬棘榛，排瓦礫，以立官寺，故其作學獨後。明年，教諭殷奎既至，猶以歲饑，未克興造。又明年，縣丞萬仲能、典史鍾承吉方圖其事。適部使者王侯猷持節境上，下令刻日視成。於是慮材庀工，胥地之宜，營縣寺之西南。高爽豐敞，面勢方直。南盡渭水，西即宋廟學故阯也。既而知縣事郝文昭至官，議用參合，遂以二月戊寅起講堂四楹，旁繕齋廬，周障之垣。鑿南爲門，折而東出，虚其前位，以儗先聖禮殿。三月丁未，堂成。屏攝先聖先師，具始立學之奠。退飲鄉老酒，偶射讀法，禮容肅穆，詔令斯在。

相古先民，出治縣學，蓋養賢序賓，訓戎蔽囚，勞農考藝，罔不於斯，所以觀感其人民而節量以禮，故下以無犯，而上以易治。世既益降，禮之存者無幾，獨學校之制，僅可考修。而有司具文，觀美是事，本末易置，無以導民。迺今詩書六藝具有條目，先王之典亦既爲之兆矣，推而達之一乎！古之所教，使凡爲治之要胥此焉出，無不可者。矧夫是邑，文武周公所宅，灃水之上，講學行禮，爰有故區，存神過化，亦既尚矣。有宋盛時，張子在鄠，相去三百里而近，其教學者，必使學禮，以屏習俗，以養德性。其志必欲見諸行事，以準周公之爲治，百世之下，一人而已。學於斯者，無用他求爲也，俛仰聖哲，不遠伊邇，尚相與服習其道藝而爲禮於其中，日引月誘，將見教化之行，倫理既正，法度既著，而風俗之成，無愧古昔。是則朝家作學之本意也。

奎不佞，辱承人乏，無能闡發教道，以造就斯士，輒因學之始立，勉爲吾黨誦其所聞，且識作創歲月，告後之人，尚益繕其未完者云。是年三月既望，蘇州崑山殷奎記，南昌盧某書。

《明一統志》卷八三《柳州府・學校》　馬平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洪武四年建。洛容縣學　在縣治西。

《明一統志》卷六〇《襄陽府・學校》　襄陽縣學　在府治東北。洪武四年建，天順間重建。宜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五年建。南漳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棗陽縣學　在縣治南。元大定初建。穀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歐陽修有記。光化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以上四學俱本朝洪武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五《辰州府・學校》　沅陵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舊學在縣城西，本朝洪武五年徙建於此。盧溪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初重建。辰溪縣學在縣治南。本朝因元舊址重建。溆浦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元燬。本朝洪武初重建。黔陽縣學　舊在縣東門外，景泰初徙城内。麻陽縣學　在縣治西南。本朝因舊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遼州・學校》　榆社縣學　在縣治東。元中統間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和順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嘗塗縣儒學重修記》　我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駐蹕於太平。武功既成，誕興文教，亦自太平諸郡始。嘗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其令王俊即宋尉司舊址創建。後來若楊守仕敏、韓令恭、元令霖，拓基葺宇，時有潤色。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廨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焉，浸淫久之，幾無完宇，泮池湮塞，射圃荒蕪，學因以甚敝。

廬陵周侯統自南京刑部郎中出守其邦，周覽徘徊，有意經理。會柱史洗君光以巡按至，視而歎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今不修，他日爲力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其事。已而洗君滿去，柱史鄭君約代之，實成厥終。凡新作師之廨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爲諸生號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十八楹，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爲梁柱，各六，以改作靈星門。殿廡堂齋，咸加補葺。湮者以濬，天光洞然，蕪者以剪，門庭翼然。繚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爲費凡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粟，皆取諸贖刑，人力取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民也。侯以余同鄉，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訓導楊綱，來請記焉。

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爲觀美也，以爲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爲師弟子者居之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爲教也必專，爲學也必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抵於平康。蓋其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寧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顔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宫完美，風雨攸除，陟降興居既安且適，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顔淵之學，顔淵之學，其本末具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成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業，參諸

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爲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其知所學哉！

周侯爲政，惓惓以教化爲先，蓋有其先都憲公家法。而同知秦侯茂、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憲章、學教諭訓導皆贊襄是役惟謹。敦匠則經歷周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義官張喬、寧隆。法皆得書。是爲記。

宋訥《西隱集》卷七《濬縣重修學碑》 天以夫子正綱常，明教化，爲萬世道德之宗主。故木鐸之喻，麟鳳之比，金聲玉振，以集大成，凡有天下國家者，遵之治而昌，悖之紊而失，理勢之定，孰得而喻之？六國滅而秦出，書焚儒坑，以愚黔首，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使夫子之道晦塞，殆至焚而燼、坑而堙也。漢高祖過曲阜，祀夫子以太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夫子之道，猶日中天。自是郡縣之學漸盛，夫子之廟修而廣也。皇明誕受多方，綏厥猷於降衷之民，乃詔天下崇儒興學，凡郡縣鐫格式於石，以示永久。擇師則試於朝，考弟子員進修，以貢胄館，成德者，達材者，每擢而用之。六藝之教，賓興之禮，於是大備矣。嗚呼！明明天子，崇天道，保天命之實，昞著於無窮矣。惟濬州降而縣，故廟學在浮丘山上。洪武癸丑，天台項如英來知縣事，改遷於山麓東北。甲寅，廟成學立，惟學不稱於廟，規模狹，制作卑也。蓋創基之功失於急遽苟且，不足壯觀於一邑。丁巳冬，四明方侯叔周知東明，選遷於濬學，而以果達臨政。又能敬修己而廉律己也，士論歸之。明年春，侯涖學，必曰學制卑狹，禮容愆宜，可改而葺之，以崇易卑，以廣易狹，庶幾不見誚於鄰邑矣。於是割俸敦役，弘敞增舊。傳道之堂三楹，梁棟高連，榱桷遠接。前後植楹，庋庇風雨。虛明深邃，軒豁清爽。左右肄業之齋六楹，與堂翼然而並。至於祀神之主，捍官之垣，入廟之門，井井經畫，咸臻於美。己未春二月，學訓導姜某、邑李某遣儒士某以禮來請記，將刻堅珉於學，以彰聖天子世丕基，崇正學，以六經、孔孟氏之書引拔髦士，本德行、末文藝之典，下以紀方侯奉明詔，崇學校，厚風化，役協於公，事合於制之績。願賜文以勸來者，繼承不怠，則吾濬之廟學，可久而不致於敝。此濬士之深望焉。既聞其書，善而嘉之，記不可終讓。竊謂自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不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溺於徑約者，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自程朱氏明道學於天下，有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此學者於道所以不能入而明也。要必即書以窮理，一心體之，一身踐之，勿視爲空言，則道遠乎哉！師以是傳，弟子以是習，據依循守，道可深造，事君則思堯舜其君，治民則思堯舜其民，庶能答皇上興學之詔，亦不負侯修學之心也。爲斯文者，尚宜加勉哉！

謝應芳《龜巢藁》卷一八《重建縣學事蹟》 皇明革命，政教一新，設學校置師弟子員，以教以養，以求其寔效，非疇昔文具比。故官于郡縣者，常以是切切也。洪武五年，武進縣知縣、臨川董縣丞、江陰陳公以縣學弊隘，僉議易之。既而乃革俸構講堂三間，其楹軒如堂之數，翼以兩齋，齋各三楹，教官等齋廬、庖湢之屬又十餘楹，由是師生有講堂居息之地矣。明年春，視夫子廟棟撓柱折，懼將壓焉，曰殿、曰廡、曰戟門及靈星門，皆撤而新之，聖賢肖像重爲修飾，而邑人具瞻之敬蓋益崇矣。又明年，規射圃于學之傍，爲門三間，闢門道南向，深若干步，而外户閽人守之。凡廟學計若干楹，其崇廣皆比昔有加，地皆甃甓，繚以周垣，樹之嘉木，輪奐之美，丹碧之輝，煥如也。竊惟前朝時武進縣初無學宮，所設教諭附郡學廡，稍至□□年，有司創始記者，謂病地弗弘，蓋苟焉而已。今吾令與丞皆儒而官，故能以興學爲己任，前主簿登萊尹公及今薄澤州張公相繼翼贊，以底于成。民非不役也，而役之以時，故民忘其勞，且有樂助其才力者，皆賢長貳祗順朝家，教學之意，而邑人化之，又能心長貳之心也。育才之盛，當自茲始，真可爲斯文賀。

《明一統志》卷三六《慶陽府・學校》 安化縣學　在府治南。洪武七年建。合水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初重修。環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初建。真寧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四《廬州府・學校》 合肥縣學　在府城舊三賢書堂右。元至元間建。舒城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間遷於城外，虞集有《明倫堂記》。已上五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廬江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七年建。巢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英山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三年建。霍山縣學　在縣治東。弘治己卯建。

《明一統志》卷三四《鳳翔府・學校》 鳳翔縣學　在府學西。洪武初自縣南移建於此。岐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寶雞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扶風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因宋舊址建。郿縣學　在縣治西。元爲州學，本朝洪武間改縣學。麟遊縣學　在縣城東門外。舊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洪武初移建於此。汧陽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初修。

《明一統志》卷七二《瀘州・學校》　納谿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合江縣學　在縣北。宋元祐間建，後燬。本朝洪武初重建。江安縣學在縣治南。宋大觀間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後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況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遥者乎？

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嘆，豫有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兹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爲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創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既迄工，以記見屬。

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爲詳，説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皇朝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丕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揚、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者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駕説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於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説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

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於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宋訥《西隱集》卷五《濬縣重修廟學記》　濬有山曰大伾，考夏書可見矣。大伾少西，又有山曰浮丘山，州治及縣在焉。高明宏敞，聳人觀瞻，非特登覽之勝。河朔民廬官舍，一燼於兵，慨歎者敗甓殘瓦而已。皇明膺天命，撫萬方，首選輯寧郡縣官。時濬爲州倅州官者，徙州治於浮丘山之北麓。惟學在山隅，殿廡敗壞，幾毁神位，學尤堙没。去州治既遠，每行朔望禮，往返憚跋涉。孰克謀遷而建之？州既改縣之三年，爲洪武癸丑。朝廷起賢俊任牧守，項侯如英授知濬縣事。侯愷悌愛人，踰年，政修事治，乃謂主簿錢通、典史陳復曰：「聖天子始定區夏，即詔郡縣重修廟學，立教官，設訓導，定弟子員。六藝外，復有武學律法，期得治平材，以安海宇。此天朝大備之制，孰敢曠典禮，墜教基乎！」簿應曰：「善。」明日，告遷於夫子廟廷，遂詣縣治東，相亢爽之墟築基焉。乃積良材，乃運堅甓，乃集衆工，一勸而民力畢赴。乙卯正月經始之。殿有像，廡有神，表以靈星之門。授業有堂，肄業有齋，各得其度。前廟後學，以楹計者凡二十有五，繚垣是周。其落成，則三月也。又開圃於學之右，以習射焉。昔孔子射於矍相圃，觀者如堵，蓋所從來遠矣。丙辰六月，教諭韓鶚、訓導姜彬、前國子釋褐田宗道、耆儒劉主一合衆而謀曰：「廟以尊先聖先賢，治化之原，皆本於學。侯祗慎所職，遷舊益新，輪焉奐焉，一代興學之典昭晰矣。盍謀鐫石，永示厥美？請記宜誰歸？」僉云請記于訥。乃遣儒士霍篪等持狀，且致諸君子之辭曰：「願有以叙其事而示於後，俾一邑增耀焉。」訥嘉侯從政之果，校官士請文之篤，故不辭，乃按狀而書於石。嗚呼！自中原喪亂，二十餘年，王綱墮，政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維持此心者，惟有六經、孔、孟氏之書耳。皇上掃清區宇，斂五福，錫庶民，天下生靈始脱鋒鏑之厄。不有學校，則六經、孔、孟氏之書雖存而知者寡矣，又何以爲世道維持計哉！侯欽體明詔，故學校立，教養備，士子有依歸。其望道未見者，必務即書以窮其理，主敬以立其本，格物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又嘗再考諸書，推之日用，有所裨助，勿視爲空言。然後人心以正，天理以明，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不難矣。師以此立教，弟子以此進學，則濬之髦士孝父忠君，咸列達材成德之地，異日登青雲，輔王化，始知侯宣上恩德以教惠於下者，

報國家有道，崇斯文有功也。

侯字英輔，家世仙居縣云。

《明一統志》卷三六《臨洮府・學校》 狄道縣學　在府治東北。洪武四年建。

渭源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初建。金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爲州學。本朝洪武十年改建。

宋訥《西隱集》卷五《清豐縣重修廟學記》 清豐故有廟學，元季毀於兵。皇明有天下，繼天出治，嘉靖四海，以迪彝教，詔崇復郡縣學。學官有祿，弟子員亦給廩以養。乃復古六藝，學兼武律。立考試法，中式入胄館。用隨材器，大小靡遺，三代以下所未有也。惜乎一時初制，守令間有哲愚，故興學有備有不備，有盛有不盛焉。洪武甲寅，朝廷起賢俊之知治化者選牧郡邑。錢唐金侯雍以學行方鳴於浙右，既起，授清豐令。蒞政初，謁廟勵學，歎其廢而不理，不足爲太平盛觀，故謂學官曰：「建學立廟，朝廷大典，非一邑以求私美。行圖作新，其責在我。」翌日，捐己俸以倡率之，而知義者咸勸趨焉。度材集工，弗急弗緩。一殿穹然，兩廡翼然。手題神主，以安厥位。下至靈星之門咸具。有堂曰「彝訓」，有齋左成德，右育材，繚以宮墻數仞。丁巳夏，國子江源清來主縣簿，尤著贊佐之能。及落成，民不知勞。輪焉奐焉，過者起敬。邑大夫士族共載謀，欲紀歲月於石，以彰聖天子大崇文教之典。學之訓導李賓以禮遣諸生魏澤持狀來請記。賓父子相繼登科，詩禮家也，庸言不妄，矧侯之善績著聞耶？訥嘉而信之，書其事也弗讓。乃爲言曰：天下之邑長，能知修學者鮮矣，況能知所以興起乎！能知興起學校者鮮矣，況能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乎！是故學校盛，教化洽，風俗淳，人材美，縣皆繫於令焉。侯學既修矣，所以興起者嘗凜然惟恐有不及矣。至其所以教，所以學者，又能知獎拔夫爲師者，使之傳是理，教而不倦；勉勵夫爲弟子者，使之明是理，守而不失。則教易明，學易成，其有裨於治化也，不止一二而已。若侯興學，其可謂備而盛者與！嗚呼，天地間品物散殊，莫不各有本然之理。而其理之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五常之倫是也。周流洋溢，無所虧間，豈有不足於爲學者而有餘於爲教者哉！蓋不過教則發明其理之本然，學則推究其理之固有，皆未始有所務於外也。一理既明，求人之理不異於己，參物之理不異於人，養之深，積之厚。由是形諸身，見諸事者，莫非此理流行貫徹，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矣。夫如是，庶不負建學之功，而爲政爲教之美，庶兩全焉。後日學校盛，教化洽，風俗淳，人材美，庶茲邑之士入謁廟學，頌國家之太平，詠金侯之遺愛，則其美之至爲何如耶！訥識賓舊矣，間嘗一識侯矣，聽其論議，良有補於政教，每竊慕焉。宜其三載考績，朝廷旌能，復其職以終九載，後之功業，詎可量乎！今獲假文字，託姓名於不朽，是所願也。故詳其實而書之，使繼侯而來者，尚克作興於永久。

《明一統志》卷八四《梧州府・學校》 蒼梧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二年建。藤縣學　在府治南。本朝重修。容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建州學，本朝洪武二年改建爲縣學。岑溪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二年重建。懷集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重建。博白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北流縣學　在縣治西南。唐建，元遷他所，尋復舊。本朝重修。陸川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興業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末廢，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〇《承天府・學校》 京山縣學　在縣治西。宋崇寧間建于縣南河畔，元毀，本朝移建于此。潛江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九年建。景陵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建，本朝洪武間重修。當陽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間建，後廢。本朝洪武十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八《衛輝府・學校》 汲縣學　在府城內東。洪武三年建。胙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修。新鄉縣學　在縣治東南。獲嘉縣學　在縣治西。二學俱洪武三年建。輝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修。淇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一《潼川府・學校》 射洪縣學　在縣治西。宋元符間建。鹽亭縣學　在縣治南。唐貞觀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中江縣學　在縣治南。晉時建。遂寧縣學　在縣治西南。唐貞元間建。二學俱本朝洪武七年重建。蓬溪縣學　在縣治北。唐開元間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安岳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元祐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樂至縣學　在縣治東。

《明一統志》卷七一《眉州・學校》 彭山縣學　在縣治南。元天曆二年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丹稜縣學　在縣治南。宋紹興十二年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青神縣學　在縣治南。元至元二年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嘉定州・學校》 峨眉縣學　在縣治西。宋慶曆二年建。夾江縣學　在縣治東。隋開皇間建。二縣俱本朝洪武七年重建。洪雅縣學　在縣治南。唐建，元廢。本朝復建。犍爲縣學　在縣治南。漢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榮縣學　在縣治東。唐武德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威遠縣學　在縣治東。隋開皇間建，本朝洪

武十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二《廉州府・學校》　合浦縣學　在府學東。洪武十四年建。靈山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建。

《明太祖實録》卷一百四十七《洪武十五年八月》〔庚寅〕置延安府吴堡、神木、府谷三縣儒學。

《明一統志》卷六八《保寧府・學校》　閬中縣學　在府治前。宋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南部縣學　在縣治南。隋開皇元年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蒼溪縣學　在縣治。北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十六年重建。廣元縣學　在府治前。宋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昭化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十七年重建。通江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嘉祐中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南江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梓潼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淳熙中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汾州府・學校》　孝義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介休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唐咸亨初建於縣治東，元至元間移於此，本朝洪武十七年重建。平遥縣學　在縣治南。元建，本朝洪武中重修。

《明一統志》卷六九《重慶府・學校》　巴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中重建。長壽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江津縣學　在縣治南。宋治平間建，元燬。本朝洪武八年重建。大足縣學　在縣治南。元至順間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永川縣學　在縣治東。宋嘉祐間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榮昌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七年建。綦江縣學　在縣治東。宋德祐間建，本朝洪武十八年重建。南川縣學　在縣治西。宋至和間建于縣治東，本朝洪武四年徙建今所。黔江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八年建。安居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建。壁山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銅梁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七年建。定遠縣學　在縣治南。唐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酆都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九年併入涪州，十四年重建。墊江縣學　在縣治北。宋淳祐間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武隆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間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彭水縣學　在縣治南。宋紹興間建，元末燬。本朝洪武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澈江府・學校》　江川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一九《太原府・學校》　陽曲縣學　在府城内西北。金大定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太原縣學　舊在汾河東，洪武六年移於今縣治東街北。榆次縣學　在縣治西。宋咸平中建。太谷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崇寧中建。祁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大定中建。徐溝縣學　在縣治南。金太平中建。以上俱本朝洪武初重建。清源縣學　在縣治西北。金泰和初建。交城縣學　在縣治西北。金泰和初建。二學俱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文水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元豐中建，本朝洪武十九年重建。壽陽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元祐間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盂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治間建。臨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治中建。靜樂縣學　在縣城東山岡下。宋大觀初建。以上俱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河曲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十四年建。樂平縣學　在縣治東。金泰和間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定襄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治西南，元大德中建，本朝洪武八年移於此。五臺縣學　在縣治西南。金正隆初建，本朝洪武初重建。繁峙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順初建。崞縣學　在縣治東。元泰定間建。二學俱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嵐縣學　在縣治南。宋元豐中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興縣學　舊在縣治東北。元至元中移城北，本朝洪武十一年重建。寧鄉縣學　在縣治西。舊在縣治西南，本朝洪武五年移建於此。

《明一統志》卷三四《漢中府・學校》　南鄭縣學　在府治西。元建，本朝洪武八年重修。褒城縣學　在縣治西。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城固縣學　在縣治南。宋崇寧初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洋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城西，洪武四年移建於此。西鄉縣學　在縣治東。元延祐初建，本朝洪武二十二年重修。鳳縣學　在縣治東。沔縣學　在縣治東。略陽縣學　在縣治北。以上三學，俱元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平利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五年建。石泉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四年建。洵陽縣學　在縣治西。紫陽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漢陰縣學　在縣治東。二學俱洪武五年建。白河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八〇《南雄府・學校》　保昌縣學　在府學前。元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始興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建。

《明一統志》卷七九《韶州府・學校》　曲江縣學　在府學南。宋建，元燬。本朝洪武五年重建。樂昌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建，元修。仁化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二學俱本朝洪武三年重建。乳源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元燬。本朝洪武初重建。翁源縣學　在縣治東北。舊在縣北，元廢。本朝洪武初復建，未幾災，二十五年始遷於此。英德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建，元廢。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　戊辰，罷廣西荔波縣儒學。時本縣言：「自洪武十七年詔置縣治，其地界于雲南，因蠻寇作亂，焚毁學舍，其後大軍克復，雖已重建，然生員皆苗蠻徭僮缺舌之徒，教養無成，不堪選貢，徒費民供，無益國家，乞罷其學。」從之。

《明一統志》卷八六《大理府・學校》　太和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十七年建。雲南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十八年建。浪穹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一八《徐州・學校》　蕭縣學　在縣治西南。舊在縣治東，宋初在蕭子城內，後徙置不一。元至元中縣令耶律廷瑞建於此。本朝洪武中重建。碭山縣學　在縣治東。舊學遷徙不一，元大德間改建於此。本朝永樂中重建。豐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六年因舊址重建。沛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河東岸泗亭坊，金大定間徙建于此。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下《永樂元年五月》　〔甲午〕禮部言：「舊制，應天府設學，不設上元、江寧二縣學。今既設北京國子監，以順天府學爲之，革大興、宛平二縣，而以大興學爲順天府學。其順天府及二縣生徒通經能文者，令充北京國子監生，其餘皆充順天府學生。」從之。

《明太宗實錄》卷二二《永樂元年八月》　〔庚申〕設雲南楚雄府楚雄縣儒學。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類皆蠻夷，不知禮義。惟僰人一種賦性溫良，有讀書識字者。府州已嘗設學教養，其縣學未設。今楚雄縣所轄六里，而僰人過半。近委官勸集民間俊秀子弟入學讀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訓誨。」從之。

《明太宗實錄》卷二五《永樂元年十一月》　〔庚辰〕免教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祁陽縣教諭，建文中謫教大理縣。至是，例得復祁陽縣。孔高朝京師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閱月不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教邊縣，以聞。上曰：「母子之愛本於天性，暌違萬里，數年一旦相見，已難遽舍，況於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明太宗實錄》卷二八《永樂二年二月》　〔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試者，例當充吏。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諭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挽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明太宗實錄》卷三三《永樂二年七月》　〔甲辰〕吏部言：「有進士自陳是雲南人，不閑吏事，願爲教官。」上喜曰：「雲南人能舉進士，可嘉。就授雲南學官，以勸其鄉人。」

《明太宗實錄》卷三六《永樂二年十一月》　〔丙寅〕廣西忻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邑中皆蠻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廩祿，無益于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擅離其職，請罪之。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赴闕自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吏部調用之。」

《明一統志》卷四六《寧波府・學校》　鄞縣學　在縣治西。慈溪縣學　在縣治東南。俱宋慶曆中建。奉化縣學　在縣治東。宋景祐中建。定海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雍熙中建。以上學俱本朝永樂中重修。象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唐會昌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永平府・學校》　盧龍縣學　在府城東南。遷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俱洪武二年建。撫寧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七年建。昌黎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大德間建，本朝永樂中重建。樂亭縣學　在縣治西北。金建，本朝洪武初建。

《明一統志》卷八三《桂林府・學校》　臨桂縣學　在府學西，即宣成書院故址。洪武末重建。興安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本朝永樂間重建。靈川縣學　在縣治東。永樂間重建。陽朔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治南，宋徙于此，本朝重建。永福縣學　在縣治西。舊在縣東。宋徙于此，本朝重建。義寧縣學　在縣治西，即閱武亭遺址。元建，本朝重建。灌陽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七《汀州府・學校》　長汀縣學　在縣治東北二里。宋紹興中建，本朝重建。寧化縣學　在縣治北。宋淳熙中建。上杭縣學　在縣治東。宋嘉定中建。俱本朝洪武中重建。武平縣學　在縣治東。宋乾道中建，本朝永樂中重建。清流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炎中建，本朝重建。連城縣學　在縣治東。宋淳熙中建，本朝重建。歸化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永定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大同府・學校》　大同縣學　在府治東南隅。洪武十三年建，十七年重修。懷仁縣學　在縣治西北隅。洪武十三年改建於此。山陰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建，元因之，本朝洪武二十八年重建。馬邑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二十七年重建。廣靈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初建，十六年重修。廣昌縣學　在縣治東。元建，本朝洪武十六年重建。靈邱縣學　在縣治東。金貞祐中建，本朝永樂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雅州・學校》　名山縣學　在縣治西南。俱宋紹興間建。榮經縣學　在縣治南。唐武德二年建。以上三學，俱本朝洪武八年重建。蘆山縣學　在縣治東。宋寶元間建，本朝永樂五年重建。

李賢《古穰集》卷四《重修武城縣儒學記》　昔者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

教，而民皆化之，興起弦歌之聲。自後千八百年，而是邑之宰能繼子游之芳躅者幾人哉！監察御史伍君善宰是邑，乃能景慕其高風，謂子游教民者禮樂之道，而明此禮樂之道者學校也，故慨然以作興學校爲己任。覩其舊規之狹隘卑陋也，必欲新之而後已。撫字之餘，每自經營，藏之胸中，既而政通人和，乃熟料之曰：「可以爲矣。」遂率僚屬各捐俸資以倡之，邑之義士多願助焉。由是計財鳩工，凡百所需，一時咸備。自正殿、兩廡以至門堂、齋舍，一切增新，比之舊規高大宏敞。邑人聚觀，罔不敬嘆。伍君於是走書至京，乞予爲記，以爲斯學之重。

予惟子游聖門高第弟子，優於文學，而於禮樂節文度數之詳，講之明，行之熟，觀《禮記》所載可見矣，宜乎能以禮樂教民成化而見取於聖人也。君之爲宰，顧何所觀法哉？亦惟求子游所講所行之禮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推其躬行心得之餘以教是邑之人耳。夫使君子學此而愛人，小人學此而易使，則斯學也，謂之作興宜矣。不然，但以修葺爲功而不知禮樂之爲教，則是邑之人於日用人倫之間不和不序，而欲其興起弦歌之聲以成美俗，不亦難乎？

嗟夫！人有古今之異，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之殊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向使子游生於斯時，亦豈能捨禮樂以爲政哉？伍君果能體其道，則民之所以感化者，亦不異於昔時之武城矣。繼子游之芳躅於千載之上，以不負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於今日，獨非宰是邑者之責乎！

《明一統志》卷四《順德府・學校》 邢臺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沙河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大觀初建，本朝永樂中重建。南和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九年建，永樂十年重修。平鄉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六年建，永樂三年重修。廣宗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中統間邑人李仲濟以其私地建，本朝永樂九年重建。鉅鹿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元貞間建，大德初重修。唐山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正三年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內丘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三年建，永樂二年重修。任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六九《叙州府・學校》 宜賓縣學　在府治西南。宋慶曆間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慶符縣學　在縣治東。元大德初建，本朝洪武三十四年重建。富順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間建，本朝洪武三十二年重建。南溪縣學　在縣治西。宋熙寧間建，本朝永樂十年重建。長寧縣學　在縣治南。宋淳祐間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高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八年建。筠連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七年建。珙縣學　在縣治南。元建，至本朝洪武二十二年重建。興文縣學　在縣治北。元至元間建，至本朝洪武八年重建。隆昌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八六《臨安府・學校》 通海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二十五年建。河西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十九年建。嶍峨縣學　在縣治東。永樂十一年建。蒙自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二十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四《平樂府・學校》 平樂縣學　在府城北。洪武四年建。恭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永樂八年建。富川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二十九年建。賀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永樂十四年重修。荔浦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縣東，宋徙於縣西，尋徙於此。本朝重建。修仁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初重建。

《明太宗實録》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 〔丁巳〕設交阯順化府永盈倉，安樂、古藤、農貢、麻籠、美良五縣儒學，細江縣陰陽學，廷河、大灣二縣道會司。

《明一統志》卷七二《邛州・學校》 大邑縣學　在縣治南。唐咸亨間建，本朝洪武十七年重建。蒲江縣學　在縣治南。隋建，本朝洪武十七年重建。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金華縣重修廟學記》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裁成輔相，品節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天之生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道。其所謂道，大而天敘之典，小而動静云爲之則，皆非有待乎外者。既明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贊夫天佑斯民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爲君知尚於仁，爲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知尊中國而外夷狄者，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

自漢以來，世主皆知尊孔子，厚其禮而尊用其教。我國家君師宇内，一惟孔子之道，内而京師，外而府州縣，遠而邊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可爲盛矣。而守令承流宣化，有恭有慢，則其治亦隨之張弛焉。

金華縣附郡城之下，蓋吕成公、何文定、王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壬寅，進士番禺郭瑛來爲令，祇循德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其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所爲學，甲辰之夏，巷民弗戒於火，延燬學舍，迫及禮殿，風怒火烈，人罔攸措。瑛拜俯叩首，瀝誠籲神，靈應響答，反風熄火，殿及兩廡弗燬特完。周視殿材，歲久滋敝，宜撤以新。方諏於衆，會詔有司修飭祀典祠廟，邑人趨義，

咸願有助。遂卜日就事，因故益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像。前建重門，講堂、齋廬、庖廩、周垣，咸新作之，加於舊規。於是令率學之諸生行釋菜禮，而教諭李和圖不泯其令與邑人好義者之績，具事本末，加書介中書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

夫祇先聖以飭教事，理民首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子德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興起相助之易也。嗚呼！邦人俊秀來遊其間，必也陞而之廟，湛焉肅焉，秉其對越之誠，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其仰鑽之志，而進修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日廣，處也有以續前修君子之光，出也有以任國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於賢令與賢父兄之盛意哉！

是役也，令主之。助之資者，邑士朱士真、某、某。助之計者，耆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年某月某日。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胡儼《頤庵文選》卷上《弋陽縣重修儒學記》 弋陽縣儒學，舊爲南山書院，宋季疊山先生謝君直所建。後罹兵燹，書院遷於弋陽。國朝洪武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以造士，書院遂改爲今學也。永樂丙申，山水驟發，溪流漲衍，學宮漂潰，故址獨存。師生講肄，春秋祀事，居處禮儀，一切遷就而已。宣德丙午，會稽王尚瑜宰斯邑，釋菜之日，顧瞻徘徊，惕然於中，固已默有經營之志矣。期月之間，政修令行，民用化孚。迺度材埏埴，鳩工庀事。自禮殿門廡，以至講堂齋舍，謹飾規制，作之新之，加丹堊於圬鏝，飾金碧於棟宇，高明靖深，倍增於昔。於是聖賢有像，采章炳煥，德容儼然，講習有所，周旋進退，禮文秩然。藏書有室而簡册崇，景賢有祠而先德著。與夫豆籩簠簋之潔修，庖廚庫庾之完具，卓然壯觀於溪山之域。而邑之士，庶得有所瞻仰而依歸矣。是役也，從容不迫，工有程而民不擾。越二載而告成，教諭李陽、訓導楊清、吳智寓書於新建教諭王來，介其徒丁習，方惟矩具本末，謁余記之，且以表王尹之有功於學也。

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宮之修復。固有司之善政，學者從事於斯，豈徒尚夫宮室之美觀也哉！藏焉修焉，一志慮之專，以戒夫遊惰之失，胥告胥訓，味聖賢之言，以求夫義理之奧，磨礲切磋，深造自得，乃有以開明其心志，而義精仁熟，則於應事接物之際，皆得其宜矣。施於有政，特舉此而措之耳。此明體適用之學，諸君子篤志不倦，必獲其效。獲其效，庶上不負朝廷教育之深恩，下不孤王尹作興之美意，而師友道義之相承，足以紹疊山之風軌。他日賓興于於然而來，弋陽之士必有可觀者矣。余雖衰老，尚拭目焉。

若夫相其事而贊其成者，縣丞杜琰、曾觀，主簿胡智，典史任智，皆可書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新化縣重修學舍記》 學校風化之原，誠牧民者之先務，而世儒俗士往往忽之，乃汲汲於簿書期會之間，視此爲迂緩，不之經意，此教化之所以不興，人才之所以不盛，而治功之所以不廣也。

新化，湖廣寶慶之屬邑，庠學在其邑之西，建始於國朝洪武之戊申。規制庳陋，庭宇狹隘，見者知其不稱，無能改作。歷歲既久，學舍頹圮，廟屋亦壞。師儒講學，莫啓觀瞻。春秋祭祀，無以展誠。及莆陽黃君濟生來爲幕賓，首謁學宮，顧而惕然曰：「是豈非爲政者之羞乎！」於是與長佐謀，出捐己資倡率於衆，庀材僦工。既以完具，乃擇日之吉，悉徹而新之。禮殿講堂，門廡齋舍，泮池橋門，與夫庖湢之所，栖息之室，莫不畢備。壯麗閎大，加於舊觀。又設先聖先賢像於其位。經始於宣德丙午秋七月，落成於是歲之冬十月。是役也，工費不爲少矣，一毫不斂於民，功成而民不告勞，此其所以爲賢也。濟生聰敏有才略，諳練政體，識達事機，其來贊政也，能留心於學校以爲先務，使弦誦之聲被於閭里，而射鄉祀享皆有以備其禮儀，民之得於觀感之間，翕然化服。而經生學士知所勸率，獷驁詩戾知所改悔，鰥孤羸寒得所依歸。如是而俾教化之行，治功之成也甚易。賢才之出，將彬彬焉盛矣。然則爲政者之於學校，豈細故哉？彼有不能而幕職能之，是可嘉也。

濟生比以職事至京師，求予記其成，以告於後之人，益理而修之，俾勿壞，尤見其用心之至也。於是乎書。

《明宣宗實録》卷二一《宣德元年九月》 〔庚戌〕罷廣西思恩、忻城二縣儒學。時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申春言：「思恩、忻城累因蠻寇攻劫，殺虜人民，生員亦被拘略。今忻城全無一人，思恩止有四人。縣民稀少，多是徭僮，非但言語不通，不堪訓誨，抑且不願入學，徒存學官，無所施教。宜如洪武中河池縣事例革去。」上從之。

劉球《兩谿文集》卷五《成都縣學增修文廟記》 凡爲郡縣必有學，學必有廟，以祀夫子。自皇明一天下，其制已然。增益潤色，至永樂、宣德中，雖武衛夷荒，亦詔置學，視郡縣之制。而成都學廟圮弗治，日削其址入十二姓衛丁家，乖厥制矣。宣德七年春，教諭鄭永安始率諸生詣使司，具以其狀告，且曰：「今不復，無以杜後侵。」布政甄公寔、參議李公敷允之。明日，謁憲司，告如使司。廉

使劉公洵、副使朱公與言、僉事顧公侃允之。又明日，詣都司，告如憲司。都指揮僉事、前兵部侍郎張公信允之。三司羣執政遂會，御史李公寔議復所侵，不若悉求其所與更之。既得所，召十二姓諭之曰：「惟爾侵先聖廟地，大不順，姑釋弗爾經，購茲美宅，爲爾家，易爾所居，以廣先聖祠。爾子若孫亦永利。」十二姓得美宅，樂輸其有而去之。益地倍其舊者六。迺俾知縣童文欽材度址，命吉屬工，悉撤其舊而新之。不七月廟成，不五月重門、兩廡成，不三月肖像成。塗甓之工，丹漆藻繢之飾，各以次畢。擴規制倍其舊者十。學官諸生周旋其間，顧昔也如彼隘，今也如此宏，昔也如彼陋，今也如此麗，上樂於教，下競於學，咸希永厥傳。

夫二帝三王之迹遠，而天下知篤彝倫，重禮信，賤利而貴義，賢正直而否詖邪者，夫子明道之功也。夫子之道，兼二帝三王之道，行之萬世無弊，然常與治化爲升降。兩漢唐宋皆乂安，百數十年，人趨詩書禮樂之化，恐弗先，則大牢肇享，封號祀壤寖加，其道炳如也。秦、晉、宋、齊、梁、陳、隋、五季不一一傳，而干戈相尋，篡奪之禍接踵，其禮夫子者亦闕然無聞。今列聖崇儒術，羣執政由儒入仕，推儒化，陶育全蜀之民，使皆知德而興行，用彰聖明之治，宏吾夫子之道，泰迺其時也。而尤一心於成都學廟之廣者，以成都爲蜀首縣，成都之學廟崇，人知修夫子之道，去邪説，則環蜀百郡縣，將風聞而震起，蓋臂運不患其指不應，故用心必自成都始。

昔漢尊孔氏，其臣文翁寔先廣其化於蜀，迄今猶爲美談。羣執政克宣上德如文翁，宜載諸石，以增蜀故事。是舉也，御史蔣公彦俊、袁公鋭、郎中談公信後至，都督同知徐公甫、副使阮公存、參議彭公謙、石公堅、僉事茅公惟揚自外歸，皆有力焉，用附書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宜興縣重修廟學記》　宜興之建廟學久矣，六七十年來，未有能修飭之者，由是日入於敝。宣德中，縣令張惟澄以大成殿之將壓也，乃謀新之，材始構而以事去。正統之初，上饒蔣侯義自桃源簿以賢舉來爲令，始至，謁先聖，而周覽學舍，慨然歎曰：「朝廷鋭意教養斯人，而義適當其任。今廟學不治，將何以奉順德意？」夙夜祗懼，思竭力圖之。會監察御史廬陵彭君勖受命董教事，至宜興，知侯之志而獎勵焉。侯重於勞民，即盡發己貲以爲倡。邑人許信等相與謀曰：「吾邑得賢令，欲新廟學，以教吾縣人子弟，使皆爲才且良，此甚盛事也，吾徒其可不勉？」於是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以佐官。乃市材命工，完殿之未備者，塗墍而蓋覆之。兩廡、兩齋、戟門、靈星門、會饌之堂、諸生燕息之舍，悉次第改作。施以粉堊丹漆，塑聖賢像，皆如制。經始於年月日，以年月日訖工。侯既告成於廟，而進諸生使學焉。教諭邱純諗於衆曰：「吾侯用意於學校至矣，然其爲功也實難，宜刻石以告後人，使維持之，且使學於是者亦勉勉以副侯意。」衆皆曰：「然。」遂因予友清河令李侯信圭求予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道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循天命之本然，施於人事之當然，而皆有其則，是所謂道也。然或蔽於氣質，惑於物欲，有不能知，不能行者，是以聖人在位，必立學校以教之。其入道之方，則必以讀書爲務，窮其旨趣，發其所蔽，祛其所惑，知之至，行之力，斯能有以成其才。三代以來皆然也。我朝列聖，尤以教學爲重，於五經、四書皆有纂述，以發其蘊奥。慎擇俊秀，俾業於是，而訓以良師。且專置風憲官往督勵焉。蓋欲明道以興治，其所望於學校如此。今蔣侯之爲是也，凡來學者，進而謁於廟，仰先聖之德容，而知夫道之有統。退而習於學，誦經傳之旨言而明夫道之有常。居則行於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出而用之君臣上下、應事接物之際，而無不盡其宜，然後爲道之成，則無負朝廷教學與蔣侯興學之意矣。

世之爲令者莫不有學校之責，然卑忽而沮抑之者蓋多，能如蔣侯甚少也，然則蔣侯果賢於人哉！予故爲之記，以勉夫學者，且示後之人，俾善繼之，永勿壞。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祁門縣廟學重修記》　徽屬邑六，祁門其一也。其地爲東越奥區，山水奇峭，地隘而少田。其俗質樸，其民剛勁而少爭訟。唐代宗時，析黟縣之西、浮梁之東置以爲縣，以其地有祁山閶門，遂名之爲祁門云。宋端拱中，始建學於縣治之西。後復徙於西南。歷歲滋久，學宫或修或否。至近年以來，禮殿傾圮尤甚。值有司多故，弗克以時修治。宣德二年，教諭孫曰讓奉命來典學事，喟然有志改作。乃率訓導胡文昺及邑之富民汪士政等十一人，相與裒金帛，爲材木工徒之直，分役會功，躬勤程督。首大成殿，次門廡舍宇、牖户階陛，皆撤而新之。弘敞通明，崇密堅緻，悉合法度。於是廟學之規，始足以稱瞻仰。經始於三年之秋，落成於明年之夏。曰讓欲識其歲月，以貽永久，乃致書屬其兄翰林修撰曰恭，請予文爲之記。余因告之曰：

古之所以重學校者，以其爲賢才所自出。而學校之爲教，不越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已。蓋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是理。是理之在天下，亘古今而一日者也。而或爲氣禀習俗所拘，則於是理或有所昧，故必爲之擇師儒，因其固有者以導之，使其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

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至於平天下之道，必使之貫通浹洽，以極夫體用之全，以造夫至善精微之蘊，而後吾之本立，庶幾於聖賢之德業有所造就而至於遠大也。奈何世之學者，往往昧其身心之所固有，因仍苟且，徇目前之利，汲汲焉惟科舉詞章之習，而欲以釣聲名，干利禄者，靡然而莫之顧。則其本已蹶矣，尚何遠大之足期哉！徽故大郡，文公先生闕里所在，其道德文章，昭然具在。曰讓尚端本立教，以先生覺斯人者日與諸士子講明紬繹，使其反諸身心者有自得之效，而超然於科舉詞章之外，則他日推而施之於天下國家者，本深實茂，將無所處而不當，豈功利云乎哉！

余以曰讓有志於斯文，而又能興廢舉墜，以爲學校之光，故樂爲之記，俾刻諸石，以警其徒，且使後之任教事者有考焉，而無忘曰讓之志也。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二八《廣昌縣重修廟學碑》 皇帝嗣統改元之三年夏四月，同知建昌府事麻城蕭侯允恭行部至廣昌，爰詣學宮，祗謁先聖先師。顧宋楠摧朽，圖繪黑昧，慨然太息，謂：「廣昌名邑，耆俊多此出焉，而廟學不修，殆非我國家崇聖道育俊材之意。吾爲郡佐，與有責焉，敢不以修飭爲己任！」乃告太守三山謝公仲仁，用圖改作。議既克合，侯首捐俸金四百八十銖爲倡。於是縣令莆陽葉君茂高、丞晉陽李君拳暨學之師生、縣之義民祇若侯意，或輸之財，或助之役，奔走奉承，以後爲羞。乃僦良匠，市美材，斲石爲礎，埏埴爲瓦，煉蜃爲灰，筮日奏功。始事於大成殿，黼坐朱几，廟貌孔嚴。旁及兩廡，拓而大之，自羣弟子以及從祀諸儒，圖像惟肖。前爲正門，列以畫戟。外惟三門，上應靈臺。又作先賢祠以祀鄉之先正。至於齋舍庖庾之屬，敧側者正之，陊剥者修之，丹臒漫漶者飾之。侯往來涖縣，躬自督勸，衆歡趨之，不煩執扑。經始於是歲夏六月，越明年戊子春三月始考成焉。殿廡靚深，門闥宏麗，多士聚觀，以爲他邑所未有也。侯帥令佐師儒舍菜於新宮，告成事焉。教諭桐廬邵君忠、訓導英山段君佩、湖南王君渙暨學之諸生，謂侯嘉惠此邦，聿新廟學，不可無辭以敭休聞，相與伐石置廡下，而屬喬新書之。

喬新竊惟魯僖公作頖宮，史克頌焉；吴仲庶新潭學，王臨川歌之。今蕭侯修學養士之勤，殆無異於魯公、潭守所建立，而聲歌不作，非闕典歟？迺具書其成績於碑，而繫之以詩，以繼頖宮、潭學之聲，以昭示於來世。侯字某，以儒發身，佐郡有威惠，其善政可繼者甚多，以非廟學所繫，故不書。其詩曰：

盱水之曲，奕奕新宮。孰經孰營，蕭侯之功。於惟蕭侯，民之父母。蘇枯齦强，惠澤孔厚。華幡彭彭，戾於我邦。念茲庳陋，顧瞻徬徨。迺究迺圖，迺戒工徒。迺卜迺諏，爰茲暨塗。有伉惟門，有翬惟殿。丹楹藻棁，罔弇彝憲。我材孔良，我役惟時。閱歲乃成，匪亟匪遲。新宮告成，祀事孔明。毛牷斯鬷，黍稷惟馨。侯升講堂，衿佩濟濟。或誦或絃，亦文亦史。侯曰勖哉，敬明迺德。厥德靡修，我心有慊。諸生拜手，侯訓惟休。勉焉祗服，敢遺侯羞。麗牲有碑，方趺圓首。侯之嘉聞，百世不朽。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武進縣廟學重修記》 武進舊有學，在毘陵郡城之東二里許，創自有宋，至元而繼修之。國朝洪武初，宰邑者復新而大之。歲久，夫子廟洎學宫漸至傾圮。永樂甲辰，訓導覃懷逮宏率諸生王忠輩修之。時前進士白瑜判陳州，以内艱家居，慨欲協相其成，首捐貲爲倡。遂募財鳩工，粗復其舊。洪熙改元，今都御史熊君元節以大理卿承命巡撫，過郡謁學，嘗督有司修葺，未克訖事。宣德丁未，鄱陽進士蔡貴來尹茲邑，留意學政，視學規制稍隘，乃捐俸貨民之隙地，於靈星門東創三門。又於講堂後，勸民分地十餘尋，植以竹樹。正泮池之偏，增築饌堂、射圃，使復其常。於是廟貌有嚴，堂廡有序，講誦有所，像設藻繪，焕然一新，而至是可謂大備矣。其郡人禮部尚書胡公原潔歎修復之難，念繼葺者之不易，乃來屬予記之。

惟人才之興，本於學校，而學校之興，繫乎宰民者之賢否。今觀是學之成，其創修前後，累累有人，固不俟乎宰民者矣。然非貴之卒其成功，其能完美壯觀若是之盛哉？雖然，君子之爲政有先後，而學校之教有本末。貴之爲政能急於興學，可謂知所先後矣。而世之學者，徒事於決科名、釣利禄之計，於夫爲學之本漫不加省，是可乎哉！夫微而性命道德之蘊，顯而君臣父子之倫，日用事爲之故，莫非民彝物則之所在也。學之者必察乎此，端誠意正心之功，造窮神知化之妙，以達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後其本立於内。夫如是，則所謂科名利禄之自外至者，有不足計矣。是固掌教者之任，而宰民者亦詎能辭其責哉？尚勉焉端爲教之本，以率勵其士子，而振起俗尚之弊。將見異時賢才之興，皆道德明秀，出而爲國家恢宏政治，而堯舜其君民，卓然爲當代名臣，則於斯學，豈不重有光乎？是又建學之意，不可不書。

《明一統志》卷五六《吉安府・學校》 廬陵縣學　在府治北三里。宋紹興六年建，本朝宣德四年重修。泰和縣學　在縣治東。宋咸平間建，本朝洪武間重建。吉水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宣德間重修。永豐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建，元重修，本朝洪

武間重建。安福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自縣城東徙此，本朝洪熙元年重建。龍泉縣學　在縣城外之東南。宋建，本朝洪武間重建。萬安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自龍溪門外徙此，本朝洪武間重建。永新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宣德間重建。永寧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洪武間建。

《明一統志》卷七八《福寧州・學校》　福安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西，元皇慶初建，本朝洪武中重建。寧德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嘉祐中建，本朝重建宣德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〇《龍安府・學校》　江油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石泉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洪武初重建，宣德四年重修。

楊榮《文敏集》卷九《重建緱雲縣儒學記》　學校之設，所以化民成俗而爲治天下之本，其所繫甚重矣。唐虞三代之世，治隆俗美，莫不由是也。我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首詔天下郡縣皆立廟學，而於京師建國子監，選擇俊秀，甄拔師儒以教之。聖謨明訓，蓋弘遠矣。繼以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孜孜求治，而於學校之政，尤加意焉。今皇上繼體守文，茂圖化理，欲使治效超於唐虞三代之盛，爲臣子者敷宣德意，其可不以學校爲重乎？

宣德庚戌，緱雲重修縣學成，教諭松溪楊銘馳書京師，請予爲記，曰：「邑有舊學，在史隱山下，國初知縣劉澤民因唐人故址而新之。歷歲滋久，日就傾圮。典學校者欲改爲之，而力不逮，修補破壞，苟且歲月，而弊陋滋甚。宣德之初，三山陳京來知縣事，既至，視學舍，慨然曰：『茲非爲政所當先者乎？京在是，其敢不勉圖新之？』然以視事之始，教令未敷，未可以勤民。及再期而民化，乃謀於寮屬，各捐俸貲以倡之，而邑人之好事者皆樂從。掄材伐石，蠲吉興工，化腐橈以堅良，易傾陊以方正。禮殿儀門、講堂齋廡，次第修舉。丹碧黝堊，煥然一新。經始於庚戌之秋七月，落成於是冬之十月。計其用工雖不久，而宏規永圖，超前數倍。不爲之記，則無以示後來。敢以爲請。」予與京、銘皆閩人，而京又爲令之有聲者，顧其所爲，實治天下之本繫焉，義不可辭。乃謂之曰：

朝廷所以重學校者，蓋以明人倫，美風化，育賢材，以興文明之治也。有司奉行而修舉焉，豈直備文具、爲觀美也哉？亦因是而已矣。然而人倫之所以明，風化之所由美，賢材之所由成，非獨居之使然也，必司政教者明道德於其身，有以倡率之耳。京以文學登進士，其於聖賢之教，究之有素，茲爲百里之政，拳拳以興學爲心，而典教事者又得銘焉，是不徒以其治民者治民，而又能以其教民者教民，吾知緱雲之理效，必有加乎昔矣。是可書也，乃爲之記。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南陵縣修學記》　南陵，寧國屬邑，先聖廟學在縣治東南。然興造之日久矣，繕修不繼，日入於壞。宣德五年，任君秉彝之來教諭斯邑也，始至，謁廟，視學舍，凡明倫堂、東西二齋及倉庫庖厨、諸生寢舍，皆傾仄腐敗。其正殿及兩廡，亦間有弊陋，且器用多損缺，弗稱嚴祀立教之意。心切憂之，思欲補弊爲完，易敗爲新。而財無所出，乃致邑中好事者，飲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興學，以成賢才，美風俗，其意厚矣。南陵爲縣，近在畿内，而弊若此。諸公樂善向道，能不一動其心乎？」衆皆曰：「此吾邑之學，所以教吾邑人子弟，吾輩弗克早圖，乃令先生以爲憂。請各出貲財以助。」而其邑之傑然者朱道輝、葉文員、劉允迪、潘廷美、何舜卿即各致大木爲棟梁，且又資其不給。乃市羣材，命衆工，凡諸用物，一不以干有司。會監察御史張琦巡歷至南陵，聞而韙之，命醫學訓科劉惟先董其事，縣令丞張亨龍得名助諸雜役及飲食之費。經始於宣德六年九月，而以明年六月成。皆堅壯華好，軼乎舊觀。又市胡俊、陳貴隙地爲後堂，與前堂相稱。凡禮神諸器几案、爐餅、籩豆、罍爵之屬，靡不具備。於是廟學煥然一新。今年，秉彝以事來北京，具以告予，而求文爲記，且曰：「倫之爲此，蓋難矣。經費既不敢煩有司，然亦未有概於心者，非衆人之協從，弗能就也。今幸而成功，若不爲之記，則無以示久遠。且欲學於是者，皆讀書勵行，庶無負今日修學之心。願先生有以教之。」

予謂天之生斯人也，皆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其孝親弟長者，仁之本，而君臣、夫婦、朋友，則義之合也。禮以制之而各盡其分，智以窮之而各揆其宜，則人倫之道明，其所受於天者盡矣。然人之氣質不齊，蓋有昧其道而斁其倫者，是以有教焉。教必有所寓而施，是以有學焉。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興學立教不異於古，而必本於讀書，書所以載此道也。讀其書，明其道，深體而力行之，則賢才成，風俗美矣。然而世之遊學校者，知讀書以明道矣，深體而力行之則鮮矣。持無實之空言，思以僥倖於一時，而謂賢才之成，風俗之美，其可邪？

南陵自昔爲壯縣，今密邇皇化，而又得賢如秉彝者修學以教焉，則夫爲士者當何如哉？盡心於聖經賢傳，明夫天理民彝之本，然質於師，講於友，體之於身，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推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如是，出而用之，達其道於天下，以成化善俗，則三代之賢豈遠哉？父兄老長相與協比而成此

者，非苟爲觀美也。祇順朝廷德意，固亦以此望於鄉邑之爲士者矣，其可不勉哉！

秉彝名倫，監利人，始取進士，爲監察御史。親老，求教官以便養。教之盡其方，諸生始復有科目顯者。觀乎是舉，其賢於人可知矣。故予爲之記，以勉學者，而並著之，使他日有考也。凡樂助之人，其名未盡載者，則列之碑陰。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江陰縣先聖廟學重建記》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於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首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撰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洪範也。夫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明聖之心也。列聖相承，益欽益至。縣是自京師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邦畿之內？且延陵采邑，先賢禮讓之化未泯，其人心嚮慕興起爲何如哉！

江陰縣學歲久而弊，侍郎周君巡撫過之，慨然興歎曰：「廟不飭，何以妥明靈，致誠敬？學不飭，何以興教化，成賢才？忱奉朝命來事，寧有重於此乎！」謀撤而新之。爲縣者聞之，悚然曰：「此吾職也，敢不祗承。」民耆老聞之，躍然曰：「此以善吾民也，吾其可坐視於是？」相與合謀，賃工市材，易故以新。作大成殿十有六楹，前作東西兩廡，各若干楹。殿之後爲明倫堂，若干楹。左右爲兩齋，各若干楹。庖廩門垣，咸備以固。高敞弘麗，加於舊規。由是縣長貳、學官、諸生歲春秋行禮廟廷，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用稱朝廷崇祀先師之意。而諸生退即於學，敬修所業，以求無怍於古聖賢，將上以光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繫豈細故哉！

訓導嚴頤書來，請記廟學之成。夫受命在政教之任，而能知本源之意，有倡有隨，協志畢力，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爲無忝。而爲民父兄，於義事奮起趨赴，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皆可書也。肇斯舉者，周君名忱，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其巡撫江南諸郡，適歲荒歉，勞心賑恤，民賴以濟，而所至勤於學事。相斯舉者，知縣朱應祖、主簿胡忠，而忠始終效勤。耆民周孟敬、朱善慶等皆助資，曹宏、黃惇等分董役事。經始於宣德六年二月，成於明年六月，記作於十年十有一月。嗚呼！後之有政教之任於斯，爲民父兄於斯者，可以鑒矣。

《明一統志》卷三九《嘉興府・學校》 嘉興縣學　在府治西南二里。宋咸淳中建，本朝洪武間重修。秀水縣學　在府治西。宣德七年建。嘉善縣學　在縣治西。宣德五年建。海鹽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元貞中建，本朝洪武中重修。平湖縣學　在縣治東。宣德五年建。崇德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興中建，本朝永樂間重建。桐鄉縣學　在縣治東北。宣德七年建。

胡儼《頤庵文選》卷上《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新建縣儒學，乃元之宗濂書院也。按郡志，宋淳祐間，江丞相萬里典藩于洪，以濂溪周子嘗尹南昌，乃建祠祀之，表其額曰宗濂精舍。其地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之上，後燬於兵。元立學官，天下郡縣皆有學。元統初，邑令薛方即龍岡故址以爲邑庠。時省臣賈鹿泉、監司劉宣因郡士萬一鶚、熊朋來之請，謂精舍既爲邑庠，而周子之祠不可湮沒，乃相與出貲，得民間廢宅於東湖北涯，復創宗濂書院。元季，龍岡之學復廢，而東湖之書院存。國朝洪武五年，遂以書院爲新建縣儒學。於今六十餘年矣。其居講席者非一人，而興造修復者亦屢矣。然更歲月，風雨震陵，而殿堂門廡、齋舍祠宇不能不腐撓敗剝，有志於斯者，存乎其人焉。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玠來爲教諭，慨然有志新之。玠，丞相公之族孫也。即以其事請於當道。時吏部侍郎富春趙公巡撫西江，監察御史安岳王公亦按治於茲，合藩臬諸公及郡邑長吏，詢謀僉同，即其故而更以新。於是自禮殿達於門廡，自講堂及於齋舍，若藏修之室，若江公之祠，鳩工飭材，加甓鏝堊，丹碧照耀，輪奐增美，巍然傑出於湖光天影之間，猗歟偉哉！工始於八年春二月，再閱月而告成，可謂役不煩而民不勞也。董其事者，主簿桂陽袁景春，朝夕在類，克勤所事。既落成，景春與玠謁余記之。

竊惟是邦濂溪先生過化之所，丞相江公所以祀先生者，豈徒然哉？誠欲學者知所依歸，而光風霽月，高山景行，千載猶一日也。故學舍雖有遷易，而道則無古今。求其道者，《圖》、《書》具在。《圖》衍太極，《書》體夫誠，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推之於用，則修齊治平，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亦舉而措之耳。學者果能於先生遺書講求而盡心焉，則日進於高明，不流於污下，日歸於中正，不惑於邪說，而凡馳騖於文藻，役志於功利者，皆非先生之學也。吾黨之士，幸相與勗之。是爲記。

楊榮《文敏集》卷一〇《常熟縣重修廟學記》 宣德癸丑，常熟縣重修孔子廟學成。吏部稽勳主事錢衡世家斯邑，少常遊是學，來請於予曰：「學在縣治東南，其地隆然以高，宏然而敞。創始於宋至和，重修於開禧，端平，而再葺於元之皇慶、至正。其間政教興替靡常，未可以概舉也。洪惟國朝文教聿興，洪武庚戌，教諭朱昞來掌教事。時學之制，左則殿廡、戟門、櫺星之赫奕，右則講堂、齋舍、庖廩之畢具，其後則有子遊祠及先賢堂，蔚然可觀。歷歲滋久，上雨旁風，漫以圮壞，未有能振之者。近西江羅汝寬典教茲邑，慨然欲作新之。計其工費浩繁，慮有弗給，乃先度其力可爲者爲之。若廊廡、講堂、門垣、齋舍及先賢祠宇，皆循次修葺，惟禮殿未之能也。壬子之秋，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暇日視學宮，見汝寬用力之勤，亦慨然曰：『修學責在有司，吾輩視其頹廢而不加力，寧無愧焉？』乃各捐俸以倡。訓導徐萬溢、翁玭力贊助之，命諸生某等督其事。衡適得請於朝歸省墓，乃奉白金四百星佐其役，仍率邑之好事者某某捐貲以助。於是聚材鳩工，殿之梁棟榱桷、瓦甓牆壁之毀者易之，帷幕器用之敝者新之，聖賢像設章服則繪飾之。與汝寬先事所修葺者，輪奐華采，相爲炫耀焉。是役也，不煩於官，不擾於民，而卒以時就，誠可謂難矣。敢求一言，以示不朽。」余嘉佐邑及典教者之得人，又嘉衡之能輕財而知所尊也，故不辭而爲之言曰：

學校育材之地，風化之原，爲國者之先務也。天啓皇明大一統文明之治，開萬載太平之業，在內則立胄監，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學。而學之教法規制，蓋已超軼漢唐宋，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皇上嗣登寶位，尊崇儒道，凡一言一動，莫不師法孔子，以弘堯舜之治。是以屢詔天下修理廟學，然郡縣之吏，能奉承者鮮。常熟邑佐及典教者咸知所重，一新學宮，可謂能祗順德意者矣。夫常熟乃子遊過化之地，子遊聖門高弟也。自今縣之令佐與夫爲師生者，優遊於茲，當何如哉？必景仰賢哲，修舉學政，且務其爲己之學，盡乎孝弟忠信之道，勿徒銜名譽，徇利祿，以負國家建學立師之盛意，則庶乎其可也。敢以此復衡之請，且告其邑人焉。

楊榮《文敏集》卷一〇《蘇州府吳縣儒學重建記》 蘇爲東南望郡，吳縣，蘇之望邑也，儒學爲一邑之望，而或施教無所，瞻仰不稱，善爲政者，得不究於心乎？然興學盛事，改作大役也。舉大役而使勞費一出於民，其得無怨嗟之聲而克底完美者乎？若夫知所究心，事底完美而不動聲色，得不難其人乎？

吳縣學，舊在城西南隅賓興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營，喧雜相接。春夏水潦四集，牆壁傾仆，誦習常輟。郡縣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興慨，欲遷改之，而未有能當其任者。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撫巡東吳諸郡，偕知府豫章況君鍾同謁廟學，見其不稱，因協謀更造之。得隙地於縣治西南，視舊學地廣四倍，高爽平曠，衆咸謂宜。況君具其事，得請於朝。二君復相與議曰：「是役不可重費吾民。」遂計郡之諸倉歲積羨席，得五十餘萬，鬻米可五千餘石。凡材石陶瓦之資，匠作力役之需，悉於是取給，而一毫不干於民。復擇耆民王信、許均美董其事。經始於宣德九年冬十月，訖工於明年夏五月。以日計之，二十三旬有奇，成功速而人不知其勞。享禮有殿，講誦有堂，藏書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湢，各以序列。通爲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其費。其既成也，父老歎曰：「廟學不稱久矣。一旦更新於數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席之積屢矣，昔也不侵盜於吏胥，則腐化爲埃塵。今乃以之成一邑之偉望，何其善也！」既而知縣某、教諭李讓等具其始末，走書京師，求予記。

惟學校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我國家列聖相承，興學育材，六七十年於茲矣。校庠之盛，振古未有，是以弦誦之聲，鬱鬱洶洶，溢乎遐邇。而賢才輩出，裨贊鴻化，後先相望，亦莫不由良有司欽承德意以振作之。然其改作有方，若吳學之建者，亦不易得也。二君子信謂善於究心者矣。來遊於斯者，尚知力學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聖明造就作養之仁，將必效用於時，垂芳於後，以爲斯學之光。則二君子之用心，亦必傳誦於無窮矣。是爲記。

《明一統志》卷八五《南寧府・學校》 宣化縣學　在府學東。舊在望仙坡下，正統初遷于此。武緣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洪武初建。永淳縣學　在縣治北。本朝洪武中建，永樂間重修。

《明一統志》卷五《延慶州・學校》 永寧縣學　元在縣治東。正統元年建。

《明英宗實録》卷一四《正統元年二月》 〔己酉〕直隸隆慶州永寧縣知縣張宣奏：「永樂間人民荒落，雖立縣分，未設學校。近者築完城垣，又將永寧、隆慶二衛移入城內，軍民子弟頗知向學。乞設儒學，作養人才。」事下行在禮部覆奏，從之。【略】

（乙卯）雲南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奏本處亦有俊秀子弟，乞開設學校以教育之。」事下行在禮部覆奏，從之。

《明一統志》卷七六《建寧府・學校》 建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舊學在郡城

外，洪武中始遷於此。甌寧縣學　在府治西南。舊在府城外，正統中遷于此。建陽縣學在縣東同由里。舊在東山下，宋朱熹奏徙此。本朝洪武中重建。崇安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聖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浦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初重建。政和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保定府・學校》　清苑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八年建，永樂三年重修。滿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建，本朝永樂三年重修。安肅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永樂三年重修。定興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八年重建。新城縣學在縣治西北。元建，本朝洪武十一年重修。唐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永樂間修，宣德間重修。博野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年建，正統中重修。慶都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九年因元舊重修。容城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十四年建。完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永樂三年重修。蠡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永樂四年重修。雄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七年建，永樂元年重修。深澤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本朝洪武二十八年重修。束鹿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永樂八年重修。高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三年建。新安縣學　在縣治南。元建，本朝永樂六年重修。涿水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八年修，宣德元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一《肇慶府・學校》　高要縣學　在縣治東。即府學舊址，宋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四會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永樂十一年重修。新興縣學　在縣治東南。即廢新州學，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陽春縣學　在縣治西二里。宋建於城南，本朝洪武初徙此。陽江縣學　在縣治東南。即南恩州學，舊在城南二里，宋紹興間徙此。本朝洪武初重建。封川縣學　在縣治東北。舊在東山，宋遷此。本朝永樂十二年重建。開建縣學　在縣治西。舊在荒山，本朝洪武八年徙此。以上學俱正統間重修。

《明一統志》卷八一《高州府・學校》　茂名縣學　在府治西北。洪武十八年建。電白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元年建。信宜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中建，本朝永樂四年重建。吳川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中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石城縣學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以上學俱正統中重修。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高安縣重修儒學藏書閣記》　高安縣儒學在縣治之東，宋政和間所建。元末兵燹學廢。國朝洪武中，因舊址修復之。然其地陋隘，東逼衛治，西逼縣牆，前臨大街，後近於城，雖有隙地，而爲戍卒所據。師生講誦無所，栖宿無舍，書籍無所藏，飲膳無所設，殿堂廊廡，悉已弊壞，祀事無所揭處。正統戊午，提督學政僉事彭君毓敬巡歷至是，欲擴而充之。顧瞻左右，莫可爲力。獨其後軍營實舊學地，雖失之已久，而理有可言。衛帥聞之，即撤軍營，以其地來歸。君於是即其地創爲高閣若干楹，上以貯國朝詔敕及所賜書其中，下爲諸生講論之所，西爲膳堂，東爲會饌。閣之前爲明倫堂，堂之兩傍爲閣，皆三間，下以爲西齋，上以貯經籍子史。諸書堂之南爲大成殿，兩廡戟門以次成。其西有池曰浴沂，池水深而長。傍池之東爲屋若干楹，以跨於池上，覆以板，闌檻軒窗，疏通明達，牀帳几席悉具，以爲諸生退息之所。池之西爲射圃。南爲校官廨宇，凡三所，其二南向，皆東出。至於神厨庫廩庖湢之處，莫不備具。地雖陋隘，而規制壯觀，有加於昔。經始於正統戊午之春三月，明年己未春三月訖工。儒師萬載李君瓊書其事來請記，且曰：「是役也，多因其舊餘各創爲之，而所重者又在於書。」故吾於閣言之特詳焉。

夫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治，孔子、孟軻、顔曾子思之所以爲言，臯陶、伊、傅、周、召諸臣之所以匡贊輔弼之跡，馬融、鄭玄、周程張朱諸儒之所以論議訓釋之辭，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跡，以及聖朝訓飭誥誡勸懲之制，皆載諸簡策，凡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皆在於此，不可無者，況學校乎？今高安縣重修學舍，而能篤意於此，特閣而藏之，可謂知所重矣。誠使學者能即此以講求二帝三王之道，先聖之言，以修其身，以勵其行，則其才之成亦易矣。用是知嶺南之士彬彬然輩出者，必先於高安見之。因李君之請，書此以復之，以爲他日徵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四《黔江縣學記》　蜀川多僻縣，黔又僻之尤者。界在重慶東南萬山中，道崖石，披草萊，行數日始可達。其南接施鄉。施古夜郎之境，皆夷獠所居，故黔之民半夷元。宋以前，雖郡縣之，猶未建學立教官。皇明疆天下，并其地於彭水，置黔江千户所於故縣西北二十里，尋復縣治於所城之西，而學廟則建於城内。黔之有學自兹始。民蒙聖德，翕然欲革其故習以即新，亦有學成而仕者矣。以不時遭良有司作起之，故學政多弛，而學地爲强暴所侵。千户孫文徙置於縣治東北，惟文廟占地爽塏，爲屋崇堅，其他學舍在廟之東，皆下濕而卑隘，積爲雨潦所沉，圮咆隳垣，發礎而欹柱，師生講誦游息，舉不得其所。正統元年春，吾安成謝君謙牧由進士擢爲其邑令，聽政之暇，數與諸生講藝學宫，常憫其陋而欲更之。越二年，政得其理，民安其惠，與諸生謀，以學地易廟南射圃，先建明倫堂，次則二齋，次則門廊廩庫，次則師生之舍，庖湢之所。未數

月，悉告事成。由是學與廟前後相屬，其規模宏麗，有加於昔數倍。明年，謝君會朝京師，奏缺學官，請擇碩儒爲之，使諸生得有所從以肄業其中，且屬予記。

夫儒者之政，必欲以教化爲先，教化行而民知所嚮，則强者不得恃其横，狡者不得逞其奸，詐者不得肆其欺，愚者不得不求通，懦者不得不立志，彝倫之斁爲可叙，風俗之漓爲可敦，教化之移人也，不亦遠哉！不先於教化而徒峻法嚴禁以威其民，是未得乎爲政之道也。昔范忠宣公令襄城，大興學校而擇賢以教之，又親勸誘焉，民被其化以興於善也既多。其後公之功名德業滿天下，其發迹蓋亦自襄始。襄猶中土易化之地，非若黔之僻在邊鄙而爲教之難也。謝君乃能興學立教，如此其勤，其知以忠宣之心爲心者乎？意其化之所漸，必有人能佩詩書，服仁義，興起於幽遠之鄉，以出而與中州衣冠禮義之士並駕於正直之途，齊聲於聖明之世，君之發聞進階，亦必始於此。特記諸學壁，爲黔子弟勸，且見君之爲政能不失所先云。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博羅縣重修儒學記》 博羅縣學廣文李先生聞予以祭掃還至家，遣人以書告曰：縣舊有學，在浮定江之側，地既陋隘，而左又有武安王廟，故學宮無門，由櫺星門以出入。永樂甲申，縣令林和至，以爲非宜，遂遷廟於延壽寺之左，而闢學門於其上，來者始起觀瞻。辛卯，縣令昌祚重修大成殿。是後典史吴吉修起戟門，署縣事税課大使龔福修復明倫堂、兩齋、學舍，庶幾其備也。曾不十載，腐朽弊壞已甚。正統初，皇上以天下學校之政不修，簡賢以任風憲之職，專督勵之。而廣東則僉憲彭公實承命以來。明年秋，巡歷至兹邑，展謁廟庭，顧瞻前後，惻然曰：「此有司之過也。」自漢以來，郡縣皆有學，學有廟。廟以棲神，學以施教。今廟學毁墜如此，神無常棲，祀事何所展誠？教無所施，學者何所取法？遂欲更而新之。慮無能董其事，共謂府判鄭君廉慎有才智，實堪任之，檄使以來。君至，周覽度曰：「此易易耳。」昔之所以屢成而屢毁者，所司不爲經久計，取其速成，具爲目前觀美，數費勞力不顧也。遂欲圖其久遠，不在乎他，材木磚石之用，取其碩大堅好。而梁棟室屋不在華美，取其完固而已。衆咸曰「然」。於是經營調度，不資於人，不擾於民，不旬月而百用皆具。乃召匠僦工，諏吉興事。衆力齊舉，並手偕作。經始於丁巳冬十有二月己巳，落成於戊午秋八月上丁日。殿堂廊廡，齋厨庫舍，奐然一新，雄壯宏廓，視昔有加。時邑貳令劉君適理縣事，亦克盡心。乃謀於衆，欲具石記公之德與鄭君之勞，以告後之人，俾勿壞，或壞而能修之者。用是取以爲請。

夫葺屋瓦困倉之制，至微也，而周官猶悉書之，以爲後法，況學校首善之地，賢才之所自出，而可不加之意哉？有能加之意者，又可使之無聞哉？昔漢何武爲刺史，行部所至，先即學宫接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鮑德爲南陽，學校廢弛，乃修起黌舍，宴舍師儒，觀者嘆服。故二公名昭於時，而傳誦至今。今僉憲有何武之賢，判府有鮑德之功，其所以見重於時而垂聲於後世也，又豈有窮哉！若貳令之與廣文，能謀所以使人之善傳諸久遠，是皆可書。予故不辭而書之，使并勒諸石云。命憲名琉，安成人。鄭君名述，莆田人。貳令名智，安成人。廣文名浩，建安人。

《明一統志》卷六七《成都府・學校》 成都縣學　在縣治北。宋政和間建。華陽縣學　在縣東南六里。宋以孟蜀太學爲之。雙流縣學　在縣治西南。漢建。温江縣學　在縣治東。宋咸平間建。新繁縣學　在縣治東。漢建。新都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以上六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金堂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在縣南。元徙於此。本朝洪武中重修。仁壽縣學　在縣治東。宋淳化間建，本朝正統三年重修。井研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郫縣學　在縣治西北。漢建，宋徙於縣南，本朝洪武初又徙建今所。資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内江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洪武六年增修。灌縣學　在縣治東。五代時建，本朝洪武中重修。彭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舊在縣東，本朝洪武中徙建於此。崇寧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安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元燬。本朝洪武八年重建。資陽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新津縣學　在縣治東。宋明道初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什邡縣學　在縣治東。宋祥符間建。綿竹縣學　在縣治南。宋景德間建。德陽縣學　在縣治南。宋開禧間建。以上三學，俱於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彰明縣學　在縣治南。唐大中間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汶川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嘉定州・學校》 峨眉縣學　在縣治西。宋慶曆二年建。夾江縣學　在縣治東。隋開皇間建。二縣俱本朝洪武七年重建。洪雅縣學　在縣治南。唐建，元廢。本朝復建。犍爲縣學　在縣治南。漢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榮縣學　在縣治東。唐武德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威遠縣學　在縣治東。隋開皇間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三《淮安府・學校》 山陽縣學　在縣治後。即元蒙古學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永樂間重修。鹽城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永樂十八年重修。清河縣學　在縣治東南。即故甘羅城基，宋德祐間建，本朝洪武初重

建，正統五年重修。桃源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安東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沭陽縣學　在縣治南。元初建，本朝洪武初重建。贛榆縣學　在縣治東。元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宿遷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初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永樂十二年重修。睢寧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四《廬州府・學校》　合肥縣學　在府城舊三賢書堂右。元至元間建。舒城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間遷於城外，虞集有《明倫堂記》。已上五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廬江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七年建。巢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熙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英山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三年建。霍山縣學　在縣治東。弘治己卯建。

《明一統志》卷一四《安慶府・學校》　懷寧縣學　正觀門內東。舊在府學東，正統初改建於此。桐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潛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太湖縣學　在縣治西。宿松縣學　在縣治東南。望江縣學　在縣治北。以上俱洪武初建。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江浦縣學重修大成殿碑陰記》　學校育賢之地，實有司之首務，所當盡心者也。有司不盡其心，而典教者不加之意焉，則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而賢才委靡不振，宜也。江浦縣學在大江之濱，縣治之東，歲久傾圮，歷載以來，莫克究思。廬陵孫鼎來爲學官，謀於訓導孫珙等曰：「學之庫陋如此，欲重修之，堂廡齋舍庖湢之處可因其舊規，其功小而力爲易。若至孔子廟，臺殿庫狹，非一大徹理新之，不足以棲神起敬，稱王者之居。然其功大，力不足以爲，宜先圖其易。其必有好事者，感發慕嚮，則庶乎其可。」乃相與告於縣之長貳，各捐己俸，鳩工聚材，徐而葺之。於是衛之賢特與邑里之耆老儒秀、商旅使客之過往者聞之，相率出錢幣穀粟，爭來助應。財力既具，遂經始大成殿，悉去其故，而惟新是營。增庫擴隘，極於高廣。衆心齊奮，羣力畢舉，曾不幾時而殿宇巍然奐然，百廢具興，莫不完好。明年春，享祀禮畢，大合文武僚屬與士民之俊秀，邑之老長子弟咸集來觀，瞻望歎羨，以爲茲邑學校之興，禮義之備，文物之盛，未有若今日者，是皆良有司者之能盡其心，賢典教者之能加之意以致然也，咸願立石以紀之。孫君遂請文於右都御史熊公以刻之碑，又欲列縣長貳以下及諸相助者之姓名於碑之陰，而請予記。

柳宗元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蓋王化之所至，孔子之道亦至焉，雖蠻貊無以異，故宗元云然。夫以蠻貊尚知篤信孔子而尊其道，況在中國畿甸之內也耶？凡吾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其序秩然而不紊，其恩歡然以相接，惇禮樂，尚仁義，有以異於禽獸異類者，其誰之功也？然則由其道，立其宮以奉之，未爲過，是固無足道也，特以其能知所尊而信之，猶愈於飾佛老之宮，溺而不知止者，故列序其人，庶於世教有警也。是以記之。

《明一統志》卷一五《寧國府・學校》　宣城縣學　在府治南。舊在縣東南，正統七年徙建於此。寧國縣學　在縣西門外。宋建於東門外，本朝洪武中徙於此。涇縣學　在縣治北。太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俱宋建，本朝正統中重建。旌德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南陵縣學在縣治東。元燬。俱本朝洪武間重修。

《明一統志》卷三五《平凉府・學校》　平凉縣學　在府治南。洪武六年建，宣德十年重修。崇信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四年建，永樂元年重修。華亭縣學　在縣治東。元泰定間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內有唐王維竹石碑。鎮原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建，正統七年重修。靈臺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大觀間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莊浪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六年建，宣德九年重修。隆德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四年建。

《明一統志》卷二六《開封府・學校》　祥符縣學　在府城大梁門內。洪武五年建。陳留縣學　在縣治西北。舊在縣治西，洪武十年改建于此。杞縣學　在縣治西。通許縣學　在縣治東。太康縣學　在縣治東北。尉氏縣學　在縣治東南。以上俱洪武三年因舊學重建。洧川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正大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鄢陵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因故址重建。扶溝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延祐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中牟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八年建。陽武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因故址重建。原武縣學　在縣治東。永樂十年因故址重建。封丘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延津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三年建。蘭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因故址重建。儀封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二十三年建。商水縣學　在縣治東。宋大觀初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西華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因故址重建。項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正統九年重建。沈丘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臨潁縣學　在縣治東南。襄城縣學　在縣治西北。郾城縣學　在縣治東。長葛縣學　在縣治東北。以上俱洪武三年因故址重建。新鄭縣學　在縣治東南。密縣學　在縣治東。滎陽縣學　在縣治東。滎澤縣學　在縣治東南。河陰縣學　在縣治西南。汜水縣學　在縣治西。以上俱洪武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二九《河南府・學校》　洛陽縣學　在府治東北。洪武五年建。偃師縣學　在縣治東。元延祐四年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鞏縣學　在縣治南。元大德

十一年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孟津縣學　在縣治西。宜陽縣學　在縣治東南。俱洪武三年因舊重建。登封縣學　在縣治西。元大德五年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永寧縣學　在縣治西。宋崇寧四年建，本朝洪武元年重建。新安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三年因舊重建。澠池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五年因舊重建。嵩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二年因舊重建。盧氏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元統二年建，本朝正統十年重修。靈寶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三年因舊重建。閿鄉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二年因舊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廣平府・學校》　永年縣學　在縣治西。舊學在城東北隅，洪武十一年徙建於此。曲周縣學　在縣治東。金建，本朝洪武二十七年重建。肥鄉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本朝洪武二十三年重建。雞澤縣學　在縣治東。金建，本朝永樂十三年重修。廣平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永樂二年重修。邯鄲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十年建，永樂十一年重修。成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正統十一年重修。威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正統十一年重修。清河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永樂十三年重修。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泰寧縣儒學新作明倫堂記》　正統十二年四月乙卯，泰寧縣儒學新作明倫堂成。教諭李卓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縣學之有明倫堂，舊矣。其始在禮殿之東，洪武初，爲縣者以其敝也，改作於禮殿之後。因其地勢而爲之，充拓之不加，計慮之不審，殿堂相覆壓，簷宇相蔽虧，無閎達之觀，有鬱塞之嫌。其中吟詠之舍、肄習之所可以納日月之光者，蓋無幾，非特學者不以爲快，達官顯人至是，亦未嘗不歎其隘且逼也。卓之始至，甚病焉，且以其密邇殿庭，詩書之誦、夏楚之施、賓客之往來，使令之人之走集，喧囂之聲，不絶於耳，非嚴肅以妥聖靈之道也。況歲久復敝，思一新之而未能。邑之耆老來言曰：昔者堂構在東，高大明爽，山川之勝當乎前，皆若效奇獻秀於茲堂者，蓋一邑之偉觀也。是以前代之士之學於此者，相繼魁天下，聰明茂美之才，亦累累有焉。載之縣誌可考也。改作以來，七八十年，名薦書者有矣，取進士者僅一人。是雖本於學問之至與未至，抑山川雖勝，而茲堂僻絶，不足以當其美與？若復從其舊，則嘉惠敝邑厚矣。卓遂以白於縣主簿黄瑞，首許焉。縣丞周仕良力贊之，皆出貲爲倡。簪纓之家、詩書之族、好德尚義之人亦相率來助。乃治其故基，辨方正位，聚財鳩工，晨夜展力。中爲明倫堂，右左爲明德、養正二齋。知縣洪鏞後至，協心一意，數課勵以相其成。而總其大都者，則邵武府通判郭侯和也。以正統丙寅十二月興工，蓋五閱月而畢。規制宏敞，有加於舊。凡諸俊秀，皆悦而願學於斯。來遊來觀者，亦莫不稱其盛也。是宜有記，以傳於永久。」

今學校之設徧天下，其祀先聖則有廟，而講道辨德，則在於斯堂之中，蓋所謂立教之地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人之大倫，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其道之當然也，明之則叙，不明則斁，天下之治忽繫焉。舜之命契，三代之立學，皆以明此而已。明之者何？盡其道而已。而道之行，則又本於五者之德焉。體之以仁而益於厚，制之於義而盡其宜，禮以謹其分之嚴，智以辨其理之正，而信則以實其心之所發也，如是，則倫明矣。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治化之盛，將不與唐虞三代等乎？

泰寧，邵武屬邑也。其地多崇山峻嶺，舟車之所不通。物産富饒，風俗淳美，故民生皆足以自養而無慕乎外。其於人道之當然，天理之本然雖或未能盡知而行之，然具於人心者未嘗泯，詩書之訓所以致其明之之功者，亦未嘗廢也。今茲堂既新，復以明倫榜於上，爲治之賢、典教之儒師，皆可謂知本者矣。來學之士誦其詩，讀其書，仰而瞻其名，俯而思盡其道，治於身，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忠愛之誠積於念慮之微，達於事爲之著，又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則教學之效成。若其文章之著見，亦皆道德之英華，將可爲後世法，豈但一時魁多士而已哉？此任治教者之所深望，學者之所當勉也。誠能乎是，則無負今日興作之意矣。

卓，予同邑人，嘗從予游，蓋有志於道者。故爲之記，俾刻諸石以告焉。

《明一統志》卷七四《福州府・學校》　閩縣學　在府治東南。宋慶曆中建，本朝重建，正統十年重修。侯官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中建，本朝重建，宣德十年重修。懷安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城外舊縣，本朝洪武中始遷建於此。古田縣學　在縣治西。宋寶祐初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閩清縣學　在縣治東。宋景德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長樂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元祐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連江縣學　在縣治東。宋淳熙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羅源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元祐中建，本朝重建正統，十二年重修。永福縣學　在縣治東。宋時建，本朝重建，洪熙初重修。福清縣學　在縣治東。宋元豐初建，本朝重建，正統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五《泉州府・學校》　晉江縣學　在府治東。舊在府學東，宋淳祐四年建。本朝洪武初改爲府治，遂以泉山書院建今學。正統十年重修。南安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中建，本朝宣德六年重建。惠安縣學　在縣治東。宋熙寧中建，在縣治西。元元貞初徙今所。本朝宣德十年重建。同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興中建，本朝

永樂八年重建。永春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興中建，本朝正統間重建。安溪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間重建。德化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炎中建，本朝正統十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九《南昌府・學校》　南昌縣學　在府治東南。即宋東湖書院故址，本朝正統七年重修，胡儼有記。新建縣學　舊在南昌縣學西，本朝洪武初移建於東湖之北宗濂書院故址。豐城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初建，本朝洪武二十七年重建。進賢縣學　在縣治南。宋崇寧間建，本朝重修，正統十三年重修，胡儼記。奉新縣學　在縣治西南文明坊。宋淳佑間建，本朝重建，宣德九年重修。靖安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末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武寧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初建，本朝永樂七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四《青州府・學校》　益都縣學　在府治東。洪武十年建。臨淄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二年建。博興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二年建。高苑縣學　在縣治東。宋嘉定間建。樂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熙寧間建。二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壽光縣學　在縣治東。元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昌樂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三年建。臨朐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紹聖間建，本朝正統十四年重修。安丘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初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諸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貞元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蒙陰縣學　在縣城西門外。元延祐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沂水縣學　在縣治東。元天曆間建，本朝洪武中重建。日照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九《武昌府・學校》　江夏縣學　在府城平湖門外。舊在黃鵠山北，洪武九年遷此。武昌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縣治東，宋淳熙間建，本朝正統十四年重建，隆慶間遷此。嘉魚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正統十二年重建。咸寧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正統八年重修。蒲圻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向西，後改向南。崇陽縣學　在縣治東北。舊在縣西，洪武七年遷此。通城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五年建。大冶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景泰元年重修。通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本朝正統十四年重修。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於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有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於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於今所，薄於民居，甚隘且陋。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拓大，首徙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以擢任還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既修，即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司，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窿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玄賚書浮海來，徵予記。

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而況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於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於茲，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

南海在前代若遐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成化八年）

《明一統志》卷七八《邵武府・學校》　邵武縣學　在府治西北。宋天聖中建，爲軍學。紹興中改爲縣學。光澤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正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泰寧縣學　在縣治西。宋慶元中建，元末燬，尋復建。建寧縣學　在縣治南。宋嘉祐中建，本朝正統十三年燬，景泰初重修。

《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九《廢帝郕戾王附錄第七》《景泰元年二月》（丙戌）直隸河間府知府孫睿奏：「河間縣附郭編民僅二十五里，且多遷民。近被達賊驚散，賊狡艱難，乞革本縣儒學，以其生員並歸府學。」從之。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七《廢帝郕戾王附錄第十五》《景泰元年十月》（辛未）復直隸河間縣學。先是，河間府知府孫睿以河間係附郭縣，且兵後賦役艱難，奏革其學。既而給事中程信言：「今民已復業，生員具在。且聖賢廟貌、明倫、饌堂、兩齋、學舍俱存。」乃復之。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

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科第之奮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爲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茲邑。初至謁廟，退而用覽學宮，謂：「失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爲己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爲助。侯大悦，亟以書白于提學監司，于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庭廨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于周垣通道，治之皆遍，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爲完整，化漶漫爲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鵠、訓導沈君良、陳君彝乃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且因以勵其學者。先之以諸生羅勳、劉宏，已而相率偕至。禮恭而義慤，義不容以衰鈍固辭。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爲第一義，蓋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與造化相爲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列聖相承，所以敦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説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爲學，往往脱略章句而注心玄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爲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顯摘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説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污，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

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兼舉。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强立不反，有以踵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爲可紀也。諸君子尚思國家之所以教，益自毖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明一統志》卷三六《延安府・學校》 膚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一年建。甘泉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七年建。安塞縣學　在縣治南。元大德三年建，本朝景泰二年重修。安定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四年建，本朝洪武二年重修。保安縣學　在縣治南。元延祐三年建，本朝永樂四年重修。宜川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九年建。延川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治初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修。延長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十四年建。青澗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六年建。洛川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六年建。中部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六年建。宜君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八年建。米脂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十六年建，正統五年重修。吴堡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建，宣德十年重修。神木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十四年建，正統八年重修。府谷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四年建。

《明英宗實録》卷二一〇《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二十八》《景泰二年十一月》 辛酉，革成都府保縣儒學。以巡撫僉都御史李匡等言其「邑小民夷，不堪教育」故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萬安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萬安，文獻之邑也。儒學在縣治東北，而當山川之勝。若金鵝、芙蓉諸山，章、貢諸水，重岡疊嶂，恬波駭浪，不間遠近巨細，皆回合拱挹，效奇獻秀於此，故昔之作者有取焉。其所建立，廟在前，學次之。人既鍾其清淑之氣，而益以學問，往往登高科，躋膴仕，有盛名當世。而萬安之學著稱於天下，至於今久矣。繕治不繼，日入於敝。朝廷每下興學之詔，有司以多務，鮮克用其力。景泰壬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允熙奉命巡撫江西，得便宜從事。政令修舉，威行惠施，而尤以興學爲急。至萬安，謁先聖，周覽殿廷，而歎其敝陋。召邑中耆儒秀士、富家巨室，欲集衆力而新之。邑之義民曾時望言於衆曰：「公之興學，以聖人之道教敝邑子弟，甚盛心也。爲父兄者，奚可不自勉，而以煩公慮乎？學之資用，殿爲大，時望請獨任之，一不以及人。」公大喜，加奬勵焉。時望務遠圖，不惜費，市杉木湖湘，必取合抱大材。其他磚瓦鐵石、黝堊丹漆等物，及諸工匠，皆求其良者而以財致之。是年九月興工，而以明年四月成。爲大成殿五間，高四丈五尺有奇，而深闊稱之。修梁鉅棟，重檐刻桷，土木采章，極其輪奐。聖賢像貌之居殿中者，皆塑繪如制，視昔之美有加焉。

既而韓公復以事臨萬安，徘徊瞻視，見其巍然煥然，可以冠諸邑，益大喜

曰：「時望嘗出穀賑饑，璽書褒賞爲義民。今又獨捐巨費，以成朝廷興學之美，豈非誠好義之士哉！」左副都御史劉公廣衡，萬安之傑也，與曾氏聯姻好，謂其世澤在人，故家有餘積，而韓公秉德蹈義，足以使人興起，故時望爲此不難也，不可以不書。乃屬予爲記，以示後人，使知今日興作之所自。而萬安令某則請具石以刻焉。

予謂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非他，因人之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固有者也。然或蔽而昧焉，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酬應，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建學立師，聚其才俊而教之，使讀其書，以明理之本然與其用之當然，皆有以善其身，植其家而達於鄉黨州閭，出則爲循良豈弟之臣，處則爲孝友忠信之士，而無不宜者，然後爲教之成。於乎！學校之教，蓋治之本也。修舉而程勸之，奚可緩邪？今大成殿既新矣，學於是者，當何如用心哉？進而瞻夫道德之容，退而循夫義理之實，本末兼盡，精粗不遺，用舍行藏之間，真足以興道致治，儀世範俗，斯不負聖天子教育之仁，與夫造作勸勵之意。若徒用心於其末而不究其本，自謂無忝焉者，非君子之學也。

予念韓公惓惓於學校而嘉劉公不忘人善，且欲勉其學者篤志力行，而皆爲大賢君子之歸，亦以永時望之譽於悠久，故爲之記，而使刻諸石。

林俊《見素續集》卷九《泰寧廟學遷記》 國家人文成化，建學立廟，以斂才毓賢焉。棲之學，程之經，輔以史子，擇師友而礱錯之，亦專且習矣。又廟吾夫子，使瞻拜於下，意有所嚮，精神命脈有所領會，以爲要歸夫子，終身之師也。退而觀所從祀，皆學夫子而幾，與得其傳及其門私淑而起者。世既相後，考心蹟於俎豆之間，諸子終身之友也。可以端尚，可以明趣，可以正心，修身而運之家國天下，以施夫子之所欲爲，次之亦不失諸子所至。廟學之設，其豈徒者哉！

夫學之建，自上古已然，至周而備。秦而廢。漢興，禮文尚闕。武帝時，始罷黜百氏，表章六經，置學官弟子員。至唐開元、宋慶曆，而又大備。邵武泰寧之學，趙時館所建，寧宗慶元時也。迄宋迄元逮今，風氣銷縮，人文未副。有司者常之常故廢。邵守潘侯旦既修邵三學，郡丞武以泰寧廢告。侯往觀，曰：「獨廢然哉，爐峰非學所也。」偕戴尹尋循而西，鶯湖一址，舊屬於左氏者。岡夷水環，峰秀連疊，若天造而地設。則皆曰：「是爲吾道者留。夷之鬼，焉得當！當之者，夫子也。夷之類，焉得居！居之者，夫子之徒也。今天子崇正闢邪，諸不在夫子之道者，祠毀材可因，址可市，以承役之。小可大，闕可完，腐可壯，晦可飾而顯焉。」請於大巡徐君州，曰可。董學邵君鋭，曰可。付之尋，綱之丞珏、簿珏，紀之文學傑。士賢相之。既成，大巡簡君霄始按，邵侯白之，喜屬礪石購文。方是時，侯有浙副按使之命，具書幣，邑博鋌以二生來。予老歸良憊，新宮有作，抑欲爲來賢告也。

夫不易者道，必易者數。君子不謂數，而道固在我求之。師友已第一義，又況昏情意氣，自安寡陋，以冀靈山川偶值之符，爲計蓋已左矣。遷學有司一時之惠，而夫子百世之師，探性命之源，囿詩書之羣，深造自得，以主張國是，維繫民極，步諸子而不畔於夫子，斯來賢者事，亦遷學者至意。若徒苟糜學廩，玩愒以攘取一階，甚至假巾服以雄視其鄉，爲士窳蠹，彼緇者流且將曰：「是果外形骸，以理自勝，如吾大顛。謹潔不私，學博才敏，如吾慧禮。何崇彼而抑此也！」爲來賢商所以對，抑師者責焉。

《明一統志》卷七七《延平府・學校》 南平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將樂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于城南，元徙今所，本朝洪武初重修。大田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建。沙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初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尤溪縣學　在縣治東北。舊在縣東南，宋慶曆中建，後徙于此。元至正間重修。順昌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治西，宋皇祐中徙于此。本朝洪武初重建。永安縣學　在縣治東。景泰三年建。

蔡清《虛齋集》卷二《送園地入縣學東》 丁憂南京吏部郎中蔡清，係泉州府晉江縣在城人。有已置園地一所，坐落本縣儒學背後，周圍約有六十餘丈，四至登載上手契書。元有荔枝等果木在內，因見本學生徒日衆，不足以容，如欲增建，亦苦無地。此地幸與本學接連，思得不肖元由本學教養出身，基本之地，愧無分毫補報，情願送入此地。來歷並無分毫不明，日後子孫亦決不敢爭執。今特親筆立此文契，并粘帶上手契書一紙，敬送本學掌教林先生、司訓韓先生、劉先生列位。伏望采其微誠而不之卻。至願。

《明一統志》卷二《河間府・學校》 河間縣學　在縣治東北。正統十四年嘗併入府學，尋復舊。獻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永樂十一年重修。阜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初建，永樂四年重修。肅寧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建，本朝景泰五年重修。任丘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初建，永樂四年重修。交河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中建，宣德四年重修。青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初建，永樂三年重修。興濟縣學　在縣治東南。

洪武中建，景泰三年重修。靜海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初建。寧津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初建，景泰三年重修。吳橋縣學　在縣治東。元建，本朝永樂十四年重修。東光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初建，景泰二年重修。故城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初建，正統十一年重修。南皮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間建，景泰三年重修。鹽山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初建，正統八年重修。慶雲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初建，景泰二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鳳陽府・學校》　鳳陽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十三年建，正統十四年重建。臨淮縣學　在舊府城內。本府學舊基，洪武二十七年移府學於新城，始自塗山門內移建於此。正統五年重修。懷遠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正統六年重修。定遠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正統二年重修。五河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三年建，景泰五年重修。虹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正統七年重修。霍丘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五年建，宣德五年重修。蒙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四年建，正統七年重修。盱眙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五年建，景泰二年重修。天長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五年建，正統七年重修。靈璧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年建，二十六年重修。太和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五年建，正統十四年重修。潁上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四年始自縣城南門外移建於此，正統十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七〇《夔州府・學校》　奉節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建，景泰五年重建。巫山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十八年重建。大寧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嘉定二年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大昌縣學　在縣治西南。本朝洪武十六年建，正統十三年重建。雲陽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大初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萬縣學　在縣治北。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開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新寧縣學　在縣治東。宋淳熙間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梁山縣學　本在縣治南。元至正初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建始縣學　在縣治西。元大德間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東鄉縣學　在縣治西。本朝建。太平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瀘州・學校》　納谿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九年重建。合江縣學　在縣北。宋元祐間建，後燬。本朝洪武初重建。江安縣學　在縣治南。宋大觀間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三《真定府・學校》　真定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七年建。井陘縣學　在縣治西南。金明昌間建，本朝景泰三年重修。獲鹿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元間建，本朝正統三年重修。元氏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元祐間建，本朝正統四年重修。靈壽縣學　在縣治南。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十三年重修。藁城縣學　在縣治南。正統三年因舊重建。欒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無極縣學　在縣治東。俱洪武二十八年因舊重建。平山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建，正統八年重修。阜平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三年建。新樂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大觀間建，本朝永樂十四年重修。行唐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七年建。曲陽縣學　在縣治東。宋元祐間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修。南宮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八年建，景泰五年重修。棗強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治東北，正統間始遷於此。新河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間建。武邑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延祐間建，本朝永樂三年重修。安平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至元間建。武強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正間建。饒陽縣學　在縣治北。元元貞間建，本朝洪武間重修。柏鄉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治東南，洪武間始遷於此。高邑縣學　在縣治南。宋慶曆中建。臨城縣學　在縣治南。正統九年因舊重建。隆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舊在縣治東，本朝洪武十四年徙於此，正統十二年重修。贊皇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治東南，宋嘉祐間遷於此，元至元間重修。寧晉縣學　在縣治南。宋崇寧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修。衡水縣學　在縣治東。永樂間改遷於此。

《明一統志》卷一《順天府・學校》　良鄉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五年建，正統十二年重修。固安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八年增修。永清縣學　在縣治西南。金壽昌初建，本朝永樂六年修。東安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五年建，宣德五年重修。香河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四年建，正統元年重修。三河縣學　在縣治西。金泰和間建，本朝宣德元年重修。武清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白河西，本朝洪武初因避水患，徙建於此。漷縣學　在縣治西北。舊在河西務，元末廢，本朝洪武四年重建於此。寶坻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大德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修。順義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八年建。密雲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十一年重修。懷柔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五年建，正統五年重修。房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時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修。文安縣學　在縣治西。宋大觀間建，金燬，元皇慶初重建，本朝正統八年重修。大城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五年重修。保定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五年建。遵化縣學　在縣治西南。金正隆初建。豐潤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大定間建，本朝永樂十三年重修。平谷縣學　在縣治南。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十三年重修。玉田縣學　在縣治西。遼乾統間建，本朝景泰五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三二《西安府・學校》　長安縣學　舊在府城西門外。洪武三年

移置今縣治西。咸寧縣學　舊在縣治北。洪武二十二年移于縣西。咸陽縣學　舊在縣西南。洪武四年遷近渭水，後又遷今縣西。興平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四年建，後重修。臨潼縣學　在縣治後。涇陽縣學　在縣治西。俱洪武二年建。高陵縣學　舊在高陵故城，宋建。後移今縣治北。本朝洪武六年重修。鄠縣學　舊在縣南門外，洪武七年移于縣治西。藍田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十一年建。盩厔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因元舊址建。三原縣學　舊在縣治西北，洪武中建，後移建于縣北。渭南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年建，後重修。鎮安縣學　在鎮安縣，景泰六年建。洛南縣學　舊在縣治東。洪武三年移建于縣西門外。山陽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商南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朝邑縣學　在縣治東。郃陽縣學　在縣治南。俱洪武三年建。澄城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六年建。白水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中重修。韓城縣學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因元舊址重修。華陰縣學　舊在縣治東南，洪武二年移建于縣治東。蒲城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洪武二年重修。同官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八年因宋舊址建。富平縣學　在縣治東。初在舊縣，洪武三年移建于此。醴泉縣學　在縣治東。初在舊縣，宋皇祐中建，本朝洪武四年移建于此。武功縣學　舊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後移建于舊學之東。永壽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延祐中建，本朝洪武中重修。淳化縣學　舊在縣西南，洪武二十六年移建于縣治南。三水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

《明英宗實録》卷二六二《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八十》《景泰七年》〔癸巳〕設陝西西安府鎮安縣儒學、陰陽學、醫學、僧會司、道會司，各置官如例。

《明英宗實録》卷二六八《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八十六》《景泰七年七月》〔壬辰〕設福建延平府永安縣儒學，置教諭一員、訓導二員。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九《陵川縣廟學重修記》　陵川爲澤州屬縣，廟學自我皇明定天下，即規建置，逮今歷年既久，大成殿、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剥弗治，事神育才，咸適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涖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修。乃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山木，陶埴瓦甓，與凡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新靈星門，次及明倫堂、東西齋皆新之。棟桷覆瓦，圬鏝丹碧之飾，壯固光彩，巍然煥然，皆有加於前時。以至神庫牲房與士子會食退修諸室，悉皆增葺。始工於天順元年二月，訖於是年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祐乃具興工竣事之蹟，因進士張瓚來求記，將刻石以示永久。

余惟教學乃爲治之本，自唐虞有司徒典樂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寖備。於時有小學、大學，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三綱八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或亦有學校，求其如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則寥寥焉。蓋唐虞三代之時，聖道大明，故教人有其本。自孟子没，道既不傳，故教法失其實。至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語》、《孟》、《中庸》以達夫六經之蘊奥，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其爲説雖明，值時杓鑿，而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逮我皇明，當文運大隆，於是内外建學，而教人之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説。由是教人之法大有以復古道，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

今任尹大新廟學，於事神既竭其虔，而士子之游於斯者，必循序以進其學，以求知其性分之所固有，以盡職分之所當爲。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大節卓然炳然，斯於國家建學爲有實效焉。於是乎書。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九《大寧縣儒學重修記》　大寧縣在漢時爲北屈縣，屬河東郡，今爲隰州屬邑。其地僻在河山之間，土皆磽瘠，户僅十里。前之爲邑者，惟租賦簿書期會是急，漫不留意於學政，以故學舍歲久侵凌於風雨，悉皆穿漏圮壞。且無士子退室，而師因以弛其教，士因以荒於嬉，大無以副國家崇教之意。天順三年二月，知縣王溥、主簿梁宏乃儲積材木，用度既具，遂集匠役，即學徹諸屋之敝者大而新之，堂凡若干楹，齋凡若干楹，皆高敞宏廣，可以考業其中。是年四月，適山西右參政楊璿行屬至縣，謁廟，又命重修靈星門、學門，及作士子退室二十間，廩宇十八間，學舍大小由是悉皆完整。訓導劉翱具其興役訖事本末，來求文刻石以記之。

余惟唐虞三代之學，其盛不可尚矣。自洙泗鄒孟之教微，而道失其傳。至暴秦焚儒書，禁儒語，殄儒生，儒教既廢，秦隨以亡。雖漢興數十年，猶以黄老爲治，而於唐虞三代之學政莫之興舉。武帝雖曰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置博士弟子員，而無其本。明帝、唐太宗養老立學之具雖可觀，而無其實。至宋道學諸君子，講明隆古教人之法，雖極詳備，而不得行於當時，是蓋將有待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建極於上，立學於下，自京師延及遐壤，絃誦之聲相聞，學政之本末具舉，蓋將遠追隆古，彼漢唐之侈虚文者，奚足比儗哉！

今大寧雖極僻陋，而學校教法與通郡大邑無以異，其學舍未備與敝漏者，大參既有以成其後，縣僚又有以成其前，將見教有成法，而可副國家崇學之意矣。

是可書也，於是乎書。

薛瑄《敬軒文集》卷二二《韓城縣重修學碑》 韓城即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爲今陝右大邑。邑學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建既久，皆有弗治處。河南湯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既勤庶務，尤重學政。自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厨有圮漏者，悉完理之。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堂後地作退堂一所，生徒退室悉修葺焉。土木蓋瓦，級磚繪飾，壯固鮮彩。經始於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訖工。廟學既新，又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

余惟爰自隆古神聖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爲先，蓋以人之性出於天，而性即理，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施治教，俾氣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修，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天道之類，則皆本於復性，故顔曾思孟皆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没，性學不明。漢唐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程、張、朱真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内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咸重斯道，數申敕天下，以時修舉學政，勿裨廢弛。今韓城王尹祇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爲生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教法，究濂洛關閩之學，以上遡洙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以窮理，窮理以復性，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爲者無不盡，斯於人才風化有裨於萬一，而於王尹之興學與有辭焉。於是既叙其事，復詩以繫之曰：

惟梁有山，惟邑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蓋瓦棟宇。神有妥棲，士有息處。釋奠考業，既飭且釐。媚學之子，惟道是資。道體於穆，曰命曰性。性該萬善，全畀神聖。神聖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徒。延及三代，教法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蓋人之稟，理一氣殊。明誠兩盡，斯復其初。夫何前季，性傳晦昧。學名則同，學實非是。逮我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内外，復性是崇。兹韓之校，有成斯役。磨石纂辭，以勖無斁。

《明一統志》卷六三《寶慶府・學校》 邵陽縣學　在府城東。即周敦頤所遷州學舊址。城步縣學　在縣治東。正德丙子建。新化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熙寧間建，元燬。本朝洪武間徙治西，景泰、成化間凡五遷，定于此。新寧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間徙東南，凡三遷而四易其地，定于此。

《明一統志》卷一六《池州府・學校》 貴池縣學　在縣治西南。舊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弘治間遷于黄狀元故宅，即今地。青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七年建，正統四年修，成化間重建。銅陵縣學　在縣治西。宋淳熙間自縣治東移建於北，本朝洪武間重建，正德間復遷于舊址。石埭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初建，正統八年重修。建德縣學　在縣治西。宋嘉定間自縣治東移建於此，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十六年重修。東流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元年建，成化間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八《順慶府・學校》 南充縣學　在縣治西北津渡。西充縣學　在縣治南。宋淳祐間建，本朝洪武二十年重建。營山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順間建，本朝宣德九年重建。儀隴縣學　在縣治北金城山。宋嘉定間建，本朝景泰四年重建。渠縣學　在縣治西石子岡。宋嘉定間建，元大德中重建。大竹縣學　在縣治南。宋嘉定間建，元至元初重修。岳池縣學　在縣治南。宋太平興國間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鄰水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元廢。本朝成化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大名府・學校》 元城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三十五年建。大名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建。南樂縣學　在縣治東南。魏縣學　在縣治東。俱洪武三年建，永樂五年修。清豐縣學　在縣治北。宋建，元末頹圮，本朝洪武七年重建。内黄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建，後廢。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正統九年修。濬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景泰元年修。滑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建，本朝洪武十三年修。東明縣學　在縣治東。成化中建。長垣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元年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澤州・學校》 高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元至元間建。陽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元初建。陵川縣學　在縣治東隅。金天會中建。以上四學，俱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沁水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四《東昌府・學校》 聊城縣學　在府城内東北。舊在城東門外，永樂間嘗徙于城南門外，正統間復徙城東，成化間移建于此。堂邑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本朝洪武十八年重建。博平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因舊重建。茌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舊在縣治南，金承安間移建於此，本朝正統十三年重修。莘縣學　在縣治東北應海寺故基。洪武三年建。冠縣學　在縣治東。金貞元初建，本朝景泰四年重修。清平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二年建，本朝景泰間重建。館陶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建，

本朝永樂十三年重修。丘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大德間建，本朝正統十三年重修。恩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七年建。武城縣學　在縣治南。永樂、正統間俱重修。夏津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大定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范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五年建，宣德八年重修。觀城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三年因舊重建。朝城縣學　在縣治東。金泰和中建，元至元中重修，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三五《肇昌府・學校》　隴西縣學　在縣北門外。洪武四年建。安定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間重修。會寧縣學　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正統四年重修。通渭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六年建。漳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寧遠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中建，本朝正統十三年重修。伏羌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正中始建，本朝洪武六年重修。西和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建，本朝洪武二十六年重修。成縣學　在縣治西。宋元豐中建，本朝洪武七年重修。秦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元中始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清水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四年建。禮縣學　在縣治東。成化間建。文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中建。兩當縣學　在縣治東。元建，本朝洪武七年重修。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五《太平蕪湖縣重修廟學記》　學校乃三代治民之具，所以明彝倫，淑人心，厚風俗而興賢材，是以後世率循，莫之或廢。況我國家化民成俗，尤必以是爲先務，任承宣者顧後於是，奚可乎哉！

蕪湖爲太平屬邑，有學在治東南一里許，宋元符間始建，國朝永樂初蓋重修焉。景泰、天順間，嘗補苴罅漏，僅而克支。至是，歲歷滋久，風雨侵淩，蟲蠹毀剥，棟敗榱傾，日入於壞。成化丙戌，德郡陳源來尹於斯，謁廟周覽，慨然興嗟，遂以增崇修飾爲任。乃市美材，傭良工，經度而侈大之。易其朽腐，正其傾欹，加瓦甓以厚其庇覆，施丹青以新其黝昧。殿堂齋廡，悉復舊規。復以師生合食之無所也，建會饌堂三楹於堂左；以藏息之無居也，建學舍四十二楹於堂後。舍後則建觀德廳於射圃，以習射。學前則建題名碑於靈星門外，以書科第氏名。他若神庫、官廨、門牆、道路、庖湢，靡不完具。邑佐陳侯、侍御邑人黄讓實贊其役。於是廟貌儼如，學宫偉如，蔚爲東南之冠。教諭長樂謝文禮、訓導豐城黄樂、金陵石正嘉侯興作之勤，不可使無聞於後，乃命學子齎狀來京，取文以記其成。

惟夫庠序者，國家之元氣也，風化於此焉繫，人材於此焉出。必宏大其居，斯足崇祀。聖賢作興士類，使頹敝弗稱，何以修奠獻之儀、極教育之美哉？惟侯克知乎此，甫當下車，輒有事焉，蓋得爲政之本，而深體國家化成之意矣，不其賢乎！自是儒師俊乂得以雍容其間，教化行而風俗丕變，德業成而人材輩出，孰非賢令之功也哉？即是一節觀之，善政之多可知矣，是宜書也。故爲之記，復繫以詩，俾多士歌侯之德。其辭曰：

於惟宣聖，立人之極。垂教萬世，道存六籍。國家興治，惟道是宗。遍祀寰宇，煌煌學宫。凡我秀民，咸萃於學。不有能官，孰知振作？惟我賢令，乃聖之徒。慨此頹敝，曰新是圖。載經載營，乃葺乃構。焕發奎光，規越於舊。於焉講肄，弦誦泓泓。匪侯嘉惠，化基曷隆。邦人載瞻，益端趨向。興賢育材，奮庸相望。噫侯爲政，敦本所先。弦歌武城，無愧昔賢。來學無窮，世仰丕績。我作此詩，永歌無斁。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蓋入國朝以來，踰百年于兹，嶺海人士列官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校育才之效焉。

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修矣。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君彦理來知縣事。既三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廬，若庖厨，則鼎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修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爲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己資與凡士夫之樂助，官與民咸弗與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

荀子有言：「上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得人之爲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若廣養賢之地以儲蓄造就之，使人才有無窮之用之爲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夫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爲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既耶？

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於斯，尚當奭然以賢才自居，期以媲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偉與！於是乎書以俟。

《明一統志》卷二五《萊州府・學校》　掖縣學　在府治西南。舊在城南門外，成化三年徙置於此。濰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正統十一年重修。高密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元年重建，景泰三年增修。昌邑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永樂十四年重修。即墨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元年重修。

《明憲宗實録》卷三八《成化三年正月》〔庚寅〕設四川資陽縣儒學、陰陽學、醫學、僧會司。

《明憲宗實録》卷六二《成化五年春正月》　庚辰，並廣東茂各縣學于高州府學，以其地被賊而學舍焚毀也。

《明憲宗實録》卷六四《成化五年閏二月》〔壬申〕巡撫廣西左僉都御史張鵬奏：「潯州府桂平縣地逼斷藤峽賊巢，居人連年被害，事簡官多。乞將本縣儒學教諭、訓導裁減，生員並入府學肄業，候事平之日復設。」從之。

張寧《方洲集》卷一八《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海鹽縣自宋建學，至國朝凡十一遷修，歲月滋久，典守靡常，殘毀傾摧，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寅，郡大夫方欲修舉，會監察御史劉珂、參政寧良、僉事周正方行部視學，顧瞻不遑，詢簡通判鄭昇，委以創述之事。鄭素廉濟，承命惟謹，盡撤弊餘，易以柏木。中立明倫堂，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由義齋，西北隅爲饌堂，東北隅廩庾，肄舍在西際南上，廨宇在東際北上。復宣公祠於廟東，仍文昌祠於廟西。重門翼廡，垣屏周肅，左殿右堂，廟學均稱。自經始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

嗟夫！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於歸，其適也，將惟遇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爲之地，陶以禮樂，期以科目，待以禄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材而一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賓選以時，德行道藝，天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熄，士始變故求通，放爲游説，騖爲戰争，流爲異端，聚爲食客。波流風靡，智藏耄遜而莫之振，皆由乎士之無歸也。汎濫浮蕩，及乎嬴秦，厭苦縱横之術，一切焚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用，益無嚮用。絶於授受，或就縶鉏，或附刀筆，或迫爲卒伍，或困爲屠庸。苟避時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竝，動足致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絶而務反古以居之，則跋扈踰閑者，固皆曩時之賓興賢能也，何至乎空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岐，士之功業與時相平。因循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門户蕩然矣。天啓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日亡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紊，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改屬，人心不移，雖有外圖，卒無内叛。扶持迄續，百有餘年，而伏節死義與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爲家，以死爲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勢强弱不倫，而其廢興失得之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歸也哉！

洪惟聖明繼周邁宋，學校遍於海内，所以陶養期待乎士者，舉天下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鹽雖地薄民聚，居無厚資，然比之疇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與士之效也。諸君子以士入官，仰體聖意，用能舉弊起廢，使吾黨大康其家，而終爲吉士之歸，是豈獨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以善政稱矣。

寧故弟子員也，舊家有光，深復自慶，因紀叙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明憲宗實録》卷九六《成化七年閏九月》　辛亥，開設直隸常州府靖江縣。時巡撫都御史滕昭言：「常州府江陰縣馬馱東西二沙地，在揚子江心以裏，計廣踰三十，袤凡七十有餘。其間舊有里分五十圖，去江陰縣治往回江面七十餘里，風濤不測。乞于本沙舊土城内開設縣治，名靖江縣。並立儒學，以訓生徒。」會官覆奏，如所言。從之。

《明一統志》卷一〇《常州會・學校》　武進縣學　在府治東二里。宋咸淳中郡守家鉉翁即府城西廢寺創置，元天曆間徙今所，本朝洪武五年重建。無錫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嘉祐間建，本朝洪武十一年重建。江陰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宜興縣學　在縣治西南隅。宋景德四年建于縣東南隅，本朝洪武初徙建今所。舊有朱熹及葉適二記。靖江縣學　在縣治西南。成化八年建。

《明憲宗實録》卷一二七《成化十年四月》　辛巳，改陝西文縣千户所儒學爲本縣儒學，設縣儒學，並設二縣陰陽醫學、僧道會司。二縣俱以千户所改設故也。

邱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六《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惟嶺海要地。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絶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軟其强梗之氣，莫若修文教。

修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喻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湢庾廩，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閎麗靚深，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爲絃歌，棘矜之用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

竊惟有虞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頖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斂强悍之氣以囿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茲歟？

予既叙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滸。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兩庠夾輔。經閣峨峨，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庾。有庖有湢，有庭有户。凡制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翬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於論鼓鐘，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慺。有翼其趨，十百其侶。闇闇啾秋，篪笒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俣俣，衣裳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弗談，匪善弗取。百越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潁汝。撰厥所原，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茹，剛不爾吐。爾飢而寒，我翼以哺。爾兇而頑，我碔以斧。不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覩。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話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寧。予因民心，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終古。成化十年。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三〇《祁陽縣學重修記》 古之論學者有三，其上爲道德，其次則爲事功，又其次則爲文章。凡以爲世道計者，挾此以仕，雖其所施不同，然皆足以澤天下，及後世。其弊也，則專事進取，不知其所以仕，乃或因而假之若芻狗然，既有所得，則委置不復顧，而古之所謂學者蕩乎無有矣。論學之政者亦三，其大則正倫理，厚風俗，其次或教其政事，或課其辭藝，皆能有所成就。然必居之以館舍，養之以廩禄，齊之以號令條格，使有所繫而悦其心，有所據而致其力，有所警動感發而成其業，然後爲可。其弊也，則修節目而棄本根，或又茫然無所爲，坐視其委靡頹墜而莫之救，則其爲教亦蔑矣。人必賢聖，然後不待觀而爲善，不待懲而不爲惡。今學校遍天下，而賢聖不時出，則學之不修，豈非爲教者之責哉？

泰和蕭公自南京刑部主事爲湖廣按察僉事，慨然以風紀爲任，成化甲午至永之祁陽，覩其學舍敝陋，集縣官師儒而問焉，曰：「茲學也，肇宋歷元，復于國朝洪武之初，蓋百有餘年于今矣。公與吾徒二三子實任其責，其無所與讓。」乃命知縣吴謙董厥事，訓導熊威佐之。會籍程物，而後從事。伐木于林，鑿石于山，取則于官，丹堊髹采不賦而集，工師役徒弗相而邁。凡室以間計，爲明倫堂者七，爲書齋者各五，爲會講之堂，會饌之堂者，皆如齋之數。爲號房者二十，爲庫者若干。凡門爲靈星門，爲戟門，爲學門者各一。凡費以銀計者若干，以穀計者又若干。始以十一月某日，終以十二月某日，月一匝而成。

蕭公乃臨而觀之，則告于羣屬曰：「學之政，有廢有興。政有本末，事有先後，順理者爲善治，具舉者爲全功。爾諸君其黽勉倡厲，使爾政與茲學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則又告于諸生曰：「仕不患無名，患學之不成。不患不能學，患不知所以學。爾諸生歸而求之，洗濯磨淬，入聖賢之域，庶幾爾業與茲學其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圖，惟公之命。」退則相與議曰：「茲惟公之嘉志偉績，不可以無記。」於是教諭王冕具書牘，訓導楊玉上京師，以請于

予。惟吾德侯之盛舉、鄰邦之美政與諸君之有志乎教與學也，皆可書，已爲之記而歸之，俾刻于學宮以詔于後之人。

公名禎，字彦祥，予同年進士也。

《明憲宗實録》卷一三八《成化十一年二月》 己丑，開設河南淅川縣儒學。

《明憲宗實録》卷一四四《成化十一年八月》 〔癸未〕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明憲宗實録》卷一四八《成化十一年十二月》 〔戊戌〕開設四川東鄉縣儒學、陰陽、醫學。

康海《對山集》卷五《邢臺儒學記》 臨海郭侯紲知順德之明年，庶政修舉，民事熙睦。乃謀文化，式崇禮事，命知邢臺縣康君恕修葺廟學，俾偉俾廣，以勸以翼。明年三月，績用告成。邢臺縣學官諸生偕走幣來京師，請予以記，用廣侯與康君之德。予以去春過邢，凡侯之德聲政績，知甚茂也。乃書之曰：

夫邢臺之學，自予癸亥之暮過而觀焉，曰：「何蕪穢不治也！」去年又觀焉，曰：「何靡靡如前日也！」然見郭侯焉，曰：「是非靡靡如前日者而已也。是將以擴而宏焉，偉壯而嚴焉也。」有來自邢臺者，吾如問斯學焉，必曰：「侯且匍匐然靡爾寧也，順德之化，其將有大興乎！」然而諸生請以成矣。噫嘻盛哉！

政與教之不可並也久矣。豪智之士，多疏略禮義，以先禁刑。故見有亡犯者，遂安以肆焉。見諸生執禮，弗隸弗下，則惓惓怒欲治焉，曰：「吾何得區區以教爲也！」夫如是，故民日不親，而風俗衰焉。民日不親而風俗衰，故上無以畏，下無以恃，貿貿焉率而僞焉。貿貿焉率而僞，故放放焉若禽獸而弗能誨焉。民皆放放焉若禽獸而弗能誨，是惡貴乎爲人上也！侯之德，宜邢臺之人有勿忘焉。凡郡縣之役，制之於上，吏益之以疲敝，則未有勿廢也。康君雖力能從事，使微侯在上焉，亦已已矣。

廟之制，正殿五楹，東西廡幾楹，大成門幾楹，戟門幾楹，學之堂齋號舍各幾楹。而榱桷修飾，皆百倍舊也。諸生云：「舊廟稍與學舍遍匝，今稍東遷之，故能廣且宏焉。外又作兩坊，皆壯麗可輔，可謂偉矣。」康君齊之陵人，能篤信守也，故能爲侯興。與康君謀者，訓導黄錦、嚴桂。謀之而盡，度營作，終郭侯康君之委者，生員柴瑁、戴惠也。其縣丞李釗與義官二三人，又掌役者云。

《明一統志》卷三一《汝州・學校》 魯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郟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寶豐縣學　在縣治東。成化十一年建。伊陽縣學　在縣治西南。成化十二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〇《南陽府・學校》 南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九年因元舊址重建。鎮平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至元初建。唐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泌陽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十四年因元舊址重建。桐柏縣學　在縣治西。成化十二年建。南召縣學　在縣治西北。成化十二年建。内鄉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大德八年建。新野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六年建。淅川縣學　在縣治東南。成化中建。舞陽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五年因宋舊址重建。葉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因金舊址重建。

崔銑《洹詞》卷三《元城縣修學碑》 汝南進士張儒治元城之二年，政既大通，乃新學宫，諸生皆浡然興。教諭張庭暨其寮諗於衆曰：「自張侯之未至也，吾與爾二三子祭先聖於陋祠，棲於庫舍。自張侯之有是舉也，祠事明矣，講肄適矣，會食有堂，出入有門，游歌有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爾二三子，閒閒焉，休休焉，日邁而月征，學乎學乎，孰與其爲可廢哉！」乃共琢石徵文，以永張侯之惠焉。

於乎！往者值世多故，已言事或過煩苛，使人幾亡完行焉。爲郡縣者拘牽而不得爲，故興學修文之政廢。元城饒邑也，民性易緩，故其吏鮮能以治行見。偉乎張侯之治也，潔己而敏事，振頹而擊奸，元城乃知有令矣。夫治民之道亡他，欲其盡倫而已。率而斁，擾而畔，乃有怠民宄行生焉，則政可間矣。刑者去奸之具也，間去然後教乃流。故興學者，政之先也，盡倫者，學之鵠也。夫先聖之教也，父子君臣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用在六經而已矣。是故惟篤行之爲貴。夫文以翼行也，否則爲駢拇，是以華勝而道枝矣，然後誕言售而異行作。夫誕言者，猶鏤木爲果而朱緑之也，食之則折齒而刺喉。是故徒詞不足以感人，粧言不足以緯物，險志不足以經世，故國家無須於士。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三一《華容縣學重修記》 岳州華容縣學，在縣治南，舊地苦水，國朝洪武初始遷於北一里許。基構宏麗，久乃浸圮。天順間，知縣許傑嘗修廟庭，備祭器，有意於學，未逮也。成化己亥，湖廣按察僉事李公文中行部至縣，詢於知縣鮑德暨教諭顔信、訓導習善，知學久不治，慨然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乃取贏於官，得白金數百，而命府知事吴正董其役。凡門廡堂室，以楹計者數十。瓦甓木石、髹采丹堊，剔朽除穢，易爲堅完。焕然大新，觀者改視，聞者易聽，以爲盛舉。於是縣官師儒合而言曰：「李公之功，吾徒曷敢忘！惟刻石紀事，昭於後世，俾引而無窮者，吾徒事也。」兵部郎中劉君時雍上京師，

以諸君意屬予，請爲記。

予惟士之學，將以爲世用也。然必養而後成，故其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於是出而應世酬物，庶幾不失其正。蓋必斷於取舍得失之際，然後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自易及難，由恒達變，涵養成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家之養士，知其不可易而成也，故學校以居之，師傳以教之，堂廡齋室之居，廩給饌食之制，課之以書史文藝之業，肄之以祭祀飲射之禮，申之以孝悌、忠直、廉恥之義，日涵月泳，使學成而德立，然後祿而官之，其勤且厚固如此。士之廬居而饌食者，念夫養我者之厚，必畜德積學，以稱爲士曰：其無負茲饌與茲舍也。於是出而有守與責，則念夫爵我祿我者之重，必致志竭力，建功業，以稱爲臣曰：其無負此爵與此祿也。苟羣趨旅逐，以學宮爲傳舍，則他日之出，視科目將必若蹊徑然，一得志則棄不復顧，求其以名檢易貴富，斷爲此而不爲彼也，亦難矣。然則士之養於國者，惡可不思所以自養哉？

華容文獻地，多奇才偉器，登巍科，名列卿者踵相屬。方聖天子渴賢圖治，賢有司又振而承之，興學明教，亦進德修業之基也。他日有以名行功業，不爲物奪，卓然在天下，使而鄉之士不爲虛名、今日之舉不爲美觀而吾之文不爲虛言者，非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亦非吾李公及予之心哉？

公暨子同舉進士，以刑部員外郎出佐湖臬。嘗預立邊功，救荒除盜，鉏强暴，植柔懦，有功吾民，蓋不獨於學政爲然。故并書之。

《明一統志》卷二二《濟南府・學校》 歷城縣學　在府治東北。舊在府治東，成化十四年徙置於此。章丘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因舊基建，永樂十六年重修。鄒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初建。淄川縣學　在縣治西南。本元般陽路，本朝洪武三年改爲縣學。長山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聖初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新城縣學在縣治東。元至正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齊河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因舊重建。齊東縣學　在縣治東。元大德中建，本朝洪武十四年重建。濟陽縣學　在縣治南。金大定間建，元大德初重修。禹城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六年重建。臨邑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長清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天禧間建，本朝永樂中重建。肥城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建。青城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永樂五年重建。陵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四年因元德州學基重建。新泰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萊蕪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間建，本朝洪武十一年重建。德平縣學　在縣治南。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平原縣學　在縣治東南。元至元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陽信縣學　在縣治西。海豐縣學　在縣治東南。俱洪武三年建。樂陵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十年建。商河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利津縣學　在縣治東。永樂八年建。霑化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蒲臺縣學　在縣治東北。元元貞間建。本朝洪武、正統間重修，成化十五年遷今地。

《明憲宗實録》卷二三五《成化十八年十二月》（戊寅）開設廣西慶遠府河池縣儒學。

鄭紀《東園文集》卷五《仙遊縣文廟祭器記》 《周頌》言：祭祀「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孔子仕魯，先簿正祭器。孟子云：「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古人重祀禮、嚴祭器也如是。

仙遊文廟祭器，縣令四明王公彝重修學宮時所造也。籩豆以竹，几案以木，鉶登之屬以甕，惟簠簋爵盞則錫焉。正統末，沙寇入境，諸器皆毀逸無存。自後臨祭，則旋假于民家，穢陋輕褻，不可勝言。成化壬寅秋八月上丁，又如之。時予方修造卧龍橋，積有竹木，凡几案籩豆之屬竹木所爲者，命工就彼製之成，則歸于學宮，飾以硃紅。其儀膳之供，則縣令彭公之區畫，不征於民也。簠簋之屬前以錫者，今則範銅爲之紀，與諸士子洎範工私議每器估值幾何，邑之人好禮者幾何，家量器直，而鏤好禮者姓名於上。蓋因其力與其意所樂爲差也。鉶登之屬應瓷爲者，則德化冶人所領也。既成，每器皆以「仙遊縣學文廟祭器」八字爲誌，且籍而記之，庫而藏之，以付諸典守之人。孔子曰：「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然典守之過，非專於毀逸也，因事而攘竊者亦多矣。嗚呼悲哉！

昔者子入太廟，每事問，使吾邑大夫其能體夫子入廟之敬，以時而修葺之，吾庠師生又能體大夫之敬，以時省視之，則凡奔走廟庭之下者，莫不有孚顒若，何有如前之所慮也耶！

器數詳著于左。

《明一統志》卷五七《瑞州府・學校》 高安縣學　在府治東。宋建于郡庠講堂右，本朝改建於此。上高縣學　在縣治西。新昌縣學　在鳳凰臺下。舊在縣治南。俱宋建，本朝重建，成化末遷於此。

鄭紀《東園文集》卷五《上虞縣重興文廟記》 虞，紹屬也，東去紹百有餘里。學宮在邑治東南，宋慶曆中創，國初重興之。迨今百有餘年，傾圮已不支矣。又雜於市肆。明倫堂去文廟後檐不盈丈，晝晦如暮。成化間，分巡憲副魏君仲禮令移後丈餘，稍容諸生敘立，而文廟之前尚爲居民夏姓侵偪。自戟門之外，中道

轉西而左，櫺星門在廟之東南隅，當中則夏屋也。予昔巡學，繼魏而至，詢邑博諸生，得狀，遂召夏諭之，與其直，俾遷他居。索價數倍，迺集鄉耆與師生雜估實值，如數與之，隨券于官，而立限移徙矣。巡按與予不相能，移文革之，夏遂挾以增直。有司陰與之，以緘口，且踰徙限。予再至，繩之以法，并還所增于官。夏懼，遂徙去，而廟地始克方正。乃集工相材，諸生晉曰：「邑有淫祠數十所，材木可用。祠有株木數十根，材可梁棟。」遂命工伐之。時有豪門取斲爲坊製，有司欲寢其事，而補以他木。予聞之，悉捕逮置于法，而材始備矣。適邑有湖田之訟，其所收者在官民之間，屬太守曾侯以三之一助儥餉，得粟千餘斛，付邑博以經理之。先文廟，次兩廡，次戟門，皆因舊基而增以深廣。又次櫺星門，即夏之所屋處也。始事於弘治元年某月，畢工於某年某月。鄉貢進士賈宗易率諸生請記立碑。

夫聖人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虞固文獻地也，況以帝舜子孫封邑而得名，則其祖父餘澤，當有存者。諸士子其處家庭之間，亦曾夔夔之齊慄乎？其曾亦憂而亦喜乎？況舜處其變，吾則常也，舜處其難，吾則易也，借曰皆變而皆難，舜丈夫，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孝弟之訓，非但可施於虞庠也，因其素所習聞者而利導之，則易從也。

曾侯名璲，郴陽人。縣令林休，廣人。博馬庚，閩人。繼侯而守，收全功者，予鄉友游侯興也。

《明一統志》卷四〇《湖州府・學校》 烏程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中建。歸安縣學　在縣治東。元泰定中建。長興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治東，宋南渡後遷於此。以上三學，俱本朝洪武中重建。德清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南，正統六年遷於此。武康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天聖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孝豐縣學　在縣治東。弘治元年建。

《明一統志》卷五二《九江府・學校》 德化縣學　在府治前街西。宋初建於岳飛池右，崇寧間始移此。本朝洪武初及成化間俱重建。德安縣學　舊在縣治東北隔水半里，宋初徙縣東南，崇寧間又徙縣治東。本朝洪武初重建。瑞昌縣學　在縣治西。宋立於瀼溪傍，嘉泰間徙此。本朝洪武中重建。湖口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於下鍾山傍，本朝洪武初徙此。彭澤縣學　在縣治西。舊在縣治東，宋慶曆間建。本朝弘治中徙於此。

《明一統志》卷六二《荆州府・學校》 江陵縣學　在府城內東北隅。舊在子城中，洪武十二年遷今處。公安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元末燬。本朝洪武二年重建。石首縣學　在縣治西南。舊在今學東，元大德間遷今處。本朝洪武三年重建。監利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洪武三年建，正統間重建。松滋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枝江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二學俱本朝洪武元年重建。宜都縣學　在縣治東。宋乾道間建，元燬。本朝洪武五年重建。遠安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七年建。長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十二年建。興山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迎暉門外，弘治間遷今所。巴東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三十二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一《汝寧府・學校》 真陽縣學　在縣治南。弘治中重建。汝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一年建。確山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四年因宋舊址重建。上蔡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四年建。新蔡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治東古城內，洪武十一年因元舊址重建，天順二年徙於此。西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洪武三年建。遂平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因元舊址重建。羅山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四年因元舊址重建。光山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七年因元舊址重建。固始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八年因元舊址重建。息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八年建。商城縣學　在縣治東。成化十三年因置縣始建。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八《邵陽縣重修廟學記》 余嘗行天下，登名山，涉大川，覽天地之高迥，極萬物之變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於宇宙間，亦豈有遠近之間哉？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而居夷之言，非偶設也。

寶慶邵陽縣，舊爲邵州，在楚越之交，去中國數千里，古荒服之地。歷年既久，風氣漸開，俗亦寖變。至周元公以道學之倡爲鬻司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視舊學湫隘，遂遷於資水之濱，其釋奠祝文曰：「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觀其處，地勢爽塏，林木蓊鬱，襟帶岡阜，暎帶激湍，誠講學之佳所也。當時學者既相與翕然從其教，而流風遺澤，更久不泯。逮我皇明，大崇儒教，廣建內外學，博取天下之俊秀以教育之。於時縣令薛中克遵明命，因元公所遷故址而增築廟學，以新教化。逮今六十餘年，而殿廡、堂齋、神門漸至凋敝。何永芳以進士來知縣事，始至，謁夫子廟庭，視學舍如是，大懼禮典弗飭，教法隳弛，遂委群材，合甓工，以時興修之，百廢以次俱完。視兩齋卑

陋，復廣而大之。又肖完夫子及配饗從祀諸賢像。工既訖功，乃進諸生於庭而告以務學修己治人之要，由是士風一新，詩書禮樂之教延及齊民。余至其邑，人既交稱其政良，而學官復請記其興學之事，以告來者。

余謂永芳不以邵陽僻遠而能欽服國家崇學之美意，景仰先哲之遺風，作新斯學，以興起士類，可謂知所務者矣。因是以驗聖人天地之道，充塞流行於宇宙間者，蓋莫知其所極也，遂書此使刻之。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八《河内縣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爰自古初鴻樸茫昧，人物蚩蚩，群逐雜處，莫克相保。乃有聖人代起，稍爲建制作法，鋤薙强梗，扶植善柔，區釐群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於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若吾夫子，生當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横，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古爲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群聖，下開百王，删定贊述，修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彝於悠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群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爲尤盛也。

我皇明平定四方，甲兵既偃，文治誕興，凡爲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於夫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修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

河内縣直北三十里，曰清化鎮，鎮之市北故有夫子廟，不知創建始自何時，獨歷代廢復之由，有石刻可見。近年，屋老瓦落，階廡頹仆，樹木摧伐，墻垣斷圮，牧豎牛羊踐牧不禁，神不即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洎某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墟而修築之。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宫墻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於以報禮瞻企，大慰有衆。既而來求余辭，將纔之石。

或曰：「夫子之道崇於祀典者，不可尚已。清化蕞爾一鎮，復何爲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鎮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於教化，豈不爲尤廣歟？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修復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爲即其事，顧可謂一鎮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八《河津縣重修廟學記》 河津縣學在縣治東北，其規模制度，創於前代，興於國初。然歷載久，自廟廡神門以及堂齋庖厨，率皆漸至敝壞。恭惟列聖相承，篤意學校，屢詔有司以時省修，毋俾廢弛。然類多樂因循而務省約，或有穿漏苟且，易一椀，完一瓦，以度目前而已。廣信韋君穎來教是庠，視廟學日就敝壞，大懼無以妥安神靈，作興士類，乃與司訓大名趙君鳳進諸生於庭而告之曰：「惟是朝夕游處於斯，誦習先聖賢之德音，以修其身，以及於人，是皆聖朝崇重儒教之至意也。今廟廡堂齋、神門庖厨悉皆如是，而乃坐視不理，其將何以順揚休顯，以永兹教事於無窮？吾輩固欲與爾等謀之於衆，大加修復，其各勉之。」於是諸生奔走經營，諮之有司，而有司允其議，謀之耆庶，而耆庶協其情。捐俸出資，惟恐後時。聚材而山木委積，陶埴而瓦甓完堅，工人獻巧，役夫展力。由小而大，由外而内，先作學之兩門，次新神門，次徙膳厨，次作兩齋。因而大之，前爲步廊，後爲退室，次新講堂。獨大成殿、兩廡居衆功之後者，蓋殿規宏高而廡宇悠長，視諸功用力爲最大而難，是以作之尤慎而重也。始於某年某月，完於某年某月。工既訖功，韋君將圖堅石，刻其修復月日并諸助資相力者示於後，遂推余以爲之詞。

余惟事有當爲，而爲之者爲是，沮之者爲非。況學校王政之大端，又事之當爲而不可緩焉者也。而韋、趙二君子乃能協謀合志，以完修爲己任，而一時之賢大夫、良吏民又能樂於資助而無所齟齬，其諸生復能思厥報稱，而始終盡心竭力，無所懈怠，皆可謂知所當爲而克稱聖朝崇儒勸學之美意矣。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來者。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六《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皇帝即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徵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爲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丞李君佺、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夷其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祇承德意，返故地于久壤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毛君煇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致黜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于射也

尚矣。矧國家方修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爲之記曰：

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爲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某，陝西人。王君名彝，字秉文，北平人。煇，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浮梁縣學記》 凡學之設，其道有四：一曰習典章，二曰明經訓，三曰惇風俗，四曰育人才。斯四者，實古之道，而今制亦弗能外焉。故典章存乎誥令，經訓存乎詩書，風俗存乎儀式，人才存乎貢舉，其概如此。世之人徒見科目足以階貴，遂謂夫學專爲育人才，而於所謂典章之習、經訓之明、風俗之惇判然若無所與，故其宮也，非謂風水有妨於科目，則不修舉。不特有司爲然，而觀風君子亦莫之異。嗚乎！其亦不思爾矣。

今科目爲入仕之途，自皇朝公卿以至內外百吏，胥由是出。蓋天下之極選，而人人慕望焉者。承平以來，學徒日益，廩增常員之外，附學爲名者，多至倍蓰。其山林儒士，挾藝以應試者亦如之。由是而觀，雖微學也，未嘗無人才也。然則學將可廢邪？惟學有典章、經訓、風俗之繫，而不止於人才。人才之生，必是之育，而後身心性情有所持循檢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是以國有學而能國，郡有學而能郡，邑有學而能邑，否則於制爲缺。缺於制，是缺於道也。今罔攸式，古罔攸稽，化塞於下而賦竭於上，天衷人紀孰與立之？故學圮則起，荒則理，壞則葺，奠謁飲射、講歌游肄，無廢乃已。此固有司常職，怠是者罰將及之，於科目利弗利，何有哉？

浮梁縣學之建久矣。弘治己未火，庚申新之，癸亥落成。寶謂其得修舉之常，當記成蹟。乃屬知縣左輔暨教諭張洪等請文於今御史大夫、前大司寇戴公。繼而有傳公語命寶者，寶弗敢當而重違公命也，敢著是論而以歲月附焉。若夫敷宣聖明文教之懿，以申飭我師生，公爲鄉邦先達，且嘗宗師斯文，其何辭辭之？

凡新作，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明倫堂、二齋、某等屋若干間。其仍而飾者，不與是數。用木若干，石若干，磚若干，瓦若干，鐵若干，他物數各稱是。始議者知府李復貞，而侯知府溪、茹同知鑾、阮推官韜終之。教諭某、訓導某某亹申告成之請。督工某官、耆民某某某，亦與有勞，皆當附書。謹書以伻。

《明一統志》卷六《應天府・學校》 句容縣學　在縣治南。宋元豐中自縣衙東徙於此。本朝永樂間重建，祭酒胡儼作記。溧陽縣學　在縣城東南隅。宋皇祐中自西門外徙於此。本朝洪武中及成化初俱重建。溧水縣學　在縣通濟橋之東南。宋熙寧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江浦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二十四年自浦子口城內遷於此。六合縣學　在縣治西高岡之上。宋治平中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高淳縣學　在縣治東一里。弘治四年建。

《明孝宗實録》卷一四〇《弘治十一年八月》 （丁卯）開設廣東新寧縣，置知縣、主簿、典史及儒學教諭、訓導、陰陽醫學官各一員。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二八《新城縣重修廟學碑》 新城爲縣，肇自宋紹興八年，割南城之東境，置縣治於黎川鎮。後四年，乃置學於縣之巽隅。由宋歷元，以及皇朝，學宮敝而載新者屢矣。弘治壬子冬十月，金壇段侯敏以進士出宰茲邑，祇謁先聖，周覽廟堂、兩廡、齋舍暨門棟宇欹傾，粉繪摧剥，慨然欲新之。顧歲方艱，民方病，未暇有作。越二年，歲豐民樂，政舉化流，迺謀與縣丞黎君某、主簿祝君某及里居之賢者曰：「縣令民之師帥，兼治教之責焉。今學宮頹圮若是，殆無以養士而淑民，盍思所以新之乎？」丞簿皆曰：「是誠不可後也。」方圖興事，邑之富而好禮者胥告語曰：「吾侯此舉，將以納吾民於禮義之域。吾曹衣食幸有餘，盍助侯成之乎？」於是義民涂汝謙建櫺星門，砌泮池；耆民朱時寧甃學前通衢，俾行者無溷污之患；里民楊嵩塑先聖像，改造龕座；鄧廷璋陶甓甃戟門暨兩廡；前陰陽訓術涂汝校建鄉賢祠。他若講堂、露臺、從祀羣賢之像，庖廩之房，藏書之庫，師儒之廨，諸生肄業之齋，則侯與丞簿二君節縮冗費，規畫羨財以成之。工善材良，並手偕作。始事於某年某月某日，迄工於某年某月某日。既成，像設孔嚴，規制宏麗，他邑學宮未能或之先也。侯卜日用少牢於文廟，告成事焉。教諭葉君鳳靈、訓導陳君某、范君某相謂曰：「昔魯侯作泮宮，詩人頌焉。文翁興學於蜀，漢史美之。今段侯修理學宮，而寮佐協贊，邑之耆彦亦丕應以相其成，是不可無紀也。」乃具其事，屬蒙陰丞涂達請予書之。予素知段侯康惠明果，凡有興作，民不勞而事集，而達又予族甥也，乃詳書其事，而繫以詩曰：

黎川之隩，學宮渠渠。孰作新之？惟邑大夫。於惟大夫，涖茲百里。永惟治本，敷學惟始。迺咨迺詢，迺計徒庸。爰新學宮，以牖民衷。自堂徂門，自殿徂廡。修廣質文，罔浮于度。長衢如砥，高門有伉。泮水汪汪，蘋藻其芳。侯曰髦士，其聽予言。修學匪艱，懋學爲艱。士曰勖哉，是訓是履。敢有怠荒，貽侯

之恥。日峰蒼山，黎水湯湯。侯之德音，百世有光。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一《長汀縣學重建明倫堂記》 學有堂以講肄，而曰明倫，重本也。始作書，改作書，弊而新必書，示知本也。長汀縣學，始建于宋紹興間，歷勝國至今，凡三徙乃定。定二十年而堂始一新，而侈美于前，可經久而弗壞，則書之以示後勸，宜也。初，學之建在郡治之城東，元遷于邑南，洪武初復于東。已而燬于兵，蕩於湍流。自正統至成化，屢葺屢隳，士靡寧居，而未有以易也。歲壬辰，邑人鍾正爲弟子員，請于憲司，始遷于郡治之東開元寺之右，今之學是已。當學之遷，正以身任其事，凡規制率加于昔，惟堂即寺之僧寮爲之，其材，國初時物也。故其弊，視他屋爲速。十餘年來，補葺相繼，而日以頹壓。居者憂之，而未有以告也。

弘治戊午，新安程君材以進士出爲郡之推官。犴獄既清，日有餘力。僉事蕭山富君弦屬以經理，撤其故而新之。汀之好義者聞君之首是役也，輦材舁錢，奔走而效之。通判劉淵復有以助之。因農之隙，作堂六楹。中四楹爲正堂，左爲饌堂，闢其西爲講堂。規畫必端，位置必稱，工精材良，既固既安。髹塗堊鏝，遞發光麗。學徒彦士，來游來歌，降登有階，揖讓有位，進而考業，退而息燕，莫不嚴好。百年之制，至是大備矣。學之師生因貢士丘欽走書京師，請紀成績。予既以程君是役於法當書，而監司之倡首、郡僚之協贊，士庶之子來，皆不可以無誌者，乃爲叙其始末，而併以告汀之學者曰：

昔學之未遷也，患居之弗寧。既遷也，患堂之弗稱。今則具美矣。良有司之設是也，夫豈專以爲州邑之觀視哉？聖學之不明久矣，離經言，飾文句，以取合當世，而人倫日用之實無關焉。意諸君之病，此亦久矣。考諸經以探其本，反之身以踐其實，始于家邦，達之天下，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以成至治而揚洪休，斯庶幾乎名堂之意，而無負有司者之盛心。不然，游居之安，而德業之荒，則亦諸君子之憂也。請以是爲記。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長興縣儒學重修記》 弘治己未，貴溪徐侯浤以進士來令長興。明年庚申，以學之敝請于提學按察副使趙公寬。既得報，乃修大成殿，及戟門，及靈星門，新其兩廡。修明倫堂，新其兩齋。又新會饌堂及射圃，及庫廩庖湢凡有制于學者。又明年辛酉，落成。先是，我俞先生鎧自丙辰歲蒞茲學事，嘗有意焉，以力未果。今是役也，侯與其寮協謹畢力，工不踰年，費不竭公，勞不厲農，式克就緒。凡入學者，瞻對聖靈，退而摳趨，以至藏修游息，皆有其地。諸生某等嘉侯之功，有以成先生之志，寓書屬寶載之于碑。

寶嘗論三代之學備矣。周衰學廢，至秦而極。漢唐以來，學由人興。文翁、韓愈時則以吏，陽城、胡瑗時則以師，皆惟其人。然地以方殊，時以代異，故其興也不勝其廢。宋慶曆間，詔天下立學，於是其制博且久矣。而任人之意又不勝法，故吏與師者因之以泛，繼之以玩，名興實廢，在在有之。今學遍天下，皇祖有詔，象懸籍載，萬世允式。百年以來，所任吏師，或得不得，學之興廢亦惟是焉繫。孔子曰：爲政在人。學，政之大也，非人其可哉！觀侯與先生之於長興，其不誣也已！使天下之爲吏爲師者皆如是，學何患不古若哉？

雖然，人才風俗，天下之元氣也，而學也者，實培植之地。故今之學，以孔子爲師，六經爲業，漸磨仁義，陶鎔禮樂，流而爲化，成而爲器，莫不益我元氣。實而崇之，是之謂興。文而應之，或并棄之，是之爲廢。而宮廬塗臒之類不與焉。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然則宮廬塗臒，固亦不可廢也。侯與先生其不負於今之學矣。

先生己酉鄉進士，寶嘗受業焉，而僭書其名，竊附臨文之義，爲天下告爾。司訓某、某，實佐先生，故亦書之。

《明一統志》卷三八《杭州府・學校》 錢塘縣學　在府治東。舊在長生老人橋西，本朝洪武三年始遷今所。仁和縣學　在府城北。舊在觀橋，本朝洪武十一年徙建西湖書院故址，天順三年遷今所。海寧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興五年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富陽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今學東，唐武德中建，本朝洪武初改建於此。餘杭縣學在縣治東北。舊在縣治東，宋景德中建，紹興三年徙今所，本朝洪武三年重建。臨安縣學在縣治西。舊在縣治東南，宋咸平中建，紹興中徙今所，本朝洪武初重建。於潛縣學　在縣治西北。舊在縣治南二里，宋崇寧間徙建縣治北。本朝洪武十年徙此，弘治十六年重建。新城縣學　在縣治東。唐長壽中建，本朝洪武十年重建。昌化縣學　在縣治東。宋淳熙七年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孝宗實録》卷一九六《弘治十六年二月》 〔壬戌〕增設雲南府昆明縣儒學，銓教諭、訓導各一員。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新喻縣孔子廟門記》 新喻縣孔子廟門壞，弘治癸亥，鄭知縣璩新之，其材取諸淫祠，其工取諸逸卒，其雜物取諸羨役。有顯大之觀，久遠之規。考成之日，用祭菜禮，告於聖靈。退燕于學，學之師生咸謂是役不可無記，謂寶典在教也，則來請文。

惟孔子王祀萬世，廟用王制。爲門者二，其在外曰靈星。靈星内有門，謂之大成。壞而新之，有司者常事耳。在《春秋》，魯復閟宫，不書，修泮宫，亦不書，爲常事也。而《閟》、《泮》二頌，猶存於《詩》。《詩》、《春秋》皆孔子筆也。今廟於孔子，莫非是式，由《詩》所載。是門之新，邑人自宜頌焉，豈吾書之宜哉！

雖然，廟爲學立。學也者，風教之源也。有司者之政，實於是觀。其興有廢，其廢有讓，憲典具在。而寶則奉詔專莅其事，今於是役，既率作省成，以從良規，又爲圖諸不朽，則凡有學之寄者，於其敝缺也，能不起而圖之乎？以吾之書，學《春秋》之不書，蓋志也，非頌也，抑有風勸之道焉。

嗟夫！吾夫子道在萬世，其神在天，而主與像則在廟。主與像之所在，神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是以貴自王公，賤至甿庶，遠望其宫，乘下步趨，無敢少忽。乃若進而門焉，又當何如邪？志美富之觀者，於斯加悦。修孚顯之容者，於斯加敬。寶嘗身親之矣，於是執筆焉，蓋不惟勵乎有司，而又以見是門之爲重也。出入是者，請敬誦之。門壞於弘治某甲子，而甚於某甲子。今之新也，始以春季某甲子，終以秋仲某甲子，凡三閱月而成。

瓛，應天江寧人，由進士來爲縣，清敏而文，知政所先，而力能爲之。縣丞某，主簿某，典史某，皆與有力。教諭某，訓導某，諸生某等，則請記者也。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瑞昌縣學遷建記》　弘治癸亥，瑞昌縣新作學宫。又明年乙丑乃(成)考(成)而居焉，禮也。學故在縣治西百步，門臨於市之衝，囂隘而塵。邑之君子因其敝也，議欲遷諸爽塏者久矣，而未得其地。癸亥之歲，前巡視都御史林公行縣至是，詢諸吏士，得遷學之説。謁廟禮畢，則及分巡僉憲慈谿沈君達觀厥基，顧而謂曰：「是豈在他求哉？後是百步而少右，岡南沼北，廟焉其可也。廟之東爲堂爲齋，又東爲庖爲廩，爲廨館，皆宜之。」沈君曰：「然。」相與計貲庸，而授厥事於九江府推汪濬。時寶方視學新喻，公以書來致命。寶拜公命之勤，而申戒厥功焉。高守友璣始至，聞是舉也，亟督知縣王顯宗畢事。而僉憲天台王君繼蒞巡政，益爲規畫，用弘於初。

初，公躬勸富室各助有差，既或渝約，功未用就。今分巡僉憲姚江陳君以舊基予民，取直焉足之。而寶適以歲事至，乃進(民耆某某某某)(耆民李洪、陳璟、易鼎新、潘仕望)四人，議加直於受地之家而益其疆，未卒。勸者俾以力輸，凡得貲若干。日役里一人，稱其常役。又贖有罪，出錢以貿，凡得庸若干。於是邑有陳氏，族大而禮，其爲諸生者居什之二，請爲衆先，曰垣也某築，池也某鑿，道也某修，各若干丈，於貲力又凡省若干。寶聞而喜曰：「林公與諸君之緒，兹其可成矣。」乃謂顯宗曰程之，濬月覈之，而總厥功於守友璣。是歲秋某月以成告。學諭王(某)(柏)暨訓導韓(某)(顯、楊尚志)等請記。

惟古人之有居，既莫則不於遷，遷非得已也。故《詩》、《書》所稱商於耿殷、周於豳洛，皆此焉事。今之邑，古之國也。學之有宫，所以守典嗣訓，成賢弘化，其於邑也大矣。而瑞昌之學，乃市之與鄰焉。夫市也者，利之所出也，衆趨而聚，不能不囂。衆聚而居，不能不隘。衆居而溷，不能不塵。由是以爲我絃歌講肄之擾，非古人擇且卜焉之意也。(故君子之自處，則願爲晏子之反宅。乃若教子，則孟母之三徙有取焉。而況學統邑教，今擾於利)遷其得已哉！然遷之難，居之尤難。(義也者，所以居是者也。義以勝利，則道之所繇適，而崇德廣業於是乎在，是之謂學。不然，義名而利圖，辟之遷夫學而市亦從焉，且將淪胥以溺，雖百易厥地，吾不知其可也。夫舊學之去於斯也，遠不數百步，日揆泉觀風占野望，無他異者，而僉以爲此加乎彼，則利爲之擾而已矣。去其擾而專吾義，以復乎地之故，非有加於地也，心之遷善以異是。雖然，學之遷也必易地，善之遷也不必易心，其爲難易遲速，誠有類睨柯之喻者。諸生有志於學，當得其則。

寶嘗觀於新宫之營，仰寬而履坦，鄉秀而負實，左揖阜岡，右帶林樾，流經其衝，而道闢其會，其光景朗霽，其條理周辨，視夫舊學，不啻數百里之源。蓋去囂而静，去隘而廣，去塵而潔，固宜有如是者，寶於是信林公之明果，而樂諸君之成之也。爲之周覽不舍，因遂得夫遷善之説焉，以爲師生居是者告，冀不負乎斯遷也。若夫巍科腆仕，固學者之有事，而非所汲汲者。寶恐其涉於利以害吾義，是以末言之。

弘治十七年，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無錫邵寶記。」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一《重修建安縣儒學記》　建安縣重修儒學成，教諭許黼以狀走雲間，白予曰：「建安之有學舊矣。宋熙寧初，在寧遠門内舊縣治之東偏。建炎毁于寇，以其地置丞廳，而學附于府。後乃遷于城外。國朝洪武初，嘗即而新之。十一年，始遷于今所。其地則故屏山書院，以祀宋忠靖劉公者，實公從子忠肅公共父之故第也。始學之遷，因書院之舊規，卑隘弗飭。其後余知縣子恭、楊縣丞隩、陳通判翼、桂知縣鎬、劉知府瑛相繼有作，凡學之制，以次略備。而以地之隘，補葺改移，不出其舊，終弗稱厥邑。弘治甲子，河東院侯賓僉憲事於八閩，至而歎息，屬知縣虞夔改作之。義興杭侯濟以憲副適來董學政，乂

申以飭之，買地廟壖之東，其廣半舊址，深稱之。作講堂五間于其中，撤舊堂之在廟西者，益以兩楹，爲饌堂于其後。講堂左右爲兩齋，諸生之舍附焉。前爲儀門，其下爲泮池，石梁跨焉。又前爲外門，門之外，復梁石以跨渠，經途屬焉。大成殿作于辛酉歲，而面勢與新學戾，改而合之，作兩廡二十間，戟門五間，作櫺星門三座于其外。戟門右個爲屏山祠。饌堂之後，文廟之西，爲教官廨宇。講堂之左爲學倉。飾故鼎新，各以其度。於是廟與學一朝而新，升堂而坐，則誥軸之山當其前，出門而顧，則黃華之峰峙其後。有水出北山，貫西垣，注泮池，東出而南行，折而西，過門橋，合故流南去。皆甃以堅石，迴環潔清，采芹而游，濯纓而歌，又他學之所無也。而以繡之無似，適會其成，得與一二寅僚，與建之髦俊周旋揖讓于其間，顧非幸歟！用是敢徼福于先師，乞一言以紀成績，昭示于永久，以無忘諸公之賜。」予與許君同邑里，提學憲僉皆同年。虞君舉進士，予忝與有事之數。君子協規同力，以興起斯文，固予之所樂聞也，而庸敢以不文辭？

雖然，諸君之爲此，非自以爲功也，將興賢才，以爲天下用也。茲學之地，既屏山之祠而忠肅之故第，茲又充廣而一新之，則游于是者，豈直無忘諸公之賜而已乎？屏山之學，其傳爲朱子，而忠肅之成德，本于屏山，騎箕尾而託星辰者，固無所不之。而遺臺荒徑之間，翰藻之餘光，履蓁之遺塵，猶應有髣髴也。仰高山于泰華，步景行于周京，遇則爲忠肅，不遇則屏山，敢謂建安之多士而無庶幾焉者乎！進乎是，則考亭而洙泗，有不難致者。此固諸君子之本心，而游於是者之所當勉也。

是役也，經始于甲子之冬十一月十六日，落成於乙丑之冬十月八日。建寧知府沈君瀚、同知於君珦、通判程君寬、邑人御史滕君祐指授經畫，以底厥成，皆于法所得書者。而於君捐俸以資費，蓋尤有足尚云。

《明武宗實録》卷三《弘治十八年七月》〔戊戌〕增置雲南宜良縣儒學，設教諭一員。從巡按御史耿明言也。

《明一統志》卷四三《衢州府・學校》西安縣學　在縣治北。舊在府城外，元燬。本朝洪武二年遷縣東，正德末徙建於此。龍游縣學　在縣治西。宋至和初建，元末燬於兵。本朝洪武中重建。常山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聖中建，尋徙東南。本朝初因其地，嘉靖間徙建於此。江山縣學　在縣治西。宋舊學在縣治東，朱文公記。元至元中徙建於此。開化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縣西，宋正和中縣令李光徙於此。本朝弘治末重建。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彭澤縣儒學記》九江郡守高君友機率彭澤教諭戴鑾來告曰：「比者彭澤、瑞昌二學同時並徙，彭澤先瑞昌畢功，而記尚缺，敢以爲請。」初，彭澤學在邑治之東，病之者謂背陽向昧，位置弗當，擇所宜徙，乃得今之地。説者曰：前山爲案，爲帽爲髻，後爲鳳凰，爲緑梯，爲蒼崖，爲潛玉，爲讀書巖，羣勝且萃。左襟孤峯，右帶重嶺，而大江之流，舉目望之，盡數百里，爽秀完備。學於是爲稱。時都御史林公俊以巡視至，聞而然之。分守參議董君威、錢君顯、參政楊君守愚、命事沈君元、王君啓、陳君雍、副使楊君錦繼廣其意，而高守任焉，以有茲成功也。

予嘗怪今師生之爲學，不務立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故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

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爲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爲首，觀水如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爲勝，而吾夫子肖像在廟，凡爲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擬進於漸，期與於大修，爲大德，發爲小道，而慎獨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俟諸儒衆説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大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滙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流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況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真，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宫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爲我師生告焉。因高守請記，遂書，俾刻之。

是役也，總於推官汪濬，勤於知縣王琦，而訓術計琦、耆民某某則分理焉。始弘治癸亥三月九日，越二年乙丑四月一日而訖。其費爲白金八百兩，出公帑者什四，諸生暨富室助焉者什六。其工爲顧匠若干人，爲庸徒若干人，共若干日。計其成，爲殿廡門堂、齋館庖廩、廨樹諸屋，以楹計者八十，墻以堵計者若干，街以步計者若干。君子謂於舊學爲偉。蓋一邑之盛事，其在郡，則二學後先告成，不出數月，尤足爲諸邦起廢之倡。是皆不可略也。

《明一統志》卷五八《南安府・學校》南康縣學　舊在縣治東南。宋景祐間遷于縣治東北，建中靖國間復遷于此。本朝更新之。上猶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興間建于

縣治東南，淳熙間遷於此。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宗義縣學　在縣治東。正德間建。

《明一統志》卷六一《德安府・學校》安陸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間建。雲夢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應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間建。孝感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應山縣學　在縣治北。元建。

《明一統志》卷六一《黃州府・學校》黃岡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于府城南門外，本朝洪武初遷南，正德間徙此。黃安縣學　在縣治東。嘉靖末建。蘄水縣學　在縣治東，即宋元舊學基，本朝洪武中建。羅田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宋建于縣治東，元燬。本朝洪武初改建。麻城縣學　在縣治東，宋元舊址，本朝洪武初重建。黃陂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元舊址，本朝洪武五年重建。廣濟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于縣治東北，本朝洪武十五年遷東南，弘治間徙此。黃梅縣學　在縣治南。元創，後兵燬。本朝洪武十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〇《襄陽府・學校》襄陽縣學　在府治東北。洪武四年建，天順間重建。宜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五年建。南漳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棗陽縣學　在縣治南。元大定初建。穀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歐陽修有記。光化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以上四學俱本朝洪武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六三《長沙府・學校》長沙縣學　在府城北門外。宋建，元移于府學西，本朝洪武十三年徙此。善化縣學　在縣治西北。舊在府城南門外，元季兵燬。本朝洪武十三年徙建。湘潭縣學　在縣治西。舊在縣治東，宋建，元燬。本朝洪武十六年建，正德中徙于此。湘陰縣學　在縣治東。宋元祐初建于治南，崇寧門後遷于此，元燬。本朝洪武二年重建。寧鄉縣學　在縣治東。瀏陽縣學　在縣治東。醴陵縣學　在縣治東。三學俱宋建，元燬。本朝洪武三年重建。益陽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元燬。本朝洪武十三年重建。湘鄉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建中靖國初建于江之東，胡安國遷於東南，元燬。本朝洪武二年徙此。攸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元燬。本朝洪武六年重建。安化縣學　在縣治西。宋熙寧間建，紹興間自縣東遷于此。元燬。本朝洪武三年重建。茶陵縣學　在城西門外。宋建，元燬。本朝洪武五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四二《金華府・學校》金華縣學　在府治西北。元至元間建，累毀。本朝重建，楊士奇作記。

《明一統志》卷四二《金華府・學校》蘭谿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東陽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慶曆間建，本朝永樂初重建。義烏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慶曆間建，紹興間徙縣北。本朝正德中遷于此。永康縣學　在縣治西。宋崇寧中建，本朝正統末重建。武義縣學　在縣治西。宋崇寧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浦江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皇祐間建，舊在西南，本朝正德初徙于此。湯溪縣學　在縣治西北。成化八年建。

《明一統志》卷五五《臨江府・學校》清江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淳祐間建。本朝宣德二年重修，後燬。正德中重建。新淦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乾道間建，本朝景泰四年重修。新喻縣學　在縣東南虎踞山上。唐大曆間建，本朝正統十三年重修。

《明武宗實錄》卷五七《正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復廣東茂名縣學。縣舊有學，成化間以兵燹並入高州府。至是，生員楊節等奏請復舊。禮部議覆，從之。

《明一統志》卷二五《登州府・學校》蓬萊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九年遷縣北，正德五年徙置于此。黃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三十年建，永樂十三年重修。福山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招遠縣學　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建。棲霞縣學　在縣治東。正統七年因舊重建。萊陽縣學　在縣治東南。永樂十年因舊重建。文登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明武宗實錄》卷九一《正德七年八月》〔庚午〕新設東鄉、萬年二縣。東鄉隸撫州，萬年隸饒州。設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各一員，儒學教諭各一員、訓導各二員，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道會司僧道會各一員。仍各設按察司副使一員，整飭兵備。以二縣地廣盜多，復移白竿巡檢司於鄧家埠，仙鶴寨巡檢司於荷溪都。從總制都御史陳金請也。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二《蕭山縣新修儒學記》正德癸酉秋七月，蕭山縣新修儒學成。學故在縣之某隅，自某年始建，於今若干年。撓敝傾圮，殆不可居。先是辛未春，監察御史海陵張君元德以巡按至，則與參政吳君汝和相顧以嘆，議圖新焉。謂其南偪於民田，位置弗稱，亟令買而拓之。時知縣事休寧吳侯瓚實始興役。未幾，吳擢知州以去，而江浦王侯瑋以進士來繼。會今提學憲副海陵徐君宣之至，而飭修之政行焉。侯乃慨然以爲己任，越明年壬申，禮殿甫搆。秋七月，颶風大作，繼以甚雨，殿與先聖舊像皆毀。侯於是加意圖之。既旬月，羣材復具，且節畫以共。至是以成告。秋八月既望，徐君觀而嘉之，則屬楊教諭武、余訓導蘊，使諸生徐行、韓篋來請記。

惟道術裂而學無恒宗，於是乎有諸師。人才雜而仕無恒途，於是乎有諸科。庠序廢而仕無恒居，於是乎有諸院舍。蓋自周衰至於宋，其變不一，其大較可知也。我明之興，鑒於前代，而先王時若。學必本諸經說，經者必本諸程朱氏，而

道術之裂者合。士游庠序，比年有貢，三年有舉，而人才之進者專。自郡徂邑，命官簡徒，官居廩食，山林湖海罔有逸游，而庠序之廢者興。大哉聖謨，實參天運，而道久化成，蓋有出於司存之外者。若其屋廬之敝，則新是圖焉，非良有司，其誰任之？非賢典學，其誰倡之？

今夫學必有堂，堂之榜皆曰明倫，蓋取諸孟子，而孟子則聞諸舜之命契。蓋萬世教學之道，莫大於是。先聖先師盡是以則，則祠而奠焉。經訓典籍載是以傳，則閣而尊焉。師以是授，弟子以是受，體是爲德，貌是爲文，缺是爲病，惟德輔世，於學成矣。而文虛病廢，雖學焉，君子謂之非學。今是學也，基缺於南，衆以爲病也，則圖而方之，必截然畫一而後爲稱。矧吾所謂倫者，而或缺焉，可謂之學乎？此教焉者與學焉者事也，非有司所與力也。

雖然，此猶其常耳。若夫時有升降，世有隆汙，窮居達用，我秉吾倫而危險薦臨，厥或病之，則固有若彼風雨之振陵我殿宇，敗壞我像設者矣。儆焉而支之，勉焉而復之，以無改厥常，比之致力於物者，其艱爲甚。此固學者事也，又非教焉者所與力也。而奉詔作人者，固有厚望焉。徐君學政最諸藩，其屬斯記也，豈徒欲夫成之書哉！實不敏，蓋亦嘗與聞是者，請以爲諸生告。

廟左學右，粤有常制，而門廡齋舍，各奠厥所。其事實作而以修書有故故也。其費爲白金八百兩有奇，蓋會程有方，故其用約。其所出曰公楮之直，參政君所檄致實是焉。先曰廢寺之租，曰微眚之贖，則所謂節畫者也。古重民力，而是役無專斂焉，故附書之。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二《兗州府滋陽縣學記》 兗治於滋陽，古魯地也。魯在春秋爲望國，列國之觀禮樂者必之焉。吾夫子生，而地爲闕里，望繫於天下，後世尤重。是故君子於其學之興也，固先望之。其廢也，固重歎之。而況守土之吏，有職存焉者哉！

惟兗之屬，州縣學二十有七，而滋陽邇以廢稱特甚。乃正德癸酉，沔陽童侯旭以户部郎中來知府事，於是寇甫夷而荒繼之，侯拊循略定，即修府學，復建鄉賢名宦之祠。而余訓導信至，亟以學廢告侯。侯請諸監司，皆報以非時，未果。今年春，適有入貲爲儒官之令。侯曰：「是令出，士無志者將趨之。吾弗能止，將薄示抑焉，以爲學圖。」一日，集其僚同知某、通判某，推官某及屬吏師生而謀焉，僉曰宜哉。而士亦樂承侯意，凡得白金若干兩。乃聚材鳩工，以成畫授趙知縣繼祖，卜日興事。撤敝搆而廣厥基，凡廣袤若干丈所。越三月功成。學惟復聖公顏子廟，實以封國兗故。今堂六楹間，中肖公像，冕而衮服，儼然臨之。庭廡門堵，各應儀式。後爲明倫堂，爲兩齋，爲講堂，爲會饌之室，爲燕息之舍，爲習射之圃。以至倉庫庖湢，諸制悉備。衣冠絃誦，與郡庠輝映，觀者爲魯邦之觀於是爲稱。訓導君以侯修復之功不可忘也，乃走書幣，不遠數千里，以記屬某。

某昔奉詔視學江西，侯以進士知瑞之上高。上高巉邑也，侯於學事能不以多盜廢。今敭歷既久，來牧望郡，將興學爲天下先，是固侯悦道之夙志，無足異者。獨其當兵荒之後，興茲大役，而公私無擾，非才與力兼而動惟厥時，不足以與此，予於是乎重嘉焉。

古者學有先聖先師，而無常奉。自先聖吾夫子，而以顏子以下四大賢爲先師，其制於天下久矣。乃若嘉祥學則廟曾，鄒學則廟孟，而滋陽則廟顏，蓋猶國故之意。創於洪武十有八年，迄今若干年，而新作焉完且美，而惟舊焉，仍禮也。子周子稱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謂士之學必由之。諸生生聖人之鄉，斯遊斯歌，瞻仰在昔，實得我師，希賢而聖，固其所也。充其所志，雖高識如兩生，博聞如諸經師，且猶未屑，而況其下乎？如是而稱魯之君子於天下，固侯之所願也。故因記而輒及之。若夫國章古訓，則博士弟子有常肄矣，某無庸著。其諸董役者之職名，具列於後。

崔銑《洹詞》卷二《豐潤縣儒學射圃記》 史銑曰：吾嘗學射禮焉，其進退也揖，其執弓矢也審，其處勝負也讓。《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必中節而後可以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故先王隨事而爲之節文，折其傲與惰之氣，而養其敬，習之而性成，而德立矣。

豐潤寧生官來言曰：「豐潤儒學故有射圃焉，從步之七十丈，橫十有三丈。成化中，射堂暨垣毀，鄰有武人，盜其地爲居。弘治中，諸生議復之，無能治武人者。甲戌秋，董御史按畿内，折枉茹强，民抑以伸，諸生申前議，御史下興州指揮魯清，豐潤知縣邢良驗之果實，毀居爲圃。閱一歲，知縣建堂三楹，築階樹侯，作垣以衛，樹槐以表。學之北，民亦侵地五畝，遂復之。必刻石於圃，後其庶有鑒哉！」史銑曰：爾諸生知御史暨知縣之志乎？存其地，將以修禮也；修其禮，將以育才也。是故才莫貴於德，禮莫大於射。

又曰：御史，山東董建中，字商民。邢知縣者，字宗善，汝南人。

《明一統志》卷五四《撫州府・學校》 臨川縣學　在府城南順化門外。宋咸平間建。崇仁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間建。金谿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於縣南，後遷

於此。宜黃縣學　在縣治北。宋始建於社稷壇右，後遷於此。樂安縣學　在縣治北。宋紹興間建。以上六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東鄉縣學　在縣治東。正德九年，兵備胡世寧檄建，提學田汝耔記。

《明一統志》卷五〇《饒州府・學校》　鄱陽縣學　在府治北。宋慶曆間建。二學俱本朝洪武初重建。餘干縣學　在縣治東。唐置於江濱，以水患，遷縣左。宋以來遷建不一。紹興間得董氏東湖故宅，遷之，即此。本朝重建。樂平縣學　在縣治東。宋熙寧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浮梁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元豐間自縣東北徙於此。本朝洪武初重建，後燬。弘治間重建。德興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治平初建。安仁縣學　在縣治東隅。宋建炎間建。已上俱本朝洪武初重建。萬年縣學　在縣治西。正德十年創建。

林俊《見素集》卷一一《龍巖儒學改立記》　龍巖本新羅，開元時始縣。儒學之建，皇祐時也。始縣東，繼縣南，一再徙而西始定。前廟後學，位序良稱，文物于是乎改觀。自學移而右，文物不殊，科第如縮，議者委之右岡之昂。憲伯胡公重器給贖刑之金復之，屬尚義林鉅董其事，化腐爲新，佐缺以完，齋號庫庾于是乎備。鍾靈萃淑，斯其一占矣。博士熊君恒、金君禮來予請記。

予惟學校之設，所以型圉羣髦，端性原，立政本，而出治道。人材登耗，世道風俗斯關焉，是固有司之事，亦明刑弼教者之所宜爲也。而徙立縷縷，未免青烏氏之拘。然卜宅經野，古固有行者矣，均之田也，而一易再易，均之材也，鄧林之出稱獨美。地之肥磽，有固然者。朱晦翁先生病漳學偪仄，欲移貢院行衙廣之，業未及而去。北溪陳先生申前請，寺丞趙公汝讜從而闢之。茲學之改，三君子是意也。又況因舊而復者哉！抑龍巖改學，晦翁嘗記之矣。其要欲開以聖賢之學，以遠其到，而病夫作興者之未能也。今之改，敢外是爲告哉？夫士先乎志，養其到以有爲也，道果遠乎哉！學官建置，感於彼有通於此者矣。孔廟言言，前瞻具在，倫堂翼翼，指授有嚴，固有精神意氣之相感，而逸志頗念之不敢留。相輔成性，相觀成德，相先成學，如同轤輔，一成而不可變。均斯道斯世爲心，今人弗逮古人爲恥。生色山川還故，否而盡泰之，改學歆發，殆其然歟！閩興學自常公袞，漳道學傳北溪爲盛，要殆有然者。若規規位實以徼惠，偶符之天，固有指爲今日病，殆亦可無畏乎！正德丙子莆田林俊記。

《明一統志》卷五二《南康府・學校》　星子縣學　在府治東南。宋紹興間建於府西門外，本朝洪武初徙於此。都昌縣學　在府治東南弦歌坊。唐咸通中建。本朝洪武初遷縣治東，十六年徙於此。建昌縣學　在縣治西。宋崇寧間建於縣治東，慶元初徙於此。本朝洪武初重建。安義縣學　在縣治東。正德十二年建。

崔銑《洹詞》卷三《安陽縣修學記》　予聞之：上者民之表也，其示民，不可亡其道也。夫民之爲性，稟於土者其質殊，感於化者其尚殊，成於染者其安殊。反其殊而內之道者，是故上之爲之也。

安陽，逵邑也。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其民罹於虐政，而略於巨寇。燕山章公來知安陽，鎮靜亡擾，民知芘矣。章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取帑之羨者，決輕繫之贖者，富民之願有獻者，遂新學。自門始，次殿次堂，次齋次號房，次學官宅，次倉次庖，俾諸生往業焉。習俎豆，明訓辭，而民乃貴學。丁丑，章公晉御史，入內臺者已踰年。兗陳公來守彰德，握法而亡忿嫉，力與勢亡所吐，民乃有恃。陳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作尊經閣，凡五楹。撤東西廡而新之。是時同知壽張王公、通判鄉寧王公、莒陳公、推官涇楊公咸贊之，俾諸生往業焉，非六經亡所用心，非孝弟亡所造，而士知學之宗矣。於乎！治亂者世也，邪正者學也，安危者士也。東漢之士，清議以格，當世已士殄而國亡。宋士放言，勢能進退宰執。及感似道非禮之遇，雖其要君去國，相率而請留之，賤於夷狄，多士倡丐。夫道者中也，反是未有不亡身而禍國者。故先王之教曰禮，而羣居和壹，莫貴乎讓。尊酒簋羞，致謙而養廉。丱童旋步，教讓而明順。君子蹈實而遜功，細人爭智而讓過。遜功則爲和爲治，爭智則爲戾爲亂。遜之至，讐敵可化；爭之至，父子爲夷。今夫悍將武人，薙敵如草，一旦儀於賓贊，揖以紹介，俛首伏氣，惴惴恐不勝。故君子盡己，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銑不佞，禮讓之風，願隨吾鄉諸君邁焉。

章公名綸，陳公名策，王公名良弼。王公名爵，陳公名言，楊公名天錫。徵予文者，教諭關中趙鳴鳳，諸生王寅、劉助也。

《明一統志》卷四四《處州府・學校》　麗水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康定中建。青田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中建。縉雲縣學　在縣治東。宋治平中建。松陽縣學在縣治東南。唐武德中建。以上五學，俱洪武中重建。遂昌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皇祐中建，正德十三年重建。龍泉縣學　在縣治東。宋天禧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慶元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中建縣治東，天順末徙建於此。雲和縣學　在縣治西。宣平縣學在縣治東。俱景泰五年建。景寧縣學　在縣治北。景泰三年建。

《明武宗實錄》卷一七三《正德十四年四月》（辛巳）復設陝西靈州守禦千户所學。從巡撫寧夏都御史請也。

《明武宗實録》卷一七五《正德十四年六月》（辛巳）增設福建漳州府平和縣。主治于南靖縣之河頭、大洋陂。析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隸之。設知縣、典史、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道會各一員。裁南靖縣丞、主簿、訓導一員。

《明一統志》卷四七《台州府・學校》 臨海縣學 在縣治東北。舊在東南，本朝正德十四年徙建於此。黄巖縣學 在縣治南。宋元豐中建，本朝宣德十年重修。天台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嘉靖間俱重修。仙居縣學 在縣治東。宋皇祐初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寧海縣學 在縣治南。宋慶元中建，本朝永樂九年重建。太平縣學 在縣治東南。本朝成化七年建。

《明孝宗實録》卷一六四《弘治十三年七月》（癸酉） 復設廣東海康縣儒學。天順間廣西盜起，海康被殘，縣學並入府學。至是人才復盛，所司以請。禮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一六五《弘治十三年八月》 庚戌，廣東海康縣儒學自天順間流賊劫掠之後，久不除官，止令雷州府儒學訓導一員署其事。至是，布政司請裁革府學訓導，除縣學教諭、訓導各一員。從之。

謝遷《歸田稿》卷二《重修定海縣學記》 正德庚辰，都御史高密李公民左遷浙江按察司副使，領巡視海道之命，駐節定海。首詣學謁廟，目擊圮敝，慨然以修復爲己任。適邏吏獲海艘非式者，鬻直足充費，遂定議于巡視都御史許公庭光、巡按御史唐公鳳儀，僉曰宜。乃以厥成責之知縣鄭君餘慶。始事于是歲之夏六月，訖工于辛巳之冬十二月。像設嚴整，規制宏邃。自殿廡祠宇以及齋堂、廨舍、庖湢之類，罔不改觀甃石，凡若干所。繚垣凡若干尺，闢地凡若干丈，增屋凡若干楹。財不告匱，民忘其勞。是雖鄭君經營之功，大都出李公指授也。

考之縣志，定海有學，自宋雍熙始。中間興墜屢矣。至我朝成化間，憲副朱公紳嘗一新之。迄今五十餘年，而修舉盛美，乃于吏化之會見焉，不亦有數存乎其間耶？鄭君重念李公之績不可泯，乃託吾姚鄉進士毛君復懇以記請，遷何敢以難爲言辭哉？

惟定海爲萬水之會，東望滄溟，浩渺無際，潮汐之往來，日月之吞吐，魚龍之出没，一舉睫而具見，實大觀之區也。昔我夫子亟稱于水，豈徒取其周流無滯而已哉？蓋道之所遇，觸目會心，自不容已。川上之歎，可想見也。兹宫墻再新，聖靈斯妥，亟稱而歎之意，宜必有無間于存亡者乎？然則遊聖人之門者當何如？必探無窮之道體，事有本之學術，充朝宗之念，大迴瀾之力，庶幾其無愧乎！斯固李公作新之意也。

是役也，縣丞胡良、主簿吴恭、典史趙大和、教諭李儒、訓導劉綬、李泰、生員沃汝信、薛俊、周南、義官俞章，皆與有勞者，因得附書。

《明一統志》卷一一《鎮江府・學校》 丹徒縣學 在縣治南壽丘山。舊在縣治西，宋紹興建，本朝嘉靖初徙此。丹陽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金壇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初建，本朝洪武中重建。

《明一統志》卷七九《廣州府・學校》 南海縣學 在府城内東南。元建，本朝洪武初重建。番禺縣學 在府城内東偏。洪武初建。順德縣學 在縣治南宣化街。景泰三年建。東莞縣學 在縣東門外。宋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從化縣學 在縣治東南。龍門縣學 在縣治南。新寧縣學 在縣治東。以上三縣，俱嘉靖中重建。增城縣學 在縣西北嶽廟嶺下。元建。香山縣學 在縣東郭外蓮峰山下。宋建徙西郭濠上，元復舊處。新會縣學 在縣治東北宣化坊。宋建。清遠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淳祐中建。以上俱本朝洪武初重建。三水縣學 在縣治東北。隆慶中建。新安縣學 在縣治西。萬曆初建。陽山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連山縣學 在縣治東。宋淳祐中建，本朝重建。

《明一統志》卷五一《廣信府・學校》 上饒縣學 在府治東北。宋淳祐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玉山縣學 舊在縣治東。元大德間徙建於縣治南，本朝永樂間重建。弋陽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貴溪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尋圮於水，徙縣治西。宣德丁未仍遷於此。鉛山縣學 舊在縣治東。宋紹定初徙於縣治西，真德秀有記。本朝洪武初重建。永豐縣學 在縣治東。宋熙寧間建，本朝重建。興安縣學 在縣治南。嘉靖中建。

《明一統志》卷四一《嚴州府・學校》 建德縣學 在府城内東。宋嘉定中建。淳安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崇寧間建，元至正間重建。桐廬縣學 在縣治東北。遂安縣學 在縣治西。二學宋嘉祐中建。通上四學，俱本朝洪武中重建。壽昌縣學 在縣治東。宋崇寧中建，本朝景泰間徙縣西，弘治末遷於此。分水縣學 在縣治東。宋治平中建，本朝正德間徙縣西，嘉靖間復遷於此。

《明一統志》卷六〇《鄖陽府・學校》 鄖縣學 在縣治西。舊爲鄖鄉縣學，成化間陞爲府學，縣學廢，嘉靖中重建。房縣學 舊在城内東北。本朝洪武八年改建于東門外，成化間徙城内，嘉靖中復遷於此。竹山縣學 在縣治東。元季燬，本朝洪武十三年建。

上津縣學　在縣治北，洪武五年建，弘治中重建。竹谿縣學　在縣治東。成化間建。鄖西縣學　在縣治南。成化間建。保康縣學　蛇峪山下。弘治間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潞安府・學校》　長治縣學　在府治西南。本朝嘉靖中建。長子縣學　在縣治東。屯留縣學　在縣治東。襄垣縣學　在縣治南。潞城縣學　在縣治南。以上俱宋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壺關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本朝洪武十三年重建。平順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嘉靖中建。黎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二一《汾州府・學校》　介休縣學　在縣治東南隅。唐咸亨初建於縣治東，元至元間移於此，本朝洪武十七年重建。平遥縣學　在縣治南。元建，本朝洪武中重修。

林俊《見素續集》卷九《上杭縣廟學遷建記》　澤官之制，古者擇國中勝地，築宮陂水，爲居業行禮之處，掌以三老，故士知自重，相師成德，相觀成性，相勵成之學。望一鄉而名天下，天下望治焉，故曰學校賢士所關，教化本源。後世殆有苟焉爾。苟則因，因則士弛，毅然自振者幾人哉！

汀之上杭廟學，宋乾道始建縣東也。嘉定再建，又東。嗣是修建徒勞，訖無寧歲。地卑而水禍數也。嘉靖癸未，憲伯王君俊民主遷，偕侍御丘君道隆相鎮龍吉址，擇才授事。尹謝侯思木復侵地，拓新基。尹王侯世熙職其遷事，禦丞簿文學相焉，董以郡乘楊侯太古。而議可於簡君霄、徐君州，大巡也。贊以邵君銳，督學也。僦工慮材，盡淫祠之故與市址之有，隱若驅淫鬼以與吾從事。未足，補以贏。位序顯嚴，景象麗壯，崇正而闢邪寓焉。既成，屬丁文學冕請記。

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田。農終歲勤動，不若士安且習也。而稽其所至，士之得道，殆不若農之得歲。蓋彼爲一家計，而此爲天下計，私與公異爾。私則專，公則泛，故雖舍焉與俱，遊焉與習，仰止焉有堂，瞻依焉有廟，玩愒歲月，往往有之。農有是，謂之荒業，豈學聖人之道者哉！昔者莘耕巖築，起而爲帝者師，教訓作興遺才。商學造士，而子方、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徒相繼而起。再傳弟子無背師説，有能道者，學將安折衷乎？學也者，道也。廟與學也者，器也。舍道而求諸器，末矣。然歆發感動之機，有神而化之之道。閩蜀鄒魯，歸美興學。潮士文行，悉皆本於擇師，斯憲伯所爲杭士倡也。抑新學而不新士，則猶弗學也。發聖儒之響，以茂樹伊傅爲烈，予海内士均望杭先告焉。

林俊《見素續集》卷九《永春縣廟學新建記》　國家設學，以居羣秀，以拔賢斂才焉。學，學孔子也。孔子曰：我學不厭，誨不倦。其教，博文約禮，强志而篤行。蓋升堂入室者七十人，其最賢，顔子之陋巷，閔子之不仕季氏。近世規規學舍之移，以冀靈山川，非孔子意。

永春温陵隸邑，殆南宋人文肇開。繼以晦翁、北山之指授，先後尤拔者亦七十人，留公正、莊公夏其最顯者。迨元頗失舊觀，廟學亦例視爲圮。士民請遷，令臨海柴侯鑣以時警也待之。嘉靖甲申又警，大巡簡君霄檄諸道兵平之。侯上賞，士民復請遷。侯曰：「學宫獻功之所，武息文興，時哉！」白督學邵君銳，分巡曾君鵬暨守。畫可擇地白馬山，侯意若有所授。既之，師生同，耆民同，卜筮亦同。左廟右學，廡齋廨舍，凡卑者高，狹者廣，闕者以完。度能授事，徐文學衡監之，侯總之。材若傭出舉義，間輔以公之贏。起乙酉，歷歲週，功以成告。位序顯嚴，見者胥悦。師生具書圖，假吾族英希元，以劉生興來莆請記。予老，謝文事。然蓋福碧坑，祖蜕具在，族固永民也。人文之興，其有愛乎哉！

永之學，四徙矣，興衰迭運，數或有然者。僖公泮學之修，魯人頌禱之詞曰：「在泮飲酒，永錫難老。」繼之以敬明德，慎威儀，廣德心，化多士，服淮夷。永之頌禱，無以復易也。抑學新也，尤在夫人之新。士先志，志先道，道先學，以必求聖者賢者爲歸。澡身浴德，自新而新民，致類成化，以收有得士之用，世道幸賴焉，亦孔子徒也。識之。

《明一統志》卷二三《兖州府・學校》　滋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八年建。曲阜縣學　在闕里西。洪武五年遷縣治東北，正德九年遷宣聖廟東，嘉靖五年徙置於此。寧陽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初建。鄒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三年建，正統二年重修。泗水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元豐間建，本朝洪武初重修。滕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初重修。嶧縣學　在縣東門外。元至治間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正統八年重修。金鄉縣學　在縣治東。金大定間建，本朝洪武元年重建，正統十一年重修。魚臺縣學　在縣治西北。元泰定間建，本朝洪武二年重修。單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三年建。城武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五年因舊重建。曹縣學　在縣治西北。洪武四年建。定陶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四年建，宣德七年重修。嘉祥縣學　在縣治南。洪武三年建，永樂十八年重修。鉅野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七年自縣治東北徙置於此。鄆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舊學，本朝洪武元年重修。汶上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元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修。東阿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八年建。平陰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元符間自縣治西北徙建於此，本朝洪武三年重修。陽穀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崇寧間建，本朝洪武

三年重修。壽張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十四年建。鄆城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二年建。費縣學　在縣城南門外。金皇統間建，本朝洪武元年重修。

《明世宗實録》卷六六《嘉靖五年七月》〔更寅〕詔建四川汶川縣儒學。從撫遠二縣儒學。從撫按官奏也。

崔銑《洹詞》卷五《休寧縣修學記》　正德丁丑，休寧縣作明倫堂，崇二丈有五尺，廣六丈，凡七楹。東齋十一楹，曰成德。西齋如東楹，曰達材。門七楹。由甬道南百武，樹表堂北。去二十武爲官宅。初，宋紹興間，縣尉陳之茂遷學於縣南門外，堂遷僧寺。明興，成化初，寺災，同知黄子用宣謀易之，僧不許，止。弘治丁巳，知縣李子燁始易之建明倫堂。巡撫都御史彭公禮、知縣唐子勳各拓地若干丈。正德丁丑，諸生程敏庸、陳有容、張世明謀盡遷遺僧於學東之間，而有容約以私居償之，浮直弗籌，僧乃可。知府張子芹遂發帑任工，檄下知縣王子迥，令大撤舊構，因殿基建堂，視舊退七丈有奇。又易沙門地一丈有五尺爲巷。堂之南，遷夏氏塚，得地三丈，爲甬道。甫樹木，而王子遷官去，沈子圻繼。自成化初至是，凡五十有五年。正德辛巳，知縣李子升作文廟。廟在堂東稍北，廣六丈，崇三丈有奇，凡五楹。東廡西廡各九楹。其隅爲神厨，爲器庫。前爲戟門，九楹。作翼道於甬道傍，象觿，左門曰東禮，右曰西禮。由甬道南五十武，爲池。又十武，門曰櫺星。廟左爲饌堂，爲號房。廟後作祠四，曰程子、曰朱子、曰名宦、曰鄉賢。自張子議改作，至是凡八年。教諭趙鈇氏暨其僚升堂上，召諸生前曰：「維是功更羣哲，伐異區，鳩衆材，斯美。矧學問烏乎定？」乃謂可能。因有容計偕入都，俾請於師氏。師氏曰：「維學協於克厥心，維心昏於私。昔夫子命弟子言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夫人罔顧義，苟便厥圖，至於路人其親，苟分利如錙銖，遂胡越其兄弟，矧於朋友？毋曰斯庸，反之可作聖。毋曰斯易，克之孔艱。古人維善厥心，以充厥公，故可與語仁。有弗言，言自其履。有弗履，履始諸近。弗强居所未能，弗抗論欺人，故可與語道。」有容蹶然曰：「弟子敬以播諸衆。」廟成又六年，爲嘉靖丁亥，乃記。

孫緒《沙溪集》卷四《清河縣重修廟學記》　清河爲廣平屬邑，地斥鹵洿下，陶甓易糜，垣墉易敗，而學宫尤甚。秋雨暴至，環四圍皆水鄉，泥淖穢汙，奠獻殆無所寘足。樵豎牧兒往往憩息於階墀門廡之間，迄無問者。嘉靖戊子，雲中王侯紘以河間經歷有善政，擢知縣事，謁拜後，徘徊瞻顧，戞然興歎，黯然若有深思，久之洒然以釋。乃登進諸生，揖而告之曰：「教者治之宗也。惟余辱邑長吏，實躬政教，學頹教湮，厥咎在予。舍是不理，而區區於簿書期會以爲治，余恥之。顧帑藏既虚，歲侵而民瘵，不可以重困。興歎而思者爲是耳。待撫綏數月，情通治洽，諸賢孚余，諸耆民弗梗余，然後徐以集事。思之有概於中，姑以自釋。」語畢，愀然若不勝情。師生相顧而慶曰：「學校其興乎！」明年己丑四月，政成，逋者歸，瘵者完，呻吟者謳，歡聲頌辭滿衢巷。侯知民之可使也，晨起召匠氏計所需，貲出贏餘，力出徒役，謹簿書，明出納，督者不敢欺，作者不敢怠。閭閻號召，雷動景從，民不知勞，財不知費。秋八月訖工。敝者易，剥者飾，過者嗟嘻稱歎，學者洋洋多喜色。司訓山東金君瓌謀之僚寀及諸生，以是役不可無記，且侯之賢當載也，自爲事狀，介鄉進士孫生悟、馮生盛時走故城謁余言。悟，余族姪。盛時，余姪壻。故不得辭，而兹事亦有義不可辭者。

余惟君子之仕，凡以行志，而吾志之行，要於知所先務。《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教學立，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人心淑，禮樂作，風俗易而治化成矣。人孰不知其爲先務？而卒莫先焉，樂因循則不欲爲，務逢迎則不暇爲，事矯厲則不肯爲，惡非己功而忌人成事則不樂爲，事勢艱阻於前，簡書指摘於後，輿論清議旁出於左右，科斂有辜，費財有稽，厲民有謗，則遂不敢爲矣。數者皆庸吏之情，而徒藉口於不敢爲者十九。公署倉儲、橋梁犴獄，每悉力殫慮以要譽逭咎，獨於學校而疑之，豈費財厲民之説專於此而無與於彼邪？匪得俊材遠識、見義勇爲者，欲舉累年之曠事，以豁一朝之觀，難矣。賢才之生，取之場屋，養之學校。學校，場屋之地也。舍宇不葺，器數不備，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

清河，古趙區，悲歌感慨之風，宛然猶在。士習不競，寥寥鄉書者四五十年，謂非養之無地而取之難其人與？自悟與盛時載書而西，轉相授受，策名之士後先相望。未售者清才力學，指尚可屢屈。又得賢侯一新其養之之地，取之他日，又何難焉？佇見雲出而林立也。因竊自歎，天下事，其顯其晦，皆非人力所能爲。而文運之將顯也，則巧值奇逢，尤非偶然者。清河之晦久矣，邇來鏗鏘炫熠，争鳴競耀，譬則泉始達，木始升，方患無人疏導培養之，而善疏導培養如侯者，不先不後，適來於磨光刮垢之初，作其氣，翼其進，滔天干霄之勢，其孰禦之？光灼於鬱沉，聲振於絶響，物理亦有然者，而此其時也。俯而讀，仰而思，升堂則思游心於高明，立庭則思置身於平實，今日思淑諸身，他日思淑諸世，庶無負侯之意。若曰藉軒敞以舒懷抱，睇佳勝以發天趣，嬉遊玩愒，日以爲常，道義

身心漫無所事，非余之所敢知也。

《明一統志》卷一六《徽州府・學校》 歙縣學　在縣治東。宋淳祐間建。元至大間重修，後燬。本朝洪武初重建。休寧縣學　在縣治東。宋慶曆間建，元至正間重建，本朝洪武初重修。祁門縣學　在縣治南。宋淳熙間建，元季燬。本朝洪武初重建，永樂間修之。績溪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間建，後燬。本朝洪武初重建。婺源縣學　在縣治西。宋嘉定間建，朱文公有記。元季燬。本朝洪武初建，嘉靖己丑又燬，重建。黟縣學在縣治西北。舊在縣治南，宋慶曆間建，元至正間燬。本朝洪武初重建，正德甲戌徙建于此。

崔銑《洹詞》卷六《沙河縣修學記》 沙河既復舊治，閱二十有五祀，爲嘉靖己丑，學舍日圮，師生絃誦亡安，舍采奉禋弗虔。是歲夏六月，御史段子行部見之，歎曰：「百工成藝，繫肆攸賴。況士之業哉？斯子衿所由作。」與語推官許廷議氏，曰：「爾達政健行，曷新諸？」乃給餘帑百金，役夫百人，凡兩月告訖事。宏隘發蔀，易朽正傾，丹采所塗，塋茨所庇，翼然聳視矣。知縣姚鍾氏將廷議命，專使問學於後渠。

銑聞，古之教者，因方施齊，弗强所劣；相材成能，弗捐所專。沙河瘠土也，其俗儉，其民樸。昔者先師孔子論禮也寧儉，論質也寧野，論仁也寧木，豈文是惡哉？將以世漓道降，僞滋巧勝，竟遺君親，終斁紀緒邪？田屢登稼必磽，木煩碩實斯蠹，斯猶醇化之消長與？爾沙民其見是於孔氏者乎？夫太儉則陋，太樸則鄙，其歸也蠹而喬。爾諸生日誦孔氏書，曷取以自文哉？是故世之浮榮毋慕，宋元以來虛言毋習，異學之僻談毋惑，然後孔氏之學明。

段子名汝礪，力持風裁，憲節聿峻。廷議名論，吾豫大忠襄毅公之季子云。

《明一統志》卷四五《紹興府・學校》 山陰縣學　在縣治南。宋學舊址，元廢，本朝洪武中重建。會稽縣學　在縣治南。宋崇寧中建，本朝永樂六年重建。蕭山縣學在縣治南。舊在東南，有芹沂橋，尚存。宋紹興中改建於此。本朝洪武三年重建。餘姚縣學　在縣治東。宋元豐初建，本朝永樂七年重建。上虞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慶曆中建，本朝洪武中重修。諸暨縣學　在縣治西。宋咸熙中建，元毀。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嵊縣學　舊在縣治東南。元燬，尋建而圮。本朝嘉靖十年徙建西南。新昌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

《明世宗實録》卷之一四二《嘉靖十一年九月》 丁未，詔設雲南永平、保山二縣儒學。

《明一統志》卷四八《温州府・學校》 永嘉縣學　在縣治東。宋元祐中建。瑞安縣學　在縣治東。宋政和中建。樂清縣學　在縣治南。宋治平中建。平陽縣學在縣治南。宋慶曆中建。以上四學，俱本朝洪武中重建。泰順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縣治西，嘉靖十四年徙建于此。

孫緒《沙溪集》卷五《齊東縣新修廟學記》 嘉靖乙未秋七月，先族兄廷輝司訓仲子悟以鄉進士爲齊東令，既新廟學，縣僚幕淳安方君鼐、尉氏王君有年、太原樊君懋、内黄周君信暨學宫師友古燕盛君鑾、廣德劉君世準，謀勒石紀其事。劉君獨遠走數百里謁余言，且曰：「夫子之道，天也。天豈可贅以言？惟歲月廢興，不可無稽。惟賢侯勤渠，不可泯泯焉。泯焉將使來者無所勸，猥惰者無所激於衷。敢告門下。始吾齊東有學，創自勝國大德間，屢敝屢葺，取足於支傾易朽，免一時之風雨，而終無以慊瞻拜者之志，以繫聖澤之遐思。嘉靖己丑冬，大行人岳君倫以謫官主齊東簿，思易而大之，南營數百步。甫施工而去。繼之者無以承其休，因循漸墜。舊學既撤，新構未施片瓦，師生乃至無所容足。夫庖人無厨，何以精於饌？工人無肆，何以精於業？教者、學者無地以容足，何以飭廉隅，嚴禮席？侯蹙然若不能終日。度工計費，既有概於中，而以事鳩材，以時鳩役，刑有贖，義有倡，數月即有藉於貲。擇日晨起，詣憲臣三衢王公，告以故。公嗟嗟稱歎，手付俸金以給。退而量能授役，捷者趨，壯者荷，廉者出納，黠者貿遷。越明年丙申秋，即報竣事。人初謂工費頗鉅，侯慎密深藏，未嘗一言。僉謀恐難猝辦。既乃不動聲色，無稽無缺，乃知侯於兹役有餘財矣。先飾大成殿，次兩廡，次戟門、櫺星門，奐輪壯麗，以次落成。執罍捧籩者，洒然以樂。東爲儒學門，由門迤邐以入，至殿。後爲明倫堂，爲兩齋環前。後爲倉庫，爲神厨，爲號舍。又稍後爲敬一亭，爲啓聖、名宦、鄉賢諸祠。弁而遊，軒而謁者，快然以慰。學後爲三教官廨。廨左爲射圃亭，亭前爲外號。退而食，倦而息者，坦然以安。今巷有歌，室有頌，載筆者有紀述，觀風者有薦書，士歡民協，他邑爭赴愬，侯不負所學矣。惟先生之圖。」

憶余始授悟學，悟無他能，一敦樸少年耳。乃今若劉君之言，忠信可以學禮，非誣我也。夫子宫墻，誠不宜贅以言。撫庭砌之芝蘭，慶先澤於未墜，亦安忍默默？而竊有所見，思欲表襮者，亦自不能已。

夫天下之言學也，平實盡之矣，高論終無以信於世。自選舉之法廢，士率以言求售於場屋，而大任重寄，亦惟懸之以待場屋士。士不出此，由他途以仕，雖有用世之志，例假以散秩，無所藉以究厥施。故士知誦習，即思游庠校。游庠

校，即思奮迹場屋，以需於用。此天下人心之所同，平實固如是也。今之揚聲邁烈於中外，熙鴻號於無窮者，孰非科目士？而必曰科舉不足以得士，言語不足以觀人，徒以卑士志，陋學術，不亦過爲高論矣乎！我奮於是，而曰不必於是，必於是，將卑且陋，不但誣人，且自誣矣，夫誰信我？誠使事舉業者，即孔孟之言議以應有司之求，既得仕，循孔孟之塗轍以成天下之務，坦然平，確然實，則聖賢心迹不假外求，科舉之學亦何負於士？顧談者過高於上，學者譸張謬悠於下，授之秦漢制作，未能以句。動以天機神化、貞一明覺爲言，經箋傳註漫不相類。甚者掃摘晦澀之辭，以飾怪戾之說。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正恐文運之升降繫治道之隆汙，爲輔理者憂耳。然則科舉不負士，士負科舉也多矣。宗工晉魏，祖尚莊老，持此以往，何所紀極？必有任其責者，鑱吾言於石。諸生讀而惕然警焉，可思過半矣。不然，謂吾言爲妄可也。悟能不受變於俗，旬朔課士，相與繹吾言，挽頹靡，復古雅，以歆動四境之外，庶舊學不負，吾兄爲不亡矣。不然，指土木之功，而曰不負所學，謂吾言爲妄亦可也。

文徵明《甫田集》卷一九《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釋菜於先師孔子，新宮桓桓，豆籩惟飭，陟降旋辟，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既明日，諸博士弟子相率言於某曰：「惟茲長洲，實蘇之輔邑，邑有廟學而制統於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旅拜於郡學，以爲故常。有祭田，瘠薄不足更費，歲時惟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間一行之，牢醴狼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恒舉。夫有司之賢有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諸故事，是故或舉或不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茲學之建，昉自宋季，即浮屠氏藏殿爲之，陋隘弗稱。歷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踵其痺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爲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敝，慨然以起廢爲任，節用制財，乘時儆工。爰相厥攸，亟請於監司、於郡守。既議克協，悉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次講堂齋廬，從而戟門，繚垣以若。廩庾廬湢之屬，亦以次告成。甓以密石，華以丹堊，翬奐嚴翼，實完實堅。乃斥隙地，俾居民占業，而稅其閑架，牟其所入以給歲祀。於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曾。謂某故學諸生也，俾有述焉。

維古士見於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長洲爲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官有常員，士遊於學，有常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祀，豈其制則然？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爲是，豈獨行禮哉？亦所以復國家立學之制焉爾。大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爲致禮之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爲詳，而其任爲特重。蓋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於朝。然非學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爲正，而他途者不與。宋慶曆間，嘗詔天下立學矣，然惟州郡有之縣，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雖見於程子之議，而實未嘗用。今內自畿甸，外而荒服，偏州鄙邑莫不有學，學必具官，士必板列，必選於民秀而考其行能，閑衛升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肄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於治理，周於實用，粹然一出於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於正，則凡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來，名卿鉅人所以出而爲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命者，莫非學校之出，而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此。近時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爲支離靡爛，爲不足爲，而惟坐談名理，標示玄邈，以爲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爲惓惓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

或謂：「習久不滋，事日就弛。今之所謂學校，特文具耳，而何以興爲？」是覩其迹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

侯名府，字應壁，己丑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耳。相是役者，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義官張璿。

《明世宗實錄》卷一三八《嘉靖十九年六月》 庚辰，添設貴州思南府婺川縣儒學，掣回見在府學生員實之，額貢如例。從巡按御史倪嵩請也。

《明世宗實錄》卷二四三《嘉靖十九年十一月》 庚子，設廣西南寧府隆安縣儒學。從提督巡撫都御史蔡經請也。

《明世宗實錄》卷二六六《嘉靖二十一年九月》 （庚午）設雲南馬龍州祿豐縣儒學。從巡撫劉渠巡按包節請也。

《明世宗實錄》卷三三四《嘉靖二十七年三月》 寧陵縣學　在縣治後。舊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建。成化十四年圮于水，改建于此。鹿邑縣學　在縣治東。洪武三年建，嘉靖初重修。夏邑縣學　在縣治東南。金大定間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嘉靖間修。

永城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虞城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縣治西，元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嘉靖九年圮于水，遷今地。考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洪武二十四年建，圮於水，正統間重建。柘城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東南，金大定初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嘉靖間圮于水，遷今地。

《明一統志》卷八〇《惠州府・學校》　歸善縣學　在府城東。洪武初建。博羅縣學　在縣治東浮碇岡側。宋咸淳中建，本朝洪武初增修。長寧縣學　在縣治東北。隆慶中建。永安縣學　在縣治西。隆慶中建。海豐縣學　在海豐千户所東。宋淳祐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河源縣學　在府治東。洪武初建。龍川縣學　在縣治東。永樂中重建。長樂縣學　在縣治西。元至元中建。興寧縣學　在縣治東。宋嘉定中建，本朝洪武初重建。和平縣學　在縣治南。隆慶中建。

《明一統志》卷七八《漳州府・學校》　龍溪縣學　在縣治南。宋嘉祐間建。漳浦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乾道中建。龍巖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朱熹有記。以上俱本朝洪武中重建。南靖縣學　在縣治東。元至正中建，本朝洪武末重建。長泰縣學　在縣治西南。元至正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漳平縣學　在縣治西。成化七年建。平和縣學　在縣治南門内。正德十四年建。詔安縣學　在縣治南。嘉靖十年建。海澄縣學　在縣治東南。隆慶間建。寧洋縣學　在縣治南。隆慶間建。

《明穆宗實録》卷三一《隆慶三年四月》　戊寅，鑄定南縣及儒學印記各一顆。

《明穆宗實録》卷七〇《隆慶六年五月》　〔壬辰〕增設山西老營堡儒學，以岢嵐州議裁訓導一員銓補，從山西撫按官請也。

《明神宗實録》卷八《隆慶六年十二月》　〔戊辰〕陝西三邊總督戴才請建設儒學于靖邊營，奏下禮部。

《明一統志》卷九《松江府・學校》　華亭縣學　在縣治西南。舊爲邑人徐進義塾，本朝洪武二年改縣學，正統四年重修。上海縣學　在縣治東。舊爲上海鎮學，元至元末改爲縣學。青浦縣學　在縣治東南。隆慶六年建。

《明一統志》卷六二《岳州府・學校》　巴陵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臨湘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洪武十五年重建。華容縣學　在縣治東。元建，在縣南，本朝洪武四年遷此。平江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石門縣學　在長溪北。舊在縣治東，元建。本朝洪武四年重建，弘治中遷此。慈利縣學　在縣治西。洪武三十二年建，嘉靖中累遷，隆慶末隨縣治徙此。安鄉縣學　在縣治南。宋慶元間建，本朝洪武八年重建。

《明一統志》卷一二《揚州府・學校》　江都縣學　在縣治東北。洪武七年自他所移此，成化中重建。儀真縣學　在縣治南。舊在縣治東，宋建，本真州學。本朝洪武初重建爲縣學，萬曆初徙于此。泰興縣學　在縣治東。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中重修。興化縣學　在縣治西南溪上。宋紹興中建，本朝洪武中重建。寶應縣學　在縣治南。宋嘉定間建，本朝洪武初重建，永樂中重修。如皋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紹興初自州東北徙建此，本朝洪武中重建，永樂中重修，嘉靖中屢遷正南。海門縣學　在縣治西。宋舊縣及學俱在縣南一百二十里，元至正間遷于此。本朝洪武中重建，正德中同縣治遷建于余中場。

《明神宗實録》卷一五《萬曆元年七月》　〔己卯〕初建商丘縣儒學。先是附於府學，巡按褚鉄以爲請。

《明一統志》卷五八《贛州府・學校》　贛縣學　在府城内東南。宋皇祐中建，本朝成化中遷建，與府學並基。雩都縣學　在縣治東阜門外，舊紫陽觀基。宋建於縣治東，元徙西北，本朝正德初徙于此。信豐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本朝正德中重建。興國縣學　在縣治西北。宋建，本朝重建。會昌縣學　在縣治東北。宋建，舊在縣治西北，本朝徙于此。安遠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正德中重建。長寧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萬曆初建。寧都縣學　在縣治西。宋紹定間建，本朝弘治中重建。瑞金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本朝弘治中重建。龍南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建，本朝洪武中併入府學，正統六年重建。石城縣學　在縣治西北。五代、唐建，宋徙縣治東，本朝徙于此。定南縣學在縣治南。本朝萬曆初建。

《明一統志》卷八〇《潮州府・學校》　海陽縣學　在府治西。洪武二年建。潮陽縣學　在縣治南。元建，本朝洪武二年重建。揭陽縣學　在縣治東。宋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程鄉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建，本朝洪武三年重建。饒平縣學　在縣治東北。本朝建。惠來縣學　在縣治東。本朝建。大埔縣學　在縣治北。本朝建。澄海縣學　在縣治南。本朝建。普寧縣學　在縣治西。萬曆初建。平遠縣學　在縣治南。萬曆初建。

沈鯉《亦玉堂稿》卷七《新設商丘縣學記》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爲府，於是設商丘爲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曆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制曰可。後學使衷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於郡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爲守，以乙亥八月工竣。爲文廟五楹，堂三楹，别爲文昌閣三楹。廊廡廨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鄒

公繼賴公守郡，雅興文治，加意恤飭。而其僚別駕周公、殷公、司理陳公及邑呂侯始落成焉。故茲學也，蓋閱歷多人，而其勞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許君乃徵余言記之。

余觀國家久道成化，所在廣勵學宮，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羣多士而教且養之，豈不謂文教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閎乎？養士不以多寡爲盈詘，而惟實得其人爲足重。得人不以科名官閥爲軒輕，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爲足稱。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爲盈爲詘，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爲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賸仕接踵，則僉云人才人才而多之。不知科第賸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爲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爲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爲有道所薄。況區區之科第賸仕苟爲富貴者耶？

嘗聞父老言：成弘時，民間子弟不樂爲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者，被之儒衣冠。其時能爲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絶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固不乏人，我不敢以爲詘也。其後人文日勝，佔畢吾伊之聲遍國中，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累累輩出。然居善俗、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笑士林者，我安敢遂謂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淡泊寧静，不染於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伐，鼎鉉之榮，得一士且侈爲名世，而況其多也？苟其佻巧浮薄，徒志於榮利而鮮克有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況其鬬捷於蠻觸、快意於薤華者，藉令項背相望，祇見謂秦無人耳，何足多也！

諸士其相與講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爲珪璋，出則爲霖雨，使士不虚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明神宗實録》卷五三《萬曆四年八月》〔癸未〕禮部覆貴州撫按嚴清等奏裁永從縣儒學，以清冒濫。上以建學來歷原自欠明，今姑勿問。如議即裁，生員量留籍貫行止無礙者十餘名附府學，餘悉屏黜。

《明一統志》卷八一《羅定州・學校》東安縣學　在縣治南。萬曆七年建。西寧縣學　在縣治西北。萬曆七年建。

《明神宗實録》卷九七《萬曆八年三月》〔丙午〕山西老營堡所儒學成，鑄給印記一顆。

《明一統志》卷五三《建昌府・學校》南城縣學　在府治南。宋紹興間建，本朝重建。新城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興間建，本朝重建。南豐縣學　在縣治南。宋建，本朝重建。廣昌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初在縣治西，紹興間遷縣治南，後又遷於此。瀘溪縣學　在縣治東。萬曆八年建。

《明一統志》卷一五《太平府・學校》當塗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萬壽寺西，正統六年改建於此。蕪湖縣學　在縣治東。舊在東南，宋元符間建，本朝洪武間重修，萬曆十三年改建於城隍廟故基。繁昌縣學　在縣治西。宋建於舊縣南，再遷東北。元燬。本朝洪武初重建。天順元年徙縣治，因徙治東。成化間再遷於此。

《明神宗實録》卷一七二《萬曆十四年三月》癸卯，復湖廣漢陽縣儒學。本學先因回禄，生員歸附府庠。至是，撫按請修復舊學。從之。【略】乙卯，改貴州程番爲定番州，屬貴陽府管轄，設知州、同知、吏目各一員，儒學學正各一員。

《明一統志》卷八《蘇州府・學校》吴縣學　在縣治西南。舊學逼城隅，宣德七年改建於此。長洲縣學　在府城北齊門内。元大德間建，本朝洪武七年及成化、正德中俱重建。崑山縣學　在縣治西南。宋元祐初建，元元貞初移建太倉城，至正間復建於此。常熟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至和間建，本朝洪武二十九年重建。吴江縣學　在縣治東南。宋紹興間建，本朝洪武中重建。嘉定縣學　在縣治南。宋嘉定間建，本朝洪武六年及天順四年俱重建。崇明縣學　舊在縣治西北。元至正間建，本朝永樂十八年重建。萬曆十五年遷縣治，學併徙焉。

《明神宗實録》卷一九二《萬曆十五年十一月》〔甲寅〕復大庚縣儒學，設官鑄給學印。

《明神宗實録》卷二六一《萬曆二十一年六月》〔丁亥〕陝西巡按徐登彦請建苑馬七監儒學。下所司。

《明神宗實録》卷二六三《萬曆二十一年八月》〔辛丑〕鑄給四川新設壩驛記、廣西懷集縣儒學記各一顆，以原記覆舟沉失故也。

《明神宗實録》卷三二三《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按陝西御史于永

清議：「陝西苑馬寺七監生員，向隨附近州縣寄學，不便。請于清平監適中地方建立儒學，收養牧軍子弟。」禮部奏言：「創建所費不貲，軍民冒籍難詰，事多掣肘，未可輕議。宜仍其舊，將牧監童生散居州縣者，凡遇考，隨各州縣類考，另標一牧監名色，而籍貫直書牧監字樣，以免相攻。庶育才之意不失，興作之費可省矣。」

《明神宗實録》卷四二〇《萬曆三十四年四月》 辛酉，廣西巡撫楊芳請建平樂縣儒學。不報。

《明神宗實録》卷四二三《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戊辰〕雲南順寧府雲州城工告竣。撫臣陳用賓、按臣沈正隆共條經理四事：一增立禦土，所以資控制。二建設新郡儒學，以興教化。三改雲州屬府，以益輔車。四議裁巡司，建倉獄，以裨實用。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四四七《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戊寅，鑄給廣西平樂縣儒學記。

《明神宗實録》卷四六〇《萬曆三十七年七月》 〔辛卯〕四川巡按錢桓言蜀中七事：一用正途以重提舉，一減課額以蘇窮竈，一裁冗員，一議土韃，一改折蜀中方物，一遵、桐、綏、仁等縣各置儒學，一川省每年解赴陝西邊餉銀依舊解部交納。

《明神宗實録》卷四八〇《萬曆三十九年二月》 〔己亥〕鑄給廣西思恩縣、桂平縣、永康州各儒學記。

《明熹宗實録》卷七《天啓元年閏二月》 〔己亥〕復四川保縣儒學，鑄給儒學印，移灌縣學官一員掌之。

《明熹宗實録》卷五五《天啓五年正月》 〔己卯〕新設苑馬寺儒學，銓除教諭一員。從陝西巡按御史沈猶龍之請也。

《明熹宗實録》卷八〇《天啓七年正月》 〔己卯〕雲南巡按朱泰禎會同巡撫閔洪學題稱：「遐方人文日盛，應建學者，雲州、歸化、三泊、南寧、河陽、元謀共六處。應增廩者，順寧、建水、新興、雲龍、路南、羅平、富民、羅次、易門、陽宗共十處。各就其廩之數以爲貢之數。又各酌其廩與貢之數，以爲經費之數。至於錢糧規畫，或取諸閑田，或取諸裁省，或取諸輸助。又或彼此通融，互相裒益，不煩公家一物，未斂民間一毫。並請頒給新設一州五縣儒學各印記，改移蒙化、安寧、昆明各教官。」下部議覆。

教師

陳謨《海桑集》卷五《永豐教官序》 天下有才教官，不患無名進士。然得進士易，得教官難。今之教官多出於進士，而進士之負才名者，什一而最之，亦罕矣。此才教官難也。

吾邑郭子昭爲永豐教諭垂二年，彭君子文亟亟爲予稱其學之政，能不諉責於訓導。與之同堂合席，會口講指授，朝益暮習，科分藝別，壹遵時制，而每加勵焉。若夫抗顔乎躍冶之金，而取長於攻玉之石，日嚴乎佔畢之訊，而時鏗乎待問之鐘，又無不曲盡焉。如是而爲鄉校，庶有成哉！余惟子文言然，固子昭所優爲也。且夫教人自端本始，子昭以衣冠宦族守正葩世學，其質温温，其言恂恂，其動揭謙，其文雅馴。洪武五年，余校文江西，及開榜，而子昭以《詩經》亞魁，炳炳蔚蔚，可爲名進士矣。既而上春官，得職教永豐，能舉其職如此，可爲才教官矣。抑永豐，歐鄉也，多世科鉅公、老成聞家，又得子昭樂育其菁莪，名進士繼此有不彬彬矣乎？

子文又稱子昭采芹外，勺水不辱於朋徒，毅然自重，未嘗一失言失色於同人。嗚呼，又奚特爲才教官而已邪！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送劉濬廷在五河教諭序》 海陵胡先生，當宋氏初教授蘇湖學，學徒以千數。其學之要，大抵明體而適於用。先經業，後文詞，本道德仁義，不苟趨於禄利。其徒既敦尚行實，而先生又嚴條約，以身爲之先，雖寒暑，禮不懈益虔。去而教於太學也亦然。是以劉彝執中之徒用其道，炳炳烺烺聞天下。當是時，濂洛建之學未出也，嗣是而興，一變至道，取漢、唐聲律詞章之習，一洒而空之，上以接洙泗。是雖周、程、朱數君子摧陷廓清之功莫大，然甘以受和，白以受采，實海陵之學爲之地。嗚呼！先生之烈豈小哉！

海陵距揚僅數舍，予恒願拜祠下，想其流風遺韻，以求其緒論未能也。今年秋，識中山劉廷在於揚，覩其容充然，聆其詞亹然，詢其筮仕，則司訓先生之精舍，而今升教於泗之五河也。未幾別，徵予言爲贈。予謂學也者，非世之呻佔畢、綉鞶帨，斬以華其身而止也，將以潤澤生民，歸于皇極，若胡先生明體適於用之云者是也。惜乎其體具諸身，其用不大施於當時也。朝廷設科目，期以經明行修得真儒，其意胥是焉取。於是昔之不大施者，今班班然行矣。予行淮東西，覩其土厚以深，其俗龐以質，而其士多急義而强仁，蓋其去中原之文獻不遠而近也則然，矧五河邑當淮之北而尤近者乎？意其敦尚行實，所謂受和而受采者，蓋

有其體矣。以之日月刮劘，其經業文詞之先後，其道德仁義利禄之趨舍，必有以辨之。縣蘇湖學達於濂洛建以泝洙泗，而爲國家異時用者，亦豈難哉！抑海陵予未至，未知丘園寂寞之濱，抱遺經，蘊瑰奇，忠信材德之賢，復有深藏而不市者乎？先生之流風遺韻，其尚有存乎？劉君仕而寓其鄉也，久必有概聞其緒論也。成君居竹又言其叔君楚游國庠，擢鄉舉，而方辟掾淮憲。淵源所漸，其有聞也益信。予將見五河之士，偕劉君相與有成，異時將得人爲科目賀也，尚無俾劉彝專美於前哉！劉君勉諸！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送吴賓暘之泰興教諭序》 曩予始至揚，與朱方吴君子和相好也，出其子旭拜，眉睫朗徹，誦朱氏書如貫珠。後十餘載至焉，則君客既宿草，而旭亦能自樹立爲人師矣。詢其出處，蹙然曰：「旭不敏，賴先人教，用部使者薦，録淮安郡學。繼受江都邑文學。以兩憂，皆不果上。今幸調泰興，以服制未終者三月，又不果上。」予聞，惘然曰：「天於子和，既豐其善而嗇其榮矣。顧於其子乃若是意，其果嘗嘗者耶！」今夏，則來告曰：「旭也始以制未終不果上，既終矣，以貧不克預於選。方將杜門讀父書，無復有意矣。忽有踵門持文書來曰：今分憲姚公以泰興邑曠教官久不可，故移文以請。辭不獲，且行。公不鄙先人之同門也，既爲之序，願先生一言更羽翼之。」予慨然以爲姚公身居風化之任，匪直私於子，是舉也，豈不足以厚倫紀而敦風俗哉！一邑文學之微，於吴子未足多也，然於此其有思乎？方吾子之憂患而杜門以居也，詎意夫縉紳先生垂德於不報之地哉！今若此，皆先大夫之善也，天豈果嘗嘗者哉！烏乎，爲善者亦可以勉矣。古之人耕築漁鹽，無意於功名，而功名每每自至。後世望之以爲不可及者，皆是也。然而往往殫其智以求，幸而得其命之所固有者，則詘詘於人以爲能，其視古之人何如哉！吾子尚勉之。外以教於人，内而學諸身，孳孳焉，矻矻焉，壹修其在己者而惟在天者之聽，則功名之至也有日，庶無負公與予之望於故人子者，詎一邑文學之微而止也。遂爲序。旭字賓暘。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余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臣俶等至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縣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説，宜戒勿讀。」既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鶡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説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蠹，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而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横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説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秦儀，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尊者。敬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爲信爲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爲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上之命臣俶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

河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有學，縉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考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子弟一於正，而無惑秦儀之邪説可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初吉，樵李貝瓊序。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皇帝定天下之初，急於興學，凡州縣咸置弟子員，使廩於學官，擇經明行飭者爲之師。而中京所轄九州二十四縣缺而未舉，重其選也。洪武六年，用御史張度言，乃以吴烈等十有九人充之。若羅山縣教諭徐真卿，其一也。將行，且求言於余。

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心而明正道，李遼所謂事有賒而寔急者是也。漢承秦，未暇考求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黄老，越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尊師重傅，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争，經生學士皆散，越七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貞觀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仁宗命藩輔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縣是學遍於天下矣。然漢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夷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達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天朝不待投戈息馬，即崇教化爲先務，齊魯之風聲氣習，無間荒陬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又關時之理亂。則今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

真卿早從陳公子山遊，復受業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經既明矣，行既飭矣，推之以教羅山之子弟，至於成就而備國家之選，又豈非砥礪之功邪！蓋見其賢於人人，不久一邑也。余固以是望之。洪武六年冬，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七《中都稿・學古齋記》 國子生桐川郭審言分教臨淮也，顏其讀書之所曰學古。間過中都見余，求文以記之。余時承乏助教，義不獲辭，乃復之曰：

時非古而必學於古，豈非有可因而不可變歟？《周官》曰「學古入官」，是周不自爲古也。《説命》曰「學于古訓」，是商不自爲古也。以今觀之，商周非不古，蓋創於前者有堯舜焉，有伏羲、神農、黄帝焉，所謂開物成務者也。降於秦漢及唐，恒以古之爲固而病其難行，繇是日趨於便，亦勢之使然耳。苟求其中正無弊，惡可不以古人爲法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矣，其道則備於六經，故知幾莫過於《易》，辨事莫過於《書》，理性莫過於《詩》，正行莫過於《禮》，褒善貶惡莫過於《春秋》。此皆發於古人之蘊，孔子定之爲萬世法，炳焉與日月齊明。則學古者盡力於此，非無莊周虚無之宗，申韓刻削之習，蘇張縱衡之辨，孫吴權變之術，司馬遷、揚雄瑰麗之辭，舉不足以爲學者也。余之昏愚怠惰，既失於早歲，今雖欲進，則既老而莫能及焉。審言入官有日，將以成諸己而施之人，必習於一出一入之間，上溯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之相傳，無汩於諸説之爛熳，庶幾不壞其心術而徇乎一時之好焉。雖然，聖人之學古也，必本於信而敏以求之，信之不深，求之不敏，又何以知古之可學而極其所至乎！故反覆論之，終舉其要如此。尚勖之哉！是爲記。

審言生九歲喪父，大父仲銘鞠之。既長，好學，克自樹立，爲能守其業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秋九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八《送高君善父歸閩序》 今天下之士，繇儒而進者，有三途焉：遺逸、科目、文學是已。士學其學，志其志，將有待於事其事，非故爲是立異，以干有司之舉。有司舉之，亦非有優劣於是也，夫亦視其力之所及而公其心焉耳。是故遺逸非隱也，科目非競也，文學非卑也，顧遇知於有司何如也。不以遺逸舉，則以科目進。不繇科目進，則繇文學辟。士惟用是待，有司惟知是舉，果何容心於彼此哉！

晉安高君善父學懋以博，文華以正，閩士先之，清原林先生素重許可，每器君曰：「是鳴於方來者。」凡數舉於鄉，皆不售。部使者有知君，薦爲龍溪文學，謂余曰：「遺逸皆天民之先覺，吾無實以稱是，科目又不利也。學官位卑禄薄，吾恥與草木同腐，固不敢辭知己之薦，庶幾古人爲貧而仕也。」既上視其廟與學，則廩乎將壓矣。乃告于尹于守，議所以新之，願捐俸佐其費。既又曰：「吾貧而旅食于此，尹必不安是而以俸食我，則無以遂我圖報先聖之心，吾亦惟歸焉之爲安耳。」士大夫聞而義之。余曰：古人所以自屑於官卑禄薄者，惟求其職之易稱而已。故辭富貴而居貧賤，雖抱關擊柝，委吏乘田，不恥爲之。學官固卑矣，禄亦薄矣，而其職則未易稱也。君不受常禄，倡新廟學，思以稱學官之職，蓋憂道之心有重於憂貧也。君子之辭受取予，一斷於義，使廟學不修，教職不稱，而但知食禄，豈吾善父之心哉！遺逸、科目之舉，視學官其秩爲崇，然君子所以思其職者，則不以崇庳而有間也。君志慮未衰，名譽方起，當有薦而崇之者，光明俊偉，自見於世，予於學官覘其兆矣。故序其所以歸。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九《送葉教諭歸建序》 古之所謂君子者，不厚己以競名，不薄人以計利，蓋其在内者重而在外者輕也。内者重，故難進；外者輕，故易退。禮義之道在是矣。建安葉君克明，兩以《春秋》試有司，不售。樗庵鄭公廉問建邵興堂選得士薦十人，克明與焉，獲註長泰邑教，且上，曰：「是雖肋耳，何競也！」至則代者先矣，曰：「是雖刀耳。吾所學者，禮義而已。禮義以爲進退，得不得，命也。聖人之教，豈欺我哉！」浩然東歸，無介辭色。嗟夫，世日下矣，風日漓矣，寧復有斯人哉！小夫賤人，簞食豆羹，沾沾自喜不讓也。不知己之可厚，不知人之可薄，而惟知禮義之可尚，寧復有斯人哉！故余於君之歸，書此以爲願學君子諗。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董文昭教浦城序》 自洛學既南，徽國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道學之明，炳如日星矣。真文忠公雖後出，而能發明朱子之學，若《讀書記》、《大學衍義》諸書，至今爲學者所宗，爲有國所崇。方之孟氏明夫子之道，蓋世雖異而事略同焉。建之浦城，實文忠之故里也。文忠公之學，家傳人誦，非一日矣。故論道南之淵源，則始於劍而盛於建，而浦城又建之一理窟也。皇上重於育才，於學官必慎擇焉。吏部既試其才，必覆試于禮部，以觀其學，然後授以教職。蓋以師道之在是而模範之必正也。予友董文昭，種學積文，亦既有年。今年冬，以有司之薦來京師，禮部試其文，吏部上之，遂以爲浦城教諭。予忝禮曹，因其來别，告之曰：文公先生昔守吾漳，北溪陳先生安卿實得其傳。文公晚歲，四方弟子益進，公倦於講説，惟使質於安卿，公但首肯而已。文昭生

北溪先生之里，而游文公之鄉，教文忠公之邑，益當思所爲教，以無愧於前修，以無負於皇上至意，庶乎人材可成，而教職可稱也。勖之哉！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林純夫職教龍溪序》 予去家十餘年，親友多零落，老者皆爲土中人，壯者老而少者壯矣。雖一二來見，目予老醜，率瞪視移時，然後一笑。人生聚散不常，歲月易邁，此古人所以興離羣索居之歎也。今年春，友生林純夫用薦來京師，見予於儀曹。年已壯，修容而豐髯，禮度而氣和，則爲之喜曰：「是殆無凡近之習而可進於高明矣。」既而吏部試以經學，俾職教龍溪。龍溪，純夫之鄉邑也。校官，諸生之望法也。一言一行，不循乎理，則長者有議而後進必厭於心。蓋道立則教立，範正則器正。漳雖介海濱，然晦庵朱文公實過化焉。北溪陳先生安卿、東湖王先生子合，皆其高第弟子。道學之傳，一脈不墜，其教人之法，具有成訓。子能興而行之，則諸生之成材也可卜矣。國家選材，先實行而後文辭。子知所重，則教職之稱何難焉！予老矣，倘遂乞身歸里之願，尚能與子尚論聖賢道德，以續夫二先生之緒，毋謂今人不可齊古人也，誰謂華高企其齊！而純夫其勖諸！

殷奎《强齋集》卷一〇附録袁華《故咸陽縣儒學教諭文懿殷君墓誌銘》 洪武九年閏九月二十有六日，咸陽縣儒學教諭長平殷君卒于官舍。後七日，其配陳氏亦卒。孤駒駼病，不能奔越。三載，仲弟璧徒跣四千餘里，閱五甲子，以櫬還。將以是年十有二月庚申合葬于先塋。其季箕持今知兗州盧侯熊所爲狀，泣拜請銘。華與先生同里閈，同登會稽鐵崖楊公之門，而駒駼袁氏壻也，故不辭而爲之銘。

先生諱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姓殷氏。其先華亭人。曾祖諱某。祖諱某，遷崑山。考諱某。母王氏。先生端厚沉默，童丱入鄉校，即以穎悟稱。時鐵崖公以經術詞章鳴于東南，而襟度豁達，絶去厓異，一見奇之。先生從于吴城、于華亭、于錢唐，訢訢惟謹，言動必合矩度。由是益加愛重，因以木名所居室，且爲之文。先生雅無進取意，嘗奉父兄命試有司，一再不利，泊如也。歲丙申，州治復崑山。越四載己亥，有司以太學師聘，先生因侍養便，始應命。比謁廟，以先師曾子既進郰國封配享于廟矣，而故號仍列廡下，於禮乖違，白于典教者正焉。凡邑中褒賢紀功、立祠表墓繫名教者，皆先生所建白。

洪武庚戌春，大新學制。明年，以教有成效，舉教諭，試天官，中高等。而朝廷方眷注於儒，不次進用，司選者欲擢寘郡縣，力以母老辭，不允，故調西安之咸陽。咸陽罹兵革久，廟學蕩然。至則芟夷荆榛，作室若干楹，以居弟子員。躬親教養，民遂知學。

無何，省府聘考多士。甲寅，歸覲親。既返，而省府修關中諸郡圖經，仍董其事。恒以母老道遠，弗克就養，抑鬱不獲信，因病内傷，遂不起矣。其入關時，以五陵門侯自號。及卒，知縣莊九疇具棺衾，葬咸陽原上，竟符其言。

先生篤志古學，葬祭務循禮法，非甚病，手不釋卷。故考訂精詳，文學淵永。邑人以道學鳴者，若王公彦光、李公彦平，皆表表者。先生力欲追縱，以變衰世陋習，胡天不假之年，惜哉！盧兗州謂先生處家爲孝子，飭身爲名士，典教爲良師，而私謚之曰文懿先生，時論咸以爲然。

先生生于元至順辛未，得年四十有六。子男二人，長曰駒駼，次曰嗣孺。女三人，長適朱晟，次適林宗驥，曹某。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喪儀》、《崑山志》、《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婁曲叢稿》、《支離稿》、《渭城瀛語》，總若干卷。銘曰：

行之醇，學之正。叶征。孝篤志，殞厥生。仁者壽，茫無徵。不亡者存，有立言。叶寧。

王叔英《静學文集·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

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爲己知，内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爲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又同侍黄巖陳先生，二先生皆吾鄉名師宿儒。張先生者，强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爲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尚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未嘗强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爲師，嘗念二先生所爲，故未嘗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有所恥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況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恥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爲七十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顔子，以

能起予稱於子夏。由是言之，爲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净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待於余言哉！

洪武二十有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宋司訓萬鍾之官海門序》　萬鍾由成童補邑庠弟子員，既而掇巍科，躋膴仕，爲監察御史。立朝端謹，風節凜然。未幾，以事免歸，葛巾野服，晏如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旁求俊乂，列於庶位。邑大夫復以明經行修强起而上之天官，領揚州海門學博，交遊士夫莫不以其位之不當其材，而憫其志之不得大展。萬鍾之心，則怡然自如，於得失憂喜略無纖芥之動於中而形於辭色者。余益知萬鍾之未止於是也。況其春秋之富，豈非天之愛之，使之涵養造就，優遊厭飫於仁義道德之歸，禮樂刑政之本，俟其至於强壯服政之年，方使之大發其蘊，又何晚乎！余哂夫交遊者之惑，輒因贈行詩序，而引夫夷險正變之於山水，以喻夫屯亨通塞之於君子而不與焉之意以解之。是爲序。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劉司訓仲珩之官石城序》　泰和之北四十里，禾溪之流出焉。溪之北，重岡疊阜，窮林曠原，四民之相聚以居者，駢門接屋。其中族姓，則皆莫劉氏若也。劉之彦曰仲珩，穎敏不羣，夙聞庭訓，而又質之師，講之友。甫弱齡，而經史淹貫。於是郡縣之辟交至，以親年耆艾，固辭久之。既而贛石城之賢尹以學官乏員，人材放失，知仲珩名，且以陳君孟潔之薦，書幣之來，禮意之厚，使命之堅，俱有不可卻者。乃以洪武庚辰春，偕其宗老曰公正同貢於天官，膺廷試，本經義、論、策而俱中高第。自非家學淵源，才力優裕者，能有是哉！

之官有期，以余爲同邑，且嘗與其季父仰霄先生有忘年之契，謁言以爲別。余曰：「士君子立身名教若仲珩者，固當披闓闔，呈琅玕，以自結主知，大展其抱負，其孰曰不宜？今也從容退遜，不得已而遠違膝下，則又恬就清職於石城者，豈不以石城去鄉不數百里，順流之便，音問相通，而時或得覲省之忱乎？然則仲珩於忠孝之道爲能兩全矣。至於正己以正人，篤志而不倦，涵養造就於九載樂育之間，譬之松柏必足其尺度，然後應時需而柱明堂、棟大廈，傑然有補於天朝，倬然有耀於後世，又安知非仲珩之初心乎？」仲珩笑而不言，固書以爲贈，使覽者知仲珩之未止於是。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歎息曰：「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榮躋要，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閎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贍之文，而不階顯庸，乃弊弊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晏晏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戚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徵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矣，吾何窮戚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夫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而余爲序云。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四《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來京師，書最。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有日，大夫士爲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黄公屬余引其端。

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人，持必爲之志，恆久而不息，不以强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蓋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身而已？存心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稟，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進)【至】」。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況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孝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往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今林先生幾於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爲盡臣職，以育材爲報君上，耄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清明康健，馳涉川陸二千餘里，述職京師，趨進拜俯，威儀翼如。光膺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吴子恭先生致仕詩序》　安成吴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黄岡縣學教諭致仕，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

吴故永新名家，自宋以詩書科第爲邑之望，具載鄉哀文信公所述。元之初興，寧極先生博學惇德，與劉須溪、趙青山皆以先朝遺老爲鄉人後學所尊。寧極先生始徙安成，子恭先生之曾大父也。其先如此。子恭先生明經守道，以成就後進爲務。爲學官，歷寧鄉、福寧、黄岡三縣，卓著功效。歲賓興，校文廣西者

再、浙江者一，鑒別之明，升黜之公，學者心服。被召纂修《永樂大典》於中禁，一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而通博明正，率推子恭先生，其人又如此。此余所爲敬之而願交者也。然自赴黃岡，不相見將十年，時有咨求老成及禮文述作之事，余未嘗不意在子恭先生。然其年益高，病益侵，愛莫致之懷，耿耿久矣。乃今一晤，語未竟遽別，此余之情所爲不能已者也。

然古賢人君子之老而致其事歸也，其道德文學，猶有以儀鄉邦、淑後進，不徒斂焉自足也。岐陽有瑞物焉，群飛競起而隨附之。如吳先生歸，而鄉人秀俊有志於學者，咸得所附托，余之情亦可以自慰也。請書諸羣公篇什之首，以爲先生贈。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八《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

夫簡百里之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爲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爲施教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繇作也。朋遠其務加進於己哉！嘗觀世之爲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且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己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庭，非義所當得，不苟取一芥，以是功業益著而禄位益進。不善者，率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廩，不之東家，之西家，宴遊傲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趨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卑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己，於義不義不復計，以是聲跡壞而僨敗及之。其爲賢不肖，何啻霄壤懸絶也。朋遠其務慎修於己哉！勉企夫善者而戒夫不善者，子之善，其孰之禦哉？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周公明赴長洲教諭序》 黃岡縣學教諭周先生公明，以九載秩滿上吏部。吏部考其績在優等，循例將陞教授於郡學。先生以老且病乞仍舊任，於是改教於蘇之長洲。鄉之士夫相與賦詩爲別，而徵予序其首簡。

夫學官之秩甚卑，而其任甚重也。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然求其道之能立而稱於其職者鮮矣。韓昌黎有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然必身能行道，然後可以傳諸人；己充於學，然後可以授於徒。今之任學校而能稱其職者幾何人哉？此師道之所以鮮能立也。於乎！師道之不立，而求學校興、人才盛，其可得乎？先生以家學之懿，於詩書百氏無所不通。而老成端厚，言動恂恂，皆可師法，蓋所謂道之行於身而學之充乎内者也。故其職教四方，所至士陶其化，爲時聞人者，先後相望。矧蘇爲名郡，昔胡瑗嘗教授於此，至於今，其人士猶仰其流風餘韵於數百載之下。而先生之弟學正公又嘗施教於是邑，能卓然以師道自任，吾知先生之往也。譬若駕輕就熟，無所用其力，而於興賢育才之效，可坐而致矣。則其師道之傳，教化之盛，將與胡瑗並稱於悠久，豈徒推重於一時而已哉！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教諭劉九成序》 永樂癸巳春，予扈從至北京，適族弟鳳儀先一年由監察御史謫居平谷縣，平谷距京師可二百里，鳳儀間三兩月必一見，見則留信宿乃去。每間平谷所與游者，亟以教諭劉九成爲言。且曰：「九成，商河人。昔者南宫會試，予與九成俱不偶。其時同受命爲教官，予往靈璧，而九成至平谷。及予爲御史罷去，得爲民於此，以與九成遇，羈愁困踣之中，無以慰子者。獨九成篤念斯文，相顧如平生。已而復延致學宫，俾諸生執業，講明問難，藉此歲得粟若干石，由是可以代執耕之勞，給公上之用，使予無慾嗟愁歎不足之色者，實九成之惠也。」已而又曰：「九成爲人，端重謹願，不妄交，不苟取。教諸生有法，無苟且厭倦之意。平谷自昔艱於貢舉，自九成之來也，賓興、歲貢皆不乏人。而學校之政，視昔有加焉。」予竊識鳳儀之言，以爲若九成，誠不多見也。

去年秋九月，車駕巡幸郊甸，歷懷柔、密雲、平谷，適九成朝謁行在，懇索予會。一見之頃，即欣然相要。明日，予徑造學宫，九成爲置酒明倫堂上，款留半日。目其貌，温粹莊慤；耳其言，純謹敦實；觀其周旋進退，謙恭而益下。察其外以徵其内，誠非矯揉而然者。予然後知鳳儀向之所以譽九成者，可信不誣也。

今年春，九成以秩滿，當書考天官。其僚友暨諸生不忍於别，託鳳儀走京師，求予文爲贈，且徵能詩者而歌詠焉。

予謂士之修於己者爲不易，故施於人者爲甚難。況學校風化之源，所繫尤重，非得人以典其職，則於興賢育才之效未必有所成，而於學校之政未必有所裨也。我聖天子即位以來，拳拳以興學爲務，故於天下府州縣學官之選，不取之他途，每於設科之歲，取登乙榜者以充其職。蓋以其於經學義明理正，足爲士子矜式，而所以造就作育之者，其效又易成也。奈何任師儒之責者，往往坐擁虚名，疲懦猥瑣，既無奮興之志，因循苟且，遂成積習之弊，是致師道不立，士類弗興，

廉耻爲之不修，風教爲之不振。若是者，大負朝廷作育期待之意，此予之所以永慨而深歎得人之難也。九成列於教官，明經同於人，受禄同於人，歷歲久近同於人，獨所遇之地與所教之人不與人同，非其地之不美，所以居學校者無法，非其士之不良，所以爲教養者無素。九成乃能作而新之，振起斯文於積敝之餘，使爲士者知所以學，而學焉者有所成，其於朝廷學校，誠無所負，而於是行也有光矣。

予以鳳儀之請，故歷叙九成交友接物之盡其道，與夫修己及人之盡其職者，而書以爲贈行序。

楊榮《文敏集》卷一三《送教諭楊壽夫復任建安詩序》「師道立則善人多」，信哉是言也！師道不立，而欲求夫賢才之造就，豈不難哉！吾郡楊恭叔先生，嘗以《春秋》之學分教建安，宿德碩望，後進皆師宗之。於時先生之從子壽夫實在弟子之列，予亦叨處郡庠，歲時還往，既有以承先生之誨迪，又得與壽夫講論，以資麗澤之益。厥後先生捐館，而壽夫退歸於家，予於是不能無孤陋之歎。未幾，予忝以科目入京師，叨職詞林，而壽夫亦起爲建安訓導，獨能以其學開導獎掖，所以造就諸生者甚多。後以秩滿，諸生舉留，蒙恩陞典本學教事。旋以内艱去官。服闋，循例當有所調，而諸生陳乞復留，遂得仍其舊職。於是先後十有餘年，往來兩京之間，每相見，握手盡歡，雖古人盍簪傾蓋之樂，豈有過於此哉！

夫士大夫抱才能，負學問，出仕於時，惟夙夜兢惕，思有以盡其職焉。苟獲一展桑梓之敬，則其榮豔欣慶，比於晝錦。今壽夫以家庭淵源之學典教庠序，自始至今，未嘗一去其鄉。朝而出也，則與諸生進退於廟堂俎豆之間；暮而歸也，則與賓朋雍容歡愛於壺觴文字之樂。若是，則壽夫遭際聖明之世，得以其學淑後進，有師範之尊、名教之寄，而又得優遊鄉閭，無違離之戚、契闊之懷，此其爲樂，又當何如也？

於是朝之縉紳皆榮壽夫之歸，相與賦詩以送之。予於壽夫有久要之好，乃爲之序，以冠諸篇首焉。

王直《抑庵文集》卷四《贈訓導梁叔莊序》　叔莊名栗，予戚也，以縣大夫之舉，與予子稹皆爲縣學訓導。梁氏世儒家，多以文學致通顯。叔莊之爲訓導，卑卑於站嗶之間，自常情視之，有不慊於意者。然予則甚重之，蓋道在是也。故於其歸，試相與言焉。

夫内外百司之執事，苟有才者，皆足以任之。惟訓導之職甚重，所以成賢才而爲治天下之本，其道則仁義禮智，著於心，著於經，當朝夕進諸生講明而服行之，本於身，形於家，而達於鄉黨州閭。自人倫之近以至萬事之舉措，皆盡其道，則發於文詞者非虚言，而施之政事者皆實行，賢才成，治道盛矣。訓導所繫之重蓋如此。然其所以教，豈徒然哉？身有之，則下化之。不然，未有不相校與相夷者。然則爲訓導者，固當修其身以爲之本也。予嘗觀之，世之任此者多矣，能盡其職，十不一二見也。棄背其親愛，奔逐於權利，疏君子而親小人，出徼幸，犯危難而不顧。或沉酣於杯酒之娱，或陷溺於市井之習，甚則懵然不能措一詞，若是者比比也。則於言教且不可，況修身以爲成賢才、興治道之本乎？此其人皆大夫君子所切齒，能免於其身，蓋幸矣，而斯文之不幸也。

叔莊好學而明道，其言慎，其行端，其文暴著於外，蓋不忝於其職，非予之所嘆者，賢才之成可必也。然君子之學，蓋終其身而後已，未嘗有間也，叔莊其尚加進也。蓋道益明，身益修，其立教之本益厚，而收其效益無窮，則叔莊豈但爲吾邑之望，將天下之望也。予言之煩如此，蓋相厚之至，且使予子觀之亦有所警發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六《送鄧訓導序》　予友鄧雲衍，始舉明經，爲景陵縣學訓導。既一年，以憂去。服除，仍司訓於曲江。鄧氏故泰和儒家，宋之時有以三經中童子科者，其清才奥學，苦志勵行，以文學鳴縉紳間。及典風紀、領州縣、司鹽鐵、職倉庾者，前後相續也。至今登仕版者，尚四三人。則其詩書之澤可知矣。雲衍以家學之良而當教官之選，其秩雖卑，然視典風紀、領州縣、司鹽鐵、職倉庾者蓋異矣。彼其職司各有所當也，而教官坐一堂之上，與一時之英才周旋進退，其所講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其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雖若甚迂，然其教既行，其學既成之後，推而及於天下，其澤之所被，不既大矣乎？故有志之士以斯文爲任者，多喜爲之。而凡居顯要者，則往往視爲迂闊，彼安知其道之重哉！

然教官譬猶規矩也，必盡夫所以爲方員之則，然後可以成物。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而世之爲教官，其不能盡是者，蓋亦有矣。聽其言皆聖賢之言，夷考其行，則異乎聖賢之道。彼爲弟子者，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則烏覩其學之成哉？故其言必聖賢之言，其行必聖賢之道，然後可以示法而成化。此君子所以貴乎身教也。

雲衍之爲教官，蓋能盡是道，而予猶相與言者，激於有感而云。曲江文獻之地，張文獻、余忠襄之所産也。二公之學，皆聖賢之道，其忠愛之心、正直之行，

著稱於當時而流行於天下，後世聞其風聲氣烈，尚使人興起，而況於其鄉邑之人乎？父兄之所習知，子弟之所飫聞，蓋有深慕而思齊者矣。雲衍以聖賢之道漸摩成就之，使他日出而致用，其所立者可繼於二公，則爲不辱於聖賢之教，而亦不負朝廷興學之意矣。故序以送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陳素行訓導之藤縣詩序》 吾泰和論文獻之家，柳溪陳氏其一也。陳氏族最蕃，自柳溪而析居者非一處，然皆未嘗廢儒業，爲學者師，歷仕中外者比比。予家與陳氏親好者累世，故得接其族之賢者，於是又知素行之爲才。素行通今學古，修孝弟之行，鄉人子弟爭師之，其意蓋未嘗欲遽進也。而廣西藤縣缺訓導，廉得素行，以幣走其門，强請之。素行赴吏部，就試翰林，中其選，乃授訓導而還之藤縣，以教其學之人。素行將去，其常與厚者皆賦詩送之，而謂予宜序。

予謂素行之於教，蓋知之熟矣。教於鄉，教於縣，學者豈有異哉？夫其受學者皆一時之賢才，所誦者聖賢之書，所求者聖賢之道也。聖賢之道，仁義而已。世之爲教官，其知此者皆是矣，而能教諸生以此者，未必皆是也。優遊於上，則縱恣於下，故俊敏者或失之輕，而謹厚者或失之愚，其勉焉自修而有成者蓋鮮矣。是豈獨學者之不善，亦教者之過也。夫事之不立，必有激揚而懲戒之者，於是考試之命下矣。彼公其繩尺而校之，則賢者有所勸而勉，不賢者固將黜罰矣。使其甘於黜罰邪，則吾不知也。不然，則豈獨學者之羞，亦教者之恥也。夫以學校之教而至於此，豈其所宜也哉！

素行始去爲教官，固無間言者，而藤令蕭君乂賢，必能如予前之所云者以施焉，則藤之賢才將勉於成，有以爲邦家之光，閭里之榮矣。而予輒相與言之如此，亦非過論也，誠欲吾儒之道勝也。同志之君子，其亦亮予言也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麻教諭考滿赴京序》 縉雲麻永平先生爲萬安縣學教諭，既滿，將詣京師，而吾邑教諭朱先生仲言與之有連也，因予親丈陳公仲亨道其善，且求予文以送之。

蓋麻先生始爲太學生，以經行修明，選授教官，歷鉛山、□□、永豐、萬安四縣，所至人敬禮之，而予未識也。予前在翰林時，永豐之賢登進士官京師者，多辱顧予，每論教事，則稱麻先生。因是而知其爲有學行者也，況重以今之言邪？夫既有學行，而教又有成績，則其美著矣，何待於予言，而予言又豈足以張麻先生哉？雖然，予與麻先生皆業是也，其道同，則其言將無不同，故予願有進焉。

夫世之用人與人之見於用者有二，政與教而已矣。政所以行道，教所以明道也。政之所施，即其教之所成，施於彼者有宜有不宜，即教於此者有善有不善也。教之盡善，則其所施者皆宜。凡天下之人得蒙至治之澤者，皆教道有以成人之賢故也。故教官雖卑，禄雖薄，而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莫敢不加禮，以道在是也。教官之職誠重矣。今國朝之制，凡縣學教諭滿九年，有進士三人以上，則陞之府學，爲教授。教授滿九年，有進士九人以上，則陞之太學，爲博士、助教。所以奬教官成賢才以善天下，可謂至矣。然位益進，則教之所及益廣，而人之責望益衆。君子於此，可不加慎乎！夫卓犖奇偉之士，所在皆有也。然所以成其德而達其才者，固在於此，其人之賢否、行事之是非，教官之美刺繫焉，教之可不慎哉！教之道，以身率之而已。

麻先生爲教諭九年，其成賢才固多矣，今之去，其陞擢可必也。使其所遇之人皆已孝弟忠信、明達愷弟，麻先生可以優遊而樂矣。苟有未然，則其可自暇哉？故予願其加慎也。予爲此言者，誠欲其道之大顯於時，以不負朝廷教學之意，且以示重麻先生，而非以爲厲也。使徒以言相誇詡而已，則非君子愛人之道矣，而亦豈所以命予之意哉？姑以是贈麻先生，他日相見，尚當質其何如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江津劉教諭序》 江津於重慶爲屬邑，其山水明秀，故自昔產賢才，今讀書入仕者，不乏有登翰林、爲侍從者。凡川蜀諸郡縣之能如江津者，不多見也。予邑劉季真以明經爲教官久矣，今得江津教諭，其叔父崇本爲刑部主事，有名，喜其得江津，而亦喜江津之士之遭也，思見其教之成，來請予文贈其去。憶季真初領鄉薦時，其伯祖孟慶甫爲之喜，予往賀之，見季真謹重好學，其言行不妄，予之喜加焉，今其爲教官，果不愧於其職，予尤爲孟慶甫喜之，惜孟慶甫不及見也。予邑之士爲教官者二三十人，其年與季真皆不相上下，而皆能振奮有立。況季真之學素力，效素著，又有崇本勵其進，則予於贈言，可已邪？

夫賢才者，治天下之本，而自學校成之。今之責望於學校，不可謂不重也。故慎選俊秀，擇師儒，使講學其中，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焉。蓋欲人人皆賢，出而用之，皆足以興道致治。則爲師弟子者，將何以稱上意哉？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所以修己治人者，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常，必身體力行，本於身，刑於家，以及於鄉黨州閭，而皆踐其實焉。由是而見於文辭，以進於有司，而獻於天子，列之於庶位，推其所學施之天下之民，使皆得其所，而天下治矣。究夫

所以致是者，實本於教官。是教官者，乃治天下之本所由成也，其所繫誠重。季真蓋知之矣，而崇本猶欲加勉焉，其意豈但爲江津之士哉？所望於季真者蓋遠且大。季真勉之！則進於福禄榮名當益盛。此亦予所望於季真者，故書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九《贈郭司訓序》　萬安郭邦本初領鄉薦，會試禮部，得納溪訓導。以外艱歸。服除，改保昌。保昌南雄屬邑，去萬安僅七八百里。邦本有祖母在堂，而母亦且老矣，既得過家拜二親，且往來甚便，得通問起居，致甘腴，其心甚樂也。將行，求一言爲贈。

予謂人道之大，忠孝而已。忠則盡心於君，孝則致愛於親。忠孝兼備，而人道立矣。古之人有急於事君，至委其親而去之，其爵位非不顯，功名非不盛也，後之君子往往興嘆焉，豈非天理人情有所不慊也哉？然彼有不能兼盡者，勢不能也，則亦末之何也已。苟得以兼盡焉，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則其樂可既邪？今學校之教，蓋欲學者務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忠孝，仁義之道也，人情所固有也。然或不能盡者，有所蔽焉耳。教之何如？誦聖賢之書，講明其所當然者而由之也。爲師者端表儀於上，爲子弟者謹師法於下，修於身，行於家，又推以施於國而無不盡焉，雖唐虞之世不過矣。

邦本妙年美質，且有志於古人，今去爲教官，務勉勉以修其職，而又惓惓篤於親，庶幾能兼盡其道也。推是以爲教，其爲賢教官也可必矣。今制，郎官、御史、給事中有缺，每每於教官取之。邦本亦篤慎而不忘，使名實烝然上下，則豈特爲教官而已哉？邦本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九《贈廖訓導詩序》　吉水廖氏故儒家，其前之顯者，予莫能詳也。永樂初，敬先先生爲翰林檢討以卒，予知其德矣。後又識其子慶府紀善自勤，亦以文學議論知名於世。予心慕之，今亦不可作矣。前年，紀善弟自廉用薦舉當任有司，請爲教官以自效，得沅江教諭以去。今年，紀善子驩又被薦，得蕪湖訓導，人皆爲廖氏榮之。蓋檢討、紀善其初皆以教官進，今又得兩教官，父子祖孫皆以經學爲人師，何其盛哉！

夫君子之學，固欲以淑役人，然得傳其子者蓋少也。能傳其子者有矣，能及其孫者又少也。能及其孫者有矣，而皆能爲人師則加少也。予見廖氏之學傳三世矣，而皆爲學校師，則教官者，其殆廖氏之世職也歟？然予視之，君子之論人也，必論其世。人之蒙責於君子也，亦以世。蓋祖父既賢，則爲子孫者不可以不賢。是故其言善矣，君子則必考其行。其行謹矣，君子猶必察其心。苟或異焉，則其責也滋甚。蓋曰賢者之子孫，宜無愧於其先。此豈好異論哉？相厚之道也。今驩之去蕪湖，蕪湖之人聞之，必曰是世爲教官者也，宜必善於教，則上下皆俟之矣。驩宜以聖賢之道淑諸身，而推之以淑諸人身者，教之本也。身有之，則其人化之，斯無愧於世職矣。苟徒以言强聒焉，人未見其能從，而教事或以廢，則安能免於公論哉？今之教官，有自放於繩檢之外而不知所以教，凡其所爲，庸人有不爲者，君子蓋恥言之。驩之聞於家者固有其本矣，予知其不如是也。然而相與言之者，非迂也，亦相厚之道也。故書以爲贈行詩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〇《送劉教諭赴宜賓序》　吾邑劉通、李顯以永樂丙午鄉貢進士爲瀘溪縣學教諭，遭外艱去。今年起復來京師，得典教宜賓。宜賓，漢僰道縣，犍爲郡治在焉。梁初定夷獠，改犍爲戎州。歷代因之。宋政和中，通判蘇時言於朝曰：「今文教大同，遠近若一，而此縣與州猶以戎僰爲名，則是鄙夷其人。請改之。」於是改戎州爲叙州，僰道縣爲宜賓縣。國朝升州爲府，仍置治宜賓。則宜賓固大邑也。

季顯將行，或有病其遠者，予曰：「君子之仕，貴乎教之立、道之行，不以遠近爲慮也。宜賓介兩川之間，其山水奇秀而風俗樸美，是以其人多説詩書，尚文藝，蓋自昔已然，況於今日聖化之盛哉！則其教易立，其道易行，可知矣。若以宜賓爲遠，則今之州縣固有在宜賓之外越千百里者，豈不尤遠乎？使季顯之教不立而道不行，則雖在鄉黨州閭，奚貴哉？予欲季顯務其道，謹其所以教，而無負於委任，遠非所慮也。且吾聞之，在宋之時，縣之人有廖翰者，以孝義聞於世，其子琮與眉山蘇氏同年取進士，官於朝，有廉退之節。其後豫章黄太史謫居於此，而與廖氏父子遊。太史孝友忠信，文學議論，百世之士也。其流風餘韻，足以使人起敬起慕。故宜賓之賢才，至於今不絶也。季顯以聖人之道體諸身，日與諸生講誦而服行之，而又舉廖黄諸公之近而可知者加勉焉，使諸生之學行無愧於前賢，斯無愧於聖人，則季顯之教立道行，亦無負於朝廷興學育才之意矣。若以遠而自怠，則非予之所望也。」季顯聞之，拜曰：「先生之教是也，通請服膺焉。」於是書以畀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送顧訓導序》　顧瓊宗善，蘇之長洲人，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龍陽訓導以去。其素與厚者禮部郎中潘勤進學謁予告曰：「勤與宗善處久矣，今其去爲教官。教官成賢才之本也，宗善於是固

不敢不勉，而勤亦欲有以相其志，敢請贈言於先生。」予辭以未識宗善，又縻於公務，不暇作。進學數來請予言不厭。予念朋友之不相輔者多矣，而進學於宗善獨惓惓焉，可謂之益友無愧也。且進學從予在翰林亦久矣，其可以終拒哉？乃爲之言曰：

君子之仕，自郡守縣令以上，皆得位以行道，其秩既崇矣。學校之職，惟教授僅得九品，至於訓導，則已卑。然自郡守縣令以至公卿大夫，莫不加禮焉者，豈以其位哉？以其道也。道非其所自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修於身而又以淑諸人，則繫重矣，奈何其不加禮哉？然則爲教官者，固當以道自任，使言行而皆由乎道，則教之本立矣。朝夕進諸生，相與講明而服行者，亦惟道是從，則其身亦無不修，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不難也。教官如是，則臨乎上者豈徒加禮而已哉？不此之務，而惟以卑爲戚，不汲汲以求，則兀兀以休，或齷齪以自謀，而不以離道爲憂，則將承之羞，而何加禮之有？宗善志於道者也，而進學又欲輔以義，予可徒以言相悅哉？故以是爲贈。宗善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送楊教諭赴任序》 楊繼克述，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生之從孫，而予之戚也。蓋其父兄弟三人，伯氏則予女兄之夫，仲氏之子又與予子爲姻婭，而予則與其父自幼相善至於今。其先世，在宋有官至登仕郎者。元時家業最盛，有名郡邑間。喪亂以後，其祖能敦本務實以昌之，故今猶不失舊望。克述承富足之餘，而能晝夜勤學不少懈，遂領鄉薦。又會試中教官選，赴吏部請歸卒業，以俟再舉。不聽，授温縣教諭。予與少傅公喜其年少有遠志而不克遂，相與深惜之。將行，則飲之酒而告之曰：

克述爾知教官之重乎？夫治天下者，以得賢才爲本，而教官者，賢才之所由成也。則是治天下之本，實繫於教官，其任蓋甚重矣。爾以甚少之年而當甚重之任，其可不思自勉哉！聖人之道，載於書，故欲求道者，必始於讀書。師之教，弟子之所學，舍是無以爲業矣。讀書以明道，體諸身，施諸事，親親敬長，充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賢才之本立矣。由是而發爲文章，則皆有德者之言也。舉而用之，治功其有不盛乎？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規矩之方員有未至，豈能成物而不謬哉？爾之爲教，勿徒示以言，而必率之以身。夫好逸而惡勞，樂弛縱而憚繩檢者，人之常情也。誠能以身爲教，則安有不從也哉？爾其勉之！

克述謝曰：「先生之教是也，繼請得服膺焉。」

刑部主事劉廣衡，其從母之夫也，屬予書以畀之，乃書以爲贈行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劉教諭赴任序》 劉諭體信，故吉水儒家，自宋以來，世有科第顯者。今四川按察副使鼎貫，則其從兄也。體信以明經領江西鄉薦，會試禮部，得樂安教諭。素與吾邑梁棨叔車遊，叔車數與予道其賢，予心重之，然未暇接也。及其有樂安之命，乃亟辱過予，聽其言，謹於禮，察其行，謹於義，由是益信叔車之言，而喜樂安之士之遇也。乃告之曰：

夫世之爲教官者，豈徒以位加於人上哉？蓋欲教之以道也。人道之大，莫切於禮義。禮以制心，義以度事，內外之道備矣。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則賢才成，風俗美，此國家興學之意也。昔之君子，譬之制器焉，始之以攻治之勤，加之以規矩之正，則未有不底於成者。予在京師三十年，所見學者多矣，有能不愆於禮義者，必其師之賢也。今予視體信如此，安得不爲樂安喜乎？

抑聞之，書者道之所寓也，讀書以求道而體之於身，此學者之所務也。然而務此者蓋鮮。悖先聖之明訓，誦後學之陳言，思以僥倖於一切，故侈其言行而不知檢，違於禮義而不知由之者多矣。此雖爲弟子者之過，亦豈非師道之謬哉！天之生才，無間於其地，聰明英偉、淳良篤實之士，樂安未必無也。若或有如予前之所云者，體信奚可不加意哉？端表儀以率之，勤誨諭以勵之，則體信之門，固賢才之所出也。

予既重體信，而其友行人曾惟珍又求予言爲贈，乃書予所與言者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王訓導詩序》 廬陵王志浩，以明經領庚子鄉薦。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東莞訓導以去。知志浩者皆曰：「志浩勤敏而閱通，其才可以有爲。使得一第而試於郎官、御史之列，則於立功立事無難者。今乃去京師萬餘里，低徊嶺海之間而爲所謂訓導者，豈不可惜哉！」志浩聞之，曰：「彼登高第，爲要官者命也。今吾所得，亦命也。顧惟訓導爲人師，所以成人才，使之取高第，爲要官者，而俾吾爲之，方勉勉營職之不暇，而暇有慮哉？」大夫君子聞其言，而是之曰：「偉哉志浩，其可謂能安於命者矣！夫命出於天，非可以智力得也，任其自然而已。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而無慕乎外。世之知此者鮮矣，勞身焦思，乘危冒險以徼倖，而終不可得，或遂辱且殆焉者有矣，君子之所嘆也。志浩之言，不亦君子也乎哉？且教官者，賢才之本。賢才，治天下之本也。其任固重矣。聖賢之道，體之身而發於文辭，爲弟子者則而效之，久則化

之矣。故師道立則賢才盛，賢才盛則治道隆而風俗美。志浩能安於命，而思勉勉以營職，豈不賢於人遠哉？且今之教官固有入居近侍，職風憲，由是而當方面、位六卿者比比。彼其呻吟於佔畢之際，初未嘗計此也，亦命之自然而已矣。志浩年方壯，安知其不若是？居易以俟其至可也。」

於是皆爲詩以贈行。翰林編修尹鳳岐持以求予序，故次第其説而序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劉教諭序》　萬安劉有臨爲太學生，以經術知名。今年，吏部言天下教官多缺，不敢輕授之匪人，請於大學拔其尤者而授焉。於是兩京太學公選舉得五百人，上命翰林嚴試之，有臨文在優等，得臨武教諭。其從弟刑部主事廣衡請予文贈之，曰：「此亦吾兄意也。」予謂有臨之學既足爲人師矣，而何待於予言？然猶有請者，其不自滿足之意哉？世之仕者少能此，苟得一命，則肆於人上，於身之所宜處，事之所宜施，皆悍然不之顧，故能稱其任者少矣。有臨之志如此，其賢於人蓋遠哉！則予之言，烏可以已邪？

予聞安定先生之於蘇湖也，明聖人體用之學以教其人。體者何？仁義禮智之得於己者是也。推而施之於人，使有所持循以善其身者，其用也。是以學者皆有以自立，而天下皆取法焉。則今之爲教者，豈有加於此？然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師之身，乃爲教之本，凡其所以教之之道，皆體諸其身，然後學者有所觀法而化，則善人安得不盛哉？然則師道奚可以不立？師道不立，而欲責人之成才，是猶棄規矩準繩而欲物之方圓平直，惡可得邪？今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其能明體適用者蓋甚少，徒習其文者比比皆是也。然文非己之自爲也，取諸人而已矣，亦有詞義之不通，操觚染翰而不能正其行列句讀者，是於文事之末亦莫之知。如此，豈育材興治者之所樂哉？學校之弊至於如此，嗚呼甚矣！

今天子大新學政，既去諸生之無良者，又嚴擇師儒以教之，其所望於學校也至矣。以有臨之賢，當何如其用心哉？先立乎其本而明夫體用，相與講説，俾服行之，而又兼美乎其文，則善人之多，將不復自茲始乎？有臨勉之，予深有望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周教諭詩序》　吉水周源仁本與其叔功載同會試於有司，皆得爲教諭。功載蓋翰林編修功叙之弟，仁本其從子也。皆循循守禮法，予愛之。既而功載之武陵，士大夫以詩贈之，屬予爲序。而監察御史羅君汝敬與仁本世有連，又以諸公贈仁本之德清者求予序之。予嘗歎周氏衣冠之盛，蓋二十年來所見者。台州府同知仲方、吉安府學訓導仲容、長洲教諭公明、大理少卿彦奇、功叙之尊府、今兵部員外郎岐鳳、公明之子襄陽訓導迪，及功載、仁本，凡九人，皆表表可敬者。而仁本乃長洲之孫，襄陽之姪。予所見者三世矣。則於序其詩，可已邪？

夫學校者育才之地，教官者育才之本也，其任蓋重矣。故朝廷每加意焉，以爲進士者，庶官之任，非成才所繫也，寧寡取之，而多委其賢者於學校。故今之爲教諭者，皆昔時進士之選也，任之重、選之精而期之大，則爲教諭者，可不思所以自重乎？夫汲汲於外誘而侈然自放者，皆衆人之事，非師道之所宜。故爲師者言必以禮，行必以義，從容於規矩法度之中，而後爲弟子者有所觀法而化當然之道，蓋如此。今之爲學官、弟子，皆縣人俊秀之選也。然鮮能自約以禮義，奔趨於流俗之末者比比皆然。蓋有示之以道而不化者矣，況以非道示之邪？

德清浙右大邑，其人多秀而有才，然如予前之所云者，亦不少也。則仁本之去爲教官，其自重宜加焉。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仁本慎其所以示之之道也。周氏世以文行爲人師，仁本之得於家者深矣，然予猶云爾者，亦論其所當然者而已。仁本勉之！詩凡若干首。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贈曾訓導序》　用濟吾友也，居泰和北門外，與予家相距數里許。故予少時，數與其諸兄弟遊。有曰用楫者，最聰敏好學，未成名而卒。曰用常，讀書勵行，領鄉薦，會試禮部，皆高等，未廷對而卒。曰泉，字本清，曰弘，字士弘，皆取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士弘今爲兵部主事，有名稱於時。用濟端重簡静而勤於自修，亦以鄉貢試禮部，中教官選。初爲掖縣學訓導，以憂去。起服，改富陽。將行，過予求一言。

予謂朝廷之於養士厚矣，以爲政教之本在是也。然士之能無負者不多焉。給之廩禄，徒以充飲博之資，復其身家，徒以遂逸遊之樂。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知，絶意興賢之科，而僥倖於歲貢之得，苟得矣，即傲然自足，而騁其所欲爲，以陷於罪戾者比比也。其狡猾無恥者，則多巧爲之，所以自脱於有司。其又甚者，甘受黜辱而不辭。嗚呼！此豈所望於爲弟子者哉？然非特爲弟子者之罪也，師亦有過焉。蓋人皆可教，在隨其高下而成就之，使爲師者朝夕坐堂上，相與談詩書，陳法戒，開導其善心，禁制其邪念，鏃磨之久，濡染之深，其文行將必有可觀者。而乃自溺於利欲晏樂之私，視弟子之學與否，漠然若不相預也，其能以師道自任者甚鮮。則學校之弊，安得不至於此極哉！故今朝廷訓厲百司，而於學校爲尤切。則爲師弟子者，可不思自奮邪？

用濟前教掖縣，諸生既賴以有成矣。今去富陽，富陽之學校，蓋未有其弊

者，用濟宜益盡其道也。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邦家之本也。予深有望於天下之學校，而於用濟乎發之，故歷序其相好之舊與其所以屬望之意，以爲贈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羅教諭序》 今天子在位，大正庶官，以新天下之治。知學校之怠廢也，詔國子生歷事諸司者，雖慎勤，皆還讀書監中，俾由科舉入仕。復命禮部凡天下所貢士，必嚴試之，苟爲有用，雖百得一二可矣。蓋異時諸生歷事滿三月，其高等者類得五品官，及爲主事、御史；其次亦不失爲縣。而以進士出身者反不及。由是諸生多不務學，爲進士，惟於歲貢僥倖焉。禮部試之非不嚴也，慮黜落者多，故稍寬之。懶學者得志，而中庸之士亦怠矣。典教者亦不復思舉其職，相師成風，其弛弊至有不可勝言者，宜乎今日之嚴也。夫待之嚴者，重之至也，則爲師弟子者，可不思革其弊乎？且師之於教，成物也，弟子之所以學，成己也。有志之士，而何待乎上之督責邪？誠能相與致力於詩書六藝，以明聖賢之道，修於身，行於家，信於鄉黨，然後升於有司，進於天子而宜於職任，則師弟子皆無負於聖朝作人之意，豈不光遠有耀哉？此凡爲儒而欲昌其道者，所以朝夕冀也。

予友羅汝寬，廬陵故家，其父養蒙先生，敦厚有學行，偉然君子也。其兄汝敬，爲翰林侍講，文行稱於當時。汝寬承家學之懿，始舉明經，分教臨江、邵武二郡學，諸生受其指教，多相繼舉進士。既九年，考績來京師，陞常熟縣學教諭。將行，朝之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送之，而屬予序。

汝寬蓋能舉其職者也。今往教常熟，使其諸生皆力於學也，汝寬惟加勉之而已。若亦不免於怠廢也，汝寬當有以大振起之可也。毋狃也，毋激也，從容化導，必有以稱上意，則善矣。予於汝寬誼不薄，故爲之序如此。汝寬其以爲然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三《贈陳訓導序》 陳永德清，予故人一敬子也。一敬有文學，議論達於爲政，仕止於縣丞，不及大用以卒。德清能自刻勵，初受業於從兄翰林侍講學士德遵，後從鄉先生梁叔莊受《詩經》，駸駸有造詣，遂以名聞於人。去年，常州府學缺訓導，以幣走其門請德清。德清至京師，諸大臣群試於禁中，在優等。既授職而去，予邑之仕者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等屬予贈以言。嗟夫！予好古而迂者也，其以言贈人屢矣，而多不見用。然考其人之所行，蓋鮮有不悖於古者。因竊自歎，豈古之道爲不足用歟？抑迂者之言固人所厭聞也？予用是悔其言。今德清之去，復何取於迂者之言哉？然德清爲教官，將以古道教人，若予之言，庶幾可無忤矣。試復與言之：

夫所謂古之道者，非他也，孔子、孟子所云之道也。其目則仁義禮智，而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三代之學，皆以明此而已。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舍是無以爲道矣。昔者嘗聞之孟子曰：大匠誨人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蓋爲方員之法在是也。規矩極乎方員，而後能成物。師者所以成賢才之本也。師不能體是道而行之，而欲學者之中乎道，譬之壞規折矩，而欲物之方員自合乎程度，其可得耶？今之爲師者多矣，言行必以道者誠少也。身不由道，則爲之弟子者，將何所取法？賢才之不成，職此之由也。嗚呼，可勝嘆哉！

德清恭讓和厚，以禮法自持，蓋能謹於道者。今之去，益篤於是而已矣。朝夕相與誦聖賢之言，講明而佩服之，言必由是，行必由是，則賢才之成，足以爲邦家之光，而不負乎興學圖治之意矣。德清勉之！今常州教授余先生學奭，德清外兄也，試以予言質焉，當必有相發者。若復以爲迂，則予之悔於言也滋甚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楊訓導序》 予泰和多儒家，楊氏其一也。自宋以來多顯者，至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先生而益盛。其他以經術爲人師者，蓋累累焉。叔猷名徵，先生從子也，通《易經》，有名在鄉邑。今年，宣城缺訓導，聞叔猷之賢，上其名於吏部，徵至京師，試在優等，遂授職而去。將行，詣予求一言。嗟乎！予何以告叔猷哉？

夫學校者，王政之本也。何言乎王政之本？蓋賢才所自出。賢才盛則治道隆，不謂之王政之本，可乎？然所以爲教者，豈有他道哉？孔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已。學文者，致其知也；修行者，履其道也。學文修行而本於忠信，則所學非空言，所履皆實行。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其不賢者鮮矣。今學校皆宗孔子，宗之者，宗其道也。宗其道，則必從其教。然而有不從者，何也？上有違者，則下必甚焉。師也者，成賢之本也。文行忠信，必謹於聖人之教，然後以訓則從，以令則行，賢才安有不盛哉？師苟違之，而汲汲於私，則弟子必遠違之而沒溺於其私。由是能學文者或有矣，修行者少也，存忠信者又少也，況於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之全者乎？又有甚者，併其文棄之，唯誦他人之陳言，以徼幸一時。然而上下相安，自以爲足矣。使果徼幸得之，奚補於治哉？亦豈建學立教之本意哉？波頹風靡之餘，爲師者可不惕然念之乎？

宣之人士，聰明才俊者不少。叔猷之去，必謹於聖人之教以導之，使人人皆

賢，皆足以用於世，有益於治道，則叔猷無負於其職，而亦無愧於先生。予素愛叔猷，而欲成其美，故相與道之，叔猷無以予言爲迂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送林訓導序》　三山林雲瀚達海，故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讀尚默子也。尚默以奥博之學，雅贍之文，蔚然爲時所重，而不幸已矣，士君子皆深惜之。雲瀚能服其教，以明經有譽縉紳間。於時錢塘縣學缺訓導，浙江布政使黄君舉雲瀚任焉。既至京師，試在優等，遂授職而去。將行，謁春坊庶子周君崇述，告曰：「昔者先人之試禮部也，今少詹事王先生以翰林修撰與去取之任，實重其文而進之。其後先生爲右春坊庶子，先人又幸爲同僚，於契誼不薄也。今生之去，願受教而服膺焉。敢介以請。」周君爲道其意，予心許之，而未暇作也。而周君數使來速文，嗟乎，予何以告雲瀚哉？

國家建學育才，以爲致治之本，而師者又賢才之本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之所繫豈細哉？夫自語默動静之微，至於人倫之大，莫不有當然之理焉，知之明，行之篤，然後道備於身。彼弟子之所學者，不惟於其教，而亦觀諸其身，身有之而言從之，則其教入人也深，賢才安有不盛哉？且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亦貴於無已，學之至，則夫理之無窮者益有得於己，而益足以資於人。百川之流，非不沛然達也，然汪洋渟蓄，深廣莫測，豈若海也哉？鯨鵬之巨，鰕蟹之細，無不育焉。雲瀚其顧爾字而思爲海乎？川者，辟夫理之殊，海者，會夫理之一也。如是而成己成物，則今之爲賢師者，豈有加於雲瀚哉？尚慎勉之！

予之所告者如此，雲瀚見黄君，尚以予言質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楊訓導序》　楊弼之夔爲吴江縣儒學訓導，將之官，其從母兄監察御史任敬敏、姻友龍叔梁輩以其嘗從學於予，又交其兄之宜爲莫逆，屬予文贈之。

予謂之夔非他人比也，叔父少傅公以德行文學重於世，士之有志於立者，莫不願見而請教焉。之夔朝夕左右，其受教多矣，豈待他求哉？抑予之言，豈有加於少傅公哉？而敬敏之意不可辭，乃舉之夔之先之近而可知者，爲之夔誦之，遠者不暇及也。

有元盛時，待制公與公之子清江主簿君平洲先生，皆以文學有名於時。入國朝來，則有吏部主事子淵，至今少傅公又昌大之。之宜年雖不永，而當時同學之士莫先焉。此皆之夔近屬之親也。是故廬陵論文獻者，必先楊氏。然豈獨廬陵哉？今天下之士，蓋莫不重也。之夔承累世文獻之懿，而去爲教官，吴江之人聞之，安得不以得之爲喜乎？夫教官者，以道淑諸人者也。以道淑諸人，而不本於其身，而欲人之從而化焉，不可得也。道之在人，自言動之常至於倫誼之大，皆是也。必真知而實踐焉，然後以訓則行，以令則從。故曰：「師者，人之模範。」模範既正，則器安有不正？然而能念此者蓋鮮矣。役於物欲之途而昧於禮義之則，上之所趨，下必甚焉，賢才之不成，皆由於此也。

孔子謂子賤之賢，而推本於父兄師友。之夔既有所承式矣，則今之去，人將於子乎觀也。果能盡其道，則當益喜曰「是誠文獻之胄也，誠少傅公之從子也」，豈不美哉？不然，其所訾病當益甚，此固責備賢者之意也。之夔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送劉教諭序》　廬陵劉公鐸，始教諭湘潭，其後連丁内外艱居家。今年春，起復至京師，調光州固始縣學教諭。公鐸世儒家，元廣東廉訪副使楚奇先生之孫，前文淵閣大學士贈禮部尚書胡公廣之甥也。公鐸既承家學之良，而又受教於舅氏，故其學有本源。其在湘潭，能以所得教諸生，諸生傳其學而有得者甚衆。永樂癸卯，湖廣鄉試第一人婁異者，其高第弟子也。公鐸之固始，其姻家翰林侍讀學士曾先生率諸能賦者賦詩以贈之，而俾予序。公鐸之來京師，予數與相接，觀其言論恂恂，舉動不妄，心固愛之。則於其行，何可愛一言？

古者大夫君子之有行也，則其友作詩以送之，舉其職任之重，勉其功業之修，欲其速歸於王朝而無久於外，《崧高》諸詩可見也。蓋其道合志同，殷勤篤厚之意如此。則予之所以贈公鐸者，豈外是哉？

夫教官以教爲職，其誦習者四書五經，所講明者，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所與處者，皆聰明俊偉之才也。誦其言，明其道，修於身，行於家，他日施於天下，其爲之有本，則效有必致矣。今制，教諭有成績者陞教授，教授有績，則陞爲國子師，其激勸也明矣。然教之有道，爲之有績，如吾公鐸者蓋少也。豈非爲教者又本於身故邪？傳曰：「以身教者從。」公鐸之所以爲教者，豈待予言哉？而予惓惓於此者，誠欲公鐸益修其職業而歸仕於朝，蓋庶幾詩人之義也。故書以爲贈行詩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送陳訓導序》　吉水陳宏己以《書經》教於鄉者有年矣，今年舉至京師，授新淦縣學訓導。其友翰林編修尹鳳岐合諸君子作詩以送之，而告予曰：「鳳岐家居時，與宏己相好，蓋其爲人敦厚廉静，能以所學教

諸生，於周公孔子之道，懇懇然相與講說，其志蓋未欲遽進也。而新淦缺訓導，乃以幣走其門聘起之。今既受命而歸，惟離別之足惜，而會合之不可常也，於是有贈行之詩。願以序請。」

予謂凡小大之官皆命於吏部，惟訓導有缺，得自察舉，是豈輕訓導哉？蓋以爲弟子者得審其師之經術行詣而知其所從學，爲訓導者亦得審其情性風俗而知其所以教，夫既交相知，則宜深相得，而教學之有成可必也。彼其意如此，誠善矣，宜察舉者之皆得人也。然而有失焉者，何哉？蓋此之舉者不惟其經術行詣之可取而舉也，苟焉而已矣，彼之所應者不惟情性風俗之可以約而中也，苟焉而已矣，交相蒙，互相賊，而欲其教學之成，可得邪？故今有如吾宏己者，宜爲鳳岐之所重也。

夫新淦，臨江屬邑也，而於吉水爲近，宏己之居又近焉。然則宏己經術行誼之正，與其邑人性情風俗之良，其相知之久，相得之深，豈一日哉？則其爲是舉也皆宜也，其教學之成，必有加於昔者矣。然則詩以送之，亦宜也。

抑予觀之，古者詩人送行之作，如《崧高》、《烝民》之類，道其德業之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故於朋友爲直、爲諒、爲輔仁，非以其爲諛也。今豈異於是哉？而予爲之序，亦歎夫不如宏己者之失，而深嘉宏己者之爲得，亦將有所警焉耳。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劉司訓詩序》 安成劉清，字源潔，始以《春秋》領鄉薦，凡再會試禮部，皆中教官選，遂受舒城訓導以去。舒城，廬州屬邑也。其地多良田，昔之仕於此者，率能興水利以利民，故其田之所産，視他邑加倍。商旅賢遷通貨財者，常相續而往來。是以其民皆足於衣食而無失所者。夫既有所養，而後可以教。古之聖賢思復民性，必始於厚民生，《論語》所謂富而教，《洪範》所謂既富方穀，《詩》之所謂鬯士，而乃出於稼穡耒耜之中，此可見矣。彼其衣食不足，而欲教之，使興於禮義，雖父母不能得之於子，而況師乎？夫既無不足矣，而或怠於教，或教之不以其道，此則有司與爲師者之過也。

國家安養斯民，其恩德至矣，而又篤於教，誠千載之幸遇也。況若舒城之人，既有受教之資，則源潔之去而欲教之成，豈不易哉？教之之道，必始於讀書。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理，必真知而實踐焉，得於心之謂德，著於威儀言辭之謂文，二者備矣，出而用之，則足以興道致治，然後爲教之成。此誠源潔所當務也。

然予聞之，沃土之民，既從容給足，往往縱佚而失其良心。長民者不豫爲之防，而師又不能以身爲教，且或從而陷焉，奚望教之有成哉？今舒城之令，人多稱爲賢令也，其能防民於善可知矣。而教官又得源潔，端表儀以率勵之，舒城之士皆爲才且良可必也。

予既重源潔，而太學生康顒求予序其贈行之詩，故爲言如此，蓋欲勉其教之成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劉訓導詩序》 泰和劉經，字順常，今祥符教諭順先之弟也。順先初與予遊鄉校，被薦試禮部，得分教太平、開封二學，又陞教祥符。順先經學既明，而懇懇善教，諸生賴以有成者多矣。順常往來省其兄，新鄭之縣大夫知順常學行，遂舉以爲縣學訓導，送之吏部，比其類以聞。上命六部、都察院及翰林、六科近侍之臣羣試於禁中，順常文在高等，遂授職以去。予與順先相善，於順常之行，有不能已於言。

夫訓導之位誠卑矣，然非牛羊倉庾之職可比也。蓋天下之治本於人，而人之所以成其才由於師。譬之爲方圓平直，必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不極其法之良，而以爲方圓平直，將不勝其謬矣。師者賢才之規矩準繩也，其任豈不重哉？國家建學育才以圖治，其得人嘗盛矣。於其久也不能無弊，聖天子在位，振起而作新之，嚴擇諸生而去其無良者，慎簡師儒以教焉，誠以師者才之所由成也。故昔之舉訓導者，試於翰林則已矣，今至以達官近臣羣試之。羣試之者，示重之也。順常於此時而居師儒之位，可不思自重乎？言而非禮，非所以自重也；行而非義，非所以自重也。身既不能以禮義自重，則爲弟子者將何所取法而爲才哉？誦憶前輩之陳言，雖若愈於己者，將以興道致治則難矣。勉哉順常！其務以師道自重，而有以副慎簡之意則善也。

順常之去，士大夫知其兄弟者，皆作詩送之，予則書所欲言以爲序。順常過祥符，尚諗諸其兄，以爲何如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張教諭序》 張先生日孜自休寧教諭考績來京師，休寧諸生不忍其去，相與言於徽州府請留之。府爲達於吏部，吏部按舊例不許留，改授英德教諭。予始聞諸生乞留，心爲之喜，今去英德，而予喜加焉。

蓋世之爲教官，非若爲治之易於得人也，必有以治其心，淑其身，而後人慕之。然而偷者則依阿苟且以自容，貪者則刻薄聚斂以自足，於夫所以治其心，淑其身者，皆漠然不知務。諸生不見其可法，而慢易之心生，於是有欲去之而不能及，既去而遂忘之者。彼於其去而眷眷焉欲留之，非甚相敬不能也。今休寧諸

生皆願留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教可知矣，故爲之喜也。

然君子之教，常患施之不廣也，豈專於一哉？今去英德，移其所以教休寧者而施之，使英德諸生皆有以治其心，淑其身而不爲庸人之歸，豈非君子樂育之志哉？故予益爲先生喜也。

先生通《書經》，嘗受業蕭先生尚仁之門，而先世亦嘗以儒業顯於宋，其傳於家與得於師者富矣。英德之諸生，予知其必有成也。英德，韶屬邑，唐相張九齡之鄉。張公學聖賢之道，其精忠大節，足以照耀千古，爲後輩者，宜景仰而師法之。他日仕於時，誠無愧於張公，亦足矣。舍近而求遠，非所謂善學也。

先生將行，其嘗從受業者進士楊顯希章求予言贈之。予故道予意如此，既以贈先生，且以爲諸生勉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贈周訓導序》 周轅字侯車，前周府奉祠是修先生之子也。先生博學有文，氣和而行莊，今没二十餘年，士大夫猶道之，蓋温然君子也。侯車能傳其所學，當路者薦之，以爲江都縣訓導。吏部比其類以聞，上命六部、都察院及翰林近侍之臣羣試於禁中，侯車文在優等，遂授職以去。同邑之仕於朝者，謂予宜贈以言。嗟夫！侯車去爲人師，以其道教人，宜不假於云云也。而猶責言於予，豈以予言可取哉？則予之贈侯車，可但以言相悦耶？

夫治天下本於人，而人之所以成材由於師。辟之規矩準繩，方圓平直之所由定也，規矩準繩不極其法之良，而欲物之方圓平直，可得乎？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聖人之道，自人倫之大以至於日用事物之常，莫不有則焉。爲師者不徒相與講明其説，必躬行以率之，使皆有得於心，則其發爲文辭者非虚言，措之事業者皆實行矣，然後爲教之成。則師之任，不爲已重乎？任之重，而可違道以自逸乎？違道以自逸，則爲之弟子者，將何所法而爲才哉？儒道之不振，未必非此之由也。今朝廷之待學校至矣，去其弟子之無良者，而嚴擇師以教之，將一刻其舊習之弊，而冀爲大賢君子之歸。於斯時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者，當何如用心哉？此侯車所宜務也。

侯車端重謙慎，學聖人之道，其在鄉里，恂恂然，未嘗有過舉。今去爲人師，其能修職可知也。其教之成，將爲之弟子者皆足以興道致治，予當於他日見矣。是修先生昔者於予有忘年之好，故予不以衆人待侯車，而贈之言若此，其亦以爲迂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余教諭序》 平南教諭余學爽以事來北京，其兄學夔時爲翰林檢討，有名當世。兄弟相與盡友愛之情，極恭順之意，士大夫賢之。既一年，學爽將復歸平南，與之厚者皆賦詩送之，而以序屬予。

蓋學爽世爲儒家，其先君子斯延先生，嘗受業於安成劉雲章，能傳其學。既以授檢討君，與予同登進士，入翰林。而學爽又以所授取教官，父子兄弟之間，自相師友，其於聖人之道，蓋講之精矣。而平南夷獠之地，去北京蓋萬里，自昔以爲難化。學爽典教四年，其業成而領薦者已三人，其道固亦行矣。是蓋能舉其職者也，則予何能有益於其行哉？

嘗竊論之，教官者，仕之未入品流者也。然其職固清，其道固重，與夫牛羊倉廩之列異矣。其上有藩憲大臣與郡之長貳，臨之者固衆，其能別異而敬禮之者亦多矣。蓋其遊聖人之門，學聖人之道，其理固應爾也。其或有異於是者，則君子所以處之，烏可無道邪？使其勢之重，小可以撓吾之所爲，其大或可以沮吾志，君子之立身行道，又烏可以沮撓於人邪？或有所沮撓者，抑豈獨其人之不善哉？將己之不善也，是以君子貴時中，而惡夫執一也。蓋以待君子者而施諸匪人，而以其得於君子者望之，兹所以爲執一，而不爲所沮撓者鮮矣。大所謂時中者，泛應曲當，各適其宜而已，非矯矯爲異、翕翕爲同也。孔子於衛靈公，見其視蜚鴻而去之，其於陽虎，何禮之周而言之遜哉？彼一孔子也，而所處若是，是所謂時中之道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處己待人者有其道矣。故予以爲君子之處匪人，正其内，和其外可也。正其内，則所以處己者不離道，和其外，則所以待人者有其宜。若是，則庶幾乎且内既正則無可乘之機，外既和則無可畏之防，又孰得而沮撓之哉？然非獨教官宜然也，蓋君子之所以自治也。學爽之道行矣，予亦慮其或有不足於此，故以告之，或者其亦可取也夫。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劉教諭詩序》 吉水劉肅敬伯舉進士，得興化教諭，能以其學教諸生，諸生傳其道以有成者多矣。今年考績來北京，以最當陞。敬伯不願也，請於吏部，仍得祁陽教諭以去。鄉之士大夫官於朝者，咸重敬伯，作詩以送之，而屬予爲序。

蓋朝廷以科舉責賢於教官，教官之陞黜，視其徒貢舉之多少，教諭得三人以上，則陞爲教授。教授得九人以上，則進爲國子師。其崇儒責實之意可知矣。然教授之員不能多缺也，故凡當陞是職者，必使從事於諸司以待焉。往往彌歲月，弊精神，貶抑其所志，以自混於庸衆之流，奔走求效其尺寸，吁，亦窮矣！惟有志之士不務乎外者，乃能異於衆人之所爲。蓋凡沾一命，皆足以爲榮，能舉其

職，皆足以爲報，豈計夫位之崇卑、禄之厚薄哉？若儒者之職，則以道行爲賢。古之君子有道而處下者衆矣，然能有以教當時而儀後世，人固不以卑而少之。其有居卿相之尊，享千鍾之禄，可謂盛矣，苟道不行，君子不貴也。然則有志於行道者，誠有待乎其外否邪？雖然，君子欲其道之行於人，必先有以善其身。身不違道，然後人有所法。蓋爲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聖賢之所以爲教者如此。敬伯爲教官，有成績，其亦知善其身以淑諸人者也。

今之祁陽，祁陽於永爲屬邑，元次山、周濂溪、胡安國、鄒道鄉輩之所嘗涖也。濂溪之道，實接孔孟之傳，其餘數君子，亦皆聖賢之徒也。盛德偉行，高風直節，百世之下猶使人起敬起慕，況永之人親被其化哉？父兄之所教詔，子弟之所傳聞也習矣。夫教人者，莫切於耳目之所習，則言易入，教易從。敬伯之所以爲訓，宜無舍是也，則將有感發興起以進其道者，其效當有盛於前者矣。於乎！此亦其人之欲也。予既重敬伯之恬於進，而又欲其篤於教也，故爲序其詩而不辭。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彭教諭致仕序》 彭王世婚姻家，直與士淳内外兄弟也。自爲童子時，常得拜彭氏叔祖、叔父，其所以教愛直者，猶同姓至親，不以異姓視也。次則士淳與兄士本誼最篤，士本無宦情，樂閑放，從容自得於田里。直與士淳則相繼出，士淳爲教官，以其道淑後進，世稱賢師儒者必歸之。直濫官京師，上無補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負素餐之譏者四十又七年。其視士淳，蓋有愧多矣。士淳年既六十四，而舊患風濕，疾加劇，足不良於行。至是，丁外艱起復，遂以疾聞於上，得致事而去。眷念疇昔，欷然於懷。慕回路之請，贈與處也，故有欲爲士淳言者。

兩家世以儒爲業，其行修，其名立久矣。今之後輩，亦有怠廢前人之業而無以植身者乎？感發其志意，而誘掖其進，課勵以要其成，在士淳而已，直之子孫蓋誠有賴矣，況彭氏子孫哉！古之君子致仕而歸，則爲里塾師，以孝順儉勤、仁義忠信教鄉里子弟，故畎畝之間，髦士出焉。賢才成，風俗美，而治道盛矣。士淳可不加之意乎？直年七十二，少士本一歲，而三人者皆有田在西郭。士本既享其樂，今士淳又歸矣，直之老病，旦夕當得請，怡塘觀山，杖屨往來，覩歲物之豐成，感皇恩之優厚，烹肥擊鮮，擷嘉蔬，釃旨酒，相與勸酬，引滿而酌之，醉飽鼓腹，詠歌聖化，以繼康衢之謡而傳之萬世，使知今日太平之盛，此儒者之事，亦士淳之所樂也。故併書之，以爲贈行序，士淳亦有以處我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周教諭詩序》 吉水沂田周氏，以宦學聞於世久矣。自予官京師二十年，所見凡十餘人，皆表然可敬者。今年，中教官選者又二人，功載其一也。功載兄功叙，爲翰林編修，與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邇，故功載亦辱顧予。予見功載循循雅飭，守禮而不自放，心特重之。今往教武陵，予知其將爲賢師也。

蓋縣學之設，所以聚縣人子弟之俊者而教之。俊者，聰敏而有才之謂也。聰敏有才而不加檢焉，則流於輕佻而無實。故宜得守禮者爲之師，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其視聽言動必由於禮，循習之久，則有以成其仁而足以爲世用矣。予知功載之將爲賢師者以此也。然予見教官多矣。昔有一人焉，年甚富，志甚銳，類可以進於道者，及至乎窮鄉下邑，無先生長者以爲之礪，郡守縣令又每優容之，於是倡狂自恣，學不加修，而其行益悖。夫以輕佻之子弟而薰炙於狂悖之師，蓋愈流而愈遠矣，則於興學育才以爲治天下之本者，豈不失望邪？故予又願功載之久而不渝也。

武陵，常德屬邑，蓋水陸之衝，其民足於魚稻之利，其風俗亦頗淳質近古。然而有一不如古者，婚嫁失時是也。往年予友鄭宗顯典縣幕，嘗廉察而訓戒之，俗稍爲之變。今去久矣，安知不猶狃於故習乎？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夫婦人倫之首，風化之原，謂非教官事，可乎？故予舉以告功載，凡有類此者，皆所宜盡心也。士大夫送功載者皆以詩，予因書其説以爲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戴教諭序》 吾邑戴彪文蔚，自桃源訓導考績來京師，得保昌教諭。將行，求贈言於予。

予謂保昌爲南雄屬邑，其地在庾嶺之下，蓋南北之衝，舟車之會也。達官貴人往來由此者，冠蓋相望，自守令以下，奔走送迎無虚日，有所不至，小則挫抑之，甚者求其疵而加責罰焉，其劇且勞如此。而教官之所教與學者之所學，必静以寧其身，然後得肆力焉。董仲舒下帷以學，至三年不窺園，故能通天人之奥，而言立於天下後世，此其故可知矣。今子之爲教官也，將汩汩於車塵馬足之中以説乎人，則廢其職；將矻矻然於聖經賢傳之間以快乎己，則爲逆人。斯二者，予不知其所處也。

然嘗聞之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彼奔走送迎、曲意承順以爲説者，皆非其道矣。使其君子也，將不以是爲罪乎？夫君子不説非道，而吾必以其所不説者説之，是不以君子之道待之也，其可乎？故予於文

蔚有説焉。凡職董教事者之臨吾邑也，吾往謁之，禮也。其不然，則否。朝夕坐堂上，以聖賢之道教諸生，其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必使修於身而見於言行之實，則吾之職修，而於朝廷教學之意可以無負矣。彼君子者聞之，方且樂吾之所爲，安得以非道之説爲望哉？不此之務，而務以非道説人，雖説之者衆，而君子則愧之矣。文蔚其慎擇哉！故書以贈其行。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〇《送張司訓序》　予嘗謂天下教官得人，則不患無賢才矣。蓋教官賢才之本，得其人，則賢才以之而盛。自古以來，重其選而不輕以授人者此也。我國家興學用儒之盛，古所未有，内自邦畿，外至遐陬絶域，萬里之徼，凡郡縣莫不有學，而教官則取於科目薦舉者以任之，恩寵之厚，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得與是選者，可不力於訓誨，俾臻有成以仰副聖朝教育大德哉？

吾邑張球與其兄珪同舉於鄉，今年會試禮部，俱中副榜，珪授直隸揚州泰興縣學教諭，球授廣西桂林府學訓導。其之官也，珪徵予言以爲球勖。予與張氏世有連，而又重珪之愛弟，故不辭。

張氏爲邑衣冠宦族，宋有槐應者，廷對擢名第一甲，而其兄櫝同登進士第。及球之伯父日孜，又以明經薦起教諭休寧縣學。球兄弟少從前僉事陳公廷授《春秋》，既而卒業於今吏部主事歐陽廣哲，其所學蓋有淵源矣。今球之教桂林，其亦思所以爲教官以光於前聞，人以不辱其傅師可也。矧以球之學，教桂林遠方之士，固所優爲矣。然教人自端本始，凡一動一静，皆弟子所則傚，一失言失色於人，則人將狎玩矣。球其尚加勖勵，嚴毅以自重，勇決而有爲，則弟子寧有不儀刑於子，躍然興起，篤學而尚志者乎？他日桂林之賢才彬彬輩出，接迹於科第者，必球爲教所致。球其勉之，以副予與珪期望之意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〇《送邵縣丞序》　國家求賢圖治，既取進士而用之，又有曰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曰懷才抱德，曰才德兼備諸科矣。而又以爲天下之大賢才之多，非此所能盡，於是復有賢良方正之舉焉。其好賢之心可謂切，進賢之路可謂廣矣。

餘姚邵昕宏啓，由此而進，得長洲縣丞。長洲之人喜其有愛民之心，而能勤以佐令，皆樂從其化，而長洲稱治。既三年，考績來北京，吏部以爲稱，俾復任。縣之仕者禮部司務陳珪重器輩請予文以華之。

夫賢良方正之舉，非始於今，唐宋諸賢若張柬之、富弼、蘇子瞻兄弟，皆是舉也，其文學功業播於人之耳目，非特當時重之，後世之士能及之者亦鮮。然則繼是舉者，不可謂不榮，而亦可謂難也已。予嘗推朝廷之意，而知其待賢之厚，非苟以是名榮之，固將觀其實行焉。賢良方正以德言，文學功業皆德之發也。以是名求士，非惡夫不賢不良、無德以植身，而徒圓轉以阿世、邪僻以徇俗者乎？當其名則宜善其行，行有不修，而謂無忝於是舉，蓋苟而已矣。予故以爲榮，而又以爲難者此也。世之君子好緣名以求實，而臨乎上者，亦必循名以責其實。果名貴相副，無愧於昔之人，然後無負於朝廷。長洲之治，可謂有其始矣。今之歸，尚勉圖其終也哉！充愛民之心以盡仁，篤勤政之志以盡義，仁義之德成，豈獨可以佐長吏？昔之相天下者，不過此而已。宏啓勉之，毋曰此非丞之所及也。

宏啓蓋予交翰林修撰宏譽之從昆弟，予重之，故欲勉以遠大，況求文者又予僚重器也，予可以常人視之邪？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贈尹訓導序》　江西按察僉事諸暨王君董郡縣教事，鋭意於養賢，以爲教官者賢才之本，教官缺，則學者無所師法，將何以成賢才？若不得人，則猶夫缺也。然可察舉者，唯訓導。乃訪諸郡縣，求學行兼備可爲訓導者，得六七人，上其名吏部。予泰和尹儼克思其一也。吏部以王君所舉必賢，然必試而後命之，乃羣試於廷中，七人者皆在高等，於是克思得龍泉訓導。

龍泉亦吉安屬縣，距泰和不三四百里，其山水清秀，土壤肥沃，而物産富饒，是以其人皆給足。故家巨室以文物相先，詩書禮義之習有累世不墜者。愛其子，必爲擇師，敬禮之甚至。賢才之成，仕至郎官御史者，前後相望。其盛如此。故予爲克思喜之。喜者何？喜其教之得行也。

夫人無所養，則不暇學，有所養矣而不知學之爲貴，則亦豈樂於學哉？教官不幸而遇此，率之而不從，語之而不受，上下之意不相入，而欲教之成，其可得耶？今克思去龍泉，因其善而教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功成之易可知矣。要在慎其所以爲教也。古之立教者本諸身，身不離道，則行孚而言從。學者觀感之深，積習之久，成其德，達其才，出而用之，其功效豈小哉！克思惟慎其身而已矣。尹氏自宋進士絳以來，經術相傳至於今，則儒固世業也。其前顯者不暇論，自克思之祖上海教諭務厚先生而下，惟自道再同知府事，加食四品禄。克思尊府京山教諭復道及諸子姪教郡縣學者七八人，則教官又其世職也。以世業之重承世職之榮，奚可以不慎？不慎，則忝其世。克思勉之！

予子穆，克思女兄之夫也。予既喜其教之行，重以親戚之誼，故爲序以送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贈鍾教諭詩序》 吾邑鍾沔尚清爲邵陽教諭，既滿，來北京。念二親在堂，將歸省焉。或謂尚清曰：「子之親遺爾仕也，固欲子顯矣。今既課最，旦夕當得陞，子若遂階顯庸而持以爲親榮，此昔人所謂以志養者也，而何汲汲於歸哉？」尚清曰：「沔之親老矣，而沔違養已十年，恨不能以朝夕見。計吾親之心亦若是也，沔其可貪位而後於親哉？」即請於朝，許之。

嗟夫，尚清可謂能孝矣！孝，德之本也。譬木之榦，枝葉所附而生者。人惟能孝於親，則推而爲事君之忠，爲事長之弟，爲撫幼之慈，又推而仁民愛物，皆是也，茲其所以爲德之本也。夫既根於心，宜無有違其親者。然或蔽於欲而遂遺之，是以成周有教，而民風淳，治化盛矣。國朝興道以教民，一切不異於文武之世，若多士之隸於學，百僚之在任使者，皆得以省其親，著爲令。仕而稱職，則又有封贈之典焉，蓋以教孝而敦其本也。本立而道生，則爲忠爲孝爲慈，與夫厚於民物者，一皆冀其成。盛矣哉，上之待下也！

尚清修仁義之行，其事親能孝舊矣。茲復後於祿位而急於親，其本不既立矣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今聖明在上，德隆化洽，誠所謂有道之世也。以尚清才質之美，進而顯其親有日矣，行之枝葉，若爲忠、爲弟、爲慈與夫厚於民物者，舉將見之，尚清其尚篤於自立矣。

士大夫之相厚者，各賦其詩贈行，其姻家歐陽御史洙持以求予序，予尤厚於尚清，故爲序而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送訓導歐陽時峻序》 時峻，歐陽氏之秀也。往年舉於鄉，不幸而見絀於有司。會監察御史許勝巡江西，惜其才，曰：「是可以爲人師矣。」乃舉赴吏部。吏部以屬翰林，試在優等，遂授武清縣學訓導。歐陽氏故儒家，宋兗國文忠公之裔，代有聞人。自洪武以來，由科舉入官者又十數人。時峻之大父嘗任涿水縣學教官，其爲國子助教曰賢，由監察御史、今爲雲南按察副使曰和者，皆其叔祖；爲吏部考功主事曰哲者，其叔也。今時峻又出爲教官，何歐陽氏之多賢哉？

或者曰：「時峻英年美質，學問蓋已素具。方其舉於鄉，欲試於用以行其學也。今去爲訓導，猶從事於佔畢之間，毋乃非其樂乎？」予謂治天下者，政與教而已。學校之教行，而人得以成其才，然後能修政而立事。是教者，政治之本也。使時峻得如其志而位於有司，汲汲於簿書期會之末，以效其尺寸，一有不至，則譴累隨之，其視正冠巍坐，與一時之英才讀聖人之書而講明其道，以爲政治之本，其相去何如可知也。則時峻豈不深可樂乎？

武清去京師僅百里，其人習見聲明文物之盛，非窮鄉下邑可比。其爲教固易行。然教人者，必以身，不以言。果道弼於中而彪於外，則學者有所觀法而化，亦皆篤於道德，而發爲文章，則他日用以興治不難矣，在時峻勉之而已。

予與歐陽氏再世有連，於時峻不薄也，故爲贈言如此。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二《送劉訓導序》 萬安與吾泰和境相接，風俗大抵皆同，其人多喜讀書，以仕宦相上。今年，學校缺訓導，縣大夫聞持蘊名，遣人以書幣走吉水，訪其廬請之。持蘊至京師，試翰林，中其選，遂受職以歸。刑部主事郭循與持蘊相善也，求諸君子賦詩贈之，而請予序。予在翰林二十五年，所見爲教官者多矣，爲文以贈之亦不少也。其所與言，皆聖賢之道，期之於遠而勉其成功。然爲之者不皆能用予言，蓋讀書明道，彼其所能也，而予復以此聒之，若以水濟水，其不用予言宜矣。則予於持蘊，可復以言相瀆耶？而循求之不厭，故以其嘗言者爲持蘊誦焉。

夫學校育才之地，所以爲致治之本也，而師者又所以爲之本也。蓋聚於一堂之間，以講聖賢之道，使修於身，行於家，達於一鄉，然後發之爲文辭，行之爲事業，其序蓋如此也。然爲師者必以身化之，則其教可不勞而成。持蘊之去也，尚謹其所爲本之道哉！然嘗思之，遊於學校者，皆俊秀之選也，廩食以養者，又選之尤也，宜多翹然以出矣。而今名薦書以進於有司者，多出於增廣之員，而廩食者反少焉。何也？豈廩食者在所教之外邪？將天分之高而待其自成邪？抑以其逼而姑施施以相狎、衎衎以自媚邪？或爲師者之教而獨厚於增廣者邪？將所以爲本之道未至而廩食有不慊邪？何其成之異也？萬安之學者，予不能詳而知矣。若亦猶是也，持蘊當益謹其本以臨之，其效必有異乎前之所云者。若以爲當然者，則非予之所知也。故爲序其詩而道之，持蘊其用吾言也夫？其亦以爲迂也夫？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太祖皇帝命賦指佞草，應口成詩。上大喜，授蘇州府同知，以寬厚清慎得名。再仕山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操，老而彌勵，至今人能道之。彥清其孫也。彥清名欒，以《書經》領薦。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彥清勤學攻文，足以得志於有司。其試禮部，予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失彥清。予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彥清不以

望予。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英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師，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製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之方圓平直，蓋難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遇故也。今之爲士孰無用世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不同，而無不可用。然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才而篤焉，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爲世用，此治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多焉。不遇則無以成其才，猶未爲病也，苟遇而弗良，帥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幸哉！

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才。今其未仕，泯然日望於成者不少。其前之所遇幸不幸，予不能知，今而得彦清，予知其爲幸也。彦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率是而教之，爲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予故爲長洲喜也。彦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衰，是彦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爲教也。彦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二《送尹訓導序》　尹氏居泰和之南鄉，宋進士絳之後，自絳以來有顯者。洪武中，務厚先生爲邑庠訓導，質直好義，有古長者之風。凡從遊諸生與故人親戚子弟，由先生之訓而有成者甚多。其教於家尤篤，故其後益盛。先生去爲上海教諭，子復道亦領薦書，今任荆州府學訓導；自道爲同知於澈江；諸孫哲、英皆典教縣學。今克岐復被薦，分教三河。克岐，復道子也。一門衣冠之盛，蓋他族罕比。予與自道昔同遊鄉校，而復道於予爲姻家，斯文之好，姻戚之誼，則予於克岐之行，可無一言相贈乎？

夫學校者育才之地，而師又才之所由成也。譬之器焉，規圓則物從而圓，矩方則物從而方，未有舍規矩而能方圓者。北方水土深厚，風氣淳固，故其所生多魁壘雄傑之士。然所以成其德、達其才者，惟於師是賴。必讀聖人之書而講明其道，從容以揉之，勸厲以勖之，入之以漸而持之以久，則其成可冀矣。

今制，以科舉取士，而教官之殿最，必視貢士之多少，具有定數，其責成也至矣。往年北京鄉試，予爲考官，其去取蓋甚嚴。其視所得士，或一縣二三人，或連十數縣無一人。問之，其得之多者，必其師之善教者也。予益信夫天下無不可成之才，視其師之教何如耳。克岐勉之！教官，子之世職也，予將又於子乎觀矣，其毋以予言爲迂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三《送朱教諭考滿詩序》　泰和素稱文獻之邦，其士大夫服仁蹈義以修其身，通今博古以見於行者，自古有矣。雖其風俗之美，而亦學校之教然也。國朝設科以來，其自學校而升者蓋不乏，其間褒然冠本經、魁鄉舉及爲禮部第一者，皆常有焉。然爲教諭者，乃多缺而不備。久之，得嘉興祝思誠先生，始勤獎勵以成士志。永樂癸未，領鄉薦者八人。明年，八人者皆登進士第，又皆在前列。由是文風益盛，有志之士尤日夜勉勵，思度越前人而後已。祝先生去，繼其任者建寧陳士希先生，益勉士於學，士之中選者益多。陳先生既滿，官太學，又得今朱先生仲言，亦如前之所爲，爲士者益勉。永樂甲午，而陳德遵遂爲天下第一，其成進士者又□人。歲辛丑，登進士者五人，而曾鶴齡又魁天下。鶴齡雖不自學校出，要以學校爲之倡也。由是天下論士者皆以泰和當甲乙之數，於乎盛哉！

夫學校之教，天下皆有也，而泰和乃當甲乙之推者，豈有異哉？爲士者勤學而不懈，爲師者勸勉成就之至也。朱先生今以考績上京師，邑之耆儒楊仲基、陳仲亨等相率賦詩以贈之，而命予爲序。予謂朱先生之名，有不待言而顯者，蓋世之觀人者，視其績而已。人知泰和之士之盛如此，則朱先生可知矣。非朱先生學問有諸己，其能致是乎？雖然，予又爲先生慮也。今制，教諭成才之多，則陞爲郡博士，或遂入太學，爲助教、學正。今之去，其陞也審矣。然人謂泰和之士之盛皆出於先生，而皆以是望焉，先生宜有以應之矣。夫勤學尚志之士，所在皆有之，勸勉成就之至，在先生而已，雖予亦不能無望也。

先生永嘉人。永嘉文獻之地，在宋之時，有君子出焉。其英偉豪傑之才，聰明特達之見，雄放宏博之論，少有能當其鋒者。先生其鄉人，蓋有所得者也，其善教宜矣。予爲序其贈行之詩，既述泰和之士之所由盛，而必及此者，使人知先生之學有以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九《送陳教諭之沙縣序》　予友陳素徽貞，以《詩經》中永樂乙未進士第，將試於政矣，徽貞則曰：「吾志在教化。政之所施與教之所成，其效之巨細可知矣。」即以情白於吏部，得漳州府學教授。人皆爲徽貞喜之，徽貞意若不甚慊者，曰：「教官以道淑人也，非可以卑吏視也。吾家居時，見貴人達官之過郡者，太守以下亟送迎，稍不如其意，則洗垢索瘢，沮抑之，窘辱之，不貸也。吾見而惡焉。其好惡之義，明能助教道、增士氣者少矣。教諭居下縣，其奔走之勞寡，而講授之樂多，吾愛之。今而得漳州，將不有吾之所惡者乎？」在漳州幾年，例以剩員徵至京師，即復以情白於吏部，願爲所謂教諭者，得沙縣

以去，其意甚樂也。士大夫喜徽貞之得如其志，皆爲詩以贈之，而屬予爲序。

予謂教諭者，美風俗、成人才之本繫焉，其任不輕矣。而世之不爲進士者，乃得爲教官，其道可知矣。而爲進士者，皆樂於有爲，其意不當方面之寄，則爲郎官、御史，以震耀一時，而於教官不屑也。故能安於恬退，以教道自任如吾徽貞者，宜爲人之所重也。夫得英偉之才從容於一堂之上，講論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使修於身，化於鄉，待之以誠，積之以久，則人才盛、風俗美矣。由是進而任之於四方，推吾之所教者以達於用，則其效豈細哉？是安可輕邪？

沙縣素稱富産之邦，其人之陶於教化也舊矣，今又得徽貞以教道自任，其人才滋盛、風俗加美可必也。予故爲序其贈行之詩，而樂道其志如此，使人知徽貞之非苟焉者也。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贈訓導李卓序》 李氏居泰和前程里，爲故家。予嘗識子能，敦厚周慎，蓋其族之表然者，心固重之。永樂丁酉，予以外艱家居，南溪蕭鵬漢甫請予爲子師。子能之孫卓，蕭氏出也，時年尚幼，亦從館下聽誨言，應對進退，率有可觀者。予心又喜，以爲子能有孫如此，蓋可冀其成矣。去之將二十年，而卓果以明經應訓導之舉來京師，試在優等。既受職，將之寶慶，謁予，拜曰：「生嘗受教於館下矣，今幸得教官，懼無以當衆望，願先生終教之。」予聞而心益喜，蓋喜其能進而不已也。

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豈有止足之限哉？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況其下者？卓之志如此，宜予益爲喜也。夫仕者之任職多矣，苟有才藝，皆足以辦之。惟教官以成賢才爲職，而本諸其身，必其學之在己者沛然而有餘，然後所以應人者亦浩浩其不窮。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卓宜務此而已。師者，弟子之所取法也。惟以身率之，則不令而從。然今之弟子，蓋有率之而不從者，況不以身率邪？卓宜慎修其身哉！夫賢才者，治天下之本也，而託之教官，其職之重可知矣。然其位則卑也，凡昧於大體者，往往怙勢力以臨之，惟有道自重之君子一不以屑意。不然，鮮不隨俗變化而輕棄其身。卓宜以道自重哉！予之告子，止於此矣。今邵陽教諭鍾沔尚清，亦嘗從予遊，能以所學教諸生，今之所謂賢師，而子之戚也。又有徐訓導明善者，亦篤學而善教。子之去，尚相與切磋而勉進焉，則賢師之譽，子安能避哉？由此而進，將不止於是而已矣。子必勉之！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於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爲，非徒無益，而邪説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爲圖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

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横等家，悉皆禁黜。内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爲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説爲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無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於他岐，其流弊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爲職雖卑，而關繫爲甚大也。

吾鄉白公該博卓偉，言直行方，以明經中乙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滎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名實，班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覺哉！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於有形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勺則滿者，蹄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於無涯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於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

今之校官，俗嘗爲冷職，恒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德色者爲尤鮮也。先人在鄢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爲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先生之爲人，謹於自修，勤於教人，於凡學宫有所修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恒人之戚於是者既有間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既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一時，遂有給事黄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嘆曰：人臣之歷閽闥，登玉階，載筆紀事，恒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爲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爲顯且榮也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澹無二致，處卑顯爲

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以外之所得爲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於道體，既未可涯，至於處尊顯之地，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送盛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中之所有，而樹勛業於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職僻地，鮮不戚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恒態也。余竊以爲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爲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往之銳而老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宦，雖無倖冀，或有時而自至焉。於以施其所有，則何勛業之不立哉？

今年冬，余與盛君文顯會於襄陵司訓丁君廷玉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爲人，質貌充碩而議論穎脱，蓋所謂魁壘奇特者也。問其職，則司訓爲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爲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位，則戚咨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歉然以進修爲未足，退然以誨人爲未至，若不知教官之爲冷職、岳陽之爲僻地，蓋能安於所遇而克修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静而察之而理必熟，銳邁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於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宦，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修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勛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奇特之實矣。

丁君於盛君爲素交，蓋亦魁壘奇特而淹於教職者也。因盛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爲丁君勖云。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送教諭韋穎考滿序》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修舉。職誠修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況崇資巨秩哉？校官在衆職中，雖曰禄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嘗以清職稱之，實非泛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修其職者，不其尤難哉！

河津爲邑，介乎冀雍之間，前汾右黄，襟帶合流，北則太山隱起，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於人者比比焉。故來教是邑者，必能舉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就。廣文韋君穎，詩書文雅，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士之從游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游抵鵲合浦，而珍奇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於時。其不捷而退修於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爲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不飭，必諉曰此有司事也，雖壞圮弗支而不加葺。先生又能欽服國典，大合羣材，一新廟學，俾聖祀孔彰而士業有所。若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於職爲無忝矣。

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興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顔接辭，故於知先生爲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强而言，況請之勤乎？先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余又知先生能慎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爲序。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四《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於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謂之可，則非盡於此者也，況於温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爲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冒爲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國家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於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識而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國家之器使者累累焉。師或非其人，則爲弟子者貿貿然若問道於盲，借聽於聾，窮年累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

先人教鄢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爲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貢諸澤宫，益增其所未至，聞見日益廣，遂從群士試教職之選於大廷，名出，而秉節又爲首冠，遂授南宫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尚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爲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啓諸生之蔽惑，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於南宫者，珠聯璧合，彙進於明時，則秉節於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於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劉球《兩谿文集》卷九《送郭司訓赴松滋詩序》 淦之儒者郭用祥領松滋儒學訓導薦，待選於京，不以其學爲已足，來問《春秋》於予。未幾，而得其新者倍乎其舊，迺幡然欲辭所薦，别由進士之科出身，以躋顯榮。來質其可否於予，予謂之曰：「子之志則高矣。子之所學誠足舉進士，爲邦家光矣。雖然，教導之職，亦未爲不尊且重也。世之舉進士爲達官貴人者，雖位在人上，其出言足以聳人聽，其施德行惠足以結人心，故道益光而譽不難起。然其始也，孰不遊於職教導者之門而興耶？職教導於羣有司之下者，雖秩卑而勢不炎，内無以遂其欲爲之志，外無以展其有用之才，功業不得以茂建，聲名不得以遠施，然道存於己而足爲達官貴人之模範，是則達官貴人莫非職教導者門生弟子也。以達官貴人爲

之門生弟子，則其職不爲不尊，而道不爲不行矣。昔者胡安定先生未嘗起科目、居要路、柄國家之政也，然孫、劉、錢、范諸賢炙其教誨，薰其道德，出而爲名公卿，相與推其所傳之道以潤澤乎民者，後先相屬，天下之人蒙其利，施教之功，豈不博於爲政之功乎？子毋卑其職而有所外慕也，其勤力盡心，修其教以施諸人，必將有達官貴人出子之門，以推子之道達之於天下，安定之功，殆將歸子也。子其勖之！」用祥聞予言也，欣然以喜，決然有松滋之赴。與之交者皆爲詩贈之，用予言弁其端。

劉球《兩谿文集》卷九《送劉司訓原潔赴舒城詩序》 君子何仕爲最樂乎？曰：莫大於任師道以作興賢才也。孟氏以得英才而教育之爲君子三樂之一，而地大民衆不與焉。以是推之，則爲師之樂，雖加之以九命，食之以萬鍾，有不足以易者。蓋爲師之樂得於内，九命萬鍾至自外。自外至者，詎足易其在内之樂哉？然今之有志於進士之舉者，往往蹙額於師儒之擢，何耶？彼蓋不知樂其所樂也。吾於原潔之司訓舒城也，安得不舉其所樂以告之哉？

夫爲儒者而得升師位，其心既無政事之繁、利害之慮矣，又道在己，而章甫逢掖之士莫不從之，以講求夫詩書六藝之旨，質問夫義理之疑，使己之所明者得推以覺乎人，人之所蔽者得從而決諸己，業於是乎有傳，德於是乎能進，其爲樂於己，何以加焉！苟己無可師之道，則其爲師也名而已，實則未也，人之師之也貌而已，心則未也，何能有其樂哉？故君子之爲師也，必求盡其道。爲師之道，豈誠難哉？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師道之存，固不外乎進學之功。進學而不已者，何患不得其所樂哉？

原潔治《春秋》有年，學勤而志專，秀外而實中，固足以爲人之師。舒城之士多瑰偉而嗜學，必喜於得吾原潔爲之師，其師弟子相得，自不能不樂矣。吾猶欲原潔加温故知新之學者，蓋將必其爲有道之師，以樂夫君子之樂也。原潔吾邑人，姓劉，名清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一《送曾司訓赴弋陽序》 督江西儒學僉憲王公孟堅，嘗舉吾吉明經之士足以爲人師表者七人，以補郡縣教官之缺。上詔試其文學果優，皆授以司訓之職。泰和曾庠蒙訓其一也，得弋陽司訓。命下之日，予以弋陽子弟才器之成也可期，而蒙訓聲名之大，亦必自此始也。蓋蒙訓之爲質也美，而曾氏諸賢爲翰林庶吉士者，其先君也；今爲侍講學士者，其季父也。吉士君有學問文章，未及用世而没，其貽休委慶於蒙訓也固未涯。學士先生爲天下之大魁，負儒林之重望，動足爲世法，文足與古期，其所以面命口授於蒙訓也，尤詳且切。蒙訓筮仕便地，有名教之寄矣，豈不能推其平昔得於家庭者以淑諸人，以成其親長之德哉？予故以爲弋陽子弟得所師，而蒙訓之躋顯榮有其兆也，譬之水焉，其所由來也有本，則流而爲川，潴而爲淵，非但可資灌溉，走舟楫而已。逮天之欲雨也，其氣輒憑雲霧上升霄漢，下其潤澤於九土，以滋育乎萬物，其爲功也莫大焉。蒙訓則誠有本之水矣，予尚望其升霄漢爲甘霖以蘇萬物也，施教雨以滋一邑，豈足盡其能耶？蒙訓尚博於詩書以濬其源，深乎仁義以大其流，修乎禮敬以固其防，俟時之至而發之，則澤之及物弘也可必矣。

蒙訓將行，貴溪胡司訓如瞻與之同舉，來請文贈之，予因述其素所望於蒙訓者以塞責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二《送教諭蕭先生赴長洲詩序》 泰和多賢者，而蕭氏又世有人焉。予少時，聞山東鹽運副使鵬舉措政平而自守固，動足爲居官者楷法，心已賢之。後於京師覩翰林編修孟勤，文章德行，足追乎古而發聞於今，則又賢之。今復於編修所得長洲教諭彦清，則儀觀美於外，問學優於中，有足爲後學表帥者，又豈得不賢之哉？蓋彦清爲運副之孫、編修之從子，能自進修，以肖其祖、肖其諸父者也，予得之而益信蕭氏多賢焉。及其行也，飲而告之曰：「世之所以重賴於賢者，非謂其能取諸道以自善也，爲其能推善己之道以善乎人也。苟賢於己矣，而教不施於外，澤不能及其徒，則其善也獨而已矣，豈所謂兼善之道哉？子之於長洲也，其必取夫聞於爾祖、受於爾諸父而懷蓄於爾之心思者，以加諸彼之子弟，使得遵軌度，蒙潤澤，以進其德，以成其才，然後善及於人也廣，而人之仰其教也無窮矣。」彦清曰：「敢不思早夜罄厥能，以爲長洲子弟規哉！」予既得彦清入其言，復不揣固陋，輒書於歌詩贈行者先。

彦清名樂，由鄉貢進士試禮部，以乙榜奏名授斯職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三《送彭教諭赴長樂序》 宜章地里距吾安福不甚遠，其邑人官吾邑而政與民安，德及民遠，澤入民深，莫前大尹鄭公若焉。公去吾邑三十餘年，而後司訓彭先生友諒至，邑之父兄思公不可復見，得見先生，猶見公然，莫不喜而爲其子弟曰：「先生昔賢大尹邑人也，必能去爾之昏昏，進爾於明明。宜善服其教無違焉。」其子弟由是奮於自修，勇於進學，争欲從其門以出身。不數年，而生徒之數倍厥初，其與計偕者益衆焉。先生以故大收善教之名，而大尹公之德澤亦因以增輝，而益潤於吾邑也。至是，先生以年滿課最，陞長樂教

諭。兵部左侍郎鄺公，大尹公哲子也，以余出其先公治下，遣人來徵文爲先生贈，余豈得辭哉！

夫仕於今之世，而得上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廣聖朝之化，以開後學之蒙，以文當世之俗，惟師儒之職爲然。故職師儒者，不必勞於吏牘之親，酷於刑具之用，而佐理之功，常倍於百有司。然亦豈無其道哉？行誼之修日勤而不怠，如《詩》所謂「成人有德」者，師之道也。問學之進，日增而不已，如孔子所謂「温故知新」者，師之道也。師道既立，則不患其教之不效矣。先生由賓興起家訓成都，轉而至吾邑，而吾邑之士隨與其教之已效也如此。今陞長樂，又爲産賢育才之地，士之抱藝能以冠鄉選、魁廷對者屢屢有人，欲教之效於彼也不難矣。雖然，師道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也。能盡其道，而後可以爲人之模範，成人之德器焉。不然，將何以資人之求哉？況世之由師儒進，而立要路，超而爲達官者，以能盡其道也。先生之於師道克盡焉，則長樂雖士大夫淵藪，豈足淹其足哉？顯用之期，行當至矣。因序以贊先生之進。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三《送李教諭致仕南歸詩序》　黄梅教諭李士安先生課最在京，不謀於交游，不考諸蓍龜，不自計其年數之未逮，脱然堅以老爲請。吾安福之士聞而欲留之，則賜歸命下，而勢不可得留矣。然猶拳拳不忍其去者何耶？先生上世本吾邑東清陂人，自曾祖以來，避地廣東，再徙而家蒼梧，則地之去吾邑也數千里，自始迄今垂百年，其聲聞之不相及也久矣。至先生出而仕四方，遇吾邑人，無分貴賤賢不肖，無不禮之。至京師，必求吾儕邸舍而造焉，以叙契闊，道殷勤，訊問其宗族墳墓安否何如。及去而守職於外，則起居之問，平安之報又常累累而至，其厚於吾邑人也，雖親骨肉不逾焉。今先生歸老蒼梧，即其少時之所居，出其宦途之所得，以師表其鄉，作式於後學，其爲樂也固有餘矣。吾儕欲復與之接一面，交一言，共一觴酌之歡，可得耶？故於其行而情有所不能釋焉，因各賦詩以道之。余復念吾邑中故俗散於外境，而子孫襲其餘澤，以至盛且大者不少也。能厚其祖之邑人如先生者，曾幾人哉？先生之所以厚吾邑人者，念其祖也。念其祖者，仁厚之道也。篤於仁厚之道者，必思繼其祖之志而不忍委其故物，余以是知清陂之烟霞泉石，殆將爲先生所有焉。余家茨谿之上，去清陂不甚遠，青山喬木，東西相望。他日幸有歸期，則與先生攜琴載酒，往來其間，樂閑暇而頌清平，意必有日。特序以爲後會張本。

劉球《兩谿文集》卷九《送劉教諭赴中牟詩序》　朝廷拳拳於學校之興，敕憲臣專督其事，三年，而天下教官以惰職罷者亦多。於是詔選兩監諸生學優者補之。有司奉命惟謹，進而試之於廷，然後因其高下而授以教諭、訓導之職。吾邑劉君自禎以第高等得河南中牟教諭，將行，吾邑人在朝者各賦詩贈之，謂予宜序。因憶永樂中予始入邑庠爲弟子員，嘗約二三同志力學於講堂之東偏，朝夕更相飭勵，以期於成，自禎與焉。迄今二十餘年，迺始授斯職，其出也不爲不緩矣。其講學以求夫道也不爲不久矣，其所蘊蓄於中也亦深且厚矣，去教一邑，譬猶瀉萬頃之陂灌百畝之地，不患其不浹洽也。

雖然，職教導以爲人之師表者，當有德以爲之本也，夫豈智謀詐力所可任哉？身有其德，而後訓之以禮義，課之以詩書，繩之以條範，雖素不率乎教者，猶當樂從，況中牟介在中土，昔者魯恭爲令，能以德化民，民大服之，雖童子且有仁心，以至昆蟲鳥獸亦爲之動。今學官之司教化也，專於令，立其門者又身皆士服、口皆儒言，苟務德以感之，則其應也必速於童子、易於昆蟲鳥獸。

自禎行矣，尚念朝廷急於興賢之意，必先於德以感其化而盡其職，吾將翹首以望今之中牟爲古之中牟也，勿徒諉曰典教之勢與爲令不同。

李賢《古穰集》卷七《送固始教諭姜貴憲序》　人之爲師，出於自立者難，出於受職者易。夫自立者，非有朝廷之命，而四方之士自然景從，雖千里之遠，負笈而至。蓋非學博識廣、德尊道隆，灼然可以爲人模範者，不足以致之，此其所以爲難也。在古有能之者，若漢之董、馬，隋之文中子，宋之孫、石、程、朱是已。是數君子，後世仰之，如孤松挺秀於黄茅白葦之中，豈易得哉？若夫受職者，非有自立之能，而往主師席，學不必博，識不必廣也，生徒之他適，以法拘之而已。德不必尊，道不必隆也，弟子之相違，以勢臨之而已。此其所以爲易也。若是者，自古至今，人得而爲之。今有人焉，有自立之能，而復受朝廷之命，殆所謂難易兼得者矣。

姜君貴憲，江西番易人，與予布衣交也，相知最稔。昔在鄧庠時，予與之約曰：「有過相規，明友之道也。而今而後，當留意毋忽焉。」君曰：「諾。」遂於處己接物之際互相察之，自朝至暮，予得姜君之失者，不過二三，而姜君得予之失者，每至四五。於是乃知姜君資質之美，予不及也。已而予登仕路，君亦還家入郡庠，後進之士皆從學焉。久之多有成效，往往登巍科，躋膴仕，於以見姜君別後，其學識道德必有過於人者，其於師道亦可謂能自立者矣。今乃膺貢而來，慨然有造就人才之志，遂得固始教諭。君往矣，慎勿以易者自恃，而尤以難者自

勉，庶以副朋友之望焉。

嗟夫！予與君不相見者二十年矣，使吾不得聞過，不幸孰甚！茲獲會晤，方藉以相規，而未及再期，又復告別。麗澤之益，復於何時而可得乎？於其行也，悵然於懷，乃述師道難易及相從之舊爲贈，且寓責善之意云。

李賢《古穰集》卷七《送郭司訓之任黃巖縣學序》 世嘗説古之君子大過於人，今之君子不及也。又謂今之人無復有如古人者。予竊疑焉，以爲人之常情，慕遠而忽近，喜傳聞，輕見知，自古而然，未必今之人盡不及古，古之人盡過於今。誦斯言於人，無不以爲然者。已而静觀世故，大要以今之君子所存所行驗之乎詩書所載，則又大有不相似者。翻思前日所然之言，又甚惑而不可據。孟子曰：「君子有三樂：一則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古之君子誠以是爲樂不誣也。今之職斯樂者，非校官乎？然而天下之士出登仕途，内則爲公卿、爲大夫，外則爲藩臬、爲郡邑，雖有大小之異，莫不皆以爲樂。至於校官之授，必有不懌然者。均是務也，古人以爲樂，今人以爲不樂，其所好尚若是其背馳也，則今之人誠不類於古之人矣。既而思之，教育英才固爲可樂，苟在我者無教育之具，縱得是職，不能一朝樂也，雖古之人能得是樂者無幾。使今之君子果有其具，豈必下於古人之樂哉？蓋古之君子，在春秋時惟孔子有其具，得是樂。戰國時惟孟子有其具，而樂未遂。漢之董，唐之韓，具亦有而未能樂。文中子似有其樂，而具則未。在宋惟周、程、張、朱有其具，得是樂，而安定亦然。在元北有許，南有吴，具與樂亦兼有之。然則是樂也，豈易得哉？惟古之君子大過人者能之。今之君子不及焉，宜乎得是樂者寡矣。

郭君用輝，常之無錫人，自幼見樂於其師，爲學益富而未已，又有得其可樂之具，乃歌《鹿鳴》，上春官，遂登乙榜，擢臺之黄巖訓導。夫天之於人也，不枉其才，郭君既有可樂之具，又得其職。且黄巖之士學有源委，可教可育者有其人焉，非如徒有其具而不得其樂者。此吾知郭君之樂，將無愧於聖賢君子之樂矣。

考功李先生實出其地，賢辱在門生，謬爲所知，命序郭君之行，敢以是告。

鄭文康《平橋稿》卷九《送郭廷輝訓導龍游序》 君子有言：科目能進身，科目亦能誤身。夫何爲發此言？前人詩有之，有「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有「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者。噫！進身者科目也，誤身者亦科目也，予於郭君廷輝，不能無慨焉。

廷輝崑山人，宣德中，嘉興朱鹵庵先生以《春秋》來掌崑山教事，嚴毅方正，以師道自任。視德業優劣，爲待士之次。時士四十輩，獨余八人增廣，讀書勵行，得入其眼而親愛之。八人，陳翊孟佐、瞿太安伯暘、沈訥文敏、張穆敬之、夏遂存良、葉盛與中、余與廷輝也。鹵庵學政考德以日，考業以月。三月一考，周歲四舉。分席命題，悉如場屋故事。余八人，凡遇舉考，各以其業，采新獻奇求上，人無肯退然甘立下風。其訓導亦希本齋占第一爲己功。然而往往居第一不出余八人，八人第一獨廷輝所占尤多。夫以廷輝之學，博而弗雜，廷輝之文，贍而有理，宜其取科第先於衆也。八人皆先後選去，獨廷輝累數科不合主司之格，踰二十年，竟以歲貢行。嗚呼，事亦冤哉！今八人中，都御史一人，按察副使二人，部正郎二人，教授一人。以余不肖，亦忝出身已廿有三年。廷輝年近五十，僅得一捷，俯就訓導而去，乃知科目誤人，非無爲而言也。

雖然，科目固負士矣，士可負所學哉？科目負士，責在科目。士負所學，罪實在士。大抵人情巧於鋭進而拙於晚成，晚成則因循苟且之心生，所行非所學者多矣。廷輝曾大父義仲，讀書萬卷，安貧寡合，隱然上古之士。年五十，辟爲崑庠訓導，至今學者仰爲泰山北斗。廷輝出處頗與相似，吾知其必不肯習世俗晚成之弊，自負所學而忝乃祖也。

鄭文康《平橋稿》卷九《張教諭壽序》 天下之事，有出智力所能者，有非智力所能者。蓋可能者繫諸人，不可能者繫諸天。能與不能，古之君子恒虔恭寅畏於不可欺者焉。人之私願固多，要其大者有三，曰富曰貴曰壽考是已。貴不可以苟得，能修天爵，則貴可坐而取也。富不可以倖致，能法猗頓，則富可立而待也。若夫壽，趙孟之勢弗能劫，晉楚之富弗能買，日月之明也，星辰之遠也，一左旋，一右轉，咸石固能探之矣，其能探己壽之幾何？泰山之高也，滄海之深也，一如礪，一如帶，賁育固能使之也，其能使殘喘一日之强延？是何耶？以有主宰之者耳。其爲道也，至公而無私，極信而不誣。如其人則予之，非其人則奪之，一予一奪，修短存焉。嗚呼！俾爾耆而艾，昌而熾，君子豈容虚授乎？

崑山掌教張先生，治《毛氏詩》，工古今文辭。其初教於邵也，邵之士有登進士者矣。繼教於杞也，杞之士有魁天下者矣。其教之盛如此，豈無所本而然哉？蓋以不敢欺其不可欺者耳。故其治己者，天理也，教人者，天理也。治己或有所未至，非敢忘天理，智不足也。教人或有所未盡，非敢舍天理，力不贍也。其今教於崑也，崑士累累而起，亦將有如杞之士者矣。

歲辛巳春正月，先生登六袠，羣弟子歡然執爵，稱南山壽，求余文侑觴。時

余在病，未有以答之。於茲又三年，先生壽益進，教益成，智力未已，晚節未易限量。異時告休還山中，秋分之旦，春分之夕，候大星見於弧矢之南，我知天爲畏天者發祥焉。

岳正《類博稿》卷五《送邱孟博典教宜興序》 予與孟博居同處，業同經，相往還者幾二十年。予濫竽文衡，而孟博抑在乙榜，縱孟博不忍咎予，予於孟博能不忸怩於懷乎？予負是未得往慰孟博，孟博之趾已造吾廬者屢矣。予强以不敏謝過，然口與心牾，不能不囁嚅而齟齬也。

孟博矍然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乎？夫今之科目，異於古之鄉舉里選。鄉舉里選任情，科目任法，法有疏密，而士有淺深。以疏密之法求士，得士之淺者已云幸矣。譬之恃遮河之網而漁於溟渤，烏能使其不漏於鯤鯨者哉？況所貴乎科目者，爲時所尚，易於通顯而已。上焉者藉之以行志道，下焉者資之以取富貴。富貴有命，而道之行否，有非人力能强之者。故孔子曰：『道之不行，命也。』且吾受命於天，而一食一飲，已有定分，少小學道，已踰不惑，其於得喪，諳之熟矣，猶昧之而不知所止者，亦惑之甚矣。吾子不量而以是見待，又何遇之之薄哉！」

嗟夫！予與孟博居同業，同往還者若是久矣，徒知孟博學問之富、文辭之妙足以第進士，今不見收於時爲予過，而不知其所養者若是之高也，是得見粗而未得其精，不徒以此增愧，而又以此增懼，曰：「苟用是以待天下之士，能無失焉者乎？」士有養者必有所容，有所容，斯有所受。若孟博者，雖受之以公卿之大，不憚其不能勝矣，何止於一校而已乎？此固無待論者。予獨述其語，以爲怨天尤人者告焉。

張寧《方洲集》卷一五《送孫先生赴滋陽序》 海鹽故多賢，舊稱仕國。其後處庠校者，頗以歲月致官。學者多趨於苟簡，典學事者亦安襲故常，無能作其怠惰。學舍寥寥，執經之典，終歲不講，至有變爲末習，棄爲他道，雖有通美之材，亦無自興起。乃相與歸之地勢，而終甘心焉。寧年十九，始從舉子業，就學於許氏家塾。明年，補邑庠弟子。又明年，潼川先生至。游惰之習，幾及身而止。先生援立教事，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增置學舍，躬自勤勵，與諸生日夜相講授，時刻之間，皆有程度，絃誦之聲，每至曉不輟。學校士習爲之一新，而人亦頗知自咎矣。及丁卯薦書登名者二人，寧其一也。今復不自揣量，濫竊科第，雖幸成偶致不足以爲勸，然師道淑人之功，固應出於地勢之外也。

先是，寧以過情之譽，致忌於同事者。及先生至，廉知其無他，始進之應試，深加獎勵，且令就許氏卒業。寧亦感激自奮，不敢少越矩度，故先生始終見待，不失恩義。丁卯後，兩以下第南歸家日，不造其間，火盜疾病，歲常遭之。先生益加存惠，因遣子縉從授經，實欲使自固也。寧自登第後，去函丈者五年。居閑處獨，未嘗無思。今年春，先生以考滿赴闕。會選部以學官補御史員，及就試，先生竟以時曰後，先不預考列，仍進名出爲滋陽教諭。命之不競，謂之何哉！昔安定先生教授蘇湖，後以弟子論對而起，惜寧以小官居朝，名實未信於上下，不能爲先生增重，徒自惴焉自勉，以求無負於先生，亦末矣。然寧聞安定之教，温厚和易，望之可知。先生爲人嚴毅有法，高亢不凡，資質柔下者卒未能扣其門户。今滋陽故聖賢地，士無遊惰之習，而風土淳厚，特異他州。先生用能以安定之教，則劉彝、錢藻之徒將有出顯其師者，一海鹽豈足爲準望哉？

傳謂「事師無犯無隱」，寧也授教最深，於先生之行，一不能有所將致，感念今昔，臨岐悵然，謹述此以爲從者告。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訓導貳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扑之威、錢穀之數，皆不得與，其職爲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或否，其務爲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月食廩三釜加二焉，其禄爲至薄。職之清疑於冷，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才者弗安也；禄之薄疑於簡，賢通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爲，其失之也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可泛且輕耶？

考亭之學，今爲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知舊問答備矣。門户分明，條法具在，世之爲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横於胸中，而日從事於此，爲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不失爲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禄入哉！

分水司訓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予友人周梁石所者將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慎許可，而獨

於瑞澄不置，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梁石偕諸知己咸賦詩贈之，而予序之。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送李典教之桂陽序》 仕之途，政與教二者而已。自國都以至僻遠郡邑，皆然也。任政之官，簿書叢脞，期會倥傯，疲心歇力，猶懼不能免咎焉。職教之官，談論仁義，翻閱經史，從容寡過，自足爲人師範。均之爲官也，而勞逸不同。繁會郡邑，人事雜遝，奔走車塵馬足之間，儒紳落然後矣。山城僻處，寂不聞喧，可以爲吏隱，況師數十生乎？均之儒職也，而清濁有間。是以遊宦之士，寧呻吟冷毯之上，而不肯屈志於矮屋之下，寧夷猶寥落之境，而不欲掉鞅於鼎沸之途，良以是歟！

弘治三年春，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一時不售者，多就教職以去。吾莆繼就職者七人，雖在江浙湖嶺之域，然皆小郡下邑之學，誠天官以作成人材深寄望之也。於是李生乾遂，諱文利，號兩山。得郴州桂陽縣學教諭。縣爲湖南窮處，部使者所罕至，無過客之擾、飛檄之變，吏而好靜者乃所宜居，而況擁儒冠，曳輕履，其於好靜尤也，惡有不宜哉！且是邑山水明秀，鍾靈於人，有科目之富，名臣元老間出其間，非他僻處之可比。蓋居靜而又加此也，何樂如之！

往歲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誠齋朱公英爲邑先達，鎮兩廣日刊行《宋史》。乾遂之兄、東莞學諭先生乾伯諱元號，梅東。實主校讐之任，公禮重之，由是先生之名位益進。今公往矣，遺風故在。而乾遂又教其鄉，殆非偶然，是宜愛惜日分，勿爾暇豫，體朱公淑人之心，推伯氏東莞之教，體用不遺，進修有序，使邑之後進有所興起，克配先正之烈，庶司教之職業以盡，賢科將待爾增重，雖欲久靜，其可得乎！

太僕寺丞吳君伯起諱世騰。與之有連，來請文，予忝世契，遂序爲贈云。

王樵《方麓集》卷三《送奚學訓序》 雲間乾齊奚君，經明行修，蚤有聲於吳中，籍甚。一時英銳之士，多折節下之。近時名督學如裁庵楊公、楚侗耿公皆器重焉。貢于大廷，司訓吾邑，師模儼然，士子無不心服者。蓋君之宿學固足表士，而忠信之意尤有挹人於不言之表者，是以久而益孚也。今年遷曹縣學諭。曹之去吳不爲甚遠，而士子與僚友則咸以暫遠君之教誼爲惜，相與徵言於予以爲別。予不佞，嘗承乏山東，曹爲管屬，頗知其土風。按曹叔振鐸所封，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之曹縣即其地也。曹在古爲小國，而在今爲大縣。其地近河，土豐而物饒，史稱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故在春秋時，國小而富者，莫如曹，乘軒者至三百人。其君如此，則豈不以其土饒而易驕也與？至讀《鳲鳩》之詩，想見其所謂淑人君子，其儀一而心如結者，則又以爲曹以小國而有人如此，豈非多君子之驗與！其後明王不作，强弱相陵，小國困敝，愾念周京，而《下泉》之詩所爲作焉，則又歎治亂無常，而盛時之不易逢也。今天下一統，聖明在上，山東固文獻之邦，而曹又大縣，漸染於禮教，無所謂土饒易驕之習，誠得人以司其教事，將所謂其儀一而心如結者，彬彬然繼起進用于天朝，不啻如三百赤芾之多。予將於奚君之行，卜之用書，以爲贈行序。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楊學訓序》 太行西來，戾幽薊而東，其北崇岡千疊，以限華夷。南向數千里，平川如掌。常山諸郡，譬則京師之前庭也。其被於向明之化也尤切，而漸於文教也尤深。嘗謂太行洪河之間，鍾其深厚之氣者，爲器與材，皆淳龐易直，以篤於義之所自得，而其教已成之後，歷千百年而不變。魏之風儉。魏，舜禹之故都也，儉何足以言舜禹？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舜禹之遺風也。唐之風勤儉質朴，而憂深思遠。唐者，堯之舊都也，勤而思遠豈足以盡堯？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堯之遺風也。蓋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也易，待其質之已散，而欲挽以反本也難。堯之時，百姓昭明，舜禹之時，三德六德，以至于九德之備，而莫不咸事。於時所謂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者也，教之功也。常山諸郡之於今，猶唐魏之於虞夏也。邢臺楊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遷真定。真定，常山附邑也。邢臺、真定，所謂猶國之前庭者也。仕不遠其鄉，官不易其業，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訓，取其已試於吾者，與其鄉人共講行之，則益信且尊。而居夫向明被化益切且近之地，吾見太行、洪河之間，器其深厚而篤於義之所自得者，皆進于唐虞九德之咸事，以答聖朝求士之意，其不在楊君也夫！其不在楊君也夫！敬因諸友之請，而序以期之。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朱學訓序》 餘杭朱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致其事。人問焉，則曰：「以儒爲官，古所謂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也，豈易居哉？顧人弗知耳。選士之令，貢得其人，爲主者之功，否則譴亦及焉。故凡積資待次，而歲一至于使者之庭者，每千百而録一人焉，始進於大廷。有司勸駕，所以優之，與制舉士等。又試而無駁放，始銓授爲官，以禮義教導爲職。其選如是之重也，其得如是之難也。吾則既得之矣，待罪以來，三署篆焉，董學褚公風采震一時，其許可至不輕也，首吾旌而巡公繼之。茲當大計，銓司不謂吾奉職無狀，徑從汰斥，乃以齒向遲暮，俯全其歸，吾敢不謂之榮哉？吾方自榮，今且別矣，諸君

何以教之？」於是邑校諸僚暨諸士咸嘖嘖多君，曰：「達哉先生！其本職事也古，其援今也確，其自量也真，其處退也有禮焉。」相與乞言於予，而予爲之序。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胡學訓序》 台郡觀海胡君，分教吾庠者六載矣，詔遷漳郡之龍巖學諭。其僚素波林君、乾齋奚君暨吾庠諸友以贈言見屬。予初接君，色温然，言若不出者。既而熟其言而行事，知君學有師授，而尤長於《春秋》。文法《史》《漢》，不道時俗語。其於志行之士，特眷眷焉。則君之操行，又可知也。今海内語文盛者，以三吴、兩浙、八閩爲首。君論秀於浙，筮仕於吴，遷官於閩，三地者其風聲相接也，是以君所至如素歷，而士亦與之相宜，因以轉移士習，豈不深有賴焉！竊謂今日文固盛，然文勝而不已，則實將不繼。實苟不繼，則文日工而道日漓，非所謂文也。竊謂莫若救之以質，質者，非謂質素而不文也，惇本尚實之謂也。昔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而遷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争之。夫使霍士上章願留之，可能也，使蒲士亦上章争之，不可能也。曹先生不過一教職，非有權勢施爲恩澤足以動人，而人無遠近，識與不識，其向服之如此，其必有不言而信者矣。餘於敬齋胡先生，以一布衣，今奉明詔從祀孔子廟廷，與王文成公、陳白沙先生爲等埒，此又豈有文章勳業、妙悟絶識、不墮見聞、默契道體爲能有異於世儒而驚動人之耳目哉！嘗莊誦先生之遺書矣，其言平實而淵深，未嘗苟爲異論，而皆體驗真切，有得於孔門之遺旨。因其言而想見其爲人，蓋薛文清公之流亞也。伏謂聖明此舉，尤足以興起士風，因胡君之行敬以告之，以胡君亦有士風之責故也。胡君其以爲何如？

王樵《方麓集》卷三《贈鮑學諭序》 四明鮑君自廣德分教遷主金壇教事，直躬慕古，振飭規條。患士溺科舉之習，藩飾日新，罔窮實理，漸失古人明經修行之意也，思有以反之，間過予而辱問焉。予曰：「然。昔孔子於禮欲從先進，竊謂於學也亦然。夫聖人之教，曰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六藝，文猶今也。博學焉而約之身，則仁、義、禮、智四者，無違於動静言貌視聽之間也，是之謂純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以之而各得其所也，是之謂純行。純其心而行從之，非有勉也，是曰忠信。文行不離於忠信也。然則教雖有四，其實一而已。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聖人所以教而諸弟子之所學焉者，此而已矣。夫子而後，教衰而學失，於是有文離其本而行乖其實者。詞繁則掩德，禮繁則滅忠，此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君子所以知魯風之衰也。自夫子欲從先進，而老聃者亦曰『禮者，忠信之薄』。夫孔子適周，嘗於老聃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若此，必有謂也。夫子固亦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若此者非一。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儉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雖殊而意實相發也。竊謂學者之弊，亦有似乎此。誠欲變之，在諸公焉。諸公之於士也尤親。昔石介直講耳，太學之興自介始。宣德間，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遷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争之，卒不徙。不祿之日，一郡罷市。彼蓋有不言而信者乎？明道程先生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天下事患無人耳，豈患無其時與位哉？吾故曰在諸公也。」

鮑君曰：「如公之言。某雖無似，敢不勉焉！」未幾，鮑君以考績趨兩臺，諸士謂予不可無言以贈也，次前語以授。

王樵《方麓集》卷四《贈陳掌教之辰州序》 昔之人謂周之士貴，以士有其實，而上求之也。謂秦之士賤，以士無其實，而徒以飾巧馳辯、繳能鈎利求售于上也。我國家設學養士，以其養而有成者爲之師，董以憲臣，申以璽書，惓惓以實學實行爲望，庶幾他日得其實用，兹與成周待士之意何異！而先年得人之盛，亦稱與《菁莪》、《棫樸》同風矣。邇來士行弗敦，辭尤好異，務實自重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朝廷形諸訓飭，亦既再三矣，顧場屋主司止能去取其文已耳，所以慎考其人，明示趨向，必有以挽而歸之于正者，督學使者與郡縣師儒之責也。

金壇在江南諸邑中，士風最淳，去先哲劉文清公、王正肅公之懿範未遠，其師傳又甚正。其辱臨教席于此者，又多四方之賢士。如廣右陳君者，兩綰學篆，單車來金壇，清約同寒士。凡事詳練，持正而有體，士心久而益信服之，惟恐其遷而去也。今年某月，得報遷主辰州教事。辰與廣右鄰壤，于君爲宜，自邑而郡，北面受業者益衆，君之教澤將益廣，是安可不爲君慶，且致願效之愚如前所云也！不佞昨赴留署，辱君餞送于郊，兹乃不得握手爲别，聊述此以俟君進成均，賓王國，再晤尚有期云。

王樵《方麓集》卷三《贈工學訓序》 潤之爲郡，民淳而事簡，疆里之廣、金穀歲入之數，學校弟子之額，不能三吴之什一，而風流之所漸染，吏治士習之弊，未

免乎同之。吏于茲者，必上郡之政是問是做，事上官、交賓旅、督賦稅，有不及焉以爲罪。子弟子茲者，必上郡之客是館是師，記誦之博、詞藝之工、被服容止談笑之絢且閑，有不及焉以爲恥。噫，弊也久矣！嘉靖乙卯，御史周君按部至，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乃咨于廷曰：「吏不廉，平民之殃也。二千石不察廉，爲不勝任，當免，故事也。凡爾所知，毋我隱。」僉以金壇訓導王某對。問其狀，曰：「自昔廣文號冷官，諸生歲時有所餽問以爲禮，而學官藉以爲祿。凡得此官者，先問其生徒之多寡，以爲其地之美惡。至則能頗以禮自將，不以有無疏數爲嗔喜，不假教督爲貴望者，已爲賢矣。而某則曰：『國家之祿我者，正以爲教其弟子之報也，而復私受于弟子？是以教爲貨也！』一無所受。且時視弟子之賢而甚貧者，與之共有無，曰：『我爲官也，視爾則不啻有餘矣。』其廉如是。」御史歎曰：「誠良吏哉！使斯人爲郡縣，其肯漁於民耶！」命從事具束帛，宴于公堂以旌之。繼而御史趙君以督學至，既集士校其行藝升黜之，咨于廷曰：「士無良師，習茲以靡。疇爲有實行，可以先士者，吾其彰厥善，以觀于衆。」僉又以某對。趙君曰：「嗟，吾聞之矣，其廉誠可以爲難哉！」僉曰：「某之善，殆不止是也。其學能旁通，而尤精於經。其治經不事章句，而篤於踐履。以親不逮養，衣苴食糲，將終身焉。每祭，哀不自勝也。有以知其孝。一子耕於家，而與兄之孤俱之官，有以知其友。」趙君曰：「有是哉！若斯人者，乃不愧乎爲師矣。」命從事具束帛，宴于學以旌之，且移檄諸郡，若師若弟子，皆以王某爲法。

嗟乎！世之居是官者，類以不偶於科第，不獲試於經邦樹績以爲憾，而豈知道之行也，有不擇於位哉！若王君之篤行，而旁足以爲吏勸，下足以爲士勸，則其獲試於時也，與爲郡縣者孰多？諸士欲得予言以張君，君奚俟於張耶？乃若御史風勵之義，則不可以不著也，故不辭而序之。

鄭紀《東園文集》卷八《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彖》曰：「童蒙求我。」是師道之具於《易》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師道之見於《書》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於是有司徒之官，典樂之職。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惟欲全其天之所付，以克肖乎天而已。孔孟既歿，師道隱微。坑于秦，黃老于漢，蛙鳴蟬噪於宋、晉、梁、陳之間，師道之不絶者一綫耳。隋唐以來，有河汾之高第，昌黎之《師説》，而師道漸始復明。吾祖莊靈淑三先生，倡道南湖，實相後先。至于有宋，若濂洛關閩之淵源，泰山湖蘇之教法，而師道又大明於世。吾莆學者雖宗宋儒，實南湖之啓發也。朱晦庵嘗云：莆陽惟有鄭夾漈，讀得天下八分書。夾漈即南湖之孫子也。逮入國朝，法古制治，以人材爲先，君師養蒙之道，復還今日。於是天下府州縣，俱建學立師以養之。其敕諭提督學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吾莆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師儒之職，南湖孫子殆居其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業於予，繼從其伍兄鄉貢進士廷容，又與廷容之子今涇縣學訓導大和爲家庭師友，於師道固已知其大都矣。

然予少游鄉校時，猶習洒掃應對之禮，今則易以破承對偶。既長，遊邑庠，猶宿齋會饌，尊師處友，以修敬長愛親之職。今則易以誇耀時文，奔走捷徑。其於古人大小學之功，一旦掃地無餘矣。予嚮年於兩浙於國學亦嘗以上古聖神、國朝時制之法小試一二，言者謂予在浙江貽患於一方，在國學貽患於天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予未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試，人或以爲貽患於池，欲因其破承捷徑之習，非惟得罪於先聖，且得罪於聖明之世矣。廷秀其將所擇焉？

羅玘《圭峯集》卷二《送高司訓之任靈山序》 今天下之士於藝場之習，惟閩中爲專。蓋非其父兄師友之所源流，必其里閭之所鼓舞也。故其民之材質可以自見者，恥爲其他，而必趨于是以爲貴，久而成俗。其幸遇焉而取高第、爲達官者，亦易之不以爲詫。僅而常員冗職，洎一命之榮者，亦無所榮辱詆羨於其間。而或窮以齟齬者，固咨嗟悼惜之，卒不至於訾而笑且排焉。一藩之郡八，三年大比，制數九十名，閩與莆居其什之八，餘六郡取足而已。至於上春官，策進士，亦視以爲差。其專而成俗，有以哉！

高君惟崇，閩人也。今年自南太學來謁吏部選，吏部偶銓注之，乃往訓導靈山。靈山，廣之僻縣也。訓導官雖清，然於地爲極散，居僻縣，在散地，閩人視之，固亦窮以齟齬者耳。其仕于朝者，苟知惟崇，孰能不惜之？豈不以惟崇爲閩士數十年，其業非不專也，其爲士也，尊府僉事君實選於衆子中而命之，其材質非不可以自見也。自僉事君而上，三世皆進士，爲給事中、爲別駕、爲丞、爲教諭、爲訓導又幾人，其源流非不深且長也。以可以自見之才，承深長之澤，而又鼓舞於專習之俗，蹈夫常利之轍，惟不至達官，則亦已矣。占一第而常冗之員固可坐而得也，曾謂於其九十名者亦不可得，浸尋以瀕於老，僅拜一散漫之官，而又于窮僻之鄉。同地也，同業也，又得無介然於懷耶？

吾友鄭叔昭爲予言其事，予聞父老言：景泰中，僉事君來督學，其教到今可誦也。而靈山得其子教之，惟崇固爲失矣，靈山獨非得乎？取諸此而加諸彼，又造物之妙不可得而知之者也。叔昭喜，書予言以慰其行。

《明英宗實録》卷一六三《正統十三年二月》〔戊辰〕監察御史萬節等言：「朝廷興學校，養賢才，其于師儒之選，類非一途。或取用舉人，或保薦儒士，或考除監生。然儒士、監生經學不精，非惟不足爲後學之師，亦未免於濫舉之弊。其每科所取副榜舉人，因厭教官卑冷，告入國子監讀書，有告兩次三次以上者，有年三十、四十以上者，皆不就職，務圖進士、歷事出身，以致天下教官缺員數多，生徒無所楷範。乞敕禮部，今歲副榜舉人加倍多取，其年二十以上者，務令就職。庶師道得人，賢才衆多。」命禮部議行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六四《正統十三年三月》〔丙申〕禮部言：「舊例，副榜舉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授以教職。未及者，或依親，或入監讀書。近例不拘年齒，但願入監、依親者皆聽。今副榜舉人司馬恂等四百一十三人俱願依親、入監，劉曛等一百八十九名願授教職，宜皆隨其所願。」從之。

羅玘《圭峰集》卷三《送饒及之分教望江序》臨川饒及之往分望江縣之教。及之在臨川，固魁梧奇士，少壯時，每三年必以《禮經》與十三郡之士角。《禮》之士不及《易》、《詩》、《書》三之一，故皆聞及之名。及之固自負，士亦推許，若出一辭，曰：「及之其魁我乎！」至名出曉，及之竟寂然歸臨川復爲諸生。蓋自天順戊子至今壬子，其歸如是者十。而及之已如逐北之兵，不可言勇，抑志就貢而來，見予京師，日入二毛。予大愴也。予昔見及之北禪僧舍中，奋土爲砌，砌上種菊數十叢，對哦其間，若能遺外聲利。而且笑且言，盈盈于函丈間，皆來學者也。予察其無倦色，竊念曰：「教道固如是。」

然及之之學，必爲進士。進士例不尸教事，不可以抑也。及今二十餘年，乃甘與衰暮之士百十羣試教官于吏部，部糊名，翌日送院，院學士西涯李先生主校，予亦與焉。西涯得及之卷，不覺嘆曰：「是固進士也，烏得于是？」惜之而首列焉。部乃以教是縣，蓋優之也。夫翰林極天下之選，而西涯時又以文妙天下，未聞妄所許可，而顧於及之乃爾，視諸疇昔儕輩徒以附和一辭者，彼以耳，此以目，彼以私，此以公，脱然夐遠。借及之得一薦而與天下之士並逐於西涯掄揀之下，其於進士也，何足多耶？世固有遇不遇，皆天也，可慨也夫！雖然，予亦蚤識教道於僧舍矣。及之行也，尚亦爲國無倦！

羅玘《圭峰集》卷七《送萬良弼分教松陽序》萬良弼不屑爲學官，予已知之三十年矣。是官也，予雖陋，亦不屑爲之。故每三年，必與良弼遇省下試。試罷，輒不得願，乃分去。良弼與予皆然也。然予少良弼數歲而蚤衰，自分業左而數奇，且旦企踵數貢期，曰得則就翰林試，幸中選吏部，計其時爲四十餘，庶幾免白首經生名也。已而西人告饑，朝廷下便宜之詔，予已若羈鳥脱籠，信爾颺去。意良弼貨倍予百，年又過之，其往當浩然矣。而兀然安處就省試，尚如初不變。予於是益歎良弼之不衰，其必有遇乎。

予既官翰林，今年春，良弼貢至，嗒然悔其前之踽踽也。見予從諸冠裳之後，而賞予之知幾，且乞學官以畢志。予私怪焉，而又陰憶良弼始挾其從子奭遊臨川，奭，童子也，奇氣逼人，臨川之人爭迎致之，市兒巷婦以先覩之爲快。於時良弼父子間亦盛矣哉，其意氣勃勃，直握功名于指掌，真謂登金步玉，爲其家物也。自予望之，孰謂其亦依依棲遲，至暮乃爾。況飽意于一學官，又況忍置身於異途如予哉？然而天下之事，其素定之幾，伏於冥冥，如旭日晶晶，而或霧沱於夜，霏微冥迷，而忽夕照于西。此蓋聖智之所以不敢役心于得喪，惟於其所遇而安之。良弼今始知之矣。是夫果以試得處之松陽，頎然巾服，若尚少也。入予室，辭去。予知松陽之士比亦有連蹶未振者，良弼心念是吾也，慰安之，有率爾攘臂自喜者，良弼固器之以爲己地，且將懼曰：慎毋爲吾哉！良弼是心，惟予知之，因書以贈。

《明英宗實録》卷二七五《天順元年二月》〔癸卯〕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錢璡奏：「賢材之昌，必本于師道之立。國朝學校之師，皆取副榜舉人爲之。近因副榜舉人不願爲師者衆，乃以歲貢生員及薦舉儒士爲之。夫歲貢生員多序庸腐之流，薦舉儒士多臺省引援之人，學無寸長，試幸一得。彼惟能計會生員之節禮，追索齋夫之月錢而已，豈能立師道而昌賢才也哉！乞敕該部，今年會試副榜舉人，精選多取，倍徙常年之數。除三十以下並歷事坐監六年以上者聽從不就，其餘悉送吏部選用。」從之。

文徵明《甫田集》卷一七《送周君振之宰高安叙》國家入仕之制雖多途，而惟學校爲正。學校之升，有進士，有鄉貢，有歲貢。歲貢云者，有司歲舉一人焉。鄉貢率三歲一舉，合一省數郡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舉人。又合數省所舉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進士。凡今之名臣碩輔，與夫建功植德、顯名當世者，皆進士也。故凡今之高官

要職，非進士不畀。進士尚矣，其次則鄉貢。鄉貢率起自冗散，其得邑往往鄙小，其畀授率下進士一等，其能建功植德、自拔而埒於進士者，蓋有之矣。然非銖積寸累，矻矻自守，鮮不敗者。非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不得顯官，而浮沉常調、終於下位者比比也。故有志當時思自樹立者，往往厭薄不屑，必需進士以升，此其所志良是矣。而君子所恃以自見，乃有出於進士顯官之外者。

余少隸學官，同遊之士無慮百數十人，而與余同志者才三數人。三數人者，其氣同，其業同，其發爲文章、著於行义與夫羣試於有司無不同者，蓋莫不憫然思以自見於世也。故一時之人所望而覩其有立，未嘗不在三數人者，周君振之其一也。既而三數人者以次升用，而振之數試不利，竟以鄉貢從選調，得知瑞州之高安。振之在三數人中，其名獨盛，而滯於學官爲獨久，又不得進士而從選調以去，故知振之者莫不惜之，謂且不屑也。而余獨不謂然，何者？其所恃以自見於世者，在志、在氣業、在文章行义，而非以進士也。且國家所謂隆進士之科者，豈不以其所業哉？其業則經史也，言行也，修治之具，聖人之道也。是皆學校之所講習，固鄉貢之士之所同也。嗚呼！振之之所志，猶夫進士也，而其所業與其所求而至者，猶夫進士也，其自拔而埒於進士也何有哉？若夫銖積寸累，屹屹自守，固其所素負以自立者，而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以獵顯官，則有命焉，而非振之所能容心其間，余固不暇爲振之道也。

高安瑞之輔邑，在江右爲劇地，前此皆進士領之，今授振之，經國者固以進士望吾振之也。振之行矣，其無以鄉貢自畫。

張吉《古城集》卷四《送張太璧司訓古田序》 凡有國者，必建學校，陶養人材，將以登其俊民，而黜其不率訓典者也。揆古若今，或統於大司徒，或典於大宗伯，必作之居以專其啓處，樹之法以一其趨向，設之師以司其訓迪。願治之君，必由茲道，以成其功。所謂禮義之宗、風化之原也。故治之興替，繫乎人材。人之賢否，本乎師道。予嘗怪古之論師道者，或專以解惑一端爲說。夫人有惑，因而解之者，師之一事耳。苟以師道爲止於此，恐有未盡。仁義之精華，學問之淵懿，容止之慎靜，議論之真的，君子見之思滌其德，小人見之思革其奸，其止解惑而已乎？世變不古，師焉匪師，以博物洽聞爲賢而不覈其實，以賦詩屬文爲工而不正其歸，甚則假簪組之榮，競刀錐之利，使士氣不振，日就萎薾，適爲敗倫傷化之資，則又歸咎曰彼不願學，末如之何，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火之燥煬，金之堅確，不言而人喻者，有其實也。善爲師者，非有符璽之徵而人信之，非有鐘鼓之音而人樂之，亦有道者服其心耳。彼以不肖之軀爲人標準，人其信之樂之乎？不信不樂，奚其式焉？於是自各以其意向爲學，若舍規以爲圓，棄繩以取直，間有合者，蓋亦幸焉而已，其於師乎何有？師道之難如此，其所關繫，矧又甚重。授之職者，可不慎擇其人，而受其職者，可不思所以無愧其實與！

成化二十一年春，銓部以學校缺員上聞，簡命天下所貢士而官之。於是大璧張君得分教福州之古田焉。大璧吾餘名士，業《詩經》，數舉失利。其於師道，蓋亦稔聞其說矣。舉而措之，教諸古田，必將大有可觀者。姑以吾言卜之也。

蔡清《虛齋集》卷三《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吾與仲平相識者二十年，相知者十年矣。吾之學不如仲平之正，吾之行不如仲平之堅，吾之制事，處家族、處鄉黨，上下不如仲平之剛以信。凡茲數大節目，吾皆不如仲平，乃僅有中進士作京官一節，爲先仲平耳。吾之所得，視仲平不亦末矣哉！吾以是自知，不可一日無仲平也。方幸其舉進士，來京師，而圖爲相依之計，冀或藉以少進焉，而仲平今乃以乙榜例授教官，得廣之揭陽教諭以去，吾甚恨失之。然仲平之授是職，初未嘗自以爲少也。吾意仲平所得者，其將於是乎昌哉！揭陽士風，其將自是益進於昔日之所謂盛者哉！是蓋人事一機會也。

文選郎吴公敬昆，揭陽人也，既得仲平以主其鄉邑之教，間以稽諸衆，衆多知仲平者，盛稱其賢。吴公乃喜曰：「吾庶幾能爲鄉邦得賢師儒矣乎！」凡吾之爲是言者，豈固以張吾仲平哉？吾誠欲揭陽人士知吾仲平之大概，庶幾其不以尋常爲祿仕者見目，而當有氣求聲應於舉子常業之外，以備吾國家異日爲棟梁柱石之用者也。吾又欲揭陽人士知吾文選之所爲鄉邦模範計者，有若此之拳拳，庶幾其感勵之心益有不容少緩焉者也。更欲吾仲平自是恒念文選及衆人厚望之意，益加凜凜其心，期他日大有以慰於文選及衆人者也。

行矣仲平！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亦可矣。且善自待之，如安定胡先生之在蘇湖，亦止一州學教授耳，而教澤被當時，餘芳流萬載，其不能自愛者，雖黑頭公、長樂老，其浮雲富貴，今竟何如哉？吾仲平於此固知辨之早矣，此則朋友相知之言也。

蔡清《虛齋集》卷三《送冷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予嘗竊以爲：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其可矣。何樂乎爲將相也？夫爲將相者，苟其道術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爲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機，坐使梗化

干紀之徒冰消風靡，脱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一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

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又往往出於日暮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爲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爲易爲，而不知師儒之難爲也。不知其難爲而爲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

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典一第。今以貢來試於殿庭及銓曹，皆高等，遂受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爲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爲言之，非以侈君之觀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爲何如耳？

蔡清《虛齋集》卷三《送邱教諭任滿啓行序》　丈夫生不爲將相，其爲守令乎？不爲守令，爲師儒可矣。古之聞人其爲將相者，發謀出慮，動爲天下回生起廢，或折衝千萬里之外，不負男兒七尺身也。是故君子欲之。然位甚高，責甚重才，亦甚難於負荷。守令雖位望少卑，據其職守，得以子其所部之民，民亦從而父母之，如龔黄卓魯，政使位不至公卿，財不供旦夕，然死有餘榮矣。守令視古邦君，其位亦未易至也。苟學問充備，操履端方，得後生俊秀而以其所得者分之，如胡安定諸老先生，其所養育造就，可以供國家累世棟梁榱桷之用，此其視爲將相者，抑亦何歉乎哉！今之欲爲守令者既不可必致，至於師儒之職，又往往有不願爲而出於强抑者。嗟乎！師儒古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使持其不願爲之心以爲之，則其所以爲教者概可知。而當路之人固强抑之，亦獨何哉？豈以教之所繫者末乎？且其所以不願爲者，或者以有司多不之重，而與之相響應耶？則亦勢使之然耳。此又有可論者也。

海陽邱某先生，成化丁酉舉廣東鄉闈。戊戌試春官，居乙榜，授吾泉之惠安掌教。方是時，先生春秋尚富，使復少待後舉，未爲滯也。而先生一舉即就，蓋其所樂爲也。故其至之日，教條一新，士類翕服。又得浮梁張侯德威爲之尹，動輒響應，政教相爲流通，以是學校精神視昔加數倍。丙午鄉闈，一薦得三人焉。惠安前此所未有也，謂出於偶然，可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教，惠安亦既有成績矣。茲先生秩滿，將奏績之京，惠安人士咸不能釋然於其去。張侯因合諸人士之意，使來桐城，屬清言爲之别。清故首爲舉師儒之可爲者論之，於以見師儒之職本無負於士夫，惟士夫當求所以無負於師儒如邱先生者，乃庶乎其可。然則先生自此升矣。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二《無錫縣儒學復五賢祠記》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益至九人，薇山虞萬發氏實釐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謂五賢。五賢者，爲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喻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實齋先生蔣公良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尤棟氏所爲記。

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者尤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猶夫薇山也。然而班簪如故，弗革益加。

某少游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辯乎？」蓋亟瞻亟興嘆，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居，以修我學宫。人或以是爲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盍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盩厔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爲堂四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祠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謂某實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

昔韓子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至十有八年，説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於是乎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爲其雜也，而以名實立辯焉，亦昔之君子之

志也。雖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丁丑八月朔，具官某記。

張吉《古城集》卷四《送曾東之司訓麻陽序》 國朝官人之法，士明一經出身者，得循例銓注。成化丙午，詔貢天下士集京師，與選者次第官之。時雲南所貢凡幾人，而景東曾君東之與焉。丁未秋，給符分教湖北麻陽。東之嘆曰：「久客上京，親養廢缺，懼抵官於法不得丐請，何以爲心？」乃謀間道歸省。居越月，將行，舊諸同遊陳儒輩數人，合辭請以言贈。

予惟東之既以明經舉，六經皆先聖格言，其所得者必多矣，復奚言哉？雖然，吾聞之，三代盛時，六籍未備，其爲教也專以禮樂，而必使人覘其簡牘以知其說，反諸身心以求其本，參諸器數以達其用，所以養其中和之性，而成其道德之風者，可謂備矣。逮夫論選之際，則又獨稽其行，以爲去取，誦記辭說無與焉。故當時士皆賢行，官無惡德，可與共成久大之業者，以教之賓之得其道也。周公作制以後，始兼授詩書，而其所以教而賓之者，固與禮樂無異。豈若後世專以誦記爲富，辭說爲工，而視本根若疣贅，漠然不相干涉乎？秦燬諸籍，漢興，始設明經科。唐宋因而不改，似矣。然與孝廉賢良、茂才詩賦、博學宏詞諸科並設，譬諸匠氏知以梗梓爲材，不能無惑於樗散，故雖有宋真儒輩作，卒爲邪說所擠，不獲柄用，正以所業異術，所登異途，國是莫定，眩於聽斷故也。孝廉雖得古者取人以行之意，然外經士以求之，是窮經之士不根於德，而優於德者未必知經術矣，不戾於古與？我朝悉罷諸科，專以明經取士，最爲近古。故士非堯舜之道、周孔之言及諸儒羽翼六經之說，則雖不讀其書，不論其世，非所病也。視前代兼録百家衆氏，以淆奪其心力者，其專與否，固有間矣。士生斯世，號稱明經，不能窮理正身，以待世用，徒剽竊章句，分裂訓辭以規利，倖其疏鹵可羞，不已甚與！東之知此，則其所以爲教，必可觀也。書以貽之。

《明孝宗實録》卷一五《弘治元年六月》 〔戊申〕吏科給事中林廷玉言十事：

一、天下教官，多由歲貢生員除授，不能造就人才。今後教官，俱乞于舉人中除授。六年許令會試。九年入選，但有功迹，俱量升在京在外職事。奏入下所司看詳以聞。

《明孝宗實録》卷二一《弘治元年十二月》 〔丁酉〕禮科給事中王綸陳十事：【略】

曰廣科目以崇文學。謂我朝三年一開科，解額有限，取士之塗尚未廣。乞斟酌量添數名。其歲貢生之爲訓導者，三年後宜考選，許其鄉試。【略】

曰嚴遴選以得真材者，謂各歲歲貢生員，俱以食糧年深輪充，取之既不精，及赴禮部，願就教職者試於內廷，又多傳遞懷挾之弊。乞擇之於先，痛革於後，庶教職漸可得人。

下禮部覆奏，以爲方今鄉試舉人額數比舊已多，難再增加。歲貢生已就教職者，亦不宜與學生徒一概奔走鄉試。餘所言多可採用。其曰體天心修實德者，惟皇上尤加之意。

上從其議。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徐元嘉掌教安仁序》 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其職之所繫，大而非細也。今天下士得預禮部試者，往往白首以待甲科，而恥於爲師儒，至以相訾毀。師儒之設，其端使然哉！官小則勢輕，禄薄則利微，勢利移人，雖賢者不能免。使師儒下有趨走之吏足張其威，禄之所入者足以周族戚及孤嫠，則固樂而爲矣。抑其晨鐘暮鼓，規規於訓詁文字之末，平時抱負，鬱不得伸，功名之士固亦不肯屑就，亦匪專爲勢利拘也。嗚呼，是二者，皆非也，是皆可爲世道慨也。若吾徐生元嘉，其免於是也夫。元嘉以宿學妙年，屈第乙榜，授安仁學諭去。衆咸惜之，而元嘉獨欣然以喜。其言曰：「吾家徒四壁，嚴侍見背，今適有禄而不爲慈親謀，是重吾不孝。且吾非惡夫甲科而故爲是矯飾也，顧所欲有大於此者。」即其言以觀其心，勢利功名，視如芥通，其與毛生之檄，殆同趨向，尋常尺寸之士，未易窺也。向予家食時，元嘉嘗從予遊。予視其動容，温乎玉之在璞，讀其文辭，沛乎水之東注。間探其志，則確乎不移，直欲嚮往以希諸古。予時於儔衆中，獨以孤鳳儗之，今則果符予言。元嘉往矣！藍輿迎致，旦夕承歡，其樂融融，固將卑槐棘而輕彝鼎，區區甲科之得失，烏足重輕！然宗族稱孝，於士爲次，元嘉止於斯而已乎？因其所已至，勉其所未至，礪行檢以爲身謀，嚴渠矱以爲門弟子謀，即是以悦乎親，則甘旨之奉，滌瀡之供，非徒口體之養，安仁士風，薰蒸鼓舞於感化之餘，出而用世，皆知所重，非吾元嘉，伊誰啓之？是則所謂善人多而朝廷正，庶幾皆可以無愧負，不於師儒有光乎！其或隨行逐隊，漫無警省，徒竊禄養之名，苟焉以玩愒歲月，則猶夫人也，於師儒乎奚取！吾固知元嘉必不爲此矣。

今制，凡師儒官六載，教有成績者，許復赴禮部，得與天下士角。以元嘉之充乎内而修乎外者，起而應之，必得甲科，躋華要，以展盡其底蘊。今日所就，詎

可爲元嘉量哉！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予敢以是爲元嘉異日祝。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鄭矩軒之任興山序》 國朝以明經取士，士由是途進者，非明經不取。然有遇不遇存焉。同治一經也，講解之精切，其説同，敷衍之明暢，其文同，或一試輒北，或累試而北，不知命者，往往歸咎於有司，至謂通塞由人，開終南之捷徑，植桃李於私門，惑之甚也。

吾友矩軒鄭先生元德，學邃而行潔，家庭之所授受，師弟之所傳習。甫以治《尚書》名于時如矩軒者，百不一二數，偃蹇四十餘年，僅以歲貢起。又三年，乃得一校官，迢遞萬餘里入興山。謂明經者必在所取，何矩軒之不遇耶？予未暇極論理數，遠稽古人，試即矩軒同氣之親，及門之士徵之。其兄元燦，郡庠生；元焕，儒士。與矩軒同時並稱，私試聯居首選，學者翕然從之。而元燦竟齎志以歿，元焕落落一布衣，且老，求如矩軒之小就，皆不可得，謂非命耶？所傳受，於其家如正郎于成縣尹士望，于其鄉人子弟如主政黄君俊、劉紹功、郡守朱與弼、郡倅黄汝爲、試政洪鳴雍，皆成進士；予姪重熙、予子重杰洎五六人，皆膺鄉薦。而矩軒反偃乎其後，相去迥隔，謂非命耶？

知命者不憂。吾觀矩軒胸次磊落，不肯少屈其平日正大之氣、嚴肅之行，要非富貴貧賤所能移易者。校官雖小，其責重。興山雖僻，其民質。矩軒之往也，身以爲準，言以爲訓，其所陶成，必有傑然挺出，取科第，躋華要，爲時名人，與中州並者。命能限矩軒之身，不能限矩軒之教。況高山大川自蜀來者，鬱乎九疑之峭拔，上插霄漢，浩乎瀲瀁之奔流，一瞬千里，皆足以豁人心目，拓其才而廣其量。矩軒之所得命，又能限之耶？予知矩軒者不告以自學教人之事，徒反覆乎命之一言，夫豈不知命不足道哉？蓋將以解夫不知矩軒者之惑，俾不例視以尋常校官云耳。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三《贈王司訓致仕序》 莆所謂文獻之邦也，仕莆者，匪政之難，亦教之難。匪政教之爲難，難乎其人也。有其人，則政譽四馳，聲教旁溢，其來也惟恐後，其去也惟恐亟，而繾綣不忍舍之情，往往於臨別見之。此人心之公也，可倖致哉！

予家食七年矣，歷觀夫司政教足以繫屬人心於不解者，得二人焉，覺軒雷孟升、我齋蔡希淵是也。嗣希淵而去者誰耶？休齋李子興、翠晚王裕夫，得無似之乎！裕夫峭拔自信，恥爲陰回奄媚之行。少不好狎，長益肆力于學。微言奥義，剖析其精，口耳誦説者見之，其容赧然。補邑庠生，私試每列優等，藩臬諸公爭致爲弟子師。裕夫嚴立條約，莅講席，正襟危坐，立門下士於兩隅，欽肅無譁。講罷，閉門不出。或貪緣至前，乞通關節，即厲聲斥之，立麾使去。其不可干以私如此，故諸公咸愛重之。以數奇，屢屈場屋，竟以貢入太學，銓授吾興司教。私喜曰：「吾不能隨計吏以角禮闈，而得試内庭，教名郡，吾願足矣。」始至，稜稜然人莫敢親。徐察之，心地皦然，不獨異，不苟同，不矯以外飾。於是門弟子憚其彊直，士大夫服其嚴重，郡之長貳亦以其不阿也異視之。然卒孤立難合，裕夫不恤也。齋居無事，書聲琅琅，如童子時。日以詩文自課，皆有體裁，可諷誦。與諸生講解經義，必紬繹古聖賢立言之旨，聽者洒然，莆邃於經者或讓焉。夫教人自自學始，裕夫好學，至老不倦，而其爲人與爲教，又足以厭服人心，宜其來也人幸之，去也人惜之。昔晦翁以青天白日，磊磊落落爲君子而歸之梅溪，裕夫，梅溪後也，其亦求無忝厥祖而肖其大也乎！顧予言不足爲裕夫重，而予友黄主静、林與平合謀於衆，必予言之屬，曰：「吾師意也。」予故爲序人心之公，以爲司教者勸。教勸政亦勸，庸知無因予言而興起者乎？裕夫之鄉有憲長伯韶者，予同年友也，其平生自許也不輕，裕夫歸與之遊，其必有合也夫。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林宗盛分教宿松序》 興兩庠文士歲應貢來京師，授校職去者，鄉縉紳例有言爲之贈。弘治己未夏五月，郡庠貢士林君宗盛實領安慶府宿松司教，行有日，地官主政陳君子居等以予與宗盛友善，肆以贈言見屬。

予稔知宗盛矣。林望于莆，爰自九牧，璨人俊士，相繼代作。入國朝來，若其族伯網齋先生之磊瑰奇特，從祖澹軒先生之温良博雅，皆以文章魁天下，隱然一時山斗。文印相承，科第踵接，一門羣從以經學負時名者，無慮十數。而尊甫長源先生隱居授徒，工於書畫，間作五七言詩，不事摹倣，亦自成一家。宗盛承奕葉文獻之傳，沉静寡慾，有志嚮往。甫髫齔，即嶄然見頭角，爲鄉先輩推重。比長，聞見博而學益充，文益肆，在行輩中莫與相軋。予淺且陋，過辱不鄙，往還論議，麗澤漸潤者十餘年，得盡見宗盛所謂文，説理精，考據審，辭既爾雅，意亦獨到，無沿襲鈎棘之弊。每私試，題目盤錯輪囷，衆愕眙相視，噤莫措一語。而宗盛命筆，洒然無窘束態，數百人中，屢占首選。予意其源流遠而造詣深，以舉進士，宜若俯拾芒芥然。顧亦偃蹇不售，僅以例授令職。而晚進崛起者，或反先焉，詎非命耶？惜其文者，咸謂之曰：「子年未中，身而文，士之網羅尚在，遲之歲月，以圖後舉，亦桑榆之收也，奚鬱鬱就此爲？」解之者曰：「《禮》有禄仕，子二親垂白在堂，得升斗之禄爲旦夕養，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也，就之宜。」予竊謂

不然。朝廷以文取士，校職職文教也，文之邪正，士習關焉，校職之設，失豈徒哉！今天下之文弊也極矣，高者鍛鍊雕琢，恣其詭險，必聱牙詰屈，不可句讀然後已，下者剿竊掇拾，務爲辯博，至蔓延草積，使讀者厭倦思睡，猶不自覺。誠得如宗盛者百餘輩，布滿學宮，以爲斯文領袖，剗其弊以返于醇，豈非士習之幸？而乃下擬於抱關擊柝，諉爲祿仕之地，非過歟！古之人嗇其施，昌其文者多矣，宗盛之應，固云弗稱，其文不既昌乎？況其所施未爲全嗇，獨不可以自慰乎？世固有梔蠟其文以徼倖一時，乃亟棄於既仕之後如棄筌蹄者，君子視之，猶蟣蠓也。雖擢巍科，都美宦，奚取焉？故凡膺校職者，雖慄焉恐負可也，遑恤乎他？宿松亦文邑也，予故於宗盛之行，爲語時文之弊，使之宿松知所取裁云。

宗盛之族子世隆、在實，從子希瀅、希範四進士，皆以文歌《鹿鳴》而起者，使聽予言，必有合也。試歸以質之。

鄭岳《山齋文集》卷十一《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莆黃先生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道立而人化之。又戴之，又思之，則又尸之學，祀之寓。無已之託，見先生之功之末由忘也。方是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壞壤栖，斷烟翳荒棘，閱有許多春秋，講堂齋舍，已易舊址。先生不可作。先生故祠，有司略弗舉。經生學子熟陶冶以出，少者嗣學籍，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青紫，無能外先生以爲明式。則先生之功末由忘，戴且思未之能已也。迺因當道詣學，而羣訴之。于是參議喬君縉爲立祠，御史曾君祿爲立石，布政使周君瑛爲之記。其又未之能已也，則又羣訴之。于是御史俞君諫爲立石，僉事陳君時憲爲求記於岳，刻之。

嗚呼！物之成廢弛復，無可得而知。人心者，無可得而强也。有可爲之勢而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宮章華，飛廉桂觀，竟化爲殘甍斷礎、埃壎莽蒼之墟，況以盈丈之祠，久就淪落，欲厚望其復之今無難耶？前主是教席與後是代至者，予不知幾人，無聞于位，與既去而忘爵里姓名者，宜多矣。有謀所以祠與記之，復如此耶？是可見先生之澤，繫屬人心，如是深以固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蜀人祀文翁至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敦尚實學，太學取其法爲法，故亦記于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與斯學相始終無窮也。

先生名諝，字聲叔，行實俱載周君記。今户部員外郎顒有風望，克世家學，先生孫云。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〇《送沈景和教豐城序》 成化庚子、壬寅間，予與沈君景和先後入學宮。於時景和年最少，質最美，詳雅端慎，而爲學甚力。其文章隨事説理，不爲支辭棘句，而讀之犁然當乎人心，一時輩流咸稱之。其後十餘年，予忝科名，登仕籍。又十餘年，而景和猶困塲屋，雖予亦爲君疑之。然每逢鄉人來，問其動静，初不異往時。養老撫幼，孝慈友弟之風，薰於閭里。每下第歸，閉門温故，未嘗出一言，亦不見有隕穫意，予又以君爲難能也。

正德丙子，應天鄉録至，得君名，甚喜。已而相見，亦恬然。試春官不利，長揖去。庚辰再至，始幡然謂予曰：「吾今苟有官，吾爲之矣。吾親老，吾年日益加，吾無擇焉矣。」榜出，名在乙等。而豐城學諭高君登上第，當路者聞君名，遂舉以代之。豐城，江右之壯縣，地大物庶，而人材亦稱之。衣襴挾册游泮林者，常數百人。科詔之歲，賢書薦名，亦數倍於他邑。近者南昌之變，密邇兇焰，而巋然無毛髮之染焉，非其人之知義，何以及此？夫鄧林之植，般、倕無選剔之勞，冀方之乘，王良釋蹇蹶之慮。何者？其素所蓄積也。以豐城之人材士習如此，而又以吾景和者爲之師，且繼高君善誨之後，其有不言而喻、風行而景從者乎？吴楚之江山，豫章爲勝。西山南浦，落霞秋水之景，王子安之序，讀之使人神往而心馳。而君行盡覽之，遡章江，登鳳凰之山，企來儀於簫韶，南望堯祠，想協和時雍之化，庶幾與諸生親見之。而龍光神物之異，姑在所略。則所以舒發其心胸，凝定其志慮，使人安學而親師、樂友而信道者，豈止操縵博依之間而已邪？

予既重君之爲人，又喜君之宦游得文物詩書之地，而江山之好，又足以供登望之樂，色笑之資，方將歌棟梁榱桷之篇，以繼王褒之頌，而遠遠離索之懷，知不足復爲道也。都亭之餞，既以屬君，退援筆而書之，追納之行李，以爲贈。

康海《對山集》卷三《送大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遽別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以予爲言贈先生焉。

夫師生之際，教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者先要結而後軌則，昧理者崇虚飾而乏精典，茲二者，其始也覩焉若親，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而其究也，溷溷焉，興怨焉。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物誠而形，本實而茂，自然之應，不可强也。上以僞劫其下，則下以詐姦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持此以往，將安極哉！

大復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教化廢壞者，上下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壞亡救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具以科

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乃何者恇恇惕惕若前日耶？」故泛者畢定，傲者畢諧，崇其實而脱其僞，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

夫諸生欲贈大復先生歸，而予泛及其事如此，略情而弗言者，蓋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教化之責者，其理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已事。今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教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行。豈孔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慎也。安有高宗爲之君，而説終傅巖者也？蓋有疾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予言，贈先生焉。

康海《對山集》卷三《送邵銓序》　崖州邵某，以禮部乙榜除爲來賓教諭，將行於官，其友翰林吉士黄子實以予述序以贈。

邵君有氣岸，能尚志，由由然合於古人之道也。夫以文字試禮部者。凡試幾四千人。四千人者，皆取於其鄉，亦數千人。摘而舉也，而但以三百五十人，其舉若以遺矣。意而欲同焉，字字而欲稽焉，繩尺法度錯出而欲亡有背焉，其豪放不羈者故恒弗逮也。

邵君勉哉！夫士固當欲有以遇也。遇其人矣，不能有以立遇之道，夫猶不遇而已。夫繩尺法度，雖非所以盡士者，顧求之者率是用焉。苟豪放不羈者稍自裁損就之，則天下莫敢京也。

邵君勉哉！儒學之官，雖古人所重者，吾無以願邵君，知邵君所負者厚，可以有爲，使國家風化於世者益隆也。雖然，吏部所以予君來賓，謂宜可以小試君也。來賓之教果弘而弗庸焉，則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矣。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而於其身乃猶有弗遇也，兹可以謂命而已。然而如君之所負者，固未有終其身淹也。

崔銑《洹詞》卷五《張訓導贈言》　張吉氏遊崔子之門十有二年，其器朴以篤，其談經敏以密，不獲薦於有司，以資久貢。已乃訓導澤州。將行，崔子過而謂之曰：「夫人罔自重，斯召侮。罔自彊，斯召辱。學官秩下禄微，不得治民事，持政權，世目爲冷官。士非内有家累者不屑就，其自卑俛亦甚。若知其有重且大者乎？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士之舛，教不立也。夫隊仗以爲文，剽括以爲博，獷狡以爲行，倨慢以爲豪，變詐以爲心，則學爲壞才之肆，而官乃甲亂之主矣。爾惟彝典是倡，爾惟忠信是基，爾惟孔訓是稱，爾惟古雅是文。今天下之陂尚興焉，鄙常而好怪，朴散而滋漓，其言眇昧不可詰也，其行污鄙不可覆也，其心術險闇不可憑也，將無貽國之憂乎！澤，君子鄉，宋程氏伯淳嘗令晉城，其風烈有可知者與？有，則籍以示我。」

韓邦奇《苑洛集》卷一五《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全禄養事》　謹題爲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全禄養事：據山西平陽府蒲州猗氏縣儒學申「准本學教諭宋剛關等因，備關學司，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孤身遠任、不能禄養、事干切己緣由，理合申乞裁照，轉奏調任施行」等因，具申到臣。看得所申教諭宋剛關稱母年八十，相離原籍二千餘里，家貧不能顧養，乞要調任附近，以便養親一節，爲照本官家貧親老，爲禄而仕，今親年八十，原籍去任所二千餘里，辭禄而歸養，則貧無以資，就禄以迎養，則力不能致，心實可哀，情非得已。況我國家設官以來，司教之職亦有除授本省者，改選附近，法亦相應。仰惟皇上躬行大孝，以化天下，天下臣民歸其有極，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宜乎本官於此不能自已也。伏望皇上憫其孝思之心，體其不得已之情，敕下該部，將本官改選附近地方。如此，則不惟本官仰荷皇上曲成之德，圖報之誠，益加效竭，而凡爲人子者，亦將益興其孝矣。

緣係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全禄養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旨。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二《贈允昭黄先生分教義興序》　閩學之興于今人，必曰自泉之蔡虚齋。虚齋學本性命，於事物必通其曲，演朱子之緒而風士，教吾江右之學，亦云爾者。虚齋董學政，士固黜乃心而丕變也。良勝最不善變，幸與之進，未能領會要妙，而虚齋不可作矣。夫有所啓，未竟所受，益所慕莫知所從，故思見閩之士猶虚齋也，而況泉之士乎？泉之士盡虚齋也，況親炙而友之者乎？然亦難於遇也。

去年秋，初官刑曹，親黄子希仁，莊而雅，默而有容，以爲虚齋矣。希仁曰：「子未見吾兄子應期乎？」今年秋，調官選部，獲侍應期左右，惟所適，温而文，博而毅，以爲虚齋矣。應期曰：「子未見吾大叔允昭乎？友虚齋最久，樹惇而栗，無逸言笑，吾同輩事而憚之，曰焦先生。近以貢來矣。」亟造希仁之館而省之，迺知應期示以虚齋也，方意必得所從，虚齋之教可以竟受，而允昭拜命，分教義興，遂悵然别去。

嗚呼！天何假良勝於奇遇，而迺致私怨於亟去耶？其以良勝之遇希仁、應期已足爲虛齋者耶？又欲成彼之爲希仁、應期者，使遇天下如良勝者耶？義興之士，固有欲爲希仁、應期者耶？亦有亟欲一遇如良勝者耶？又況焦伯强鄰治之遺風有宜於允昭者耶？朱子謂商老開性命道德之指，而義興士知所學，虛齋之學其所也，孰謂今有異於昔耶？然則允昭之去，行虛齋之學也。虛齋之學，朱子之學，古之學也。古學之行，使人曰天下之學興自泉之蔡虛齋也，是希仁、應期之志也，亦良勝之志也，尚敢致私怨於允昭之去也哉！

沈鍊《青霞集》卷一《送朱梅泉赴東鄉縣博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廣勵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蓋余亦然。夫學官博士，官不至軒輿，禄不踰百石，周旋俎豆之際而躡足贊序之間，其修明怠弛，算效而計功，離於民事遠矣。而天子以陳諸詔令，學士大夫之所以搤腕而太息者，何哉？夫人之薄識淺見，謂學校之疏於郡縣，官司之散於守令，而章縫之士之不如耒耜之徒也，而不知先王之意微。農夫之在畎畝，手足之胼胝而耳目之不精明也，何以率導哉？故學校者，先王之所以導民之耳目也。班固敘述《儒林傳》，其所著記大率多明於經術，居博士之官。其時博士如高堂生、夏侯父子、鄭玄、孔安國之徒，弟子率數千人，鼓篋而問道，用能至大官名秩，建著勳業，而諸公亦名聲垂於竹帛，赫然至今，可謂光榮矣。何則？庠序之尊而校官之分置重也。

梅泉先生，余鄉之篤行有道君子也。弱冠明《春秋》，教授於鄉，四方之來學業者，户外之屨滿焉。顧久不第，以歲貢士赴京師，迺領鄉薦，乞恩爲學職，於是將赴東鄉也。諸所遨遊縉紳冠帶之流，相與出而餞之，或爲先生不滿。余固惜先生之别，而樂先生之有兹行也。夫豫章之材，不必以建明堂、施宗廟，然後能盡其用。驊騮、緑耳之馬，不必歷險阻、馳峻坂，然後能致千里也。士固有遇不遇，然遇而驕凌，不如不遇而震奮，況未爲非遇者哉！弦琴而諷誦，鋒鏑之端消弭於道路，揖讓之雍容，五官之政令從之而順序，校官分置之重，亦以昭明矣。先生之往東鄉也，諸弟子釋菜而後見，雁集魚貫，朝而升諸堂序之間，相與研六藝之指歸，究三墳之大道，極天人之分際，顯皇王之正誼，令典章而道業焕然光明，如日月之在霄漢。由是風教行於諸俗，羣材顯於大庭，珪璋令猷，而顯飾王路民事之要領，孰大於此？則先生之功名節概，固且與游、夏並驅，況孔安國之徒哉！夫不易時而進德者，志義之士也；不越位而成名者，通達之材也。《詩》曰：「多士克生，王國之楨。」惟先生幾之矣。

學生

陳謨《海桑集》卷五《贈蕭季常序》 縣學生蕭季常將陞大學，來請言。夫脱略艸茅而縱觀山河之勝，被服韋素而周旋冠冕之間，馳逐雞鶩之場，以超遥鳳麟之囿，人固豔子之榮，必子且貴矣。抑傳有之：「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思其所難爲，則將捨其故智，以培其德基，發其令聞，如是而已。吾老矣，自顧無以補吾子萬一，然信其必善學也，必有立也，故序以壯之。

《明太祖實録》卷三二《洪武元年七月》 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曰：「陛下天縱聖明，神武不殺，數年之間，掃除群雄，江南悉定，閩廣俱平。取山東，定河洛，易如拾芥。雖因天授，實由聖謨。今惟皇太子國之主器，四方之所仰，望宜於此時擇忠良之士，與之居處燕遊。其侍御僕從，亦必選小心端正之人，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知前代之興廢，辨人情之邪正，究事理之得失，考行己之是非。如是，則進修德業，日就月將，善人日親，邪人日疏，福被兆民，萬世永賴也。國本既固，又必廣求人材而用之。今之所用人材，其學業才能皆由積習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今不培之於將來，臣恐數年之後，壯者已老，少者未學，陛下欲求人材，何從而得焉？方今莫若於府州縣開設學校，置立學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之子弟皆教養之，庶不失他日之用。」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五《臨江府清江縣儒學題名記》 臨江江西屬郡，清江則邑之望也。其山水明秀而風氣清淑，人生其間，皆尚禮教而謹憲度，勤生而知分。其爲士者，習詩書，談仁義，苟有才具，則思效用於時，而以不用爲恥。故當今盛世，遊學校，縉紳而列於士君子之林者，比比有也。清江儒學之建，自洪武之初已然矣。士之來學者，肩相摩，踵相接也。賓興之歲，得以所學登仕籍者蓋多矣。題名之記，所以著其美而勸將來，傳之於不朽也。然有志之士，亦豈待於勸哉？今蒼梧唐侯昌來爲清江令，而上虞貝昫爲教諭，又得太平邢寬、餘姚錢英爲訓導以佐之，故相與謀曰：「興學育才，聖治之本也。有志於學者，雖不待於勸，然亦有勸之而未見其成者，此誠豈不用勸哉？且由初科至於今，題名之碑亦有未備者，無乃缺於是與？」命工考其缺略，刻之石，而請予爲記。

予謂臨江文獻之地，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其軍，子荆國文公實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而二劉三孔以博學宏材、德業之偉儷美於當時，足以繼古人而儀後進，輯而傳之，以垂不朽，豈非郡邑之美觀哉！抑嘗聞之，魯叔孫穆子論人之所以不朽，惟貴乎有立，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立者，卓然名世，傳後雖久而不廢也，此之謂不朽者。唐侯爲令，而得廣文貝昫等理學事，政教之美，足以成朝廷育才圖治之盛心。又立石題名，而期以遠大，則凡學者，可不益勸哉！

予與昫之尊府爲同年，故昫以記爲請，予老且病，不能辭，勉爲之記，亦因以示勸云耳。

陳謨《海桑集》卷五《謝維高升太學詩序》 平川一小縣，而在贛爲上腴，絲麻穀粟之利，行乎四方，竹箭皮革之美，被於上國。其民亦多秀而文，碩而茂，蓋維昔然矣。在唐時，則有若鍾紹京，名在旗常，功著社稷。在宋時，則有若李君行，學行純懿，爲世羽儀，其尤表赫顯顯者也。夫平川有如是之先正前烈，故士生其間，資稟超軼者，感慕興起，樂於爲善，而常有以致身於不朽，其次亦足自表見於時，又其次亦不失爲善士。嗚呼，其可敬也夫！

余嘗應大夫之聘，一至其邑。其來學之士，有謝嶽維高者，質醇而稟厚，內剛而外謙。讀《書經》，通其閫奧。習經義，要其指歸。達於體用之學而不滯，適於時用之宜而不浮，可以爲善士矣。其於學校，可謂不辱矣。洪武十二年八月，有旨：州縣學生員在學年久，學通經術，善爲文辭，容貌端莊，行無玷缺者，升入大學，教而官之。而平川大夫以嶽爲首選。嗚呼！在於鄉學卓有令譽，則夫蜚聲於壁水，騰躍於天衢，固其所耳。

雖然，嶽其勖哉！抑抑乎其進之恭也，恤恤乎其守之嚴也，沉沉乎其思之長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事如有所不及，使道之未充者日益充，行之未果者日益果。見聞日益廣，而出於尋常者萬萬；交游日益多，而得於名勝者肩相接也。上以副聖君賢相樂育之盛心，下以慰平川大夫士之願望，而遠以紹鍾令公、李先生之高風芳躅也，顧不偉哉！既行，拜余於青原，故書此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蘄水縣鄉貢進士題名記》 國家於郡縣皆立學，擇其人之秀者，使之學乎其中。妙簡師儒，以任教事。而郡守縣令飭勵焉，務有以成其德，達其材。藩省每三歲，則興夫賢者能者而試之。其得名薦書者，謂之鄉貢，而升之禮部。禮部會試而取焉，以奏之天子，而對揚乎大廷，然後謂之進士，在其選者蓋榮矣。今之取士不止於一途，而惟重學校，尤莫重於進士之科，豈非養之厚，教之備，擇之精故耶？然天下之學多矣，其人之登名薦書，取進士，效用於當時，垂裕於後世者已不少，其或歷數十年而無一人與於是者，豈獨其人之咎哉？教之不篤，飭勵之不至也。

蘄水，黃州屬邑，環其地皆有山，惟蘭溪一水，繞縣治以達於大江。故其風氣完固，民俗醇厚，悅禮義而好詩書。國朝興學以來，士之名薦書，取進士者未嘗乏，然其間有隆有替，則繫乎師與令之賢與不賢耳。正統己未，番陽胡侯奎舉自教官來爲令，既施惠於民，而尤加意學校，盡其所以飭勵之道，而士益知奮，相繼以科目顯。胡侯又思振起於將來，考求前進之士，得元劉復心以下，至於今若干人，盡刻其名於石，而立之學宮，曰：「後之覽者，必當有所歆動而思繼述於無窮。」胡侯之心，何其至哉！

夫立學以造士，而以科目進之，使得位行道，士而遇此，可謂非常之幸也。當夙夜匪懈，誦聖賢之微言，求其所以善乎己而裕乎人者，庶幾不負朝廷教養之意與胡侯勸勉之心，而刻名於此者，將繼繼無已而亦永永有耀矣。

雖然，予聞之，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屈子，楚之先賢也，其言之可法，當益信於楚。勉盡其實，豈非爲士者之所當務哉！

胡侯求予記，故爲序以告之。

陳謨《海桑集》卷五《贈袁叔異入國學序》 吾鄉故家文物，凡數姓，而袁氏最著。曰文煒者，以《天子與日月並明賦》偕兄樵同登紹定榜。其子灝復以《天子純德天定位賦》世其科。而樵之兄弟若椿、若櫟，亦皆先後馳聲，名列進士榜中，載在郡庠碑刻，班班可考，斯亦盛矣哉！灝之子公鼎，當元之初，隱德弗耀。公鼎之子啓東，際皇慶、延祐盛時，甘肥遁以老。其子則復初也，與予同學。然皆不得志於場屋。復初子彥聖也，際大明興運，爲太平幸民。於是縣選其子叔異入鄉校爲弟子員，而彥聖亦幸其子之周旋乎衣冠俎豆，從容乎揖讓進退，上以紹奕世之箕裘，下以啓方來之簪紱，其必在是矣。

叔異砰乎其爲資也，煥乎其爲表也，鑿鑿乎其制行也，軒軒乎其立志也，碩碩乎其務學也，蓋已秀出乎等夷矣。洪武十五年，皇上以胄監新闢，學舍增廣，取郡縣生員以實之。西昌之學起者七人，而叔異在焉。是行也，吾知叔異近有以光其高祖父敷遺之休，遠有以紹其六世、七世祖武之科名，不斬之德澤，固有出於同時同門之右者，不其偉歟！

因府學生員蕭李常爲叔異求贈言，故叙其世家以期之云。

《明太祖實録》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四月》 己丑，禮部言：「兗州府曲阜縣歲貢儒學生員考不中式，請以貢舉非其人坐知縣孔希文罪。」上曰：「孔希文，聖人之後，勿問。」

《明太祖實録》二四九《洪武三十年正月》〔辛未〕詹事府右春坊司諫袁實建言三事：

其一曰：天下生員定額，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比先定制，府學一年一貢，州學二年一貢，縣學三年一貢。其充貢雖少，而儲材實多。比年府州縣同于歲貢，所以經學不明，未知文理者日衆。宜仍前例，以蓄其材。【略】

從之。

《明太祖實録》卷二五〇《洪武三十年三月》戊戌，禮部侍郎張炳言：「今考中歲貢生員葉憲等七百二十三人，已送國子監肄業。其不中式一百十八人，遣歸本學，停膳肄業，教官、訓導及提調官例皆罰俸。」上曰：「師不嚴訓，有司失於勉勵者，罰如例。諸生不中式者，且遣歸肄業，勿停其膳。四川生去京師道遠，往復實難，可留國子監肄業，勿遣。」

《明宣宗實録》卷四八《宣德三年十一月》辛未，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昨日廣宗縣奏訓導、生員囑公事，通賄賂，朕已令法司逮問。朝廷建學養士，望其成才，以資任用。訓導居師表之任，正當謹守禮法，以率諸生。使人皆如此，賢才何由得成？卿等宜申明舊章，嚴加戒飭，以副朝廷教養之意。」上退朝，御文華殿，及侍臣問曰：「國家恒欲人才足用，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曠職，何也？」侍臣對曰：「人才出自學校。學校興，不患無人才。人才衆多，則官得人矣。」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材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親者，於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政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明宣宗實録》卷四八《宣德三年十一月》丁丑，擢廬陵縣知縣孔文英、黄州府學教授趙奎、霍州學正張杲德、清縣學教諭尹鏜、蒙陰縣學教諭余濯、山陰縣學教諭袁海、蒲圻縣學教諭朱鑒、萬載縣學教諭董匡、新樂縣學訓導李懋、富順縣學訓導楊禧、南陽縣學訓導王質、遂安縣學訓導張政、新建縣學訓導方端、臨安府學訓導白圭、鄭州學訓導潘岳、江都縣學訓導張勖，進士揭稽、謝衡、施信、胡器、鄧榮、高舉、熊翼、張琦、章聰、王讓、丘俊，監生强敏、梁軫、趙敏、郭原、陳懋、程富、張鏞、李志、唐琛皆爲監察御史。文英、鑒行在浙江道，奎、李懋行在河南道，舉、翼、琛行在福建道，杲、衡、信、陳懋行在江西道，勖、榮行在廣東道，聰、讓、鏞行在廣西道，禧、俊、原行在四川道，鏜、富行在陝西道，海、質、岳行在雲南道，政、稽行在湖廣道，濯、琦行在交阯道，端、圭、志行在山東道，强敏、軫、趙敏行在山西道，匡、器行在貴州道。先是，右都御史顧佐奏舉進士、監生及聽選知縣、教官凡四十三人才堪御史，上令於各道歷政三月，考其能否，第爲上中下三等以聞。至是，佐考校上等知縣孔文英等十二人，中等教諭楊禧等二十四人，下等董敏等七人。上命上等、中等俱爲監察御史，下等再歷三月，考其賢否，具以名聞。因謂佐曰：「人才高下不齊，使練習之久，加以考察，彼將自奮，而皆可用矣。」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送高進之入學序》癸卯秋，余見黜於有司，歸而上洋高生企奉其父命來從余游，視其貌，温如也，聽其言，訥如也。已而察其行，如其貌與言。扣其所讀書，若獨繭抽絲，纚纚而不亂。余知其可與共學者，自是日相得，盡其愚以告之。而生亦以余望之厚也，早夜鑽礪，不半歲而能文章，下筆翩翩多可喜者。丙午秋，余復黜於有司。越明年，而生角藝於憲臺，遂補其邑庠弟子員。首尾三年，余再黜而生凡再進，其時與事之相值，若有數焉。苟然與又，安知余非待生而偕進者邪？

生之當往入縣庠也，以去余遠，徘徊不欲行。余慰而遣之，曰：凡天下之庠序，皆學也。凡天下之士，心志同而聞道先者，皆師友也。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于四方。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以生之才，且將翱翔于九州，以友天下之善士，況父母之邦，百里而近乎？上洋號素多奇士，負材能、仗氣節以馳騁於當世者，前後相望。生於余之愚且不難於屈體焉，而況於其賢者乎？以好善之誠行四方之志，雖不識子，猶將有以益子，而況其同志乎？子行矣，子無局局於此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以規矩律身，以周敏幹事，以平實爲文章，而又嚴敬以事上，謙恭以待人，不没没於庸流，以成父兄之志，此吾之望於子者也。子行矣，子無局局於此矣。

於是其嘗與游者聞之，相與崇酒載肉，賦詩以送，録余言以冠其端。

孫緒《沙溪集》卷一《贈廬墓孫生服闋歸邑庠序》廬墓非古也，中世有所慕而爲之也。孔子没，門人築室於場，相嚮而哭，此廬墓之始也。父生師訓，事之如一。漢以降，墓廬班班史籍，慕杏壇諸賢而爲之。然非中行也。賢者之過，過於孝者也。故典禮不載，觀風不上，即上，亦不表宅里，而聖賢亦不以爲訓。然

則不欲人過於孝乎，胡爲不以爲訓也？慮其不可繼也。先王制禮，欲賢者俯而就，必以賢者之過律人，則孝德寡矣。今胡爲猶爾爾也？情也。制禮者精於義以立大法，爲子者深於愛以申至情，皆是也。情發於性，父子天性也，固亦制禮者之所是也。

余甥婿孫生倫讀書知理道，入邑庠爲諸生，甫二日，父没。未没前，病卧數月，未見倫被儒服。倫深以爲恨。既葬，依栖不去，宗族促之，歸泣曰：「吾遽忍以死視吾父冀此荒闃蒼莽之區，而安卧家室乎？吾將室此事晨昏耳。」翌日，所親羣往諭之曰：「今不歸，必欲畢三年邪？先王教民，不以死傷生，中夜昏黑無行人，狐鳴鴟號，皆足驚悸致疾，狂颸海雨，草妖木孽，厲鬼劇盜傷生者種種，不念及此邪？」曰：「吾知念吾父耳，又何他念？古之廬墓者，當兵爭亂世，亦不聞有他變。今聖人以孝治天下，魑魅遁藏，强暴改革，夫何害？即有害，死從吾父，亦何恨？西村秦綸廬墓於村居數里外，六年，豪客屢相戒不犯。況吾家近在數武乎，又何懼？吾嘗自擬如何子平爲天地罪人，誠欲布囊如范訓，枯柏如王裒，負土如温振，以希前哲，顧不能希秦綸乎？」余聞而悲之，亟約李孟川、馬瀧厓諸君走唁其廬。衡茅蕭然，土榻破席，僅容膝。落日黯淡無光，木杪悲風瑟瑟鳴，蟲聲鳥韻，淒切如訴。相顧慘然以歸，懷抱作惡數日，不能置。今年九月服闋，泣別墓廬，往業黌舍。學師吴玉田、曹涞川、徐孤峰進諸生語之曰：「此門墻之賢，斯文之光也，不可無言以堅其志。」共授管索言於余。

惟古昔以六德六藝稽士，孝順德也，原百行首，萬善德之最先者也。西京盛時，以孝廉先諸科，如倫者，謂可別爲旌拔於文學藝業之外，以厲有衆。晉宋以來，斯義不講，士但知麗於辭以攫科目，而篤倫敦本，視若贅疣，棄若弁髦然。阮籍、劉義真居喪不廢酒肉，君子尚謂其不能以禮自處，宜擯之遠方，是猶知其非也，今則不知其非矣。五季壞亂，居喪食肉，人猶以爲異，今則不謂爲異矣。笳鼓喧倚，廬歌姬娱弔客，甚者喪在村墟，身在鎮市，斜風注雨，敗棺狼藉於破屋塵糞間，曾不一問。而酣醉旗亭，宣淫妓館，揚揚有德色，儒者不免也，不但不爲異而已。宦囊充盈，駔儈奔趨，唶唶滿衢巷。如倫者，顧謂其爲異，悲夫！

余既嘉倫孝，欲有言挽頹風，又重師友高誼不可違也，歌《柏梁》之詩以貽之曰：

飛烏咽咽南郊阡，高林風撼塵迷天。棲枝未穩鳴聲酸，重泉應恨人長眠。飛來年歲幾變遷，悲哀只似初來年。情同精衛目懸懸，海波千古終當填。提提飛鶯漳河壖，誰從羽翮分嬋妍，漳流日夜空潺潺。

顧璘《顧華玉集・山中集》卷六《送程貞父應選貢北征》 惟我明選士有三，皆監古也，惟歲貢得周遺制。世惟辭章競而本實荒，法久而敝，士盡而不奮，於是乎朝廷曰貢不如科，天下亦曰貢不如科。聖天子奮治中興，復古更化，詔天下貢在得賢，罔攸濫，否有常憲。於是有司進鄉之老與其里之長，敕而告曰：「於汝鄉汝里有積學以待問、蓄德以待庸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惟汝辜。」於是庠論其雋，鄉紀其德，里呈其行，憲臣譬其藝，而賓興之。君子曰：「選士之法壞，祼祖視情，坊範蓋至，士蓋輕。古制復，賢其至哉！」

嘉靖壬辰，程伯貞子應崇貢。既行，邱子上父會藍子、周子、徐子、范子、任子于乾溪，以觴程伯貞子。貞子曰：「某惟粟妄，抱四方之志，敢不徵惠于二三子，以終所貶！」邱子曰：「子治《易》，有司廣經明行修之士而選於子，《易》其備矣。《觀》之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夫天王賓之，戒以盈也。故《謙》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夫君子不以能上人撝其謙也，孚于有衆，是以利也。」貞子曰：「敢不戒溢！」邱子曰：「謙而不已，業迺廢。故《乾》之辭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子其毋忘初心。」貞子曰：「敢不勉以辱君子德！」邱子曰：「上行不已，道迺困。故《坤》之辭曰：『敬義立則德不孤。』夫臨事知難曰敬，見可而動曰義，協于上下曰不孤。惟子圖之。」程子再拜曰：「子言盡矣。」遂爲別。於是諸子擊觴以爲節，歌《卷阿》之九章。程子繼音而謝曰：「兢兢征夫，長懷靡及。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於是乎知程之行不負于上下。

都司、宣慰司學

設置

《明太祖實録》卷一六七《洪武十七年閏十月》 辛酉，置遼東都指揮使司儒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金、復、海、蓋四州儒學，學正各一員、訓導各四員。教武官子弟。復命皆立孔子廟，給祭器、樂器，以供祀事。

《明太祖實録》卷二〇三《洪武二十三年八月》 己丑，置北平行都司儒學，設教授一人、訓導二人，教武臣子弟。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 〔癸卯〕置貴州宣慰司儒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

《明一統志》卷八八《貴州宣慰使司・學校》　宣慰司學　在城東北隅。元建，舊在今都司之北，本朝洪武二十六年改建於此，有《新造大成殿記》。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新建學記》　天之生人，既以陰陽五行之氣成其形矣，亦皆賦之以同然之理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性，以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間，不以地之遠近或異也。然氣稟有清濁厚薄，於是理有不能全，此教之所以不可無也。

金齒，古哀牢夷之地，漢始辟爲永昌郡。後世或因或革，然皆羈縻而已。至元以爲永昌府，建學以教其人，後毀於兵。國朝洪武壬戌，取永昌，置軍衛鎮之。既而以民少，罷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以統之。歲甲戌，乃命秀才余子僖往教焉。始立孔子廟於中正坊之西，軍民子弟皆來學。子僖卒，指揮使胡侯琛廷貢、車侯琳文玉等言於朝，請以其子穀仍領教事。未幾，詔凡軍衛皆立學。胡侯、車侯復與同列協謀，充拓廟左右地，以爲學舍，堂齋門廡及諸器用，靡不畢具。仍請以穀爲訓導。既受職而歸，則來告予曰：「學校之建，使其人皆入於善，上之德大矣。二侯祇奉上命，以成就其事，用心亦勤矣，願爲之記，庶有考於永久，且於學者進德之方，亦願因之以示教焉。」

予謂聖人立教，使人變化氣質而全性之善，其說皆具於書。讀其書，究其言，以明諸心，措諸行，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無不盡其道焉。而又持之以誠，加之以勇，則安有不成者哉？金齒入職方六十年，其沐浴聖化久矣，今又比之內郡，立學校以教之，此天子一視同仁之心也，要在爲之師與董其事者深體而躬率之耳。

穀字止善，祇慎好學，有志於古人。而胡侯、車侯等皆寬厚有智略，亦孜孜學術，庶幾古人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其能成賢才而美風俗可必矣。故爲之記以俟，且使後之人有考而善繼之也。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〇《洪武三十年二月》　丙午，立四川永寧宣撫司九姓長官司儒學。

《明一統志》卷七二《遵義府・學校》　播州宣慰司學　在宣慰司北。舊鄉學基，本朝洪武三十三年建爲播州長官司學，永樂四年陞宣慰使司學。

《明太宗實錄》卷六七《永樂五年五月》　丁巳，設湖廣思南、思州二宣慰使儒學。

《明太宗實錄》卷七八《永樂六年四月》　甲辰，設四川重慶府衛、酉陽宣撫司儒學。

《明一統志》卷六九《重慶府・學校》　酉陽宣撫司學　在司治東。本朝永樂六年建。

《明太宗實錄》卷二一二《永樂十七年五月》　〔丙辰〕設陝西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儒學，置教授一員。

《明一統志》卷三七《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學校》　陝西行都司學　在都司城內東北。洪武二十八年建，正統十二年重修。山丹衛學　在衛治東南。正統五年建。涼州衛學　在衛治東南。正統二年建。永昌衛學　在衛治東北。正統間建。西寧衛學　在衛治東。宣德二年建。

《明宣宗實錄》卷七八《宣德六年四月》　丙辰，設萬全都司儒學。時萬全都司奏：所屬官軍子弟，宜設學校教育。上命如大寧都司例，設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二員。

《明宣宗實錄》卷八八《宣德七年三月》　〔壬戌〕改作思南府儒學。從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斌言也。

《明英宗實錄》卷七〇《正統五年八月》　〔戊寅〕置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儒學教授一員。

《明一統志》卷七二《永寧宣撫司・學校》　永寧宣撫司學　在司治西南。元至元間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永寧宣撫司・學校》　九姓長官司學　在司治西南。洪武四年建。

《明英宗實錄》卷九四《正統七年七月》　〔癸酉〕置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儒學，訓導一員。初建學時止設教授，至是生員數多，故置訓導以佐之。

《明一統志》卷五《萬全都指揮司・學校》　萬全都司學　在城內東南。宣德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七三《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學校》　松潘學　在司城內東。景泰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七三《疊溪授禦軍民指揮千户所・學校》　千户所學　在所治東。景泰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二五《遼東都指揮使司・學校》　都司學　在司治東南。洪武十四年建，正統十一年修，景泰五年重修。

《禮部志稿》卷二三《歲貢・凡歲貢額數》 成化四年，令凡京學二年貢三人，軍民指揮使司衛學照府學例，軍民生相間，一年貢一人。都司及土官學照州學例，三年貢二人。

弘治十三年，奏準：【略】其雲南、四川、貴州等處，除軍民使司儒學軍民相間一年一貢，其餘土官及都司學，各照先年奏準事例，三年二貢。

十四年，奏準：萬全都司照府學例，一年一貢。其餘都司所屬衛分少者，不許濫比。

正德三年，奏準：大寧都司學一年一貢。

十一年，題準：遼東都司學，設優等、次等生員各四十名，每年考送一人充貢。

十二年，奏準：陝西都司學一年一貢。

嘉靖二年，又奏準：貴州宣撫司儒學生員一年一貢。

《明孝宗實録》卷二〇《弘治元年十一月》〔庚申〕巡撫甘肅都御史羅明言：「陝西行都司儒學乃河西總會之地，甘州等十五衛所子弟皆儲養於此。今人才日增而貢額與衛學無異，乞增貢額爲便。」命視州學例，三歲貢二人。

《崇禎長編》卷三《天啓七年十二月》〔甲辰〕立五寨蠻夷長官司學。

教師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九《贈黄訓導詩序》 寧越黄儀叔敬，自永樂中領鄉薦，得教官，今爲貴州宣慰司儒學訓導。予未及識之，然知之久矣。蓋太宗皇帝在位時，嘗詔天下有司悉上圖誌，命儒臣纂集爲書，以著大一統輿圖之盛。及得貴州宣慰司所上，視之，其紀載詳實，粲然有條理，則叔敬所爲也。因相與嘆曰：「貴州古鬼方之地，其人皆夷獠，詩書禮義之習前古未有也。國朝洪武中，始建學設官以教育之，將革其舊俗，俾同乎内地。重以太宗皇帝之德，設藩憲二司以臨之，漸磨之久，其民稍知禮義，其秀者亦往往成才，可以爲世用。充貢而來京師者，前後相望也。今叔敬之所述如此，則其才學可知，亦其教之有成哉！夫人之生，固靈於物也，蓋無不可教者。教之有不成，豈特其人之過哉？教者亦有咎焉。古之教者，以其道體諸身，日與諸生講誦，俾服而行之，誘掖奬勸，使亹亹忘倦，日趨於善，則其成才可冀也。後之爲教官者多不能此，孜孜於利欲之趨，而矻矻於塵俗之擾，於夫所謂道者，身既違之矣，安能以教人而使之成哉？叔敬之所教如此，其能以古人之教者自處乎！」由是心益喜之，而思與之接，然而未能也。

今年，貴州衛千户陳銑聲遠以公事來京師，謁予，請曰：「銑與訓導黄儀交最厚，明年當考績，而與銑别矣。所以華之者，莫貴於文章。然作者難遇。今既求京師士大夫爲賦詩，願請先生一言弁諸首，則爲幸大矣。」予辭以不暇，而聲遠求之不厭。蓋其祖嘗官吾郡，今墳墓在焉，由是素厚於予。予不得終拒，又念世之爲武將者，多薄文士以爲迂，而爲文士者，亦詆武將以爲悍，孰知古之名將，説禮樂而敦詩書，則固儒者事也。今叔敬、聲遠相得如此，豈非其志相合哉？是可喜也。而予又素知叔敬而欲與之接者，乃爲序之。他日倘相見，尚當有以質之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李子貞序》 宣德四年三月，永寧宣撫司儒學教授李亨子貞致仕歸元城，其素相與厚者光禄卿郝君鬱等求予文贈之，其言曰：「子貞始爲大名府學弟子，辛巳歲饑民流，太宗皇帝舉兵靖難，擇有才能者以安撫之。衆以子貞薦，遂被命往，凡安輯大名、廣平、順德流民二萬餘口。事畢復歸，學於大名。及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追憶前所任之人，皆擢用之，徵子貞至京師，賜之楮幣而以爲教諭。歷茌平、利津二縣。滿九年，陞教授。皆能以所學教諸生。宣德二年，以事至京師，會有事於交趾，猶以子貞前所能者任之，俾隨工部尚書黄公往撫民。既還，憫其老，不欲煩以政，俾致仕而歸。子貞履歷蓋如此。

予觀自古有志之人，遇興隆之運，莫不奮其才能以自效，或馳騁於談説之間，或奔走於戰鬬之頃。及其事定也，則必矜誇見所長，以邀功名，取爵位，惟恐其或後。子貞可謂遇矣，其所成立，豈不足以當一城一邑之功哉？而乃恬然退處，若未嘗有所爲者。及其被徵而來，亦泊然自足，隨其命之所得而安於一教官，至其遠外而歸，又能知止足之分，而曠然以休致爲樂，此豈躁進嗜利者可比哉！子貞其賢於人者也。

然予聞之，古之君子致仕而歸，朝夕坐里門，以教鄉人子弟，使事親必孝，事長必敬，治家必儉，以勤持身，必守禮而畏法。其他言行，皆一本於理，則一鄉之風俗淳，人才美矣，是以孔子貴乎魯有君子也。子貞之歸，其尚務乎此，相與共樂太平之世而歌詠仁聖之德澤，豈不美哉！故爲序以贈之。

衛學

設置

《明一統志》卷二五《遼東都指揮使司・學校》 都司學　在司治東南。洪武十四年建，正統十一年修，景泰五年重修。海州衛學　在衛治西。洪武八年建，正統四年重修。蓋州衛學　在衛治南。洪武十六年建。復州衛學　在衛治東南。洪武十八年建，正統元年徙於衛治西北。金州衛學　在衛治南。正統元年建。廣寧衛學　在中衛治北。舊在右衛治西，洪武二十七年重建，正統六年徙建於此。義州衛學　在衛治西南。洪武二十一年建，正統八年重修。廣寧中左屯衛學　在中屯衛治西，正統元年建。廣寧右屯衛學　在衛治西北。景泰三年建。廣寧前屯衛學　在衛治西北。正統七年建。寧遠衛學　在衛治東。宣德五年建，景泰四年重修。瀋陽中衛學　在衛治西北。正統元年因舊學重建。鐵嶺衛學　在衛治東南。正統元年建。三萬衛學　在衛治北。洪武二十五年因舊基建，永樂四年重修。

《明一統志》卷六六《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學校》 施州衛學　在衛治東北三里。洪武十六年置。

《明太祖實録》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 甲午，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儒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

《明太祖實録》卷二〇四《洪武二十三年九月》 〔丁酉〕置大寧等衛儒學，教武官子弟。設教授一員、訓導二員，仍遷識達達字者教習達達書，並賜冬衣錦衾皮裘遣之。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五《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乙未，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

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儒學，金、復、海、蓋四州已有州學。其開元、瀋陽、廣寧、義州亦皆名郡，學基尚存，遺碑猶在，宜建學立師，以復其舊。

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有出於工商技藝之家，稍通於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於治。宜慎選端厚明敏者入學，每三年一考，九年通考，能通四書、本經理趣者入國學。既入國學，勿令歷事，以荒其業。

三曰狹鄉之民宜，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如此，則民無遊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

四曰兵老死而營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

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

書奏，上觀所言有可采者，但謂工商技藝之子不預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

名廣，廣東番禺人。能詩。既從軍遼東，讀書不輟。至是詣闕上書。上既納其言，復命吏部用之，仕爲吉安泰和縣丞。

《明太祖實録》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 〔壬寅〕置普定衛儒學及惠民藥局。

《明太祖實録》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正月》 丁酉，置四川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儒、醫、陰陽學官。時本衛新置，以儒、醫、陰陽學並倉庫、驛傳未設官爲請。吏部議：倉庫官以鎮撫兼之，驛官以百户領謫卒當傳者兼之，儒學等官宜許其請。從之。【略】

庚子，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指揮僉事張豫言：「治所北濱邊塞，鮮有儒者。歲時表箋，乏人撰書。武官子弟多不識字，無從學問。乞如遼東建學立師。【略】」從之。於是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儒學，設官如府學之制。

《明太祖實録》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二月》 〔庚午〕置寧夏衛及前、左、中屯四衛指揮使司儒學，各設教授一員、訓道二員。

《明太祖實録》卷二三八《洪武二十八年四月》 乙亥，改遼東金、復、海、蓋四州儒學爲衛儒學，各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

《明太祖實録》卷二四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 甲辰，監察御史裴承祖言：「四川貴、播二州，湖廣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屬安撫司州縣，貴州都指揮使司平越、龍里、新泰、都匀等衛，平浪等長官司，諸種苗蠻，不知王化。宜設儒學，使知詩書之教。立山川社稷諸壇場，歲時祭祀，使知報本之道。」從之。

《明一統志》卷七三《四川行都指揮使司・學校》 建昌衛學　在都司治西南隅。元建，本朝洪武十九年重修。鹽井衛學　在衛治南。會川衛學　在衛治西北。俱洪武二十九年建。寧番衛學　在衛治東北。越嶲衛學　在衛治北。俱洪武二十八

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七《寧夏衛・學校》　寧夏衛學　在衛城西北。洪武二十九年建爲寧夏中屯等衛學，永樂三年改爲寧夏等衛學。

《明一統志》卷三七《寧夏中衛・學校》　寧夏中衛學　在衛城内東北。正統四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七《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學校》　洮州衛學　在衛治西。永樂十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七《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學校》　岷州衛學　在衛治西。洪武十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七《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學校》　河州衛學　在衛治西北。元建，爲州學。本朝洪武七年改爲衛學。

《明一統志》卷三七《靖虜衛・學校》　靖虜衛學　在衛治東南。正統間建。

《明太祖實録》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二月》　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儒士人給米月二石。

《明太宗實録》卷六二《永樂四年十二月》　〔戊子〕改陝西寧夏中屯等衛儒學爲寧夏等衛儒學。洪武中詔寧夏中屯及左右屯衛總設儒學一，置官品秩如府學，其印文曰「寧夏中屯等衛儒學」。至是，以中屯衛並入寧夏衛，故改爲「寧夏等衛儒學」，易其印而官如故。

《明一統志》卷七二《烏撒軍民府・學校》　烏撒衛學　在衛治西。正統八年建。舊有烏撒府學，永樂十四年省，今止存衛學。

《明宣宗實録》卷二《洪熙元年六月》　〔壬戌〕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上言：「學校風化之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遼、金、復、海、蓋五衛洪武中已建學官，而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未設。若緣邊軍衛並立學校，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略】

上曰：「所言皆有理。禮部其議行之。」

《明宣宗實録》卷二四《宣德二年正月》　〔癸丑〕西寧衛奏：「西寧雖是邊方，然官員軍民之家亦有俊秀子弟向慕讀書，緣未建學立師，無所受業。又凡慶賀表箋，無人撰述書寫。請開設學校如内地。」從之。

《明宣宗實録》卷三四《宣德二年十二月》　〔己巳〕設西寧衛儒學。

《明宣宗實録》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　〔壬辰〕巡按監察御史梁軫言：「陝西寧夏等衛，洪武間設儒學，止置教授一員，專教軍職子弟，讀《百將傳》、《武臣大誥》，以爲講武保身之策。永樂間，旗軍亦遣子入學，一如府州縣講讀經書應舉，亦嘗得人，以資任用。然文廟未有祭祀，生徒亦無優免徭役之例。乞令與府州縣學同。仍命御史、按察司官出巡之日，依例考核。則人知所激勸，文風可振而邊俗丕變矣。」上命行在禮部悉循定制。

《明一統志》卷八《蘇州府・學校》　鎮海太倉衛學　在太倉城内。宣德七年建，以教武衛子弟。

《明英宗實録》卷五四《正統四年四月》　己丑，設陝西靖虜衛儒學。

《明一統志》卷三四《漢中府・學校》　寧羌衛學　在衛治西。正統四年建。

《明一統志》卷三二《西安府・學校》　潼關衛學　在衛治東。正統四年建。

《明一統志》卷七二《永寧宣撫司・學校》　永寧宣撫司學　在司治西南。元至元間建。九姓長官司學　在司治西南。洪武四年建。赤水衛學　在衛治西北。正統五年建。

《明英宗實録》卷七六《正統六年二月》　〔壬辰〕置山東大嵩衛儒學，從本衛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八三《正統六年九月》　丁未，詔建直隸隆慶衛儒學。先是，因陝西僉事林時所請，已除官降印，而未有廟宇堂齋。指揮胡綱以爲言，遂命建之。

《明英宗實録》卷八四《正統六年十月》　〔戊辰〕設山東鼇山衛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二員。從本衛指揮使石剛奏請也。

《明一統志》卷八七《景東府・學校》　景東衛學　在衛城泰安門外。正統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五《永平府・學校》　山海衛學　在衛城西。正統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九《松江府・學校》　金山衛學　在衛學東北隅。正統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七七《興化府・學校》　平海衛學　在衛城内。本朝正統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七八《漳州府・學校》　鎮海衛學　在縣治東南。正統中建。

《明英宗實録》卷一〇四《正統八年五月》　〔丙辰〕建山東靈山衛儒學，設官降印。

《明一統志》卷五《萬全都指揮司・學校》　萬全左衛學、萬全右衛學、懷安衛學、懷來衛學、開平衛學　在衛治東，正統八年建。龍開衛學。

《明英宗實録》卷一一八《正統九年七月》〔戊申〕設陝西永昌衛儒學，置官降印。從指揮同知高瑛奏請也。

《明一統志》卷六二《岳州府・學校》永定衛學　在衛治西。正統六年建。九谿衛學　在衛治西北。正統九年建。

《明英宗實録》卷一二八《正統十年四月》壬戌，設山東靈山衛學，置教授、訓導各一員。從本衛指揮張忠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四〇《正統十一年四月》乙丑，設雲南景東衛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二員。從本衛經歷司知事强壽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四六《正統十一年十月》〔丁巳〕設陝西行都司莊浪衛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二員。從本衛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四八《正統十一年十二月》〔甲辰〕置銅鼓衛儒學，銓官降印。從本衛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〇《正統十二年二月》甲午，設湖廣銅鼓衛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二員。【略】

〔丁未〕設廣西思恩軍民府儒學，置教授一員、訓道四員。從本府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九《正統十二年十月》〔乙酉〕復建山東曹州州治、壇場、倉庫、城隍廟、儒學，以州復置故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七二《正統十三年十一月》〔乙巳〕罷懷來等衛所五處儒學。先是，巡按監察御史王琳奏：「萬全都司所屬懷來衛、隆慶右衛共儒學一處，懷安衛、保安右衛共儒學一處，龍門衛、萬全左衛、美峪千户所各儒學一處。此五處儒學俱臨極邊，武生父兄每歲出哨赴操，修城燒荒，采備薪草，接送外夷，蚤暮辛勞，不遑自給。故武生乏人供送，衣食艱難。至於有警，又復選令操備，僅有數人在學，教官常閑，虚費廩禄。乞罷前五處儒學，取其教官別用。」事下總兵巡撫等官覆勘，皆以爲當。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八五《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三》《正統十四年十一月》〔辛卯〕大同左右雲川、玉林、天城、鎮虜、陽和、高山八衛，先是共設儒學四所。至是，議者言地臨極邊，其軍餘選調差操之外，別無空閑人力，廟堂齋舍至今未立，乞行革罷。其軍中子弟有願就學者，聽于附近學校肄業，依例科貢。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七七《正統十四年四月》〔庚申〕革密雲後衛儒學。從鎮守密雲署都指揮僉事王通等奏請也。

《明一統志》卷二《河間府・學校》天津衛學　在天津左衛東。正統間建。

《明英宗實録》卷二一六《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三十四》《景泰三年五月》〔庚子〕貴州按察司撫鎮蠻夷副使張海奏：「烏撒、畢節等儒學，先選官軍子弟入學讀書，多鄙猥魯鈍，不堪教養。況近年各處被蠻賊燒劫，而精壯者冒名在學，缺人備禦屯種。教官全設，虚靡廩禄。乞將各衛儒學止留教官一員，軍生俊秀者三十五名。如有成效，與民生一例科貢。餘皆發回原衛所備禦屯種。」從之。

《禮部志稿》卷二三《歲貢・凡歲貢額數》成化二年，奏準：衛學照縣學例，二年貢一人。

四年，令凡京學二年貢三人，軍民指揮使司衛學照府學例，軍民生相間，一年貢一人。都司及土官學照州學例，三年貢二人。

正德十三年，奏準：廣寧等五衛儒學生員，照州學事例考貢。

《明會典》卷七六《府州縣儒學・選補生員・事例》成化三年，令衛學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以上軍生六十人，二衛一衛軍生四十人，不及者不拘。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

《明憲宗實録》卷一一一《成化八年十二月》壬申，重給開平衛儒學印。以其印爲虜入寇時失之也。

《明一統志》卷八八《鎮寧州・學校》安莊衛學　在衛治北。洪熙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安順州・學校》普定衛學　在州城内東。宣德八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新添軍民指揮使司・學校》新添衛學　在衛治西。正統九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平越衛軍民指揮使司・學校》平越府學　即衛學，正統中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學校》龍里衛學　在衛治東。正統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都匀府・學校》都匀府學　在府治東。成化中建。清平衛學　在衛治北。宣德七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畢節衛・學校》畢節衛學　在衛治東。正統三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威清衛・學校》威清衛學　在衛治東。宣德八年建。

《明一統志》卷八八《平壩衛・學校》平壩衛學　在衛城内西。宣德八年建。

《明憲宗實録》卷一五三《成化十二年五月》〔庚戌〕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

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

《明憲宗實録》卷二六二《成化二十一年二月》 庚午，置雲南騰沖軍民指揮使司儒學。騰沖舊無儒學，從指揮同知陳鑒請置，止除教官一員。

《明憲宗實録》卷二六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 〔戊午〕復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從巡撫右參都御史楊繼宗奏請也。

《明武宗實録》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 〔壬戌〕建保安衛儒學。先是，美峪守御千户所故有武學，正統十四年避虜他徙而廢。至是，鎮巡等官奏請復建，且言美峪與保安衛共城，宜並爲衛學。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六三《正德五年五月》 己巳，建萬全右衛儒學。懷安及萬全左衛舊有武學，右衛軍生以就學懷安不便，乞別建儒學。禮部議，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五二《正德十二年八月》 〔甲辰〕設雲南平夷衛儒學。從黔國公沐昆請也。

《明世宗實録》卷一六《嘉靖元年七月》 戊辰，初設平溪衛學。湖廣平溪、清浪二衛軍生舊附貴州思州府學，至是，平溪請自立學。從之。

《明世宗實録》卷二八 嘉靖二年六月庚子朔，詔設福建鎮海衛儒學。

《明世宗實録》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 〔甲戌〕建山西行都司威遠衛儒學，設訓導一員。生員不食廩，十年以上起貢如例。

《明世宗實録》卷一一七《嘉靖九年九月》 辛丑，設山西平虜衛儒學。

《明世宗實録》卷一三一《嘉靖十年十月》 〔丁亥〕詔建德州左右二衛學，添設生員優次名目，考補起貢悉如例。其教官即於各衛學生員簡少者移置之。從提學御史胡明善故也。

《明世宗實録》卷一七八《嘉靖十四年八月》 辛丑，詔建遼東廣寧右屯衛儒學。

《明世宗實録》卷二〇一《嘉靖十六年六月》 〔乙丑〕改大同府州縣衛所儒學隸冀北道分巡官代理。從巡撫都御史史道奏也。

《明一統志》卷一《順天府・學校》 密雲衛學 嘉靖中建。

《明世宗實録》卷三〇九《嘉靖二十五年三月》 〔戊子〕增設甘肅鎮高臺千户所儒學，掣回寄名甘肅生員實之。從巡撫都御史傅鳳翱請也。

《明世宗實録》卷三五三《嘉靖二十八年十月》 甲子，建寧夏後衛儒學於花馬池營，取本衛寄業鎮城生員充之，設教授一員。

《明世宗實録》卷四一三《嘉靖三十三年八月》 〔丁酉〕改永寧宣撫司儒學總隸貴州。

《明神宗實録》卷四一《萬曆三年八月》 〔戊寅〕四川撫臣曾省吾疏：奉節縣儒學宜復，建武守禦千户所儒學宜創。禮部覆：奉節人材未甚盛於昔，而建武原係荒穢，就新蕩平，設學造士，誠用夏變夷之良法。建武當創，而奉節可無復也。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三〇二《萬曆二十四年九月》 〔己亥〕改景東衛儒學屬景東府。

《明神宗實録》卷三八八《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甲寅〕改平越、普定二衛學爲平越、安順軍民二府學，設黄平州學正一員，即將所裁平越訓導俸薪移給。設新貴縣教諭一員，即將所裁宣慰司訓導俸薪移給。餘慶、湄潭、甕安三縣子弟附黄平州學，龍泉縣子弟附石阡府學。平越、安順廩額二十名，一年一貢。黄平、新貴各廩額十名，三年一貢。黄平等州縣新民子弟稍通文理者准入學，不准應試。以萬曆三十年爲始，起貢須十年外，應試須二十年外。其各府州縣儒學印鑄造給發。

教師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二《送平海衛學司訓謝先生滿考之京序》 古之君子，出而建勳植業於時者，率皆文武兼備之士。若周之尹吉甫，以文武之德成薄伐玁狁之功，唐之裴晉公，宋之韓忠獻、范文正，皆出將入相，成討叛之績，非若後世之士岐文武爲兩途而不能相通者也。肆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而欲介胄之士皆從事於文，爰命天下諸衛各建學立師，凡衛僚之適子悉受業於學，以俟承襲。其庶子以及軍士之俊秀者，悉令著録於學，以教養之。學成，得循府州縣學之例，科舉應貢，列於庶僚，以固我國家萬年太平之基，甚盛典也。

平海衛學，乃永樂辛丑從本衛指揮同知王公茂之請，始建學設博士、弟子員。天順間，復從莆人宋教諭叔昭之請，許以莆民之旁近者附名於學。其後以言者，例許軍士充貢，如州學之制。繼又以言者，例許月給廩餼，不分軍民生，但較其藝能之優者補之，充貢亦如之。至是學之政令，悉如州學之制矣。弘治乙卯，司訓謝先生來莅學事，上遵累朝所降制令，下循提學所立教條，行之以勤而持之以慎，守之以嚴而濟之以寬，九載之間，學政修舉，科目得人，視昔有加。其學雖濱海一隅，而文物之盛，蓋與中州一大郡之學等矣。

初，先生戾學時，以王公首請建學，其功不可無紀，特立石刻文，以示永久。今其獻績之京也，王公之孫昊方握印章，率其僚屬請文於予，以爲行贈。予喜王公祖孫能相繼以致重於學，而先生又知所重而能相與以有成也，因書此以復所請。若夫陟明之典，聖朝自有常制，予不復贅。

先生名琚，字伯珍，廣之東莞人。以《春秋》著録邑庠，貢春官，試優等而拜是職云。

社學

設置

《明會典》卷七六《府州縣儒學・社學・事例》 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十六年，詔民間立社學，有司不得干預。其經斷有過之人，不許爲師。

二十年，令民間子弟讀《御製大誥》。後令爲師者率其徒能誦《大誥》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第給賞。復命兼讀律令。

正統元年，令各處社學，提學官及司府州縣官嚴督勤課，不許廢弛。其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

成化元年，令民間子弟願入社學者聽，其貧乏不願者勿强。

《明史・選舉一》 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御制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生員。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然其法久廢，浸不舉行。

《明太祖實録》卷九六《洪武八年正月》 丁亥，命天下立社學。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明太祖實録》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七月》 〔甲子〕解州儒學學正孫詢奏言：「税使曾必貴舊名必熹，與故丞相胡惟庸善，爲改今名，乃其黨屬也。又故元參政黎銘，國初逃入王官谷，爲道士，後還俗爲聞嘉縣社學師，今爲儒學訓導，常自稱老豪傑，訕謗朝廷。」上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爲告訐之事，豈儒者所爲！」置不問。

《明太祖實録》卷一五七《洪武十六年十月》 癸巳，詔郡縣復設社學。先是，命天下有司設社學，以教民間子弟，而有司以是擾民，遂命停罷。至是復詔民間自立社學，延師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預。

《明太祖實録》卷一八二《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甲戌，上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朕制《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俾爲官者知所監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不至爲非。其令民間子弟于農隙之時講讀之。」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三《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丙寅，湖廣寶慶衛百户合人倪基言四事：【略】

三、學校乃國家之首務，陛下即位之初，詔郡縣興舉學校，作養賢材，與圖治道。故鄉社有校，郡縣有學。今郡縣之學興舉，而鄉社之校頗廢，非所以廣教化也。伏願陛下詔鄉社舉明經之士或年老致仕之人，百家置一師，以經史教授民間子弟，日就月將，則漸染成材，自然向化，而官使有人矣。【略】

書奏，上嘉之，命基參贊清平衛軍事。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 〔己亥〕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先是，上令天下府州縣民每里置塾，塾置師，聚生徒教誦御製《大誥》，欲其自幼知所循守。閱三歲，爲師者率其徒至禮部背誦，視其所誦多寡，次第賞之。

《明太祖實録》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 己卯，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明宣宗實録》卷七十九《宣德六年五月》 〔辛未〕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翱言便宜五事：【略】

其四、四川諸府縣社學久廢，民不知教，所以争訟多而禮讓少。若依洪武中事例，不問土官衙門，俱設社學，使民夷子弟皆知讀書，則禮義興行，民俗歸厚。【略】

上覽之，謂侍臣曰：「御史所言皆有理。朕志在便民，果得民便，豈可不從？【略】」於是命復四川所屬府州縣鄉里社學，設土官衙門設學。

《明宣宗實録》卷一一五《宣德九年十二月》 〔壬申〕浙江都指揮僉事余斌卒。斌，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人。【略】

宣德五年，調除定海衛。自建義學，延儒師，令官家軍民子弟願學者咸肄

業，公暇躬詣考問而激勵之，務期有成。

《明英宗實録》卷二一《正統元年八月》 庚午，河南布政使李昌祺言三事：

一、城市鄉村舊時俱有社學，近年廢弛。即今各按察司添設僉事，專督學政，乞令府州縣正官量所轄人户多寡，創修社學，延師訓之。遇儒學生員名缺，即於社學無過犯高等子弟内選補，庶得學業易成。【略】

上嘉納之，命行在禮部會官議行。

《明英宗實録》卷五七《正統四年七月》 〔壬申〕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禎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等六縣流官所治，溪峒諸蠻，不時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止能撫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諸蠻恃險爲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出没，調軍剿捕，而各縣居民與諸蠻結交者，又先泄漏軍情，致賊潛遁。及聞招撫，詐爲向順，曾未幾何，仍肆劫掠。惟此之故，是以兵連禍結而無寧歲。臣切不忍良民受害，願授臣本府土官知府，其流官知府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溪峒諸蠻積年爲害者擒捕殄絶，其餘則編伍造册，使聽調用。據巖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有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優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學，使漸入風化。【略】

上覽其奏，即遣敕廣西總兵官柳溥等曰：「今得土官莫禎所言除害靖邊之事，其意可嘉。兹特録付爾等密看，如所言可行與否，仍密奏來。夫以夷攻夷，古有成説。使彼果能效力，省我邊費，朝廷豈惜一官？要在有實效耳。大抵爲將者宜用衆人所長，不可專執己意。古之良將，莫不皆然。爾其勉之，用副委任之重。」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〇《正統十二年二月》 辛酉，禮部辦事官鄭與常獻太平十二策：一曰興學以翊泰平之運，二曰安民以立泰平之本，三曰崇儒以尊泰平之教，四曰正俗以致泰平之治，五曰用賢以宣泰平之化，六曰養士以固泰平之基，七曰選兵以申泰平之制，八曰牧馬以謹泰平之備，九曰行鈔以阜泰平之財，十曰積糧以足泰平之儲，十一曰考官以修泰平之政，十二曰擇吏以理泰平之事。上命有司議行，因諭吏部：「各處社學，悉令提督學校風憲官嚴督勸課，不許廢弛。其弟子不拘常額，挨次選補儒學增廣生員。」

《明英宗實録》卷二〇六《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二十四》《景泰二年秋月》 〔癸亥〕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言十六事：【略】

十四曰作成人材，在教養有道。臣惟國家以養賢爲本，養賢以擇師當先。其各處教授、學正、教諭，必擇文行優長者爲之。提督學校官，必擇文行出衆者爲之。其鄉都社學，擇良家子訓誨之，每四季各赴提督官處考校，俾進德修業。如此，則真儒出而任用有人矣。【略】

疏入，帝曰：「社學俱有定例，不必更改。」

《明英宗實録》卷二六八《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八十六》《景泰七年七月》 〔丙申〕少保户部尚書兼大學士陳循言：近見各處學校教官缺員，例許有司訪保通經儒士，送巡按等官處考試，中者申送吏部，轉送翰林院覆考，中者送回本部，除補訓導。緣臣原籍江西，及浙江、福建等處，自昔四民之中，其爲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頗多。江西各府，而臣吉安府又獨盛。蓋因地狹人衆，爲農則無田，爲商則無貲，爲工則恥卑其門地，是以世代務習經史，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相爲師友，十常二三，往往散至四方，訓教社學，取束脩以爲生。其風俗如此。

《明英宗實録》卷三三六《天順六年正月》 〔庚戌〕敕諭天下提督學校監察御史等官陳政等曰：【略】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效。仍免爲師之人差徭。

《明憲宗實録》卷一九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 〔戊寅〕兵部右侍郎李敏奏：「臣往年爲浙江按察使，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常市地於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若干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於官，以爲社學。」因請敕額並令有司歲時修葺。從之，賜額爲「紫雲書院」。

《明憲宗實録》卷二一二《成化十七年二月》 癸酉，巡按雲南右副都御史吴誠奏乞令土官衙門各邊應襲子於附近府分儒學讀書，使知忠孝禮義，庶夷俗可變而争襲之弊可息。仍禁約學校師生，不許索其束脩饋送。禮部覆奏，以爲有益風化，事在可行。如地遠年幼者，督令開一社學，延鄰境有學者以爲之師，仍聽提學官稽考。上曰：「然。雲南土官世修職貢，無敢違越。但争襲之弊往往有之，蓋雖由於政而未化於教也。其令土官各遣應襲子就學，如巡撫官及爾禮部所言，使蠻貊乖争之風潛消，而華夏禮義之化遠暨，顧不美歟？」

《明孝宗實録》卷三八《弘治三年五月》 壬子朔，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言：兩廣總鎮等官，多縱私人，以擾商賈，居私家以理公政，濫殺無辜，交通土官爲奸。請嚴加禁絶。廣、潮、南、韶四府多盜，請設社學以訓誨其子弟，編保甲以約

束其强梁。仍增設按察司僉事一員，守備其地。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一〇五《弘治八年十月》 庚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禮義，風俗日澆，子詈其父，弟毆其兄，恬不爲異。窺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于斯。宜修舉社學，慎選教讀之人。凡民弟子，俱令入社學，讀《孝經》、《小學》並《大誥》，俾知孝弟之道與當代之法。」禮部覆奏：「修舉社學，已有著令。請仍行各提學官舉行，無致廢弛。」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七《正德元年九月》 乙酉，授莆田處士劉閔以儒學訓導。閔天性孝友，慎言動，守正不渝。【略】

提學僉事周孟中嘗捐金以助其養，副使羅璟令有司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知府王弼復置學田，歲取租五十石，以資其費。

《明武宗實録》卷一七《正德元年九月》 〔丙戌〕致仕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璚卒。璚字玉汝，蘇州長洲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左給事中、都給事中。妖僧繼曉既就逮法司，擬以常刑，璚與同官暴其罪，遂伏法。妖人王良惑衆通虜，奏令撫臣禁絶。因請重天下社學，以端蒙養，則邪慝不興。

《明武宗實録》卷一八九《正德十五年八月》 丁卯，監察御史朱裳奏言：「近年學校生儒多尚文藝，不以德行爲重，而取之教之者亦然，遂使心術壞於未仕之時，氣節喪於出仕之日。乞令提學官考試兼取德行、文藝，各立五等定爲陞降之法。仍令所司修社學，選教讀，以求實效。」禮部覆議：「學校之教，以德行爲先，而經義、治事亦不可緩。故太祖高皇帝首立學校，令各治一經，以禮、樂、書、算分科立教。蓋仿宋儒胡瑗經義、治事之意。後立社學，頒禁例，勒之《臥碑》。至天順中，賜提學官敕諭，教條詳密。其取人則立三等簿，以德行、經義、治事相兼考驗，而尤以德行爲重。近者有司多不能仰承德意，恪守成規，失其所以爲教，以致士鮮知學。而取人者或但以文詞爲主，中材以下，學無本原，一入仕途，輒見敗壞。宜如裳奏，令提學官一遵累朝教典，仍置三等簿考驗。及社學教讀一一敦行，無事虛文。則效用多賢而有補聖治矣。」詔可。

《明世宗實録》卷一一四《嘉靖九年六月》 癸亥，巡撫山東都御史劉節請於曲阜縣治立四塾，十六社各立一塾，簡孔氏生員、儒士二十人爲塾師。凡孔顏孟三氏子弟八歲以上，俱送塾教習。年十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而黜其累試無成者。仍立爲廩膳、增廣、附學名目。其廩膳雖無廩餼，俱以提學官考定高下收補。至於應貢，以收補名第爲定。如年至五十、累考無進者，發回衣巾終身。禮部覆議允行，其廩增人數，許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明世宗實録》卷一六三《嘉靖十三年五月》 〔甲午〕初，禮部左侍郎黄綰至大同，左右隨從悉用大同人。【略】

綰疏言：「大同街衢廣衍，故凶狡易於貪夜作惡。治亂於已著，不若防患於未萌。請於大小街衢，各設門房柵門，晨昏啓閉，堅其鍵鑰，委官不時督核，以消夜聚之奸。仍立十家牌法，挨門鱗次編爲保甲，各立長統之，令其互察奸慝，防禦外患。仍隨城四隅各立社學，群軍民子弟擇師教之，作興禮義之風，以潛化其非僻之習。庶幾邊鎮永安，甸服有賴。」部覆綰奏實防奸易俗要務，宜悉如議。從之。

《明世宗實録》卷一九一《嘉靖十五年九月》 〔己未〕令諸邊立武塾，教習將士子弟。從御史金燦請也。

《明穆宗實録》卷七《隆慶元年四月》 〔甲寅〕兵部覆巡按南贛都御史吴百朋奏：龍南、下歷、安遠等縣巢賊雖已就撫，而餘黨尚熾，防禦猶當戒嚴。【略】仍建社學訓子弟，以開其自新之途。【略】

上皆從之。

《明穆宗實録》卷一八《隆慶二年三月》 〔乙卯〕立廣東惠州府和平縣岑岡等處社學，從撫臣李佑請也。

《明神宗實録》卷二二《萬曆二年二月》 〔壬子〕兵部覆四川撫按曾省吾、孫代題經略平蠻六事：【略】

一、設社學。新所設立社學一處，大書聖祖《教民榜文》，選年高有德者二名爲教讀塾師，令新集之地朔望聽講。

奉旨：【略】俱如議。

《明神宗實録》卷二八《萬曆二年八月》 〔乙丑〕廣東巡撫郭應聘題稱：懷遠猺悍之餘，淪於夷貊，不知禮義久矣。兹者地方蕩平，正其改觀易聽之時，可以興禮施教之會。合將縣内外各立社師，擇其嗜學敦行者，凡殘民八歲以上，俱入學聽其教誨。其子弟内有諳曉文字者，縣官申請學道，給與衣巾，以示激勵。其社師果訓迪有方，亦聽本縣申請提學，准其充附幫補。若子弟不率教及社師虚冒名目者，亦聽縣申處。庶殘民知所向方，夷風由此丕變，其於粤西善後之策，亦大有裨矣。

《明神宗實録》卷二〇五《萬曆十六年十一月》 庚申，巡撫廣西右僉都御史

劉繼文條上制取粵西土夷切要四事：【略】

一、立社學以教壯賢。謂瑶壯俗固鷙悍，然性亦猶人。間有良者，頗知向學。往歲社學雖設，而督率尚無責成。宜行提學道查建申飭，庶漸磨之久，夷風可永革也。

疏下兵部。

《明神宗實録》卷二一八《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己亥〕提學御史楊四知請京師各坊建立社學，以訓童蒙。允之。

《明神宗實録》卷五七三《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壬午〕直隸巡按龍遇奇請重運判之選，以飭鹽政：查弘治間徐鵬舉以進士除判官，政成，陞大理丞。今三十場間，俗頑人險，亂萌已見，不可不議振舉。如立社學，講鄉約，行保甲，練竈勇，督逋課，剪私販，清壅占，疏河道，禁科斂剥削等項，非分司官莫任。乞後純用甲科，或參鄉科三年績最優(以)〔已〕行取部屬，而罷貲郎，以杜幸竇。上下部議，謂：「用正途便。其遷謫者，務以實歷催陞。」從之。

《崇禎長編》卷四五《崇禎四年四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吴執禦以風俗澆漓、教化不行，上陳轉移三事，謂：【略】

君陳子輿論政，以孝友忠信爲大端，管子亦深戒四維之不振，則民行不可不修也。其法在立社學以教幼者，明宗法以尊老者。尤在有司躬行孝弟，崇廉恥，以立不言之化，則五倫之出於性者又淑於教，而悖逆邪佞之病不驅自除矣。【略】

帝謂風教頽靡，正賴大小臣工實心主持，自可表式後進，約束齊民。執禦所陳，不得以空文視之，可嚴飭行。

《嘉靖六合縣誌》卷七木訥《六合縣社學碑記》君國子民者，必以教學爲先，故三代盛時，皆立大小學以教民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奄有萬方，法古圖治，故既立儒學於郡邑，以擬古之大學，復立社學於鄉閭，以准古之小學。制度教法，悉遵古道。是以民皆革心從化，風俗丕變。此聖朝所以比隆三代，而非近古之所能及也。然而歷年既久，天下郡邑守令鮮得其人，社學之廢弛者十八九矣。應天六合固畿内邑，社學舊無處所，民鮮知學，蓋闕典也。成化五年，山東陽信唐君詔來令斯邑，歷任數年，百廢具舉。尤注意於學校，既修緝大學，焕然一新，復立社學於驛東隙地，創立堂宇，堊飾四壁，黝飾兩楹，周圍繚以高垣，使絶喧囂。門扉道途，靡不具備，且費不及民。選庶民子弟以充生徒，招延學行可爲師範者教之，定立學規，嚴加程督，隨其人賢愚，皆有進益。遇儒學增廣員缺，則選其聰俊可教者補之。至於鄉都，莫不有學有師以教誨焉。由是田夫野叟之子弟亦多頗諳字書，粗知理義，沾濡乎聖朝德化之被。故弦歌之聲達乎四境，洋洋盈耳，猗歟盛哉！

於戲！國家需賢以圖治，而賢由學校出。是故自帝王之有天下，未有不興學校而克致風俗之美，人材之盛者也。然學校廢興，人材盛衰，又皆由乎守令之賢否。即六合一邑觀之，概可見矣。然則社學之建，豈小補哉？故因唐君之請，特爲記之，以爲將來司民社者勸。於是乎書。

成化十一年十月吉旦，賜進士、前翰林庶吉士、河南道監察御史錢塘木訥撰。

崔銑《洹詞》卷五《社學記》科舉既久，士益慕利，蓋知誦讀之切於行、升揚之因乎民者或鮮矣。昔之提學河南者，有克庵陳子士賢、石谷吴子元明。克庵禔身以教，故士敦；石谷以闡經旨教，故士良。又四十餘祀，而得今蕭子子雝。蕭子崇道而善於訓，厲耻而明於施，故士檢。彰德同知王侯惟屏，攝政凡十閲月，遵憲度，申學政，防佚驗業，各以時舉，以事振。已而商於僚通判王侯、邢侯，推官尚侯曰：「棄其志於幼，而長斯責德，後矣夫。躬之既儆焉，而思閑其心，絲矣夫。」議遂協。乃區地構木，修建小學。其二居城中，四關各得其一。擇師選質，詵詵乎至四百人。來拜予於清白堂。

嗟乎！爾師爾徒，毋宵志，毋賈利，毋迷爾業，範爾躬，以示矩。敬爾師，遜爾長，以敦讓。謹爾手與步，執爾汛掃，審爾唯諾，情爾言，以養敬。正爾詁訓，辯厥名物，飭爾點畫，以究經，以析事，以收爾放心。嵬嵬者山，簣土積之；涓涓者泉，巨浸匯之。牛牿於童，可穫千箱；木直於芽，可棟明堂。聽之哉，毋曰予言誕！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爲毁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省城番、南二縣各鄉淫祠數多，原無社學，今欲興革，必須委官，方得集事。擬合就行。牌仰高明縣教諭李士文、四會縣教諭林啓、增城縣教諭易文彬、新會縣訓導蕭濬，從化縣教諭唐仁、新寧縣訓導倪廷玉分詣各鄉，通查一應淫祠，盡數拆毁，收貯財料，變賣地基，興建社學。凡可以便民者，從宜爲之。仍除地立社，以行鄉約。其合用皂隸民壯，行二縣取撥。敢有抗違，阻壞風憲行事者，呈道重治。民間所延之師，逐一查訪，仍會里老推舉資行端謹者留之，其浮薄輕賤，自行干求，壞人子弟者，即行罷遣。各鄉孝子、節婦、義士，用心訪求，或表章其墓，或存問其家，

候事完之日，通行造册繳報。

朱淛《天馬山房遺稿》卷四《海滄社學記》 海滄，清漳奧區也。島嶼鯨鯢，劻勷弗靖。舊設安邊館，擇列郡守臣有風力者居之，以彈壓鎮服。去歲丁酉冬，揭陽唐侯奉檄來守茲土，慎修厥職，惠綏威懾，邊事弭寧。迺謀立社學，以滋培善化，一變海俗。請於憲臣攝海道南海曾公，奉敕巡海道余公，僉曰可。迺相安邊迤東盤石之上廢址一坵，負麓面江，氣勢爽闓，規立學舍。中爲講堂，後爲燕室，齋舍旁列，廊廡環繞，凡若干楹。萃子弟之秀者，爲延師儒，使朝夕講肄于其中。侯時一到，躬爲課督，以相其成。既乃價許生寶、王生一奇、江生一瀾、林生逢春詣澍山中，請記其事。

夫風聲氣習，五方靡齊，而轉移運化之機，爲師帥者則誠有責焉耳。逖聞海滄僻左，鬐士得遊於郡邑之學者無幾人，科目久荒，絃誦絶響。童孺之所見聞，無非風帆浪楫、跳躑陸梁、震撼擊撞之事，其俗尚武，驍悍獰獷，喜亂好争，驚然有車轔駟鐵之意，茲非其習固然與？夫果毅勇敢，適道之資，而慷慨激烈，溝壑喪元之夫，君子有取焉。海滄之俗，木强氣決，無頹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端養其蒙，使之降心俛首，日周旋於衣冠俎豆之間，沉酣於禮義揖遜之化，漸漬日久，淳風可回，出其餘勇，固將遷善徙義，爲直道而行之民。異時次第名揚，亦當有所樹立，以聞於世。茲地故宋時有蘇廷儀、顔幾聖諸先正，彬彬輩出，其立朝大節，垂諸汗青文獻，可考也。後生私淑，又安知無若人耶？此唐侯嘉惠後學之意，諸生執業於是，其可以重勉矣夫！

《弘治永平府志》卷一〇張弼《永平府新建社學記》 永平郡密邇京師，控帶邊徼，軍旅務殷，供需費重。故守此者於凡學校禮文之事，率多弛緩而鮮整備，亦勢然也。近歲盬屋王侯廷用以名御史來守茲郡，明敏和厚，敝革政成，而謂：「學校之教，忠孝之倡，乃無形之干鹵也，可緩於城池乎？」遂于郡邑學宫、廟祠、壇壝，靡不葺建。計惟里社之間，雖間有私塾，而官無典設，幼學之弟何所於成？乃相地於城隍廟之傍，創建社學。外門西面，以臨通衢。門之南北，各立綽楔，署社學之名。中門則南面，以陞堂室。堂凡三間，署曰「養正」。左右各翼以五間，而庖廩圊廄、垣墉徑術以及幾案件器之需咸備。師生講肄，賓客登降，各適其所。父老驚歎，以爲百年之所未有。侯與僚佐時往督勵之，而提學憲臣至，亦稽課之焉。由是永平社學遂爲列郡之倡矣。是役凡四越月乃成。書來徵記其概，冀來者有聞，嗣而葺之，侯之意亦厚矣。

雖然，今之社學，即古者小學之制，實大學之基也。子朱子《小學》一書，爲此而設，授受服行，可舍是乎？於是而不舍，則居而孝弟，出而忠義，俗日厚，才日興，治日易，守則固，戰則勇，無往不由是而出，社學果虚文乎哉！視崇飾老佛之廬者，奚啻霄壤也？故樂記其事，用告來者云。

《正德南康府志》卷八李齡《南康府新建社學記》 皇上嗣位初元，慮天下未臻於治，良由學校未興，不得真才之用。特建憲臣，慎簡賢良，俾專提督之任。行之既久，致有成績。景泰中，以言者革去其職，學校漸弛。乃天順六年，仍復其制，又敕天下郡邑，每鄉每里建社學，選擇儒碩，以教民間子弟，甚盛典也。齡以菲材叨承重寄，受命而來，夙夜祇懼，惟恐有負。故凡巡歷所至，即命有司首舉其事。而南康府知府王君穆出自儒官，尤以興學爲念，乃率僚屬秉公協力，首建社學於郡邑，凡百餘所，而庶民小子罔不翕然而就學矣。復命工甃石，特記其事于學宫。

粤稽唐虞三代，所以比屋有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以天之生人獨厚于古而薄於今耶？蓋以教人之法盡其道也。人生八歲，遣入小學，教以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十五入大學，教以正心誠意之道，修己治人之術，有詩以感發其善心，有禮以約束其筋骸，有樂以涵養其性情。故自幼及長，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而賦予之良得以恒存而不喪。伊川所謂「古人生子，自能食能言而教之。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内，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者，此也。降自漢唐，禮樂廢壞，學政不修，而士之所學，不過專事訓詁、務爲文辭以徼利達而已，而古人之良法美意蕩然矣。欲人之成材，風俗之淳美也，不亦難乎！我朝龍興，稽古爲治，外而天下郡邑，既建學立師以教兆民之俊秀，内而京師，又立胄監以煦陶其成。列聖嗣興，丕揚休烈，教已至矣，化已行矣。而皇上猶惓惓特立社學，以爲大學之張本，使天下之人自童稚之時，無不受學以養其良心。既成童，拔其秀而實者育之大學以造就之。濟濟青衿，樂乎清時棫樸之化者，莫不遵正學，迪正道，出而奮庸於時，必能弼亮天工而翼宣盛美。行見文教之敷洽於覆載，弦歌之聲遍於閭里，而今之學即古之學，今之人即古之人，而唐虞三代之美復見於今日矣。則聖天子建茲千萬年不拔之盛典，固宜被之金石，昭示永久。後之繼治者，尚當欽承而毋忽。

鄭紀《東園文集》卷五《漳州府社學記》 聖未天，希之則天。賢未聖，希之則聖。士未賢，希之則賢。希之之道如何？學而已矣。夫人之生，四端萬善，皆天所賦，宜人皆天也。然理一而氣殊，故有未天未聖未賢之等。學也者，所以去

其未而復其皆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其小者，閭巷之學也。十五歲入其大者，王宮之學也。大學之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其極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小學之教，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歸在於收放心、養德性而已。夫心不收，性不養，格致誠正且無其地，而況於修治參贊也哉！是小學所以立大學之基本，而大學不過收小學之成功而已。

所謂小學，則閭巷之學是也。古人閭巷之學，即今之社學也。近世父兄之於子弟，幼小入鄉校，即俾其習對偶文字之學，灑掃禮樂之事目不及見，古人之所收者今則放之，所養者今則殘之，小學之教已蕩然矣。及俊秀而入泮庠，則又穿鑿經意，雕繪詞章，以媒利禄。他日偶得一資半級，則蠹政殃民，貽患後世。大學之教又掃地無餘矣。所以然者，豈但泮庠之誤人耶？實由鄉校之誤於其始也。用是南海羅君列以監察御史出守于漳，討賊子民，百廢具舉。又能首興學校，作養人材，郡邑泮庠文風大振。既而慮夫基本不立，則涵養不深，趨向不正，器識不大，德業所施亦難遠到。乃遵聖朝舊制，請于提督學政憲副杭君濟，設立社學于城北芝山之麓。北枕天寶，南襟長江，鶴山圓嶠，環拱左右。學之規制，前後二堂，堂皆五間。東西號舍十有六間，外爲大門，繚以周垣。井庖湢溷，莫不備具。經始於弘治乙丑仲秋之朔，落成於明年正德改元孟夏之望。祭享已畢，遂選民間俊秀子弟百三十餘人爲社學生，禮請致仕知縣胡舉以主其教。立教規十有二條，俾其習學有常，所考課有定期。静專無外誘之奪，循序無躐等之病。昔之已放者今則收之，昔之未養者今則養之，藹然古人小學之遺意。而大學之教，將有待而收功焉。去未復皆，此其第一程也。郡之士大夫暨學師儒走書，因邑庠生王儒來請予記其事。

予以事有倡有和，而後可以成功。漳在宋淳熙中，朱晦庵先生來守，因民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民，命父老訓説，以教子弟。時北溪陳安卿從遊郡齋，晦庵喜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是晦庵漳之倡也，北溪漳之和也。今羅君以社學倡漳，不知郡齋之中，有後生小子如北溪乎否也？是爲記，俾刻于石。

《嘉靖淄川縣誌》卷三王納言《淄川縣社學碑記》 古人建學養士，養雋德也。始小學以爲大學之階，養士之最良者也。儒學南界有隙地一區，爲奉佛氏尼者家焉。正德丁丑，顧侯來宰敝邑，首務風化。越明年，政教純新，鋭然以黜邪崇正爲任。政餘，進諸士夫而語之曰：「邪正不兩立。吾夫子道大如天，孟軻氏力排異端，懼雜儒道。吾輩誦法孔氏者，可容外説祠與夫子廟庭先後耶？況邑之社學庫陋荒穢，不足激誘後進，盍以兹地爲之？」乃以事上當道，當道韙其議。於是廢其祠，歸其人，老屋塊垣，毁撤無遺。遂卜日表位，萃材徵工，來趨役者如堵。中構堂五楹，扁曰「崇正」。峻整明爽，堪以講肄。環圍以壁，屹屹堅實。門屏皆序，次第爲之，皆壯麗肅邃。不匝月，功既完，嚴選有行業者二人爲師。其生徒俱邑之秀偉岐嶷者，濟濟盈庭，吾伊之聲，達暮不歇。積年不根氣習，頓然回改。夫人才不借於異代，顧程督風厲者何如耳。我顧侯下車未幾，旌別邪正之嚴若此，俗成民化，名人魁士胥此焉出，養士之良，例之古人，其意豈異哉？

《同治安仁縣治》卷三〇桂萼《社學圖説》 社學即古小學之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持，令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蓋古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作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内。至於冬月，則餘子畢入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强其血脈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脈。視今之教者，或嚴立課程，急其記誦以傷其魂，强所不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魄，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爲勤惰，此小學弟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閭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

今辟有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爲巷，前爲社學門，以篤實老長二人，平旦坐左右，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

次爲習禮堂。以《經傳通解》及陳詳道、楊復等考定者爲圖，曰《胎教圖》，曰《父接子禮圖》，曰《童子禮圖》，曰《冠禮圖》，曰《士相見禮圖》，曰《昏禮圖》，曰《子事父母圖》，曰《婦事姑舅圖》，曰《祀先圖》，曰《鄉射圖》，皆金碧輝煌，令可娱目。以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陞降拜揖坐立之後，即授一圖，指示點畫，令其通曉。即此可以見禮器，即此可以辨雜服矣。

又次爲句讀堂。内榜管子《弟子職》，用朱子所定者，亦列四圖，日講一圖。次及《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即止，必令無苦乃善。仍講朱子《小學》二三條。

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日止教一二，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教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易通而已。

又次爲聽樂堂。内置鼓鼙笙磬投壺，師章射禮樂。或教以鼓節，或教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無自而至矣。

以上四堂，一遍則日晡矣。復自書算堂一名略復舊業，以次至句讀堂、習禮堂，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右序出。如此，則人家無子孫之憂而子弟免笞責之苦，雖古禮崩亡，亦不無補于萬一也。

《嘉靖磁州志》卷三紀純《磁州創建社學記》 儒學前舊有二途，其一縱而南向，其一横而西出。正德庚辰，太守德興張侯既新學宫，乃塞其西途，曰：「此詎可棄爲隙地邪？」面兑方以爲社學。鳩工集材，畚鍤具舉。中堂以間計者三，號房以間計者南北各四。堂前有門，如堂之數。揭以牌扁，聳觀瞻也。堂後有室，如堂之間。中置竈榻，便食息也。其長十丈有奇，廣則三之一。地在學宫之右，街里之中，高明爽愷，平正軒豁。工既訖，延生員張岳爲弟子師。每朔望，太守陞堂正坐，童丌序進，少長以班，肅拜而退。太守親爲正其句讀，考其課業，授以反切對偶之法，習其應對進退之容，激勸之以筆劄，州人翕然稱其盛舉。斯役也，蓋太守以磁民之心爲心，而欲考其成。督工之吏張翱亦能以太守之心爲心，而有以相其成。是以僅逾月而落之也。

於戲！童牛可牿也，而或失其純良訓擾之性。蒙泉可養也，而或混其紺寒潔冽之真。張侯於此，其知爲政之首務哉！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爲毁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廣城淫祠所在布列，扇惑民俗，耗蠹民財，莫斯爲盛。社學教化首務也，久廢不修，無以培養人材，表正風俗。當職怵然於衷，擬合就行。仰廣州府抄案委官親詣各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載於祀典、不關於風教及原無敕額者，盡數拆除。擇其寬廠者，改建東、西、南、北、中、東南、西南社學七區，復舊武社學一區。仍量留數處，以備興廢舉墜。其餘地基，堪以變賣木植，可以改造者，收貯價銀工料在官，以充修理之費。斯實崇正黜邪，舉一而兩便者也。抄案官吏先具依准，仍將毁拆興建過緣由，造册繳報。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

《嘉靖光山縣誌》卷二胡智《光山縣社學記》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故自古帝王，必資賢才以輔治，而賢才尤資學校以教養。仰惟我朝法古爲治，亦以養學爲急，内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以培養賢才。而於學之外，又設社學，命有司慎擇師儒，以教俊秀之童蒙者。此古昔盛時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之意，所以得賢輔治而躋大明一統之盛也。

余邑社學舊雖有制，而淺狹卑陋，往者因循，傾頹久矣。西晉田侯，名益，字損之，來令邑之明年，政成化行，民用康乂，百廢俱興，而于學校尤惓惓焉。乃諭諸僚屬及邑之士夫曰：「社學之設，攸繫非輕。《易》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今之社學，即所以養蒙之正耳。傾頹如是，將焉以副朝廷建學養賢之寄歟？」遂於舊學之後，易地之高明者經營而新之。舊爲齋一，今增爲三，曰灑掃，曰應對，曰進退。舊爲間三，今益爲五。中有門，題曰「養正」。外有門，題曰社學。始工于成化丁酉之冬，告成於戊戌之春。而工不奪民，力不告勞，費則出於士之富而好義、民之誤於罪而義不受笞辱者。規模制度，三倍於昔，其所以體朝廷法古養賢之意至矣。落成日，余偕邑博諸先生往觀焉。見其宅第高明，規矩弘大，官渡寨河之水環帶于東西，金剛濮公之山擁列前後，與凡三山雲霧之峰巒、八水清流之秀麗、蘇子瞻之書臺、司馬公之井泉，罔不萃於目前，可以洗塵俗之胸襟，可以開童稚之茅塞，誠山川之靈秀、邑中之勝地矣。侯復擇師儒，拔民間俊秀子弟皆受教于師，徙仁遷義，以指其方，日省月試，以考其課，其養蒙之正，殆無以尚矣。他日邑之士子得養蒙之正，有希賢希聖、文明千載，爲卿爲相、柱石邦家，與夫精忠義氣仰貫白日、垂名竹帛以照耀萬古者，胥在此焉出。若是，則今學之功，庸有既乎？諸公屬予爲記，以永其傳，抑以勸將來令之督而毋廢墜，師之教而無倦怠，子弟之教必于蒙養之正而馴造高明之域，庶可以副朝廷建學養賢之意，而于侯今日擇地建學之美亦不混矣。是爲記。

《嘉靖寧州志》卷一八蔣芝《小學成序》 天王御極，雅尚學術，培植人心，肇治源也。王若曰：人心渝古，世昧日滋，迷亂攻敓，蕩淩溺斃。惟皇降衷，違曰悖哉。宰臣建白，明詔郡縣，遍置小學，書算句讀，達世學古。習禮聽樂，淑漸中和。東西列塾，作所作德，使師以是教，童而習之，罔荒於嬉，罔念於狂，罔逾於閑，罔失於初。耳目知覺，念念在兹，百爾紛如，無交無引，赤子之心，湛惟一哉。悉有恒性，天下寡過。聖明綏猷，神識預養，可睹崇本之化矣。外台風紀，欽若帝命，奉代謹申，使臬郡符，旁午馳下，戒遝考成，學政文宗。作人敷教，揚休彌切。守土長民，親牧魂稚。慚懼緩期，上負下馳。師儒之官，待完效業。里巷小子，嘻嘻竊慶，奮蒙志晉，家之父老，繫望屬育，忻忻如也。可睹尚本之同矣。寧在江徼，發磽毛石，頻年亢掠，大水無苗。矧曰時詘，王制允興，修泮復閟，彼既

曷已，芝知寧事，巨賴當路，用迫杪言，諸大不貲，取之官入。郡中儒族，聞風向義，股任肩勞，捐藏出慮。遄畢顯樹，一草一木，鄉長都甲，若罔聞知，喜若而人，遹成茲役。事惜泯實，法得附書。伐磨石崖，首贊皇典。次述省章，惟茲子來，趨事惟勤惟忭，聖化遠屆，憲度旁肅，薄海足征。爰及諸名，其子若孫，獲遊於斯，指點感思，求慰前修，相勉於善，可睹知本之勸矣。用是登之此石，章之此學云。

《嘉靖九江府志》卷一〇白金《九江府社學記》　江州郡城坊廂名太寧、通津、新民，例有社學，久無基地屋宇，而化民善俗之具缺矣。予奏差榷商茲土，聞之惻然，遂自謂君子理天地，斯固吾人事也，敢毅然以爲己責。乃出公家之餘者，貿民閑地，建學于太寧坊，變琵琶亭建學於通津廂，而坊之新民者奇零散處，亦附於中以就教焉。唯患師未得人，議訪羅儒士允中行之端謹者。予以爲事涉風化，不可易也，予時偕年友郡邑博邵君清往詣其廬，禮請主教，暨譚論蕭庠以翊之。又圖所以爲師衣巾計而未有所資也，於是置田數畝歸之學，約歲入租米五十餘斛。而師之卒業焉者得以優遊旦夕，無乏絶之慮。既而教讀請文以記之。予惟建學立師，人皆知爲盛典，匪獨明達國體者知之也。自時忽於近小而莫之舉行，第未仰思聖朝内設胄監，外設提督官以董郡邑學政，而鄉閭里巷以極遐陬絶漠先王聲教之所未暨者，皆有學焉，而社學亦與其間者，斯不亦重乎！《大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朱子曰：「蒙養弗端，長益浮靡。」夫爲古人之所以甚重焉者，豈不以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朕兆於此而所當預養者哉？迹若甚小，而其所關者甚遠且大也。顧其教且學於斯者，試以此意求諸古人理到之言，思力行之，則庶乎民風日厚，民德日新，而因以見聖化之純，無間於遐邇矣。乃詳所建之由，並繪圖以記之如此。然非崇飾以爲功也，特使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嘉靖九江府志》卷一〇張楠《九江府小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修其道者謂之教，而學校則教之地也。粤古聖神，立小學之教，謹其始也，立大學之教，成其終也。我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令立國子學及郡縣學，即大學之教也。迄今天下一統，肆聖天子臨御，治復隆古，允禮臣所請，命立小學，即古者小學之教也。猗歟盛哉！維時歲值戊子，九江府判林侯檉，府推黄侯麟協力區處，市地於府治東，廣九丈，深兩倍之。既而郡守馬侯至，首詢學校，興廢舉墜，修先師先賢殿廡、生舍，勒御制箴碑，建成德、達材二坊。爰度小學基址，鳩工庀材，遵行圖制，前創習禮堂三間；次句讀，次書算，堂間如之；又次聽樂堂，五間。凡四堂之西，兩翼相連，共廂房六間。習禮堂之前，峙以三門。外左右爲東西塾，各三間。臨街豎大門一間，扁曰「小學」。其陶木之價、夫匠之費，皆馬侯節縮爲之，不擾於民。經始于嘉靖庚寅季春，落成于孟冬。内外森飭，規模弘敞。於是郡邑令師儒僉謂是舉當記垂永，顧楠門人鄧子炳適主小學教事，走狀懇屬筆焉。楠據狀而告之曰：凡我斯文，知夫今日建學之意乎？蓋孔道彌光，浸改異家之贅聚，人心皆古，甚爲與俗之推移。賢才非養，吾見桃李方植於門檻之下，而麟鳳已懷於胎卵之中，治之隆替繫焉。此小學之所以建也。其曰習禮，則凡三千三百之繁，撮其冠、婚、喪、祭、射而行之，儀則以約，可以運斡化機矣。其曰句讀，則凡離經辨志、敬業樂群，而習師學友之通達，可以果行育德矣。其曰書算，則凡六義八法之衍，寸黍九等之會，可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矣。其曰聽樂，則凡五音六律之詳，風雅頌之詠，采齊肆夏之什，樂行向方，可以觀德矣。聖功以啓，彝倫以敘，真材以出，善治以臻，孰謂修齊治平之道、聖神功化之極不發軔於此邪？此小學之建所以爲重也，教人者、教於人者，可不慎哉！

馬侯名紀，字直卿，號禁溪，鈞陽人，丁丑進士。爲侍御時，楠在尚寶，已知爲人嚴正不阿，今遷是職，益加策勵，誠始終不渝者。遂樂於記云。

《嘉靖尋甸府志》下卷傅良弼《木密所社學碑記》　嘉靖元年春，昆山周公持憲節巡歷滇之安普，所至用夏變夷，黜邪崇正，一道肅然。嘗曰：教以化民，刑以弼教。滇民不惟不知教，而且崇尚異端，以害吾正。尋檄諸部毀其祠，改立社學。比至木密，其淫祠尤甚，其人信之尤篤。乃進千户魏鑾等於庭，諭之曰：「家塾黨庠，我朝法成周之制，何有於神堂佛宇也？今諂事鬼神，弗務民義，有不容于太平之世矣。況社學育人于童蒙之時，尤爲端本之地，失茲不養，其何以望鄉有善而治臻成效耶？」會有所謂園通寺者，素號靈異，耆宿懇留。公曰：其亟毀之。用其材改爲屋凡若干楹，而樹以門，周圍以牆。門堂齋閣，焕然一新。恐教之虚任也，慎選生員，以司其事。恐教之擇類也，廣選童生，以習其業。又恐教之者無所藉而學者有所廢也，以常住田五十畝、園地五畝，使歲輸租七十石，銀四兩，以爲春祀秋祭資費。又恐失於防護也，僉餘丁一名，以司扃鑰，學旁隙地可爲圃者，付之事用。以書屬弼，爲之永記。

弼曰：爲政貴崇正道、知先務，二者兼而有之，于從政乎何有？嘗怪吏斯土者，鄙視其人，惟學之圮毀，書院之有無，故不修治，肯用心以舉於此者鮮矣。且

鄉黨之學，士大夫所建，而朝廷因之。及州縣學立，固爲具文，而此獨不廢。其他聚徒講學，皆足以爲教於世，而不獨此也。且木密所軍民繁庶，舊無學校，使俊秀子弟有志而不獲教，則玩歲廢業，無所恃以爲成者多矣。今公斯舉，其文公化蜀，常公治閩之遺意歟？況官不知費，民不知勞，翕然向化，以歸於正，公之功其大矣夫！

周公名愚，正德戊辰進士，由南部秋官。其綱紀庶政，糾察廉貧，有難以盡述者。工始壬午之秋，成於是歲之冬，而記於癸未之春正月望云。

《嘉靖商城縣誌》卷七彭危行《商城縣新建社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我高皇帝龍飛之初，用夏變夷，仿古設教，首建國子學，次建府州縣學，次建社學。夫社學者，社立一學，即古家塾之制，所以養蒙端始、觀化善俗者也。鴻漸而往，陞諸府州縣學，陞諸國子學，胥此基之也。今有總角之童，不由社學而輒入鄉校，其諸未能學立而遽欲學趨者乎？英宗正統丙辰，令各處社學，提學及司府州縣官嚴督勤課，不許廢弛。越天順壬午，復敕諭提學，丁寧至再。蓋欲成皇祖之志也。嗣是列聖相承，至我皇上，法祖崇教，率遵舊焉。閭巷小子，何其幸哉！嘉靖己酉夏，吾省學憲見海翁公按試吾汝，録吾商子弟之俊秀者三十有奇，其尤者十五人補儒學生，餘發社學，以需次考。顧商自成化乙未設邑以來，前令因仍，未有社學，則子弟寄空名而憲案爲虛文矣。於時邑侯龍川萬公以興學爲己任，遂慨然自謂曰：「吾忝提調而不爲之所，是吾罪也。」乃度隙地于學宫之西，不福神棲，不溷市囂，詢謀僉同，卜兆云吉。既乃量材經費，鳩徒僝功，未幾而社學立焉。正堂三間，取《易·蒙卦》彖辭之義，扁曰「養正」。東西房各三間，略如學之齋制。前房一間，大書題額，表示里巷焉。工肇於己酉八月初三日，成於九月十五日。是役也，財不里斂，力不夫徵，若子謂侯於是乎善創矣。侯猶慮夫久而或圮也，爰用樹石，謂予忝鄉社之長，走狀徵予言以紀歲月。

於乎，是學之建，豈曰觀美已也！於聖制爲不負，於學政爲克新，於子弟爲有賴。勖哉爾小子，登斯堂也，尚思爾提調名扁之義，收放存良而養正于蒙，則遠大可馴至矣。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徒呻佔畢，多訊問，工文詞，而蒙養先自壞焉，是困蒙吝者也，非爾提調之所望於爾也。爾小子其勖矣哉！

萬侯名炯，字彦明，龍川別號也。律己平政，百廢具興，而創學其一端耳。郭丞文顯氏、唐簿繼恩氏、姚幕智氏，咸樂觀厥成。而督其工者，則老人黄大元，義民周偉、胡相也。

葉春及《石洞集》卷一《應詔書二·正士習·興社學》 臣聞天下之人，未有無所屬者也。夫人含心知之性，有血氣之欲，好惡殊方，喜怒不常，惟其便而趨之。若鹿挺於原，四方無擇也。是以聖人患之，設爲法制，驅天下之人皆入於其内。農耕於野，工作於肆，商居於市，士修於學，無有一人出於法制之外者，故能使之各得其職而不爲亂。然四者之中，所謂士者，又皆聰明知慧之人。其爲心甚廣，而其所業又可以得高爵厚禄，其爲利甚鉅。以甚廣之心而覬乎甚鉅之利，則其亂將益甚。是以聖人患之，綢繆於黨遂之間而固縛於閭巷之際。當其少也，已教之於里塾，以厚其基。而其秀也，乃升之於庠序，以成其德。自少至長，莫不皆有所屬。蓋其所以防之者甚備，而所以養之者甚周也。

我太祖皇帝於投戈息馬之秋，即弘稽古右文之治，自國都外，天下府州縣社皆立學焉，斌斌乎與三代比隆矣。然府州縣學文雖虚而不廢，社學法中廢而不行。正統初，復責督學憲臣著爲令。臣以爲今即使有賢督學守令，法皆見之於行，事皆出之於實，亦不過一二學究率三五豎子，誦篇章句讀之言，習拜揖唯諾之節而已。其稍學文業舉者，即呰然恥與其列。故天下之人猶有無所屬者，謂此也。夫人方齠，則機未動。既長，則習已成。惟離齠將長之時，正欲動情勝之日，是故《易》著童牛之訓，《禮》垂執駒之文，言制之難也。今以欲動情勝之年，又重以科舉文字之習，下不聞父師少師之誨，而應對進退之儀已荒；上未列祭菜鼓篋之儒，而紛華盛麗之心先靡。蕩乎其無歸，飄乎其欲奔。此孔子所以惡速成，而詩人所以戒突弁也。

《公羊》註曰：「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學小學，十五歲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由此言之，小學、大學，皆里塾之所教也。今之學雖去古遠甚，即而求之，所謂篇章句讀者，其亦準小學乎？所謂學文業舉者，既已倣修已治人之説矣，其亦準大學乎？臣欲督學責令守令，度里社多寡遠近，修建社學幾區，擇諸生經明行修，可應特科者爲師，驅前二者屬之。雖彼各安其居，各便其師，不可强要，朔望於此行禮而受説焉，應對進退之間既得以董其不度，紛華盛麗之心亦得以潛消默化，知乎朝廷立教之意與乎聖賢爲學之方，有不專於科舉者。選補弟子，取而擇之，不屬社學者不試。守令亦時勸勉，使之有所興起。自少至長，皆有所屬，而庠序之教，亦將有所易行。不然，則其父兄師長固亦有以臨之，然不過利禄之媒，未知朝廷之意，欲以重責之也，而

不能有所觀感。且夫天下之法未嘗不善，而每患乎人之不行，行之不盡其意。今法，學官弟子取諸社學，則豈謂句讀豎子哉！故夫國家之法誠能盡行之，即三代何加焉？而每患其不能也。

葉春及《石洞集》卷九《建亭壇社學移父老》 知縣欲各都立申明亭一、社學一、社稷壇一、厲壇一，淫祠無論大小，不在祀典，盡毀之。久未訖事，惴惴於簿書期會之間，知縣則俗念爲吏最無狀，一旦罷去，空抱此懷，即死不瞑。文到一日，父老即會里正、甲總，盡毀淫祠，丈其廣狹大小以聞，匿者、遲者，父老罷免，里正、甲總重罪。或宜爲學，或宜爲亭，或仍或新，或析或留，並註其下。壇則擇地高敞，材亦取諸淫祠。期旬告成，遲者如前之罰。知縣時循阡陌，問民疾苦，即而考焉。

曹于汴《仰節堂集》卷四《修社學記》 萬曆丁酉春，余署淮安府事，盧生守恭以所居社學傾圮請修，乃爲處數金修葺之。未幾告竣，盧生請爲記。

夫是區區之役，烏足記者？雖然，余有言。往歲李櫧山先生遊淮浦，宋正吾丈見其子，求爲之師。櫧山憮然曰：「予固不若渠，胡以訓之？」謂赤子方純朴，而漸長者漸琢其真，何所裨益赤子？此櫧山自治之嚴也，亦可以知訓蒙之方矣，第令保其初而已耳。夫童蒙譬立通衢，靡所向往，有人焉引之周行，則周行矣；引之羊腸，則羊腸矣。聖人之學，周行也；勢利之學，羊腸也。盧生何以教童蒙？當自能辨之。

教師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七《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其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七《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論教讀》 竊謂學無二道，習有異途，童蒙之教，欲一之於正道，而不使雜焉以壞其良心者也。今有等生徒，安常習故，以爲社學之教，皆非當世所急，只是多讀書，熟作文，中舉得富貴便了。不知我太祖高皇帝立學教民，則先行後文，設科取士，則以文觀行，豈徒文而已邪？夫文既不足以盡學，則讀書作文安足以盡人道？欲盡人道而不爲小學、大學，是猶欲飽而不求食，未有能免於饑者也。且小學是童蒙身上實事，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學此學。書册記載，不過欲人知而行之。至於《大學》所謂「明德」，德不是紙上之物，明不是口耳工夫。古人雖未嘗不多讀書，要在得於身心。苟不知學，雖讀書五車，作文一世，不過增口耳之欲，攻紙上之談而已，於身心何干？故曰：「書生多欲少剛，胡不自愧自反？」六經、四書人誰不讀？實學乃爲有益，徒記反以蔽心。所以學者徒能記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好，亦只是一場閑説。若所爲不善，口誦心違，是侮聖人之言也。夫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賢豈貴於空言也哉？」今之童生，七八歲時止是讀書，十歲之外便學作文。父兄師友皆是欲速，一或博記能文，即稱之爲有學。不知養正與明德工夫一分不曾做得，將何以謂之學乎？亦嘗有自悟而進於大學之道者，蓋由質美而然，學校中未聞以此而教人也。且古之聖人，亦待小學、大學而後成。今之學校如此，欲才之多，得乎？其間知大學者，又多有滯於講説訓解之一偏而不自覺，雖能談玄説妙，於身心上苦不得力，不免終爲利欲所奪。此只在童蒙時壞了，所以多轉不得。若不變舊日社學之教，而復止於督取書課，是乃限人以紙上之虚談，而不欲其修人道之實，甚則縱而使之狥利貪欲，積惡無恥，欺取富貴而已。若在常人之中，則多强梁懦弱，父子悖逆，兄弟爲讎，骨肉是輕，財利爲重，甚至殘忍刻剥，陰害詐謀，雖絶滅人道不顧也。朝廷設學，教民育才，果欲如此壞之乎？當職叨任教事，深思自責，敢不以古人之學望諸士民，而欲其有行有文以盡人道之實，而乃以文藝限之邪？由此觀之，社學之教，至重至急。凡爲師弟子者，當慎修其事，毋復安常習故，以誤後學。

一、教讀師皆有成人之責，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事。今而後，宜虛心自責，篤信力行，以稱師儒之職。不宜妄自菲薄，以誤風俗。所行教禮教讀之規，各里師生俱要抄寫一本，互相體悉，同心輔教，以成美俗，庶幾補助朝廷政化之萬一。有能遵依不悖，爲衆所稱信者，當職以禮褒勸，俟各學大館教禮之師有闕補用。如違，定行革退。

一、教生徒，須先引其志趣，責其恭敬，增其見聞，察其玩戲，以至坐立拜揖、居處道路、飲食衣服，皆須著意照管，提撕警覺，使之日歸於正，然後足以成之。不如是，必有一曝十寒、習染一偏之病，求其不流於卑下者鮮矣。

一、日所講所讀之書，須擇一二章切於弟子身心人倫日用者，白直講諭。就以子弟所當爲者發明，責在子弟身上。如講《孝經》，即令他歸家如此事親。此不是講書，是借古人之嘉言善行以教他做人，與講科舉之書絶不相同。不可念誦浮詞，泛然都作一場話説。

一、日所讀之書，皆用正書，不許私讀《幼學詩》及《吏家行移》等書。讀書皆用正音，午間不許作對句，只抄寫《風》《雅》《頌》之詩全章，或一二章，或前人律詩絶句，教之歌詠，以興其志趣，養其性情。不許歌《金榜》、《富貴》等詩，以啓生徒急功利之心。

一、寫字專習一家正字，務令端楷清健，不宜取法今日吏家軟俗之體，最爲可惡。及寫字式，不許寫《金榜》、《富貴》、《求仙》等詩，須擇有益身心之言。本道有前代法帖分教。

一、生徒往社學大館習禮樂之後，如有因仍逃學、不服拘管者，及有違學規者，重責，書其過以待查究。

一、生徒之父兄，待師之禮，每宜加厚。常見有等父兄，惡先生責其子弟者，故使教者樂於苟且，曲順人情，以終歲月，所以教法不行，生徒無忌，是乃棄子弟於無用，而養成其敗惡之性也。凡各里教讀之師，其間生徒固有往社學大館教禮之日，但教禮之師已有措置，不用生徒供給，爲父兄者宜各盡禮於教讀之師，不許因而計利，以慢師儒，污薄風俗。

一、教讀不許罷閒吏員及吏員出身之官，或生員因行止有虧黜退者，丁憂者，及有文無行、教唆險惡之徒。下至道士、師巫、邪術人等，各宜先自退避。學規已行之日，如有隱情冒教，定行查究。

一、社學規仰各府依式刊行，務要對明字句，不許差訛。命所屬印給里長坊長，分各社學。刊畢，先繳本道查考。

嘉靖元年六月。

葉春及《石洞集》卷九《請大館師洪進隆等》 我朝纘堯舜之傳，盡君師之道，立百司分任其責。鄙人不佞，謬令兹土，職掌具存，匪直筐篋爾也。升于邑學者，朝廷既命官教訓之矣，各都子弟尚未有屬，何以副朝廷作人之意哉！邇遵令典，毁淫祠改建鄉校，期隆大化。竊覩執事學明行修，宜爲師，謹帥本都子弟聽命。兹有不腆之儀，再拜獻于執事。

學規學則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禮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仿。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細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虚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

使魏爲申明社學事：當職欽奉敕諭：「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去處，令有司每鄉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效。仍免爲師之人差徭。欽此。」欽遵。竊惟古人八歲皆入小學，其教先行後文，禮陶樂化，篤信力行，由此而入大學，故進善者多。今之教舍行趨文，使蒙者益以荒惑，童習而長安之，故爲善者少。間有質美好學者，亦不免蔽於末藝。若名世者，其無文王猶興者歟？故有由俊秀入府州縣學者，多懵然不知小學之事，豈復知有大學工夫？手執詩書，口談仁義，考其行，曾無異於常人，不免任氣滋欲，逐世奔利。甚則下視宗族，陵奪鄉里，以道爲迂，以禮爲執，一以廉恥爲沽激，雖與之言，不徒不信，且反聚而笑之。此無他，心已久放，欲反作主，如醉未醒，如夢未覺，悻悻然自以爲是，不復自知其非。雖聖人與居，恐亦不能化而入矣，豈不深可惜哉！鄉無善俗，世乏良才，有由然矣。原其所自，非民之失，教之失耳。觀諸《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亦未嘗不後文先行。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皆聖人至教，萬世人人所當學者也。然則社學之教，其可苟乎？今之各里社學，館舍淺狹，讀誦雖存，禮學盡廢。故特建各隅社學大館，以爲諸生學習禮樂之所。以禮樂讀誦互相啓迪，務求作新，以期化民善俗，育才成治。爲師者冀共勉之，慎毋曰三代闊遠難行。所有合行教條，開具於後，仰抄案回府，轉行所屬遵行。具依准類繳。

一、每歲各州縣提調官以正月望後啓學。先一月，具書致禮請師。明示各里以啓學日期。前期數日，師至本隅各里，擇生徒年長有禮者四人，或二人，先往社學大館迎師。一里同具一手帖，開報某生姓名、住居、年歲月日，及父兄籍貫，以某人爲户、某仕宦生理，在某街巷某教讀讀書，或在本家讀書，總付本里年長生徒，送赴本隅社學大館。每前一日，學師於隅內生徒各里点一二名，或三四名，共輳六七十名，或百名，同一日坐齋肄業。每日晚，命各里生徒一人，用一小紙，帖寫其本里次日當坐齋生徒姓名，歸往其家報之。明日，本生赴學，即帶自己名帖，送回學中交納。其餘班未至者，各回本里教讀學舍讀書，或歸本家讀書。初見不用贄禮，行拜而已。生徒初相見分班，亦行拜禮。

一、生徒當日者，須黎明至學。先生前一日，列生徒長少之序，掛於門內東西兩壁。生徒至，依序立於兩階下。点灑掃者，先以序入執事。其餘軒舍，以役人代之。畢，復降階立原位。觀其執事恭謹者録之，怠忽者教而責之。次擇贊禮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諸生以序兩班，升堂正立。唱「揖」，分班圓揖，就位，静聲端立良久，以觀其德容。命執事者擊雲板，命坐，年長在上，以次序坐，務使從容嚴静。良久，命擊雲板，命十人一班，依序出就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長，或以《童蒙訓》，或以大學之道，白直教之，懇切以開其志趣，援古以增其見聞，不須屑屑講解文義，只要責之使行於身，如此是君子，汝所當學，如此是小人，汝所當戒。彼古人已行之孝弟，如温清定省之類，須告之曰：此是古人實做的事，汝能如此温清定省，便是學；若不能實做温清定省之事，徒然念得講得，亦何用？今教汝之後，常訪察汝，果能如此，以禮待汝，不能如此，痛責不恕。凡所告者，皆以生徒職分所能知行。至於起居出入，動静食息，皆當實教，不須告以性命高深之理，蹧等無益之言，徒增口耳之末而無益於身心也。教畢，仍命復位坐，看記所教《蒙訓》之類。年小未能看者，教之誦記。退食，擊雲板，亦以班揖。出館之後，察其有不能隨行後長，或傲慢鄉里者，責而教之。

一、復午學。升堂如朝儀，就位立，聽雲板命坐。分命詩章，各以簿抄寫。字要端楷，有善書者録之。其詩或《詩經》，或律詩絶句，擇其得情性之正、音律之和者，年小者代寫。寫畢，教以歌咏。務令莊敬和平，明白通貫。歌風雅者用正音，歌律詩之類或正音、或越吟。始命各生讀成誦，令善歌者數人同歌數次，於是衆歌。既成聲，每班十人歌於先生之前，用鐘鼓。其餘笙簫琴瑟之類，以漸教而和之。未升歌者，俱端坐静聽。歌畢者，命復位坐，聽其聲容温雅廣大者録之，清麗俊逸者録之，静正簡淡者録之。如躁澀俗弱，妖艷凄楚者，教而革之。年小未能歌者，但令誦記聽歌而已。歌罷退食，擊雲板如朝儀。

一、復晚學，如儀，就位立。良久，擊雲板，命習禮。未出位者命坐。每班十人，出就先生位前，東西向立。東先出位，北面立，長東少西，四拜習揖。畢，復位。西拜揖如儀。退。先生坐觀其容體恭肅愷悌者録之，鄙倍者教而責之。如有善拜揖者，免習。習禮畢，請善琴者教琴，擇生徒可教者教之。迎琴案焚香，進先生位前，請聽琴。學琴者就琴案，東西立，在位者俱拱立静聽。凡鼓琴，皆用正操，除淫怨操不用。聽畢，先生復位，教琴者退於後館教琴。其餘所當用之樂，亦以漸斟酌教之。諸生在位者，聽雲板命坐，以班出講習六書、九數、五御之法，酌其簡明者教之。御雖今日不行，亦當講明，以備古人一藝。有餘功者，聽其退於後館習樂歌詠，命持重者二人臨之。有失禮放肆者，禀責勿恕。務使諸生和氣相親，禮文相敬，以成善教。年小未能講習者，在位誦記《蒙訓》，或教

以嘉言善行。晚，擊雲板，執事者撤先生書席，如儀揖退。留直班四人，俟先生退後而出。夜歸，仍在燈下講誦當日所教《蒙訓》之類，即以所教之事事親事長、處事接物。先生常常訪察，如有徒能講誦不能實行其事者，重責勿恕。

一、生徒既教琴者，以三日一次，午後至學聽教後，退於後館習彈。每生只許教二三操，既能者免赴館彈習。其間年長生徒，如有不習科舉之業、願學樂歌詩者，除坐齋日外，命其午後常至本學後館學習。有琴者命自携琴。如有士夫鄉人善琴好學者，許社學師生時以禮請，午後至學。有父兄能敦尚禮樂以教子弟者，本職查訪禮勸。

一、朔望拜聖人。前一日之晚，命執事生徒拂拭，設牌位香案。牌用木，臨期用紙書孔夫子先師帖牌面，拜畢焚之。每朔用一日坐齋生徒，望亦如之。拜聖人畢，退別館，拜先生。分班相拜，畢，抽籤問講《蒙訓》之類，不能者責，乃退。每月朔望放假。

一、每月初五、十二、二十、二十七四日習射，聽先生預期具柬，請某賓，或請某教讀，學師，行射禮。賓或不足，則師生自殺禮行之。初射，命初坐齋之一日生徒，午前至學觀射。次射，命次日坐齋生徒觀射。餘倣此。擇生徒知禮者教之，觀其德器優者録之，其餘觀射而已。此日不坐齋。

一、生徒固以少長爲序，若其間有良賤之别者，亦當更處，以存大體，毋得混然不通。

一、生徒有四時之祭及高曾祖考忌日，須前三日禀於先生給假，教以禮儀，雖蔬食菜羹，務盡孝思，以申報本之義，以成化家之道。如有忌日燕笑違禮者，痛責勿恕。

一、有冠婚喪祭之家，許託本里年長生徒就先生問禮，量其力之厚薄，以酌輕重。一遵先王之禮，不許安於舊俗，逆禮亂常，及私用淫樂作佛事。違者訪拿，以法懲治。

一、生徒居家，及朋友相過，俱要敦尚禮節。於事親敬長之餘，須歌詩學樂，講論古今嘉言善行。兄弟朋友各盡其道，互相切磋誘勸，言笑動止，不許習爲市井之徒，務求做個好人。大則化家善俗，爲利用之器。苟不見用，亦不失爲君子。保守家業，上承祖宗，下垂後裔，斯不陷於禽獸，無忝所生，慎毋自暴自棄。爲師者務要以此等言語終日提撕，爲生徒者必須篤信師言，勇求上進。所行教規，令諸生各抄一本，以備檢閱省察。

一、生徒有過失者，或居家得罪父兄骨肉，或出外得罪鄉黨朋友，或自己所爲有失，即當直告於先生朋友，求知己過，不宜以不善之事自害其身。大凡偏惡之人未嘗樂於偏惡，由其不聞師教，率意妄行，日甚一日，養成是性。性既偏惡，見善人必嫌，聞善言必毀。正如街市常人，見大君子所作爲，必驚駭以爲不是，由其昏閉不知故也。今生徒有過，不肯告於先生朋友求知改者，是自棄其身而甘於爲惡者也。先生察出重責，書於改過簿内，以待本職稽考。

一、生徒衣服，俱要儉朴，不許用紵絲紗羅及違制服色，但許用布絹爲之。出入不許騶從輿馬。如違，定行究治。

一、生徒有好酒博弈、逸游驕縱者，切察其事，痛責深曉，録之改過簿内。如不改，許送提調官懲治，毋得苟容，本職訪究。

一、生徒有不服師教、悖逆非毁及有傷彝倫者，呈送提調官治罪訖，仍申本道區處，學師録於改過簿内。

一、生徒如有資質可教，能遵守學規，日有進益者，或有資禀異常、志行不凡者，學師時常選擇，録於揚善簿内，待本職按臨歲考之日，查取考送府州縣儒學教養。學師須從公具由開送。如生徒不可教者，不可因其父兄富顯冒送，以阻後學之志。

一、隅内有貧甚不能具棺舉葬者，許本里生徒告於先生，度隅内有力之家，遣其本里子弟生徒告之，集百家之小費，自足以濟一家之急。如有仗義捐己獨濟之者，學師録於揚善簿内，待本職按臨，以禮獎勸。庶幾鄉里相助，激勸人心。

一、有喪之家服未滿者，不許燕飲歡樂，違者社學師録之改過簿内，以待本職查究。

一、開學之日，各里父兄固當以禮往見。但人衆事繁，恐妨教事。至歲晚罷館之時，父兄當率子弟拜送，各申待師之敬。四時無事，不許輕至社學，請師求對。如欲問禮，須託年長生徒請問。先生議行，務從簡静，以成教事。毋致送往迎來，以荒學業。

一、歲晚罷館之日，許生徒年長者四人，或父兄里老，先期半月，具手本，禀本州縣掌印官某社學以某月某日罷館。提調官務要以禮待送。或社學在遠鄉者，修書遣里長老人禮送謝師之禮。社學已有措置，不必重瀆。爲民父母者，毋得違禮慢易，以致教化不行。當職查考。

教學與考試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訓蒙大義示教讀劉伯頜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悦，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剥落，則生意蕭條，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行政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申明社學事：當職欽奉敕諭：「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去處，令有司每鄉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效。仍免爲師之人差徭。欽此。」欽遵。當職所至，詢問社學，每府州縣各設數處，然皆卑陋湫隘，名存實亡，教讀姑取備員而已。蒙養弗端，長益浮靡，惕然有傷於心。今擬與提調官經畫其事，原設社學各因其舊，而以爲小館，各延教讀，聚附近子弟讀書其中，可增則增，可更則更，務從其便。別設一社學大館，延請明師，專以禮樂爲教。小館生徒各量地遠近，爲節班輪入大館，絃歌揖讓其中。大館師與講説書中大義，令其退而服行。必擇地之寬大閑曠者，旁置一射圃。若有淫祠及廢額寺觀，則撤而新之，事體尤便。經畫既定，然後興工營建。既成，當職別有教條頒示。小館教讀，提調官會鄉之父老及在學生員推擇。其大館師，提調官會同學之師生推舉。上自鄉先生，次及山林隱逸，次及監生、生員，務求衆所信服者，提調官踵門敦請，以賓禮待之。小館師父兄自行供給，大館師有司供給之。必須置買社學田，乃可經久。提調官政多弗暇，先命教官一員及生員數人規畫，而後提調官爲之措置，因是亦可以觀其才。此繫國家化民成俗重事，慎勿徒爲虚文。案至，先具奉到日期，續具行過事宜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爲毁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各處廢額寺觀及淫祠有田，非出僧道自創置也，皆由愚民捨施，遂使無父無君之人不耕而食，坐而延禍於無窮。本道已行各處，凡神祠佛宇不載於祀典者，盡數拆除，因以改建社學。今歲適當造册之年，合收其田入官，改爲社學之田，是除生民無窮之害而興無窮之利也。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理，即便行仰各縣通查廢額寺觀及淫祠之田，清出歸官，召人佃種，分撥各社學，供給師生。就擇佃人看視。社學有餘，則量撥儒學册内，明白開註。仍總立碑學宫存照，以防侵占，絶姦欺。隨田糧差，各隨土俗議處明白呈奪，以爲永久之利。其清查完日，各造册繳報，俱無違錯。抄案依准繳來。

嘉靖元年四月。

《明世宗實録》卷一一四《嘉靖九年六月》 癸亥，巡撫山東都御史劉節請於曲阜縣治立四塾，十六社各立一塾，簡孔氏生員儒士二十人爲塾師，凡孔、顔、孟三氏子弟八歲以上，俱送塾教習。年十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而黜其累試無成者。仍立爲廩膳、增廣、附學名目。其廩膳雖無廩餼，俱以提學官考定高下收補。至於應貢，以收補名第爲定。如年至五十累考無進者，發回衣巾終身。禮部覆議，允行。其廩增人數，許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武學

《明一統志》卷二《保定府・學校》 武學　在都司治東南。正統四年建。

《明一統志》卷六《應天府・學校》　武學　在府治北二里。正統七年建，以聚京官子弟之從學者，設官教之。

《明世宗實録》卷一二五《嘉靖十年五月》〔乙巳〕直隸巡按御史周釋按行山海等關，疏陳七事：【略】

七、嚴紀律以明軍政。謂各邊士卒驕惰，將領因循，語行陣則不知，語部伍則無次。緣無武學教養，率縱恣驕惰。宜申明法制，廣設武學，以教將領子弟，使知禮義忠孝之道，韜鈐紀律之宜。

疏下該部，以蘭臺襲封，各邊設武學二事當行撫按詳事，餘悉從其言。詔可。

《明神宗實録》卷一七《萬曆元年九月》〔戊子〕密雲、遵化、永平設武學，鑄給印信各一顆。【略】

〔戊戌〕改密雲等武學教授爲提調，各增設科正二員，俱選三科武舉充之。從督臣劉應節議也。

《明神宗實録》卷一〇一《萬曆八年六月》〔癸卯〕裁革三河、霸州守備及長峪城提調並密雲、遵化、永平三府武學提調各一員。

《明神宗實録》卷一二〇《萬曆十年正月》〔己巳〕南京兵部尚書潘季馴題議五事：【略】

一、裕作養以備選用。行武選司將各官襲職回者，揀選年青志學優騎射者送武學。【略】

部覆，從之。

《明神宗實録》卷二三九《萬曆十九年八月》乙巳，山東巡按何出光題稱：武場伊邇，將材宜儲。一、所重在騎射而文墨次之。二、額數當增，而本省尤所重。三、試日當寬，勿以日逼而苟且試事。四、遺材當録，勿以短文采而擯棄。五、武學當建，勿徒設於北直等處。從之。

《明熹宗實録》卷二六《天啓二年九月》〔己酉〕直隸巡按左光斗以直隸真、順、廣、大四府俱有武學，而順、永、保、河四府獨缺，請照例收録武生，附于文庠，以儲將材。從之。

光斗又請於河間、天津設屯學。其法，凡願入學者，試其文理稍通，兼知騎射，申本院收録，給武生衣巾，授田百畝，使自耕之，每畝歲納租一石。寄學之後，業益進而土益辟，補附、補增、補廩，一視衛學例。所補之廩，即就田之入飴之。從此議貢議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之實事。其願就武試者，免其府中類試。至屯學官舍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動官糈。天津原有兩教官，即令一官攝理，不必更添教職。所屯之人，但有墾田就學者，即許占籍，不必拘南北遠近。大都采屯田通判盧觀象之議而參酌之。因言屯學有五便：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谷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便一。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便二。募民墾田，牛種傭工等費不貲，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子粒之入。便三。津餉一粒，悉待遠輸，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敵十鍾矣。便四。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二三年後，耰鋤之衆即爲干城，橫槊之儒即爲露布。便五。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之路哉！

上命該部覆行之。

醫學、陰陽學

《明太祖實録》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六月》〔甲申〕置府州縣醫學、陰陽學。府置醫學正科一人，陰陽正術一人，秩從九品。州置醫學典科一人，陰陽典術一人。縣置醫學訓科一人，陰陽訓術一人。皆雜職。

《明太祖實録》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丁亥〕命禮部選天下陰陽官子孫年十二以上、二十五以下質美而讀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月》是月，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勳階之陞轉、俸禄之損益，歷年兹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於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勳禄之制，以示天下。【略】

從九品：【略】

陰陽學正術，醫學正科。【略】

未入流：醫學典科、訓科，陰陽學典術、訓術。【略】

醫學正科、陰陽學正術俱不給禄。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八《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庚子〕開卜筮禁。先是，京師卜筮者多假此妄言禍福，特下令禁之。至是，敕欽天監凡瞽目及陰陽人，仍聽其卜筮，諸人不許妄詞訐告。

《明太祖實録》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癸未〕始命天下府州縣儒學訓導冠帶。先是，訓導冠服與士人之未仕者同。至是，河南布政使司右參議

董倫奏：「各處儒學訓導合比醫學訓科、陰陽訓術一體冠帶，以別士類。」命禮官集議之而未決。上曰：「陰陽、醫學，技術之流，且有冠帶，訓導教誨生徒，爲國育材，豈不重於技術？宜授冠帶。」自是訓導皆冠帶，上名吏部，附選貼黄。

《明太祖實録》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正月》 丁酉，置四川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儒、醫、陰陽學官。時本衛新置，以儒、醫、陰陽學並倉庫驛傳未設官爲請。吏部議：倉庫官以鎮撫兼之，驛官以百户領謫卒當傳者兼之，儒學等官宜許其請。從之。

《明太宗實録》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乙卯，復設天下郡縣陰陽、醫學，遵舊制也。

《明太宗實録》卷五六《永樂四年七月》 甲寅，命欽天監舉精於實數者，纂修陰陽星命等書。

《明太宗實録》卷一〇三《永樂八年四月》 〔乙丑〕設雲南大理府陰陽學。

《明太宗實録》卷一一〇《永樂八年十一月》 〔壬辰〕設四川永寧宣撫司醫學、陰陽學、僧綱司。

《明太宗實録》卷一一六《永樂九年六月》 癸卯，設四川永寧宣撫司九姓長官司陰陽、醫學。

《明太宗實録》卷一三二《永樂十年九月》 〔丙申〕設交阯交州、北江二府陰陽學。

《明太宗實録》卷一七六《永樂十四年五月》 丙午，設交阯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

《明太宗實録》卷一九三《永樂十五年十月》 戊子，革交阯新安府至靈縣之稅課局、陰陽學、僧會道會司，及太原府富良縣之僧會司，以附郡城，不應設也。

《明太宗實録》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 〔丁巳〕設交阯順化府永盈倉，安樂、古藤、農貢、麻籠、美良五縣儒學，細江縣陰陽學，廷河、大灣二縣道會司。

《明太宗實録》卷二一〇《永樂十七年三月》 〔癸亥，設交阯〕宣化府陰陽學、僧綱司，廣威州陰陽學、醫學、道正司，萬崖僧正司，太平、鎮夷二縣陰陽學，太原縣醫學、僧會司、道會司，古蘭縣醫學、道會司，多翼、洞喜二縣陰學、醫學、道會司。

《明太宗實録》卷二三五《永樂十九年三月》 〔丙戌〕設貴州布政司思州、銅仁、石阡、黎平、新化五府醫學，及思州、鎮遠、黎平、銅仁、石阡、新化六府並貴州宣慰使司七陰陽學。

《明宣宗實録》卷四一《宣德三年四月》 〔丙辰〕設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陰陽學，置陰陽正術一員。從招討使楊欽所奏也。

《明宣宗實録》卷五七《宣德四年八月》 〔丙戌〕設河州衛陰陽、醫學。從守備都指揮劉永請也。

《明宣宗實録》卷九三《宣德七年七月》 〔辛巳〕行在欽天監奏：「大興縣民劉溥等充天文生及陰陽生，而有司一概編充里甲。舊制，凡習學天文、陰陽者，許子孫亦習其業。乞免其里甲之役。」上諭行在户部臣曰：「天文曆數，非世業不精。天文生可免二丁，陰陽生免本身之役。三年後考試不精者罰之。」

《明宣宗實録》卷一一三《宣德九年十月》 〔辛酉〕置陝西西寧衛軍民指揮使司陰陽學正術一員，醫學正科一員，雲南澂江府醫學正科一員。

《明英宗實録》卷五《宣德十年五月》 乙亥，設四川都司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醫學、雲南大理府陰陽學，置醫學正科、陰陽學正術各一員。

《明英宗實録》卷四三《正統三年六月》 〔丁卯〕設雲南楚雄府陰陽學，置正術一員；嵩明州陰陽學，置典術一員。

《明英宗實録》卷七九《正統六年五月》 〔己亥〕設雲南雲南府陰陽學，置正術一員。

《明英宗實録》卷一〇一《正統八年二月》 壬子，設雲南都司金齒軍民指揮使司陰陽學，置正術一員。

《明英宗實録》卷一一八《正統九年七月》 〔壬戌〕設雲南晉寧州陰陽學，銓官降印。以雲南布政司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二七《正統十年三月》 〔庚辰〕設陝西興武倉、雲南趙州陰陽學，置官降印記。

《明英宗實録》卷一四〇《正統十一年四月》 〔甲寅〕設陝西洮州衛陰陽學，置正術一員。從鎮守洮州都指揮僉事李信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八《正統十二年九月》 壬子，陝西延安府保安縣奏：「洪武間以縣臨邊境，設保安寨，僉旗軍百餘人，護守縣治並官軍家。其儒學、陰陽學師儒編民，皆別處舊土城内。今舊城壞久，民無依蔽，時爲達賊所略。乞修築，合爲一寨，令軍民俱安。」從之。

《明英宗實録》卷一六一《正統十二年十二月》 〔丙子〕設雲南臨安府通海

縣陰陽學，置訓術一員。

《明英宗實録》卷一六二《正統十三年正月》〔癸丑〕開設陝西岷州衛陰陽醫二學，置正術、正科各一員。從都揮僉事後能奏請也。

《明英宗實録》卷一六三《正統十三年二月》〔壬申〕命雲南姚安軍民府設陰陽學，置正術一員；姚州大姚縣設陰陽學，置訓術一員。

《明英宗實録》卷二〇六《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二十四》《景泰二年七月》〔辛丑〕設山東兗州府曹州陰陽學。

《明英宗實録》卷二〇七《廢帝郕戾王附録第二十五》《景泰二年八月》〔甲申〕設雲南雲南府昆陽州陰陽學，置典術。

《明英宗實録》卷二六二《廢帝郕戾王附録第八十》《景泰七年正月》〔癸巳〕設陝西西安府鎮安縣儒學、陰陽學、醫學、僧會司、道會司，各置官如例。

《明英宗實録》卷二九三《天順二年七月》丁未，設福建建寧府壽寧縣儒學並陰陽醫學、僧道會司，置官降印。以縣初置故也。

《明英宗實録》卷三一七《天順四年七月》〔丙申〕設福建建寧府壽寧縣陰陽學、僧會司，置訓術一員，僧會一員。

《明憲宗實録》卷三八《成化三年正月》〔庚寅〕設四川資陽縣儒學、陰陽學、醫學、僧會司。

《明憲宗實録》卷九四《成化七年八月》乙丑，開設浙江太平縣陰陽、醫學。

《明憲宗實録》卷一〇〇《成化八年正月》〔甲寅〕定兩浙納米充預備倉糧事例：一、民間子弟有願充知印者納米二百石，承差一百五十石舉保。僧道及陰陽、醫官納米二百石，送部免其考試。一、軍民大户有願納穀五百石者，請敕旌爲義民；三百石者立石，免其雜泛差役。從左布政使劉福奏請也。

《明憲宗實録》卷一二七《成化十年四月》辛巳，改陝西文縣千户所儒學爲本縣儒學，設縣儒學並設二縣陰陽醫學、僧道會司。二縣俱以千户所改設故也。

《明憲宗實録》卷一二八《成化十年五月》〔甲午〕開設浙江湯溪縣陰陽學、醫學、僧道會司。

《明憲宗實録》卷一四六《成化十一年十月》乙未，設榆林衛陰陽、醫學。

《明憲宗實録》卷一四八《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戊戌〕開設四川東鄉縣儒學、陰陽醫學。

《明憲宗實録》卷一六四《成化十三年三月》辛未，開設四川東鄉縣陰陽學。

《明憲宗實録》卷一七六《成化十四年三月》〔壬申〕開設陝西榆林衛陰陽學。

《明憲宗實録》卷一八一《成化十四年八月》庚子，户部尚書楊鼎等奉旨議上救災事宜：

一、順天府、北直隸、山東陰陽醫學、僧道官缺，俱令納米二百石，徑許入選，免送所司考試。

議入，上悉從之，且命所遣官盡心理事。

《明憲宗實録》卷一九四《成化十五年九月》〔辛未〕户部議漕運巡撫等官所奏事宜：【略】

一、常州府新設靖江縣，事務繁劇，合准增縣丞、主簿各一員，仍設陰陽醫學、僧道會司。

《明憲宗實録》卷一九六《成化十五年閏十月》〔乙卯〕户部議奏巡撫湖廣左副都御史劉敷等所言積糧事宜：【略】

一、原撥官軍折俸准鹽二十三萬引，變賣支用。陰陽醫生、僧道、吏典照例納粟免考入選。軍民舍餘許其冠帶，立石旌異。其見任陰陽醫學、僧道官有衰老不才者，照例革罷，別舉可用之人，如例納粟。【略】從之。

《明憲宗實録》卷二〇七《成化十六年九月》〔庚辰〕開設福建漳州縣陰陽學。

《明憲宗實録》卷二一二《成化十七年二月》〔辛未〕開設河南伊陽縣陰陽醫學、僧道會司。

《明憲宗實録》卷二一四《成化十七年四月》乙丑，開設福建永定縣陰陽學。

《明憲宗實録》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丁未，開設廣東饒平縣陰陽學。

《明憲宗實録》卷二四〇《成化十九年五月》壬寅，欽天監監正田蓁等奏：天下司府州縣陰陽學生，近有奏例令納粟免考，不精其業，乞照舊例，仍於本監考用。從之。

《明憲宗實録》卷二四四《成化十九年九月》丙辰，設河南南召縣陰陽、醫學及僧會司。【略】

丙辰，開設直隸潼關衛陰陽、醫學及僧綱道紀司。

《明憲宗實録》卷二四六《成化十九年十一月》 己亥，開設萬全都司陰陽、醫學。【略】

甲寅，吏科都給事中王端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中間各官之賢否，布按二司則據巡撫等揭帖，其餘諸司則據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同貫。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之。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巡撫、巡按論奏。又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天下諸司，三年一來朝，朕以黜陟之典付之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之長吏，使其所報不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於人？是宜嚴連坐之。其當黜而留與黜而妄訴者，俱宜如所言。」

《明憲宗實録》卷二四九《成化二十年二月》 〔丁卯〕設河南寶豐縣陰陽醫學、僧道會司。

《明憲宗實録》卷二六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 丁丑，户部議覆賑濟山西刑部左侍郎何喬新救荒事宜：

一、山西所屬陰陽、醫官有缺，例該額内生徒納米選任。緣今額内人貧，無力上納，宜令本處官民子弟諳通陰陽、醫術者，納米六十石，或銀八十兩，起送吏部，免考選用。歲豐亦止。

疏上，詔如議。

《明孝宗實録》卷二二《弘治二年正月》 〔丙戌〕開設四川重慶府璧山縣陰陽、醫學及僧、道會司。

《明孝宗實録》卷二四《弘治二年三月》 〔己巳〕添設從化縣治，儒學、陰陽醫學，以治教之。

《明孝宗實録》卷七〇《弘治五年十二月》 〔甲寅〕增設應天府高淳縣縣丞、主簿及管馬主簿各一員。其儒學教諭、訓導及税課局、陰陽醫學、僧道會司官，各如原擬全設例除補。

《明孝宗實録》卷八三《弘治六年十二月》 〔辛未〕巡撫保定等府都御史張琳上救荒事宜，謂：「水旱蟲疫，連歲相仍。六府人民，饑饉已甚。按先年救荒事例，有許農民納銀米充吏典、知印、承差，及選陰陽醫官、僧道官者。有許府州縣佐貳、首領並雜職官在任納銀米，免赴部考滿者。有召人納銀授七品以下散官者。請暫賜施行，俟麥熟停止。」户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九四《弘治七年十一月》 壬子，以陝西西安等七府歲歉，命户部開中茶一百萬斤，召商納糧，以備賑濟。仍令陰陽醫生納糧免考授職，軍民納銀授散官或冠帶，事畢而止。

《明孝宗實録》卷一三〇《弘治十年十月》 〔癸酉〕延安、慶陽二府災傷，命陝西、河南、山西所屬州縣納米一百石或銀六十兩者，得選補陰陽醫學、僧道官。各處軍民人等，許納銀米授散官。陝西所屬衙門徒流而下，許納銀米贖罪。從巡撫都御史許進等議也。

《明孝宗實録》卷一四〇《弘治十一年八月》 〔丁卯〕開設廣東新寧縣，置知縣、主簿、典史及儒學教諭、訓導、陰陽醫學官各一員。

《明孝宗實録》卷一五一《弘治十二年六月》 乙巳，命於貴州開中雲南弘治六年見在鹽課十一萬引，四川弘治七年見在鹽課四萬引，以備邊儲及賑濟之用。其軍民舍餘願納銀米者授七品以下散官，陰陽醫生願納銀米者補陰陽醫官。從户部奏也。

《明孝宗實録》卷一六六《弘治十三年九月》 丁巳，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奏請於靈州開設州治，即以靈州名之，徑隸陝西布政司。設知州、吏目及儒學學正、訓導，並陰陽、醫學官各一員。其原設靈州倉及鹽課、巡檢二司並大沙井驛，俱隸本州。吏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一六七《弘治十三年十月》 〔戊申〕增設寧夏陰陽學、醫學。

《明孝宗實録》卷一八七《弘治十五年五月》 〔丙申〕陞陝西開城縣爲固原州，仍隸平涼府。設知州、吏目各一員，儒學學正各一員，訓導二員，永寧馬駔駔丞、鹽引批驗所大使、陰陽醫學、僧道正司官各一員。

《明孝宗實録》卷二〇四《弘治十六年十月》 〔壬子〕巡視浙江都御史王璟上救荒事宜，請開中兩淮、兩浙常股存積鹽四十萬引，又浙江所屬府縣陰陽醫學、僧道官缺，請許令頗曉術業者，納銀六十兩，送部免考選補。其各處軍民人等有願照先年事例納銀授散官、冠帶，及浙江所屬農民有願納銀補知印、承差、吏典者聽。俱候明年麥熟時停止。又查浙江所屬編剩均徭及里甲餘銀。發災重府縣賑濟。户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録》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五月》 甲寅，陞廣西鎮遠府河池縣爲州，設知州、吏目及儒學學正、陰陽醫學、僧道司官各一員，仍隸鎮遠府。從總鎮等官奏也。

《明武宗實録》卷九《正德元年正月》 〔己酉〕巡撫陝西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奏：「境内災傷，西安一郡爲甚。而其財賦供億，實當一省之半。兹郡告荒，雖他郡大熟，不足補助。況延慶邊郡，亦復有災。他郡稍登，僅能自給。萬一套虜不出，二麥不登，賑濟轉輸，兩無所賴，倉皇狼狽，何可勝言！」遂以預備救荒事宜上請。章下户部，集廷臣議，謂：【略】

其一欲陰陽醫學、僧道官有缺，聽其生徒納銀送部，免考授官。【略】

詔俱如議。

《明武宗實録》卷一三《正德元年五月》 〔甲申〕巡撫山西都御史何鈞奏：地方災重，歲用不給。請令山西聽缺知印、承差之納銀者，不候役滿，起送赴部。各處軍民客商、仕宦子孫之納銀者，冠帶榮身。陰陽、醫生、僧道之納銀者，免考授官。【略】

上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五《正德元年七月》 〔癸卯〕改昌平縣爲昌平州，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隸之。改設知州、判官、吏目各一員，儒學學正一員、訓導二員，陰陽學正、典術，醫學改典科，僧會司改僧正，各一員。從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等奏也。

《明武宗實録》卷一六《正德元年八月》 己酉，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歐信奏：大同各路十六城堡，每歲倉儲，通夏税秋糧及屯田子粒共四十二萬六千三百石，軍馬歲用糧料乃至八十五萬一千三百七十餘石，而客兵不與焉。是歲用倍於歲入，雖有年例京運銀五萬兩，除放支折俸，所餘亦不足以補災傷減免之數。近者都御史閻仲宇、左侍郎王儼一再召商，共用銀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五百五十兩有奇，未及半年，仍舊缺乏。今銀億庫所存僅有三萬三千二百餘兩矣。乞預處四十餘萬兩，以備糴買之用。户部議如信言，請以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收貯大同麥價，及各處上納陰陽、醫學等官之銀初議轉送陝西者，及弘治十七年起運臨德二倉秋糧折銀之未解者，俱送大同備糴。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九《正德元年十一月》 〔辛卯〕改浙江湖州府安吉縣爲安吉州，改設知州、同知、判官、吏目、學正各一員，添設訓導爲三員，陰陽醫學、僧道會司改典術、典科、僧正、道正，各一員。

《明武宗實録》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 〔庚辰〕工部以接濟工程，請令陰陽、僧道、醫官有缺，許其生徒及仕宦子孫農民納銀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軍民客商人等，許納銀授以正七品而下散官，榮其終身，仍免雜徭，其等有三。民間子弟許納銀參充都布按府州縣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詔皆從之。時方修理南海子殿宇橋梁，製造元宵燈火及諸項工程，所費動以萬計。自正月以來，蓋已用銀二十餘萬兩。故爲此權宜之術也。

《明武宗實録》卷七七《正德六年七月》 〔癸酉〕廣西思恩府以岑浚之亂，既更設流官，守臣議請知府而下，設同知一人，清軍兼督糧；通判一人，捕盜。附郭設縣名鳳化，知縣、典史各一人。白山等十四堡改編里甲。革府知事，改設照磨一人，司獄一人。府學增訓導一人。及設陰陽、醫學。【略】

下兵部會議，俱從之。

《明武宗實録》卷九一《正德七年八月》 〔庚午〕新設東鄉、萬年二縣，東鄉隸撫州，萬年隸饒州。設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各一員，儒學教諭各一員，訓導各二員，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道會司僧道會各一員。

《明武宗實録》卷一〇六《正德八年十一月》 〔己巳〕命山東安丘縣陰陽訓術張鵬子繼仍代父職，以鵬死於賊也。

《明武宗實録》卷一四八《正德十一年四月》 丁卯，設雲南尋甸軍民府儒學及陰陽、醫學。尋甸舊屬土官，成化間改設流官，亦無州縣。至是，從知府戴黼奏，始建學。夷民窘於工力，咸怨之。

《明武宗實録》卷一七五《正德十四年六月》 〔辛巳〕增設福建漳州府平和縣，主治于南靖縣之河頭大洋陂，析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隸之。設知縣、典史、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道會各一員，裁南靖縣縣丞、主簿、訓導一員。

《明世宗實録》卷七三《嘉靖六年二月》 己巳，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姚鏌以田州府岑猛平，上言：「叛逆既誅，反側已定，宜將本府改設流官，除授知府、通判、推官、經歷、知事各一員，分理政務。仍加知府以參政職銜，給敕書，以便行事。」因條陳善後七事：【略】

一、學校久廢，亟宜設立官師，修明教化，以變夷風。【略】

一、改設流官，必有倉庫、司獄、陰陽、醫學，宜各給印記，以全體制。【略】

兵部覆議，從之。

《明世宗實録》卷一〇〇《嘉靖八年四月》〔壬申〕設遼東廣寧等十八衛陰陽、醫學。

《明穆宗實録》卷二《隆慶元年正月》〔戊辰〕鑄給江南、江北監兑主事關防，四川龍安府印、本府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儒學、永盈庫印記，隆昌縣印、本縣儒學、陰陽醫學、僧道會司記，福建海澄、寧洋二縣印及各儒學記。

《明神宗實録》卷九八《萬曆八年四月》〔壬午〕江西建昌府新設瀘溪縣，銓選官員，鑄給本縣印記及儒學、醫學、陰陽學、巡簡司、僧道司各印記一顆。